

天闻角川
轻文学
"冰菓"系列①
冰菓
The niece of time
[日]米泽穗信 著
"冰菓"系列②
愚者的片尾
Why didn't she ask EI
[日]米泽穗信 著
"冰菓"系列③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Welcome to KANYA FESTA!
[日]米泽穗信 著
"冰菓"系列④
绕远路的雏人偶
Little birds can remember
[日]米泽穗信 著
"冰菓"系列⑤
两人距离的概算
It walks by past
[日]米泽穗信 著
"冰菓"系列⑥
迟来的翅膀
「冰菓」系列⑥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枯山水/译
超人气青春校园推理故事
第六弹登场！
冰菓
系列销量累计突破
220万！
长大成人的路上，谁都有必须面对的谜团。

总　目　录



“冰菓”系列①



"冰菓"系列①





方宁/译

冰菓

HYOUK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目　录

一　来自贝拿勒斯的信

折木　奉太郎：

展信佳。

我目前人在贝拿勒斯。虽然日本人基本上是把这个地方的名字写作贝拿勒斯，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名字——瓦拉纳西要更接近于当地人的发音。

奉太郎，这个地方很不得了哦。可谓是葬礼之都，也就是说这里频繁地举办丧礼。据说在这里死去就能上天堂哦。又好像不太对……对了对了，应该是能够脱离轮回转世，这就表示与修炼成仙是有相同效果的。在中国必须经历漫长的修行才能办到的事情，在这里只要“双脚一蹬”就OK了。

中国人知道后估计会感到很无奈吧。

忘记祝贺你了，恭喜你考上高中。结果还是神山高中啊，真是无趣的选择。不过总之是恭喜你了。

对于平安无事成为高中生的你，姐姐有一个建议。

那就是加入古籍研究社。

古籍研究社在神山高中是历史悠久的文艺类社团哦。另外，我不清楚你是否已经知晓，那也是我曾经所属的社团。

听说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古籍研究社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新进社员，现在的社员人数是零。如果今年依旧没有新社员加入的话，那么就会自动被废社。作为古籍研究社的前社员，实在不忍心见到如此惨淡的结局。

不过，只要四月内能有新社员加入就另当别论了。奉太郎，去保护姐姐的青春舞台——古籍研究社吧。总之去挂个名就可以了。

而且，那个社团也不坏哦。特别是秋季，别有一番风味。

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吧？

到了新德里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折木供惠　谨上

二　历史悠久的古籍研究社之重生

说到高中生活就会想到玫瑰色，说到玫瑰色就会想到高中生活，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关系。尽管在公元2000年的现在还没有相关动静，不过我想不久的将来这组对应关系应该会被载入《 广辞苑》的吧。

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高中生都渴望着玫瑰色的生活。比如说，有些人对于学习、运动、恋爱等等耗费精力的事情了无兴趣——这种只喜欢灰色生活的人也是存在的。在我的所知范围内，这样的人并不少。当然，这确实是相当寂寞的人生观。

夕阳西下之时，我在教室里对老朋友福部里志阐述了这样的想法。听完之后，里志面带一如既往的微笑，说道：

“我也这样觉得。话说，我还真不知道奉太郎你原来有自虐倾向哦。”

这话可不能听过就算，我对此进行了抗议。

“你的意思是我喜欢灰色？”

“怎么说呢，学习、运动还有什么来着？恋爱是吧？我可不认为奉太郎你对待这些事情很积极哦。”

“但是我也并不消极吧。”

里志的笑意更浓了。

“奉太郎你只是奉行‘节能主义’而已吧。”

我哼了一声对此表示肯定。知道就好，我并不是讨厌释放活力。只不过是觉得很麻烦、很浪费时间精力，所以对于那些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趣。优待地球环境的“节能主义”正是我的行为模式，口号就是——

“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

在我公布个人信条的时候，里志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节能主义也好，厌世也好，两者并没有太大区别吧。你知道工具主义吗？”

“不清楚。”

“总而言之，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这所社团活动丰富多彩的神山高中也没有参加任何社团，从结果来看这样的奉太郎完完全全就是灰色的。”

我微微地打了个哈欠。

“那么按照这个理论，杀人和工作时的过失致死也是一样的吗？”

里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提问：

“从某个方面来说，是的。如果尸体能够接受过失致死这个说法并且成佛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

这家伙还真是能言善辩。我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男生：福部里志，我的老朋友兼好对手，同时也是仇敌。作为一个男生来说，里志的个头不算高，尽管都已经是高中生了，远远望去还是容易被误认为女生。不过他的内在完全异于外表，眼睛与嘴角时时刻刻带着笑意，总是提着一个束口袋，而且能言善辩——这些都是他的注册商标。参加的社团是手工艺社，不过加入的理由我就不清楚了。

和这家伙争论只会浪费时间，我摆了摆手表示要结束这个话题。

“算了，你快点回去吧。”

“也是，今天没什么心情去社团……干脆就这样回去好了。”

里志正准备起身，突然诧异地看向了我。

“你在催促我回去？这还真少见啊。”

“什么意思？”

“奉太郎你平时早就自顾自走了吧，根本没可能对我说‘快回去’这样的话。没有参加社团的你在放学后的现在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是啊。”

我皱起眉头，从制服的右口袋拿出了一张纸，然后默默地递给里志。看到那张纸，里志惊愕地瞪大了眼睛。这不是什么夸张手法，尽管并没有非常吃惊，但里志确确实实瞪大了眼睛。他偶尔表现出来的夸张反应也算是小有名气。

“这莫非是！这怎么可能啊！”

“里志，你太没礼貌了。”

“这不是传说中的入社申请书吗？吓死我了，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吗，奉太郎你居然会加入社团！”

这确实是入社申请书。里志看了看“申请参加的社团”一栏，皱起了眉头。

“古籍研究社？”

“你知道啊？”

“那当然了。不过，为什么奉太郎你要加入古籍研究社？难道是突然对国学的兴趣觉醒了？”

这要怎么解释才好呢？我下意识地挠了挠头。然后，从左口袋拿出了另一张纸。那是一张信纸，上面写着与写信人个性完全不符的秀丽字体。我将那张纸也递给了里志。

“你自己看吧。”

里志接过信纸看完，然后不出所料地笑出声来了。

“哈哈，孝太郎，这还真是伤脑筋啊。原来是姐姐的请求啊，那确实是无法拒绝。”

为什么这么开心啊。我很清楚自己的表情与他完全相反，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痛快。今天早上从印度飘然而至的国际信件，逼迫着我要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每次都是这样，折木供惠的信总是会打乱我的生活。

“奉太郎，去保护姐姐的青春舞台——古籍研究社吧。”

早上拆开信封看完这封简短的信，就被这自私自利的内容给吓到了。我没有义务去守护姐姐的回忆，但是……

“你姐姐的特技是什么来着，柔术吗？”

“是合气道和擒拿术。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让一个人痛不欲生。”

没错，我那个光是跑遍日本还不够，进而进军世界的姐姐，是个文武双全的超级女大学生。如果碰触到她的逆鳞，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虽然尽可能拼上自己仅有的自尊去违抗她也是可以的，不过老实说，我确实没有抵抗到底的理由。姐姐的那句“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可谓是正中靶心。归宅社社员和幽灵社员，我觉得两者差别也不大。所以，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犹豫——

“我今天早上就递交了申请书。”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里志盯着姐姐的信说道。我不禁叹了口气。

“不过，应该是无法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

“……不，我可不这样认为哦。”

里志抬起视线，发出了异常开朗的声音。他用手掌轻轻地拍打了一下信纸。

“古籍研究社是没有社员的吧。那么，奉太郎你就可以独占 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呀。在学校里拥有私人空间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事哦。”

私人空间？

“……不要提出奇怪的观点来。”

“你不满意吗？”

真是不靠谱的论调。简而言之，里志的意思是我可以在学校里玩秘密基地游戏对吧，我完全没想到这一点。虽然不是想要努力争取的场所……不过作为附赠的话，收下也无所谓吧。我从里志手中把信拿了回来。

“嗯，不算坏，就去看看好了。”

“这样才对，凡事都要试过才知道。”

凡事都要试过才知道吗？这句话也太不适合我了。我一边苦笑，一边拎起了自己的斜挎包。

看来我对自己的信条也就只有这么点忠诚心而已。

不知道是田径社还是其他什么社团的吆喝声从敞开的窗户传了进来。

“……加油！加油！加油……”

这种消耗大量能量的生活方式让我不禁想要脱帽致敬。虽然容易会被误会，但我并没有觉得节能主义要优于其他生活方式，所以也不会去嘲笑那些充满活力的人。我一边听着他们的声音，一边朝着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进发。

爬上三楼，在铺瓷砖的走廊上前进。由于正好有个扛着大型梯凳的勤务员经过，我就顺便向他打听古籍研究社活动室的所在，得知是在特别大楼的四楼，沿用了以前的地学教室。

神山高中无论是在学生数量还是占 地面积方面，都不算是大型学校。

学生总数大概是一千人，姑且算是这一带的升学学校，不过感觉不到校方在升学方面倾注多少心力，说穿了还是所普通的高中。与不算多的学生总数相比，奇奇怪怪的社团（比方说水墨画社、无伴奏合唱社，还有古籍研究社等等）倒是有不少，每年文化祭的盛况在这个地区非常有名，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特色了。

校内有三栋大型建筑——普通教室所在的普通大楼、特别教室所在的特别大楼，以及体育馆。这也很普通吧？还有就是武术道场和体育器材室之类的，同样不值得大书特书。古籍研究社活动室所在的特别大楼四楼在神山高中算是最偏僻的地带了。

走路实在是太浪费精力了——我一边这样想，一边走过了连接两栋大楼的通道，爬到了四楼，很快就找到了地学教室。我不假思索地拉了一下横向滑动门，门纹丝不动。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教室一般都是上了锁的。我将为了节省时间而事先借来的钥匙插进钥匙孔，转动了一下。

我拉开解锁了的门。无人的地学教室，通过面向西方的窗户能够看到夕阳。

无人？不对，我发现自己的预想被推翻了。

在暮色笼罩的地学教室——也就是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里，已经有人在了。

那个人站在教室的窗边，看向了我。是一个女生。

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握不好“楚楚动人”“清纯可人”这类词汇的具体形象，但是在这个瞬间，我顿时明白了这些词汇是用来形容这个女生的。她黑发披肩，气质与身上的水手服非常相配。个子在女生里面算是比较高了的，应该比里志还要高一些吧。她既是女生又是高中生，所以自然是“女高中生”了，不过薄薄的嘴唇和细腻的气质让人想要赋予她“女学生”这个古老的头衔。唯一不符合整体印象的是她那双大眼睛，只有那个部分无法简单用“清纯可人”来形容，给人留下了活泼的印象。

我不认识这个女生。

但是，她却看着我，面带微笑地说道：

“你好。原来你是古籍研究社的社员啊，折木同学。”

“……你是谁？”

我坦率地问道。我虽然自认在人际交往方面不算出众，但是也没有薄情寡义到看到熟人的脸还会认不出来的程度。我明明不认识这名女生，为什么她会认识我呢？

“你不认识我吗？我叫千反田，千反田爱瑠。”

千反田爱瑠。就算她自报家门了，我还是一头雾水。千反田是很少见的姓，爱瑠这个名字也同样少见。如果认识的话，不管怎样我都不可能忘记这样的名字吧。

我再次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名叫千反田的女学生，在确认自己果然不认识她之后，说道：

“抱歉，我完全没有头绪。”

听到我这么说，她有些伤脑筋地歪了歪小脑袋，脸上依旧带着微笑。

“你是折木同学吧？折木奉太郎同学，一年B班的。”

我点了点头。

“我是一年A班的。”

千反田沉默了，就像是在暗示“这下你总该想起来了吧”一样……我的记性有这么差劲吗？

等等，这不对啊，我是B班她是A班，没理由一定要互相认识吧。

即使是同学，班级不同的话在学校里就几乎不会有交流。只有通过社团活动、学生会活动，或者是朋友介绍，才有机会互相接触，但是无论哪一项都与我无缘。虽然还有校内活动这个可能性，不过入学以来的校内活动也就只有入学典礼而已了，我可不记得有谁在入学典礼上自我介绍过。

啊，不对，我想起来了，上课时也有和其他班级交流的机会。为了使用学校的公用设备，有时候会几个班级一同上课的，比如说体育课和艺术选修课。我初中时还有工艺课会用到公用设施，不过神山高中姑且算是标榜自己是升学学校，所以没有这类课程。而体育课则是男女分开上，那么也就是说——

“莫非我们一起上过音乐课？”

“是的，没错！”

千反田用力地点了点头。

尽管是自己开口说出来的，但我却不禁愣住了。为了我微薄的名誉，我要事先声明，从入学以来我只上过一次艺术选修课，这么短的时间叫我怎么能记住同学的长相和名字啊！

话虽如此，这个名叫千反田的女学生却做到了，证明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我还是要说，这家伙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也太可怕了吧。

话说回来，这世上本来就存在着所谓的偶然。比如说，即使看的是同一份报纸，每个人对内容的把握也不尽相同。因此，也有可能只是我与她的注意点不一样而已。想到这里，我重新打起了精神。

“那么，千反田同学。请问你在地学教室做什么呢？”

对于我的提问，她马上做出回答：

“我加入了古籍研究社，所以就想来看一下。”

加入了古籍研究社——也就是说她是新社员。希望大家能够体察下我此刻的心情：既然这个女学生加入了古籍研究社，那么就代表我的私人空间获得计划落空了，同时老姐想要保住社团的愿望也达成了。这样一来，我就没有非加入古籍研究社不可的理由了。我在内心里叹了一口气……真是白跑一趟了。不过，也许是出于不愿徒劳无功的想法吧，我询问道：

“你为什么要加入古籍研究社啊？”

说不定我的语气里包含了“这种社团根本不值得参加”这样的话外之音。不过，她完全没有注意到就是了。

“嗯，我是出于个人原因。”

而且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千反田爱瑠，这家伙搞不好是个不可掉以轻心的人物。

“折木同学你呢？”

“我吗？”

伤脑筋了，我要怎么解释才好呢？说是老姐的命令，她应该是很难理解的吧。不过仔细想想，我也不需要获得他人的理解。就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

门突然被打开，有人大吼着闯了进来。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啊！”

我看了过去，发现来人是一位老师。估计是在进行放学后的巡视吧。从结实的身材与黝黑的肌肤看来，应该是一位体育老师。虽然他的手上没有拿着竹刀，不过我觉得如果学校允许的话，那么他肯定是会拿在手里的。明明早就过了人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吼声却依旧气势十足。

听到突如其来的吼声，千反田一瞬间吓得缩起身子，全身僵硬了，不过她马上就恢复了镇静的微笑。然后，她向那位老师问候道：

“您好，森下老师。”

那个鞠躬无论是速度还是角度都完美无缺。看到千反田那符合礼仪但不合场面的态度，我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这招先声夺人让那位森下老师一瞬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不过不一会就恢复了大吼大叫的气势。

“我还在想为什么门没有锁，原来是你们擅自跑进来了。把你们的班级和名字告诉我。”

……啧，居然说“擅自”啊。

“我是一年B班的折木奉太郎。请问老师，这里既然是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那么古籍研究社的社员难道不能在这里进行社团活动吗？”

“社？”

森下老师的口吻明显充满了怀疑。

“古籍研究社不是废社了吗？”

“我也不清楚，不过至少今天早上是没有废社的。如果不信的话，您可以去找顾问老师……”

“是大出老师。”

“是的，您去找大出老师确认一下就好了。”

在得到千反田准确的援护后，我做出了准确的说明。森下老师的音量急剧降低了。

“哦，这样啊。那么你们就好好活动吧。”

“我们今天才刚认识呢。”

“回去的时候记得把钥匙还了。”

“好的。”

森下老师又盯着我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有些粗暴地关上了门。重重的巨响让千反田再次缩起了身子，接着缓缓地轻声说道：

“声音……”

“嗯？”

“声音真大啊，这位老师。”

我笑了。

那么，这里已经没我什么事了。

“好了，既然互相都见面认识了，那也该回家了吧。”

“咦，不进行社团活动吗？”

“只是我准备回去了而已。”

我重新背好没放什么东西的斜挎包，转身背对着千反田。

“关门就麻烦你了。再被刚才那位骂那就不好玩了。”

“咦。”

我就这样走出了地学教室。

不对，是正准备离开，但是却被千反田尖锐的声音给叫住了。

“请等一下！”

我转过头去，看到千反田就像是被告知了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情一样，露出了惊愕的表情。

“我没办法锁门的。”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钥匙呀。”

哦，对哦，钥匙还在我身上。外借的钥匙不可能有好几把。我从口袋里拿出钥匙，钩在指尖上。

“这样啊，那么你……不好意思，就麻烦千反田同学你了。”

千反田没有回答。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挂在我指尖上晃来晃去的钥匙，表现出一脸疑惑的样子。“为什么折木同学会有钥匙啊？”

这是什么白痴问题啊。

“没有钥匙的话，那怎么进得了上锁的教室啊。咦？说起来你……不好意思，千反田同学你是怎么进入这个房间的？”

“因为门没有锁。我以为里面有人，就没有去借钥匙。”

原来如此。如果没有毕业生专门写信告知的话，一般人是不会知道古典社是没有社员的空头社团。

“这样啊。不过我来的时候，门还是锁着的。”

我不经意地说道，却不想这句话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千反田的目光顿时变得无比锐利，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感觉她的瞳孔都放大了。千反田不顾愕然的我，缓缓地询问道：

“折木同学你来的时候，那边的门是锁着的吗？”

尽管我对这位清纯女学生的变化感到相当困惑，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千反田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向前踏出一步问道：

“也就是说，我被关在这个教室里面了，对吧？”

棒球社击球的清脆声响在这里也清晰可闻。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已经是毫无价值，但是千反田却似乎很想再继续聊一会。我轻轻地叹了

口气，决定妥协，提着斜挎包坐到了旁边的桌子上。被关在教室里面了——千反田是这样说的。确实如此吗？我稍微思考了一下。钥匙在我手上，千反田在室内，但是我并没有把门锁上，那么答案很简单了。

“是你自己在内侧把门锁上了。”

但是千反田摇了摇头，很干脆地表示了否定。

“我没有这样做。”

“钥匙就在这里，除了你以外还有谁能够锁门啊？”

“……”

“不用在意，会忘记自己做过什么也是蛮常见的事情。”

但是千反田没有回应我的解释，而是突然抬起手指向我的身后。

“话说，那是你的朋友吗？”

我转过头去，发现黑色的立领在微微打开的门缝间若隐若现。对于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褐色眼睛，我可是很有印象的，于是立刻大喊道：

“里志！偷听也太恶趣味了吧！”

门被打开，不出所料站在那里的人正是福部里志。那家伙丝毫不以为意，厚着脸皮说道：

“哎呀，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

“即使你不是故意的，从结果来看都是一样的。”

“别这么说嘛。铁石心肠的奉太郎临近黄昏在学校的特别教室与女孩子独处，就算不是我也同样是会犹豫要不要推门而入的。我可不想被马踢啊（注：日本有一句‘打扰别人恋情会被马踢’的俗语）。”

这家伙在说什么鬼话。

“你不是回家了吗？”

“我本来是那么打算的。不过在楼下抬头仰望时，发现奉太郎在这个房间和女孩子在一起。仔细想想，我正好没当过偷窥狂，于是就……”

我将视线从里志身上移开，无视了他的话语。这是里志风格的玩笑。但是，由于里志的态度实在是太过自然，不熟悉他的人经常会把他的话当真。

而千反田似乎就是其中之一。

“呃，呃，我……”

刚才的冷静态度顿时消失无踪，慌张到甚至有点滑稽。人不可貌相，没想到这个女孩子的感情表现如此直接，那副想说什么却不知该怎么开口的惊慌模样，就好像用全身在表现“我现在很不知所措”一样。尽管作为旁观者来说是觉得挺有趣的，不过也没办法一直对她见死不救。所幸，要戳穿里志的玩笑是很简单的，只要问他一句话就好。

“你是认真的吗？”

“怎么可能，开玩笑的啦。”

一眼就能看出千反田从紧张中得到了解脱。里志的个人信条是“玩笑仅限于即兴，如果留下祸根的话那就变成谎言了”。

“……折木同学，请问这位是？”

那个笑话对她来说可能有些太过火了吧，千反田略带警戒心地询问道。介绍里志不需要多费唇舌，我简短地回答道：

“这家伙啊。这家伙是福部里志，是个冒牌雅士。”

“冒牌？”

对于这个无比贴切的介绍，里志也是心情大好。

“哈哈，奉太郎，介绍得好。初次见面，你是？”

“我是千反田，千反田爱瑠。”

听到千反田这个姓，里志做出了意外的反应。他少见地说不出话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口若悬河的里志张口结舌的样子。

“千，千反田同学？千反田是那个千反田吗？”

“唔，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千反田，不过我听说在神山只有我们一族是姓千反田的。”

“那么果然是这样啊。真是吓了我一跳。”

里志确实是非常震惊。看到这一幕，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容易大惊小怪的人。不过，我完全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让里志如此吃惊。

“喂，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居然问我是怎么回事？！奉太郎你真是吓死我了，虽然我知道你稍微有些缺乏常识，不过没想到你居然没有听过千反田家的名号啊！”

他非常夸张地摇着头，表现出了感慨万千的模样。不需多说，这种态度也是里志的玩笑。而且，我深知里志的无用知识有多渊博，所以我对于自己的无知一点都不觉得不快或羞耻。

“千反田同学的家有什么名堂吗？”

里志满意地点了点头，开始进行讲解。

“名门望族在神山并不少见，而‘进位四名门’更是赫赫有名。荒楠神社的十文字家、书香世家的百日红家、富农的千反田家、山林地主的万人桥家。因为这些家族姓氏 中的数字各进一位，所以人称‘进位四名门’。能与这四个家族相提并论的，就只有经营医院 的入须家和在教育界占 据重要位置的远垣内家了。”

这个可疑到家的说明让我不禁愣住了。

“四名门？里志，你说的这些有几成是真的啊？”

“你真没礼貌，全部都是真的啊。我什么时候撒过谎了？”

当里志明言自己所言非虚的时候，那就代表确实是真的。不过，没想到这个时代还存在什么名门啊。里志做作地露出了伤心的表情，这时当事人千反田对他进行了援护。

“嗯，这些家族我全都听说过，虽然我不清楚算不算是名门。”

“唔，还真有啊。”

“不过，进位四名门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狠狠地瞪了一眼里志，他却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

“我没有说谎哦。”

“是你自己编造的吗？”

“有时候我也会想当当提倡者的嘛。”

里志轻轻地拍了一下手，似乎是表示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

“话说，奉太郎，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我就知道他会这么问。反正故意隐瞒只会导致事情越来越复杂，所以我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天色变暗了呢。”千反田说着打开了教室的灯。

听完我的说明，里志双手交叉在胸前沉吟着。

“嚯，这还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哪里不可思议了？当成千反田忘记自己把门锁上不就好了。”

“不，非常不可思议啊。”

里志维持姿势不变，稍微停顿了一下。

“最近教育局对学校的管理要求越来越严格，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神山高中对教室的管理也是相当严格的。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能注意到，除非有钥匙，否则神山高中的门全部都没办法从内侧开关锁的。这是为了防止学生关在教室里做什么可疑的事情。”

听到里志侃侃而谈，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很清楚里志无意义的知识库有多庞大，也明白他会为了求证而不辞辛劳，但是入学到现在仅仅过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对于学校的情况也太了解了吧？

“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嗯，这个嘛。我上周本来想做个小实验，结果溜进来后却发现没有可以从内侧上锁的教室，真是伤透脑筋了。”

“你知道吗？你想做的事情就是校方想要防止的‘可疑事情’哦。”

“是这样吗？也许吧。”

“就是的。”

我笑了，里志也笑了。目睹我们相视干笑的情景，千反田似乎稍微后退了几步。然后，沉默降临到了教室之中。我只好咳嗽了一下，将其打破。

“算了，上锁的事情可能只是有什么误会吧。天已经暗了，我要回去了。”

我正准备从桌子上起身，这时有人在身后用力地按住了我的肩膀——千反田不知不觉绕到了我的身后。

“请等一下。”

“干，干吗啊？”

“我很好奇。”

千反田的脸出乎意料的近，我不禁有些慌张。

“那又怎样？”

“我为什么会被锁在教室里呢？……如果不是有人想将我反锁的话，那我为什么能够进入这个教室呢？”

千反田的眼神中带有不允许随便回答的异样力量。被她的气势所压倒，我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有底气了。

“所以说，那又怎样啊？”

“如果说是误会的话，那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误会呢？”

“呃，这种事情我怎么……”

“我很好奇。”

千反田挺身逼近，我只好将身体往后仰。

我一开始是说千反田很清纯吗？那只是我的第一印象，是对外貌的描述，其实根本没这么简单。我醒悟了，最能体现出这家伙本性的就是她的眼睛，不符合整体印象的那双活泼的大眼睛——那双眼睛才是千反田爱瑠的本性。好奇——这一句话让进阶四名门的大小姐变成了好奇心旺盛的骄子。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折木同学，福部同学，请帮忙想一下吧。”

“为什么我要……”

“好像很有趣的样子啊。”

里志打断了我的话，将事情揽了下来。里志会这么做并不奇怪，但是……

“我没兴趣，我要回家了。”

就算知道了答案那又能怎样啊，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的事情我是不会去做的。

但是，里志明明知道我的想法，却还是说：

“不，奉太郎你也来帮忙。虽然我也会尽自己所能，但是数据库是没办法得出结论的。”

“太愚蠢了，我……”

里志对话说到一半的我使了个眼色，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向了千反田。

“……呃。”

紧抿的嘴唇，紧紧抓住裙子的手，瞪人般的视线。我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仅从震慑力来说，她完全不逊色于老姐。里志是在警告我，为了自身着想，还是顺着她比较好。

我交替着看了看千反田和里志，里志对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决定老老实实地听从他的警告，不然的话，感觉会遭遇什么不幸的。

“……也是，似乎挺有趣的。我也来想一下吧。”

口气有点僵硬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吧？不过听到我这么说，千反田的嘴角放松了一点。

“折木同学，你有什么线索吗？”

“你稍微等一下吧。奉太郎是个讨厌行动、主张先动脑的消极家伙。不过一旦这家伙开始思考，那还是相当可靠的。”

烦死了，又不是体力劳动才算是积极。

我在大脑里整理目前的情况。

千反田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门是没锁的。而我来到这个房间前面的时候，门确确实实是锁着的。

如果里志说的没错，那么千反田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在内侧锁门。但是，她会不会并非主动锁门，而是在无意之间造成了这个结果呢？比方说，千反田进入教室的时候门是处于半锁状态，进来后因为弹簧或者其他东西的作用，导致像自动锁一样锁上了。

我提出了这个想法。对此，千反田只是微微侧头，并没有立刻做出判断，但是里志却用嘲弄的语气说道：

“这是不可能的，奉太郎。神高的门锁在没有彻底打开或者锁好的状态下，是拔不出钥匙来的。”

是这样吗？

这样一来，就只能认为是有人蓄意上锁了。我问道：

“嗳，你还记得自己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房间的吗？”

千反田稍微思考了一会。

“只比折木同学早一点吧，大概三分钟前。”

三分钟。时间太短了，来不及的。毕竟这间地学教室在神高可是属于最边境的地带……看来这件事比想象中的要麻烦。就在我开始思索的时候，旁边的千反田突然冒失地大喊一声：

“啊！”

“怎么了啊，千反田同学？”

“对了，仔细想想就能马上知道上锁的人是谁了吧。”

“嚯，是谁啊？”

千反田面露喜色浮现出了微笑……怎么回事呢，我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接着这位大小姐转身对着我说道：

“是折木同学你，因为你有钥匙嘛。”

我就知道她会这么说。虽然我觉得干脆就用这个作为结论好了，不过千反田的话还有下文。

“唔，不过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吗？这位叫折木的同学是值得信任的吗？”

……不要在本人面前说这种话啊。看到我无言以对，里志笑着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他值不值得信任，不过我觉得奉太郎并没有将千反田同学你锁在房间里取乐的兴趣。因为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正是如此。里志真了解我啊，我才不会去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

这样一来，上锁的人自然就不是我了。

那么……

实在是想不明白啊。我轻轻地挠了挠头。

对啊，没有线索根本无从下手。不知为何，我心虚得像是在找借口似的说道：

“完全没有头绪，就没有什么线索吗？”

“线索吗？怎样的东西才能算是线索呢？”

千反田直接的反问让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线索就是对调查有帮助的东西。”

这个解释说了跟没说一样，于是里志帮我进行了补充。

“就是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地方和平时不一样吗，千反田同学？”

“唔，说起来……”

还真有什么不同吗？我几乎没有在期待，不过千反田缓缓地环视地学教室，然后落定视线，慢慢地说道：

“我刚才听到脚底下传来咔嗒咔嗒的声音。”

声音？

有吗？我倒是没听见。

但是，如果她确实没听错的话。

……原来是这样啊。我多多少少了解情况了。里志把脸凑过来观察我的表情。

“奉太郎，你知道了什么吧？”

我无言地抓住斜挎包。

“你，你要到哪里去啊，折木同学？”

“场景的重现。运气好的话应该能够看到的。”

千反田慌忙跟了上来，里志想必也是紧随其后吧。

结束一切走出校门时已经相当晚了，可以看到棒球社的社员们正在整备操场。我不知为何还在与刚才已经道别的千反田和里志结伴同行。不对，是他们两人自己跟过来了而已。

千反田走到我的身边。

“差不多可以告诉我了吧，你是怎么知道答案的呢？”

在身后的里志也说道：

“是啊，奉太郎。我们之间不是没有秘密的吗？”

不要说得这么恶心。我头也不回地回答道：

“我并不是在装神秘，只是太过简单懒得说而已。”

“就算对于折木同学来说是很简单，但是我还没有理解啊。”

千反田撅起嘴说道。虽然进行说明是挺麻烦的事情，不过想要敷衍了事似乎会费更大的工夫。于是我背好斜挎包，思索着该从哪里开始讲起。

“这个嘛，有人用万能钥匙把千反田同学你锁在教室里了，明白了吗？”

对我来说，这只是说出了理所当然的结论，但是千反田却发出了震惊的声音。看来我必须从这里开始解释才行。

“咦，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因为地学教室是在校舍的边缘。假设有人用借来的钥匙把你锁在教室里，然后将钥匙还了回去。之后，我借了钥匙来到那个教室前面，打开了门。这段过程是不可能在三分钟内完成的。”

“哦，那就代表必须要有另外一把钥匙才行，但是外借的钥匙只有一把，所以才会推断出是用万能钥匙吗？”

正是如此。而且学生是没办法拿到万能钥匙的，这样一来事态就很清楚了。

另外还有一个让人推测出具体事态的决定性情报。

“还有，千反田同学你说了从地板下面传来声音对吧？”

“是的。”

“四楼的教室地板发出声响，一般来想会是怎样的情况？”

里志优哉游哉地回答道：

“是因为有人在捣弄三楼的天花板吗？”

“应该是这样。那么，就能推测出是谁在使用万能钥匙了。”

在放学后的教室里，有人在捣弄天花板，或者说是天花板上面的东西，那么就代表那个人是……

“不过还真亏你能想到啊。居然推测出是勤杂工。”

千反田频频点头。

我们刚才在三楼看到了抬着大型梯凳的勤杂工。他从某间教室里走出来，将梯凳放在地上，从口袋中取出了钥匙。然后，他当着我们的面依次把三楼的教室一一锁上。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打开教室的门，在里面进行自己的工作。结束后就转移到下一个教室，重复同样的步骤。等到全部教室的工作都做完之后，就依序将门锁上。如果不巧正好有某个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进入某间教室的话，那么就会被关在里面……就像千反田一样。

勤杂工的工作具体是什么，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他既然去了好几间教室，除了梯凳之外又没有拿其他大型工具，所以至少可以推测出不是换日光灯。可能是例行检查电灯启动器或者火灾警报器吧。这方面的事情就算不确定也无所谓，因为千反田并没有对此进行追问。

总之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看吧，只要他开始思考，就是相当可靠的家伙吧？”

“真的呢，实在是让我大吃一惊啊。”

我并不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熟知钥匙管理规则的人是里志，听到楼下声响的人是千反田。我本想继续装傻充愣……算了，随便他们怎么想吧，总之是给我添了不少麻烦。看到千反田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浮现出了坦率的佩服之情，我不禁想挖苦她一下。

“话说，为什么千反田同学你在教室内却没有听到锁门的声音呢？只有这点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不过千反田似乎并不认为这是挖苦或者是讽刺，微微一笑说道：

“关于这点我可以解释一下，我在看着窗外……对了，就是那栋建筑物。”

她指向路旁的一栋建筑物。那是神山高中的公用设施之一，武术道场。长久以来一直处于风吹雨淋之下，是一座到处斑驳的破烂木制建筑。我也效仿千反田，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看上去不像是会让你入迷的东西啊。”

“不，那栋建筑物相当不可思议的。”

“嚯。”

我看不出到底哪里不可思议了，不过里志却在后面喃喃地表示了同意。

“确实，它太老旧了，远甚于其他建筑。”

“嗯。”

是吗？说不定是这样吧。不过因为建筑物很老旧就被吸引了注意力，该说是风雅还是悠闲自在呢，总之是我无法理解的行动。

红灯挡住了去路，几名和我们一样正要回家的神高学生在等待绿灯亮起来。

“话说，我们还没有正式打过招呼呢。”

千反田缓缓地说道。

“打招呼？”

“嗯，我们今后会一起参加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嘛，请多多关照了。”

古籍研究社！对哦，我都忘记了。我是想看看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长什么样才到那里去的。不过仔细想想，既然千反田加入古籍研究社了，那么我就不需要入社了……这都是结果论。入社申请书已经被受理并登记在案了。而且在神高，刚入社的一个月之内是无法退社的。

千反田轻轻地朝我行了一礼，然后微笑着对里志说：

“福部同学要不要也加入古籍研究社呢？”

里志双手交叉在胸前做出沉思的样子，不过马上就给出了回答。

“不错的主意啊。而且今天也挺有趣的。嗯，我也加入吧。”

“那么，也请福部同学多多关照了。”

“哪里哪里，我才是要让你多多关照呢……奉太郎也是。”

里志朝我投来揶揄的视线，说话的语气相当做作。

绿灯亮了，我快速地迈出脚步。插到口袋里的手碰触到了信纸，那是老姐的信。不出所料，在收到折木供惠的信时，我就预感到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平静了。

老姐啊，你满足了吗？你的青春——古籍研究社现在有三名新社员了。历史悠久的古籍研究社得以复活。同时我想道：我的安宁与节能的日子恐怕要再见了，因为——

“对了，必须先把社长给定下来。怎么办呢？”

“这个嘛，奉太郎是完全不适合这类工作的。”

这帮家伙不会允许我继续节能吧。如果只是里志的话，那我还能想办法对付过去，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视线对上了。千反田爱瑠的大眼睛在对我微笑。

这位大小姐才是最大的问题，我隐隐约约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三　光荣的古籍研究社之活动

话说，古籍研究社究竟是做什么的社团呢？这个学校已经没有对此有所了解的学生了，而我的好奇心也没有强烈到想去请教老师的程度。询问老姐的话估计能得到答案吧，但是很遗憾，她现在正在贝鲁特。算了，活动目的不明的社团虽然比较罕见，不过存在价值不明的团体要多少有多少，所以也无需太过在意吧。

古籍研究社复活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作为活动室的地学教室尽管不能算是我的私人空间，不过还是在我心中确立了安逸场所的地位。放学后觉得无聊的话，就会跑到这里来。有时还能碰到里志或者千反田——也有同时碰到两个人的情况。不过就算没人也无所谓，我们有时候会聊聊天，有时候则是保持沉默。里志本来就是能够忍耐沉默的性格，至于千反田大小姐，只要好奇心没有爆发的话，就如外表所见是个清纯文静的女生。因此我觉得古籍研究社与其说是社团，倒不如说更有俱乐部的感觉（而且我也不打算去改变这种现状）。

而且我本来就并非特别讨厌与人来往，只要待在一起不会觉得很累那就无所谓了。对于这方面，里志至今仍对我有些误会。

下着小雨的这一天，只有我和千反田在活动室里。我将椅子拉到窗边，深深地倚靠在上面，优哉游哉地看着廉价的平装书。千反田则是占 据了教室的前方，在看着某本比较厚的书。放学后的散漫时光就是这么回事吧。

不知不觉间，距离我刚才看时钟已经过去了三十分钟。不去特别注意的话，时光的流逝还真是相当快啊。话虽如此，如果用闲适或者放松之类的词语来形容现在的我，那绝对是错误的。正因为有紧张与压力的存在，才会诞生闲适或放松的状态，我只是在维持消耗能量比较少的状态而已。

沉默之中，只能听到翻页的声音与小雨的声音。

“……”

有点困了，雨停了就马上回家吧。

就在这时，“啪”地传来了书本被合上的声音。紧接着，背对着我的千反田轻轻地说道：

“真是沦落啊。”

尽管没有看着我，但那明显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在对我说话。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话语，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所以姑且询问了一下：

“是说一年种两次的那个吗？”

“那叫轮种。”千反田铿锵有力地回答道，并转过头来，“一年种两次同样的农作物叫两茬。”

“真不愧是农家的女儿啊。”

“这并没到值得称赞的程度……”

沉默降临到我们身边，只有雨声依旧。

“不，我不是说这个。”

“沦落吗？”

“是的，沦落。”

“什么沦落了啊？”

千反田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用右手朝整间教室比了一圈。

“我是说放学后的这段时间，漫无目的的日子实在是毫无建树。”

那还用说吗？单纯地打发时间自然不会有任何建树。我连书都懒得合起来，抬眼将视线对准了她。

“所言甚是。那么，你对这个古籍研究社有什么追求吗？”

“我吗？”

这个提问相当坏心眼，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顺便一提，我很清楚自己没有任何追求。

千反田没有丝毫犹豫。

“有的。”

“嚯。”

还真意外，居然断言说自己有。产生兴趣的我正准备询问具体是什么追求，不过在此之前——

“但那只是个人因素。”

她提前做出了回避，那么我也不需要多问了。

千反田的话语还在继续。

“我现在是在说古籍研究社本身。古籍研究社是一个社团，那么就必须要进行活动才行。”

“想法是不错，但是我们缺少活动的目的啊。”

“不，有的。”

千反田带着社长的权威与名门的威严，庄重地宣布道：

“在十月的文化祭上推出文集。”

文化祭？

之前也提过，神山高中的文化祭是小有名气的。再进一步补充的话，那就是这个地区年轻人的文化盛事。我听里志说，这个镇上潜心茶道的高中生都至少要参加一次神高文化祭的露天茶会，街舞比赛中还诞生了不少职业的伴舞选手。而文艺方面，虽然不清楚质量如何，不过我知道数量绝对是不容小觑的，老姐三年间从各个文艺社团拿到的文集足足装满了一个大纸板箱。

换句话说，那可谓是玫瑰色高中生活的结晶。至于我对此抱有怎样的感想，那还是不说比较好。我只能说一句，“确实是不同凡响的活动”。

不过，居然突然想要做文集？我思考了一下千反田的提议，提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

“千反田，文集一般来说是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目的吧？”

千反田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如果将作为结果的文集当成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了以此为目标来创造结果的目的了。”

“……啥？”

“也就是说，将结果当成目标的话，那么就会以此为目标来创造结果吧。”

唔，我皱起了眉头。虽然我明白她想说什么，但是这根本就是套套逻辑（注：指某些一般化得离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错误的“理论”）吧？

而且为什么偏偏是文集啊？麻烦死了。不，我没制作过文集，所以没办法判断到底麻烦不麻烦，不过不去做没必要的事情那才是上上策。目的与活动随便搞一下就可以了，把劳力耗费在这种没有必要的活动上，那纯粹是浪费而已。

我合上平装书，放到了一旁。

“还是不要做文集了吧，太费工夫了。而且……对啊，只靠三个人也搞不出像样的东西来。”

但是，千反田却强硬地极力主张：

“不，必须做文集才行。”

“如果想参加文化祭的话，还有其他方法吧。比如说摆摊。”

“神高文化祭在传统上是禁止摆摊的。不，不管怎么说，没有文集是不行的。”

“……为什么啊？”

“因为文集的制作费被算在预算里面了，所以如果不做的话，似乎会很麻烦的。”

千反田从胸前口袋取出一张整整齐齐折成四折的纸，拿给我看。还真的是啊，古籍研究社本年度那聊胜于无的预算上面写着“文集制作费”。

“而且，大出老师也希望我们能推出文集。古籍研究社的文集具有三十年以上的传统，在我们这一代中断也不太好看。”

“……”

做事有条理的人基本上都很聪明。但是，这并不代表做事缺乏条理的人就很愚蠢。比如说，千反田不能算是愚蠢的人，但是做事绝对不能称之为有条理。如果她一开始就提出预算或传统的事情，然后定下活动目的，那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因为我很清楚反抗预算名义与传统只会是徒劳无功。这样一来，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苦笑而已了。

“知道了，知道了。让我们来做文集吧。”

于是，安宁的无目的生活简简单单地与我告别了。算了，这说不定算是健全的高中生活吧。

雨还在下。我心想既然还回不了家，就把该问的事情问一问吧。

“那么，那个文集是长什么样的啊？”

“什么叫长什么样？”

“就是说历年的文集都是怎样的内容。”

如果古籍研究社的文集每年都是《＜南总里见八犬传＞读破录》《＜雨月物语＞‘白峰’一章中的天皇观》《对前年考察＜大镜＞所示社会规范变迁的反驳》之类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做好相应的觉悟了。虽然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保险起见我要在此补充，我说的觉悟不是指要下定决心做出不逊色于以往的文集，而是下定决心干脆不做。总之知道所谓的传统到底具有怎样的倾向，这绝对不会是一件坏事。

然而，我得到的回答却是不明确的。

“不清楚啊。是怎样的内容呢？”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千反田有模有样的社长做派总让我忘记她加入古籍研究社其实也才一个月。

“如果有旧刊的话，就能知道了吧。”

“应该有的吧。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比如说社团活动室之类的地方？”

原来如此。

我差点随声附和了，真丢脸。我用食指朝地板指了指。

“……喂，这里就是活动室啊。”

没错。

“由于不太有参加社团活动的感觉，我就忘记了……”

这也没错。

这间作为活动室的地学教室除了上课需要用到的东西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看到的仅有黑板和桌椅，顶多再加上放置打扫用具的柜子，是一间普普通通的教室，看不出哪里像是存放了文集。

“文集没有保管下来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那么……是在图书室吗？”

这是合理的推断吧。我点了点头，于是千反田拿起自己的手提包，站了起来。

“去看看吧。”

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她就打开门走了出去。人不可貌相，真是个极具行动力的大小姐啊。算了，反正图书室是在前往楼梯口的途中，不算是绕远路。

啊，稍等一下。今天是周五吧，搞不好图书室的值日生是……

“咦，这不是折木吗？好久不见了，我真不想见到你啊。”

一进入图书室，毒舌就马上迎接我的到来。不出所料，坐镇在柜台里值班的小个子女生正是伊原摩耶花。

我和伊原是从小学就认识了的，而且还同班了九年，可谓是缘分匪浅。她从小就长相清秀，升上高中后，那张娃娃脸就只比以前稍微成熟了那么一点。稚嫩的脸庞与娇小的身躯给人留下可爱的印象，但是千万不能被这种表面现象给欺骗了，这其实是她的陷阱。伊原总是随身携带凶器，如果在她面前放松警惕的话，等待着你的就会是七彩的毒舌。就算是对八卦消息毫无兴趣的我，也听说过不少男生被她的容貌所吸引，结果却被彻底击沉的事迹。不过伊原对自己的错误也是一样严厉刻薄的，所以也有不少人觉得她尽管个性泼辣，但其实本性并不坏。

顺便一提，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风评。

我露出极度厌烦的表情说道：

“哟，我来见你了哦。”

“这里是知识的殿堂，不适合你这种人来。”

伊原跷着腿坐在柜台里面。由于本校的借阅手续都是学生自行办理，所以值班的图书委员几乎是没事可做，主要工作就只有将还回来的书放回到指定的书架上。还书箱里面已经堆了好几本书。不过伊原并不是会偷懒的人，估计她是准备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再一口气搞定吧。她的手里拿着一本相当大的书，估计是在打发无聊时间。

图书室里的人比较多，十来张四人桌没一张是空着的。其中想必有酷爱读书的人，不过有些人恐怕只是觉得雨天回家太麻烦了，就到这里打发时间而已吧，我很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其中一名男生抬起头看向我们，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不是别人，正是福部里志。

里志一与我对上视线，便露出笑容站起身来。

“哟，奉太郎，还真是巧啊。”

然后那家伙交替着看了一下伊原和板着面孔的我。

“你们的关系还是那么好啊。真不愧是镝矢中学的最佳情侣。”

尽管我明白只会是白费唇舌，但还是对他说：

“别开玩笑了。”

一旁的伊原也平静地说道：

“与这种阴沉的男人交往，那我还不如选择蛞蝓算了。”

……居然拿我跟蛞蝓做比较啊。紧接着伊原又从容不迫地补充了一句：

“阿福，你明明知道我的心意，还能开出这种玩笑来啊。”

“啊，抱歉，摩耶花，你受伤了吗？”

“你总是这样不正经地装傻带过……真受不了你。”

她狠狠地瞪了里志一眼。里志将视线转移到我的身上，露出了苦笑。虽然我不清楚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伊原一直在追求里志，而他则是处处躲闪。里志咳嗽了一声，岔开了话题。

“算了，别提这个了。话说，你们两位古籍研究社的社员到图书室来是有什么事啊？”

对了对了，我不是来看摩耶花的。我催促了一下千反田，于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小插曲而哑口无言的大小姐战战兢兢地开口了：

“那，那个，图书委员你好，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请问图书室里收藏有社团的文集吗？”

“有的，就在那堵墙边的书架上。”

“有古籍研究社的吗？”

伊原歪着脑袋思索了一下。

“古籍研究社……不好意思，我没印象。麻烦你们自己找找看吧。”

千反田道了个谢，转身准备去寻找，不过却被里志制止了。

“没有的。我刚才碰巧看过那个书架了。摩耶花，如果不在那里的话，还有可能在哪里？”

“唔，既然书架上没有，那么可能是在书库吧。”

“书库啊。”

里志思考了一会，询问道：

“话说，千反田同学你为什么想要找文集？”

“因为我们决定在文化祭时推出文集，所以想看一下以前的文集。”

“嚯，在KANYA祭上推出啊。还真亏奉太郎会同意。”

与其说是同意，倒不如说是先斩后奏。而且千反田根本就不需要获得我的同意。

等等，他刚才说什么祭来着？

“里志，你刚才是说了文化祭吗？”

“没说，我说的是KANYA祭。你没听说过吗？这是神高文化祭的俗称。”

俗称就是那个吧，比如将上智大学的学园祭称为“苏菲亚祭”，将庆应大学的文化祭称为“三田祭”之类的吧。虽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不过经过上次“进位四名门”那件事，我实在是很难相信里志说的话。

“真可疑啊，这是真的吗？”

“真的啦，虽然并不是官方认可，不过手工艺社的前辈都是这么叫的。话说摩耶花，你们漫研是怎么叫的？”

原来伊原是漫画研究会的社员啊。似乎挺符合她的印象，又好像不太符合。感觉挺微妙的。

“嗯，大家都使用KANYA祭来称呼。委员会似乎也是这么叫的。”

“KANYA，汉字是怎么写的啊？”

里志摆出了束手无策的姿势。

“不知道啊，虽然我曾到处问过。”

看来KANYA祭确实是神高文化祭的俗称。不过，KANYA啊，完全想象不出是怎样的字。算了，反正取名本来就是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要追溯由来的话估计要费上很大的力气吧。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里志进行了补充。

“我估计是先把神山高中文化祭叫成神山祭，然后变成了KANYAMA祭，最后演变成了KANYA祭吧。”（注：“神山”的日文读音为KAMIYAMA。）

这家伙的杂学知识依旧是这么丰富。

话题有些走偏了，伊原微微提高声调将焦点拉回到正题上。

“所以你们才要找文集啊。估计去书库应该是能找到的，不过管理员老师去开会了，现在进不去。大概过个三十分钟就会回来，你们要等一下吗？”

三十分钟啊。千反田似乎也并不是马上就想看到，她小声地询问我该怎么做。我其实是怎样都无所谓的，不过感觉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了。天气预报说下午会放晴，到了晚上就能看到星星了，所以一边继续躲雨一边等待应该是不坏的选择吧。

“嗯，就等一下吧。”

“我倒是很希望你回去。”

我决定继续看刚才那本平装书，就在我准备转身的时候，里志拉了一下伊原的袖子。

“摩耶花，刚才那件事也说给奉太郎他们听听吧。”

伊原装模作样地皱起了眉头，然后点了点头。

“也好。折木，你有没有兴趣偶尔动动脑子啊？”

没有。

但是，千反田却并非如此。

“是什么事情啊？”

里志面带一如既往的微笑，回答道：

“是关于无爱的最爱之书。”

“我每周五放学后都会到这里值班，发现每个星期都有同一本书被还回来，到今天已经是连续五个星期这样了。仅仅是这样就够奇怪了吧？”

我不管伊原正在讲话，自顾自地寻找着可以看书的座位。但是很遗憾，人满为患 的室内并没有可以让我悠闲看书的场所。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坐在了里志刚才占 据的椅子上。

这个座位离柜台很近，会听到千反田他们说话的声音。

“是很受欢迎的书吧。”

“看起来像吗？”

伊原展示了一下手中那本大型书的封面。

“哇，好漂亮的书……”

听到千反田的赞叹声，我不由自主地将视线转了过去。原来如此，那本书的装帧确实非常精美，难怪会讨大小姐的欢心。封面包着皮革，还有细腻的花纹装饰，接近漆黑的深蓝色调显得非常厚重。书名是《 神山高中五十年的轨迹》，是一本又厚又大的书。

“能让我翻一下吗？”

“请便。”

我从斜挎包中取出平装书，翻到刚才读到的页数。这时，高级纸的书页盖住了我的那本薄书，跃入了我的视野之中，千反田就像是理所当然一般打开《 神山高中五十年的轨迹》 给我看。我虽然没有兴趣，但是又没办法一把推开，所以只好浏览了一下。那确实只是学校的历史而已，上面全都是这样的文章：

昭和四十七年度（一九七二）

这一年的日本与世界

五月十五日，冲绳主权回归日本，冲绳县成立。九月二十九日，签订日中共同声明，日中邦交正常化。

这一年，地价物价出现了异常的涨幅。

这一年的神山高中

〇六月七日，神山高中弓道社在县弓道新人赛上首次优胜。

〇七月一日，一年级的露营活动因为台风而取消。

□十月十～十四日，文化祭。

□十月三十日，运动会。

□十一月十六～十九日，二年级修学旅行。地点是长崎县佐世保市。

□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一年级参加滑雪进修营。

〇二月二日，一年级的大出尚人同学因为车辆冲撞事故而死亡。召开集体追悼会。

全部都是细小的文字，想要看完估计是相当辛苦的。虽然我没有兴趣每个星期都借过来看，但是如果有人需要用到里面的内容的话，那么每个星期都来借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奉太郎，你一定是在想‘就算有人每个星期都来借这本书，那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对吧？”

这个会读心的超能力者。

看到我反驳不了，伊原挺起没多少分量的胸膛说道：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啊。你从来没有在这里借过书吧？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听好了，我们学校图书室的借阅期限是两星期，所以，不需要每个星期都来借。”

“然而，这本书却每个星期都被还回来了。”

……原来如此，这确实是相当奇怪的状况。

“知道是谁借走的吗？”

“当然了。封底内侧是有借阅者一览表的，你们看。”

千反田依言看向了一览表。

“咦？”

她惊呼一声。

“怎么了？”

一览表上写着借出日期和借书人的班级、名字，可以看出这本书确实每个星期都被借出去了。但是，千反田惊叫出声的原因并不在这里，她指着借书人的那一栏让我看。

本周的借书人是二年D班的町田京子。

上周的借书人是二年F班的泽木口美崎。

上上周的借书人是二年E班的山口亮子。

上上上周的借书人是二年E班的岛沙织。

上上上上周的借书人是二年D班的铃木好惠。

“也就是说，这本书每周都是被不同人借走了吗？”

“并不仅仅如此。”

千反田指着日期的那一栏说道。仔细一看，最新的日期是今天，然后减去七天的话，就是上周的借出日期。

“每周都是在周五被借走的。”

“没错，而且借出的日期与返还的日期是同一天。町田京子今天借了这本书，并且在当天就返还了。其他人也是一样的，连续五周都是这样的情况。另外，借走的时间也写在一览表上了，她们全都是在午休时间借走的。午休时间借走，放学后就还回来，不要说是仔细阅读了，就连瞄几眼的时间都没有吧。”

“……”

“怎么样，很令人在意吧？”

千反田把书还给了伊原，并缓缓地点了点头。

“嗯……我很好奇。”

语气显得比平时要更为强而有力。就和上次一样，感觉她连瞳孔都放大了，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伊原的谜题点燃了这位大小姐的好奇心。里志这个蠢蛋，真是唯恐天下不乱。造成的后果我可不会负责，打定主意视而不见的我准备继续看自己的平装书。

但是，我太天真了，没想到矛头居然会继续指向我。千反田再次将《神山高中五十年的轨迹》盖在平装书上面。

“折木同学，你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呢？”

“问，问我吗？”

里志一瞬间收敛起平常的微笑，露出了揶揄的笑容。这时我才醒悟，里志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他是在故意陷害我。这个奸诈狡猾的大坏蛋！

“稍微开动一下脑筋吧。”

“……”

“折木同学也来想想吧！”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情？千反田好奇心旺盛那没什么，里志那喜欢恶作剧的性格或许可以算是他的优点，但是我明明没有义

务非要奉陪他们不可啊。然而，事到如今继续推托的话只会让事情越来越麻烦。最终，我不得已只好这么说了：

“……是啊，似乎挺有趣的。我也来想想吧。”

一旁的伊原向里志问道：

“阿福，折木很聪明吗？”

“一般般吧。不过，他经常会在这种无关紧要的地方派上用场。”

你这家伙说话还真不客气啊。

我试着思考了一下。

每周不同的人借走这本书并在当天返还，而且连续五周都是如此，要说纯属巧合那也并非完全无可能。但是，我对于偶然之神可没有那么虔诚，而且千反田也不会接受这种说法。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如何让千反田接受。

既然排除了巧合这个结论，那么可以确定借书人并不是想看这本书才来借走的。在午休到放学后的这么一点时间里，基本上是没空看书的。而且如果真的想看的话，不需要借回家，只要到图书室来看就好了，根本就没有办理借书手续的必要。所以结论就是这本书并非是基于阅读的目的而被借走的。那么究竟是什么目的呢？

“……书本除了阅读之外，还能干什么用呢？”

千反田说：

“多叠几本可以用来压腌菜缸。”

里志说：

“装备在手臂上，可以当做盾牌。”

伊原说：

“堆起来当做枕头说不定挺不错的。”

我不想再问这帮家伙了。

换一下视角吧。

为什么每周会有不同的人来借这本书？既然排除了巧合这种想法，那么还有两种可能。她们之间尽管没有共通点，但是说不定最近流行在周五下午使用这本书，所以她们就约好轮流来借。

不过，会有这种流行吗？对了，也许是占卜 一类的。比如：“你这个月的幸运物品是校史，周五下午去借来然后当天返还的话，就能和男朋友和谐相处。”

……太蠢了。

另一种可能就是她们之间其实存在共通点。

从名字来看，借书人全都是女生吧。不过，这是几乎完全没有用处的共通点。在神高随机抽出五名学生，全是女生的可能性也非常高。而且无论是男是女，当组成一个集团的时候，全部都是同性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另一个共通点是，她们全都是二年级学生。不过，班级都不相同。

嗯？

说起来……

“怎么，你想到了什么吗？”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某个想法，但是被里志这么一打岔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是什么来着呢？

算了，总之先从想到的事情开始说吧。

“假定这是某种暗号，你们觉得如何？比如说……还书时正放就代表‘可’，反放就代表‘不可’。”

“什么东西可不可啊？”

“我只是举例而已，不管什么都可以。”

千反田歪着小脑袋开始思考。很好，就这样接受我的说法吧。

但是，我被反驳了。开口的不是千反田，而是伊原。

“这是不可能的，你看。”

伊原指着图书室的还书箱。还书箱里面堆着好几本书，原来如此，这样是看不出到底是正放还是反放的。就算书上被做了什么手脚，那么也只有打开还书箱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周五放学后值班的图书委员会知道。

不干了。信口开河只会成为伊原的牺牲品。

实在是想不出来。也许线索已经齐全了，但是我完全看不透，必须再多几个提示才行。我盯着伊原手上那本校史书的漂亮封面，思考着要在哪个时机说出投降宣言。

这时，千反田突然闯入了我的视野之中。她上半身倾向柜台，脸几乎要贴在伊原抱在胸前的那本书上面，定睛凝视着。

“咦，咦？”

突然的逼近让伊原感到不知所措，我很能理解她的心情。

“怎么了啊，千反田？封面上写了什么一烤就会现形的文字吗？”

千反田维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

“……好像有什么气味。”

然后轻声嘟囔道。

“是吗？伊原，借我看一下……什么也闻不到呀。”

“不，我确实闻到了。”

“不是书本的气味吗？比如说墨水的气味或者图书室的气味。”

对于里志的这个说法，千反田摇头表示了否定。

伊原和里志也从我手上接过书闻了一下，但是他们似乎也闻不出来。两人都皱起眉头，疑惑地歪了歪脑袋。

“你们闻不出来吗？是有些刺鼻的气味，就像稀释剂一样。”

“不要说得那么可怕。”

“气味吗……还是闻不出来啊。”

我也闻不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千反田的错觉。这位大小姐斩钉截铁地断定有气味，话虽如此，不过应该不会真是稀释剂的气味吧。

如此一来……唔。

……我似乎隐约找到答案了。

但是求证起来就有些麻烦了。

我正思考着应该怎么做才好，结果里志再次看穿了我的内心。

“奉太郎，看你的表情应该是想出答案了吧。”

“咦？不会吧，折木居然想出来了？”

我清楚感受到伊原朝我射来带有强烈怀疑感的视线，同时坦率地点了点头。

“算是吧。不过还不能确定……千反田，有兴趣运动一下吗？我希望你能去一个地方。”

“咦，你已经有头绪了吗？那么我要去哪里？”

千反田一副只要听到地点就会马上冲出去的样子，不过里志微笑着制止了她。

“千万不要上当啊，千反田同学。你怎么可以被奉太郎随意使唤呢？这家伙只有供人使唤才能派上用场。奉太郎，是哪个地方啊？”

真是过分的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伊原在，里志的发言比平时还要不客气。不过，他说的并没错，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生气。如果没人使唤我的话，我确实是什么也不会做的。

“好吧，我自己去好了。反正今天体育课被下雨给毁了，我还剩下一些可用的能量。”

听到我这么说，千反田也表示要一起来。然后——

“哼，我也陪你们去。如果折木真的猜对了的话，那我会挺受打击的……阿福，麻烦你留在这里照看一下了。”

伊原说着从柜台里走了出来。被随意差遣的里志不由得愣了一下，不过过了一会就一言不发地走进柜台。我真是好久没有看到里志露出如此悲哀的表情了。

我们收获满意的成果，回到了图书室。

“怎么样了？”

“阿福，折木这个人有点怪呢。”

“是很奇怪啊。你难道不知道吗，摩耶花？”

“为什么他能知道那种事情……”

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太好回答啊。这种事情基本上是靠灵光一现的，而灵光会不会来完全是凭运气。

“折木同学真是让人吃惊啊，我对折木同学的大脑很感兴趣。”

我想象着在暴风雨的夜晚，千反田在郊外房子（当然是哥特式的洋房）的地下室对我进行开颅手术。

真是太可怕了。要我说，千反田的嗅觉才是一个谜，居然能闻到大家都闻不出来的些微气味。

“如果是折木同学的话，搞不好……”

嗯，搞不好什么啊？千万不要说能当成有机电脑的材料。

里志一边和伊原交换了位置，一边询问道：

“好了，麻烦你说明一下吧，奉太郎。首先，你们去哪里了？”

我将手肘撑在柜台上，回答道：

“美术准备室。”

“美术准备室？那不是在校舍的另一边吗？”

“所以我才不想去啊。”

“那里有什么？”

“你慢慢听我说。”

我又重复了一遍在美术准备室对千反田她们解释过的事情。

“如果要使用这本书的话，那么应该是在周五的第五节课或者第六节课，也可能是两节课都会用到。基本上没有女生会在休息时间使用那么大本的书，更不要说是去看了。而说到年级相同班级不同的学生会一起上的课——”

我刚才就快想到却因为被里志打岔而忘记的事情，就是这个了。在第一次见到千反田的时候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千反田是在哪里见过我的呢？

“就是体育课或者是艺术选修课。体育课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用到书的，而且你看这本书的封面，不觉得设计很精美，颜色也很好看吗？那五个女同学是在上课时使用这本书，所以她们每周轮流去借。”

里志这时插嘴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每周都借一次啊。借书期限是……”

“你问的问题跟伊原一样啊，你们还真合得来呢。里志，你会把自己不看的书放在手边保管吗？每周还回去才是最轻松的管理方法吧。”

“……原来如此。那么你们找到了什么？”

“你已经猜到了吧？是画作。二年D、E、F班共同艺术选修科目——美术课课堂上画的画。”

美术准备室里有好几张画风不同但是描绘主题相同的画作。那是女学生的肖 像画，她身边的桌子上摆放着鲜花，而她手里拿着、眼睛看着的正是那本装帧漂亮的校史《 神山高中五十年的轨迹》 。这些图画都将原物上面的细小文字画得模糊不清，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艺术加工。“你真行啊，奉太郎。那么，千反田同学闻到的味道是……”

“当然是颜料的气味。去了美术准备室就知道了，那里充满了那种气味。”

里志有气无力地拍了两三下手。

“呀，了不起了不起。托你的福，让我度过了相当愉快的时间。”

千反田见状也微笑着表示了赞赏。

“嗯，真的很开心。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呢。”

“我苦思冥想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想出来……折木居然一下子就猜到了！”

我深深感受到，这就是他们与我的不同。因为书本的借出情况不同寻常而心生疑念的伊原，对于这种无关紧要的怪事表现出莫大兴趣的千反田，享受一连串 过程的里志，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眼前这群仿佛心灵得到净化一般的家伙给我的感觉，可能跟我对KANYA祭抱持的印象有点相似吧。

怎么说呢……算了，随便啦。

雨变小了，可以准备回家了。

然而，就在我抓起斜挎包的时候，千反田叫住了我。

“啊，还不能回去哦。”

“为什么啊？还有什么事情啊？”

我突然发现里志和伊原的视线变得无比冰冷，我做错了什么吗？

“折木，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啊？”

还能做什么，不就是解开无爱的最爱之书……

不，不对。是文集啊。

里志笑了。

“再稍微待一下吧。奉太郎你有时候真是少根筋呢。”

“有时候？阿福，你是不是太抬举他了？”

啧，我可没有愚蠢到会经常在你面前失态的。

伊原还想说些什么，这时有人在柜台里面出声唤她。

“伊原同学，辛苦你了。你可以回去了。”

“啊，好的。您回来了啊，糸鱼川老师。”

出声的人是老师。我从没见过这位老师，不过她应该就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吧。已过中年的她个头非常小，胸前别着名牌。是糸鱼川养子老师啊。

见到管理员登场了，里志马上开始了交涉。

“老师，我是古籍研究社的福部里志。我们准备制作文集，所以想找旧刊来参考一下，但是外面的书架上面没有，请问可以让我们去书库找一下吗？”

“古籍研究社……文集？”

糸鱼川老师发出了惊讶的声音。果然大家都以为古籍研究社已经废社了吗?

“你们是古籍研究社的吗？这样啊……不过很遗憾，图书室里没有文集的旧刊。”

“嗯，所以我们想去书库里找。”

“书库里也没有。”

“会不会是看漏了？”

“不会的。”

那位老师回答得异常肯定。我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不管怎么想，管理员都没理由欺骗我们。这样一来，她应该是在最近整理过书库吧，所以才会如此肯定。

既然被彻底否定了，里志也只好放弃。

“这样啊，我知道了。千反田同学，你听见了吧？”

“……伤脑筋啊。”

千反田有些阴郁地看着我。就算她露出这样的表情，我也只能耸肩说道：

“迟早会找到的。我要回家了。”

我说完就背起斜挎包准备闪人。

这时，伊原语带嘲讽地对我说道：

“你还真快活啊。解开谜题心情很舒畅吗？”

又不是我自己想解谜，就算解开了那又有什么好开心的啊。伊原，你的攻击完全不痛不痒呢。我正准备这么回击，不过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好说的，于是只是耸了一下肩膀。

“好吧，回家吧……反正也有收获了。”

千反田说着有些莫名其妙的话。

不管怎样，反正没我什么事了，我再次背起了斜挎包。雨声不知不觉已经停歇，阳光从云间挥洒下来。然后，当我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似乎又听到了千反田刚才那句小小的嘟囔——

“是的，如果是折木同学的话，搞不好……”

四　另有隐情的古籍研究社之后裔

某个星期天，我被千反田叫了出去，说是想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面。她表示地点任我指定，于是我选了咖啡店“菠萝三明治”。我很喜欢这家店，店内的装潢以深褐色为基调，显得很有品位。而且在我的所知范围内，这家店的乞力马扎罗（注：指乞力马扎罗咖啡，原产于坦桑尼亚东北部的非洲最高山脉乞力马扎罗山。其咖啡品质优良，香气浓郁，酸味突出，适宜于调配综合咖啡）可谓是一等一的酸。尽管店面比较小，不过店招牌很显眼，应该是不难找到的。

店内非常安静，连广播都不放，一点都不像时下的咖啡店，这一点正是我喜欢这家店的原因之一。不过作为等待场所来说，这份安静就有些无聊了。明明距离约好的时间还有几分钟，我却坐在包厢里瞪着喝剩的咖啡，内心抱怨着千反田怎么还没来。

当我的手表正要指向约好的一点半时，千反田终于抵达了。店内很小，千反田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她穿着一身近乎纯白的奶油色连衣裙，坐到了我的对面。除了这套便服以外，她身上就没有精心打扮过的地方了。

“不好意思，麻烦你专门出来一趟。”

我没有回她“没关系”，而是喝光了剩余的咖啡。老板过来点单，千反田扫视了一下菜单，用甜美的声音说道：

“我要维也纳可可。”

而我这个不富裕的高中生就没有加点了。

作为正题之前的闲聊，千反田表示她对这家店的印象很好，我对此的回应是，来到这家店不点咖啡，就和去了上野动物园却不看熊猫一样。千反田马上做出了反驳，她举出一堆实例证明自己喝不了咖啡因饮品。就在这时，维也纳可可端上来了。看到可可上面那厚厚一层如同小山一般高的鲜奶油，我不由得愣了一下。原来千反田是甜食党啊。

千反田开始用汤匙搅拌鲜奶油，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我有点担心再这样下去，她说不定喝完可可闲聊几句就回去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于是我主动开口了：

“话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啊？”

这是在神圣的星期天找别人出来时应有的态度吗？

“我是问你究竟有什么事才把我叫到这里来。”

千反田安静地喝了一口可可，小声称赞“真好喝”，然后疑惑地歪了歪小脑袋。

“为什么把你叫到这里来？这家店是折木同学你自己选的呀。”

“我要回去了。”

“啊，请等一下。”

千反田放下汤匙和茶杯，端正了坐姿。

“对不起，我有些紧张。”

我觉得她不慌不忙的态度看起来相当冷静，不过经她这么一说，我注意到她的表情似乎有些僵硬。更主要的是，说出自己很紧张这句话就足以证明她现在失去了平常心。在她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有些过火的调侃：

“紧张？莫非你想向我告白吗？”

话刚说出口，我马上就发现这个玩笑或许不适合千反田。于是我结结巴巴地想要进行补救，不过千反田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用力地点了点头。

这下换我慌了手脚。情急之下，我对老板喊道：

“……再来一杯咖啡。”

千反田没有理会惊慌失措的我，静静地说道：

“或许这能算是告白吧。我有事情想拜托折木同学。本来这是只属于我自己的问题，没有道理拜托别人的。所以，能请你先听我说吗？”

千反田不再看向可可了。是这样啊……我虽然不擅长应付严肃的场面，但还是说道：

“嗯，你说说看吧。”

“好的。”

然后，隔了一段令人屏息凝神的时间，千反田这才慢慢地开始说：

“……我有个舅舅。是我母亲的哥哥，名字叫关谷纯。十年前远渡重洋去了马来西亚，七年前下落不明了。

“小时候的我……不，我现在也无法说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总之十年前，我是很黏舅舅的。在我的记忆中，舅舅是个有问必答的人。我那时候还小，想必是问了不少没头没脑的问题。我自己也不记得自己到底问了哪些问题，只记得舅舅是无所不知的。”

“真是厉害啊。”

“不过到了现在，我不清楚他确实是很博学呢，还是单纯是口才很好而已。”

她说了一句很像我会说的玩笑话，咧开嘴角微微一笑。

“我知道你有舅舅了。我也有两三个舅舅，虽然没有人下落不明就是了。这和你要拜托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你该不会想让我去马来西亚找他吧？”

“不，舅舅是在孟加拉地区（注：指包括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特里普拉邦和奥里萨邦在内的地区，这一地区主要居民为孟加拉人，讲孟加拉语）失去联络的，呃，应该是在印度境内。我想拜托折木同学的是……我希望你能让我想起来舅舅对我说了什么。”

千反田说到这里，暂时停顿了一下。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一时之间无法理解自己听到了什么。千反田居然来问我她舅舅对她说了

什么？

“……简直乱七八糟。”

“抱歉，我有些太跳跃了。我对舅舅的记忆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几乎都不记得了。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我想要回忆起来的就是那件事情。”

千反田将杯子拿到嘴边，她多半不是想品尝可可，而是想润一下喉咙吧。接着，她稍微降低音量，继续说道：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我不知从哪里得知舅舅是‘古籍研究社’的，可能是因为这个词念起来和我家里的常备零食‘醋昆布’很像，我对舅舅的‘古籍研究社’产生了兴趣。”醋昆布和古籍研究社，这个双关语冷笑话也太烂了，不过小孩子的好奇心模式是很难懂的。这种事情也很常见吧。更何况这小孩长大后变成了好奇心的化身——千反田爱瑠啊。

“舅舅和我说了很多关于‘古籍研究社’的事情。然后某一天，我询问了舅舅某件与‘古籍研究社’有关的事情。平时不管我问什么，舅舅都会马上回答，但是那个时候他却不太愿意回答我。我不甘心地闹了很久，舅舅才不情不愿地回答了我。听了他的回答，我……”

“你怎么了？”

“……我哭了。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悲伤，总之是号啕大哭。听说后来还惊动妈妈跑过来，不过我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舅舅完全没有来哄我。”

“你很受打击吗？”

“不清楚，大概是吧。因为一直记得这件事情。而到了很久以后，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吧，我开始觉得好奇了。舅舅为什么不愿意回答呢？为什么没有哄我呢？……折木同学，你是怎么看的？”

既然她问我，那我就试着思考了一下。那位体贴到不厌其烦地回答小孩子的问题，并且聪明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放任哭泣的小孩子不管呢？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我从容不迫地说道：

“你的舅舅一定是对你说了什么无法收回的话。由于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没办法哄哭泣的小孩说那是骗人的。”

千反田闻言微微一笑。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她的视线从正面朝我射了过来……唔，咖啡还没好吗？

“自从这么想之后，我就非常想要回忆起当时到底听到了什么。能试的方法我全都试了。为了重现当时的环境，我还专门潜入了仓库，并且还在可行的范围内与已经疏远的关谷家进行接触。”

我相信她说的话。这家伙如果有想做的事情，毫无疑问会贯彻到底的。

“但是，该说是仿佛蒙上了一层雾吗？我就是回忆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借用折木同学的话来说，那就是需要一些线索。”

“原来如此。这就是你加入古籍研究社的‘个人因素’吗？”

千反田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而，我没想到古籍研究社差点就废社了。我虽然想过这并非易事，但是没料到居然连可以询问的对象都没有。我还去过教师办公室，不过没有一个老师知道三十三年前我舅舅还在神高就读时的事情。”

“那么，你为什么要找我帮忙？”

“这是因为……”

千反田突然中断了话语，原来是老板把咖啡端过来了。满脸胡子的老板以机械般的动作收走了空杯子，然后摆上了另一杯咖啡。在老板离开后，千反田才像是猛然想起来一般，喝了一口可可。

“……社团活动室被锁的那次，还有伊原同学在图书室提出问题的时候，折木同学你都推导出了我想象不到的结论。我这样说也许有点厚脸皮，但是我真的觉得折木同学能够将我引导向答案。”

我清楚感觉到自己皱起了眉头。

“你太看得起我了。那只是灵光乍现而已，靠的仅仅是运气罢了。”

“那么，请让我仰仗你的运气吧。”

“我没兴趣。”

我怎么可能有兴趣啊。首先，这正如千反田所说，是我没有义务承接的麻烦事情。而且，如果我无法拿出成果的话，我肯定会对千反田感到过意不去，并诅咒自己的无能。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智力测试，说得夸张一点，这甚至关系到千反田这个人的人生观。让我奉太郎——这个节能主义者对这种事情负责？别开玩笑了。哪怕是只有一点责任，我也不想干。

“为什么只找我一个人？值得仰仗的人大有人在吧。”

千反田瞪大了眼睛。我没在意她的反应，继续说道：

“使用人海战术就好。里志、伊原，还有你的其他朋友，去拜托他们不就好了。”

她没有回答。我拐弯抹角的拒绝引发了千反田的沉默。她微微低头，轻叹了一口气，声音小到几乎难以听见，然后又沉默了片刻，这才轻声说道：

“折木同学，我不喜欢到处宣扬自己的过去。”

“……”

“这种事情并不是能对随便什么人说的。”

我恍然大悟。对哦，这是当然的。

千反田为什么特地在周日把我叫出来，并制造出一对一的说话机会？答案很简单，她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她舅舅的事情。我不知道千反田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是她信任我并将所有的一切告诉了我，我却让她使用“人海战术”……

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不过无论是谁都有自己的秘密吧。

我感到脸颊发烫，不禁低下了头。

“……抱歉。”

千反田微微一笑，大概是原谅我了。

然后，沉默再次降临，千反田在等待我接下来的话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咖啡的热气在我们之间升起。千反田的维也纳可可已经不冒热气，显然是冷掉了。

我拿起茶杯。或许是这个动作打破了紧张气氛吧，千反田的表情顿时松缓了下来。

“我知道这个要求太强人所难，也明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回忆而将折木同学卷进来。但是，我……”

“……”

“在折木同学回答我的疑问时……我说不定是将折木同学和舅舅重叠在一起了。虽然你比舅舅要冷淡多了，但是你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所以……抱歉，我太任性了吧。”

“高中有三年时间，在这期间慢慢找好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可以稍微助你一臂之力。”

然而，千反田却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希望能在舅舅去世前弄明白舅舅的事情。那件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扭曲的事实到底是什么？他告诉我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想带

着答案去参加他的葬礼。”

“你舅舅去世了吗？”

她这话还真奇怪。死人是不会再死一次的，而失踪的人只是失踪，并不会死。

……不对。

是啊，失踪的人是会死的。

“我舅舅关谷纯到今年为止已经失踪七年了。你应该知道吧，七年一直生死不明的人在法律上是视为死亡的……关谷家打算申请‘普通失踪宣告’，并举办一个小小的丧礼。舅舅的问题即将就此告一段落。”

千反田说完，轻轻地呼了一口气，然后将视线移向窗外。我也跟着她看了过去，不过外面只是普通的街道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又喝了一口咖啡。千反田该说的都说完了吧。

我思索着。

有想要回忆起来的过去，也就是说那是值得回忆的过去吧。依照我的个人信条来看，那是相当奇异的事情。对于只顾回避眼前危机的我来说，回忆这种东西有意义可言吗？

但是，千反田想从过去取回自己遗失的东西。想想也对，千反田是个会出于好奇心而探索现在的家伙，会想要探索过去那也没有什么

不可思议的。千反田想要找回过去，这是为了当做给她舅舅的供品，同时更多的也是为了自己吧。然而，她自己却没有达成这个目标的能力。我乱成一团的大脑中突然浮现出姐姐那封信里的一句话——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吧？

……或许是吧。我是节能的奉太郎，自己不需要做的事情，那就尽可能不做。

那么，帮助别人做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应该没有违背自己的信条吧？

我放下咖啡杯，用手指弹了一下杯子，为暧昧的想法做了一个了断。厚厚的陶瓷杯子发出了沉闷的声响，原本还在观望街景的千反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仿佛是要让千反田留下深刻印象一般，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无法对你负责。”

“嗯？”

“所以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不过，我会记住这件事情，如果发现什么线索的话，一定会向你报告的。就是你无法做出解答，我到时候也会帮忙的。”

“……好的。”

“如果这样就可以的话，我不介意助你一臂之力。”

千反田迅速地挺直身体，以四十五度角鞠了一躬。

“非常感谢。给你添麻烦了，请多多指教。”

麻烦吗？

我别过头去不让千反田看到，微微一笑。我也很惊讶自己居然没有拒绝她的请求。如果告诉里志这件事情的话，那家伙会说些怎样的风凉话呢？虽然我完全没兴趣告诉他，但还是不自觉地这样想。里志一定会瞪大眼睛，用我难以理解的说法滔滔不绝地表达他的惊愕吧。比如“冷冷拒绝那才是奉太郎的作风”之类的。

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呢？

我没有理会正在频频致谢的千反田，满脑子想着这些事情。可可已经变得冷冰冰了，而我的第二杯咖啡也喝完了。

五　源远流长的古籍研究社之封印

神山高中尽管号称是升学学校，但是无论是升学率还是为此付出的努力都不符其名。一年只举办一两次全国范围的模拟考，补习则是彻底没有。在当今社会算是非常悠闲了。

但是，就算是在神高，定期考试还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说学生生活整体是玫瑰色，那么为数不多的敌人那就是考试了。随着第一学期期末考的到来，学校发布了社团活动禁止命令，于是古籍研究社也停止了活动。其实我们平时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算不禁止活动也不会影响到考试，但是这段时间钥匙是不外借的，我就算想去活动室也去不了。

而就在今天，期末考终于结束了。我躺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无所事事地注视着天花板。雪白的天花板较之平时没有什么变化。

说到考试，古籍研究社社员的成绩还挺有意思的。

首先是福部里志。这家伙明明没用的知识非常丰富，对于学业却毫无兴趣。期末考试的成绩还没出来，现在不好说些什么，不过他期中考试的分数相当糟糕。因为里志那个时候忙于研究“日本人为什么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草书（里志称之为笔记体）”。对于里志来说，他只在乎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说直接点就是态度傲慢，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说不定会得出“这人简直愚蠢透顶”的结论。然而，里志

对此毫不关心。说他是个自由人那实在是有些太抬举他了。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博学的笨蛋。

再来是伊原摩耶花。她原本是漫研社的社员，后来为了接近里志又加入了古籍研究社，算是和里志一样两边跑吧。在学习方面，她可谓是努力型的好学生。摩耶花总是检视自己是否犯错，所以成绩自然而然就名列前茅了。只不过，她完全没有潜心钻研、精进学业的念头。也就是说伊原是与一般定义稍有不同的神经质性格，或许可以说是完美主义者吧。伊原的尖酸刻薄应该是那洁癖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她动不动就怀疑，再三追问。并且，她对待自己想必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千反田爱瑠，她取得了非常不得了的分数。在学校的成绩榜上，她排行全年级第六。而且她并不是只会考高分的考试机器，事实上高中教育的内容似乎已经难以满足千反田了。千反田之前曾说过，她想了解的不是零部件，而是整个系统。我不是很清楚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隐约觉得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个大小姐的好奇心。比如她舅舅的那件事情，或许可以解读成千反田想要通过知晓她舅舅说的那句话，得以完成对她舅舅这个系统的认识。所谓求知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千反田总是有意识地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

至于我，则是很普通。

以名次来看，我是全年级三百五十人中第一百七十五名。中庸到就像是在开玩笑一般。我没有千反田那么旺盛的好奇心，也不像里志那样毫不上心，更不像伊原一样对于错误耿耿于怀。所以我的成绩不好也不坏，同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上进心。我并非完全没有进行考前复习，不过也不会复习得特别认真。我偶尔会被人说“你有点奇怪呢”，不过我觉得这句话证明了他们没有识人的眼光。我站在不高不

低的地方，既不想上升，也不想下降。原来如此，里志说得还真不错。他经常说“讲到灰色的人，我就只能想到奉太郎你了”。

当然，这不仅限于学习成绩。社团活动、体育运动、兴趣、恋爱……总而言之就是人之本性的问题。有句俗话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过也有“以小见大”这种说法。总之凡事并不绝对，广辞苑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记载“说到高中生活就会想到玫瑰色”这样的词条吧，而玫瑰只有在合适的场所才会绽放出艳丽的玫瑰色花朵。

那不是适合我的土壤，仅此而已。

我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漫无边际地思考着这样的事情。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一阵声响。那是有东西丢进邮箱里的声音。

我下楼打开邮箱一看，不禁愣住了。那是有着红蓝白斜纹的国际信件。寄信人不用看也知道，会往折木家寄国际信件的就只有折木供惠这个人了。是从哪里寄来的呢？伊斯坦布尔？

我当场拆开了信封，里面有好几张信纸，其中一张是写给我的。

折木　奉太郎：

展信佳。

我目前人在伊斯坦布尔。不过因为一些小差错，我现在躲在日本领事馆里面，还没有机会欣赏城市的风景。

我想这里应该是座相当有意思的城市吧。如果能在这个城市使用时光机的话，我一定要回到历史上的那一天将城门锁上，这样一来历史就会改变了吧。反正我不是历史学家，进行天马行空的幻想倒是挺有趣的。（注：指公元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从未锁好的科克波塔门攻入当时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

这次旅行很好玩的。十年后，我一定不会后悔有过这样一段日子。

古籍研究社怎么样了？社员增加了吗？

就算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不能气馁！男孩子只有忍耐孤独才能变得坚强。如果还有其他社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男孩子是需要在人群中磨练自己的。

另外，我有件事比较挂念，所以就在这里提一下。

你（们）有兴趣制作文集吗？古籍研究社每年文化祭都会推出文集的，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继续？

如果准备制作的话，我有点担心你是不是不知道制作方法。因为图书室没有古籍研究社以往的文集，你估计找不到东西来参考。

你要去社团活动室找。那里有没在使用的药品柜，旧刊就在那里面。上面的号码锁已经坏了，不需要密码就能打开的。

到了普里什蒂纳我会打电话回去的。

折木供惠　谨上

躲在日本领事馆里面？老姐，你做了些什么啊？算了，反正我并不怎么担心，详细情况应该会写在寄给老爸的信里吧。普里什蒂纳这个城市我好像听说过，不过想不起来具体是个怎样的地方。既然是老姐会去的地方，那肯定是某个冷门的古战场吧。

话说还真没想到啊，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老姐该不会掌握了什么我所不知道的情报网，在暗中监视吧？还是说，古籍研究社的旧刊是代代相传的秘密？没错，我们正好在找旧刊，而且还真的没找到。

我前几天得知了千反田的私人课题，不过对于作为古籍研究社社长的她来说，制作文集是必须要解决的官方课题。没能在图书室找到旧刊让千反田相当伤脑筋，如果老姐所言非虚的话，那么旧刊就有着落了。

终于有希望达成以结果作为目标，并以此目标创造出结果的目的了。同时这也代表又多了一件麻烦事情，但是如果我因为嫌麻烦而知情不报的话，那么未免太过不近人情了。折木供惠的信总是会扰乱我的生活啊。

我将信纸塞进挂在衣架上的制服长裤的口袋里。

隔天放学后，我立刻前往了社团活动室。考试结束再加上久违的晴天，每个社团都活力十足。从操场上传来各个运动社团的吆喝声，校内则响着铜管乐社、轻音乐社、国乐社的练习曲旋律。体育类社团尽管平时比较引人注目，不过KANYA祭的主角是多彩的文艺类社团。放学后，文艺类社团聚集的特别大楼里到处都能看到人。

在这座特别大楼最上层的角落位置是地学教室，等我赶到的时候，千反田和伊原已经在里面了。她们明明上次在图书室才刚刚认识，现在就已经打成了一片，估计是很合得来吧。她们今天也一同坐在窗边聊天。两人都提早换上了夏装，看起来非常清爽。伊原从短袖中露出来的胳膊是小麦色的，而千反田的则显得比较白皙。随着夏日的临近，阳光也变得越来越毒辣了，难道大小姐身体里面没有黑色素吗？我竖起耳朵倾听她们的对话。

“也就是说，页数是不能随便乱定的。”

“有地方会承接社团文集的印刷吗？”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漫研那边是有门路的。”

“那么可以麻烦你们帮忙吗？”

是在聊文集的事情啊，她们还真努力。

这时，千反田突然身体僵硬，用手捂住了脸。

“……”

怎么了？

“……阿嚏！”

原来是打喷嚏啊。打得还真含蓄。

“阿嚏！阿嚏！”

“没，没事吧？感冒了？还是花粉症？”

“……啊，停下来了。我身体这么虚弱真是让你见笑了，最近似乎是得了夏季感冒……”

唔，夏季感冒是很痛苦的。难怪她说话时带有一点鼻音。

总之，先和她们打个招呼吧。

“哟，千反田，伊原。”

“啊，折木同学。”

“伊原，你不用去漫研吗？”

“嗯，那边算是告一段落了。怎么，我在这里很碍事吗？”

碍什么事啊？

算了。

我懒得拐弯抹角，决定直接切入正题。我从口袋里取出了老姐的信。

“我的老姐以前也是古籍研究社的社员，她告诉了我文集的所在。”

千反田愣了一下，似乎没有理解我所说的意思。

“她告诉了我文集的所在。”

我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啊。”千反田瞪圆双眼，惊讶不已，“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说谎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听到我这么断言，千反田的薄唇勾勒出了浅浅的笑容。优雅的千反田家大小姐从来没有过笑容满面的情况，但是要说此刻是喜怒哀乐中的哪一种情绪，那毫无疑问是喜悦了。就算得到非常想要的某个东西，我也无法露出相同的表情吧。对照她在咖啡店“菠萝三明治”时的凝重神情，真是很难想象是同一个人啊。

“这样啊，文集终于……”

我听到了她小小的嘟囔声。

“呵呵呵，旧刊……”

千反田爱瑠这个人实在是有点危险。

不过，伊原却皱起了眉头。

“确定是真的？为什么要专门写信告诉你这件事……”

这是很正常的疑问。文化祭资料的所在——我也不觉得这种事情会重要到让在伊斯坦布尔的她专门寄信来告诉我。然而，那可是我的老姐啊，没有人知道折木供惠到底在想些什么。

“她确实是写信来告诉我了，内容的真伪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要看吗？”

我把信纸摊在了旁边的桌子上，伊原和千反田靠了过来。两人浏览着信上的内容，沉默降临到了活动室里。先打破这片寂静的人是千反田。

“……她很喜欢土耳其吗？”

“她喜欢整个世界。”

“真是很棒的姐姐啊。”

千反田似乎被奇怪的地方所吸引，但是该注意的并不是那里。

“‘十年后，我一定不会后悔有过这样一段日子’吗……感觉这句话带了一点阴郁气息呢。”

我对此表示同意，但重点也不是那里。

两人继续往下看，然后相继叫出声来。

“……药品柜吗？”

“是药品柜哦。”

伊原环视了一圈地学教室，单手叉腰微微挺起胸膛。

“唔，看来不在这间教室里呢。”

“是啊。”

这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千反田却一下子惊慌失色了。

“咦！那，那么文集，文集……”

“小千，冷静点冷静点。”

小千是哪位啊？既然不是我，那当然是千反田了。小千……那个伊原居然会用这么可爱的叫法。那家伙的毒舌难道无法对千反田施展吗？也是，要对千反田口出恶言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伊原努力地安慰着千反田，而我则是拿着老姐的信晃了几下。

“千反田，这封信上只是写了‘活动室的药品柜’而已。我的老姐两年前就毕业了，这段时间活动室换过地方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么，折木，你知道两年前的活动室在哪里吗？”

算无遗策，我刚才正好有事去教师办公室，就顺便问来了。

“我问过顾问老师了，说是在生物教室。”

“真少见，你做事居然这么周到。”

“我只是讲究效率而已。”

“还真有干劲啊。”

才没这回事，我基本上是没干劲的。

“生物教室……在楼下啊。既然知道了，那就快点去吧。”

千反田话音刚落，就冲出了教室。

干劲是属于这家伙的专利。

正如千反田所说，生物教室就在地学教室的正下方。地学教室在特别大楼四楼的角落，是边境中的边境，而生物教室与地学教室的区别只不过是从四楼变成了三楼罢了，照样是位于校舍的边缘。我之前曾说过特别大楼在放学后到处都能看到学生，不过也有例外，地学教室周围没有其他社团的活动室，所以几乎是人迹罕至的。而生物教室的周围似乎也异曲同工，走廊上明明人来人往，但是一旦跨入只有生物教室与空教室的那个区域，就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途中，千反田打了好几个喷嚏。

“感冒很严重啊。”

“不劳您费心。只是喷嚏停不下来，呼吸有点困难而已……阿嚏！”

唔，怎么说呢，我觉得打喷嚏不痛快一点的话，会让人很不舒服的。从这点来看，她真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非常注重仪态。

走在前面的伊原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突然转过头来。

“折木你有钥匙吗？”

“没有，已经被借走了。”

“阿嚏！……被借走了吗？那么就表示有某个社团在使用生物教室吗？”

“应该是这样吧，只要不是被某个糊涂虫借走没还的话。”

“糊涂虫……折木同学，你这样说太过分了。”

我被千反田教训了。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坏话都不能说，那么里志和伊原就要当哑巴了。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这时走廊墙边有个奇妙的东西跃入了我的视野之中。那是什么？千反田和伊原似乎都没注意到……那是一个小盒子。由于跟走廊的墙壁一样涂成了白色，所以不太显眼。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走廊的另一侧也有同样的盒子。是谁掉的东西吗？看起来不像是什么贵重物品，所以我就不去管它了。为了将价值不到一日元的东西捡起来，弯下腰去所消耗的能量是远远大于一日元的，这是节能主义者的常识。

我们来到生物教室的前面。千反田可能是认为没有敲门的必要吧，她迅速地拉了一下门，但是……

“咦？”

门没有开。

“打不开啊。”

“锁住了吧。”

两人的视线聚集到我的身上。千反田是不安的视线，而伊原则是冰冷的视线。就算你们这样看着我，我也没办法啊。

“呃，钥匙真的被借走了啊。打不开的话，那不关我的事啊。”

接着换伊原拉了一下门，当然只传出了撞击门锁的清脆声音。很巧的是，千反田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又来了啊。”

没错，又来了。

“小千，什么叫又来了？”

“哦，那是四月时的事情了……”

神高的门似乎很喜欢跟我或者是千反田过不去。在千反田对伊原讲述四月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心想既然门打不开那也没办法，下次再来好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嗬，折木还做了这样的事情啊。”

准备转身离去的我最后半开玩笑地对里面喊了一下：

“有人在吗？”

当然，我并没有期待得到回答。

但是令人意外的，居然传来了回应。那不是人的声音，而是门锁打开的沉重声响。

“嗯？”

然后，门从内部打开了。

站在那里的是一名穿着制服长裤和薄T恤的男子。他个头高大，看起来相当帅气。不过从气质来看，比起运动员更像知识分子。男子看了一下我们领口的学级徽章，客气地笑了。

“啊，抱歉，我把门给锁上了。你们是想加入壁报社吗？”

搞什么嘛，既然在那就快点开门啊。我的内心虽然这么想，但是说出来的则是另外一番话。

“这里是壁报社的活动室吗？”

“是啊。你们不是入社志愿者吗？”

男子走出教室，反手拉上了门。这时，我突然闻到了类似消毒酒精的气味，看来这位知识分子很注重除臭呢。他似乎不太喜欢我抽动鼻子的举动，一瞬间皱起了眉头，不过马上就又变得客客气气了。

“那么，你们到这里是有什么事？”

我们看了看彼此，身为社长的千反田向前踏出了一步。

“你好。我们是古籍研究社的人，我是社长千反田。你是三年E班的远垣内学长吧？”

名叫远垣内的男子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这是很正常的疑问。被不认识的人突然叫出自己的名字，一般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吧，正如我四月时的心境一样。而千反田也露出了当时对我展露过的笑容。

“因为我去年在万人桥先生的家里见过您。”

“万人桥的家……等一下，你刚才是说自己叫千反田吧。莫非是神田的千反田家？”

“是的。父亲一直承蒙您的关照。”

……唔，有种小社交界的感觉。千反田家虽然是名门，但毕竟是农业出身，我还以为在社交方面是不怎么擅长的。不过从眼前的景象看来，似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原来确实存在从自己的成长环境无法看到的世界啊。说起来，里志以前列举神山的名门望族时，是提到过远垣内家吧。

“啊啊，不，我才是承蒙关照了。这样啊，你是千反田家的……”

“是的……阿嚏！”

“你得了夏季感冒吗？这可不太好啊。嗯，请多保重。”

奇妙的是，远垣内一得知千反田是“富农千反田家”的千反田爱瑠，态度就变得古怪起来。尽管依旧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却好像静不下心来，视线飘移不定。他是在害怕千反田吗？我不是很清楚，莫非名门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力量差距吗？也许是我的错觉，远垣内没有看向千反田，微微低着头说道：

“那么，你们有什么事？”

而千反田并没有注意到远垣内的异样，毫不在意地继续说道：

“嗯。其实我们听说古籍研究社的旧刊存放在这间生物教室里，这里以前似乎是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

“……我一年级的时候好像是这样的。去年很多活动室都换过了。”

“那么，你知道古籍研究社的文集吗？”

远垣内停顿了一会，回答道：

“不，我没见过。”

默不作声地听着两人对话的伊原朝我使了个眼色，我轻轻地点了点头。只要具有一般程度的直觉，就能察觉到远垣内现在的态度非常可疑。

“这样啊……”

千反田拥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但是在直觉方面却远逊于一般人，她心灰意懒地打起了退堂鼓，这时伊原插嘴了。

“那个，学长。能让我们进去找一下吗？”

“你是？”

“我是古籍研究社的伊原摩耶花。文集对远垣内学长来说是没有用的东西，所以说不定只是学长你没注意到而已。”

成果就在眼前，我可不想最后白跑一趟，所以也进行了支援。

“我们不会妨碍到您的。还是说，您正在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吗？”

“拜托您了。”

“有劳学长了。”

面对我们的轮番攻击，远垣内逐渐面露难色。

“现在不太方便让外人进来……”

听到这句话，伊原露出一丝笑意。

“学长，这里不仅是社团活动室，同时也是教室吧？”

我强忍住笑意，伊原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远垣内学长并没有拒绝学生进入教室的权利。远垣内仍旧是犹豫不决，但是在伊原若无其事地往前踏出一步后，他最终还是屈服了。

“……知道了。好吧，你们就进来找吧。不过，请不要到处乱翻。”

壁报社社长打开了生物教室的门。

那是构造几乎与地学教室完全相同的房间，大小以及里面的摆设都没有太大区别。黑板、椅子、桌子、打扫用具的柜子……不同之处仅在于教室的角落多了一扇门，门上的牌子写着“生物准备室”。四楼的话，这个位置应该是仓库，不过是没办法从地学教室进去的。

然而奇怪的是，里面看不到壁报社的其他社员。我向远垣内询问了这点，他回答说：

“社员本来就只有四个人而已。今天社团并没有活动，我过来这里是为了构思KANYA祭特辑的题材。”

KANYA祭是在十月举行，距离开始还有两个半月左右啊。

“壁报社和校报社不太一样吗？”

千反田问了一个有些不合场面的问题，但远垣内还是亲切地做出了回答：

“神高有三种报纸：一种是隔月发行并会分发到各个教室的《 清流》； 一种是不定期张贴在学生会办公室前面的《 神高学生会新闻》； 还有一种是除了八月和十二月之外，每月都会贴在楼梯口前面的《 神高月报》 。我们社团制作的就是《 神高月报》 。”

“另外两种分别是哪里制作的啊？”

“《 清流》是校报社，《 神高学生会新闻》是学生会。我们壁报社是历史最悠久的。《 神高月报》已经接近四百期了，另外两个都还不到一百期。”

四百期啊，壁报社的血脉还真是源远流长。这么说来，既然千反田的舅舅三十三年前是古籍研究社的社员，那么古籍研究社的历史最少也有三十三年。我的人生就算翻一倍也赶不上古籍研究社的历史啊。嗯，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看来不在这个房间里呢。”

伊原大致扫视了一圈，得出了这个结论。东西很少的生物教室几乎没有死角，而且负责查找的人是那个一丝不苟的伊原，应该是没可能会看漏的。那么，是在准备室吗？我一边转身面对准备室的门，一边问道：

“能让我们进准备室看一下吗？”

“……嗯，好的。”

听到我身后的远垣内作出许可，我就进入了准备室。纸张摩擦的沙沙声和马达的声响传入我的耳中。这是怎么回事呢？

准备室不出所料是个小房间，面积不到生物教室的三分之一。

那里原本应该是用来存放生物课的教学器材的，不过现在只有柜子里的几个显微镜还像那么回事，其他就没有什么相关的器材了。如果神高不是特别注重口头讲课的话，观察器材和实验器材应该是存放在其他地方吧。反倒是壁报社的各式用具喧宾夺主地占 据了整个房间。

连外行人都能看得出其价值不菲的照相机，插着五颜六色各式笔杆的笔筒，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复印纸的纸板箱，还有小型的扬声器。而最为显眼的则是坐镇在狭小房间正中央的简易桌子。说是桌子，其实只是拿纸板箱叠成底座再盖上略厚的胶合板，非常简陋。在那上面摊着一张B1纸，写满了只有书写者本人才看得懂的缩写文字。一个铁铅笔盒压在了上面，大概是为了防止被风吹走吧。我听到的沙沙声就是那张B1纸被风吹动所发出的声响——风？

室内吹着风。房间里唯一的窗户被打开了，风是从室内往窗外吹。而制造出那股风的就是发出嗡嗡马达声的那个东西——隔着简易桌子，在窗户的对面有一台小型电风扇，由于位于层层叠叠的纸板箱之间，所以不容易被发现。风力被开到了最大。

被风吹动的东西还有一件，那就是挂在窗边的神高男学生夏季衬衫。似乎是被脱下来随手扔在了那里。

“……唔？”

“折木，怎样？”

我转过头去，发现千反田和伊原站在准备室的入口处。

啊啊，对了，总之先找找看有没有药品柜吧。

准备室尽管杂乱无章，不过就那么点大的一个地方，找起来并不费力。在我的所见范围内，看不到类似药品柜的东西。即使那个药品柜是老到锁都坏了的旧式柜子，体积也应该是相当大的，不太可能会看漏掉。

唔……

我双手交叉在胸前，向在不远处一直关注我们动向的远垣内询问道：

“学长你知道去年为什么要换活动室吗？”

“不太清楚。大概是有一些社团废社了吧。”

“请问你们社团搬进来的时候，曾经搬入或搬出什么东西吗？”

远垣内思考了一会，然后说道：

“……我记得搬了几个纸板箱进来。”

“纸板箱吗？”

“嗯。”

这样啊。那么，说不定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忘了远垣内家是哪方面的名门，不过他的家庭情况有可能正好符合我的假设。

我已经大致掌握到文集的所在了。但是要想到手的话，确实有点困难……对了，来试着套他话吧。我重新转向了远垣内。

“学长，这个房间里东西比较多，找起来挺麻烦的。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叫大出老师过来一起进行彻底的搜索，您意下如何呢？”

我一本正经地这样说道。远垣内的眉毛顿时猛地抖动了一下。

“……不行。我不是说了不要到处乱翻吗？”

“我会负起责任将所有东西恢复原状的，拜托您了。”

“我都说不行了啊！”

他的声音突然变粗暴了。

“啊，抱歉，远垣内学长。既然没有，那就算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千反田带着鼻音拼命地打圆场，但是远垣内的声调越来越高了。

“我可是很忙的。在明天的编辑会议之前，我必须要想出一些点子才行。好不容易有了灵感，结果你们突然闯进来，还说什么要进行

彻底的搜索。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文集，知道了就快点回去！”

然而，相对于远垣内激动的态度，我的内心却极为冷静。远垣内果然上钩了。

我注视着远垣内，勾起嘴角摆出友好的笑容。

“学长，我们是对药品柜里面的东西很感兴趣。”

“……你说什么？”

“在药品柜里面应该是有文集的，不过既然学长你说没有，那也没办法。只要把那个给我们的话，就不用劳烦学长了。”

接着我又厚着脸皮补充了一句，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对了，学长。我们接下来要去图书室，如果在我们走了之后找到文集的话，能麻烦你帮忙放到地学教室里去吗？那里的门是开着的。”

对于我的提议，远垣内这下是真的怒火攻心了吧。那张理性的面容变得无比狰狞，狠狠地瞪着我。而我则是不以为意地视若无睹。古往今来，没有人会因为视线而受伤的。

“你，你竟然叫我……”

“我怎么了？”

远垣内说到一半把话吞了回去，真是了不起的自制力。

然后，他吐了一口气，脸上又恢复了先前的和善表情。

“知道了，如果有找到的话，我会这么做的。”

“麻烦你了……那么，我们走吧，千反田，伊原。”

她们估计是没能理解我和远垣内的对话吧，一直呆呆地愣在那里。我催促了一下她们，没必要必须待在这里了。

“喂，折木……”

“折木同学，现在是要……”

“等会儿再说。”

我简洁地说完，带着两人准备离开生物教室。

这时，从身后传来了声音。

“一年级的，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转过头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我叫折木奉太郎……很抱歉冒犯了学长。”

我站在连接特别大楼和普通大楼的通道上，随便地依靠在了走廊的墙壁上，同时对跟过来的那两人提议说在这里打发时间。

“折木，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要去图书室吗？”

我摆了摆手。

“不去。用不着跑那么远。”

“真搞不懂你。既然没事了，那么我先回活动室去了。”

“不行。再稍微等一下比较好。”

仅仅是这么说，伊原八成是无法接受吧，不过她只是嘟囔了一句“你在耍什么鬼把戏啊”，最终还是听从了我的话。这时，抽着鼻子的千反田逼近过来。

“折木同学，远垣内学长很生气啊。”

“是吗？”

“对于我们制作文集来说，确实有旧刊会好很多，但是也用不着那么强硬地……”

千反田说到一半，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这也难怪，因为我只提出了“让我们找东西”和“如果找到了麻烦帮忙拿过来”这两件要求而已。

“可是，可是，远垣内学长很生气啊。”

“是蛮生气的。”

伊原轻轻皱起眉头，来到千反田的旁边。

“不过啊，在折木拜托他让我们彻底搜索那个房间的时候，总觉得他生气的态度太过刻意了。”

哟，你发现了啊。

“是这样吗？”

千反田这家伙果然是没有注意到。

我看了一下走廊上的时钟。过去了三分钟吗……差不多到时候了吧。我站直身子离开墙壁，向千反田询问道：

“千反田，远垣内家是在哪个方面很有名？”

千反田疑惑地歪了歪小脑袋，估计是不明白我这个问题的用意吧，不过她还是告诉了我。

“远垣内吗？他们家族对中等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力。家族成员中有一人在县教育委员会，一人在市教育委员会，还有一位校长和两位现任教师。”

原来如此。

“折木，文集怎么办啊？”

我说出了答案：

“差不多应该已经送到社团活动室里了吧？”

听到我的这句话，千反田与伊原不禁面面相觑。我淡淡地一笑。

我们回到了地学教室。

“哦，送来了啊。”

计划成功！几十本薄薄的笔记本一样的东西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了讲台上。我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太好了！”阴谋进展如此顺利，

还真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啊。

“没想到居然真的送过来了啊。”

伊原跑到讲台旁边。她拿起那叠笔记本最上面的一本，一脸茫然地嘟囔道：

“……还真是文集啊……”

“咦，咦？给我看看，也给我看看！”

“折木，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到底知道了些什么？”

伊原的语气很严肃，简直就是在谴责我。我心想再不告诉她们真相也不太好，于是坐到旁边的桌子上，说道：

“没什么，我只是稍微威胁了他一下。”

“威胁？壁报社的社长吗？”

“没错。伊原，你的口风够紧吗？”

听到我这么问，伊原立刻脸色一沉。

“我是觉得自己不算是长舌妇。”

“真不可靠。远垣内可是宁愿听任一年级学生差遣，也要死守这个秘密的。万一被泄露出去的话，那他就太可怜了。”

“我不会告诉任何的人……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就别说了。”

伊原恼怒地说道。这态度不是装出来的，与千反田不同，伊原并不是以好奇心为最优先事项的。如果我说的事情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话，那她就不会听——她是个能够做出这种判断的家伙。

算了，我只是例行公事叮嘱一下，伊原和千反田都不是多嘴的人。

“抱歉抱歉。话说伊原，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远垣内要把教室的门锁起来？”

伊原的表情依然冷漠。

“大概是不想被人打扰吧。他不是说在构思特辑的内容吗？”

“那么，准备室的情况你怎么看？窗户被打开了，电风扇在不停地吹。”

“他很怕热吧。”

“那么，只要把电风扇放在窗边就好了。然而，电风扇却是正对着窗户。在那个位置的话，铁铅笔盒只要稍有移动，桌上的B1纸就很可能会被吹走的。”

伊原烦躁地搔了搔头。

“那又怎样啊？”

“你还不明白吗？远垣内究竟想做什么呢？”

“你都说了那么多，我当然知道啊。不就是通风吗？他是想让室内的空气流通吧。”

我竖起大拇指，表达了对伊原的赞许。不过受到夸奖的伊原本人却毫不领情地别开了视线。

“那么，他为什么会想要通风呢？我说得更具体一点吧。为什么生于教育世家的远垣内一个人躲在上了锁的活动室里，还设置了红外线感应器呢？”

“等，等一下！红外线感应器是怎么回事啊！你间谍小说看太多了吗？”

啊，我没和她们说过吗？

“你没看过玩具店的广告吗？这年头买红外线警铃设备，五千日元都不要呢。”

“哪里有那样的东西啊？”

“三楼的走廊，就在快到壁报社的那个区域，用白色的盒子做了伪装。当然，仅仅这样是无法判断的，不过根据其他的状况证据，再加上准备室里的扬声器，我估计应该就是这一类东西。”

伊原眉头紧锁。

“你果然是个怪人。”

“我可是典型的普通人啊……我说到哪里了呢？啊啊对了，他设置了红外线感应器为了提早发现有人到来，并且到有人的到来的时候，不惜冒着B1纸被吹走的风险让房间通风。这代表了什么呢，伊原？”

听到我的问题，伊原陷入了沉思。我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

过了一会，她一反平日的毒舌，用柔和的声音回答道：

“……气味吗？”

我轻轻地拍了两三下手。

“没错，想要消除气味是最合理的答案吧。这样一想，他身上除臭剂的酒精味应该也不是因为洁癖的关系。他费尽心机想要消除的气味是什么呢？他也不像是用了什么危险的药物吧。”

“那也就是说……”

“没错。我认为是香烟……虽然他做的准备对于抽烟这种事情来说有些过于周到了，不过考虑到远垣内家是教育界名门世家，他确实极有可能倾尽一切办法避免自己的违规行为被发现。更何况远垣内家还与高中教育息息相关。在当今社会，医生、教师和警察就算只是打个哈欠，都会被人说三道四呢。”

“……原来如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个人也相当辛苦啊。”

确实，我也是这么觉得。一旦处境不同，所遇到的问题也会不同吧。回想起来，远垣内知道千反田是千反田家的大小姐时，之所以会那么慌张，多半是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万一在同为名门望族的人面前曝光，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吧。或者是，他知道千反田的感官很敏锐？如果千反田没有感冒的话，不管远垣内再怎么通风除臭，甚至脱下上衣以防万一，凭千反田的嗅觉一定能够很快戳破事实的。

“不过，我是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不惜如此大张旗鼓地善后也要在学校里抽烟。总之就是这样啦，你明白了吗？”

听到我这么说，伊原的眼神起了变化。那是她的真髓——冰冻视线。

“我不是问你远垣内学长做了什么，而是问你为什么文集会在这里。我现在知道了折木你用香烟这件事情威胁学长，让他把文集拿到这里来。但是，学长为什么要把文集藏起来啊？最基本的问题，文集到底是在哪里啊？”

对哦，我忘记说了。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道：

“就在药品柜里呀。”

“折木，你耍我啊？”

“我，我没有耍你啦。问题在于药品柜究竟在哪里……远垣内说他们换社团活动室的时候只搬进来几个纸板箱。关于这一点，远垣内没有说谎的理由，所以应该就是这样吧。那么，就代表药品柜是在那个房间里。”

“但是我没看到啊。”

“不是没有，而是没办法看到。药品柜也被藏起来了……不，他真正要藏的是药品柜，而不是文集。”

我停顿了一下，好让伊原彻底理解我所说的意思，然后才继续往下说。

“从结果来看，也可以说他把文集藏起来了。至于他为什么要藏药品柜，那自然也跟香烟有关。在那个房间里，我没有看到香烟、打火机还有烟灰缸，估计是全都放在药品柜里面了。我说出‘和大出老师一起来找’这句话的时候，你看到了远垣内的表情吧？药品柜的场所没什么好说的，应该就是在简易桌子的下面吧。用纸板箱遮挡起来了。”

说完，我叹了一口气。

我对远垣内做了坏事。我并非想进行不平等交易，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确实拆穿了他想要隐瞒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乘虚而入的我真不是个好东西啊。希望他能想开一点，就当做是自己运气不好。

我没搭理嘴里还在念念有词的伊原，发现原本应该对这类事情最感兴趣的家伙现在却很安静，于是转过头去。

“千反田？”

千反田在看放在讲台上的文集。她没有翻开，只是一心一意地注视着封面。那认真的眼神让我回想起上次在“菠萝三明治”会面时的情况。看这情形，她应该完全没听到我刚才说了些什么吧。

“怎么了，千反田？”

我叫了一下她，她却依旧是没有反应。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站起身来拍了拍她的肩膀。

“怎么了啊？”

“啊，折木同学……你看这个。”

千反田将文集递给了我。文集的长宽近似大学笔记本，页数不多，是最普通的骑马订装订。不过可能是委托了优秀的印刷厂吧，制作得相当精美。封面是皮革般的浅褐色，上面以类似鸟兽戏画（注：鸟兽戏画是京都高山寺代代相传的绘卷，共有甲乙丙丁四卷。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指定的国宝。其内容反映当时的社会，将动物、人物以讽刺画的形式描画，是日本戏画即讽刺画的集大成之作。因为其中部分的手法与现代的日本漫画手法有相似之处，鸟兽戏画也常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漫画）的夸张水墨画风格画了狗和兔子。

好几只兔子围成一圈，圈内有一只狗和一只兔子在互咬。狗的牙齿将兔子咬得遍体鳞伤，兔子锐利的门牙深深地插在了狗的脖子里。因为画风夸张的关系，看起来并不残忍，但是滑稽中仍带有一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息。有句话叫“狡兔死，走狗烹”，而这幅图则是狡兔与走狗相争。至于围绕在外面的兔子们则模样可爱地望着它们……

图的上方以平凡无奇的明体字印着“冰菓　第二期”。印刷年份是一九六八年……好久远，而且这个标题……

“冰菓……”

这是文集的名字？

“好怪的名字。”

伊原探过我的肩头看了过来。

“是啊，真是莫名其妙的名字。”

我表示了同意。

在听到KANYA祭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过，事物的名字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尤其是文集这种东西，取名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内容与名字的关联性。但是，“古籍研究社的文集”与“冰菓”，我无法在两者之间找出关联性来。就算古籍研究社是目的不明的谜之社团，这个名字也太莫名其妙了吧。算是对社团的贴切评价吗？

我指着封面上的图，向伊原问道：

“作为漫研的人，伊原你觉得这个封面怎么样？”

“画得很好。虽然完全无视了基本的构图和远近法，但我还是觉得画得很好……不对，不能说画得很好，应该是符合我的喜好吧。”

我微微吃了一惊。伊原如此坦率地讲述自己的好恶，这可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就表示这个封面给伊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吧。不过，她似乎不允许自己只用一句“喜欢”来做结论，将“冰菓”还给我后，嘀嘀咕咕地开始了自我解析。

“嗯，算是喜欢吧。并不是很美丽……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魄力。不是艺术技巧，而是在于表现手法……”

我看了一下千反田，原本以为她会因为梦寐以求的旧刊终于到手，而感动到浑身发抖的，结果并没有。她一直面无表情，看不出是喜还是忧，仿佛感情全被吸血鬼给吸走了一样。

我又问了一次：

“千反田，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我这么问，千反田将我拉到了教室的角落。

“就是这个。”

“什么啊？”

大小姐的脸庞沐浴在橘红色的阳光之下，带上了一点点阴影。她清纯的面容依旧，但是双眼却没有了好奇心的光芒。然后，她有如吐露秘密似的轻声说道：

“我当年找到并拿给舅舅看的就是这个。我就是拿着这个去问舅舅的。”

哦。

“你回想起来了吗？”

千反田没有回答，而是指着我手上拿着的《 冰菓　第二期》 。

“上面提到了我的舅舅。古籍研究社在三十三年前发生了某件事情……你翻开封面看看吧。”

我照她所说翻开一页，上面刊载着序文，内容如下：

序

又到了文化祭的时期。

距离关谷学长的离去已经过去了一年。

在这一年时间里，学长从英雄变成了传说。今年的文化祭也会盛大地举办整整五天。

但是，在传说传得沸沸扬扬的校舍一角，我却在想：十年后，有人会记得那位安静的斗士、善良的英雄吗？学长命名的这个“冰菓”能一直延续下去吗？

纷争、牺牲，还有学长的那个微笑，全都会随着时光而流逝。

不，这样才好。无需记住，因为那决不能称之为英雄事迹。

一切都将不再主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化为古籍的一页。

有朝一日，现在的我们也会成为未来某人手中古籍的一页吧。

一九六八年　十月十三日

郡山养子

“这是……”

“这里提到的去年就是三十三年前。那么，古籍研究社的关谷前辈就是我的舅舅吧。舅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而舅舅告诉我的答案是与古籍研究社有关的……”

我笑了，没有多想千反田为什么没有笑容。

“这不是很好吗？全部解决了吧？”

听到我这句话，千反田脸上的表情突然黯淡了下来。她挤出细微的声音说道：

“但是，我想不起来啊。明明只差一点了，只差一点了！我的记忆力就这么糟糕吗？那一天，舅舅对我说了什么？三十三年前，舅舅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的声音含糊不清，不知道是因为鼻音还是哽咽。

千反田……

我开口了：

“那就调查看看吧。”

那应该不是冷漠的语气。

背朝夕阳的千反田递给我的《冰菓　第二期》里有篇三十二年前的序文。上面提到了关谷纯给文集取了“冰菓”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以及被人们遗忘的事情。

这是个好机会，是在黑暗中摸索时遇到了从天而降的光芒。我深信，如果千反田想要找回过去的话，这将是最有力的线索。所以，我再次说道：

“那就调查看看吧，去查出三十三年前的事情。”

“可是……”

千反田皱起了眉头。

“上面写了无需记住。”

我对她的胆怯感到意外。

“你不是想要回忆起来吗？”

“那当然了。但是，如果进行调查的话……”

她吞吞吐吐地说道：

“……如果进行调查的话，说不定会发生不幸的事情。这世上有些事情忘掉会比较好，不是吗？”

“……”

那是因为千反田你太善良了吧。

“包括三十三年前的事情吗？”

“不是吗？”

我摇了摇头。

“不对。这里不是写了吗？‘一切都将不再主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化为古籍的一页’。”

“……”

“这就表示已经过了时效啦。”

我刻意挤出了笑容。千反田虽然没有跟着我一起笑，不过还是缓缓地点了点头。

“……是的。”

而且——

我脸上堆着笑容，内心也在暗自窃笑。而且所谓的调查其实花不了太多工夫，既然第二期上面写了“去年的事情”，那么关谷遭遇的事情肯定会写在创刊号上面的。一下子就能解决问题。当解决问题要比回避问题更轻松的时候，该选择哪边那自然是不言而喻。

……但是我太天真了。之前一直默默翻着那叠文集的伊原突然不满地大喊道：

“这算什么，唯独缺少了创刊号啊！”

我过了好一会儿，才理解了她这句话的意思。

六　光荣的古籍研究社之往昔

暑假，七月底。我沿着熟悉的道路，骑着自行车前往神高。这段路徒步也只需要二十分钟，骑自行车的话不一会就到了。途中经过自动售货机时，我和平时一样买了一罐黑咖啡小歇片刻。沿着河畔前进一段距离，从医院旁边拐过去，就能看到神高了。然后在下一秒，我不禁愣在当场。

现在可是暑假啊。

操场上到处都是身穿夏季制服的学生，他们在组装着大型道具。还能听见管乐器、电吉他、尺八的演奏旋律。即使是在我现在的距离，都能清楚了解到特别大楼里有很多学生。他们的目的无需多说，自然是在准备KANYA祭。神高进入暑假后，大家的情绪更为高涨了。校舍里蚁群攒动般的情景仿佛是在宣告：“快来准备吧，庆典就快到来了！趁着没有课业干扰，一口气解决掉！”

我望着那些精力充沛的学生好一阵子，这时有个人从楼梯口小跑步过来。是福部里志。他穿的是便服，短袖、短裤再加上小型登山包，是非常休闲的打扮。

“哟。”

“抱歉，等很久了吗？”

在中庭练习发声的学生们被里志那恶心的声音吓得转头望过来。一时之间，我真想掉转车头逃之夭夭，不过最后还是勉强忍耐住了。作为回击，我朝跑过来的里志踢了一脚，让他付出了代价。

“哇，你干吗啊，奉太郎？突然来这么一下，很危险的啦。”

“少废话，难道你就没有羞耻心以及维持公共秩序、良好风俗的观念吗？”

里志耸了耸肩。

看来是没有了。

“抱歉，手工艺社的会议拖太久了。”

“你们在搞什么啊？”

“今年的KANYA祭，手工艺社要制作曼陀罗绒毯。由于发生了一点问题，所以我们在召开对策会议。”

那还真是辛苦呢。不只是你，还有之前遇到的远垣内，以及这里的几百名神高学生。

“那么，你的资料准备好了吗？”

我嘲讽似的说道。里志却针锋相对地回话道：

“奉太郎你才是。你应该很不习惯这种事情吧，找到什么好料了吗？”

我不满地想着明明是我先提问的，同时回答道：

“嗯，算是吧。”

“嚯，还真少见啊。我还以为奉太郎会随便糊弄过去就好了……我去拿自行车，你稍微等我一下。”

没礼貌的里志说完后就一路小跑地冲向了自行车停车场。

为什么我在宝贵的暑假要做睡懒觉以外的事情啊，而且还是和里志碰头这种苦差事。要解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要将时间回溯到一个星期前。就是我们拿到“冰菓”、发现与关谷纯有关的信息、却找不到关键的创刊号的那一天。既然没有创刊号，那事情就不一样了，这么麻烦的事情我可管不过来啊——然而为时已晚，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我发现自己早就渡过了卢比孔河。（注：“渡过卢比孔河”是西方一句很有名的成语，有“破釜沉舟”的意思。源自于公元前49年，恺撒破除将领不得带兵渡过卢比孔河的禁忌，带兵进军罗马与格奈乌斯·庞培展开内战，并最终获胜的典故。）

我知道自己一定没办法说服激动的千反田，所以就提出了妥协方案。真要调查过去的话，只靠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的。古人也说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许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至少借助一下里志和伊原的力量吧，不然很难保证调查会进展顺利。结果，千反田很干脆地点头同意了。

“你说的没错。”

她在“菠萝三明治”的时候明明那么不愿意被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现在却这么干脆地应承下来了，我不禁愣了一下。是因为她认识到了寻求援助的必要性吗？还是说面对实实在在的线索，她也顾不得

体面了？或者说只是大小姐的心血来潮？对此我无从判断，总之在第二天，我们召开了古籍研究社紧急会议。

在那个会议上，千反田简明扼要地将对我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表明：

“我很好奇，我的舅舅在三十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完之后，伊原马上同意进行协助，并表示：

“那个封面让我很感兴趣。如果能够解读出其中的含义，说不定能用到漫研的原稿上去。”

“我们这些三十三年后的后辈来破解虚假的英雄事迹吗？我正好在调查那个时期的事情。”

里志也举双手赞成。我知道自己反正没有拒绝的权利，所以懒得发言，不过既然有机会，还是说一下吧。

“正好文集的题材也还没定下来。如果调查有了结果，我们就删去关于千反田的部分，直接把这段事迹拿来当做题材，那就省事……不，是一石二鸟……啊，不，应该能制作成一部精彩的文集吧。”

这个非常积极并且充满节能精神的提议得到全场一致认同，于是调查三十三年前的古籍研究社和神山高中便成了我们古籍研究社全体社员的首要课题。

里志的自行车是山地车。他一穿上短裤，就能看出他的双腿肌肉发达，不符合他纤瘦矮小的整体形象。我很清楚，里志尽管在知识方

面十分多样化，不过在运动方面却只钟情于骑自行车。

顺便一提，我的自行车是所谓的坤车，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及的地方。

我们沿着河边道路朝上游骑去，穿过城区，在住宅之间的农田地带暂时停车，到烟草店的屋檐下躲避火辣的阳光。我拿出背包里的毛巾擦了一把汗，稍事休息。

啊啊，这汗流得真畅快啊。

我才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人类不采取行动就无法达成目的呢。我的情报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们仍需为我努力啊。

“里志，还很远吗？”

里志将手帕放到口袋里，回答道：

“唔，差不多还要十分钟吧。当然是按照奉太郎的速度。”

然后他笑着说：

“你看了一定会吃惊的。千反田家的宅邸在整个神山市里也是顶级的。”

那真是让人期待啊。我一定要问一下他们大扫除有多辛苦。我再次擦了一下汗，然后将毛巾丢到篮子里，跨上了车。

骑出去后，负责带路的里志马上抄到了前面。在经过了几个路口之后，里志放慢速度与我并肩骑行，接下来大概只要直走就好了吧。不知不觉间，道路的两旁变成了田地。

里志轻轻松松地踩着踏板，心情好得仿佛要哼出歌来一般。微笑是里志的基本表情，不过他今天显得更加爽朗。我见状不禁想要问个明白。

“里志。”

“嗯？”

“你好像很开心嘛。”

里志没有看向我，快活地说道：

“那当然开心啦。骑自行车很符合我的兴趣。蓝天！白云！虽然老套，但除此之外没有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这片天空了，我们在这样的天空下面，凭借自己的脚力骑行。能够与这个快感比肩的就只有……”

我坚定地打断了里志的玩笑。

“不是，我是说你的高中生活。”

里志顿时露出一脸无趣的表情，回答道：

“哦……你是说玫瑰色的事情吧。”

这家伙记得还真清楚，那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了。里志似乎放慢了一点速度，然后依旧面朝前方，继续说道：

“奉太郎，我这个人啊，不管周围是怎样，基本属性都是玫瑰色的。”

“不，我觉得倒不如说是艳桃红吧。”

“哈哈，这个挺不错的。而按照这个说法，奉太郎你是灰色哦。”

“之前听你说过了。”

我的语气不知不觉变得冷淡，不过里志毫不在意，仍旧是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

“是吗？那我说过这句话吗——我并不是为了贬低奉太郎才说你是灰色的。”

“……”

“比方说，我的基本属性是艳桃红，别人想把我染成玫瑰色那也是不行了。我不会允许自己被染色。”

我调侃着面带笑容的他说：

“是吗？搞不好已经被染色了吧？”

“那是不可能的！”

里志用出人意料的坚定口吻断言道：

“什么啊，奉太郎。你是因为我身兼总务委员和手工艺社社员而大为活跃才这么说吗？开什么玩笑。帮忙制订KANYA祭的日程表，缝制曼陀罗绒毯，那都是我的兴趣。不然的话，谁会在星期天甚至暑假放弃骑车的快感跑到学校来啊。”

“不会来吗？”

“如果社交上有需要的话，我还是会付出自己的技能与劳动力的。其实奉太郎你也是一样的吧？就算有人挥舞着‘全体玫瑰色！’的旗子，你也不会变成玫瑰色。”

他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用比较平静的口气说道：

“我贬低人的时候，会说‘你是无色的’。”

说完后，里志便沉默了。我全身沐浴在阳光下，回味着里志的话语。

“……”

然后板起了面孔。

“我可没有想要被你喜欢。”

“说的也是。”

里志又笑出了声，接着说道：

“奉太郎，看到了哦。那就是千反田家的宅邸。”

建于辽阔田地之间的千反田家确实无愧于宅邸之名。日式平房被篱笆所包围，庭院传来潺潺水声，应该是设有水池吧。不过，从外面只能看到修剪整齐的松树。敞开的大门前面洒了一些水。

“怎样，很气派吧！”

里志提起胸膛，就像是在炫耀自己家一样。但是很遗憾，无论是对于日式房屋还是日本庭园，我都没有相应的造诣，所以不清楚这个宅邸究竟有多么了不起。唯一的感想就是没有刻意营造出华美风雅这一点很不错。

宅邸的鉴赏就到此为止吧，我看了下手表。正好到了约定的时间……不对，稍微迟到了一点啊。

“走吧，千反田她们在等我们呢。”

“啊，对哦。奉太郎。”

“干吗？”

“没有佣人出来接我们吗？”

我无视了他，自顾自地穿过大门，踩上踏脚石，按了玄关外的门铃。

“……来了。”

过了一会，千反田爱瑠本人从里面拉开了门。夏季感冒已经痊愈了吧，她的声音如同以往一样通透。她的头发没有绑起来，而是随性地披着，身上穿的嫩绿色连衣裙也挺适合她的。

“你们总算来了啊。”

我听到里志轻轻地咂了一下舌，可能是对没有佣人出来而感到不满吧。我们在铺石的玄关口脱下鞋子，跟在千反田身后走在了木板走廊上。

“你们把自行车停在哪里了？”

“应该是要停在哪里？”

“无论停哪里都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啊？

我们在她的带领下来到有两扇纸门的房间。将纸门全部打开的话，风就会吹进来，让人感到非常凉爽。而且天花板很高，这更是增添了凉快的氛围吧。面积……大概是十张榻榻米那么大吧。很宽敞。

“你们真慢。”

伊原已经在里面了。她可能是先去学校办了什么公事吧，只有她一个人穿着学校制服。闪烁着微弱光芒的焦褐色桌面上早已摆了一些资料，应该都是伊原的吧，这家伙还真有干劲啊。

“请随便坐。”

在千反田的催促下，我坐到了伊原的正对面。由于千反田是坐在主座上，所以里志只好坐了唯一空着的上座。像他这么不适合坐在壁龛前的男人还真罕见。里志从自己的束口袋里拿出几张复印件，伊原准备齐全地玩弄着笔，千反田则是将装有一叠纸张的盆子放到了桌子上。

“那么……”

千反田说道：

“探讨会开始吧。”

全员不约而同地行了个礼。

主持人自然是千反田。毕竟她是社长，没人对此有异议。

“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下这次会议的目的。事情的开端是因为我的私人回忆。然后，由于前不久发现了《 冰菓》，了解到我的回忆也许跟古籍研究社三十三年前发生的事情有关。会议的目的是推断出三十三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如果掌握到相关事实的话，就拿来当做今年古籍研究社文集的题材。”

伊原主要是对那个封面很感兴趣，而并非事件本身，不过她对此并没有什么不满。是因为她觉得那个奇妙的封面是由事件衍生出来的呢？还是说她和千反田之间已经提前谈妥了？

“在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分头找了很多资料。今天在这里，想请大家报告各自的调查结果，从中拼凑出‘三十三年前’的样貌，推导出矛盾比较少、尽可能合理的结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啊呀，是这样吗？千反田之前只是让我把资料带过来。似乎并没有提到推论的事情……我瞄了一眼里志和伊原，发现他们的表情没有丝毫动摇。看来是我听漏了，真糟糕。算了，总有办法杀出一条血路的，事到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千反田手上并没有类似会议流程表的东西，她一边依次看向我们每个人，一边流利地进行说明。

“关于讨论的顺序，我想采取的方式是，先分发资料，然后由该资料的搜集者进行报告。报告完了之后，大家可以进行提问。如果都没问题了的话，那么报告者就开始提出自己的假设，然后大家一起讨

论那个假设。报告时禁止发问……这是为了防止场面变得混乱。那么，就请第一位开始报告吧。”

她的主持相当得体啊。算是意外的才能吧。

不对，千反田自己也说了她习惯以系统化思维来处理事情，所以擅长制订规则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么第一位开始报告的是……咦？”

“小千，从谁开始啊？”

“唔，从谁开始比较好呢？”

……然后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出了纰漏。该说她太单纯了呢？还是说她连行动都系统化了呢？看到千反田惊慌失措的样子，我忍不住开口说道：

“不管是谁都可以吧。千反田，就从你开始好了。”

一般来说，主持人是不会发表报告的，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件事情上千反田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既然如此，由千反田最先做出示范也能让会议的进展更为顺畅。

“好的，就这样吧。那么……从我开始，按照顺时针的顺序来进行报告吧。”

她说着，开始分发盆子里的复印件。

我一眼就看出那是这起调查的源头，也就是古籍研究社文集《冰菓　第二期》的序文。原来如此，她打算脚踏实地从原点来展开攻略

啊，这的确很像她的作风。我重新看了一遍曾经看过的文章。

序

又到了文化祭的时期。

距离关谷学长的离去已经过去了一年。

在这一年时间里，学长从英雄变成了传说。今年的文化祭也会盛大地举办整整五天。

但是，在传说传得沸沸扬扬的校舍一角，我却在想：十年后，有人会记得那位安静的斗士、善良的英雄吗？学长命名的这个“冰菓”能一直延续下去吗？

纷争、牺牲，还有学长的那个微笑，全都会随着时光而流逝。

不，这样才好。无需记住，因为那决不能称之为英雄事迹。

一切都将不再主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化为古籍的一页。

有朝一日，现在的我们也会成为未来某人手中古籍的一页吧。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郡山养子

千反田咳嗽了一下，开始进行说明。

“我搜查的资料就是‘冰菓’本身。除了我们必须掌握‘冰菓’的历年题材有怎样的倾向之外，我还考虑到这篇序文里提到的事情说不定也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但是很遗憾，所有的文章里面只有这篇序文提到了三十三年前的事情。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集中精神解读这篇文章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创刊号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总之，我将这篇文章的要点都整理好并打印出来了。”

她又发给我们一张纸。

一、“学长”的离去（离开哪里？）

二、“学长”在三十三年前是英雄，在三十二年前变成了传说

三、“学长”是“安静的斗士”、“善良的英雄”

四、“学长”将文集命名为“冰菓”

五、有过纷争与牺牲（牺牲＝“学长”？）

“嚯。”

相当简明扼要，我忍不住发出感叹的声音。仔细想想，千反田不仅是好奇心的化身，也是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如果不擅长抓重点的

话，是没办法在考试中获取高分的。

她等待大家将纸上的内容大致看完，重新开始了说明。

“首先是第一点，‘学长’也就是我舅舅从神山高中辍学了，最终学历是初中毕业。对于这个论点，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关谷纯从神山高中辍学了。对于千反田若无其事地说出来的新事实，我没有太过惊讶。在序文里看到“关谷学长的离去”这段文字时，我就预料到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话说，千反田没办法通过亲戚的关系了解到舅舅辍学的原因吗？……唔，应该不行吧。不然的话，她肯定早就这样做了。说起来，她在“菠萝三明治”的时候也提到过，关谷家和千反田家关系变得疏远了。

“接下来是第二点，我觉得这只是显示了一个普遍现象而已，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被渲染得越来越夸张。第三点则很有趣，先不管善良、安静这些形容，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学长’是‘斗士’，是‘英雄’。那么就代表他在与什么东西战斗吧。这也符合了第五点。当时有过纷争，于是‘学长’成为了斗士，成为了英雄，并且最后牺牲了。第四点……我虽然很好奇，不过并不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的报告到此为止，有人要提问吗？”

我不觉得她叙述的内容里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发问。

平时只有怪人（也就是里志）会在课堂上发问吧，不过像这样寥寥数人的小会议，而且大家又都是熟人，就不需要顾虑再三了。伊原

马上就进行了发言。

“请问，为什么将‘那决不能称之为英雄事迹’这一段彻底无视了？”

我看到里志嘴里念念有词，似乎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了然于心。不过，他在这种时候特别遵守礼节，并没有出声打乱千反田的步调。

而千反田显然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个问题，马上做出了回答：

“因为那是书写者的个人观感。算不算是英雄事迹，每个人的看法都会有所不同。”

“而且啊。”

等千反田陈述完毕后，里志进行了补充。

“这句话也可能包含了‘并不是英雄事迹那样帅气的事情，而是更为苦不堪言的战斗’这样的意思。我觉得将个人感观排除在讨论之外，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伊原似乎是接受了他们的说法。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提问了。

“那么，我接下来就开始说自己的假设吧。”

千反田的语气并非自信十足，但也没有忐忑不安，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她的手上连张草稿都没有。

“我舅舅在和某个对象战斗。然后，从高中辍学了。虽然还不能确定，不过认为战斗的结果导致他离开了学校，应该是比较合理吧。除了刚才的五点之外，我又想到了一点，就是‘已经过去了一年’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伯父的辍学是在KANYA祭的一年前，同样也是KANYA祭的时期。话说，我从神山商业高中的朋友那听说了一件事情，说是去年神商的文化祭发生了某起事件。”

里志朗声说道：

“是破坏文化祭那件事吧。听说有人在暗地恐吓摆摊的学生，把营业收入全部卷走了。”

千反田点了点头。

“我听说凡是组织就必有反抗分子。文化祭、体育祭、毕业典礼等等，一般来说都会有些人反感这些例行活动吧？另外，请看神高学生手册的第二十四页。”

但是没有人把学生手册拿出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谁会没事随身携带那玩意啊。

“……怎么了？”

“不好意思，学生手册放在家里了。那上面写了什么啊？”

“……莫非你们平时都不把学生手册带在身边的吗？啊，不，没什么。那上面是这样写的，‘严禁暴力’。所以，我的假设就是——”

千反田语气不变地继续说道。

“那一年的KANYA祭很不幸被试图破坏文化祭的人给盯上了，而我舅舅则用武力手段和他们进行了对抗吧。尽管我舅舅因此成为了英雄，但是他必须为使用暴力负起责任，所以被学校开除了，于是对此感到悲愤的学妹就写下了这篇序文。你们觉得这个假设合理吗？”

……唔……

我几乎是和里志同时开口的。

“驳回。”

“抱歉啦，千反田。”

伊原则是一脸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们，而不是千反田。

而千反田尽管同时遭到两个人反对，却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察觉到她并不打算坚守自己的论点。她完全不在乎拿自己的论点来抛砖引玉，这种态度真让人佩服啊。“不行吗？请告诉我理由。”

千反田平静地询问道。我从正面注视着她，耸了耸肩膀说道：

“你提到了有组织就会有反抗分子，但是破坏文化祭这种事情没有利益的话是不会有人做的。千反田，你最开始说要制作文集的时候，我说了什么反对意见你还记得吗？”

千反田的视线在空中徘徊了一下。

“文集太费工夫了。”

“我说了这样的话啊。还有呢？”

“还有吗？唔……你还说只靠三个人是做不出像样的东西来的。但是，我们有四个人呀。”

……我该夸赞一下她的记忆力吗？我自己都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我承认她实在是了不起，居然能记得这么清楚。但是千反田啊，我说那话的时候社员应该只有三个人吧。

“还有吗？”

“……你说还有其他方法，比如……”

千反田总算领会到我的意思了吧，她用手掌往胸前一拍。

“摆摊对吧。你提议说在文化祭上摆摊。对此，我表示——”

“你说神高的文化祭一向禁止摆摊。这句话我也记得。那么，KANYA祭上面几乎不会有金钱的流动。这样一来，就不是什么值得大动干戈过来搞破坏的活动了。”

但是，千反田似乎不太接受我的反驳，歪着脑袋摆出她的标志动作说道：

“那只是可能性的问题吧？”

“怎么说？”

“确实，没有金钱利益的话的话，大部分人都是不会行动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还是有例外的。”

唔。

……说的也是。既然她都这么讲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里志笑了。

“真丢脸啊，奉太郎。光凭你的这套说法，千反田同学当然没办法接受啊。”

“嚯，那么就麻烦你来解释一下吧。”

“不需要你来激将，我正准备讲呢。”

里志说着，刻意地咳嗽了一下。

“组织的反抗分子是普遍存在的，千反田同学的这个说法很有趣。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吧。但是，对抗也是存在着潮流的。

“破坏活动确实是很常见的事情。最近的对抗模式都是以利益主义为主，所以没有利益的破坏相当少见，不过也并非彻底没有。但是啊，换成三十三年前的话，千反田同学你的这个假设不仅奇怪，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潮流？模式？

这家伙在说些什么啊，我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伊原和千反田也呆若木鸡。

“……为什么？”

里志停下来卖起关子，直到伊原催促了一下之后，他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说三十三年前可能不太好理解，我说一九六〇年代你们就明白了吧。”

里志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与里志较量知识只会是白费力气而已，所以我平时从来没兴趣进行这种尝试。不过看到他的兴致如此高昂，我不禁有点想让他出糗了。然而很遗憾，我对历史一点都不熟。

“摩耶花，怎么样，想到了什么吗？”

伊原也想不出来吧，她轻轻地举起双手投降了。

“抱歉，阿福，我想不出来。”

“是吗？东京，国会议事堂……还是不知道吗？标语牌，游行示威……唔，你们还是不明白啊？就是学生运动啦。”

“咦？”

伊原顿时傻眼了。

我本以为里志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迟迟不说下文，我只好单刀直入了。

“里志，我们现在干吗要复习日本现代史啊？又不是没事干。你想玩的话，就麻烦先将眼前的问题解决掉。”

但是里志却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就是在解决眼前的问题啊。听好了，在千反田同学的假设中出现的那一类暴力行为，也就是高中生的校内暴力，在一九六〇年代几乎没发生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可是统治者和反体制者都不缺攻击对象的时期，何必没事找事在学校寻找发泄的途径呢？一点都不符合潮流啊。”

“……你说得好像自己亲眼所见一样呢。”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在调查那个时期的事情。”

里志的笑容中带有比平时更加傲然的情绪。

唔。先不管现代史，我能理解里志想说的事情。也就是说，破坏文化祭这种事情并不符合三十三年前的理念。我没有办法（其实是没有意愿）去确认是真是假，不过里志除了开玩笑之外，说的话都是比较值得信赖的。

“唔，这样啊……确实，时代背景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里志的突袭让千反田本人也产生了动摇。看来千反田的假设已经是风中残烛了。

这时，之前一直静坐在一旁的伊原突然合掌向千反田致歉。

“小千，对不起。”

“……你为什么突然向我道歉啊？”

“根据我搜集的资料，小千的假设是完全无法成立的。因为接下来是轮到我，所以我想尽可能留到报告的时候再讲……”

老实说，我觉得很不爽。伊原你这混蛋，害我白费唇舌了。

不过，千反田却是微微一笑。

“不会啦，讨论得深入一点是绝对不会白费的。”

真是令人佩服的姿态啊。

“那么，先把我的假设放到一边，来听伊原同学的报告吧。你们意下如何？”

大家都没有异议，果然让千反田打头阵是正确的选择。千反田很干脆地放弃了自己的假设，那么接下来的伊原想必也不会坚持认为自己的假设是正确无误的。对于慎重派的伊原来说，是没有什么负担的氛围吧。

“那么，伊原同学，麻烦你开始吧。”

伊原分发的资料，该怎么说呢……算是性质不同还是世界观不同呢？上面写着立足点明显不同的文章。从字体开始就大不相同，或许是采取了字体排印的方法吧，难以看清的文字密密麻麻地填满了纸面，几乎没有任何曲线。在B5纸上的大量文章里，有五行被画上了线。那就是我们要看的重点吧。

即吾等时常心系大众，故此坚决维持反官僚主义之自主权。绝不屈服于保守势力的蛮横暴行。

以去年的六月斗争为例，吾等在古籍研究社社长关谷纯的英勇指挥之下，敢作敢为，令威权主义之辈惊慌失措，其丑态让吾等至今记忆犹新。

“这是我翻找漫研以前的文集时找到的小册子。题目是《团结与礼炮　第一期》，不过第二期以后就都找不到了。发行年份和小千那本一样，都是在三十二年前。因为我心想既然《冰菓》上面有记载，那么说不定其他社团的文集上面也有相关记载的，所以就在图书室调查了一下，不过沿续三四十年的社团并不多。漫研在当时也根本不存在，不过我在书堆和书架的缝隙间偶然发现了这本小册子……很厉害吧？”

我不明白她说的厉害是指发现了这篇文章，还是指这篇文章本身。团结与礼炮……这也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吗？真是奇怪的题目。还有这极具时代烙印的文体！相比起来，古典文学还要好懂多了。

同时，我也明白为什么千反田的假设被否定了。很简单的事情。神山高中文化祭是在十月举办的，而根据这份资料，事件是在六月发生的。原来如此，这确实是明确的否定。

伊原从制服的胸前口袋取出了类似大学笔记本的记事簿。

“不好意思，我没有像小千一样准备复印件，就提几个我注意到的地方吧。首先，‘吾等’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镇压，上一年的六月发生了‘斗真’。关谷纯这个人是负责指挥的，在他的指挥之下，大家敢作敢为，威权主义者因此大伤脑筋。除此之外的部分虽然也都挺有趣的，不过和事件的关系并不大。”

我对她的解读没有异议，不过“斗真”是什么？我在脑内辞典进行检索，却找不到相应的单词。虽然我的词汇量本来就不大。

就在我烦恼着“斗真”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千反田仍继续主持会议。

“你的报告就这么多了吗？”

“嗯。”

“那么，我有问题。”我间不容发地发问，“‘斗真’是什么啊？”

里志也间不容发地向我问道：

“哪来的‘斗真’啊？”

这家伙完全是明知故问。我拿着那张《 团结与礼炮》 的资料，将那个地方指给他看。

“就是这个啊，‘斗争’。”

里志果然知道我在问什么，他看也不看我拿起的资料，很干脆地说道：

“那个是念‘TOUSOU’啦。战斗，纷争，所以是斗争。那个斗是简化汉字。”

但是，里志并不是在说给我听。尽管他的视线是对着我，不过如果他是在指出我的错误，那么应该会更煞有介事地发表长篇大论。我知道里志是拿我当幌子来指正伊原（注：原文中，“斗争”一词的“斗”字使

用的是简化汉字的“斗”而非日文中通常使用的“鬪”，但即便是这样，依然应该读作“TOUSOU”，而伊原误读成了“TOSOU”，所以奉太郎反应不过来她是在说哪个词）。看似周到却又显得有些笨拙，这就是里志风格的体贴吧。我虽然没打算帮他，但还是坚持反抗了一下。

“我跟汉字怎么说也有十五年的交情了，从没见过这种简化汉字啊。”

“当然了，这也是当时的潮流。在三十年前左右，这种文风盛行的时候，‘斗’是很常见的简体字。现在偶尔也会看到啦，黑帮好像还在用的。”

原来如此，换成现在的潮流来说……就是世露死苦（注：发音同“请多指教”）之类的吧。这个例子太老了吧。不仅老，好像也有点不对。

然后，里志轻声追加了一句：

“……不过，这个文集。感觉像是假的。”

听到这句话，伊原做出了反应。她话中带刺地说道：

“假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她的追问下，里志撇了撇嘴，低声沉吟。平时总是自信到近乎嚣张的里志居然露出了烦恼的表情，这还真是罕见啊。

“不，我并不是说这个资料是赝品。”

“那当然了。而且，这种文集哪有什么真品赝品的啊。”

“我说的不是资料，唔，该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写这篇文章的人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只是憧憬大学或写其他什么地方的学生运动，才写下了这样的文章——我是这样觉得的。总有一种编造的感觉……”

我询问道：

“那又怎么样啊？”

“没什么，就当是我的自言自语吧。抱歉，千反田同学，请继续。”

主持人点了点头，扫视了一下所有人。

“那么，还有其他问题吗？”

大家没有再提出疑问。终于到了发表假设的时候，只见伊原神情紧张，手忙脚乱地翻动着记事本。

“唔，那么我要开始说假设了。首先是否定小千的假设，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了吧？”

大家的沉默是同意的证明吧。六月和十月隔得太远了。

“而写这篇文章的人们敢作敢为，让威权主义者惊慌失措。作为结果，就如同《冰菓》上面写的那样，古籍研究社的社长离去了。

“那么，把关谷纯逼到退学的‘实践’究竟是什么……这里我和小千的想法是一样的，最有可能的是暴力行为。如果时间没有那么久远的话，砸破教室窗户之类的事情并不罕见。不过阿福肯定会对这种

说法挑三拣四的。我觉得那次‘实践’的受害者是……威权主义者，也就是保守势力。我也知道通常保守势力是指政府那方面的组织，于是接下来就简单了。古籍研究社社长率领人们将‘保守势力’……也就是老师们给这样了。”

伊原做出挥拳揍人的动作。

“他们动手了。我不确定他们究竟有没有揍人，但基本上类似的行为是跑不掉了。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施暴而施暴。画线的第一段落说了一大堆废话，简而言之重点就在‘自主权’上面。三十三年前，因为某种情况，他们的自主权受到了损害，所以才引起了古籍研究社社长等一干人的反弹。”

伊原“啪”的一声合上记事本，环视了一下大家。

“唔……总觉得很纠结啊。”

本应贯彻主持人立场的千反田这样说道。我也点头表示同意。

“哪里纠结了？”

千反田回应了伊原的疑问：

“伊原同学的假设主要是说，校方损害了学生的利益，所以学生采取暴力行动进行反抗，是这样没错吧？”

伊原思考了一会，回答道：

“嗯，算是吧。”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让人有些明白又不太明白啊。”

你说的话也让人似懂非懂啊，不过我能理解她想说什么。总而言之，就是缺乏了说服力吧。

我帮千反田补充道：

“你的假设太过抽象了，没办法从中读取更多的内容。”

“嗯，确实算不上具体……”

伊原承认自己假设中的缺点，但是并没有全面撤退。

“那么，我的假设里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吗？”

看来伊原比千反田更想坚守自己的论点。

但是很遗憾，我发现了矛盾的地方。

“有的。”

我端正了坐姿。并非是承受不了反驳别人时的紧张感，而是脚有些发麻了。

“很简单。因为文化祭是十月份的事情，而骚动发生在四月，所以你否定了千反田的假设。如果以《冰菓》和《团结与礼炮》为依据的话，那么骚动是在六月，退学和文化祭都是在十月。千反田的论点里没有否定这部分的要素吧。那么这样一来，退学和骚动之间就相隔了四个月，如果是暴力行为造成的退学，那也未免太久了吧。”

如果有缓刑观察期的话则另当别论——我在心里补上了一句。

“可是啊……”伊原马上进行了反驳，她似乎也想到了，“我不是说《冰菓》是错误的，但是那上面只是写了‘已经过去了一年’而已。《团结与礼炮》上面则写明是六月。所以事件和退学都是发生在六月份，文化祭是在十月份。我觉得这样想也一点都不勉强吧？”

中间可是相差了四个月啊……总觉得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不像是伊原的作风。

我还在犹豫该怎么回答，千反田和里志就已经给出了判断。

“我觉得那是无法忽视的数字。”

“我也这样认为。《冰菓》的序文先是提及又到了文化祭的时期，然后才说退学过去了一年，所以退学应该是在十月份才对。”

我默默地点头，含蓄地向两人表达谢意。

三对一。伊原撅起了嘴。

“唔，你们还真吹毛求疵。”

那个举止可爱得不像是伊原，我感觉到现场的紧张气氛因此得到了缓解。里志微微伸了个懒腰，懒洋洋地说道：

“不过，我觉得你的方向性很不错。”

千反田依然一本正经地维持着跪坐的姿势，也面露微笑表示了赞同。

“是啊，应该不需要推倒重来的。”

我也这么想。怎么说呢，这就如同坠入五里雾中，尽管浓雾还未散去，但至少已经找到了地图。就算是隔靴搔痒，起码也知道了痒的是脚。只通过《冰菓》和《团结与礼炮》这两份资料，伊原所得出的结论已经是极限了吧。接下来再通过里志和我的资料补充好细节就可以了，如果产生了致命的矛盾，那么到时候再重新来过就好。

说起来，我的资料是怎样的内容啊？我本来以为今天只是提交搜集到的资料而已，并没有仔细研读过。

“那么，我的报告可以结束了吧？”

伊原问道，千反田点了点头。

因为是按照顺时针的顺序，所以接下来是轮到里志。他在千反田的催促下将资料分发给大家。途中他突然停下了动作，然后非常轻描淡写地说道：

“啊，对了，我刚才忘记说了。我的资料会否定摩耶花的部分假设。”

里志分发的复印资料居然是壁报社的《神高月报》。说起来，远垣内说《神高月报》有将近四百期。按平均一年发行十期算，那么壁报社的历史大概有四十年，也就自然有三十三年前的旧刊啊。我竟然没注意到这一点……这份资料上有一处专栏被圈出来了。

资料的内容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有用的，不过那部分内容明显否定了伊原的部分假设。里志还真好意思说“忘记说了”呢，他只是想要遵守报告的顺序吧……我瞄了一眼伊原，她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看不出到底是愉快还是不愉快。对伊原来说，她对千反田做的事

情被里志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自己，心情复杂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吧。那么里志的“忘记说了”说不定单纯只是效仿前例罢了。当然，那应该是基于开玩笑的心态。

▼上周在特别大楼发生的骚乱导致两人停学，五人被严重警告。神山高中文化社团引以为傲的品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然，俗话说得好“恶人有恶理”，受到各方批评的影研所坚持的主张也并非全无道理。小编也不认为摄影社就是百分百正确的。▼错就错在他们用拳头来解决问题。不先试着努力沟通，只因为成见与偏见就随随便便动用了暴力，这实在是太丢脸、太不像话了。▼特别是影研的高三众人，他们甚至还殴打了过来劝架的幸村由希子同学（话剧社，一年D班），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反省。幸村同学现在仍要每天去医院就诊。▼前年那场传说般的运动完全没有使用暴力。即使整个学校的学生都怒不可遏，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直到最后都将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贯彻到底。▼那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事情，并且这样的精神是必须继承下去的。

里志从容不迫地开始了说明。

“我调查的是壁报社发行的《 神高月报》的旧刊。我在图书室的书库里找到了沉眠的旧刊，放学后就看着这些来打发无聊。但是，里面并没有直接提到三十三年前那起事件的资料，间接提到的也就只有我现在给你们看的这么些而已。老实说，我相当失望啊。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旧刊只保存下来一半左右，而且即使是保存下来的这一部分，也基本上被油性笔涂得模糊不清，保存状态非常糟糕。然后，我要说的重点是这几项——”

〇事件中没有使用暴力

〇事件影响了整个学校

〇在事件中，“我们”很团结

〇事件从头到底一直贯彻着非暴力不合作精神

“第一点和最后一点不算是前后呼应，不过指的是同样的事情。从中可以得知，在事件中没有使用暴力，因此摩耶花的假设就要进行一些轨道修正。中间的两点也算是同一件事情，唯一的推敲余地就是‘我们’指的是整个学校，还是单纯字面上的意思。不过不管是哪个，其实区别都不大。”

是这样……吗？

看到我一副无法释怀的样子，里志马上进行了补充。

“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假定‘我们’等于整个学校的话，就表示所有学生都与事件有关。而不等于的话，‘我们’就是以整个学校为后盾参加了事件。差别并不大吧？”

原来如此，确实没错。

“我的报告到此为止。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尽管问吧。”

大家都保持了沉默。过了一会，千反田保险起见重申了一遍：

“……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吗？”

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于是举起手来。

“里志，这个‘传说般的运动’确实是我们追查的事件吗？只靠这份资料并没法确定吧。”

我单纯只是想确认一下，不过里志却出乎意料地摇了摇头。

“不清楚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两者是同一起事件。”

“居然说不清楚，你这家伙……”

里志的语气很冷静，但是却有一种听之任之的感觉。里志知识渊博、情报丰富，但是在运用上却显得很不上心。对于他的这个倾向我是有一定了解的，不过没想到……

“那么，你的资料根本就不能算是资料啊。”

“果然是这样啊。”

“果然你个头。”

这时，伊原插嘴了。

“不过啊，旁证的话，那是有的哦。”

“噻。”

“我们追查的事件也同样是闹得沸沸扬扬，至少有两个社团的文集提及到了。如果那起事件和这里提到的‘传说般的运动’不是同一事件的话，那么应该会提一下说有两起比较重大的事件，而这件才是传说般的运动才对吧？”

里志敲了一下手。

“对对，我就是想这么说。真不愧是摩耶花啊。”

不，你绝对没想到这点。先不管打蛇随棍上的里志，伊原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还是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过我们本来就没打算找确切证据，所以也无所谓啦。而且千反田说过了，我们的目的是得出矛盾比较少的合理“推论”，更何况我可没兴趣把时间浪费在找证据上。我摆摆手表示接受了他们的说法。

没有其他提问了。

“那么，关于我的假设……”

里志说着，露出了苦笑。

“唔，假设啊。”

“怎么了？”

“千反田同学，我知道这样做会打乱会议的步调，但是很抱歉，我无法建立假设。虽然是我自己辛苦找来的资料，但是仅凭这点专栏报道是远远不够的……最多只能修正一下伊原的假设而已。而且……”

我知道里志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你接下来会这样说，数据库是无法……

“数据库是无法得出结论的。”

最终，里志没有建立假设。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反正我本来就没对这家伙抱有期待。

接下来轮到我了。伤脑筋啊，我现在不禁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好好看一遍资料呢。我能建立起假设吗？会议根本不理会内心动摇的我，依旧在继续着。

“那么，折木同学，麻烦你开始吧。”

我点了点头，将资料分发给大家。我一边发，一边再次大致浏览了一遍。与事件相关的部分几乎和里志那份一样少，只是罗列了一些枯燥无味的事实。这就是我找到的资料。

昭和四十二年度（一九六七）

这一年的日本与世界

国民生产总值（GNP）突破四十五兆日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名列第三。昭和四十三年超越西德成为第二名。

八月，松本深志高中的学生在攀登西穗高岳时遭遇落雷，十一人死亡。

这一年，早大斗争发起大规模罢课，以此为契机，学生运动更为激化了。

这一年的神山高中

〇四月，英田助校长指出“本校不该定位为一个小地方的私塾。培育优秀的人才乃是教育的本分，今后中等教育的课题将是提高学生的素养，使得他们能够顺利地接受高等教育”，暗示了将要转变教育方针。

〇六月三十日，放学后举行“文化祭讨论会”。

〇七月，前往美国考察（万人桥阳老师）。

□十月十三～十七日，文化祭。

□十月三十日，运动会。

□十一月十五～十八日，二年级修学旅行。游览高松、宫岛、秋吉台三地。

〇十二月二日，由于连续发生交通事故，于全校集会时呼吁全校师生多加注意。

〇一月十二日，积雪导致体育仓库部分损毁。

□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一年级参加滑雪进修营。

“奉太郎，这莫非是……”

我板着脸回答道：

“没错，就是《神山高中五十年的轨迹》。我是想调查一下官方记录有没有相关的记载，结果正如你们所见……”

我回想着他们三人的发表方式，要效仿先例的话，首先应该从提炼重点开始吧。

……

这些内容根本提炼不出什么重点嘛。

我并不是抱着随便应付的心态拿来这些资料的。但是仔细看了一下，只有这些的话确实基本上派不上什么用场。

我烦恼着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这时突然浮现出了一个念头：干脆就这样放弃算了。整件事情只不过是出于一名女生的请求，充其量只是高中的社团活动而已。我何必绞尽脑汁、烦恼伤神呢？“抱歉，这点资料根本不够。”我只要这么说，剩下的交给千反田和伊原去做就好了吧。这是最适合我的做法。

但是，这个选择未免有些过于灰色了吧。

我抬起头，说道：

“抱歉，在发表之前，我能借一下洗手间吗？”

千反田哑然失笑。

“嗯，当然可以。”

里志揶揄我说：“太紧张了吗？”我没有理会他。千反田起身为我带路，我在离开房间之前，若无其事地将会议上的所有资料都塞到了口袋里。

在大得出奇的厕所里，我开动脑筋思索着。

四张复印纸。四份资料。

还有刚才在会议上的讨论。

得出的推论是？三十三年前发生了什么？

我思考着……

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不好意思，我以为今天只是递交资料而已，所以没有准备假设。我的报告就这么多了，可以进入最后的统整了吧？”

听到我这么提议，里志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奉太郎，你想到了什么吧。”

“不要读别人的心……嗯，姑且算是得出了大致的结论。”

“我……”

千反田轻声说道。

“我就觉得会是这样。如果说有人能够给出毫无矛盾又具有说服力的假设，那就一定是折木同学了。”

……

呃，你太看得起我了。

“请折木同学将你的想法告诉我吧。”

“是啊，说来听听。”

“根据以往的经验，很值得期待哦。”

一帮自说自话的家伙……我并不是觉得有压力，只是如此受人瞩目实在是让我难以开口。那么，要从哪里开始讲呢？我思考了一会，说道：

“我想想，就用五W一H（注：五W一H分析法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它的5个英文疑问词的第一个字母是W，即Why、What、Where、When、Who，1个疑问词的第一个字母是H，即How）来说明好了。何时，何地，何人，为什么，如何，做了什么……是这样没错吧？”

千反田点了点头。

“好。那么，首先是‘何时’。三十三年前是已经确认了的，问题在于究竟是六月还是十月。《 团结与礼炮》上说是六月，而《 冰菓》上面的叙述解读出来应该是十月。在这里，我决定两者都采纳。也就是说事件是发生在六月，《 学长的离去》是在十月。”

伊原不满地皱起眉头。这也难怪，我自己明明说过这样会产生矛盾。不过现在先不去管她，总之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说。

“接下来是‘何地’。这无需多说，自然是在神山高中。然后是‘何人’。通过《 团结与礼炮》，可以得知事件的主角是古籍研究社社长关谷纯。此外再补充一点，根据《 神高月报》的记述，可以得知全校学生也在整起事件中占 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我一边时不时地检查资料，确认自己的说明有没有出错，一边继续着。到此为止没出什么差错，从现在开始才是重头戏。

“至于‘为什么’。既然全体学生都站起来了，那么对手自然就是教师阵营了。借用伊原的话来说，理由就是‘损害了自主权’，而事件的起因则是文化祭。”

听到我这么断定，大家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这种事情对心脏真不好啊。

“……有哪份资料上面写了这样的事情吗？”

“虽然有在文化祭时期退学的记述，但是并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事件本身与文化祭有关吧？”

我摇了摇头。

“不，有很大的关系。从结论来说，我的看法是由于发生了那起事件，才促使校方与学生们进行协商，最后使得十月份的文化祭得以顺利举行。”

里志目不转睛地看着《神山高中五十年的轨迹》，并且对我提出了异议。

“你是说这个‘文化祭讨论会’吗？但是，你凭什么断定这个是因为那起事件才设立的呢？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讨论会了，但是说不定在三十三年前是每年的例行公事呢。”

“不是的。你再仔细看看手上的《五十年的轨迹》吧。”

不仅是里志，千反田和伊原也对着复印件大眼瞪小眼。然后——

“句首的符号有圆圈和方块两种。”

“……我知道了！方块是每年的例行公事，圆圈是只在那一年发生的事情！”

“应该就是这样了。这个资料太不亲切了，完全没有相应的说明事项，不过对比其他年份之后，就能得出符号代表的含义，基本上是不会错了。”

我将手头的资料从《神山高中五十年的轨迹》换成了《冰菓》。

“那么，为什么只有在三十三年前举行了文化祭讨论会呢？因为学生方面有强烈的要求，那个要求甚至导致了事件的产生。那么学生们为什么要求举行讨论会？在《冰菓》中有相关的提示。”

我用圆珠笔将那个地方画了出来。

“就是这里。‘在这一年时间里，学长从英雄变成了传说。今年的文化祭也会盛大地举办整整五天’。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我等了一会，但是没人吭声，于是我继续往下说。

“文化祭是神山高中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根本没必要特别写出来吧。所以，我认为这句话的重点不是‘举办了’，而是在‘整整五天’这里。”

“……我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虽然我不觉得折木你所说的全部符合事实，不过就假定是这样吧，那又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能够举办五天是英雄获得的战果。让我们回到《五十年的轨迹》那份资料上，四月份那一栏刊登了校长的发言。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重视学习成绩的宣言。接下来都是我的推测，就麻烦你们耐着性子听完吧。

“我们学校的文化祭是在平日举行，而且还长达五天。与其他学校相比，我们学校的文化祭时间明显要长很多。另外，文化祭同时也是我们学校社团活动的象征。如果校长要对学生宣扬学业比课余活动重要的话……那么缩小文化祭的规模应该是相当有效的做法吧。但是，学生们愤怒了。所以才会有‘整个学校的学生都怒不可遏’这样的记载。这就是事件的原因，‘为什么’。”

我突然感到口渴了。真想要一杯麦茶啊……不过还是先把该说的都说完吧。我吞了一口唾沫，继续往下说。

“再来是‘如何’。那就是‘在古籍研究社社长关谷纯的英勇指挥之下’施行了‘果敢的实践主义’。最后是‘做了什么’。学生们对学校的做法感到无比愤怒，不过他们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方针，并没有使用暴力。然而事实上，学校后来举行了文化祭讨论会，文化祭还是整整五天，没有被缩短。这说明校方被施加了压力。因此，就算没有狭义上的暴力，广义上的暴力应该是无可避免的。非暴力的多人数抗议运动……接下来我就不好判断了，这方面里志要比我熟悉得多。绝食抗议、示威游行、罢课运动——我能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了。校方输给了学生们施加的压力，同意与他们进行协商，放弃了压缩文化祭的念头。但是作为代价，‘英雄’关谷纯才被迫退学了吧。”

我最后再补充道：

“至于为什么事件与退学的时间错开了，那是因为关谷纯在六月的时候是运动的中心人物。如果开除他的话，会导致骚动更加不可收拾，所以才将退学的时期延后了吧。等到学生们的热情消退，也就是文化祭之后。”

说明完毕后，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感觉夏日的暑期突然降临到了这个房间。

这样基本上解释得差不多了吧。

响起了有气无力的鼓掌声，是里志在拍手。

“呀，实在是精彩啊，奉太郎。嗯，原来如此啊。”

伊原默不作声地开始收拾资料。她看起来似乎是在生气，不过她平时就是这样一副面孔，所以也不好判断。

至于千反田——

这位大小姐兴奋得就像是看完马戏表演的小孩子一样，滔滔不绝地快速说道：

“好厉害！你真是太厉害了，折木同学！仅凭这么一点资料就能解读出这么多内容……我一开始拜托折木同学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就算是我，被人夸奖也是很开心的。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看来千反田的问题解决了，文集也有着落了。自从在四月底认识千反田以来遇到的种种麻烦事，也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吧。

作为主持人的千反田还是要走一遍会议的流程。

“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没有人提问。千反田重重地点了点头，开始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那么，今年的文集就以折木同学刚才所说的内容作为主轴来进行制作，详细内容我们日后再讨论。今天可以解散了……大家辛苦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行了一礼。

临走时，千反田将我送到了玄关。从千反田的笑容可以看出，她对今天的成果很满意。

“真的非常感谢你。”

千反田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说完便穿上了鞋子。早一步出去的里志在催促着我，这个时候我可没办法无视他，因为我不擅长认路，回去的时候还要靠他带路呢。

“那么我们走了，学校见。”

“嗯，再见……”

我轻轻地挥了挥手，离开了千反田家。

我既然走了，当然不会知道千反田之后的情况。

在我走了之后，站在玄关前面的千反田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呆呆地喃喃自语。这些我都无从得知。

千反田嘟囔道：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时为什么会哭呢？”

七　历史长河中的古籍研究社之真实

论战结束时已近黄昏。夏日的田园染成了一片橙色，里志一边优哉游哉地踩着踏板，一边用难以听清的微弱音量说道：

“老实说，我真的很吃惊啊，奉太郎。你的推论确实很惊人。如果你说的没错，那么我们的KANYA祭之所以能存活下来，至少是以一个人的高中生活为代价啊。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奉太郎你居然会主动跳出来进行解读。”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我半开玩笑地回应道。然而，里志却罕见地没有笑。

“自从入读神高以来，奉太郎你解开了好几个谜团。比如说第一次见到千反田同学的时候，还有无爱的最爱之书那次，全都是奉太郎解开的。我听说你还摆了壁报社的社长一道呢，不是吗？”

“都是碰巧而已。”

“结果怎样都好，问题在于灰色的奉太郎做了解谜这种麻烦的事情。你为什么会这么做？理由不言而喻，是为了千反田同学吧？”

我歪着脑袋，努力回想是否确实如此。

“为了千反田”——这个说法有些不当之处。换成“都是千反田害的”那我就能接受了。里志以前说过非常贴切的话，那就是没人使唤我的话，我是不会行动的。尽管不是以最直接的形式，不过我确实是在千反田的使唤下解决了那些麻烦事。但是……

“但是，今天不一样。”

没错，今天不一样。

“奉太郎，你如果想推卸的话，应该不难做到吧。今天，解谜的责任平摊到我们四个人身上了。奉太郎你只要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不知道，就不需要将麻烦事承接下来了，大家也不会责怪你的。然而，你却把自己关到厕所里拼命地找出了答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太阳快要西沉，微风吹在身上，让人感到格外清凉。我将视线从里志身上移开，望向前方。

“是为了千反田同学吗？”

里志会有这种疑问那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正常情况下，我是不会主动去解开谜题的。今天的我相当积极啊。

唔……怎么说才好呢？

我大致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这与千反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想法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将自己大脑里的概念精炼成语言传达出去才行。即使对方是心灵感应能力者里志，也照样需要这么做。

不，正因为对方是我多年来的老朋友里志，所以才不好解释。毕竟我今天的行动和动机都与我以往的作风大相径庭。

当然，我并没有义务非要做出解释不可。不管我怎么想怎么做，都和里志没有关系吧。不过我想要回答里志，也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在沉默了一会之后，我字斟句酌地开口说道：

“……因为我有点厌倦灰色了。”

“啥？”

“千反田这个人在能量效率上实在是糟糕透了。作为社长，她准备制作文集；作为学生，她在考试中考了高分；作为一个人，她在追逐着自己的回忆。真亏她居然不会累啊。你也是，伊原也是。你们的做法都太繁琐，不够简洁。”

“嗯，可能是吧。”

“但是啊，俗话说得好，‘国外的月亮看起来比较圆’嘛。”

讲到这里，我稍微停顿了一下。总觉得还有更好的说法，不过就是想不起来。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继续往下说了。

“看着你们，我有时候会静不下心来。我想要过平静的生活，但是我并不认为那样的生活很有趣。”

“……”

“所以至少，怎么说呢……利用推理加入你们的阵营，用你们的做法来试试看。”

我闭上嘴后，只能听到踏着踏板的声响和风声，里志什么话也没说。里志尽管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不过也懂得静默不语，我很欣赏他的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希望他能说些什么。我只是为自己的心血来潮硬找了个理由来解释而已，所以不希望他沉默以对。

“你说些什么吧。”

我笑着催促了他一下。

里志依旧是不见微笑，不过总算是开口了。

“奉太郎你……”

“嗯？”

“奉太郎你很羡慕玫瑰色吗？”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可能吧。”

我在自己房间里，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我回味着里志说过的话。

我也喜欢有趣的事情，也觉得闲扯淡或者赶流行并不坏。在古籍研究社被千反田耍得团团转，也不失为一种打发无聊的好方法。

但是，如果能够彻底投入到无法视为玩笑的事情里，让我不在乎花费多少时间与精力……那么应该会变得更加快乐吧？因为这代表那

件事情拥有令我不惜浪费能量也要去完成的价值，不是吗？

就像千反田想要找回过去那样。

或者是，像我描绘出的“英雄”关谷纯在三十三年前死守KANYA祭一样。

我的视线没有对准哪里，而是毫无目的地徘徊着。每次想到这种事情，我就会静不下心来。我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接着翻过身看向地板，无意间瞥见被我扔在地上的老姐的来信。

我的视线被信中的一句话强烈地吸引住了。

“十年后，我一定不会后悔有过这样一段日子。”

十年后。对于区区凡人的我来说，那是一片模糊的未来。我那个时候是二十五岁。二十五岁的我回首十年前的我，会怎么想呢？有过什么想要完成的事情吗？关谷纯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是否觉得十五岁的那些时光毫无遗憾呢？

我……

电话突然响了。

废话，电话当然不会先打招呼再响啊。我说的是心理上的突然，没料到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意识一下子被拉回到了现实之中，焦躁也一口气消退了。我慢吞吞地爬下床，下楼接电话。

“……喂，这里是折木家。”

“咦，奉太郎？”

我顿时绷直了脊梁。话筒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那是扰乱我的生活模式，为我带来天翻地覆大麻烦的声音。这通电话是折木供惠打过来的，是我那个到遥远的西亚去流浪，被摩萨德（注：以色列情报及特殊使命局，被誉为世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之一）还是其他什么组织通缉而躲进日本领事馆的老姐。可能因为是国际电话的关系，话筒里的声音有些模糊不清，不过不会错的。

对于这个久违的声音，我首先发表了自己最直接的感想。

“你还活着啊。”

“真没礼貌。你以为一两个强盗能杀死我吗？”

她果然遭遇了这类事情哦。我完全不惊讶。

老姐讲话的速度变快了，估计是舍不得电话费吧。

“我昨天刚到普里什蒂纳，就是南斯拉夫啦。资金和健康状态都没有问题，计划在顺利消化中。等到了萨拉热窝我会再写信回去的。我的行程比较松散，大概是两周后吧。报告完毕！那么，换你了，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老姐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和平时一样啊。她是个易怒、爱哭、动不动就大喜大悲的情绪不安定者，不过基本上总是很开心的。

我用指尖弹了一下话筒线，说道：

“没什么。极东战线没有异状。”

“这样啊，那么……”

老姐准备挂电话了。要挂就挂吧，我怀着这样暧昧的心情继续说道：

“我们要制作文集，《 冰菓》……”

“……咦，什么？”

“我们调查了关谷纯的事情。”

老姐的语速依然很快。

“关谷纯？真是令人怀念的名字啊。喔，现在还有人记得啊。那么，KANYA祭还是禁语吗？”我没能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

“……你说什么？”

“那是一场悲剧，太恶劣了。”

禁语？悲剧？恶劣？

怎么回事？老姐到底在说什么啊？

“等一下，我是在说关谷纯啊。”

“我知道呀，就是‘善良的英雄’对吧。我才想问你呢，你真的了解情况吗？”

完全不得要领的对话。明明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却无法互相沟通。

我领悟到其中的原因了。是我搞错了。我在千反田家进行的分析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够周全。但是，我并不焦急。老姐似乎知道神山高中三十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姐，麻烦告诉我关谷纯的事情。”

我自认为口气是相当严肃的。

然而，她的回答却非常简单明了。

“我没空！再见！”

咔嚓，嘟嘟嘟……

我将话筒拿离耳边，像个白痴一样傻傻地盯着看。

“……”

……这个……

“混账老姐！”

我狠狠地将话筒摔了过去，电话机摇晃了几下落到地上，发出了一声巨响。我的焦躁翻倍了，这全都要怪老姐那个混蛋。

老姐说的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她说话的速度太快，我根本就来不及确认。只不过，老姐对那起事件抱持否定态度这一点鲜明地留在了我的大脑里。

我回到房间跳上床，将古籍研究社社员们各自搜集的资料从包里倒出来。《 冰菓》《 团结与礼炮》《 神高月报》《 神山高中五十年的

轨迹》……而老姐从伊斯坦布尔寄过来的信仍旧躺在地板上。我这次带着不同的心情重新看了一遍刚才那句话。

“十年后，我一定不会后悔有过这样一段日子。”

十年后啊。三十三年前担任社长的关谷纯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差不多快五十岁了吧。如果他还活着，会对自己的高中生会感到遗憾吗？

我本来认为他是毫无遗憾的。“英雄”关谷纯为自己和伙伴们的热情殉道，放弃本可以继续的高中生活，他是不可能对自己的果断感到后悔的。在千反田家推断出他的决意后，我的内心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仅仅因为一个文化祭，就被学校驱赶，改变了人生的局面。说到高中生活就会想到玫瑰色，但是色泽浓烈到会中断高中生活的玫瑰色，仍旧可以称之为玫瑰色吗？

我心中的灰色部分说着：那是不可能的啦。为了伙伴而殉道，拯救了一切？这种英雄怎么可能会存在啊——这样的想法在我的大脑中油然升起。而且，即使不去管我脑内的抵触情绪，老姐确确实实将那起事件称为悲剧。

再研究一次看看吧。将这叠资料里的事情全部调查清楚。

然后，找出真正的答案。三十三年前，关谷纯真的是玫瑰色的吗？

隔天，我穿着便服去了学校。在确认了几件事情之后，我打电话给千反田、伊原还有里志。我之所以要找他们，原因很简单——我对他们三个这样说道：

“关于昨天的那件事，我需要做一些补充。这次一定能够彻底解决掉吧。我在地学教室等你们。”

三人到齐了。伊原出言奚落我说，干吗又把已经解决了的事情给翻出来。里志脸上带着微笑，不过对于我这个毫无先例的行为，他还是难掩惊讶之情。而千反田则是一看到我就马上开口说道：

“折木同学，关于这件事情，似乎还存在着我必须要弄清楚的部分。”

我也是同样的想法。我点了点头，把手放到了千反田的肩膀上。

“没问题。今天基本上都能补充完毕，你先等一下吧。”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折木？补充是指什么啊？”

“补充就是补充。为了让不完整的东西变完整而进行的后续工作。”

说到这里，我取出一张复印纸。那是《冰菓　第二期》的序文。

“不完整是指折木你昨天说的推论吗？哪里出错了吗？”

“不知道。可能是搞错方向了，也可能是不够深入。”

“不知道？那你干吗把我们叫出来？”

“你就先听听看吧。”

我并没有将取出来的复印纸展示给千反田他们看，而是供自己浏览。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冰菓》上面的内容才对。这里明明写得很清楚了，关谷纯的故事并不是什么英雄事迹。”

这是昨天里志已经解决过的议题。不出所料，里志果然开口质疑：

“这个部分昨天不是说过了吗？”

“嗯，是的。但是存在着误导的可能性。”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吧……”

“还有‘纷争、牺牲，还有学长的那个微笑’这段内容。这个‘牺牲’确定是念‘GISEI’吗？也可以念作‘IKENIE’哦。”

伊原皱起了眉头。

“IKENIE的话，字不一样吧。以供字开头的那个。”

她说的是供品。不等我解释，千反田就进行了援护。

“不，写作‘牺牲’也能念成‘供品(IKENIE)’，两者本来是一个东西。”

真不愧是优等生，一点就通。哪像我，还专门去查了辞典。

听到这里，里志叹了口气说道：

“……我明白有另一种读法了。但是，这有什么好说的呢？究竟怎样念才是正确的，这种事情只有书写者本人才知道吧？”

里志说的没错。昨天的念法从语文的角度来看并不算错。本来语言就不像数学那样具有唯一性，所以一个词有多种解读是常有的事情。我现在只是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而已。

但是，我有办法确认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所以里志这番话可谓是正中我的下怀，我对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没错，只要去问书写者本人就好了。”

“……问谁？”

“就是写这篇序文的本人呀。郡山养子女士，三十三年前她是高一学生，现在应该四十八九岁了吧。”

千反田瞪大了双眼。

“你专门去找了那个人吗？”

我平静地摇了摇头。

“不需要找，因为她就在我们的身边。”

伊原猛然抬起头来，果然是她第一个想到。

“啊！是这样吗！”

“没错。”

“什么没错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伊原的视线朝我飘来，我轻轻点头示意她把答案说出来。

“……是图书室的管理员糸鱼川老师吧？糸鱼川养子老师，她的旧姓是郡山，是这样没错吧？”

伊原是图书委员。她接触到糸鱼川老师全名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认为她能够第一个想到。

“没错。比方说，我们就算听到‘IBARA SATOSHI’（注：伊原里志的日文读音）这个名字，也不会认为里志入赘到伊原家了。但是如果SATOSHI的汉字是写作‘里志’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念成‘YOUKO’写作‘养子’的情况更是少见，所以难怪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另外，糸鱼川老师的年龄也完全符合哦。”

伊原双手交叉在胸前沉吟一声，抱怨道：

“折木你这个人果然很怪。就连距离老师那么近的我都没有发现，真亏你能想得到。说真的，你要不要剖开脑袋让小千看看啊？”

我之前也说过了，灵光这种东西是很看运气的。如果因为运气很好就要被千反田解剖的话，那我可受不了啊。

至于千反田则是脸颊渐渐泛红。

“那，那么只要询问糸鱼川老师的话……”

“就能知道三十三年前的事情。为什么不是英雄事迹，为什么是那样的封面，为什么是‘冰菓’这个奇妙的名字……还有你舅舅的事情，她应该都会告诉我们吧。”

“可是，你有证据证明真的是糸鱼川老师吗？这么多人跑过去找她，万一搞错了的话，那会很尴尬的啊。”

我可是算无遗策的。我看了一下手表，啊呀，都这个时间了哦。

“其实我事先确认过了，她二年级的时候担任了古籍研究社的社长。我已经跟老师约好让她跟我们聊聊了。好了，时间快到了。我们到图书室去吧。”

我转身要走，伊原揶揄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你真有干劲啊。”

还好啦。

为了不让强烈的阳光损伤书本，图书室在暑假期间是将所有百叶窗都放下来的。尽管是暑假，冷气一点都不凉的室内却挤满了来准备KANYA祭的学生和复习功课迎接高考的高三学生。我们要找的糸鱼川老师坐在柜台里面。她戴着眼镜（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并没有戴），身体略微向前倾，趴在柜台上正在写着什么。身材娇小的她体形纤细，脸上有若干皱纹，感觉得出高中毕业后的三十一年时光。

“糸鱼川老师。”

糸鱼川老师听到声音才发现我们的到来。她缓缓地抬起头，对我们微微一笑。

“哦，是古籍研究社的同学啊。”

然后，她环视了一下拥挤的图书室。

“人很多啊，我们到管理员办公室去吧。”

于是，她带我们走进柜台后方的管理员办公室。

管理员办公室是图书室管理员的专用房间，小巧而整洁。里面的冷气和图书室一样不怎么凉。糸鱼川老师神态自若地拉下百叶窗，让我们坐到会客沙发上。我闻到一股香味，仔细一看，发现房间唯一的办公桌上摆着花束。那是又小又不起眼的花，如果不是闻到香味的话，我恐怕也不会注意到吧。估计那些花并不是摆给客人看，而是供老师自己欣赏的。

会客沙发相当大，不过还是坐不下四个人。“不好意思，你们谁委屈一下吧。”糸鱼川老师从房间的角落拿出了折叠椅。不知为何，折叠椅自然而然就分配给了我，其他三人坐到了沙发上。糸鱼川老师坐在自己的旋转椅上，手肘靠着办公桌，将身体朝向了我们。

“听说你们有事情要问我啊？”

老师气定神闲地开口问道。这是面向古籍研究社全体的问题，不过在接下来要开始的对话中，古籍研究社的代表那当然就是我了。处于这种不习惯的立场，我真想跷起二郎腿、盘起双手来掩饰自己的尴尬，不过考虑到礼貌，我只好作罢。

“是的，我们有事情想请教您。在此之前，我想在大家面前再次确认一下，糸鱼川老师你的旧姓是郡山吧？”

老师点了点头。

“那么，这篇文章是您写的吧。”

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张复印件，递给了她。糸鱼川老师接过去浏览了一下，然后微微一笑。那是柔和的笑容。

“嗯，是的。不过真是吃了一惊啊，没想到这东西还留着呀。”

接着，她似乎微微垂下了视线。

“我大概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了。在古籍研究社的学生询问我旧姓的时候，我就基本上猜到了……你们是想知道三十三年前的那场运动吧。”

Bingo，她果然知道那件事情。

但是，糸鱼川老师的态度与充满期待的我们截然不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不过，你们为什么会想知道那么久远的事情？我还以为早就被大家遗忘了呢。”

“这个嘛，如果这位千反田不是会在意奇妙事情的好奇心猛兽的话，我们也不会接触到这件事情吧。”

“猛兽？”

“不好意思，应该是饿鬼才对。”

糸鱼川老师和里志笑了，伊原板起了面孔。而千反田则是小声地进行抗议，但我没有理会她。糸鱼川老师微笑着向千反田问道：

“你为什么会对那场运动产生兴趣呢？”

我看到千反田用力握紧了放在大腿上的拳头。应该是感到很紧张吧，她简短地回答道：

“因为关谷纯是我的舅舅。”

糸鱼川老师惊呼一声：

“这样啊。关谷纯……真是怀念的名字啊。他现在好吗？”

“不知道。他在印度失去了行踪。”

糸鱼川老师又轻呼了一声，不过她看起来很平静，并没有产生动摇。或许人活到五十岁，无论听到什么都能不为所动吧。

“这样啊。有机会的话，我本来还想再和他见一面呢。”

“我也很想见到他，哪怕只有一面也好。”

关谷纯拥有让人很想见上他一面的魅力吗？如果是的话，我也很想见见他啊。

千反田百感交集地缓缓说道：

“糸鱼川老师，请告诉我。三十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舅舅的事件为什么不是英雄事迹呢？为什么古籍研究社的文集被命名为‘冰菓’呢？……折木同学的推测究竟有多少是对的呢？”

“推测？”糸鱼川老师问我，“那是什么啊？”

里志开口了。

“老师，折木通过支离破碎的资料，将得到的线索串联在一起，推测出在三十三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听这家伙说一下吧。”

看来我必须要重复一遍昨天说过的话。当然，我本来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不过将推测说给当事人听，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我并非对自己的想法没有自信，而且就算我说了不着边际的话，那也没什么。毕竟只是推测而已，出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舔了舔嘴唇，和昨天一样以五W一H的方式展开了推论。

“首先是事件的主角……”

“……因此，退学时间才会延迟到十月份。完毕。”

因为已经说过一次了吧，我这次叙述的条理非常分明，连我自己都大感惊讶。而且我没有引用资料，没用多久就讲完了。

在我说话的时候，糸鱼川老师始终沉默不语。一听我讲完，她就马上向伊原问道：

“伊原同学，你们找到的资料带过来了吗？”

“呃，我没有。”

“我带着呢。”

里志从束口袋拿出折叠好的全部复印件，递给了糸鱼川老师。糸鱼川老师大致浏览了一下那些资料，然后抬起了头。

“你们只靠这么一点资料，就建立起了刚才所说的推论？”

千反田点了点头。

“是的，全是折木同学推导出来的。”

这说法有不妥之处。

“我只是将大家的推论综合到一起罢了。”

“不管怎样……”

糸鱼川老师吐了一口气，她将复印件往桌上随手一扔，跷起了腿。

“真是让我说不出话来了。”

“错得很离谱吗？”

对于伊原的提问，糸鱼川老师摇头表示了否定。

“就好像亲眼所见一样。折木同学说的事情基本符合事实。仿佛过去的自己被别人看透了一样，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我呼了一口气。

我的确感到一阵安心，到目前为止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既然都了解得这么清楚了，那么你们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如果只是想要对答案的话，我完全可以给你们及格的分数。”

“我也不清楚，但是奉太郎说还有不完整的地方。”

没错，还不够完整。

我询问了我最想知道的事情。那是包含了“关谷纯是否为了玫瑰色的高中生活而牺牲”这个意思的提问，具体来说就是：

“我想问的事情就是，关谷纯是自愿成为全体学生的挡箭牌的吗？”

听到这句话，糸鱼川老师始终沉稳的表情一下子冻结住了。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

糸鱼川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在等待。千反田、伊原、里志三人恐怕并未理解这个提问带有怎样的意义，不过他们也陪我等待着……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糸鱼川老师像是在自言自语一般，有些怨恨地说道：

“真的是被你看透了啊……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必须要将那一年发生的事情重新理一遍才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我至今仍旧记忆犹新。”

然后，曾经的郡山养子开始讲述了——关于三十三年前的那场“六月斗争”。

“我们学校现在的文化祭虽然和其他学校相比依旧热闹非凡，但是对于我这个老人来说，根本就无法与过去相提并论。说到那个时候的神高文化祭，那可是大家的生活目标啊。破除旧习、迎接新时代的风潮席卷了整个日本，在神山高中的体现形式便是文化祭。那个时候的大家实在是精力充沛啊。

“在我入学前不久，文化祭甚至像暴动一样夸张。大家过于兴奋，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吧。尽管如此，和后来的校园暴力相比，我认为还是要井然有序多了。不过在当时的老师看来，那相比是非常碍眼吧。”

糸鱼川老师缅怀的那段时光在我看来已经是日本现代史范畴的事情了。整个日本精力充沛、充满能量的那个时代，无论是我还是与我生于同一时代的人，恐怕都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吧。

“那一年的四月份，当时的校长在教师会议上制定了一个目标。对了，这里也有写到——‘本校不该定位为一个小地方的私塾’。现在看来，英田校长说不定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不过在当时，英田的发言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要搞垮文化祭。

“文化祭的日程公开后，马上引发了学生们的大骚动。因为比惯例的五天少了三天，仅剩下两天，而且平日举行改成了周末举行。其实，精简一下的话，两天时间也足够了，但是大家不甘心一直期待的庆典被泼冷水，所以内心非常不满。

“在那之后，学校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大家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首先是谩骂校方的大字报，然后是演讲会。说是演讲会，其实就是站到台上畅所欲言。不过大家当时都很激动，上台讲话的人基本上都会得到喝彩。到后来，这场运动愈演愈烈，甚至所有文艺类社团都表明站在统一战线上。

“然而，校方明明知道会遭到反抗，却还是执意要缩短文化祭，这说明他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既然要有组织地进行反抗运动，那么就必须有接受处罚的觉悟才行。大家嘴上尽管是豪情万丈，实际上却都是一些软脚虾，没有人自愿担任社团联盟的领袖。”

糸鱼川老师说到这里，挺起腰杆换了个姿势。椅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当时抽到下下签的人就是你的舅舅关谷纯了。实际的指导者另有其人，但是那个人是绝对不会公开现身的。

“活动越来越激烈，最后学园祭的缩水计划胎死腹中了。这里也有写到，和往年一样如常举办了。”

老师以不带感情的平淡语气叙述着，我从中感受到了三十三年的岁月。运动的热情、互相推让领袖位置的怯懦之情，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古籍的一页吗？

“但是，我们做得太过火了。”糸鱼川老师继续说道，“当时，我们不仅集体罢课，还聚集到操场上齐声高喊。在运动最高潮的时候，甚至还点燃了篝火来鼓舞士气。事情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

“武术道场发生了火灾，不知道是因为篝火不小心蔓延过去了，还是有人蓄意纵火。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但是老旧的武术道场被消防

车强力的水柱冲得半毁。”

千反田和伊原的表情僵住了，我可能也是一样吧。仅仅是听到转述，都能了解到那是多么严重的情况。尽管并非有意为之，但是损坏学校的公共设施这种行为是不可能不了了之的。

“那件事情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正当化，是绝对不容忽视的犯罪行为。幸好，校方也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所以没有让警察介入。但是等到文化祭结束后，校方秋后算账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对此进行反抗了……其实说到底，大家根本就没考虑过文化祭结束后的事情吧。

“火灾的起因最终还是没有查明，作为杀鸡儆猴的对象，运动名义上的领袖关谷学长就被揪了出来。

“那个时候，做出退学处分比现在容易多了。关谷学长直到最后都非常沉着冷静。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自愿成为挡箭牌的对吧？”

我似乎看到糸鱼川老师对我露出了微笑。

“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吧。”

结束了漫长的一席话，糸鱼川老师站起身来，拿起热水瓶往咖啡杯里倒开水，然后一饮而尽。

我们全都沉默不语，或许是根本说不出话来。只有千反田的嘴唇在微微抖动着，可能是在说“好过分”“好残忍”之类的三个字，不过我不敢肯定。

“我说完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糸鱼川老师坐回到旋转椅上，用不变的语调问道。对于糸鱼川老师来说，这果然只是过去的事情而已。

过了一会，伊原开口了。

“那么，这张封面是讽刺了当时的情况吧……”

糸鱼川老师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回想起《冰菓》的封面——那幅狗与兔互相攻击的图。众多兔子围在旁边，远远地望着它们。狗是校方，兔子是学生。与狗同归于尽的兔子就是关谷纯吧。

刚才听老师说话时，我想到了一件事情，于是发问了：

“神高所有的建筑物里，只有武术道场特别老旧。是因为武术道场在当时重建过吗？”

千反田四月的时候很在意为什么只有武术道场特别老旧。不过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是的。公立学校的建筑物如果没有超过规定的使用年限，是不会重建的。十年左右前校舍整体翻新的时候，只有武术道场还没有超过使用年限。”

接着，里志一本正经地问道：

“那个，老师。您好像不用‘KANYA祭’这个说法呢。”

我以为这个问题完全是离题万里，没想到糸鱼川老师却微微一笑说道：

“你应该已经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吧？”

“是的。”

KANYA祭？

对哦，KANYA祭。老姐在电话里说过，在古籍研究社里这个词是禁语。至于为什么会是禁语，我这个时候终于反应过来了。

“关谷纯并不是自愿成为了英雄。所以，老师您才不会用KANYA祭这个词吧。”

“阿福，到底是怎么回事？”

里志的脸上和平时一样带着微笑，但是那个笑容里不含有一丝一毫的喜悦之情，一点都不像是里志会有的。

“KANYA祭的KANYA写成汉字并不是‘神山’，而是关卡的‘关’和山谷的‘谷’。我前阵子终于查到了，大家一定是为了赞颂英雄才取了‘关谷祭’这个别名吧，但是知道内情的人自然不会用这个名字来称呼神山高中的文化祭。”（注：日文中，“关谷”既可以训读读作“SEKITANI”，也可以音读读作“KANYA”。）

……这时，千反田询问道：

“老师，您知道我舅舅为什么要将文集命名为‘冰菓’吗？”

糸鱼川老师听到这个问题却摇了摇头。

“关谷学长预感到自己会被退学后，很罕见地强烈坚持要用这个名字作为文集的标题。他说自己只能做到这么多了。但是很抱歉，老师我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吗？糸鱼川老师和千反田都不明白？难道伊原和里志也是？

我平素不喜欢发火，因为那只会让自己很累。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莫名的烦躁。居然没有人接收到关谷纯留下的信息吗？应当接收到这个无聊信息的我们却没有接收到，我对此感到非常光火。

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你们都不明白吗？刚才那些事情都听到哪里去了啊？意义不是很清楚的吗？就是无聊的双关语啊。”

“奉太郎？”

“关谷纯想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我们这些古籍研究社的后辈，所以才给文集取了这样的名字。千反田，你英语很好吧？”

“咦，那个，英语吗？”

“嗯，这是个暗号。不，只是文字游戏而已吧……”

我看了一下糸鱼川老师，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反应。搞不好，她其实早就发觉了其中的意义。理所当然应该注意到，既然如此，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只是隐

约察觉到以糸鱼川老师的立场，或许不方便公然说出来吧。或者说，这也是古籍研究社的传统吗？

“你知道了吗，折木同学！”

“我真是受不了折木你了，脑子到底怎么长的啊。你真的知道了？”

“奉太郎，快告诉我嘛。”

我是第几次被这帮人逼问了？我每次都是一边叹气一边说出了自己的答案。不过唯有这次，我第一次庆幸自己能够最先闪现灵光。因为我不需要别人讲解，就能理解关谷纯的遗憾与风趣。

我开口说道：

‘冰菓’是什么？”

千反田回答道：

“是古籍研究社文集的名字。”

“从一般名词的角度去想。”

里志回答道：

“是冰激凌吧。Ice Candy。”

“用Ice Cream这个词来想。”

伊原问道：

“Ice Cream？这就是他留下来的信息？”

“断开来念啦。”

啊啊，真是的。为什么我总是要做这种事情啊？我都有些习惯这样一问一答的模式了。

“Ice Cream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刚才说了是文字游戏吧。”

我沉默了一会，这时里志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说是脸色铁青那稍微有些夸张，不过他确实是大惊失色吧。接着，伊原也极为厌恶地嘟囔道：“哦，我懂了。”

最后就只能千反田了，不过她可能想不出来吧。千反田成绩很优秀，而且我听说她很擅长英语。但是我也知道，她对于这方面的活用是很没辙的。吊别人胃口可不符合我的兴趣。

我拿起圆珠笔，在《冰菓　第二期》序文复印件的背面写了起来。

“你舅舅留下的话语就是这个。”

我将那张纸递给了百思不得其解的千反田。

千反田接过去后，一瞬间瞪大了双眼。她轻轻地“啊”了一声，接着一直沉默地注视着那行文字。

大家的视线都聚集到千反田的身上。

千反田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这表示千反田历时好几个月的委托终于完成了。

“……我想起来了。”

千反田喃喃自语。

“我想起来了。我问了舅舅‘冰菓’是什么意思，然后，舅舅告诉我，让我要变得坚强。

“如果我一直很软弱的话，总有一天连惨叫都无法发出的。那样一来，就会活得像……”

她的眼睛看向了我。

“折木同学，我想起来了。我害怕活得像具行尸走肉一样，所以才会号啕大哭……太好了，这样我总算能够安心地送别舅舅了……”

她浮现出了微笑。千反田像是才刚发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一般，用手背擦拭泪水。这时，她手上那张复印件的背面正好朝向了我，上面留着我拙劣的字迹——

I scream。

八　前途光明的古籍研究社之日常

我从地学教室的窗户仰望着秋高气爽的晴空，暑假里发生的那些事情恍若隔世。自从得知关谷纯的遗憾，了解到“冰菓”的真正意义后，我们就正式着手制作文集了。

而且文化祭明明已经迫在眉睫，文集却还没有完成。

我正在给老姐写不知多久没写过的信，旁边则在上演一副地狱般的景象。

“阿福，还没好吗？已经过了跟印刷厂约好的时间啊！”

伊原的叫喊声近乎于惨叫。里志负责的页面还没有完成，总是从容不迫的他在这个时候也不免有些慌了手脚。

“再稍微等一下，再稍微等一下。马上就好。”

“你从一星期前就在这样说了吧！”

编纂文集的总负责人当然是身为社长的千反田，不过页面的分配和联络印刷厂等实际操作则交给有相关经验的伊原负责。多亏了伊原铁面无私的时间表，“冰菓”的制作才能有条不紊地顺利进展下来。我还没有看过伊原自己写的原稿，听说是描述了她对某部漫画古典名作的感想。她好像提到了“寺”“μ ”“numbers”，大概是和求签有

关的漫画吧。（注：此处指的是竹宫惠子的科幻漫画《奔向地球》，因为作品中是用“terra”来称呼地球，而日语里寺的发音是“tera”，所以奉太郎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然而，尽管处于伊原的鞭策之下，里志却仍旧没能按时按成自己的原稿。据他自己所说，内容似乎是与芝诺悖论有关的笑话。还真是相当随性的主题，不过从“冰菓”以往的旧刊看来，古籍研究社的文集似乎是“包罗万象”的。相比之下，“古典悖论”这个主题勉强还是能和古籍扯上关系的，算是比较正经了吧。考虑到里志身兼手工艺社和总务委员会的工作，所以分配给他的页数是相当少的。尽管如此，里志仍旧是苦不堪言。看来他相当不擅长写文章啊，真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个弱点。

里志抽搐地笑着面对稿纸，伊原在他身后不停地走来走去，并且时不时地看着手表。过了一会，她像是突然想起来一样，向我问道：

“话说，小千哪去了啊？我想找她商量关于费用的事情。”

里志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却被伊原狠狠地瞪了一眼，于是又慌慌张张地缩回去写稿子了。真没办法，我只好停下笔来告诉她：

“千反田去上坟了。”

“上坟？”

“关谷纯的。她说想尽早将那份稿子供在舅舅的灵前。”

那份稿子就是我们对三十三年前那起事件的追踪与总结，是我在千反田的协助下完成的。我不喜欢进行不必要的修饰，所以稿子颇为

枯燥无味，是篇走散文路线的文章。

“这样啊。”

伊原愣愣地轻声嘟囔道：

“小千说了什么吗？”

“不，什么也没说。”

我没有说谎。无论是关谷纯葬礼的那一天，还是我将稿子交给她的时候，甚至是拿着稿子去上坟的今天，千反田的情绪都没有任何波动。也许别人会以为她是在刻意隐藏自己的感情，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那一天，解开“冰菓”含义的那一天，千反田的事件就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就要看她自己要怎么解释，怎么去接受了。而这些事情与我无关。

“嚯……阿福，你的手停下来了。还剩五分钟，你快点搞定啊！”

“五分钟！摩耶花，这也太残忍了吧！”

我对重新开始的闹剧冷眼旁观，思考着。其实说起来，那并不是一起只属于千反田的事件。伊原和里志也一定受到了一些冲击，并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那么我自己又是如何呢？

……我将信件草草收尾，抓起了斜挎包。秋高气爽的日子真容易让人犯困啊。虽然有些对不住悬崖边上的里志和伊原，不过我决定还

是回家去好了。

就在这个瞬间。

地学教室的门被打开，一个人影冲了进来。那是我们社团的社长——千反田。她头也不抬，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看来是一路跑过来的吧。突然的大驾光临，让我、里志还有伊原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千反田的肩膀上下起伏，喘了好一阵子才抬起头来。

“咦，千反田同学？我听说你上坟去了呀。”

听到里志的提问，她轻轻点头回答道：

“嗯。不过，我有件非常在意的事情，所以就跑回来了。”

有在意的事情？

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不，这不是预感，而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在预言接下来的发展。千反田被汗水打湿的乌黑长发显得闪闪发亮，微微发烫的脸颊呈现出樱花色，那双大眼睛也生机勃勃地迸射出灿烂的光芒。这是她好奇心爆发的征兆。

“小千，你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啊？”

不要问，不要问。我悄悄地绕到千反田身后，打算偷偷摸摸地溜出地学教室。

但是不出所料，我一下子就被逮住了。我很清楚，不可能从大小姐的眼皮子底下逃脱的。我的手臂被她抓住，人也被拉了过去。

“折木同学，我们走吧。是去弓 道场，现在还来得及。”

“干什么啊，为什么要去哪里？”

尽管明知只会是徒劳无功，但我还是竭尽所能进行抗议。

然而，千反田却以为我的反应是让她解释一下具体情况。她摇了摇头表示：

“与其听我讲，你还不如自己去看一下吧。”

彻底没救了。千反田一旦进入这种状态，我只有奉陪到底才有办法尽可能地节省自己的能量。我回头一看，里志正对我露出笑容，伊原则是耸了耸肩膀。我只好死心塌地地说道：

“知道了，走吧。简单来说，就是一如既往的情况吧。”

千反田停下脚步，转过头来。然后她那双大眼睛笔直地注视着我，微微地咧开了嘴角。

“嗯，是的……我很好奇。”

九　寄往萨拉热窝的信

折木供惠小姐：

展信佳。

我有事想问老姐你，所以就写信了。希望你还住在上次那间旅馆里。

老姐，你对古籍研究社的事情知道多少？

你当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才叫我加入古籍研究社的呢？

老姐你应该知道我喜欢怎样的作风吧，但是我自从进入高中之后，就被里志还有老姐你不认识的一些人围绕着，看到他们与我完全相反的行事风格，我总觉得浑身不对劲，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如果没有加入古籍研究社的话，我就不会体会到这种感觉。只要将无所属一直贯彻到底，我就不会对自己的个人信条产生疑问吧。

老姐，你预料到了我会遭遇这种冲击吗？

还有“冰菓”。

我遵照你从贝拿勒斯寄来的那封信上面的建议，加入了古籍研究社。按照伊斯坦布尔寄来的那封信上面的指示，打开了生物准备室的药品柜。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因为打开了药品柜，害我不得不去追查三十三年前关谷纯的事件。

简而言之，关谷纯的事件是三十三年前精力充沛的学生们过于积极的作风所导致的。如果是因为那样的作风而产生了“冰菓”这个标题，那么玫瑰色这种说法实在是值得斟酌吧。事实上，自从知道了那起事件的真相之后，我不再觉得坐立不安了。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风很好，不过应该也不坏吧。

老姐，你该不会早料到我……

这怎么可能。

真是恶劣的玩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精神操控了啊。不可能有那种事情的。

请不要太在意。我这里写的内容你就当做是普通的近况报告吧，我也懒得重新写一遍。

祝你旅途愉快。

谢谢你的建议。

容我就此草草搁笔。

折木　奉太郎

后记

初次见面。大家好，我是米泽穗信。

这本小说有六成左右纯属虚构，但是剩余部分是根据史实进行加工的。潜藏在这个故事背后的是一些连报纸的地方版块都不会刊登的小事件。

顺便一提，分辨虚构部分与史实部分的窍门是——越是煞有其事的内容就越有可能是虚构的，而像是刻意安排的内容其实是史实，基本上这样就八九不离十了。但是，如果有人觉得这本小说里基于事实的部分也相当合情合理的话，那么我要怎么解释两者的区别才好呢？到目前为止，我仍未想到什么好主意。

在将真实事件写成小说的过程中，我从通货紧缩螺旋的示意图得到了重要的构思。此外，NHK教育频道的节目《 女巫塞布丽娜》也让我受益不少，特在此记上一笔。

本书多亏了多方人士的大力协助，才得以出版。特别是在紧要关头给了我重要提示的山口和中井。对我说很喜欢这本小说并且觉得很有趣的斋藤。经常在等我的多田。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那些自以为是主张的秋山。

我在此郑重地向他们道谢。谢谢你们，油甘鱼最肥美的季节快要到了，我到时候好好请你们大吃一顿吧。

然后。

感谢赐予这本小说一个机会的诸位评审、责编S、接下插画绘制工作的上杉老师（初版发行时），以及所有相关人士。

《冰菓》能够像这样正式成书，全都仰仗各位的关注。我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话说，我前几天和朋友一起去吃寿司了。在享受完与价钱相符的美味之后，我坐上车子准备回家。但是不知为何，负责开车的朋友却迟迟不肯发动。

由于正值用餐时间，不断有车子开进停车场来。我们赖在这里不走是会给别人添麻烦的，但是不管我怎么催促，朋友依旧是面带暧昧的笑容，就是不肯将车开出去。

我那个朋友并不是喜欢恶作剧的性格，平时是个非常踏实稳重的人，唯独那一天，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了。

事情的真相请容我留待下次再说。希望还会有下次。

那么，今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了。

米泽　穗信

（注：文中提及的均为本书日文版的情况。）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方宁/译
「冰菓」系列②
愚者的片尾
Why didn't she ask EBA?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方宁/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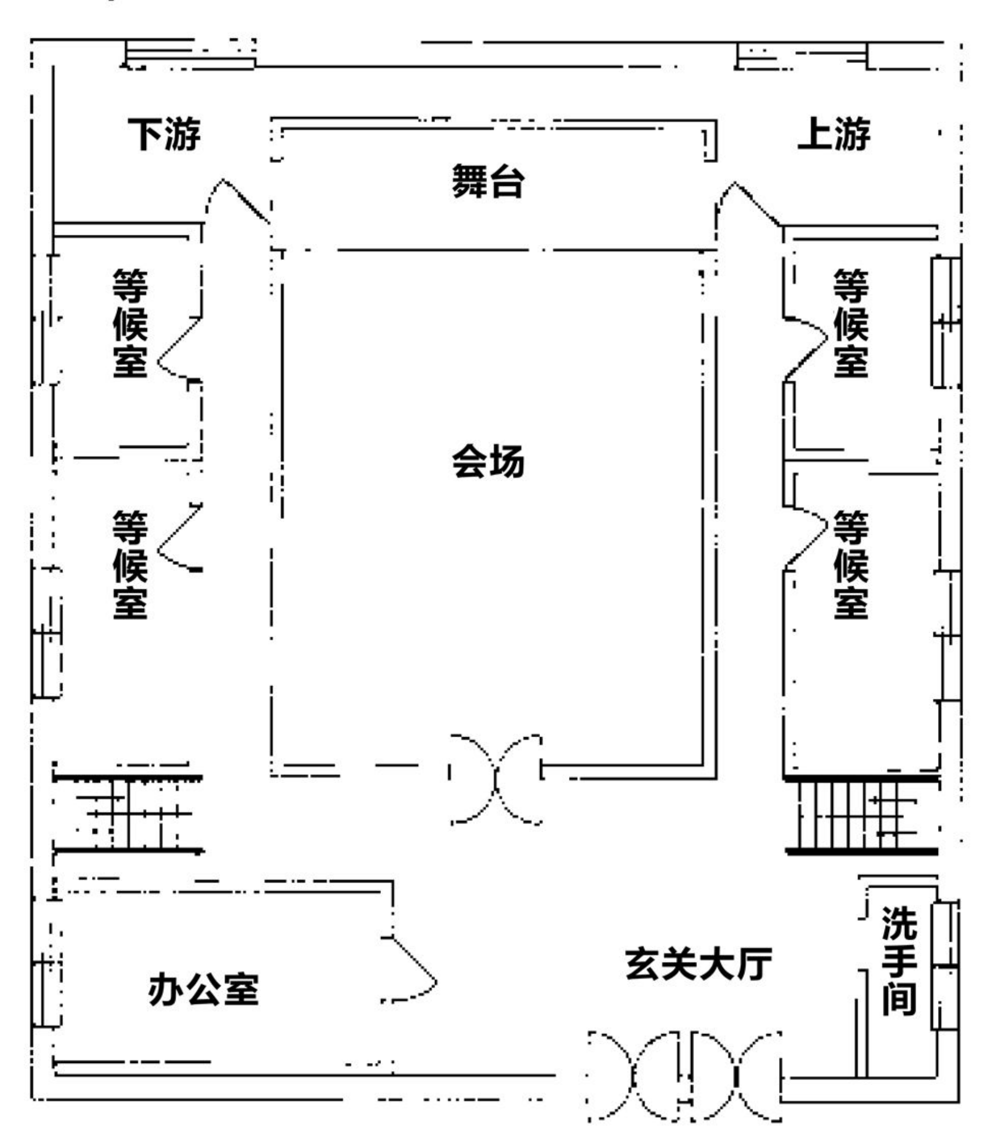
愚者的片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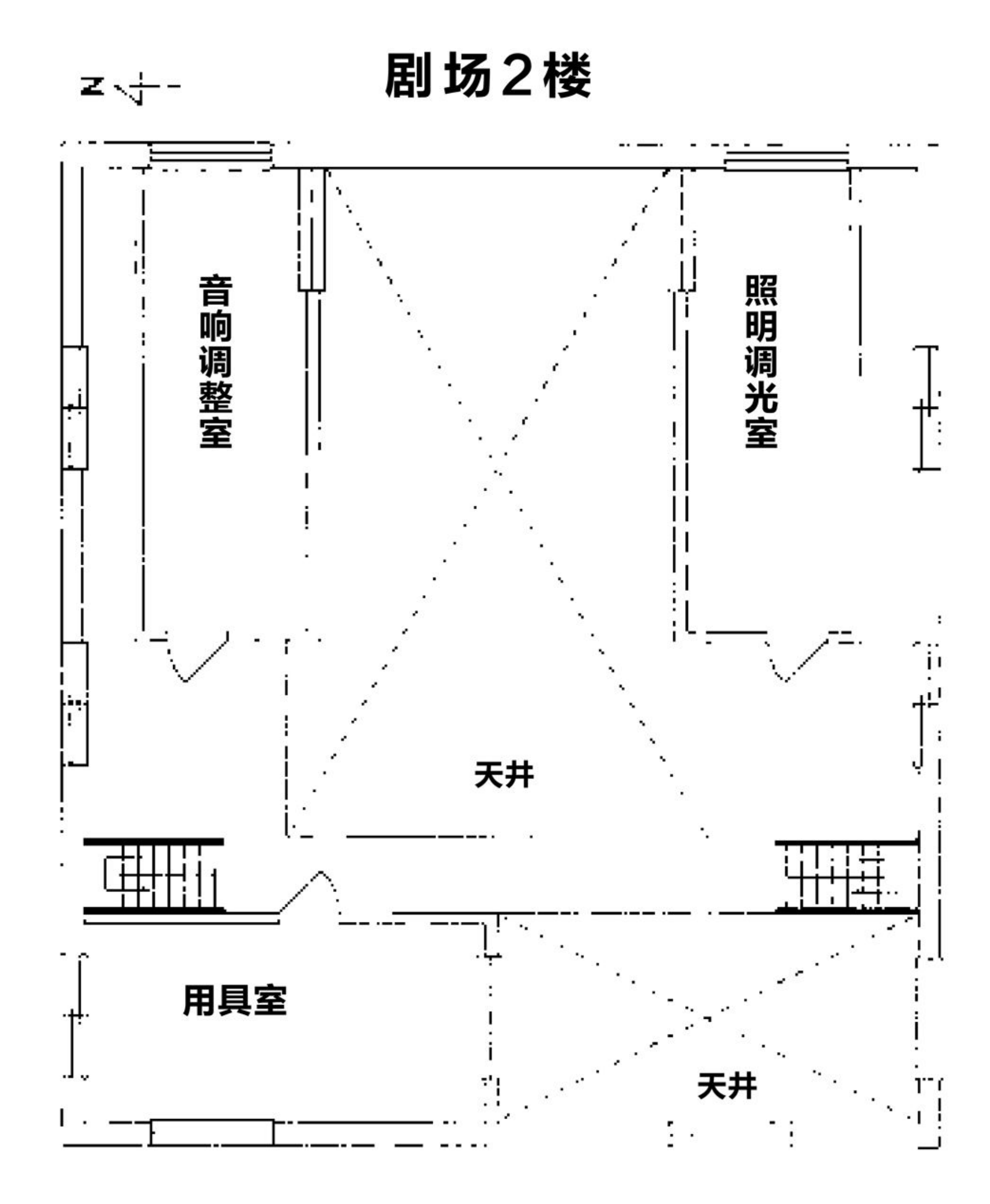
GUSHA NO ENDROLL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目　录

剧场1楼





剧场2楼
N
音响调整室
照明调光室
天井
用具室
天井

〇　楔子

日志编号00205

请输入姓名：真的没有办法吗？

MAYUKO：对不起

请输入姓名：这样下去你就要成为坏人了。即使如此也没关系？

MAYUKO：我会向大家道歉的

MAYUKO：现在只能这样做了

请输入姓名：这不是道歉可以解决的问题

请输入姓名：我不是在责怪你

请输入姓名：而是说必须要解决掉才行

MAYUKO：我知道

MAYUKO：但是已经无计可施了

MAYUKO：我实在是

MAYUKO：对不起

请输入姓名：这样啊，我知道了

请输入姓名：确实你本来就不适合这种工作

请输入姓名：真亏你能坚持到现在

MAYUKO：对不起

请输入姓名：可以了。你不需要道歉

请输入姓名：接下来就交给我处理吧

MAYUKO：你愿意接受吗

请输入姓名：如果我能做到的话，那一开始就做了

请输入姓名：我没这个能耐，不过我会寻找方法的

MAYUKO：？

请输入姓名：但是，即使一切顺利，也应该

请输入姓名：不会朝你期望的方向发展吧

日志编号00209

是・我・啦♪：抱歉啦。

请输入姓名：不不

请输入姓名：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也没办法

是·我·啦♪：可爱的后辈有事相求，我是很想助你一臂之力的。

是·我·啦♪：但这一次实在……

是·我·啦♪：距离和时间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事情嘛。

请输入姓名：请问

请输入姓名：还有其他人选吗

请输入姓名：能做到这种事情的人

是·我·啦♪：人选。

是·我·啦♪：唔。

是·我·啦♪：……

请输入姓名：学姐？

是·我·啦♪：ZZZ……

请输入姓名：学姐

是·我·啦♪：开玩笑啦。

是·我·啦♪：有那么一个人选

是·我·啦♪：虽然不太可靠，不过只要用对方法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日志编号00214

请输入姓名：怎样？

L：我一定会娶

L：打错字了，是一定会去

请输入姓名：那我真是感激不尽

请输入姓名：关于时间和场所，我会再联络你的

L：我肥肠期待

L：是肥常

L：非常

请输入姓名：容我多嘴一下

请输入姓名：不需要选字的

请输入姓名：只要直接按回车键

L：事这样吗

L：是这样吗

L：啊啊，真的呢

请输入姓名：那么，麻烦你了

请输入姓名：对了，既然你要来

L：嗯

请输入姓名：就把你的朋友也带过来吧。三个人左右

L：可以吗

请输入姓名：我记得你是古籍研究社的社员吧？

请输入姓名：如果能把你们的社员一起带过来，我会很开心的

一　参加试映会吧！

俗话说“上天不造人上人，亦不造人下人”，“上天不赐予二物”。如果这些警句属实的话，那么上天应该早日整顿一下纲纪才好吧？不管怎么粉饰，都无法否定一个人的价值会因为地域差异而不同的现状。而且不要说是二物了，才能多到一只手都数不过来的人也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我们这些普通人在看着天才大放异彩感到羡慕嫉妒恨的同时，也会对自己可能存在的才能抱有一丝期待。这是司空见惯的情况，但老实说这一切实在是太空虚了。

暑假也步入尾声。在去学校的途中，我对老朋友福部里志说明了这样的想法。里志听了之后，用力点头表示同意。

“一点也没错。我当了十五年的福部里志，但这具身体似乎一点天赋都没有啊。尽管大器晚成这个词语让人还能抱有那么一丝期望，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所以希望渺茫了吧。”

“不过，如果考虑到天才也希望能够过上普通生活的话，天赋异禀什么的倒也不是那么值得羡慕的事情。”

“奉太郎，你觉得普通人的生活很有魅力吗……奉太郎的话，也许是这样吧。”

然后，里志随口追加了一句。

“但是，奉太郎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吗？”

我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看到我露出诧异的表情，里志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我知道福部里志没有才能。但是，关于折木奉太郎是不是和我一样，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啥？”

这家伙说的话里面往往带有玩笑的成分，所以我稍微思考了一下要不要将里志的话不打折扣地听进去。我有两个异议，首先第一个是——

“要我说，你认为自己是普通人的自我分析也太随便了。像你这样能够广泛积累知识的人可不多见啊。”

里志耸了耸肩。

“那倒是。关于这点我还是有自信的。但是啊，就算将这种本领发挥到极致，也当不上猜谜王。仅仅是知识广泛根本派不上用场。”

是吗？

不管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异议。

“你说我不是普通人？你也太不会观察人类了吧。”

“我又没有断定。只是说保留意见而已。”

“哪儿来的这种必要？”

“你说哪儿来的嘛……”

里志稍微思考了一下，指向出现在前方的神山高中。

“从那里来的。”

“校舍？”

“不是校舍，是地学教室。我们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啊……之前的‘冰菓’事件，你的表现相当精彩啊。老实说，我完全没料到奉太郎能做得那么完美。在没有彻底了解奉太郎在那方面的才能之前，我就只能保留意见了。”

里志笑着说道。相对的，我则是一脸苦涩。

“冰菓”事件。说是事件，但并不是什么刑事案件。应该也不是民事吧。“冰菓”是我和里志隶属的活动目的不明团体“古籍研究社”的文集名字。为什么文集会取这么奇怪的名字？其中有一言难尽的理由。由于那个文集的关系，这几个月碰到了不少麻烦事，而我则在那些事情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里志意有所指的就是关于我起到的“作用”吧。

里志感慨地说道：

“是奉太郎解决了那起事件。”

“解决什么的，你太抬举我了。那只是运气好而已。”

“运气啊。我没有问你的自我评价，关键在于我是怎么看待奉太郎的。”

他满不在乎地说出了被某些人听到可能会觉得很狂妄的话语。不过我早就习惯了他的口气，所以并不会觉得不爽。

福部里志，我的老朋友兼好对手。作为一名男生，他的个头不高，再加上白皙的面容，远看的话可能会被误认为女生。但其实他是个很有胆识的男人，为了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能够满不在乎地将“必要的事情”放在其次。他总是随身携带不知道放着什么东西的束口袋，眼睛和嘴角一直带着笑意。里志甩着他的束口袋说道：

“先不说这些了，现在几点了啊？”

“你自己看表啊。”

“在这里面，我懒得拿出来。”

他拍了拍束口袋。里志很少戴手表，基本上都是靠手机的时钟来解决。

“嫌麻烦应该是我的注册商标才对吧。”

“‘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赶紧做掉’吗？”

里志笑着说道，就像是在揶揄我的生活信条一样。我一边看向自己的手表，一边进行订正。

“是‘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现在是十点过一点。”

“你的信条也没有伟大到需要背得一字不漏吧？已经十点了啊，我们走快点吧。就算千反田同学会原谅我们迟到，摩耶花可没那么好说话。”

关于这点我基本同意，惹恼伊原摩耶花的话后果很严重的。另外我不清楚里志是不是知道，其实惹恼千反田也是一样的。配合加大步伐的里志，我也提升了自己的速度。

绿灯亮了，我们走过十字路口，看到了校门。明明是暑假，神山高中却和平时一样到处都是学生。

操场和校舍聚满了身穿便服或校服的学生。音乐系的社团里传出了音乐声。操场的一角搭建了一个类似纪念碑的物体。另外不知道是哪个社团，还有在练习武打场面的人。尽管现在依旧是暑假期间，神山高中却充满了学生的活力。这一切都是为了神山高中文化祭在做准备。

神山高中的学生数量大约是一千人。除了是所升学学校，文化类的社团比较活跃还有文化祭非常盛大之外，其他方面都挺普通。校内有三栋大型建筑——普通教室所在的普通大楼、特别教室所在的特别大楼，以及体育馆。我们的古籍研究社是用特别大楼四楼的地学教室作为活动室。

我们在中庭快步前进，合唱社与阿卡贝拉社仿佛在比拼一般放声高歌。我的生活信条正如里志所说，“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说得更直接一点那就是“节能主义”。所以我的生活方式与在文化祭以及其他学生生活中倾尽全力的“他们”大不相同。不过我并不觉得这个不同有什么不好。

我们从校舍的入口经过游廊来到特别大楼。走过晾着一块长幅画布的走廊，上了楼梯。一口气爬上四楼还是挺累的，而且现在是夏末。我拿出手帕擦拭了一下汗水，进入了地学教室。

刚一进门，斥责声就迎面而来。

“你们太慢了！”

叉腰站立在教室中央的是古籍研究社社员兼古籍研究社文集《冰菓》实质上的总编，和我有份孽缘的伊原。

伊原摩耶花。我们的关系并不亲密，但不知为何就是断不了和她的缘分。她小学时候就有一张成熟的脸，但升上高中后也没太大变化，结果现在看来反而变成娃娃脸了。尽管外表稚气，但是她的个性非常严苛。不仅对于别人的错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对自己更是严厉到残酷的地步。她现在大发雷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古籍研究社是规定在十点到活动室集合的。

叉腰站立的伊原说道：

“阿福你有什么借口要说吗？”

里志笑容僵硬地回答道：

“因为不能骑自行车……”

“这种事情之前就知道了吧。”

顺便一提，神山高中一向允许学生在暑假骑自行车到学校来。但是，由于停车场在进行整备，所以这几天采取了禁止措施。

“你认真一点啊，阿福。原稿也还没有写好呢。”

里志张开双手，极为勉强地进行反驳。

“等、等一下啊，摩耶花。奉太郎不是也迟到了吗？”

居然把矛头转向了我啊。不过，伊原只是瞄了我一眼，马上重新面向里志。

“折木怎样都无所谓啦。”

……这样啊。

关于伊原，我再补充一点，这家伙对里志有意思，她本人也对此毫不掩饰。然而，作为当事人的里志却一直对伊原躲躲闪闪。我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于其中的理由也一无所知。

话说，古籍研究社是由四名一年级学生组成的。我、里志、伊原，以及身为社长的千反田爱瑠。但是现在我没有在活动室看到千反田的身影。

“真过分，你有双重标准。”

“你在说什么啊，才没有这回事。”

我打断了他们无意义的对话。

“喂，伊原。千反田也没有来呀？”

“我哪有什么双重标准……咦，小千？是啊，她还没有来。我有点担心呢。”

原来如此，不是双重啊。里志喃喃自语。

“应该是三重才对。”

伊原难得地笑了。

说曹操，曹操到。就在这时，门静静地打开了，千反田走了进来。

千反田爱瑠。她有着一头黑色长发，身材纤细柔弱，看上去就像是深闺大小姐一样。事实上，她的确是在神山市一角拥有广大田园的“富农千反田家”的大小姐。全身散发出高雅的气质，只有那双大眼睛例外。要我说，那双眼睛才是千反田的象征。伊原只不过是外表像小孩子，而千反田则刚好相反，她对森罗万象表现出来的旺盛好奇心完全不输给小孩子。再加上她的知性已经建立了完整系统，所以很难对付。

时钟的指针已经指向了十点半。千反田对我们深深地低头行礼。

“对不起，我迟到了。”

千反田与懒惰根本联系不到一起。尽管她并不能算是一丝不苟，不过迟到是很少见的。伊原大概也是这样觉得吧，她以丝毫没有带责备意思的语气询问道：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嗯，我跟别人谈事情，不小心就谈太久了。”

究竟是谈什么事情啊？不说清楚的话就不能算是解释清楚了吧。不过我话还没说出口，千反田就继续说道：

“至于具体是什么事情，我晚点会告诉大家的。”

她似乎在策划着什么。我有不好的预感。

“嚯……算了，没关系。那我们就开始吧。”

古籍研究社今天的集会是要讨论在文化祭上发行的古籍研究社文集《冰菓》的整体设计，也就是字体的选择、插图的插入位置、纸张选择等诸多事项。我对于这方面是兴致缺缺，全部交给伊原来决定也无所谓，但是伊原本人不肯同意。她认为大家都既有出钱，又有写稿，所以关于文集制作的全局方面，也是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的。虽然不管是权利还是义务我都不想要，不过反正暑假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

伊原从自己的包里取出几张纸的样本。

“这个是预算范围内最好的纸。这个是最便宜的。差别很大对吧？除了外观以外，吸墨性也……”

她马上开始了说明，里志和千反田专心致志地听着。尽管我只是个聊胜于无的背景，不过还是姑且表现出在听的样子。不然的话伊原会发火的。

没想到编辑会议出乎意料的快，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伊原将决定事项记下来，今天之内就会传达给印刷厂。能将实际业务处理得头头是道真是了不起，我不禁想合掌感谢伊原。

现在是中午。虽然可以直接回去，不过我事先从便利店买了便当带过来，所以准备先吃掉再说。看到我从斜挎包中取出不足四百日元的午饭，其他三人也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食物。

里志剥掉饭团的包装纸，随口说道：

“那么，文集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

最清楚这件事情的那自然是伊原了。伊原先抱怨了一句“这点事情拜托你自己记一下好吗”，然后回答道：

“十月初应该能完成样刊。正式印刷完毕大概得到文化祭前夕了。”

现在是八月下旬，暑假还剩下一周。九月开学后就更没精力写原稿了。拖延工作只会导致效率变低，这违反了我的节能主义，所以我打算早点将自己手头的工作解决掉。不过，从时间上来说还是蛮充裕的。

“啪”，传来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是千反田打开了便当盒的盖子。女同学中有不少人使用分量连饭后甜点都不如的小便当盒，千反田的便当盒尽管挺小的，不过还算是能填饱肚子。里面放着煮款冬菜、煎蛋和肉松。千反田在夹菜之前，若无其事地对我们问道：

“对了，各位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我原本就是没什么事情想做的人，所以时间自然是要多少有多少。无言地摇了摇头后，伊原也做出了和我相同的动作。

“我虽然要把这个拿到印刷厂去，不过傍晚再走也没关系。”

里志稍微思考了一下。

“我原本打算去手工艺社帮下忙，最近都没怎么做针线活呢。另外还想去总务委员会露个脸。不过都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听到我们三人给出的回答，千反田露出无比开心的表情。看到那个笑容，我隐隐约约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是以往的经验所锻炼出来的直觉，所以我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总之就是觉得有麻烦事在逼近了。

千反田放下手上拿的筷子，兴冲冲地说道：

“那么，一起去参加试映会吧！”

试映会？

突然冒出了个毫无头绪的词。还是说这件事一直在暗地里进行，只有我一个人不知情？我情不自禁地看向了里志。里志疑惑地歪着脑袋，表示自己也不知情。伊原也是一脸讶异的表情。

“小千，试映会是什么？是电影吗？”

“唔……不是电影院的，是录像带电影。”

既然是录像带电影，那毫无疑问是独立制作吧。

“是电影研究会的吗？”

千反田摇了摇头。

“不是。”

“那么就是录像带电影研究会的。”

说出这句蠢话的是里志。我和伊原的冰冷视线刺向了他的笑容，但是里志却丝毫不以为意。

“这种社团也是有的啦。既然有古籍研究社，那么录像带电影研究会也可能会存在的。”

里志执着地讲着无聊的笑话。不过他的玩笑是基于“玩笑仅限于即兴，如果留下祸根的话那就变成谎言了”这个基本规范的。所以既然他说有，那就可能真的有吧。这没什么不可思议的，神山高中文化系社团的多样性绝对不容小觑。

不过千反田摇了摇头，对此作出了否定。

“也不是。是二年F班制作的班级展览作品。”

“嚯，班级展览啊。”

伊原感慨地点了点头。

“我还以为我们学校的文化祭很少有班级展览呢，因为社团实在是太活跃了。”

这么说来确实是这样。我是一年B班的，班级里基本没有提及文化祭要做什么的话题。大家都将活力倾注到社团活动中了，再加上班级展览的话那应该会很辛苦吧。从这方面来说，同时参加古籍研究社、手工艺社、总务委员会的里志实在了不起啊。虽然没什么意义。

“二年F班运动类社团的人也想参加文化祭，所以就开始了这个企划。我在二年F班有认识的人，对方邀请我去参加试映会，说希望能给点感想。怎么样，你们要不要一起去？”

“听起来挺不错的，我要去！”

里志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这家伙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是很干脆的。

伊原微微皱起眉头，询问道：

“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吗？”

“唔，好像是悬疑电影。”

伊原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娱乐片啊？那我也想去看一下。”

“怎么，摩耶花你讨厌艺术片吗？”

“倒不是讨厌……如果是热爱电影的人拍摄的话，那就没问题。”

确实，没人愿意看拍摄动机单纯是“想要参加文化祭”的艺术电影吧。

至于我——

其实我不太喜欢电影。不管是艺术片还是娱乐片，老实说我都没有什么想看的欲望。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不喜欢看电影。大概是

因为消化内容的时间被预先设定好的关系吧。我在喜欢电影的朋友面前说过这样的话，结果他表示“你的人生损失了一半”。我倒不是非常讨厌啦，也有几部喜欢的电影作品……

算了，还是回去休息吧。

就在我准备开口表态的时候，千反田喜悦的声音盖了过来。

“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

“呃，我……”

“其实啊，邀请我参加试映会的那个人叫我最好能带三个人过去。古籍研究社的社员刚好够人数呢。”

你倒是听我说话啊。

里志露出坏心眼的笑容，用大拇指指了指我。

“千反田同学，奉太郎似乎有话要说。”

“折木同学你也会去的吧？”

唔。

“……你不去吗？”

啊。

每次都是这样，我实在是不擅长对付千反田。在回答之前就能预想到，不管怎么回答，我最终还是要去的。当然她并不会强迫我，只

是问题在于我没办法坚决地拒绝掉。

我耸了耸肩。也罢，反正回家也没有事情在等着我。

多媒体教室已经拉下了窗帘。夏末的阳光被有效地阻挡住了，室内一片昏暗。

一名女生仿佛从黑暗中突然冒出来一般现身于我们面前。会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她穿了深蓝色的便服吧，我现在还是看不分明她的轮廓。

千反田和那个人打了个招呼。

“感谢你的邀请。”

那名女生向我们走了过来。我这才看清了她的样子。

她的身高和千反田差不多，或者稍微高那么一点？体型纤瘦，细长眼睛的眼角微微吊起，从脸颊到下巴的轮廓清晰分明。唔，算是美女吧，不过她首先给我的印象是冷峻。看起来不像是和我们只相差了一个年级的高中生，浑身缠绕着堪称威严的氛围。不像高中生，那像什么呢？对了，就像铁血警察或者教师……不，可能更像自卫官，官衔还是在尉官以上。她的脸上没有笑容，但也并非是板着脸。她的态度更接近于无感情，声音很符合其形象，既低沉又稳重。

“啊，你来了呀。”

她的视线扫向我们每个人。

“欢迎光临。感谢你们今天接受我的邀请。”

千反田指着我们依次进行介绍。

“这位是伊原摩耶花同学。这位是福部里志同学。这位是折木奉太郎同学。都是古籍研究社的社员。”

在介绍的途中，我看到那名女生的表情有了微妙的变化。是笑了吗？周围的光线太暗，我也不太确定。不过她很快就恢复了那种冷峻的表情，向我们行了一礼。

“今天请多关照了……我是入须冬实。”

听到她的名字，里志有了很大的反应。他发出了雀跃的声音。

“啊啊，果然是入须学姐吗！我刚才就在想我是不是曾见过您呢。”

姓入须的女生看了里志一眼。

“你是叫福部里志对吗？不好意思，我没有印象啊。”

“这样啊。六月最后一次文化祭实行委员会的时候，我是坐在最后面的。”

“哦，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入须很平淡地应对着，不知道她是真的忘记了还是在装傻。而里志则是非常开心地继续说着：

“我看到学姐调解了音乐系社团和戏剧系社团的纷争，真是精彩啊。我早就想认识一下学姐，没想到以这样的形式实现了！”

“啊啊，我想起来了。”

态度冷漠。

“我并没有做什么。”

“没错，这正是厉害之处。我记得很清楚哦，学姐只说了三次‘议长，应该听一下他的意见’而已。结果那场纠纷五分钟就解决掉了，我不禁在内心起立鼓掌。我觉得议长应该向入须学姐道谢。”

我们几个之中，最少夸奖别人的人肯定是伊原，不过其实里志除了开玩笑以外，也很少大力称赞别人的。我不清楚事情的具体情况，但是听里志的口气，入须冬实这个人应该做了什么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吧。我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心不在焉地想着。

尽管里志用尊敬的眼神看着她，但入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是这样吗？”

“入须学姐，你说过自己对学校的活动没什么兴趣吧？”

千反田说道。入须点了点头。

“福部说的那个委员会，我是作为代理参加的。也许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不记得了。希望你不要觉得心里不舒服。”

“这样啊。我不会那么想啦。”

里志尽管嘴上这么说，看起来却有些沮丧。一旁的伊原向千反田问道：

“小千，你和学姐是怎样的关系啊？”

“我和入须学姐吗？我家和入须学姐家有些来往，我从小就一直受到入须学姐的很多关照。”

到了千反田家这种地位，就会有一些家族来往的对象吗？至少折木家是没有这种对象的。名门望族还真是辛苦啊。这么说来，入须家也有一定的来头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反正不管是不是，都和入须冬实这个人无关。

“先不说这些。”

入须将话题拉回正轨。她举起了手上拿着的东西，那似乎是一盒长方形的录像带。

“今天占 用你们的时间，是想让你们看一下这卷录像带。你们应该从千反田那听说了吧？这是我们班级拍摄的电影。我希望你们看了之后能坦率地提些意见。”

“真期待啊。”

千反田说道。

试映会似乎就真的只是试映会而已。但是我总觉得难以释怀，于是询问道：

“只是这样就可以了吗？”

入须笔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从黑暗中射过来的视线咄咄逼人，感受到强烈压迫感的我还是继续说道：

“看完说一下感想就可以了吗？”

“有什么问题吗？”

“就算我们看完后对这部作品进行批判，你们也不会重新拍摄吧？又没办法像真正的试映会一样起到宣传作用，我不是很明白这场试映会的意义。”

听到我这么说，入须不知为何满意地点了点头。

“问得好。确实，只让你们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虽然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你们看了之后会更有效率。如何？”

唔，我还是有些不满。不过效率这个词很符合我的喜好，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追问了。

看到我表示同意之后，入须继续说道：

“这部录像带电影还没有题目，姑且命名《悬疑》。看完之后，我会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做好准备。”

伊原询问道：

“既然是悬疑电影，那么有推理的要素在里面吗？”

“你可以这样认为。”

“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做笔记呢？”

“嗯，能看得这么仔细那就最好了。”

不过很不巧，我们的东西都放在地学教室里。伊原询问要不要回去拿包，里志则做出了回应。

“笔记由我来做吧。”

他从片刻不离身的束口袋里面取出了记事本和笔……原来里面放着这样的东西。

入须看了一眼手表。那是一块朴素的银色手表。

“那么，差不多要开始了。你们随便坐吧。”

我们照她的话各自就座。里志打开了记事本，入须见状便朝控制室的方向走去。她走到铁门前面，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了一句话：

“请你们努力奋斗。”

门咔嚓一声关上了，紧接着传来卷扬机转动的声音，一块白幕从前方降下。我深深地陷在椅子里，摆出了最舒服的姿势。

话说，入须的准备不够周到啊。看电影没有爆米花怎么行呢？

没有确定题目的电影自然不会有标题画面。影像是突然出现的。场所一看就知道是神山高中的普通教室，桌子和椅子摆放得非常整齐。从窗外的景色可以判断出时间接近傍晚，应该是在放学后吧。

旁白开始说话了，是个有些沙哑的男声。

“要讲述那起事件，就必须要从这里开始才行吧。二年F班的有志之士为了留下高中生活的回忆，决定参加KANYA祭。但是具体要做什么

呢？于是，他们在某天放学后举行了会议。”

顺便说一下，KANYA祭是神山高中文化祭的俗称。不过，古籍研究社的社员是不会使用那个俗称的。理由就说来话长了。

影像中出现了学生的身影，一共六个人。他们将椅子围成圆圈，相对而坐。这就是讨论文化祭节目的“会议”场面吧。镜头缓缓地拍出他们每个人的脸，旁白依次介绍了他们的名字。

首先是一名身材壮硕，非常适合参加武道系社团的男生。他的头发剃得很短，在六人中是身高最高的。名字叫“海藤武雄”。

第二个是唯一戴眼镜的高瘦男生。尽管是在进行拍摄，他却表现出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名字叫“杉村二郎”。

第三个皮肤黝黑，是有着一头褐色披肩发的女生。在入镜的几秒钟时间里，她就拨了两次头发。名字叫“山西绿”。

第四个是矮小略胖的女生。说她略胖，也许只是因为圆脸使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而已。名字叫“濑之上真美子”。

第五个是长相看起来很和善的男生。他的头发染成了红色，不过老实说一点都不适合他。名字叫“胜田竹男”。

最后一个是一直低着头，一看到镜头就别过脸去的女生。她的装束很朴素，个子是六人中最小的。名字叫“鸿巢友里”。

旁白每念一个名字，就能听到里志动笔的声音。由于此时还不知道人名的具体汉字，所以他是用片假名做笔记的。

介绍结束，在停顿了一会之后，高瘦眼镜男杉村像是收到了信号似的开口了。

“我想以楢洼地区为主题。”

伊原不禁发出了“呃”的声音。我能理解她，这语气也太僵硬了。

“楢洼地区？”

经常拨弄头发的山西询问道。红发的胜田做出了回答：

“我听说过。应该是在古丘町吧。”

“没错，是一座废弃的村庄。随着矿脉的发现而诞生，并且随着矿脉枯竭而荒废。”

连续的生硬对话。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按照千反田所说，这是“二年F班运动系社团的人们为了参加文化祭而开始进行的企划”，所以演员都不是戏剧社的人吧。

身材壮硕的海藤盘起粗壮的胳膊。

“嚯，探访废弃村庄吗？听起来蛮有趣的。”

“我曾经去过一次，那里相当有震撼力，值得一看。追踪一个村庄一生的历史那也是挺有趣的。”

“我一点都不觉得有趣啊。”

山西这句台词的敷衍态度表现得非常到位，搞不好这其实是她的真实感想。这时，圆脸的濑之上非常做作地探出了身子。

“不过探访应该挺有意思吧。是要去废墟对吧？我从来没有看过废墟呢。”

一直低着头的鸿巢插嘴了。

“我也知道栖洼这个地方……那是在深山里面啊。从最近的公交站要走至少一个小时的。”

“咦。”

山西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她就是“这样”的角色吧。而海藤则是一脸的从容不迫。

“一小时左右根本是小菜一碟，连远足都算不上。就当是郊游吧。”

“那就这么定了。文化祭的展览就是关于栖洼地区的调查。”

胜田对杉村的结论提出了异议。他的意思是单纯展示对废弃村庄的调查实在是缺乏趣味性。山西也对此表示赞同，并建议换个主题。濑之上则主张只要在展示方法上下工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被问到具体方案，她就答不上来了。杉村提议用冒险故事风格的表现手法，但被批评太老套而遭到否决。鸿巢随口说出的灵异方案倒是获得了一致好评，不过如果没有相关原型的话就难以表现出所需要的气氛。对此，杉村一口应承说会去调查一下。在此期间，还拙劣地描述了各种人际关系，比如谁谁谁喜欢那个谁谁谁、谁谁谁和谁谁谁是竞

争对手等等，请容我在此割爱。最初的这个场景大概只有一处比较重要吧，那就是画面转暗后旁白说的那句话——

“一周后，他们前往了古丘町楢洼。”

黑色的画面持续了一会，当影像重新开始的时候，出现的场所不是学校，而是充满盛夏特有浓郁绿色的山中风景。这里应该就是楢洼地区吧。

我知道古丘町。那是个距离神山市二十公里左右的小镇。由于铅矿还是什么金属的矿产而繁荣一时，后来自然而然地衰败，矿山关闭后就没有值得一提的主要产业了。不过楢洼地区是哪里？

伊原向里志询问道：

“阿福，你知道楢洼地区吗？”

没想到里志真的知道，不过倒是不值得大惊小怪。

“啊啊，就是古丘矿山还在运作时采矿坑所在的地域。虽然交通不便，不过在矿山全盛期也是非常繁荣的。”

里志同时举出了两三个大牌演歌歌手的名字。

“——他们都曾去过那里哦。”

伊原多少有些吃惊。我也差不多，因为里志举出来的名字是不折不扣的大人物。

“不过啊……”

里志正要继续说下去，但是千反田短促地叫停了。

“似乎要开始了。”

镜头绕着夏天的杂木林转了一百八十度，然后出现了一群学生。和刚才不同，他们都穿着便服，而且是大热天的轻便打扮。每个人都背着小型背包，不知道里面放了些什么。

山西呆站着说道：

“热死了。我们走了不少路啊，还没到吗？”

杉村回应道：

“马上就到了。只需要再走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句话你刚才就说过了。这么个大热天，真是累死了。”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觉得热。好了，快走吧。”

海藤说完后，大家就继续往前走了。摄影机紧跟着他们。

楢洼地区果真是在深山里面。道路左右是令人怀疑过去有没有人迹的杂木林，偶尔透过树木的缝隙看到的古丘镇街道是在遥远的下方。虽然姑且算是有铺设好的道路，不过到处都有破损。柏油路面的边沿明显剥落了，随处可见拳头大小的石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路况很糟的关系，影像抖得很厉害。既然演员不是专业人士，那么摄影师想必也一样吧。即使是像我这样不常看电影的人，都能看出这个摄影师的技术很生涩。不过就算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个画面也太糟糕了。

影像突然中断了一会，然后转换成位于一行人后方的镜头。过了不久，走在最前头的杉村托了一下眼镜，指着前方说道：

“看到了，那里就是楢洼！”

大家都站到杉村旁边。镜头朝杉村所指的方向移过去，映照出山中的洼地。那里有一片废墟。

废墟。我虽然住在比较偏僻的都市，但怎么说也是现代日本啊。结果在与住所只相隔二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居然出现了这种东西，实在是有些缺乏现实感。画面里有稀稀拉拉的房屋，窗户破破烂烂，屋顶崩塌瓦解，正处在慢慢消亡的过程中。既然这里曾经是矿山，那么这些公寓一样的建筑就是工作人员的宿舍吧。爬山虎无视人类的存在，将公寓彻底侵吞。形似商店的建筑物前面还挂着瓷质招牌，这更进一步强调了无人村庄的寂寥。原来如此，剧中杉村的台词还真没说错，这里确实是值得一看。

摄像机仔仔细细地拍摄着这些景观。尽管摄影手法很生涩，演员的演技很糟糕，不过那个画面拥有足以弥补这一切的震撼感。

演员们似乎也因为那道景观而产生了些许动摇，有人背对摄像机轻声说了一句“好厉害”，这应该不是台词吧。接着，表演重新开始了。

“原来如此，看起来确实有探访的价值。”

胜田这样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次性相机“咔嚓”地拍了一下。濑之上则是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着什么。海藤等他们告一段落之后，大声地进行了指示。

“总之，先确保今晚休息的场所。然后才是进行探访。”

“那里就可以了吧？”

鸿巢再次指向栖洼的废墟。镜头朝着她所指的方向拉过去，那是一座类似剧场的大型建筑物，与这个小村庄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

“那里的话，就算下雨也没问题吧。”

“嗯，就去那里吧。”

六人走下山坡前往村庄。接着画面消失。

画面重新出现的时候，地点变成了剧场前面。一行人在左右对开的玻璃门前面站成一列，同时抬头仰望建筑物。摄像机也从下往上拍摄肮脏的墙面。从斜下方角度拍摄的画面彰显出一种奇妙的存在感。

摄像机接着又下移对准一行人。海藤拉开了玻璃门，众人以他为首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去。留在最后的果然还是低着头的鸿巢，她喃喃自语道：

“总觉得有不祥的预感。”

然后，她也进入剧场里面。门没有关上，六人走入黑暗之中。这一段到此为止。

里志和伊原不约而同地出声了。里志是语带喜色，伊原则是有些不满。

“是洋馆类悬疑剧吗！”

“居然是洋馆类悬疑剧吗？”

画面从洋馆……不对，从剧场里重新开始。废弃村庄是不可能通电的，建筑物里面很暗。和夏日光照强烈的外面相比，这里的画面顿时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尽管如此，倒也没有到分辨不出演员谁是谁的地步。地板的材料是石头吧，能听到六人“咚咚”的脚步声。

“灰尘真多……”

山西拍了拍衣服，弄了一下头发，用抱怨的语气嘟囔道。从影像看来，似乎确实有不少灰尘。在山西旁边的胜田抬头看向上方。

“房顶看起来蛮坚固的。”

濑之上的手上仍旧拿着笔记本，她转向杉村的方向说道：

“没想到在这种深山里还有这样的剧场啊。”

“矿山很有钱的，虽然已经是陈年旧事了。而且，正因为是深山，如果连这点娱乐都没有的话，谁还干得下去啊。”

喜欢这类剧情的里志轻轻地“哦”了一下，悄声对我说道：

“这段台词挺有意思的嘛。”

我倒不在意录像带电影的台词有不有趣。

画面中，海藤跺了跺脚。因为他身材很魁梧，所以地板发出很响亮的声音。我正在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镜头拉到了他的脚边。玻璃的碎片在微弱光芒的照耀下闪烁着。

“我们今晚要住在这里……”

海藤夸张地皱起眉头。

“不过这一带太危险了，到处都是玻璃。”

这时，摄像机当场绕了一圈，将周围的情况展现给观众看。光线很暗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既然这里是剧场，那么一行人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玄关大厅吧。我看到了两个楼梯和一个房间。接着，摄像机微微朝上又转了一圈，看到了二楼，从大厅到二楼是直接连通的。杉村和胜田相继说道：

“还是找一下能住人的场所吧。”

“是啊，趁天还没黑。”

海藤点了点头，扫视了一下众人。

“那么我们分头寻找吧。不知道有没有平面图啊。”

“在这边。”

鸿巢在玄关旁边朝大家招手。海藤马上朝那边走去，这时场景切换了。

镜头对准了鸿巢找到的那张剧场内平面图。大概考虑到光线太暗看不清楚吧，只有这个时候用手电筒进行了照明。

“哦哦，平面图！这很重要！”

里志感慨地说道，并且动手将那张图描了下来。尽管画像的细节部分比较模糊，不过好在是特写在大屏幕上，所以能够勉强判断出上面的文字。平面图的画面维持了整整三十秒，里志得以顺利将其描下来。

根据平面图所示，这个剧场是两层楼建筑。进了门首先是玄关大厅，就是现在一行人所在的地方。然后在大厅旁边有个办公室。往里面走会碰到墙壁，墙上有门，里面是会场。会场里面当然有舞台了。另外，会场两边也有通道，左边和右边各有两个等候室。道路的尽头是舞台的两侧。顺便一提，从观众席看过去右侧是“上游”，左侧是“下游”[1]。

玄关大厅的左右有通往二楼的楼梯。从右边的楼梯上去就会来到舞台上方，在窄道旁边能看到照明调光室的门。从左边的楼梯上去除了能到办公室正上方的用具室以外，同样能来到舞台上方，另外还有与照明调光室左右对称的音响调整室。两条走道在玄关大厅上方相连，所以从右边楼梯上去也是有办法到用具室去的。

屏幕上的一行人应该也看过了这张平面图。

从平面图的影像切换到海藤的特写。

“我们分头调查一下里面吧。”

“不会有危险吗？”

胜田问道。

“这种废墟能有什么危险。”

濑之上对言之凿凿的海藤提出疑问：

“但是，有办法进入房间吗？应该都上锁了吧？”

鸿巢代替海藤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不用担心，我想应该会有的……”

她说着走进了玄关大厅旁边的办公室。很不可思议的，办公室没有上锁。摄像机跟在鸿巢后面走进办公室。鸿巢环视了一下四周，喃喃说着“果然有啊”，朝墙上的钥匙盒走过去。

“就是这个。”

她将一整串钥匙都拿了出来。钥匙盒里面只留下一把钥匙，镜头则对准了那把钥匙。照明很暗看不清楚，这时光线照了过来。匙柄上写着“万能钥匙”几个文字。

“有这些钥匙的话，就可以调查这栋建筑物内部了。”

鸿巢回到大厅，将这一大串钥匙给海藤看。海藤点了点头，从中选出一把钥匙。

“那么，大家随便选一把拿着吧。找找看有没有可以使用的房间。就算多少有些散乱也没关系，重点是躺下来不会有危险，发生火灾也能马上逃跑。”

鸿巢将钥匙摆在大家面前，先拿走了一把，其他人也陆续将钥匙拿走，最后一把钥匙都不剩了。

“其实啊。”

里志笑着说道：

“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都会选择大家一起行动吧？分头行动未免太鲁莽了。”

“进入废墟的废屋就已经足够不真实了。不过你的意思是这个场景很可疑吗？”

里志的笑意越来越深了。

“不不，不可疑啦。如果不分头行动的话，事件就不会发生了。这是定律。”

“也就是说……”

“没错，马上就要发生事件了，我可以跟你赌一个芝士热狗。分头行动之后，肯定会有一个人回不来的。”

里志旁边的伊原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的意思是让我废话少说快闭上嘴吧……但提起这个话题的人又不是我。

影像中，拿过钥匙的人各自确认了一下平面图，然后消失在建筑物里面。顺序依次是海藤、杉村、山西、濑之上、胜田、鸿巢。最后大厅里空无一人。无人的画面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变暗。

黑暗之中响起了旁白。

“在这之后，事件发生了。”

“我就知道。”

里志得意洋洋地卖弄着。

你看，伊原又瞪过来了啊。

下一个场景是从玄关大厅开始。

依旧是空无一人。

不久之后，鸿巢从右边的楼梯走下来。

接着山西从左边的通道走了出来。

又过了一会儿，胜田同样从左边的通道走了出来。胜田向着先回来的两人打了个招呼。

“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山西不开心地回答道：

“到处都是镜子的碎片。不打扫一下是没办法使用的。”

鸿巢则是默默地摇了摇头。

“这样啊。我这边也是类似的情况。”

后来濑之上从左侧的楼梯走了下来。在下楼梯的途中，她用双手比划出大叉的形状。

胜田突然抬头看向上方。镜头追随着他的视线，于是发现从大厅能够清楚看到二楼用具室的窗户。窗户的镜头久得让人感觉很不自然。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胜田才对二楼喊道：

“喂，杉村，你那边怎么样啊？”

杉村从窗户探出脸来。

“算是比较干净，也没有什么易燃的东西。说不定能用。”

“这样啊，那你先下来。”

“知道了。”

杉村马上就下来了。五人站在大厅里，看了看彼此。

原来如此，少了一个人。“被害人”确定了。

山西说道：

“海藤呢？”

“他还在调查吗？”

胜田疑惑地歪了歪脑袋。

“算了，反正我们都在这里了，就一起去找他吧。海藤是往这边走的吗？”

他指向右边的通道，其他人纷纷点头。胜田打头，一行人走入了右边的通道，摄像机也跟了上去。进入通道之后，光线越来越暗，几乎看不清画面上有什么东西。

有人打开了手电筒，照亮了通道途中的门。胜田拉开那扇门，等候室里面陈列着一排镜子，衣物散乱一地。没有人影。

“真奇怪。”

“该不会是在后台？”

于是大家继续往里面走，实在是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啊。

手电筒再次被打开，照亮了通往上游的门，上面写着“禁止无关人员入内”这几个字。胜田转动门把，但是门没有开。

“怎么了？”

“打不开。被锁住了。”

“怎么办？”

“……办公室应该有万能钥匙，我去拿来。”

在一段分不清发言者的对话之后，传来了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脚步声似乎有两串，所以是两个人跑去拿钥匙了吧。画面中断了一小会，接着光线照在了门上，同时传来钥匙插进去的声音。门打开了，一行人进入房间内。

上游有窗户，原本垂挂下来的遮光窗帘被摘掉了，阳光得以照射进来。在光照之中，可以看到房间里面——窗边倒着一个人。那当然就是海藤了。

“海藤！”

杉村跑了过去，胜田也紧随其后。杉村在海藤的跟前摔倒了，他爬起来之后注视着自己的手掌，镜头对准了他的手。光照不足看得不是太清楚，似乎是有点脏的样子。杉村轻声喃喃道：

“是血……”

惊叫声传来，镜头对准了站在房间入口的三名女生。山西目瞪口呆地捂住嘴巴，濑之上双臂紧紧地抱在胸前，鸿巢用力握紧了拳头。倒在地上的海藤腹部满是鲜血，眼睛是闭着的。这样比较好，没有演技的人翻白眼会显得很不自然。镜头朝海藤的旁边拉近，居然出现了一条手臂。尽管毫无疑问是小道具，不过在昏暗画面的帮助上，还是相当有震撼力的。海藤拿着的钥匙掉落在了手臂的旁边。

“啊啊。”

我的旁边传来了叹息声。是千反田吗？

影像中，随后跟上来的胜田也愣住了。

“海藤！可恶，是谁干的？！”

胜田很快就振作起来，跑到窗边想要将窗户打开。那是往上推的窗户，似乎因为长久没有使用，完全卡住了，半天都没能打开。胜田抓住窗框不停地晃动，最后几乎是用全身的力量强行将其推了上去。窗户发出沉重的嘎吱声，总算是被打开了。胜田探出身子看向窗外，仍旧晃个不停的摄像机将外面的情况拍了出来，窗外整一片都是茂盛的杂草。

胜田转身向舞台的方向跑去。由于突然从明亮的室外转入昏暗的室内，画面一瞬间漆黑一片。不过摄像机马上追上了胜田。胜田冲上舞台，一口气跑到下游。下游连接左侧通道的门完全被堆积的方木料挡住了，这使得他只能停下脚步。

“怎么会这样……”

影像转暗。

然后。

画面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

等了一会儿，屏幕上还是没有出现任何东西。

“结束了吗？”

伊原无力地嘟囔道。

“……似乎是这样。”

里志刚做出回应，卷扬机就像收到信号一般发出了声音，将屏幕收了起来。千反田把手伸向半空似乎是想要阻止屏幕被收起，这更是徒增了伤感。

“咦、咦，可是明显还没有结束吧？”

“等一下，说不定是器材发生了故障。”

背后有人对我的说法做出了回答。

“不是。”

我转过头去，看到不知何时从控制室出来的入须站在了那里。她的手上拿着一卷录像带。

“带子就到这里为止了。”

语气非常肯定。入须自然知道带子就只到这里吧，里志有些装模作样地问道：

“那么，故事到那里就结束了吗？是‘结局在各位观众心中’的收场方式吗？”

“也不对。”

那么，就表示这个片子还没有完成吧。她把我们找过来，就为了举办未完成品的试映会？

我轻声说道：

“能麻烦说明一下吗？‘试映会’应该不会这样就结束吧？”

入须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点了点头。

“我会进行说明的。不过在此之前我想请你们告诉我……刚才的电影在技术上如何？”

我们看了看彼此。虽然不知道千反田是怎么想的，不过其他三人恐怕是意见一致的吧。伊原作为代表做出了回答：

“老实说，我觉得很拙劣。”

这是入须预料之中的回答吧。

“我也这么觉得……你们应该知道，KANYA祭是文化系社团的庆典。本来的话，是没有班级活动参与的余地的。但是，我们班上的人

不肯就这样罢休。尽管拥有相关技术的人都投入到社团活动中去了，他们还是想依靠自己来制作出成品。但是没有技术的人不管多么有热情，那也是白费力气，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你们所见。”

她丝毫不带感情地阐述着辛辣的真理。

不过，这样也挺不错的吧？我如此想着，入须也说出了同样的意见。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既然他们想制作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尽情去做就好。即使最后会被人嘲笑，他们也不会在意吧。那是自我满足的世界。虽然很愚蠢，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被允许的事情。”

“问题不在于结果的好坏吗？”

入须对伊原的话语点了点头。

“我不会说完全是无关紧要。如果结果喜人的话，那么就更加让人满足了。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么，你们觉得对于这个企划来说，最致命的事态是什么呢？”

里志思考了一会，回答道：

“是没法完成吧。”

“没错。这样的话，连自我满足都不是了。然而，这部片子却没有完成。正如你们所见，由于外景地点比较特殊，摄影只能在暑假期间进行。”

“拍摄情况很不顺利吗？”

千反田关心地问道。

“即使碰到什么问题，他们也会想办法解决掉的。考虑到交通和剧本的进展状况，摄影分成了两次，日程的消化似乎很顺利。从时间上来看，下个周日的摄影就应该能将这部片子完成。”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吗？”

入须真挚地回答了我的嘲弄。

“由于将工作交给缺乏技术的人，所产生的弊病带来了致命伤。他们决定制作录像带电影，只确定下来内容是‘悬疑’。但是，没有人适合写这种类型的剧本，就连有创作经验的人也只有一个。那个人名字叫本乡真由，但也只是画过一点漫画而已。一小时录像电影的剧本工作就交付给了这样的菜鸟。”

没有创作经验的我不明白这究竟是多么严重的事态。不过，我看到旁边的伊原皱起了眉头。那家伙也是“画过一点漫画”的人，所以对那位本乡同学产生了同情吧。

“本乡很努力，完全没接触过悬疑的她能够将剧本完成到这种地步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但是，她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在写完你们看到的那么多内容后，就倒下去了。”

倒下去了，这还真是糟糕的情况。千反田压低声音问道：

“她怎么了啊？”

“是神经性胃炎。精神处于忧郁状态。尽管不是什么重病，但也不好强迫她继续写下去，所以需要后继者。”

我感到脊背发凉。

“该不会是想让我们接手吧？”

让我们当剧本作者？

入须微微一笑。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搞了个试映会，然后向看了这部电影的你们询问……你们觉得那起事件的犯人是谁呢？”

仔细想想，这虽然是部悬疑电影，但是却不存在类似侦探的角色，而且内容根本没有进展到解决的部分。另外，从企划的出发点来想，出演者每个人的戏份应该都很平均吧，不过实在没想到她居然会把“侦探角色”转交给我们。这真是……就在我难以接受的时候，伊原率先提出了疑问：

“学姐，虽然你问我们犯人是谁，但是不能保证依靠刚才那些内容就能推测出犯人吧？”

入须摇了摇头。

“这点你不需要担心。本乡是在要写解决篇的时候病倒的，所以从下一个场面开始应该就会进入解谜部分。”

里志也询问道：

“可是，侦探小说菜鸟写的剧本会将线索设置好吗？如果最后是出人意料的真相，那就伤脑筋了。”

“这点也没什么问题。那孩子为了写这个剧本耗费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进行了关于悬疑作品的研究。应该是遵守了十诫、九命题和二十法则的。”

千反田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我大概也是吧。十诫是什么啊？

“十诫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些吗？”

为什么用这么冷僻的戒律做例子啊？

里志得意洋洋地回答了千反田的疑问。

“不不，是诺克斯模仿摩西十诫所制定的推理十诫。比如不可以让中国人登场之类的，简单来说就是侦探小说需要遵守的规则。既然本乡同学遵守了这些规定，那么就不用担心会缺乏公平性了。”

不能让中国人登场？这是什么奇怪的规定？要知道科幻小说里经常会出现中国人角色啊……而且这和公平性有什么关系啊？去调查一下那个什么诺克斯就会找到答案吗？[2]

当我还在烦恼的时候，入须进入了总结。

“也就是说，问题已经给出了相应的提示……在这样的基础上，你们觉得‘犯人’是谁呢？”

在深山的废弃村庄里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她是问我们这起案件的犯人是谁吗？开什么玩笑啊。

里志、伊原和千反田面面相觑。

“就算问我，我也说不上来。数据库是无法给出结论了。”

“唔，我也没什么自信……虽然有怀疑的对象啦。”

“请问，影片中的海藤同学是死掉了吗？”

他们各自说完之后，几乎同时看向了我。在三人的注视之下，依旧靠在椅子上的我稍稍看向了远方。

“……干什么啊？”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方面的事情应该是奉太郎负责的。”

里志露出一如既往的笑容，厚脸皮地说道。

“‘这方面’是哪方面啊？”

“也就是‘侦探角色’啦。”

我很清楚自己这个时候露出了怎样的表情，就跟里志说的一样。

“一脸厌恶的表情呢。”

我无言地点了点头。作为普通高中生兼节能主义者，我今生今世不想被赋予奇怪的期望。太过高看我那只会让我伤脑筋，而更主要的是——

“我没怎么认真看的。”

千反田间不容发地说道：

“那么再来看一次吧！”

有必要这样吗？

入须似乎察觉到我的内心想法，出面打了一下圆场。

“我只是想听取参考意见而已，你们随便说说就好。”

“这样啊，那我认为是山西学姐。”

千反田疑惑地歪着脑袋。

“为什么呢？”

“因为态度很不好。”

“折木！”

伊原厉声斥责我，不过我一点也不害怕。伊原的可怕之处在于她对于过错非常严厉，我现在又没有错。

“那么就是胜田吧。看起来很有力气的样子。”

里志盘起双手，叹了一口气。

“唉，看来你很没干劲啊。但是又不想随便乱出主意，是这样吗？”

也有这个原因，不过并非仅仅如此——我实在是难以接受。我对凝视着我的入须说道：

“我有事想请教一下。”

“请说。”

“为什么要向我们这些外人征求意见？既然是二年F班的问题，那么由二年F班的人自己解决不就好了？”

入须点了点头，像是在说我“言之有理”一样。

“我们进行过讨论，也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但都是一些疑点重重、缺乏说服力的意见。我刚才也说过了，缺乏技术的人是难以做好工作的。”

“学姐你自己也是吗？”

“如果让我来想的话，我就会充分考虑究竟让谁作为犯人才最为合理。但是很遗憾，我必须要顾全大局，没办法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时间。”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否决悬疑题材呢？”

我的语气有点像在进行质问。入须这时首次垂下了视线，不过她冷峻的口吻依旧没有变化。

“我一开始是没有参加这个企划的。这三周来我一直都在北海道，前天回到神山后才从担任导演的同学那里得知情况，并被推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如果我一开始就参加的话，是不会让这么草率的计划通过的。”

那么这件事情完全和学姐你没有关系嘛，是因为不忍心抛弃同班同学吗……这些话即使是我也问不出口。

换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找我们？学姐你虽然和千反田说得那么拐弯抹角，但其实一开始就打算找我们过来吧？神高小归小，学生再怎么说也有一千人，为什么偏偏要找我们古籍研究社？”

“首先，我和千反田认识。”

那么她的言下之意想必是“千反田的话，应该会产生兴趣的”吧。然后，入须与我四目交会。

“另外就是古籍研究社有你在。”

“我？”

这是出乎意料的答案。千反田、里志、伊原之所以会那么看得起我，是有相应理由的。尽管纯粹是运气很好，不过我在之前的“冰菓”事件里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入须与我素不相识，她为什么会想要找我呢？

不知为何，入须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从三个人那里听说了你的事情。一个是千反田，一个是校外人士，还有一个则是远垣内将司，你认识吧？”

远垣内将司？

“是谁来着？”

“折木，你要糊涂到什么地步啊！是壁报社的社长啦。”

哦哦，那个人啊。我想起来了，同时感到一阵心虚。

远垣内是之前和我有过一些瓜葛的高三学生。详细情况请容我在此省略，总之我利用他想要隐瞒的事情，对他进行了小小的威胁。这不是什么好回忆。

入须似乎看透了我的表情。

“没事啦，远垣内并不怪你的。”

那真是太好了，请代我向他问好吧。

“在知道工作人员全部不具备相应技术之后，我就想起了你。如果是你的话，说不定能够担任这部片子的‘侦探角色’。”

“……”

“真厉害啊，奉太郎。你的成绩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呢！”

我瞪了一眼调侃我的里志，接着将视线转回到入须身上，自然而然地叹了口气。我是侦探角色？我现在最坦率的心情就是——

“胡乱期待我，那样我会很伤脑筋的。”

结果出乎意料的，入须居然很干脆地就放弃了。

“好吧。”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让你们参加试映会对我来说是一场赌博。我的内心确实有那么一丝天真的期待，认为你们说不定能够快刀斩乱麻地将问题迅速解决掉……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向你们道歉。”

入须说着，向我们低下了头。

“还有什么想问的事情吗？”

气势受挫的我完全失去了提问的欲望。

入须确定大家都没问题后，就简简单单地收场了。

“那么，试映会到此结束。辛苦你们了。”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我把她在场的事情给忘记了。没错，就是能在森罗万象中找到谜团的好奇心化身——千反田爱瑠。

千反田叫住了转身准备离去的入须。

“请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吗？”

“请问，那么这部片子的结局要怎么办啊？后面会怎么样啊？”

入须转身回答道：

“不知道。我会继续努力的，但是也做好了无法完成的心理准备。”

“那就伤脑筋了。”

你说伤脑筋……真正伤脑筋的是人家入须好吧。

千反田走到入须跟前。

“如果情况是如入须学姐所说的那样，那么无法完成实在是太让人难过了。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算你说不希望……人家入须当然也不希望啊，但又没什么解决办法。

“而且，而且——”

我揉了揉眉心。糟糕，已经开始了。入须赌对了，把惯于将问题自动揽到身上的千反田叫过来是正确的选择。

“我很好奇，为什么剧本作者本乡真由学姐不肯中途放弃，甚至导致自己的名誉与身体健康都受损呢？”

在我旁边的里志说道：

“奉太郎，先不说什么‘侦探角色’，你不觉得想要解决那起事件还缺少足够的情报吗？”

“嗯，确实。”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能搜集齐情报的话，就能迎刃而解了吧？”

不，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

但是里志的如意算盘却成功了，听到我们之间对话的千反田猛地转过头来。

“折木同学，我们来调查吧。为了继承本乡学姐的遗志！”

“本乡还没有死。”

不知道大小姐有没有将入须冷静的指正听进去。

里志又提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摩耶花，文集的进展状况如何？就算拖个一星期问题也不大吧？”

摩耶花板着脸回应道：

“进度最慢的人是阿福你自己呀。我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呃，唔，那就不需要担心了吧。”

然后，伊原轻声做出了补充。

“我也想看看这部电影的完整版。先不论摄影技术，我真没想到日本废弃村庄的画面是那么有震撼力。”

我……

面对千反田我果然还是无计可施啊。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我果断拒绝，她也不会轻易放过我的。而且即使最终成功逃跑，所耗费的精力也会比插手此事要多得多。我讨厌浪费。

但是，这一次我实在是……

我没办法答应入须的请求去当“侦探”。这与我的节能信条无关，而是有另一层理由。其他三人可能并没察觉到这个理由，或者是

察觉了却故意保持沉默。我尽可能装出冰冷的语气对他们说道：

“而且，如果我们在这里把事情揽下来，最后却失败了，你们准备怎么负责？要在杀气腾腾的二年F班众人面前下跪道歉吗？”

我们的社团不是侦探小说研究会，而是活动目的不明的古籍研究社。我确认自己在“冰菓”事件中的活跃只是因为运气很好罢了。对于入须的请求，我实在是没什么把握。我才不想随随便便就对二年F班的企划负起责任。

听到我不留情面的话语，千反田顿时垂头丧气了，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一般。伊原张嘴想要马上进行反驳，不过入须在绝妙的时机提供了折中方案。

“既然如此，我不会要求你们一定要担任‘侦探角色’。我们班上也有人自告奋勇想担任‘侦探角色’，你们只需要当一下观察员，听听他们的意见，判断是否值得采纳。意下如何？”

观察员啊。既然是判断推断犯人的推论是否合理，那么与其说是观察员，不如说是审判员或者陪审之类的吧。这样一来，确实可以不用承担没有必要的责任。

这一次则是节能主义者的拒绝欲望膨胀起来了，但是事实早已证明，我的这种动机绝对说服不了眼眶湿润的千反田。

我只好不情不愿地同意了。

“这样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

听到我这句话，千反田露出了微笑，伊原盘起了胳膊，里志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而入须则是感激地鞠了一躬。我又摊上麻烦事了啊。也罢，反正坐着听听就可以了，算是比较轻松吧。我在内心叹了一口气。

……话说，抬起头来的入须一瞬间似乎露出了难以言喻的满足笑容，这是我的错觉吗？

---

[1]日本的舞台术语，用来区别舞台的左右。另外重要人物都是从上游出来的。

[2]推理小说十诫是资深编辑、作家隆纳德• 诺克斯于1928年定下的推理小说原则。十诫内容主要包括故事脉胳的铺排、角色类型和性格塑造等。其中不乏有些错误的认知，但在古典推理的黄金时期曾被奉为圭臬。其中提到的“不可以让中国人登场”，是因为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相当少，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中国人一定会功夫、奇门遁甲等技能，所以才定下此诫，以免影响情节的展开。

二　『古丘废村杀人事件』

试映会结束，回到地学教室之后，里志说道：

“入须冬实这个人很有名哦。”

“嚯，上过社会新闻吗？”

“这我不清楚。不过就算有，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之前说过的吧？入须家是与进位四名门并肩的名门。”

进位四名门是指十文字、百日红、千反田、万人桥这四个家族。据说他们都是神山市赫赫有名的世家。顺便一提，“进位四名门”这个品味古怪的命名是出自里志之口，据我所知就只有他一个人使用这种叫法。

里志指向窗外。外面是街景。

“入须家是恋合医院的经营者。”

看来里志所指的是市区的恋合医院。恋合医院在神山市是仅次于日本红十字医院的大型综合医院。从神山高中走路到恋合医院只需要五分钟，所以学校如果出现伤病者的话，一般都会送到那里去。原来如此，难怪入须冬实会很有名。

看到我露出心领神会的表情，里志继续说道：

“不过，入须冬实之所以会很有名，并不仅仅是因为家族的关系。她有一个外号。”

“嚯。”

“怎么样，奉太郎，要不要猜猜看？”

我没有挑战谜题的打算，不过他既然问了，我就自然而然地思考起来。里志会特地当成问题来问我，那么不可能像伊原的风格——比如“小入”那样的。我想想，冷峻的氛围，威严的态度，高洁的气质，而且愿意为了同学两肋插刀。唔。

“……特蕾西亚[1]。”

里志笑逐颜开。

“很好，虽不中亦不远！是‘女帝’。我听很多人说过‘这件事就去拜托女帝吧’这样的话。”

女帝，这还真是夸张的外号啊。居然获得了这样的尊称，那么想必那个人——

“她是虐待狂吗？”

在教室另一侧和千反田说话的伊原突然转过头来。

“那是SM女王吧。”

然后又背对我了，我要向她的吐槽精神敬礼。

“是吗？那‘女帝’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除了美貌之外，她还很会使唤人。她周围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变成她的棋子。”

“嚯。”

“我刚才提过的总务委员会那件事也是。入须学姐一眼就看出三名委员在那个问题上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于是让他们依次发言，使得最后得到了解决。”

这还真是了不起。即使只听信一半，也能推测出入须大概是司令官类型的人。但是这对我来说是相当讨厌的进展。因为我根本不打算为别人尽心尽力，却感觉有些被她牵着鼻子走了。

我盘起双臂，里志在我面前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当他那充满节奏感的手指动作停止之后，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话说啊。”

“干吗？”

“既然‘女帝’都登场了，那么我们也来个象征吧。”

“象征？”

里志盯着半空看了一会，然后开口说道：

“首先，摩耶花是‘正义’吧。”

说到“女帝”和“正义”，即使我是不相信迷信的纯粹理性个体，也大致猜到了。应该是塔罗牌吧。里志是用伊原本人能够听到的音量在说，我就默默地注视着接下来的发展。

不出所料，伊原转过身来，在遥远的教室另一侧进行反击。

“为什么我是正义的伙伴啊？”

里志也扭转身子。

“不是伙伴，是‘正义’。不过我在‘正义’和‘审判’之间犹豫了一下。你们想啊，一般不都会说正义是严苛的吗？”

我差点笑出声来。我不清楚“正义”在塔罗牌中有怎样的暗示，不过如果是里志所说的那个意思，那么伊原确实很适合“正义”。就在我思考着这种事情的时候，伊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你笑什么笑啊。”

“喂，要抗议请找里志。”

“就算说了阿福也不会听，所以我才对你说啊。”

……真是躺着也中枪。

伊原可能是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随即站起身来。千反田也跟着起身，两人一起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到了里志的身边之后，伊原挺起平坦的胸部问道：

“那么，阿福你又是什么呢？”

“我？这个嘛。‘愚者’……不对，应该是‘魔术师’吧。‘愚者’就送给千反田同学了。”

真是没神经的说法，居然把别人说成愚者，不过千反田本人似乎并不在意。应该是为了安全起见吧，里志进行了补充：

“这不是不好的意思。我想千反田同学应该是能够理解的。”

听到他这么说，千反田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明白。是啊，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自己是‘愚者’。虽然这可能也是我的缺点吧……福部同学是‘魔术师’……也很符合你的形象。”

看来他们说的内容似乎与塔罗牌的含义有关。尽管里志和千反田只靠塔罗牌的名字就进行对话了，但是我完全听不懂。伊原也是一副不爽的样子，估计她也不懂吧。

“那么折木同学呢？”

里志立刻给出了回答。

“那自然是‘力量’。”

“为什么呢？我觉得‘星星’比较适合……”

“不，肯定是‘力量’。不会错的。”

然后里志笑了出来，仿佛是讲了一个上乘的笑话一样。千反田歪着脑袋思考了一会，但还是没能领会里志的意思。我和伊原就不用多说了。

“为什么呢？”

“唔，其实‘星星’也不坏啦。”

里志避重就轻地说道。千反田又将左倾的脑袋往右倾，不过所幸她没说出“我很好奇”这句话。我深深地靠在椅子上，用不快的语气说道：

“……哼，感觉不像是在夸我啊。”

“你多心啦！”

里志又自顾自地笑了。真是可恶的家伙。

话题接下来又脱线到其他地方。回想起来，这真是一段毫无意义的时间，不过反正没有消耗多少能量，倒也无所谓。我们还有明天呢。

隔天。

古籍研究社的四名成员三三两两地到活动室集合……其实我们总共才四人，也算不上三三两两啦。目的是为了打发无聊……不对，是为了探讨“杀人事件”。在神圣无为的暑假跑到学校来，我变得相当有积极性了嘛。我的内心在这样自嘲。说到底全是因为千反田的关系……其实我曾向里志表达过自己没有意愿参加，结果那位大小姐居然到我的破房子来迎接我。真是精力旺盛啊。

那个千反田不知碰到什么开心事，一脸笑嘻嘻的样子。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里志和伊原则在我的旁边讨论着今天的行动。

“查证现场是最基本的做法吧。”

“话虽如此，舞台是在古丘町啊。要跑到那里去吗？是有公交能到那里，如果坐电车的话就要走很远了。”

“侦探自然要靠自己的脚来获取情报。不过二十公里啊，骑自行车也需要蛮久时间的。”

“用脚获取情报的不是侦探，而是刑警才对吧……”

饶了我吧，二十公里？我们只要坐着听取二年F班“侦探角色”志愿者的意见就可以了吧。

但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二年F班又不是都认识我们，低年级学生总不可能突然跑到学长学姐的班级说“我们有事想要商量一下”吧。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找谁问话。那么要怎么做呢？这时我发觉千反田似乎相当平静的样子。

“千反田，你今天有什么计划吗？”

听到我这么问，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嚯，要怎么做？”

“入须学姐会派人过来，然后带我们去听工作人员的意见。”

什么嘛，她会派人过来啊。那就没什么问题了。仔细一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你们什么时候商量好的？”

千反田像是在说秘密一样轻声说道：

“其实啊……我会使用浏览器哦。”

“不要用些奇怪的说法。也就是说你在使用网络对吧？这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

“你这样说是不对的，奉太郎。应该说WWW，万维网啊。”

里志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我无视了。

“那么，这和网络有什么关系？”

“神山高中的主页有只有学生能够进入的聊天室。”

“千反田同学你这样说是不对的，应该是学校网站的页面。”

千反田也无视了里志。

“我在那里和入须学姐进行交流。入须学姐帮我们安排了场所，虽然她可能不会露面，不过说了会派人来接我们的。”

唔，准备还真周到。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伤脑筋了。她尽管被称为女帝，却也不是只会高傲地坐在王座上啊。

千反田看了一眼挂在教室黑板上面的时钟。我也跟着看了过去，时间正好是一点。

“约定的时间是一点左右，差不多要来了吧。”

就像是在等待她这句话一样，门静静地打开了。

进入地学教室的是一个女生。身高介于千反田和伊原之间，也就是非常普通。整体而言偏瘦，最大的特征是头发剪齐到脖颈发际。我虽然不熟悉时尚，不过这么乖宝宝的发型现在应该是很少见吧。再加上她的嘴唇很薄，给我留下了彬彬有礼的印象。

她先向我们深深地行了一礼。

“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是这里没错吧？”

千反田马上做出回答：

“是的……你是二年F班的同学吧？”

“我叫江波仓子，请多关照。”

她又行了一礼。她应该知道我们是一年级学生，态度却如此谦恭。名叫江波仓子的女生抬头环视了一下我们，然后用非常事务性的口吻说道：

“入须应该跟你们说过了，我接下来会带你们去见摄影组的人……如果你们准备好了的话，这就可以走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准备的事情。我站起来表示随时都可以走，其他人也纷纷起身。江波点了点头。

“那么，我们走吧。”

我们跟着她走出地学教室。想到接下来要去听取报告，我就觉得有些不自在。不过事已至此，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走廊上能听到铜管乐社嗡嗡嗡地开始了试奏。似乎是相当熟悉的旋律，仔细一听原来是《 鲁邦三世》 的曲子。我跟着他们的演奏哼起歌来，这时里志靠过来，在嘈杂声音的掩盖下说道：

“就像佣人一样呢。”

我还以为他突然在说什么呢，是说江波吗？这么一说确实还蛮像的。

下楼以后，音乐的声音逐渐远去。江波一边走，一边转过头说道：

“有什么疑问的话请尽管开口。”

装作毫不在意但其实很有干劲的伊原马上进行了提问：

“跟我们见面的是什么人呢？”

“名字吗？他叫中城顺哉。”

我朝里志使了个眼色，问他认不认识。里志摇了摇头。看来不是什么很有名的人。

“他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摄影组的副导演。他是最了解摄影整体情况的人。”

千反田听了之后也问道：

“摄影组，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小组吗？”

江波点了点头。

“这个企划分成三个小组。包括实际前往栖洼地区的摄影组，留在学校的小道具组和宣传组。”

“咦，那演员呢……”

“算在摄影组里面。所以摄影组的人数最多，一共十二人。另外小道具组是七人，宣传组是五人。”

真亏他们能召集到这么多人。我由衷地感到佩服。

千反田接着提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

“江波学姐你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江波的态度跟刚才一样没有丝毫迟疑。

“我没有参加这个企划……因为没有什么兴趣。”

我微微一笑。这回答真好，很符合我的喜好。

言谈之间，我们走过了连接特别大楼和普通大楼的游廊。普通大楼正如其名，是普通教室所在的建筑物。到了这个区域，神山高中文化祭准备工作的活力就稍微沉寂下来了。和特别大楼不同，无人教室也很多。

江波在一间看似无人的教室前面停下了脚步。我看了一下门牌，是二年C班，入须的班级应该是二年F班才对吧。江波注意到我的视线，于是进行了说明：

“安静的地方会比较好，所以选择了这里。二年C班没有进行班级展览，不会有人过来的。”

她拉开了门。

是间普通的教室。只有桌椅、讲台、黑板这些标准配置，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有位环抱双臂的男生坐在教室的最前排。他的身材结实，看起来相当孔武有力，眉毛和胡子都很浓密。你到底剃胡子没有啊……不需要问，他应该就是副导演中城顺哉吧。看到我们，他从容不迫地站起来，然后用超乎必要的大音量说道：

“你们就是对悬疑很了解的人吗？”

虽然我有想要回答“并不怎么了解”的冲动，但是这种恶作剧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并不符合我的兴趣。看到我们保持沉默，江波就帮忙回话了。

“是的。他们是入须好不容易找来的人才，不要有失礼数。”

然后指着中城对我们说道：

“他就是中城顺哉。”

中城微微抬起下巴，大概是打招呼的意思吧。

千反田向前迈了半步，进行了自我介绍。

“我是古籍研究社的千反田。”

其他人也依序自我介绍。我是最后一个，很简单地说了一句“我是折木奉太郎，请多多指教”。然后我们在江波的带领下坐到了中城的对面。等到大家都坐好后——

“那么，接下来就麻烦大家了。”

江波留下这句话就离开了教室。她不参加吗？看来她似乎真的只是“入须派遣过来的人”而已。

留在教室里的我们和中城面对面。终于要开始了。

中城慢慢地放开了环抱的双臂。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就算只是一时兴起而开始的计划，无法完成还是会让人觉得很扫兴。所以，就有劳你们帮下忙了。”

这样啊，原来是一时兴起啊。

“具体情况入须都说过了吧。就是这么回事了。”

唔，他是个相当直爽的人啊。我原本担心高年级的二年F班工作人员对于接受我们这些一年级学生的“审判”，会心生厌恶，不过无论是江波还是中城都看不出这样的迹象。很好，这样就少了很多麻烦。

我旁边的里志将手伸进束口袋里面，拿出了皮革封面的记事本和钢笔。他就像是在宣布自己要将记录工作做到底一样，拿起钢笔翻开了记事本。

要直接进入主题也行，但是我们并没有掌握全部状况。伊原先是像在闲聊一样说了些不痛不痒的话题。

“学长你们真是辛苦啊。听到剧本没法完成应该大吃一惊了吧？”

中城夸张地点了点头。

“是啊。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绊了一跤。”

“拍摄过程很辛苦吧？”

“演技和导演可以靠即兴发挥，还是挺有趣的。最麻烦的就是交通了。坐电车和巴士的时间加起来要一个小时，而且只有周日能过去。为什么会选择那种地方作为外景地啊？”

伊原好像眯起了眼睛。

“为什么呢？”

“唔，外景地吗？因为有人推荐说那里的外景挺值得一看的，我也觉得确实是很难拍摄到的景象。这倒没什么，就是太远了。”

入须认为二年F班的计划太草率了，看来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是绝对不会选择往返需要两个小时的地方作为外景地的。

里志似乎对正题以外的事情产生了兴趣，他抬起头来问道：

“我听说楢洼地区是个废弃村庄，有公交可以到那里的吗？”

“哦，是小巴士啦。家里开宾馆的人把接送客人的车借过来用了。”

“话说，真亏学长你们有办法进去啊。”

“这也是靠关系。那里还处于矿山的管理之下，有人去和他们谈好了的。就是提议用楢洼作为外景地的人。”

“为什么只有周日才能过去呢？”

“虽然楢洼变成了废弃村庄，但是矿山的设施还在运作。平日到处乱晃的话会打扰他们的工作，而且车子会开来开去，没办法保证我们的安全。所以最好不要去……这和我们要说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吗？”

里志笑了。

“非常感谢学长，给我们上了一课。”

请不要往心里去，中城学长，这家伙就是这种人。我在心里说道。

千反田接着问道：

“负责剧本的是本乡学姐吧，她的身体怎么样了？”

“本乡吗？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据说是比较糟糕。算了，我们也不能去怪罪她。”

他皱起了眉头。如果入须说的句句属实，那么本乡等于是被二年F班的人逼到生病的。别说怪罪了，他们甚至应该去登门道歉吧。不过

当事人估计很难想开，中城的态度也有些话中有话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察觉到这种微妙之处——我估计是没有吧，千反田的态度始终很温和。

“本乡学姐是个精神很纤细的人吧。”

中城的眉头皱得越来越厉害了，他低声沉吟道：

“看起来不太像。我不太清楚她的精神是不是很纤细，不过身体倒是有点。”

“她的身体很纤细吗？”

这算什么形容啊。我忍不住插嘴了。

“是说学姐的身体不太好吗？”

“嗯。她上学期间请过好几次假，也没有参加摄影。”

没有参加摄影这句话似乎带了几分怨气。但是从常理上来想，剧本作者没必要参加摄影吧。而且剧本状况进展不佳的话，那就更合理了。不难想象没有参加摄影的本乡是在做什么……那当然是在写剧本了。

我感到有些在意，于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本乡学姐的剧本在班级里的评价很糟糕吗？”

中城听了顿时表现出愤慨的样子。

“没有人对她的剧本挑三拣四。我们都没责怪她。”

“也就是说，你们内心其实是这样想的？”

“你在说什么傻话？大家都承认本乡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也是。”

然而，本乡却病倒了，没能将工作完成。那么，她说不定真的如千反田所说，是个精神非常纤细的人。伊原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可能是想要改变尴尬的气氛。

“对了，学长。”

“什么？”

“那位剧本作者完全没有提到谁是犯人吗？就算没将诡计部分写清楚，角色分配之类的呢？”

这是单刀直入的大胆提问。如果知道角色分配的话，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们也不需要担任观察员了。中城再次环抱双臂，盯着半空，在大脑中搜寻记忆。

“……唔。”

“怎么样呢？”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不，等一下……说起来，她好像对鸿巢说了加油之类的话。”

加油这种话很正常呀。伊原也是这样想的吧，一瞬间浮现出失望的神色。不过她并没有放弃，继续追问道：

“那么，能帮忙问一下演员们吗？看看有没有人被确定分配了凶手角色。”

“我们已经问过了。没有人听她说过什么犯人角色。”

我简短地插了一下嘴。

“那么侦探角色呢？”

“也没有。”

唔。

伊原很努力地继续问道：

“那么，她可曾提到过诡计是物理性还是心理性的吗？”

中城露出讶异的表情问道：

“有什么不同？”

我看向伊原，好奇她会有怎样的反应，正好和她对上了视线。伊原露出不知道是烦躁还是气馁的表情，轻轻地摇了摇头。如果中城不在这里的话，她肯定会重重地叹气，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

我们在那之后又提了几个问题，不过中城并没有掌握关键的情报。这也正常，如果有这种情报的话，他们就不会一筹莫展了。而且我们的准备也不够周到，没有整理好问题点就到这里来，所以提不出切入要害的问题。对于节能主义的我来说，这是很大的失策。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先确定关键问题才是正确的顺序。

不过中城却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就这么多吗？”

伊原带着很不像她的笑容回答道：

“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们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话，那确实就这么多了。”

我感觉到他们两人都话中带刺。

事前的情报收集就到此为止。里志灵巧地转动着钢笔。仿佛以此为信号一般，千反田平静地问道：

“中城学长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本乡真由学姐是怎样构思那部录像带电影的呢？”

察觉到我们开始进入正题，中城微微一笑。

“好吧，那么就来听一下我的想法吧。请你们手下留情哦。”

“有劳你了。”

我感觉中城似乎很期待这一刻的到来。他舔了舔嘴唇，激情澎湃地开始讲述自己的想法。

“虽然大家都觉得没有结局就不好拍了，但是要我说，观众才不在乎什么诡计不诡计的。关键在于剧情的好坏。指定一个人当犯人，然后让犯人哭着说出动机，这样就能圆满收场了。我虽然没办法做到

本乡的工作，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要说，她的剧情缺乏高潮，就连谁是主人公都不清不楚。

“让海藤演死者是个不错的选择。你们也许已经知道了，海藤那家伙人面挺广的。小道具组自豪的作品让他死得很有看头，有人气的家伙自然要用在关键地方才好。如果犯人是主人公的话那就更好了，不过已经拍得差不多了，这点就不强求了。在这种意义上，犯人是山西的话挺不错的。那家伙朋友也相当多。”

……

“说到底，我们班上的人都太啰嗦了。什么悬疑必须这样啊，什么悬疑才不是那么简单的啦。他们根本就没明白，录像带电影再长也就一小时，没可能把所有要素都尽善尽美地放进去。就算拍了，你们也看到了吧，放映到屏幕上完全看不清楚什么细节，所以还是追求戏剧性比较好。题目也直接一点，就用《 古丘废村杀人事件》。这样也好吸引观众啊。本乡对于这方面应该也是心里有数的。”

怎么说呢，我几乎是呆愣地在听中城的话。我并不是推理小说爱好者，只是经常会买一些便宜的文库本来打发无聊，其中也有号称是悬疑的作品，仅此而已。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城认为观众不会在意诡计的想法很奇怪。

……不过仔细想想，事实又是如何呢？假设二年F班的录像带电影完成了，那么来捧场的观众会是哪些人呢？

其中应该会有推理小说研究会的人吧，不过也应该有基本没看过推理小说的人。这并非毫无根据，壁报社发行的《 神山月报》曾经在全校做了问卷调查，然后刊登了“神高学生识字率”这个玩笑企划。

里志很开心地念给我听了，所以我有印象，过去一年看过一本小说的人在神高学生中只占 四成左右。在那些人中又有多少人看过推理小说，而且看的时候会在意诡计呢？

考虑到这些因素，倒也不能说中城的主张站不住脚。

中城跷起二郎腿继续说道：

“不过，在故事的进展上，还是要拍一下犯人杀死海藤的手段才行，不然就缺少了高潮。所以入须才会特地拜托你们的……啊啊，对哦，你们很喜欢悬疑吧。抱歉，我没有恶意的，我只是想让电影顺利完成而已。”

都说了这是个误会，我们是古籍研究社的人，跟侦探小说研究会没什么关系啦……算了，也不是必须要解开的误会。

中城的语气越来越激昂了。

“那个剧本简单来说就是密室杀人吧。海藤死去的房间没有其他的出口，问题在于犯人是怎样杀死海藤的。

“答案很简单。犯人是从唯一的出口出去的。”

伊原皱起眉头问道：

“从哪里出去？”

中城笑了。

“你还真是迟钝啊。那当然是窗户呀。”

……窗户？

我回忆着昨天看的录像带电影。尽管记忆中残留着一些片段，但是很讽刺的，那都是如中城所说的戏剧性部分，现场的布局却怎么都想不起来。没办法，我只好对里志说道：

“里志，麻烦给我看一下平面图。”

里志很开心地摆出了敬礼的姿势。

“Yes, sir！稍等一下。”

他把手伸进束口袋，拿出一张纸。上面是他大致画下来的剧场平面图。

根据那张平面图，海藤是在上游死去的。剧中的登场人物们是从右通道进去的，我记得那个时候门上锁了，所以有人跑回去拿万能钥匙。也就是说，从右通道来看，上游是密室。

然后是……对了，胜田从舞台跑到下游。因为从左通道经过舞台就能进入上游吧。但是到了下游，却发现门被堆积的木材堵住了。应该是这样没错。

……

说起来，中城那句“现场是密室”本身就不太可信。

纯粹的密室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密室的话，就不可能会发生杀人事件了——我并不是想说这样的话。虽然从影像中不容易看

出，但是看平面图就一目了然了。除了窗户之外，不是还有一个出入口吗？

我指着那个场所——会场的出入口说道：

“这里是怎样的情况呢？”

中城很干脆地说道：

“打不开。”

“啥？”

“被彻底钉死了。所以你可以当做不存在这个门。”

我顿时哑口无言。位于视野边缘的伊原露出了一脸受不了的表情，我的脸色恐怕也差不多。我们完全没听过这件事情啊！

昨天入须向我们保证，负责剧本的本乡在出题方面是秉持公正性的。但是仔细一想，她并没有说摄影组在拍摄影像上也是遵守公平原则的。这实在是……在感到脱力的我旁边，里志微笑着在会场出入口处打上了大叉。

总之，既然会场出入口无法使用，那么密室的出口一共是四个。上游的门和窗户，下游的门和窗户。其中，两边的门都堵住了，所以只剩下两个窗户。

“窗户的话……是哪边的窗户呢？”

听到伊原的提问，中城哼了一下鼻子。

“当然是这边呀。”

“是上游吗？为什么说当然呢？”

“那还用问吗？下游的窗户被衣柜挡住了，根本没办法用。”

是这样吗？里志再次微笑着给下游的窗户打上大叉。

这样的步调完全是在浪费力气。我最讨厌大幅度浪费能量的状态，也就是徒劳，所以就干脆一次问个清楚好了。

“学长，看来那段影像没交代清楚的东西太多了，这应该是因为放映效果不太好的关系吧。除了刚才提到的两处以外，如果还有其他无法使用的出入口，能麻烦你全部告诉我们吗？先不去管和密室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样啊，我想想。”

中城稍微思考了一会。

“……对了，左通道最里面的等候室其实是进不去的。因为门把坏了，钥匙插不进去。另外建筑物朝北的方向……也就是这张平面图左通道那边的窗户，全部为了防雪而钉死了。虽然也不是没办法拆掉啦。”

“就这么多吗？确定没有其他地方了？”

“嗯，就这么多了。”

中城一口咬定。

我虽然多少有些怀疑，不过信用是财产，所以姑且还是相信他吧。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千反田问道：

“本乡学姐也知道这些情况吗？她应该没有参加摄影吧……”

对哦，这点确实很重要。如果本乡不知道剧场的具体状况，只是看着平面图来写剧本的话，那么也可能会使用到实际上无法使用的路线。

中城的回答消除了我们的疑虑。

“在确定舞台和剧本之后，本乡应该去楢洼考察过一次的。”

“请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我想想，六月……不对，是五月底吧。”

“中途打岔真是不好意思了，请继续说吧。”

中城点了点头，认真地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

“也就是说，犯人是从上游的窗户进来犯案，然后出去的。这样一来，不需要走这扇门就能杀死海藤了吧？我们也能顺利将这个场面拍好。你们觉得如何？”

你问我如何……

犯人没有从这扇门走过，其实是从窗户进出的吗？

“啊啊，原来如此！”

千反田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面对热情洋溢的中城，我实在是难以泼他冷水。这时，“可靠”的伊原帮我说出了想说的话。

“中城学长，可是这样一来作为悬疑作品来说就有些太糟糕了。”

被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的中城露出了不爽的表情，不过语气倒是没有变得粗暴起来。

“在你们看来也许是这样没错，但是还能有其他什么路线呢？而且……对了，你们并不了解本乡吧。本乡又不是悬疑专家，她应该没有考虑过要准备非常惊人的诡计吧。”

他说我们不了解本乡，这确实是难以否定。可是，这样的话……本来我只需要在一旁静静听着就好，但是现场的氛围却让我情不自禁投入其中了。

“那么，学长，按照这个思路能锁定犯人吗？”

“锁定？”

“如果本乡学姐准备了这个诡计，那么犯人会是谁呢？”

中城似乎没有准备好答案，他又盘起胳膊陷入了沉思。于是，伊原充满自信地进行追击。

“而且啊，大家闯入事件现场之后，摄影机不是拍到窗户的外面了吗？”

“嗯。”

“从那个影像看来，窗外明显没有人走过的痕迹。中城学长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事件现场的窗外……

我想起来了，有一幕拍到了长得和人差不多高的茂盛杂草。原来如此，如果有人从那里经过的话，杂草就会留下被踩踏的痕迹才对。伊原向没有想明白的中城进行了说明，但是，中城却依旧坚持己见。

“这种事情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嚯。

我代替伊原参与了辩驳。

“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样就一清二楚了呀。”

“说不定是本乡忘记写清楚相关指示了。”

“……如果按照这个论调的话，那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呀。伊原的意思换句话来说，就是没有犯人的足迹。本乡学姐会糊涂到把这样的事情都忘记掉吗？其他也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吗？”

中城陷入了沉吟。

但是，他却惊人的顽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大声喊道：

“对了，是杂草啊！”

“……杂草怎么了？”

中城露出恢复自信的表情，气势十足地说道：

“你们认为那扇窗户没有被使用，是因为外面的杂草没有被踩踏过的痕迹吧？”

伊原慎重地点了点头。

“你们在这点上犯了一个错误。我刚才说过了吧？本乡是五月底去楢洼考察的。那个时候杂草还没这么茂盛，所以本乡认为窗户这个路线可以使用。”

里志发出了感叹的声音。如果不是顾虑到中城本人的话，他想必会这样说吧——“总算说了一句像样的话”。伊原尽管想要反驳，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在内心偷笑，中城还真有一套。本乡视察时设计的犯人脱逃路线在实际摄影时变得无法使用吗？

确实是比较合理的说法，但是……

中城将我们的沉默当成了认可，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

“所以啊，下一次摄影的时候先把杂草全部砍掉，再从发现尸体的那个场景重新开始就可以了。对哦，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想到这个方法呢？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中城彻底得意忘形了……我放弃进行反驳。反正只会白费力气而已。

千反田见话题告一段落，便微笑着对中城说：

“非常感谢学长告诉我们这么多事情。应该能给入须学姐一个好的交代了。”

中城很满足地点了点头。看他干劲十足的样子，搞不好等一会儿就要开始自己写剧本了。

数分钟后，地学教室。

“嗨”——应该这样写吗？伊原发出了实在难以描述的呻吟声。

“那样可以吗？要那样通过吗？”

看来中城预料之外的反击让她陷入了混乱。虽然那个诡计——准确说是形似诡计的主意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关于杂草的这部分意见是合乎道理的。对于无论多小的破绽都会追究到底的伊原来说，是有些无法释然吧。

“从物理角度来说，确实是行得通啦。”

里志的语气中也带着一丝不满。

而千反田则是——

“……”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时不时偷瞄我。这让我十分在意，只好主动找她说话。

“干吗啊，千反田？”

“啊，唔……”

千反田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出来了。

“折木同学，刚才中城学长所说的推理，你认为是本乡学姐的真实想法吗？”

“……先不说我的看法，你是怎么想的？”

被我反问的千反田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态度和心境这么一目了然的人还真是少见。千反田的表情尽管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她的眼睛和嘴角已经说明了一切。于是我帮她说出来了。

“你觉得不满意吧。”

“不是不满意！只是……有点难以接受。”

这不就是不满意嘛。

中城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了不起。能够坚定不移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丝毫不肯让步，而且还不断加以补充来推翻我们的反驳。但是，无论中城有多么热忱，无法接受的事情那就是无法接受，不满意也不会变成满意。

我盘起胳膊来，这可不是在模仿中城哦。

“嗯，也难怪你会这么想。中城的那个说法是无法成立的，所以你潜意识之中产生了别扭感吧。”

伊原先于千反田对我的这句话做出了反应。她迅速靠近我问道：

“无法成立？其中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吗，折木？！”

她就这么想要摧毁中城的方案吗……

我朝里志招了招手。里志理会了我的意思，将平面图抛了过来。我在桌子上摊开，让千反田和伊原都能看清楚。

我尽可能以平常的语气说道：

“中城的方案其实很简单，如果采用的话，那么把那个录像带当成悬疑来看就有些太愚蠢了。而正因为简单，所以很难在物理条件上进行否决。伊原你正是因为想在物理条件上进行否决，所以才不知道该怎么说吧。”

她无言地板起了面孔，这是肯定的证明。

而千反田则是兴致盎然地靠过来。我轻轻地把自己的椅子往后面拉了一下。

“也就是说，从其他方面来看是不可能的？”

“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你还记得伊原问中城的事情吗？她问中城记不记得本乡有没有说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诡计。”

千反田果断地点头。

“我记得。她问的是‘她提到过诡计是物理性还是心理性的吗’。”

“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可以从很简单的心理层面否决掉简单的物理性解决。”

听到我这么说，里志突然笑了。

“哈哈哈，还真是拐弯抹角的说法。奉太郎，你实在是太像‘侦探’了！”

他明明知道我才不想当什么“侦探”，真是个个性恶劣的家伙。不过，我的说法可能确实有些过于拐弯抹角了。我坦然地反省，改口道：

“也就是说，站在犯人的角度来思考，是不会想要从窗户进来的。”

我指着平面图上的事件现场。更准确来说是现场里的窗户。

“登场人物中无论是谁，如果要从窗户进入的话，那么就必然要先到剧场外面去才行。但是……

“自己的同学就分散于剧场的各处，在这种状况之下，大白天是不可能会采取这个行动的。一看就知道，无论是从哪个房间前往事发现场，都必定会被别人看见，而且还会发出脚步声。换成我的话，是不会冒这样的危险的。”

“唔。”

里志摸了摸下巴。

“原来如此。如果我想在那里杀人的话，确实不会采取中城那个可能暴露行踪的方案。而且是大白天，晚上的话还有点可行性。我们有些太在意物理方面的可能性了。”

“嗯，就是这么一回事啦。”

在我下了结论之后，千反田“呼”的一声叹了口气。

“明白了。我之所以难以接受，是因为无法想象采取中城学长的意见所拍摄出来的影像吧。要悄悄潜入海藤学长所在的地方，却还要担心自己头上会不会有别人在，这实在太奇怪了。”

尽管如此，却还是有人无法释然。那就是伊原。

“折木你说的可能没错，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本乡学姐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说的也是。如果能去问本乡的话，那么所有事情都能一瞬间解决了……不过正因为没办法，所以才会把烂摊子交给我们。尽管如此，也不能把这个问题一直放着不管吧。

“我们不清楚本乡的布局到底有多周到。但是大家都一样，中城他也只是间接知道而已……”

我刚说到这里，地学教室来了个客人。是刚才负责帮我们带路的江波。她站在教室的入口，没有要进来的意思。

“成果如何？”

里志露出讽刺的笑容回答道：

“有初步结论了。”

“怎么说？”

“中城学长的方案被否决了。”

江波喃喃说着“这样啊”，看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遗憾。不过千反田还是对她深深地低下了头。

“非常抱歉。”

“不，这不是你们的错……那么我明天带你们去见第二个人。”

明天。明天还要继续吗……我的暑假……

听她说完之后，江波就准备离去了，但我叫住了她。江波停下脚步，讶异地转过头来。

“有什么事吗？”

感觉她的态度很冰冷，我尽量让自己不要去在意。

“能帮忙把剧本拿给我们看看吗？拍摄中实际使用的。”

江波像是在品头论足一般看着我。

“你们已经看过录像带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嗯，是的……我想知道本乡学姐的细心程度。”

江波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会帮我们准备好。

接下来我们拿中城当谈资闲聊了一会，不过话题早就脱离了他的解决方案。不论结果如何，中城的拼命气势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聊这方面的事情。

我对中城的其中一个印象就是，他很符合入须的那句话——“缺乏技术的人是难以做好工作的”。

---

[1]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女，皇帝弗兰茨一世的妻子，皇帝约瑟夫二世的生母，哈布斯堡王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

三　『不可见的入侵』

隔天。

考虑到我之前缺乏行动意愿，于是千反田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了。柔和的话语之中包含着“一定要过来”的社长命令，对此我并没有什么非要反抗不可的理由，所以还是乖乖地去了学校。既然都已经上了贼船，想要中途下来的话反而会更加麻烦吧。我可不想引火烧身。

走出家门的时候，我发现信箱里有国际邮件。收信人不是我，而是老爸，所以我没去碰。不用看也知道是谁寄来的，肯定是折木供惠，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本来就很喜欢到处跑，日本这么大的地方完全不能满足她，干脆去周游世界了。现在人在东欧。老姐时不时会给我带来麻烦事。而且跟千反田带来的麻烦不太一样，是更接近于精神层面的麻烦。不过这次的信不是寄给我的，因此，我可以不被老姐耍得团团转，全心全意去让千反田牵着鼻子走，真是可喜可贺。

……会可喜可贺那才有鬼了。

就这样，我来到了地学教室。

在江波来之前，基本没什么事情好做。夏天的暑气依旧很重，所以我坐到比较阴凉的位置上，看着从一百日元商店里买来的文库本。

由于目前正因为悬疑电影的事情在烦恼，所以我提不起劲来看推理小说，就在也卖新书的旧书店选了一些其他类型的书。

千反田丝毫不在意日晒，靠在教室另一侧的窗边俯视着操场。千反田很耐热，而且怎么晒都晒不黑……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操场，更准确地说，其实是关注着那些在操场上为文化祭进行准备的人。我有些担心她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麻烦事，不过她眼睛里并没有好奇的神色，看来是没什么问题吧。也就是说，她现在也是闲得无事可做。

只有伊原是一点都不闲的。身为文集《冰菓》的实质负责人，她这个时候仍旧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她的原稿应该已经完成了，为什么还在写东西啊？我刚才问了她这个问题，结果被狠狠地瞪了一眼。

她说：

“如果只靠原稿就能制作文集的话，那要编辑干什么啊！”

似乎是这么一回事。真是辛苦她了。

至于里志，他也和我一样拿着文库本。由于包了书皮，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书。尽管微笑是里志的基本表情，但也没到连看书时都保持笑容的地步。话说，面无表情的里志看起来倒是挺好笑的。

我刚这么想，里志突然放松了表情。他放下文库本，抬起头来四下张望。

“我问一下，你们侦探小说看得多吗？”

听到他的提问，伊原停下手来，一边活动肩膀一边回答道：

“阿福，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嗯，我昨天听到中城学长说的话，发觉每个人对侦探小说的看法是存在差异的。所以我想知道大家的侦探小说观念，简单来说就是确认一下我们之间具体有怎样的差异。”

哟，确实，中城的观点对我来说很新鲜。经过了一个晚上，我现在觉得他那种思维模式说不定是来自两小时电视剧。里志会对这种偏差产生兴趣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哦，我很普通啦。”

“我就是想知道我们对于‘普通’的认知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才这么问的啦。”

里志笑着说道。伊原可能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吧，露出了一丝苦笑。

“应该算普通吧，唔……我是觉得蛮普通啦。像克里斯蒂和奎恩之类的，还有卡尔。”

这些算普通吗？虽然名字我都听说过……里志也歪着头说道：

“与其说是普通，倒不如说是王道吧。或者是古典，跟我们古籍研究社倒是蛮搭的……只有这些吗？日本的呢？”

“这么说来，日本的我看得并不多呢。只有一些铁路题材的作品吧。虽然我比较喜欢悬疑作品，但是大部分作家我都不太喜欢。”

明明就看了很多嘛。难怪她这次会对二年F班的“悬疑”那么感兴趣。在我们四人中，伊原看的推理小说可能是最多的吧。

“奉太郎，你呢？”

被点名后，我没有合上文库本，直接回答道：

“我没怎么看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专门去找侦探小说看吗？也是啦，奉太郎你看书的范围很广，相当没节操呢。”

要你管。

“我有看过几本黄色书脊的文库本[1]，仅仅是这样而已。”

我懒得正经回答，就随便说了这么一句。

“哈哈……那么是日本作家吧。而且还是相当有名的呢。”

却没想到里志马上就做出了回应。居然能够沟通啊，他的知识依旧是毫无意义的广泛。

里志将视线转向千反田，只见她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看过。”

“咦。”

里志发出了深感意外的声音。我也有些意外。从千反田那不管多么无聊的事情都会找出谜题的个性来看，总觉得她会很喜欢推理小说

啊。里志慎重起见，又问了一次：

“完全没看过吗？”

“我接触过一些，结果发现自己没办法喜欢上悬疑作品，后来就基本没看了。这几年是碰都没有碰过。”

并不是没有看过，而是看了之后产生了排斥反应。这位将每天的生活变化成推理小说的大小姐，却不喜欢推理小说吗？这还真是个悖论啊。就像讨厌商业小说的生意人一样吗？这么一想，倒也不是特别奇怪的事情。

这时，伊原惊讶地说道;

“是这样吗？可是小千，你看二年F班的悬疑电影时不是相当乐在其中吗？”

千反田微微一笑。

“因为我很期待看到入须学姐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因为是悬疑电影才有所期待的。”

原来如此。道理上讲得通。

那么，还剩下一个人。顺序是必须要遵守的。里志似乎已经大致有数了，一个人在那频频点头。我向他问道：

“那么，你自己如何呢？”

“我吗？”

“对古今东西的名侦探都如数家珍吗？”

里志很干脆地否定了我的玩笑。

“不。”

嗯？

伊原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很清楚阿福的兴趣哦。”

听到她这么说，里志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见状，千反田顿时产生了兴趣。

“咦，怎么回事啊？福部同学，应该不是什么秘密吧？”

顺便一提，如果里志这个时候说是秘密的话，那么千反田就不会再追问下去了。这是我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的事情，大小姐的好奇心还是很有分寸的。

而里志则是有些支吾其词。

“这个嘛，我……”

搞什么嘛，不要吊人胃口啦。

不过，一旁的伊原很干脆地爆料了。

“阿福很向往Sherlockian的吧！”

……啊啊。我懂了。

所谓Sherlockian，就是夏洛克• 福尔摩斯的狂热书迷。我不太了解详情，不过听说其中有人甚至还认真研究过福尔摩斯的搭档养的那只斗牛犬后来怎么了。没有稚气与玩心的话是无法坚持这种兴趣的吧，而里志应该算是两者兼备。

“Sherlockian是什么啊？”

“唔，就是……”

伊原向没听过这个词的千反田进行说明，一旁的里志小声地指正：

“我向往的不是Sherlockian，而是Holmesist啊……”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就在我们聊着这个话题的时候，江波来了。她站在入口处，向我们行了一礼说“今天也请多多指教”，然后——

“非常抱歉，今天没能借到空教室。只好请大家去二年F班的教室，有点乱就是了。”

她这样说着，征询我们的意见，不过看起来倒是不像心有歉意的样子。

“那就走吧。接下来是判决会议的第二场。”

里志非常开朗地说道，我们闻言便陆续走出地学教室。我心不在焉地想着，既然是判决会议，那么他们过来找我们也是可以的吧。

今天校舍里的各个社团依旧是热闹非凡，走廊里响起的琴声是传统音乐社在试奏吧。我似乎在那里听过这个旋律，后来发现原来是水户黄门里面的。这算是雅致吗？

江波一边走，一边回答我们昨天问过的问题。

“今天要请你们去见的是羽场智博，是小道具组的人。”

我看了一下里志，他摇了摇头。看来羽场也不是名人。昨天是摄影组的人，今天是小道具组的人，总觉得明天还会继续啊。江波面朝前方，神情肃穆地前进着。

“虽然他没有固定的职务，不过由于喜欢出风……做事很积极，所以应该知道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你们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做事小心谨慎的伊原询问道：

“那个，既然羽场学长是喜欢出风……做事很积极的人，为什么没有去当演员呢？”

哈哈，真是个好问题。这种类型的人应该很喜欢上镜头的吧。江波回头看了伊原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确实是想当演员的。”

“那么……”

“被投票表决否定掉了。”

原来如此。我顺口说道：

“那么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见这样的人啊？”

爱出风……做事积极的人会坦率地接受我们这些外人的判断吗？这时，江波少见地露出了表情，看起来似乎是有些困扰的样子。

“我也觉得他不适合……但既然入须选了他，那么一定有什么理由吧。非要说的话，对了，说不定是因为他是所有工作人员中最了解悬疑的人。当然，这也是他自称的。”

这番不彻底的帮腔让我不禁莞尔。

不过，里志一再强调“女帝”入须有多知人善用。如果他所言属实，那么就像江波说的那样，一定有什么理由吧。而且我们这次是被入须给拉进来的，怀疑她的战略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好处。我正这样想着，里志却表现出有点不满的样子。

“入须学姐她自己在做什么啊？完全都没露面呢。”

这么说来，确实是这样啊。自从前天的试映会以来，就没见过她了。江波毫不迟疑地给出了回答：

“为了能将你们最后得出的‘正确答案’写成剧本，她在寻找这方面的人才。进展情况也相当不顺利。”

我们走过游廊，从特别大楼来到普通大楼。

在看到二年F班教室的时候，千反田缓缓地开口了。

“江波学姐。”

“什么事？”

“请问，江波学姐你和本乡学姐很熟吗？”

听到这个问题，江波一时之间表现出困惑的样子。尽管算不上是产生了动摇，不过话语出现了些许迟疑。

“……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理由。”

在江波身后的千反田露出了微笑。

“我只是有点在意写出那个剧本的是个怎样的人。感觉是个非常正经的人呢。”

我们来到了二年F班教室的前面。江波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有些快速地回答道：

“本乡的性格非常一本正经，做事很细心，责任感强烈，像笨蛋一样温柔，又相当脆弱，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你们听我说这些又能从中得知什么呢？好了，羽场在等着你们。接下来就麻烦你们了。”

然后她没有进教室帮我们引见羽场，直接转身快步离去了。

正如江波所说，二年F班的教室确实有点乱，到处堆放着杂物。录像带电影里登场过的登山包以及基本上没有登场的背包内的东西，都一起放在了教室的角落。黑板上以潦草的字迹写着类似时间表的东西，还有一行非常显眼的黄色粉笔字——“下周日=绝对究极最终时限”，像是要将时间表给盖住一般。桌子和椅子也相当杂乱无章，我这时才真正体会到这个班级企划直面的危机感。这个教室的氛围实在

是非常糟糕，我都有点怀疑让我们和羽场在这里见面会不会是入须的策略，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

在这个教室的角落，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坐着一名男生。他戴着眼镜，身材中等偏瘦。看到我们走了进来，他有些做作地举起手来打招呼。

“你们就是入须找来的观察员吗？我是羽场智博，请多指教。”

千反田先报上姓名，然后我们按照和昨天相同的顺序进行自我介绍。羽场像是要牢牢记住我们的名字似的，在嘴里不停地重复，接着才招呼我们坐下。

我不知道羽场平时都是怎样的态度，不过他现在看起来似乎心情大好。他一脸满足地看着坐下来的我们，点了点头。

“你们很懂悬疑对吧？太好了，我们班上几乎没有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人啊。”

看来二年F班的人们得到了有点偏差的消息。千反田似乎也很在意这方面的误解，轻轻地说道：

“我们是古籍研究社的人。”

羽场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样啊，你们是古籍研究社的人啊。那么你们主要是看黄金时代的作品吗？真是伤脑筋，原来是这样啊。”

还是产生了偏差。不过，就算把活动目的不明的古籍研究社当成古典悬疑社，也不算是特别严重的误会。

羽场一边继续嘟囔着“真是伤脑筋”，一边拿出了一张A4纸，放到自己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那是电影里面那座剧场的详细平面图。上面有各个房间的正式名称、窗户的位置，甚至连设计师的名字都有，虽然有些部分比较模糊，只能看出“中村青”这几个字。被堵住无法使用的出入口全都清清楚楚地打上了大叉。

里志情不自禁地出声喊道：

“学长，这是！”

“嗯？怎么，你们难道没有拿到这张图吗？”

里志无言地将自己手绘的平面图递给他看。羽场看了一眼，沉吟道：

“……唔，你这张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啦。”

“请问，这张平面图是怎么来的啊？”

羽场笑着回答了伊原的问题。

“那个剧场是古丘町的公共建筑，在当地的办事处留下了平面图。只要有这个，就能够掌握剧中的位置关系。我就是看着这个进行推理的。”

在羽场的平面图上面，不仅是尸体的位置，连每个角色的位置都标示得一清二楚。很有干劲是一件好事，倒不如说对我而言，这是非

常理想的情况。羽场很开心地追加了一句：

“不过呢，如果把悬疑当成作家与读者的对决，对手是连业余作家都算不上的本乡这一点，让我有些难以满足啊。”

他还真是相当有自信呢。千反田看着他的侧脸询问道：

“本乡学姐好像不太了解悬疑吧？”

“嗯，在开始拍这部电影之前，她应该几乎没看过的。”

“但是，多少还是接触了一些吧。”

羽场翘起嘴角说道：

“都是些比较平淡的作品。你看，那里就是她临时抱佛脚的痕迹。”

他用下巴指了指教室的角落。那里叠着几本书，从尺寸来看，基本上都是文库本。千反田站起身来。

“请问，我可以看一下那些书吗？”

对于在意起奇怪地方的千反田，羽场似乎是感到有些困惑。我也不太明白那些东西能有什么用处，不过大小姐的好奇心总是让人无法预测。千反田没等羽场回答，就站起来将那些书拿了过来。看到叠在平面图旁边的书山，里志不禁惊呼道：

“哇，是延原翻译的啊……而且还是新装版。”

那是我们之前聊得正欢的夏洛克• 福尔摩斯。浮雕效果的封面十分精致美观，洁白发亮的书皮显示出这些夏洛克• 福尔摩斯的小说买来还没多久。伊原瞄了这些书一眼，有些失望地说道：

“她是看福尔摩斯来学习悬疑的吗？”

羽场答道：

“是啊。所以说她是外行人嘛。”

……看福尔摩斯就是外行人吗？这还真是狂妄的意见啊。而且这里还有里志这个向往Sherlockian（或者该说Holmesist）的人在场呢。不过里志本人倒是毫不在意地笑了。

“是可以这么说啦。”

唔。

千反田拿起书山最上面的一本，随手翻了一下。还是早点解决正题吧……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估计是不知道吧，不过就在这时，千反田突然停下手凝视着某一页。

“咦？”

“怎么了啊？”

“上面有奇怪的标记。你看。”

她翻开那页给我看，我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那是目录。在每个短篇的标题前面全都做了标记，不过我并不觉得那是“奇怪的”标记。

福尔摩斯办案记

柯南• 道尔

○　波希米亚丑闻

△　红发会

×　身份之谜

△　波士堪谷奇案

×　五枚橘籽

◎　歪嘴的人

○　蓝石榴石探案

×　花斑带探案

×　单身贵族探案

△　红桦庄探案

“你看，这里也有。”

福尔摩斯档案簿

柯南•　道尔

○　显赫的委托人案

◎ 苍白的士兵案

△　王冠宝石案

×　三面人形墙案

○　吸血鬼案

◎ 三名同姓之人案

△　松桥之谜

△　匍行者案

△　狮鬃毛案

×　蒙面房客案

我大致扫视了一遍，将书塞回给千反田。

“有什么奇怪的啊，只是把能用的构想圈起来而已吧。”

“是这样吗？”

千反田尽管看起来并不太接受这个说法，不过也没有继续纠结下去了。我听见里志嘴里似乎是在念念有词，但是当我看向他的时候，

他却表现出没有这回事的样子，津津有味地注视着平面图。

“别管那些了。”

羽场用手指敲打着桌角，心急地说道。

“让我们快点开始推理吧。”

哦，看来他很迫不及待地想要发表自己的想法。算了，能快点解决问题那也正合我意。我用手肘挡住了想去拿第二本的千反田，她这才注意到羽场的样子，交替地看了看手中的文库本和烦躁不已的羽场，于是将文库本放回到书山上。

“不好意思，请开始吧。”

羽场重重地点了点头。他装腔作势地取出插在胸前口袋里的圆珠笔，然后咳嗽了一下，就像要开始进行演讲一样。好了，要开始了哦，就让我洗耳恭听吧。

“那么，就请你们听听看了。我认为，那个悬疑并不难。倒不如说，是属于简单的类型。”

他停下来观察我们的反应。至少我是没什么反应，其他人就不知道了。

“首先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件事情，那就是那起事件并不是计划性杀人。不，应该说半计划性才比较准确吧。总之，不是事先有完整的预定计划。犯人是因为碰巧具备了条件，所以才下手了而已。这个想法应该是没有错的，你们能够接受吧？”

他的这段引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不过老实说，我倒是没注意到这一点。原来如此，这么说来，那部电影无论是采取了怎样的手法，都不可能有严密的计划性。因为……

“……为什么呢？”

千反田疑惑地问道。羽场刚开始说没多久就被打断了，我还以为他一定会很不开心，却没想到他反而得意洋洋地进行了说明。

“因为，如果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话，那么要怎样才能让海藤前往剧场的右侧呢？海藤之所以会一个人去剧场一楼的右侧，是因为他自己选择的那把钥匙所造成的结果。这不太可能也是犯人的计谋，认为犯人灵机一动利用了那个状况还比较合理。不过，其实无论是哪种，都没什么差别啦。这两种在悬疑作品中都有丰富的实例。”

我听说魔术师能够让观众从好几张牌中抽出他所期望的那一张，不过这次应该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认为羽场言之有理。

接下来，羽场用圆珠笔的尾端指向平面图的上游。那是“发现尸体的地方”。

“如你们所知，这是密室杀人。与作为杀人现场的上游相通的门分别是这里、这里和这里。其中两处被堵死无法使用，另一处在发现尸体时是锁住的。另外，还有两扇窗户。一扇被封死了，另一扇外面长了跟人一样高的草。茂密的草丛没有被踩踏过的痕迹，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杀死海藤的犯人是没办法逃跑的。”

羽场一口气就赶上了中城的推理进度，然后笑了。

“然而，杀死海藤的犯人也不在室内，所以这是典型的密室。不用我多说你们也明白吧，密室杀人只要在发现尸体的瞬间成立，那就可以了。正确的说法是让所有人认为密室杀人是成立的。那么，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古今的推理作家构思出了无数种方法。

“先从最简单的方法开始吧。犯人使用了正规的钥匙——也就是万能钥匙进入现场，犯案后再将钥匙还回去。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呢？

“这样就太无趣了。如果真相是这样的话，就算被扔臭鸡蛋那也没话好说。不管本乡再怎么业余，也不至于这样。不过，姑且还是当成候选方案来探讨一下吧。

“钥匙是在办公室里面。要想进入办公室，就必须经过玄关大厅。然而，杉村在二楼用具室里面，玄关大厅时刻处于他的监视之下。或者说，不管怎样都存在被监视的可能性。所以，如果犯人想拿到钥匙的话，就只有期待自己运气很好，不会被杉村发现。作为杀人方案来说，这实在是太不可行了。

“那么，杉村自己就有办法顺利拿到钥匙吗？这同样不行。杉村想到办公室去的话，就必须保证自己不会被濑之上、胜田和山西中的任何一个人看到。所以是同样的道理。”

嚯，推理的步调相当慎重嘛。完全不像他给人的印象那么粗枝大叶。

“而现在得出的‘没有人能够顺利通过玄关大厅’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不仅是上游，一楼右侧通道整体就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进入的场所。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羽场提出了这个问题，将视线从平面图上面移开。他就像是在选择回答问题的学生一样，依次望向我们每个人。

……啊，伊原似乎和他对上了视线。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伊原简短地回答道：

“就是说没有施展物理性诡计的余地吧。“

听到她的回答，羽场一瞬间露出失望的表情。

不过，他马上就恢复了原有的热情。

“正是如此。”

搞什么啊，原来是因为正确答案被别人说了出来而感到不开心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总觉得羽场好像变得冷淡了不少。

“没错，即使能用细线之类的把戏从房间外面拿到钥匙，在这个情况之中也是毫无意义的。犯人无法进入右侧的通道，也无法从右侧的通道出来。也就是说，靠那些把戏是无法打破这个第二密室的。这样一来，就排除了从外侧动手脚制造密室的可能性。

“这个第二密室还排除了另一个常用桥段，也就是密室是由被害人自己制作出来的这个桥段。被害人没有被犯人一击毙命，为了躲避犯人的继续追杀，逃进房间并将房门锁上，结果却死在里面了。这个可能性也被第二密室的存在给否定了。

“那么，还剩下哪些可能性呢？我能想到的是‘杀人时犯人不在现场’和‘发现被害人时谋杀并未进行’这两种情况，简单来说就是

使用器械的犯案和快速杀人。到这里为止你们都能听懂吧？”

我没问题。

不过，有人没听懂。是最近基本没有看推理小说的千反田。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举起手来发问：

“那个，不好意思，能麻烦学长说明得更加详细一些吗？”

千反田的请求似乎让羽场感到很满足。他点了点头，得意洋洋地开始了说明。

“使用器械就是指事先在那个房间里设下某种陷阱，以此来杀死海藤。比方说十字弓 和毒针，这些都是经常会用到的器械。快速杀人则是指在打开门的瞬间海藤并没有死，犯人是在所有人注意到海藤之前抢先杀死了他。明白了吗？”

千反田有气无力地“哦”了一声。

“然而，这两种可能性也因为相同的要素被否定了。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他挑衅似的说道，看向了伊原。伊原很明显地皱起了眉头，然后正面接受了他的挑战。我说你这是何必呢。

“我知道。是尸体的状况吧？”

“没错。和懂行的人聊果然比较有趣啊。”

羽场摆明了是死鸭子嘴硬。我不禁在心中偷笑。

羽场咳嗽了一下。

“尸体状态，也就是承受会切断手臂的斩击而死去的这个事实，否定了器械和快速杀人的可能性。如果陷阱的威力如此之大，那么进入现场的人马上就能发现的。而快速杀人根本没办法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力。

“总而言之。

“本乡制造的密室是很难从正面解析的。”

话说这里，羽场停顿了一下。他深深地窝在椅子里小歇片刻，接着马上恢复了自信十足的态度对我说道：

“你叫折木，是吧？你认为要怎样解开这个密室谜题呢？”

其实我大致料到羽场在打什么如意算盘。他恐怕是藏了一条有力线索没有告诉我们，那应该就是羽场准备的正确答案吧。不过我没有点破，只是赔着笑脸说了一句“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最妥善的选择。

不出所料，羽川一脸轻蔑地笑了，高声说道：

“你们连这点事情都想不破吗？这可不行啊！算了，也怪不得你们。”

然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朝堆积着摄影用背包的地方走去。然后，他将手伸进里面，转过头来对我们说道：

“我是小道具组的人，负责购买或制作摄影所需要的小道具。海藤的手臂和血浆是我制作的，不过像这些就要去买了。”

他拿出来的东西果然没有脱离我的预想。

就是登山绳。

“本乡表现得有些起伏不定，比如血浆，她事先指示的分量根本就不够，害得摄影组差点慌了手脚。不过只有这个她是再三强调的——希望我们能准备好绳子，而且是要坚固到就算吊着人也不会断。所以我提议为了保证安全就使用登山绳吧，本乡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你们已经知道这玩意要怎么用了吧？”

他一边说一边走回来，坐到了椅子上。他将登山绳扔到桌子上，得意洋洋地挺起胸膛说道：

“我给你们一点提示吧。别看鸿巢那么瘦，她其实是登山社的哦。”

我偷看了一下大家的表情。从伊原那副无趣的表情来看，她应该早就猜到了。里志则是面带一如既往的微笑看着记事本，不太好判断。而千反田则是一副愣愣的样子，看来她是没猜到。

不管内心是怎样的想法，我们都没有做出回答，所以羽场压低声音，就像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秘密一样。

“所以啊，既然没办法从一楼进去，那么从二楼进去就好。可行的路线就只剩下这一条了。鸿巢在二楼的右侧通道，会将她配置在那里并非偶然。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她是登山社的人。

“本乡的诡计只要想明白那就非常简单，从二楼的窗户垂下登山绳，然后从那里下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害海藤。回去也通过同一路径就可以了。”

“唔，学长，你的意思是她从上游进去的吗？”

“那还用问吗？如果从其他地方进去的话，要怎么解决门的问题啊……好了，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吧。那部电影还没有确定标题，不过如果要取的话，我觉得《不可见的入侵》很不错。”羽场挺起胸膛，炫耀着自己的推论。他认定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正确答案，带着坚若磐石的自信说道：

“好了，来听听看你们意见吧。”

就算你说要听我们的意见……我们看了看彼此。虽然伊原似乎在用视线怂恿着我快上，但我无视了她。和昨天的中城一样，不管做出怎样的反驳都只会是白费力气。昨天的中城是依靠热情与坚持，而今天的羽场则是用自信搭建起防御网。我看向另一边，和千反田对上了视线。我明白她想说什么，于是对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千反田也朝我点头，然后转向羽场说道：

“我觉得学长的意见非常精彩。”

虽然羽场一定是很想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还是秉承谦虚的美德回答道：

“哪里哪里，没那么厉害啦。”

然后，他对着伊原笑了一下。

“你觉得如何呢？”

啊啊，不要故意刺激她啦。不过伊原尽管很不甘心，却还是点头同意了千反田的说法。

羽场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差不多可以撤了。我站起身来说道：

“真是非常精彩的推理啊，羽场学长。这样我们也能给入须学姐一个好交代了……那么，请恕我们就此告辞。”

无比满足的羽场点了点头。以我的话为契机，大家也纷纷站起来向羽场告辞，准备离开二年F班教室。

临走之前，千反田看着还留在桌子上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说道：

“不好意思，羽场学长。我想借走这些书，可以吗？”

虽然是比较奇怪的请求，不过心情大好的羽场很干脆地同意了。

“这些都是本乡的东西，不要弄脏了哦。记得要早点还回来。”

不要随随便便慷他人之慨啊，我在内心做出了吐槽。

伊原和里志先出了教室，走在最后的我在关门之前将头伸进教室，装出临时想到的样子询问道：

“羽场学长。”

“唔，还有什么事吗？”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学长你看了那部电影吗？海藤学长的手臂拍得很棒哦。”

羽场听到我这么说，苦笑着摇了摇头。

“其实，我还没有看呢。”

这个答案让我很满意。

“真让人火大。”

回到地学教室后，伊原才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出来。短短的一句话中蕴含着明显的怒气，所以我不好随便说笑。

能做到这点的只有里志。

“怎么了，摩耶花。学长那种挑衅的态度让你很不爽吗？”

伊原缓缓地摇了摇头。

“这没什么，反正阿福你平时的态度也很挑衅。”

很妙的说法。她将里志天不怕地不怕的生活信条评为挑衅啊。不过，我也以为她是因为羽场纠缠不休地找她麻烦才这么生气的。就像是在说我们根本就没明白一样，伊原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我讨厌他那种看不起别人的态度。”

“看不起摩耶花你吗？”

“也有这方面啦……但并不仅仅如此，我们所有人，还有本乡学姐以及二年F班的其他人，他全都看不起。要说起来我其实没有生气的理由。”

即使没有生气的理由，她还是很火大，就是这样吧。

羽场的言行让我觉得他很自信，不过伊原似乎将其视为傲慢。羽场看不起周围的人吗？确实，自信与傲慢的区分是很困难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谓是微乎其微。不过会对此产生怒意，这也太符合“正义”的伊原作风了，我不禁在心中偷偷笑了。

“而且，他还看不起夏洛克• 福尔摩斯啊。阿福你一点都不觉得火大吗？”

她的语气很强烈。但是里志耸了耸肩，不以为然地说道：

“不觉得。”

“为什么啊！”

“因为夏洛克• 福尔摩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悬疑初学者的读物。本乡学姐想学习悬疑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福尔摩斯，我也觉得她这个想法很像初学者呀。摩耶花你明明也是这么觉得，没什么好生气的嘛。”

他拍了拍伊原的肩膀。我觉得伊原生气的点在于羽场的傲慢，并不是因为羽场对福尔摩斯缺乏敬意而生气……算了，伊原发泄了一通之后似乎也消气了，就不需要我再多嘴了。

更重要的是眼前的问题。我坐到桌子上说道：

“那么，要怎么做？可以将羽场的方案上奏‘女帝’陛下吗？”

包括翻着借来的《福尔摩斯》的千反田在内，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里志有些犹豫地回答道：

“嗯，这个嘛，应该可以吧。老实说，我并不觉得是个有趣的结论，但是既然本乡学姐要求他们准备坚固的绳子，那么基本上没错了吧？即使细节方面有差异，那也应该是虽不中亦不远的。”

紧接着，伊原也很干脆地点头表示同意。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也觉得没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明显的矛盾，作为录像电影的剧本也在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的范围之内，我不想为了反对而反对。”

赞成两票。那么第三票呢？

我看向千反田，她不知为何显得非常为难，一双大眼睛眼神游移不定。

“唔……”她张开嘴巴，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怎么了，千反田？”

“呃……我实在是难以赞成。”

唔。

伊原拿出绝对不会对我展现的体贴态度问道：

“小千，为什么啊？”

千反田的表情变得越来越为难了。

“这个，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总觉得本乡学姐的本意应该不是那样的……啊啊，这样完全解释不清楚啊。尽管没有昨天中城学长的方案那么不合理，但是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啦！”

正如她本人所说，根本就没解释清楚。既然她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也不可能知道。总之，千反田是反对。这时，千反田对我投来了哀求般的视线。喂，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啦。

“折木同学你怎么看呢？折木同学你也觉得那个意见是正确的吗？”

唔，完全没想到我会处于这么受注目的状况啊。本来以为随便发表下看法就可以了。我坐在桌上晃动双脚，竭尽全力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态度，摇了摇头说道：

“不，我不这么想。”

伊原的质问马上向我袭来。

“为什么啊，折木？”

……双重标准。我一边感到悲伤，一边回答道：

“因为羽场的方案无法实行。如果现实中想在那个剧场里杀人的话，只要事先做好准备就可以采取那个方案。但是，在那部电影里是办不到的。”

里志带着一如既往的笑容，催促我继续往下说。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会和已经拍摄好的影像产生矛盾。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平面图上面移开，回想一下前天看的那部电影。上游的那扇窗户是怎样的情况？”

即使是没有特别留意的我，也记得相当清楚。只要有“将注意力从平面图上面移开”这个提示，他们三个应该能很快回想起来吧。

作为代表，里志点了点头。

“啊啊，原来是这样啊。问题在于那扇窗户。”

“没错。那扇窗户由于长久以来一直放置不管，所以非常不好打开。胜田学长站稳脚步用力地摇晃，还是很难打开。你们应该记得他好不容易打开时发出的沉重声响吧？窗户是关得相当紧的。

“如果要拍摄犯人从那扇窗户潜入的场景，那么为了不会踩踏杂草，鸿巢学姐必须维持吊在半空中的不稳定姿势，这样一来想要打开直开式的那扇窗户，是非常困难的。不仅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还会发出很大的声响，甚至搞不好还可能会弄破玻璃。更重要的一点，在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海藤学长难道会坐以待毙吗？这不可能吧。

“如果本乡没有去当地视察就写下那个剧本的话，那么不知道窗户状况的她就算采用那个方案也不奇怪。事实上，羽场正是因为没有看影片，只靠平面图进行推理，才会得出那个结论的。”

“啊啊，所以折木同学你才问羽场学长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啊！”

千反田高声喊道。她听到了我和羽场的对话吗？千反田五感的灵敏程度总是会让我大吃一惊。

“没错，只要和影片内容进行对照，就能知道无法从空中潜入的。

“总之本乡去实际考察了那个剧场，然后写了剧本。中城是这样说的。如果本乡如羽场所说想使用那扇窗户的话，从入须形容的细心程度来想，她绝对不会在发现尸体的场景加入确认窗户坚固程度的镜头，并且也会让摄影组带上润滑油。本乡并没有在意窗户的难开程度。

“因此，我无法赞成羽场的方案，你们觉得如何？”

不须多问，一看就知道里志认为我的解释很恰当。伊原则是愤愤不已地说“早知道就不随便赞成了”。

“那么……”

我正要说话，从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看来今天也成果不佳啊。”

我转过头去，看到江波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了那里。

她真的希望事情得到解决吗？江波的语气平淡到让人不禁这么心生怀疑。

“那么就期待明天吧。我们会准备好第三个人的。”

“啊……那就麻烦你了。”

在江波连珠炮似的话语之间，千反田勉强插进一句问候。江波摇了摇头，然后若无其事地加了一句：

“不过，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后天的傍晚之前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剧本就赶不上了。”

今天是周三。这样啊，时间确实很赶。

江波突然舒缓了表情，对感到不安的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才是要麻烦你们多多费心了。”

---

[1] 黄色书脊文库的日本推理作品，应该是指讲谈社文库出版的岛田庄司作品。

四　『Bloody Beast』

又过了一天。

最近天气都很好。今天全日本都很晴朗，这可是游玩的好时机啊。我难得在早上稍微看了一下电视，看到海边山上还有其他地方都挤满了珍惜夏日时光的游客。晒黑的肌肤！满溢的笑容！这才是假日啊！

我们则是围着教室角落的桌子召开会议。

其实两者我都不喜欢。如果非要进行选择的话，那么会议可能还要更适合我吧。当然，若能自由选择，那么我想在有冷气的咖啡店喝着热咖啡，度过悠闲的时间。这种时候的咖啡就要是酸味很重的黑咖啡。

“折木，你发什么呆啊？一定是在思考无聊的事情吧？”

真厉害。

我将意识拉回到会议上。议题不需多说，是关于《悬疑》（暂称）的结局。就算讨论这个，也没有人会指责我们逾越了观察员的权限。而且，我只是在默默地听着而已。这个时候，里志正好在对现状进行总结。

“……也就是说啊，羽场学长说的没错。那个密室实在是坚不可摧。想要解开双重密室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外侧的密室，感

觉根本无从下手啊。”

里志说的外侧密室就是羽场昨天提到的第二密室。一楼的右侧通道处于杉村的监视之下，没有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那里入侵犯罪现场。

千反田柔弱地歪着头。

“解不开吗？为什么能说得这么肯定呢？”

“小千，这是因为……”

伊原接过了话头。

“如果存在羽场学长所说的第二密室，那么就必须拍出每个人的具体行动，并且还要附上相应的时间，这样才有办法让人下手。通过推测每个人在不同时间点的行动，计算出三十秒的死角这样的东西。但是，那部电影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影像太过简朴，反而找不出破绽来。”

“啊啊，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无法确认是否存在杉村学长没有关注玄关大厅的瞬间吧？”

伊原点了点头，沉吟着说道：

“杉村学长能否避开濑之上学姐他们的视线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认为本乡学姐并没有考虑到第二密室这种东西。那只是羽场学长想太多了，我们还是以‘无论是谁都能进入右侧通道’为前提来思考会比较好吧。”

这样就等于是举白旗投降啊，伊原。虽然这样想会比较轻松。但是伊原马上浮现出自嘲的笑容，摆摆手推翻了自己的话。

“我也知道这样是不行的啦。电影中有从玄关大厅仰望杉村学长的镜头，那大概就是表示玄关大厅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吧。”

沉默降临。会议进入了死胡同。

千反田可能敏锐地察觉到会议陷入了僵局，她突然说道：

“啊，我都忘记了呢。”

她把手伸进挎包里面。

“这个请大家一起分掉吃了吧。”

拿出来的是装在漂亮盒子里面的糖果。根据盒子上的英文，应该是威士忌酒心巧克力。

“这是哪儿来的啊？”

伊原看着突然出现在桌子上的漂亮糖果，发出了有些愕然的声音。千反田微微一笑，说道：

“这是我们家在中元节光顾的点心店送来的试吃新产品。我家里的人不太喜欢吃甜食的……”

她打开了盒子，里面大概有二十颗颇大的威士忌酒心巧克力。

“既然白拿白吃，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拿起一颗巧克力，撕开包装纸，将巧克力糖扔进嘴里。咬破之后，杏仁和威士忌的浓香立刻涌入鼻腔。千反田凑过来询问道：

“好吃吗？”

“……酒味比较重。”

感觉会让人醉的啊。我基于礼貌又吃了一个，但是再多恐怕就不行了。

大家各自去拿巧克力的时候，我稍微思考了一下那个事件。

那个悬疑的最大问题就是情报非常有限。正如伊原所说，就是因为不够细致，反而找不到破绽。而且，真的只能靠影像中的情报来进行破解吗？让人不禁想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重新再确认一遍。事实上，影片中并没有拍出会场入口大门被封锁、朝北的窗户被钉死这几点。不过既然被我们指出来了，后天（没错，是后天啊！）的最后拍摄之际应该会拍些画面来补充这些情报吧……

我突然想到中途退场的剧本家本乡真由。明明没有看过推理小说，却被要求写推理作品的剧本，而且还认真投入到胃痛、神经痛的地步。很能理解江波为什么会说她性格一本正经。不过她还真是可怜啊，尽管对剧本那么用心，拍摄组却丝毫不注重推理，拍出来的影片让人不禁怀疑“这个有办法破解吗”。如果知道这个事实，本乡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应该会很不好受吧。

“……呼。”

我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我发现自己眼前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我的面前有两张威士忌酒心巧克力的包装纸，里志的面前也是两张，伊原的面前是一张。但是，千反田的面前却有整整六张。而且，千反田正要撕开第七张包装纸。我慌忙制止了她。

“别继续吃了，里面怎么说也是酒啊。”

听到我这么说，千反田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掌上的第七颗巧克力，然后看了看丢在旁边的包装纸。我正在想她要怎么做，她就突然将第七颗放进嘴里。

经过充分品尝并将巧克力吞下去之后，千反田说道：

“啊呀，我吃了这么多吗？味道有点奇怪呢，我就觉得很好奇，没想到是这样的东西啊。”

很好奇……

“小千，你没事吧？”

注意到情况的伊原关心地问道。千反田微笑着做出了回应。

“会有什么事啊？”

“可是你吃了那么多……”

“没事，没事……呵呵呵呵……”

喂喂，笑声和平时不一样了啊。

到了约定的时间，江波过来了。她依旧是表情冷淡地站在地学教室门口，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个气味……是酒吗？”

里志赶紧回答道：

“不是啦，是威士忌酒心巧克力。”

不知道这个解释有没有对江波起作用。不过不管怎样，她不再对酒精的气味感兴趣了，将手上拿着的一叠复印纸递给了我们。

“折木同学。”

啊啊，对哦。我站起来接过复印纸。那是我前天拜托江波帮忙弄过来的剧本，只要有了它，应该就能够了解本乡究竟用心到什么程度吧。

“我昨天就该拿来了。”

确实越早越好。我发现自己居然这么想，不禁露出了苦笑。我难道是打算主动解决这件事情吗？也许是因为连续击败了中城和羽场，让我稍微有点得意忘形了吧。

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我马上翻开剧本寻找前天有疑问的地方。剧本中是否有提到事件现场——上游周围的情况。不需要刻意寻找，我刚好翻到了那一页。

鸿巢：“办公室应该有万能钥匙。我去拿来。”

从这里到开锁为止，我认为用一个镜头拍到底会比较好。

打开门后，只要男生进入房间就好（女生请站在门附近）。

海藤倒在房间里面。一看就能知道，他的手臂受了很严重的伤。就算呼喊也得不到回应。

杉村：“海藤！”

男生们跑过去。

无论是谁先到都可以。

杉村扶起海藤，手上沾满了血。

杉村：“是血……”

所有女生（惨叫）。

胜田：“海藤！可恶，是谁干的？！”

胜田打开窗户（有些裂痕，要小心玻璃）。

窗外请拍得久一点。要注意这个时候窗外不能有任何脚印。

胜田接下来朝下游跑去。无论是经过舞台还是后台通道都可以，不过舞台上面有些木板已经腐烂了，请多留心脚下。

写得非常仔细。原来如此，全部剧本都是这样的话，那么确实是很耗费神经的。从“窗外不能有任何脚印”这个记述可以看出，正如中城所说，本乡来视察的时候杂草还没长那么高。在这一点上，中城的推理算是正确的吧。

就在我思考着这些的时候，千反田问了我一句。

“那是剧本吗？”

“是的。”

她笑逐颜开了。

“真好呀，我也想要。”

……这个醉鬼。本来的话，交给千反田是最轻松的选择，但是她现在的样子让我很不安，所以不能交给她。于是，我叫了一声里志。

“里志，你有没有打孔器和文件绳？”

里志板着脸回答道：

“哪有人会随身携带这些东西啊。”

“那订书机（Hotchkiss）[1]也可以。”

“这我倒是有，不过正确说法应该是订书机（Stapler）啦。”

他把手伸进束口袋，拿出了订书机。也很少有人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吧。我手脚利落地将剧本钉好。

“这个要怎么处置？”

“弄丢就不好了，总之你先保管吧。”

我听从伊原的建议，将剧本放到挎包里面。等我完成这一连串动作之后，江波说道：

“那么我们走吧。对方在二年C班等着。”

我们出了教室，这时音乐正好响起。今天是轻音乐社啊，这是……《 The march of black queen》。每次总会刚好开始试奏，大概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下午一点是音乐系社团互相协调好的练习时间吧。因此听不到其他音乐系社团练习的声音。

伊原向走在前面的江波问道：

“今天是……”

“泽木口，泽木口美崎，是宣传组的成员，所以她基本没接触过拍摄。再加上影片还没有完成，宣传活动其实也还没有开始。”

这样根本不能算是相关人员吧，她能给出有用的建议吗？不过江波早已准备好要怎么回答这理所当然的疑问。

“但是，泽木口从初期阶段就参与了企划，是企划的重要成员。并且在确定方向性上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说不定有什么好主意的。”

她稍微停顿了一会，进行了补充。

“至少入须是这么判断的。”

唔，初期工作人员啊。尽管江波表示她可能会有什么好主意，但我对此深感怀疑。基本上，企划方向性的确定实在是太随便了。不仅入须提到过了，从中城和羽场的意见中也能了解到，二年F班的录像带电影除了“悬疑”以外就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方向性了。仅仅是参与了这种糟糕计划的制定过程，不能保证她有什么真才实学吧？我虽然是这么想的，不过并没有说出口。

我们在游廊上走着。突然，千反田突然大喊道：

“啊，我终于想起来了！”

“小千，你，你干吗突然大叫啊？”

由于伊原就在千反田的旁边，所以她不禁吓了一跳。不过千反田并没有理会伊原，开心地将双手握在胸前。

“说到泽木口同学，不就是画那幅画的人吗？我今天的记忆力不太好啊，居然没有马上想起来。”

什么，是千反田认识的人吗？江波转过头来，疑惑地歪着脑袋说道：

“画？泽木口是会偶尔画一下插图之类的东西。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千反田笑眯眯地回答道：

“是美术准备室。折木同学，你应该知道的吧？真是坏心眼，明明知道却不说出来。”

她纠缠上了我。这人醉酒后喜欢笑着纠缠人吗？还好性质并不恶劣。唔，她是说美术准备室吗？

我还在思索着，伊原就先一步回想起来了。

“啊啊，是借了那本怪书的其中一人吗？”

说怪书好像有点太过分了，不过听她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今年春天，我解开了与绘画相关的小谜团，在那之中接触了一些女生的名字。泽木口就是其中的一人吧。

千反田的视线在半空中游走，应该是在进行回想吧。

“这样啊，是泽木口学姐哦。我记得她画了有点特别的画。”

我记不清楚画的内容，不过隶属漫画研究会并且对绘画也有兴趣的伊原点头表示同意。

“嗯，我也想起来了。不知道该说是拙劣还是极具个性，至少不是在学校美术课上会画的东西。”

“是抽象画一样的东西吗？”

尽管不了解具体情况，里志还是出言发问了。伊原稍微烦恼了一下。

“可能比较接近画技不好但很精彩的漫画吧。”

江波在不远处听着我们的对话，微微一笑。

“你们看过泽木口的画啊？那么见到她本人应该也不会觉得很突兀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真会卖关子。

江波停下了脚步。我们已经到了二年C班教室的前面。

那名女生绑着发髻。不对，与其说是发髻，不如说是中式的包子头要更加贴切吧。她的脑后两侧各有一个裹着龙纹花布的发团。身上穿着无袖上衣和牛仔裤，皮肤晒得稍微有点黑。手上拿着一本杂志，那是……天文学的杂志。整体形象很不协调的女生注意到我们的到来，举起一只手笑着向我们打招呼。

“Ciao！”

听到意大利语的招呼声，千反田没有产生丝毫困惑，很有礼貌地向她行了一礼。

“你好，泽木口学姐。”

泽木口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美国人一般的夸张反应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真是一点都不懂，太外行了。既然我说了Ciao，那你也应该用Ciao来回应才行啊。不然怎么接得下去呢？好了，再来一次。Ciao！”

千反田瞄了一眼不知道该做何反应的我，泰然自若地说道：

“那真是对不起了，Ciao。”

这家伙果然醉得很厉害啊。换成平时的千反田，如果突然碰到莫名其妙的行为，那么她会陷入混乱，做出更加莫名其妙的行为。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里志小声地对我说道：

“真是个怪人啊。”

“看来是这样。”

“没想到神山高中还有我不知道的怪人……”

他显得有些不甘心。看来物以类聚这句话也并不绝对啊。江波可能是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她浮现出有些为难的笑容。

至于泽木口，她似乎很满意千反田的反应，显得非常开心。

“感谢诸位远道而来，真是辛苦了。我是泽木口美崎。”

她自我介绍之后，江波指着我们说道：

“这些是古籍研究社的人。请手下留情哦，美崎。”

确实，如果她不手下留情的话，那我可跟不上啊。江波没有帮我们报上姓名，所以我们依次进行了自我介绍。泽木口似乎并没打算记住，只是随便听一下就算。当最后一个自我介绍的里志话音刚落，她就立刻说道：

“知道了，那你们就坐下来吧。”

“好的。”

我们刚拉开椅子准备坐下，江波就留下一句“那就麻烦你们了”离开了。

教室的门一关上，泽木口就打着响指开始切入话题了。

“你们是要协助我们的企划吧？那么，怎么样，其他人的方案是否可行呢？”

里志坦率地回答道：

“基本上没有可行的。”

“你们都否决了吗？”

“算是这样吧。”

泽木口似乎对里志的回答很满意，“嗯嗯”地不住点头。

“这样才对嘛。学生就应该多吃苦才行。‘追紧的连亲人’不懂得吃苦耐劳啊。”

由于她的发音像外国的机器人，所以我一时之间没听懂她说的是“最近的年轻人”。看来她很喜欢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语啊，不过我不讨厌这种人就是了。

而里志则高兴得如获至宝一样。

“嗯嗯，是非常棘手的事件啊。既然要我们全力以赴来解决，那么如果连这点程度的挑战性都没有的话，就太没意思了。”

挑战性你个头啊。据我所知，里志有两个信条，一个是“玩笑仅限于即兴，如果留下祸根的话那就变成谎言了”，另一个则是“数据库是无法给出结论的”。自命为数据库的里志明明不会主动去寻找解决方案，真亏他能这么大言不惭。

泽木口大笑。

“还真是可靠啊。你们既然是入须推荐的人选，那想必不会是寻常之辈吧。如果我也壮志未酬的话，后事能放心地交给你们处理吗？”

“嗯，包在我们身上。”

虽然这只是当场的口头约定，但是太过得意忘形的话，小心事后哭也来不及哦。

话说回来，泽木口的态度也相当随便啊。

“很好，就交给你们了。全面交给你们了。”

跟她混熟了的里志毫不客气地开始了闲扯。

“话说，泽木口学姐你也相当辛苦啊。宣传组的工作完全没有进展，果然作品没有完成是很麻烦的吧。”

“是啊。”

泽木口气呼呼地将双臂环抱在胸前。

“东西都没有，我们连宣传海报都没办法制作。不过，还是有办法对付过去的。”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还用问吗？”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标题啊，没有标题的话，我们根本无从下手。连题字都没办法题。他们本来是打算作品完成后再取标题的，所以问题还是作品没办法完成吧。”

说来也对。文化祭活动的宣传一般都是挂布或者海报，如果上面连标题都没有的话，那就太空泛了。

泽木口对里志笑了一下。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了结掉剧本。在听我的意见之前，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不管什么都可以，想问就尽管问吧。”

就算她说可以尽管问……她那过于高昂的兴致让我畏缩了，不过千反田却对此毫不在意。

“那我就问啰。泽木口学姐参与了班级展览的方向性决策吗？”

泽木口露出了讶异的表情。

“嗯，算是参与过吧。”

“包括决定要拍摄录像带电影、内容定为悬疑、将剧本交给本乡学姐负责这一切吗？”

“是的。”

千反田探出上半身问道：

“能麻烦你说一下决议的过程吗？”

她在问些什么啊，这些跟整体没有任何关系吧？尽管她的脸色和语气都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不过思考似乎是不太正常了。我不禁小声地劝说她：

“千反田，不要问些无聊的事情。”

于是，千反田转头看着我说道：

“可是我很好奇啊。”

然后就再次面朝泽木口了。这家伙完全失控了，好在泽木口并不在意，她笑着摆了摆手。

“如果要说参与的话，项目组的全部成员都参与了大部分的决策。这不是比喻，是事实。”

听到这个意外的回答，里志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集团人员比较少的时候，直接民主制是最有效的方法，仅仅是这样而已。”

“……也就是说，全都是靠问卷调查来决定的吗？”

“……你真聪明啊。”

她随和地拍了拍里志的肩膀。

“数量是正义，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就是我们的理想。虽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论，不过基本上都是靠问卷调查来确定的。”

既然是这样，我有点怀疑无法接受最后决定的人应该为数不少才对。不过入须也说过了，他们的目标是完成二年F班的企划，那么也许对他们来说，不管做什么都是一样的吧。全部用问卷调查来决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最为合理的做法吧。

千反田似乎是出于慎重起见，又问了一次：

“那么，让本乡学姐写剧本也是吗？”

泽木口稍微思考了一下，然后露出了苦笑。

“啊，不是的。因为只有本乡有这个能耐，所以并不需要进行信任投票。”

“那么是她毛遂自荐吗？”

“不，是别人推荐。我不记得具体是谁提议的了。”

听到她的回答，千反田突然难过地皱起了眉头。至少看在我的眼里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理由为何。千反田对于这件事情究竟抱有怎样的感情，我也完全无从得知。

泽木口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她从自己的脚边拉出某个东西。那是一个和尚袋。和尚袋、束口袋，怪人带的东西也同样很奇怪啊。泽木口把手伸进和尚袋，拿出了一本大学笔记本。

“怎么，你们对我们的决策过程很感兴趣吗？那么……我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想看就拿去看吧。”

千反田翻开了她丢过来的笔记本。里面罗列着数字和文字，我刚开始没搞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No.4　要做什么？

- 绘画展……1
- 话剧……5
- 鬼屋……8
- 录像带电影……10

决定拍电影

No.5　拍什么样的电影？

- 大河历史……1
- 无厘头搞笑……8
- 闹剧……3
- 悬疑……9

- 硬派动作片……2
- 空白票……1

决定拍悬疑

继续翻下去，上面还记载着相当琐碎的细节。

No.31　用什么凶器？

- 小刀（刺杀）……10
- 铁锤（打死）……3
- 绳子（绞杀）……8
- 其他

　泼油烧死……1

　从高处推落……2

推荐用小刀（不过是否采用由本乡来决定）

No.32　死者人数是多少？

- 一人……6
- 两人……10
- 三人……3
- 更多

  四人……1

  全灭……2

  一百人左右……1
- 无效票……1

推荐死两个人（不过是否采用由本乡来决定）

我看了好一会才明白这是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几乎与我同时领悟的伊原抬眼看向泽木口，问道：

“这本笔记本能借给我们吗？看起来好像是很重要的东西啊。”

“没关系，反正都是些已经决定好的事情。”

先不说可不可以借过来，这种东西借来能有什么用啊？这才是我最坦率的感想。入须只是拜托我们帮忙判断解谜方案是否可行，影片的制作过程根本就无关紧要吧。千反田到底在想些什么……这才是最大的谜团。

也许单纯是因为她醉了的关系吧。千反田合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面前，然后，她继续询问道：

“既然学姐你让我们尽管问，那么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请问。”

“泽木口学姐你和本乡学姐关系好吗？”

我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个问题。对了，她应该问过江波相同的问题。

泽木口有些困惑地回答道：

“唔，就是同班同学的关系吧。”

从我们得到的信息可以判断出本乡真由大致的人际关系。至少跟眼前这个被里志评为怪人的泽木口是合不来的，这不难想象。

千反田非常遗憾地低下了头。

“这样啊……”

“没有其他问题了吗？”

泽木口向我们问道。我是没有的，其他人似乎也差不多。看到我们的反应，泽木口微微探出身来，准备进入正题了。

“好了，那么就麻烦你们听一下我的看法吧。如果敢说不行的话……你们知道会有怎样的下场吧？”

泽木口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

“虽然说是要找犯人，但是我很怀疑那部片子的本意究竟是不是找犯人。”

她以此作为开场白，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们。或许正如她所料，我们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

伊原询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嗯。这是文化祭的展览品嘛，那么肯定要搞得越盛大越好吧？只死一个人就结束的话，那也太没趣了吧？

“羽场那个傻瓜一口咬定是什么‘蒸桶牌腿力（正统派推理）’，但是啊，说到悬疑，我则是会想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本乡大概也是如此吧。所以，那部电影之后的剧情才是高潮部分。”

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是什么啊？在我们提问之前，泽木口抢先发问了。

“喂，你啊。”

她叫的是我。

“说到悬疑，你会想到什么呢？”

她突然这样发问，我一时之间也反应不过来。对我来说的代表性悬疑作品吗？就算我举出第一时间想到的书名，泽木口大概也不知道是什么吧，所以我选择了比较有名的作品。

“《 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类的吗？”

但是泽木口似乎对这个答案不满意，她皱起眉头说道：

“太特殊了。”

我忍不住回嘴：

“这本书的知名度很高呀。”

泽木口摆了摆食指，嘴里啧啧作响。

“我的意思是说，会选择‘推理小说’就显得太特殊了。你没有意识到吗？一般走进录像出租店寻找‘悬疑’的话，最先出来的会是什么呢？”

我完全听不懂折木口在说些什么。左右张望了一下，其他人也是一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泽木口焦躁地提高声调。

“问卷调查的悬疑第一名，没有人会想到选推理作品的。为什么你们就不明白啊？说到悬疑，一般会最先想到《 十三号星期五》或者《 半夜鬼上床》这些才对吧！”

这样啊，原来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啊。对不起，我错了。

……才怪！

不管怎么说，那些都不能算是悬疑吧。泽木口列举的作品都是怪物滥杀无辜的类型……也就是恐怖片。根本不能算是悬疑。

但是出乎意料的，居然有人同意泽木口的主张。是里志。他频频点头，感慨地说道：

“啊啊，这确实是一个盲点。”

他在配合泽木口开玩笑吗？正希望他能分清时间和场合啊。我出言制止里志的玩笑：

“喂，里志，你不是认真的吧？”

只要我这样说，以“玩笑仅限于即兴，如果留下祸根的话那就变成谎言了”为信条的里志就必定会承认自己是开玩笑。不过，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了一惊。

“为什么这么问啊？”

这么说来，他是认真的？

“你真的认为《十三号星期五》是悬疑吗？”

“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就算有人把《十三号星期五》当成悬疑作品，那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伊原看着他的侧脸，说道：

“阿福，你解释得清楚一些啊。”

里志点点头，咳嗽了一下，回答道：

“嗯，问题在于悬疑这个词语的便利性。这个词确实是用来指侦探小说……怎么称呼都无所谓啦，总之就是有犯人和侦探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也包括了所有惊悚题材。根据情况，有时候像《十三号星期五》这种恐怖片也可以包含在里面的。”

伊原显得有些难以接受。里志稍微放松了一下表情。

“伊原，你经常去书店的吗？”

“唔，去是会去，不过不能算是经常。”

“你去找找看有悬疑这类关键词的杂志吧。漫画杂志也没关系。这样一来，你就能理解我的意思了。或者看一下‘夏季悬疑书展’这类活动中出现的作品，你就会知道并不是只有侦探小说是算在悬疑里面的。”

唔……

和伊原一样，我也很难接受这个说法。不过我能理解里志想要表达的意思。在各种媒体中看到“悬疑”这个词的时候，不少都是使用滴血的字体写成。我认为推理小说并不是只为了流血惨案而存在的，那么如果说滴血字体并不是只代表推理小说也是很合理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认为这种想法很普通。泽木口美崎的想法非常具有独创性啊。

算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她这个想法跟这次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得到里志的援护，泽木口挺起胸膛说道：

“就是这么一回事。话说，你们似乎很擅长推理是吧？所以在认知上才会有所偏差。总之，你们现在知道那部电影接下来要怎么发展了吧？没有任何人能进入海藤死掉的房间，那么肯定存在第七个人。而且，除了那六个人之外，本乡还一直打听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参与演出的。”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泽木口的结论莫非是……她非常开心地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大家越来越疑神疑鬼，不肯相信彼此，这时就轮到怪物登场了。我不清楚原本的预定是要杀死多少人，不过全灭应该不太好吧。所以就留下一对情侣，其他人全部杀光光，这样就好了。最后的场面是情侣打倒怪物，在朝阳的照耀下接吻。标题也按照那个方向来取，稍微做作一点……英语比较好……对了，比如“Bloody Beast”之类的。这样会不会反而显得很锉啊？”

我在内心不停重复着“不会吧”，但是泽木口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甚至还追加了一句“这样大家就能接受了吧”。看来她真的认为恐怖片是正确答案，而且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是最普遍的，完全听不进其他意见。

无法掩饰困惑的伊原进行了反驳。

“可、可是学姐，密室要怎么办啊？门不是上锁了吗？”

泽木口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上锁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

“既然是怪物，那么穿墙应该是小菜一碟吧。如果不行的话——对了，也有可能是怨灵。嗯，这个可能性要更大。超自然题材也很不错呢。”

原、原来如此。

……真是完美无缺的解答啊，我甚至产生了某种感动。我们这四天来一直苦恼不已的问题，尤其是密室问题，就被她轻轻松松地解决了。“上锁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这真是至理名言。

尽管伊原、千反田和里志似乎都还有话想说，但是我什么都不想问了。泽木口的推论实在是太精彩了，我的灵魂都被她给勾走了。

上锁有什么大不了啊！

我们回到了地学教室。

千反田首先对泽木口的方案表示了反对。

“不对，绝对不对。泽木口学姐的方案绝对不是本乡学姐的本意！”

“当然了。那个人是认真的吗？我都搞不清她到底有几成是在开玩笑。”

伊原也对千反田表示了同意。

由于她们俩对泽木口的方案表现出强烈的反对，里志似乎是产生恶作剧心理了吧，故意找茬说：

“那么，你们来否定看看呀。”

接着他面带柔和的微笑，进行了补充。

“……要从理论方面哦。”

里志这个家伙有时候还真是坏心眼啊。伊原噤口不言。这也难怪，泽木口的方案等于是放弃解决。密室、不在场证明、凶器等诸多问题……全部被“犯人是恶灵，能够靠超自然力量来做到”这个论点证明完毕。简直是完美无瑕。

面对令人绝望的完美，千反田还是不肯屈服。

“可是，她确实错了啊。”

“我说了要从理论方面。”

“她错了，绝对错了，因为……啊！”

千反田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对，她突然摇摇晃晃，朦胧的眼神不知投向何方，嘴里喃喃地说道：

“就像万花筒一样。”

万花筒？

……这时，我发觉千反田的脸色很苍白。尽管她的肌肤本来就很白，但这明显不太对劲。我问了她一声“你没事吧”，不过看起来我是多此一问了。

千反田摇晃着上半身，“啪嗒”一声趴在了桌子上。

“喂，小千！”

伊原靠过去想要扶起她，但是无济于事。过了一会，传来了轻轻的鼻息。看来她是醉倒了，如果偷看她的睡相那就太没品了吧。不过，就算包的是烈酒，也不至于只吃七颗威士忌酒心巧克力就醉倒吧……算了，就让她好好睡一觉。

我和里志对视了一眼，他朝我耸了耸肩膀。我并不是打算帮阵亡的千反田报仇，但还是开口说道：

“那么里志，你自己又是如何？打算接受泽木口的方案吗？”

里志依旧面带微笑，缓缓地摇了摇头。

“虽然我很中意她的大胆和思考的灵活性，不过还是很难让人信服。当然，我也没有可以做出否定的根据就是了。”

这样啊，里志也是站在反对这一边呢。

我笑了。

“那还真是遗憾。其实我也蛮中意那个想法的。”

“是吧？那可是一口气将所有问题解决掉的出名方案啊。该说是一网打尽还是一气呵成呢，也难怪奉太郎会中意啦。”

“算是吧。不过，那个方案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

我随口的发言吸引了伊原的注意力。

“你能否定那个方案吗？”

她大声问道。

不清楚是不是算矛盾了，反正内容不长，就说一下吧。

“只要回想起羽场昨天说过的那些话，就能知道泽木口的方案不是正确答案。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本乡还没写完剧本就病倒了，如果她打算将后半写成血腥的灵异恐怖片，那么应该会提前准备需要的小道具吧。但是实际上如何呢？她完全没有准备最需要的东西吧。”

“最需要的东西？”

伊原讶异地嘟囔道。里志也疑惑地歪着脑袋。

“就是羽场抱怨过的那个啊。”

听到这个提示，伊原似乎终于想到了。她发出“啊”的声音，看着我说道：

“我知道了……是血浆吧。”

“没错。本乡指示的血浆分量连杀死海藤一个人都嫌不够。虽然羽场说本乡做事有点起伏不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要拍摄大量杀人场面的话，是不可能准备那么少血浆的。因此，本乡并没打算进行大量杀人。血浆只是其中一点，而且她也没准备凶器和特殊化妆，所以不可能会突然转变成血腥灵异恐怖片的。泽木口自己也说了……”

里志接着我的话说道：

“只有一名死者的话，作为恐怖片就太没趣了。”

我点了点头。

泽木口也许是很认真地想出了那个方案。尽管有些太过一意孤行，在旁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她是在胡来。她给出的猜测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合乎道理，并非无法做到。但是由于宣传组几乎没有工作，所以泽木口基本不了解其他小组的工作情况。这就是她犯下错误的根源所在。

伊原不知为何一脸无趣地嘟囔道：

“嘿，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有理由的啊。”

真是一句深奥的话啊。我不禁这样想道。

里志和伊原都没有提出任何反驳。我们顺理成章地否定了泽木口的方案。这样一来，三名侦探志愿者的方案全部被否决了……

鼻息传入我的耳中。千反田还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

---

[1]日本最早进口的订书机是美国E.H. Hotchkiss的产品，所以Hotchkiss就成为了订书机的俗名。

五　很有味道

结束了和泽木口的碰面，我本来以为江波会过来找我们，但是却迟迟不见她的踪影。如果我们不能报告是否要采用泽木口的方案，那么他们应该会很伤脑筋的吧。她到底是在干什么啊？太阳已经开始落山，精力旺盛的神高学生也纷纷踏上归途。于是，我们也离开了社团活动室。至于联络方面，反正千反田和入须认识，办法总是会有的。

千反田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醉倒了这个事实，不禁羞红了脸。话说，她的酒意并没有彻底消退吧，在往校门口走的途中，她时不时会摇晃一下，让人担心她是否能够平安回家。

千反田和伊原结伴率先走出了校舍，我和里志则是大致顺路的。刚出校门，里志一边甩着束口袋，一边轻声说道：

“结果全部否决了啊。那部录像带电影会怎样收场呢？”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这三天没能发现通往正确答案的路线。

那么就没法完成吧。

听到我这么回答，面带微笑的里志微微皱起了眉头。

“那真是伤感啊。好比‘往日兵燹之地，今朝绿草如茵’。不对，应该是‘大阪巍巍气势盛，亦如歌中虚幻姿’吧？等到千反田同学清醒过来，估计又会有一场麻烦。”

“你又如何呢？”

“我？别看我这样，我可是很忙的哦，没必要为其他班级的事情耗费自己的精力。”

我们混在稀稀拉拉的离校学生之中，踏上了回家的道路。天色已近黄昏，残暑渐渐消散，吹来的风不仅凉快，甚至有点冷。夏天即将离去。

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里志指着与平时不同的方向说道：

“我有点事情要去那边，再见啦。”

说完，他就快步离去。

于是我一个人优哉游哉地往家里走。

没错。那部录像带电影一定无法完成吧……我回想着这四天来邂逅的二年F班学生。

将想要完成电影的热情作为武器，在解谜这个不擅长的领域中进行挑战的中城。

对于悬疑有着绝对的自信与自负，认为依靠自己的知识一定能够找出正确答案来的羽场。

由于一意孤行，自以为这样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结果得不到广泛认同的泽木口。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努力。即使带有轻率、傲慢或者粗心这些缺点，想要完成班级企划的心意却是毫无虚假的。但是，负责裁决的

我们将他们的方案全部否决了。因为那些方案全都是错误的。

算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尽管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错。即使内心感到挺不是滋味，我的性格也没有好到会愿意去背负隔岸之火。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不想和这种事情扯上关系。

道路通往人烟稀少的住宅区，马上就能看到我的家了。回去睡觉吧。里志说的没错，我也没理由为其他班级的事情而烦恼。那部录像带电影之所以无法完成，责任都在于工作人员缺乏计划性，本来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全权负责。我调整好下滑的挎包，伸了下懒腰，稍微仰望了一下天空。

当我将视线移回到前方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前面等着我。

在路边的“停止”路标下面，身穿学校制服的入须冬实在等着我。入须看到我发现了她，就走过来对我说道：

“能赏脸跟我喝杯茶吗？”

真不可思议，我老老实实地点头同意了。

我跟着入须走过一条陌生的道路，来到河边的小道。这种地方会有咖啡店吗？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马上看到了低调地挂在店家门口的红豆色布帘和电灯泡灯笼。高雅的装潢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高中生回家途中会去的地方，不过入须毫不在意地掀开布帘，拉开了拉门。她回头看向犹豫不决的我，招手让我进去。进入店内的时候，我看到在布帘的一角用非常优雅的字体写着小小的店名“一二三”。

店内飘荡着榻榻米的蔺草和茶叶的芳香，显得非常有品位。没有柜台，所有座位都是包厢，当然全部都铺了榻榻米。入须拉平制服裙子的裙摆，姿势优雅地跪坐。一名身穿围裙的服务员马上走了过来，入须点了一杯抹茶。

“你要什么？”

“……”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没想到你说喝茶居然是真的茶。唔，那么，我要玉露冷泡茶。”

我随随便便点了菜单上最上方的东西，入须不禁露出了苦笑。

“虽然我是打算请客的，不过你还真不客气啊。算了，无所谓啦。”

听到她这么说，我仔细地看了一下菜单，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茶的价格居然比一般的晚餐还要贵。

入须邀请我的理由很明显，不过她一直沉默不语，并没有切入正题，所以我很不自在地一再拿起凉水来喝。

入须坦然自若地等待着。

没过多久，抹茶、玉露冷泡茶还有我们各自的茶点都被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桌上。入须喝了一口抹茶，总算是开口了。

“中城不行吗？”

我点了点头。

“羽场也一样？”

“是的。”

她停顿了一会。

“那么，泽木口又如何呢？”

这不是我们的错。

“……还是不行。”

入须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眼睛。时间非常“漫长”——我约有半秒被入须的视线盯得动弹不得。

入须吐了一口气。

“这样啊。”

“非常遗憾。”

我回答完之后，喝了一口玉露冷泡茶。真是物有所值，那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美味……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但事实上却是食不甘味。入须并没有在责备我，语气也一点都不粗暴……说不定我只是跟她很合不来吧。

入须垂落视线盯着茶杯，微微翘起嘴角说道：

“遗憾？你这句话还真奇怪。感到遗憾的应该是我和我的朋友们，而不是你吧？”

入须说的没错，这应该是我这三天来的基本态度才对……为什么我会自然而然地说出遗憾这个词呢？

我还没想到理由就回答道：

“不，确实很遗憾。我觉得如果能完成的话，那就好了。”

入须露出了比刚才更为柔和的微笑。

“没想到我们会被你同情啊。”

“大概是感情投射吧。”

我拿竹签戳了一块最中[1]放进嘴里。味道很甜，我喝了一口玉露冷泡茶，甜味马上就被冲淡了。

入须平静地询问道：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是谁否定了中城的方案。”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从入须的表情来看，她应该是明知故问，所以刻意隐瞒也是毫无意义的。

“……是我。”

“那么，羽场和泽木口也是被你否定的吗？”

“是的。”

“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如实地回答，包括关于杂草的视察、其他角色的视线、第一密室、第二密室、使用登山绳从窗户潜入、窗户很难打开、悬疑的广泛性、本乡的指示……我平淡地说出了这三天的要点。入须则是在默默地侧耳倾听。她时不时会喝一口抹茶，我无法从她的表情看出她究竟是带着怎样的想法在听我说话的。

“所以，我们认为泽木口学姐的方案也无法采用。”

说完之后，我喝干了还剩下一半的茶。

“这样啊。”入须只是这样应了一声，便沉默不语了。

过了一会，入须才抚着茶杯说道：

“我一开始让你们帮忙解决事件的时候，你说了不想承担莫名的期待吧。但是这三天来，你完成了超越我期待的工作。你将中城等人的方案尽数埋葬……正如我内心所预料的那样。”

内心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认为他们都无法得出正确答案？

我感觉到自己的目光变得锐利，但是入须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动摇。她既没有回瞪我，也没有移开视线，只是非常自然地继续说道：

“他们说到底不是这块料。不管多么努力，他们都不具备解决那个问题的能力，这我一开始就知道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无能。中城作为带头人，羽场作为在野党，泽木口作为小丑，都具备了非常难得的技能。他们都是很有能耐

人，尽管如此，并不代表他们能在这次的难关派上用场。这是我的看法。

“如果没有你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采用他们其中某个人的方案，直到实际拍摄时才发现问题所在，导致企划以最糟糕的形式失败吧。”

她真是冷静而透彻啊。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入须真的对他们没有抱以任何期待。

那么她真正期待的是谁呢？入须放开茶杯正襟危坐。在她那笔直视线的前方，毫无疑问就只有我而已。入须不是要笼络我，而是想打倒我。我突然涌现出这样的想法。

“我认为，你在这三天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如果说侦探是评论家，那么既然你能够深入分析其他侦探的成果，就应该能够担任侦探。我确信自己没有胡乱期待。你很特别。

“所以，我想再次拜托你，折木。请你帮帮二年F班。我希望你能找出那部录像带电影的正确答案。”

入须刚说完，就向我低下了头。

我盯着她，有如在看一旦打坏就会毁灭自己人生的昂贵美术品，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我的脑内形成了旋涡。我的技术，不是他们而是我。我是特别的。她在恳求我。

但是我真的值得信赖吗？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特殊能力的普通人。即使我能先于里志他们解决掉千反田带来的麻烦事，

那也纯粹是因为运气好。从本质上来说，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入须却说这是不对的。她的话语拥有着如同威胁一般的力量，深深地撼动了我。

技术吗？尽管入须一再保证，但是我自己哪怕是一瞬间，都从来不认为自己身上存在着这样的东西……

入须耐心地等待着不知该如何回答的我，她缓和了表情。

“我并没有要求你承担责任啊……真是不干不脆。”

“……”

“那么，我再跟你说件事情吧。你不需要想得太严肃，当成闲聊来听就好。

“在某个体育俱乐部里，有一名替补选手。替补拼命努力想要成为正选。她非常非常努力。她为什么能够忍耐这种辛苦呢？因为她热爱这项运动，同时也心怀想要借此成名的小小野心。

“但是，过了几年，那名替补还是没能成为正选。因为那个俱乐部有很多能力出众的人才，大家的水平都要比那名替补高很多。很单纯的理由。

“在那里面，有个能力超群、拥有天生才能的选手。在所有人当中，她也可谓是别具一格。理所当然，替补与她完全是天壤之别。她在某个大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选为整个大会的MVP。记者采访她时问道：‘你表现得非常精彩，请问有什么秘诀吗？’对此，她回答道：

“‘我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我觉得这个回答对于替补选手来说实在是太讽刺了，你认为呢？”

入须再次正面朝向我。我感到非常口渴，但是很不巧，茶杯里已经没有茶了。于是我伸手去拿只剩一点凉水的水杯。

就在这时，入须轻轻地吐出了一句话，仿佛脱下了平时穿在身上的女帝外衣一般。那句话应该不是对我说的吧……我听见的是：

“任何人都应该有所自觉，不然的话……在旁边看的人就显得太可悲了。”

流入喉咙的凉水让我浑身冰凉。

我并没有受到自卑感的谴责，只是客观地看待自己而已。

但是入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高声主张我对自己的评价有误。里志、千反田也是，甚至连伊原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真的比他们更为客观地看待自己吗？

回想起来，我也认为自己比中城、羽场、泽木口要更加能干吧。

……要相信自己吗？

相信自己有那个价值吗？

我的想法渐渐地朝那个方向倾斜，但是我还需要花点时间才能说出口。在那之前，入须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默默地等待着我。

---

[1] 一种日式脆皮夹心糕点。

六　『万人的死角』

隔天早上，我确认录像带已经放入挎包，才走出家门。

昨天在茶店“一二三”，我经过一番思索，答应了入须会想出一个方案来。于是她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录像带交给我，并这样说道：

“时间所剩无几了，我们就约在明天下午一点吧。地点由你来定，到时再将你准备好的结论告诉我。”

我本来想将碰面的场所选在自己的家或者经常去的咖啡店“菠萝三明治”，不过在思考了一会之后，就改成地学教室了。

我现在正赶往地学教室。时间是十点，还早得很。我走出住宅街，来到繁华区。在与车辆、人、自行车交错而过的这十五分钟里，我什么都没想，只是在脑内播放着自己喜欢的民谣，漫不经心地向前走而已。过了三天的时间，影片的细节部分基本上已经从我的大脑里消失了。现在思考这些实在是太没效率了。

从商店街店铺的间隔处能够瞥见神山高中。就在这时，有人在身后叫住了我。

“哟，奉太郎。”

真是个小镇子啊。我转过头去，看到里志站在那里。他穿着神山高中标准的夏季制服，跳下山地车，提着束口袋对我笑了一下。我轻轻举起手来代替了打招呼。

“今天也到学校去？”

看到我点了点头，里志不禁挑动了一下眉毛。

“真少见啊，奉太郎居然会在休息日主动去学校。有什么事吗？”

“没有事情的话，我就不能去学校吗？”

“我没这么说哦。只是，那不符合你的风格。肯定是有什么事吧。”

我闭上了嘴巴。虽然从来没有考虑过，不过贯彻节能主义的我具有怎样的行动模式，这说不定和以好奇心为行动基准的千反田一样很容易被看穿吧。

没有隐瞒的必要。不，我就是想让他们也帮我分担，才特地选择了地学教室。我说道：

“我接受了入须学姐的敕令，帮忙找出杀害海藤的凶手。”

听到这句话，里志僵硬了整整三秒钟。他应该是故意的吧。然后，他笑容满面地高声说道：

“嚯！真没想到啊！我还以为最不可能接受这个请求的人就是奉太郎你了。”

“折木奉太郎是个情深意重的人。”

“真是有趣的笑话啊，奉太郎。”

“我赶时间。”

我抛下里志向前走去。里志推着山地车，一路小跑追了上来，与我并排走着。人行道并不宽，我就向旁边靠了一点。

“你的心境变化还真惊人啊。不过，我倒是想过可能会变成这样的。要我猜猜原因吗？”

里志打趣着说道。我沉默不语。

“是因为千反田同学，没错吧？”

他仿佛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从过去几个月的实际案例来看，这是自然而然的结论。与古籍研究社相关的麻烦事情，全部都是由千反田所引发。当我处于事件中心的时候，都是被千反田强迫的。这就是至今为止的常见模式。在那么多事件中，只出现过一次例外。

这次则是第二次例外。我摇了摇头。

“不是。”

虽然确实是千反田将我牵扯进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会去学校并不是因为她的请求。

听到意料之外的回答，里志微微皱起了眉头。

“不是因为千反田同学？那么是心血来潮、慈善精神……不，怎么可能呢。应该不需要我多说，奉太郎你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吧。你的信条不是‘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吗？”

当然，那是我原本的做事方针。所以，听到里志这么直接地说出来，我感到有些不快。于是，我口气很冲地回答道：

“为什么我非要向你交代清楚不可啊？”

里志耸了耸肩膀。

“没什么。既然你不想说，那么我就不问了。我不是那么不识趣的人。需要我向你道歉吗？”

我笑着否定了。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距离。里志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聊的话题吧，就跨上山地车准备先走一步。我没有制止他的必要，但还是出声叫了他一下。

“里志。”

“嗯？”

我虽然叫住了他，却没有特别想说的话。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向他说出了困扰着自己的事情。

“……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只有你才能做到的吗？”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暧昧不清了。里志歪着脑袋思索了一下，慎重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不过纵贯古今未来，涵盖世界所有地区的人类，唯有我才能做到的事情应该最多只有一件吧。”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也有吗？

“那是？”

“还用问吗？当然是‘留下福部里志的遗传基因’。”

里志说完就笑了。他并不是用玩笑来糊弄我，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提醒我要界定清楚范围。

“是我不对。那我换个问法吧。”

我思考了一下。

“在神山高中里，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可以算是第一呢？”

他马上给出了回答。

“没有。”

过于快速且明确的回答让我不禁无话可说。里志一脸轻松地继续说道：

“我没跟你说过吗？我知道福部里志是没有才能的。比方说，我很向往Holmesist，但是，我无法成为Holmesist。因为我缺乏探究深邃知识迷宫的决心。如果摩耶花对福尔摩斯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她只需要三个月就能超过我。站在各个领域的门口探头张望，在导游手册上盖上纪念章就可以了。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极限：永远无法成为第一。”

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从里志那里听到这样的话。但是，里志本人却若无其事地说了出来，就像是在聊天气的话题一样。看到我失去了话

语，里志浮现坏心眼的笑容说道：

“我知道奉太郎你会挑战电影之谜的理由了。”

“……”

“入须学姐认可了你作为‘侦探’的素养吧。除了奉太郎之外就没有其他人能解开那个谜了，她是对你这样说的吧？然后你就燃起了干劲，对吧？”

真受不了这个心灵感应者。我点了点头。

“然而，你还是很担心吧。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具有相应的素养——按照‘女帝’的说法则是技术。”

“你从不怀疑自己吗？”

“算是吧……我先去做好放录像的准备。”

里志跳上山地车。眼看他就要踩着踏板离去了，我有一句话非要对他说不可。光是听他一个人说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里志。”

“啊啊。”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对你的评价相当高。只要你愿意，我觉得你随时都能够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Holmesist。”

里志眨了眨眼睛。不过，他马上就恢复了自己的基本表情——微笑。里志转过头看着我说道：

“有很多东西比Holmesist更吸引我呢。而且……”

“？”

“……我觉得刚才那句话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电影进入了高潮部分。

六个人各自拿走钥匙，分散在剧场里面。后面有悲惨的结局在等待着他们，大家会发现海藤那凄惨的尸体。

我用地学教室角落积满灰尘的电视观看着至今仍没有标题名的悬疑作品。画面中，大家发现了海藤的尸体。

坐在稍远处的伊原感慨地说道：

“海藤学长的手臂做得实在很精致啊。即使排除昏暗光线的加成，也看起来很像真人的手臂。”

看到我在暑假里居然会主动跑到学校来，伊原不禁大吃一惊。而当我宣布要挑战本乡设下的谜题，她更是瞠目结舌了。

不过，当伊原接受现状之后，就马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真相，问我是不是受到入须学姐的哄骗。这家伙也是不容小觑啊。

里志语带笑意地附加了一句：

“如果制作技术和演技也能有那个品质的话，那就好了。结果，最有能耐的是小道具组啊。”

我看着录像带，这是第二次。虽然现场调查是以一百次为基本单位的，但是我哪有那么多工夫。里志和伊原都很自然地陪我一起看，这让我非常感激。

跑到下游的胜田发现出入口完全被堵住了，不禁目瞪口呆了。

“怎么会这样……”

影像转暗。

录像带的内容到此结束。

勤劳的伊原马上站起来，走过去将录像带倒带。然后关掉了电视机的主电源。

我本来以为在录像带放完之前，千反田应该也会过来的。别看千反田那个样子，其实她拥有超群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但是，她欠缺了对自己的观察与记忆进行正确分析的能力，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不管怎样，我希望能够借助她的能力。然而，她却迟迟没有现身。我向伊原问道：

“伊原，你知道千反田怎么了吗？”

伊原一瞬间露出难以形容的表情。似乎是在忍住笑意，又像是心情有些不好的样子。

“小千一直躺在床上。”

“怎么了，夏季感冒复发了吗？”

“不是的。”

她停顿了一下。

“……是宿醉。”

……

“这还真是……少见的情况。”

里志不禁瞠目结舌了，我也点头表示同意。

“算了，总而言之……”

里志振奋了一下精神，靠在椅背上说道。

“像这样重新看了一遍，我还是不觉得内容有多复杂。尽管如此，却将三个人的意见给击沉了，这个录像带还真是不可小觑啊。”

我也深有同感。经过三天来的探讨，我很清楚想要解开本乡设计的谜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影片却只会给人很轻率的印象。

“将复杂的内容表现得很简单，这应该很难做到吧。”

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伊原一听就露出嘲弄的表情看着我，挺起平坦的胸部说道：

“不是的。这部悬疑片并不是故意设计成很简单的样子。”

“嚯，那么是怎样？”

“我是这样认为的，这部电影作为影像来说很无聊，无法引起观众的兴趣，所以没办法将谜题给凸显出来。但如果制作水平和摄影技术达到一定水准的话，那么应该能够拍出更加有趣的密室悬疑作品来。”

是这样吗？我不认为技术的高低能够改变作品本身给人的印象啊。看到我有些难以同意，里志心领神会地笑了。

“真是慧眼啊。确实，我一开始也没能马上发现这是密室事件。如果在这方面能够表现得更加具体些就好了……话说，摄影技术也这么糟糕吗？”

伊原点了点头。

“很糟糕。”

“如果是摩耶花的话，会怎么拍呢？”

“如果是我的话？这个嘛……比方说最初拍摄出楢洼地区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把镜头拉得更远一些，将登场人物和废墟一起拍进去会更有效果。而且，唔，我一时之间也想不到太多了。大家结束分头行动重新集合到一起的时候，有杉村学长从用具室里探出头来的镜头吧。我觉得那个场景如果从杉村学长的视点来拍，更能够清楚表现出玄关大厅是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对了，同样的，只要用濑之上学姐的视点拍一个镜头，就能够表现出杉村学长的行动是处于濑之上学姐他们的监视之下。而且……”

伊原果然很喜欢推理和电影啊。还好里志笑着制止了她，不然的话，真不知道她要挑剔到什么时候。

我叹了一口气。

“现在批评影像的拙劣也无济于事啊。”

“没错。方法，方法，问题在于方法。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吧。并非所有可能性都被推翻了。虽然时间所剩不多了，但我还是很期待啊。”

里志话音刚落，突然有人闯了进来。

有个我不认识的男生用力拉开了地学教室的门。从领口的徽章看来，他应该是一年级的学生。他看也不看我一眼，一发现自己要找的人就大声喊道：

“找到你了，福部！”

我看了看里志，他露出了非常苦涩的表情。我甚至听到了他咂舌的声音，不过他马上就恢复了微笑。

“哟，山内，远道而来真是辛苦了。如果要加入古籍研究社的话，我们很欢迎哦。”

名叫山内的男生非常明智，他没有理会里志的玩笑，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里志的领口。

“喂，喂，不得无礼。”

“不得无礼你个头啊，我这是为你着想。尾道是认真的，你难道想留级吗？”

我对尾道这个姓有印象，他是以严格闻名的数学老师。原来如此啊。我盘起胳膊来，笑着对里志说道：

“里志，你就乖乖去接受补习吧。我早就告诫过你，考试之前再怎么说也要复习一下啊。”

里志已经被关心朋友的山内拖离座位。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步调。

“真是精彩啊，奉太郎！你就以这个状态将本乡学姐的谜题三两下解决掉吧。”

不了解情况的山内大喝一声：

“笨蛋，补习要开始了。快点！”

“不要！我还有那个密室，密室……”

里志留下惨叫，消失了。

啊，我该怎么说才好呢。简单一句话，那家伙真是个笨蛋……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里志跑回来了。他从束口袋里面取出记事本塞给了我。

“真是遗憾啊，奉太郎。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既然这样，我只好将这个记事本托付给你了。汝当拜此记事本如拜吾前……再见！”

然后，他又跑掉了。Good Luck，祝愿里志能够升上二年级。

暴风雨过去之后，伊原也站了起来。

“我也要走了。”

“是吗？”

“你这是什么眼神？帮入须学姐那倒没什么，但我可没兴趣帮你……我要去图书室值班了。从十一点开始。如果早点知道这件事的话，那我还可以提前调班，都怪你做事太突然了。”

伊原不停地抱怨，拿起书包走出地学教室。她在门口处停下了脚步，转过头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过……抱歉了，折木。”

我摆了摆手表示不在意。

于是，教室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叹了一口气，伸了个懒腰。然后挠了挠头，环抱双臂闭上眼睛思考起来。

我慢慢地回想着刚刚看过的影像，还有到昨天为止的那三天里的对话……将所有相关内容连接起来。我一定可以……

……然后，我发觉自己得出了结论。

那是连我自己都有些难以置信的结论。为了确认自己是否正确，我验证了好几次。找不到任何缺陷。没有错，我没有弄错。

我嘟囔道：

“这就是本乡的本意。”

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超过了十二点很多，马上就要到约定的一点了。我从挎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饭团，狼吞虎咽地吃下肚子。吃完姜味海瓜子饭团，喝了一口比昨天的玉露冷泡茶要逊色不少的罐装绿茶，这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请进。”

进来的人自然是“女帝”入须冬实。她今天也是身穿制服。无论是便服还是制服，这个人都显得无懈可击。基于礼貌，我站起来请她坐到我前面的位置。看到入须坐下来之后，我也就坐了。

入须没有闲话家常，一上来就进入了正题。

“首先我要问你，得出结论了吗？”

我吞了一口唾沫，用点头代替了回答。入须微微挑动了一下眉毛，说道：

“……这样啊。”

她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感情。这样的反应很符合他的风格。

“那么，就说来听听吧。”

“好的。”

我喝了一口桌上的绿茶，润湿了双唇。

我已经想好了要从哪里开始说。只要单刀直入就好。

“不需要多说，那个谜题的关键在于密室。没有人能进出海藤……海藤学长死去的房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入须好像微微咧开嘴角。她自己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掩饰般地说道：

“啊，你就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说吧。不需要勉强加上‘学长’之类的敬称。”

真是感激不尽的许可。因为我思考的时候全都省去了敬称，口头讲述时再添加称谓那就太麻烦了。

我点了点头，毫无顾忌地切入核心。

“……我昨天也提到了密室的构造。请容我再次重复一遍。

“上游是密室。而且，唯一对外开放的窗户老旧到几乎不能使用，所以犯人只能从门进出。那么要怎么做？影片中并没有拍出那扇门是否存在设置物理性机关的余地。那么，就姑且认为犯人是使用办公室的那把万能钥匙来开门的。里志的话，应该会说这是奥卡姆剃刀吧。

“但是，犯人无法进入通往上游的唯一路线——右侧通道。因为玄关大厅处于杉村的监视之下。在那六个人里面，没有人能够做到从办公室拿走万能钥匙，并进入右侧通道。

“那么这样一来，要怎么办呢？”

讲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立刻说出来那就太无趣了——我不否认自己确实有类似的想法。简单来说就是在卖关子。

“既然六人里面没有人可以成为犯人，那么结论只有一个……那个剧场里有第七人在场。”

这就是我的结论。

入须的眼睛变得严厉起来。她八成是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吧。

“第七人？就像泽木口说的那样吗？”

“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的确和泽木口的方案有那么一点相像。在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我也觉得太过荒诞无稽了，但是泽木口说过本乡曾寻找过愿意扮演第七个登场人物的人。考虑到这点，我确信一定有第七个角色。”

入须默默地催促我继续往下说。她大概是觉得就算要反驳，也得先听我说完吧。对于我来说，这样也比较好说话。

“但是，本乡的那个剧本秉承了公平原则，无法认为凶手会是突然出现的怪物。说起来，我刚才重看录像带的时候发现影像中有一些奇妙之处。幸好，里志的记事本里都记录下来了。我就念给你听吧。

“……鸿巢发现了平面图。有光亮，应该是手电筒……

“另一处，是去寻找海藤的时候。

“……通道很暗。光线不足。使用了手电筒……

“你觉得如何？”

入须马上做出了回答：

“你是说手电筒吗？”

“没错。”

我舔了舔嘴唇，这里很关键。

“另外，六名登场人物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携带手电筒。在拿出手电筒来照明的那个场景后面，也就是大家进入案发现场的影像——通过这段影像就能看出他们都没有手电筒。当然，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将手电筒藏起来，但是并没有理由这么做吧？”

入须的脸上浮现出疑惑的表情。我明白她对此有点不满，所以抢先说了出来。

“我知道。你是想说那是照明吧？总之请你先记住手电筒这件事情。”

我无法从入须的表情判断出她是否接受了我的说法。不管了，继续往下说。

“另一点。请不要介意，有个喜欢电影的家伙说那部电影很无趣，说导演和摄影技术都不好，这给了我一个提示。我并不经常看电影，但也觉得那影像很无聊。特别是分镜，一点都不讲究，虽然我也是听别人说了才注意到的。不过，如果有相应的理由呢？

“为什么会不讲究分镜呢？理由应该有很多种吧，但是最简单的应该是摄影师的站位不好吧。摄影师总是和那六人站在同一个地方拍摄……我想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

入须尽管依然泰然自若，但是我注意到她的眼睛稍微睁大了一些。真不愧是“女帝”，一下子就理解了。即使是入须冬实，也没能预料到吧。我推测出来的第七人，那就是——

“……你该不会说第七人是摄影师吧？”

我点了点头，同时清楚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起劲了。

“他们一共是七个人。七个人决定去楢洼，并且一同前往。画面里的六个人，再加上拿着手提摄像机进行摄影的那个人，一共七个人。请重新看一遍影片，你会发现到处有演员在意摄像镜头的场面。他们是注意着站在那里的摄影师。摄影师这个称呼不太妥当，就换成‘第七人’吧。

“用手电筒进行照明的人也是第七人。那个照明实在是太刻意了，认为是在暗示在场的人里面有人携带手电筒那也没有任何不自然之处。而且如果他是演员之一的话，自然没办法从各个角度同时拍摄同个场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分镜会那么糟糕了。”

我清楚感觉到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勾起了入须极大的兴趣。

“接下来这点很重要，大家分散到剧场内部的时候，摄影机仍留在无人的大厅里。然后画面转黑，也就是说摄像机暂时关闭了。摄影师在大厅等待其他人回来。

“因此，犯案就很简单了。第七人等到大家分散到剧场各处，关闭手持的摄像机，迅速进入办公室拿到钥匙。杀死海藤之后，他用万能钥匙把房间锁上，然后回到大厅等待其他人回来。

“以上就是我的结论。如果本乡还没有选好第七人的演员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们还是快点去准备吧。”

一口气说完之后，我伸手拿起罐装绿茶。

这就是我的推理。

入须沉默不语，似乎是在思考我的方案。过了一会，她询问道：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假设是这样，可是剧中却没有人和第七人说过话，而且第七人自己也从来不说话，这难道不会不自然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本乡可能就是将此作为他的犯罪动机。也就是说，第七人被其他六个人彻底无视了。因此，他也没办法主动开口说话。”

“另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剧中的他们用不了多久就能发觉真相吧。第七人在大厅留到最后，并且最早回来，没有比他更可疑的人了。而且你说的‘第二密室’并没有被打破啊。第七人的行动一定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既然如此，那么就不存在任何谜题了吧。”

我别有深意地笑了。

“就让我借用一下泽木口的话吧……谜题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

“录像带电影的目的第一是工作人员的自我满足，那么第二就是娱乐观众吧。不需要让登场人物烦恼。我倒不是在学中城，不过只要让观众觉得有谜题就好，即使是登场人物一清二楚的事情也没关系。你能接受这个想法吗……所以那个剧本里才会没有侦探角色吧。对于剧中的人物来说，犯人一目了然，根本就不需要推理。”

接着沉默持续了整整一分钟。入须默默不语，她垂下视线，没有看着眼前的我。想必这个大胆的意见让她产生了困惑吧。

不过我一点都不焦急。这个方案没问题的，无论入须想多久，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入须轻声嘟囔道：

“恭喜你。”

“啥？”

她抬起头来，露出了灿烂无比的笑容。与之前的面无表情可谓是天壤之别。

“恭喜你，折木奉太郎，你解开了本乡的谜题。真是惊人的大胆想法啊，不过既然事实完全说得通，那么就表示你的想法是正确的。谢谢你。这下可以完成电影了。”

她向我伸出右手。

我有些不好意思。

握手。

入须一边用右手与我紧紧相握，一边用左手拍打着我的肩膀。

“我果然没有看走眼。你是有技术的，你拥有其他人所无法取代的能力。”

……是吗？

然后，入须笑容灿烂地说道：

“怎么样，作为纪念，要不要为这部电影命名？”

标题吗？我完全没有想过。

不过，为了纪念我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个百年不遇的行为，替电影命名感觉也挺不错的。我思考了一下，即兴发挥地说道：

“那么根据内容……就叫《万人的死角》吧，你觉得如何？”

“嗯。”

入须不住地点头。

“很不错的标题。就决定用这个了。”

于是，标题未定的录像带电影有了自己的标题，耗费我暑假四天时间的麻烦也得到了解决。尽管没有在物质上得到任何回报，不过我并不在意。

我担任了“侦探”，这事实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七　不去庆功宴

一想到要叙述我接下来三天的心境，就有点提不起劲来。

先不论那三人是否适合当“侦探”，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笨，结果他们无法达成的目的却被我这个外人给搞定了。我站在观察员这个有利的立场上面，从三人那里获取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顺利解决那起事件还是让我更加相信入须所说的话。我开始对自己所具备的能力更有自觉了。如果说得稍微装腔作势一点，那就是我的身心沉浸于满足感之中，就如同威士忌酒心巧克力带来的醉意一般。

形容得含蓄一点，那就是新鲜的心境。

本乡的谜题在周五中午得到解决，到周六的晚上就完成了剧本（由于实在是太过紧急，接替剧本作者工作的一年级学生被搞得半死不活了。不过这件事情与我无关）。周日傍晚，二年F班的录像带电影总算是杀青了。从绝望状况的大逆转，真可谓是绝处逢生。礼数周到的入须在周日晚上打电话向我报告，我也诚心诚意地献上了祝贺。

事件解决三天后，也就是周一。神山高中的暑假结束了。

古籍研究社上个周末没有活动，所以我还没有机会将事件的经过告知千反田他们。放学后，我因为一些杂事拖延了一点时间，但还是决定去一下社团活动室。虽然感觉像是在炫耀自己的功绩，不太符合我的个性，不过还是向他们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会比较好吧。我一边这

样想着，一边踏上了特别大楼的楼梯。我的脚步非常轻快，这一点我是不会否认的。

来到地学教室前面，我发觉有点不对劲。教室里面很暗，似乎是拉上了窗帘。他们莫非在里面……我静静地拉开了门，不出所料教室里的电视机果然被搬出来了，上面在放映录像带电影《 万人的死角》 。千反田、伊原、里志三人背对着我，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屏幕。

我进来的时候已经播放到片尾字幕了。黑色的背景上流淌着黑体字的工作人员名字，显得非常单调。摄影昨天才结束，应该没时间进行编辑吧，我估计片尾字幕应该是事先制作好的。

伊原站起来准备去停掉录像带，这时她注意到了我。

“啊，折木。”

千反田和里志也转过头来。里志指着电视屏幕说道：

“哟，奉太郎，我们看了哦。”

“二年F班的电影吗？”

“是的。江波学姐刚才过来把这个给了我们，结果最终还是奉太郎解决掉了啊。”

里志脸上的笑容是他的一贯表情，所以我没法判断出他对电影内容是怎样的评价。因此，我就直接问了。

“你觉得如何啊？”

“唔，不坏。甚至可以说很有趣。没想到居然会是摄影师啊。”

伊原按住录像机的倒带键，有些不满地说道：

“你之前就想出这个方案了吗？竟然一点都不透露给我们知道。”

“你们在场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出来。吊人胃口可不是我的兴趣。”

我说着，将挎包放到旁边的桌子上，然后顺便坐了上去。

其实我有点错愕，因为他们的反应比我想象中的要平静。我很满意自己得出了这么一个非常意外的结论，所以内心某处似乎是在暗中期待他们也会大吃一惊。我还真是笨蛋，里志和伊原这两个家伙可谓是老油条了，哪会这么容易就吃惊啊。

那么，纯真的千反田又如何呢？

我和她对上了视线，千反田歪了一下她的小脑袋。

“折木同学。”

“嗯。”

“我真是大吃一惊啊。”

那是坦率的意见。

千反田把头摆正，将视线从我的身上转移到半空。过了一会，她有些慎重地继续说道：

“还有啊，我……”

这时，她似乎突然惊觉到什么，脸上浮现出暧昧的笑容。

“唔……还是晚点再说吧。”

真是奇妙的反应。该怎么解释才好呢？搞不清楚她到底是赞赏还是批判。

响起了拍手的声音，是里志。

“总之完成得很出色啊，奉太郎。电影完成了，‘女帝’也很满意。而且这个意外性应该能吸引观众吧。折木奉太郎作为名侦探扬名神高的日子也不远了，让我们干杯庆祝成功吧。”

他从束口袋里面拿出四瓶养乐多。没想到那里面居然还放了这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到里志想要营造出祝贺的气氛，伊原有些不愉快地制止了他：

“阿福，我们没时间再去搞其他班级的事情了。自从那场试映会之后，我们的《冰菓》完全没有进展啊。我今天一定要把页数给确定下来。阿福你当然将原稿完成了吧？我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过。”

里志的微笑瞬间冻结了，他将两瓶养乐多放到伊原面前。他难道以为这样就能收买伊原吗？不出所料，伊原根本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拉开了窗帘。二年F班的录像带电影事件到此为止，古籍研究社的活动重新回到制作文集的正轨上。

夕阳西下，文集《冰菓》的不知道第几次会议也结束了。我收拾着散乱的备忘纸条时，里志和千反田相继走出了地学教室。室内剩下了我和伊原这个少见的组合。

伊原将未经许可就搬出来使用的电视机放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时她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对我说道：

“啊，对了，折木。我有点事情想问你。”

“如果是文集原稿的话，我下周的开头应该就能交给你了。”

伊原摇了摇头。

“是关于那部录像带电影。片名叫什么来着……呃，万人什么什么的。”

我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想出来的片名，所以就没有告诉她，只是催她说出下文：

“电影怎么了啊？”

“那个解决方案是折木你想出来的吧？”

我点了点头。

伊原不知道在想什么，她慎重地再问了一遍：

“全部都是？”

话说，我还没有看过完成版的影片啊，所以只能含糊地回答。

“大概吧。”

听到我的回答，她的眼神闪现锐利的光芒，然后语气也变得格外强烈。

“那么，你对于羽场学长提到过的那件事情是怎么想的？先不论诡计的有趣程度，在这点上我实在是难以释怀。”

也就是说影片中有让她无法接受的地方？我问道：

“羽场提到过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啊？”

“你不是故意无视了吗？”

伊原嘟囔了一声，双手叉腰说道：

“电影里完全没有出现登山绳啊。”

登山绳……那是本乡拜托羽场准备好的东西，而且还交代得非常仔细周到。说起来，确实有这么回事啊。

看到我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伊原继续说道：

“摄影师是第七人这个点子很有趣，所有登场人物一齐看向摄像机的场面作为影像也很有震撼力——但是，那样的话，不管是哪里都用不到登山绳啊。”

确实。

不，并非如此。我进行了反驳，并且清楚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有些激动了。

“就算准备登山绳，也不一定是要用在诡计里面的吧？说不定她是打算在最后吊死摄影师的。”

听到我这么说，伊原有些受不了地白了我一眼。

“你在说什么啊，折木？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需要确认绳子的牢固程度呢？要是用登山绳这么牢固的东西拍摄那种场面，万一出现事故就无法收拾了吧？本乡学姐明显是想要牢固的绳子吊起很重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还是说这只是我想多了呢？”

最后的那句话说不定包含了伊原少有的体贴，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她真的是想多了吗？我不这么认为。虽然只是一些很细微的地方而已……

我为什么会忘记这件事情呢？

“算了，总之我觉得那部电影很有趣。只是啊，你的思维周详到驳斥了二年F班那三个人的见解，却没有将全部信息都整合起来，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仅仅是这样而已啦。”

伊原说完，给电视机套上了防尘罩。然后她不再看我，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书包。我听到她轻轻地说了一句“钥匙我会去还的”，于是就先离开了教室。

我走下了特别大楼的楼梯，伊原的话语在我的耳边久久挥散不去。我本以为那个解决方案是符合所有事实的。当然细节上的安排和台词自然会有所不同，不过基本上能够算是本乡的本意吧。然而，我却有遗忘的地方。或许并不是忘记，而是因为不符合我的想法，所以

潜意识里无视掉了吗？不可能，我才没有为了得到解答而扭曲主题……我很想这样认为。

我看着脚下走到了三楼，正准备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

“奉太郎，稍等一下。”

我转过头去，却没看到人。应该是里志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不可能是错觉。我停下来等了一会，对方又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是这边啦，奉太郎。”

他从男厕所伸出手来招呼我。如果是晚上的话，这完全是恐怖片了吧。我苦笑着朝那边走去。在厕所里的果然是里志。

“有什么事啊，里志？我可没兴趣和男人一起上厕所。”

里志彻底收起嘴角的笑意，声音和眼神都变得非常严肃，他以自己最认真的态度说道：

“我也没有那种兴趣。只是这里比较方便而已。”

“方便什么啊？臭死了。”

“我倒是觉得打扫得挺干净呀……因为女生没办法进到这里面来啦。”

哈哈哈，原来如此。这确实没错。

“那么，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瞒着女生偷偷说？难道是要给我看小黄书吗？”

我故意开玩笑说道，但是里志没有笑。

“小黄书这个用词也太古老了吧。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会帮你准备警察会找上门来的高级货哦。不过现在先听我说啦。”

唔。

“也就是说，是不想让伊原和千反田听到的事情吗？”

“算是吧。在大家面前说感觉有些尴尬。”

里志稍微压低了声音。

“奉太郎，关于刚才的电影啊，你真的认为那是本乡学姐的构想吗？”

这家伙也要说这件事情啊，而且不像是出自赞赏的角度。我意识到自己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是的，你想说什么？”

听到我这么回答，里志将视线从我的身上移开。

“这样啊……你真的是这样认为啊。”

不要摆出让人不安的态度啊。里志没有看着我，他似乎是觉得相当难以启齿，迟迟没有下文。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催促他说道：

“我这样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唔，这个嘛……”

里志含糊其辞地点了点头。然后似乎总算是下定了决心，他开口说道：

“奉太郎，那是不行的，不符合本乡学姐的意图。虽然我无法推测出本乡学姐真正的意图，但是我可以确定绝对不是你那个方案。”

……他说得还真是直白啊。我没有受到打击或者是心生不悦，而是彻底愣住了。里志说的话只要不是开玩笑，那都是非常认真的，而他现在明显很认真。不过我还是重振精神回击道：

“你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有，我什么时候信口胡诌过吗？”

“我难道没有注意到什么致命的矛盾吗？”

但是，里志却很干脆地摇了摇头。

“并不是因为有矛盾。至少我没有发现。而且我确实觉得很精彩，刚才并没有骗你。只不过，那并非本乡学姐的本意。”

“怎么说？”

他咳嗽了一下。

“奉太郎，你考虑一下本乡学姐对侦探小说的理解程度。一无所知的学姐是用什么作品来‘学习’的呢？”

这有什么关系吗？我讶异地回答道：

“是夏洛克• 福尔摩斯吧。”

“没错。你明白吗？本乡学姐看过的侦探小说就只有夏洛克• 福尔摩斯。尽管她表示会遵守十诫，但她也只是知道相关条目而已，并没有看过诺克斯的作品。另外，奉太郎你向入须学姐提案的诡计则是属于叙诡。你知道叙诡吗？”

嗯，知道是知道。

“就是用文章的叙述方式来欺骗读者吧。在那部电影里面用拍摄方式隐瞒了第七人的存在，要说算叙诡那也没错啦。”

“是啊。奉太郎，接下来请你更仔细地听好了。”

里志停顿了一下，然后郑重其事地简短说道：

“叙诡在道尔的时代是不存在的。”

“……”

“你明白吗？除去极少数的例外，叙诡正式登场是从克莉丝蒂开始的，也就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我不认识本乡学姐，但是，我不相信她的推理能力可以与克莉丝蒂相提并论！”

我一开始没能理解里志到底在说什么。不过随着话语的意思逐渐渗入我的大脑，我开始产生了动摇。

本乡对推理小说的理解度停留在十九世纪中期的雾都伦敦，夏洛克• 福尔摩斯的时代。这应该是没错的。同时，里志表示那个时代的

人并没有创造出叙诡这个手法。

我一时之间像个笨蛋一样呆呆站立着，咀嚼着自己刚刚听到的话语。我既无法接受里志的见解，也无法做出拒绝。这个攻击来自意想不到的角度，让我的大脑彻底停止了思考。

里志同情地看着我说道：

“我个人会给那部电影A评价。将摄影师拉到聚光灯之下这个想法非常符合我的喜好。但是，如果奉太郎将那个当成是本乡学姐的意图，那么我就不得不提出异议了。”

“等一下。”

我快说点什么吧。

“我们又不了解本乡学姐究竟看过多少书。除了福尔摩斯之外，她也有可能在其他并非推理小说的作品中接触过叙诡吧。这种事情谁都没办法保证的。”

简直就是垂死挣扎。里志耸了耸肩膀，简短地回了我一句话：

“……如果奉太郎真心这样认为的话，那我是无所谓的。”

伊原和里志的连续攻击给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并非脆弱的人，但是刚刚萌芽的自信是很容易受到创伤的。我无法对他们的话语做出有效的反驳。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怀疑起自己的方案来，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当然，我肯定是希望自己没有出错的。

所以，当我下了楼梯在门口处看到千反田的身影时，内心不禁大吃一惊。她明显是在等我。看到我之后，千反田马上垂下了视线。

“那个，折木同学……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千反田，你也来这套啊？

从她那过意不去的态度看来，再加上刚才的两个前例，我基本上知道是什么事情了。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是不方便在里志和伊原面前说的事情吗？”

千反田对我的明察秋毫深感惊讶，那双大眼睛瞪得更大了。然后，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们一起走出校门。虽然考虑过要不要找间可以安静谈话的咖啡店，但是我常去的那家店离神山高中比较远，附近的店里则满是神高的学生。那么，一边走一边说也没差吧。太阳还高挂在天空，我主动切入了话题。

“你要说的是那部录像带电影的事情吧？”

“是的。”

“你觉得不满意吗？”

“……并不是这样的。”

她回答的声音很轻。

等待法官下达判决时或许就是这样的心情吧？按捺不住的我开口说道：

“你不用顾虑我。里志和伊原也说了那不是本乡的本意，我自己也……开始觉得他们说的也许没错。”

视线下垂的千反田抬起了头。我没有看向她，继续说道：

“你是怎么看的？”

“……我也觉得不是。”

“能说明理由吗？”

千反田沉默了一会，点了点头。

我也不知道就算听她说了又能有什么用。摄影已经结束了，现在再怎么讨论也是无济于事。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行动，明显违背了我的节能主义……不过，我似乎还保留着那么一丝自尊。

“你能告诉我吗？”

红灯亮了。人流被截断，人行横道前面不一会就出现了神高学生的人群。千反田没有回答，她大概是不想被其他人听到吧。我看着她的侧脸，发现她那平时非常柔和的眼角带上了一丝忧郁。眼睛没有睁得那么大的千反田看起来真的很清纯。

绿灯亮了，人流动了起来。于是，千反田慢慢地开始说了：

“折木同学，你知道这次的事情我最好奇什么吗？”

这有什么好问的，我很干脆地做出了回答：

“是二年F班的录像带电影会有怎样的结局吧？我们就是为此而不辞辛劳呀。”

但是，千反田却出人意料地摇了摇头，披在肩上的长发飘逸地摇荡着。

“不是的。我其实根本就不在意电影的结局，我也觉得折木同学的方案非常好。”

“那么……”

“我真正好奇的对象是本乡学姐这个人。”

千反田说着，瞄了我一眼。我大概露出了非常错愕的表情吧。在意本乡和在意电影的结局不是同一件事情吗？

千反田也许是察觉到我的想法了吧，她强有力地说道：

“这次的事情不管怎么想都很奇怪。本乡学姐真的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而病倒的吗……也许是真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拜托别人帮忙呢？比如说江波学姐。”

我歪着头，不明白她想表达什么。

“你缺少了主语和宾语。”

“啊……对不起，为什么入须没有拜托和本乡学姐关系比较好的人，比如说江波学姐，去帮忙询问设计好的诡计是什么呢？”

……

这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本乡需要静养，所以大家让她远离了需要耗费精力的剧本工作。

不过我还没说出口，千反田就继续说道：

“本乡学姐绝对有完成的构想。即使中途病倒了，也不可能没办法从她那里问到结局部分的核心——也就是诡计的内容。但是本乡学姐却没有告诉大家诡计的内容。

“我一开始以为本乡学姐是想强撑病体，只靠自己一个人将剧本完成。但是，从大家对她的描述听来，她并不是一个坚强执著的人，不太可能为了自己而让班上的同学一直等待。而且从她无法拒绝剧本作者工作这点来看，倒不如说她的个性相当软弱吧。

“那么，是因为对结局没有自信吗？认为自己的剧本不好，所以感到羞愧而不敢面对大家吗？因此，不管是谁来问，她都不肯说出故事的真相吗？

“……这应该也是不对的。我并不懂悬疑，不过，这个企划的参与人员明显比我要更加不熟悉悬疑。而且大家都是很好的人……无论本乡学姐给出怎样的方案，我觉得大家都不可能会对结局的好坏进行批评的。”

关于他们是不是“很好的人”，每个人的意见都会不同吧。

千反田几乎就像是在说给自己听一样，话语显得断断续续很不流畅。

“那么，究竟是什么将本乡学姐逼得走投无路呢？这次的事情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我很在意其中的别扭感。”

然后，她放慢脚步，果断地朝我投来了视线。

“如果折木同学的方案是真相，那么本乡学姐应该会直接告诉入须学姐或者她派过来的人。或者如果其他人的方案是真相，也同样如此。

“本乡学姐壮志未酬，却不得不放弃还没有完成的剧本，我很想知道她究竟是怎样的心境。不管是懊悔还是愤怒，总之我想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刚才的影像无法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如果我看起来像是不太满意的样子，那一定是因为这个理由吧。”

我沉默了。我、中城、羽场还有泽木口都是在影像中寻找着事件的真相，但是千反田却着眼于本乡自身吗？

她说的确实没错。譬如，江波说过本乡是她的朋友。如果只是想知道是怎样的诡计，那么应该有办法从本乡那里问出来吧。假设本乡的精神创伤严重到连这点事情都没法问……跟本乡以好友相称的江波就未免有些太过于淡定了。千反田向江波询问过本乡是个怎样的人，当时江波有些不高兴地回答“就算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如果自己的好朋友罹患重病，一般来说都无法表现得那么从容不迫吧？

我只是把那部电影的剧本当成了单纯的阅读理解。舞台设定、登场人物、杀人事件、诡计、侦探，“犯人就在这里面”……

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作品中反映了本乡这个与我素未谋面的人的心境。

……我还真是了不起的“侦探”啊！

想到这里，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千反田似乎是误会了什么，她慌慌张张地说道：

“啊，我并不是在责备折木同学。那个解决场面让我很吃惊呢。虽然那一定不是本乡学姐的想法，不过我觉得完成得非常出色啊。”

我只能苦笑。

因为写剧本的人不是我啊。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一边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一边思考着。

看来我确实搞错了。这个打击已经逐渐淡化了。

和中城、羽场、泽木口一样，我也彻底失败了。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什么特别啊，入须还真会信口胡诌。我实在是愚蠢透顶，居然还飘飘然起来。最终，我和那三个人根本没什么区别嘛。

想到这里，我突然注意到一个问题……我真的失败了吗？

当然，事到如今已经非常明显了，我的方案并非本乡的本意。但是，在入须或者是二年F班看来，又是如何呢？他们的企划——录像带电影的制作度过危机，得以顺利完成。从这个观点来看，我是成功的。录像带电影《万人的死角》是连挑剔的伊原也表示赞赏的好作品。

更进一步来说，无论我自己对这个方案的评价是怎样，都无法改变我成功了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确实具备技术，并且完成了只有我才能做到的事情。

既然如此，那么那句话是有意义的吗？入须在茶店“一二三”轻轻吐出的那句话——“任何人都应该有所自觉”。她像是在阐述世界的真理一般说出来并对我起了作用的那句话，是有其意义的吗？

此时，我变得无法认知自己以外的一切。这个感觉马上被推翻，我突然觉得唯独自己不存在于这里。我看到中城的方案被采用，看到羽场的方案被采用，看到泽木口的方案被采用。既空虚又与现实迥异的情景让我感到很舒服。

不过，幻象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刚想到某件事情，转瞬间就忘得一干二净。紧接着，千反田感到不满意的这个事实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进行了非常自然的联想……那么就再稍微思考一下吧，这应该不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但是，我究竟是哪里弄错了呢？入须知道我搞错了吗？

还有千反田在意的那件事。本乡为什么没有告诉大家故事的真相呢？或者说她为什么没办法告诉大家呢？换句话来说，那就是入须为什么没有拜托江波去帮忙问话呢？

我的面前放着资料，之前一直放在书包里忘记拿出来了。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头绪。我不知道灵光一闪是源于幸运还是才能，总之它就是迟迟不来。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床单被我弄得一团乱。我还大大地拱起身子，上下颠倒地观察房间。

这时，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东西。

我从床上下来，蹲在书架前面。这里虽然是我的房间，不过以前属于老姐，所以她的东西有一部分至今仍留在这里。在书架的一角摆着老姐的书，因为都是一些奇怪的书，所以我很少去留意。

我拿起来的那本书叫做《 神秘的塔罗牌》。我一直都不知道原来老姐居然是卡巴拉爱好者啊。

窗外月色朦胧，我就着灯光随性地翻着那本书。我要找的自然是“女帝”这一项。光是“女帝”这一项就写了整整十页，其中第一行是这样写的——

Ⅲ. 女帝（The Empress）

代表母爱、丰富的心灵、感性。

搞什么啊，根本和入须搭不上边嘛。我大致看了一遍，按照塔罗牌的暗示，入须勉强比较适合“隐者”吧。回想起来，入须这个“女帝”的外号并不是取自塔罗牌的，是里志将两者联系到一起。

说起来，那家伙还帮古籍研究社的每个人设定了象征啊。我记得伊原是……

Ⅷ. 正义（Justice）

代表平等、正义、公平。

嗯，基本没错。虽然里志是基于“正义是严苛的”这个语感上的理由将“正义”分配给伊原的。

用这种方式来转换心情似乎挺不错的。唔……里志是“魔术师”，千反田是“愚者”吧。

Ⅰ．魔术师（The Magician）

代表事情的开端、独创性、兴趣。

无号码　愚者（The Fool）

代表冒险、好奇心、冲动的行为。

哈哈哈，原来如此。是根据暗示来分配的啊。我笑了。不过，其实塔罗牌是相当深奥的，“愚者”还有“放荡的爱”这样的意思，“魔术师”又代表了“社交性”，所以并非是完全一致的。对了，我自己是什么来着呢？啊，是“力量”。

Ⅺ．力量（Strength）

代表坚强的内心、斗志、情谊。

这算什么啊？

完全不一致。也许我确实是缺乏自觉，但是这明显不适合我啊。里志明明知道我的信条啊，“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

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

那么，里志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象征呢？

说起来，他那个时候的态度像是在开玩笑。既然是里志的玩笑……那么，不可能在道理上讲不通的。

……我实在是太闲了吧。或者我单纯只是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借此忘掉愚蠢的失败？我盯着《神秘的塔罗牌》看了一会，突然理解了里志的玩笑。因为我在“力量”的说明文字里发现了这样的一段内容——

“力量”的图像是温柔女性驾驭（控制）了凶猛的狮子。

也就是说，里志想表达我被女性驾驭的意思吧。以前是老姐，最近是千反田，这次则是入须……就是这么回事吧。

混账东西，区区里志还真是嚣张啊，居然敢这么说我！我才没有被那些家伙给控制，我可是……

我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说不定真的是“力量”吧。

算了，不管怎样，塔罗牌还真是有趣啊。与“正义”“魔术师”“愚者”相比，里志对“力量”的着眼点完全不同。脱离了塔罗牌的暗示，按照图的涵义而将“力量”选为我的象征，这确实很符合里志的玩笑风格。所谓的换个角度来思考，对吧。

真是不错的消遣。我也比较满足了，就忘记本乡那件事吧，这才符合我的节能主义啊。我这样想着，坐到了床上。

……

？

我又站了起来。

那是纯粹的偶然。

隔天，我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而且是在方便进行交谈的时间，也就是放学后。

不需多说，那个人自然是入须冬实。她一看到我就笑着和我打招呼。

“折木，上次真是多谢你了。看过录像带了吗？”

我难掩僵硬的表情，回答道：

“不，还没有。”

“这样啊。我觉得完成得相当不错。都是靠你的协助才得以完成，希望你一定要看一下……啊，对了，为了庆祝电影杀青，这个周六要召开庆功宴。我想你也有权利参加的。”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去参加庆功宴。

入须想必看出我的态度不太自然，她微微挑了一下眉毛，不过口气并没有变化。

“这样啊。算了，这是你的自由。那我走了。”

我叫住了准备离去的入须。

“入须学姐。”

然后对转过头来的女帝说道：

“我有话要跟你说。”

场所和上次一样是在茶店“一二三”。

今天不是入须请客。我慎重地看着菜单，最后点了云南茶。我本来以为这家店只卖日本茶，没想到还有中国茶、红茶，甚至连咖啡都有啊。入须今天依旧点了抹茶。

在我们等待点的东西送来时，入须先开口了：

“你要和我说什么？”

我有点犹豫，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起。不过，自然而然说出口的第一句话果然还是——

“学姐。学姐你上次在这家店说我是有技术的，说我是特别的。”

“是的。”

“……那我是拥有什么技术呢？”

入须只有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

“你是希望我说出来吗？是推理能力这个技术。”

这个人还是坚持这么讲啊。

我既不生气也不愤慨，反而异常冷静地否定了她的话。

“不是吧。”

“……”

“我看的推理小说并不多，不过我知道有句很有名的台词。‘你不该当侦探，而应该去做推理作家’。这是在听到异想天开的推理时，犯人经常会说的台词。”

入须默默无言地喝着抹茶。我的直觉告诉我她表面上的客套已经消失，恢复成原本的入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着自己的话语。

“我不是侦探，而是推理作家吧。”

“咚”的一声，我放下了茶杯。

入须仿佛觉得无关紧要一般，态度冷淡地回答道：

“你是从哪里得到提示的？”

果然是这样啊。我祈祷着，原本希望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入须冬实却轻描淡写地将其打碎。

然而，我却平静到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地步。

“是夏洛克• 福尔摩斯。”

“……哦。”

“本乡学姐是通过夏洛克• 福尔摩斯来学习推理小说的。千反田把那些书借了回来，因为威士忌酒心巧克力的威力而忘在社团活动室没有带走。我将那些拿过来看了。”

入须笑了。那是和之前截然不同的浅笑。

“你是从那里得到提示的吗？”

“……我整理出来了。”

我从胸前口袋拿出一张从笔记本撕下的纸，上面列出了夏洛克• 福尔摩斯六本短篇集（其实应该是五本，不过延原译本是六本）中的“办案记”和“档案簿”目录上有双圈或打叉记号的故事篇章。

双圈

歪嘴的人

苍白的士兵案

三名同姓之人案

打叉

身份之谜

五枚橘籽

花斑带探案

单身贵族探案

三面人形墙案

蒙面房客案

我停顿了一下，让入须能有时间大致看一遍。

“我一开始以为是本乡将能用的点子和不能用的点子进行分类，但是并非如此。我打电话问了里志，他惊讶地说《红发会》和《三名同姓之人案》用的是同一种诡计，为什么晚一些发表的《三名同姓之人案》是双圈，《红发会》却是三角呢？”

入须以眼神催促我快点往下讲。

“我向里志问了各个篇章的内容……入须学姐，我接下来会提到夏洛克•福尔摩斯小说的一些情节，你是属于死也不想被剧透的类型吗？”

“不，我不在意的。”

“这样啊。不过如果学姐听到不想听的内容，你可以转开头或者捂住耳朵，方法就交给你自己来选了。”

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再三强调了一下。

虽然我并没打算进行严重的剧透。

“首先从双圈开始。

“《歪嘴的人》。这是福尔摩斯受委托去调查一个杳无音信、被认为无望存活的男人，最后确认他还活着的故事。委托人是那个男人的妻子。

“《苍白的士兵案》。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一名男子得知自己的好友被隔离起来了，于是委托福尔摩斯去调查理由。最后查明其实没有必要被隔离，所有人都感到安心了。

“《三名同姓之人案》是《红发会》的翻版。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平时沉着冷静的福尔摩斯因为担心被枪击的华生，而难得展现出慌乱的样子。顺便一提，华生只是受了轻伤。”

我喝了一口云南茶，完全品尝不出味道来。

“接着让我们来看打叉的吧。由于数量比较多，就从里面挑选出三个来讲。

“《五枚橘籽》是说有个青年看到自己身边的人接连死于非命，于是为了保命而跑去找福尔摩斯。但是，福尔摩斯未能防止他死去。

“《 花斑带探案》，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一名女子因为自己的姐姐死得很怪，于是跑去委托福尔摩斯调查。犯人的身份很明显，所以我就直说了，是她们的父亲。目的是她们的……简单来说就是遗产。

“《 三面人形墙案》主角是一名死了儿子的母亲，有人问她愿不愿意将房子和家产都卖掉。在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曾经被那名女性狠狠甩掉最后死去的男人心中的怨念。”

说到这里，我等待着入须的反应。

入须轻轻地拨开了刘海。

“哦，你是从这些看出来的啊。”

“知道这些之后，我感觉自己稍微理解了本乡的喜好。本乡根本就不在乎推理小说在内容上是否精彩。里志也说了，给《 花斑带探案》打叉，却给《 苍白的士兵案》打圈，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吞了一口唾沫。

“对此，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本乡应该是喜欢圆满的结局，讨厌悲剧。只要故事里面有人死，她就不喜欢了。”

入须没有回答。

那大概是肯定的证明吧。

“在发现这点之后，很多事情就能说得通了。首先是血浆很少那件事，另一个是问卷调查结果的奇怪之处。”

“问卷调查结果？”

我从挎包里取出泽木口借给我们的笔记本，翻开现在正提到的那一页，用手指按住了。

No.32　死者人数是多少？

- 一人……6
- 两人……10
- 三人……3
- 更多

  四人……1

  全灭……2

  一百人左右……1
- 无效票……1

推荐死两个人（不过是否采用由本乡来决定）

入须的视线瞬间看向笔记本，然后流露出转瞬即逝的严厉神色。

“……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有人很大方地借给了我们。关于这个问卷调查啊——

“在只需要写数字的调查中，‘无效票’是什么呢？在其他的调查项目里，如果什么都没写的话就会统计为‘空白票’。就算写了超过登场人数的死者数量，也照样统计进去了，比如‘一百人左右’。那么，无效票究竟是什么呢？”

入须似乎觉得很有趣，帮我把后面的内容补充完整了。

“即使血浆很少也足够应付的死者人数。那张票被否决了。”

我从正面注视着入须。她泰然自若地承受住了我的视线。

我用低沉的声音将结论说了出来。

“本乡的剧本里应该是没有死者的。”

我觉得入须好像翘起了一边的嘴角。

“你真是有一套。”

入须依旧很平静。她悠然自得地喝着抹茶，连一丝一毫的动摇都没有。为什么她能够如此沉着呢？因为看穿了我的心境吗？

入须静静地放下了茶杯。

“既然你知道得这么清楚，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正如你说的那样，本乡的剧本里没有死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根本不会想写悬疑剧本。她就是这么一个女孩子。”

我紧接着说道：

“然而，班上的同学却根本不是这样想的，导致出现了很多无法控制的即兴发挥。而且我从中城那里听说了，本乡并没有参加实际的拍摄。更重要的是，剧本里一个字都没提到海藤死了。上面只写了海藤受了严重的伤，叫他也得不到回应。可是在影片里面却……

“那只切断的假手做得非常棒，连伊原都赞不绝口，的确是非常逼真。

“不管怎么看，海藤都死定了。在本乡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伤害事件变成了杀人事件。是这样吧？”

入须点了点头。

但是，我并没有满意，语气变得更加激烈。

“接下来全部都是我的想象，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学姐，我还是不得不说。

“本乡无法向同学们指出影片和剧本产生了致命的偏差。因为那样会让大家放弃已经拍摄好的影像，舍弃掉小道具组使出浑身解数制作好的道具，所以本乡实在是没办法说出来。她的个性太过软弱，同时又非常认真。我认为本乡自己也挺过意不去的，坚持在悬疑作品里不死人实在是太勉强了。

“于是，入须学姐你就登场了。”

入须面无表情，不，似乎是露出了一点微笑。

我并没有激动，只是声音有点大而已。

“再这样下去，本乡就会变成罪人，大家一定会强烈批判她弃剧本于不顾。所以你让本乡‘生病’，使得剧本变成‘未完成’，这样造成的伤害会比较小。然后你召集了班上的同学，举办了推理大会。”

然而——

“然而，你实际上是借此来征选剧本。如果直接说要写剧本的话，想必大家都会望而却步吧。所以你将本乡生病当成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大家进行推理。在发现班上的同学拿不出好成绩之后，又把我们给卷进来了。没有人察觉到自己其实是在进行创作，包括我在内。因为被你故意转换了角度。

“你用我的创作替换了本乡的作品，使得本乡不会受伤。是这样没错吧？”

“我从刚才开始就没说你错了。”

“那么！”

我稍微将身子探了过去。

“你说我具有技术，这也全都是为了本乡吗？为了让我给出好的代替方案来吗？”

“……”

“你在这家店里用体育俱乐部的例子说服了我。有才能的人如果对自己的才能毫无自觉的话，那么会让没有才能的人觉得无比讽刺。我现在总算能说出来了。入须学姐，你其实是开玩笑的吧。有没有自

觉根本不重要，让人觉得讽刺那又怎样啊。有‘女帝’这个外号的你应该不可能这么多愁善感的。

“你要的只是结果。”

里志说自己没有成为Holmesist的才能时，我表示了反对意见。那么，我们俩谁才是正确的呢？不管是谁，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能当就去当，不能当那就不当，仅此而已。

热情、自信、自命不凡、才能，这一切在客观面前都会失去意义。入须只是为了使唤我才会将我捧得那么高。她的手段非常有效，我完成了让入须满意的创作。

“任何人都应该有所自觉这句话也是谎言吗！”

……即使我的话说得如此之重，入须依然是不为所动。她既不胆怯，也不觉得愧疚。

沉默之中，我思考着很无聊的事情。

“女帝”这个外号还真是适合她啊。我回想起里志说过的话：入须身边的人都会被她当成棋子。如此待人却绝不后悔的姿态确实很符合女帝的风貌。

入须以缺乏抑扬顿挫和感情的冷峻语气回答道：

“那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话语。如果想将其称为谎言的话，那是你的自由。”

我们的视线交会在一起。

无言。

……我知道自己笑了。

然后发自内心地这样说道：

“听到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

八　片尾字幕

日志编号00299

MAYUKO：真的非常感谢

请输入姓名：够了

请输入姓名：你从刚才就一直在说这句话

请输入姓名：道谢的话我在学校已经听腻了，不需要了

MAYUKO：可是

MAYUKO：谢谢你

MAYUKO：全都是我的错

MAYUKO：大家那么期待杀人的场面

MAYUKO：却因为我写出那样的剧本

请输入姓名：不准说对不起

MAYUKO：对不起

MAYUKO：啊

请输入姓名：事情已经全部解决了

请输入姓名：虽然电影的内容并不是你所期望的那样

请输入姓名：但是，能完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MAYUKO：才没有这回事

请输入姓名：你是在回我的哪句话

MAYUKO：啊，我是在回你说‘电影的内容并不是我所期望的’那句

MAYUKO：我最大的期望

MAYUKO：就是大家完成作品一起高呼万岁

请输入姓名：受不了你，你这个人还真是

MAYUKO：什么

请输入姓名：算了，没什么

日志编号00313

是・我・啦♪：看来很顺利啊。

请输入姓名：这都是托学姐的福

是・我・啦♪：哪里哪里，不要客气。小事一桩啦。

请输入姓名：只是，对他

请输入姓名：有些过意不去啊

是·我·啦♪：你真的这样想？

请输入姓名：什么真的啊？

是·我·啦♪：对他过意不去。

请输入姓名：对地球另一侧的人

请输入姓名：虚张声势也毫无意义吧

是·我·啦♪：啊哈哈，也对。

是·我·啦♪：不过啊。

请输入姓名：嗯

是·我·啦♪：你对我也说谎了吧。

是·我·啦♪：喂，这种时候不要不说话！

请输入姓名：说谎吗

是·我·啦♪：没错。这种伎俩不能对地球另一侧的人用啊。

是·我·啦♪：尤其是对我。

是·我·啦♪：开玩笑的啦。

请输入姓名：我哪有说谎啊

是・我・啦♪：你不是因为想保护写剧本的那个女生，才来找我帮忙的吧？

是・我・啦♪：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剧本的水准吧？

是・我・啦♪：你想换掉不出彩的剧本。

是・我・啦♪：却装成是不想伤害那个写剧本的女生。

是・我・啦♪：演了一场虚情假意的戏，不是吗？

是・我・啦♪：不过那个笨蛋似乎并没有发觉这一点。

请输入姓名：学姐

请输入姓名：我是处于不能让那个企划失败的立场

请输入姓名：学姐？

是・我・啦♪：退出了房间

日志编号00314

奉太噜：这样就可以了吗

L：是的，没问题了

L：你的昵称好奇怪啊

奉太噜：我想输入“奉太郎”却打错了。懒得改就这样直接用了

奉太噜：不过有些不对劲啊

奉太噜：显示的上次访问时间是刚才呢

L：咦？

L：折木同学，你今天是地衣次用这个聊天室吧？

L：第一次

奉太噜：是的

奉太噜：算了，不管了

L：那么，本乡同学构思的剧本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啊

奉太噜：啊啊，打字好麻烦

L：折木同学？

奉太噜：好啦，听我说

奉太噜：因为她并没有告诉我，所以我只能靠想象

奉太噜：如果海藤没有死的话，那么密室就可以解开了

L：即使没有摄影师这个角色吗

奉太噜：你也很坏心眼啊。犯人是鸿巢，进入路线是窗户

L：咦，可是窗户

奉太噜：是右侧等候室的窗户。有两间，无论哪间都没关系

奉太噜：鸿巢利用登山绳潜入了右侧的等候室

奉太噜：然后捅了海藤一刀

奉太噜：还不到致命的程度

奉太噜：再用登山绳回到二楼

奉太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下到玄关大厅

奉太噜：完毕

奉太噜：也就是说，羽场其实离真相很近了，真是可惜啊

L：那么本乡学姐找的第七人又是？

奉太噜：啊啊，那个其实在未完成的状态就已经出现了

奉太噜：我后来才注意到，影片中其实有七个人出场。

L：咦？影片里明明只有六个人呀

奉太噜：演出人员并不只包括演员

奉太噜：不是有旁白吗？负责介绍登场人物的那个

奉太噜：片尾字幕的演出人员应该也是七个人

L：啊啊，原来是这样！

L：可是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海藤学长倒下的房间

L：为什么会上锁啊

奉太噜：海藤自己跑到上游，然后把门锁上了

L：为什么要这么做？

奉太噜：一般来说，都是为了躲避犯人的追击……

奉太噜：不过在这部片子里可能并不是这样

L：啊，我知道了

奉太噜：哟，真难得啊

L：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些理解本乡学姐的心情了

L：海藤学长在被鸿巢学姐捅了之后

L：跟鸿巢学姐说了一些话

L：问她为什么要攻击自己

L：也可能是问她为什么不干脆捅死自己

L：然后，海藤学长为了包庇鸿巢学姐

L：他让鸿巢学姐回到二楼，而自己跑到上游去

L：咦，可是他要怎么解释自己的伤势啊

奉太噜：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奉太噜：伤势很简单啦。那个房间里玻璃产卵一地

L：真是不可思议的玻璃啊

奉太噜：是“散乱”。你是伊原吗

奉太噜：只要说是在那里跌倒受伤，就能掩饰过去了吧

奉太噜：鸿巢为什么要捅海藤。海藤又为什么会原谅鸿巢呢

奉太噜：这我就不知道了。只要本乡不说出来，就永远是个谜。

L：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L：虽然我很好奇

L：为什么要刺杀自己的同学，受害人又为什么要放跑刺杀自己的行凶者

L：本乡学姐到底是怎么描写的呢

L：虽然我对此非常非常好奇

奉太噜：话说，我有一件事情很想知道

L：什么事情啊

奉太噜：说不定只是我的错觉

奉太噜：对于这次的事情，你该不会是知情的吧

L：咦？

L：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L：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奉太噜：二年F班的人再加上我，一共四个人

奉太噜：我们所有人的方案都无法让你接受

奉太噜：这不太像平时的你。理由仅仅是因为你对本乡有同感吗

L：哦，原来是这样啊

L：这个嘛，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和本乡学姐很像

奉太噜：？

L：啊，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呢

L：请不要笑我哦

L：其实我也

L：讨厌有人死的故事啊

后记

大家好，我是米泽穗信。由于三十二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让我没办法好好地问候大家，所以就一切从简吧。

和上一作品《冰菓》相比，本作在各种意义上都涉及了悬疑。另外，本作的其中一部分是以实际发生过的私人事件为蓝本，不过登场人物并没有特定的原型。我可不想惹当时的工作人员们不高兴，所以特地在此声明。

喜欢悬疑的诸位读者，也许你们已经看出来了，本作是带着对柏克莱《毒巧克力命案》的热爱与敬意写成的，与克莉丝蒂并无关联。将过去的杰作当成范本究竟汲取了多少精华呢，这就交给诸位读者来判断了。另外，毒巧克力风格+影像有我孙子武丸老师的《侦探电影》这个前例。如果没有看过的话，请务必去找来看一下。

话说，本作的各个章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奥含义。不过，只有第五章的命名方式稍微有那么一点特别。但是很遗憾，剩余的篇幅不足以将那个惊人的方法写出来。就和上次的“寿司”事件一并留到下次一起说吧。希望还能有机会。

那么，今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了。

米泽　穗信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方宁/译
“冰菓”系列③
Welcome to KANYA FESTA!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冰菓"系列③
Welcome to KANYA FESTA!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方宁/译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KUDRYAVKA NO JUNBA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目　录

一　不眠之夜

001-♥01

我睡不着，于是悄悄地走出家门。

千反田家的历史似乎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初期。

现在的神山市北边有一大片田园地带，那里过去曾是一整座农村。千反田家的人代代担任那个村子的村长，拥有辽阔的农田。除了自己耕种之外，还会租给别人。千反田家还会作为村子的代表与领主谈判，商议租税等问题。另外，对于一些简单的纠纷，千反田家也会扮演法官的角色。不仅如此，千反田家还领导了村子的农田改良工程。而在春秋庆典时，他们也是作为村子的代表去参加的。

这一带绝非资源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尽管土地肥沃，但是经常会遭到台风的侵袭，冬天则会被大雪封锁。最大的问题是水资源匮乏，直到江户时代中期实施了灌溉工程，才有所改善。只要天公稍稍不作美，就肯定会歉收。于是，人们对神佛的敬畏之心就自然变得越发强烈了。

在这种情况下，千反田家作为当地富豪，一直担任祭祀时的世俗代表。据说对于神社的各种捐献，向来都是出自千反田家的私产。而在插秧前和收获后，还有中元、新年，千反田家都会大摆宴席，宴请附近的村人们。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就表示千反田家肯定财源广进。他们主要的收入应该来自出租土地的收益。

战后，由于农地改革的影响，千反田家也和日本全国各地的大地主一样，失去了大半的土地。不过，当时的当家千反田庄之助是个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时机的人，用投机买卖赚来的钱作为本金，率先将

千反田家的农业近代化，使得财富更进一步地扩大了。庄之助用增值的钱慢慢地将失去的土地买回来，到了我的父亲成为当家的时候，千反田家已经收回了过去大约半数的土地。在昭和后期，那土地的面积算是相当可观。

虽然听起来可能觉得我是在给自家人脸上贴金，不过千反田庄之助这个人并非只善于经商，还具备了深受他人信赖的人格魅力。其实这位庄之助就是我的祖父。由于他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我对祖父的事情记得不是很清楚。

总之，千反田家在战争前后的混乱中勉强保住了家产，顺利渡过了难关，并且至今仍旧承担着祭祀上的重责。

不过，现在的千反田家并没有福部同学说的那么富甲一方。因此，设宴招待乡里的活动也从一年四次变成了春秋两次，并且还会以酒钱的名义收取实质的活动费。如此一来，与其说是设宴招待，不如说更接近于单纯的聚会、酒会吧。我不能喝酒，所以从未参加过。

春秋的祭典是在一座“村神”规模的小神社举办的。在舞狮、神轿绕境等活动结束后，千反田家的人会代表村民们进入神社，春季祈求一年的丰收，秋季则是报告一年来的风调雨顺，感谢村神的保佑。

我也从懂事的时候起便参加了这个仪式。邻近的友人曾问过我在神社里面都做了些什么。其实和一般情况没什么两样，唯一的特别之处大概就只有大人们会叮嘱我们在祈祷结束前尽量不要弄出声响吧。因此，尽管会鞠躬行礼，却不会拍手向神明致敬。

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强的信仰心。如果能进行量化的话，应该和其他同学差不多吧。不过，也许是因为我有像这样参加祭祀的经验吧，

每当碰到烦恼，都会来到这座神社向神明祈祷。这成为了我不为人知的习惯。我并不清楚这是否代表我其实是信仰日本众神的，或者只是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已经习惯化，成为了一种自我暗示。虽然我偶尔会对此非常好奇，但是却难以找出答案来。

最近的话，我在参加高中入学考试时去祈祷了。还有，被福部同学命名为“冰菓”事件的那个时候也去了。

而在今晚，我又向神社走去。

明天起就是神山高中文化祭了。我们神山高中多姿多彩的文化社团之一——“古籍研究社”陷入了非常棘手的状况。我不知道应当如何突破困境。尽管我是打算拼尽全力……不过有时似乎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我将一百日元硬币投入香油钱箱，在只有月光照到的地方闭上眼睛合起双手，脑海中浮现出古籍研究社的大家。

伊原摩耶花同学。福部里志同学。折木奉太郎同学。

摩耶花睡得好吗？

摩耶花同学深深地觉得古籍研究社现在的困境全部都是她一个人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是我过于依赖能干的摩耶花同学了。如果我能更积极地去帮助摩耶花同学的工作，说不定就可以避免现在的事态。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也是有相应责任的。

福部同学睡得好吗？

我很怀疑福部同学的乐天主义言行有多少是出自真心。至少，那与利己主义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不认为他会笑着装作自己没有看到摩耶花同学痛心的样子。

折木同学睡得好吗？

……应该睡得很好吧。如果折木同学不是这样，反而会让我感到很不安。

折木同学偶尔表现出来的那种看透事物本质的敏锐，总是让我感慨万分，甚至可以说是感动不已。但是平时的折木同学却……该怎么说呢，是非常不喜欢做出行动的人。实在很难判断他究竟值不值得依赖。

我在心中想着大家，献上了自己的祈祷。

祈祷接下来的三天里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希望我们能够跨越那个困境。

睁开眼睛的我在挥之不去的不安驱使之下，又从钱包里拿出了一枚五十日元硬币。

002-♣01

我睡不着觉，从枕头底下抽出导览手册。

参加团体一行感言（按照登记顺序）

·剑道社　神山高中对神山工业邀请赛。主将战将是全县首屈一指的高手对决，敬请关注。

·霹雳舞社　负责开幕表演。新人的水准很高。敬请期待。

·社交舞社　第二天三点半开始，包下体育馆举办室内舞会。请务必来参加。

·合唱社　第二天十点在体育馆进行表演。社员募集中（笑）。

·戏剧社　第三天九点在舞台开演。原创剧本。对县大赛版本进行了改良。

·侦探小说研究会　从第一天11:30开始举办悬疑午餐会。

·服装研究会　每天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两点在服装室举办服装秀。征募模特。

·漫画研究会　在第一预备教室展售文集。招牌特辑“一刀两断古今漫画一百本”值得一看。

·化学社　来见识一下钠的威力吧。风险自负。化学实验室。

·2-F　播放录像带电影作品《万人的死角》。你能识破那令人惊愕的结局吗？放映日程请参考别页。

·应援团&拉拉队联合　第一天两点半起，在操场举行联合表演。

·茶道社　KANYA祭传统，超级露天茶会。今年当然也会举办。地点是在城山公园！

·美术社　在美术室恭候大家的光临。请务必来欣赏一下县美术展入选作品《青之赞歌》。

·仪仗队　从第三天两点起，在体育馆举行室内游行演奏。

·水墨画社　与美术社一同在美术室举办展览。

·巫术同好会　在二年E班教室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小物品哦！

·文艺社　在第三预备教室和二楼通道展售文集《谺》。一本两百日元。

·百人一首社　拜、拜托了……谁来和我们对战吧……

·超常现象研究社　在一年F班教室进行展示。是非常严肃的研究。谢绝看戏人士。

·猜谜研究会　第一天十三点在操场举行猜谜超级大挑战7。等待你的参加。有奖品。

·天文社　KANYA祭是在白天举行啊。看不见星星啊。没办法，只好制作了太阳系。

·1-C　第一天两点起在体育馆舞台表演“非常愉快的安徒生童话”。

·广播社　每天中午十二点半起用校内广播介绍KANYA祭的最新消息。不想听也得听。

·珠算社　表演电视节目里常见的超高速心算。在专用大楼二楼第四预备教室。

·辩论社　借用三年B班的教室，从第一天十一点到第三天两点，举行英语辩论大赛。

·古筝社　上午两次下午一次，在和室举行演奏会。详细时程会贴在和室前面。

·落语研究社　第一天九点起在舞台表演。本来以为是我们打头棒，却被舞蹈社给……（哭）

·书法社　在书法室展览。

·花道社　在一楼走廊举办展览。请大家稍微停下脚步欣赏一会吧……

·生物社　神山生物环境模型。不是我自卖自夸，立体模型实在是太完美了，让你搞不清楚是在看哪个社团的展览。

·将棋社　KANYA杯淘汰赛，每人限制时间三十分钟。有豪华奖品（有夸张嫌疑）。在1-G教室举行。

·工艺社　在物理讲义室展览。企业号附舰载机。还会贩卖可爱的小物品。

・录像带电影研究会　播放独立电影《了》。于多媒体教室。放映日程请参考别页。

・摄影社　在3-G举办展览。还会实际表演传统的镁光灯摄影。

・电影研究会　在多媒体教室举行《天堂电影院》（1989・意法）放映会。

・SF研究会　在多媒体教室播放去年星云奖媒体部门获奖作品。题目是（略）。

・物理社　制作机器人。是双脚步行的，不过要推着婴儿车。

・全球行动社　在三年E班教室举行展览。请务必光临。

・历史研究会　用模型重现以“城山”闻名的神山城。验证其防御力，追踪城池失守的经纬。

・手工艺社　展示曼陀罗绒毯。不是我自卖自夸，感觉飘荡着神圣的气息。

・糕点研究会　在“符合社团活动的合适范围内”于烹饪教室前面贩卖糕点。要来买哦！

・轻音乐社　乐队系表演请一定要先登记为轻音乐社。几乎可以全天包下武术道场。

·围棋社　在第二预备教室进行初学者讲座。当然也可对弈。

·阿卡贝拉社　固定于3-C表演。第一天11点半起会在中庭公开演唱。请来听一下！

·壁报社　KANYA祭期间每两小时发行一期号外。预定激情报道最新的消息。

·御烹饪研究会　第二天十一点半起，烹饪对决“Wild Fire”in操场！招募参加者。

·园艺社　烤地瓜……这算园艺吗？是农业吧？社长，这样好吗？！

·铜管乐社　每天一点半起在体育馆表演。曲目每天都会变换的。

·魔术社　在2-D进行近距离表演。第一天十一点半起在体育馆进行舞台表演。请大家来观赏。

·占卜研究会　三楼楼梯处。

·古籍研究社　神高文化祭为什么叫“KANYA祭”？答案就在文集《冰菓》之中。于地学教室贩售，一本两百日元。

执行本部

陆山宗芳（学生会会长·KANYA祭执行委员长）　你们不要疯过头了。完毕。

八崎庆太（学生会副会长）　文化祭期间，执行本部设置在学生会办公室。任何报告、联络、咨询，都请尽快过来。

庄川晴美（学生会副会长）　总算到这一刻了……我心中充满了这样的感想。各位，青春无悔！

船桥胜治（文化委员长）　除了KANYA祭三奖之外，今年还设置了部门奖。竞争吧，年轻人们！

田名边治朗（总务委员长）　已经设置了足够的垃圾箱，请大家注意垃圾的分类。

我大致浏览了一遍，对成果非常满意，将导览手册放到枕边。导览手册的封面用黑体字大大地印着“KANYA祭指南”，底下则用小字印着“第四十二届神山高中文化祭”，由总务委员会负责制作。也就是我福部里志隶属的委员会。

顺便一提，我除了是光荣的总务委员之外，同时也是手艺高超的手工艺社的社员，还兼任骄傲的古籍研究社社员。如果要问我在心中更倾向哪个身份……真不好说啊。应该还是古籍研究社吧。

在加入总务委员长亲自统领的导览手册制作小组时，我本来以为这是只要抄一抄去年的导览手册就能完成的简单工作。然而并非如此，实际操作起来才知道是相当难搞的差事。如果一点都不难搞的话，做起来就没有成就感了。

算是解决难题的奖励吗？我也得到了一些额外好处。分清滥用职权和额外好处的界线，这也是相当有趣的事情。以这份导览手册来

说，我在最后的环节“参加团体一行感言”做了一点小恶作剧。

到去年为止，这个感言环节都是按照五十音顺序来排列的。我在今年悄悄地改成了登记顺序。虽然我跟委员长解释说“阿卡贝拉社只因为按照五十音顺序这个理由，长年来一直占 据了感言环节最显眼的位置，在官方宣传中取得了优势，这种做法不够公平”，但其实真正的目的要更为单纯，我想让自己所属的团体之一——古籍研究社的感言能够尽量处于比较显眼的位置。一开始很困惑的委员长在听完我的解释后，也彻底赞成了。尽管在按照登记顺序的名义下，我没可能排除掉登记的剑道社，把古籍研究社放到第一个来，不过相对的，我们可以故意延后登记时间，让自己的社团名字出现在最后。相比“中间部分”，应该要显眼不少吧。

虽然实际上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宣传效果啦。与其说是为了宣传古籍研究社，倒不如说这个小动作其实是为了让我享受一下导览手册制作小组的权限而已。

话说回来，就像学生会副会长庄川在感言中提到的那样，我也充满了“总算到了这一刻”的感受。总务委员会的工作自然很辛苦，不过手工艺社那边要更加辛苦。究竟是哪个混蛋提议要用刺绣来缝曼陀罗的绒毯啊。尽管嘴上抱怨个不停，不过缝的每一针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因为是自己喜欢的社团活动，所以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只是眼睛实在是累死了。由于总务委员会和手工艺社占 据了我大量的时间，导致我没能为古籍研究社的文集出太大的力，这让我有些不甘心。不过，数据库是不会给出结论的。就算有充足的时间，能不能写出有趣的文章也是个疑问。

我明天要先从哪里开始参观呢？总之，猜谜研究社的活动是不能错过的。由于是猜谜研究社自己举办，所以猜谜研究社的社员是不会参加的，这样一来我也有望获奖。第二天的话，烹饪竞赛似乎很有趣。只要能完成必杀的海鲜炒饭，我有信心不输给任何人。

唯一担心的是摩耶花会不会太沮丧了。不过，摩耶花是很坚强的人。而且客观上来看，摩耶花的责任是非常轻的。千反田同学似乎相当操心，我在这点上倒是挺乐观的。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啦。

啊啊，真期待。不仅文化祭本身令人期待，我们古籍研究社要怎样挽回失败也很令人期待。

有需要去克服的困难，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总之现在睡觉吧，养足精神迎接明天。如果在难得的文化祭中能量不足的话，那我福部里志将会悔恨终生的。

003-♠01

我是夜猫子，所以迟迟没有睡意。

我本来打算看书打发时间，但是书架上找不到符合现在心情的作品。于是下楼来到客厅，拿起遥控器想看电视，但是同样没有吸引我的节目。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打开了客厅角落那蒙了一层灰的台式电脑。

这台电脑是老姐淘汰下来的，现在成为了折木家共用的网络终端。其实也只有我一个人在使用，而且我对于上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尽管是很旧的型号，但也拥有我望尘莫及的演算能力与记忆能力。然而很遗憾的是，它的工作就只有每周显示一两次搜索引擎的新闻版面而已。这么一想，还真是可怜的电脑啊。

我打开搜索引擎。原本打算看一下新闻，不过……我改变主意在搜索引擎输入了关键字“神山高中”。经过几个链接，我打开了自己高中的网站。我不是第一次访问这个网站。除了学校沿革、历史概略、课外活动介绍等常见版面之外，还有在校生专用的留言板和聊天室，我过去曾经使用过这里的聊天室。

毕竟这是久负盛名的神山高中文化祭，网络上应该也有什么活动。果然不出所料，网站的首页上用大大的明朝体显示着“距离KANYA祭还有一天”。在画面的角落，播放着身穿神山高中校服的男女卡通形象在搬运东西的动画。目录上有活动日程、参加团体一览、交通示意图、访客注意事项，甚至还有邮购区。内容各式各样，非常丰富。

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团体制作的，不过这网站很用心啊。加入了照片、图画、自制地图等丰富多彩的内容，画面也很简洁，能够让人很快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我大致浏览了一遍，就在我准备看向自己所属的社团——古籍研究社的介绍时，连接中断了。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这台电脑的网络连接经常会突然中断。算了，我也差不多该去睡了。这时，我听到了从二楼下来的脚步声。声音非常轻快，应该是老姐吧。在狭窄的走廊碰面相让也挺麻烦的，于是我就靠在椅子上无所事事地等待着。

脚步声进入客厅旁边的厨房，接着响起了打开冰箱的声音。哐当，这是拿出玻璃杯的声音。我正准备回房间，突然被老姐叫住了。

“奉太郎。”

脚步声的判断很正确。是老姐的声音。听起来好像睡迷糊了一样。

“我说你啊，明天开始就是文化祭了吧？”

我将脸转向厨房。

“嗯。”

“早点睡吧。”

“哈？”

我发出了错愕的声音。什么要早点睡觉啦，吃饭要细嚼慢咽啦，不要忘记带纸巾和手帕啦，老姐从来不会对我唠叨这一类事情。她对我的吩咐总是关于一些更麻烦的事情。这究竟吹的什么风啊？老姐没有理会困惑的我，从厨房里传来将某种液体倒进玻璃杯的声音，然后她咕咚咕咚地喝干了。

“……反正你们碰到了什么麻烦事吧？”

我没有回答。

再次传来倒东西的声音，这次的量似乎比之前要少一些。

“一看你的态度我就知道了。不过说起来，古籍研究社的文化祭没有一次是风平浪静的。这是传统。”

喃，被诅咒了吗？

“你真是加入了麻烦的社团啊。”

“哦。”

我差点就回嘴了。明明是老姐让我加入古籍研究社的。

今年入读神山高中的我，在身为古籍研究社OG的老姐拜托下，抱着只是挂个名的心态加入了古籍研究社。我本来是打算作为唯一一名幽灵社员，去尽情享受惬意的放学后时光，然而老天爷却不让我遂愿。名叫千反田的女生带着某个目的加入了古籍研究社。历经与其“目的”有关的几件麻烦事之后，古籍研究社的社员最后变成了四名。里志将这一系列麻烦事命名为“冰菓”事件，我顺便把它拿来填充文集的内容。

顺便一提，我不晓得这个古籍研究社的存在意义。既然是古籍研究社，那么应该是要研究古典文学吧，但是感觉现在的社员里没有会去做那种事的人。由于没有前辈能够告诉我们古籍研究社是怎样的社团，所以我们就失去了方向。不过，对我个人来说，现在这样就够好了。

尽管我原本只是打算挂个名而已，但是既然作为社团存活下来了，就必须开展社团活动才行。古籍研究社是校方认可的社团，所以会把活动费拨给我们。那少得可怜的活动费在名义上是叫“文集制作

费”。有预算就要使用，于是我们便开始制作文集《 冰菓》 。几经周折，《 冰菓》姑且算是完成了。

在从明天开始的文化祭上，我们准备贩卖制作好的文集。

……只是发生了一点小问题。所以，老姐那句“反正你们肯定碰到了什么麻烦事”确实是一针见血。

顺便一提，老姐应该知道古籍研究社过去是做些什么活动的吧。不过，她最近才回日本。等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太在意古籍研究社原本是怎样的社团了。

总之，从主观上来看，我不认为自己加入了非常讨厌的社团。所以我没有反驳老姐，而是这么说：

“既然有那种作祟般的传统，那么就给我个护符吧，学姐。”

“你居然问我讨东西吗？”

在沉默了一会之后，有个东西从我背后飞了过来。她真的要给我护符吗？我看了过去，却发现她扔过来的是个看起来没有任何保佑作用的玩意——钢笔。不过风格倒是挺独特的。漆黑的笔身配上暗银色的镶边，应该不是便宜货吧。

“这个给你。”

“……我应该向你道谢吗？”

“顺便一提，那支笔没水了，而且笔尖开叉了。”

不要把垃圾丢给我啊。在传来把东西放进冰箱的声音后，脚步声离开了厨房。她在走廊又对我说了一句话：

“……有空的话，我会去逛逛的。”

“别，不要来。”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本来就已经够麻烦了，再被她来搅局，那谁还受得了啊。老姐没有回应，走上了楼梯。

床上。

我等待着睡意，脑子里没有特地去思考什么。过了一会儿，我闭上眼睛，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今天——正确来说是昨天，一整天都耗费在文化祭的准备之中。现在的神山高中文化祭是四天日程，不过明天才算正式开始。准备就花费了整整一天，所以实际上是举行三天。

里志似乎是打算全身心投入到文化祭中去。也是啦，以他的个性来说，这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但是，“享受文化祭”绝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随便找个角落打一下瞌睡，文化祭也会过去。而且，我虽然不会说出“文化祭简直是无聊透顶”这种闹别扭的话，不过我还是会坚持自己“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的信条，所以应该不会主动参与吧。

原本，我几乎不需要去做任何称得上是“参与”的事情。最多是轮流顾摊卖卖文集，当天应该可以尽情享受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悠闲时光。

不过，对于已经发生的问题，我并不打算责备任何一个人。如果一定要找出罪魁祸首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失吧。因此，我也有错。而很遗憾的是，为自己擦屁股是属于“非做不可的事情”。

问题在于能否“尽快解决”。

但是，就算无法解决，终究也只是金钱上的问题，并非无法挽回。千反田想得太严重了。应该更加轻松、节能地去思考。

不过分悲观，也不过分乐观，我抱着一种Que sera sera[1]的态度，等待着睡意的来临。

004-✦01

突然在半夜醒来的我陷入了思考。

折木他们似乎是误会了，我并不是完美主义者。尽管无法容忍因为准备或者调查不足而造成损失，但是进行了符合一般要求范围内的准备工作，最终还是失败了，这种情况当然也是存在的。所以，别人会失败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如此一来自己会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既然能够原谅别人，那么对自己也必须要有所容忍。但是我这个人生性易怒，即使是大家都能谅解的事情，我有时候却无法原谅。对自己的失败几乎都会火冒三丈。这是为什么呢？

阿福过去曾经这样说过：

“我说摩耶花，如果有办法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情感，那全天下的人都不用辛苦了。你这个烦恼实在是太没道理了。”

“我并不是在烦恼。而且，我也不想听这样的见解。”

阿福盘起手低下头去，“唔”地大声低吟。如此刻意的动作非常像阿福的风格，让人讨厌不起来。

“……这只是我的看法。其实摩耶花你对于成功或失败、完美或不完美，并不怎么会动怒的。”

“是吗？”我很感兴趣地探出身子。

“那么，我为什么会生气呢？”

“我没办法很好地形容啦。我本以为自己的词汇很丰富，却找不出派上用场的词语。”

“你脑子里全是派不上用场的词汇吗？”

“比如坦克载步兵作战、运钝根[2]之类的。唔，这些怎样都无所谓啦。我打个比方，奉太郎是高举‘节能’信条的吧？”

我无法坦率地点头。

“那只是那家伙自称而已吧。没人知道折木真正重视的究竟是不是‘节能’。”

“你们不是认识了很久吗？”

“我又不关心折木。”

阿福露出了苦笑。

“算了，先不管奉太郎的事情。其实摩耶花你在内心也隐约怀着类似的信条，而且一定不是‘正确’或者‘完美’之类的。摩耶花你的逆鳞不在那里，而是在别的地方。”

是这么一回事吗？我不禁思索了一下。不过我不太喜欢谈论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只聊到这里就换话题了。

总之，现在重要的是我今晚火气很大，实在是难以入睡。真是懊悔死了，为什么我连那么基本的确认工作都没有做到呢？而且，直到最后一刻才注意到那个错误。

更让人火大的是，在需要将功补过的文化祭当天，我却完全无法抽身离开漫研半步。虽然阿福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失败，放轻松一点吧”……

啊啊，真是不甘心啊。好恼火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粗心大意。

另外还有一件让我很懊恼的事情，那就是折木说的确实很对。那个装模作样的家伙等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别过头洒脱地说道：

“你就不要太往心里去了。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先不说里志，连千反田也不得不耿耿于怀了，不是吗？”

的确如此。明明是我疏忽大意，小千却像是自己犯错了一样脸色苍白。我就算了，但不能让小千一直带着那样的表情度过文化祭。

所以，我决定稍微原谅一下自己。尽管这么想，但是一回忆起那幅情景，就实在是无法平心静气啊！

真没办法。

我对神山高中文化祭有特别的个人感情，所以神经才会格外敏感吧。可是我又不可能熬整个通宵，明天魂不守舍地出门。

我滚出被窝，从药箱里拿出安眠药。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不太想吃这玩意啦……

我将其中一颗掰成两半，一口吞下那白色药片。

---

[1] 西班牙语的一种说法，意思是顺其自然、船到桥头自然直

[2] 指成功的三个要素，运气、忍耐力和毅力

二　无限积累的那玩意

2-1　005～012　古籍研究社发生了什么呢？

005-♠02

彻底享受——这种话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却是困难重重的事情。每个人理解力的差距绝非可以无视的要素，爱好的不同更是非常关键。即使观看同样的魔术，迟钝的人连百分之一的妙趣都无法明白。如此一来，就变成“观看魔术需要有魔术师的眼力”，无论接触了多么丰富的娱乐，即使能够做到“尽情享受”，“彻底享受”也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早上，我比平时更早到校。今天是神山高中文化祭当天。由于福部里志频繁地喊着“好期待啊，真是好期待啊”，所以我带着些许恶意，对他说了上面那段话。结果，嬉皮笑脸的里志缓缓地摇了摇头。

“实在是真知灼见啊，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但是太天真了，你太天真了，奉太郎。”

“嗬，哪里天真了？”

“像奉太郎你这样的木头人居然教训我什么叫做‘享受’，简直是班门弄斧、天真至极。”

他竖起食指，做作地左右摇摆。

“这种事情我心里有数。我早就知道不可能将所有乐趣都吃得一干二净，连骨头都不剩。扮演享乐主义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

这是重点，如果奉太郎你哪一天准备抛弃节能主义，一定要记住这点哦，考试的时候会出的。”

“那一天是不会到来的。但是，既然有自知之明，那你为什么会如此期待呢？”

“OK，就让我来告诉你吧。首先，我并没有想要‘彻底享受’。差不多就满足了。奉太郎你知道我这个人有多懂得见好就收吧？其次，木头人奉太郎有一个遗漏的观点。”

里志停顿了一下，仿佛在问我“你知道是哪个观点吗”一样。尽管他瞄了我一眼，但我并没有想让里志刮目相看的野心，所以依旧是沉默不语。在察觉到我没有兴趣回答之后，他像是在说秘密一样压低声音说道：

“因为即使我们缺乏‘彻底享受’的素养……”

“……”

里志咧嘴一笑。

“也还是可以期待对方‘会娱乐我们’嘛！”

哦，这样啊。

里志没有把我的嘲弄当一回事，又开始说起“真是好期待呀”之类的话。我只能默默地露出苦笑。

福部里志。我跟这家伙从初中时代就认识了。

棕色的眼睛以及远看会被误当成女生的瘦小身材，是里志的外在特征。尽管他通过自行车锻炼出来的脚力不容小觑，不过光看外表的话，会认为他很弱不禁风的。

但其实，这家伙的真正特征在于精神上。从刚才的对话中也可见一斑，他对“享受”的执著非常强烈，甚至可以让他满不在乎地抛下学业、社交以及其他一切正事。他本来已经加入了手工艺社和总务委员会，但是在知道我加入古籍研究社后，就以“好像很有趣的样子”为理由入社了。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束口袋。里志总是随身带着这个袋子，不过我至今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东西。只能说有很多东西。

道路前方可以看到神山高中。尽管是文化祭，倒也不至于把外壁涂成粉红色，外观上还是一如既往的普通高中。不过里面应该已经完全准备妥当，变成文化祭样式了。为了准备文化祭，昨天的课程全部取消了。

走在人行道上的学生们今天的打扮也与以往不同。尽管大多数人还是身穿校服，不过也有不少人是穿社团服装或者便服的。而且，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带书包。因为今天不需要带学习用具去学校。从这些细微的差别可以看出，大家都对即将开始的特别时刻充满了期待。

神山高中在这一带算是升学学校。话虽如此，但并没有过多的补习，考上知名大学的升学率也不比其他学校高太多。如果向神山高中的学生询问这所学校的特征，估计十人之中最多只有一人会回答是升学学校吧。剩余九人应该是这样回答的——“文科类社团活动很活跃的学校”。神高的文科类社团种类很多，并且大多数都很活跃。而社

团活动的最高潮，那当然是文化祭了。准备一天，举行三天——作为高中的文化祭来说，这应该算是破格的吧。

里志突然发出非常开朗的声音。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奉太郎，在那边的是摩耶花吧？”

他指了指一个女生的背影。那个女生一身便服打扮，红色开襟毛线衣加上白色棉裤。单是那个背影，我有些难以判断究竟是不是伊原摩耶花。我虽然在小学就认识伊原了，但是上了初中之后，我就几乎没有看过她的便服打扮。不过嘛，既然里志这么说了，那应该是没错的吧。

伊原向里志告白过好几次。但是里志明明应该不讨厌伊原，却一直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复。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没兴趣知道。

“我去逗逗她。”

里志回头丢下了这句话，就快步朝那个女生走去。

006-♣02

走在前面的就是摩耶花没错。即使会将奉太郎误认成路边无人祭拜的佛像，我也不可能会认错摩耶花的。我跑过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哟，摩耶花！早上好。”

我估计她的反应是转过头瞪我，然后骂道：“搞什么啊，很痛啦！”所以我故意有些用力。但是，今天早上的摩耶花似乎没有这个心情。她的身体紧绷了一下，缓缓地转过头来。

“……早上好。”

她轻声嘟囔了一句，就别开了视线。哈哈，原来如此，我心里有数了。我面带笑容（我很擅长露出笑容，甚至擅长到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表情），准备帮忙消除摩耶花的担忧。

“这套衣服很适合你哦。”

“是吗？”

“话说，这是什么COSP……”

话还没说完，一记近身上钩拳就击中了我的胃部。很好的角度。如果不是我预料到这一击，提前绷紧了腹肌，肯定会遭受重创吧。摩耶花的眼睛里射出凶光，轻声说道：

“不要在普通人面前使用那种圈内用语。”

只不过是COSPLAY而已，在这年头已经不算是禁语了吧。算了，我了解摩耶花在这方面有多害羞，就不反驳了。顺便一提，我早就知道摩耶花今天会COSPLAY。因为摩耶花所属的漫画研究会向总务委员会提交了穿便服上学的申请。由于更衣室供不应求，所以总务委员会采取事前申请制度，允许学生在文化祭期间穿便服上学。

摩耶花身上穿的是米白色的棉裤和深红色的开襟毛衣，是能够承受十月初秋风的实用服装。上衣佩戴了装饰品，开襟毛衣里面还穿了

有领子的白衬衫。另外，腹部还围了一条很粗的腰带。重点应该是那条腰带吧。

我从上往下打量了一遍。嗯，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又问了一次。

“这是什么服装啊？”

就像是将老鼠 说成天花板上的国王一样，我慎重地避开禁忌，换了个说法。摩耶花不再抵触，仍旧面朝前方，轻轻地回答了我。

“弗罗尔。”

“弗罗尔？你是说弗罗尔贝里契里• 弗罗尔？是这样的服装啊？”

“嗯……晚点还会把手套也戴上的。”

就算她说出了答案，我还是不太能看出来。不过，这正是摩耶花所希望的吧。由于不得不遵照社团的方针进行COSPLAY，害羞的摩耶花自然会选择乍看之下不那么像COSPLAY的服装的。

伊原摩耶花。我在男生中算个头比较矮的了，摩耶花在女生中也算是比较娇小的。她如果不穿水手服的话，估计不管到哪里都能装成小学生。而现在，摩耶花没有穿水手服。不仅是体格娇小而已，通过分析脸部五官的位置关系推导出的一般结论来看，摩耶花可以说是娃娃脸。

只是，摩耶花旺盛的批判精神使得那张孩子般的脸庞上很少会出现孩子气的表情，大多数情况都是气呼呼地紧抿嘴唇。不过正因为如

此，使得摩耶花的笑容拥有了不管什么东西都无可取代的珍贵价值（明明认识了这么久，奉太郎却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价值。用有眼无珠来形容他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我不再观察她那违背本人意愿的COSPLAY模样，将束口袋转了一圈。

“唔，总之，您工作辛苦了。我等一下会去漫研露个脸的。”

摩耶花轻轻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羞涩的笑容。

“摩耶花你也有给漫研的文集写稿吧。”

“嗯。”

“我会看的……话说你真是辛苦啊，同时忙古籍研究社、漫研还有那场活动。”

“是很辛苦啊。而且某人迟迟不把原稿交上来。”

我本来是打算慰问一下她的辛劳，却不想摩耶花的眼神一下子变得锐利起来。啊呀，话题要朝那个方向发展吗？拖延古籍研究社文集稿子的人，不管怎么看都是我，实在是难以辩解。既然无法辩解，那就转变话题吧。

“啊，摩耶花。那么你今天会一直待在漫研吗？”

尽管很不满我突然改变了话题，摩耶花还是点了点头。

“不到古籍研究社露个脸吗？”

“唔，我早上要先到漫研去，应该不行吧。之后，基本上也真的只能露个脸而已……说实在的，我明明必须负责善后才对啊……”

我笑得更加灿烂，拍了一下摩耶花的背。

“不要再去想那件事了！既然发生了，那也没办法嘛！”

听了我的话，摩耶花露出暧昧的笑容，点了点头。唔，不对。摩耶花的美妙表情可不是这种不上不下的笑容。

明明没有注意到摩耶花的优点，奉太郎却对我一直逃避摩耶花的告白而感到困惑不已。也是，就算是恭维，也很难说奉太郎这个人深通人情世故。即使我告诉他理由，他恐怕连十分之一都无法理解吧。说到底，这是属于我与摩耶花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奉太郎去理解。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穿过了校门。我回头确认了一下，校门口立了一个大大的拱门，上面装饰着五颜六色的人造花。那是总务委员会的苦心之作，为了欢迎到文化祭来玩的人们。从校舍窗户垂下来的布幕上写着“第四十二届神山高中文化祭”这几个字。

好啦，庆典就要开始了！

我大概是充满期待的表情吧，摩耶花用手肘捅了一下仰望校舍看得入神的我。

“阿福……就算是文化祭，也不要做出太奇怪的事情来哦。即使你自己不觉得丢脸，我也会替你丢脸的啊。”

哈哈哈，我这个人还真是不被信任呢。

不过，我当然不可能什么也不做啊！

007-♠03

口袋里有个硬邦邦的东西。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让我很在意。

钢笔。正确来说，是曾经作为钢笔来使用的垃圾。里面没有墨水，笔尖也分叉了。老姐把这玩意送给我当护身符。由于不能一直丢在地板上不管，所以昨晚我就捡起来带回到自己房间去了。然后，今天早上似乎在忙乱之中把它和手帕一起带过来了。尽管完全派不上用途，不过“不能写”与“不可或缺”同音，说不定是很吉利的东西呢。

我在口袋里一会拔开笔盖一会又扣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走上楼梯。目的地是古籍研究社活动室所在的四楼。

神山高中的鸟瞰图呈H字型。两条直线的一边是普通大楼，里面主要是教室；另一边则是以理工科目和艺术科目的专用教室为主的专用大楼。横线是连接两座大楼的走廊。如果实际鸟瞰的话，还能看到有一条游廊从普通大楼延伸出去。在那条游廊的尽头是体育馆。

古籍研究社使用的地学教室在专用大楼里，而且还是走廊尽头的边角教室。在神山高中这个小小的世界中，那里几乎可以算是边境之地吧。平时，这个地理位置既会让人诅咒它的不方便，同时也会对它的静谧心存感激。但现在是文化祭，所以增加了另一项必须考虑的情况。那就是在这样的校园角落，会有顾客光临吗？

每一层的走廊上几乎都布满了宣传海报、吉祥物和招牌之类的东西，显得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不过这种热闹的氛围只到三楼为

止。上了四楼之后，就显得相当煞风景了。没有彩带，没有彩色纸链，也没有竖立着招牌。原本这一层就几乎没有社团在使用。

尽管如此，还是张贴了几张海报，其中就有我们古籍研究社自我主张非常含蓄的海报。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抹不掉被热闹的下界所抛弃的印象。就我个人而言，如此寂静实在是求之不得，但是对于古籍研究社这个小组织来说，却是很伤脑筋的事情。特别是身为社长的某人，这应该是让她非常担忧的状况吧。

我拉开了地学教室的门。一名女生坐在冷清教室的正中央，一看到我就马上站了起来。

“早上好，折木同学。”

她向我深深地低头行礼，长长的黑发随之轻柔地摇荡。她是古籍研究社的社长，千反田。我就知道她会第一个到。

千反田爱瑠。她有着一头披在身后的乌黑秀发，以及同样黑亮的眼睛，举手投足楚楚动人。个头以女生来说算是比较高的，身材修长苗条。配上她那温和的说话方式，散发着富贵人家千金大小姐的气质。事实上，她是“富农千反田家”的独生女，也就是真真正正的千金大小姐。

但是要我说的话，这种大和抚子的印象并非千反田的本质。

在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只有一处背叛了那个印象——也就是那双大眼睛。千反田的本性就在那里。已经爆炸过好几次，今后也会随时爆炸的好奇心炸弹，这就是千反田爱瑠。自从入学以来，由于她的好奇心，古籍研究社被卷入好几件麻烦事之中。我之所以无法拍胸口说

自己在实践“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这个信条，全都要怪这家伙。

千反田抬起头来，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千反田尽管喜怒哀乐比较分明，不过表情并不夸张。应该算是相当矜持吧。

“终于要开始了。”

“是啊。”

“一起加油吧。”

“嗯。”

点头附和倒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我看向摆放在我与千反田之间的东西，轻声嘟囔道：

“……这些是靠努力可以解决掉的东西吗？”

放在那里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古籍研究社的文集。题名是《冰菓》。作为文集的标题，这个名字稍显奇特，其中有无法用一句话交代清楚的理由。装订方式是平装，进行过PP加工的焦褐色封面上画着狗与兔子互咬的图样。这也是大有来历的设计，《冰菓》创刊号是水墨画风格，伊原今年改成了有点可爱的画风。客观来说，算是不错的品位吧。

关于这本文集的制作，我、千反田还有里志基本上只是写写原稿而已。然而，文集并不是只靠写写原稿就能完成的。还需要确定页数，选择字体和用纸，考虑原稿的配置，确定每一份原稿需要写多少

页，最后还要向印刷厂下订单。这方面的工作全是由伊原一个人负责的。不仅如此，里面所有的插画都是伊原亲手绘制的。

虽然在设计方面她征询过我们的意见，但是基本上也只是同意伊原准备好的版面而已。仅仅是在一旁观望，也觉得细节部分的编辑是很麻烦的工作，我姑且不论，千反田好像有好几次主动说要帮忙。

但是，伊原却拒绝了。她说自己很习惯做这些事情，并不觉得有多辛苦。而且在她自己看来，工作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从头开始教没做过的人反而会更加麻烦。由于她说得很在理，千反田也只能听从了。

然后，文集《冰菓》完成了。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以令人赞叹不已的完成度完成了。

据说看到完成品时，伊原哑然失声了。

而看到伊原前天拿来的文集时，我们也哑然失声了。

……在千反田与我之间，是成排摆放的文集《冰菓》。现状丝毫没有背叛“成排”这个副词的意思，甚至可以说是“一大叠一大叠”的。即使用“堆积成山”来形容也不为过。

我们事前拟定好的《冰菓》发行册数是三十册。我们每人拿一册，再除去给顾问老师的和活动室收藏用的，用来贩卖的一共是二十四册。即使是这么少的数量，我们也早就做好了卖剩的打算。

然而，印刷好的《冰菓》比我们原先预计的要稍微多一些。

稍微多了七倍左右。

我学到了一个新知识，即使是不怎么厚的文集，将两百册叠在一起也能达到“堆积如山”的效果。

这不是只靠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吧。听到我的轻声抱怨，千反田说不出话来了。淡淡的微笑显得有些僵硬。

“……唔，怎么说呢。虽然就算努力也未必能够解决，但是不努力的话，那就真的只能坐以待毙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

问题是，具体要怎么努力呢？

背后传来门被拉开的声音。是里志。他一进来就高举右手大喊道：

“哟，早安，为库存过多而烦恼的诸位！”

你也是我们的一分子。

尽管千反田被里志如实反映现状的招呼吓到了，但仍然像对我做的那样低头行礼。

“早、早上好，福部同学……摩耶花同学呢？”

“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会过来露面的。不过应该不行吧。”

“这样啊……”

千反田非常遗憾地嘟囔道。不过，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我和千反田除了古籍研究社之外，并没有参加其他社团，不过里志同时还是总务委员和手工艺社社员，伊原则兼任图书委员和漫画研究会社员。我们一开始就听他们说了，在文化祭期间，里志要到处跑动执行总务委员的工作，伊原也要经常待在漫研那边。

“那么，就我们几个开始吧。”

我和里志点了点头。千反田依次看了看我们的脸，慢慢地开口说道：

“距离开幕典礼没有多少时间了……要怎样才有办法尽可能地把《冰菓》卖出去？如果想到什么好点子，就请各位提出来。”

《冰菓》的定价设定为两百日元。

这是伊原和千反田拼命重新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原本我们是印三十册，每册定价四百日元。按照那个定价，如果全部卖掉的话，就能用文集收入与活动费来打平印刷成本。

然而，现在《冰菓》印刷了两百册。这本身是非常悲惨的失误，不过大量生产使得每一册的印刷成本大幅度下降。如果两百册能够全部卖完的话，定价似乎可以调低到一百二十日元。

但是，两百册全部卖完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事情。最后千反田拍板决定，定价为两百日元。不仅考虑到基本没可能卖完，也为了让数字看起来比较好看。这样一来，损益分歧点就变成了一百二十册。虽然一百二十册也是相当乐观的数字……不过我这个默不作声、不出主意的人也没打算放马后炮。二百日元这个价格在文化祭贩卖的文具中，算是相当便宜的吧。

顺便一提，就算能够全部卖完，收益也不会进入我们的口袋。神山高中文化祭标榜“禁止商业性摊位”，所以不允许利用活动来赚钱。我听说一人一千日元以下的小利润会被放过，但是黑字一旦超过这个数目，就必须上缴国库——不对，是上缴学校。

神山高中的学生一共有一千人。如果以不赚不赔为目标，就必须卖给全校百分之十二的学生。而如果以将《冰菓》全部卖完作为目标，那么就需要卖给百分之二十的学生。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换成收视率来想就知道了，即使是外行人，也能明白百分之二十的收视率有多难办到。

不过，市场并不仅限于这一千人。神山高中文化祭没有入场限制。应该会有不少普通市民到场。文化祭在星期四、五、六这三天举行，如果要将普通市民也作为贩售对象，那么第三天——星期六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我们根本无从预测这方面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销售额。

再加上……

“问题在于古籍研究社太过默默无闻，而且活动室的位置条件太糟糕了。”

“嗯，我认为这是最大的瓶颈。”

我对两人的意见深有同感。

关于这个房间——地学教室的位置之差，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至于知名度，那就更糟糕了。大部分神高学生几乎都不知道古籍研究社这个社团。事实上，如果我们今年没有入社的话，古籍研究社应该已

经废社了。这与邀请茶道宗师举行华丽的露天茶会而闻名遐迩的茶道社，还有实力超强、经常被叫去参加市政府活动的阿卡贝拉社相比，情况完全不同。谁会掏钱买听都没听说过的社团制作的文集啊？

要考虑到位置条件，知名度。我说道：

“也就是说，需要在更显眼的地方搭建卖场，以及宣传古籍研究社的文字。这两件事是大前提。”

“也仅仅是大前提。”

里志插嘴了。他的意思是就算达成这两件，也无法保证文集能够卖完吧。这我当然知道。虽然知道，但是没办法啊，目前只能做到这么多了。

另一方面，千反田佩服似的点了点头。

“搭建新的卖场吗？我一直思考着要怎样才能将顾客带到这里来。折木同学你真厉害，是思考的逆转吧。”

“不，这也算不上是逆转……”

“但是，都到了文化祭当天，这种做法能够得到许可吗？”

那我就不清楚了。这种事情属于总务委员的里志的管辖范围。但是，里志没有把握地歪着头说道：

“我也不太确定。虽然空间还有很多，但必须就事论事。可以只允许古籍研究社拥有这种特权吗？这必须去问我们的委员长，要不然就是学生会长才知道。”

“总务委员长是……”

“二年级的田名边学长。文化祭期间，总务委员会一直待在会议室里，你就去问问看吧。”

“不能由你去拜托吗？”

我忍不住从旁插嘴。里志暧昧地点了点头。

“唔，是可以这样做啦……但是老实说，我对于交涉并没有什么自信。要不然，由千反田同学去提议，而我则负责在一旁帮腔，这样会比较好吧。”

原来如此。这样说不定是比较聪明的做法。但是，千反田却显得有些不安。尽管她是非常强势的千金大小姐，不过碰上需要讲道理的交涉，她也和里志一样没什么自信吧。只是，我也不擅长那种事情，所以不打算伸出援手。

现状不管怎么看都算不上乐观。然而，里志却是一副乐滋滋的模样。算了，反正福部里志这个人无论什么事情都能乐在其中，说不定就连麻烦事都让他求之不得呢。他兴冲冲地说道：

“我会尽我所能去宣传的。”

“嗬，宣传啊。有什么好方法吗？”

“当然有，而且还是秘策呢。”

我有不祥的预感。因为里志不可能想出实用的秘策来。

“欸，有什么好方法吗！”

千反田大感兴趣。里志挺起胸膛说道：

“这个文化祭到处都在举办比赛和竞技活动，我们可以用古籍研究社的名义去参加。只要取得好成绩，古籍研究社也就能得以扬名立万了！”

“这、这真是不错的方法啊。”

哪里好了？我揉了揉眉头。千反田被欺骗了。里志只不过是想参加文化祭的各个活动而已。毫无疑问，那肯定是里志原本就想做的事情，只是将参赛者的名字改成古籍研究社罢了。

不过，这不是有害的方法。应该也有一定的宣传效果。以目前的情况来说，也只能做到这些吧。我看了一眼时钟。

“虽然很粗略，不过确定好方针了。千反田负责进行扩大卖场的交涉，里志负责宣传。”

“暂且就按这个方针进行吧。话说，折木同学你呢？”

我吗？

其实我也有秘策。不仅可以为《冰菓》的销售做出重大贡献，也不会违背我个人的生活信条。我轻咳了一下，严肃地说道：

“……我啊。”

“嗯。”

“留在这里负责看摊。”

千反田眨了眨眼睛，里志“啊啊”地嘟囔了一声。

“……也对，必须要有人看着才行。”

“是吧？是需要有人看摊的。”

怎么样，无可挑剔吧。

“好了，既然决定了，那么差不多该走了。没多少时间了。”

我用眼神指了指墙上的时钟。距离开幕典礼只剩不到十分钟了。文化祭也是教育活动的一环，自然少不了点名。但是，由于大多数教室都被莫名其妙的展示物占 据，所以在文化祭期间，所有学生每天早上都必须参加每天早上的仪式来代替点名。也就是说，如果开幕典礼晚到，就会被视为迟到。

千反田重重地点了点头，咳嗽了一声。然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很有社长威严地激励我们说：

“那么，就按刚才的分配来进行。要尽可能多卖出一册文集。目标是卖完两百册《 冰菓》！我们一起努力吧！”

噢噢耶～

……不过我压根就不认为能将两百册全部卖掉。

【 剩余两百册】

008-♥02

容纳千名神高学生的体育馆笼罩在黑暗之中。所有的窗户都被遮光窗帘盖住，尽管是十月，却因为人们的呼吸而变得非常闷热。在这当中，只有舞台在照明灯的聚焦下显得光耀夺目。不过，现在那个光芒也消失了。体育馆一瞬间变得一片漆黑，紧接着聚光灯打到舞台上。站在光芒之中的男生似乎是学生会长。那个人个子相当高，长相精悍，话语间带着爽朗的气息，有点太符合学生会长的一般形象了。

学生会长对着麦克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即使在很远的位置也能将这个动作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没有任何开场白，他就直接高声宣布：

“第四十二届KANYA祭现在正式开幕！”

与此同时，震撼全身的低沉音乐阵阵响起。仿佛与之呼应一般，千名神高学生之间传出了嘈杂喧闹的声音。神山高中文化祭开幕仪式开始了。

根据总务委员会发行的《 KANYA祭指南》，霹雳舞社团出席开幕仪式的表演。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还从来没有看过霹雳舞表演。我知道是舞蹈，但是加上霹雳两个字，总觉得挺可怕的。希望不是我曾经看到过的那种在舞台上破坏东西的表演就好了。

红黄蓝绿四种颜色的光照射在舞台上，眼花缭乱地动了起来。我有点好奇光是从哪里打出来的，于是抬头一看，发现左右的狭窄通道里各有一人影在忙碌地操作着灯光。如果那个乱舞的灯光是预先排演好的话，那么动作真是熟练得惊人。究竟是即兴表演还是预先决定好的呢，如果有机会询问相关人员，我一定会问个清楚的。

舞台两侧缓缓地喷出烟雾来。音乐瞬间停止，接着各有两人以仿佛要将烟雾踹开一般的气势从左右两边冲了出来。顿时，再次响起震耳欲聋的音乐。那是地动山摇的电子音乐。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是壮阔的宇宙一样吧。舞台上的四人配合音乐开始跳舞。

这就是霹雳舞吗？四个人频频做出上锁似的动作，还有蛙泳般的手势和踢腿的姿势。张弛有度，充满了跃动感。甚至可以说是不像人类吧。感觉有些无机质的动作确实拥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哇，跳起来了！

哇，转圈了！

哇，倒立了！

这次他们在倒立状态下开始旋转了。咦，那个样子摩擦应该是全部集中在头顶吧，不会烫吗？头发不会被磨断吗？我很好奇呢。

然后，舞蹈的节奏变化了。很快很快，手脚的动作基本上就只剩下机器人般的印象了。实在是非常完美。曲子也一口气进入高潮……唔，这么响的话，耳朵会有点痛的。我不怎么喜欢太响的声音。

过了一会，五颜六色的灯光集中到舞台中央，四个人同时停止了动作，曲子也结束了。响起了排山倒海的掌声。我也一同鼓掌赞美霹雳舞社的同学们。

曲子似乎要进入第二首。这次的旋律有点类似非洲部落的民族音乐。与刚才截然不同的音乐氛围，会展现出怎样的舞蹈呢？真是让人好奇啊。而且我还想观看开幕仪式之后的落语研究会演出……但是情况可不允许。

不知不觉间，学生们开始三三两两地从出入口出去了，是为了去准备摆摊或者是要表演的节目吧。我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要打扰到霹雳舞社，悄悄地溜出了体育馆。

我用比平常稍大的步伐匆匆走过走廊。不知是哪个社团，似乎是来不及完成准备，现在正在用金银彩带装饰教室门口。他们实在是太慌乱了，我差点忍不住要上前帮忙。不行不行，我们古籍研究社自身正处于危急关头呢。

我一边在嘴里不停练习应该如何开口，一边朝会议室进发。根据《 KANYA祭指南》上面的记载，总务委员会的本部似乎设在会议室里面。

会议室在普通大楼的二楼。普通大楼和体育馆以一条游廊连接在一起，所以并不远。我不一会就来到会议室前面。和其他教室一样的横向拉门上面贴着“总务委员会”的贴纸。我敲了一下门。

“……”

咦？

“打扰了。”

没有回应。我转动了一下门把，但是上锁了。

也对，仔细想想，我是中途在开幕仪式上溜出来的。就算总务委员会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来得有点太早了。

看来由于心里一直想着不能浪费时间，使得我有些操之过急了。这种时候最好做个深呼吸。深深地吸气，吐气。再一次，吸气，吐气。

我环视了一圈，总务委员会的人没有要出现的样子。

门旁的公告牌上，贴着十分醒目的文化祭宣传海报。我在校内和镇上看到过好几种宣传海报，不过这张海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海报用摩耶花同学有时候会画的漫画式画风，画着正在准备文化祭的男女学生。人物的造型很可爱，服装也非常有质感，从中可以看出品质之高和作画的熟练。

唯一的不满是海报的题目是“第四十二届KANYA祭”。神山高中文化祭有神山高中文化祭这个正式名称，而KANYA祭是意义不怎么好的俗称。至于怎么个不好法，那就有些不太好解释了。我在海报的角落看到了“学生会执行部”这几个文字，既然是执行部专门制作的海报，我真希望他们能回避KANYA祭这个名字啊。

我将视线从海报上移开，再次环视四周，还是没有人来。唔，真伤脑筋啊。我应该在这里一直等下去吗？可是，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啊。

不，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要冷静。我再次深呼吸。用力地吸气，用力地吐气……好，再来一次……

“……请问，有什么事吗？”

“哇。”

我不停地进行深呼吸，让自己融入到天地之中，这时突然有人出声叫住了我。吓了一跳的我不自觉地发出奇怪的声音。我慌慌张张地摆着手，想要掩饰自己没有在做什么，然后朝对我说话的人低头行礼。

“早上好，您是总务委员长田名边学长吧？”

我以前在壁报《 神高月报》 上看过那张脸。我不会认错的，就是田名边总务委员长。他的脸型修长，戴着一副样式秀气的眼镜。再配上短短的整齐发型，给人一种认真老实的印象。田名边学长显得有些惊讶，但还是很有礼貌地向我回礼。

“啊啊，早上好。我是田名边没错……你找总务委员会有什么事吗？”

“是的。”

我点了点头，将练习过无数遍的台词说出口。

“请增加古籍研究社的卖场。”

“……啥？”

田名边学长瞪大了眼睛。啊啊，对哦，我太冒失了。这次我小心翼翼、慢慢地提出了请求。

“不好意思，我忘记自我介绍了。我是古籍研究社的社长，一年A班的千反田爱瑠。我有事要拜托总务委员会，希望能增加古籍研究社的卖场。”

田名边学长皱起眉头，露出非常为难的表情。我感到有些不安。

“我不太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我说得很简单明了了吧。

“我们是按照事先决定好的事项来推动KANYA祭的，所以你突然来要求增加卖场，我们是不能随便答应的。”

“……不行吗？”

“非常抱歉。”

这样啊。虽然非常遗憾，不过既然总务委员会说不行，那就无计可施了。啊啊，对不起，摩耶花同学，福部同学，折木同学。千反田爱瑠没能完成使命。

我知道了，非常感谢——我想要好好道谢，以免有失礼数，声音却小得几乎听不到。然后我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正准备离开，这时田名边学长叫住了我。

“啊，你等一下。我刚才说的是原则。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就说说看吧。虽然我无法保证一定会答应你。”

特殊情况。

……这么说来，我似乎完全没有向他说明我们这边的情况。以前折木同学就提醒过我，说我有时候太过单刀直入了。我自己倒不怎么觉得……搞不好我真的有这样的毛病吧。要好好反省才行。

总之，我不能辜负了田名边学长的好意。于是，准备转身离去的我再次面向田名边学长。

说明来龙去脉。

说明前因后果。

原本应该只印三十册的印刷册数变成了两百册，这其实并非摩耶花同学的责任。我也看过了发印单，摩耶花同学确实是向印刷厂发印三十册没错。只是摩耶花同学同时还向印刷厂委托印刷两百册个人的文集。至于摩耶花同学为什么要发印多达两百册的个人文集，那我就不得而知了。问题在于，印刷厂把摩耶花同学的文集错当成《冰菓》。摩耶花同学很自责，说都怪自己没有好好确认。但是，又有谁能预料到这种情况呢？

我将这些情况也告诉了田名边学长。尽管内容很长，但田名边学长没有打断我，一直静静地听着。

听我说完，田名边学长的表情变得更加凝重了。

“那还真是不得了啊。”

田名边学长稍微思考了一下，慎重地继续往下说。

“两百册啊。就算是漫研也卖不了这么多。嗯，我明白你们想要增加卖场来多卖几本的心情。虽然我很想帮帮你们……但是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情况。我们没可能突然专门为古籍研究社提供卖场的。”

确实，印太多文集完全是古籍研究社自己的问题。这一点我一开始就心知肚明，可是……

“果然不行吗？”

田名边学长轻轻地点了点头……真是太遗憾了。

不过，正当我再次向他行礼，转身真的准备离去的时候，背后的田名边学长向我传授了一个妙计。

“啊，不过，如果你们把古籍研究社的文集放到其他社团的摊位上寄卖，那我们是不会干涉的。”

原、原来如此，还有这个方法啊！真是茅塞顿开。确实，如果去拜托现有的摊位让我们寄卖文集，那么就不算是特别优待古籍研究社了。

“这真是个不错的方法啊。”

我忍不住笑逐颜开。

“非常感谢，我会考虑一下的！”

我这样说着，深深地向他低头行礼。

……话说回来，之前在地学教室我们是商议好，在我和总务委员会交涉的时候，福部同学应该负责在一旁帮腔才对啊。福部同学跑哪去了呢？

009-♣03

哇哈哈哈哈哈。

不、不行，情绪HIGH过头了，导致对搞笑的耐性大幅下降。即使是冷静想想似乎很烂的段子，也会捧腹大笑。以现在这个状态，就算只是筷子掉在地上，我也可能会笑出来吧。

讲台上的两个人我都认识，都是落语研究会的人（顺便一提，这个社团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神山高中的落语研究会并没有研究落语，而是专注于相声与小品。至于神高里面专门研究落语的社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哎呀，太久没有在日式包厢吃高级寿司了，所以不自觉坐了很久。明明必须快点赶回去，却不小心坐过了时间。”

“哦哦。”

“然后，我们匆匆忙忙地跳上车子准备回家，但是老哥一直不肯发车。任凭引擎开在那里不管，一脸怪笑地盯着我。”

“你的哥哥不是出名老实的吗？”

“是啊是啊。所以，我也担心起来。就跟他说：‘老哥，快点开车吧，回去要晚了哦。’你在笑些什么啊。”

“哦哦，然后呢？”

“老哥哭笑不得地说道：‘我双脚发麻，没办法踩刹车了。这样你还是要让我开车吗？’很危险的，对吧？”

“那确实是很危险啊。”

“于是，我就跟他说，既然能踩油门，那就开车吧。”

“危险的是你吧！”

哇哈哈哈哈哈。

010-♦02

在开幕仪式的霹雳舞表演告一段落之后，我离开了体育馆。在出去之前，我转头看了一下笼罩在黑暗中的体育馆，似乎有一半左右的学生留下来继续看表演。

其实，我想去古籍研究社帮忙的心情比较强烈。没有仔细确认给印刷厂的订单，这确实是我的大失误。对此我当然感到自责。但是，我发现了，我之所以那么想去古籍研究社，其中有一半原因是我不太想去漫研。

我并不讨厌漫研。尽管我入学前对于漫画研究会抱有的期待未能实现，但是我照样喜欢现在的漫研。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热爱漫画。但是，同好聚集到一起并不一定是毫无纷争的。

……开始前就心情沉重可不是什么好事。我大概很容易就将事情往坏的方面想吧。能够以开襟毛衣和棉裤这样轻松的打扮在校内行走，仅是这项特权，文化祭也应该是相当愉快的时光啊。

漫研的社团活动室在普通大楼二楼的第一预备教室。与古籍研究社使用的地学教室相比，在普通教室旁边的位置可谓是得天独厚。走廊上只是放了一个写着“漫画研究会”几个字的招牌，并没有太招摇的摆设。这是社长——汤浅尚子学姐的想法。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客人，拉门完全敞开了。

“早上好。”

我不像小千那样咬字清晰，所以变成了“咋上好”似的发音。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么特别，不过至今为止，无论是漫画还是小说，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个角色早上打招呼是说“咋上好”的。

“哦，伊原，你来了啊。”

随和地向我打招呼的是二年级的河内亚也子学姐。她个性积极，脑子动得快，看过很多漫画，自己的创作水准也很高，是漫研的中心人物。漫研社员在文化祭期间要——呃，COSPLAY的这个主意正是河内学姐提出来的。河内学姐不愧是提案人，在扮装上花了很大的心力。

学姐穿着中式服装，应该全部都是亲手制作的吧。不是旗袍，也不是中山装，而是类似道教的道士会穿的服装。宽大蓬松的紫色长裤配上垂到脚边的宽松黄色长袖。袖子有缺口，手可以从旁边伸出来。覆盖全身的衣物是红色的，不过胸口部分的布料颜色不同。在原作里，胸口应该是整个露出来的。但是学姐没打算忠实到那种程度吧。她头上戴着向上展开的帽子，有咒符从帽檐垂到右眼外侧。腰上系着黄色的缎带，背上应该绑了一个很大的蝴蝶结吧。河内学姐原本就是短发，再加上眼神向来很锐利，所以这个角色相当适合中等身材的她。

“是僵尸吗？”

“官方说法是幽灵。”

河内学姐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的装扮，看到我的脚上穿着平常用的校内拖鞋，便说道：

“最好在鞋子上也下点苦功。”

然后，她就去找其他人了。我的服装一看就知道没怎么用心，但是学姐并没有点破。不过刚才的气氛可能稍微有些紧绷吧……毕竟我直到最后都还是反对COSPLAY的。

“啊，早。”

旁边有人出声向我打招呼。是汤浅社长。

社长身穿神山高中的校服——水手服。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不过，原本需要COSPLAY的就只有留在活动室顾摊兼叫卖的五个人而已。社长并不在其中。明明只比我大一岁而已，但社长有着大人般的宽容，也极具包容力。说难听一点，她有时候看起来像是脑袋空空的样子。甚至觉得她很适合与小猫、套廊一起出现。在那张丰满的脸上，有一对双眼皮的大眼睛。汤浅社长看了一眼我的装扮，说道：

“没花多少钱吧？”

“是的。也就只有腰带的钱而已。”

“有收据的话记得交上来报销哦。”

“不用了。反正以后还能用，没关系啦。”

社长微微一笑，没有再坚持要用社费帮我报销。虽然比古籍研究社要多一些，但漫研的预算也不是那么丰厚。

感觉距离客人正式上门还有一点时间。我看了看把桌子摆成缺口长方形的第一预备教室。漫研这次的重点是文集《 世阿弥’s》，里面

收录了一百本古今漫画的书评。我问过文集的名字为什么要叫《 世阿弥’s》，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去年的文集是叫《 观阿弥’s》。至于去年为什么要叫《 观阿弥’s》，总觉得太蠢了，就懒得问了。除此之外，这里还摆放了社员们的一些作品。这次是免费赠送，不是用来卖的。如果想赚钱的话，可以自己去参加同人志贩卖会。

“嗨。”

“早哟。”

随着时间的过去，漫研社员渐渐到齐了。

有几名原本不需要COSPLAY的社员也装扮好过来了。将近二十人的社员全部到齐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几个小团体。

一个是男生的团体。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是怎样的情况，在神高的漫研里，男生是少数派。而且其中没有人自告奋勇想做些什么，缺少了男子气概，是一群人畜无害的家伙。

另一个是以河内学姐为中心的团体。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她们的发言权绝对是主流派。COSPLAY的人基本上都聚集在身为提议者的河内学姐身边。也许是会了即将到来的商战做准备，那个团体中时而会传来吆喝打气一般的声音。

“好，大家，打起精神来！”

差不多是这样吧。

而第三个团体——是实在跟不上河内学姐步调的一群人。有的人只是单纯不喜欢吵闹，有的人则是对河内学姐的言行抱有难以形容的

别扭感。这些人聚集的地方就是……

“呐，摩耶花，你这是在扮演谁？”

“摩耶花，零钱我就放这里了。”

“……啊，真想快点结束啊。”

不知为何，她们都聚在我的身边。

大概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敢正面反对河内学姐吧。

气氛并没有紧绷，也没有火花四溅。大家都很喜欢漫画。但是怎么说呢，感觉在文化祭期间，我实在是难以从漫研脱身。这样的我能为古籍研究社做到的，估计就只有拜托社长让《冰菓》在漫研寄卖吧。如果能在漫研卖《冰菓》，从知名度来看，应该可以卖个二十本左右吧。现在气氛上不太好开口，等到稍微缓和了一些，我就会去拜托的。越快越好。

古籍研究社。阿福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会是谁在看摊呢？

……啊啊，看摊的人猜都不需要猜吧。

那个懒鬼肯定会毛遂自荐。

“请问，已经开始卖了吗？”

听到声音，我转过头去，看到门口站着两名男生。我马上挤出做生意的笑容，也为了振奋自己，以开朗到有些过分的声音大喊道：

“欢迎光临！第一号客人上门了哦！”

011-♠04

不出所料，算无遗策，地学教室果然是门可罗雀。宁静，和平，无所事事。说到唯一能感受到的文化祭氛围，就只有中庭对面的普通大楼传来的些微喧闹声、如同剩下的残渣一般的沙沙声。太棒了。看摊万岁。

……我睁开紧闭的双眼，看到了焦褐色的“山”。对于眼睛来说，那是剧毒。为了维持内心的安稳，一直闭目养神才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能解决掉这座大山的话，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在这本《冰菓》中也有我写的原稿。倒不如说，将学年一开始的“冰菓”事件整理成文章的人正是我。所以我的原稿在文集《冰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古籍研究社的活动目的不明，这使得《冰菓》的内容也变得毫无章法。不用翻开我也记得，我和千反田负责将“冰菓”事件的来龙去脉写下来，伊原的文章是关于那些被奉为经典的漫画，里志则是写了与古典悖论相关的笑话来充当专栏。

尽管我的信条是“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但这并不代表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毫无感情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实在不想看到在文化祭结束后，这两百册文集变成棘手的垃圾，让人丢也不是、留也不是。

即使无视掉我对文集那不值一提的感情，一想到千反田和伊原面对这些变成垃圾山的文集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就感到心情沉重。

所以我还是很期待千反田和里志的行动的。我并不是没有梦想过他们以我想象不到的手段达成了非常大的宣传效果，使得地学教室人满为患，让负责看摊的我一刻都停不下来。

但是，现在还是沉浸在平静之中，委身于安逸吧。闭着眼睛，那荡漾般的淡淡睡意实在是舒服极了。我趴到了桌子上。

音乐传入我的耳中。

而且是层次丰富的和声。

相比霹雳舞社表演时播放的电子音乐和民族音乐，这一种更符合我的喜好。这是阿卡贝拉。那么应该是阿卡贝拉社在唱，地点是在中庭吧。我缓缓地支起身子，走近窗边。阿卡贝拉社大概是在练习吧。他们一开始的和声就像是招揽客人的笛声一样，将学生们都吸引到面向中庭的窗边。

五个穿着笔挺校服的学生排成一横列。其中一人向前跨出一步，从中庭仰望四周，向在窗边观赏的我们行了个礼。接着，响起了零零星星的鼓掌声。他回到原来的队列中，马上开始了合唱。

一开始是小试牛刀吧。底下传来的是阿卡贝拉中耳熟能详的歌曲——《狮子今晚睡着了》。

曼曼马乌耶。

……嗯嗯。唱得真棒，技术上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吧。但是，对于直到刚才还睡意旺盛的我来说，这首旋律安稳的歌曲无异于一首摇篮曲……

我倚靠在窗边，一边与越来越难缠的睡魔战斗，一边想着就算这样睡着也没什么关系吧。还没等我得出结论，歌曲就结束了。热情的掌声从普通大楼和专用大楼倾注而下。我也清醒过来，拍了拍手。阿卡贝拉社的五人同时一鞠躬，然后围住事先放在旁边的大冰桶。其中一人打开了冰桶。由于距离比较远，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估计应该是放了矿泉水瓶之类的东西吧。也就是说要先补充水分，再开始唱第二首。

“……？”

哦呀？

阿卡贝拉社的动作不太对劲。有人指着大冰桶不停地叫嚷着什么，其他人有的频频摇头，有的看向冰桶里面，举动非常奇怪。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算了，既然第二首歌曲不会马上开始，我也没必要一直趴在窗边。于是我离开窗边，回到刚才的位置，一边打哈欠一边等待歌声重新响起。

就在哈欠到达最高潮，下巴甚至有点发痛的时候——

敞开的门口出现了人影。噢噢，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家伙啊。那人用别针将破破烂烂的衬衫别住，手指和脖子上戴着银饰品。朋克，朋克来了啊。不过眼神不知为何显得有些提心吊胆。他是来做什么的啊？我正感到惊讶，朋克客客气气地向我询问：

“请问，这里是做什么的啊？”

“没什么……啊啊，不对，是在卖文集。”

“文集？”

朋克的视线对准了堆积如山的《冰菓》。他肯定直到刚才都没有发觉这堆东西其实是文集吧。“好多啊。”

“……有特殊情况。我们原本并没有打算要印这么多。”

“请给我一本。”

噢噢，是顾客吗，顾客吗？要热情一点，必须热情待客才行。

“两百日元。”

啊啊，一点都不热情。这种事情突然之间怎么做得到嘛。

朋克完全没有在意我的态度，拿出了钱包。然后，他不知为何非常过意不去地低着头，接过了《冰菓》。他是闲得没事做才跑到这里来的吗？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朋克的态度突然骤变。

“你、你，这个是？”

怎么了啊？难道《冰菓》里夹了蟑螂吗？

不对。朋克注视的是放在《冰菓》之山旁边的垃圾——坏掉的钢笔。朋克像是捧起宝物一般，恭恭敬敬地将钢笔拿了起来。

“就是这个！这个很不错！”

他突然在我面前兴奋起来，我只好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冷淡了。我忘了直到刚才还在提醒自己要热情待客，冷冷地说道：

“这个垃圾有什么问题吗？”

“啊，啊啊。抱歉。”

朋克总算回过神来。

“我是服装研究社的人。我们正在举办服装秀，可是我遗漏了可以搭配正式服装胸前口袋的装饰品了。最基本的搭配是白手帕，但是我们这次服装秀的主题是要稍微跳脱基本，所以希望能有一点变化。时间所剩无几，我却一直想不出好主意来，实在是烦恼透了。这个，你看，不觉得插在口袋里会很显眼吗？嗯，很不错。我非常中意。”

朋克眯着眼睛端详着钢笔，脸上露出了窃喜的笑容。好吧，既然他这么喜欢，那么垃圾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送给你吧。”

“真的可以给我吗？”

他嘴上这么说，却已经将钢笔紧紧抱在怀中了。

“那、那么，这个就给你吧。”

朋克在口袋里翻弄了一下，拿出一个胸章。说是胸章，其实只是用胶带将别针贴在写有号码的塑料牌背面而已，是非常简陋的东西。这是什么玩意啊？我困惑不解地看着，朋克将那东西塞到我的手上。

“这是我们服装秀的优先券。你拿着这个就可以过来了。地点在服装室。没问题的，我们会帮你搭配好看的造型的。虽然说是服装秀，但并不需要走台步。没事的，不要想太多了。那我走了！”

朋克一口气说完，就逃也似的跑掉了。用不着这么慌张，我又不会让你把钢笔还回来。不对，他是迫不及待地想拿回去和正式服装搭配吧？

我看了一下手中的胸章。根据朋克所说的内容，总而言之只要拿着这个到服装研究社的会场去，就能当模特吗？

根本用不着，于是我将它顺手扔进书桌里面。

……算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值得纪念的第一号客人。两百册文集里，考虑到现状，古籍研究社社员各领两册，再加上给顾问老师和保存用的两册，已经先扣除了十册。这样一来，现在还剩下一百八十九册。

非常好。我感到满足，再次开始打哈欠。这时，阿卡贝拉社的歌声又响起来了。传来的是快节奏的流行音乐。唔，这种就不像摇篮曲了。

【 剩余一百八十九册】

012-♥03

六首歌，每一首都很美妙。我向阿卡贝拉社的社员们献上热烈的掌声，拍得自己的手都发痛了。

声音会产生那么绝妙的回响，一定与他们在校舍环绕的中庭唱歌有关系。阿卡贝拉社说不定在校内到处排练，以找到音效最好的场所。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有点好奇。

我无比满足地离开窗边，然后不经意地看了一下手表。

……欸？

已、已经这么晚了吗？快到十二点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这可不行，一遇到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脚步来的话，那岂不是根本无法完成使命吗？

我怀着坚定的决心，离开了窗边。

我移回了视线，在走廊上有巫术同好会可疑的布帘、福部同学倾尽心力制作的手工艺社招牌、摄影社构图耐人寻味的海报……

啊啊，怎么不给我一副只能看到正前方的眼镜啊！

2-2　013～019　猜谜超级大挑战

013-♣04

神山高中猜谜研究会主办，猜谜超级大挑战……那是神山市最大型的猜谜大会！

不过，也只是因为我从没听说过这个镇上还有其他猜谜大会罢了。

对于我来说，这个猜谜超级大挑战是第一天的重头戏。绝对不能错过。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数据库究竟是谁！

不过还真是让人吃惊啊。老实说，我没有想到参赛者居然如此之多。看样子应该有两百人左右吧。虽然能看到零星的普通市民，但绝大多数还都是神高学生。也就是说，实际的动员率将近百分之二十！真是羡慕死人了，能各分一百人给手工艺社和古籍研究社吗？

这里是操场的一角，晨会讲台的前面。周围传来嘈杂的声音。

“……结束后要不要去铜管乐社那边看看？”

“……电影研怎么样？希望片子不要太偏门……”

“……真的吗？哈哈哈，那还真糟糕……”

“……所以啰，真让人觉得不要开玩笑了啊……”

其实我大致能猜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的理由。我可不相信两百人全部都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摩拳擦掌，对猜谜大会充满了期待。这是宣传的效果。

午饭时间，十二点半起就会播放全校广播。是广播社的模拟电台节目。那个节目以轻快的流行音乐开场，将神山高中文化祭最新最热门的话题即时带给每一位听众。其中花了大约十五分钟采访了猜谜研的社长。内容就像这样：

“今年是第七届。怎么说呢，我们准备了相当不错的奖品，而且问题的分配也并不是对‘擅长猜谜的人’特别有利。另外，理所当然的，猜谜研的社员不会参加猜谜大会。老实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各方面的人士都能来参加……再说，正好是在午饭时间之后举行，在操场玩〇× 猜谜跑来跑去，应该非常有助消化吧。”

真是恰到好处的煽动性宣传啊——我不禁感到有些佩服。再加上是全校广播，应该多少有些效果吧。却不想，效果居然那么好。除去凑热闹的人，光是参加者大概就有两百人（这是目测数据，也许有些偏高，但绝对不会少于一百人的）。

另外不能忘记的是，壁报社也提到了猜谜研。在文化祭期间，壁报社每两小时就会贴出一次号外。在“第一天十二点号外”里，有篇报道提到猜谜研的活动应该会很有趣。由于是贴在全校的公告栏上，宣传效果可不容小觑啊。

广播社和壁报社的影响力，在制定古籍研究社的宣传作战时最好将它们考虑在内。我晚点再告诉千反田同学吧。

不过，不管怎样，那都是之后的事情。现在要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猜谜超级大挑战，因为这可是第一场争夺排名的活动。我能够像这样心无旁骛地参加喜欢的活动，真多亏了“为古籍研究社宣传”这个名目。而且，虽然这样说有点太狂妄了，但是能够获得猜谜大会胜利的古籍研究社社员就只有我了。因此，我可不能轻易落败。

猜谜研究会的社长走上了晨会讲台。不认识的面孔。是神山高中的学生，但我不认识，看来他不属于奇人怪人的族群吧。他手上拿的不是扩音器，而是麦克风。“嘎嘎”，扬声器发出一小段噪音后，猜谜研究会的社长开始致辞了。欢迎大家来参加猜谜超级大挑战。人数之多真是让我吓了一大跳。这次是第七届猜谜超级大挑战，看来是至今为止最大的规模。如此这般。等等等等。然后——

“那么，马上开始吧。首先是预赛的〇×猜谜，左边是〇，右边是×。我们的社团会举牌指示，请不要搞错了。最后剩下五人，或者是我们准备好的题目都用完了，预赛就会宣告结束。时间限制是十五秒。好了，那么，猜谜超级大挑战7开始！”

说完，猜谜研究会的社长将麦克风交给中途上台的女生，走下讲台。我顿时感到有些安心了。那个社长咬字不清，听不太清楚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接过麦克风的女生看着手上的记事本，用清楚的发音念道：

“第一题！金刚石就是钻石，绿柱玉就是绿宝石。是〇还是×！”

哦，第一题的难度也就这样了吧。

当然是○（如果是“绿柱石”的话，还包括了化学成分一样的海蓝宝石，但是“绿柱玉”指的就是绿宝石）！

014-✦03

比想象中还要冷清。

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我习惯了同人志贩售会氛围吧。现在不是贩售会，是文化祭。由于到场的并不都是对漫画或动画感兴趣的人，所以也就这么回事吧。我回想起去年还是初中生的时候，跟阿福一起过来的情况……嗯，当时人也没多少。记得我在校舍的昏暗角落找到那个宝物的时候，旁边是没有什么人在的。

不过，确实有很多社员无所事事。那种闲到发慌的感觉让社内的气氛显得有些紧张……似乎还是没办法提出寄卖的要求。

客人的人潮突然停止了，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这时，远处传来了扬声器的声音。由于隔着中庭和专用大楼，在普通大楼的这个教室里是听不太清楚操场上扬声器的声音的。

“摩耶花，怎么了？”

旁边的售货员女生问我。

“唔，操场那边好像有什么声音。”

“哦，那一定是猜谜研的活动啦。”

说起来，广播似乎有提到。猜谜大会啊。那么阿福肯定是有参加的。我集中注意力去听，听出扬声器的声音正在念问题。

“……十二题！‘darui（发懒）’的语源是英语的‘dull’，是〇！还是× ……呢！”

欸？

这种事情我想都没想过。出的问题好奇怪啊。不过既然是〇× 猜谜，目的大概是为了淘汰参赛者，所以加入一些只能靠直觉来回答的问题会比较好吧。

旁边的女生似乎也竖起了耳朵，她笑着对我小声说道：

“呐，你觉得是对还是错？”

“唔……”

我记得“saboru（偷懒）”的语源是“sabotage”。那么，“darui”的语源是“dull”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吧。于是，我小声回答道：

“是〇 吧？”

015-♣05

十五秒的时间限制过去，〇 区与× 区的分界绳举了起来。我看了一下周围，〇 区有五人，× 区有四人。既然〇× 猜谜是预赛，那么这大概是最后一题了吧。

“答案是……”

晨会讲台上的主持人小姐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

呃，你也拖太久了吧。

“……是×！预赛结束！”

呀嗬（我不知道“darui”的语源，不过既然“darui”是写作“怠惰”，那么应该不是外来语吧）。随着比赛的进展，主持人小姐越来越兴奋，她几乎手舞足蹈地指示着我们说：

“恭喜你们，现在站在× 区的四个人通过了预赛！在决赛开始之前，请走到讲台上来！”

哦呀，宣传的好机会。我可以说是为了这个时刻才参加的。我匆匆忙忙地朝晨会讲台走去，这时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哟，福部，没想到你也留下来了啊。”

并且还出声和我说话。

……稍等一下，我会想起来的。我认识这个人，虽然认识……总之，我先昂首挺胸地回话了。

“是啦。”

“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吧。”

“哈哈，我全神贯注在猜谜嘛。”

是谁，是谁呢？虽然应该是同学没错吧。

不是总务委员，也不是手工艺社的社员。这样一来，应该是同学吧。可是，说到班上值得瞩目的人，应该只有十文字同学而已呀。

啊，对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嗯，不会错的。我的人名记忆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那么谷同学，围棋社那边怎么样啊？”

谷惟之。围棋社社员。只有围棋社社员这一点算是有点意思，所以我勉强记住了他的名字。在班上碰到的话，就会像现在这样聊聊天，但其实，他属于那种长相与名字连不起来、维持若即若离关系的“熟人”之一。仔细一看，他身材魁梧，脸型方正，鼻子圆滚滚的，总体来说算是很有味道的长相。尽管如此，却还是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表示他过去的言行没有任何出奇的地方吧。

我喜欢有意外性的人。比如说，千反田同学就让我很感兴趣，进入神高之后的奉太郎也让我惊喜连连。如果没有意外性的话，即使长得很有趣或者参加的社团很有趣，我都很难记住那个人的名字的。

然而，谷同学通过了猜谜大挑战的预赛。尽管只是预赛而已，问题并不都是很简单的。原来如此，看来谷同学并不是我认为的那么平凡。不知道是知识量还是运气，他的其中一项似乎值得我去关注。

谷同学毫不掩饰得意洋洋的表情。

“你说围棋社吗？其实发生了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情，你要听吗？”

有意思的事情吗？虽然稍微改变了一些印象，但是谷同学完全不像是能提供有趣话题的人。因此，我不是特别感兴趣。就在这时——

“请到台上来！”

催促的声音再次响起。啊，对哦，那可是宝贵的宣传机会。我做了个手势向谷同学比了比晨会讲台，示意“走吧”。

上台的有三名男生和一名女生。看到这些人，我不禁松了口气。除了谷同学，另外两人我都不认识。如果决赛有“女帝”入须冬实学姐、总务委员会田名边治朗学长、“图书馆的新馆主”十文字香穗同学参加的话，那么我就可能直接举白旗投降了。尽管我自信在知识量上是不会输给他们的，然而不知为何，总觉得面对这些人我就毫无胜算。这方面的不思进取也是我不得不屈居于数据库的理由所在。

包括谷同学在内的三人在主持人小姐的询问下，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和班级。好了，要轮到我了。主持人小姐重新拿好麦克风，笑容满面地说道：

“接下来是第四名决赛参加者！那么，就报上班级和姓名吧！”

我咳了一声，昂首挺胸向两百名参赛者以及校内数百名应该正在听扬声器声音的人说道：

“我是古籍研究社的福部里志。”

“哈？”

“古籍研究社。研究现代国语与古籍的古籍研究社。”

主持人小姐一瞬间愣了一下。如果她是会被预料之外的发展吓到的人，那可就冷场了啊。我刚这么想，她马上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

“原来如此。还有古籍研究社这样的社团啊。这个学校奇奇怪怪的社团实在是太多了呀。”嗯，很不错的进展。我提醒自己不要越说越快，接下来就任由话语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吧。即使是信口开河，也能将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可以说是我为数不多的武器之一。我兴高采烈地说道：

“说是研究古籍，也并非在研究《 徒然草》之类的。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古籍研究社究竟是做什么的，这一点显得有些特别吧。因为这是一个原本社员为零，后来却得以大逆转大复活的社团。不过，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个社团会创作文集，于是我们就决定制作文集。而这个文集哦，不是我自卖自夸，真的很厉害啊。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哦。”

016-♠05

“下了很大的力气哦。”

啊啊，是啊。

主要在数量方面。

【 剩余一百八十五册】

017-♣06

“因为它揭露了这个KANYA祭的重大秘密。”

“嗬，嗬。怎么说？”

主持人兴致勃勃地附和着，应该不是演技吧。这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是猜谜研究会的社员，一听到有自己不知道的知识，那肯定会轻易上钩的（不，我并没有在揶揄哦。只是因为我自己也有“猜谜研究会社员的要素”，所以感同身受罢了）。我自信十足地大声说道：

“就是KANYA祭这个名字本身。我要说明，这并不是神山高中文化祭等于KANYA祭这么简单的事情。古籍研究社解开了这个名字的由来。”

“咦，具体来说是？”

“答案就是……”

我卖了一下关子。

“那当然是秘密喽。文集卖不出去的话，我们也会很伤脑筋的。放心啦，一册只要两百日元而已！非常便宜！只需要花区区两百日元，你就能知道神山高中文化祭三十三年的秘密！古籍研究社的文集《冰菓》在专用大楼四楼地学教室绝赞发售中！”

然后，我睥睨众人，强有力地举起右拳。

我是不是有些努力过头了？我一瞬间不安起来……

底下响起了鼓掌与欢呼声。不出所料，就跟开场时的我一样。大家对活动的感受性越来越高涨。只要稍微推一把，就会跟着一起欢腾。宣传成功了！

我维持着握拳姿势，一时之间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猜谜大会已经怎样都无所谓了。

018-♥04

“在地学教室绝赞发售中！”

欸，被绝赞了吗？

我都不知道呢。

真是令人欣喜的事情啊。让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操场那边隐约传来参赛者们沸沸扬扬的声音。福部同学的开场白似乎多多少少打动了大家。他接着又说了一些话，然后响起了格外响亮的声音，宣布猜谜大会的决赛正式开始。福部同学，请好好加油。我在心中祝他好运。

我也不能落后于人。

我思考过了，拜托其他社团让我们寄卖这个方法应该确实很有效。但是，就算其他社团同意让我们寄卖《冰菓》，也不会因此增加《冰菓》的魅力。虽然扩大卖场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增加《冰菓》的魅力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我一边吃午饭，一边不停地思索着。以我家的情况为例，我们制作的米与销售途径基本上是固定的。即使拓宽了销售途径，只要米的品质与政府米相差无几，那么就难以期待会有更多的客人愿意购买。

因为稻米说起来算是有些生产过剩的农作物。这和古籍研究社的现状很相似，因为文集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商品。

为了让更多的人购买，就只有制作出更为精良的米来。在“精良”之中也包含了“好吃”“安全”等方面的基准，同时还有“便宜”这个基准。

但是，我们的《冰菓》已经完成了。我自认为我们没有懈怠对品质的追求，而且事到如今，不管怎样都无法进行任何改动了。在完成后的现在能操作的部分，最先能想到的就是“便宜”这点了。不过考虑到收支平衡，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是太想去改动价格。

于是，我想到了，只要在“名气”这个基准上让我们的《冰菓》变得更好不就可以了吗？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壁报《神高月报》的号外。仔细阅读后，我发现这个号外是以每两小时一期的频率不断更新的。如果能在这上面报道《冰菓》的事情，那么大家就会知道《冰菓》的存在了。幸运的是，我认识壁报社的社长。我知道认识一个人有时候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武器。

因此，吃完有些迟的午饭后，我就去找壁报社的社长。但是……

“啊，千反田同学，要不要来参观一下？”

呃，抱歉，我很赶时间。

“来吧来吧，魔术社的第二场公演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哦。”

……呃，啊啊，我是要去壁报社。真让人恋恋不舍啊。

“你看了吗？2-F的那部电影。”

“哦哦，看了看了。相当不错吧？”

唔。

这些文化祭的装饰、热闹的气氛，都深深地迷惑了我的心绪。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折木同学那种不管任何事情都不为所动的能力。

尽管如此，我总算是来到了专用大楼三楼——生物教室的前面。这里面的房间——生物准备室就是壁报社的活动室。不过壁报社的社员们不是在准备室里面，而是在教室里放了一大堆笔、剪刀、浆糊和一次性相机，似乎把那里当成了工作场所。总共是四个人。他们围着实验用的大桌子，可能是现在不忙，正在和乐融融地谈笑。其中一人——认识我的远垣内将司学长注意到我了，便站起身来。

我在女生中算是个子比较高的了，但是面对远垣内学长，还是需要稍稍抬头仰视。远垣内学长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有很深的交情，因此我才会认识远垣内学长。不过，在今年的七月我才第一次和他说上话。

远垣内学长和善地向我打招呼：

“哟，你好。”

我向他低头行礼。有了刚才对田名边学长冒失的前车之鉴，为了不重蹈覆辙，我慎重地说道：“你好，远垣内学长。我想麻烦壁报社帮忙报道一下古籍研究社，请问可以吗？”

但是，远垣内学长也一样瞪大了眼睛。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于是，我慌忙回想自己所说的话，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啊……我又忘记说明情况了吗？

远垣内学长转头看了一眼其他社员，然后重新面向我，压低声音说道：

“……该怎么说才好呢。你突然这么跟我说，我也很为难啦。”

“对不起，我应该事先预约吧？”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远垣内学长挠了挠太阳穴。

“我已经不是壁报社的人了。”

“欸？”

“我是三年级的人嘛。已经引退了。”

啊。

我、我是何等的糊涂啊。平时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对哦，我都忘了远垣内学长已经三年级了。

“对、对不起。”

“啊，你也用不着道歉啦……”

由于失去了门路，我好一会沉浸在悲伤的心情之中。不过，我马上想到了好方法。既然远垣内学长已经引退了，那么就只有这么做了。

“那么，能请学长介绍后辈给我认识吗？我有事情想拜托壁报社。”

然而，远垣内学长却显得越来越困惑了。

“唔，介绍给你认识那是没什么问题啦。但是很抱歉，我想你只会白费力气。”

“白费力气？”

“我们每两小时会出一期号外，内容都是事先决定好的。现在要临时插进古籍研究社的报道，实在是有些困难。”

原来如此。我本来也很好奇要怎样才能做到每两小时贴出新的壁报，不过没想到居然事先就准备好了通稿。这让我深感佩服，可是这样一来……

“也就是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我的声音变得有些消沉了。

“也不是完全不行。第二天的中午，版面还有点富余。要放的话，还是能放进去。可是……”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远垣内学长的表情似乎变得有些紧绷了。

“不能因为你来拜托我们了，我们就帮你把报道登上去。KANYA祭有五十个以上的团体参加。我们没办法全部都介绍一遍，所以要优先介绍值得注目的团体。别怪我说得难听，我记得古籍研究社只是出了本文集而已吧。”

这是非常严苛的话语。只是出了本文集而已，这么说也确实没错。

“可、可是，内容……”

“不管是哪个社团，在内容方面都是很认真的。如果有什么能够吸引大家目光的话题，我们反而会抢着去报道呢。”

话题。我们并没准备这种东西。

福部同学刚才把《冰菓》揭露了KANYA祭的语源作为特点举了出来。但是，远垣内学长刚说过，不管哪个社团在内容方面都是很认真的。要说我们的《冰菓》除了内容以外，还有什么值得注目的地方……

很遗憾，我没脸去见福部同学、摩耶花同学和折木同学了。我又没能完成使命。

“……这样啊。占用了学长的时间，真的是非常抱歉……”

远垣内学长鼓励我似的说道：

“如果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就再来找我吧。说不定能帮上你的忙。”

我点了点头，动作却显得气无力。

事情不如人愿的时候，会感到全身乏力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吧。但是，如果表现得过于无精打采，那也未免太难看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像平时一样走路。尽管如此，我的失落之情还是溢于言表。就在我一边走一边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做的时候，突然有人出声叫住了我。“怎么了，爱瑠？看你一脸消沉的样子。”

我看了过去，楼梯口处搭建了一个小帐篷一样的东西。说是帐篷，其实更像印第安人使用的梯皮[1]。声音似乎是从里面传出来的。于是我走过去，悄悄地把脑袋伸了进去。

“你的肩膀很沮丧地耷拉下来了啊。出了什么事吗？”

梯皮里面摆着一组平时教室里用的课桌椅。坐在椅子上的是与我很要好的人。我微笑着对她说道：

“出了一点事……”

“嗬？”

她歪了歪脑袋，然后微微一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桌子上——摆在绸布上的精美水晶球。

“要不要我帮你占卜 一下？”

她的名字叫十文字香穗。神山市有一座名叫荒楠神社的古老大神社，香穗同学就是那家人的女儿。千反田家的春秋祭典并没有麻烦到荒楠神社，不过因为一些缘分，我和香穗同学非常要好。柔顺的头发

和秀气的眼镜非常引人注目，她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而且香穗同学看起来相当成熟，有着典雅的独特气息，这让我很喜欢。

香穗同学从小就喜欢图书馆，所以非常博学，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在知道她参加了社团之后，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香穗同学不太喜欢与人相处。

“占卜 吗？”

“嗯，我是占卜 研究会的人。”

“其他社员在做些什么呢？”

听到我这么问，香穗同学浮现出自嘲的笑容。

“占卜 研究会只有我一个人。”

“唉，那还真是意外啊。感觉应该是挺有人气的社团。”

“学校还有一个巫术同好会。那边就很有人气。”

这么说来，我似乎看到过那个社团的招牌。

“那么，你要不要占卜 ？”

香穗同学一边说，一边在桌上摆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

“如果不喜欢水晶球占卜 的话，要不要试试看竹签或者扑克牌占卜 ？虽然都只是有样学样罢了。比较奇怪的则有咖啡占卜 。对了对了，还有必不可少的塔罗牌……”

香穗同学从脚边的纸袋里陆续拿出提到的那些道具，但是说到塔罗牌的时候，她的手却突然停了下来。

“啊，塔罗牌不行。”

“欸，为什么啊？”

香穗同学难得语带苦涩，这勾起了我的兴趣。而且，暑假的时候古籍研究社提到了塔罗牌的话题，如果要占卜 的话，我是很想试试看塔罗牌的。

香穗同学瞥了一眼我的表情。

“……是哦，爱瑠你也许很喜欢这种事情。要看一下吗？”

她从纸袋中取出了一张卡片。一看到她递过来的卡片，我就立刻看得入神了。在那张卡片上面以相当大的字体写着这样的内容：

占卜 研究社，已经失去了命运之轮

十文字

“这是……”

“因为是一个人摆摊，所以经常会有不在摊位上的时候。在我离开一会回来的时候，发现塔罗牌里面少了‘命运之轮’。然后就是留下了这张卡片。”

被偷走了吗？可是，最后的署名……

“可是上面写着‘十文字’呀。”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指我吗？”

十文字家有两个孩子。但是，现在在神高就读的只有十文字香穗同学，我也没听说过这个镇上还有其他姓十文字的人。也就是说，在神山高中提到十文字基本上就是指香穗同学。冒用香穗同学的名字来偷走香穗同学的东西，这太不可思议了。

真是一件怪事。我提出了自己最为在意的问题：

“那么，你找到那张塔罗牌了吗？”

香穗同学苦笑着说道：

“如果找到的话，我就不会说塔罗牌不行了。”

啊，说起来也是啊。

“真让人担心啊。”

“嗯。虽然是便宜货，但怎么说也是占卜 的道具。希望不要被拿去做蠢事啊。不过……”

香穗同学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异于刚才那张卡片的小便条纸。

“我倒是没怎么担心啦。不知道那个人在想些什么，还留下了这个东西。”

那是一张从便条纸上撕下来的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文化祭结束后就会还回来”这几个字……作为小偷，还真是奇怪呢。我觉得越来越有趣了。香穗同学笑着对这样的我说道：

“你的表情开朗起来了啊。”

“是吗？”

“你对这个很好奇吗？”

我歪着头回答道：

“……是的，有一点。”

“有一点啊。那么我最后再给你看个东西。”

她从纸袋里拿出来的那个是我也有的东西。《 KANYA祭指南》，是神山高中文化祭的导览手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放在水晶球旁边的那本手册，询问道：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香穗同学摇了摇头。

“内容和大家手上的一样。不过，这本手册是和那张卡片一起留下来的。而且还翻开了最后的，参加团体一行感言的那一页。”

参加团体的一行感言是在这本导览手册的卷末。一共数页，让参加这个文化祭的团体在上面用一段话来进行自我宣传。

我觉得那一页并没有写了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呀。

“……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香穗同学浅浅一笑，耸了耸肩膀。

“谁知道呢。现在是文化祭，就算有想出怪点子的人，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对我来说，只要‘命运之轮’能够平安归还，那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事情，我是毫无兴趣的。”

019-♣07

决赛是抢答形式，先取得七分的人获胜。

虽然胜败根本无所谓，不过我只有作为数据库才有看点，不努力一下还是有点浪费难得的机会。

猜谜研究会的社长在校内广播说过，“并不是对‘擅长猜谜的人’特别有利”。果然所言不虚。除了艺能、体育、社会局势、流行等一般猜谜会出的题目之外，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当地色彩浓厚的题目以及高中生本分的学业问题。当地问题我倒是很擅长的，但是学业方面就……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吧。碰到要解公式的问题，我的手连动都没法动，实在是丢脸啊。真受不了，我到底是怎样通过数学考试的啊？

四人中有三人获得六分。分别是我、谷同学和那名女生（谷同学不会对奇怪的问题出手，但是对基本题的反应却非常迅速）。剩下的那个人也获得了五分，可以说是一场激战。观众也应该看得津津有味吧。对于猜谜研究会来说，这场活动算是大获成功了。

不过，就让我来为这场比赛画下休止符吧。接下来的一分我拿定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神山高中的……”

是当地问题。全神贯注……

“学生会长的全名。”

我知道答案。但是，稍等一下，说不定是陷阱。“……的全名叫某某，那么校长的全名是什么呢”——像这种是最常见的陷阱手法。

“请回答出来。”

好，电光火石，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按了下去！灯亮了。

“好，清水同学请回答。”

咦？不是我吗？清水同学——也就是只差一分的女生用沉稳的声音回答道：

“陆山宗芳。”

“……”

主持人小姐，你就别卖关子了。这是正确答案不会错的。在停顿了很长的时间之后，主持人小姐欢蹦乱跳地高举右手。

“回答正确！猜谜大挑战7，优胜者是三年E班，清水纪子同学！”

哈哈，唉，真是遗憾懊悔啊。

只有优胜者能够获得奖品。清水纪子同学（即使是需要用到古怪杂学知识的问题，她也能面不改色地回答出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把她的名字记下来吧）接过来的那份东西被包装纸给包起来了，看不出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过，我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人，我一开始就对奖品没有一丁点兴趣。

以掌声表扬优胜者的颁奖典礼结束后，猜谜大挑战在猜谜研究会社长的致辞中拉下了帷幕。观众四散而去，三三两两地回到校舍去了。嗯，相当有意思啊。而且也宣传了古籍研究社，算是很满足了。那么，接下来去哪里逛呢？就在我笑着准备回去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

“哟，福部。”

是谷同学。我笑容满面地举起手来。

“哟，我们都很可惜啊。”

“是啊，我们打了个平手。”

说什么平手，我又不是和谷同学在竞争……算了，这种事也不值得一一反驳。

“是啊。”

就这样回答好了。

“那么，还有什么事？”

“我想到决赛开始前提到的那件‘有趣的事情’说到一半还没说完呢。”

说起来是提到过那样的事情，我几乎忘记了。我应该并没有表现出很想知道的样子来，也就是说，谷同学是很想告诉别人吧。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就听他说说看吧。

“对哦。那么围棋社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谷同学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有几颗围棋的棋子被偷了。”

“哦。”

原来是这样的。我的感想就只有这么多了。

“不是不见了，而是被偷了啊。为什么你能这么断定？”

“因为棋盒里放了犯罪声明。”

谷同学说着，露出了一丝笑容。

“上面写着‘我从围棋社拿走了棋子’。更有趣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偷走了。因为棋盒里面的棋子并不会全部都用到，就算有人拿走一两颗，甚至拿走十颗左右，也不容易被察觉的。”

“偷走那种东西能干什么啊？”

“那当然是拿去玩五子棋啊。”

谷同学很俏皮地说道。虽然我不觉得是多有趣的玩笑，但还是意思意思跟着笑了一下。既然“有趣的事情”只是这种程度而已，那我也没必要继续奉陪下去了吧。我收起笑容，冷淡地说道：

“是围棋社其他人开的玩笑吧。”

似乎是对我不当一回事而感到不满，谷同学的声音变得稍微低沉了一些。

“唔，也许有这个可能吧。”

“嗯，那我走了。”

“呃，等一下等一下。”

我停下了正准备迈出去的脚步。谷同学露出有些僵硬的笑容，说道：

“福部，你接下来还会继续参加比赛吗？”

“……会是会啦。”

看到我点了点头，谷同学将右手微微伸向我。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就这样平手让我很不甘心。让我们一决胜负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谷同学不知道是如何理解这段沉默和总是挂在我脸上的暧昧笑容的，他心满意足地问道：

“很好。那么你接下来会参加哪个比赛？”

我一瞬间反应不过来要如何作答，于是很普通地回答道：

“……应该是明天御烹饪研究会的比赛吧。”

“OK。那么这场胜负就留待那个时候做个了结吧！我很期待的哦！”

谷同学兴冲冲地说完，挥挥手就走掉了。

唔，这可真是伤脑筋啊。

一决胜负吗？我可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我才不管谷同学甘不甘心呢。

我确实享受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实在是太有趣了，甚至惹得奉太郎对这样的我冷眼相看。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注重的是个人的体验。我喜欢将享受这件事情还原成纯粹的传达者与接收者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对夏洛克• 福尔摩斯的兴趣还是对本草学的兴趣，我都不会想要与我最好的朋友（哇，这样写出来还真是让人不好意思，但是我确实第一个就想到了他的名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奉太郎或者是那个美妙绝伦的摩耶花共享。

我认为喜欢、有趣、开心之类的都是相当敏感的部分。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是自己中意的书架一样。专门摆出来给别人看的，陈列着参考书或者消遣用小说的书架也就罢了，但是自己房间角落的书架，

我是绝对不会给别人看的（如果摩耶花非看不可的话，那我说不定会……不过，摩耶花是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的）。同理，我想在传达者一对一的关系中，静静地提升心中的期待，悠然自得地畅游其中。

居然有人闯入我的冒牌享乐主义之中，要求“一决胜负”！

唔，实在是太不解风情了。

不过，这只是琐碎的问题。我可没打算去配合。仔细想想，谷同学要参加我参加的活动，那是他的自由。

我从一眨眼就变得空荡荡的操场信步走向校舍。顺便一提，独自享乐与担心朋友完全是两码事。

奉太郎怎么样了呢？

摩耶花在安安分分地看摊吗？

2-3　020～022　另一场风暴

020-✦04

我本来是打算安安分分地看摊的。

根本就没打算引起争论。

事情的开端是在没有客人上门的几分钟之间，河内学姐对汤浅社长这样说道：

“唔，还是因为那个吧。失败的原因果然在于太低调了吧。完全没有客人上门嘛。亡羊补牢，尚未为晚。来尝试改变一下氛围吧。表现出特色来，反正也很闲，画张海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

我觉得客人的流量并没有河内学姐说的那么少。文集也卖掉了不少。不过，确实不管再怎么放宽标准，也实在难以称得上是门庭若市。对于画张角色海报来改变氛围的这个点子，我并不反对的。相比进行更暴露的COSPLAY来吸引男生的主意要好上一万倍。

但是，让我有点不爽的是，河内学姐的追随者们看到河内学姐质疑社长，也跟着包围了社长。看起来感觉像是群起而攻之一样。汤浅社长虽然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但是内心究竟是怎样的想法呢？

“嗯，可是，大家决定了要走这样的路线……”

“说是大家，但也不是多数人决定的吧？而且说到底，这文集就很有问题。一百篇书评也太艰涩了。谁会想看这种东西啊。我就说要多出一些同人作品才会有人看啊。”

如果想出“同人作品”的话，漫研的社员不管是谁都可以自行推出的。事实上，现在摊位上也摆了几本作品。之所以量这么少，单纯是因为大家都不好意思将自己的作品放在文化祭上面卖。或者是不愿意赚同学的钱而已。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罪到文集《 世阿弥’s》上面那也太奇怪了。

辛苦制作的文集被说成“谁会想看这种东西啊”，感觉社内的气氛微妙地紧张起来了。而且老实说，河内学姐她们的团体在《 世阿弥’s》的制作上，一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更准确来说，是她们嫌麻烦，把事情都推给别人做。就连那个懒鬼折木，尽管嘴上一直在抱怨好麻烦好麻烦，最后还是会将分配给他的原稿写好。河内学姐的那些追随者根本就是纯粹在偷懒。现在也是，河内学姐的团体中没有一个人在当售货员。她们的这种态度在社内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

大家的不满情绪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河内学姐本人三两下就写出了相当有趣的专栏。可是，她何必在文化祭当天说出这种话来呢？

河内学姐从袖子又长又宽的道士服肩膀附近的切口伸出手来，双手交叉在胸前。然后，她抬起下巴，倦懒地说道：

“说到底，这世上根本没有无聊的漫画，所以将评论有趣无聊重复个一百篇，简直就是白费力气。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对吧？”

说完，她向周围征求同意。虽然声音小得像蚊子的嗡嗡声，不过她的追随者中响起了“就是这样，没错”的附和声。既然要当应声虫，那么态度就给我表现得更加明确一点啊。

话说回来，毫无意义吗？唔……

有几名社员的视线朝向了坐在椅子上当售货员的我……曾经正面反对过河内学姐的人确实只有我而已。但真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这样就看向我啊。

河内学姐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利用大家都熟悉的人气角色来招揽客人，不是更合乎道理吗？不要拿那种死气沉沉的文集当卖点，搞得更加气派一点吧！”

这回，她扫视了一下追随者以外的漫研社员们。默默做着售货员的我也被河内学姐瞄到了。

而且，这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只有在看着我的时候，河内学姐微微扬起了嘴角。

挑衅？她对我露出的笑容是挑衅吗？

阿福会相信我吗？脑海中突然闪过这样的想法。应该不会相信吧。但是，这是真的。在文化祭期间，在漫研里，我原本是打算安安分分地做个乖孩子的。而且还必须向社长提出寄卖的事情。

可是，不行啊。为什么我就是这样呢？坐在椅子上说出来的话，冰冷得连我自己都被吓到了。

“什么叫白费力气、毫无意义啊，学姐？”

学姐似乎料到只有我会提出反驳。她很干脆地转身背对原本在质疑的汤浅社长，露出清晰的笑容面向我。

“评论有趣还是无聊根本就是白费力气。就是这样原原本本的意思。你听不懂吗？”

“我知道你表达的意思。但是我完全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为了制作这个文集，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其他人也是。

“我不会说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就要求别人一定要肯定。但是，既然你断定是白费力气，那么能请你说明清楚吗？”

从容不迫的河内学姐与有点咄咄逼人的我。我突然想到，看在别人眼中，我才是愚蠢的那个人吧。

河内学姐露出嘲笑似的表情，向我逼近一步。

“是哦，毫无意义这个说法用错了。对不起，伊原。我其实是非常想说那是有害的。”

“你想说什么那随便你。我是在问理由。”

“因为啊，你想想看嘛。”

河内学姐缓缓地张开双手，像是在展示宽度似的。

“不管是什么漫画，全部都有可能成为名作吧。无论是怎样的作品，都有可能变成某人的‘我心中的经典一册’。即使一千人中有九百九十九人说这是一部烂作，也无法改变这一点。然而这本文集明明没有多宽广的视野，却大放厥词地批判这个很无聊啦这个很垃圾啦，只是在自作聪明地散播偏见而已吧？老实说，根本就是有害。”

我刚想回嘴，一瞬间犹豫了一下。这时，在我旁边的社员发出了近乎惨叫的声音。

“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偏见啊！”

我虽然能够理解你想这么说的心情，但是这个时候被插嘴我就不好做了。不过河内学姐只是瞥了那个社员一眼，就无视掉了。只要将话题转入“那是否算是偏见”，就可以借助争论“偏见究竟为何”的定义，轻易地让这个话题不了了之。可是，学姐故意放弃了这个机会。

也就是说，她并不打算不了了之。

我咽了一口唾沫。

“我想确认一下，学姐你指的是主观吧？”

“没错。”

“学姐你的意思是‘在主观上，不管是什么作品都有可能成为名作，所以将某部作品说成是坏作品是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没错吧？”

河内学姐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

我正要开口，有一只手从旁边伸了过来。汤浅社长将堆积在我面前的《 世阿弥’s》挪开了。我没有特别在意。

学姐的这句话有一个决定性的弱点。但是，河内学姐会没注意到这点吗？我尽管感到有些不安，但还是刻意维持平静的语气说出来了：

“同时不也等于‘在主观上，不管怎样的作品都有可能成为烂作，所以将某部作品说成是好作品是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吗？”

她没可能会对这句话表示YES的。如果做出否定的话，那么学姐就要将自己的意见转换成更为温和的说法。然而，我以为自己戳中了决定性的矛盾，河内学姐的笑容却越来越灿烂了。

“正是如此。”

“什么……”

我一瞬间哑然失声。河内学姐的那帮追随者之中似乎也掀起了一片喧哗。似乎一种碰触到虚无的感觉掠过心头。肯定我这句话代表了怎样的意义，所有人都是一清二楚的。

河内学姐没有放过我的动摇，开心地说道：

“就是这样呀。伊原你不是这样想的吗？

“无聊不是漫画本身无聊，而是因为读者的感性太低，无法感受到那本漫画的趣味，所以才会说‘无聊’。因此，不喜欢使用过激词语的胆小鬼们就会用‘不合自己胃口’来代替‘无聊’吧。

“那么同理，有趣不是漫画本身有趣，而是因为读者的感性很高，能够轻松理解那本漫画的趣味，所以就说‘很有趣’。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以前就觉得河内学姐有些自暴自弃的地方。作为漫研的中心人物之一，受到很多社员的仰慕，却总给人一种甚至会蔑视那些仰慕者的感觉。我现在似乎知道那种感觉的根源了。河内学姐就是这种人。

我不会输……我才不会输给这种论调。

我一开始是因为大家制作的文集被露骨地评为毫无意义而很恼火，才顶撞了河内学姐。但是，现在不只是如此。我在更深层的地方被她嘲笑了。我的性格才没有好到会对这种事情赔笑脸，息事宁人。斗志涌了上来，我舔了舔嘴唇。

“……那么，学姐你是说名作漫画或者杰作漫画是不存在的吗？除了漫画以外，音乐、绘画、小说，无论哪个领域都普遍存在名作、杰作，学姐你也全部不承认吗？还是说，你的意思是只有漫画是不存在名作、杰作的？”

我，还有大部分漫研社员应该都不认为漫画这种表现手段具有致命的缺陷。

即使是河内学姐，她也不至于说出因为是漫画所以不可能成为名作这种话来吧。

学姐的确没有这样说。

“我又没说漫画里不存在名作或杰作。”

“跟说了没什么区别吧！学姐你不是说了吗，不管什么作品，在主观上都可能变成垃圾。”

“我是这样说了没错。”

她依旧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嘲弄别人的笑容也没有消失。

“但是啊，名作是可能有的。

“漫长的岁月，大量的鉴赏者，这类东西经过不断地锤炼、淘汰，渐渐就只剩下最大公约数。这些就权且称作‘名作’，是吧？如果你对最大公约数这个说法不满意的话，那么换成‘获得普遍认同的作品’也可以。反正是一回事。

“所以我才会这么说，在漫研搞评论实在是愚蠢透顶。我和你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又有什么意义，根本就是不自量力。不需要做这种事情，拿到什么就看什么，只管哈哈大笑就好了。”

“那么学姐你……”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快速回嘴道。

“不承认某些作品有可能成为名作，或者能从中看出天才作家的潜能吗？不承认会对一个人、一部作品赞不绝口，认为有流芳百世的价值吗？”

“你很啰嗦啊，伊原。当然不会承认啊。那只是你的看法，是主观的问题。我说过了，对于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倾注太多感情是错误的。”

“……”

学姐的眼神变得比刚才还要锐利。我大概也在瞪学姐。真想做个深呼吸。

我感觉该是亮出王牌来的时候了。

为了否定学姐，我必须将自己的宝物拿出来。如果不否定学姐的话，那么我的宝物们就会被否定。虽然不太情愿，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缓缓地开口说道：

“不对。”

“哪里不对？”

“那不是主观的问题，而是经验的问题。学姐你单纯只是没有遇到惊世骇俗之作的经验罢了。只是没碰到过那种让人觉得总有一天会画出惊人作品的作者而已。”

“嗬，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啊。”

扮装成僵尸的学姐用有些阴沉的声音说道。我没有畏缩，继续往下说：

“按照学姐的说法，我画的漫画也与其他所有漫画拥有相等的价值。但这是不可能的。不管在任何意义上，都存在着与我的漫画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作品，而且是还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

“比方说，学姐你看过去年在这个学校的文化祭上贩卖的漫画《 黄昏 已成骸》吗？”

不知不觉之间，学姐已经失去了从容不迫的表情，她露出仿佛想将我勒死一般的表情，简短地回答道：

“……没看过。”

“那么……”

如果那个都不行的话，就没办法了。如果连那个宝物都不被认可的话，那我就只有举白旗投降了。

“我会拿过来给你看的。如果你看了之后还是不肯承认，那么我就无话可说了。”

呼，我长吁了一口气。既然都说了眼见为实，那么现在就只能到此为止了。然后，我又叹了口气。寄卖《 冰菓》 的事情这下子绝对无法提出来了。

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忍不住惊叫出声。

“这是怎么回事？”

教室里几乎挤满了人。明明刚才还只有漫研社员而已，现在却塞满了客人。为、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在大吵大嚷的样子全被看光了？

我目瞪口呆地环视客人们，结果所有人都回避了我的视线。然后，他们都过意不去地排好队伍，买了《 世阿弥’s》 。原本摆在桌上的两叠（一叠十本）《 世阿弥’s》 几乎都卖光了。我看到汤浅社长拿出新的一叠来。

那个，这是……

我做了个深呼吸，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

“欢迎光临。”

本来还在偷瞄我的人们一下子全都转身背对我了。虽然我刚才的语气可能是有些粗暴，但是需要把我当成危险物品来看待吗？

如果是漫画的话，这个时候笑容满面的我应该会在太阳穴上浮现出青筋吧。

021-♥05

不容错过！正在决战中！

少女之战in漫研　热烈讨论MANGA论（僵尸VS两性体）

……这张海报是在说什么啊？上面是非常粗的马克笔写下的POP字体。

因为刚好来到附近，所以我就走到漫画研究会附近，想看一下摩耶花同学的情况。由于外面贴出了一张奇怪的海报，我忍不住看得入神了。

这场少女之战现在还在进行吗？我正准备探头往里面看，一名女生冲了出来。我认识她，她是漫画研究会的社长，汤浅尚子学姐。

“请问，这是……”

我指着海报询问道。但是，汤浅学姐露出温柔的微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海报撕了下来。然后，汤浅学姐对瞠目结舌的我说道：

“已经结束了。明天上午还会再进行一场。请务必来观看哦。请多多关照漫画研究社哦。”

唉。

怎么说呢。

……古籍研究社也请多多关照。

022-♠06

时针马上就要指向五点了。第一天的日程即将结束。

分散在校内的古籍研究社社员这个时候全部集中在地学教室。千反田和里志时不时会过来露一下脸，但伊原则是从今天早上瞄过一眼以来，第一次和她碰面。

由于实在是很闲，我就将大部分《冰菓》都装到纸板箱里面，藏了起来。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发现将大量库存暴露在外，会让客人产生疑虑，而且负责看摊的我也会觉得心情沉重。

“那么，怎么样？我的宣传多少起了作用吧？”

里志询问道。我虽然没兴趣取悦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但还是淡淡地说出了事实。

“嗯，算是吧。”

“欸，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事实上，在里志的演讲宣传之后，真的来了几名客人。宣传这回事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容小觑。对于那些想要享受文化祭却不知从何下手的人来说，如果有人在背后推上那么一把，似乎就能产生很大的作用力。

里志摆出了胜利姿势。

“太好了！我再努力一把吧。明天上午有御烹饪研究会的比赛。”

伊原看着里志心花怒放的侧脸，不经意地说道：

“那个三人一组的比赛吗？”

“哈？”

里志的笑容僵硬了。

“三人一组？真的吗？”

他慌慌张张地取出了导览手册。身为总务会员却没有掌握活动内容，这可不行啊。

而千反田则意志消沉。

“对不起，我……进行得很不顺利……”

“不要在意啦。”

老实说，我并没有对千反田太过期待。我不是不相信千反田的能力，但是文化祭已经开始了，我并不期待古籍研究社能够获得特别的

优待。低垂着脑袋的千反田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来。

“啊，不过，有件事情让我很好奇。”

有让她好奇的事情？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一阵战栗。这位大小姐只要一说出“我很好奇”这句话，就意味着无路可退了。好奇心极其旺盛的千反田对于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追根究底查个水落石出是不会罢休的。

就因为这家伙的“我很好奇”这一句话，我至今为止……不对，我们至今为止是多么……简直是说者落泪，闻者伤心啊。过去的情景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打转。

但是，我们现在根本没空去管闲事。尽管千反田一旦发动了好奇心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抑制的，不过千反田也不是毫无限制地放纵自己的好奇心。比如说，她不会高举好奇心的大旗随随便便地闯入别人的内心。同样的，如果有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她也不会以自己的好奇心为最优先事项。

她本人也对现在的危机状况有所自觉吧，不自觉地将视线转向装着《冰菓》的纸板箱。

“……不，我没有什么好奇的事情。”

撤回了前言。非常好。

然后，伊原则是一副气呼呼的样子。如果说这是她一如既往的样子，那我也只能同意了。但是，总觉得她有什么心事，说起话来也是

断断续续的。虽然没有发出声音，嘴唇却好像在自言自语一样微微动着。于是我轻描淡写地问道：

“伊原，漫研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都没有！”

结果被她怒吼了。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也用不着涨红了脸吼我嘛。

“那么，奉太郎，战果如何？”

我缓缓地靠在椅子上，回答了里志的问题。

“十三册。”

这个数字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起步。如果按照原本预定的二十四册来看，第一天就卖了十三册，可以说是一大壮举。毕竟重点是放在第三天——星期六。

但是，我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因为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对伊原的讥讽。里志一脸悠然自得的表情，只是应了一句“这样啊”。

还有两天……就算想要吸引顾客，也没有那么容易想到好点子。只有期待会发生什么爆炸性事件吗？不，那基本上就相当于在等待奇迹的发生。

铃声响起。神山高中文化祭第一天的日程结束了。

【 剩余一百七十七册】

---

[1]梯皮是一种圆锥体状的帐篷，由桦树皮或兽皮制成，流行于北美大平原上的美国原住民中，一度成为印第安人的刻板象征。

三　『十文字』事件

3-1　023～028　早上的风景

023-✦05

《黄昏已成骸》是一本短篇集，收录了三篇各三十页左右的短篇。虽然标题看起来有些可怕，不过应该是改编自莲如法师的名句“朝红颜夕白骨”吧。

贯穿整本短篇集的，就是那句名言所体现出来的难以形容的无常观。以古色古香、保留了昭和气息的城镇为舞台，描写了美丽或怀旧的事物总会变迁，以及接受方的悲伤。话虽如此，也并非纯粹沉浸于怀古兴趣之中，同时还描写了女高中生极为柏拉图式的恋爱。是富有娱乐性的作品。

初中三年级的我在神山高中文化祭无意间买下这部作品，结果却因为那无比惊艳的完成度而深受震撼，都不知道该如何用话语表达出来。明明主题并没有特殊之处，却仿佛烙印在脑海中一般鲜明强烈。

台词与剧情发展非常耐人寻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充满个性且细腻的画风为故事打下了牢靠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与歌舞伎的招牌亮相很相似。在关键场面会插入一整幅以写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几乎算是不合理的图。那个做法非常有效果。在拥有震撼人心的画面这点上，即使包括商业作品在内，我也没有遇到过比《黄昏已成骸》更胜一筹的作品。

而且，即使我费尽千言万语来描述，也难以表达出其魅力之万一。《黄昏已成骸》就是如此强而有力的漫画。非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就是背景画得还不够细致，不过我不认为那算是致命伤。

我彻底拜服了。至今为止，只有两部同人作品如此震撼我的心灵。其中一部就是《 黄昏 已成骸》，另一部是在与神高完全无关的同人贩售会买到的《 BODY TALK》。这两本都是我的宝物。不过，如果必须在两本中挑选出最好的那一本，尽管是非常艰难的抉择，我应该还是会选择《 黄昏 已成骸》吧。

要想驳倒河内学姐，就必须将超越个人喜好的作品展现给她看，让她见识到真正的超凡魅力。我确信《 黄昏 已成骸》就拥有这样的实力。

考上神山高中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高兴。除了升上高中的喜悦之外，更在于那是宛如贩卖罐装果汁一般若无其事地将那种杰作摆出来卖的神山高中。我的憧憬得以成真，这简直让我心花怒放。入学之后，我马上就加入了漫画研究会。

但是随后，我就体味到些许失望。

因为漫画研究会里面没有人知道《 黄昏 已成骸》的作者是谁。

尽管如此，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仍旧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加入漫研本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我是这么想的。

神山高中文化祭第二天的早晨，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上学。但是，延后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在代替点名的仪式开始之前，我前往了漫研。

我虽然很早就出门了，不过河内学姐比我还要先到。她今天穿着一身笔挺的晚礼服。那大概是穿着男装的泰拳手吧。由于身材不够挺拔，所以没有昨天的装扮合适。河内学姐打算全部扮演游戏角色，或者说三天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吗？虽然我今天扮的角色也和昨天不一样，但是论花费的金钱与时间，我和河内学姐完全是天壤之别吧。

学姐看到我——准确来说是我胸口上的心型别针，就开口说道：

“你又剑走偏锋，选了老作品啊。”

我在女式衬衫上面披了一件开襟毛衣，长袜搭配喇叭裙，是随处可见的平常服装。只有那个别针和戴在头上的贝雷帽有那么一点COSPLAY的味道。

“可以发射仁丹吗？”

“不行。虚有其表罢了。”

“既然要COS魔美，真希望你能在发型上也下点工夫啊。”

开什么玩笑。那种违反重力的发型实在是丢脸死了。而且，头发的量也不够。

正题是——

“那么，你找到《黄昏已成骸》了吗？”

学姐主动提了出来。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学姐将我只说过一次的书名记得清清楚楚。不过，虽然学姐的想法跟我合不来，但我早就知道她是一个头脑聪明的人。

现在还在准备中，只有漫研社团员的教室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包括昨天不在场的人在内，所有人都知道我与河内学姐之间发生了什么。

昨天从容不迫的河内学姐似乎也露出了紧张的表情。

好、好尴尬。

但是，事到如今我也不能逃避。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鼓足勇气，不卑不亢地说道：

“对不起，我没有找到。”

“什么？”

“我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不小心带回乡下老家了。”

没错。我昨晚熬夜、今天早起，翻箱倒柜地寻找，还是没能从我的房间里找出《 黄昏已成骸》。

想得到的地方全都找过了。在摆放着我所有心爱作品的书架上翻了十遍，其他书架，还有书架上拿不下来的装着漫画的纸板箱，我都仔仔细细地找过了一遍。

然而，还是找不到《 黄昏已成骸》。我不记得自己有借给别人。就连阿福，我也没有给他看过。我记得自己第一学期看了好几遍呀……

我有想过要不要用《 BODY TALK》来代替。但是，在决定要用《 黄昏已成骸》之后却改成《 BODY TALK》，总有那么一点凑数的感觉。我

认为与其拿无法完全满意的东西过去，还不如什么都不拿。

不过，找不到《 黄昏 已成骸》并没有让我大受打击。夏天的时候我整理了房间，将几箱旧书放到父亲老家的仓库去了，我估计应该是混在那里面了。只要去找，应该是能找到的。

但是，我都夸下了那样的海口，却说找不到书，这实在是太丢脸了。我最近愚蠢的失败实在是太多了。反省也没用，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失败。

欸欸？不知从何处传来短短的抗议声。我看了一眼那边，却只看到表情和善的汤浅社长。是我搞错方向了吗？

“嗬。没有啊。”

河内学姐的表情放松了。相对的，我则咬紧了嘴唇。

我现在是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尽管如果我据理力争的话，胜负还尚未分晓，但是我已经说了要用证据来说话，却又拿不出来，这样一来根本就是无计可施了。河内学姐的追随者们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让我看了很不爽。其中一人说道：

“伊原，我说你啊，昨天说得那么神气活现，结果今天却说找不到，你以为这样能了事吗？”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是啊是啊。你就不能诚心诚意地好好道歉吗？”

需要我下跪她们才会满意吗？我无视了她们。这件事是我与河内学姐的问题。如果学姐要求我下跪的话，那么我就只有照做了。

但是，河内学姐仿佛对我失去了兴趣一般，倦懒地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

“哦。那么，帮我画海报。”

“海报吗？”

“要萌系的……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留下这句话，河内学姐就马上转身离开了教室。

留下来的追随者们朝我射出冰冷的视线，我转向汤浅社长问道：

“社长，有能画海报的用具吗？”

“咦？嗯，有的。”

我点了点头，看了一下手表。差不多要到该去体育馆的时间了。我指着自己的手表，说道：

“我回来就画。”

学姐派了任务让我投入进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宽容的处置。胜利者的指示是“萌系海报”。好了，我要画什么呢？

024-♣08

刚结束点名，我就马上冲出了体育馆。

并不是因为有想看的节目。别看我这个样子，我好歹也是一名总务委员，而总务委员肩负着让文化祭整体进展顺利的义务。必须在规定好的时间去总务委员会聚集处——会议室露面，执行包括委员长在内的领导层下达的命令。有时候是与保安相关的事情，也有与整理会场有关的事情。如果需要支援人手的话，我们也会去帮忙各个团体进行活动的准备与撤除。顺便一提，如果没有任何任务，那么就可以马上离开。我胸怀崇高的使命感，敲了敲会议室的门。

“我是福部。没有工作要做吧？那么请恕我就此告辞。”

真是遗憾，我没有机会为总务委员会乃至神山高中文化祭工作。SF研似乎在多媒体教室搞些什么奇怪的举动，去那里看看好了——我刚想到这里，就被叫住了。

“慢着，福部。有工作哦。”

欸。

室内只有田名边委员长一个人。他正和贴在白板上的日程表大眼瞪小眼。过了一会，他将视线投向我，苦笑着说道：

“你怎么露出一脸百般不情愿的表情啊。”

“不不，这是得到机会做出贡献的喜悦表情。”

算了，反正今天的正戏是十一点半开始的御烹饪研究会活动，能作为总务委员会在暗中工作也蛮符合我的喜好。我现在脸上的表情只是在故意开玩笑罢了，实际上并没有不情愿到这种地步。我打开原本准备关上的门，进入了会议室。

我搓着手问道：

“那么，是什么工作啊？只要能在十一点半之前结束，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小的也在所不惜。”

“马上就能好。来宾用的鞋袋应该送到职员出入口的玄关了，你只要到每个门口各补充两袋就可以了。”

确实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工作。

我和田名边委员长是制作导览手册时的战友。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与他多聊一会的念头。

“学长，你不去文化祭逛逛吗？”

“嗯？哦。”

还在看日程表的学长回头看了我一眼，柔和地说道：

“杂事还是蛮多的。不过，为了处理杂事，我得到校内到处跑动，所以也不像你担心的那样，什么都没看到。啊啊对了，2-F的电影相当不错啊。”

噢噢，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

“但是，你没有报名参加任何活动吧？”

学长露出了一丝苦笑。

“就算没有在做总务委员会的工作，我也应该不会报名参加吧。我和你不一样，没有才艺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在他人看来，我是多才多艺而且兴趣多多的样子吗？

“那么，怎么样，在文化祭上面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有趣的事情吗？”

我思考了一会。古籍研究社的库存两百册作为段子恐怕拥有最强烈的效果吧，可是把那件事情当成笑话来讲，感觉有些对不起摩耶花他们。紧接着开幕仪式的落研表演虽然相当有趣，但那主要是因为我的情绪高涨，起到了助推效果，所以才会觉得非常有趣。其他的我也到处看了不少，不过像这样被人询问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却想不到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

唔。尽管我自己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可是这时候说“没有”也未免太扫兴了，试试看这个吧？

“围棋社好像有怪盗出没哦。”

“啊？”

“听说从棋盒里偷走了棋子，还留下了犯罪声明。”

“哦。”

有点让我意外，田名边委员的附和声似乎显得相当感兴趣。

“这样啊。围棋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

反正八成是围棋社社员自导自演的吧——我正打算用这样的话来结束这个话题，田名边委员长突然轻声地说道：

“我从冈野那里听说，阿卡贝拉社似乎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嗬？”

这次换成我热心地做出了应对。既然阿卡贝拉社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那么围棋社内部开玩笑的可能性就完全没了吧。

“嗯。似乎是从大冰桶里面偷走了一瓶饮料。”

“也留下了犯罪声明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犯罪声明，不过里面好像放了一张奇怪的便条。”

这下有点意思了。至少比昨天谷同学告诉我的时候，要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以这个神山高中文化祭为舞台，发生了怪盗事件！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开出这么有趣的玩笑来。

嗯嗯。如此一来，我今后应该怎么行动呢？

……不不，还没到采取行动的阶段吧。

“怎么了，福部？一脸笑眯眯的。”

“不不，什么都没有啦。”

要拿这件事寻乐子还太早了。即使确实发生了怪盗事件，目前还不了解怪盗同学对这场玩笑到底有多认真。如果对方三两下就收摊，那么我们就只能傻眼了。以我的经验来看，一旦碰到那样的情况，那会是相当冷场。能陪我一起玩的家伙，必须是值得期待的对象才行。

再加上，这件事还没有在校内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我都只是刚刚听说而已。虽然别人会不会来凑热闹属于我的兴趣范围之外，但是要想跳舞的话，现在的笛声未免太轻了。

还是继续观望一段时间，等了解到犯人的品位与干劲，再决定要不要参加这场活动也不迟。如果不好玩的话，那么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就好。

好了，就这样。唔，当务之急是鞋袋的工作。

“那么，我去工作了。”

“哦，麻烦你了。”

田名边委员长在激励我之后，又去继续面对日程表了。

025-♠07

我今天一定要加油！千反田留下这句话就出去了。我心不在焉地目送她离去。

好了，今天也要开始看摊了。

但是怎么说呢，老实说我没有想过，原来守着无人光顾的摊位当售货员会是这么无聊的事情。虽然我喜欢游手好闲和悠闲度日，但还没到积极地去喜欢无聊的地步。而且，摊位上准备了相当数量的零钱用来找钱，没办法随随便便到处乱晃，就连上个厕所都要再三小心，可还是几乎没有客人上门。算了，我今天准备了用来打发时间的平装

书，心态和昨天不同了。应该可以避免由于太过无聊而燃起节能主义者不应有的对活动鬼迷心窍般的期待吧。

总之，先把《冰菓》摆出来。摆个十本左右，应该就能充充门面了吧。

我刚把文集摆放好，就有客人上门了。是不认识的男生。从领子上的徽章看来，似乎是二年级学生。

“开卖了吗？”

真是个好兆头。要热情啊，热情。

“已经开卖了。”

唔，还是不够热情啊。“已经开卖喽，嘿嘿”这样吗？这已经跟热情不搭边了吧。二年级学生信步走到《冰菓》旁边，盯着封面看。

“刊载了KANYA祭语源的就是这本吗？”

哦哟，看来里志的麦克风宣传影响力还在。还是大家口耳相传？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件好事情。我点了点头，二年级学生问道：

“可以不买只站着看吗？”

“不行。”

“有什么关系嘛。是两百日元吧？”

“是两百日元，请买一册吧。剩太多让人都要哭了。”

虽然哭的人不是我。

二年级学生哈哈一笑，拿出了钱包。他买了一册。噢，感谢惠顾。就在他将钱包塞回到口袋里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学长，裤链[1]开了哦。”

“欸，不是吧？”

他慌慌张张地将手伸向胯下。在确认真的大开之后，二年级学生仰天长叹。

“啊，这可真不好办。居然断掉了。”

仔细一看，裤裆垂着一条黑色的线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拉链坏掉了吗？”

“是啊。我缝起来，本来以为至少能撑过今天的。”

这还真是悲惨啊。但是很抱歉，我是爱莫能助。

啊，不对，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应该还没有丢掉吧？我在桌子里面翻找了一下，那东西还在。是昨天通过交换入手的胸章。我没去参加服装秀，而这玩意的别针只是用胶布贴在上面而已。能够轻易地拆下来。

“不知道一个够不够用。请拿去试试看吧。”

我将别针递了过去，二年级学生仿佛得到上天的恩赐一般，高兴得跳了起来。

“噢噢，你真厉害啊。居然有这么好的东西！”

别住了……唔。仔细一看，还是有那么一点别扭，不过应该没问题吧。二年级学生欢喜不已地发出了低吼般的声音。

“你真是太赞了。谢谢，帮了我一个大忙。”

“道谢就免了，请再买一册吧。”

二年级学生笑着摆了摆手。

“不需要。”

不过，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把手伸到腰的后面——好像是在屁股口袋里找东西，然后他居然拿出了一把手枪。我目不转动地盯着朝向我的枪口，说道：

“我这时候应该高举双手吗？”

“傻瓜，这是水枪啦。”

二年级学生将那个东西放到我的面前。

“就当做是谢礼。给你。”

“哦。”

我轮流看了看水枪和二年级学生。

“……这是你的兴趣吗？”

二年级学生卷起刚买到手的《冰菓》，毫不客气地敲打了一下我的脑袋。

“你傻啊，园艺社在烤地瓜啦。”

我听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二年级学生得意洋洋地停顿了一下。

“要烤地瓜就要用到火吧。要用到火，就要准备水来以防万一。可是只准备水桶的话不就太缺乏创意了吗？”

哈哈，原来如此。拿着水枪站岗放哨吗……没想到还有干这种无聊事情的社团啊。我将视线垂落到手枪上。

“那么，不是还用得着吗？”

“如果还有用的话，我就不会给你了。这是副武器，主武器是别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哦。”

这样啊。其实，如果火真的烧起来，我觉得水枪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希望他们用火能够小心谨慎些。

话说，古籍研究社的售货员拿着水枪能做什么啊？感觉拿到了比胸章更加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算了，我也不会强烈拒绝啦。

“再见，谢谢啦！”

二年级学生精神抖擞地离开了地学教室。我仔细地观察着他留下来的手枪，自言自语道：

“……格洛克17啊。”

主武器是AK，副武器是格洛克。这也太没节操了。

【 剩余一百七十六册】

026-♥06

今天一定要好好加油。

我昨晚想了很多。田名边学长和远垣内学长说的话都很在理。我不仅没有成功增加卖场，也没能请壁报社对古籍研究社进行报道。但是现在就彻底放弃，认为已经无计可施，那还是有些为时过早。

根据我听到的传闻，二年F班制作的录像带电影似乎非常有人气。我问了几个朋友，得知第一天每一场播放的时候，多媒体教室都几乎满座。

我们古籍研究社也稍微参与了二年F班的录像电影拍摄。而福部同学将拍摄期间发生的问题以及解决过程称为“女帝”事件。我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力，不过折木同学的助言似乎帮了二年F班很大的忙。因此，二年F班的录像带电影大受好评，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欣喜的事情。

我和二年F班的入须冬实学姐有那么一点交情。说起来，我们之所以会和“女帝”事件扯上关系，也是通过入须学姐。而入须学姐在二年F班的录像带电影制作计划中负责类似总指挥的工作。

如果能将我们的《 冰菓》 摆在大受欢迎的录像带电影播映会场卖，应该可以带来不少销量吧。今天我要从这场交涉开始。

我会努力的。

多媒体教室正好在上映录像带电影《 万人的死角》。教室的门开着，遮光窗帘隔绝了外界的光线。这场也是满座吧？因为遮光窗帘的阻挡，我看不见里面的情况。比我的个子还要高的大招牌上面写着“万人的死角　绝赞上映中”，底下贴了一张写着上映时间的纸。

门口摆着几张桌子，姑且充当了柜台。不过录像带电影的上映是免费的，并不需要验票。二年F班似乎是在那里贩卖录像带电影的小册子。是由女生负责看店，因为现在电影还在上映中，没有客人来买东西，所以她在和别人聊天。

而与她聊天的那个人正是入须学姐。这还真是幸运啊。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坏的情况是有可能需要找遍学校才能找到她。我等两人的对话告一段落，便上前跟入须学姐打招呼。

“早上好，入须学姐。”

“嗯？哦，是千反田啊。”

入须学姐一注意到我，就马上结束了与看摊女生的对话。她将我带到离多媒体教室稍微有点远的防火门前面。

入须冬实学姐是距离神山高中非常近的恋合医院院长的女儿。身高和我差不多，不过比我要更苗条。为了慎重起见，我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是身材很丰满的人。入须学姐的脸型越接近下巴越尖细，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她有着毅然决然的、不管什么事情仿佛都能迎刃而解的气场，我有些崇拜这样的入须学姐。

我还没有开口说话，入须学姐就指着多媒体教室的方向说道：

“托你们的福，正如你所见，二年F班的班级展览大获成功。有段时期甚至连能不能完成都是未知数的。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

“不不，不敢当，请不要道谢……本乡学姐没事了吗？”

本乡学姐是原先预定要写这部录像带电影剧本的人。我听说她因为精神压力而病倒了。

“嗯，已经彻底恢复健康了。你要见见她吗？”

“好啊……不了，现在有些不方便。”

可能是觉得我突然改口很奇怪吧，入须学姐稍稍压低了声音。

“怎么，找我有事吗？”

“是的。与其说是找入须学姐有事，倒不如说是有事想要拜托二年F班的各位。”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很重要。

“请帮忙贩卖古籍研究社的文集。”

入须学姐眨了两下眼睛，然后马上说道：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在二年F班上映录像带电影的会场贩卖你们的文集吗？”

“是的，就是这样。”

“好，我知道了。多少本？”

欸？

“您、您答应了吗？”

大吃一惊的我忍不住再三反问，入须学姐皱起眉头说道：

“为什么这么吃惊？”

“啊，呃，这个……”

由于昨天都是被很干脆地当场拒绝，所以像入须学姐这样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而且，我又忘记先把情况说明清楚了。

“……非常感谢。”

“等卖掉了你再道谢吧。那么，多少本，每本多少钱？”

入须学姐右手叉腰，靠在墙壁上询问道。

“我们印刷了两百册……”

“两百？”

入须学姐的小眼睛一瞬间瞪得滚圆。

“太多了吧。”

“因为一些失误，导致印太多了。为了能尽可能多卖一些，我、我……”

糟糕。一想到入须学姐愿意帮助我们，我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情况还没有交代完啊，我用力咬紧牙关，平复自己的情绪。

“不好意思。入须学姐您是想知道价格吧。一册两百日元。”

入须学姐轻轻地点了点头。

“降到一百五十日元一册，然后拿二十册给我。”

“欸。要降价吗？”

“我们的小册子是五十日元。跟你们的文集凑在一起，卖两百日元。稍微动动脑筋才有办法卖出去。”

“可是，那个，不需要跟二年F班其他的学长学姐商量一下吗……”

“嗯，我等一下会跟他们说的。”

真不可思议。感觉只要是入须学姐出马，就能毫不费力地获得大家的同意。话说回来，寄卖二十册不会给他们添麻烦吗？我们最初的预定销量是三天二十四册啊……

或许是我的不安显现在脸上了吧，入须学姐若无其事地进行了补充。

“大概今天就能卖完。如果卖完的话，你们可以再多拿一些来。”

“没问题吗？”

“没问题的。”

……我再次心头一紧。

入须学姐把叉在腰上的右手伸向我。是要握手吗？这样想着，我伸出了手，但是她马上缩了回去。

“？”

“我干吗要和你握手啊？你应该有带试阅本过来吧。”

试阅本？我摇了摇头。见状，入须学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做错了什么吗？入须学姐静静地对忐忑不安的我说道：

“……现在还没什么，不过如果你还打算继续推销文集的话，最好把试阅本带在身上。这样说服力会大不相同的。”

原、原来如此。应该在这种地方也多花点心思啊。

“我知道了，非常感谢提醒！”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昨天的结果可谓是惨不忍睹。虽然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清楚，仔细制定出下一步方案会浪费太多时间，但是什么都不想就去拜托别人，也只会被拒绝而已。田名边学长和远垣内学长说的话都很在理，只不过我觉得如果换成入须学姐去拜托的话，说不定就不会被拒绝了。

没错。我不能再像昨天一样了，必须提高成功率才行。

下定决心之后，我向入须学姐提出了另一个请求。

“入须学姐。”

“什、什么事啊？”

啊，我不自觉靠得太近了。折木同学也经常提醒过我这个坏习惯。于是，我往后退了一步。

“入须学姐你很擅长拜托别人事情吧。”

“……”

“请传授我拜托别人的方法！”

“啊？”

入须学姐发出了不符合她行事风格的惊慌声音。不过，乱了阵脚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入须学姐微微一笑——

“……呵呵，虽然大家对我有各式各样的评价，但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擅长拜托事情’啊。”我听到了这样的嘟囔声。

入须学姐挺直靠在防火门上面的背，注视着我，缓缓地说道：

“也是啦，你说话做事过于单刀直入。我应该可以指点你一些记住会比较好的事情吧。”

“非、非常感谢！”

“至于能不能派上用场，那我就不知道了。”

入须学姐稍稍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她在沉思。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入须学姐花时间去思考。紧张感让我的身体变僵硬了。

“……我想想……嗯，大概就这样吧。”

入须学姐嘟囔着睁开了眼睛，接着突然将握紧的拳头朝我伸了过来。我条件反射地把身体往后仰。

“拜托别人事情这个行为是分成两个种类的。一种是，可以提供回报的请求。”

她竖起了食指。

“另一种是没有回报的请求。”

接着，她竖起了中指。然后她的手再次恢复成拳头，再放回腰上。

“如果是可以提供回报的请求，那么就不能信任对方。”

“欸？”

入须学姐的语气非常平静。稳重的声音以文化祭的遥远喧嚣为背景，沁入我的内心。

“如果预料到不会长久来往，那么对方十有八九是想着不劳而获的。即使不会那么想，也必然会将自己的劳力压低到最低限度。因此，如果为对方准备了回报，那么不要认为自己要求什么对方就会做什么，在日程和工作量上都要尽量宽松。还必须考虑到对方无法行动

的情况，制定好预备的计划。如果不愿意变成这样，就要让对方也承担一定的风险。

“虽然可以反过来利用对方希望不劳而获的心理，达成让对方帮忙做事的结果，但是对于你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吧。我说的都是以短期内打交道为前提的情况，值得信任的是后者，也就是没有回报的请求。

“在这种情况中，驱使对方行动的原动力是精神上的满足感。人们为了获取物质上的满足是有可能偷工减料的，但是想要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就必须倾尽全力才行。如果能够利用‘领袖魅力’或者‘传统’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不过，这些都不是随心所欲就能利用的东西。‘信仰’与‘爱’也很强大，但是需要足够的准备时间。而且，这两个我也没有使用过。

“可以的话，最好是能利用‘正义感’‘使命感’或者‘专业意识’‘自尊心’，但这些也是中级以上的手法吧。只要掌握了窍门，这些都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的。

“如果要攻其不备，可以利用‘恐惧’或者‘暴露缺点’。不过这些和现在没什么关系吧。

“你现在能够马上使用的，就只有初级的‘期待’吧。

“听好了。让对方产生‘这家伙除了依靠我之外就别无他法了’这样的想法。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支柱时，就会轻易地为别人付出，甚至连自我牺牲也在所不惜，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你要去期待对方。装出样子来就好。

“另外，你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让问题显得过于严重。如果让对方产生‘只要我伸出援手，就能让这家伙脱离穷途末路的危机’这样的想法，那就不行了。在这世上，没有多少人会欣然提供举手之劳，让别人得到庞大的利益或者回避致命的危机。对自己来说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是对那家伙来说似乎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关键是要以这样的标准来展开攻势。这样一来，就能刺激对方的优越感。

“还有一点。尽可能选择避人耳目的地方来拜托异性。”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但是我感到脑袋变得飘飘然了。

我、我学到了非常不得了的知识啊。全都是一些我想也没想过的事情。对于无法长期来往的对象要反过来利用其不劳而获的心理爱与信仰期待的优越感则应该避人耳目……似乎没办法马上就融会贯通啊。

看来需要慢慢地加深理解。总之，必须先向入须学姐道谢才行。

“那、那个，我……”

“快点把文集拿过来。”

但是入须学姐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快步朝多媒体教室的方向走去。

我怀着由衷的感谢，朝她的背影行了一礼。

非常感谢！

我绝对不会辜负入须学姐的教诲！

027-♠08

带过来的平装书实在是太乏味了。

由于是在新书旧书都有卖的书店花一百日元买来的书，所以在金钱上并没有什么损失，但是有一种被卖掉这本书的家伙硬塞了一张鬼牌的感觉。尽管我并不打算勉强自己继续看下去，却又无事可做，只有打打哈欠而已。我真应该多带一点书来作为预备啊。

回想起来，昨天的阿卡贝拉社真是相当不错的消遣。还会不会有那一类的活动呢？我带着这样的想法站起身来，打开了窗户……是枯叶燃烧的气味。在几乎正下方，有一群人正在烧火。周围有哨兵在站岗放哨。那是园艺社的人吧。

烤地瓜。只闻气味未免也太空虚了。就算不是烤地瓜那种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也行，我现在真想找点能塞进嘴巴里的东西啊。今天早上睡过头了，我没有吃早饭。这都是因为老姐擅自到我的房间把闹钟给拿走了。先不说这个，总之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我看了一下手表，刚过十一点。吃便当还有点太早。

就在我俯视着篝火思考着这种事情的时候——

“不给糖就捣乱！”

“耶！”

伴随着奇妙的吆喝声，有人闯了进来。那是女孩子的声音，至于是谁，就算看了脸也不知道。不对，根本看不到脸。闯入者共有两名，她们都披着白布，手提篮子，头上戴着南瓜头套。南瓜？

怎、怎么回事？南瓜头吗？这是模仿疯狂万圣节吗？她们对着困惑不已、不知该如何反应的我——

“不给糖就捣乱！”

“耶！”

南瓜二人组手脚乱蹬，重复了与刚才相同的话。

莫非她们是在跳舞吗？

……我逐渐冷静下来了。明白了。简而言之就是万圣节吧。万圣节是要撒豆子吗？还是要泼甜茶？不，不对。应该是这样。我用冰冷的视线看着还在跳舞的南瓜，说道：

“这里没有糖可以给你们，滚吧。”

顿时，其中一颗南瓜头大喊道：

“哇，好冷淡！”

“不过这里有文集可以卖给你们。”

“哇，不需要！”

“你们到底是谁啊？”

瞬间，两颗南瓜头整齐地排好队伍。她们同时将手上的篮子递给我。估计是训练了很久吧，连声音都整齐划一。

“我们是糕点研究会的推销员。要不要来点曲奇、饼干或者泡芙啊？”

“如果我说不要呢？”

“……不给糖就捣乱！”

“耶！”

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就别跳了。你们是强行推销吗？

不过她们倒是来得正好。

“饼干多少钱？”

“嘿嘿，这位老爷，一袋一百日元哦。”

真是一帮说话没有统一感的家伙。我将文集《冰菓》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

哦，变回正常的声音啦。

“古籍研究社的文集。定价两百日元。我想以物换物，跟你们交换两袋饼干，如何？”

“我们又不需要。”

“好了，别这么说嘛。我想要饼干呀。”

“需求与供给根本没有取得平衡嘛。”

不行啊。就在我准备取出钱包的时候——

“哇，这是什么？好帅气！”

在周围东翻翻西找找的另一颗南瓜头突然大叫道。她的手上拿着格洛克17。

“哇啊，哇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你是枪械发烧友吗？”

“啊，带着这个去推销应该很不错！”

是吗？我倒是觉得会吓到别人哦。

算了，既然她们这么想要——

“现在的话，两袋饼干可以换文集并且附赠那把半自动手枪哦。”

“欸？你愿意送给我们吗？”

看到我点了点头，南瓜头拿着格洛克，又开始跳舞了。她利落地转了一圈之后，打开篮子，从里面取出两小袋饼干，以及一个黄色的小纸袋。

“作为南瓜的感谢之意，我把这个送给你。”

“这是什么？”

“耶！”

“耶！”

两颗南瓜头没有回答我的疑问，就抓着格洛克和一册《 冰菓》跑掉了。可能是重心比较高吧，跑起来显得有些脚步不稳……不要摔倒哦。

我把纸袋抓过来，翻到背面。

面粉。括弧，低筋。

变成更加没处可用的东西了。

钢笔换了胸章，胸章换了格洛克，格洛克换了面粉。感觉就像是民间故事《 稻草富翁》一样，不同的是换到手的东西完全没有增值。话说，她们该不会是不小心带错东西了，觉得很碍事，才把面粉丢给我的吧？

我从钱包里拿出两百日元，丢进代替收银机的糖果盒，然后我坐在窗边，撕开了饼干的袋子。

【 剩余一百七十一册】

028-♣09

过十一点了。御烹饪研的决战是从十一点半开始。

虽然这样说听起来好像是在自夸，不过说真的，我对烹饪是有那么点自信的。唯一的失算就是，没想到居然是三人一组。尽管我的信条是一个人享乐，可是既然一个人没法参加比赛，那就没办法了。算了，反正我这个信条也没有重要到坚决不能让步的程度。于是，我拜

托摩耶花和千反田同学来帮忙。让奉太郎拿菜刀应该也挺有趣的，只是就算我求他，他也绝对不会来的。

但是啊……我知道摩耶花会做饭做菜。因为，她有时候会自己做了便当带过来。可是，千反田同学呢？完全是个未知数啊。我拜托她参加比赛的时候，她倒是回答说“好的，既然能带来宣传效果，那我就参加”，很干脆地就答应了。

我内心有一抹不安。不对，是两抹不安吧。话说，不安的单位是“抹”吗？不安是可计量名词吗？话说回来，“抹”是什么啊？嗯，这值得调查一下。总之，还有一颗不安的种子。那就是摩耶花能不能从漫研脱身。

我朝第一预备教室走去，打算探一下情况。

噢，人蛮多的嘛。摩耶花昨天明明说漫研也是门可罗雀啊。虽然不是超满员，但是能有如此盛况已经够好了吧。我这样想着，准备走进去看看。这时我注意到了贴在外面的海报。

超级神速！海报制作生死大对决

漫画研究会引以为傲的两位高手大汇演（超能力者VS黑豹）

没有丝毫迷惘的下笔速度与转瞬即逝的感性光辉　现在公开表演中

……我没听说有这样的活动呀。

于是探头观望了一下。

“……哇啊。”

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声音。

摩耶花身上穿着女士衬衫，外面披了一件开襟毛衣，头上戴着贝雷帽。她现在面朝A3大小左右的纸，专心致志地动着笔。好认真，这个摩耶花是非常认真的。沙沙沙，即使是站在这里，也能够听到笔尖接触纸面的声音。她的脸颊甚至有些微微泛红。从这里看不见她在画些什么。

在摩耶花旁边的晚礼服女生也很厉害。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还留有很多空白的图，突然像得到天启一般，拿起笔来以大胆的动作涂上颜色。

虽然我也看不见她到底在画些什么，不过不到五分钟——

“好了，完成！”

然后她将图交给在一旁等待的女生。很快就有几个人拥了上去，拿着垫板扇风，是为了将那幅画吹干吧。瞬间我看到图了。是月刊杂志人气连载作品的女性角色。画得很好。而且是摩耶花的画风。看来似乎是由摩耶花负责作画，晚礼服女生负责上色。

漫画研究会引以为傲的高手啊。真不错呢。

我微微一笑。然后转身离去。

即使因为摩耶花无法出场导致不战而败，我也不会感到遗憾吧。

3-2　029～036　Wild Fire

029-♥07

我将碍事的长发简单地扎在了脑后。

御烹饪研究会为什么叫御烹饪研究会这个名字呢？

御烹饪研的会长马上回答了这个疑问。

“在发生丑闻导致烹饪研究会废社之后，就换了个名字重新出发。”

真是让人非常好奇的原委啊。

在福部同学的再三邀请下，我参加了御烹饪研究会的活动——“野火烹饪大对决”。我觉得野火真是一个奇特的名字，不过在实际参加之后，就马上明白命名的原因了。野火烹饪大对决的舞台不是在烹饪教室，而是在操场上。

用桌子排列而成的厨房非常狭窄，水量也受到限制。用火只能依靠两个准备好的桌上煤气炉……没想到居然有人会想出这么奇特的活动来。虽然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确实比较容易观赏吧。

话说，这个活动应该是三人一组来参加的呀……

“摩耶花同学好慢啊。”

登记已经结束，距离比赛开始的十一点半只剩三分钟左右了。但是，福部同学却意外地平静。

“反正是每二十分钟换一次人，只要让摩耶花当大将就可以了。如果过了四十分钟她还是来不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古籍研究社的名气，就算赢不了也没关系。”

话虽如此……我还是忍不住频频看向楼梯口。

这时，从后面传来了男生的声音。

“就算赢不了也没关系？这个态度可不好啊，福部！”

我不认识这个男生，是福部同学的朋友吗？

平时精力充沛的福部同学似乎也因为在这场文化祭上太活跃而累坏了吧。他和朋友说话的语气非常漫不经心，让我不禁吓了一跳。

“呃，唔，我会努力啦。”

不过，那位朋友并没有对福部同学的态度感到惊讶，仍旧是一脸笑眯眯的。

“说起来，三人一组真是很棒的规则啊！即使我不擅长烹饪，只要剩余两人发挥正常，那就有办法获胜。反过来说，只有一个人厨艺高超，那也是无济于事的。真是不错的主意啊。”

“算不上什么不错的主意，团体战一般都是这样。”

“你找到好队 友了吗？你知道B班的须原吗？他可是我们镇上‘味乐’的儿子哦。”

“哦，我听说过。”

“他加入我的队伍了。”

福部同学露出暧昧的笑容。

“嗬，那真是厉害啊。我们都好好加油吧。”

果然有点不对劲。我认识的福部同学应该是个更加亲切和善的人才对。尽管如此，他的朋友还是满心欢喜地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中去。我诚惶诚恐地在福部同学背后问道：

“福部同学……你的身体不舒服吗？”

然而，转过头来的是一如既往的福部同学。

“身体？状态良好啊！你就好好见识一下我的福部氏海鲜炒饭吧！”

看来是我多虑了。我冲他微微一笑。

“真是让人期待啊……不过，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这个大会的饭要从米开始煮起。所以，福部同学你必须当大将才有办法做炒饭哦。”

福部同学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差。他或许真的累积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疲劳吧。

聚集了不少观众。一百人，两百人，不对，还要更多？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做饭做菜吗……唔，有点不好意思啊。

“那个……大将是摩耶花同学，那先锋由谁来呢？”

“嗯？千反田同学你不是说想煮饭吗？那么，就只能是千反田同学你来担任先锋吧。”

“不，煮饭花不了一小时的。更重要的是，我有点……”

虽然我没办法很好地表达出来，不过福部同学似乎从我在意周围的目光中察觉到了，他对我说道：

“好吧，我来当先锋。既然没办法做福部流海鲜炒饭，不管什么时候出场都一样！”

呃，我觉得这不是应该说得这么轻松的台词吧。

晨会讲台被搬到临时厨房的旁边。御烹饪研究会的会长走上台，从刚开始就一直在致辞和说明规则。接着，他以格外响亮的声音介绍起出场队伍。

“一共有五个队伍报名，但是由于厨房数量的关系，所以只有先报名的四队能参加。这四支队伍将争夺野火杯。

“那么，现在就来介绍各个队伍。参赛队一号，好味队！”

那是由三名三年级男生组成的队伍。我看到其中有两人的指甲很长，估计是平时不怎么会做菜的人吧。

“参赛队二号！法塔• 摩根娜队！”

是福部同学刚才那位朋友的队伍。里面有一个拥有大将之风，非常沉着冷静的人。那就是“味乐”的儿子吧。

“参赛队三号！天文社队！”

咦？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社团与福部同学有着相同的想法啊。挥舞双手在吸引观众的是……我们都认识的泽木口学姐。她今天也在头上的两边绑了两个发髻。啊，她甚至向观众抛出了飞吻。不知为何，我觉得她是一个强敌。

“参赛队四号！古籍研究社队！”

福部同学强而有力地挥起了右拳。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姑且对着四面八方的观众依序行礼。

“规则就像刚才说明的那样。请各队制作三道菜。食材就在中央的篮子里，先到先得！请留意不要出现只拿到白米的情况哦。如果不够用的话，只要是在神高的校园范围内，不管从哪里补给都没问题！园艺社在烤地瓜哦！”

啊，我差点忘记了，食材是先到先得。也就是说先锋要事先准备好副将、大将的食材。让福部同学担任先锋真是太好了。因为我很容易三心两意的。

“那么，各位先锋，请各就各位……”

“好了，我过去喽。”

福部同学摆摆手，朝用书桌搭建的简易厨房走去。四个简易厨房围绕着放食材的篮子设置。御烹饪研的社长在台上大喊：

“野火烹饪大对决，开始！”

福部同学获得的食材有“米三盒”、“小鱼干一袋”、“油豆腐若干”、“甜醋蘘荷一瓶”、“豆腐四块”、“白萝卜二分之一根”、“长葱三条”、“土豆六个”、“黑芝麻少许”、“碎猪肉两百克”、“甜虾一盒”、“太白粉一袋”。味噌、酱油等调味料，还有芥末、一味唐辛子和胡椒等香辛料，按照规定是不受限制的。

福部同学思考了一会，开始煮开水。他利用水还没有煮开的这段时间，切起了长葱。把拿到的三条长葱里的一条全部切成葱花。不是“咚咚咚咚咚”那样的速度，而是“嗵嗵嗵”这样的感觉，显得相当稳健。接着，他拿出了小鱼干。是要做酱汤吧。

御烹饪研的会长走到晨会讲台上，向观众们实况转播场上的情况。

“噢噢，古籍研究社队，做法非常细腻！把小鱼干的头和内脏都一一去掉了！这样的预先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福部同学用处理好的小鱼干熬高汤，然后趁这段时间切下一点白萝卜，并且进一步切成四分之一的圆片。

啊，福、福部同学，虽然他的刀工很完美，但是白萝卜还没有削皮啊！这样可不行。可是，规则上禁止向队友提出建议。白萝卜！白萝卜！我比手画脚地想要提醒他……白萝卜！

在切完之后，福部同学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失误。他拿出了削皮器。呃，不行啦，把切好的白萝卜一一削皮也太浪费时间了……你看，开水、开水，再煮下去的话，高汤会变得腥臭味很重的啊！

福部同学削完皮之后，赶紧将小鱼干都捞了出来……好在小鱼干事先处理过了，应该不至于太腥吧。接下来福部同学拿出了碎猪肉，然后他跑到中央，将味噌也拿过来了。他在白、红、麴这三种味噌中选择了白味噌。到了这一步，我也看明白了。他要煮的不是普通的酱汤。福部同学左手拿着味噌过滤网，右手握着调羹。

二十分钟过去后，我们厨房的桌上煤气炉上面已经煮好了猪肉汤。

“好了，二十分钟已到！请交换选手！”

福部同学跑了回来。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我搞砸了！”

“是说削皮的地方吗？”

福部同学用力地摇了摇头。

“虽然那里也是，不过最大的失误在于煮猪肉汤没必要将小鱼干清理得那么干净！那个步骤花了我不少时间……”

话虽如此，不过我觉得那一步做了总比没做要好。

“拜、拜托你了，千反田同学。”

我点了点头。

包在我身上。

030-♣10

我还在想千反田同学的厨艺究竟如何……

好、好快！不仅动作很快，而且还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再加上空间的狭小，感觉就像是三头六臂一般。实况转播也将焦点集中到千反田同学身上。

“天文社队 的第二棒泽木口，那是在做什么啊？那是一道什么菜啊？话说，那能算饭菜吗……噢噢，各位请看古籍研究社的第二棒——千反田，她、她将白萝卜 切成长薄片的刀工实在是太精湛了！”

白萝卜 三两下就变得像一张薄纸一般。砧板上已经准备好了长葱的绿色部分和甜醋蘘荷。千反田同学做菜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利落呢，平时明明是那么迟钝……不不，应该说是温文尔雅吧。

千反田同学用白萝卜 薄片卷起蘘荷和长葱，盛到小碟子上。一道菜完成了。哇，才开始了两分钟啊。

这时，千反田同学的动作突然停止了。就这样维持了十秒钟。死机了？我正这么想，她马上慌慌张张地动了起来。对啊，米饭米饭。太好了，千反田同学果然还是那个千反田同学。

她开始洗米，动作同样是无比精湛。

“古籍研究社队 开始淘米……水只有六升而已，但是古籍研究社队 却毫不吝惜地将洗完米的水给倒掉了！为了米饭的美味，古籍研究社队 一点都不在乎浪费资源。还有那个搓洗方式，各位学弟学妹看好了，那就是正确的洗米方法！”

仔细，但是动作迅速无比。在量好水点上火之后，千反田同学就看也不看锅子一眼了。

“……好味队完成了第二道味噌汤。全是味噌汤吗？味噌汤全席吗？好了，让我们来看看法塔•摩根娜队，这道红烧的菜已经进入佳境了！”

千反田同学的动作越来越流畅。她用抹布包住豆腐挤掉水分，放到研钵里面，撒上盐和砂糖。接着，她对平底锅进行加热。不对，那不是普通的平底锅，而是用油炒过黑芝麻的平底锅。她磨碎豆腐，均匀地撒到平底锅上。实况播报员叫了起来：

“噢噢，古籍研究社队，那、那是素豆腐[2]！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古籍研究社队中坚千反田！”

这道菜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千反田同学接下来开始削土豆的皮。这段期间，她将平底锅里面的东西翻面，等到砧板上削好皮的土豆被切成块之后，平底锅里面就煎好了色泽恰到好处的豆腐。她用菜刀在豆腐上划出刀痕，然后放到碟子上。又一道菜完成了。

砂糖烧焦的甜美气味也传入我的鼻子之中。还有炒芝麻的香气。实在是难以形容。真、真是让人口水直流啊！

“……古籍研究社队那边飘来了甜美的香气！太有心计了，古籍研究社队，是用气味来勾起我们的食欲吗！”

不过，酱油的芬芳焦味马上就盖过了我们这边的香气。是谷同学的那一队。

“好了，法塔• 摩根娜队也完成了红烧菜式。颜色很赞啊。难以相信这两人居然都还是学生，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

她是富农千反田家的女儿，千反田爱瑠大小姐！你们给我好好记住吧！

没时间洗平底锅了。往锅里倒水，点火，等待沸腾。不对，没有在等，千反田同学趁这段时间去掉甜虾的头，迅速地剥掉虾壳。煮饭的锅沸腾了。改成小火。将土豆倒进沸腾的开水里。将剩余白萝卜做成萝卜丝，同时开始制作芥末酱油。嗯，甜虾就只有这个做法了。

紧接着，千反田同学简单地清洗了一下刚才磨豆腐的研钵，将太白粉倒进去。她准备怎么做呢？我兴致勃勃地看得入神了。

土豆似乎是煮好了，不过千反田同学没有把开水倒掉。她用筷子和味噌过滤网灵巧地将土豆取出来，滤掉水分后，丢进装着太白粉的研钵。她很擅长用研钵来做菜吗？太白粉和煮好的土豆，会做出什么来呢？烹饪还真是深奥啊。另外，拥有意外性的人果然非常有趣，能让我乐在其中。千反田同学将做好的白色物体用抹布捏成一口的大小，然后接连丢进刚才煮土豆的开水中。

“天文社队的前卫菜式还在继续。但愿诸位评审能够保持健康……好了，让我们来看看古籍研究社队，这次是土豆饼！真是动作熟练啊，千反田！但是，没问题吗？”

原来是土豆饼啊。我是蛮喜欢那个的。话说，时间。我看了一下手表。只剩不到两分钟了。不对，实况播报员应该不是指时间上的问题吧？

我看向厨房。上面摆放着菜肴、烹饪器具，现在进行时的菜肴，还有食材……

“啊啊！”

我刚发出声音，马上——

“哦哟，古籍研究社队，向队友提建议是犯规的哦。”

呜，好难受。

原来是这样，我刚刚才注意到！糟糕，千反田同学犯下了重大失误。还有办法挽救吗？我用双手朝着千反田同学比划出大叉的手势，希望她能注意到自己的失误。大叉，大叉。

千反田同学注意到了我的动作。注意到了，然后呢？

她微微一笑，对我回以同样的大叉手势。

“……”

沟通无法成立。

不行了。就算她领会到我的意思，也已经无计可施了。

她从锅里捞出煮好的土豆饼，盛到小碟子上，倒上酱油。然后，就像是算好时间一样——

“四十分钟到了！请将大将换上来！”

传来了宣布换人的声音。

“怎么样？”

明明做菜的动作那么迅速，千反田同学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疲态，她面带微笑向我问道。我也只能这么做了，对她回以微笑。

“千反田同学，你真厉害啊。我完全不知道你的厨艺这么高超呢。”

千反田同学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是吗？我很喜欢做菜的。”

“嗯，非常非常精彩。只是……”

“只是？”

她的表情顿时暗了下来。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负责实况转播的御烹饪研社长大喊：

“古籍研究社队 的大将还没有现身！到目前为止一直是精彩绝伦的表现……”

“千反田同学，这是三人一组的比赛。”

“是啊。摩耶花同学怎么还没来，真是让人担心啊。”

“不，就算她来了……”

我指着千反田同学激战过后的临时厨房。

就要煮好的米饭。甜醋蘘荷与葱的白萝卜 卷。素豆腐。土豆饼。生甜虾。猪肉汤。

千反田同学很努力。她让我们见识了精彩的厨艺表演，但是……千反田同学的头往右倾，接着又往左歪。然后，她恍然大悟似的捂住了嘴巴。

“……啊！”

当笑话看倒是蛮不赖的。简易厨房剩下的食材就只有被削掉外层的白萝卜 和一点长葱的尖端。几乎就相当于一堆厨余。

哈哈哈，摩耶花，抱歉。

031-✦06

如果多花点时间的话，我能画得更像，不过一旦要追求速度，不管怎么注意都会变成我自己的画风。由于对此不满意，我不断地在细节上进行了修改。我知道早已过了和阿福约好的时间。但是，我必须先将这个眼睛的形状修改好才行，我可不想把比例明显有问题的东西交出去上色。

话虽如此，我也知道需要适时而退。于是，我狠下心来妥协，描好线，擦掉底稿。时间转瞬即逝。

“完成！”

河内学姐皱起眉头注视着微笑少女的画像，嘟囔道：

“虽然不太像，不过还是能看出是哪个角色。就这样吧。”

在大概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我画了五张全身画和八张大头画。虽然还不够格到处炫耀说自己画得很快，但也相当不错了吧。我负责的部分只到擦掉底稿线为止，有些画还没有上好色，但是我非走不可了。阿福说只要十二点到就还能赶上，可是现在都已经超过十分钟以上了。

汤浅社长拿着卷好的海报，对我说道：

“谢谢你，伊原。你还和别人有约吧，真是对不起了。”

社长不会画画，所以她帮忙当售货员或者是张贴完成的海报。我向社长稍稍行了个礼，就冲出了第一预备教室。

顿时，文化祭的特别氛围笼罩着我。一直到走廊的尽头，到处都布满了宣传海报和装饰品。表情轻松的学生们来来往往。我在他们之间穿梭奔跑。在这种时候，个子娇小就很方便了。

刚才我集中精神在画海报，所以没有听见，但是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就像昨天猜谜研究会的活动一样，能听到操场上扬声器发出的声音。

“……好了，好味队 在削苹果准备做甜点。不过这是要把苹果切块吗？皮的厚度变得很有意思！古籍研究社队 的大将还是没有出现……”

我打滑似的弯过走廊拐角，连蹦带跳地冲下贴满海报的走廊楼梯。连把室内拖鞋塞进鞋柜都嫌麻烦，就趿着鞋子趺趺撞撞地跑了出去。一直盯着白色海报纸的眼睛被太阳刺得快睁不开了。操场上人山人海，从人群缝隙间看到的小千在指着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把头发扎在脑后的小千。我的脑海里刚闪过这样的想法，人群的视线全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扬声器里传来了响亮的声音：

“噢噢，那个穿便服的女生是古籍研究社的大将吗？但是，还来得及吗？”

不知为何，人群里响起了鼓掌声。听到实况转播，我才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服装。对了，我现在还在COSPLAY……

我感到体温一个劲地往上蹿。真是受不了，这种时候就让我抱怨一下吧，其实我一点都不想穿成这样！好吧，既然都这样了，我就豁出去了！

我跃入会场，跑到小千和阿福的旁边。阿福马上举起手，对拿着麦克风站在晨会讲台上的男生说道：

“裁判！为了古籍研究社迟来的大将，我希望能向她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

台上的男生犹豫了一下，然后放下麦克风说道：

“请简短一些。”

大概事先就整理好了要告诉我的事情吧，阿福说话的语速非常快。

“右边的锅在煮饭，已经可以进入蒸的阶段了。左边的锅里是猪肉汤。倒出来之前再重新加热一下。至于材料……”

另一方面，小千的脸上露出几乎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该不会是阿福在欺负她吧？

“对不起，摩耶花同学！”

“……根据规则，除了厨房里剩下的东西，还能在校内筹措。真是对不起，每次都让你抽到坏签。我们事后会向你赔礼道歉的，你就先想好补偿的要求吧。那么，就交给你了。”

他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向临时厨房。

我首先检查米饭的情况。火是小火，蒸气没有冒出盖子，竖起耳朵能听到轻微的吱吱声。旁边有湿抹布。我关掉火，打开锅盖，马上盖上抹布，米饭这样应该就可以了。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欸？”

呃……

那个，该怎么说呢？厨房里只剩下相当于厨余的东西呀。用掉很多的白萝卜，一点点长葱的绿色部分。长葱和白萝卜……要炖吗？还是拿来炒？

四个围成圆形的临时厨房中央摆了几个篮子。我看到那里有软管芥末酱，说不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于是，我一路小跑冲过去查看。

……篮子里的食材只剩下连我都可以一只手握住的，又小又丑的洋葱。另外还有一些应该是用来冰镇生鲜食材的冰块……不管怎么看都是没人要才剩下的。

另一方面，我看了一下已经摆好菜的碟子，不仅菜式非常精致，摆得也相当赏心悦目。阿福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应该是小千做的菜吧。唔，真厉害。我根本学不来。而现在重要的是，必须在这个精美的菜式旁边，搭配上勉强还过得去的像样菜式。如果做出不三不四的东西来，只会给小千精心制作的好菜拖后腿。

用掉很多的白萝卜、长葱的绿色部分、难看的洋葱……这是哪门子命题烹饪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砧板，迟迟无法行动。我终于明白阿福说的“坏签”是什么意思了。晨会讲台上的男生实况转播听起来是越来越刺耳了。

“哎呀，古籍研究社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经没有食材了。如果不做点什么，大将的分数自然是零分。英勇奋战的古籍研究社队就到此为止了吗！”

好了，要怎么办？

……还有办法吗？

032-♠09

“已经没有食材了。如果不做点什么，大将的分数自然是零分。英勇奋战的古籍研究社队就到此为止了吗！”

他们在搞些什么啊……

从专用大楼四楼的地学教室，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操场。既然能够看清楚，就代表也能够听清楚，所以我掌握了“野火烹饪大对决”的战况。虽然只靠实况转播，我不是很清楚三人共用的食材为什么在第二人时就用光了，不过我知道古籍研究社队的第二人是千反田，所以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轻声地嘟囔道：

“那么，要怎么办呢？”

这个“要怎么办呢”并不是“伊原打算怎么做呢”的意思，而是在询问我自己，是否愿意不惜丢人现眼也要解救伊原脱离苦境、弥补千反田的失误、帮助里志进行宣传呢。

答案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NO。

……反正终究只是一场游戏罢了。我从窗边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把玩着无趣到令人看不下去的平装书。

【 剩余一百五十册】

033-♣11

千反田解下绑住头发的橡皮筋，恢复了长发。她凝视着摩耶花，嘟囔道：

“只有那么点食材，摩耶花同学会怎么做呢？……我很好奇。”

这都是谁害的啊？

悲哀的是，由于对方是千反田同学，没办法一记手背打过去吐槽。会把人憋出内伤来的。

摩耶花还是僵在原地，没有动静。如果换成我的话，一定是毫不犹豫地把长葱、白萝卜 、洋葱放下去炒，但是摩耶花不会那样做吧。她应该是觉得做出这么奇怪的东西，会影响到千反田同学的菜式。

我之前没有关注其他队伍的情况，现在大致扫视了一下，大概只有谷同学的法塔• 摩根娜够资格当古籍研究社的对手。饭馆的儿子担任中坚，现在是谷同学本人在做菜……似乎是蛋包饭。他选择了困难的菜式呢。真是辛苦了。

摩耶花双手撑在简易厨房上，陷入了沉思。然后她高举双手，似乎是在说“这下我可没辙了”。摩耶花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性格。但是，她刚才在漫研高速画图，现在应该是筋疲力尽了吧。实况马上进行转播：

“古籍研究社队，束手（……志！……）无策。还剩下十分钟，就这样等待结束吗？”

嗯？在刚才的实况转播中，似乎还混杂了呼唤我的声音吧？

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但是耳朵比我灵敏很多的千反田同学也朝着四周东张西望。

“刚才是不是有人叫福部同学的名字？”

“啊，果然是这样吗？”

“天文社队，这已经不是地球上的菜式了。该说是很有天文社的风格吗？就像是在做外星人的食物一样。他们居然用高汤在煮香蕉！飘出了难以形容的味道啊！”

虽然我对炖香蕉也很感兴趣，不过……

“不好意思，麻烦安静一下。”

听到我这么要求，御烹饪研会长有些扫兴地放下麦克风，询问道：“有什么事吗？”趁着这个机会，我终于听得一清二楚了。

“里志！”

是奉太郎的声音。好远。是在哪里？

“在那里，社团活动室！”

我猛地回头。

千反田同学指的方向是专用大楼四楼的地学教室。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奉太郎居然在窗边朝这边用力地挥手！

奉、奉太郎扯开嗓门，探出身子在为我们加油。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我一直深信除非地球上的人全部死光了，否则奉太郎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然后，越来越多的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到奉太郎身上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谁啊……”

我听到大家在议论纷纷。

“福部同学，他在招手啊。”

千反田同学小声地对我说道。是吗？嗯，是哦，听千反田同学这么一说，我发现奉太郎确实不是单纯地在挥手。他是在向我们招手。奉太郎继续大喊道：

“里志，过来。给我到正下方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身为节能主义者的奉太郎居然会专门做出这种行为来。

摩耶花也愣愣地望着四楼，一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既然是奉太郎叫我过去，应该有什么急事吧。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这当中一定有什么缘由。我这样想着，对千反田同学说道：

“既然他在喊我过去，那我就去看看吧。”

从设置在操场上的临时厨房到地学教室的正下方大概是一百米的距离。我小跑步过去，仰头用手做出扩音器的形状。

“有什么事啊？”

“给我接好了。”

奉太郎手上拿着某样东西。接好了？什么？我还来不及多想，奉太郎就把那东西丢下来了。哇，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有一个东西在慢镜头的视野里缓缓落下。

由于是从正上方丢下来，实在是很难掌握距离感。那个东西以自由落体跨越了四层楼的距离，带着足够的速度落到我的手上。

沉甸甸的手感。Nice catch！唔，这是什么啊？

“……这、这是！”

我难以置信地注视着手中的东西。奉太郎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034-✦07

阿福手上拿着黄色的纸袋，冲了回来。然后，他无言地将那个东西丢给了我。我条件反射地接住纸袋，吓了一跳。这是折木丢下来的东西吧？

折木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袋子上写着“面粉（低筋）”。

阿福的脸蛋因为全力冲刺而微微泛红了，他朝我竖起了大拇指。晨会讲台上面，进行实况转播的男生高声喊叫：

“古、古籍研究社队，这是何等惊人的发展！规则上确实允许在校内补充食材。那个莫非是面粉吗！”

这东西的来源就留到事后再烦恼吧。面粉，面粉和长葱、白萝卜、洋葱。还有，还有……完成图在我的大脑中闪现。紧接着，步骤也逐一浮现出来。

很好。

035-♣12

摩耶花开始行动了。

她将面粉倒进小盆里面，注入清水。然后从中央的篮子里取出冰块放进去。

接着，她给平底锅倒上油，开始加热。将长葱的绿色部分切成适当的长度，把洋葱切成薄片，准备好擦菜板，接下来就要发挥摩耶花的巧思了。

“古、古籍研究社队开始收集中坚千反田刚才切下来的甜虾头。她是打算怎么做啊！”

甜虾头倒不是不能吃啦，不过要把它拿来跟面粉做什么呢？我正在纳闷，旁边的千反田同学轻轻地嘟囔道：

“……炸什锦。”

原来是这样啊！我看向临时厨房。没错，摩耶花是准备制作炸什锦。

所有人都认为是零散东西或者厨余的食材，但是摩耶花没有错过隐藏其中的光辉。现在，摩耶花正在为被当成垃圾的食材注入名为炸什锦的新生命。摩耶花教导了我们永不放弃的力量！这世上是没有垃圾的！无论是谁，都一定有办法绽放光芒！摩耶花万岁！我们真正的万岁！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是《中学生日记》或者是《儿童之友》。

摩耶花将蔬菜和甜虾头放进融化的面粉里。油已经热了，但是——

“野火烹饪大对决，还剩五分钟。”

来、来得及吗？

摩耶花似乎在找什么东西。是什么啊？炸什锦的材料应该都准备好了才对呀。在检查了好几遍摆放烹饪器具的方形盘之后，摩耶花瞪着台上的会长说道：

“烹饪研！至少也要准备一下汤勺吧！”

没错，上面没有汤勺。我在做猪肉汤的时候也觉得相当不方便。后来是用调羹勉强克服了这个问题。受到指责的会长慌了手脚，对台下的女生下达了指示。那个女生却只是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快点，不管怎样都好，总之快一点，就要没时间了！过了一会，那个女生终于跑了起来，她将其他队伍没在用的汤勺借过来，拿到摩耶花那里。啊啊，可是浪费了宝贵的一分钟！

摩耶花抢夺似的拿过汤勺，将炸什锦的材料放到热油里，立刻传来了滋滋滋滋的悦耳声音。接下来的动作之迅速可谓是胜过鬼神。把白萝卜磨成泥，点火加热猪肉汤，用酱油和甜料酒调佐料，把饭舀进大碗里……大碗？

“古籍研究社队在奋起直追，在奋起直追！还剩一分钟，来得及吗！”

实况转播在吊人胃口，但摩耶花则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热油，一副尽人事听天命的样子。短短数十秒漫长得让人难以置信，沉默与静止，然后是突然朝着秋阳挥起的筷子带来的闪耀。摩耶花将热乎乎的炸什锦摆到大腕上面，还添上了萝卜泥。

“加油——”

“没时间了——”

“干得好——”

观众们纷纷加油助威。摩耶花的奋斗打动了所有观众的心灵。

“摩耶花同学！”

千反田感动到了极点，听起来像是连眼睛都湿润了。

真不愧是摩耶花。我为摩耶花感到无比骄傲。

“结束！”

淋上佐料。在炸什锦盖饭完成的同时，野火烹饪大对决也结束了。

无怨无悔。无论是怎样的结果，我都无怨无悔。

（古籍研究社队的菜式如下——

先锋，福部里志：猪肉汤。

中坚，千反田爱瑠：甜醋蘘荷与葱的白萝卜卷、素豆腐、生甜虾。土豆饼。

大将，伊原摩耶花：炸什锦盖饭）

036-♥08

摩耶花同学的动作干净利落，刀工也出类拔萃。最重要的是，她居然能在那么紧迫的状况下想出炸什锦盖饭这个主意，实在是让我佩服不已。然后，我望向四楼的地学教室。我不知道折木同学为什么会有面粉，不过他是非常敏锐的人，说不定事前就已有所预感了。尽管现在窗边已经看不到人影了，我还是朝那边行了一礼。

掌声雷动，摩耶花同学回来了。头上的贝雷帽和衬衫胸口的心形别针很可爱，非常引人注目。不过与那身可爱的打扮截然相反，摩耶花同学露出了无比严峻的表情。我回想起自己的失败。心想至少要向摩耶花同学道个歉，但是摩耶花同学开口的第一句话仿佛是从喉咙中挤出来一般叫喊：

“没有炸透！”

“不不，时间不够，而且也没有其他选择，你已经干得非常棒了。”

尽管福部同学这样称赞她，但摩耶花同学似乎还是很不甘心。

“没有汤勺啊。因为有擦菜板和削皮器，所以我以为一定有汤勺的。没有汤勺害我浪费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是因为那样，我就可以炸得更好的。我也太不懂变通了，既然没有汤勺，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就可以了嘛！”

“哎呀，真的是非常抱歉。”

有人在旁边插嘴。是刚才在晨会讲台上进行实况转播的御烹饪研会长。他在台上是一副滑稽搞笑的样子，现在却非常诚恳地为他们的疏忽而向摩耶花同学道歉。

“我们有检查过一遍烹饪器具……最后应该再检查一遍才好啊。”

福部同学站在两人之间调解。

“其实，我在做猪肉汤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了。那个时候我应该确认一下的。反正我有多余的时间。”

“……算了，也没什么啦。”

摩耶花同学这样说着，接受了会长的道歉。

不过，我觉得炸成那样应该差不多了吧——会长接着这样说道。而我则暂时失陪，朝临时厨房走去。已经检查过一遍的烹饪器具在正式比赛的时候却缺少了一个，这让我感到好奇。

试吃已经开始了。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负责试吃的三名评委身上。一名评审将天文社制作的不知该说是黄绿色还是嫩竹色的绿色物体放入嘴中，紧紧地闭上眼睛仰起头来。对于那道菜的味道，我一点都不好奇。至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赞同过“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会比较幸福”这句话，不过从今天开始，我要稍微改变一下宗旨 。

一整套烹饪器具都摆放在铺着抹布的方形盘上。像这样一看，就连我们三人没有用到的、不太常用的烹饪器具，也是一应俱全。比如竹串 、榨汁器、好味烧的小铲子等等，却少了汤勺这样的基本器具。这只是单纯的失误吗？

我并没有期待那里会有什么，也不是因为发现任何异状。我真的只是一时兴起，拿起了方形盘。“咦？”

卡片。还有面朝底下打开放在那里的导览手册《 KANYA祭指南》 。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搭配。

莫非，莫非……

“福部同学！摩耶花同学！”

我转头向他们喊道。会长还有工作要做，已经回到了晨会讲台上。

“哟，千反田同学。那个会长好像对你神魂颠倒了哦。”

什么神魂颠倒啊，我对那位会长还一无所知呢，真是伤脑筋啊。不对，这种事无关紧要，重要的是——

“我在方形盘下面发现了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摩耶花同学很随意地将我指着的卡片拿了起来。但是，在瞥了一眼卡片之后，摩耶花同学的表情就僵住了。不出所料，在那上面的是似曾相识的文字内容。

御京饪研已经失去了汤勺 十文字

“这是……”

注视着卡片的福部同学两眼放光。我兴冲冲地说道：

“跟占卜 研究会一样啊！”

“跟围棋社一样啊！”

欸？

我吃惊地望向福部同学，我们四目相接了。福部同学瞪大了双眼，可能我也露出了相差无几的表情吧。

只有摩耶花同学一个人是很冷静的。她将《 KANYA祭指南》 翻过来。正如香穗同学说的那样，盖在那里的是参加团体一行感言的那一页。“第二天十一点半起，烹饪对决‘Wild Fire’in操场！招募参加者”——正好是有御烹饪研究社感言的那一页。

摩耶花同学先是看向福部同学，接着看向我，然后缓缓地开口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即使问我，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和福部同学再次面面相觑。

3-3　037～043　“十文字”事件

037-♠10

我一边听着广播社的校内广播，一边吃便当。

不知道是吹哪门子风，不过应该没什么，只是单纯想恶作剧或者是心血来潮吧，我今天的便当是老姐做的。对于饭菜，心怀感激全部吃掉才是基本礼仪，但是香料煮大豆、酸奶煎鸡肉这次极具民族特色的菜式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这个印尼炒饭，用的还是长粒品种。她到底是从哪里买来的啊？

在吃午饭的时候，活动室的门是关起来的。民族风便当味道还不错。我正悠闲地享受着香辛料的风味——

“哟。”

里志打开门走了进来。接着是千反田，还有伊原。

“嗯，辛苦了。”

我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上方。意思不是上方有东西，而是叫他们留意一下正在播放的校内广播。中午期间，广播社就会像电台一样播出节目。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播放对御烹饪研的采访。

“真是高水准的比赛啊。”

“嗯嗯。评审结果基本上只是一纸之隔。法塔• 摩根娜队的中坚非常厉害，主菜红烧青甘鱼都可以拿出去卖了吧。还有酒蒸花蛤也

是，虽然文化祭不能用酒，改成了甜料酒，不过做出来的味道还是非常棒。只是，距离上桌的时间有点太久了。在那之后还有二十分钟的大将战，等到端上来就已经冷掉了。而古籍研究社队则是抓住了这点。中坚的素豆腐和土豆饼无论是趁热吃还是冷了再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将利用甜虾头做炸什锦的创意让人惊叹不已，而且是在刚炸好的热乎乎状态下端上来的。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此。”

“天文社队呢……”

“我们看到了那个世界的彼岸。”

我没有停下动筷的手，对他们说道：

“恭喜获得优胜。”

顺便一提，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代表优胜队上台领奖的人是伊原。而且伊原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古籍研究社宣传的内容。这样一来，真搞不清楚里志大闹一番的意义何在。不过，相比社团的宣传，里志要更加优先自己的乐趣吧。

出人意料的，带着荣誉的优胜队三人组对这个广播并没有提起太大的兴趣。

“谢谢。多亏了折木同学的帮助。对了，我们有东西想给你看一下。”

千反田快速地说道。我隐约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好了，总之先吃饭吧。”

我劝大家就座。于是三人各自挑了一个座位坐下，分别取出了自己的午饭……他们三个都是在小卖部买的面包吗？真是让人有些心酸啊。

千反田只是拿着甜馅面包的袋子，连一口都没咬，就再次重复了一遍：

“那个，其实啊，我们有东西想给你看一下。”

“哦，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

千反田说着，递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御烹饪研已经失去了汤勺”的文字，署名是“十文字”。

“嗬。”

我将一颗香辣的大豆扔进嘴里，咽了下去，然后说道：

“汤勺被偷了吗？”

“嗯……只有我们那一处被偷了。”

伊原点头回答道。伊原好像是做了炸什锦盖饭，那么这起窃案的直接受害人应该就是她吧。其实我把那袋面粉丢过去，原本是想让她拿去做个面疙瘩什么的……没想到居然做了炸什锦，真是心思缜密的家伙啊。

“闲得没事做的人还真多。请节哀顺变。”

我把卡片还给了千反田。但是，话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吃着豆沙面包的里志用含有笑意的声音说道：

“不只是御烹饪研而已，我听说围棋社也被偷了。另外，阿卡贝拉社好像也碰上了相同的事。”

“占卜 研究社也是。也收到了内容与这个差不多的……唔，算是犯罪声明吧。”

原来如此。

“还真是闲得不能再闲的家伙啊。”

尽管我试图让这件事不了了之，但是千反田完全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她仿佛把甜馅面包当成不存在一般，用力握紧了拳头。千反田整体给人一种青春可人的印象，只是那一双大眼睛背叛了她。而现在，那双黑眼睛变得老大，感觉周围的空气也随之骤变。

这、这下糟糕了。怎么会这样，明明到现在为止——文化祭一半的日程都已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而且，千反田昨天也充分抑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究竟是哪里出错了？我很清楚，一旦触发就连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会杀死猫的恶魔感情——千反田爱瑠的好奇心已经发动了。

千反田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似的缓缓说道：

“究竟是谁闯入文化祭做出这种事情来呢？为什么要冒用十文字的名字呢？为什么接连不断地进行偷盗呢……”

然后，她终于说出了那句话。

“我很好奇。”

啊啊。还是逃不过吗？终究还是把那句话给说出来了。

……也罢，但用不着害怕。自从入学以来，我从未抵挡住千反田的好奇心，然而现在则不同，我手上有了王牌。

没时间犹豫，我马上打出了那张牌。

“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吧。文集……”

但是我话还没说完，里志就打断了我。

“关于文集的事情啊，就算我们像这样脚踏实地地参加各种活动来提升社团的知名度，也无法保证文集能够马上大卖特卖。虽然我对此是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有做总比没做要好，不过我现在又有了一个新主意。”

“新主意？”

里志的眼睛在笑。虽然笑是一如既往的事情，但是他的语气是相当认真的。

“这个连续失窃事件——既然有犯罪声明和署名，应该算是怪盗事件吧。总之，我们要把这个事件推销给壁报社。然后顺利的话，最好还能参加明天的校内广播。如此一来，就算没办法把剩下的全部卖掉，多卖个三四十册还是可以期待的吧。”

……原来如此。这主意挺不错的。这确实是足以让那帮家伙蜂拥而至的好料。昨天里志的麦克风宣传就带来了一定的效果。如果两个

媒体类社团全部出动的话，多卖三四十册的预想说不定还算是太保守了呢。但是……

“你说要向他们推销，那应该怎么做？这个事件和古籍研究社可没有关系啊。”

“啊，我明白了。”

伊原插嘴了。

“这样啊。所以才来找折木。”

“嗯。无论是‘冰菓’事件还是‘女帝’事件，奉太郎都发挥了令人惊叹的智慧啊。”

给我慢着。虽然我明白里志想表达的意思，但是你给我慢着。

“欸？什么意思啊？”

里志看着领悟能力不够好的千反田，浮现出更为邪恶的笑容。

“也就是说啊，差不多像这样吧。‘古籍研究社的名侦探折木奉太郎逮捕扰乱文化祭之恶人——怪盗十文字。关于折木奉太郎过去的活跃事迹，详见古籍研究社的文集《冰菓》’。这样既能揭穿‘十文字’的真面目，又能宣传古籍研究社。可谓是一石二鸟啊。”

“原、原来如此！这真是非常棒的方法！我马上……”

哇啊。我“砰”的一声用力地放下筷子。

“别开玩笑了。我可不会陪你们乱搞。”

我嘶吼般说道。他们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啊。

然而里志出乎我的意料，没有继续胡闹，而是颇为严肃地点了点头。

“也是啦。我们想卖掉文集，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卖掉。不过，强迫奉太郎扮演小丑也有点太过意不去了。”

你很清楚嘛……而且，就算我自愿担当小丑——

“那个‘十文字’是随便找地方下手的吧？要怎么做才有办法抓住这种家伙啊。”

“所以希望奉太郎你想想办法嘛。”

“你为什么觉得我能做到这种事情……首先，你以为文化祭期间的神高一共有多少人出入啊？光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有一千人了。”

沉默降临。我心神不宁地将民族风便当送入嘴中。

撕着培根面包吃的伊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觉得阿福的主意挺不赖的。虽然把所有事情都抛给折木做确实有点过分，不过总而言之，只要将那个自以为是怪盗的家伙和古籍研究社连接到一起就可以了吧。”

她又撕了一片面包。

“……如果怪盗会以古籍研究社为目标，那就好了。”

“是啊。”

我点了点头。如此一来，可以诱使大家关注怪盗事件，来让古籍研究社受到瞩目。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揭露那个“十文字”的真面目。里志喃喃自语：

“……自导自演……”

“驳回。”

伊原厉声说道。

“风险太大了。”

“开玩笑啦，开玩笑。”

“从阿福你嘴里说出来，听起来就不像是玩笑了……不过说实在的，我们要怎么做才好？”“别想太多了。面包会变难吃的。”

伊原没有理会我的玩笑。她又撕了一片面包，眉头紧锁。明明责任感比我们多了数倍，但是伊原完全抽不出时间到古籍研究社来帮忙。所以内心有什么想法吧。

“古籍研究社有没有碰巧成为怪盗目标的可能性呢？”

双手捧着甜馅面包的千反田说道。

“里志，参加团体一共有多少个？”

“五十一个。是有点让人难以期待的数字啊。”

“如果自称十文字的那个家伙并不是随机偷窃的话……”

“而古籍研究社也正好符合那个偷盗规律吗？”

可能性应该并非为零吧。或者说，即使是完全随机，到目前为止没有失窃的几率是五十一分之……

“……有哪些社团失窃了？”

里志马上做出了回答。

“围棋社、阿卡贝卡社、御烹饪研，还有什么来着？对了对了，是占卜 研。”

没有失窃的几率是五十一分之四十七。即使是完全随机，也有百分之几的几率被盯上。古籍研究社只有我一个人在，当然我偶尔会离开座位去上个厕所或者散个步干吗的，要下手应该是很容易吧。

……嗯?

等一下。刚才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我用手制止了准备开口发言的千反田，再次询问里志：

“抱歉，麻烦再说一次。有哪些社团失窃了？”

“欸。围棋社、阿卡贝拉社、占卜 研、御烹饪研呀。”

唔。搞不好……

“这么说来。”

我慎重地调换了一下顺序。

“阿卡贝拉社、围棋社、占卜 研，还有御烹饪研对吧。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社团失窃了吗？”

里志露出困惑的神色，摇了摇头。

“不知道。也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听说而已。”

我看到伊原拿起了《 KANYA祭指南》 。看来她似乎是领会到我发现的事情了。伊原看着导览手册的最前面——大概是参加团体的五十音顺序索引，用有些硬邦邦的声音说道：

“影研、园艺社、戏剧社、SF研。”

“就是这些。这四个社团是什么情况？”

“影研、园艺社、……”

里志倒抽了一口气，叫喊道。

“ABC！”

“欸？欸？怎么一回事啊？”

千反田没能跟上我们的脚步。我有点在意几乎被她捏坏了的甜馅面包，告诉她：

“正如你所说。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一定的规律。还是很简单的，一下子就能想到的那种。由于缺少了中间部分，再加上听到的顺序不同，所以才会看不出个所以然。假设影研也失窃了。如此一来——

“失窃的社团就有阿卡贝拉社、围棋社、占卜 研、影研、御烹饪研究社。”

“啊。”

千反田捂住了嘴巴。

“是按照五十音顺序吧！”

另一方面，里志动作神速，他已经在用手机确认情况了。

“……嗯，是的。有没有被偷走了什么……不不，不是我啦！真的，我发誓……欸？水枪？嗯，我知道了。谢谢。”

在我们三人的注目之中，里志按下手机的保留键，抬起头来说道：

“园艺社被偷了。听说是稍微出去一会，水枪就被偷了。”

“水枪？园艺社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伊原的疑问非常理所当然，不过我能够马上作答。

“园艺社在烤地瓜。学校要求他们准备水以防失火，于是他们图好玩就准备了水枪。”

“折、折木同学，你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事情啊！”

抱歉，这不是通过出类拔萃的推理能力得出的结论。我老老实实地把得到格洛克17的经过告诉他们。这段期间，伊原喃喃咕咕地说个不停。

“等一下，慢着。ABC是在地名以A开头的土地上，名字以A开头的人遇害对吧。”

大概吧。在场的人当中，只有伊原有看过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 ABC谋杀案》。

“御烹饪研是被偷走了汤勺吧。”

“稍等一下。”

里志慌忙制止伊原，从总是随身携带的束口袋里取出记事本和笔。

“千反田同学，你知道占卜 研具体被偷走了什么吗？”

“知道。是‘命运之轮’。”

“OK！”

里志飞快地动笔。

- 阿卡贝拉社（akaperabu）　饮料
- 围棋社（igobu）　棋子
- 占卜研（uranaibu）　命运之轮（unmeinowa）
- 园艺社（engeibu）　水枪
- 御烹饪研（oryouriken）　汤勺（otama）

原来如此。

“唔。我们没有实际看到其他犯罪声明，只能推测到这一步了吧？”

里志歪着头说道。我尽管还是半信半疑，但仍旧试着说道：

“园艺社失窃的应该是‘AK（e-ke）’吧？”

“AK？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的水枪设计成了卡拉什尼科夫1947型自动步枪的形状啊。”

“嗬。稍等一下，我晚一点会打电话确认看看的。”

“如此一来，围棋社应该是‘石头（ishi）’吧？”

合情合理，没有人提出异议。那么阿卡贝拉社……

“阿卡贝拉社是……”

“唔……泡盛（awamori）[3]、烫酒（atsukan）？”

“不，这个很容易问到的，用不着猜来猜去吧。”

这……这对于古籍研究社来说该不会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吧。我并没有打算要舍弃节能主义。我依然如故，可以不去做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但是，眼睁睁地放过这件事情也未免太可惜了吧。面对从天而降的幸运，我感觉自己一反常态地兴奋起来了。

“不过，‘十文字’是打算偷了多少东西才罢休呢？”

千反田，你在说什么傻话啊！

“是啊，这是问题所在。”

“如果会到古籍研究社来就好了。”

……里志和伊原也没有注意到吗？

我大声说道：

“你们在说什么啊！犯人的署名是什么？”

“呃，是十文字呀。”

“为什么要特地念成姓氏的‘jumonji’啊？一般来说，念成‘jumoji（十个文字）’也很正常吧。”

“……因为我有个朋友叫十文字香穗，所以……”

伊原惊呼一声。

“这样啊，十文字！小千和阿福都念成‘jumonji’，所以我一直以为是那样的念法！如果那是‘十个文字’的意思，而御烹饪研是第五个文字的话。”

没错。

“第六个文字是‘ka’，也就是说最后第十个文字是‘ko’……你们不认为这是用来推销‘古籍研究社（kotenbu）’的上好材料

吗？”

【 剩余一百四十八册】

038-♥09

我认为福部同学和摩耶花同学都是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只有一点，我无法赞同他们。

他们都把折木同学说得太糟糕了。

什么懒惰鬼、偷懒狂、睡觉太郎、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浑水摸鱼——不，连条鱼也不肯摸。还有什么沉睡的狮子，如果真是狮子的话那睡着了还有救，他这个人本身就是对勤劳感谢日的亵渎，连水蛭都要比他好上一万倍，实在是说得太难听了。

对于不懂的事情，我会去调查，也能够发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我听说过提出问题就等于得到解决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并不适用于我的情况。因为对于自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连一半都无法自行解决。这就和即使准备好土地、水和秧苗，也不等于稻米会马上长出来一样。种下秧苗，让其粒满穗垂，是我们农家的工作。至今为止，折木同学好几次从我根本没发现那就是关键的事实当中，导出了我完全意想不到的答案。在福部同学说的“冰菓”事件中，折木同学对我的帮助实在是难以言尽。并且，在“女帝”事件中，他也发挥了出色的想象力。

折木同学不仅头脑聪明，而且与他自己平时的主张相反，尽管会嫌麻烦，但他对于弃他人于不顾有着强烈的反感，我觉得他本质上是非常善良的人。

老实说，我有时候似乎太过依赖他的善良了。正因为他是值得依赖的人，所以我提醒自己不要凡事都去依赖他，但是……

我心怀折木同学会带给我们新前景憧憬，以及从中诞生出来的新可能性，再次前往壁报社的活动室。我认为折木同学发现的“规律”的确有让壁报社动心的价值。但是，能否充分传达并加以运用，就要看我的交涉水平了。文化祭的华美装饰、从不间断的喧嚣声、各个社团精心制作的海报，现在都无法诱惑我了。取而代之的是，此番再也不容有失的想法与入须学姐的教诲占 据了我的内心。

根据福部同学所说，“十文字”这件事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反响。也就是，这代表这个事件目前对壁报社来说还算不上“非常有魅力的好料”。如此一来，这次的交涉就是入须学姐教我的“没有回报的请求”。

我回溯记忆。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多少有点自信。重要的是期待对方、让自己这边会获得的利益看起来不至于太大，以及在避人耳目的地方拜托异性。

虽然我还没有彻底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会有效……尽管没有系统地了解就把东西单纯当成道具来使用，让我觉得有些不太舒服，但是现在也不能计较太多。

基于入须学姐的教诲，我拟好了台词。为了到时候不会说错，我在嘴里反复地练习。

我来到壁报社使用的生物教室前，敲了一下紧闭的门。

“噢，请进！”

传来了粗野的回应声。我虽然感到有些害怕，但还是把门打开了。

里面的人比昨天要多，一共是六个人。不过，不同的并不仅仅是人数而已。让我安心的是，远垣内学长也在里面，只是除了远垣内学长之外，其余五人都一只手拿着手机在讲个不停。其中一人结束通话后，向还在打电话的另一名男生说道：

“是御烹饪研。已经跟他们的会长确认过了。”

闻言，那名男生马上用手指画了个圈。钱……不对，是OK的手势吧。结束通话的学生拿着一张清单站了起来，从我的旁边跑出了教室，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抱歉，千反田同学。我们现在正好有点忙。”

远垣内学长不知不觉间来到我旁边。听到他的声音，被壁报社忙乱的景象给吓到的我顿时回过神来。

“你能等会再来吗？”

“好的，很抱歉在这么忙的时候来打扰你们……”

不对！这样可不行！我赶紧打住差点条件反射说出口的话。我们也没剩多少时间了啊。动不动就放弃的话，那就太对不起折木同学了。至少要把该说的事情都说出来才行。

“……不好意思在这么忙的时候打扰您，我可以借用学长一点时间吗？”

尽管是有些强人所难的请求，但远垣内学长还是苦着脸答应了。

“好吧，如果只是一点时间的话。”

这种时候，我本来是应该恭恭敬敬地道谢的，不过远垣内学长似乎也很赶时间，所以只好冒昧地省略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了。远垣内学长是异性，在这里会被其他社员看到。于是我往后退了几步，从生物教室的门口离开。远垣内学长并没有特别在意吧，也跟着向前走了几步，从生物教室走到了走廊上。紧接着，我若无其事地把门带上。尽管现在是处于文化祭期间，不过在位于专用大楼三楼最角落的生物教室附近，除了我们就没有其他人了。

这样一来，我就遵守了入须学姐的一个教诲。我抑制住害怕失败的紧张情绪，开口说道：

“是关于古籍研究社的事情。”

“如果是那件事的话，我应该说过没有值得一提的话题是不行的。”

“嗯，那个，现在有话题了。”

唔，要期待对方。这样做如何呢？

“除了壁报社之外，我们就不知道该告诉谁了。”

“嗬？”

原本想要速战速决的远垣内学长顿时稍微改变了一下态度。

“怎么说？”

“是这样的——”

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其实在这个文化祭中，有人在到处偷东西……”

我还没有说完，远垣内学长就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十文字’！”

“欸？”

“你知道什么和‘十文字’有关的事情吗？”

与预想之中完全不同的反应，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唔，该怎么说才好呢？折木同学他们说过我好几次了，碰到这种情况就会说不上话来是我的坏毛病。必须先冷静下来。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

看来远垣内学长——或者说壁报社的人，已经知道了“十文字”这件事。而且应该非常感兴趣……我本来是打算进行“没有回报的请求”，却变成了“有回报的请求”，就是这么回事吧。和我预料的完全不同了。

该、该怎么办呢？

不，该说的事情应该是不需要变更的。我点了点头，一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一边开始讲已经整理好的内容。

说明前因后果。

交代来龙去脉。

远垣内学长津津有味地听完我的话，频频做出钦佩的反应。

“原来如此……五十音顺序啊。对哦，御京饪研的正式名称在开头是有个‘御（o）’字的。没想到占卜 研也被下手了……难怪。”

他最后的那句话让我感到有些好奇。

“请问，难怪是什么意思啊？”

“啊啊。”

远垣内学长的表情变沉重了。

“这里是壁报社吧。”

“是的。”

看到我点了点头，远垣内学长一时语塞，然后加重语气重新说了一遍：

“这里是‘壁（kabe）’报社吧。”

“啊。也就是说……”

“刻刀被偷走了。在我们所有人都出去采访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偷走了。”

“所以你们现在才会忙得不可开交吗？”

远垣内学长点了点头。

“东西被偷自然会让我们感到很不甘心，不过我们就在等这样的突发事件。全是事先预定好的报道未免太乏味了。真是天助我也。没想到‘十文字’是按照这样的规律下手啊。”

然后，他心情大好地补充了一句：

“真亏你能注意到呢。”

“啊，是折木同学他……”

然而，一听到我提起折木同学，远垣内学长的表情就变得哭笑不得，似乎是在开心的同时又觉得有些不甘心。

“……哦，这样啊。好啦，麻烦你代我向他问好。”

“好的。”

“谢谢你啊，帮上我们大忙了。”

我心情愉快地目送着远垣内学长回到生物教室去。

就在那扇门快要关上的时候，我回想起了入须学姐的教诲——有回报的请求，对方十有八九是出工不出力的。

请等一下，一定要把古籍研究社的事情写上去啊！

我想对着远垣内学长的背影这样喊道……但是没能喊出口。我一时之间没办法说出怀疑远垣内学长的话来。

“……”

我恍恍惚惚地盯着伸向远垣内学长背影的手。我一瞬间觉得自己又失败了，心情不禁变得黯然。

但是——

冷静下来想想，其实这样已经很好了。入须学姐说的出工不出力，是指不会长久来往的情况。而我和远垣内学长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信任远垣内学长，把所有事情就交给他去做，应该不是错误的选择。

嗯。一定不是的。大概。估计是不会错的吧。

……还是先做好一点心理准备吧。

039-♣13

在“冰菓”事件中，我见识了奉太郎意外的洞察力。我和奉太郎读同一所初中，也经常会聊在一起，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居然有那样的一面。

因为知道了奉太郎的特技，所以我在“女帝”事件中也对他寄予期待。我认为除了奉太郎以外，就没有人能够解决那件事情。而我则是尽自己所能从旁协助。能够马上回想起来的大事件就只有这两起了，不过除此之外，奉太郎也多次大展其才。

但是，这次的“十文字”事件就没办法期待奉太郎了。

奉太郎负责看摊，无法离开地学教室。或者说是以看摊为借口，不肯离开地学教室。我知道奉太郎的信条是如果能什么都不做那是最

好不过了，但是这次的事情不是当个安乐椅侦探就能解决的，必须到处奔波流汗，才有办法找出线索来。也就是说，“十文字”事件不适合奉太郎。

既然我们没办法期待奉太郎，那要怎么做才好？

……只有自力更生了。

根据奉太郎的推测，我通过自己的人脉补充了情报，试着总结了一下事件的大致过程。

第一天

•上午十一点半左右　“阿卡贝拉社”被偷走了“AQUARIUS”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　“围棋社”被偷走了“石头（？）”

•下午两点过后　“占卜研究社”被偷走了“命运之轮”

第二天

•上午九点左右午前　“园艺社”被偷走了“AK（卡拉什尼科夫1947型自动步枪水枪）”

•上午十一点前之前　“御烹饪研究会”被偷走了“汤勺”

然后，在走廊上碰巧遇上的千反田同学告诉了我新的消息，“壁报社”就在刚才（现在是下午一点五十八分）被偷走了“刻刀”。实际失窃时间应该要更早一些吧。

粗略估计，十文字应该是每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下一次手。如此一来，对照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的文化祭官方日程来看，要想完成十次窃案还是游刃有余的。

神山高中文化祭一共为期三天。若是要从十个团体中偷走东西，应该是分成偷三件、偷三件、偷四件这样吧。不过，现在已经知道第一天偷走了三件，而最后一天因为要提前撤展，三点左右就要开始收拾了。所以，今天很可能会偷四件。

这时，我取出《 KANYA祭指南》来看。寻找“ki”开头的团体……哼哼，怪盗的弱点在于被自己设定的规则束缚住了。“ki”开头的就只有“魔术社”这一个。

我来到魔术社前面，外面贴着“下一次公演从两点半开始”的海报。哎呀，这真是太巧了。既然明知怪盗接下来会下手，那么我怎么可以让他为所欲为呢？即使“十文字”能以怪盗的超级技术偷走以“ki”开头的东西，我也应该能够获得些许线索的。

我提醒自己不要掉以轻心，不过也有一半以上的胜算了。怪盗“十文字”的败因是被我们看穿了规律。问题在于如果揭穿了“十文字”的真面目，不让他一直作案到“ko”为止的话，那会不利于古籍研究社的宣传。不过，知道真面目就等于拿到了万能牌，到时候想怎么出招都可以。

我和奉太郎不一样。无论是解开纠缠在一起的线头，还是快刀斩乱麻，都是我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我能做到这些事情的话，我应该会对自己意外地大感吃惊吧。

但是啊，即使是这样的我，也是能采取行动的。我要到处跑动、凝神观察，解决掉这个事件。

魔术社的公演是借用二年D班的教室来进行。普通教室有两个出入口。其中，教室前方的门垂下遮光窗帘，还挂着厚厚的纸板，上面写着“魔术社后台　相关人员以外禁止入内”。观众是从后面的门进出。后门旁边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涂成白色的盒子。我走过去一看，里面放着魔术社的节目单。

干等三十分钟也太无聊了，于是我拿了一张节目单。

1. 开幕致辞
2. 活死人　　一年级　高村洋一
3. 七色环　　一年级　长井香
4. 神出鬼没　　二年级　田山和哉
5. 近距离纸牌魔术　　一年级　高村洋一·长井香
6. 杯与球　　二年级　田山和哉
7. 闭幕谢辞

嗯嗯。

首先可以看出来，魔术社似乎只有三个人，古籍研究社是四个人，手工艺社是五个人，赢了。关于节目内容，说到“活死人”那就是丧尸。在魔术表演中出现的丧尸，是指死灵球吗？“七色环”应该是Linking Ring，套环表演吧。“神出鬼没”，唔，估计是有什么东西进进出出吧。“近距离纸牌魔术”还真是直白的题目，没有创意但让人有好感，而且还是两个人表演，这一点似乎是挺有趣的。“杯与球”就是直接把cup and ball翻译过来吧？把球放进杯子里摇晃，以为球是在这个杯子里，结果却从另一个杯子里出现，就是这样的魔术。

好像没有哪个表演是使用了一眼就能看出名称是以“ki”开头的道具。不过我仔细想了一下，如果是纸牌魔术，那么可以偷走“老K（king）”；使用硬币的话，就有“金币（kinka）”可以偷；浊音也算的话，还有“银币（ginka）”……好像有点太勉强了。（日本的一日元硬币是铝制，五日元是黄铜制，十日元是青铜制，其他则都是白铜制。今年发行的新五百日元是……好像是镍黄铜吧？）

要到里面看看吗？我本来打算打开门，但还是作罢了。打倒怪盗十文字是件好事，可是偷看魔术的后台那就太不解风情了。不需要做这种事情，只需要在这里确认有哪些人进出就可以了。

我看着窃案过程表，再度期待着出人意料的发展。中规中矩的活动、探求深奥的知识，这些都有着一言难以道尽的乐趣。不过我也是相当喜欢这类突发事件的。只是，怎么说呢，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自我分析；可悲的是，我在运用聪明才智方面并不出众。似乎在本质上不擅长冷静应对突发事件，但是这次已经事先掌握了相当多的信息。应该有办法挺过去吧。

我一边思考着这些事情，一边消磨时间，这时——

“嗯嗯？这不是福部吗？”

传来了意料之外的声音。方脸加大鼻子，是谷同学。

“野火的时候受到你的诸多关照了。”

我一瞬间没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哦，是烹饪比赛的事情吧。这么说来，我们是赢了谷同学的队伍。由于发现了犯罪声明，我早就把胜败抛诸脑后了。我露出笑容说道：

“光是做猪肉汤我就已经竭尽全力了。队友的奋斗虽然很有看头，但我自己有点燃不起来啊。”

“团体战有点太束手束脚了。真想和你一对一比一场啊。那两个女生还真是厉害，须原都被吓到了。”

“我倒是没想到居然能获得优胜。算是我们运气好吧，参加的队伍也不多。”

“话说……”

谷同学视线若无其事地落到我的手上。我手上拿着窃案过程表。我不露声色地把它藏了起来。

“你知道吗？”

“什么？”

接着，谷同学视线旁移，望向魔术社的招牌。关于谷同学在这里与我相遇的必然性，我注意到了某个可能性。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说出这个可能性的时候，谷同学得意洋洋地挺起了胸膛。

“就是关于自称‘十文字’的那个家伙的事情啊。”

果然如此。我耸了耸肩膀，来代替点头。

“真不愧是谷同学，消息真灵通啊。”

我是在称赞他，但是谷同学露出一脸不悦的表情。

“搞什么啊，原来你真的知道啊。”

“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嘛。”

“也是，听说在御烹饪研发现犯罪声明的人就是你们。会知道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吧……那么，既然你到魔术社来——”

“当然是发现了呀。五十音的法则对吧？”

看到我笑着这么说，谷同学一脸索然无趣地说道：

“……真有意思。你果然是值得期待啊。”

谢谢。

我猜出他接下来的台词，来了个先发制人。

“那么，这就是下一次‘对决’吧？”

“是啊，让我们来潇洒一回吧。”

谷同学说着，冲我微微一笑。然后，他稍稍压低声音。

“为了公平起见，告诉你一个新消息……壁报社也被偷了。”

我还是不要说自己早知道了。虽然我不讨厌戏弄别人，但是我可不想因为过度刺激谷同学，而把关系弄僵。

不过——

“所以壁报社火大了。他们决定跟怪盗杠上了。下一期的头条就是怪盗十文字。似乎还准备了奖品，准备举办逮捕‘十文字’的活动呢。”

这个消息我倒是不知道。于是，我坦率地发出了大感兴趣的声音。

“嗬。奖品是什么啊？”

“好像是要提供一整期的号外版面……会有一大堆爱出风头的人来凑热闹吧。”

“肯定的。”

“大家都渴望突发事件。搞不好这事情会变成明天的热门话题呢。”

对于想把这个事件当成个人娱乐来享受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光是牵扯到谷同学就已经够让我扫兴了，真希望不要变成热门话题啊。但是，作为想利用这个事件来宣传的古籍研究社社员，这应该算是好消息吧。“十文字”事件越是火热，对我们古籍研究社的帮助

就越大。至于要重视那一边……那当然是能给摩耶花带来笑容的那一边啦。

谷同学拍了拍我的肩膀，恢复原来的声量，笑了。

“你的消息也相当灵通啊。但是很遗憾，这次我赢定了。别看我这样，我可是悬疑爱好者哦。”

真的吗？我的内心虽然这样想，脸上却还是笑容不减。

“请手下留情哦。”

这句社交辞令似乎让谷同学颇为受用，他点了点头。

“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哦，福部！”

040-♦08

我借口要吃午饭，在古籍研究社悠哉地坐了一阵子。但是没办法一直这样下去的。不管再怎么不舒坦，我也必须回到漫研去。

不知不觉间，培根面包已经被我撕得粉碎。我像吃橡果的猴子一样抓起那些碎片，一小块一小块地送进嘴里。吃完之后就走吧。我正这么想着，声称要看店而赖在活动室不走的折木对我说道：

“伊原，你说过你看过克里斯蒂的吧？”

折木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这么说，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阿福说的“女帝”事件那个时候，我好像是提到过。我停下抓面包碎片的手，说道：

“我也只是看过几部代表作而已。不要以为我精通克里斯蒂啊。”

“《 ABC谋杀案》是代表作吧。”

“那当然了。”

折木盘着手深深地靠在椅子上。他真没礼貌，明明是在和我说话，却一直盯着天花板。

“里志说这次‘十文字’事件是ABC……”

折木明明指出“十文字”是念“jumoji”，自己现在却在用“jumonji”的发音。这只是因为作为人名，“jumonji”念起来要更顺口，所以我也没说什么。

“的确是可以让人联想到。在‘ABC谋杀案’中，被害人身边都放了一本‘ABC时刻表’吧。会留下《 KANYA祭指南》说不定就是为了让我们做出这种联想。”

“这是当然的吧。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意义吗？”

“话说回来。”

折木将盯着天花板的视线移了下来，他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想问一下，在‘ABC谋杀案’中，凶手按照ABC顺序杀人的理由是什么啊？”

……真是微妙的问题。

“折木，你看过《 ABC谋杀案》 吗？”

“没有，只是知道个大概。”

“只知道个大概啊。那你今后打算看吗？”

“……不知道。”

“不知道要不要看，你真的要问？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剧透哦？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啦。”

折木思考了一下，瞄了我一眼。

“没关系，麻烦你了。”

这样啊。我是无所谓的。

我姑且环视了一下周围。如果附近有个绝对不想知道《 ABC谋杀案》 任何信息的人不小心经过，那就太过意不去了。

在确认没有任何人之后，我叹了一口气。

“你又问这种理所当然的问题。这还用得着说吗？如果只是‘因为想按照ABC的顺序杀人，所以就这样做了’，那么作为一个故事能成立吗？”

折木露出了苦笑。

“嗯，说的也是。”

真是的，所以我才受不了这家伙。明明有话想说，却又不说出来。我的口气忍不住变差了。

“也就是说，你在想‘十文字’会不会‘只是想按照五十音顺序来偷窃’，对吗？”

“……算是吧。”

折木这样回答，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在椅子上重新坐好。

“我不知道‘十文字’是不是刻意模仿克里斯蒂，但是他偷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棋子、汤勺，全都是些废品。他不可能会想要那些东西吧。

“如此一来，我在想他会不会只是一个以按照五十音顺序偷盗为乐趣的惯犯。”

“或者是这个行为本身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是吧？”

我将一小块面包扔进嘴里。

“里志和千反田听到‘十文字’是按照五十音顺序偷盗，就欢欣喜悦地跑了出去。但是老实说，这种事情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不管是谁都能看出来的。”

“确实，虽然你是我们当中最先注意到这点的人，但也算不上是什么大发现。”

“也就是说，对于‘十文字’来说，这算不上是什么花费心思的事。如果把五十音换成‘神高光荣永在’之类的顺序，那倒是很有创

意的。”

“是啊。单纯的五十音顺序确实有点没意思。”

我理解折木想表达的意思。如果“十文字”的目的只是按照五十音顺序偷盗，那么就只是一个有点笨的怪盗罢了。但是，如果并非如此，那么五十音顺序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

在亲身参与之前还没有这么深的体会，文化祭真的是非常特殊的时间。就算有人因为这种特殊的氛围而得意忘形，想开一些奇怪的玩笑，那也一点都不奇怪。但是，真的仅仅是这样而已吗？这样的疑问也是确实存在的。

……我觉得有点纳闷，问道：

“折木，你想抓住‘十文字’吗？”

“我吗？”

他露出打从心底感到意外的表情。

“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很热心呀。”

折木用鼻子哼了一声，恢复了靠在椅子上的姿势。

“我怎样都无所谓。不管是十文字还是百人面相，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想从古籍研究社偷东西的话，除了我的钱包之外，都随便他偷。可是啊，既然千反田说了很好奇，那么到了最后的最后，她一定会追问‘十文字’到底是谁的。”

“无视掉不就好了。”

“正因为没办法这么做，所以才麻烦啊。”

折木皱起了眉头。

哼哼。

笨蛋。

我迅速地抓起只剩下一点的面包，全部扔进嘴里，然后站了起来。在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于是姑且向折木道个谢。

“对了。折木，谢谢你的面粉。我差点只能坐以待毙了。”

“哦，对了对了。”

折木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那个面粉是通过稻草协议交换过来的哦。”

稻草协议？

“你在说什么啊？”

“稻草富翁呀。你不知道吗？”

啊啊，原来如此。

“你的意思是，你给了我面粉，所以我也要给你点什么吗？”

“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吗？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到此结束也没关系啦。”

哦，好吧。

我思考了一会，摘下了胸前的心形别针。

“这个给你。”

折木吃惊地看着我。

“可以吗？没有这个的话，你的COSPLAY就……”

“不要说COSPLAY，笨蛋！”

我用尽全力将别针砸在折木的脸上，头也不回快步离开了地学教室。

041-♣14

虽然我是打算一直监视人员的出入，但是生理需要是无法违抗的。公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抽身去了一下厕所。回来之后，我若无其事地询问谷同学有没有人出入，结果被他嘲笑说哪有人会问自己的敌人这种事情啊。尽管如此，我稍微说出一些刺激自尊心的话，谷同学就马上好心告诉我了。

“没有人过来。”

几乎就在他回答的同时，有人从二年D班教室走了出来。是一名男生，从领子上的徽章来看，应该是二年级学生。他就是魔术社的社长

田山学长吧（我以前并不知道魔术社的社长是谁，看了节目表才知道的）。他来到挂满万国旗和灯笼等装饰品的走廊上，用几乎可以传到另一头的音量大声喊道：

“魔术社第五场公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和谷同学没有交谈，不约而同地进入昏暗的教室。看来窗户都被遮光窗帘挡了起来。教室里被分割成两个区域。中央的位置以遮光窗帘隔开。桌子全部被挪到窗边，只摆着椅子。遮光窗帘的另一头应该是当成后台在使用吧。在用来隔间的遮光窗帘前面，摆着讲台和讲桌。那里肯定就是舞台了。观众席和舞台的距离非常近。对于表演者来说，这是相当严酷的环境，不过对观众来说则是值得开心的好事。虽然我现在可没有工夫开开心心地看表演。

这次我是从内部监视进来的人。

既然是第五场公演，对魔术感兴趣的人应该早就看过了吧。观众寥寥无几。最先进来的是一位非常令人意外的人。是即使闭口不语也会给人冰冷的印象、而一开口就可以证实这种印象的“女帝”。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啊，你好，入须学姐。”

入须冬实学姐在黑暗中眯起眼睛盯着我看。

“……哦，你是古籍研究社的。”

入须学姐轻轻地点了点头代替打招呼，坐到最后一排的椅子上。给人超现实主义感觉的入须学姐居然会来看魔术，让我觉得相当奇妙。

接着进来的也是女生，而且是二人组。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对情侣。因为其中一个是男装打扮。我对这身晚礼服有印象……没错，是漫研的人。是和摩耶花搭档，负责上色的那个人。随后，我也回想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女生是谁了。那是漫研的社长。我见过她几次的。两人指着彼此手上的魔术社节目单，有说有笑地占据了前面的座位。

几个不认识的人三三两两地走了进来。虽然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多多少少是见过的，但基本上可以算作不认识的人吧。除了学生，还有两名疑似夫妇的中年人进来。此外还有明显是小学生的女孩子，让人不禁想问她："今天不是休息日呀，你怎么没去上课呢？"

接着进来的女生是同班同学。不过我们不是太熟，所以我没有打招呼。她似乎也注意到我了，但也采取了同样的应对。说起来，她姓"十文字"啊。十文字香穗。由于是"进位四名家"的人，所以我倒很想亲近她，只是十文字同学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想要亲近她"只是想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名门趣事而已，绝对不包含不可以被摩耶花听到的意思）。

一开始没什么客人，我还在替魔术社担心呢，现在人倒是越来越多了。对于魔术社来说，这应该是很开心的状况吧。刚才的那位社长从隔间的遮光窗帘里露出脸来，张望了一下观众席后又缩了回去。

一群男生走了进来。哎呀，这可真是不得了，这不是总务委员会委员长田名边治朗吗？而在跟田名边学长说话的人则是……哇，敬礼！那不是神山高中第N代学生会会长，陆山宗芳阁下吗（至于N具体是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会长拥有体育健将般的壮硕身材，还有着一张爽朗的笑脸，那收放自如的口才更是令人记忆犹新。不过我不知

道学生会长平时都是做些什么的。其他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田名边学长注意到我，就稍稍举手打了个招呼。

占了教室一半的观众席虽然还没到满座，但也差不多有七成左右的观众。一名估计是魔术社社员的女生关上了教室的门。从隔间的遮光窗帘里面走出一名双手各拿一座烛台的男生，并将烛台摆到讲桌上。他从口袋里拿出火柴，点燃蜡烛。柔和的光线照亮被遮光窗帘遮挡的昏暗教室。原来如此，是利用蜡烛摇晃的光线来弥补观众席与舞台距离太近的缺陷啊。别有一番情趣，我很满意。

点蜡烛的男生回到后台，接着换社长出现了。魔术社的社长把头发都往后梳，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身材瘦得堪比竹竿。从外表看来确实像是手指很灵巧的人。他缓缓地扫视嘈杂的观众席，顿时大家都停止了说话。他见状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用有些装模作样的动作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各位，时间已到。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表演。欢迎大家今天莅临魔术社公演，请尽情观赏我们魔术社平日切磋锻炼出来的技艺。”

掌声响起。

我一边鼓掌，一边窥视四周。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什么异样……

“那么，首先是魔术社引以为傲的希望之星——一年B班的高村洋一为大家带来‘活死人’！敬请欣赏。”

说完，他一边拍手一边退下舞台。不出所料，从后台出来的男生手上果然拿着球。音乐开始了。曲子是《 El Bimbo》……如果是的

话，那么就极具样式之美的趣味了，但是播放的是甜美的法国流行曲。那个高村同学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该说不愧是魔术社社员呢，还是因为已经表演过五次了呢？

死灵球、Linking Ring，与我预想中分毫不差的表演节目在进行着。

魔术社的技术是相当不错的。这些魔术我都看过，还不至于将他们惊为天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观看过球浮在空中、铁环套来套去的表演，所以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一开始出来的男生和之后出来的女生，尽管他们两人的手指动作都有那么一点点僵硬，不过并没有出现显而易见的失败。我由衷地为他们的出色技巧送上喝彩。

第三个表演——节目单上的题目是叫“神出鬼没”，非常值得一看。魔术社里唯一一名二年级学生，魔术社社长田山学长。他的技巧果然比刚才那两人要更加高超。即使是站在舞台上，致辞时的坦然态度也依然不变。他保持着沉默，配合音乐（是钢琴奏鸣曲，曲名我就不太清楚了），从看似空无一物的空间取出纸牌、手帕之类的东西。

如果只有纸牌和手帕，虽然会很佩服，但并不会吃惊吧。然而，在表演的最后，从盖着黑手帕的右手出现的东西吓了我一跳。观众席响起一片惊呼，我也差点一跃而起。

不知道是对成功感到安心，还是对欢呼声感到满意，一直面无表情的田山社长露出了些许笑意。而他手中拿着的则是蜡烛。那是有着螺旋纹路的粉红色蜡烛，最厉害的地方在于那根蜡烛是在燃烧的。开什么玩笑啊，点了火不就没办法藏在口袋里吗？田山社长高举蜡烛重新面向观众席，我们一齐拼命地鼓掌。

坐在稍远处的谷同学也毫不吝惜地为这个绝技献上了掌声。同时，他说出来的话传入我的耳中。

“真有一手，是torch啊。”

唔。用不着装模作样地使用英文吧，说蜡烛不就好了。而且torch应该是火把才对吧，那种叫candl e。虽然要叫我解释torch和candl e的不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不对不对，完全看入迷了。我来这里的首要目的可不是看魔术表演啊。但是，魔术毫无问题地顺利进行，也没有发现行迹比较可疑的观众。门偶尔会突然打开，观众随之增减一两个人。教室外面应该没有“十文字”要偷的东西。门帘、招牌、海报。唔，十文字的目标是什么来着？魔术社。以“ki”开头的东西吗？

……啊，是蜡烛（kyandoru）！

我恍然大悟，重新将视线对准在台上殷勤行礼的田山社长。他手上拿着的蜡烛已经没有在燃烧了。应该是为了安全起见吧，在拿出来给我们看之后，就马上吹灭了。不过，这个教室里的蜡烛并不是只有这一根。教室内的照明都是依靠放在讲桌上的烛台。我看向那边。

“……啊！”

“唔，猜扑克牌是很常见的魔术，所以今天换个花样，改用花牌。咦？”

我不自觉地叫出声来。表演节目已经进入接下来的纸牌魔术，而且还是没有音乐，一边说话一边表演的模式。舞台上的高村同学、长

井同学愣愣地看着我。啊，我搞砸场面了。我赶紧把手举到面前，摆出了抱歉的手势。

烛台上的蜡烛。一座烛台可以插五根蜡烛。然而，右边的烛台是插了五根没错，左边的烛台却只有四根蜡烛！

怎么会这样？已经被偷走了啊。

什么时候偷的？还能有什么时候，这段期间根本没有其他人靠近舞台。啊，现在——

“那么，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位观众。请到台上来。”

被指名的入须学姐走向舞台。但是除此之外，就只有表演者们在舞台上。也就是说，蜡烛一开始就被偷走了。

我还以为“十文字”会在众目睽睽的公演当中，以艺术般的手法将自己想要的东西偷走。其实，在公演开始前就已经下手了吗？

啊啊，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花费这么多时间在这里啊！

配套的犯罪声明应该是放在某个地方了吧。是啊，仔细想想，御烹饪研的汤勺也不是在野火烹饪大对决中被偷走的。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偷走了。怪盗“十文字”对于用符合怪盗风格的华丽手法偷东西毫无兴趣吗？

总之，既然明白了这一点，在这里继续监视下去也毫无意义。如果是事前被盗，那么和在场的这些人都是无关的。如此一来，如此一来……

“你选择的花牌是‘枫叶与鹿’对吧？”

“……是的。”

鼓掌。

我就静下心来，好好观看表演吧。

042-✦09

回到漫研，关系不怎么亲密的同学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亲切地笑了笑，回到文集贩卖员的座位上。

利用一个上午拼命画出来的海报还是多少有些效果吧。感觉教室里的客人比昨天要多。我小声地询问了一下旁边的售货员。

“怎么样，和昨天相比的话？”

那个女生将视线转向旁边。在她的视线前方是河内学姐。在确认河内学姐跟自己的追随者们聊得正欢，根本没空理会我们这边之后——应该是这样吧，那个女生用比我更小的声音回答道：

“嗯。卖得不错。”

“是海报的效果吗？”

“那就不清楚了。”

如果是的话，那我会很开心的。我并不反对河内学姐的角色海报战略，而且海报基本上都是我画的，能有效果那自然是值得开心的好事啊。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了。

不过，在这方面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果不其然，就有一群人误会了。她们低声窃笑，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聊了起来，也就是为了故意说给我听。

“按照学姐说的去做果然没错嘛。”

“是啊。如果某人没有强烈反对的话，昨天也能卖得更好。”

虽然我觉得连分配的原稿都交不出来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我还是保持沉默。

“好啦好啦，再这样说下去她也太可怜。好歹她也拼命地帮忙画海报了。”

“也是。蛮努力的啊。”

光看内容的话也许是在打圆场，但是发音的变化导致意思大不相同了。正确的说法是每个字都故意拉得老长，最后还故意瞥了我一眼。就算剔除掉我的被害妄想，意思基本上也就是“活该”吧。

我喜欢漫画。要说的话，也很喜欢漫研，所以我不太希望演变成这样的状况……但是，没有办法啊。只要有三个人，就会出现小派系，而我这个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总是忍不住会多话。再说了，没能拿出证据的人也是我。好了，忍耐忍耐。只是，在这种氛围中，我实在是难以提出寄卖《冰菓》的要求，这让我感到非常难受。

窃窃私语的坏话仍旧在纠缠不休地继续着。“碎碎念的小姨子”就是形容这种人的吧。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我曾经和阿福聊过的事情。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当时我皱着眉头在说什么很像“碎碎念的小姨子”，结果阿福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那是说很勇敢吗？”

“欸。”

“还是说富有爱国心？”

“你在说什么啊？”

“像科苏特一样啊。”

“……那是什么？”

“匈牙利的英雄。”

啊，一想起阿福那个时候一本正经的表情，我就很想笑。虽然心里明白现在笑出来会很糟糕，但我还是忍不住轻笑出声。这果然很糟糕啊，窃窃私语的小集体瞬间骚动起来。

“那算什么？”

“她会不会是得意忘形了啊？”

“真碍眼。”

对不起啦！

那个小集体中每个人的存在感都没太大的差别，其中一名还算比较强势的女生稍微抬高声音说道：

“要我说，她说什么找不着，其实根本就是在撒谎吧。一个人把没什么大不了的漫画捧上天去，要她拿出来却又怕了。要么就只是拿个大家听都没听过的同人志作为例子，要么就是装成精通漫画的狂热爱好者啊。反正，那种东西……”

如果她再继续说下去的话，我沸点很低的忍耐力马上就要沸腾了——

“Stop。到此为止。既然没有听说过，那就给我闭嘴。”

传来了这样劝诫的声音。那是来自意料之外的一击，窃窃私语的小集体一同转头看向那边。但是，她们不得不就此沉默。这也难怪，因为说出那句话的人是她们的领袖——河内学姐。晚礼服打扮的河内学姐仿佛忘记了自己刚才说的话，大大地打了个哈欠。

我非常吃惊。并不是因为河内学姐严厉斥责自己的追随者们。只要好笑，不管是虚构还是纪实都无所谓，对抄袭和致敬不加以区分，完全不在乎公平与不公平，我本来以为河内学姐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从她嘴里说出“既然没有听说过，那就给我闭嘴”这种话，实在是让我大吃一惊。

那群女生就像是挨骂的小狗一样变得垂头丧气了。不过，也有人频频朝我投来怨恨的视线。

真是让人窒息的气氛啊。

……虽然我才回来没多久，但我还是决定出去转换一下心情。我对旁边的女生道了声歉，站起身来。心里想着：真想吹吹风啊。

秋天的太阳落得非常快。

虽然还没到黄昏时分，不过太阳已经失去余威，吹过来的风非常凉爽。在装饰得五彩缤纷的神山高中里，大楼通道的屋顶却还是一如既往，让人不禁怀疑大家是不是都把这里给忘记了。我站在屋顶上面，心不在焉地俯视着中庭。

至今为止，我的立场从没有这么糟糕过。我果然还是应该少说为妙吗？

不过，我不会太后悔。“世上没有有趣或者无聊的东西。全部都是主观而已”，不管怎样，我都无法同意河内学姐的这句话。如果真是如此，那要怎样才能让自己进步呢？我的角色图画得还不至于太难看，海报也完成得相当不错。但是，我的漫画非常无趣。我想要画出更加有趣的漫画来。想要画出更加更加有趣的漫画来。那个时候，如果不能在仰望的顶点放上《黄昏已成骸》之类的漫画，那么我要用什么来作为标准判断自己进步了没有？河内学姐说前进和停留在原地都是一回事，那简直就像是在黑暗之中一样。如果没有基准或者目标，那么不管怎么前进，都不可能会有相对的进展。不管怎么磨练自己，那也不能算是进步，充其量只是变化罢了。如果接受这样的观点，要怎样才能判断自己现在还不够好呢？

……但是，这些话都是马后炮，昨天没能马上想出来。我坚信只要把《黄昏已成骸》给学姐看，她就会接受我的说法。我完全没考虑过不管学姐接不接受，她的那些追随者会怎样看待我的。

哈哈，我真是笨蛋啊。

……真想见阿福啊。他估计又在某个活动中像白痴一样疯玩吧。我也想和阿福一起，去跑“十文字”事件啊。他会不会来约我一起去呢？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不用回到漫研去了啊。

“伊原。”

突然有人叫了我一声。保险起见，我擦了一下眼角，才转过头去。

“对不起，伊原。事情变成这种奇怪的状况。”

丰满的脸颊，双眼皮的大眼睛。来人是汤浅社长，她脸上带着有些为难的微笑。

我用力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社长要向我道歉啊？社长你又没有错。”

“嗯，我一直没有作声。虽然我很想站到伊原你这边的。”

……在通道的屋顶上跟我说这种话，我该作何感想呢？

不过无所谓了。我并没有希望有人能站到我这边来。而且，如果社长真的来帮我的话，那么我和河内学姐的纷争说不定就会变成漫研的一大骚动。我讨厌这种事情。所以，这样就好。

“……亚也子她不是真心的。”

社长轻声说道。我纳闷了一下亚也子到底是谁，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河内学姐的全名是河内亚也子。

“什么不是真心啊？是指她刚才说的‘既然没有听说过，那就给我闭嘴’吗？”

“不是的，我不是说那个。是说昨天跟伊原你争吵的事情。”

我已经不太想再提起这个话题了，不过还是稍稍吸了口气，说道：

“是指有趣还是无聊只不过是接收天线敏感不敏感的那件事情吗？”

社长轻轻地点了点头。

她该不会是来安慰我的吧？如果是的话，那还真是笨拙的安慰方式啊。我不由得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种事情啊？”

“唔……因为我和亚也子是朋友。”

“仅仅是这样？”

“亚也子和春菜也是朋友。”

汤浅社长温柔地看着我，仿佛是在说“这样你就明白了吧”。而我大概是一脸呆愣吧。春菜是谁？不是河内学姐，也不是汤浅社长。除了她们两人，我想不出还有谁会在这种时候被提及。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问道：

“那是谁啊？”

“什么谁啊？”

“那个叫春菜的是谁啊？”

这次换汤浅社长露出奇怪的表情了。她微微歪头的动作，让我有点想起了小千。

“欸？伊原你不是有那个吗？”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啊？汤浅社长对一头雾水的我继续说道：

“《 黄昏 已成骸》。”

我没想到这个书名会在这里被提及，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脊背。

“……是的。”

“春菜是原作者哦。安城春菜。上面没有她的名字吗？”

欸。

我拼命回想起《 黄昏 已成骸》 的作者。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怎么说呢，那个名字绝对不是叫“安城春菜”。是更类似同人漫画笔名的，非常非常古怪的名字。嗯，我记起来了。那个名字应该是——

“不对。《 黄昏 已成骸》 的作者是叫安心院 什么的。”

“ANSHININ？”

“让人安心的‘安心’，医院的‘院’。”

汤浅社长露出有些意外的表情，不过她马上轻轻地摇了摇头。

“是用了笔名吧。但那确实是春菜构思的故事。作画者是谁，亚也子可能知道，我就不太清楚了。”

机缘巧合之下，我得知了自己憧憬的漫画作者是谁。其实我也知道原作者和作画者是不同的两个人。我稍微忘记了笼罩在心头的阴郁心情，兴冲冲地问道：

“那个人是几年几班的啊？”

但得到的回答让人相当扫兴。

“啊，春菜已经不在这个学校了。她转学了。”

“……这样啊。”

我耷拉下肩膀。

我在脑子里稍微整理了一下社长说的话……还是没太弄明白。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那么，社长，那个安城春菜和河内学姐是朋友，所以怎么样啊？这和你说河内学姐不是真心的又有什么关系啊？”

社长微微低头，沉默不语。

莫非这个人什么都没想就信口开河吗？经过了让我不禁涌出这种疑念的漫长时间，社长缓缓地抬起头来。

“我以为只要告诉你春菜的事，你就能理解的。不过也是啦，我说得太简单了。可是，对不起伊原。如果想解释的话，那也是可以做到，但是我不能解释。”

“……”

“因为，亚也子是我的朋友。”

双眼皮的大眼睛看起来有些寂寞。因为是朋友，所以无法解释。一旦做出解释，就会变成在说河内学姐的坏话吗？还是说……会碰触到河内学姐的秘密吗？

不管是那种，社长不说出来的话，我是不会懂的。我现在的心情不适合一直去思考不懂的事情。于是，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想一个人独处一会。无论河内学姐的那句话是不是真心的，总之我现在想吹吹风。

我说道：

“我稍微凉快一下就会回去的。”

“伊原……”

我再次加重了一点语气说道：

“我马上就会回去的。”

所以请不要管我。

043-♠11

马上就要到五点了。

快结束的时候，大家都零零落落地回来了。但是气氛显得有些古怪。里志一反常态，一脸气呼呼的样子。相反的，千反田则显得格外兴高采烈。伊原就更别提了，完全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她看起来不想被别人打扰，所以我就没有加以理会。

“被摆了一道啊，奉太郎。”

里志开口说道。不过，在看到我的脸之后，他讶异地询问道：

“你的眼睛怎么了啊？”

还很红吗？

“哦，爱心跃入眼中了。”

“哈？”

“都说了，爱心飞进眼里了呀。”

里志愣住了，但是他马上重振旗鼓。

“哦，那就算了。我被彻底摆了一道啊。魔术社被偷走了蜡烛。”

“这不是很好吗？”

我发自真心地这样说。

“到明天的‘古籍研究社’为止，总不能让‘十文字’提前被捕吧？”

“唔，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里志心不甘情不愿地点了点头。我询问了一下情况，看来里志是自以为能够在案发现场逮住“十文字”。之前的“a”到“ka”都没有在活动中失窃的先例，而且“十文字”也不可能依自己的方便去控制目标社团的活动开始时间。所以，“十文字”自然是不会去管活动有没有在进行，只会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去偷东西。听到我这么说——

“既然你发现了这点，那就早点告诉我啊……”

里志就向我抱怨了。就算他这么说，我又不知道他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他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那么，有发现犯罪声明吗？”

“嗯。贴在翻页式公告上，在翻到‘下一场公演十点半开始’开始那一页就看到了。还有每次都有的《 KANYA祭指南》 。”

“那个翻页式公告是在走廊上吗？”

“嗯。”

这还真是……就表示任何人都有可能下手吧。

另一方面，千反田则是不断地抽动着脸颊。她应该是很想笑出来，但是出于矜持，再加上在不知为何心情低落的伊原面前，也没办法开怀大笑吧。我试探着问道：

“那么，你遇到了什么好事情吗？”

千反田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

“嗬。”

“在入须学姐那里寄卖的二十册《 冰菓》销量好像非常不错。”

哦，这样啊。毕竟有那个入须在帮忙。虽然是值得开心的事情，但是我没办法坦率地笑出来。因为实在是不想欠下那个人的人情债啊。

“卖完了吗？”

“不，还没有。不过，大概明天之内就能全部卖完。”

全部卖完的话，要不要再追加一些过去呢？这有些令人烦恼啊。

“还有一件事情。《 神高月报　KANYA祭号外》下午四点那一期报道了‘十文字’事件。上面也清楚写明了关于折木同学发现的五十音规律。”

说是我发现的，那还真是让我觉得很难为情啊。我跟伊原说过，这种事情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不管是谁都能发现的。千反田接着祈祷似的将双手交叉在胸前。

“而且，还提到了古籍研究社的名字！内容是这样的，‘因此诸位贤明的读者，想必已经推测出‘十文字’最后的恶行是在第三天下

午零点到两点之间进行，目标是‘古籍研究社’或者‘工艺社’了吧’。”

“工艺社？还有这样的社团吗？”

一旁的里志严肃地点了点头。

“说起来，确实是有啊。”

“如果十文字跑到那边去的话，我们的计划就破产了。”

“是啊，真让人担心呢。”

虽然嘴上这么说，千反田脸上的喜色却没有消退。她为什么这么开心啊？仔细一想，是千反田把这个新闻带给壁报社的。自己带过去的新闻被报道出来，让她很开心……不，有点不对劲。千反田不会因为这点事情就开心到这种地步的。应该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因素吧。算了，别人的内心是看不透的，更何况对方还是千反田爱瑠。

“……那么，奉太郎，今天的销量如何？”

哦，对了。

“除掉在入须学姐那里寄卖的部分，十六册。”

“嗬，比昨天卖得多呀。”

只不过是误差的范围而已。在活动方面，相比今天的野火烹饪大对决，昨天的猜谜超级大挑战要更有宣传效果。所以，第二天主要还是因为那些闲得没事做的学生肯光临这种边境吧。如果大家能帮忙口头宣传一下，那就实在是感激不尽了。

话说回来，两天结束了却还剩下四分之三没卖出去，只能寄望于王牌“十文字”事件的进展了……

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从桌子里拿出饼干的袋子。

“奉太郎，这是什么？”

“糕点研来上门推销的。我一个人吃不完，你们要吃吗？”

我这么一问，伊原也过来了。

我们四人分掉了一袋饼干。在我们嘎吱嘎吱地咬着饼干的时候，宣告第二天结束的铃声响了起来。

【 剩余一百四十一册】

---

[1]原文为“社会の窓”，即“社会之窗”，这个说法源于1948-1960年间播放的NHK广播节目“社会之窗”，节目内容以挖掘社会内幕为主，后来“社会之窗”一词演变出“隐藏重要东西的场所”的意思。隐藏男性重要部位的裤子拉链处便因此而得名。

[2]一种斋菜

[3]冲绳的一种烧酒

四　又一个不眠之夜

4　044～047　又一个不眠之夜

044-♥10

不可以随便喊累。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听起来就好像是在说“我已经做够了，接下来就轮到你去做了”一样。如果实在是累得不行，那么就说“请让我休息一下”。因为这样听起来就像是在说“休息完之后，我还会继续努力的”一样。

这是我慈祥的祖母曾经告诉过我的话。

不对，不能用过去式。我的祖母还健在。

我并没有忘记祖母的教诲。不过，一个人半夜在自己的房间里喃喃自语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我有些累了。

拜托入须学姐帮忙卖的那部分销量相当不错，壁报社也报道了古籍研究社的事。因此，我并不是白忙一场，但是一回到房间，身体就突然沉重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并非体力非常差劲的人。虽然基本上不擅长运动，不过长跑成绩还是维持在中上水平。这两天来，我跑遍了神山高中的校园，但这并不是让我感到疲累的原因。

该怎么说才好呢……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时，好像不会这么疲累。解决自己人的问题时，则会感到稍微有些疲累。而这次的文化祭中，其实是我们把自己的问题交给其他人去解决吧？为此，我才会跑那么多路，去拜托总务委员会、壁报社和入须学姐的吧？

我对“十文字”事件感到非常好奇。以文化祭为舞台，按照五十音顺序进行偷盗的怪盗“十文字”。我很好奇他是用什么手法将那些东西偷到手的，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他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一想到这些，我就浑身发痒，几乎坐不住了。

但是深呼吸之后，站在古籍研究社社长的立场上思考时，我必须将那件事当成驱使他人的道具来使用才行。必须当成拜托别人时的武器才行。

真是不可思议啊，这样做居然会让我觉得如此疲惫。

不，我并不是退缩了。虽然折木同学也很努力，但是文集的销量还是不够好。

我也必须继续到处去拜托别人才行。我并不是对这种事情感到厌烦。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只不过……

我还是觉得有点累了。

045-♦10

我今晚本来是打算早点睡的，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我把手伸向书架，拿起了《 BODY TALK》——我的宝物之一。

《 黄昏已成骸》不在手边没办法看，说不定因此我才会把它神化了。我原本觉得《 BODY TALK》要比《 黄昏已成骸》略逊一筹，但是重新看了一遍之后，发现还是非常非常有趣。我本来是为了能更好地入睡才开始看的，结果却使得大脑越来越兴奋了。

论类型，这一部应该算是闹剧吧。主人公是一名少年，他没有听觉，也无法说话，但是能通过触摸对方来使用心灵感应。总之，只要接触就能洞悉彼此的想法，所以他作为麻烦制造者不断牵引着故事发展。然后，就像是在主张“对搞笑没有任何帮助的现实主义是毫无存在价值的”一般，一连串荒诞至极的麻烦蜂拥而来。具体来说，有宇宙人和丧尸的来袭。无论场面有多么崩坏，都会有将猫拟人化的二头身角色登场，制造出空白的一格，然后下一页状况就结束了。因此节奏非常快。是在最近的商业作品中难得一见的，漫画味道非常足的漫画。结果我就趴在被窝里，拿枕头垫着，一口气看到了最后。

顺便一提，这只猫就像补丁猪[1]一样，会到处露脸，并且还会在格子的角落毫无意义地进行特技表演。是作者的专属角色吧。虽然是双脚直立，但是没有穿衣服，只是在脚上套了一双松松垮垮的皮靴。算是穿长靴的猫吧。

尽管内容荒诞无稽，不过故事的重点集中在“沟通不良”上面，显得相当有深度。包括主人公在内，所有登场人物说到底都是一群利己主义者。虽然这个设定有点司空见惯，但正因如此，才更凸显出结局的深刻。嗯，这部作品果然也很不错。只不过，如果问我能不能满怀自信拿给河内学姐看，那我还是会犹豫再三的。这部作品有些太过依赖气势，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背景还没有彻底画好的画面。而且有时候人体比例会变得比较奇怪，还有台词的前后关系暧昧不清等等，缺陷还是相当明显的。

……而且，事到如今就算拿给她看，也只会让自己感到空虚罢了。

灯光只有枕边的日光灯而已。房间的书架朦胧地淹没在黑暗之中。

《黄昏已成骸》和《BODY TALK》在非商业作品中，是我非常喜欢的两部作品。但我的房间里当然不会只有这两本而已。在商业作品中，随随便便就能找出让这两本相形见绌的杰作来。

这是真的。在这世上有很多能够画出有趣作品的人。

在关灯前，我爬出了被窝，将收在书桌抽屉里的自己的作品拿了出来。虽然是早就看到厌烦的玩意，但是偶尔还是会想拿出来再看一下。

嗯。不是我自卖自夸，画得还不错。虽然画风在不断地变化，不过无论是哪种画风都没有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但是，随着一页又一页地看下去……

分镜一点才华都没有，台词没法给人留下印象，故事无法打动人心，似曾相识的起承转合，预料之中的发展。

如果把这个拿给除我以外的人看，或许能代替安眠药吧。

但是，看的人是我。

自己看自己的漫画，别说是安眠药了，甚至会成为兴奋剂。我带着难以言喻的感情咬紧牙关，将原稿放回到抽屉里。真不该看。大失策。睡不着就不好了，于是我吞下白色的药丸——真正的安眠药，躺下睡觉了。

046-♠12

长久以来一直奉行节能主义，基本上能够掌握大致的模式。过度贯彻节能主义，会导致大量可处理能源积累到晚上，使得那天晚上难以入睡。我本来就是夜猫子，再加上睡不着，时间轻轻松松就过了一点，很快就要到两点了。

老实说，我不记得自己今天特别省略了什么。只是无处可以发泄能量罢了。玫瑰色高中生活的象征性活动——神山高中文化祭，我居然在这段期间还是无处消耗体力，这是何等讽刺的事情啊。

在等待睡意的这段时间里，我考虑过找本书来看看，但是很遗憾，我手边只有那本无聊的平装书。虽然无聊的书正好可以拿来当安眠药，不过我选择了上网。我打算像之前那样，去看神山高中文化祭的官方网站。

我通过搜索引擎找到目标网站。感觉右眼有点痛。

首页的画面更换上了“现在是KANYA祭期间！请务必莅临参观”这样的宣传语句，还贴了体育馆舞台戏剧表演的照片。

我将页面往下拉。活动日程、参加团体一览、交通示意图、访客注意事项……然后，我将目光停留在两天前并不怎么在意的地方——邮购区。

邮购区属于文化祭活动的一环。商品当然是文化祭上面卖的东西吧。

上面有服装研究会的自制T恤、文艺社的文集《 谺》 以及漫画研究会的《 世阿弥’ s》 。只有这么多？这可是久负盛名的神高文化祭啊，

我又找了一会，但似乎真的只有这几样商品而已。

　　这样未免有些太荒凉了。再仔细一看，下单似乎是通过电子邮件来进行的。上面有邮箱的地址。域名是神山高中共通的，账号名是“soumuiinkai（总务委员会）”。里志没提过总务委员会有这样的业务呀。不过，事实上我也没有问过里志总务委员会具体都在做些什么。

　　话说，这个邮箱地址……就不能稍微多下点工夫，用英语作为名字吗？“soumuiinkai”……算了，这种只要大家看得懂就好的偷懒法还蛮符合我的喜好的。

　　我沿着链接寻找着还有没有其他值得一看的东西，不过由于基本上是对外宣传的网站，并没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信息。好了，时间也很晚了，我关掉网络，回到自己的房间。至于能不能睡着，就等钻进被窝之后再烦恼吧。

　　047-♣15

　　夜间，我出了门去散步。

　　夜风吹拂着洗过澡而干净舒爽的身体。这可是十月的夜风，毫无防备任凭吹拂的话，是会感冒的。不过我早有万全的准备，身上披了一件外套。

　　半月清晰可见，星星们也没有藏起身影，今天和昨天都是好天气。看这样子，明天也应该没有问题吧。真是令人开心的好事。活动进展顺利，我身为总务委员自然感到很开心；而受到好天气的眷顾，入场人数会增加，身为古籍研究社的一员，这当然是值得开心的好

事。然后，野外活动安然无恙，作为福部里志毫无疑问是满心欢喜的。各个社团都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如果因为下雨而无法看到他们的表演，那就太让人遗憾了。

比方说，今天的魔术社。二年级田山学长的魔术表演实在是非常精彩。我一向自诩为数据库，所以知道杯与球魔术的手法。但是，我只是知道而已，并没有办法实际表演出来。正因为如此，我才会由衷地对田山学长的技术表示赞叹。顺便一提，我之所以无法实际表演，不是因为在技术上无法做到，而是心理上的不可能。我只是想知道杯与球魔术的相关知识，并没有想要表演的欲望。

在这点上，我和奉太郎可以说有着根本性的相通之处吧。

……但是，奉太郎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人。尽管他自己一直这么主张，而且初中三年之间也忠实地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我走在夜色之中。在飞虫群居的路灯照耀之下，走在寂静无声的住宅区里。我穿的是运动鞋，鞋底很柔软，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某个地方传来了有人在看深夜电视节目的声音。

进入神山高中，接触到千反田同学这个罕见的触媒，奉太郎发生了变化。不对，应该说是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吧。在此之前，奉太郎从未在我面前展现过他的机智与敏锐，或者说是直觉。一言以蔽之，奉太郎拥有出色的推理能力。自从那一天——千反田同学一个人在地学教室的那一天以来，奉太郎不知让我惊讶过多少次了。奉太郎并非纯灰色的无个性无能力之人。他不是那种只会站在我身边干看却完全不帮忙的人。他是我最喜欢的，充满意外惊喜的人。

俗话说得好，真人不露相。如果奉太郎有一天真的注意到自己那不同寻常的一面，我真的能够发自内心地感到愉快吗？

因此，我没有去期待奉太郎能够解决这个不适合他的“十文字”事件，而是准备自己亲手解决。

身为数据库的我主动寻觅真相，这原本不符合我的性格。但是，为了模仿我现在不得不稍稍抬头仰望的朋友，我决定这么做。我深知这个行为有多么窝囊，也自知“帮助古籍研究社的宣传”这种说法只是对外的借口罢了。

这种事情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就好。

只不过是编造借口而已，就算是小学生也能轻松做到吧。

好了。

怪盗“十文字”匿藏在汪洋大海一般的嫌疑犯之中。奉太郎在地学教室说了一针见血的话——“你以为文化祭期间的神高一共有多少人出入啊？光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有一千人了”。

这在侦探小说中很常见，现实中的办案在这点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吧。如果是小规模的案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想查出犯人是谁，首先要从缩小嫌疑犯的范围做起。

世界人口大概是六十亿吧。在这当中，根据交通条件和机会问题等因素，可以不断地缩小嫌疑犯的人数。经过一定程度的筛选之后，再以此为前提进行细致周到的思考。比方说，如果在周围被森林大火

包围的山庄里发生杀人事件，犯人肯定就在山庄里面（只要没有听见直升机的螺旋桨声音）。如果富家千金在别墅里被杀了，那么一般都会认为犯人是知道她去了别墅的吧。只要嫌疑犯人数能够缩小到十人左右，那么就有办法调查不在场证据了。但是，“十文字”事件没办法这样做。

我没有详细听说每个社团失窃时的全部状况。但是，就像阿卡贝拉社是放在外头的大冰桶里面被偷走了东西一样，无论哪个社团都存在“任何人都有办法偷窃的瞬间”。围棋社没有上锁。占卜 研只有一个人，上厕所的时候就会离开位子。园艺社是“刚好没人在的时候”失窃。昨天的魔术社也是，既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盗，那么只能说任何人都有偷窃的时机。嫌疑犯在匿名的汪洋大海之中。

首先，犯人毫无疑问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这是贯穿在这两天里的事件，很难想象校外的人会连续两天都到学校来，并且精心做好引发事件的准备。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线索的话，那么嫌疑犯有一千人啊。一千人！朝着一千人大喊“犯人就在这里面”，那只会让自己感到无比空虚吧？而且除非是真正的犯罪调查机构，否则根本没办法查明一千人的不在场证明。

……唯一可疑的就只有御烹饪研吧。如果相信社长说他们是有准备汤勺的说辞，那么汤勺就是在野火烹饪大对决的准备期间失窃的。而且还要放上犯罪声明和《 KANYA祭指南》，所以内部犯案的可能性相当高。

但是，御烹饪研的社员会妨碍自己社团举办的、而且是需要花相当多时间进行准备的活动——野火烹饪大对决吗？汤勺是使用频率相当高的烹饪器具。如果我们想做汤的话，没有汤勺就会成为非常严重

的致命伤。以“o”为开头的社团还有“超常现象研”和“应援团&拉拉队联合”，何必冒这样的险呢？

看来这个思路也应该舍弃掉。

那么，要怎样筛选一千名嫌疑犯呢？

……比方说，歹徒事件的嫌疑犯也是藏身在茫茫人海之中。连续纵火案也是如此。在侦探小说中，要逮捕歹徒和纵火狂经常都是只能等待他们下一次犯案。就连我喜欢的福尔摩斯故事亦不例外，在“六个拿破仑”里，当第一个拿破仑半身像遭到破坏时，所有人都没有丝毫头绪。

没错。等待事件达到足够的数量，从中找出乍看之下瞧不出端倪的被害人的共通之处（这就叫做失落的联系，missing link。也叫失落的一环，missing ring。究竟哪个才是最初的叫法啊！我很好奇），或者是等待犯人出现失误。

为此，打算扮演侦探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到案发现场去。这是独一无二的，除此之外就没有我能够做到的事情了。

只要待在现场，就能抓住犯人的些许失误或者把柄，从中找出锁定嫌疑犯的某些要素。也就是期待敌人犯错。

在魔术社，我过于疏忽大意，没有想到“事先偷走，事后再让犯罪声明被发现”这样的手法，导致没能抓到现行犯。当时，在2-D教室里的人都只是来看魔术表演而已吧。

那么，明天要早起。一大早就冲进神山高中，牢牢盯紧“十文字”的下一个目标——以“ku”开头的社团。为了达成目的，福部里

志是会不辞辛劳的。在这点上，我和身为节能主义者的奉太郎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我对自己的观察力并不是自信十足，不过我绝对不会放过“十文字”的蛛丝马迹。

数据库得出结论的罕见瞬间。那个时候，我说不定可以将自己的意外收获当成感兴趣的对象。我掉头往回走。月光与路灯照耀着住宅区。我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脸来振奋精神，这时突然有只狗冲我狂吠。

---

[1]补丁猪是日本漫画大师手冢治虫笔下的漫画形象，主要作为客串 出现在各个漫画中，后来渐渐成为了手冢漫画里最大的客串 角色。

五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5-1　048～059　四人四色文化祭

048-♣16

WANTED！

第四十二届KANYA祭即将迎来尾声，各团体的活动顺利有序地进行着。但是，诸位贤明的读者应该已经得知，有个跳梁小丑公然对这个秩序举起了叛旗。没错，我们说的正是自称“十文字”的盗贼。

那个目中无人的盗贼有一个特征，就是会在成功偷窃后于社团留下犯罪声明。他（不，其实笔者在内心怀疑“他”说不定是“她”）在犯罪现场还留下了另一个东西，不过我们决定不在这里写出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为了防止诸位贤明的读者会加以模仿，我们基于社会责任而做出了这个决定，请大家多多谅解。

总而言之，受害范围已经扩大到七个社团。昨天下午四点那一期号外未能详细报道的阿卡贝拉社、围棋社、魔术社的受害状况，将于后文细述。正如已经报道过的那样，“十文字”目的就是要偷走十件物品。

那么诸位贤明的读者，亲爱的神山高中学生们！我们壁报社在此呼吁大家勇敢地站起来。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十文字”的奸计得逞吗？诸位在智慧上难道会输给这个可能是本校某个学生的“十文字”吗？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壁报社渴望有名侦探挺身而出，能够抓住怪盗“十文字”的尾巴，摘下他的面具。期待大家一展所长，齐来逮捕“十文字”。并且，我们会歌颂赢得这场斗智游戏的胜者之智慧，用一期大号外来回报其付出的辛苦。

还真是一篇慷慨陈词的报道啊，不过我并不讨厌这种调调。

在文中提到“将于后文细述”的阿卡贝拉社和围棋社的受害状况，并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新信息。阿卡贝拉社的大冰桶在公演开始前似乎一直放在走廊上，而围棋社更是在文化祭前一天就把棋子放在预备教室里，门也处于一直不锁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无论谁都有下手的机会。

我大概是笑眯眯地在看贴在楼梯口附近公告栏上的壁报吧。我在壁报社里没有认识的人，不过如果是能写出这种报道的人，我倒是蛮想见识见识的。

话说，最让人叹服的是这期号外贴出来的时间。壁报社对外公布是每隔两小时（啊，和“十文字”的作案时间很像嘛！）贴出一期号外，早上的八点号应该是最新一期，但是现在时间才刚过七点。估计是一大早到学校，匆匆忙忙地贴上去的吧。看来他们是干劲十足啊。

不过论干劲的话，我也不会输。我同样在早上七点就已经到学校里来了。更准确来说，我不到七点就穿过校门了。我本来以为校内应该是接近无人状态的，却没想到晨雾中的神山高中已经到处都有人的气息了。真不愧是神高文化祭期间，没办法用常识来看待啊。

好了，关于关键的目标——

顺序轮到“ku”开头的社团了。有两个社团符合这个条件。“猜谜研（kuizuken）”和“全球行动社（gurobaruakutokurabu）”。虽然“猜谜研”的首字是清音的“ku”，是最合适的目标，但是猜谜研的活动在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专门设置准备室之类的地方（关于这点，身为总务委员的我可以保证）。而另一方面，“全球行动社”在神山高中文化祭中罕见地以图示板展示为主，基本上都是门户大开。通过排除法，可以推测出“十文字”的目标应该是这边。

我走上楼梯，前往全球行动社的展览会场三年E班教室。昨晚放学前我调查过了，全球行动社还没有被偷走东西，也没有发现犯罪声明。我的监视这次应该是不会失手了，除非“十文字”今天早上比我更早来学校将事情办完。

然而——

三年E班教室前面已经有先到之客了。

“哟，福部，你来得真晚啊。”

谷同学。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

“哦，你是古籍研究社的吧……之前承蒙你们的关照。你也在追查这起事件吗？”

说话的是二年级的羽场智博学长。我在暑假的“女帝”事件和他有过一面之交，记得他应该是侦探小说研究会的人。“会有一大堆爱出风头的人来凑热闹吧。”谷同学昨天的预言应验了。如此一来，我也是爱出风头的人吗？虽然我也不否认啦。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还有一名不认识的学生在稍远处看着我们这边。看起来不太像是在进行最后一天的准备，那个人也是侦探志愿者吧。算上我一共是四个人。伤脑筋啊，虽说要加强监视，但是没想到一开始就变得如此戒备森严。“十文字”会怎么下手呢？

我隐藏住内心的动摇，笑眯眯地找谷同学说话。

“哟，早上好。一大早就来监视，你还真有干劲啊。”

“你也是。”

“那么，应该还没有下手吧。”

谷同学用大拇指比了比三年E班教室里面。

“我可不会好心好意地告诉自己的劲敌。你自己去调查吧。”

根本不需要调查。如果已经下手了的话，那三个侦探志愿者就不可能仍旧在这里等待了。我耸了耸肩膀。

时间刚过七点。八点半必须去体育馆接受点名。虽然到时候会出现空当，但是“十文字”也应该是如此。我，还有在这里的所有人想必都打算最后一个进入体育馆，并且最早一个冲出来吧。万一“十文字”仍有办法趁这个空当下手，我们也能够找出缩小嫌疑犯范围的线索来。

我默默地走到离谷同学和羽场学长稍远的地方，靠在走廊墙壁上。如果是在冷硬派的作品里，这种时候应该一边抽烟一边等待对手的行动，但很遗憾这里是高中。我从束口袋取出九连环和口香糖，来代替香烟盒。

049-♥11

终于到最后一天了。

今天是周六，所以应该会有不少校外人士到场。而“十文字”事件不出意外的话也会在今天结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今天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天。我再次坚定了决心，来到前方附近的公告栏，准备先看一下最新一期的“神高月报”。

公告栏前已经有先到之客了。

轻轻盘着手、稍稍扬起下巴在看着公告栏的那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高中生。大概是大学生吧。橘色衬衫下露出来的手臂晒得有点黑。尽管风已经完全带上了秋意，但那人仍旧穿着充满夏日风情的短牛仔裤。那个人的腿略微站开，一只脚在有规律地踏着节拍，可以明显感受到那人非常愉悦的心情。

那个人是在看壁报吧。视线上下移动了好几次，过了一会儿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听到了这样的嘟囔声。接着那个人放开盘着的手臂，转过身子，踩着来宾用的拖鞋不疾不徐地走开了，消失在楼梯口处。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刚才那个人啊？年龄看起来是大学生的样子，拥有活泼气息的女子……有点想不起来。但是，总觉得自己对那张脸很有印象。我对于记认别人的脸和名字还是很有自信的呀。

“唔。”

还是想不起来。也许只是我的错觉吧。

050-♠13

地学教室仍旧是门可罗雀。不过虽然一直在抱怨没人上门，但我好歹还是亲手卖了将近三十册的文集，所以好像也不应该这么怨天尤人。

不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但是每当那个纸板箱进入视线，即便是我，也同样会感到焦急的。乍看之下平凡无奇的纸板箱，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那是恐怖之箱。

那里面沉睡着永远不会被阅读的铅字们。然后，它们在不会开启的箱子中一点点地变化，文字与文字相互替换，每一页都乱成一团，逐渐发酵成精神的毒物。铅字们让自己变化成只要看过一遍，就会烙印在心里永不离开的黏稠故事。在永不见天日的潮湿场所，它们一直呢喃着“读我，读我”，不停变化成更有魅力、更具印象的东西。但是，它们依旧永远不会被人们阅读，最终腐烂凋零或者是被烧毁……

总之就是闲到可以像这样胡思乱想。还剩下一百四十一册。交给入须的那二十册也无法保证能否全部卖完，似乎终于到了要做好觉悟的时候了。一百多册文集保存起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到最后还是剩下大量库存的话，那么就只有收在某个仓库里等着腐烂，或者是当成可回收资源扔掉吧。

伊原画的兔子与狗互咬的封面。平装，进行过PP加工。

“……”

唔，如果做得更偷工减料一点就好了。

算了，总之现在已经无事可做了。我在桌上托着腮帮子，这时远处传来了微弱的吹奏乐器的声音。应该是体育馆那边吧。我望向中庭另一边的普通大楼，那些被遮光窗帘挡起来的教室看起来就像是蛀牙一样。

我换了一下托着腮帮子的手。

……将“十文字”事件当成揽客熊猫，帮古籍研究社吸引客人。这个想法并不坏。如果壁报社愿意放上“最后的目标——古籍研究社”这种有煽动性的宣传语，那么应该会有不少人来凑热闹吧。

不过，我有个稍微不同的想法。那个想法主要是为了将《冰菓》全部卖掉。虽然并不能保证一定会顺利……

没有客人上门。时间还很多。我一点点地盘算着自己的计划。

【剩余一百四十一册】

051-♣17

“全球行动社”换个说法就是“国际活动社”，所以我心不在焉地猜想，他们的展览应该都是孟加拉洪水的惨状或者印尼内战之类的东西吧。很遗憾我目前对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兴趣，估计不会太好玩吧。

且慢，其实并非如此。图示板的内容是“你也能做到的玉米面包制作方法（墨西哥）”、“用市面上卖的牛奶来做酸奶（保加利

亚）”等等，几乎都是在介绍地域美食。我对社长表示这真是相当有趣的主题啊，结果那男生却苦着脸说道：

“我们不是烹饪社团啊，本质是国际义工社团。我们把自己不要的旧衣服寄给贫困的孩子们，但是相比那些活动，还是像这样展示异国美食要更有趣吧。实际上我们也经常做来吃……不过，不管是哪种展示，似乎都没人愿意看啊。”

没错。不知道是壁报社还是口耳相传带来的效果，随着时间推移，侦探志愿者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些人又吸引了更多的人群，三年E班教室的人口密度变得相当高了。虽然没有向总务委员会报备，不过他们似乎已经制作好玉米面包分发给到场的客人。只是，在点名结束后不到一个小时，那些面包就被侦探志愿者们吃得一干二净。我也不是不能理解社长的叹息。但是，一想到古籍研究社也有机会迎来这样的盛况，那个叹息听起来也像是喜悦的欢声了。

话说回来——

“……什么事也没发生啊。”

我听到有人无趣地低声嘀咕着。原来是谷同学。从将近一个小时前开始，他就一直说着那种话。不过到了现在，我也很想对他表示同意了。怀表的时针已经快要指向十点了。既然是大约每两小时发出一次犯罪声明，那么差不多该有所行动了吧（神高开始上课的时间是八点）。可是，无论再怎么留神关注，也看不到任何可疑的举动。

“万一……”这样的想法一直盘踞在内心某处。难道“十文字”的目标是猜谜研？不不，这才真的是万分之一的概率。猜谜研的活动

已经结束，社员们应该都在各自享受着文化祭。如果想去猜谜研处偷东西，那要从哪里下手，偷走什么东西才好啊？

只是，在要偷走什么东西这点上，其实全球行动社也相当微妙。我吸取了教训，为了防止再出现魔术社“蜡烛”那样的情况，就把物品名称都翻译成英文，但还是找不到任何以“ku”开头的东西。在神高内部，学生是穿拖鞋的。总不至于偷走拖鞋，然后说“我拿走鞋子（kutsu）啦，哈哈哈哈”吧（漫研的COSPLAY和其他一些社团的服装都有鞋子，那是特例）。这种时候，怪盗“十文字”应该会像从阿卡贝拉社偷走AQUARIUS那样，稍微动一下歪脑筋吧，只是到目前为止仍旧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不禁怀疑他是不是干脆放弃了呢。

从侦探志愿者们之中也传来了——

“我不玩了，走吧。”

“有什么情况出现的话，就给我发短信吧。”

周围都是这样的声音。羽场学长似乎是因为社团里有什么事情，中途就消失了。从一开始就守在这里监视的人，大概就只有我和谷同学了。

怪盗“十文字”你怎么了，不会被这么多人给吓倒了吧？哼，窝囊的家伙，时间已经到十点了啊！

……这时，谷同学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手机。似乎是有人给他发短信，他看向手机屏幕。

然后，谷同学突然大叫：

“……怎么会这样！”

嗯？发生了什么事吗？

谷同学合上折叠式手机，没有放回口袋里就准备跑出去。我正好就站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便十分平静地询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吗？”

谷同学嘴巴紧闭。如果是和我完全无关的事情，那么他直说就可以了。既然沉默不语，就表示与“十文字”有关。

试着再稍微推一把吧。

“很遗憾，我不像谷同学你那样有可以通风报信的好朋友。如果不介意的话，能与我分享一下消息吗？”

低声下气的效果十分显著。谷同学张大了鼻翼说道：

“哼。‘十文字’那家伙虚晃了一枪。”

“虚晃一枪？难道是猜谜研被偷了？”

谷同学摇了摇头，然后不知为何得意地笑了。

“不是。”

“那么……”

谷同学把声音压得很低，应该是不希望被周围的侦探志愿者们听到吧。

“……轻音社（keionbu）的‘弦（gen）’被偷走了。”

轻音社？轻音社？

与谷同学相反，我不由自主地抬高了音量。

“这是真的吗！”

谷同学顿时露出了沉痛的表情。

“如果你怀疑的话，就自己去确认一下吧。再见。”

他留下这句话，小跑步离开了三年E班。有一瞬间我想追上去，但还是放弃了。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无谓之举。

看来“十文字”的弹性思维远远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因为有“按照五十音顺序”和“几乎每隔两小时”的束缚，才有办法守在现场等待犯人露出破绽。然而，“十文字”看到全球行动社戒备森严，就转而向轻音社下手。既然他如此变幻莫测，那么我就束手无策了。

也就是说，从现场状况来限定嫌疑者范围这种正面进攻法已经行不通了。

另一方面，虽然我很想攻其不备，但又没有想出奇招妙策的才能。如果能想出来的话，我一开始就会选择那种方法了。

这下……

我昨晚思考过了。“十文字”匿藏在众人的汪洋大海中。为了抓住他，我的唯一手段就是守在现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但是现在，“十文字”很轻巧地翻身闪过。既然他抛掉了规律，那么我要怎样才能守在现场呢？

看来要重新思考一下了。

我还有什么能做到的事情吗？

052-♠14

该说真不愧是周六吗？随着太阳越升越高，客人也越来越多了。

入须的录像带电影似乎也大受好评，寄卖的二十册真的全部卖完了。千反田又拿了十册过去。

客人的绝对数量足够多的话，可能会有不少人一时兴起逛到这个校园的角落来。有两名中年妇女结伴而来，只因为我陪她们聊了一会，就慷慨地每人各买了一册文集。听了也不要吃惊，加上这两册，今天早上总共卖出去了九册。万事开头难，看来今天很值得期待啊。

多谢惠顾。就在我用不自然的笑容送走客人之后——

……想去上个厕所啊。

一个人看店就怕碰到这种情况。没办法麻烦别人帮忙看管一下。商品是文集，倒不怕别人偷，但我也不能把钱丢在这里就去解手啊。于是我盖上用来代替收银台的糖果盒，放进自己的斜挎背包，然后拿

出活页文件夹，抽出写着“休息中　文集《冰菓》一册两百日元想购买的人请把钱放在桌上”的活页纸。

背包底下有一个陌生的东西在闪光。我拿出来一看，是伊原昨天扔给我的心形别针。我没有多想，就把那个放到一堆《冰菓》的旁边，然后又抽出另一张活页纸，写下“别针　以物易物　请随便留下什么有点价值的东西”。

好了。那么我去去就回。

如厕中。

我回来了。

啊，我才离开不到五分钟，别针就不见了哦，喂。而且桌上还放着两百日元。卖掉了一册吗？还真是什么时候都会有客人上门啊。

我发现提及别针的那张活页纸上似乎写了一些字。看到上面的内容后，我的表情自然而然地变得苦涩。我对这个笔迹有印象。只要看了那个留言，就能马上知道是谁来过了。

——不要抛下商品去休息。这个别针是哪来的？我收下了。用来交换的东西我放在《冰菓》上面。能不能用来消遣，那就取决于你自己了——

是老姐。没想到她真的来了啊。但是也太不凑巧了，偏偏是在五分钟的空当来袭。不，对我来说应该算是好事吧。

从老姐的钢笔开始，经历了胸章、格洛克、面粉、心形别针的稻草富翁，现在又回到了老姐的东西上。话说，她用来交换的东西是什么啊？既然是老姐，估计是不会留下什么好东西吧。我漫不经心地望向《 冰菓》 。

书堆上面摆着一本与《 冰菓》 同样尺寸，类似文集的东西。骑马订装订，没有进行PP加工，外观上看要比《 冰菓》 逊色很多，不过相当厚。封面图是女人的侧脸。不是写实画风，而是漫画风格。

我先把糖果盒放回原处，并将老姐留下来的两百日元放进去。用不着确认剩余的册数吧。就算是老姐，也不可能会偷《 冰菓》 。我坐到椅子上，拿起老姐的交换品。

封面的角落用竖排的方式写着小小的标题。《 黄昏 已成骸》 ？还真是相当不吉利的标题啊。另外一边的角落则是作者名。“安心院铎玻”。看起来像是僧侣的法号。当然是笔名吧，念法是“ANSHINI N TAKUHA”吗？

这样的标题和笔名，该不会是有关超自然现象的书籍吧？我带着这样的想法翻了一下，原来是漫画啊。场景从穿着水手服的女孩走出木造的车站开始。我忍不住惊叹一声，画得相当棒啊。

原来如此。漫画的话，确实很适合打发时间。虽然老姐表露出如此直接的好意让我觉得很恶心。既然她专门从家里带过来，应该不会很烂吧。我就心怀感激慢慢看好了。

在开始看之前，我好奇这漫画有没有后记，就翻到最后一页瞄了一眼。

原来是有后记的。

各位觉得《黄昏已成骸》如何？

不是我自卖自夸，我觉得这部作品完成得相当不错。不过我只是帮忙画了点背景，除此之外就几乎什么也没做了。如果大家喜欢上了这部漫画，那么这都是原作和作画的功劳，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们并非全都是漫画研究会的人。只不过，我们都喜欢漫画，聊着聊着就意气相投，于是兴起了画画看的念头，而完成品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作为处女作，这部作品是相当出色的，但是一个劲地夸自己人似乎也不太好。所以就交给将这部作品拿到手中的读者们去评价吧。

然后，我们并不打算只合作这么一次就解散。我们已经朝着明年的KANYA祭开始准备了。负责原作的A说下一部作品要大幅改变作品风格，挑战一下悬疑类。好像是计划着能不能把克里斯蒂的名作进行一下改编。标题似乎已经确定好了。

我在这里预告一下吧。下一部作品的标题是《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又是阴暗的标题呢（笑）。

那么明年KANYA祭再见。

安心院　铎玻

那是正经八百的手写文字。

“……”

我明显皱起了眉头，接着重新看了一遍。

KANYA祭。也就是说，这部漫画是神山高中的学生画的吗？而且毫无疑问是在文化祭上贩卖的作品。

还有“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我不知道“库特利亚芙卡”是指什么，但是“排序”这个单词让我有些在意。不对，如果只有“排序”这个单词的话，我应该是不会在意的。关键是在那前面有“计划着能不能把克里斯蒂的名作进行一下改编”这句话。

而且，这是老姐拿过来的东西。我再次看了一下老姐留下来的信息。

——能不能用来消遣，那就取决于你自己了——

为什么是取决于我？如果只有“用漫画来打发无聊时间”这层意思的话，她留下的这句话也未免太过古怪了。而且，我不认为老姐会有“弟弟说不定很无聊吧，我拿本漫画给他看”这种想法。要我打赌也可以。

“她该不会是带来什么麻烦事吧。”

我嘟囔着，重新坐在椅子上。

画功很不错。只是看个后记也没什么意思，稍微仔细看一遍好了。虽然说得未必准确，不过后记对故事本身也很有自信。即使这是老姐别有深意的玩笑，也能够达到原本用来打发无聊的目的吧。

【 剩余一百二十一册】

053-♣18

整理好想法了。

我的结论是——“这个事件不是我能应付过来的”。

不论是好是坏，懂得放弃是我的特性。

如此一来，我能做的事情就只剩一件了。我平静地将那件事说了出来。

“看你了，奉太郎。”

054-♥12

我在寻找某个人。

不是别人，正是广播社的社长。全球行动社因为“十文字”效应而大为热闹——除了福部同学之外，我从其他人那里也听说了这个情况。自称“十文字”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要不停地偷东西？我感到非常好奇。只要一思考这些，大脑里就会涌出各种疑问。但我决定将这份心情稍微延后。虽然我不可能彻底放弃追求答案，不过我暂时将这方面搁置一旁，尽管这样做会让我非常难熬。

既然“十文字”事件能够吸引到如此多的人，那么可以认为这是个大好机会吧。面对机会要大胆把握，这是系统化的行动之一。我准

备去拜托广播社，希望他们能在中午的节目中提及古籍研究社的事情。

而且多亏入须学姐的教诲，与壁报社的交涉取得了圆满成功。所以，为了更进一步进行宣传活动，交涉对象就非广播社莫属了。

但是，我本来以为只要去广播室就能找到社长，却不想扑了个空。一名女生用经常在校内广播中听到的声音询问我的来意后，有些纳闷地歪着脑袋说道：

“社长一般都是待在这里的。不知道现在跑哪里去了啊……广播节目的主题还没有决定下来，商量一下的话，应该有机会报道你们的。”

所幸我知道广播社社长的长相，想找还是有办法的。于是我走遍校内，寻找着社长的身影。但是，迟迟没有发现。

找着找着，我来到了专用大楼的三楼，便打算去探望一下正一个人看店的折木同学。刚才我去拿入须学姐答应追加寄卖的十册文集的时候，他看起来似乎相当困倦。

刚走上楼梯，我就发现有个人正在朝地学教室走去。令人吃惊的是，那个人就是我在寻找的广播社社长——吉野康邦学长。出乎意料的状况让我大为困惑，不过我马上稍稍整理好领结，小跑步追上了吉野学长。

“吉野学长，您好。”

吉野学长停下脚步，睁大眼睛回头看着我。他留着率性的发型和浓浓的眉毛，让人觉得他是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

“你是？”

我向他低头行礼。

“我是古籍研究社的社长，千反田爱瑠。我有事想拜托吉野学长，所以一直在找您。”

但是，吉野学长没有把我的招呼听到最后。我刚报上姓名，他就用大得惊人的声音盖过了我的话。

“欸，你就是古籍研究社的社长吗！哎呀，真是巧啊。你来得正好。我有事情想拜托你，正在找你呢！”

啊呀。

我还没有询问究竟是什么事，吉野学长就快速地继续说道：

“壁报社报道的那个是真的吗？是真的吧？‘十文字’最后的目标是古籍研究社！啊，我太没头没脑了。‘十文字’的事情成了相当热门的话题呢。所以，我打算在中午广播拿这件事当材料。今天下午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活动，我正伤脑筋呢。这种有话题性的事情真是让我们感激不尽啊。问题是要找谁来当嘉宾，于是我就想到了怪盗瞄准最后一个目标社团的社长——这样的宣传最理想不过了。怎么样，你愿意上我们的节目吗？不用担心，你只需要回答我们准备好的问题就可以了。你的声音很好听呢，正好适合上广播节目。你意下如何？”

啊呀啊呀。

根本用不着使用入须学姐教我的交涉技巧。不过，我没想到自己会去当广播节目的嘉宾。因为我原本只是期待广播社能够稍微提及古籍研究社那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嘉宾……那么，应该是像第一天的猜谜研社长那样接受采访吧？

……我能做到吗？

沉默似乎有些太长了。吉野学长挠了挠头说道：

“呃，我不会勉强你的啦，只是……”

“啊，不不。”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堆积如山的《冰菓》，还有摩耶花同学发现下错订单时的表情，以及折木同学和福部同学。

没什么好犹豫的了。我再次深深地低头行礼。

“我才要请您多多关照。”

“啊，是吗？”

吉野学长笑逐颜开。

“那么，十二点。十二点请到广播室来。广播从十二点半开始。你可以带便当来。那么就这样，拜托了。”

“彼此彼此。”

我能冷静地把话说清楚吗？相当不安啊。吉野学长说只要回答提问就好，应该不会提一些太过私人的问题吧。我大大地喘了口气，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啊啊，对了。我到这里是准备去看看折木同学的。地学教室的门是关着的。文化祭期间门应该是一直开着才对啊，是忘记打开了吗？我敲了一下门，走了进去。

折木同学和福部同学在里面。福部同学稍稍举起手，向我打了声招呼。

“哟，千反田同学。入须学姐那边似乎很顺利啊。”

“是的。我们又追加了十本过去寄卖。”

我一边说，一边看向折木同学。折木同学在专心致志地看类似文集的东西，没有抬起头来。说不定他完全没有发现我走进来吧。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福部同学夸张地耸了耸肩膀。

“是漫画。他沉醉在里面，根本不听我说话。”

折木同学依旧盯着漫画，回答道：

“我在听。‘ku’被跳过，‘轻音社’遭殃了对吧。”

“既然你没有了解到这件事所代表的严重性，就不能算是在听。”

过了一会，折木同学厉声说道：

“大团圆了。你稍等一下。”

福部同学又耸了耸肩膀，像是在说“你看吧”。

真的只是稍等一下而已。不到三十秒钟，折木同学就合上了手中的漫画。他“呼”了一声重重地叹了口气。福部同学对这样的折木同学调侃道：

“没想到奉太郎居然会沉迷同人漫画啊。要拜摩耶花为师吗？”

同人漫画和普通的漫画不同吗？我对漫画所知甚少……

折木同学瞥了一眼福部同学，我觉得他平时有些倦懒的态度中添了一丝怡然的感觉。折木同学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睛，轻声说道：

“这个真的很不错。”

“嗬。那等会也借我看看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折木同学这样的表情，所以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走过去看了一下那本书。封面上画着一个可爱但有些哀愁的女孩子。能让人一眼就看出哀愁的气息，说明作者的画技非常出色，而服饰的质感更是让我叹为观止。那个女孩子穿着与我身上相同设计的水手服，可以看出有微微清风从她的正面吹过来。

……唔。

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我稍微歪了歪脑袋。福部同学向我询问道：

“怎么了，千反田同学？”

“没什么……”

我再看了一次。画面充盈着哀愁，画风可爱的女孩子。很有质感的服装画法。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这张图。”

“是错觉吧。”

折木同学的声音马上飞了过来。

是这样吗？

我再次仔细地端详了一遍……不，不会错的。我很有自信地断言道：

“我看过这张图。不对，不是这张图，而是画这本漫画的人所画的图。”

“是在以前看过吗？”

我摇了摇头，接着回答福部同学的提问。

“不是，应该是在最近。”

啊啊，就要想起来了！既然记忆模糊不清，就表示我只是稍微瞥到一眼吧。如果是仔仔细细地看过，我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忘记的。

唔，唔……

“我、我……”

“千反田，我们现在有很多事要忙。”

折木同学发出劝诫似的声音。我知道。现在确实很忙。即使不是如此，我也因为好奇心太强而经常造成折木同学的困扰。我十分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控制不住啊。我想知道，非常想知道。所以还是说出了口。

“……我很好奇。”

我把手按在自己的喉咙上。

“都到这里了啊。”

“给我咽回去。”

“办不到啊。”

“求你行行好。”

“请让我看一下其他页。”

折木同学轻轻地叹了口气，将那本漫画递给我。我仔细看了看封面，对于《 黄昏 已成骸》这个标题是完全没有印象。也就是说，我果然只是看过图而已。

我随便翻了一下……里面有男生的图。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啊！”

“嗯？你想起来了吗？”

折木同学不知为何露出泄气般的表情。虽然这让我有些在意，但我轻轻地点头说道：

“是的，大概不会错吧。这个男生的图非常像。我是在会议室旁边的公告栏上看到的。应该是文化祭宣传海报的图……”

到了最后，我的声音越变越小了。我对漫画所知甚少。虽然觉得应该是同样的画风，但还是不敢断言。

“那个珍稀版吗？”

福部同学似乎看过那张海报。仔细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福部同学是总务委员嘛。他像我刚才一样，凝神端详着那张图。

“……唔。虽然很像，但还是有点难以断定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对比一下吧。”

没错，这样做就可以了！

“折木同学，这本漫画请借我一下！”

折木同学稍稍往后缩了一下身子。啊，我似乎又太过靠近了。折木同学缓缓地摇了摇头。相比于否定，那更像是听天由命的样子。

“好吧。你都说出了好奇两个字，如果这样就能满足的话，那真是谢天谢地了……不过，你要马上还给我哦。我还要用。”

“好的，我会马上还回来的！”

我将《 黄昏 已成骸》 紧紧地抱在胸前。

055-✦11

阿福和小千似乎都寄望于第三天，希望能多卖掉一些《 冰菓》 。而漫研也同样将文集的销售重点放在第三天。

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第一预备教室就已经站着几个人在等候开门了。开始之后，客流量简直不是前两天可以相比的。让我感到相当开心的是，宣传海报大受欢迎，不止一个人问过多少钱一张。老实说，如果可以一张卖一百日元的话，对于社团预算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在以“禁止商业性摊位”为原则的神高文化祭中，即兴增加“商品”是一大禁忌。汤浅社长没有以身犯险，但因为实在拒绝不过，最后她决定将海报分送给几个人。

而送出海报所造成的空缺，还是由我们来填补。

我会画的角色并没有多少，所以只能将已经送出去的海报上的角色换个角度或姿势来蒙混过关。我今天的服装是有好几个口袋的卡其色外套和解放帽。我听到很多客人看到我的解放帽，说出了很多角色名，但是只有河内学姐一个人看出我是在COSPLAY谁。

“……莫非是看到鸟会缩小的刑警？”

“是的。”

“是缩小后的版本？”

我不太喜欢别人拿我的身高做文章。学姐也是与警察有关的角色，在格斗游戏里的华人角色中可以算是始祖。穿着几乎露到大腿根的高开叉衣服。我不知道服装是不是学姐自己制作的，不过在再现度这点上，我不得不承认做得相当出色。手环上的尖刺闪烁着金属光泽，让我担心会不会不小心造成事故。

一投入到画图中，就可以忘记很多事情。无论是昨天的事情、“十文字”事件，还是《黄昏已成骸》。不过，由于忘得太厉害，我开始有种“不这样永远不停地继续画下去，事后就会非常难受”的感觉，让我不禁心情低落。我画好第一张，描好线，擦掉了底稿。

“画好了。下一张。”

“随便画画就好。”

好的，我会随便画的。

面对白色的绘图纸，我一瞬间犹豫该画什么。教室里的人相当多。不管是多么挑剔的人，也没办法说这种状况叫门可罗雀吧。文集《世阿弥’s》的销量很好。河内学姐的COSPLAY大受校外的大哥哥们欢迎，她忙着招待客人，没办法加入涂色的阵营。虽然河内学姐的追随者们在帮忙上色，但是随便一看，就知道她们在技术和速度上有明显的差距。我不太喜欢河内学姐，也经常会被她的这帮追随者们搞得哑口无言，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河内学姐自己有着相当高超的创作能力。

用来洗画笔的水桶已经相当浑浊了。有人拿起那个水桶说要去换水。是长相和姓名不一致的一年级学生。那个女生没有勉强穿过拥挤的教室，而是绕在人群的外围往外面走。在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似乎在她脸上看到了期待的表情。相比龙与虎相遇时的斗志，那份期待更接近于猫遇到老鼠时的喜悦吧。

“啊呀呀。”

那个女生装模作样地失去了平衡。啪，一滴水溅到了我的桌角上。

我心里明白。那个女生只是打算做到这个地步而已。她只是想稍微使点坏，教训一下顶撞自己敬爱的河内学姐的那家伙。仅仅是溅上一滴水，她就十分满足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不知道是谁推了那个女生一把。我也没有看清楚。也许是挤进第一预备教室的人群中有人绊倒或者是踉跄了吧。那个女生原本只是故意稍稍失去平衡，这下就完全收不住了。紧接着，传来的不是“啊呀呀”那样的做作声音，而是近乎惨叫的声音。

我最多只能扭转身体。

“……”

没有从脑袋上泼下来，这也许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水滴——正确来说是一整桶的水向我的胸口扑来。从右肩到侧腹一带的衣服都变色了。那是一直拿来洗画笔的水，已经脏到必须换掉，有着恶心的臭味。

污水也溅到了接下来准备画图的绘图纸上。绘图纸被黄灰色的污水浸成了一片斑驳。

那个女生露出战战兢兢、泫然欲泣的表情。

但是该怎么说呢，这就是所谓的“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吗？是不是呢？

我完全气不过来，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按在“滴答滴答”地不停滴水的外套上。白色的手帕一下子就被染成了黄灰色。

嗯。外套原来就是卡其色，大概不会太显眼吧。

刚才热热闹闹的第一预备教室转瞬间变得寂静无声。感觉有些对不住大家啊。我缓缓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找到社长的身影，说道：

“社长，不好意思。接下来就麻烦你了。”

和河内学姐不同，我的服装并不属于无法在外面行走的类型，所以我是穿好COSPLAY服装从家里过来的。虽然看起来不管是多么普通的服装，但既然知道自己是在COSPLAY，对于穿着在外面行走还是多少有点抵触的，但是我从阿福那得知想到人满为患的更衣室去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此一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校服是放在家里。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把上体育课用的运动服放在学校里了。之前我把洗干净的运动服带到学校来，但是体育课改成了自习，就没有用上。我在挤满了准备登台表演的戏剧社社员们的更衣室角落，静悄悄地换好了衣服。

说起来，古籍研究社现在怎样了呢？阿福好像在计划着什么。小千应该也不会袖手旁观吧。那个下错订单的失误是我的责任，最后和他们一起迎接文化祭结束似乎也挺不错的。

运动服的颜色原本应该叫浅葱色才对吧，不过“浅葱色”这个词会给人一种神职人员或者新撰组专用色的印象，所以神高的运动服原则上称作“比较淡的水蓝色”。我穿上水蓝色的运动服，向地学教室

走去。当我进入专用大楼，一步一个脚印似的踩着三楼楼梯往上走的时候，从上方传来了拖鞋的轻快脚步声。

“啊，摩耶花同学！”

小千非常开心地朝我挥着手。我正打算问她这么急是要去干什么，她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我漫不经心地想着，她的手掌好温暖啊。

话说，这里是楼梯啊，很危险的。

“慢、慢着，小千！”

但是小千没有理会我的抗议，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说道：

“太好了，有摩耶花同学在那就以一顶百了。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实在是没有自信。你现在方便吗？没有什么急事吧？”

我以一顶百？

“咦，什么啊？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小千的右手抓住了我的手腕，左手则将一本像是文集的东西抱在胸前。书脊上可以看到订书机的针，制作得似乎不是特别精良。但是——

“就是这个。”

看到那个文集的封面，我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

“为、为什么小千你会有这个啊！”

那个，画着女性侧脸的熟悉封面，正是《 黄昏 已成骸》！

“这不是我的，是折木同学的东西。”

那就更让我费解了。为什么折木那家伙会有《 黄昏 已成骸》？这可是去年文化祭在走廊角落跟秘密小摊一样的地方，悄悄贩卖的刊物啊。虽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有一瞬间我不禁怀疑折木该不会是把我的那本偷过去了吧。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小千拿着的那本书。顿时，小千像是要保护它似的紧紧抱在胸前。

“摩耶花同学，你知道这本漫画吗？”

我一边把手缩回来，一边回答道：

“嗯……算是知道啦。”

“那么，也知道画这本漫画的人是谁吗？”

我瞬间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小千说的画漫画的人是指笔名的安心院锝玻，还是原作者安城春菜。小千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困惑，改口重新说了一遍。

“我是说画图的人。”

“那我不知道。”

于是，小千更加兴冲冲地说道：

“告诉你啊，文化祭有宣传海报！我很好奇画那张海报的和画这个漫画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原来如此，是这么一回事啊。

我很理解。小千经常会去调查自己感到好奇的事情，不过我对此一般都是不怎么在意的。然而，这次我非常理解小千的心情。看到两幅画风很相似的图画，却不知道彼此的作者是谁，当然会很好奇这是不是同一个作者呢。

也就是说，文化祭海报的作画者与《 黄昏 已成骸》 的作画者是同一个人？

如果真是这样，那无论如何我也要去确认一下。我已经知道原作者是谁了，只要调查出结果，我就有可能连作画者是谁都能知道。虽然负责原作的安城春菜转学了，但是只要负责作画的那个人还留在学校里，说不定就有办法入手“安心院铎玻”的新作。

我的心情越来越激动，声音不由得变大了。

“那个海报在哪里？”

小千抓住我的手腕往下跑。她头也不回，只听到回答的声音越过她的肩膀传了过来。

“在会议室旁边！”

好，走吧！

画面中，男生和女生在设置大型的立式招牌，招牌上写着“第四十二届KANYA祭”这几个字，以及详细的日程。

这就是那张海报的大致设计。上色浓淡相当分明，突出了重点。《黄昏已成骸》全篇都是黑白漫画，所以必须要考虑到彩图与黑白图的区别才行。

对比漫画图与插画图，要判断出是否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一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不过，这个鉴定倒是毫不费力。虽然作者在这一年之间，画女生的技术似乎多了一些变化，但是男生的画法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第一眼就觉得是同一个人画的。保险起见，我后退一步观察了一下整体，又上前一步端详了一下细节部分。虽然小千的着眼点在服装的质感上，不过两者决定性的相似之处是对于耳朵的处理方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画法。

我转头对小千说道：

“十有八九，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是同一个人。”

听到我这么说，小千伸手抚了一下自己的胸口。那是表示放下心来的动作吧。

“这样啊。非常感谢。我的内心舒畅多了。”

原来那是表示内心豁然开朗的动作啊。我也笑了出来。感觉自己好像很久没有笑了。

“啊哈哈，这种事情确实会让人很好奇。”

“嗯。不过，我没有自信可以通过对比来判断……”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技巧啦。”

那么，我也稍微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吧。我敲了一下公告栏旁边会议室的门。

“哦，请进。”

有回应。里面只有一名对着日程表的男生。从领口的徽章来看，是二年级学生。他转头看向我们，露出像是在问“谁啊”的诧异表情。

“您好，田名边学长。”

小千向他低头行礼。田名边是总务委员长吧？正好是合适的人选。话说，小千认得的人名还真多啊。我的记性虽然并不差，但绝对比不过小千。

田名边学长似乎是记起来了，亲切地微微一笑。

“哟，你是，唔……”

“古籍研究社。”

“对对。你又有什么事吗？”

有事的人是我。小千退后半步，让我站在前面。不需要说些拐弯抹角的开场白，我单刀直入地问道：

“不好意思，请问您知道贴在外面的海报是谁画的吗？”

田名边学长稍稍皱起了眉头。文化祭的海报有好几种，要他马上回答出其中一种海报的作者，这样的要求可能有些过于苛刻吧。如果能够马上知道，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我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唔，是贴在外面的那张吧。”

“是的。就是男生和女生竖起招牌的那张。”

停顿了一会之后，田名边学长轻轻地点了几下头。应该是回忆起来了吧。真不愧是委员长，对文化祭的大小事务都了如指掌。学长用平淡的声音说了出来。

“那张的话，是陆山画的。”

欸？

身后的小千高声问道：

“是学生会长陆山宗芳学长吗？”

“嗯，就是那个陆山。”

还真是让人意外的名字。学生会会长陆山学长的话，我也知道。非要说的话，他看起来更像是体育健将的类型，没想到居然会画漫画啊。

这样啊。那个人就是安心院铎玻啊。我努力在脑海中搜索那张只远远看过、没办法清楚回想起来的脸。

田名边学长有些自豪地说道：

“是我叫他画点什么来做点贡献的。画得相当不错吧？”

“是的，我觉得那张海报完成得非常棒！”

“哈哈，他本人听到的话，应该会很开心的。”

在原作之后还知道了作画者是谁，真是好事一起来啊，跟坏事有时成双出现一样。机会难得，我很想问出陆山学长现在的笔名，好去追他的作品，不过委员长应该不知道这种事情吧。问题不大，以后去问本人就好。说不定他与安城春菜的黄金搭档到现在还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着呢。

如果真是如此……那真想看啊。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

我和小千郑重地向田名边学长道谢，离开了会议室。

达成目的而笑容满面的小千。我和小千争先恐后地小跑着一同冲向地学教室。

056-♠15

“我知道了！”

不到十分钟，千反田就跑了回来。虽然我确实有叫她马上回来，但也用不着这么赶吧。不，千反田或许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在拼命。

“嗬，果然是同一个人吗？”

里志抬起头问道。不等千反田回答，他又继续说道：

“咦，摩耶花？”

真的耶。在千反田的身后站着伊原。而且，她今天应该是有COSPLAY的，现在却穿着一身运动服。还是说，这身运动服其实是某个角色的服装……不，这不可能。不管怎么看，那都是神山高中的正式体操服。她似乎是遇上了什么好事，表情相当愉悦。

“摩耶花，你不用管漫研那边的事吗？”

听到里志这么问，伊原微笑着摇了摇头。

“嗯，我让别人替我了。”

是可以随便代替的吗？我不是很清楚漫研的情况。

千反田迈着轻快的脚步来到我面前，将《 黄昏 已成骸》 轻轻地放到书桌上。

“告诉你哦，是同一个人。而且也知道作者名字了。”

“哦，那太好了。”

“是陆山宗芳学长啊！我一直就觉得他是个举止大方得体的人，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绘画才能。真是让人吃惊呢。”

是谁？

我看向里志。

“你知道吗？”

听到我这么问，里志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

“奉、奉太郎，你是在开玩笑吧？”

“是很有名的人吗？我和你知道的那些奇人怪人可没有什么缘分啊。”

里志的表情就像是在说我简直无可救药一样，一手捂着眼睛，缓缓地摇了摇头。一旁的伊原则流露出看不起人的神色，轻声说道：

“学生会长。”

学生会长。陆山宗芳（KUGAYAMA MUNEYOSHI）。

“啊啊，原来如此。”

我的声音变小了。我一直以为陆山是读RIKUYAMA，这件事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并不是完全不知道陆山宗芳，光是这样我就想好好表扬一下自己了。我若无其事地拿起《黄昏已成骸》，小心不要被他们看出我想转移话题的意图。

“也就是说，这个ANSHININ TAKUHA里面，负责画图的就是陆山？”

然而，即使改变了话题，里志还是没有放下“无可救药”的表情。他仍旧捂着眼睛，不停地摇头。他怎么一反常态这么纠缠不休啊？我正这么想，就听到维持着姿势的里志说道：

“ANSHININ TAKUHA是什么啊，那是哪里的寺院吗？”

“不是这样吗？”

“那是写作安心院，念作‘ajimu’。是九州的地名，以盛产葡萄闻名。”

“是市吗？”

“不，是小镇。”

这是必须了解的知识吗？不知道就必须要看着别人一直摆出“无可救药”的表情吗？还是说，除了我以外，大家都知道……我忧虑地观察着千反田的脸色。千反田愣愣地说道：

“读法的话，在封面左下角有用罗马音标注……虽然字确实挺小的。”

欸？啊，好小的字。“AJIMU TAKUHA”。真的耶。

意外的是，伊原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反应。她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老大。伊原应该刚刚才看过我借给千反田的这本书吧，有必要那么大的反应吗？虽然伊原对漫画方面的事情可能特别感兴趣，但即使如此……

里志站在我旁边俯视着《黄昏已成骸》。

“内容的话，既然连奉太郎都不吝称赞，那应该很不错吧。”

“……唔……”

刚才的奇怪声音是伊原发出来的吗？里志似乎没有听到，他语气轻快地继续说道：

“不过，我觉得这个笔名有点不敢恭维啊。安心院铎玻吗？三个字的姓在随便取的姓氏 里是最常见的特征吧。”

啊，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怎、怎么这样……”

千反田打了个踉跄。千反田爱瑠。

“怎么可以说是随便取的，我的姓氏 好歹也是……”

“啊啊，不是啦！”

里志顿时慌了手脚。他摆了摆手，撤回前言。

“其实我想说的是名字啦，名字！后半部分！”

嗬。

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里志的眼神变得飘忽不定。折木，奉太郎。今后也请多多关照。

“唔，奉太郎是另当别论啦，嗯。”

无根无据的话。而且，你为什么没有发现呢？那句发言真正糟糕的地方并不在于**我的**名字是三个字哦。

“折木是另当别论啊，嗬？”

看来他总算是发现了。里志的脸皱成一团，仿佛马上就要哭出来一样。伊原的全名是伊原摩耶花。我不认为三个字的名字有多稀罕，

里志为了避免冒犯千反田，反而自掘坟墓了。比较好的搪塞方法就是“我想说的是笔名”吧。嗯。

陪里志玩独角戏也要见好就收，我重新拿起了《 黄昏 已成骸》 。这是非常有趣的漫画。不过，如果这本漫画和现状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关键还是在后记里吧。

伊原突然不再折磨里志，来到我面前。

“这本漫画的作画是陆山学长，不过听说原作者是个叫安城春菜的人。”

“嗬？”

我抬起停留在后记上的视线。

“你知道这本漫画的事情吗？”

“这是我最喜欢的漫画。我是去年在这个学校的文化祭上买的。”

伊原很少会说自己喜欢什么或者什么东西比较好。因此，我没想到她居然会这么轻描淡写地说出“最喜欢”这个词。不过我也觉得这本漫画足够有趣，值得受到这样的赞扬。伊原将视线落在书页上，用异常无精打采的声音说道：

“呐，折木。这本漫画能借我一下吗？”

……真是大受欢迎啊。继千反田之后，没想到连伊原也向我借这本书。虽然我很想慷慨地让她拿走——

“我当然不介意，不过麻烦你稍等一下。”

“嗯，我愿意等。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借给我？”

我思考了一会，然后用手背拍打了一下后记的那一页。

“等我能将这一页背下来……如果有办法复印的话，我倒是可以马上借给你。”

伊原露出了诧异的表情。没办法解释清楚真是让人苦恼啊。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东西能派上什么用场。正确来说，应该是“等我可以确定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场再说”吧。

突然，千反田“啪”地拍了下手。

“啊，对了。我有事请想跟大家商量。”

“商量？什么事情啊？”

“唔，其实我要参加广播社中午的广播节目。”

居然有这等好事。

“欸，中午的广播是指前两天也在播的校内广播吗？”

“是的。”

里志吹了个口哨。

“那真是厉害啊！千反田同学，你实在了不起。居然能拉拢神高最大的媒体！再加上‘十文字’事件，这下《冰菓》有希望全部卖掉

了。”

“不，那个，其实不是我拜托广播社的，虽然我有想过去拜托……”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大壮举！好，那么就由我这个忠实听众来好好教导你作为嘉宾应该怎样进行应答……”

嗯，媒体对策交给里志就可以了吧。我不再理会兴致高昂的里志，重新看起了后记。

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到处隐藏着与怪盗“十文字”有关的信息和线索。这三天来一直优哉游哉地坐在这里看守摊位，实在无法让我继续无视现状，而是必须把要做的事情尽快解决掉。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促销计划才行。为此，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十文字”给揪出来。哎呀哎呀，还真是讽刺呢。千反田为了贩卖《冰菓》而抑制住了对事件的好奇心，节能主义的我却为了同样的目的而直面事件。我托着腮帮子，视线落在《黄昏已成骸》上面，但并非有意识地在看它。

我思考了起来。

【剩余一百一十八册】

057-♥13

我一边聆听福部同学亲切的指导，同时发现了折木同学的异样。

摩耶花似乎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和折木同学同班。另外据我所知，福部同学是与折木同学最为亲密的男生。

然而，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发现呢？

在折木同学固定着姿势不变，眼睛却有些失去焦点的时候——

……那个人正在思考呢。

他思考出来的结论，有时候会与我的预想截然不同。并且，之后的事实会证明他的结论确实没错，这种情况已经有过好几次了。

我一边听着福部同学的话，一边在视野的角落里窥视着折木同学的动静。

058-♠16

“……我是这样想的，你怎么看啊，奉太郎？”

嗯？

突然被叫到名字，我抬起头来。里志和千反田，连伊原也在看着我。我挠了挠耳朵。

“抱歉，你在说什么？”

顿时响起了重重的叹气声。

“奉太郎……这可是关系到古籍研究社命运的广播节目战略会议啊。你这种态度可不好，很不好。”

什么时候开起会议来了？而且还是战略级的会议……

我突然注意到，千反田不知何时正屏气凝神地看着我。目不转睛地。眼睛仍旧是那么大。呃，这不是重点……

“有、有什么事吗，千反田？”

“……怎么样？”

“什么啊？”

“没什么……”

然后叹了一口气。而且和刚才的里志不同，那是小而自然的叹气。怎、怎么了？我做了什么会让千反田自然而然叹气的事情吗？

算了，反正我的思考正好碰上了瓶颈。其实我很想说给他们听，边说边推论，但是……

千反田很碍事。

我勾了勾食指，把里志叫过来。

“Come on。”

“嗯？什么事啊？”

我站了起来。感觉已经坐了很久的样子。

“不好意思，麻烦你来一下。”

“在这么忙的时候要去哪啊？”

“是和目前状况有关的事情。场所不管哪里都可以。”

伊原坐在椅子上，晃着够不着地板的脚，她没有看着我们，说道：

“莫非是和‘十文字’事件有关的事情吗？”

直觉真敏锐啊。唉，千反田的眼神果然变锐利了。

“欸，果然是这样吗，折木同学！莫非你发现了什么线索吗？！”

“没有发现没有发现。”

“那么，和‘十文字’事件无关吗？”

讨厌说谎是里志的信条，不过像这样被正面询问，我也没办法若无其事地否定。千反田一眼看穿了我的犹豫。

“……果然是和‘十文字’事件有关的事情吧。”

“啊，呃。”

千反田的手掌重叠在身前，然后捏成了拳头的形状。她本人有注意到这个变化吗？

“我非常好奇啊……为什么只对福部同学……”

那是比平时还要低沉一些的声音。她稍微低着头，因为刘海的关系，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如果她继续向我抱怨的话，说不定我会忍不住道歉吧。

伤脑筋啊。我是绝对不希望千反田在场的。

没办法，要点小手段好了。我没尝试过这种手段，不知道会不会奏效。我一本正经地说道：“我确实有和‘十文字’事件有关的事情要告诉里志。”

“那么，我也……”

“但是内容非常下流龌龊，这样你也要听吗？”

噢，奏效了。而且还效果超群。

抱歉千反田，如果这算是性骚扰的话，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我抓起《黄昏已成骸》，从不能动弹的千反田旁边穿过，和苦笑着的里志离开了地学教室。伊原冰冷到极点的视线让我感到背上阵阵发麻。

“那么，是什么下流龌龊的事情呢，说来听听呀。”

一直在窃笑的里志做了个深呼吸，总算开口了。

为了和里志说话，我选择了大楼间通道的屋顶。怎么说呢，只有脱离了文化祭的氛围，才能让人静下心来。

面对嬉皮笑脸的里志，我则表情沉重。

“抱歉，硬把你拉出来。”

“没什么，我很开心哦。被定为最后目标的古籍研究社如果能够揪出‘十文字’事件的真凶，如此美妙的发展可是我求之不得的哦。”

……我倒是没怎么考虑过这种事情。

隔了一会，里志浮现出奇妙的笑容。

“好了，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哦，奉太郎。”

还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期待呢。我将身体靠在扶手上。

“我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想法可以让你期待。只是有几个无法释然的疑点。我总觉得那些疑点具有某种意义。”

“无法释然的疑点要多少有多少吧。只要‘十文字’究竟是谁这个大问题还存在。”

“那是不知道的事情，并不是无法释然的疑点。顺便一提，这也不矛盾。”

“你找到missing ring了吗？”

味滋康[1]怎么了？

里志对一脸蠢样的我露出了苦笑。

“是missing ring啦。失落的一环。我是问你，是不是找到了遭到‘十文字’偷窃的各个社团之间的隐藏联系。”

哦。我要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吗？我稍微思考了一下。

“……不，不是这种。”

“那么，是发现了怪盗‘十文字’的一些小失误吗？”

“这也不太对。”

里志顿时停止了动作。他罕见地露出一本正经的表情，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里志一反常态，让我有些退缩了。他开口说道：

“都不是？

“那可是怪盗哦？连环盗窃事件哦？嫌疑犯有一千人哦？

“然而，你没有发现missing ring或者失误，却在一千人里面找到了犯人吗？”

“唔……算是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里志显得异常兴奋。他的悬疑兴趣不是限定在夏洛克• 福尔摩斯吗？算了，既然是里志，即使昨天还沉迷着道尔，从今天开始转投高木彬光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唔，我还没有想到犯人的事。只是想稍微整理一下思路。你愿意听我说吗？”

听到我这样拜托，里志不知为何耸了耸肩膀。我还来不及思考那是什么意思，里志就恢复了平常的笑容，说道：

“当然愿意。”

然后里志和我一样，靠在对面的扶手上。秋风“嗖”的一声吹过。

那么，要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我思考了一会，然后弯起右手的一根手指。这不是做给里志看的，而是我在整理自己的思路。

“首先，‘十文字’为什么要从十个社团偷走十件物品呢？这是从‘十文字’这个署名推论出来的，基于‘十文字’会偷袭十个社团的假设才得以成立。”

“我觉得事到如今没必要怀疑这个假设吧。”

嗯，我不是在怀疑啦。我弯起食指。

“第二，‘十文字’为什么要在现场留下卡片？里志，你有犯人留下的卡片吗？”

“哦，是这个吧。”

仿佛是理所当然一般，他从束口袋里拿出昨天在御烹饪研发现的卡片。

御烹饪研已经失去了汤勺 十文字

“魔术社也是与这个同类型的卡片。你该不会是想找出贩卖的店家，然后从中过滤出购买者吧？”

谁要做这么麻烦的事情啊。

不过，这么说来也是，原来“十文字”留下的信息是这样的写法。因为只看过一遍，所以忘掉了。我弯起中指，说出了另一个疑问：

“第三，为什么‘十文字’要用‘失去了’这个说法？为什么不是‘已经从御烹饪研拿走了汤勺’呢？”

虽然可能只是装模作样罢了。我弯起无名指。

“第四，‘十文字’为什么要留下《 KANYA祭指南》 呢？”

我本来以为这是为了模仿“ABC时刻表”，但是仔细一想，并不是只有《 KANYA祭指南》 记载了社团一览。不过，《 KANYA祭指南》 应该有准备分发给外来参观者的份额，说不定是考虑到比较容易入手这个因素吧。

“啊，顺便一提，这个我也有。”

里志把手伸进束口袋，拿出了《 KANYA祭指南》 。

“是‘十文字’留在御烹饪研的那一本哦。”

这家伙仍旧如此一丝不苟啊。我虽然有《 KANYA祭指南》 ，但还是接了过来。

我弯起最后的小指，右手形成了拳头。接下来是与古籍研究社直接相关的问题。

“第五，‘十文字’为什么要选择园艺社？为什么不是电影研究会或者戏剧社呢？为什么不是超常现象研或者巫术同好会，而是御烹

饪研呢？如果没有看一览表的话，一般都会把御烹饪研当成‘烹饪研’吧。如果他想按照五十音顺序精准地进行，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御烹饪研呢？”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怪盗会选择古籍研究社还是工艺社呢。”

乍看之下，在某种程度上这算是攸关生死的问题。

不过，其实我对此一直保持乐观态度。既然壁报社报道了古籍研究社是“最后的目标”，而且中午广播社也会从这个角度进行介绍，不过实际的目标是哪边，为古籍研究社带来的宣传效果应该都差不多吧。

我从拳头伸出手指，说道：

“第六，你以为我在看漫画没有仔细听吧？其实我都听在耳里。这点是最奇怪的……为什么‘十文字’要跳过‘ku’去偷‘ke’呢？”

“呃，那是因为戒备森严没法下手呀。我说过了吧，全球行动社完全不是可以偷东西的状况。”

我能理解里志这个说法，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奇怪了。原因在于我最后的疑问。我伸出了中指。

“第七。”

我打开手上的《黄昏已成骸》，将后记翻给里志看。我稍微停顿了一会，指着“好像是计划着能不能把克里斯蒂的名作进行一下改编”这个部分说道：

“里志，说到克里斯蒂的名作，你会想到哪些？”

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回答。

“这个嘛。应该是《 无人生还》《 东方快车谋杀案》《 罗杰疑案》、《 ABC谋杀案》……这四部吧。”

我点了点头。

“我的话，还会加上《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总之，差不多就是这样吧。那么，你认为在这些‘名作’里面，有哪一部改编一下画成漫画可以安上《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这个标题呢？”

里志应该不怎么精通推理小说，和我一样半斤八两吧。但是，里志可是以数据库自居的人，对于自己举出来的“名作”，大致的剧情梗概想必还是知道的。里志盘起手思考了几十秒，然后一点也不像他的作风，慎重地说道：

“说到库特利亚芙卡，那是被塞进火箭绕着地球转的狗吧。直到氧气用尽，它都相信能回到眼下那个星球。”

“是这样吗？”

没有人能知道狗相信些什么吧？

“照你这么说，那应该是《 无人生还》吧？但是，‘排序’这个词则是非常适合‘ABC谋杀案’。”

“我也是相同意见。但是，如果是以死光光为卖点的《 无人生还》，有点不太适合像是在说‘接下来就轮到你了’的标题。所以我

觉得大概是六比四的比例，是‘ABC’。”

“是吗？说到库特利亚芙卡，那就离不开惨死的印象。‘ABC’有点游戏的味道，不太适合这种围绕着死亡的词语。我觉得《无人生还》是六，‘ABC’是四。”

是吗？

……算了，这方面终究脱离不了想象的范畴，用不着想法一致。

“我好像理解奉太郎你想说的意思了。”

里志嘟囔道。

除了说出来的疑点之外，我还有一件要确认的事情。

“里志，在这个文化祭上有卖叫《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的漫画吗？”

“……没有，我没听说过。如果要卖东西的话，必须要向总务委员会报备。而漫画更是要检查一下内容的。如果是漫研出的漫画，摩耶花不可能什么也不提吧。”

那就对了。我盯着秋季的天空说道：

“去年的深山高中文化祭上出了一本叫《黄昏已成骸》的漫画。在漫画的后记里预告说明年要出改编自克里斯蒂名作的漫画。根据大胆的推测，那个名作应该是指《无人生还》或者《ABC谋杀案》。慎重一点的话，最多再加上‘东方快车’和‘罗杰’吧。

“然后，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今年，同样是在神山高中文化祭上，发生了明显模仿克里斯蒂的‘ABC’的事件。第七个无法释怀的疑点就是这个。这一切都是偶然吗？”

“也就是说，奉太郎你的意思是——”

里志紧接着我的话说道。

“‘十文字’事件在《黄昏已成骸》里面已经预告过了吗？”

我还没肯定到这种程度。

“《黄昏已成骸》，正确来说是《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如果和‘十文字’事件没有任何关联的话，那也未免太巧了吧？我只是这样觉得而已。若是有关联，那么这可是时隔一年的再现，‘十文字’会是个单纯以偷窃为乐的怪盗吗？扰乱文化祭只是为了取乐吗？”

当然，这是反话。真是这样吗？不，绝对不是。里志没有回答。我将他的沉默当成是在赞同我的反话。

“呐，里志。这个事件是具有意义的。如果觉得意义这个词不太好，那么换成意图也可以。没有预告，没有夸张的自我显露，偷的东西也只是水枪、蜡烛之类的小东西。不只是为了取乐而偷窃。可以感受到不想给社团添麻烦，并且想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完成‘十文字’事件的意志。

“然而，他跳过了‘ku’，这一点实在不符合他的行事原则。只要他想下手，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吧。那么他为什么要跳

过‘ku’呢？”

到此为止。接下来还需要再仔细思考一下才行。我闭上了嘴。

短暂的沉默。里志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回去了。让千反田同学就那样去参加广播节目，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我忍不住露出苦笑。

“也是。麻烦你了。”

“奉太郎你呢？”

“我再研究一下你刚才给我的这些东西。”

里志点了点头，转身准备离去。

啊，对了。差点忘记了。不管“十文字”的意图是什么，为了宣传古籍研究社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认为里志和伊原会漏掉，但是保险起见还是说一下吧。

“里志。记得叫千反田准备好‘ko’开头的东西，并在校内广播宣传。”

里志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浮现出坏心眼的笑容。

“作为钓客人的诱饵对吧？确实，有没有明确的目标，乐趣是大不相同的……放心吧，我想好了。预定用‘校毕原稿

（kouryougenkou）’来对付。话说，奉太郎你还真是个十足的坏蛋啊。”

不不，我还差得远呢。

“啊，还有，麻烦你帮忙看下摊。”

里志没有回头回应这句话，只是挥了挥手。

果然说给别人听就比较容易整理思绪。在和里志说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可能性。虽然是非常大胆的想法，不过说不定是有可能的。

手中的卡片和《 KANYA祭指南》，还有《 黄昏已成骸》 。

要阅读纸张，在室内会比较合适吧。但是我出于莫名的执著，在吹刮的风中，重新审视这些东西。

思考。

材料有了。该思考些什么也整理好了。

调查，总结出结论。

风有点冷啊……

【 剩余一百一十八册】

059-♣19

在即将进入校园之前，我回头看向奉太郎。

奉太郎靠在扶手上，正瞪着秋季的天空。

他的思考，终点在何处呢？我完全不得而知。

不知道啊。

笑意从我的嘴角消失了。

吹来的风相当冷，于是我低下了头。

5-2　061～062　“十文字”VS古籍研究社

061-♥14

我开始紧张起来了。

这种时候，我是有秘策的。把周围的人都当成南瓜。我家有种植南瓜，很容易能想象出来。不是因为这样做会让我冷静下来，而是认为这样做会让我冷静下来，以达到让我冷静下来的效果。

啊啊，不行，没用的。现在在我眼前的不是人，而是麦克风!

那么换个方法好了。在手上写“人”字，然后吞下去。

我写了三次，并吞了下去。

做完了我才发现，我刚才吞的不是“人”，是“入”。

“音乐结束后就开始。准备好了吗？”

“好、好了。”

“音乐要结束了。五、四、三……”

“好！刚才的音乐是prodigy的BREATHE！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KANYA祭的热门话题。今天最终日的嘉宾是古籍研究社的社长，一年A班的千反田爱瑠同学（鼓掌）！哎呀，真是漂亮的女生呢。只能为大家送上声音，实在是太遗憾了。”

“……”

“嗯，咳咳。好了，KANYA祭也终于到了最后一天。说到今天的重头戏，那当然非‘十文字’事件莫属了。我在这里为还不知道详情的听众简单说明一下，在KANYA祭开始之后，有个家伙从许多社团偷走了各种东西。真是太不像话了。（兴高采烈）不过，那个小偷还是很有美学感的。最开始是阿卡贝拉社，接下来是围棋社，再接下来是占卜研究会，还有园艺社，是按照五十音顺序来偷盗的。偷的东西也是AQUARIUS、石头、塔罗牌的命运之轮，还有……（装模作样地）唔，是什么来着呢？”

“（语速略快）呃，唔，是AK。”

“啊啊，对对，没错。（慢慢地）AK是什么啊？”

“是水枪。园艺社为了防火而配备了水枪。”

“唔，真不愧是古籍研究社的社长，调查得真清楚啊。有看《神高月报　KANYA祭号外》的人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吧，千反田同学所在的古籍研究社正是那个小偷的最后目标。那个目中无人的小偷以‘十文字’为名，暗示了要偷盗十个社团。从‘a’开始，到第十个字母‘ko’结束。千反田同学，请问你现在心情如何？”

“啊，是的。（短暂的沉默）如果能够得到大家的协助，我们一定能将自称‘十文字’的小偷逮捕归案。”

“嗬，嗬。（开心地）千反田同学你看起来那么文静，没想到很有自信嘛。”

“不，也不能算很有自信……”

“（抢过话头）可是你刚才说一定会逮捕归案呀。”

“……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古籍研究社的社团活动室在专用大楼四楼的角落，借用了地学教室。（流畅地）正如大家所知，位于角落的理科教室都只有一个出入口，地学教室也不例外。这对于犯人来说，是相当不利的条件。

“如果想要亲手抓住‘十文字’的各位同学能够协助我们的话，那么他就绝对逃不掉。”

“要怎么协助呢？”

“只要能到地学教室来，就能帮上我们很大的忙。我们古籍研究社总共才四个人，没办法做到戒备森严。（为了加深印象，感情饱满地）我们全仰仗各位同学的帮忙了。”

“唔。（感慨地）被你这样拜托，还真是不忍心拒绝啊。”

“（停顿了足够的时间）其实这一次，我们为了与‘十文字’对决，是下了一点苦功的。”

“苦功！嗯，干劲十足啊。那么，（稍稍压低声音）那个苦功是什么呢？”

“苦功这个说法可能有点不太正确吧。

“在文化祭的三天里，怪盗‘十文字’只差一点就能完成十文字了。但是，我们古籍研究社找不出以‘ko’开头的东西。如果最后的对决不战而败的话，‘十文字’也会很遗憾的吧。而且也没办法满足大家想知道‘十文字’真面目的期待。

“因此，（稍微放慢语速）我们古籍研究社准备了文集《冰菓》的原稿。”

“（不解地）原稿吗？”

“是的。古籍研究社出了一本名为《冰菓》的文集。大家觉得文集的标题很奇怪吧？其实这个标题具有隐藏的意义。而且追查它的意义，就可以发现神山高中文化祭——俗称‘KANYA祭’的某个秘密。我想内容一定可以满足大家。如果大家能顺便买上一册的话，我会很开心的。”

“嗬，既然里面有提到KANYA祭的秘密，那还真是让人在意啊。不过，这和‘十文字’有什么关系？”

“啊啊，不好意思。这不是普通的原稿，而是最后送出去印刷的原稿，是‘校毕原稿’。”

“（开朗地）啊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是以‘ko’开头的东西吧。准备好了决战的舞台，‘十文字’有胆的话就放马过来，是吧？”

“嗯，算是吧。（害羞地）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并非完全没有不安。”

“怎么说？”

“在至今为止的事件中，‘十文字’一次都没有被别人发现踪影。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谨慎、大胆的人。一想到他会对作为最后目标的古籍研究社全力施为，我们四人就感到有些不安。（放慢语速进行强调）他说不定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偷盗。”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这是一场真刀真枪的对决吧。”

“是的。我们（用含笑的柔和声音）自己准备好了目标，自然不能眼睁睁地让东西被偷走。为此，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地学教室帮忙。”

“你说得很在理……（兴冲冲地）好了，最后的目标古籍研究社已经做好了万全的迎击准备！只是缺少了人手！如果想见证大闹KANYA祭的‘十文字’的最后下场，或者是想亲手将其逮捕归案，我们需要大家的协助！虽然说不定‘十文字’根本就不把这种警备当回事……不管怎样，最后一天的下午，专用大楼四楼地学教室的古籍研究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

“今天的嘉宾是古籍研究社社长，一年A班的千反田爱瑠同学。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们好运！”

“谢谢，我们会努力的。”

麦克风关了。

我“呼”的一声重重地吐了口气。

与福部同学、摩耶花同学商量后写下的备忘——“校毕原稿”、“介绍《冰菓》的内容”、“社团活动室的场所”。我应该全部都提到了。另外，在角落还写了入须学姐的教诲“不能准备回报”、“不能让问题看起来显得过于严重”。关于前者，我们没有准备任何回报。而后者，我并没有在广播中提到《冰菓》还有很多库存。“让别人以为除了依赖自己就别无他法”这个教诲我应该也成功付诸实践了。

多亏了事前的准备与心得，我才得以心无旁骛地参加校内广播。我轻轻地闭上眼睛，在心中向帮助我的每一个人献上由衷的感谢。

“你相当不错啊。虽然没有夸张的宣传语句，不过那种东西要看什么人来说，不太适合你的特色。”

吉野学长这样说着，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但是……

我似乎感觉到什么带刺的东西。不，我并不是在说吉野学长话中带刺，而是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心里挥之不去。在文化祭期间，这个东西好像一直都在我的心里。现在，在这次广播节目中，我感觉到它轻轻地动了一下，但我没办法具体地表述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现在还是考虑古籍研究社的事情吧。一切都会顺利吗？结果等一下在地学教室就有分晓。我按住自己的胸口，做了一个大大的深呼吸。

062-♠18

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过两点。

就连在我看手表的瞬间，也有个男生面无表情地将《 冰菓》 扔到我的面前。

“两百日元。”

男生付了两百日元。紧接着，又有客人放下了《 冰菓》 。

这不是午觉里的美梦。又有客人上门了，又卖了一册《 冰菓》 。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地学教室可谓是门庭若市。

听里志说，今天早上的全球行动社似乎也是盛况空前。既然只是被“十文字”盯上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么被报道成最后的目标，而且还在校内广播中进行了宣传的古籍研究社，会出现更为火爆的场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原本一小时只能卖个一两册的《 冰菓》 突然变得如此畅销，实在没办法不让人感慨万分啊。

并不是人多就等于能卖得好。销量之所以会如此气势如虹，果然是多亏了千反田还有里志之前一步一个脚印的宣传。又卖掉了一册，我不禁感叹他们的行动力。

他们也在教室里。另外，可能漫研那边已经没什么事了吧，身穿运动服的伊原也在这里。

三人在地学教室的中央附近，背对着背呈三角形站立。他们背着手，毅然决然地挺直了脊梁。在他们三人组成的三角形内侧，还有一个三角形。贴在桌上的黄色胶带形成了三角形。

而在那里面——千反田他们和黄色胶带这双重三角的中心，放着一叠十张左右的A4纸。最上面放着一张草纸充当封面，并用签名笔写了“冰菓• 原稿”这几个字。那正是古籍研究社对“十文字”的挑战信——“校毕原稿”。

顺便一提，那是伊原的原稿。因为我和千反田合写的部分页数太多，而里志写的部分又太少了。

千反田他们站在那里守护校毕原稿，炒热“十文字”VS古籍研究社的气氛。我们都不知道“十文字”会在什么时候来袭。来到地学教室准备参加逮捕行动的人们因为难忍无聊，或者是记起了里志他们的PR活动，于是找看守摊位的我买了《冰菓》。虽然从这里是看不见的，不过门上应该贴着伊原即兴画出来的海报。海报营造出意大利式西部片的决战气氛，冷静下来会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对于想要尽情享受庆典最后的欢乐的神高学生来说，那种程度的哗众取宠说不定是恰到好处吧。

我忙着卖《冰菓》，所以不是很清楚——

等一下，这句话听起来真赞啊。

我忙着卖《冰菓》，所以不是很清楚，说不定“十文字”已经混进这个学生服、水手服以及少数派便服的集团了。搞不好正虎视眈眈地等待千反田、里志和伊原的三角警备阵型露出破绽吧。我来回看了一下没有人能靠近的校毕原稿和《冰菓》的库存，心想怪盗最好能晚点再下手。让这个状态再稍微延续一段时间，等我们卖够了再点燃最后的烟花吧。

这群不知道是想亲手逮捕怪盗“十文字”的爱出风头分子，还是单纯来看热闹的客人议论纷纷着，他们的声音自然而然地传入了我的耳中。

“……真的会来吗……”

“……早上被摆了一道啊……”

“……话说，我有个想法，‘十文字’会不会是学生会玩的把戏啊？”

“……啊，这个《 奔向地球》 不是你之前在看的吗……”

“……那也太夸张了吧。都围成那个样子，有谁能偷走啊？”

“……鲁邦的话，能做到的！”

很遗憾，“十文字”并不是鲁邦。只是神山高中的一名学生而已。校毕原稿在那三人守卫的内侧，根本不可能有办法偷走。伊原应该是感到不安吧。如果守住原稿的话，那么“十文字”事件就无疾而终了。

静观其变。

《 冰菓》 又卖掉了。五册，十册，二十册。

时间过去了。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

原以为永远不会打开的纸板箱终于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也在不断地减少。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但总算能看到箱底了。太棒了。之前的销售速度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畅销就是这么一回事吗？真是让人心情畅快，我都想引吭高歌了。如果不是节能主义者的话，今天这种体验说不定会让我产生将来当商人的念头吧。

不过，差不多要到极限了。大概卖掉了八十册吧？销售速度开始减慢，一直风平浪静也开始让看热闹的群众们发出了不满的抱怨。直立不动的三名警备员也差不多坚持不住了。不能太贪得无厌。或许到了该降下帷幕的时候了。

“……”

我的视线扫过围观的人群。

紧接着——

闪光刺激双眼。

“……哇啊！”

我不知道是谁发出了这么狼狈不堪的声音。但是那个声音近乎惨叫，让快要变得死气沉沉的人群顿时紧张起来。

“欸？”

“哇，怎么了？”

大家几乎同时发觉出现了什么情况吧。如果有人慢了半拍，那不是千反田就是伊原。因为那个突发情况就出现在她们身后，也就是三人背对背守护的“校毕原稿”。

之前还平安无事的校毕原稿突然着火了。

最初的闪光带着鲜艳的残像烙印在眼底。

火势并不大，只是火苗“嗖”地一下窜起来而已。但是，由于事出突然，大家一时间都目瞪口呆，无法动弹。千反田转头向背后看去，可能是因为眼前的景象让她大受打击吧，吓得愣在当场。

回过神来的某个人大喊道：

“着火了，快灭掉！”

应该不是对这句话做出了反应吧，不过里志率先行动了。他迅速地转过身子。

其实这时候的火已经差不多灭了。尽管如此，里志还是没有坐视不理。他迅速地朝校毕原稿伸出手去，拉长自己的学生服袖子，用袖子拍打了原稿两三下。“啪啪啪”的激烈声音让人产生了不安的情绪。

里志当机立断的反应立下了大功，火似乎被彻底灭掉了。然而，尽管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校毕原稿的封面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焦痕。里志用手指捏起那份原稿。

那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校毕原稿被烧出了一个大大的洞。

里志表情扭曲，显得非常不甘心。我看到他的嘴唇动了几下，似乎是在嘟囔着“被摆了一道”。

冲击过后，吵嚷声在人群之间扩散开来。

“……是那个吗？”

“……刚才是‘十文字’干的吗？”

“……烧掉了啊，喂……”

“……这下原稿完蛋了吧……”

伴随着吵嚷声，大家逐渐兴奋起来。

又有人叫喊道：

“快把犯罪声明找出来！”

在这个瞬间，看热闹的与想逮捕“十文字”的人有了明显的区别。有些人兴奋地和身边的朋友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情，有些人则在东张西望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没过多久，就找到犯罪声明了。有一本《冰菓》掉在地上，被人群踩踏。在我们那本变得面目全非的文集中，夹着《KANYA祭指南》。当然也少不了卡片。

“给我看一下，麻烦给我看一下！”

里志冲到发现犯罪声明的女生旁边。而在里志身边——

“喂，开什么玩笑啊！”

伊原也插了进来。我将糖果盒夹在腋下，站了起来。从里志的肩膀后面看过去。

在和之前相同款式的卡片上面，写着同样冰冷的话：

> 古籍研究社已经失去了校毕原稿
>
> 十文字顺利达成
>
> 十文字

我瞄了一眼千反田。她捂住嘴巴，眼睛瞪得老大，似乎还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 剩余册数未统计】

5-3　063～065　闭幕

063-♣20

长达三日的狂欢庆典正迅速地迎向终点。作为总务委员，我也必须去帮忙准备闭幕典礼。

怪盗“十文字”打败了古籍研究社，精彩地让最后的目标——校毕原稿失去在我们手上。这个消息由壁报社第一时间予以公布，冲击性十足的结局则通过大家的口耳相传扩散开来。既然最后的目标被打败了，“十文字”事件也就此宣告结束。我觉得这同时让大家意识到神山高中文化祭最后的活动落下了帷幕，而文化祭本身也即将收场。

临近闭幕时间，我和身穿运动服的摩耶花一同前往体育馆。摩耶花为什么今天大半时间都穿着运动服，相关原因我已经从别人那里听说了。我这样说奉太郎一定不会相信吧，但我真的不会说话，不知道该对摩耶花说些什么。

然而，摩耶花似乎已经忘记了漫研的事情，现在正为别的事情而生气。

“难以置信！居然用火了，这算怎么回事啊？他是把火柴丢过来的吗？但是现场又没有留下那种东西……”

她从刚开始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她本来以为只要装出戒备森严的样子，就能够为《冰菓》的促销带来足够的噱头了，却没想到“十文字”真的在那种情况下出手了，所以打从心底大吃一惊。我不停地耸着肩膀，只能含含糊糊地做出“不知道啊，到底是怎样呢”这样的回

答。不过对于我来说，比起心灰意懒的摩耶花，现在这样的摩耶花让我开心多了。在我们下到一楼的时候——

“哟，福部。”

有人叫住了我。是谷同学。

我露出了符合败者身份的苦笑，显得有点低声下气。我确实是败者，所以做出这种表情来实在是毫不费力。只不过，我并不是输给谷同学。

“哟，谷同学。彻底被摆了一道啊。那时你也在地学教室里面吧？”

“那当然了。”

但是，谷同学的这句话缺少了刚才的自信。嗯，这很正常。明知答案的我对他询问道：

“那么，谷同学你有什么成果吗？有抓住‘十文字’的狐狸尾巴吗？”

谷同学一瞬间皱起了眉头。我想这大概是出于屈辱吧。不过，他马上就恢复了从容不迫的神态，仿佛是在说“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一样。

“没有。不好对付啊。”

“这样啊。”

“唔，线索实在是太少了。条件不够充足，就算想破头也没办法推理出答案啊。”

是啦，如果线索真的不够的话。

“你呢，有发现什么吗？”

谷同学面带笑容，一本正经地询问道。我苦笑着摇了摇头。顿时，谷同学的脸上浮现出安心的神色。

“这样啊，这样啊。你也不行啊。我可是很期待你的呢。”

“抱歉，没能回应你的期待。”

“没什么。算是非常有趣的文化祭吧。烹饪比赛的‘人情’，我下次再找机会还吧。”

对哦，还有这么回事啊。我都以为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

我挥挥手向他道别，带着摩耶花加快了脚步。摩耶花悄声向我询问道：

“你朋友？”

……怎么说呢。

“不能算是朋友吧。”

“那是什么？”

“唔。这个嘛。单纯是同班同学，而且……”

我思考了一会。

“是个不擅长语文的人吧。”

“嗬，考试不及格吗？”

“不，我不是说考试。只是，他说话总是用错词。”

摩耶花皱起眉头，似乎是在说“你又在胡说八道了”。我冲她笑了一笑。

“他太把‘期待’这个词挂在嘴边了。”

“……有什么关系啊。‘期待’又不是什么禁语。”

“不不。”

我竖起右手的食指，摆了两三下。

“这是相当深奥的事情。就当是庆祝文化祭顺利结束的贺礼，让我来告诉摩耶花你吧。”

“阿福，我说啊……”

“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是不能说出期待这个词的。”

我忽略了摩耶花的抗议。这是很罕见的事情，一般都是摩耶花打断我的。摩耶花似乎想说些什么，但还是闭上嘴保持了沉默。

我望着前方遥远的被装饰得五彩缤纷的走廊，笑了。我很擅长笑容，擅长到连自己的真正表情是什么都忘记了。

“听说‘根据广辞苑记载’是典型的开场白之一。那我的开场白就是——我不知道广辞苑上面是怎么写的。摩耶花，虽然我不知道广辞苑上面是怎么写的，但是期待这个词是从放弃中诞生的。”

“……”

我希望她能有点表示。现在这样，就像是我在进行独白一样嘛。

“时间、财力或者能力上的不足，因此而产生的放弃才会转变为期待啊。纳尔逊号召说‘英国期待诸位能够完成自己的义务’时，意味着他不认为只靠自己一个人就能战胜法国。如果期待没有包含非得这样做不可的无奈情感，那总让我觉得很虚伪。

“谷同学并没有期待我。明明认为自己能够做到，怎么可能会期待我呢？年轻人乱用日语的现象还真严重啊。现在正值语文教育更新迭代的时期啊。所谓期待，比方说……”

摩耶花果然很赞。我原以为她只是默默地听着，却听到她用有点生气的——也就是一如既往的声音说道：

“比方说，是像阿福对折木做的事情吗？”

Bravo。我拍手称赞。

“……了不起。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明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啊。”

“阿福你那点小九九，我看了就知道。”

我是这么容易把心事表现在脸上的人吗？

随着越来越接近体育馆，走廊上也多了笑容满面的神高学生。这三天来，大家都玩得很尽兴，或许还会留有一些遗憾吧。在笑声与闲谈声之中，我不太听得清楚彼此交谈的内容。所以我可以故意装作没有听见摩耶花接下来说的这句话。

“……阿福，你想赢折木吗？”

但是，我不能对这句话听而不闻。不是这样的。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

“这个啊，是我们男人间难以言明的心思啦。关于这点，即使是摩耶花你，也是无法理解的。”

我斜眼看去，发现摩耶花的嘴唇稍微动了几下。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从嘴唇的动作可以看出，似乎是在说“才没有这回事”。不过，摩耶花的表情实在是太过平静，所以我也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取而代之的是，我快活地笑着，用手捧住后脑勺。

“仔细想想，这是一开始就知道的事情。呐，摩耶花，我也糊涂了啊。其实只要能将这件事更加清楚地铭记在心上，我就用不着做那么多无用功了。”

这件事是指什么？摩耶花没有出声询问，而是稍稍歪了歪脑袋。我们从走廊进入游廊，离举行闭幕典礼的体育馆已经越来越近了。即使被周围的神高学生听到也无所谓，我字字清晰地大声说了出来。不管被谁听到都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就是这样。

“数据库是无法给出结论的。”

摩耶花有些寂寞地笑了。

064-♥15

结果，入须学姐将我们古籍研究社寄卖的三十册《冰菓》全部卖完了。等于是实际承接了印刷总数的百分之十五。没想到她居然会帮上我们如此大的忙，完全不知道该怎样道谢了。入须学姐将装有营业额的尼龙袋递给我，小声说道：

“其实我是想按原价帮你们卖的。”

“不，这样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虽然这三十册比原价要少了五十日元，但是和零比起来，一百五十这个数字已经大得惊人。更不要说与将这三十册全部丢掉的结果相比，尽管稍微便宜了一些，但只要能卖出去，我就非常开心了。

我还没有从折木同学那里得知确切的数字，不过地学教室那边在今天下午也卖掉了相当多的文集。看来充满不安定因素的文化祭也快要愉快地结束了。接下来……对了，要调查关于“十文字”的事情。一定要做。已经不存在可以阻止我的事情了。

尽管无法完全表达出来，但我还是努力传达了自己的谢意。就在我道谢完毕、准备回去的时候，入须学姐叫住了我。

“什么？”

“嗯……我还是应该告诉你吧。”

真少见，入须学姐居然会表现出难以启齿的样子来。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吗？我稍微端正了姿势。

“好的，请问是什么事？”

停顿了一段时间，入须学姐似乎是在寻找合适的话语。

“因为都是我教你的……我听了广播社的校内广播。”

嗯，那是全校广播，只要是在校内，就会听到的。虽然我明白这点，但是当面听到别人说听了我参加的节目，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

不过，入须学姐是让我能够顺利完成那个广播访谈的恩人。对哦，在这件事上我还没有向她道谢呢。

“那个，多亏了入须学姐的教诲，我……”

“关于这个啊……”

入须学姐以强硬的口气打断住我的话。

“我的想法太肤浅了。没想到你会原封不动地再现我交代的事情。

“我知道你应该是想了很多才去参加那个广播节目的。恐怕还事先准备好了备忘录吧。但是我必须直说，你不适合那种事情。”

“……”

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一旦说出口，入须学姐就不会收住自己的话。

“我知道你是一个懂得自助自救的人。除非我的眼光有问题。

“但是，你像那样不断重复着‘期待’，实在是不太好。按照你的说话方式、态度做出那种事情，听起来就像是在撒娇一样。要让别人误以为你在依赖他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被误会是撒娇，不要说长期，就连短期内也是有极大的风险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严厉的意见。

没错。我自己也感觉到了为什么在广播节目结束后会有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我很介意那个时候——不对，这三天来，是不是太过依赖别人了。

至今为止，我和折木同学的关系也经常会让我感到很在意。折木同学知道很多我不懂的事情，因此我常常难以拭去内心的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尽到足够的努力。

但是……

总是过多地依赖别人，或者说至少在别人看来是这样，该怎么说呢……对了，用折木同学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严重地违反了自己的生活信条。

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必须借助别人的力量，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为了卖掉文集，只靠古籍研究社本身确实是力有不逮。大概是我不太习惯吧，所以并没有很好地将期待和撒娇分割开来。昨天在卧室里感受到的疲劳感，应该就是这种不安的体现吧？

我有些战战兢兢地询问道：

“听起来像是那样吗？”

入须学姐把手拿到脸的旁边，竖起了小指。一根小手指，这代表……

“……女朋友？”

“不对。是有那么一点的意思。”

入须学姐继续往下说：

“一直伪装，结果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自己的真心，这是常有的事情。你的交涉能力确实很不像话……但你可以期待那些有交涉能力的人，让他们去做就好了。你最好别把我的话当成是至理名言，去拙劣地使心眼。每个人都各有所长。虽然单刀直入是你的弱点，但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优势。唔……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我明白。也知道入须学姐是在担心我。

不过，可能要让入须学姐白担心了，这是杞人忧天罢了。为了让入须学姐安心下来，我微微一笑，说道：

“嗯，我也这么觉得……这种事情一点都不适合我。唔，也就是说……我已经受够了。”

入须学姐似乎也轻轻地微笑了。

065-✦12

闭幕典礼结束，神山高中文化祭的日程就全部告终了，但并不能就此等待下周一恢复一如既往的学校生活。神高接下来要进行全校大扫除。

我拿着从折木那里借来的东西前往第一预备教室。其实，我不太想去漫研，事到如今也没有了要打败河内学姐的打算。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想让她看看这部作品——《 黄昏 已成骸》。抛开我在漫研里的立场、文化祭的制作方针等等，作为一名爱好者，我希望学姐能看一下这部作品。

运气不错，河内学姐就在教室外面和汤浅社长说话。我在稍远的地方出声唤道：

“学姐。”

两人同时转过头来。

“……是伊原啊。”

河内学姐叹了一口气。然后一如既往地，她用有些倦懒的态度说道：

“有什么事？”

“虽然有些晚了……”

我将《 黄昏 已成骸》 拿到胸前。

“我拿过来了。这就是让我相信作者总有一天能够画出名作来的漫画。”

河内学姐的视线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仿佛要刺穿我的胸口一般。学姐就像盯着仇人似的对《黄昏已成骸》怒目而视，不过没多久，她又叹了一口气——那是比刚才更深的叹息。

“我们换个地方吧。”

学姐将我带到大楼通道的屋顶——就是我昨天和汤浅社长说话的地方。河内学姐靠在扶手上，俯视着中庭。我站在离学姐一步远的地方，看着她的背影。从正在收拾整理的校园里，传来了漫无秩序的吵嚷声和拆除各种东西的声音。太阳即将落山，这个没有任何遮蔽的场所让人觉得有些冷瑟。

我站在俯视着中庭的学姐背后。也许是因为肩宽的关系吧，这样看过去的河内学姐显得相当娇小。学姐背对着我说道：

“……原来你真的有啊。”

“是的。不过这本不是我的。”

我感觉到唇干舌燥，于是下意识地舔了一下。

“学姐你知道这本漫画的吧。”

“是汤浅说的对吧。那家伙真是多管闲事。”

“社长说前辈和这本漫画的原作者是朋友。”

学姐背对着我，所以不太好判断，不过她似乎轻轻地笑了。

“朋友……是啊。不知道春菜过得好吗？虽然我知道她的手机号码，但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

“学姐你看过这部漫画吗？”

没有回答。

膝盖在微微地颤抖。这不是因为寒冷。虽然我很习惯敲打阿福的脑袋，但实在不擅长逼问别人……我很害怕。害怕得心跳加速，膝盖颤抖。

但是，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不能一直畏缩不前。我用力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我也稍稍能理解河内学姐所说的话。有趣与否说到底只是一个人的主观判断，本质问题在于能不能与自己合得来，我多多少少能够理解这个意见。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样不会太空虚了吗？”

学姐的声音非常平静。

“所以你才选择了《黄昏已成骸》吗？可是，这是严肃题材的作品吧。如果我专攻搞笑的话，就根本不会去看。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不对。根本不去看的话是不能算数的。而且，只要看了就能明白，确实存在拥有这种力量的作品。”

“那是对于看得出不同的人来说吧。”

“河内学姐！”

学姐没有转过身来，依旧背对着我。她缓缓地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拿出了什么东西。好像是笔，我听到了摘掉笔帽的声音。接着，学姐开始在扶手上涂鸦。

“……开玩笑的啦。”

“欸？”

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河内学姐又重复了一遍。

“开玩笑的啦。怎么可能是真心的啊。任何人的任何作品在主观的名义下都是等价的，我怎么可能真心说出这种话来呢？伊原你真是开不起玩笑啊。”

“……”

我握紧的拳头一下子放松了下来。汤浅社长的那句嘟囔——“亚也子她不是真心的”在我的脑海中回响着。

冰冷的风穿透了我身上的运动服。

在肆虐的风中，河内学姐的呢喃几乎快要听不见了。

“真是逃不掉啊。”

“？”

“我没有看完那本漫画，只看了一半，看到一半就不看了。虽然狠不下心来丢掉，但我觉得自己应该再也不会去看了。你知道为什么

吗？”

我摇了摇头。

背对着我的河内学姐应该看不到我的动作，但她停顿了一会，然后笑着说道：

“只要看了就会知道。你是这样说的吧？是啊，会知道。不想知道也会知道。可是啊，人们一般都不想承认这种事情吧。

“换成你的话，你会怎么想？本来以为不怎么看漫画的朋友第一次担任原作就完成了这样的作品……呐，不觉得简直不可理喻吗？”

“……”

换成你的话，你会怎么想？

再也不想去看朋友担任原作的漫画，我实在是难以理解这样的心情。

……不，真的是这样吗？

比方说，如果小千明天突然开始画漫画，而且还画出了堪比《黄昏已成骸》的杰作，那么我会怎么想呢？

我能够笑着去看那部作品吗？

河内学姐没有停下涂鸦的手。我从未听过她用那么沉重的语气说话。

“所以，我把它放在壁橱的最里面，放到最里面的盒子里，视而不见，并且装出根本不存在什么名作的样子。但还是逃不掉啊。真没想到一年级学妹会把只在去年KANYA祭上卖了没几本的漫画摆到我的面前来。而且还是在KANYA祭的日子里。

“……不禁让人感叹这就是命运啊。”

学姐说着，将笔帽盖了回去，然后从扶手处走开。

她挥了挥手，朝校园迈出了脚步。仍旧看也不看我一眼。

“抱歉，虽然你好不容易拿过来了，但我是不会看的。既然不是你的，就拿去还给人家吧。因为，你想想啊……

“如果我看了的话，就会给春菜打电话吧。可是，我在电话里要跟她说什么？难道说‘我看了你的漫画。很厉害嘛！我很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吗？根本不可能说得出口吧，不是吗？”

我没能叫住河内学姐。学姐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迈着轻快的脚步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来到这里之后，河内学姐自始至终没有让我看到她的表情。

我注意到留在扶手上的涂鸦。那是Q版的二头身角色。用两只脚站立的猫。身上什么都没有，脚上却套着松垮的长靴……我发现自己对这个角色很有印象，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

“这是……《 BODY TALK》的……”

这样啊。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我的两本宝物——《 黄昏已成骸》和《 BODY TALK》 。无论哪一本都很厉害。虽然都很厉害，但如果非要让我从两本中选出一本来的话，尽管是令人苦恼的选择，我应该还是会选择《 黄昏已成骸》吧。

而河内学姐也知道读者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

我想着《 黄昏已成骸》 ，想着《 BODY TALK》 ，然后再想到自己的那些无聊漫画，突然感到再也无法忍受，稍微有些……

5-4　060　后台

060-♠17

神山高中文化祭第三天，正午。

自行车停车场。

距离闭幕典礼还有四小时……几乎没有可以从容行动的时间了。

虽然肚子饿了，但在这种时候只好忍耐了。眼前的氛围不太适合一边吃便当一边说话。

校内广播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听说千反田要上节目，但是那家伙能够顺利地把该说的都说出来吗？如果节目流程与前两天一样的话，她应该会在节目的最后登场吧。

但愿她不要开口第一句就是：“我有个请求，希望大家能购买古籍研究社的文集！”

除了我们之外，周围没有半个人的气息。没有墙壁只有顶棚的自行车停车场里，整齐地排列着一排自行车。这个景象看起来有些沧桑，仿佛从热闹的文化祭中隔离出来一般。我将自己的斜背包放到地上。塞了东西的包包相当沉重，于是肩膀一下子就轻松了不少。

“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呢？”

他询问道。我尽量装出从容不迫的样子来。

“如果是正经事情的话，就不会让你到这种地方来了。”

“总不至于是要勒索我吧？”

“唔，算是有点类似吧。”

我苦笑着说道。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好了。你就是‘十文字’吧？”

“嗬？”

他——“十文字”一反我的预料，浮现出愉快的表情。

“你这是在乱枪打鸟吗？”

“如果是乱枪打鸟的话，正确率只有千分之一以下。我可不是在乱猜哦。”

“虽然我不是很闲，但还是听听你怎么说吧。”

说着，他很随便地靠在一根柱子上。而我则从口袋里取出了卡片。

“你很赶时间吗？其实我也一样。就让我们速战速决吧。

“那么，首先是这个。留在犯罪现场的卡片。卡片上为什么要用‘失去了’这样装模作样的说法呢？说得更具体一点，不用‘偷走了’，而是用‘失去了’，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他的脸上依旧是在看好戏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无论是从阿卡贝拉社偷走了，还是阿卡贝拉社已经失去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中间有什么东西不是被偷走而是被破坏的话，那么就可以当成是提前埋下的伏笔吧。但是，你全采用了偷盗的方法。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既然《 黄昏 已成骸》 预告了这次的“十文字”事件，那么就不太可能单纯地装模作样或者只是图好玩。如果其中有什么意义的话——

“问题在于‘ku’。‘ku’被跳过去了，没有偷。

“然而，如果严密地根据犯罪声明来考虑，那么‘ku’不是‘没有被偷走’。而是‘没有失去’。

“那么，‘十文字’为什么没有让‘ku’失去呢？少了一个字，就违背‘十文字’的犯罪美学了。里志说这是为了回避戒备森严的全球行动社，但我认为并不对。对照‘十文字’之前的行动，这件事明显很不自然。总不至于再往后的第十一个字母‘sa’才是你的主要目标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未免太显而易见了。”

我稍稍停顿了一下。空气干燥，我感到喉咙有点渴。

“违背了犯罪美学，非常不自然。如此一来就想不出跳过‘ku’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设有违背犯罪美学，一点都不会不自然的话，那又如何？也就是说，假设‘十文字’按照预定计划在进行中。

“……假设‘ku’也已经失去了。

“更为忠实地按照卡片上的描述，那就是‘以ku开头的对象没有失去以ku开头的东西’。但是，如果已经失去了的话，那又如何

呢？”

我瞄了他一眼，他的表情还是没有任何变化。是已经对告发有了心理准备呢，还是我想错了呢？不，这种时候不能示弱。我也必须大胆无畏才行。

“于是就会变成这样。‘以ku开头的对象已经失去了以ku开头的东西’。根本用不着‘十文字’亲自动手。”

沉默。我知道他不会回答，继续说道：

“这其实是批判文。是一种告发，宣告那东西已经不在你们手中了。也就是说——

“‘十文字’事件会不会本身就是一个暗号呢。为了向以‘ku’开头的对象传达‘已经失去了’的信息。”

“十文字”第一次插嘴了。

“还真是相当复杂的暗号啊。这样子怎么能传达到啊。”

“是啊，一般来说是做不到的。”

然而并非如此。

“如果‘ku’那边知道这个信息的传达法，那就另当别论了。你送出暗号，‘ku’做出解读。一点都不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哦。那只是基于假设成立的情况。”

“这并不仅仅是假设。我就直说好了，学长。我认为这正是《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的剧情。”

一直保持冷静的他一听到《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的名字，马上瞪大了双眼，仿佛是在说“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个名字”。那个反应等于是不打自招。我在内心松了口气，表现得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一般，傲然地继续往下说。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改编自克里斯蒂的名作。而‘十文字’事件也是。盗贼的参考书就是《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至于接收暗号的对象，以‘ku’开头的对象……”

我从正面凝视他。

“正是担当《黄昏已成骸》作画的陆山宗芳学生会长。我说的不对吗？”

他收起刚才的犹豫，手抵在下巴上思考着。他是在盘算着要怎么做吧。过了一会，他缓缓地开口了：

“‘十文字’的目标全是社团，只有‘ku’是人名有些让人无法接受啊。”

我马上作出了回答。

“‘十文字’只是通过自己的署名暗示对应十个文字，并没有说要袭击十个社团。”

“太牵强了。”

“一点都不牵强。犯人——你有明确地列出清单表示会从那里面选择目标。

“犯人——‘十文字’为什么除了犯罪声明之外，还在现场留下了《 KANYA祭指南》呢？这并不是模仿克里斯蒂的‘ABC时刻表’。那其实是被害者清单。你在留下《 KANYA祭指南》的时候打开了那一页。为了表示‘十文字’事件是一场公平竞争。大概是因为原作《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是这样的吧。而打开的那一页是参加团体一句话感言的页面！”

也就是这里——

·轻音乐社　乐队系表演请一定要先登记为轻音乐社。几乎可以全天包下武术道场。

·围棋社　在第二预备教室进行初学者讲座。当然也可对弈。

·阿卡贝拉社　固定于3-C表演。第一天11点半起会在中庭公开演唱。请来听一下！

·壁报社　KANYA祭期间每两小时发行一期号外。预定激情报道最新的消息。

·御烹饪研究会　第二天十一点半起，烹饪对决“Wild Fire”in操场！招募参加者。

·园艺社　烤地瓜……这算园艺吗？是农业吧？社长，这样好吗？！

·铜管乐社　每天一点半起在体育馆表演。曲目每天都会变换的。

·魔术社　在2-D进行近距离模式表演。第一天十一点半起在体育馆进行舞台表演。请大家来观赏。

·占卜研究会　三楼楼梯处。

·古籍研究社　神高文化祭为什么叫“KANYA祭”？答案就在文集《冰菓》之中。于地学教室贩售，一本两百日元。

执行本部

陆山宗芳（学生会会长·KANYA祭执行委员长）　你们不要疯过头了。完毕。

八崎庆太（学生会副会长）　文化祭期间，执行本部设置在学生会办公室。任何报告、联络、咨询，都请尽快过来。

“被害者全都是在这第三十三页里挑选的。不选择超常现象研，而选择了御烹饪研；不选择电影研究会，而选择了园艺社。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留在现场的《 KANYA祭指南》与其说是犯罪声明，倒不如说是类似预告函 的东西。是这样吧？”

“……”

“而在这第三十三页上面，没有以‘ku’开始的社团，符合条件的就只有陆山学长的名字而已。”

我重重地吐了口气。

“怎么说呢，只要稍微想远一点，在发现这点的时候就能明白‘十文字’是个怎样的人。我说的是关于他隶属的团体。被害者全都在《 KANYA祭指南》的第三十三页，如果只是偶然的话，那也未免太巧了吧。很明显这是经过事前操作的。而能够进行操作的，就只有总务委员会，并且是负责制作导览手册的那个小组的人。

“再加上御烹饪研究社的那个事情。御烹饪研的社长说他们检查过准备好的烹饪器具，里面确实有汤勺的。明明是准备好了，在比赛开始后却消失了。从中可以推测出，犯人也参加了比赛的准备工作。虽然里志醉心于玩乐，并没有积极参与工作，不过帮忙准备活动也是属于总务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吧？”

对此，他也只能露出苦笑了。不管怎么说，苦笑也算是一种笑容，我觉得比较好说话了。

“不过，总务委员总共有二十人以上。仅仅如此，还不能筛选出嫌疑犯。

“但是，与《 黄昏已成骸》的原作者安城春菜搭档的陆山学长应该也知道《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也就是说，陆山能够解开‘十文字’事件的暗号。

“那么，犯人——‘十文字’又是谁呢？模仿没有画出来的漫画《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向陆山送出名为‘十文字’事件的暗号，

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规则是从‘a’偷走‘a’。还有，为了告发‘已经失去了’。

“接下来是我的大胆想象。陆山该不会是弄丢了《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的原作吧？也就是离开神高的安城春菜留下来的原作。犯人无法原谅将‘安心院铎玻’的第二部作品付诸流水的陆山。为了批判，为了让陆山难堪，所以犯人策划了‘十文字’事件。

“也就是说，犯人的信息是这样的——陆山已经失去了《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另外，《黄昏已成骸》的后记不是安城，也不是陆山写的。而是帮忙画背景的第三人写的。那个人，身为‘安心院铎玻’第三成员的那个人正是‘十文字’的不二人选。”

我从放在地面上的斜背包里拿出《黄昏已成骸》。在封面的角落有“AJIMU TAKUHA”的文字。我看着那个文字，说道：

“AJIMU TAKUHA，真是奇怪的笔名啊。安心院是九州某个县的某个小镇吧。不过这只是牵强附会。如果说牵强附会太难听了，那就换个说法吧。这其实是共同完成《黄昏已成骸》的三个人的笔名。就像是太郎和次郎组成组合取名为‘太次’一样，是有点随便的命名方式。

“安城春菜（ANJO HARUNA）。

“陆山宗芳（KUGAYAMA MUNEYOSHI）。

“在‘AJIMU TAKUHA’里面去掉他们两人的名字吧。这是三个人合作的笔名，总共有六个音。每个人是两个音的话，去掉‘a’和‘ha’，‘ku’和‘mu’，就剩下了‘ji’和‘ta’。

“去年也参加了文化祭，所以至少是二年级，而且还是总务委员，姓名里有‘ta’和‘ji’的发音。或者再加上和陆山关系很好，知道他会画漫画这点吧？这样的人可没有第二个哦。”

我的声音冷静得连自己都大感吃惊。

“那就是你。田名边治朗学长。”

“精彩。我做梦都没想到，除了阿宗和安城以外，还有人能解读出来。”

田名边拍手称赞。我闷闷地接受了。我说这些又不是想得到赞赏。虽然并不算是受到他的影响，不过我接下来的语气变得稍微有些粗暴了。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使用这么拐弯抹角的暗号。如果有话要说，直接说出来不就好了吗？”

尽管这样说，但我已经预料到他会作出什么反应。果不其然，田名边苦笑着说道：

“如果能直接说的话，我早就说了。而且……你的问题真是正中要害啊。你应该隐约察觉到我为什么会采用这个方法了吧？”

虽然太高估我的话，会让我很伤脑筋的，不过若只是隐约察觉，那的确算是吧。

“距离学长你们推出《 黄昏 已成骸》，到今年这个文化祭刚好是一年。算是一周年纪念，还有对转学的安城春菜的感伤吧。”

“哈哈，多愁善感吗？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还有想在难得的文化祭上以自己为主导来做点恶作剧，也有这点心情在作祟。一直关在会议室里面也太无聊了。我也想插一脚啊。”

感伤和玩心。如果是为了这些理由而策划出“十文字”事件，那么田名边这个人的确与节能主义的我拥有不同的价值观。

田名边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又追加了一句：

“……不过，说不出口还是最大的原因吧。”

我不了解田名边和陆山的事情。更无从得知两人之前有怎样的纠葛。而且老实说，我对这些不太感兴趣。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接下来才是正戏。

我用有点低沉的声音说道：

“好了，有些事情要商量一下才知道。

“比起刚才的鼓掌，有件事我更希望田名边学长能帮忙。”

“嗬，怎么说？”

即使是在告发后进行交涉，田名边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反应。相比起来，刚才听到《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的名字时，他的反应要大多了。他其实是个胆识不凡的人吗？

“很简单。这些……”

我一边说，一边将斜背包里面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

“……请你买下来。”

理所当然的，里面装的是文集《 冰菓》 。

这是我自己拟定的贩卖扩张计划。揭露“十文字”的真面目，逼他买下《 冰菓》 。而且还是大量的。比起获得比赛优胜后的麦克风宣传，这样做会更有效果吧。

“文集《 冰菓》 。一共三十册。”

面对突然的请求，即使是田名边也不免愣愣地眨了眨眼睛。

“你这是……勒索吗？”

“您在说什么啊？”

“你这是在威胁我，如果不想被揭穿‘十文字’的身份，就把这些文集买下来，对吧？”

我努力笑脸迎人，以免给人留下恶棍的印象。

“不，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完全没打算让学长您自掏腰包买下来。”

刚才的从容少了许多，田名边现在明显是一脸困惑的样子。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我拿这些文集怎么办？你刚才不是叫我买下来吗？”

“我是说了，但是要买这些文集的是……”

我停顿了一下。

“总务委员会。”

“什……”

田名边脸色大变。万一他变得激动起来，那么事情就不好商量。所以我赶紧继续往下说：

“我可不是在痴人说梦哦。

“我看过神山高中的网站了。上面不是在贩卖文化祭推出的商品吗？那么如果是在文化祭上引起很大反响的文集，放到网站上卖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吧。只要请总务委员会先买下来，然后放到网站上卖就可以了。”

田名边嘴巴紧闭。他沉思了一会。

“……你们的文集并没有在文化祭上引起话题吧。”

“也就是说，如果引起话题的话，总务委员会就愿意受理吗？”

也许是不想被抓住话柄吧，田名边说话的口气变得非常慎重。

“如果能引起话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老实说，那个网站正苦于没有商品可卖呢。要是你们的文集有贩卖的价值，那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啊。而且原本就是以买断的形式……但是，也不能毫无理由就选择你们的文集啊。”

所言极是。但是……

“《冰菓》会引起话题的。”

“怎么说？”

“当然是‘十文字’事件呀。既然闹得这么大，消息都已经传开来了，到了‘ko’就罢休的话实在说不过去吧。如果这样的话，那些期待最后活动的人得有多失望啊。

“我会协助怪盗完成最后的事件，并且还会拜托福部里志来一起帮忙。目标里面有内奸，哪里去找这么方便的事情啊。

“看热闹的人会涌向‘十文字’的最后目标——古籍研究社。姑且不论会不会引起话题，文集应该会卖掉不少吧。这样一来，就有了放到网站上贩卖的名义。而且，学长也可以亲手了结自己引发的事件。您意下如何呢？”

好了，接下来会怎样呢？

如果田名边怒发冲冠的话，那么我的作战计划就失败了。《冰菓》卖不掉，我还会遭到学长的记恨。这是风险很大的行动，但是为了让卖掉两百册这种事化不可能为可能，就不能不冒这个风险。而且为了尽可能多地卖掉文集，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没办法尽快解决……

我屏气凝神，等待着田名边做出决定。不好，我越来越紧张了。

为什么不说话啊，田名边。这个提议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任何不利要素才对吧。

……还是说，他不喜欢这种强买强卖的方式呢？不，应该不会吧。话说内心还真吵。

然后田名边……

他的表情舒缓下来了。

“原来如此。确实是不坏的提议。正如你所说，‘十文字’事件必须完结掉才行。而且，网站的网购商品也需要继续充实。我们的利害关系一致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重重地吐口气。呼吸变得异常深沉，我不禁深深地体会到，所谓松了口气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看来我的计划是成功了。

田名边的态度恢复了从容。他甚至浮现出一丝微笑，询问道：

“……那么，你要怎样协助‘十文字’的最后一击呢？”

啊啊。

其实我是从之前福井县的发电厂事故中想到的。

“古籍研究社会准备‘校毕原稿’作为目标。我会说服千反田……社长在目标周围戒备，不让任何人靠近那里。”

“嗬？”

看来田名边并不是单纯按照原作来重现《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似乎本身就很喜欢这类事情。他兴趣十足地探出身子来。

“然后呢？”

“请学长去两个地方进行交涉。分别是化学社和糕点研究会。根据《 KANYA祭指南》 上面的介绍，化学社好像要展示钠的化学反应。麻烦您去要一点钠过来。而糕点研究会的话，要找的对象是到处推销饼干的两个小贩。她们手上应该有格洛克17的水枪，请去要过来。”

田名边微微睁大了眼睛。

“……你的主意还真是危险啊。”

我淡淡一笑。

“这是一场庆典。而且快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弄得稍微华丽一点吧。

“我会想办法把钠夹到校毕原稿里面。学长你等我的信号。这是因为如果《 冰菓》 还没卖够，而‘十文字’事件就此结束的话，那我们会受不了的。等我发出信号，您就用水枪射击。只要用《 冰菓》 遮挡住手，拿里志做掩护，应该是不会被发现的。”

“万一真的烧起来那怎么办？”

“我会只放一点点钠进去的。关键在于只要能一瞬间看到火焰就可以了。我会把校毕原稿事先弄出个洞来。如此一来，观众就会觉得

是火焰把原稿烧出洞来了吧。”

田名边用手抵住下巴，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

“哦……算是一个小戏法吧。化学社我有门路。至于糕点研那边，就算不行，也应该有办法向园艺社借吧……犯罪声明呢，你想好要怎么处理了吗？”

我点了点头。

“夹在《冰菓》里面，找准机会丢到地上。如果不行的话，就塞到书桌里面。到时候地学教室里面估计会是人山人海，应该很容易做到的。”

“不，还是麻烦你事先设置好。需要在现场做的事情越少越好。”

也对，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我接下了这份差事。

“那么，请买下犯罪声明需要用的《冰菓》。”

“你还真是精打细算啊。”

“我们真的是很伤脑筋嘛。”

我从苦笑着的田名边手中接过两百日元。

“那么，我会用眼神来给您发信号的。”

“了解……你叫什么名字？”

哎呀，我没有自报姓名吗？我有些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下。

“我是一年B班的折木奉太郎。”

临别之际，田名边像是在说无关紧要的事情一般，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说‘十文字’事件是为了告发陆山的暗号装置吧。”

背好背包正准备离去的我停下了脚步。

“嗯。”

“还说是因为陆山弄丢了《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

“不是这样吗？”

我的声音自然而然地变轻了。因为田名边想要告发陆山什么，说到底我只能依靠想象来推测罢了。

田名边的声音也很轻。我实在看不出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不是。不过，这也怪不得你。这个世上能够了解的，就只有安城同学了。”

嗯？

“不是陆山和安城两个人吗？”

“阿宗他……陆山并不了解。完全不。”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有些混乱了。

“安城春菜……”

“转学了。今天大概也没有来吧。”

“那么，你的目标是……”

像是很享受立场逆转的情况一般，田名边微微笑了。

“是陆山。你没有说错。只是要传达的信息跟你想象的不同。

“我希望那个信息被这样解读。‘陆山已经失去了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其意为……

“陆山，你不打算用安城同学的原作画漫画吗？”

啊。

“是催促吗？”

“是比催促还要更前的阶段。”

田名边浮现出一丝笑意。但是，那个笑容显得非常无力，甚至让人感受到放弃的意味。

“陆山没有画漫画的意愿。

“你看过了吧？安城同学是个天才，不过最让我吃惊的是，没想到阿宗拥有如此出色的画技。虽然我不太喜欢用天分这个词来解释事情，但看到那个之后，除了天分出众以外，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然而，他本人却完全没有干劲。《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的原作是有的。我这里有一份，阿宗那边应该也有。只要阿宗愿意花心思下去，应该能创作出超越《 黄昏 已成骸》 的作品吧。不管我怎么旁敲侧击，对于阿宗来说，画漫画都只是限于去年一年的玩乐而已。”

这……

老姐给我的《 黄昏 已成骸》 在脑海里掠过。那是一部很好的漫画，画技也很出色。然而，负责作画的人仅仅把那个当成是玩乐。

田名边代替我说出了心声。

“很浪费吧。觉得很可惜吧？

“开什么玩笑啊，明明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实力，甚至到了让人望尘莫及的程度，但是阿宗完全不打算画漫画。只要他肯说要画，无论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一直等待着他开口说出这样的话。对于画技拙劣的我来说，阿宗完完全全就是希望之星。然而，真让人看不下去啊。那家伙脑子也很好使。只要有这个心，就算没有安城同学的原作，他也总有一天能画出大杰作来的。”

尽管面带笑容，田名边的语气却悲痛至极。我甚至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间渗出了内心的痛苦。

“绝望的差距会诞生期待。但是啊，如果那个期待得不到回应的话，那么前进的道路上就只有失望而已了。这一年来，我一直相信阿宗会再次拿起画笔。即使是现在，我还是会继续期待阿宗。”

我明白田名边真正想传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了。

田名边已经闭上嘴巴，视线落在地上。如果说“绝望的差距会诞生期待”这种说法妥当的话，那么不管在任何一个方面，我甚至连有没有差距都没有注意到。我不明白会让人浑身颤抖的殷切期待。也不懂这种名为憧憬的情感。生活中仿佛缺少了值得追逐的光芒。

……还是说，总有一天我也会轮到这种“顺序”吗？

但是，即使是现在的我，也还是能够明白田名边行动的意义。

我轻声说道：

“那么，你通过‘十文字’事件真正想传达的是……无法说出口的问题是这样吧——陆山，你看过《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吗？”

田名边稍稍抬起头来。

“甘拜下风。”

“而答案是……”

“嗯，是的。

“阿宗根本没有翻开安城同学的心血之作。没有解开暗号，信息没能传达给他。”

那么，你的期待已经变成了失望吗？

即使是我，也懂得没必要把这种话说出来。我什么也没说，转身准备离去。

在离开之前，我转头看了一眼，田名边仍旧伫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校园里传来了校内广播的声音。

“……好了，KANYA祭终于到了最后一天。说到今天的重头戏，那当然非‘十文字’事件莫属了……”

【 剩余八十八册】

---

[1] 日本一家调味料制造商

六　迎向庆功宴

066-♠19

“那么，最后还剩下多少册？”

我默默地将纸板箱倒过来。

哗啦啦，掉下来的《冰菓》只有区区五册。“十文字”的双重效果可谓是威力惊人。

“噢，噢噢，没想到居然能走到这一步啊！”

里志感慨万千。

“不过……有点可惜啊，明明只差一点了。”

千反田出乎意料地说出了贪得无厌的话。

而伊原则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本来已经绝望了。一直在考虑要怎么赔偿才好……”

轻轻松松超过了损益分歧点。即使将入须降价贩卖的那部分考虑进来，也还有不少盈余。一旦有了盈余，“黑字部分要上缴学校”的规定就让人觉得面目可憎了。我也很贪得无厌啊。不过，有一半是开玩笑啦。

“可是，真的只用一个下午就卖掉了一百多册吗？”

不愧是伊原，不管再怎么感慨万千，她还是很敏锐的。由于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瞒着他们，所以我咳嗽了一声，说道：

“其实，神山高中的网站愿意帮忙贩卖《冰菓》。我拿了三十册给总务委员会。”

“欸，什么时候啊！”

千反田瞪大了双眼。

“抱歉，我不是故意想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只是没有告诉你们的机会。”

前半句是真的，后半句则在说谎。

“但是折木，这样一来，如果网站那边卖不掉的话，还不是一样吗？”

“放心吧。”

身为共犯的里志轻松地拍了拍伊原的肩膀。

“总务委员会直接将《冰菓》买下来。接下来都是总务委员会那边的问题了，古籍研究社完全不需要在意。”

“折木同学，你什么时候进行了这样的交涉啊……我完全没有发觉呢。”

那当然了。我留心着这被你发觉呀。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其实在发现“十文字”就是田名边之前，我就打算让“十文字”事件的犯人把《冰菓》给买下来。当然，如果对方是危险人物，那么

我会随机应变修改计划的，不过基本上来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恐吓”。所以实在是不能告诉千反田。

从结果上来说，由于“十文字”是田名边，所以我得以成功地将总务委员会也拉了进来。预料中的恐吓变成了单纯的交涉，无论对我还是对古籍研究社来说，都是一大幸运吧。而且万一真的碰到那种情况，我能不能担任一个合格的恐吓者还真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呢。

没错，回顾起来，还真是受到幸运女神眷顾的三天啊。不仅是网络售卖这件事，“十文字”事件最后的目标就像一开始预测的那样，是以“ko”开头的社团，这也相当幸运。尽管有老姐的神秘干预，《黄昏已成骸》能够送到我的手中，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因为没有《黄昏已成骸》的话，是绝对无法解开“十文字”事件的。听里志说，学校里有很多侦探志愿者想抓住“十文字”，但是他们缺少了足够的条件。能解开谜团的只有我，勉强要说的话，还要把里志也加上去吧。并且，我之所以能够推理出田名边就是“十文字”，不需多说，也是因为运气很好。简单来讲，那就是稻草富翁原理并不只适用于物品交换吧。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幸运啊？难道是有人烧香拜佛了吗？

不过怎么说呢，对我最喜欢的谚语“坐等好运上门”[1]进行实践的结果，证明了其实就算什么也不做，幸运也会主动找上门吧。这种想法对我来说倒没什么，但是对里志和千反田来说，就未免有些太失礼了。

好了，问题是剩下来的这五册要怎么办。

“那么，既然剩下来了那也没办法，我们就每人买一册吧。”

里志的提议马上被采纳了。我们每个人各丢了两百日元到糖果盒里面。

千反田将文集包在胸前，里志卷起来塞进束口袋，伊原轻轻地拿起来抚摸着封面。

好了，还剩下最后一册。

……我又追加了两百日元。

“咦，奉太郎？”

“我会拿去丢进老姐的房间里。”

作为漫画的谢礼。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谢礼，不过就算她没兴趣看，应该也可以拿去垫锅底吧。

我拿起最后的一册。

纸板箱现在变得空空如也。

千反田百感交集地说道：

“这样就全部卖完了。”

“卖完了……”

“卖、卖完了……”

卖完吗……

第一天带着绝望心情仰望焦褐色的“书山”。现在已经被铲平了。

然而，千反田继续用陶醉的口吻说道：

“接下来就只剩‘十文字’事件了。这下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尽情好奇了。”

“哦，关于这件事啊——”

里志不怀好意地微微一笑。

“奉太郎似乎想到一些什么了哦。”

“欸，是真的吗？”

千反田顿时眼神大变，朝我逼了过来。我说过很多遍了，不要靠那么近啊。我都不知道被她吓到多少次了。

而且用不着这么急，时间还很多。我像是要逃避千反田那过于接近的大眼睛似的，将上半身靠在椅子上。然后，用带笑的声音说道：

“包括这方面的事情在内，怎么样，为了庆祝文集售罄，要不要来举办一场庆功宴呢？”

“你、你怎么了？这么风雅的提议一点都不符合折木的风格啊！”

对着我这个总是爱好风雅的雅士，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

里志的气势一下子就上来了。

“赞成！害怕学生指导部的话，那怎么办得了庆功宴啊，对吧？消除浮世的忧愁，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情地欢闹一番！尽情地欢闹啊！明天可是周日啊，我们要怎样狂欢呢，真让人拿不定主意啊！”

这三天来不知为何心情低落的伊原终于露出了开朗的神情。

“嗯，是啊。我几乎没机会到古籍研究社这边来，来告诉我这期间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吧……应该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吧。”

一旁的千反田平静地微笑着。看到这种沉稳的表情时，会觉得千反田真是个楚楚动人的大小姐。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欺诈。

“那么，大家要不要到我家来？尽管能力有限，但我会尽全力招待大家的。”

千反田家吗？虽然有点远，但是她家很大，就算稍微吵闹一些，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嗯，真是令人激动的提议啊。

“那就这么定了。走吧。”

“嗯，差不多快到关校门的时间了。”

“啊！需要定寿司吗？”

“小、小千，朴素点就好……”

就在我们所有人都站起来的时候，铃声响了。

那是催促还在学校的学生快点回家的定时铃声，同时也是宣告长达三天的文化祭彻底结束的铃声。并且，那个铃声听起来就像是在祝福皆 大欢喜的结局。

我们每个人心里大概都这么觉得吧。

【 庆祝售罄】

---

[1] 意思是当你该做的都努力做到了，那就不要心急，等待好运上门就可以了。

后记

大家好，我是米泽穗信。

在我亲身参与的文化祭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文艺社的社员。她在太阳照不到的游廊上摆了一组桌椅，放上几本文集来充门面，而她自己则从早到晚一直坐在那里看书。

那一年的文化祭，我为班级拍摄的录像带电影写了一个悬疑剧的剧本。由于电影已经完成，我当天就没什么工作需要做了，于是我就去她那里买了一册文集，但我不记得自己有看过。

因为我另外准备了要看的书。

本书的主角其实就是文化祭本身。为了以无形的活动为主角，作为理所当然的手法，我采取了多视点的形式。不仅是技术面，故事面也追求了多视点——否则，主角就一直坐在椅子上，还谈什么悬疑啊。

总算完成小说的时候，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取怎样的书名。这本小说从庆典的深夜开始，伴随着庆典的落幕一同结束。感觉除了“文化祭”“学园祭”之类的书名以外，都不怎么合适。虽然最后命名为《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但我认为这次推出文库版时附上的英文标题[1]更能表现出作品内容。

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本《 冰菓》 的后记里，我写了一个小谜题。原本打算在第二集的后记里公布答案的，但因为页数的关系，最终还是没能挤进去。

距离《 冰菓》 的出版居然已经过去了七年。拙作能够维持七年之久的命脉，全仰仗各位读者的支持。我在后记里写的“寿司事件”可以从本书第四十二页的某段中得到解决。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察觉到了，其实说穿了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谜题。不然的话，我就能够当成段子来写出一篇悬疑作品了……另外，《 愚者的片尾》 后记里提到的某章节名的由来，简而言之就是“agitation”[2]。

本书就此结束，我希望《 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 这个庆典能够留在诸位读者的心中，并成为下一个庆典的伏笔。

非常感谢大家。

米泽穗信

（注：文中提及的均为本书日文版的情况。）

---

[1]本书日本文库版的英文标题是“Welcome to KANYA FESTA！”

[2]是指《 愚者的片尾》 第五章的标题名——“很有味道”，日语发音与agitation比较相近。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绕远路的雏人偶
“冰菓”系列④
Little birds can remember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方宁/译

绕远路的雏人偶

TOMAWARI SURU HIN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目　录

该做的事情就尽快做

1

我很清楚自己的喜好，但是如果被问到想要什么的话，就有些难以回答了。

回想自己的过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父亲虽然很少在家，但是能确保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老姐供惠刚进入大学就马上存钱踏上了漫长的旅途，是个离经叛道、旁若无人的怪胎，不过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而我本人——折木奉太郎，活到现在也从未体验过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事情。

真要说起来，我姑且算是被卷入到“可能谁都不曾体验过”的风波里。稀里糊涂之间，就认识了交往至今的朋友——福部里志。当时老姐说“这种事情经常会有，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还对她这种反应表示不满。在我皱起眉头嫌这嫌那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从初中毕业了。事后回想起来，才发觉的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在学校的成绩不算差。虽然没有杰出到会被称为天才儿童，但也不至于对学习感到束手无策。一如神山市这一带九成以上“成绩还不算差”的初中生，我也没作多想就报考了神山高中。虽然准备入学考试很辛苦，不过那也只是普通程度的辛苦而已。

神山高中拥有完美的初中直升高中制度，是本地最好的升学学校，然而招生与报考的比率却没有超过1比1.1。考虑到还有人同时报考了私立高中，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也不出意外地考上了。

入学典礼的时候，我坐在座位上暗自思索。搞不好，我在这所神山高中也会碰到很多事情吧。在三年的时间里，一定会有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事情。

然而那些“眼花缭乱的事情”，大概此刻在场的所有人，不，只要是同世代的人，就都有可能体验到。不是那种能让我挺起胸膛夸耀说“这真是与众不同啊”的事情。明明经历了那么多风波，在离开镝矢中学时，我却仰望着校舍，说出了“到头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这样的话。三年后，当我离开神山高中的时候，估计也会说出相同的话吧。

因为，我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条。

即使拼命回想，我也记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此笃信不疑。既不是别人教我的，也不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尽管如此，这一路上我都坚定地遵守这个信条。

那就是——

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

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

我打从心底喜欢自己的信条。

但我因此在放学后陷入了苦境。书桌上有两张草稿纸，第一张写着标题“入学一个月的实际体会与今后的抱负”，第二张是白纸。学生毕业辅导处的老师实在非常热心，觉得新生谈及抱负时应该会写上吧。真是让人感激不尽。

这是作业。我昨天在家里写了。虽然完全回忆不起到底写了些什么，但我确实是写了的。然而在放学后我被留了下来，不得不再次面对不知该如何下笔的难题。这堪称是一个令人惊愕的谜团，简而言之就是——“老师，我把作业忘在家里了”。

别说发下来的两张稿纸了，我仅写了三行就已经毫无头绪。里志忍不住笑着对我说道：

“也是啦，奉太郎你的信条是‘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嘛。被问到今后的抱负，想必是很伤脑筋的。不过，这种东西随便敷衍一下不就好了。”

这个似懂非懂的家伙。我用手指夹住自动铅笔转来转去，反驳道：

“我已经敷衍过了。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做的。”

“那么，为什么第二遍就卡壳了呢？”

“因为是第二遍啊。”

听到我这么说，里志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我在指间转动铅笔。不对，是想转动。自动铅笔被手指钩住，猛然打转飞出并擦过里志的脸，飞到教室的角落。我平静地站起来，走过去捡起笔，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上。里志也是一脸从容不迫的表情，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第二遍就不好办了吗？”

“第一遍可以随便乱写。但是第二遍无论如何都会试图模仿第一遍，因此就没办法随便乱写了。”

昨天我下了一番工夫，编造出了有模有样的“抱负”。要把之前的东西尽数抛掉，重头再来的话会更加困难。真搞不清楚里志干吗这么开心，他嬉皮笑脸地说道：

“哈哈……我能理解。那么，回想起昨天写的内容不就好了吗？”

“但是，因为是随便乱写的，所以想不起来啊。”

我用自动铅笔的笔头咚咚地敲了敲桌子。里志耸了耸肩，似乎觉得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了。

四月也差不多快结束了。虽然现在是放学后，不过时间上并不晚。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几个人留在教室里，正热烈地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外面下着小雨。这两三天一直在下雨。天气预报说到了晚上雨势会越来越大。虽然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不过我就是想要早点回家。坐在桌角的里志探过头来看了看我手边的稿纸。他将一直拎着的束口袋甩到肩上。

“看来要很久啊，你还会去社团活动室吗？”

听到“社团活动室”这个词，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根据个人信条得出的结论，我当然没兴趣加入社团活动。我所渴望的明明是悠闲的高中生活，为什么要自作孽活受罪啊。

但是，一封从印度贝拿勒斯寄来的信打乱了我的计划，要我加入古籍研究社。后来也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让我遵照指示成为了古籍研究社的成员。

眼前的福部里志也是古籍研究社的社员。不过，这家伙还同时加入了手工艺社，而且身兼总务委员的职务。兴趣是骑自行车远行。这个混蛋闲人。

里志说道：

“千反田同学很在意哦，她非常希望你能过去啊。”

我默默地摆出了虽然毫无进展但仍埋头写作的姿势。

千反田也是古籍研究社的社员，全名是千反田爱瑠。

根据除了关键事情之外无所不知的里志所说，她好像是在神山市北部拥有广阔农田的世家千金。外在打扮并没有闪闪发亮的家徽，长长的头发与薄薄的嘴唇勾勒出楚楚动人的形象，跟我们是同学。千反田……我不由自主地无视了那个名字。不知道里志有没有注意到，我似乎非常不擅长应付那个家伙。

我本来以为社团里没有其他人，所以才加入了古籍研究社。但由于千反田也加入进来，使得社团成了名副其实的存在。不过总体来说，我不擅长应付她并不仅仅出于这方面的原因。

怎么说呢，她不算是我讨厌的类型，节能主义者没有强烈的好恶。只是，千反田在与我初次见面的那一天，向我这样问道：“我为什么会被锁在教室里呢？……我很好奇。”

那一天，千反田被反锁在教室里面，而她本人居然没有发现这点。开门的人是我，但我当然没有把她锁在里面，会感到不可思议也是在所难免。但是，不知为何千反田会寄望于我去解决那个谜团，而且态度极为坚定。拗不过她的我只好绞尽脑汁地去想。

幸好，那一天总算是圆满收场。但是在判明事情真相之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产生了奇妙的预感。我的节能主义是无可动摇的。因为，没有人会费尽心思去动摇陌生人所抱有的小小信条，这是常理。当然，千反田也不例外。可是……随着“我很好奇”这句话一同逼近过来的，是千反田的那双大眼睛……

“千反田同学现在正在填写申请许可提交表。麻烦她处理那些让人头痛的文件手续，我实在非常过意不去。但作为尽责的总务委员，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

“这样啊，真辛苦呢。话说，‘苦心钻yan’的‘yan’字要怎么写啊？”

“我不太赞同使用不会写的字哦。如果是忘记了怎么写，那就另当别论。换成‘努力’不就好了？”

里志是个有话直说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少根筋。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你不想去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了。反正只是社团活动而已。”

我并没有说自己不想去。但是，至少在今天，“入学一个月的实际体会与今后的抱负”比古籍研究社要重要多了。心怀身为神山高中一员的骄傲，我今后会更加苦心努力的。里志，果然还是要用“钻研”才通顺啊。

里志俯视着仿佛永远都填不满的稿纸，打了个哈欠。看到他瞄向窗外，我还以为他在看下个不停的春雨，却不想他突然笑着对我说：

“啊啊对了，我听说了一个蛮有趣的传闻，就是有点老套而已。你听过了吗？”

“老套？”

我抬起头来。会这么容易被分散注意力，就表示我差不多对“抱负”感到厌烦了。里志得意洋洋地点点头，笔直地竖起了食指。

“是的，非常老套。我实在太感兴趣了。神山市最大的升学学校，古怪社团的巢穴。神山高中究竟是怎样的魔境呢？每次穿过校门我都会心跳加速、激动不已。然而，在如此与众不同的神山高中，居然还有这么老套的传闻啊。”

“你这根手指是在干吗啊？”

“啊，抱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他很干脆地将竖起来的手指缩了回去，但依然没有改变笑眯眯的表情。

“奇谈怪谈，学校的诡异传闻。我真想说给你听啊。”

他神秘地压低了声音。我不禁心想是多么神奇的事情——

“……据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音乐室里的钢琴独自奏响了音乐……”

“我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

一点都不像很有趣的样子。我摆了摆手，制止他继续往下讲。

确实老套。在小学时也有过，当然初中也不例外。貌似独特，实际上只是重复定式的“学校传说”。虽然不至于厌烦，但我对此并没有太大兴趣。没想到兴趣至上的里志居然会提起这么无聊的事情。

然而里志夸张地摇了摇头，像是在扼腕叹息一般。

“你没弄明白啊，奉太郎。你认为我会觉得这种司空见惯的‘学校怪谈’很有趣吗？”

不好说。毕竟这家伙前不久才说简易保险的构造很有趣。

“不是。有趣的当然是传闻开始流传的这个事实呀。”

“……嗬。”

“在分不清左右的新环境，我们这些一共三百二十人的一年级学生就像可怜的小羊羔一样东奔西窜。入学后两个星期，就有了‘这个学校其实啊’这样的话题。这不是喜人的成长吗？”

里志展开双臂，表现出他的喜悦。

原来如此。我有点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了。我用右肘抵住桌面，将下巴靠在右拳上。

“有道理。忙着摸索新环境时，的确没有心思去散播谣言。适应环境后变得从容了，才使得可疑的谣言有了传播的机会。你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理解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

“这让我想到血型占卜 啊。”

我随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顿时，心情大好的里志停止了准备点头的动作。

“……为什么？”

“那不是刚刚认识会提到的话题，在彼此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才会慢慢聊起这些。基本上，大家都会和乐融融地聊得火热。但其实，不相信的人也相当多。”

里志闻言猛地倒抽了一口气，还瞪大了双眼。如此夸张的反应让我不禁愣住了。

“干什么啊？”

“呀，我真是大吃一惊！”

他用力拍打着我的背。

“没想到奉太郎居然会点评与人交流的方法论！我还以为奉太郎对于‘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这点，是闭上眼睛不加以理会的。”

真没礼貌。

“我并不讨厌人类，也能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

我故意目不转睛地盯着里志的眼睛说出这番话。当然，里志觉得很不自在，一下子就别开了脸。

“也对，奉太郎只是纯粹的节能主义者而已。我明白。”

真的明白吗？太可疑了。

“那么，怎么样？有兴趣听听象征着我们一年级学生之从容的音乐室奇谈吗？”

就算里志舌灿莲花，我也没有特别想听的欲望。但是，如果我自始至终都拒绝的话，就很可能会被他调侃“看吧，奉太郎你果然故意回避社会状况。对无聊的话题也要产生兴趣，这是圆滑处理人际关系的第一步”。算了，反正不会妨碍我写作业的。我重新拿好自动铅笔，将注意力集中在稿纸上，说道：

“总而言之，你很想说对吧。那我就听听好了。”

“很好。”

里志有些做作地咳嗽了一声。

“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年级的女生去了特别大楼的四楼。”

“该不会是千反田吧？”

虽然没打算认真听，但里志的开头让我有了反应。

特别大楼四楼除了音乐室之外，还有地学教室，也就是古籍研究社的社团活动室。

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在普通大楼的四楼。要前往特别大楼的四楼，必须先下到三楼，通过连接通道的屋顶进入特别大楼，才能最终到达四楼。像今天这样的下雨天，屋顶就没办法用了。这样一来，就必须下到二楼才有办法过去。这距离远得让人提不起劲来。

而且特别大楼四楼位处神山高中校舍的边缘，除了千反田之外，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个好事女生会没事干跑到那里去。

才刚开头就被打断的里志一瞬间露出了忧伤的表情。

“……不是。”

“那么——”

“你先听我说完。”

他生气了。我还是闭嘴吧。

“女生在放学后去了特别大楼的四楼，那时将近六点。由于六点校门就要关闭了，所以校内几乎没有人影。

“从三楼往上走的途中，她就察觉到流淌着钢琴的旋律。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那个女生对音乐欣赏颇有心得，发现那段音乐弹奏得非常美妙，运指技术之精湛，表现力之丰富，可谓无与伦比。曲子也很熟悉，是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个女生原本是要回去拿自己落下的东西，但美妙的旋律让她沉浸其中，一时之间呆呆地伫立在原地。

“夕阳将走廊、楼梯还有女孩子都染得通红，仿佛全世界都在燃烧，然后逐渐蔓延开来一般。动听的音乐听起来宛如献给末日的镇魂曲。震撼人心的感动从脚下往上窜，那个女生——”

我对这个描述有意见。

“昨天也是雨天，看不到夕阳的。”

“没错，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还有不断逼近的暮色。湿漉漉的感觉缠绕住肌肤，让人不快，雨声如同噪音一般混杂在音乐之中。琴声在那个女生心中刻下了难以形容的不安。”

太随便了……

里志巧舌如簧，兴致丝毫没有减弱。

“神山高中的文科类活动本来就远近闻名，就算有这种水平的钢琴名家也不足为奇。女生想要当面称赞那位钢琴高手，于是来到了音乐室的门前。音乐的确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而且除了音乐室以外，学校里就找不到其他有钢琴的地方了吧？”

体育馆有典礼用的钢琴吧。不过这种时候泼他冷水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选择了沉默。

“但是，就在她准备打开门的瞬间，琴声停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感到疑惑的她缓缓地打开了门。”

里志故意压低声音，做出开门的动作。从他这副故弄玄虚的样子来看，故事应该快接近高潮了。

“音乐室里充满了异样的气氛。

“全部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里面一片昏暗。女生迅速地朝钢琴看去。但是，那里没有人在。钢琴的盖子是打开的，但没有人坐在那里。那个女生大惊失色。她用眼睛扫视左右，然后看到了……一个身穿水手服的女同学站在音乐室的角落，披散的长发遮住了面容，看起来是一副全身乏力的样子，正用一双充血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闯入者！”

里志握紧双拳，愤慨地说道“啊啊，这种事情实在是太离奇了”。这家伙还真喜欢演。

“那个女生吓得全身寒毛倒竖，一转身就逃走了，连头也不敢回。事后她才得知那一天是钢琴社在使用音乐室。钢琴社只有一个三年级的社员，而那个三年级学生因为不幸的事故导致手指受伤，根本没办法弹钢琴！

“啊啊，但是奉太郎！钢琴自动演奏其实很符合情理哦。因为在这所神山高中里，曾经有钢琴社社员在参加全国大赛之前，因为事故而死去，壮志未酬！”

“真的有吗？”

里志这时总算恢复了正经的表情。

“谁知道呢。也许有吧。反正我不太清楚。”

真不可思议，一边听里志瞎扯一边写小作文，速度居然提升了不少。大概是“随便听听”的心态引出了“随便写写”的效果吧。我头也不抬地说道：

“钢琴社使用音乐室、社员只有一个人，这些事情都是你知道的吧。”

我感觉到里志露出了苦笑。

“真是明察秋毫啊，奉太郎。正是如此——钢琴社社长多丸润子，现在正因指关节受伤处于治疗中。”

我不知道那个身为目击者的女生是什么人，但一般来说，不可能如此清楚地掌握其他社团的内情吧。如果是里志的话，就很有可能。这家伙是总务委员，对神高的所有社团活动都了如指掌。

里志一改之前装模作样的演戏风格，饶有兴致地说道：

“但是，那个身穿水手服、披头散发的幽灵女生似乎真的存在哦。那个一年级女生不知道是太害怕还是真吓到了，今天午休的时候，在A班传得沸沸扬扬呢。”

“水手服没什么稀奇吧。”

毕竟神山高中的规定制服是男生立领，女生水手服。如果出现身穿西装外套和罩衫的女生，那我倒会稍微有些吃惊。

“接下来就看这个传闻能不能扩散开来。如果能扩散开来的话，又会以怎样的速度扩散呢？只要把传播的过程记录下来，说不定能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呢。‘神山高中也有的七大不可思议　其二’。不知道传播到我所在的D班要花上多长时间呢。”

虽然是半开玩笑的语气，但里志似乎相当感兴趣。传闻的扩散过程啊……的确很像这家伙会埋头钻研的课题。

但是，我可没工夫理会里志的研究……因为他的这番话里面有一段让我无法充耳不闻的内容。

“等一下，你刚才说了什么？”

“欸？我是说民俗学呀。不过，可能称为都市传说要更贴切吧。提到民俗学，总感觉像是民间传说那一类……”

“不不，这些都无所谓啦。”

看到我突然变了脸色，里志也感到相当惊讶。

“怎么了，‘自动演奏《月光》的钢琴’这个奇谈就这么有趣吗？真意外，我没想到奉太郎居然会如此感兴趣。”

奇谈本身的内容根本无关紧要。但是，如果里志所言非虚……

那就麻烦大了。必须制定好对策才行。

“再说得更详细一些吧。不对，我要先解决这个……”

我埋头写起眼前的“入学一个月的实际体会与今后的抱负”。只要快点将这个搞定，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欲速则不达，自动铅笔写写停停，想不出半点内容。实在非做不可的事情就尽快解决。然而，既然有能尽快解决的事情，同时也就存在无法尽快解决的事情。

3

雨下个不停。我一边听里志讲述详情，一边拼命填写稿纸。历经千辛万苦，我总算将第二遍抱负写完了。就在我如释重负般准备回家的时候，有个人甩着一头飘逸的黑发走进教室。

“啊啊，折木同学你还在教室里呀。”

她的嘴角和眼角浮现出了若有似无的笑意。来者就是古籍研究社的社长，千反田爱瑠。尽管外表不算特别出众，但突然有个引人注目的漂亮女生笔直地朝我这边走来，也难怪留在教室里的其他同学会朝我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

我指着黑板的方向说道：

“你的教室在隔壁。”

我是一年B班，千反田是A班。但是，千反田只是微笑着歪了歪小脑袋。

“是的，我知道。”

她在已经很近的距离间又逼近了半米左右才停下了脚步，从手中的文件夹中拿出一张打印纸来。

“福部同学，我写好了。”

“哦哦，辛苦你了。这个文件其实很多余啦。”

说起来，里志刚才有提到千反田在社团活动室填写文件。因为他说这是提交用的申请许可书，所以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而已，不过

看来确实是有那么一回事啊。我瞄了一眼那张纸，只看到标题写着“社团经费申请追认单”。

里志从自己的束口袋中取出皮革面的笔记本，将文件对折夹在里面。注视着里志完成这一连串 动作之后，千反田转过头来，将视线对准了我。她全身上下只有一处背叛了楚楚动人的形象——就是那双大眼睛。当她流露出热切的眼神，甚至会让人觉得瞳孔都放大了。

我对那双眼睛、那对瞳孔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驱使节能主义者折木奉太郎奔走解谜的正是千反田这直视的目光。距离上次在放学后的古籍研究社社团活动室与千反田初次邂逅并没隔多长时间，我也没有更多与她深入交谈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其实不太熟。但直觉告诉我……要来了。

眼看她就要张嘴说话，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下手为强。

“你来得正好。”

“欸？”

气势受挫的千反田眨了眨眼睛。终于搞定麻烦的小作文让我如释重负，所以由衷地露出了快活的笑容。

“我刚刚从里志那里听说了古怪的事情，是一则很奇妙的传闻。”

“啊，我要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

“是关于‘秘密俱乐部的找人纸条’，你已经知道了吗？里志说那个是‘神山高中也有的七大不可思议　其一’。”

千反田再次眨了眨大眼睛。

她一瞬间惊讶得噘起嘴巴。接着十指交扣于胸前，恢复了原来的微笑。

“欸，那是什么啊？秘密俱乐部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刚听到的时候也不太相信。这个嘛，与其听我说……”

我转头看向里志。

“里志，你来说给她听吧。”

“嗯，哦哦，好的。”

可能是没能理解眼前的状况吧，里志显得有些困惑。他瞄了我一眼，我依旧是一脸假笑，示意他快点说。

真不愧是福部里志，对于讲故事从来不会推三阻四。他在课桌上端正了一下坐姿，欢快地说道：

“那么，就劳烦客官听在下讲一段关于‘秘密俱乐部’的事情……管理这个社团的招新事宜也属于总务委员会的工作。我是通过这个渠道听来的。”

他先来了段开场白。

“毕竟神山高中的社团实在是太多了，社团数量一多，招新海报的数量自然也很多。大概整个第一学期里，学校公告栏都会贴满招新海报。当然，使用公告栏需要获得许可。没有总务委员的许可印章，就不能贴。

“话虽如此，毕竟是一张纸一枚图钉就能搞定的事情。如果不频繁巡视的话，就会时不时冒出未经许可便张贴出来的招新海报。发现后将那些海报撕下来也是总务委员的工作。正规社团如果张贴未经许可的海报，是要受到处罚的。最糟糕的情况是被削减社团经费。”

“……没想到管理起来这么辛苦啊。”

“没错！这个工作相当辛苦呢。”

千反田很快就被滔滔不绝的里志勾起了兴趣。她一边频频点头，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

“然而，据说每年都会出现一张出处不明的招新海报。

“更准确来说，比起海报更像是纸条。去年好像真的就是在笔记本上撕下一角，然后写上集合地点和时间而已。不仅张贴的海报没有获得批准，就连社团本身也是未经许可便成立起来的。我听田名边总务委员长说，这所神山高中存在连总务委员会都无法掌握的秘密俱乐部，就是那帮家伙在偷偷摸摸地招揽新人。

“真的存在着这种社团。活动目的不明，也不知道在招募怎样的学生……唯一知道的就只有那个俱乐部的名字而已。”

里志说到这里，故意停下来卖关子。完全上钩的千反田询问道：

“名字是什么啊？”

里志微微一笑。

“‘女郎蜘蛛会’。”

“女郎蜘蛛……”千反田嘟囔着把这个词念了好几遍，突然说道：

“在我家的院子里也经常看到它们的蜘蛛网。”

……你从蜘蛛网就能分辨出蜘蛛的种类吗？

“田名边学长去年似乎打算依靠回收的纸条去接触‘女郎蜘蛛会’。但是，进展并不顺利。指定地点是空教室，问题在于那个教室上了锁进不去。千反田同学你也知道，没有正当理由是无法外借钥匙的。因此，学长的结论是‘女郎蜘蛛会’这个团体空有一个名头，并没有组织起真正的社团。只不过是一群在公告栏贴恶作剧纸条的幼稚学生。然而——”

就像在宣布接下来才是重头戏一般，里志加重了语气。

“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有一名毕业生对学长说：

“……我是‘女郎蜘蛛会’的会长。下任会长也请你多多关照。当然，你要先把那家伙找出来才行……不管怎样，升任总务委员长的田名边学长不会允许未经许可就胡乱张贴海报的行为。他们今年想必也会在某处贴出招新公告。总务委员都有留心注意，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

里志耸了耸肩膀，为这个话题做了最后的收尾。

刚才他在讲音乐室奇谈时也是如此，尽管讲得眉飞色舞，但没有一丝不自然的感觉。我认识里志蛮久了，还是头一回发现他有说书的潜质。这家伙将来可以选择活辩士[1]之类的职业吧。

千反田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的确，这个高中的社团多到有点不可思议的程度。说不定这种充满谜团的俱乐部真的存在呢。”

作为一所全日制的普通高中，神山高中的文艺类社团确实多得离谱。什么阿卡贝拉社、魔术社啦，数来起码有五十个以上这样的社团。到了秋天还会举行长达三天的文化祭，断定不存在秘密俱乐部的话，那也未免太不识趣了。我说道：

“在活动目的不明这点上，‘女郎蜘蛛会’与古籍研究社是一样的。”

“怎么可以这样说，古籍研究社……”

对于我的见解，本来千反田打算予以否定，但在沉思片刻之后，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一事实。

“……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

说起来，千反田好像说过自己有什么特别目的才加入古籍研究社。她用“个人原因”这个说法做挡箭牌，所以我也懒得深入追问。

“张贴在无数招新海报中的一张纸条吗？”

千反田用手抵住脸颊，思索了片刻。像这样眯起眼睛一动也不动的样子，明明就很有深闺大小姐的高雅气质嘛。

过了一会儿，千反田重重地点了点头，露出豁然开朗的神色。她在胸前合掌说道：

“是的……我很好奇。”

很好。

我拿起稿纸，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才说来得正好。”

“怎么说？”

千反田一脸不解地歪着脑袋。我对她说道：

“当然是去找那张纸条。”

首先要问问里志，这个学校归总务委员会管理的公告栏一共有几处。

即便是福部里志，似乎也从来没有清点过。

“稍等一下。”

他掰着手指开始数。

“普通大楼从二楼到四楼，每层各有两处。一楼的话，保健室前面和教职员办公室前面也各有一处，所以是四处。连接通道也有。二

楼通道靠近普通大楼这侧一处，靠近特别大楼那侧也有一处。特别大楼是每一层一处，一共十六处。

“然后，所有楼梯平台都设有公告栏。一栋楼是两道楼梯，四层楼，所以是十六处吧。”

我只想知道结论，所以没有在意推算的过程，不过千反田就不一样了。她看着把手指掰成了拳头、不知道数到哪里的里志，沉稳地说道：

“福部同学，你算错了。一栋楼是两道楼梯，四层楼，总共十二处……因为四层楼的话，只有其中三层是有楼梯平台的。”

“欸，啊，对哦。”

里志又开始掰手指，到最后手上的动作变得跟饶舌歌手一样别扭了。

“那么一共是多少？”

“二十八处。”

里志露出有些受不了的表情。

“大大小小的海报都算进来的话，每处公告栏至少都会贴十张以上。也就是说，这所小小的学校里大概有三百张海报。”

“话说，体育馆是不是也有公告栏？”

“这么说来，那里也有。还有武术道场也是……这样一来，总共是三十处。我们总务委员会真是太伟大了，居然负责规模如此庞大的

工作！”

里志仰头望着天花板，发出了感慨万分的赞叹。

令人吃惊的是，千反田对情到深处无法自制的里志置之不理。既没有阐述感想，也没有泼冷水，而是轻巧地移开视线。明明只见过几次面而已，但她已经掌握了对待里志的诀窍吗？当然，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千反田把视线方向转移到我这边来。

“总共三十处……要全部找一遍吗？”

怎么可能。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会因为违背信条而被五雷轰顶的。

“在开始找之前，先思考该从哪里开始着手会比较好吧。究竟哪里最可疑呢？推测出来之后再去找也不迟。”

“摩耶花之前也说过。”

回过神来的里志露出戏谑的表情说道。

“奉太郎在活动身体之前会先动脑。”

“这又不是坏事。”

“结果就是经常不需要活动身体了。”

我彻底无言以对了。摩耶花，就是伊原摩耶花。不知算不算缘分，我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和她同班。说起来，进入高中后，我们才第

一次被分到不同的班级去。她跟我的关系并不怎么亲密，不过和里志则是关系匪浅。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摩耶花似乎对里志情有独钟。

“摩耶花同学是谁啊？”

“唔，这个嘛，以后应该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的。”

里志被摩耶花表白过很多次，但一直不肯接受。具体理由我就不清楚了，对此我也没有什么兴趣。总之，正如伊原所说的那样，我更喜欢动脑。

“可疑的场所……意思是哪些场所最适合秘密俱乐部张贴招新纸条吗？”

“粗略来说，你觉得是符合什么条件的场所呢？”

听到我这么问，千反田思考了一会儿，扬起眼看着我回答道：

“一旦被总务委员发现，就会被撕掉。如果是我的话……

“应该会选择校舍角落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公告栏张贴。比如说地学教室，就很少有人会跑到那里去的。”

“有道理。武术道场的公告栏也是，除了需要用到那里的社团和总务委员之外，基本上不会有人去关注。”

里志表示同意。

但是这么偏远的话，我会很伤脑筋的。于是，我尽可能自信十足地断定：

“不对。”

真不该做自己不习惯的事情。可能是态度过于明显了吧，我在视野的角落看到里志的嘴巴撇成了“八”字形。不过，里志无关紧要。还好关键的千反田没有觉得不对劲。

“不对吗？”

“首先可以肯定一点。”我停顿了一下，“如果‘女郎蜘蛛会’要张贴招新纸条，那么应该是一楼入口处的公告栏，或者是这四层楼里某一层的楼梯平台。”

千反田疑惑地歪了歪小脑袋。

“从正面入口到教室为止，也就是我们一年级学生每天走的路线吗？可是，这样……”

轻声嘟囔的千反田陷入了沉思。如果这个时候可以轻易说服她那就好了，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里志那样的说话技巧。看到我接下来不知该怎么说，一旁的里志插嘴了。

“好了好了，奉太郎似乎也有自己的想法。千反田同学认为是在校舍角落，奉太郎则认为是在一年级学生活动的路线上。买单买双下定离手，直接去确认是最快的方法吧。”

“……也对。”听到里志的提议，千反田便迅速转身说道，“那么走吧。”

我点了点头，背起学校统一的单肩背包。

顺便偷偷瞄了里志一眼，只见那家伙别过头去，尖着嘴就像在吹口哨一般。

4

“你初中是在哪所学校？”

入学以来这个问题已经被问了无数次。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询问别人。想必千反田也被问了好几次吧，但她没有丝毫不悦地回答：

“我是印地中学。福部同学和折木同学是同一所初中吧。”

“是的。”

身后传来里志的声音。

“说到福部里志和折木奉太郎，可是被称为镝矢中学的Earth, Wind & Fire哦！”

是谁？在哪里？这是哪门子事情啊？

无需多说，我并没有在初中时代留下名号。里志则不同，他是学生会的会计。

我和千反田并肩走下楼梯，里志跟在我们身后。放学后，天气刚开始变暗的这段时间，楼梯的人流量比较大。我们小心翼翼地行进着，试图不妨碍到他人的通行。

来到三楼与四楼之间的平台，色彩缤纷的海报在公告栏上争妍斗艳。由于每个社团都朝着不同的方向精心设计，乍看之下颇显混乱。千反田指着其中一张海报说道：

“我喜欢这张。”

那是一张圆形海报。换句话说，那张海报大胆地占用了很大的空间。在“有兴趣加入手工艺社吗？”这句朴素的宣传标语下，有一只正在织东西的熊猫。不是直接画上去的，而是先用刺绣做出来，再将绣有熊猫的布贴在板纸上。光是想象制作出这张海报所耗费的工夫就让人快要晕过去了。何必做到这种地步……

看到我瞠目结舌地伫在原地，里志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说：

“怎么样，奉太郎。看到这个违背节能主义的精致工艺，既然感受到作者的毅力和对完成度的坚持，那么不妨说一下你的评价吧。”

“我认为，无论何时，与异文化的接触都充满了刺激。”

“坦率的感想非常好。”

里志用力地点点头，然后昂首挺胸地对千反田说道：

“我也很喜欢这张海报，所以就加入了手工艺社。”

“欸。”

千反田目瞪口呆了。她似乎不知道里志还参加了其他社团。

如果千反田今后继续与里志相处下去的话，估计会有很多机会了解到这家伙的行动多么跳脱吧。久而久之还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

“莫非福部里志这个人只是没有节操而已吗？”

继续审视公告栏，发现有张海报被掀了起来。

“啊呀，图钉掉了吗？”

千反田蹲下来寻找，但没有找到图钉。

“……总之，这里似乎没有。去下一个地方吧。”

然后，我们调查了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平台和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平台。

花俏的文字、打动人心的宣传语、耗费心力的手工、从真实风格到漫画风格等形形色色的绘画——为了招揽新生，各式各样的苦工逐一展现在眼前，社团的多样性也毫不逊色。水墨画社画了水墨画，漫画研究会画了四格漫画，将棋社和围棋社出了诘棋的题目，仪仗队社则贴出精彩演出的照片。在神山高中处于弱势的体育社团也毫不逊色，篮球社、排球社、田径社、棒球社，让人感觉所有值得高中生倾注活力的活动都齐聚一堂了。

“哎呀，真的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神山高中实在了不起呢。”

“的确，根本看不到公告栏本身了。”

我冷眼看着兴奋地讨论“那张海报很好”“这张海报制作很用心”的两人，隐约觉得自己失策了。

每天来来往往的楼梯，看过数十遍的海报，但一直都没好好观察过。直面想要远离的活力，感觉脑袋变得昏昏沉沉了。

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总算下到了一楼。

一楼正面入口前的公告栏，如终极混沌一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里志笑着说道：

“这个新生们最先看到的公告栏，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等区域。”

总务委员会真的有在好好管理吗？上面几乎没有一张正常尺寸的海报。明信片大小的招新海报贴满了整个公告栏。因为是一等区域，所以想尽可能分配给更多的社团吗？明明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却对这里没有什么印象。平时也是这样的吗？

面对如此混乱的公告栏，千反田似乎想通了什么。

“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她转头冲我微微一笑。

“我原本想不明白折木同学你为什么会认为引人注目的公告栏更可疑……不过既然贴得如此密密麻麻，就算有未经许可的海报，也很难发现吧。”

这是藏树于林的理论吗？

有一瞬间我想挺起胸膛回答“这就是我的理由”，不过这只是打肿脸充胖子罢了。还是实话实说吧。

“……不，抱歉。我没考虑到这点。我完全忘记了这个公告栏如此混乱的状况。”

“欸？那么……”

“如果找到了的话，我再告诉你吧。不然就太丢脸了。”

千反田用手指抵住下唇，一脸含笑地站到公告栏前面——

“希望能找到，否则我就伤脑筋了。因为刚才的折木同学自信十足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很想知道其中的理由呢。”

有这么夸张吗……话说，千反田似乎已经了解到自信满满的态度并不怎么适合我。真奇怪，我们明明没有说过几次话呀。

千反田将那双大眼睛睁得更大，仔仔细细地观察起公告栏。那个仿佛会贯穿纸面的目光让我觉得有些坐立不安。这家伙大概不属于直觉敏锐的类型吧。但是，她拥有出类拔萃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千反田这个人，而她却连我的全名都知道。那是观察与记忆带来的结果。如果她把这块公告栏全部记下来的话，怎么说呢，我会很伤脑筋的。

“连全球行动社、辩论社、百人一首社都有呢。啊，占卜 研究会！我有朋友在那里。”

千反田的视线从右往左、从上往下地扫视宛如社团名册的公告栏。

“怎么样，有吗？”

里志问道。注意力集中在海报上的千反田没有察觉出他的话语中带有讽刺的意味。

“古筝社、乒乓球社、美术社……唔……”

千反田一边轻声嘟囔，一边直起弯曲前倾的身子。

“好像没有啊。”

她非常遗憾地露出苦笑。

看到那个表情，我第一次产生了类似罪恶感的东西。

“仔细想想，我们无法确定那个秘密俱乐部现在有没有把招新纸条贴出来。这并不代表折木同学的推测有误哦。”

而且还不忘安慰我。

我突然很想向千反田道歉。她并非没有主见，但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换成我或者里志，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带有某种倾向性来看待事物，而千反田应该不是这种性格吧。难道她一点都不会怀疑别人吗？从不曾想过是否存在内情吗？没有担心过别人是不是在欺骗她吗？应该不会没有吧，千反田看起来又不像是笨蛋。既然如此，那么她为什么一点都不怀疑我呢？这样一来，我根本就成了丑陋的小丑嘛。

但是，计划到目前为止都很顺利。既然无路可退，就只能想办法收场了。幸好此时在千反田背后的里志出声说道：

“这不好说吧，我觉得应该是有的。至于是否一目了然，就不太清楚了。”

“怎么说？”

千反田转过头去询问道。

“既然要瞒过总务委员的眼睛，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做点手脚吧。算了，不要想那么多。如果有的话，迟早会找到的。”

里志稍稍耸了耸肩膀。

“比起这个，我更想知道奉太郎为什么会认为如果纸条存在的话，就一定是在一年级的活动路线上。”

“……哦，你问那个啊。好吧。”

我回答时声音显得缺乏动力，听起来大概像是因为预测落空而心情沮丧吧。

我摆了摆手，开口说道：

“这个嘛。里志，如果你要在这所学校里藏东西的话，会选择哪里呢？”

估计是没料到我会突然提出问题吧，里志的反应慢了半拍。

“藏东西？也要看那个东西的尺寸有多大，有没有其他相关条件吧……我想想，普通大楼一楼教师厕所前面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那里有不少空教室，而且基本上没有人会去。”

“其他呢？”

“……和室吧。只有茶道社会去使用。”

“原来如此。那么，如果是在镝矢中学藏东西呢？”

里志的反应比之前更慢了。他咧嘴一笑，就像在说“那还用问吗”一样。

“哦哦……原来如此。”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交流着只有彼此才懂的话语。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奉太郎。的确有一番道理啊。”

“欸，怎么回事啊？镝矢中学有那么好的隐藏场所吗？”

被冷落的千反田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以及一点点的不满，插嘴问道。

“算不上很好吧。不过如果是镝矢中学的话，我首先会想到配膳室。那里每天都有大量的学生出入，反而不会特别留意。”

千反田似乎仍不明白和室与配膳室的区别在哪里。我直截了当地说道：

“神山高中的话，就会想要藏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但换成镝矢中学，反而会想藏到人来人往的地方。你又会如何呢？如果要在印地中学藏东西，会选择‘大家视野中的盲点’吗？”

“啊……”

千反田倒抽了一口气，用手掌捂住了嘴巴。

“确实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完全没有想到在角落藏东西呢。”

“简单来说，这是习惯的问题。”

我断言道。

“我们现在还没有习惯神山高中这个新环境。在不习惯的地方，藏东西就会鬼鬼祟祟。但是，我们在初中待了三年之久，对于校舍的每个地方都了如指掌。如此一来，比起避人耳目，大胆地利用盲点反而更为有效。

“如果把东西藏在平时没人的和室或者空教室里，一旦有人进去就会很容易被发现。人迹罕至不等于永远没有人造访。藏在那种地方反而有风险，因此会敬而远之。”

“原来如此。”里志说道，“所以你才认为招新纸片会出现在正面入口前面吧。的确，无论是校舍里的哪个场所，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学生来往。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干脆藏在这里。正如千反田刚才所说的那样，可以期待一下‘藏尸于战场’的效果。”

这个比喻也太可怕了。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越是新手就越能想出奇招。‘女郎蜘蛛会’的成员并不是一年级学生。既然是心思缜密的秘密俱乐部，我认为他们会大大咧咧地反其道而行。”

千反田似乎大为感动。她非常认真地做了个深呼吸，像在反思这番话一般缓缓点头。

“有道理，这是很自然的做法。认为贴在校舍角落的我实在是太天真了。这么一来，没有贴在这块公告栏上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呢。”

“嗯。不过，既然没有那也没办法。奉太郎的自信也不靠谱啦。”

里志一边开玩笑，一边朝公告栏走过去。然后——

“……嗯？”

他停了下来，忽地恢复了一本正经的表情，将手伸向一张贴在上面的明信片。在大小相差无几的大量明信片中，只有那一张明显大了一圈，像是在强调自己的存在一般。

“这是棒球社的吧。”

“嗯，是的。不过，稍微有点翘起来了。”

里志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一边将棒球部的明信片翻过来。

顿时，千反田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在明信片背面贴着从稿纸上撕下来的小纸条。上面用黑色签名笔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

“女郎蜘蛛会　补充两名空缺人员　05021722LL”。

“找到了啊……真不可思议，听了刚才那番话之后，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点都不吃惊。”

相比惊讶，千反田的反应更像是傻眼了。而里志则无动于衷，目不转睛地盯着纸条。

然后，他缓缓地开口说道：

“没有总务委员会的许可印章。我要履行职责了。”

便把那张纸条撕了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一年级的学生陆陆续续地从我们眼前走过。大家在正面入口换好鞋子，准备踏上雨中的归途。

我说道：

“感觉松了一口气啊。我去教职员办公室交作业，然后就直接回去了。”

“好的，那我也回去好了。”

千反田愣了一下，不过马上露出了微笑。

“明白了。那么，我们就在此告别吧……越是新手就越会想出奇招。我记住这句话了。”

千反田在胸前轻轻挥手，向我们道别。

5

跟天气预报唱反调，雨势正在逐渐变小。我和里志撑着伞一同踏上了归途。途中经过了封顶的商业街。收起雨伞之后，里志总算打破了沉默。

“一开始我还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呢。”

那是带有愕然、嘲讽、玩笑的轻佻，以及几分批判的语气。

“听我说完‘自动弹奏《月光》的钢琴’，没想到你居然会问我‘话说七大不可思议的其一是什么啊’。真不知道节能主义的奉太郎是哪根神经错乱了。”

“多谢帮忙。”

我简明扼要地传达了自己的谢意。事实上，如果不是里志总在关键时刻顺着我的意图伸出援手，事情恐怕不会如此顺利。

里志转动了一下雨伞。与我的塑料伞不大一样，那是一把有着时髦格子纹样的灰色雨伞。雨滴纷纷溅到前方的人行道上。“这招‘以不可思议制不可思议’真是太精彩了。”

没错。

我之所以会主动提及“女郎蜘蛛会”的事情，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不让千反田提出“自动弹奏《月光》的钢琴”这件事。

根据里志所说，一年A班的女生是在昨天听到音乐室的钢琴声的，今天午休的时间还在A班传得沸沸扬扬，但还没有传到里志所在的D班。

在里志的话语中，有一句话我没办法充耳不闻。那就是“不知传到我所在的D班要花上多长时间呢”这句话。既然很在意自己的班级什么时候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么就代表里志不是从班上同学那里听来的。

如此一来，里志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从谁那里听说到这件事的呢。

无需多想。在来到我的班级之前，里志先去了古籍研究社的社团活动室——也就是地学教室。而被要求填写申请许可书的千反田就在那里。并且，千反田就是一年A班的学生。

因此，毫无疑问里志是从千反田那里听来的。

另外，千反田希望我能去社团活动室，所以我便产生了某种预感。虽然不知是好是坏，总之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我曾经帮千反田解决了“自己不知不觉身处密室”的谜团，所以她很可能会过来向我询问“自动弹奏《 月光》 的钢琴”这件事情吧？

当然，我也想过这可能只是自己多虑了。我和千反田只见过几次面，还没做出什么特别值得她信赖的事情，认为千反田会专门来找我询问事情，也未免太自以为是了吧。

尽管如此，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必须做到有备无患才能让自己安心。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在千反田来之前就早早回家。但是，我这个把作业忘在家里的人是没办法说走就走的。于是，我只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然后，千反田真的过来找我了。

虽然主要目的是把申请许可书交给里志，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来了。

我不想和音乐室的事情牵扯上关系。因此考虑能不能用别的好奇心来对抗千反田的好奇心。具体来说就是“七大不可思议　其一”。如同里志所说，用的正是“以不可思议制不可思议”的招数。计划得逞。千反田明显是过来找我说音乐室的事情的，关注点却被我转到秘密俱乐部上面去了。

里志说道：

“但是，尽管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却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用‘女郎蜘蛛会’来代替‘自动弹奏《月光》的钢琴’，奉太郎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总不会是因为无法解开钢琴之谜，才选择了故意回避吧？”

当然不是。

另外，我并不是想做什么……而是不想做。

“钢琴那件事我听完就能猜出个大概来了。只要去音乐室，应该就有办法进行即时验证。”

“那么——”

如果需要理由的话，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音乐室太远了。”

小雨打在商业街的塑料屋顶上，响起一片淅淅沥沥的声音。小型卡车小心翼翼地在商业街的狭窄道路上驶过，飞溅的水滴差点打湿了我的鞋子。

里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奉太郎你果然还是老样子啊。”

音乐室在特别大楼的四楼。下雨天必须先下到二楼，穿过连接通道再上到四楼。离我的教室太远了。

天气预报说傍晚的雨势会加强。被罚留下来重写的作业进展得不是很顺利。而且，我非常想早点回家。因此，实在提不起干劲跑到音乐室那么远的地方去。

我之所以会主动提及秘密俱乐部的事情，这就是唯一的理由。我让里志告诉我“神山高中也有的七大不可思议　其一”，便是为了判断这能否作为引起千反田兴趣的材料。刚好，那是再适合不过的话题了。

于是我马上制定好计划——提议“那么，就去找那个纸条吧”，下到正面入口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至于音乐室的钢琴，那本来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但是，如果千反田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说出“我很好奇”的话……

“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

最终，我成功地速战速决了。

但是，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

“奉太郎，这样可不好。”

“……”

“如果要坦白自己的信条，那么就应该昂首挺胸说出来。可你刚才的说法听起来根本就是在找借口而已。”

我无言以对了。

不仅如此，我甚至没办法看着里志的脸。在宁静的春雨中，我只能默默地盯着湿漉漉的脚下。

……我打从心底喜欢自己的信条。

但在今天，一直秉承这个信条的我用疑问来迎击疑问，却没有满足感。只有“这样做真的好吗”的内疚在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我的小把戏很成功。千反田下到正面入口了，还对悖论般的说明表示了佩服。而且，在里志分散她注意力的时候，我成功将“女郎蜘蛛会”的招新纸条贴了上去。

那张纸条是我从稿纸上撕下来的。为了照顾气宇轩昂的新生，老师发了两张稿纸让我们写“入学一个月的实际体会与今后的抱负”。当然，我能写的内容根本不到两页。所以就有效利用了多余的第二张稿纸。

图钉是在楼梯平台准备好的。看到歪斜的海报，千反田以为是图钉掉了。其实那时图钉已握在我的手里。

一切都很顺利。钢琴的话题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也如愿踏上了归途。

然而我此刻说出来的信条，听起来就连自己都觉得是在辩解，没有反驳的余地。在实行计划的途中，我也考虑过是否应当悬崖勒马。想早点回家，不想去遥远的音乐室——这没什么，目的很正当。但是，手段呢？

穿过商业街，来到十字路口，又要打伞了。里志停下脚步注视着我的脸，突然浮现出奇妙的笑容。

“奉太郎，你知道自己今天的根本性错误吗？”

似懂非懂。听到里志断定我犯下了错误，我也深有同感，但完全想不出正确答案。我什么也没说。

里志故意夸张地耸了耸肩膀。

“用不可思议迎击不可思议。嗯，这是很好的做法，非常符合我的喜好。”

然后，里志就像我之前对他做的那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眼睛说道：

“但是啊，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奉太郎的喜好。”

我轻轻地别开视线。

“如果奉太郎你想坚守自己的信条，那么应该采取的行动只有一个。忘带作业而被留下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千反田同学会过来也不是奉太郎你的错。问题是，你为什么无法说出‘与我何干’这种话呢？这就是你犯下的错误。

“无论千反田同学提出怎样的话题，奉太郎你都没有认真对待的义务。随便听听，随便应付一下就可以了。事实上，奉太郎你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吧。”

……的确。

我为什么会想到用疑问来封堵疑问呢？虽然和去音乐室相比，这确实是好多了，但这仍是耗费心力的方法。为什么我会选择这种做法呢？

尽管里志这番话多少有些刺耳，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对。如果我真想打发掉千反田的话，那么一句“不知道”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总觉得里志的笑容里别有用意。

“没想到除了杂学以外，还有其他我能教你的事情，真是太开心了。听好了，奉太郎。我很清楚奉太郎为什么会这么做。”

“……”

“这个嘛……因为越是新手就越会出奇招。”

似曾相识的话。

我似乎明白为什么里志的笑容会让我觉得那么古怪了。这家伙根本就是皮笑肉不笑。

“奉太郎你还没有习惯自己跟千反田同学都是古籍研究社社员这件事。正因如此，你才会使用这种多此一举的办法。奉太郎，也许你以为自己今天拒绝了千反田同学。但是要我说，那根本不能算是拒绝。”

“我并不是想拒绝她。”

虽然我确实觉得千反田很麻烦，但并没想过与她划清界线、永远不再相见。

“你当然没有拒绝她。那只是对现状有所保留。”

保留。

这个词语有着不可思议的说服力。原来如此。千反田来了，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好奇心，然后将我的课余时间变得多姿多彩。对此，我的做法是持保留态度。我认为这个词语的确恰如其分。

我当然明白保留的前方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

见我一直沉默不语，里志放弃似的将视线投向空中，“啪”的一声打开了雨伞。

他将伞柄靠在肩上，撑着格纹雨伞在雨中迈开了脚步。里志的家在这条道路的前方，我家则要穿过马路。人行道的红灯依然亮着。

最后，里志转过头来说道：

“话说，‘自动弹奏《月光》的钢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不会让你去音乐室啦。”

“哦。”

在小雨的湿气中，嘴唇明明不会干燥，不过我还是舔了一下。

我盯着里志的脚下说道：

“校门即将关闭的傍晚六点前，在音乐室里的是一名手受了伤的女生。她眼睛充血、头发凌乱……就像刚睡醒一样。”

“啊，原来是这样啊。”

“钢琴社的社员很困就睡着了。为了能在六点前醒来，应该是设置了闹钟吧。做法就是将‘月光’放进CD播放器，然后选择定时播放。”

里志发出一阵窃笑。

“原来如此。这里毕竟是社团活动繁多的神山高中，音乐室有CD播放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确，只要去看一下就能证实了，播放器上应该留有设置记录吧。哎呀哎呀，真是没有悬念的事情啊，早知道就不问了。

“……不过，奉太郎。”

绿灯亮了，响起了表示可以前进的声音。踏出一步后，里志的话语传入我的耳中，听起来就像是预言一般。

“从长远角度来看，我觉得去一趟音乐室反而更符合奉太郎你的信条。今天的如意算盘说不定会让你付出很大的代价哦。这件事我不会向你讨人情的，但千反田同学又如何呢？好了，我先走一步。明天见。”

---

[1]注：无声电影的说书人。

犯下原罪

1

这节课是世界史，而且是中国史的内容。不好意思，我相当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所以现在非常无聊。尽管无所事事，但我没有在笔记本上涂鸦消磨时间的兴致，也不打算让同学们欢快地传阅小纸条，而且没有任何可以称作副业的兴趣爱好。只好把老师对合纵连横策略的枯燥解说当成耳边风，尽情享受这赋予游手好闲之徒所渴望的闲暇，度过这一段漫长的时光。

神山高中算是升学学校，学生们上课的态度基本上不会差。老教师洪亮的声音响彻安静的教室。粉笔碰到黑板，发出吱吱的硬质声音。到了第五节课，睡魔来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时值六月，今天是梅雨季中难得的晴天。高中生活就这样被浪费了。

我按了按自动铅笔。并不是想写些什么，不过没料到笔芯没有出来。看来我没注意到笔芯已经用完了。于是，我从笔盒里取出备用的笔芯，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没从自动铅笔的末端装进去，而是从笔头处像穿针孔一样把笔芯插进去。

然而，安宁总是突然被打破。

竹棒猛地砸中硬物，发出了惊人的响声。由于事出突然，我不禁吓得缩起身子，睡意瞬间远去，HB笔芯也在中段断成了两截，真浪

费。不对，还可以用吧。

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被吓到了，教室里响起一阵喧哗。隔壁座位的女生对身后的朋友说道“刚才那是什么？吓死人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不想保持沉默吧。

声响不止一次。“啪、啪”，接连响了好几声。而且夹杂着怒骂声。声音很大，但含糊不清，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那是低沉的男性声音。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班上的同学估计也都猜得出来。在隔壁的教室里，数学老师尾道又开始发神经了吧。

教师工作被称为执教鞭，但在当今社会不可能再看到手持教鞭的老师了，最多也就拿根伸缩自如的指示棒。我曾经对学生指导部的森下老师抱有“虽然没有随身携带竹剑，但如果允许的话，他肯定很想拿吧”这样的感想。而尾道老师就会随身携带诸如竹剑、带竹节的竹棒等用来代替指示棒，有时还会当作教鞭来使用。身为资深教师的尾道老师绝对不会做出那种殴打学生的行为。他要震慑学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竹棒砸讲桌或者黑板。是尾道老师让我知道了原来黑板并不容易受损。

话说回来，我虽然对尾道老师抱有这样的印象，但并不讨厌或者轻蔑他，完全不会。在初中也有这样的老师，连小学里也有。打个比方说，我对他的印象就跟隔壁座位的女生一样，知道长相、名字和性格，仅此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闹到连隔壁班级都受到影响，这样的行为实在让人无法淡定。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一道清澈的声音将尾道老师的怒

骂打断了。我对那个声音有印象。一察觉到出声的是谁，我就情不自禁地嘟囔道：

“不会吧……”

听起来很像千反田的声音。

她和我一样，都是一年级学生，入学后不久因为一些小缘分而认识，然后一起加入了同一个社团。说起来，千反田的班级就在隔壁。这个学校居然有学生敢反驳气得乱敲黑板的尾道，这本来就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而且居然是千反田，真是意想不到啊。我竖起耳朵想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听错，但毕竟是隔着墙壁传来的声音，无法断定……不过从抑扬顿挫的语气听来，确实很像千反田。

虽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毫无疑问每一句话都非常尖锐、言辞非常激烈。尽管对这声音已很熟悉，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她用这种语气说话。千反田也有大发雷霆的时候啊。

可能是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吧，声音没多久就沉默了。我们的教室也暂时笼罩在屏气凝神的沉默之中。不久之后，隔壁教室就恢复了安静。千反田成功地让尾道闭嘴了吗？教室里的我们本来还很不厚道地期待着骚动进一步闹大，看来是没戏了。不管理由为何，既然安静下来了，那我们也只能继续回到世界史的课堂上。

我取出自动铅笔的笔芯，这次从笔杆末端装进去。顺势在手指间转了一下笔。

2

放学后。古籍研究社社团活动室——地学教室。初夏的阳光斜照进来。

我用手指夹住文库本在看书，千反田则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让她惊慌失措的是站在教室中央吵架的两人——福部里志和伊原摩耶花。不过他们的吵架从来都不是你来我往的互骂：伊原单方面不停责备，里志要么随口应付几下要么苦笑着承受——这就是他俩的吵架。虽然我一开始就在场，但还是搞不清楚他们今天究竟为什么会吵起来。开端大概就是“电线杆很高”或者“邮筒是红色的”之类的小事吧。

我、千反田还有里志是在四月加入到这个有名无实的古籍研究社的。然后在五月份，伊原追随里志加入了社团。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和伊原同班，不过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好聊的。到了高中好不容易被分到不同的班级去，却不想又在社团里碰头了，真不知道这缘分是深是浅。这样一来，伊原就身兼图书委员、漫画研究会会员、古籍研究社社员三个身份，跟身兼总务委员、手工艺社社员、古籍研究社社员的里志倒是挺相配的。

在社员只有三人的时候，古籍研究社是个非常宁静的场所。

里志原本就是聊起来很起劲，但没事的话就会保持沉默的类型。至于千反田，只要没爆发出强烈的好奇心，就跟外表给人的印象一样，是一名文静的女生。

尽管是社团，却没什么特别活动，我也变得有事没事都会到这间地学教室来。倒不是说有多喜欢这里，只是觉得比较无拘无束。

然而，在伊原加入进来之后，状况就有了变化。如果只有伊原一个人在的话，那也只是稍微有点冷清而已。问题在于一旦把她和里志放在一起……

“说到底一开始不是阿福你自己说要做的吗虽然你也有可能有相应的理由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一声不是基本的礼貌吗只要能够事先联系就算取消我也不会有所怨言你不是有手机吗真搞不懂你究竟在想些什么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你这个表情是怎么回事给我好好听啊你明白自己的立场吗这不是只要跟我道歉就好的事情阿福你实在是……”

就会变成这样。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呢？

刚开始的几次，千反田吓得手足无措，拼尽全力劝慰两人，想帮忙进行调解。虽然这样说有点于心不忍，但那只是无谓的努力罢了。现在尽管她不再插嘴，但仍不肯放弃地在一旁等待时机。我不经意地抬头，刚好与一脸为难的千反田四目相对。她轻轻地伸出食指，指了指正在吵架的两人。

我手上的这本文库本SF小说虽然开头部分挺有趣的，但继续看下去，发现到了高潮部分就变得相当莫名其妙了。尽管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却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事情。同一个场景必须看上两遍才有办法理解，因此他俩的声音开始让我觉得有些聒噪了。

我叹了一口气，放下了文库本。

“明明很细心却在最根本的地方缺少为人着想的温柔明知会变成怎样却什么也不去做结果后来又是下雨又是刮风又是打雷最后甚至下冰雹了虽然就算直接见面你也不会注意到吧但我还是专门挑选了衣服一下子就被淋得狼狈不堪狼狈不堪啊归根究底这一切都是阿福你的错吧你总不至于想为自己开脱吧？”

我对滔滔不停的伊原开口说道：

“……你不累吗？”

伊原将瞪着里志的视线直接转到我的身上，直接干脆地回答道：

“累了。”

“休息一下吧。”

“我会这么做的。”

她听从我的建议，一屁股坐到旁边的课桌上。她是真的在生气，我也搞不懂这个人到底是好应付还是难应付。里志模仿美式风格竖起大拇指向我表达谢意，然后厚颜无耻地说道：

“哎呀，你的火气真大呢。适当发飙有助于排解精神压力吧？”

“如果阿福你能正经一些的话，我在发飙之前就不会积聚起那么多精神压力了。”

“也是啦，不过……”

里志明显打了个马虎眼，转头看向千反田。

“你稍微学习一下千反田同学会比较好。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发火的样子。”

千反田正为休战松了一口气。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的有人会做出抚胸的动作来表示松了一口气。突然被里志提到自己的名字，千反田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欸，你说我吗？”

但是，伊原皱起眉头提出了反对意见。

“是吗？之前折木迟到的时候，好像有发火吧。”

唔，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那跟伊原的发火不太一样。该怎么形容才好呢？

“那次我也看到了。不过与其说是发火，不如说是训斥更准确些吧。”

对，就是这个！同时我为瞬间表示赞同的自己感到丢脸。被同学“训斥”，这实在是……

“啊，嗯，也对。感觉像是在对折木谆谆教诲。”

这种说法也不怎么样。

千反田浮现出略带困惑的暧昧笑容，歪着小脑袋说道：

“说到发火，福部同学和折木同学发火的样子我还没有看过呢。”

停顿了数秒，我和伊原同时开口了。

“里志会发火哦。”

“阿福是会发火的。”

人一旦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判断能力似乎就会显著下降。此时的千反田正给人这种感觉。那双大眼睛的焦点在我和伊原之间来回移动，最后停在中间的里志身上。

“是这样吗？”

里志浮现出苦笑，回答道：

“算是吧。虽然发起火来不像摩耶花那么痛快，不过偶尔也是会发发脾气的。”

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这家伙好像没有在千反田面前发过火。不过这也难怪，毕竟我们才刚认识两个月左右。

“我实在想象不出福部同学生气的样子。”

在千反田看来应该是这样吧。里志总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死要面子，所以平时很少会在人前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情绪，更何况是在异性面前。伊原算是唯一的例外吧。

至于那个无法想象的“发怒的里志”——

“就算生气也不可怕。”

没错，缺乏了震撼力。他只是话语变少，别开视线，明确地告诉对方“别再说了”，然后转变话题。在我看来，里志这种生气的样子并不算太少见。

“不可怕？唔，我真是被小看了啊。”

千反田抬眼看着这样嘟囔的里志，轻声说道：

“……说不定我有些好奇呢……”

说不定迟早有一天，千反田会专门制定出惹里志生气的方案吧。我就期待一下好了。

“然后是折木吧？”

伊原的视线朝向了我。

说起来，我最近也没有发过火。我摆出悠然自得的样子，就像在温暖的春日里玩耍一样，却不想伊原突然浮现出一丝笑意，准确来说是嘲笑才对。然后她转头看向千反田，表现出像是在说“你清醒一点呀”的样子。

“折木是不可能发火的。”

“是因为性格温厚吗？”

伊原摇头否定了。

“因为这家伙是个寂寞的人，连发火都无法做到。”

……不管怎么说，这种说法也太过分了吧。

连里志也点头同意。

啊啊，不过就算被说到这种地步，我也没怎么生气，这样的自己真的好吗？最近都没怎么生气，最后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呢。不不，我没必要在意这种事情。伊原的伶牙俐齿总是一针见血……不对，她虽然确实说中了一部分事实，但并非完全如是。没错，我性格温厚所以不会生气，这种解释也说得通。不不，不是这样，只要觉得火大，我也会生气的。

“哈哈，奉太郎动摇了。”

对于坦率陈述事实的里志，我感到很火大。你看，这不就生气了吗？

里志丝毫不介意怒火中烧的我，继续闲扯。

“先不要管奉太郎的情绪缺陷，我觉得千反田同学不生气实在是很特别。该说是宽容还是从容不迫呢，总之就是给人沉稳的感觉。我希望摩耶花能变得更加稳重一些，奉太郎的方式没有参考价值，还是千反田同学的方式更好啊。”

“就算你这么说。这种事情不是想学就能学的吧。我一点都不想学折木。小千那种又学不来。”

千反田的眉间突然出现了阴云。她用不太清晰的声音向坐在稍远处的我问道：

“那个……这不是在夸奖我吧？”

不太清楚，反正肯定是在贬损我。我、里志还有伊原不约而同地交流了一下视线。

伊原先开口了。

“要说是褒是贬，应该是褒义吧。”

接着是我：

“只是在评论而已，无关褒贬。”

但里志露出了意有所指的诡异笑容。

“不不，先不管无法发脾气的人，不生气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大美德哦。毕竟愤怒是很严重的罪过。摩耶花你也要学着收敛一些才好。”

“罪过？能够罚款吗？罪名是制造噪声吗？”

里志只是装模作样地摇了摇头。在他身后，有些脸红的千反田帮忙进行了解说。

“是原罪。不过据我所知，应该翻译成‘暴怒’。”

接着——

“如果你们是在称赞我，那就别说了……”

千反田不仅低下了头，声音也比刚才更小了，这样根本没有人会在意她说了什么。说不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千反田害羞的样子。

另一方面，里志则满意地点了点头。

“没错，真不愧是千反田同学。这个蛮有名的，摩耶花应该也听说过吧？就是七宗罪。”

“……嗯，这种我还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所以只好打岔带过。

“罪孽不是一百零八吗？”

“那是烦恼。”

这样啊。

“七宗罪是基督教的概念。不过这是后世总结出来的内容，并没有记载在圣经上。唔，除了‘愤怒’还有……”

里志一边说，一边掰着手指开始数。

“‘傲慢’‘贪食’‘贪欲’……我只记得起四个啊。”

千反田帮里志补全了答案。

“还有‘嫉妒’‘色欲’和‘懒惰’。”

听到最后一项，伊原好像又看着我笑了……算了，被害妄想可不是什么好事。而且伊原现在已经面向千反田了。

“七宗罪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么，小千你很完美嘛。很谦虚，吃得也不多。”

“而且看起来一点都不贪婪，也很勤勉。”

“还有，那个……你也不色。”

“会不会嫉妒那就无从得知了。”

这两人与其说是在夸奖，倒不如说明显是在捉弄千反田。千反田那张羞得泛起樱花般绯色的脸变得越来越红了。她连忙摆手否认，连珠炮似的说道：

“不要再说了！而且，对了，我肚子饿了也很能吃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感觉已经是圣爱瑠了。”

“千反田爱瑠，不觉得很像天使的名字吗？”

“乌列尔、加百列、千反田爱瑠吗？啊哈哈。”

这两人依旧那么默契十足。面对绝妙的联手攻击，千反田并没有一直被动挨打。她咳嗽了一声，然后义正词严地大喝一句：

“请不要再说了！”

“……生气了。”

“正确来说是被训斥了吧。”

千反田对泄了气的两人微微一笑。

“而且，我不认为不生气是一件好事。”

里志和伊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大概我也是一样吧。千反田看着这样的我们，口若悬河地继续往下说：

“因为其他原罪也是如此吧。”

“抱歉，小千。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吗？可能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够清楚吧。”

千反田微笑着回答道。

“说到傲慢和贪欲，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吧。当然，宗教上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里志故意很夸张地歪了歪头。

“……比如说？”

“比如说，一点傲慢心态都没有的人其实就是缺乏自信的人吧。那些没有贪欲的人，可能连养活家人都很困难。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嫉妒的话，那就无法产生新的技术了。”

说到这里，千反田停顿了一下，然后环视我们三人的表情——

“那个……我觉得这并不是需要听得这么专注的事情。”

确实听得很专注的里志盘起手来沉吟了一声。

“哦，原来如此。有趣，很有趣的想法呢。”

另一方面，我有种别人帮忙辩护的感觉，心情好了不少，语气轻松地说道：

“换句话说，就是程度的问题吧？这个想法很接近儒家思想呢。”

“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圣经的解释，只是一直觉得原罪这个词语没办法原原本本地套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

这回，她毫不羞涩地断言道。

并非“只是觉得”，而是“只是一直觉得”吗？看来这不是她刚刚产生的想法吧。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千反田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所以对此觉得蛮有趣的。

“那么，小千你认为生气也不是坏事吗？”

“是的。如果不论碰到什么事情都不会生气的话，可能是因为没有喜欢的东西吧。”

……我可是会生气的哦。

“既然如此，那么小千你为什么从来不生气呢？”

千反田马上给出了回答。

“因为很累。我不想做太累的事情。”

哦哦？

里志脸色苍白地抱着头站了起来。

“千、千反田同学被奉太郎毒害了！这明明是最应该防备的事情啊！这要如何是好呢。妖怪在神山高中徘徊，名为节能主义的妖怪！”

“呃，那个，我是在开玩笑啦。”

沉默降临。

过了一会，千反田用细若蚊鸣的声音说道：

“……不好意思，我一时兴起。”

嗯，我猜到可能是这样。不过一碰到不习惯的事情，人难免会惊慌失措的。我还以为找到心灵之友了呢。

千反田似乎已经将刚才的胡闹抛诸脑后，坦然地重新回答道：

“我并不是不会生气。我也会发火的……我想想，比如说……”

我们三人的视线催促她继续讲下去。

“有人浪费粮食的话，我会发火的。”

……真不愧是农家的女儿。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啊。

我正这么思考着，突然回想起发生在第五节课时的事情。差点忘记了呢，我没多想就说了出来。

“说到发火，第五节课在尾道的课堂上发火的人是你吧？”

瞬间，我感觉到千反田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糟糕，后悔让我如芒在背。作为放学后的乐趣，原本千反田正享受着朋友之间和乐融融的谈笑，此时却嘴巴紧闭，微微收起纤细的下巴。她从来不会露出夸张的表情，不过能够轻易看出情绪的变化。

千反田轻声嘟囔道：

“啊啊，对哦。我为什么忘记了呢……我原本是打算向折木同学请教这件事情的。”

我真是挖坑给自己跳。里志和伊原刚才开玩笑把千反田说成圣人或天使。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她那谦恭有礼的举止确实有几分似曾相识，但那根本就是大错特错。上进心也许很适合圣人君子，但好奇心是完全没必要的东西。

打草惊蛇了。没有理会在无声抱怨的我，里志优哉游哉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千反田同学？”

“是的。其实，今天我在第五节课——数学课上发火了。”

“嗬，小千居然会发火啊。”

千反田朝里志和伊原暧昧地点了点头，然后视线越过两人看向了我。我有点后悔自己干吗不别过头去，不过追悔莫及是常有的事。

千反田稍稍提高音量说道：

“但是，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生气。我原本没必要发火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让我生气的事情，可就是搞不清楚我究竟为了什么而生气。”

听她说完一大段话，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千反田接着把那句话说了出来：

“我很好奇。”

3

今天的第五节课是数学，由尾道老师负责上课。折木同学和福部同学应该很了解尾道老师是怎样的人。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比较好，就从头说起吧。

第五节课，几乎踏着铃声走进教室的尾道老师看起来心情不太好。不过据我所知，那个老师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样。在打开门进入教室之前，尾道老师一瞬间停下来看了一眼班级的门牌。这种举动也是经常会有的。

大家起立行礼之后，尾道老师就开始写板书。是二次函数，式子本身非常简单，y=x2+x+1。不过x的取值范围限制在0到3之间。然后，尾道老师用那根竹棒敲了敲自己的肩膀，点名河崎同学站起来，要求在平面上画出y的值域。你们知道河崎同学吗？就是那个身材高瘦、说话有点口吃的男生……这大概不是重点吧。

河崎同学明显很困惑。而且，我也感到很困惑。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到x受范围限制的情况。

不过我换了个想法，认为这也许是尾道老师在考验我们的想象力。面对接下来要教到的内容，老师可能是想测试一下我们会用怎样

的方法来求值域。老实说，我很不擅长这种事情。虽然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上课方式，不过我觉得让学生自行思考的做法不太符合尾道老师以往的教学方针。

面对尾道老师的问题，河崎同学思考了一会，最后回答说自己不知道。

出乎我的意料，尾道老师闻言后大发雷霆。“你说不知道？之前的课都在听些什么啊”就这样逮着河崎同学进行了指导……不，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比起指导，我觉得更接近于臭骂。

而且，老师还相当粗暴地表达了类似“你这样将来不会有前途的”这方面的意思。就这样痛骂了一顿之后，尾道老师让河崎同学坐下了。

接下来被点名的是多村同学。与河崎同学相比，多村同学的数学成绩要好不少。但是，多村同学尽管站起来了，却同样回答不出来。

尾道老师对多村同学说：“笨蛋，你给我坐下。”然后，他环视全班，大声说道：“你们就没有人能给出像样的答案来吗？”

其实我应该早点注意到才对，不过当我发现尾道老师搞错时已经迟了。看了一下教科书，我发现今天的内容应该是为二次函数的计算法收尾，然后进入最大值、最小值单元的第一节课。也就是说，尾道老师整整跳掉了一节课。

其他同学似乎也发现了，教室里响起了一阵喧哗。这样的情况让尾道老师越来越火大，他开始用竹棒敲打黑板。然后，口气很差地批评我们全班同学的上课态度、上进心甚至公德心，而且还不留情面地

给我们毕业后的出路和未来前途下了判决。嗯，没错，他每说一句话就会敲一下黑板。

说实话，我们班上应该会有人能够画出y的值域。虽然我没有上过补习班，不过大部分升学补习班的教学内容都比学校要快不少。然而，那些原本答得出来的同学也都低着头，没有人愿意举手回答。

尾道老师再次点名多村同学，说："你站起来，一直站到想起来为止。快点回答出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站起来的。我请求尾道老师重新确认一下有没有搞错课程进度。

欸？我具体说了些什么吗？

……对不起，请容我保密。自己生气时的言行并不是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

没错，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火的。

4

说到这里，千反田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我觉得这是她对生气一事表现出的腼腆反应。

怒气专家伊原催促千反田继续讲下去。

"然后怎样了呢？"

"尾道老师拿起教科书，然后反复翻了好几遍，最后嘟囔了一声'哦，是这样啊'，让多村同学坐下来了。接下来就是一如既往的

课堂。”

伊原不满地哼了一声，盘起手来说道：

“尾道原来是这样的老师啊。虽然这样讲对小千你们班有些过分，不过我不是他的学生真是太好了。”

“没错！实在是受不了啊。都是因为那个人的关系，我期中考试之后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呢！”

里志夸张地大声喊道。我忍不住对他吐槽：

“红灯高挂又不能怪尾道。期末考试时你自己想办法一雪前耻吧。”

接着顺便对伊原解释道：

“他并不是坏老师哦。”

“是的，尾道老师不是坏老师。”

“嗯，其实人不坏。”

如果非要区分好坏的话，他应该算是好老师吧。

千反田看向我。

“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呢？”

问我怎么看？也就是说事情全部说完了吗？我交替了一下翘着的脚。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千反田的视线在上方徘徊，就像在回放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一样。然后，她仿佛突然想起来似的说道：

“啊啊，我忘记说最关键的地方了。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尾道老师会产生这样的误会。从板书和试卷的评分来看，尾道老师并不像是那么容易犯错的人呀。”

“……也对。”

里志插嘴了。

“对学生很严格的老师分成两种。一种是对自己也很严格，另一种是对自己很宽松。”

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教师吧。总之我所了解的尾道应该属于前者。

“尽管如此，他却犯下了如此明显的错误，这就是我难以理解的地方。”

这家伙又给我出难题了。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你是想知道尾道会产生误会的原因吗？这种事情也太强人所难了。干脆现在去教职员办公室让他把大脑打开给你看吧。”

千反田摇了摇头。

“不，请听我说。折木同学和福部同学应该也知道，尾道老师在上完课后一定会打开教科书的。即使在课堂上一次都没使用过，他也会这样做。”

我和里志看了看彼此，几乎同时耸了耸肩膀。谁会没事去注意这种事情啊。

“然后会用笔简短地做一下笔记。你认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如此，我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了。

“是记录自己上到哪里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尾道老师在看了教科书后才发觉自己搞错了。以前也经常有类似确认教学进度的情况。而且，他也应该知道我们是哪个班级才对。在进教室前看名牌就是为了确认班级吧。

“你们想想，尾道老师会记录每个班级的教学进度，进教室前也会确认今天是哪个班级的课。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吧。

“既然如此，究竟在什么地方会存在误会的余地呢？”

尾道老师做的笔记应该类似于在第十五页写上“× 班、六月一日”、在第二十页写上“× 班、六月三日”这样的内容吧。的确，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很容易忘记自己上到哪里了。

我没有仔细思考就脱口而出：

“可能是和其他日子的记录搞混了吧。”

对于自己说出来的话必须负起责任，信口胡诌是会遭到报应的。伊原转头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我说：

“……如果是那样的话，只有可能错以为是旧的进度，而不会跳过现在的进度。你至少动一下脑子啊，不要用脊髓反射来说话。”

需要说得这么狠吗？今天的伊原状态非常好。她说得很有道理，这样最多只会参照过去的记录，没可能看到未来的记录……

状态大好的伊原面向千反田，可爱地歪着脑袋问道：

“我不是想抢小千你的专利……”

“什么？”

“我有些好奇，可以发问吗？”

“问我吗？好的，请问。”

千反田似乎端正了姿势。伊原没有像正牌那样精神振奋，而是用自己一如既往的语气询问道：

“根据小千你刚才的说明，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生气。估计是被说了非常过分的话，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应该也会生气吧。不过，尽管我会生气，却不太可能去反驳老师。那样做不就等于自己往火坑里跳吗？”

她最后那句话，是一边扫视着我和里志，一边说出口的。嗯，正是如此。没想到伊原会说出跳入火坑这么不符合她性格的有趣比喻。

伊原不认识尾道，不过她说的没错，反抗发飙的尾道就如同火中取栗一般。我当然不会这样做，里志应该也不会吧。一千多人的神山高中学生中，究竟有多少人会做出这种行为呢？所以第五节课时，我才会那么吃惊。

然而，千反田却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因为我生气了呀。”

生气到忘我的程度吗？千反田吗？实在是难以相信……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千反田继续说道：

“不过，我觉得自己会生气并不是因为尾道老师说了很过分的话。”

伊原思考了一会。

“那么，是因为知道答案的人都闷声不吭吗？”

“不是。无论是谁，在那种情况下都不会主动站起来回答吧。而且，如果有人回答了的话，那么老师就会按照错误的进度讲下去。”

“是因为其他同学都没有指出老师的错误吗？”

“不是！”

伊原又思考了一会。

“……是因为觉得多村很可怜吗？”

这确实很符合千反田的作风。

但当事人自己摇了摇头。

“我虽然觉得多村同学很可怜，不过应该不是因此而生气的。我实在搞不清楚自己当时的想法。毕竟站在尾道老师的立场上，他是在训斥将之前的上课内容忘得一干二净的学生，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虽然话语有些过于粗暴。

“……那么，我为什么会生气呢——”

千反田露出了有些别扭的笑容。

“自己的事情真的很难搞懂啊。”

“嗯，是啊。”

伊原也浮现出有些尴尬的笑容。

嗯，伊原的疑问也不是不能理解。无论换成谁，面对千反田所处的状况应该都会发火的。就算是我，想必也会觉得相当不愉快。但如果千反田会因为大家都会生气的事情而生气，那么我们怎么会对她产生不容易发火的印象呢？

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正如千反田所说，了解自己是一件很困难、很难为情，并且很麻烦的事情……唔，千反田似乎没有提到麻烦吧。

我还不是很了解千反田，没办法知道这家伙会因为什么生气或开心。而且相比这种事情，我更在意手上这本文库本的后续。

“你怎么看呢，折木同学？”

“不知道。”

“嗯，我自己也不知道……”

千反田稍微停顿了一下。她轻轻地吸了一口气，那双大眼睛闪现出激动的光芒。

“但是，只要折木同学愿意思考，就应该有办法想出答案来吧！”

里志发出了惊叹的声音，而我则是仓皇失措。莫非这表示她很信任我吗？

同时也表示她看穿了我之前完全没有在思考吗？

在教室另一侧的伊原皱起了眉头。

“小千。如果你期待折木像上次一样大展身手的话，那只是白费力气哦。因为这家伙的前世是蝈蝈。”

“欸，摩耶花同学你能看到别人的前世吗？”

很好，千反田的兴趣被吸引过去了。但是——

“不过，我现在更在意尾道老师的事情。”

马上就回来了。真麻烦。顺便一提，如果说前世是蝈蝈，那应该是里志而不是我吧。蝈蝈冬天会死不是节能主义的结果，而是享乐主义的后果。

“折木同学。”

看来我不说些什么是无法收场的……

我还是暂时放弃文库本，试着稍微思考一下好了。

5

尾道会在教科书上记录教学进度，这一点恐怕不会错，毕竟他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在教高中数学。今年负责的班级也有好几个，会产生混乱并不奇怪，做记录防止出错，想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明明有做记录，却还是搞错了，并且是跳过而不是重复之前的进度。嗯，这的确挺奇怪的。

不对，等一下。跳过进度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既然犯下了跳过进度的错误，那么做标记的页面必须比正确页面更后面才行。就是在× 班还没教到的内容上做了“× 班”的标记吧。

如此一来，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掉这件事了。我翘起二郎腿，向千反田问道：

“你的班级还没有上到值域的内容吧？”

“嗯，是的。”

对于这个不言自明的确认，千反田露出有些不可思议的表情。接着，我说出了让她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的话。

“如果说，其实你们已经学到这个内容了呢？”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尾道每年都在教数学。对于尾道来说，我们并非唯一的学生……去年的一年A班这时应该教到了在x有限制范围的情况下求值域吧。”

千反田不由得惊呼一声。没错，将去年的笔记和今年的搞混了，这其实是很常见的误会吧。

然而，千反田还没表示接受，就被人叫停了。里志缓缓地摇头否定：

“你是想说这是隔了一年的误会吗？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说？”

在阐述自己毫无意义的知识时，里志总是显得异常开心。

“很简单。教师的教科书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有细节上的修订，教师和学生的教科书不一样那就不好办了。事实上，尾道老师用的是今年刚出的第四版。”

千反田张着嘴巴垂下了视线。

……原来如此。既然里志如此肯定，那应该不会错吧。话说，这家伙为什么连尾道在用第几版都知道呢？我反倒有些在意这点。

那么换个思路，尾道有经常往教科书上写东西的习惯，所以搞糊涂了……虽然以可能性来说并不是太低，但是千反田会接受这个说法吗？上课后在教科书里面写的内容应该只是班级和日期吧。有什么潦

草笔记会让他混淆内容呢？如果有能判断尾道喜欢随手乱涂的理由，那就另当别论了。

唔。

看到我彻底沉默，里志可能觉得没办法寄望于我了吧，一派轻松地继续说道：

“话说回来，值域真的很难懂啊。不是我自夸，光是画（x, y）的坐标图就让我头大了。如果被尾道老师点到名字的话，感觉会是相当恐怖的下场呢。”

既然有自知之明，那就放弃那些莫名其妙的杂学，多花点心思在学业上什么的……这种话我就不说了，毕竟要求鸟不要飞也只是强人所难。里志现在在研究什么呢？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提到易经什么来着。

……啊啊，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于是询问道：

“里志，你的班级已经教到值域的单元了吗？”

“嗯？啊啊，是的。”

“你是几班来着？”

“我说折木，你至少记一下朋友的班级啊。”

我尝试向伊原进行反击。

“那么你知道我是几班吗？”

“我和你又不是朋友。”

哑口无言就是这么回事吧。

看到我出糗，里志忍不住笑了。

“放心吧，摩耶花。奉太郎是知道的。”

听到他这么说，我也似乎觉得自己知道了。

里志的班级教到值域的单元了。我的班级还没有教到。千反田的班级当然也没有。

……原来如此。我感觉自己好像弄明白了。

“可以确定的是，尾道在超过实际进度的页面做了笔记。”

我以这句话做开场白。

“嗯，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而且是今年刚写的，用来表示教学进度的笔记。而且不是关于你所在班级的记录。那么，试着假定那是关于里志班级的进度笔记。”

“福部同学的班级吗？”

里志不顾千反田的疑问，一脸讶异地询问道：

“尾道老师负责的是ABCD四个班级。就算不是A也不是B，也不一定就是我在的D吧？”

伊原也插嘴了。

“而且，就当是D好了，这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是D班的话，那么和A班搞错也就不奇怪了。换成C的话，不管怎样都不会跟A搞错的。”

伊原瞪着我，就像在说“你又在说什么蠢话啊”一样。不，不是“就像”，她真的说出口了。

“你又在说什么蠢话啊。A和D也没可能会搞混呀。”

我对她的目光感到有些胆怯，但还是装出坦然自若的样子。

“尾道是数学老师。”

“那又如何？”

“数学老师的话，就很可能会把A和D搞混。就像片假名的ツ和シ一样。”

“哈？”

轻蔑的视线向我投来“你脑子没问题吧”的疑问。为什么这家伙在面对里志时会手下留情，对象换成我就铁石心肠到底了呢？

即使如此，我还是继续往下说。

“比如说，尾道在第十一页写了六月一日A，在第十五页写了六月一日D。如果将这个A和D搞混了，就会发生这次的事情。而且……”

我稍稍喘了口气。

“对于尾道来说，小写字母用起来要更习惯。”

一瞬间，我们四人都沉默了。

他们理解了吗？还是说，理解之后依然觉得我是在说蠢话呢？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紧张的时间。

不久之后——

“啊啊，原来如此！”

里志出声打破了沉默。

“小写字母的a和d吗！”

我表情僵硬地点了点头。既然千反田声明尾道有确认过教室的门牌，那么认错教室这条路线是走不通的。如此一来就只可能是看错笔记了，问题是A不可能被认错。不过换成a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

“有一定几率会把a和d搞混的。”

伊原一言不发。

她抿紧嘴唇，用仿佛带有一丝怨恨的眼神瞪着我。然而出乎意料的，从她口中说出来的却是赞同的话。

“……嗯。这是有可能的。”

“你这态度很惊悚啊。”

“嗯。我之前的英语考试就因为写的字分辨不清是a还是d，结果被扣分了。”

“原来摩耶花你也有过啊。不过我是n和h。”

很幸运，看来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方面的经验。顺便一提，我的情况不是英语而是数学。不对，正确来说是算数吧，1和7写得分辨不清被扣分了。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当时的我还是童颜美少年呢。明明答案正确，为什么会被扣分啊？我感到非常不甘心，不过马上就觉得没必要一直纠结下去。对于这件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

那么，千反田是如何呢？

写字工整的千反田似乎没有这一类失败经验。不过她稍微思考了一会儿之后，轻轻地点了两下头。

“有道理。这的确有可能。”

很好，我总算可以继续看文库本了。

千反田微微一笑说道：

“a和d……就算看错了也情有可原。我果然对尾道老师说得有些过了。真是不应该啊。”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有些惊讶。

因为我之前隐约猜到千反田的内心可能是这么想的。居然真的被我猜对了。

“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伊原表示尾道有错在先，没有什么过不过的问题。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偷看了一下千反田的脸。与责备自己的话语相反，她的表情非常舒畅，甚至看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

我在内心这样想：

……很少生气的千反田生气了，于是她想知道自己生气的原因。尽管她说生气并不是坏事，但其实无论何时她自己都不想生气吧。因此，千反田倾向于认为尾道的错误也有三分理。同时还想将发怒归结于自己的失误，所以她才想知道自己生气的理由吧。

千反田爱瑠就是这样的人吧？

不。

我摇了摇头。试图将刚才的想法驱逐出脑内。我认识千反田不过才两个月而已，有什么资格对她品头论足啊。如果换成初中就认识的福部里志，那我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的。对于交情不深但同班九年的伊原，也稍有了解。但是，现在的我到底知道千反田的什么啊。

对了。由于千反田的行动目的很明确，所以偶尔能够看出她的想法。但是，如果因此觉得自己看透了对方的内心，那就犯下了原罪——“傲慢”。为人要慎重、为人要慎重，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拽了啊？而且光是今天这一天里，千反田就让我吃惊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露出了苦笑。不知不觉间，说话的人就只剩伊原和里志了，而且正逐渐脱离尾道的话题。估计是没我什么事了。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接近五点。我将视线投向日暮西山的外面，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我能理解小千的想法，但换作是我的话……”

“摩耶花你当然是那样啦。不过你想一下啊，千反田同学之前……”

再待一会吧。我拿起盖在桌上的文库本，从打开的那一页从头开始看起。今天也像这样在浪费高中生活。我犯下的原罪有“懒惰”就足够了。

看破真面目

1

“看似幽灵，实乃枯芒花”是很常见的说法。然而在查了词典都不是很理解“罗曼蒂克”之意的现代，是枯芒花的并不只有幽灵吧。而世上的幽灵们也接二连三地被看破是枯芒花，于是，让幽灵保持原本的样子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件困难的事。

夏末八月，暑气依旧逼人，大巴驶上蜿蜒的山路，我在车上聊起了这个话题。坐在旁边的福部里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有意思。潇洒地否定了形而上的价值吗？对于奉太郎来说，还真是有趣的思路。”

然后，前方座位的女生不请自来地转过头，皱起了眉。是伊原摩耶花。

“我不喜欢这种想法，虽然对任何事物我都不会盲目相信。”

我听着两人的话，稍微花了点时间才理解他们的意思……然后急忙否定了。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像神秘的UFO和尼斯湖水怪一样，简而言之我只是想聊一下极为通俗的话题而已。具体来说，我刚才说话时一直想着昨晚播放的电视节目——“拍摄小组亲眼所见！滨名湖巨鳗‘滨西’惊愕的真面目”。也许我的说法有些过于拐弯抹角，不过擅自被理解成含义深远的见解，那也让我很伤脑筋的。然而，就在我准备解释之前，坐在伊原旁边的连衣裙女生转过头来冲我微微一笑。

“不过枯芒花的真面目也让人很好奇呢。”

她是千反田爱瑠。看来我是彻底被误会了。算了，也不是什么非要解释不可的事情，我闭上了嘴巴。

神山高中古籍研究社，总共四人。

为什么古籍研究社的我们要同乘一辆大巴在颠簸的山路上摇晃呢？那当然与这辆大巴的目的地有关。终点是财前村，是以登山和温泉闻名的小山村。我不会去登山。通过排除法可以推断出我们前往的目标是——温泉。

山路越来越陡，大巴的引擎发出了低鸣。

2

八月是暑假。假期就要好好休息，这样的行动才符合我的生活信条。然而，现在的我却在前往温泉的路上。一切根源出自于古籍研究社社长千反田的提议。

这个暑假，我们古籍研究社全部成员合力解决了被里志命名为“冰菓”的事件。其中，千反田与此事有莫大关系。事件解决之后，千反田为了感谢并慰劳我们，所以策划了温泉合宿之旅。懒得出门的我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但最终寡不敌众，不知不觉就被算进参加者里面了。

财前村距离神山市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趟出行不需要住宿费，因为伊原的亲戚在财前村经营民宿。由于正好在装修无法对外营业，所以就免费借给我们了。

我平常不怎么晕车的，不过可能因为山路太陡峭了，即将到站前我稍微有点受不了。下了大巴，我们换乘伊原亲戚派来接我们的客货两用车到达民宿“青山庄”。走进分配好的房间，坐到窗边，美好的景色顿时让我忘却了不适。

我所在的房间大概有二十张榻榻米那么大吧，给我和里志两个人住完全绰绰有余。只要将窗户全部打开，郁郁葱葱的山斜面就近在眼前，着实是一片令人震撼的景色。到处升起的袅袅白烟就是温泉的热气吧。另外还有零星几栋建筑物，都是蜿蜒曲折的县道边上的旅馆和民宅。稍远处还能看到学校。据说由于学生很少，所以一栋建筑物里就容纳了小学和中学。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这应该是相当不方便的事情，但在旅人眼中是别有一番情趣吧。尽管我不算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但也不至于迟钝到感受不出旅行的韵味。

“这个房间的景致真不错呢。”

身后传来里志的声音。我没有回头就应道：

“偶尔这样来玩玩也不错。更奢侈的想法是，如果一个人来这种地方应该更有情趣吧。”

响起了窃笑声。

“奉太郎独自旅行？不要开玩笑了，奉太郎你又不是会主动踏上温泉之旅的风雅之人。千反田同学制定计划，摩耶花利用了自己的关系，所以奉太郎你才会在这里。你不要把这点给忘记了哦。”

里志如愿以偿，我有些生气了。在古籍研究社中，伊原是毒舌的最高权威，但里志的舌锋也不容小觑。而且他的话正中关键，就更让人火大了。事实上，我确实不会主动想到财前这种地方来。

所以能像这样来到财前村，并且享受美好的景色，我应该感谢千反田才对吧。

刚听到从走廊传来脚步声，紧接着就响起了粗暴的敲门声。

“吃晚饭了！”

是伊原的声音。

然后是千反田的声音，她似乎在模仿伊原。

“要吃晚饭了哦。”

“……到了晚饭时间哦，走吧。”

在大家的催促下，我默默地离开了窗边。温泉本身确实不错，不过一想到一天到晚都要和这帮家伙在一起，就觉得有些静不下心来。

楼下传来奶酪的香味。晚饭是奶油浓汤或者奶油烤菜吧，还有干酪火锅，应该就这么多了。我做了个深呼吸。

民宿“青山庄”由两栋房子组成。分别是我们住的别馆和正在装修中的本馆。

虽然分为本馆和别馆，不过大小几乎相同。两栋建筑物由一条游廊连接起来，如果从上方俯瞰建筑物整体的话，应该像个缺了口的矩形吧。

两栋都是木结构的建筑，两层楼，走在木板铺成的走廊上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每栋建筑都只有一个楼梯。千反田和伊原被分配到的客房在二楼的尽头，我和里志的房间则在她们隔壁。客房非常宽敞，别说是四个人，就算八个人住也没问题。总之，我们就心怀感激地接受了。

楼梯很陡，下楼的时候要特别留心脚下。

原本食堂好像是在本馆一楼，不过那里正在装修，所以我们就在别馆一楼的和室用餐。打开画着富士山的拉门，千反田、伊原还有民宿主人家的两个女儿都跪坐在茶色基调的房间里。

上座和下座还空着，民宿姐妹与千反田、伊原相对而坐。她们还没有开始吃饭，似乎是在等我们。真是有礼貌啊。我坐到了旁边的坐垫上，于是里志就只剩上座可以坐了。看来在场的人好像都不怎么在意席次的问题。

六个人围在一起的话，矮桌就显得有些拥挤了。我的预测完全落空，上面摆着生菜沙拉、烤柳叶鱼、猪肉片冷盘，还有白萝卜和油豆

腐的味噌汤。木碗里已经盛好了米饭。但我确实闻到了奶酪的香味。那么……我环视房间，轻声嘟囔道：

“是烤了芝士蛋糕吗？”

“啊，你猜出来了吗？”

留着一头不算很短的头发的女孩微微一笑。她身材小巧，大眼睛前配着一副无框大眼镜，还有一脸幸福的笑容，给人留下精明干练的印象。她身穿薄T恤搭配及膝牛仔短裤。真不愧是伊原的亲戚，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伊原也穿着T恤和牛仔短裤，大概是这相似的打扮给了我这样的错觉吧。

话说回来，据我所知，伊原的外表从小学开始就没什么变化。这两人看起来像姐妹的话，伊原应该是妹妹。不过我当然不会把这话说出口。

这位感觉非常亲切的女孩是民宿“青山庄”的姐妹之一，善名梨绘。

“好厉害。真的跟摩耶姐姐说得一样呢。”

伊原说了什么啊。

顺便一提，梨绘旁边的马尾辫女孩一直很有礼貌地坐着。正确来说是浑身僵硬，她似乎还不习惯我们这群客人。虽然这样想有点多管闲事，但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她这样能帮忙家里的生意吗？

无论是怕生的性格，还是难以想象出笑容的柔弱样子，都与她的姐姐大相径庭。刚才看到她站起来的样子，身高应该和梨绘差不多。

在盛夏季节居然穿了长袖，虽然比较薄，但还是让人觉得很热。听说她明年才升初中，但体格已经和初二的梨绘相差无几，说不定在同龄人中算是发育比较好的吧。她的名字叫善名嘉代。

“那么，吃饭吧。”

举止比起客人更像主人的伊原一声令下，大家都纷纷起筷开吃。千反田很有礼貌地在餐前合掌感谢食物，真是很像她的风格。姐妹的父母不在这里，估计是在本馆吃吧。这个房间容不下更多的人了。

首先是味噌汤。我喝了一口……真不愧是做民宿生意的，味道很不错。接下来是烤柳叶鱼，虽然应该不是真正的柳叶鱼，不过只要有吃到鱼籽的口感我就很满足了。

梨绘兴致勃勃地缠着伊原讲高中生活的事情，嘉代则怯生生地询问千反田的名字。笑眯眯的里志偶尔会插上几句话。我很满意柳叶鱼久违的口感，默默地动着筷子。

“……然后呢，就像这样……”

说到兴头上的梨绘开始用筷子在空中比划起来。虽然这不符合吃饭的礼节，不过也没必要去在意别人家的家教。

梨绘伸手去拿沙拉勺，嘉代朝冷盘伸筷。两人几乎同时动手，但梨绘缩回来时手臂撞到嘉代。嘉代夹着猪肉的筷子一沉，味噌汤的碗猛然晃动了一下。把全部经过看在眼里的我暗叫不好，但为时已晚。

味噌汤从碗里洒了出来。嘉代轻轻地发出了一声惊叫。

“啊。”

“啊，你在做什么啊？”

梨绘皱起眉头数落道。不过我觉得姐妹俩都没有错……

“对、对不起，姐姐。”

嘉代一边道歉，一边伸手想拿抹布。由于距离有点远，千反田就帮忙递给了她。

“给。”

“非、非常感谢。”

梨绘叮嘱自己的妹妹小心点。我等嘉代将洒出来的味噌汤擦完，再次向柳叶鱼发动攻势。仔细想想，既然来到这里还真想吃点山珍啊，不过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太奢侈了。

3

点心是梨绘亲手烤的芝士蛋糕，享用完以后我们就自由活动了。我回到房间，却没看到应该早我一步回来的里志。难道是去洗澡了？

在独自一人的房间里，我从平时使用的单肩背包里拿出一本漫画。是里志借给我的，他说“作为战国故事，算是近期的优秀作品”。所言不虚，该说是富有生活感吧，对当时的生活描写得细致入微，非常有看头。果然是里志会喜欢的内容。

故事发生在信长攻打朝仓、渐入佳境之时。眼看织田即将获得胜利，信长的妹妹送了一份慰问礼到军营。那是一袋两端都绑起来的红

豆。信长一看到那袋红豆，便马上大呼：“这是‘瓮中之鳖’的意思吗！背后的浅井背叛我了！”嫁到浅井家的信长妹妹用这个方法告知兄长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虽然我很想吐槽光靠一袋红豆哪能猜出这么多事来，不过不可否认这是很不错的故事。如果知道我陷入危机，我的老姐应该会急急忙忙地赶过来……看热闹吧。

看到一半左右，我感到眼睛有些疲劳，就暂时停下来休息。总觉得这个房间的光线有点暗。虽然宾馆之类的地方灯光一般都以昏暗为主，但这里并非那种地方。

不看漫画的话，能做些什么呢？房间里尽管有电视机，不过用疲惫的眼睛看电视，那只会给自己找罪受。

于是，时间就多出来了。我想，既然是什么都不必做的时间，那么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选择了。过了一会，无所事事躺在地上的我觉得到了温泉民宿还是应该去泡一下温泉才对。我拿着房间里的毛巾和浴巾来到走廊上，正好碰到了千反田。

“啊，你去哪里呢？”

我看了一下，千反田也拿着毛巾。

“和你一样啦。”

“这里不提供混浴哦。”

“我又没说要和你泡同一个浴池。”

我们两人并肩走着。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和地板嘎吱嘎吱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时，千反田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对了，虽然有些唐突……折木同学你的姐姐是怎样的人呢？”

干吗问这个？还真是唐突啊。

我想起千反田是独生女，于是稍微思考了一下，斟酌用词回答道：

“我的老姐吗？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个怪人，但同时也很优秀。无论在哪个领域，我都不觉得自己能赢她。”

“哦。”

“不过，我也没想过要赢她就是了……为什么突然问我关于老姐的事情？因为看到善名姐妹吗？”

千反田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她难为情地笑了，小声对我说：

“其实啊，我很想要兄弟姐妹。姐姐或弟弟都好。你不觉得身边有个需要彼此在乎的人是件很美妙的事情吗？”

听完这句话，我不禁稍稍瞪大了眼睛，然后耸了耸肩膀来代替回答。看来这位大小姐有点太好人了，该不会是看到幽灵了吧。

虽然别馆也有可以泡温泉的浴室，不过听说大小和普通浴室没什么两样，空间很狭小。而在附近就有露天浴池，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地。虽然我是节能主义者，但也不至于懒到为了两三步距离而放弃宽敞的浴池。

走出青山庄，沿着下坡路往下走。转过拐角就能看到露天温泉，据说是由附近的几家民宿和旅馆一起管理。坐镇于竹制柜台上的中年妇女向我们收取入浴费，不过告知是青山庄的客人后，她就放我们过去了。

我在这里与千反田告别。如果不告别的话，那问题就大了。

更衣室意外的狭小。虽然没看到其他人，但篮子里有一套脱下来的衣裤，应该有客人先到了吧。我再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那条工装裤很眼熟。看来先到的人是里志。

我脱了衣服进入浴室。用人造岩石打造出自然温泉的环境，浴池比想象中要大不少。水呈浊白色，一看就是温泉，让人感受到与普通浴池截然不同的情趣。四周被高高的竹篱笆围住，财前村引以为傲的风景都被隔绝在外。不过如果篱笆太矮的话，就很容易被偷窥了，确实难以兼顾。我用木桶淋了一身热水之后，就马上迈入了浴池。

温泉的温度刚刚好。我稍稍往宽敞的浴池深处前进。浴池里面有一块大岩石。我摸了一下，这应该是真的。

雾气对面似乎有人在。是里志吧。我举起一只手来打招呼，对面也懒散地举手回应。他像在蛙泳一样划开水向这边靠近。我倚着那块天然岩石，下巴以下都浸泡在温泉里。

片刻过后，游过来的里志冲我微微一笑，同样将下巴以下都浸泡在温泉里。

“哟，奉太郎，你来了哦……这个温泉很不错，舒服得让人连骨头都酥了。”

“血液和水分掺杂在一起是很危险的吧。”

“因为渗透压的关系对吧。这个笑话真无聊。不过也好，这说明你在放松呢。”

之后，我就没再说什么了，里志也暂时默默地享受温泉。竹篱笆对面传来唰唰的冲水声。是谁呢？应该是千反田在洗身吧。

黄昏时分，柔和的红色阳光逐渐淡去，暮色降临了。星星开始闪耀，随着时间的推移，温泉的热气慢慢渗入我的身体。或许是不习惯坐大巴旅行，疲劳让我产生了困意。

里志不知何时出了浴池，正在冲身子。

我还在泡温泉。视野变得越来越黑……

唔。

身体动不了？

4

能够平安回到房间，我必须向里志道谢才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的话，尽管不至于危及性命，但搞不好会落到被送去医院的下场。看到被里志搀扶着回到青山庄的我，伊原马上高声问道：

“你怎么了，折木！”

我还没缓过来，没法好好回答。于是里志替我说明了情况。

“泡晕了。”

“……”

“真是丢脸啊，泡的时间还没我长呢。等我注意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晕了。”

伊原揉了揉眉头。

“折木，你……”

多谢关心。我就这样被搀进房间。伊原先一步进房帮我铺好了床铺，打开了窗户。我呈“大”字形躺下，做了个深呼吸。

“……抱歉了。”

“不用客气。”

“真、真是太丢脸了……到头来，说不定你生来就是无法好好享受的命。”

留下这些话，两人就离开了房间。不用伊原多说我也有自知之明，这实在是太丢脸了。虽然我算不上是身体强健的人，但对于体力并没那么缺乏自信。说不定是晕车的后遗症吧。

呈“大”字形躺下的我就这样闭上了眼睛。这时，有人进入了房间。由于周围飘荡着洗发精的香气，我马上就知道是千反田。她在我的枕边蹲下，轻轻地说道：

“折木同学……你还好吧？”

“不太好。”

“我帮你弄条冷毛巾来敷敷吧。”

冷毛巾的确是很让人舒服的东西，但是我不想麻烦她。

“不用，我不需要。难得的合宿，却被我这样泼了冷水，抱歉啊。”

“没有这回事……我们接下来要讲鬼故事哦，折木同学你能出席吗？”

我无力地笑了。讲鬼故事啊，这还真是古意盎然的度过夏夜的方式啊。我虽然有点兴趣，但现在的状态根本没可能出席。

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睁开了眼睛，赫然发现千反田的脸就在非常近的地方。这位大小姐的个人空间似乎比一般人要狭小得多。我不止一次被这家伙的超近距离给吓到了。我眼前是刚泡完澡的樱花色脸颊、湿湿的黑亮秀发。我不由得别开了视线。

“不了，我要睡觉。”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请保重。”

房间的门“啪”的一声关上了，只留下洗发精的香气。

我看了一眼时钟，现在还不到八点。

从打开的窗户传来奇妙的声音。是什么呢？我思索了一下。然后想到应该是青蛙的声音。另外似乎还有韵律感十足的太鼓声。或许是因为处于高地，明明才到八月，却已经能听到秋虫的鸣叫声了。

然后——

过了一会，梨绘压低声音的话语传入我的耳中。隔壁可能也打开了窗户吧，尽管我没仔细去听，那个声音还是清晰可闻……

——我们家民宿不是分成本馆和别馆两栋吗？其实，原本不需要别馆也能经营下去。那么为什么要专门建个别馆出来呢？这里是有秘密的。

从前，在青山庄还是我祖母经营的时候，有个阴森森的客人投宿。他住进了本馆的七号房，但他交代不需要送餐，也不需要帮忙铺床，总之不准靠近房间。祖母虽然觉得很奇怪，不过对方预付了住宿费，再加上正好是繁忙时期，就答应了这个要求。

然而，那天晚上，从外头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吓了一跳的祖母赶紧冲了出去，发现正在散步的客人指着七号房。那里朦胧地现出上吊的人影，在微微晃动着……后来才听说，七号房的客人挪用了公款，一路逃到这里来的。

在发生这件事之后，接连几位住进七号房的客人都说那个房间“不干净”，半夜会浮现出影子来。然后，到了第九位住客，居然在半夜里突然病发去世了。

所以祖母请了高僧来做法事，但还是不放心，所以建了别馆，就为了不让不好的传闻扩散开来。那个七号房啊，你看，就是窗户正对面的那个房间，也就是二楼最里面的房间。我们家住在一楼，没事不会到二楼去的……

这件事要绝对保密哦！不能在其他客人面前说出来——

躺在被窝里的我不禁失笑。真是古意盎然，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想安静地睡个觉，于是勉强活动不听使唤的四肢，爬出被窝去关窗户。屋内的热气还可以忍耐一下。

爬到床边，我看到中庭好像有个人影，但我并没仔细观察。因为我只想关上窗后就立刻回到被窝里一觉睡到天亮。

5

醒来了。我看了一下时钟，现在是八点。大概睡了十二个小时多一点，头有点痛。不过并不是昨晚泡温泉泡到头晕的后遗症，只是单纯睡过头了吧。

回过神来发现里志睡在我的旁边。为了不吵醒他，我小心翼翼地换好衣服，一边敲着昏昏沉沉的脑袋一边下到一楼。

梨绘和嘉代这对姐妹已经在客厅了，矮桌上还没有早饭。我刚想问千反田和伊原在哪里，她们就结伴而来了。

然而，伊原的举止很奇怪。她抓住千反田的衣袖走进来，朝我们这样说道：

“出、出现了……”

对此我表现得极为冷淡。什么出现了啊？

伊原一下子逼近梨绘，连珠炮似的说道：

“半夜，一阵温风吹醒了我。然后，我不经意地翻了个身，看到对面房间有个朦胧的上吊影子在摇晃！就这样晃晃悠悠的！”

哦，到底要怎样才罢休啊……难得一见伊原惊慌失措的样子，错过这个机会的里志还真是不走运的家伙。

嘉代帮大家倒了热茶。我准备去拿的杯子上写了梨绘的名字，于是就选了其他杯子。我有注意不要拿嘉代的杯子，不过也没有看到其他杯子写有名字。

梨绘笑着听完伊原的话，说道：

“摩耶姐姐原来这么怕鬼故事吗？我都不知道呢。”

“我才不怕幽灵，我又没做什么招人怨恨的事。但是，一旦真的看到那种东西，就会觉得非常毛骨悚然啊！”

拿着茶壶的嘉代突然表情僵硬了。

“摩耶姐姐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绝对看到了。我真的看到了。”

“姐姐，你说了那件事情吗？爸爸明明说了不可以说出去的。”

“真啰嗦。有什么关系嘛，反正是摩耶姐姐。”

伊原她们正为幽灵的事聊得火热。我突然和跪坐在稍远处的千反田对上了视线。

千反田浮现出困扰的表情，似乎是在暗自沉思。根据我们认识这么久的经验来看，她有话想说。于是，我轻声询问道：

“怎么了？”

结果，她反问我：

“那个……关于摩耶花同学说的事情，你是怎么看的呢？”

“上吊的人影吗？”

我笑了。

“这个嘛，所谓经典和俗套，正是因为不可或缺才会一直存续下去。之前也……”

“之前？”

“不，没什么。”

我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快要说出口的话吞了回去。差点就要说出“之前里志也有提过七大不可思议的事情吧”这种话来。那个确实也很经典，很俗套，很古意盎然……但是，我不想重提那件事情。特别是不想在千反田面前重提。

看到我突然变得含糊其辞，千反田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的脸。糟糕，不过好在千反田现在对上吊的人影更感兴趣。

“……那么折木同学，你认为摩耶花同学说的是事实吗？”

“不，我不认为。”

听到松了口气的我这么回答，千反田就更加困惑了。她歪着脑袋问道：

“那么，果然是我想太多了吗？”

“嗯？怎么说？”

千反田不知为何凑到我的耳边压低声音说道：

“其实我也看到了，摩耶花同学说的那个上吊的人影……”

据千反田说，她不确定当时是几点。在伊原猛地起身之后，千反田也醒了。然后，她迷迷糊糊地看到黑暗中浮现出上吊的人影。

“不过，我刚醒来时脑袋还昏昏沉沉的，所以觉得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只是，摩耶花同学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嗬。”

如果看到的人只有伊原或者只有千反田的话，那么就可以用睡迷糊来解释。但是，她们俩都看到了，而且是在同一时间看到的，那就没办法用“那种东西不存在”来打发掉吧。我修正先前的错误想法，说道：

“会不会是把什么东西错看成人影了呢？就是昨天聊到的那种情况，看似幽灵，实乃什么什么的。”

“枯芒花吗？”

但是，千反田没那么容易打发。她的视线在斜上方徘徊，然后笔直地与我四目相对。她的目光强而有力，表示出大小姐对这件事情产

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把什么错看成人影了呢？”

伊原不知何时来到我们身边。

“是啊，既然你说我们看错了，那么就告诉我们究竟是把什么东西错看成人影了呀。我和小千明明都看到了，你却只因为自己没看到就加以否定，这也太卑鄙了吧。”

……我为什么要被说成这样？而且还用上了卑鄙这种词。

千反田和伊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经验法则告诉我，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无路可退。

“当然，不会全部交给折木同学一个人去解决。让我们一起调查吧。”

千反田没有移开盯着我的视线，语气坚定地说道。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喜欢做无谓的事情。虽然无法回答，不过叹气应该是我理应享有的权利吧。紧接着，千反田乘胜追击似的补上了一句：

“因为我很好奇。”

吃完培根鸡蛋、速溶汤、清烫蔬菜这样简单的早饭，我们回到二楼。上楼时刚好与里志擦身而过，也就是说那家伙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无所谓了，里志那些涵盖古今的无用知识这次应该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伊原说她答应要教梨绘做暑假作业。

“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帮忙，你们加油哦。”

“包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探明真相的。对吧？”

就算你这么问我……

不管怎样，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我让千反田到我们的房间来，打算详细了解一下事情经过。窗边有两把椅子和一个小桌子，我们就在那里坐下。然后——

“那个影子是在你们房间正对面看到的吗？”

我打开窗户，看着本馆询问道。

“是的，正是如此。”

“大致形状是怎样？”

“……朦朦胧胧，看得不是很清楚。以人影来说，应该不大也不小。形状……抱歉，我记不清了。摩耶花同学说是上吊的人影，所以我也觉得确实有点像。”

涉及到记忆上的事情，千反田的声音变小了。我能够理解。千反田拥有超群的记忆力和观察力来支撑自己的好奇心，也正因如此，一旦这方面变得有些模糊，就会觉得不太舒服吧。不过既然我没亲眼看到那个影子，就算千反田的记忆很模糊，那也是唯一可以依赖的线索。我继续问道：

“那颜色呢？”

“不知道。不是不记得，因为是影子，所以看不出来。”

我试着想象了一下千反田她们看到的东西，但是做不到。因为我搞不清楚那个“影子”到底是怎样的东西。

“影子啊。也就是说，是有光源把某样东西照出人影的样子来，是吧？”

“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超自然现象，那应该就是这样了。”

“光源啊……”

我再次把视线投向本馆。

“说到夜晚的光源，唔，那就是月亮吧……”

我对自己的这个说法也充满了疑虑。

“我也这样认为。昨晚月亮非常圆。月光将某样东西……啊。”

千反田跟着我的视线看向本馆，突然发出惊叫。没错，无论是月亮还是探照灯，都没办法照出影子来。因为本馆的窗户都被木制的防雨板挡住了。

“千反田，你们是几点睡的？”

“唔，是十点。我们也累了。而且我和摩耶花小姐约好今天要早起去泡澡，所以很早就睡了。”

“那个时候防雨板是怎样的情况？”

千反田思考了一会，回答道：

“应该是关上了。本馆一片漆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防雨板。”

“唔。”

既然防雨板关上了，那么就无法照出影子来。这下事情就麻烦了。我挠了挠头。虽然很麻烦，但是看来必须要去本馆出现影子的七号房查看一下才行。

千反田嫣然一笑道：

“这样扑朔迷离的事真有意思呢。组织合宿活动果然是正确的，能碰上这么有趣的事情呢。”

只有你一个人乐在其中吧。

只要通过游廊就能轻松进入本馆。但是现在游廊两头拉起封锁线，还挂着“施工中，非相关人员禁止入内”的牌子。千反田相当犹豫要不要钻过封锁线。确实，如果事后发生纠纷的话那就麻烦了。于是，我们决定向民宿的人申请许可。

但是，如果我们告诉民宿的主人说要调查上吊人影一事，那么梨绘的立场就很糟糕了。毕竟她被自己父亲告诫过不能乱说。因此，要申请许可就只能去找善名姐妹了吧。

我们运气不错，嘉代这个时候刚好从身边经过。听到我叫她，嘉代吓得浑身僵硬，不过看到千反田与我同行，她就安心地走了过来。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用目光催促千反田。

“欸？”

“你来开口吧。”

我不擅长应对天真无邪的小孩子。

“啊，好的。嘉代，我们想进本馆，可以吗？”

“进本馆吗？为什么啊？”

“嘉代你在吃早饭的时候也听到了吧。摩耶花同学和我看到了上吊的人影，我们想去调查这件事情，稍微检查一下七号房。”

正直是美德，正攻法也很畅快，不过千反田你的措辞太过直白，缺少了一些修饰。不出所料，嘉代摇了摇头。

“抱歉，现在不行。姐姐……会生气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出于好玩就跑进别人家里调查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我很干脆地放弃了七号房的调查，换了一个问题。

“那么，能告诉我一件事吗？那个房间——是七号房吧，那里现在还是客房吗？”

虽然我没有恶意，但可能语气稍微强横了一些吧，嘉代稍稍退后，皱起了眉头。尽管如此，她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

“不是。本馆只有浴室和食堂是供客人使用的。”

“那么……”

“二楼全是仓库……可以了吗？”

我点了点头。

“谢谢你。帮了大忙。”

不过，嘉代没有等我说完，就转身跑掉了。我有些伤心地盘着手说道：

“我被讨厌了啊。”

然而，看到我们的对话，千反田露出了微笑。

“这没什么吧。这么小的孩子看到大男人一般都会觉得害怕的。真可爱……啊啊，妹妹也挺不错呢。”

她用陶醉的语气说道。唔，可爱吗……

太阳越来越高，渐渐变得炎热起来。我用手背拭去额头上的汗水。千反田对于酷热有着超乎常人的耐性，依旧一副与平常没两样的清凉表情。

“进不了七号房的话，会很伤脑筋吗？”

“与其说是伤脑筋，不如说是很麻烦吧。”

我带着千反田向玄关走去。既然无法检查现场，那么就从外面观察一下好了。来到客人与善名家共用的玄关，我蹲下来穿鞋。这时，千反田轻呼一声。

“啊呀，真是令人怀念的东西呢。”

千反田发现的是放在鞋柜旁边的广播体操出席卡。一共两张，用马克笔写着名字的是梨绘的，没有名字的那张估计是嘉代的。再仔细一看，梨绘虽然在暑假开头有盖章，但之后就全是空白。而嘉代则一天都没落下。

千反田拿起两张卡片，抚摸着纸面说道：

“清晨的广播体操，直到前年我都还有参加呢。”

前年的话应该是初中二年级吧……真的假的？

我只有在很小的时候参加过。我的节能主义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呢？

来到院子，一阵湿气和满目的绿意包围了我们。

我仰望本馆七号房所在的地方。防雨板依旧关着。千反田提议到建筑物的后面看一下，我一边盯着七号房一边走，结果不小心踩到了一摊水。

“唔。”

飞溅的泥水跳到千反田的脚边，弄脏了她的鞋子。

“抱歉。”

“不，没关系。”

泥水来自泥泞的地面，因为这一侧被别馆遮挡住了阳光。我本来以为是有人一大早出来浇水，但似乎并非如此。既然被太阳晒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干了，那么距离地面湿透应该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我询问道：

“千反田，昨晚下雨了吗？”

“是的。下了一场阵雨，时间我就不太确定了。”

我们绕到本馆的背面。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建筑物的另一侧观察七号房的，但这一侧的防雨板也关上了。如果要照出影子来的话，就必须将西侧和东侧两边的防雨板都打开才行。

我盘着手思索着，身边的千反田不知为何也模仿起我的动作。我正打算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时眼前的窗户被打开，嘉代探出头来说道：

“那个……要吃午饭了。”

我看了一眼手表。马上就到正午了。嗯，休息一下吧。

午饭是中华凉面。以我的口味来说，酸味还差了那么一点，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好吃的中华凉面。高地不至于热得让人受不了，不过消暑的食物还是很棒。

六个人围着餐桌用餐。这时，伊原询问道：

“那么，有查到什么吗？”

“还没有……”

千反田还没说完，我就接着往下说：

“还处于调查阶段。不过已经有了推测。”

“嗬，把你的推测说来听听呀。”

真是伤脑筋，我的推测目前还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的东西。看我半天回答不上来，里志有点不高兴地说：

“你们三个在聊些什么啊？把同吃一锅饭的我排除在外，这也太过分了吧。”

如此小题大做的抗议实在很有里志的风格。我懒得花时间解释，若无其事地反问道：

“什么叫把你排除在外，这段时间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我碰都碰不到你。”

“泡温泉就应该想泡的时候就去泡，这才符合礼节。”

是这样吗？我光是昨天泡晕的那一次就已经够了。

我还没吃到一半，同桌的两人就先后合掌说：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是梨绘和嘉代这对姐妹。梨绘拿着自己的餐具往本馆走去。没过多久，嘉代也跟了上去。千反田眯起眼睛看着这情景。她应该觉得很温馨吧。

“姐妹果然很不错啊。让人看了就非常羡慕。”

“嗬，千反田同学你很憧憬有兄弟姐妹吗？”

“唔，还没到憧憬的地步吧。福部同学你有兄弟姐妹吗？”

于是，里志就聊了一会他的妹妹。我也见过里志的妹妹，是比哥哥更加旁若无人、我行我素的怪人。跟我的老姐应该很聊得来吧。

在这样的话题中，我们吃完了午饭。这时，刚才回到本馆的梨绘又来了。

“锵锵”——自己发出登场音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梨绘已经换上了一身浴衣。并不是那种颜色朴素、泡完温泉后穿的浴衣，而是各地烟花大会上必然会出现的靓丽浴衣。近似水蓝色的淡蓝衣料上绣着海浪与千鸟的纹样，看上去非常清爽。梨绘开朗地挺起胸膛说道：

“我的浴衣怎么样！”

“哇！”千反田发出了欢呼声，“真棒！”

“嗯，很适合你。是个成熟的小大人了呢。”

听到夸奖，梨绘开心地笑了。

“放暑假的时候，好不容易让爸妈买给我的。因为之前说好只要我成绩进步了就给我买……今晚放烟花吧！东西都准备好了哦。”

里志瞄着因为浴衣而兴致高昂的三人，用只有我才能听到的声音轻轻说道：

“品味还不错啦。”

只要知道里志平时说话的方式，就能听出其实他是话中有话。我也悄声问道：

“哪里不够好呢？”

“那个腰带啊，日本和服最关键的就是腰带了。可那个根本就是仿造品嘛。”

听到他这么说，我仔细看了一下。浴衣腰带上的蝴蝶结部分的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就像是另外安上去的一样。

“哪里突然变异了啊？”

“不是突然变异，是仿造品[1]……只有蝴蝶结是用别的东西安上去的。虽然穿起来很方便，但是我的哲学不允许我承认那种东西是浴衣。”

里志的哲学是什么都无所谓了。虽然外观上的确逊色了几分，但也仅仅如此吧。何必如此挑三拣四，我懒散地打了个哈欠。

就在这时——

“……嗯？”

感觉到人的气息，我转头看向没有拉上的拉门。

但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真奇怪，我的确瞄到了人影呀。难道我也中了上吊人影的诅咒吗？

“怎么了？”

我没有回答询问的里志。

人影吗……

我出了客厅。如果有地方能让我静下心来思考就好了。不一会，千反田就跟了出来。我本来想叫她不要跟着，不过马上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去昨天的温泉吧。我转头向千反田提议，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在去温泉的路上，我默默地整理自己的思绪。心领神会的千反田也没有多说话。

上吊的人影。那是伊原和千反田的错觉产物，是枯芒花。虽然具体情况可能有些麻烦，不过大致可以如此断定……问题是现在距离答案还差一点点。

到了露天温泉。分开时，千反田说道：

“等一下要一起出来哦。”

我没能回她。

经过柜台来到更衣室，我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理由马上就清楚了，因为东西的配置也和昨天很相似。包括工装裤在内的熟悉衣物就放在脚边的篮子里。是里志。这家伙身上的谜团比上吊的人影还要多，他刚才不是还在吃饭的地方吗？莫非他有瞬间移动的能力？

进入浴室，果然看到里志泡在浴池里了。我没有走进浴池，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尽管在充满雾气的浴室里什么都看不太清楚，不过里志似乎感觉到了气息。他转头看了过来，还没等我发问就解释道：

“哎呀，只要从青山庄后面的悬崖滑下来，就能到这个温泉的正后方哦。”

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只为了抄近路就滑下悬崖，这种事情也只有里志能干得出来。

一泡进温泉，我就用毛巾擦了一把脸，抹去不习惯工作的大脑中的雾霾。古籍研究社之前遭遇的麻烦事情，换句话说就是千反田带来的问题，解决就等于是让千反田接受我的推理。我接着思考，关于这次上吊的人影，至今都没找到令千反田满意的解释。

缺少的部分简而言之就是为什么。影子的真相并不难，问题在于如果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就没办法彻底说服千反田。虽然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我一声不吭地回溯记忆。过了一会儿，看到我一动也不动，里志可能是担心又会像昨天一样吧，靠过来喊了我一声：

“奉太郎？你该不会又泡晕了吧？”

里志啊。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他会知道些什么的。试着问问看好了。

“呐，昨晚有什么活动吗？”

突然被问到似乎让里志愣了一下，不过他马上重新浮现出原来的微笑。

“说到昨晚的重头戏，那当然是奉太郎的失态呀。”

“这份人情算我欠你的，但是不会反复道谢。除此之外呢？”

“这个嘛。你应该也知道，我们聊了鬼故事。我左拥右抱，还多出一朵花呢。”

花吗？如果要这么比喻，那么千反田应该是莲花，而伊原则是蓟花吧。

“不不，我问的不是这么私人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官方活动呢？”

“唔，官方活动啊。我又不是这个村子的居民……对了，昨晚好像有夏日祭典。我还听到了太鼓的声音呢。”

夏日祭典。

原来如此，昨晚有夏日祭典啊……不对，应该说不出所料才对。我就猜到会是这样。

如果是平时的里志，应该会察觉到我已得出了答案，然后说一两句调侃的话。但里志现在将一半的脸沉在温泉里，露出悠然恍惚的眼神，显然是什么都没察觉到。我是有问必答，不过也没必要主动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径自出了温泉。

换好浴衣来到外面，千反田还没出来。这样我刚好可以让身子凉下来，并且整理一下思绪。过了一会，看到千反田出来之后，我就示意她可以走了。

归途中，我开口说道：

“上吊的人影，那个……其实是挂在衣架上的浴衣吧。”

“欸。”

听到突如其来的解答，千反田不禁瞪大了双眼。我等千反田理解完这句话的意思，然后继续说道：

“就算没有睡糊涂，把浴衣的剪影看作人影也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只要不是真的有幽灵出没，上吊的人影十有八九都是挂着的连衣裙之类的东西吧。”

千反田沉默了一会，然后有点难以接受似地歪着脑袋问道：

“但是，浴衣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呢？而且，为了让我们看到浴衣的影子还专门打开防雨板，这也太奇怪了吧。”

“不是为了让你们看到。”

我望了一眼天空。

“是为了弄干湿掉的浴衣。打开防雨板的目的是保持通风，这样衣服会干得更快。”

“为什么？”

“因为下雨了，所以衣服湿掉了。”

“我不是问这个，为什么会选在本馆的七号房？”

“因为不想被别人看到。”

“我们看到了。”

“和你们无关，是不想让家人看到。”

真是没完没了。我挠了挠头。

停顿一下之后，我从头开始解说自己的推测。

“想弄干浴衣的人是嘉代。

“嘉代应该很羡慕梨绘的浴衣吧，她自己也很想穿。但是，不管体型再怎么相似，浴衣都是梨绘的东西。而梨绘是不会把浴衣借给嘉代的吧。你没有发现吗？无论是茶杯还是广播体操卡，梨绘都清楚标明了自己的名字。她就是这样的孩子。而且，嘉代很害怕梨绘。所以不敢去向她借浴衣吧。

“但是，嘉代还是很想穿。所以就瞒着梨绘拿走了浴衣。幸好浴衣的腰带是拆卸式的，一个人也有办法穿起来。穿完之后只要折叠好还回去就可以了，对于民宿的女儿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吧。她穿着那件浴衣去参加了昨晚的夏日庆典。时间大约是八点，当时的她想必是很开心的。”

“嘉代去参加夏日庆典吗？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情呢？”

“我刚才听里志说昨晚有夏日庆典。至于为什么我知道嘉代去了，是因为昨晚八点前我看到有人出门。而且嘉代昨晚没有参加你们的鬼故事大会吧。”

早上，嘉代责怪梨绘说了上吊客人的事情。如果昨晚一起参加鬼故事大会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今天早上才说。而且里志也说了，当时只有三名女性在场。当然是用里志风格的说法——左拥右抱，还多出一朵花。

“然而，就在嘉代享受庆典的时候，发生了不幸。”

千反田倒抽了一口气。

“下雨了。”

“没错。从地面湿透的程度来看，雨应该马上就停了。但是，浴衣被淋湿了。那个时候，嘉代可能会想起明天的安排：和大家一起放烟花。梨绘毫无疑问会穿上这件浴衣来放烟花吧。必须在明天之前弄干浴衣才行。估计她是吓得面无血色了吧。

“但是，如果在家人居住的本馆一楼弄干浴衣，搞不好随时都会被发现的。别馆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就算有干衣机这种东西，也没办法在半夜使用。所以，嘉代选择在大家都睡了之后，到本馆的二楼去晾干浴衣，而且是在最里面的房间。

“然而，嘉代的不幸还在继续。月光从打开的窗户照射进来，让你们看到了上吊的人影。月光是从西面射进来的，时间在零点之后，估计就三四点吧。

“而更不幸的就是我们要调查上吊人影。刚才吃午饭时，那对姐妹吃完就离开了房间。梨绘是为了秀浴衣，而嘉代则是……如坐针毡吧。”

我一口气说到这里，又迈出了脚步。如此一来，就能理解为什么嘉代看到我的时候总是显得畏畏缩缩了。虽然她也有可能真的很怕我……

“浴衣是早上还回去的。一大早……具体时间只要看广播体操的播出时间就能判断出来。嘉代每天都会去做广播体操。应该是在那之前还回去的吧。”

“……”

“这件事就瞒着伊原吧。万一让梨绘知道的话，那就对不起嘉代了。很多事情都是有苦衷的。”千反田没有说话，只是一直低着头。

我们慢悠悠地在坡道上走着，途中千反田依旧没有抬起头来，轻声嘟囔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们的感情并不太好。”

这句话出乎了我的意料。千反田没有理会困惑的我，继续说道：

“连借浴衣都做不到，实在很难算是不需要顾忌彼此的关系啊。”

说完，她对我微微一笑。明明咧开了嘴角，我却从她的表情中读出了悲哀。而且，这不是千反田第一次让我产生这样的印象。

我勉强开口说道：

“兄弟姐妹就是这么一回事吧。我和老姐也是……”

“我……”

千反田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那是彻彻底底的独白。

“我本来很想要兄弟姐妹。值得尊敬的姐姐，或者是可爱的弟弟。”

身穿浴衣的我们在路上走着。夏天还没有结束。眼前蓝天的积雨云气势十足，突然让我觉得很厌恶、很扫兴。

青山庄就在不远的前方，这时千反田终于再次开口说道：

“不过，其实我内心应该是明白的。上吊的人影不是幽灵。至于世上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全都打从心底疼爱对方……”

我不想听她接下来的话。幸好千反田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在葱郁的绿荫里，我们慢慢走上缓缓的坡道。我一开始就知道了，千反田说的兄弟姐妹是属于幽灵那一类的东西，明白只要一接近就会变成枯芒花。

暑气紧紧地缠绕着我们，刚泡完温泉的身体不一会就出汗了。坡道上方有个人影。梨绘在那里朝回来的我们用力挥手。

---

[1]注：原文“イミテーション”，即英语imitation，意为仿造品。文中被错听成“ミューテーション”，即mutation，意为突变。

心里有数之人

1

假如有一天我拿着话筒说“今日天气晴朗”，听到的人应该会这样想吧——哦，折木奉太郎同学是在测试话筒能不能用。但说不定也有人会这样想——折木奉太郎同学想告诉大家今天是晴天。无论哪种推断都合乎道理，也非常妥当，与事实是否一致那就纯粹是看运气了。为了提升两者一致的可能性，就必须尽可能获取更多的详细信息才行。但是，这些信息又不会随时等着人家去获得。而且，即使获得了细致入微的信息，说到底最多也只是提高了概率而已。

十一月初的这一天，社团活动室里只有我和千反田两个人。社会上正为放火盗窃一万日元假钞买凶杀人等事件而热闹非凡，但秋天的放学后时间与这些无关，依旧懒散和悠闲。贯彻节能主义信条的我之所以少见地特别强调上述内容，是因为千反田爱瑠至今仍对我在“冰菓”事件中的表现赞不绝口。

在千反田口中，我就像是拥有某种异能的神人一样。被人小看我可以一笑置之，但被人抬举我就没办法置若罔闻了。我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所以，你可以说我是很走运的家伙。但希望你不要动不动就说我是很厉害的人。”

温厚老实的我难得语气这么粗暴，被吓到的千反田不禁瞪大了眼睛。但过了一会，这家伙心领神会似的点了点头。

“折木同学您真是谦虚的人啊。”

不不，真受不了，她一点都不理解我。

进入神山高中将近半年，我敏锐地发现千反田的好奇心虽然乍看之下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却也惊人地异常。在千反田探究异常好奇心的过程中，我确实参与进去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是“冰菓”事件还是“女帝”事件，我承认自己并非什么都没做。千反田可能不知道，其实在“十文字”事件中我也暗地里耍了几招。

但是，我应该趁此机会说清楚比较好吧。

“千反田，古人有句话说得很好哦。”

“……是什么话呢？”

“‘理论和膏药不管想贴在哪里都可以’。就算我碰巧把膏药贴对了地方，也不表示我真的明白其中奥妙。”

见我一本正经地这么说，千反田却不知为何用手优雅地掩起嘴嘻嘻嘻地笑了。然后，她对有些恼火的我说道：

“折木同学你偶尔会说出一些很少用到的话呢。”

……是这样吗？我自己都没有发觉。

不对，问题不在这里。我正准备反驳，含笑的千反田继续说道：

“我不明白折木同学为什么如此坚持……我明白了。就这么认为好了，折木同学能够经常说中事实不是因为能力出众，而是因为幸运吧。

“但是推论……用你的说法就是贴膏药对吧？你不觉得能够做到这点也是一种才能吗？即使播下的种子能否长出果实完全靠运气，但如果连播种都不会的话，就根本无法开始了。”

我抄着手沉吟。她说得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不行，我不能这么轻易就认可千反田的说法。

“我是贴膏药的高手吗？”

“不是吗？”

面对千反田的温柔笑容，我竭尽全力表现出从容的神情。

“不对，之前那些都是不明所以的事情。”

但马上就被反击了。

“那是因为折木同学你平常都不会去思考理由吧。”

所言甚是……但被别人当面指出来，总觉得有点悲哀啊。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己见。

“那么，千反田，你就出题吧。我会向你证明理论这种东西是没有那么容易贴对地方的。”

正常情况下，即使天塌下来了，我也不会向别人提出挑战。但是，在这点上我不能退让。这关系到我的原则问题。

千反田那双大眼睛似乎变得更大了。根据我至今为止对千反田的印象来看，与其说她是在享受眼前的状况，不如说只是出于好奇心才会欣然接受我提议的游戏。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真有趣。那么……我要出怎样的题目呢？”

千反田思考着该出怎样的题目，视线在空中游移，就在这时——

教室黑板上方校内广播的喇叭发出吱吱吱的杂音。我和千反田同时看了过去。

毫无前兆地响起了广播。

“十月三十一日，在车站前巧文堂买过东西的心里有数之人，请马上到教职员办公室找柴崎。”

快速说完这句话，广播就无所眷恋似的瞬间没了声音。

我们两人同时将视线收了回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谁知道。”

我发觉千反田稍稍歪着脑袋，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看起来很开心嘛，想到这里我就大致猜到她接下来的台词了。不出所料，千反田兴

高采烈地说道：

“就以刚才这段广播为题吧。请进行推论，解释刚才的广播究竟是什么意思。”

唔。

我挺起胸膛，点了点头。

“好吧，我接受挑战。”

你就好好面对现实吧，千反田！

2

“趁还没有忘记，先把广播内容写下来。”

我刚开口，千反田就已经去拿自己手提包里的笔记本了。接着，她拿出一支形似钢笔的圆珠笔，翻开空白页写下：“十月三十一日，在车站前巧文堂买过东西的心里有数之人，请马上到教职员办公室找柴崎。”

千反田的记忆力无比惊人，恐怕一个字都没错漏吧。千反田以媲美习字范本的秀丽笔迹把那段话写下来，然后放下了笔。我俯视着笔记本，抄着手说道：

“首先来逐词确认。你知道巧文堂吗？”

千反田轻轻地点了点头。

“虽然广播里是说在车站前，但其实离车站还有一点距离。那是一家开了很多年的小型文具店，经营者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妻。”

“你有进去过吗？”

“是的。虽然只进去过一次。”

至于我呢？我回想了一下，发现有好一阵子没去过文具店了。现在要买文具的话，在书店或便利店就能轻易买到。尽管如此，文具专卖店还能继续开下去，这表示——

“那家店是不是有卖什么特殊的用品？比如画笔，或者伊原画漫画时使用的奇怪纸张之类的。”

“你是说网点纸吧……没有。巧文堂真的是非常小的店，我印象中并没有那么特殊的用品。不过附近就是北小学，店里应该备齐了小学生一般会使用的文具吧。”

原来如此。

我重新看了一下笔记本上的句子。

“柴崎是老师吗？”

听我这么问，千反田笑着回答道：

“折木同学你很不擅长记别人的名字吧。柴崎老师是教导主任之一哦。”

哦哦，这么说来我似乎在开学典礼上听过这个名字。神山高中有两位教导主任，一位头发稀松，另一位则满头白发。至于哪位才是柴

崎，应该和这次事情没有关系吧。

好了，这样一来应该就没有不清楚的词了。“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是我一直坚守的生活信条，不过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决，必须打起精神来应战才行。

我注视着笔记本大概有十秒之久，然后缓缓地开口了。

“首先——”

“首先？”

“我们可以得知柴崎教导主任通过广播把学生叫过去。”

千反田浮现出假笑，就像是在勉强自己配合无聊的笑话一样。

“是的，这一点我也知道。”

由于从她的口气中听出了某种压抑情绪，我便先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这算是对决，也必须谨慎行事才行。”

然后继续说道：

“我们暂且将被叫过去的学生称作X吧。”

“……感觉很正式啊。”

“目前，我们无从得知X是复数还是单数。”

如果是复数的话，可能会说“心里有数的所有人”或者“心里有数的人们”，不过光凭这点还无法得出定论。

但接下来的推测没有质疑的余地。

“柴崎打算对X进行教育指导。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训斥。”

听我这么说，千反田歪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盯着笔记本上的句子，然后抬起头来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你能这么肯定呢？”

我满怀自信地回答道：

“这是根据归纳性推理得出的结论，学生被叫到教职员办公室准没什么好事。”

“折木同学……你有在认真推理吗？”

“自从入学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哦。搞不好甚至是人生中最认真的一次呢。”

千反田沉默了。为保险起见，我还是进行了补充说明：

“而且，如果是为了表扬学生，就不会使用‘在巧文堂买过东西的心里有数之人’这种分不清好坏的说法，只要直说就可以了。不只是我，基本上不会有哪个学生被叫到教职员办公室去还会开开心心的。听到那样的广播，心里有数之人会害怕得不敢现身吧。”

“这倒是。”

她接受了吗？其实刚才这段话有一半以上是开玩笑的。

继续往下走吧。

我从头开始解析广播内容：

“……会点明‘车站前巧文堂’，表示巧文堂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店。”

“事实上折木同学你就不知道。”

“可是，X应该知道巧文堂才对，没必要使用‘车站前’这样的前缀。”

但千反田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

“不对，说到神山市的koubundou，光是我知道的就有三家。除了车站前的巧文堂之外，还有神山高中附近意为广而听闻的广闻堂佛具店，以及国道边上意为光耀文字的光文堂书店。”[1]

是这样吗？

那么还有其他线索吗？我抄着手，低头死死地盯着笔记本上的句子，喉咙深处发出了“呜呜”的低吟。

一般情况下的校内广播又如何呢？除了明言对方的名字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点吗？这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这个传唤很紧急，表示柴崎相当慌张。”

千反田用圆珠笔指向文中的“马上”两字。

“是因为有‘马上’这两个字吧？”

“不，基本上用校内广播找人的话，都会说马上。关键不在这里。”

我对愣着的千反田说道：

“校内广播会有基本的做法吧。这个广播不符合规定做法，所以可以看出柴崎相当慌张。”“哦。”

“比如说，如果你要用广播把我叫到一年A班教室，你会怎么说呢？”

停顿了一会，千反田用手掩住嘴巴，清了清嗓子说道：

“我想想，应该是这样吧——‘一年B班的折木奉太郎同学，听到广播请到一年A班教室找千反田爱瑠’。”

“仅仅是这样而已吗？今天除了刚才那条广播之外，还有其他的广播吗？如果有的话，就好好回想一下吧。”

千反田抿紧嘴巴思考了一会。从她频繁歪头的样子看来，应该没那么快想出答案。我觉得也没必要刁难她，就揭晓了谜底：

“如果是我的话，会这样——‘一年A班的千反田同学，听到广播请到一年B班找折木奉太郎……’”

“有什么不同吗？”

“‘重复一遍。一年A班的千反田同学，听到广播请到一年B班找折木奉太郎。’”

千反田不禁惊呼一声。

“不仅限于校内广播。一般来说，这类通知都会重复一遍。因为只说一次的话，很多人可能会没听到。但是，这次广播只说了一次。偏离正常做法就代表进行广播的人非常慌张。”

千反田重重地点了点头，似乎完全认同我的说法。

进行广播的人非常慌张——得出这个观点的我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地发现了异常之处。我没有检讨那些异常之处的意义，趁势继续说下去：

“而且不是一般的慌张，所以我认为这则广播是出于非常紧急的情况。”

“……怎么说？”

不知不觉间，隔着笔记本的我和千反田都探出了上半身。那双大眼睛就近在眼前，于是我赶紧缩回身子，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因为这则广播是在放学后播出的。”

千反田依旧探出上半身，不满地撅起了嘴巴。

“请不要省略中途过程。”

“省略！这是何等美妙的词语……”

“折木同学！”

唔，这下可不好了，千反田眼睛上扬在瞪着我呢。

我并不是故意省略过程。只是如果不先说结论的话，我怕说着说着就忘掉了，所以才会选择那样的阐述方式。比起辩解，还是仔细说明一遍比较好吧。我模仿刚才的千反田，清了清嗓子。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吧。放学后用广播找人在效率上肯定不好。神山高中的社团活动虽然相当多，但并不代表所有学生放学后都在努力参加社团活动。一放学就回家的人应该也不少。如果真的想用广播来找人，那就应该选择所有学生都在学校的时间，比如休息或者班会之类的时间段。尽管如此，却在放学后才进行广播，这代表……”

我停下来稍微思考了一下。

“……首先，找人的需求发生在放学后。其次，那个需求非常急，根本等不到明天早上。说得夸张一点，虽然X可能已经离开学校了，但柴崎不得不赌上X还在学校的可能性，所以才有了这则广播。”

说着说着，我的表情变得越来越严肃了。享受游戏的微笑也不知不觉从千反田的脸上消失，露出了无比认真的眼神。

千反田稍稍压低声音说道：

“折木同学……你不觉得闻到了金鸡纳树的气味吗？”

金鸡纳树？

“……千反田，‘金鸡纳味[2]’是一个完成的惯用词。”

“欸，说成金鸡纳树的气味不行吗？那是制造金鸡纳霜的原料呀。”

“随便乱改惯用词的话，会被国语审议会骂哦。”

虽然我用里志风格的笑话一笑置之，但看来我跟千反田想到一块去了。这件事情似乎正朝着并不单纯的方向发展。

注意到这点之后，又一个疑点被突显出来了。

“下一个推测，柴崎要对X说的事情是无法公开的。至于是现在无法公开还是永远无法公开，那我就无从判断了。”

“因为没提到叫X同学过去有什么事吗？”

对哦，还有这样的思路哦。

不过，我没有表现出漏掉这点的样子，继续打肿脸充胖子说下去：

“不仅如此，还有更为明显的线索。”

千反田用锐利的目光瞪着笔记本，仿佛这样做就会让所有疑问冰消瓦解一样。与伊原不同，她天生一副温柔的长相，因此并没有太大的震撼力，不过仍旧流露出穿透纸面一般的强烈气势。但是，我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线索不在这个句子里。不对，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吧。”

“唔，我弄不明白……”

我点了点头，对抬起头来的千反田说道：

“柴崎是教导主任吧……我想全国大大小小的高中应该都是相同的制度，神山高中也是由学生指导部负责训导学生。”

“是的，森山老师就经常把学生叫过去。”

“学生指导部应该有专门的辅导室……”

“是在普通大楼的二楼。”

千反田补充得那么快是因为急着想知道后续吧。受到她的影响，我的语速稍微变快了。

“然而，叫X过去的人是教导主任柴崎，地点是教职员办公室。这不是越权行为吗？不是学生指导部，而是学校管理层的教导主任直接叫学生过去。这意味着事态非常严重，另外目前应该只有管理层才知道消息。”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我在心中补充道。学生指导部的教师全部因为食物中毒而倒下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这类特殊情况我可管不过来。如果把当事人遭遇难以想象的偶然事件或者产生古怪冲动等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就算说有外星人参与其中也能够成立。所以假设事件当事人全都处于正常情况应该是非常妥当的做法吧。

说到这里，我暂时闭上了嘴巴。

沉默降临，千反田像是在反刍目前得到的推论似的，频频地点头。然后，她的视线笔直地对上了我的双眼。

千反田用有些低沉的声音嘟囔道：

“通过整理折木同学的推理，我觉得X同学似乎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不是似乎，基本上是没跑了。”

“那么——”

我点了点头。

“从目前的推断得出的结论……X牵扯上了犯罪行为。”

3

X牵扯上了犯罪行为。自己说出这句话实在是太缺乏现实感了，连我自己都忍不住失笑。于是，我恢复了冷静。

没错，现在正进行着与千反田的游戏。这并不需要绝对真实，而且我也不认为自己的推论能如此轻易地符合事实。还是放轻松点吧。

也许是看到我的表情缓和下来了，千反田也放松了肩膀。她的声音里也似乎少了几分紧张。

“那么，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我伸掌不让千反田继续问下去。

“等一下，在此之前我还有要追加的推论。如果到目前为止推论都没有太大差错，现在很可能已经有警察或者类似机构的人到学校来了。”

“与警察类似的机构吗？”

“有很多吧，比如地检特搜部或者国税调查官之类的。刚才提到的推论中也透露出这类人到学校来的可能性……你能想明白吗？”

千反田低垂着视线，身体僵硬了好一会，最后放弃似的摇了摇头。见状，我颔首说道：

“应该是提到放学后播出找人广播的那一段。在有不少学生已经回家的放学后播出找人广播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刚才也说过了，这是因为放学后才出现需要进行广播的情况。”

说到这里，我放下抄着的双手，指向笔记本上的句子。

“假如真的是犯罪事件，那么应该是在这句话所提到的十月三十一日发生的吧。然而广播突然播出，而且还很慌张。因此，我认为他们是刚刚才接到搜查当局的委托。”

“但也可能是通过电话委托的吧。”

“虽然也有这个可能性，不过如果有必要的话，搜查当局应该会考虑将X逮捕吧。为此，还直接派人过来了，这样比较保险。”

“逮捕……”

千反田嘟囔道。她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安。刚才明明冷静下来了，结果又开始对事态产生情绪。以这家伙的个性来说，也是难免的事情吧……千反田带着这副表情询问道：

“如此说来，折木同学你认为X同学是犯罪行为的主要人员吗？”

我一时没能理解这个提问的意思。

“主要人员是指？”

“X同学并不是作为犯罪行为的目击者或者被害者，而是作为犯人被叫过去的。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原来如此。

我马上回答道：

“我是这样认为的。”

“……”

“若非如此，柴崎也不需要慌张成那样。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广播，对吧？”

千反田勉勉强强地点了点头。

好了，终于要到核心了。和刚才仰望喇叭一样，我和千反田的视线同时落到笔记本上。

“那么，接下来就是——究竟犯下什么罪行。”

“是的。”

“‘十月三十一日，在车站前巧文堂买了东西的心里有数之人’——X，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呢……千反田，你是怎么看呢？”

千反田用食指抵着嘴唇，马上回答道：

“很遗憾，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偷窃吧。”

我不知道她是对谁、对什么感到遗憾。

“然后……从可能性来考虑，也有可能是追查在其他地方犯下罪行的人，结果得到了那个人在巧文堂买过东西的证言，于是找到学校来了。如此一来……犯罪内容就多种多样了。”

唔，以不假思索的回答来说，着眼点还蛮有趣的嘛。

不过，我摇了摇头。

“暂且不论偷窃，后者应该是不可能的，千反田。”

“为什么呢？”

“如果是那种情况，搜查当局应该知道X的外貌特征才对吧。因此柴崎就不可能在广播中说出‘在巧文堂买过东西的心里有数之人’这种话。由此可以推断出，事件是在巧文堂发生的，X表面上是买东西……”

我说着说着，突然感觉到一股别扭感。

判断出别扭感因何而来以后，我立刻闭上了嘴巴。可能是察觉到了我的样子吧，千反田默默地等待着。

如此一来，那个广播算是一种自首劝告吗？不对，总觉得不太对劲。

“推论，搜查当局不知道X是怎样的人。”

“是的，折木同学刚才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们认为只要进行广播X就会来。”

没错，问题在于这里。

如果我犯了罪，听到那个广播的想法应该是这样——“搜查当局还不知道犯案的人是我，搞不好能顺利逃过一劫呢”。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跑到柴崎那里去。

听了那个广播就直接认命，老老实实地跑去自首，那应该是怎样的状况呢？

我轻轻地挠了挠头，然后拄着下巴俯视笔记本。

如果认罪的话，那么就会自首吧。但是如此一来，X应该直接被逮捕了才对。不会像今天这样用广播找人。也就是说？

“唔……”

我发出了低吟。

“怎么了，折木同学？”

我没有回答，而是看看自己的手表。我的手表是现今很常见的指针数码双显示款式，还附带了日历的功能，非常好用。

“唔。”

“……怎么了？”

“暂且先不管X犯下的罪行是哪一类。总之X对此很后悔，所以向巧文堂道歉了。用书面文章。”

突然的思维跳跃让千反田瞪大了双眼。她大声问道：

“这、这是为什么呢？真的能够通过刚才的广播推断出来吗？”

我用问题来回答这个疑问。

“千反田，今天是几月几日？”

面对出其不意的问题，千反田似乎感到有些困惑，不过还是很干脆地回答道：

“十一月一日。”

没错，我知道今天是十一月的开始。看手表只是为了确认而已。

然后我指着句子里的单词说道：

“‘十月三十一日’就是昨天吧。”

然而，千反田却困惑地歪着脑袋。

“是这样没错呀……”

“你早就发现了吗？老实说，我刚刚才意识到这点。既然你意识到了，就不觉得不可思议吗？为什么柴崎不说‘昨天在车站前巧文堂’呢？”

千反田恍然大悟似的倒抽了一口气。

“这么一说，的确不太自然。”

“在怎样的情况下会说‘十月三十一日’而不是‘昨天’呢？我的答案是——在眼前有原稿的时候。准备好的文章写着‘十月三十一日’，于是就直接念出来了。

“那么，原稿是什么？为什么搜查当局知道X与犯罪行为有关，却不知道X的外貌特征呢？另外，他们为什么认为用广播就能把X找过来呢？换句话说，他们是认为X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深深的后悔吗？”

我喘了口气，停顿了足够长的时间。

“原因是X给巧文堂写了道歉信。内容大概是这种感觉吧。‘非常抱歉，我是十月三十一日在贵店买了东西的人，我当时犯下了罪行’。不对，作为高中生应该不至于天真到认为只要道歉就能了事。接下来可能还有这样的内容——‘我会赔偿相关损失，请收下这些吧’。

“巧文堂将那封道歉信拿给了警察。于是警察或者类似机构——总之搜查当局就依据那封道歉信在刚才来到了神山高中。看了那封道歉信，柴崎惊慌失措地赶紧进行校内广播。他一边看着道歉信，一边说出了‘十月三十一日，在车站前巧文堂买了东西的心里有数之人’……”

“请等一下。”

千反田厉声打断我。

“这样除了表示X同学想向巧文堂道歉之外，同时也证明X希望尽可能不要牵扯上警察吧？”

写道歉信不仅是传达反省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我点头赞同。

“既然如此，道歉信里应该没有写自己是神山高中的学生。然而，警察却锁定了神山高中，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没有锁定范围，只是向市内所有高中发出协助要求的话，那么柴崎老师就不至于慌张成那样了吧。考虑到X同学是外校学生的可能性，他的心情应该会轻松不少吧。”原来如此，很有道理的说法。我稍微思考了一下说道：

“那么，估计是警察询问接到道歉信的巧文堂店主，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对象。于是店主就告诉警察写这封道歉信的人可能是神山高中的学生。”

“……会有这种事情吗？”

“只要X有穿制服，就能判断出是哪所高中。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文具都能从便利店买到，文具专卖店应该不会有太多顾客。如果X还做了什么显眼的行动，就算被店主记住也不足为奇。”

“显眼的行动是什么呢？”

我撇了撇嘴。

这恐怕就是推断X所犯罪行的关键。我将自己的想法逐一说出来，同时也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考。

“X做了显眼的行动。而且那个行动本身并不是犯罪。X犯下了罪行。而且如果不是X自己写了道歉信，那个罪行并不会马上暴露。X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那是会让人后悔的罪行。X犯下的罪行马上惊动到搜查机构。X做的事情是……”

我瞄了一眼千反田。白皙的喉咙动了一下，她是在咽口水吗？

我说道：

“……至少不会是偷窃之类的轻罪。”

“是的。然后呢？”

她在催促我。

我将视线从千反田的喉咙移到笔记本上。“十月三十一日，在车站前巧文堂买过东西的心里有数之人”。

X买了东西。这表示买卖是成立的。

买东西时的行动很显眼。犯法的行为。

巧文堂是面向小学生的文具店。不太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说起来，报纸上依旧充满了众多社会事件。防火盗窃买凶杀人，还有？

……我叹了一口气。

“真是够了。”

“什么够了？”

一家面向小学生的文具店里，一名高中生趁着没什么顾客的时候进了店。那个人有点畏畏缩缩地随便拿了一些便宜商品到柜台结账，还拿出了一万日元大钞，那当然会显眼了。

X用一万日元假钞买了东西。”

4

“可是……”

听到我的这句话，始终一动不动、默不作声的千反田突然嘟囔道。然后，就像是冲垮了堤防一般，她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可是，可是可是，那是不可能的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是漏洞百出的是悲剧！”

面对千反田仿佛马上就要跳起来掐住我脖子的架势，我不由得连同椅子一起往后退。安抚烈马就是这种感觉吧，我一边想着无关紧要的事情，一边用手势制止了千反田。

“千、千反田，你先冷静下来。啊啊对了，你不要忘记了呀，这只是游戏而已吧？何必如此认真。”

“不，但这是不可能的呀，折木同学。”

唔。不是“无法相信”，而是“不可能”吗？

我稍稍眯起眼睛，询问道：

“你为什么觉得不可能呢？”

张开双臂撑着桌面的千反田恢复了端正的姿势，然后像是对自己刚才的举动感到不好意思似的别过头咳嗽了一声。紧接着，她以一如

既往的态度说道：

“最近市面上发现的假钞面值都是一万日元。折木同学你也知道这件事，所以才说X同学使用了一万日元假钞吧？”

我点了点头。

“但是，高中生X同学不可能得到那张假钞。不对，就算他得到了，也应该有机会把假钞换掉。”

“……怎么说？”

可能是我太迟钝了，完全听不懂千反田到底在纠结什么。千反田有些焦躁地继续说道：

“既然X同学是没有做什么买卖的普通高中生，那么他要怎样才能获得一万日元假钞呢？”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一般来说都是ATM吧？”

“能瞒过ATM和银行的假钞没那么容易做出来！而且如果是那么精妙的话，X同学怎么可能知道是假钞啊。”

“那么，是找钱……”

我还没说完就马上闭嘴了。幸好伊原不在场。不然的话，真不知道她会怎么损我。千反田不是伊原，所以没有对我痛骂，而是露出了微笑。

“没错。你似乎也想到了……一万日元是没办法用来找钱的。除了纪念硬币之外，一万日元纸钞在日本是最有价值的。”

我终于明白千反田纠结的点在哪里了。

如果X是犯了使用伪造货币的罪，那么他是怎么得到那张假钞的呢？假钞是被伪造源头制造出来，然后拿到商店消费。如果那是一万日元的假钞，那么进入商店之后就不会找给顾客，顶多是在商店之间流通，最终的去向将会是银行。到了那里，假钞就完蛋了。

我皱起眉头，轻轻地频频点头。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即使X的父亲是开店做生意的，将收到的假钞拿给X当做零用钱……”

千反田露出满意的表情，重重地点了点头。

“X同学应该会直接对父亲说‘这是假钞，换一张吧’。”

神山高中禁止学生打工，而且就算可以打工，情况也不会有变化。如果工资汇入银行，X就不可能拿到假钞。如果是支付现金，X就应该有办法要求交换。只要不是非常残忍的雇主，一般都不会否决这种要求。至于超乎常理的雇主或者坏透了的父亲，那我就管不过来了。这和刚才的学生指导部全体中毒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

“也许是捡到的呢？”

“捡到吗？你是说假钞掉在路上吗？”

“说不定伪造集团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掉，就干脆扔掉了。”

虽然有些胡来，不过这件事本身就很胡来，无需在意。

但是，千反田却摇了摇头。

“这也不太对劲。”。

我刚想问为什么，自己就突然发现出不对劲之处。

如果X每天都有照常上学，那么X是在昨天放学后到今天上课前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给巧文堂寄出了道歉信。即使X这几天都没来上学，X也是在昨天早上到今天广播之间的这段时间使用了假钞，事后应该写了道歉信。两者的时间间隔实在是太短了。

X最初是怀着罪恶感使用假钞的。若非如此，X不可能这么快就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而且还专门写信道歉。如果X一捡到假钞就打算去老年夫妻经营的小店利用找零换成真钞，这样的人是不太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的。

“唔，入手源头吗……”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折木同学的推论也只是空中楼阁。”

搞什么啊，千反田说我经常用些不经常使用的词语，她自己不也一样嘛。

我这样想着，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我必须承认千反田的想法合情合理。虽然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可

忽视。X是从哪里得到一万日元假钞的呢？并且，为什么会去使用假钞呢？

或者，难道正如千反田所说，至今为止搭建起来的推论其实只是一盘散沙吗？

我漫不经心地嘟囔道：

“一万日元啊。”

那并非什么巨款，但也必须承认，这样的面额实在让人难以轻易舍弃。

……没错。不管怎样，这个金额都会让人恋恋不舍。我抄起手问道：

“千反田，你喜欢钱吗？”

千反田有些错愕，但还是回答了我。

“这个嘛。相比讨厌，喜欢应该是我的真实想法吧。”

“丢掉一万日元一点都不会心疼……”

“我没有这种想法。”

不过，千反田将身体凑了过来，像是在强调重点似的慎重补充道：

“……但前提是，这一万日元不是来路不明的钱财。”

千反田真不愧是千金大小姐啊。即使在日本国内，因金钱而引起的杀人案件也并不少见，涉案金额有的比一万日元还少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理解千反田想表达的意思。只要是“自己的钱”，毫无疑问一万日元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如果不小心掉进阴沟里的话，很可能会直接跳下去掏吧。然而，如果换成是“不正当的金钱”，比如说是捡到、偷到或者是赌钱赢来的，那么说不定只会觉得这是好运气而已，不会有更多想法。不义之财来也快去也快，这句话也许还包含了这层意思吧。

如果X是怀着强烈的罪恶感使用了假钞，那么就只有这一个理由了。X不想浪费“自己的”一万日元。如此一来，那张一万日元就不是不正当的金钱。X也不可能是伪造货币的犯人或者伪造集团的一员，那么——

我沉吟了一声，说道：

“X手上的假钞应该是别人给的。”

视线落在笔记本上的千反田抬起头来。

“而且是作为正当的金钱而收下的。既然不是工资也不是零用钱，那么就只剩一种情况了……别人还钱给他。

“借出去的钱虽然还回来了，却没想到是假钞，X恐怕相当失望吧。明明是自己的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最后，X尽管心怀愧疚，但还是在老爷爷老奶奶经营的小店里用掉了。这么说来，也没必要过于责备X吧。”

听我说完，千反田用拳头抵住嘴角思索了一会。片刻之后，她放下拳头正准备点头时，却突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摇了摇头。

“不对，这和刚才说的没有区别。X同学发现是假钞的话，应该会让对方换一张的。”

我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是这样吗？假钞是抽鬼牌游戏中的鬼牌，大家都不想拿到。对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很有可能发生吧。

“‘哟，X。我来还钱啰。’

“‘啊，Y学长你好。不好意思，其实晚点还也没关系啦。’

“‘是一万日元对吧，给。’

“结果拿到手上的居然是假钞。”

千反田不苟言笑地看着我的单人小剧场。老实说，我感到非常尴尬，但还是继续往下说：

“对于X来说，向他借钱的Y是地位比他高的人。就算Y用假钞来还钱，X也没办法回绝。或者是，即使X发觉自己收到的钱是假钞，Y也有办法死不认账。如此一来，X就得到假钞了吧。”

我交换了一下翘着的脚。

“虽然还留有X是单数还是复数的疑问，不过推断到了这个程度，基本上可以判断出X是单数。巧文堂是卖便宜货的文具店，如果有两三个高中生跑来用一万日元买东西的话，那会很不自然的吧。”

千反田彻底沉默了，甚至搞不清楚她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我认为接下来需要探讨的要点还剩一个。

“……那么Y呢？

“Y也得到了假钞。说不定是比他地位更高的Z还给他的钱。但是一直追溯回去的话，应该会回到伪造源头、商店、银行等假钞的流通环节中。如果将Y以及更前面的人全部当成Y，那么Y是谁呢？是没良心的店老板吗？还是伪造源头呢？

“没错。在假钞事件中，就算逮捕一名由于一时鬼迷心窍而使用假钞的高中生，那也无济于事。警察之所以会出动，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通过X找出假钞的来源吧。”

我重重地吐了口气，然后滑稽地耸了耸肩膀。

“推论到此结束。”

我这时才发现，千反田非常端正地坐到了椅子上。双手放在大腿上，背脊挺得笔直，而神情则有些恍惚。也许是结论让她非常惊讶，也可能只是单纯对游戏感到疲劳而已。

话说回来，难得我说了这么多长篇大论，她却没有任何表示。这也太过分了吧，对千反田感到有些恼火的我隔着窗户，眺望开始带上秋色的神山市风景。那边是神山车站，巧文堂应该就在那附近吧。

看着我的侧脸，千反田轻声嘟囔道：

“‘十月三十一日，在车站前巧文堂买过东西的心里有数之人，请马上到教职员办公室找柴崎’。”

我转过头来，而她继续感慨道;

“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啊。”

“……是啊。”

我一边笑，一边大大地伸了个懒腰。

“游戏结束。”

听到游戏这个词，千反田抖动了一下眉毛。恍惚的眼神恢复了焦点。

千反田稍稍歪着脑袋问道：

“折木同学。”

“干什么？这是游戏哦，不需要当真啦。”

“不，并非如此。既然这是游戏，我记得折木同学你是为了证明什么才开始的吧……是为了证明什么呢？”

啊啊。

说起来，我最开始好像是有这样的想法来着。

我也歪了歪脑袋。刚好与千反田是相同的角度。在放学后的地学教室里，我们两人一同歪着脑袋。

“是什么来着……”

“是什么呢？”

“你都记不住的事情我怎么会记得啊。”

“……那么折木同学，要试着推理一下吗？”

只见千反田扬起了嘴角。虽然她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那双大眼睛却藏不住笑意。真是受不了她。我竭尽所能挤出最灿烂的假笑说道：

“饶了我吧。”

次日，我打开报纸的第三版，看到了这样的标题——

“持有伪造货币的嫌疑犯落网”

小标题是：

“二十三岁的黑帮成员　神山警察局在本案中首次获得突破”

昨天和千反田的那场游戏，我记得开端应该是某个类似名言妙句的东西。然而，随着越来越投入到游戏之中，我和千反田都彻底忘记那是怎样一段话了。不过，我现在想起来了。

应该是“歪打正着”。

……应该是这样吧。

总之，记忆能否与事实一致，还是只能看运气啦……

---

[1]注：三家店的店名日本发音均为“Koubundou”。

[2]注：原文“きな臭い”含有可疑的意思，拆开的话就变成“金鸡纳树的气味”了。

恭贺开门

1

民间有种迷信的说法——跨年做的事情会重复一整年。小时候，即将迎来高中入试的我因为害怕这个传说，在除夕夜硬是放下书本停止学习。真是遥远的记忆……不对，也没那么远，就是前年的事情而已。

现在，身处黑暗之中的我，在意的是那种说法有没有变成“元旦做的事情会重复一整年”之类的版本。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元旦”。正月伊始，我就遇上了意想不到的灾难。不要说是一年一次，这种事情我一辈子也只想碰到一次。虽然我不觉得自己特别迷信，但如果对我说“要是不驱邪，还会再次碰上这种事情哦”，说不定我会老老实实地跑去驱邪吧。

我向千反田询问是否存在这样的民间传说。她思考了一下回答道：

“我不是太清楚……大概没有这样的说法吧。不然的话，‘正月休息就会导致一整年都在休息’，这样也太不合理了。”

我接受了她的说法，总算安心下来。这样就没什么好担心了，心情顿时轻松了不少。

然而，昏暗中看不清表情的千反田用一本正经的声音补充道：

“但是，折木同学。比起今年剩下来的三百六十四天，我更在意当下啊。”

我理解。

非常非常理解。但是，千反田啊，让我稍微逃避一下现实也没什么吧？

缝隙中吹进来的风从脸上拂过，冰冷得如同刀割一般。不过与此同时，缝隙也为这片黑暗带来了些许光亮。眼睛终于习惯了黑暗。

映入眼帘的有扫帚、铁铲子、大扫除用的长棒子、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的纸板箱，以及身穿和服、表情有些困惑的千反田。

再就是四面围绕住我们的墙壁。

这里是神山市屈指可数且颇具规模的神社之一——荒楠神社，我们正处于神社境内。正确来说是境内某角落，一个灯火稀少、毫不起眼的场所。这里有一座破破烂烂的储物间，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面。

不过问题不在于这里是储物间，也无关建筑物的破烂程度。

这个储物间只有一扇门，那是唯一的出入口。如今门却紧闭着，还上了门闩……从外侧。

一月一日的晚上，我和千反田被关在神社角落的储物间里。

墙壁和屋顶早就超过耐用年限的储物间，只有一处是崭新且牢不可摧。那就是门——闪亮坚固的铝制门扉。从防盗的角度来看，这的

确非常棒。不管是拼命推还是拼命拉，最多只是稍微摇晃而已。

我终于忍不住抱怨起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嘛，大概……”

黑暗中的千反田似乎笑了一下。

“是因为抽到的签不够好吧？”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果然是这样吗？

2

事情开端是在接近年末的某天，千反田给我打了电话。

“折木同学，元旦那天你有什么安排吗？”

听她这么问，我便想了一下。

小学时，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初次参拜。主要是因为老姐非常喜欢这类年度传统活动。既然那么喜欢，就自己一个人去呀。但是，不知为何那家伙总要带着我到处跑。如果是家附近的八幡神社的话，要我陪她去也不是不可以啦。然而事情可没这么简单，老姐考大学那次就特别严重。她命令我“你也来一起祈祷我能考上”，花了几个小时把

我带到超级远的天满宫。她叫我帮她祈祷，自己却连一个护符都不买，一个人乐在其中地玩着自创的“能够连续多少次抽到大吉游戏”。

上了大学之后，老姐跑来跑去的范围一下子变得很广。也因此，她不再将我带在身边，我也失去了参与年度传统活动的必然性。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就算是正月，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安排。

“没有呢。”

千反田一听，声音就激动起来了。

“这样啊。那么，要一起去初次参拜吗？”

“……该不会是去天满宫吧？”

“欸，你想去天满宫吗？但是相当远啊……”

没错，相当远。

千反田似乎误会我是菅公迷，她察言观色似的压低声音说道：

“那个，如果不介意的话，要不要一起去荒楠神社呢？”

荒楠神社的话，就不怎么远了。只要没有下雪，骑自行车一下子就能到。但我实在是提不起劲啊。荒楠神社是神山市最大的神社，一到正月肯定人山人海吧。在那么寒冷的天里还专门跑去挤，一点都不符合节能主义。我换手拿话筒。

“有什么理由吗？”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她说着说着，语气多了几分兴奋。

“摩耶花同学好像在那里打工哦。”

伊原吗？正月的荒楠神社，我想象了一下在人山人海中打工的伊原。

“……”

“啊，你笑了吧。”

我笑了。说起正月在神社里打工，应该要穿着一身红白装束吧。伊原外表看起来比真实年龄要小很多，老实说她直到现在都会被误认为小学生，想必——

“很不适合她吧。”

“你真过分呢，折木同学。”

千反田责怪我的声音中也含有一丝笑意。既然千反田会对我的无礼一笑置之，估计伊原自己已经拿那身打扮调侃一番了吧。

“就是这样，福部同学似乎也会去。机会难得，所以我想问问看折木同学你要不要也一起去。”

的确，里志不可能错过去看伊原那身打扮的机会。

原来如此。跑去嘲弄伊原也是挺有趣的。不过仅仅为了这件事就跑去初次参拜，也未免太恶趣味了。算了，顺便祈祷一下明年一年的

和平与健康，应该就能回本了吧……

我在心里盘算着，不过千反田的话还有下文。

“而且……”

“还有什么吗？”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回则是有些羞涩的语气。千反田轻声细语地说道：

“……我也想稍微炫耀一下自己的和服。”

如果想要拒绝千反田的邀请，除了“寒冷”之外就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理由了。冬天寒冷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此一来，稍微忍耐一下也不会遭天谴啦。

然而元旦是最适合改头换面的日子，日本列岛笼罩在强烈的寒气之中。随着太阳西坠，神山市的寒冷变得穷凶极恶。

我披上平时穿的白色风衣，戴上驼色围巾和手套，口袋里还放了怀炉。尽管如此，我的牙齿依旧在不停地打架。由于觉得外面的路可能不太好走，我选择了没有鞋带的长靴。出门时看到天气预报说元旦的气温创下了这个冬天的最低纪录。天空万里无云，闪耀的点点繁星清晰可见。澄净的空气更加助长了心理上对寒冷的感觉。

我们约好在石鸟居下碰面。即使到了这个时间，荒楠神社依旧相当拥挤，不过还不算太夸张。冲进人群还能取下暖。与寒冷的天空相比，燃起篝火、点亮灯笼的参拜道路看起来要暖和不少。

往来的行人都蜷缩着身子，裹在皮夹克或大衣里面。尽管如此寒冷，但几乎看不到苦着脸的人。大家碰到认识的人就互道“恭贺新禧”，随处可见三两成群的小队伍。然而我始终没有发现千反田的身影。

“我来太早了吗？”

在这种气温下等人实在很要命。就在我看手表的时候，一辆漆黑的出租车驶到鸟居前面。车后门打开，一名女子说着“不好意思，非常感谢”从车上下来。在星光与灯火的映衬下，一身稳重暗红色的和服显得格外有情调。外面穿了一件黑色大衣，手上拿着浅紫色的束口袋，上面用金色丝线绣着彩球图样。女子的长发盘在脑后，发簪轻轻摇晃。此外她还提着用白纸包住的一升瓶[1]，应该是送给神社的礼物吧。

真不愧是正月，有些女性的打扮就是华美。

我才这么想，发现那名女子正是千反田。

我没想到她会坐出租车来。没想到出租车司机在正月里也上班啊——我思考着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千反田一发现我，就嫣然一笑地走了过来。

“让你久等了吗？”

“不会……”

“恭贺新禧。”

“啊，恭贺新禧。”

“今年也请多多关照。”

“啊，彼此彼此。我才要请你多多关照呢。”

怎么回事？由于心理上被攻其不备，我只能做出傻乎乎的回应。千反田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困惑，双臂往旁边微微一提，以将袖子展开的姿势说道：

“我来炫耀了哦。”

和服是红色基调的，应该算华丽吧，不过看起来一点都不刺眼，是非常适合正月的明亮服饰。不可思议的是，穿在千反田身上完全没有浓艳的感觉，而是华美中带有一丝文静。相比起来，以前我老姐穿上和服的时候，我只觉得“这是哪里来的野姑娘啊”。

由于她身上穿着黑色大衣，所以只能看到身体正面的图样。以红色为背景，蝴蝶在飞舞。延伸至下摆则是绣着河流的图样。不对，是风的流动吗？

我虽然说不出任何感想，不过千反田似乎光是展示这身装扮就满足了。她并没有等我作出反应，重新拿好左手的束口袋和右手的一升瓶，看着参拜道路前方说道：

“那么，走吧。”

千反田脚下的木屐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望着她向前走去的背影，我觉得自己不管再怎么口拙，一句“很适合你”还是应该能说出来的吧。

在人群喧嚣声中，我随着咯噔咯噔的声音往前走。

混入参拜道路的人潮之中，冰冷刺骨的风似乎弱了下来。夜幕之下，灯笼的光芒在笔直延伸的石阶上映照出人影。我突然注意到千反田拿着的一升瓶似乎很重的样子。在人群中两手都拿着东西未免太危险了，于是我表示愿意帮她分担。千反田也没有跟我假客气。

“谢谢，那就麻烦你了。”

“这是？”

“是酒。”

这我知道，才不会当成是酱油呢。

“我们家和这里的神职有点交情，这算是新年的见面礼吧。”

“正月一开始就跑腿啊。你真是辛苦了。”

千反田闻言扑哧一笑。

“要说起来，白天才是真辛苦呢。我今天当了一整天乖孩子，一直都在招呼亲戚呢。”

脑海中浮现出在扮演乖孩子的千反田。她打扮得光彩照人，擦粉抹红，一动也不动地跪坐在上座主人的旁边。

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乖孩子的模样，不过千反田的家很大、历史很悠久。我不是在说建筑物的事情哦。而且她是千反田家的掌上明珠。至今为止，我已经听她透露过不少远超我理解范围的社交生活了。

说起来，刚才我还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么冷的天气，初次参拜为什么要选择夜里呢？最初我以为伊原的打工是夜班，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是因为千反田作为名门之后在白天有许多必须要处理的事务吧。

“我今天只吃了年糕汤里的一片年糕，肚子有点饿了。”

千反田说着，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或许是为了搭配束口袋的颜色吧，和服腰带也是高雅的浅紫色。

“折木同学你呢，今天白天是怎么度过的？”

“我……模仿寄居蟹的生态。”

“欸？”

今天很冷。

实在是冷得不得了，所以我一大早就决定向寄居蟹学习。

也就是只把脑袋露在暖桌外面，将橘子当成独一无二的好友，懒洋洋地度过时间。比起寄居蟹，可能更接近蜗牛吧。父亲因为工作关系要出门拜年，老姐则说了一些我听不太明白的理由就出去了。因此，我能够尽情投入到生物学研究之中。

看着文库本打发时间，饿了就去吃年糕汤，偶尔心血来潮会整理一下贺年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月一日的时间不一会儿就到了正午，下午也近了。我打开电视悠然自得地看着《新春特别电视剧风云急小谷城》，没过多久太阳就下山了。

这样回顾了一遍，实在有些羞愧难当。新年伊始就过着懒惰的一天。由于不想继续提起这个话题，我强行转移了注意力。

“里志那家伙是怎么个安排啊？”

对于我故意岔开话题，千反田并没有放在心上。

“摩耶花同学应该有跟福部同学联系的。”

在古籍研究社的业务方面，大部分情况都是由伊原来联系里志。这是因为伊原想和里志说话……其实并非如此。更加直接的理由是——伊原和里志有手机，我和千反田没有。我也觉得差不多该去买手机了，无奈手头一直很紧，暂时没可能了。

走了没多久，参拜道路就转进很陡的石阶。石阶左右的宽幅相当大，两端和中央都有铁扶手。仔细一看，有不少老人紧抓扶手爬上或者走下石阶。

参拜道路两边有一整排灯火缓缓摇曳的灯笼，不过石阶外侧就没有任何装点了。取而代之的是每隔一定的距离都插着写有“荒楠神社”的白色旗子，旗子后方的坡面上散布着零星的残雪。

“折木同学，这里很滑哦。”

走在前方的千反田对我说道。

爬到石阶顶端，钻过另一道鸟居。荒楠神社的境内非常宽广，而且喧嚣声比参拜道路上大了好几倍。也许是我想太多了，四周似乎洋溢着庆祝新年的温馨气氛。

巨大的篝火在境内中央燃烧着。围在火堆周围的人们成了一道道黑影。在寒冷的夜空下，人们对火有着深深的依恋，不过可能是火势太强、温度太高的缘故，大部分人都背对着篝火。朝篝火伸出手的都是一些欢声打闹的孩子。还看到很多人都拿着纸杯，可能是哪里有提供免费热饮之类的东西吧。

石阶顶端的右手边是社务所，现在变成了贩卖吉利商品的小店。可能是已经过了做生意的高峰时段吧，尽管顾客不算少，但并没到拥挤不堪的程度。伊原应该也在那里。我将视线从社务所移开，发现在不起眼的地方有个小小的红色鸟居。这里也供奉着稻荷神[2]吗？与随处可见的白色旗子不同，竖在红色鸟居前的是“正一位”红色旗子，旁边还建了一个小小的储物间。做生意的人都会来拜拜稻荷神吧，尽管建在相当隐蔽的地方，还是有不少人前来参拜。

话说，我也开始觉得一升瓶有点重了。

“这个是要送去给人家的吧。”

我稍稍举起酒瓶问道。千反田歪着脑袋稍微思考了一下。

“先参拜完再去吧。”

到拜殿还需要再爬上一道石阶。这次的石阶不怎么陡，也很短。最多也就十几阶而已吧，不过参拜的人却堵在石阶中段。我和千反田排在那条队伍的后头。

等了一两分钟，踏上一阶。最前头的数名参拜者横向排成一列，投入香油钱合掌祈福之后往左右散去，接着排在后面的人补上去。以人的视觉来看那的确是参拜，不过如果是站在神明的角度，这就像是

以输送带的方式传运过来的吧。“请保佑我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希望全世界的人类都能和平共处”这样的标准愿望还好说，但是像“希望爷爷的身体能够康复。啊，顽固 的脾气就不需要一并恢复了。另外，请保佑我们家孩子的应考能够顺利。正确来说是私立学校落榜，考上公立学校”之类的复杂愿望，神明也需要费上一番工夫才能弄清楚吧。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轮到我和千反田了。我朝用来代替油钱箱的白布扔了一枚五日元硬币。愿望的话——

请保佑我能过上不需要消耗太多能量的一年。

这样初次参拜的主要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只需要把酒送过去，再嘲弄一下伊原就可以回去，毕竟实在是太冷了。我正打算钻进购买吉利商品的人群，千反田拉住了我的风衣袖子。

“你要去哪里？”

“不是要去看伊原吗？”

“哦，问候神职人员是要进去的。在里面就能见到她了。”

在社务所的玄关前面，有几名满脸通红的男子聚在一起。有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也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应该是来神社帮忙的居民代表吧。千反田毫不畏惧地从他们中间穿过，拉开了玄关的格子门。我则偷偷摸摸地跟在千反田身后。虽然我自己也觉得这是很丢脸的样子，但老实说，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跟大人打交道的经验。

“打扰了！”

千反田朝着屋内大喊。但是没有人出来，大概都在忙吧。在连续喊了好几声之后，终于出来了一名白发男子。他的脸也很红，而且看起来不太高兴。出来后，他粗声粗气地应道：

“有什么事啊？”

千反田轻轻地低头行礼。

“恭贺新禧。我叫爱瑠，代表千反田铁吾来向各位拜年。”

闻言，男子顿时笑逐颜开。

“哦哦，是千反田家的啊。请进请进，我去叫他们。”

“好的，那我就打扰了。”

我是跟班的折木，打扰了。

男子把我们带到大厅。大厅非常大，乍看之下还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张榻榻米的面积，四周以纸拉门围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比于宽敞的室内，天花板却很低。此外，室内摆着一排圆火炉，从小窗可以看到红色的火焰。里面摆放着数十张矮桌，一群男女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用餐喝酒。房间里的气氛非常热烈，时而还会响起一阵阵笑声。

“我们到角落去等吧。”

“哦，好的。”

宴会距离正式开始还有一段时间吧，空着的座位也不少。我和千反田坐到大厅角落的矮桌边上。在坐下来之前，千反田脱掉了披在和

服外面的黑色大衣。我本来以为那是普通的大衣，不过在灯光下一看，发现布料有一种歪扭的质感，纹样也进行了晕染。千反田察觉到我一直在盯着看，于是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个布料有点奇特。”

千反田微微一笑。

“谢谢夸奖，这是绉绸。”

我的脑海里闪过水户黄门一行人。

我也脱掉了风衣。这是便宜货，随便怎么放都无所谓。千反田则拿起一个挂在横木上的衣架，将大衣挂了起来。

没过多久，一名年轻女子拉开一扇纸拉门进入室内。她身穿白上衣和绯袴，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束。虽然很有巫女的味道，但戴着一副有点不搭的小框眼镜。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不相称的感觉反而表现出她对于这副打扮早就轻车熟路了。看起来不像是临时工，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巫女呢。

真年轻。大概是多少岁呢？可能不到二十岁吧。她一发现千反田，就笔直地朝这边走来。不消一会，红色和服的千反田就与身穿绯袴的巫女面对面跪坐。

千反田先低头行礼：

“恭贺新禧，今年也请多多关照。”

巫女也恭敬有礼地回应道：

“恭贺新禧。”

“父亲托我带来一瓶酒，请笑纳。”

啊，是这个。我将一升瓶递了过去。巫女向我行了一个跪拜礼。

“谢谢，那我就收下了。”

“不成敬意，只是一点无聊的东西。”

听到我不自觉地说出这番话，千反田掩着嘴角笑了。

“折木同学，这话应该由我来说哦。”

被她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对哦，只是因为酒比较重我才帮千反田拿着而已，没理由为千反田家送出去的东西说谦辞呀。糟糕，我被不熟悉的气氛所震撼，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蠢话。

巫女对慌张的我说道：

“既然是无聊的东西，那我就不要了。”

我心头一惊。由于巫女的表情看起来很严肃，我以为她是认真的。

千反田用含笑的声音说道：

“不要这么说，请收下吧……虽然只是一点无聊的东西。”

我这才注意到巫女的嘴角流露出些许笑意。原来千反田和这位巫女认识啊，而且还是能够互相开玩笑的关系。哎呀，真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巫女询问道：

“你是B班的吧？”

这个问题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我的确是神山高中一年B班的学生。

“是的。”

为什么她会知道我的班级呢？就在我感到惊讶的时候，她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福部同学没和你一起吗？”

她居然连里志都知道！这、这是神通力吗？荒楠神社的巫女拥有看透别人过去的力量吗！她看穿了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懒散度日吗！

我内心的动摇似乎都写在了脸上。千反田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说道：

“这位是十文字香穗同学。”

是谁？

“一年D班的。”

我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巫女。

稳重的举止、端正的姿势，举手投足自在从容。虽然我早觉得她不到二十岁，但是……

“和我们同年级？”

我忍不住发出了傻傻的声音。千反田和十文字香穗一同笑出了声音。

D班的话，和里志是同班同学。原来如此，难怪她会知道里志。

和服打扮的两人亲密地交谈了一会。不过十文字还有工作在身，她突然站起来说了句“那我先走了，晚点有空再聊”，就准备转身离去。身后的千反田问道：

“那个，我们想去见伊原摩耶花同学，可以吗？”

“伊原是……哦哦，是那个女孩子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现在应该不会太忙吧。那边可以通到店面里侧，你去看看情况吧。”

听到神职人员自己说出“店面”这个词，我有点受到了打击。那里果然是商店吗？虽然我并没有对神社心怀浪漫的想象啦……我和千反田一起朝十文字指示的方向走去，拉开了纸拉门。

到了走廊就能听到轻微的喧嚣，所以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商店的方向。穿着布袜的千反田踩着小碎步，在走廊上轻快地前进。走廊木板的冰冷直透我的脚掌，实在是受不了。

来到走廊尽头，千反田轻轻地拉开了横开的木门。

破魔矢、竹耙子、不倒翁、护符。卖场摆满了玲琅满目的商品。共有三名巫女装扮的女生在接待顾客。不过到了这个时间，应该用不着三个人了吧。千反田屈膝蹲下，从木门的缝隙探头寻找伊原。其实根本用不着寻找。一打开木门，前方不远处就是明显比另外两人闲得多的伊原。她与十文字一样穿着白上衣和绯袴，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束。

不对，这有问题呀。伊原没留长发，所以那是接的吧。伊原如果留长头发扎起来的话，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摩耶花同学。”

千反田出声叫她。伊原闻声转过头来，看到千反田便马上露出了笑容，但一和我对上视线，她就立刻拉下脸来。毕竟是在顾客面前，伊原也不好大声嚷嚷。她轻启涂了口红的嘴唇，低声做了简短的通告。

“不准看。”

新年伊始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过分。既然不想被别人看到这身打扮，那么为什么要打这份工啊？

“恭贺新禧。”

听到千反田的悄声问候，伊原轻轻地点头回应。她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将上半身凑近木门：

“新年快乐。和服真好，非常漂亮呢。”

“谢谢夸奖。”

“是振袖吗？”

“不是，是小纹。家里人说振袖要等我上大学才能穿。”

common[3]？common sense的common吗？是一般用的意思吗？英语都渗进和服的世界了吗？

“我还有一个小时才下班，小千你这段时间要怎么办？”

“应该会被邀请参加大厅那边的酒宴吧。福部同学呢？”

“白天来过了。然后说要去看什么《新春特别电视剧　风云急小谷城》就回去了。等一会估计还会过来的。”

两人说着话，店里的贩售情况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话说，伊原的柜台前面并没有摆放商品呀。我忍不住问道：

“你这边在卖什么啊？”

“抽签。还有负责寻人、失物招领、换零钱。”

但说到抽签，伊原眼前的客人直接拿起签筒自顾自地抽了起来。看来只要把一百日元硬币放到铺着纸的方木盘上，接下来就自便了。

可能是察觉到我的视线吧，伊原极力辩解道：

“白天是很忙的。”

看来她自己也承认现在很闲。

不过，这家伙说自己白天很忙似乎并非说谎。我发现在伊原跪坐着的地方旁边有个装满了物品的盘子，上面有钱包、手机、钥匙、折叠伞等东西。

“居民代表们干劲十足地到处巡逻，一发现稍有价值的失物就马上送过来。迷路的小孩也很多。所以白天是很忙的。”

用不着这么强调啦，我又没觉得你是在偷懒。一点都没有。

千反田没有提及伊原的工作，而是说了句：

“抽签很不错呢。我也去抽抽看吧。”

说完就站起身来。千反田刚准备转身离去，伊原就出声叫住了她。

“欸，你去哪里啊？”

“绕到柜台前面……”

“不用啦，在这里抽就可以。”

得到了售货员的许可，千反田从束口袋取出钱包，再从钱包里拿出一百日元硬币。她的钱包是皮制的，看起来价格不菲。而伊原则看中了千反田的束口袋。

“啊，这个也很不错。感觉非常高雅呢。”

“呵呵。”

自己的东西被夸奖，千反田开心地微微一笑。对此我感到有些意外。

由于千反田在价值观上与同龄女生有些不同，所以我觉得“包包被称赞了而很开心”这种女孩子的单纯反应与她平时的风格不太相符。当然，这只是我对她抱有的个人印象罢了。在自己的所知范围推测他人的全部，这明显犯了傲慢之罪。今年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

没有理会我正暗自下定不可靠的决心，伊原有些感慨地嘀咕道：

“对呀，一般来说束口袋应该是这种才对……”

也是，里志平时提着的束口袋的确不属于多数派。

难得来初次参拜，抽个签应该也不为过吧。我拿出一百日元，接着千反田将硬币放到伊原手中。伊原将两百日元放到方木盘上，然后把六角形的签筒递给了我们。

“那就请抽吧……愿神明保佑你。”

这句话用在这里不太对吧。

千反田先抽。她撕开用浆糊粘住的小纸条，还没等我抽好，她就发出了欣喜的声音：

“哇，是大吉！”

那真是可喜可贺。不过千反田你也应该长点智慧，神社的抽签一般都不会太糟糕啦。我也打开了自己那张。

“……”

“怎么了，折木同学？”

“不，没什么。今年似乎会有好事。”

伊原翻动白上衣的袖子，指着我说道：

“……你抽到了末吉吧！”

我的内心全都写在脸上了吗？我叹了一口气，将手中的签纸拿给两人看。

“稻穗擎天　禽鸟啄食　不敌强风枝条折　谨言慎行方是吉”以及大大的——

“凶”。

3

抽到凶签很少见。而遇上少见的东西尤其值得高兴。所以抽中凶签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通过完美的三段论证，得出结论：这家伙是开春的好兆头。我丝毫不介意伊原那仿佛在看被抛弃小狗一般的同情眼神，回到热闹的大厅。

千反田兴奋得不得了。

“凶签是怎样的东西呢？我很好奇！”

她从我手中夺走签纸，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没想到她今年第一件好奇的事情居然是凶签的内容。面对如此天真无邪的样子，我忍不住抱怨道：

“我抽到凶签，你就这么开心吗？”

千反田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一样。

“折木同学你不是不相信这种事情的吗？”

唔，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要说信还是不信，那我确实不相信。但碰到如此少见的结果，要说完全不在意，那就未免有点打肿脸充胖子了。

脑海中盘旋着这种念头的我没能马上回答，千反田见状猛地将脸凑了过来。

“……”

“干、干什么啊？”

“对不起。”

她突然向我低头道歉。

“折木同学，你是在逞强吧？其实很在意的，对吧？”

我无言以对。

“总之，你先还给我。”

我刚伸出手去，一道人影从我的视野中穿过。神情严肃的十文字快步走过大厅。千反田将签纸递给我，然后说道：

“啊，好的。谢谢你借我看……不过，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

“你问我，我问谁啊。”

根本无从下手。虽然丢在神社的某处应该是唯一可行的处理方法了，但随便乱扔也不太好。还是该绑在杨桐树枝上呢？十文字又从眼前穿过。对了，说不定她知道合适的处理方法。

“……”

十文字频繁地进进出出。似乎看不下去的千反田忍不住出声叫了她一下。

“香穗同学。”

十文字显然有事在身，不过还不至于忙到分秒必争的地步。她闻声停下脚步，放松紧绷的表情，满怀歉意地说道：

“抱歉，爱瑠。我连杯茶都没倒给你们。”

“这种事你不用放在心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十文字的嘴角微微上扬。我已经懂得那算是她的笑容，现在这个是苦笑吧。

“这个嘛，打工的女孩打翻了锅子，用来免费提供的面团子汤和甜酒酿都要重新做了。”

“这还真是……”

千反田瞪大了双眼。

“那女孩被烫伤了吗？”

“哦，她没事。直接往后跳闪开了。”

既然运动神经那么好，为什么还会打翻锅子？

虽然入夜后有所减少，但来参拜的人还是相当多。如果要继续免费提供甜酒酿的话，就必须备好足够的量。再加上大厅里的宴会也才刚刚开始，锅子被打翻势必带来很多影响，难怪十文字会在大厅里一阵忙乱。

千反田的行动没有一丝迷惘。

“我来帮忙。”

但十文字制止了准备起身的千反田。一旁的我也觉得这实在是太勉强了。

“爱瑠你就不用了。”

“为什么啊？别看我这样，烹饪方面还是有一手的……”

“我知道你的厨艺，但你打算穿成这样去厨房吗？”

听到十文字这么说，千反田才惊觉自己的打扮。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服装——红色的布面上蝴蝶飞舞、清风吹拂，华美无比的和服。这实在不像是可以进厨房的样子。千反田也理解了自己的状况。

“那么，让我在其他方面帮点忙吧……”

十文字思考了一会，很快就做出了决断。

“那么，麻烦你去仓库拿一下酒糟。进去左手边就是，放在很显眼的地方。”

“好的，是左边对吧！”

千反田马上拉起衣摆站起身来。然后对我说：

“不好意思，能帮我看一下束口袋吗？”

她的钱包放在那里面。

但是，就算我是节能主义者，也不忍心看着身穿和服的千反田一个人去帮忙。

“我也过去。”

“抱歉，麻烦你们了。”

说完，十文字就快步离开了大厅。束口袋则由千反田自己拎着。

我思考了一下，反正只是去去就回，应该不需要穿上大衣吧。

来到玄关，千反田询问正在穿鞋的我：

“是仓库对吧？”

“嗯。”

这双鞋不愧是便宜货，真是难穿。别有金属鞋扣的口子很小，必须使劲把脚往里面塞。我好不容易穿好左脚，一边把右脚塞进鞋里，一边回答道：

“是在稻荷旁边的那间吧……好了，穿进去了。”

打开格子门。

迎面吹来的冷风，让我不禁后悔自己干吗那么自告奋勇地说要帮忙。

不到一秒钟，我就怀念起圆火炉了。

参拜的人潮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境内中央的巨大篝火在熊熊燃烧，围绕在旁边的人影看起来也没有减少。之前做好的甜酒酿应该还留有一些吧，依旧有不少人手上拿着纸杯。

“是那个吧。”

我指了指储物间。千反田穿的是木屐，没办法快步行走。明明那么急急忙忙地冲出来，现在却走在我后面。

即使在昏暗的夜晚，储物间的破烂程度依旧是一目了然。木条铺成的墙壁和屋顶看起来都很不牢靠。如果用力踹过去的话，感觉会像小品的布景一样轰然倒塌。荒楠神社是经费不足吗？还是他们认为境内角落的储物间不需要大费周章去重建呢？稻荷“正一位”的红旗就在旁边飘扬，这个储物间却插着白色的“荒楠神社”旗子，更加凸显出破烂不堪的印象。而且旗子的旗杆非常难弄，必须用塑料绳将上方绑在储物间的屋檐上才能固定住。真是太凄凉了。

不过，也有一处散发出引人注目的光辉——那就是储物间的门。那是一扇崭新的铝门，估计是最近才换上的吧。证据就是还留有旧门的痕迹。门锁居然是门闩形式。在门外上了闩之后，再扣上挂锁。现在明明是有大量外来人士进出的正月初一，挂锁却被打开了。该说是毫无防备意识呢，还是不拘小节呢？说不定是因为里面没放什么值得一偷的东西吧。

我们拉掉门闩打开门，进入里面。

“如果有灯光就好了……”

但是，看不到任何电灯设备。仔细一想，这个储物间似乎没有牵电线过来，所以没有灯光也是理所当然的。

“她是说进门以后在左边的对吧？”

但是，我和千反田都感到困惑不已。打开门进到储物间里面去时，发现左边是墙壁。

“该不会是右边吧？”

“香穗同学不可能搞错的。”

“可是左边没有呀。”

我看向右边。现在是夜晚，而且是在没有光亮的建筑物中。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不过……

“……应该是没有。”

“也就是说……”

“要再往里面走一点吗？”

我在黑暗中伸出手，蹑手蹑脚地往前走。如果眼睛习惯了的话，那会稍微好一些。但现在必须这样做才能保证安全。我慢慢地往里面走，同时留意手有没有碰到酒糟坛。可是一无所获。

“本来以为是很简单的跑腿，没想到变得有些麻烦起来了。”

“那个，折木同学。”

不知何时来到我身后的千反田喊了我的名字。一阵风吹过，后方的铝门关上了，储物间里彻底伸手不见五指了。

“什么事啊？”

“那个，这是非常难以启齿的事情。”

她似乎真的很难开口。双手拿着束口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对于平时直言不讳的千反田来说，这实在是少见的情况。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继续在黑暗中摸索。

千反田非常慎重地开口说道：

“……这里是储物间吧。”

“是啊。算是储物间或者小屋吧。”

“折木同学，现在你是在找香穗同学托我们帮忙拿的酒糟吧。”

“不然我在找什么啊。”

“如果是我误会了的话，我向你道歉。那个，这里是储物间。”

我叹了一口气。

“就是储物间没错吧。”

千反田在黑暗中摇了摇头。这家伙不知为何压低声音说道：

“不对，是仓库。”

“哈？”

“香穗同学说存放酒糟的场所是仓库。这里是储物间，酒糟是在仓库。”

……哦哦。听到她用倒装句说了两遍，我再怎么迟钝也听明白了。

我顿时张口结舌。我瞬间浮现出敲打自己脑袋说“哎呀呀，我家没有仓库所以才搞错啦”的想象，但实在很不适合我，所以没有付诸行动。我也同样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一开始就发觉了吗？”

“是的，不过我不是太确定。我只知道社务所后面有放神轿的仓库。”

“那你早点告诉我呀。”

为了掩饰自己的丑态而故意责怪对方，这是惯用的伎俩。之后再向她道歉吧，总之现在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甜酒酿就来不及制作

了。最要命的是外面非常冷。

然而，正当我们在黑暗中调转方向的时候——

储物间外面有个醉醺醺的声音说道：

“哦哟，门开着啊。”

然后，传来了不祥的哐当声响。

“欸？刚才这是……”

千反田一时之间没能搞清楚状况。而我则朝门口冲了过去——由于四周一片漆黑，正确来说我是朝着可能是门的方向冲过去。很快我就摸到了冰冷的铝制门把。

但是……

门只是咔嗒咔嗒地晃动了一下。我转头看向千反田。虽然千反田的轮廓不是很清晰，但不知为何我好像看到她正一脸担心地歪着头望着我。

“怎么了？”

虽然她应该看不到，但我还是耸了耸肩膀，回答道：

“我们被关在里面了。”

4

“喂，千反田，有没有‘元旦做的事情会重复一整年’这种说法啊？”

听到我这么问，千反田思考了一会儿。

“我不是太清楚……大概没有这样的说法吧。不然的话，‘正月休息就会导致一整年都在休息’，这样也太不合理了……但是，折木同学。比起今年剩下来的三百六十四天，我更在意当下啊。”

缝隙中吹进来的风从脸上拂过，冰冷得如同刀割一般。不过与此同时，缝隙也为这片黑暗带来了些许光明。眼睛终于习惯了黑暗。

映入眼帘的有扫帚、铁铲子、大扫除用的长棒子、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的纸板箱，以及身穿和服、表情有些困惑的千反田。

再就是四面围绕住我们的墙壁。

我终于忍不住抱怨起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嘛，大概……”

黑暗中的千反田似乎笑了一下。

“是因为抽到的签不够好吧？”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果然是这样吗？

……不，不对。原因有两个。一是路过的大叔酒醉了，没有确认过里面的情况就把门闩起来了。另一个根本性原因虽然无需多说，但我还是说出来了。

“抱歉，都怪我产生了愚蠢的误会。”

千反田摇了摇头。

“不不，一般来说，不管产生怎样的误会，都不可能会被关起来呀。”

话虽如此，但我还是应该为自己犯下的错误道歉的。

幸好，尽管被关起来了，但这里并非空无一人的工厂或是暑假中的校园。虽然处于神社境内不起眼的角落，但参拜稻荷神的人应该会络绎不绝。只要高声求救，就能让别人帮忙从外面打开门闩。

“那么，我要求救了。我会尽全力大喊，你最好先把耳朵捂住。”

总不能让千反田大声叫喊吧。我先做了一两次发声练习。

“啊，等一下……”

要怎么喊才好呢？堂堂高中生喊“救命啊”应该不太好吧。还是单纯的“喂”就可以了呢？总之，只要声音够大，一定会有人察觉到吧。我吸了一口气，正准备大喊——

“请等一下啦！”

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黑暗中轻轻地伸了过来。我吓了一跳，有个柔软的东西按住了我的嘴巴。把喊声硬生生吞回去的我将视线焦点拉到附近，看到千反田的手掌按住了我的嘴巴。

我不禁目瞪口呆，只见千反田将整个身子探过来，左手稍稍卷起右手的袖子，而右手正捂住我的嘴。

“不好意思，请等一下。”

语气中带着前所未有的严肃，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但为什么要等一下啊？

千反田把手从我的嘴巴上拿开，问道：

“那个，如果现在大声求救的话，会怎么样呢？”

不明所以的我回答道：

“会有人来吧。”

“然后我们拜托对方打开外面的门闩。”

“嗯，应该会帮忙打开的吧。”

“于是门就打开了吧。”

“会打开呀。”

“那么，对方看到困在里面的我们会怎么想呢？”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同时，我总算明白千反田在担心什么了。如果我是和里志一起被关在这里的话，那就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换成千反田和伊原也一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听到求救声而帮忙打开门闩的好心人，看到我和千反田待在夜晚神社角落里的不起眼小屋，是否能够不带任何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情况呢？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千反田用难以听清的微弱声音说道：

“如果是完全不认识我们的人来帮忙，那还好说。但是，居民代表们一直在境内巡逻。那些人是认识我的。”

我想起之前进入社务所时，工作人员一听到千反田的名字，态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如果是那些居民代表来帮忙的话……肯定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毕竟酒糟是在仓库里，而不是在储物间，这跟他们解释不清楚。折木同学，我今天是代替父亲来的。如果换个时间地点的话，那我就无所谓了。然而，一旦在正月的荒楠神社造成莫须有的谣言，我就不好办了。”

我沉吟不决。

乍听之下，我觉得千反田未免太在意面子了。身正不怕影子斜，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我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本人折木奉太郎只是区区一高中生吧。

千反田爱瑠的确处于与我有些不同的世界。无论是对教育行政具有影响力的远垣内家之子，还是经营神山市最大医院的入须家之女，

都认识千反田。除了在学校是前辈后辈的关系之外，他们依旧与千反田有深交。而在今天，千反田代替父亲带着酒礼来掌管荒楠神社的十文字家拜年。

我认为那是我无法做出判断的世界。千反田在意大声求救可能带来的一些风评，究竟是理所当然的担心，还是杞人忧天，我根本无从判断。

突然，在短暂的一瞬间里，我对此感到有些可悲。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知道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墙壁明明到处都是裂缝，铝门却无懈可击，完全没有办法从内侧操作门闩。

“必须想办法让别人帮忙打开，而且越快越好。如果别人刚好来这里找东西的话，一打开门看到我们在里面，那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话说回来，明白个中缘由的人选——”

“香穗同学……”

“或者伊原，只有她们两个了。”

“现在回想起来，刚才门被闩上的时候，我们要是能马上出声叫对方不要关门就好了。只是事出突然，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千反田消沉的声音突然变得开朗起来：

“不过，没问题！”

“嗬，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是的。”

还真是自信满满啊。有这么令人振奋的解决方法吗？

黑暗中，我看到她浮现出笑容。

“很简单，只要打电话就可以了。”

我的下巴差点掉了下来。

“的确很简单。但是千反田，这里应该没有公共电话哦。”

“你在说什么啊，是在开玩笑吗？当然是用手机呀。”

头好痛。从缝隙吹进来的风冰冷刺骨。

“原来如此，真是好办法。那么，请打吧。”

“啊，我没有手机。”

她是认真的吗？还是因为太过慌张而一时忘记了？我轻声说道：

“我也没有。”

然后，沉寂降临了。“……对、对哦！那我们应该如何是好！”

你现在才惊慌失措，那也……

除了大喊之外，还有别的方法能够逃出这个储物间吗？我试着思考了一下。

从内侧没有办法打开门闩吗？不要一上来就认定办不到，慎重地考虑一下所有可能性吧。

首先，重新分析一下这道门的构造。这道门本身没有锁。所以只要用力推的话，就会出现一点门缝。但也只是一点门缝而已，因为外面被闩上了。

根据进门前瞄到的印象来看，储物间的墙壁和门这一块装了缺口为长方形的金属插销。至于安装方式是螺丝还是钉子，这种细节上的事情我当然不得而知。不过既然那么使劲推拉都没有半点松脱的迹象，证明插销固定得非常牢靠。而穿进插销里面的木棒就是门闩。

也就是说，这是横向拉动式门闩。如果这个储物间的门闩是可装卸的，那就可以通过强行挤出门缝，来试试看能不能把门闩顶下来。但既然是横向拉动式，那就办不到了。

结论，从内侧无法打开门闩。

但是……

“开门的方法并不只有一种。”

听到我嘟囔着，千反田吃惊地“欸”了一声。我比划出门的样子说道：

“比如说，把整扇门拆掉也可以。不知道这门是怎样装上去的呢。”

黑暗之中，我凑近门与墙的交接处仔细端详。门轴侧上下各有一个合页。嗯，是很常见的安装方式。

要拆卸普通的合页，必须打开门才有办法拧开上面的螺丝。现在铝门紧闭，螺丝被门轴部分遮挡住了，根本看不见。

拆卸合页的作战也宣告失败。

“另外还有……”

“那个，折木同学。”

千反田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痛苦。

“嗯？”

“那个，我忘记折木同学你是没有手机的。所以才会拜托你不要大声求救……不过，既然是这种情况，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还是求救吧。再这样下去，折木同学你会……”

我会怎么样？千反田吞吞吐吐地说道：

“……会感冒的。”

哦，这倒是。此刻我的确冷得全身打颤。本以为去拿酒糟用不了一分钟，所以我没有穿上大衣。只靠身上单薄的毛衣实在难以抵御冷风。不过，倒也不至于冷死。

“但是，你很担心吧。万一和我在一起的状况被误会就不好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会马上大声求救的。在那之前，先想想有没有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吧。”

“折木同学……”

千反田在黑暗中向我低头行礼。我不确定她能不能看到我的表情，但还是尽全力挤出了笑容。

“别想太多，办法总会有的。虽然无法打开门闩，也无法拆掉合页，不过我们还有四种逃脱方法没有探讨。”

“欸，还有这么多吗？”

“是的。”

我屈指数道：

“第一个，破坏门。第二个，破坏墙壁。第三个，挖地道钻出去。第四个，打破天花板。”

弯下四根手指，我的右手只剩下小拇指还竖着。千反田默不作声。虽然她什么话也没说，不过感觉到她似乎对我很失望。

然而，我并不是在开玩笑。以前里志借我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小说中有“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手段，最后剩下的那个无论多么荒谬，也一定是真相”这样一句台词。大概是这个意思，在细节上也许有点出入吧。

我用拳头抵住墙壁说道：

“无论是哪种方法，只要愿意做，就都能做到。门虽然很坚固，但是嵌着门的墙壁很脆弱。只要使劲踹几下，合页那部分的墙面应该会塌掉。

“而且这个木墙年久失修，都快烂掉了。随便找个工具来敲几下，应该花不了多少工夫。”

“这、这怎么可以……”

不出所料，传来了制止的声音。

“不行！不管再怎么破旧，这也是荒楠神社的建筑物啊！”

“果然不行哦。”

事后肯定会挨骂的。挨骂倒也没什么，问题是破坏时造成的声响很可能会把居民代表们吸引过来。当场被人碰见我们逃离储物间的话，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如此一来，天花板也不行。剩下的就只有——

“只剩下地道作战了吧。”

幸运的是，储物间的墙边就立着铲子，而且是很好用的尖头型。地面也没有铺上地板。原来是这样啊，因为没有地板，地面的寒气直接窜入体内，所以才会让人觉得异常寒冷。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件事。

“……要挖吗？”

“要花上多少时间啊……”

到早上应该能出去。只要我中途没有倒下。

逃出方案的大方向还定不下来。这里是储物间。工具还是有一些的，但现阶段并没有合适的能让我觉得只要有这个就可以逃出升天。

除了铲子、扫帚、大扫除用的长棒之外，还有旗杆和架置太鼓的台子。纸板箱里面是大量的茶碗……这些东西要怎么利用才好啊？

冷风从墙壁的缝隙吹进来。

看来只能举白旗投降了。不打开门就想出去，根本是天方夜谭。这个储物间连一扇窗户都没有。而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被第三者救出时的“借口”就会越来越麻烦。如果要大声求救的话，越早越好，以免夜长梦多。尽管这么想，但我依旧思索着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是斗志吗？不，我应该没有那么旺盛的斗志。只不过，我觉得千反田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所以还必须考虑她的立场才行。啊啊，外面实在是太宽阔了！

渴望自由的我通过缝隙窥视“外面”。

明明只是一条细缝，视野范围却异常宽广。巨大的篝火格外引人注目。真好，看起来很暖和呢。免费提供的甜酒酿还有剩吗？我们办事不力，想必给十文字添麻烦了。

这时，一名与参拜客明显不同的醉醺醺老人走了过来。那是在巡逻的居民代表吧。

“啊，往这边过来了。”

我这才发现千反田通过另一道缝隙也在看着外面。我凑过去看的缝隙大概是到腰部的高度，千反田则找到了与自己视线相平的缝隙。她拎着的束口袋碰到了蹲下来的我的脑袋。

老人没有走到储物间旁边。从方向上来说，他来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应该是打算到稻荷那边去吧。不过他突然蹲下来捡起什么东

西，然后转身沿原路返回了。

“怎么回事？”

听到我在嘟囔，千反田用不太确定的语气回答道：

“似乎是捡到了失物。看起来像是手机链之类的东西。”

“你看到了吗？”

“嗯，隐约能看到。”

“这么远的距离？而且还是在夜里啊。”

千反田做出了认真无比的回答。

“我夜间视力很好的。”

视力2.0再加上夜间视力吗？除了视觉之外，千反田的听觉和嗅觉也很出色。而且她的厨艺很好，说不定味觉也很厉害吧。

由于被说话分散了注意力，我跟丢了老人。不过，千反田似乎在一路追踪。片刻之后，她轻声说道：

“啊，应该是送失物去了。”

“送去哪里？”

“社务所的失物招领处。啊啊，他进了人群，看不见了。”

这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呐，千反田。墙壁稍微破坏掉一点的话，应该没关系吧？”

5（side B）

《新春特别电视剧　风云急小谷城》是一部在制作上别具一格的有趣片子。最精彩的就要数一开始的桶狭间之战。今川义元被塑造成古今无双的豪杰，在雨中不停砍杀织田军，可谓是所向披靡，气势堪比其他电视剧里的剑豪了。如此一来，杀死义元的毛利新介也是豪杰。义元和新介在尸山血海中持剑对峙的开场画面让我捧腹大笑，同时也看穿了这部电视剧的喜剧本质。

我的缺点是很容易受到影响，不过这个缺点有时候也挺不错的。我哼着主题曲，悠闲自在地走回荒楠神社。我漫不经心地打开了手机，重新确认了一下摩耶花的短信。

“小千和折木已经来了。来社务所会合吧。”

唔，上班时间发短信可不太好哦。

我晃荡着束口袋走在参拜道路上，脚步轻快地爬上石阶，瞥了一眼购买吉利商品的人们，走进社务所的玄关。

一拉开格子门，十文字同学就站在面前。一身巫女的装扮真是像模像样。相比起来，摩耶花的装扮就是给人一种临阵磨枪的感觉。

一进来就碰到熟人算是挺幸运的吧。不过我有些不太擅长与这位十文字同学打交道，总之就先以我引以为豪的开朗态度打个招呼好

了。

“啊，十文字同学。恭贺新禧。”

十文字露出在班上常见的那种漠不关心的眼神看着我。尽管如此，她还是彬彬有礼地作出了回应：

“新年快乐。”

然而，下一句话却出乎我的意料。

“福部同学，你有看到千反田吗？”

千反田同学？她人不见了吗？

“我刚刚才到呀。”

“这样啊。”

她微微皱起了眉头。发生了什么事吗？

十文字同学对我留下“不好意思，现在没办法招呼你。大厅里有暖炉，请自便吧”这句话，就轻手轻脚地转过了走廊的拐角。看来我得到了入室的许可，真是太感谢了。

在去大厅之前，我突然心血来潮，想从店面里侧观看一下摩耶花打工的样子。虽然是第一次进到里面去，不过大致方向我还是知道的。途中与几名醉醺醺的人士擦肩而过，我摆出了“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的表情，对方也就没有多问什么。

应该是这里吧。我凭直觉拉开眼前的横向木门。果然猜中了，身穿绯袴的摩耶花就跪坐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露出了有些疲惫的表情。长时间待在寒冷的天气之中，真是辛苦你了，还有三十分钟就可以下班了哦。

白天她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几乎没说上几句话，不过现在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我轻轻地叫了她一声：

“摩耶花。”

“……阿福。”

是我的错觉吗？摩耶花的脸颊好像有点红。如果不是错觉的话，那我很清楚原因是什么。她还是觉得这套装束很难为情吧。话说都穿了好几个小时了，换作别人的话，恐怕早就习惯了吧。不过没办法，摩耶花就是很难做到随遇而安。

“恭贺新禧”我白天来的时候已经说过了，现在应该先慰劳她一声“你辛苦了”才是。她已经累得连一丁点笑容都挤不出来了吧。摩耶花只是像小孩子一样轻轻地点了点头。

接着她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一样，动作恢复了生气，从放失物的盘子中抓起一条手帕问我：

“呐，阿福。你对这个有印象吗？”

那是一条蕾丝花边的手帕。乍看是纯白色，仔细看又不然。应该说是珍珠色才对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看起来很贵。虽然不是一般常见的东西，但我对这个实在没什么特别深的印象。

“我不是很清楚。”

看到我疑惑地歪着脑袋，摩耶花吞吞吐吐地说道：

“我觉得小千好像有这样的手帕……”

哦，如果是千反田同学的话，的确很有可能会用这种手帕。不过她应该不会带到学校去吧。

我笑了。

“既然有失主的线索，那不是好事吗？等千反田同学回来之后，问问她就好了嘛。”

摩耶花挤出有气无力的微笑，回答了一声“嗯，你说的对”。

5（side A）

“……没有人来救我们呢。”

通过缝隙窥探外面的千反田喃喃自语。我也低吟了一声。

“这个方法的大方向应该没问题才对……”

吹进储物间的风越来越大。真是自作自受，因为我用铲子破坏掉墙壁的一小部分。冷风从那里灌进来，实在是非常冷。

话虽如此，但破坏掉的真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已，而且仅仅是将原有的缝隙稍微扩大罢了，目的是让千反田纤细的手能够伸出去。

我们没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逃离这个储物间。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这个储物间虽然建在不起眼的位置，但说穿了仅仅是不容易被人注意到而已，实际上来往的行人并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很难找出既避人耳目又能稳妥逃脱的方法。如果能有一扇窗户的话，那么至少还能考虑一下有没有办法从内侧弄开门闩。

既然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逃脱，那么就只有求救了。必须想办法联系上伊原或者十文字。我和千反田都没有手机，但即使是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人类睿智的原始通信手法也没有彻底淘汰。

幸运的是，巫女装扮的伊原负责的工作是管理失物。伊原说过居民代表们干劲十足地到处巡逻，只要发现稍有价值的失物，就会马上送过去。

也就是说，一旦掉落值钱的东西，就有很高几率会被送到伊原那里去。

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太坏。事实上，可以说是一切顺利。我们“掉落”的东西被居民代表捡起来送去社务所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尽管把东西送到伊原手边，却无法明确向她传达“求救”的信号。

我嘟囔道：

“只靠手帕果然还是不行吗？”

我们选择千反田的手帕作为失物。首先必须是居民代表会捡起来的值钱物品，其次是我或千反田现在手头就有的东西，最后必须让伊

原察觉到是我们的物品。基于以上条件，我们选择了手帕。

千反田直起身体离开了墙壁。

“这个嘛，摩耶花同学应该有好几次看到过那条手帕……不过，并不是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吧。”

而且即使伊原认出那条手帕是千反田的东西，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点。我们必须让伊原产生这样的想法——

“这个失物是在储物间附近捡到的。为什么千反田爱瑠会在那种地方呢？她不是在大厅里面吗？啊，肯定是出大事了！”

只靠手帕还是很困难啊。

那么只好继续出招了。什么失物才能让伊原一看就知道我们身处困境呢？

6（side B）

大厅里的宴会开始了。

空位还有不少，而且我向来不怕生，即使独自享用宴席也不成问题。不过实在很无聊，我没坐多久就溜出来了。

只能去找摩耶花了。虽然还是上班时间，不能打扰太久，而且一旁还有两名打工的巫女，不过刚才我也和那两位聊了一会，感觉挺好说话的。

摩耶花之前对那两位宣言道："这家伙是我的哦。"

长时间一起工作，被雇佣的三名巫女似乎产生了连带感。不管什么事情她们都站在摩耶花这边。话说这些巫女都是从哪里招来的呢？应该不是神山高中的学生吧。

拉开木门，摩耶花一发现我，就马上招手让我过去。尽管如此，过了这个木门就是店里面了，会被来来往往的客人看到的。虽然现在人流量少了很多，但还是有必要把握分寸。所以，我只是往里面伸长了脖子。

"阿福你看啊，这个！"

递过来的是牛仔布面的两折钱包。啊，我对这个很有印象。

"这不是奉太郎的吗？"

"是啊，那个笨蛋好像把钱包弄丢了呢。"

"也不奇怪，奉太郎其实相当粗心大意的。"

奉太郎似乎以为自己经常帮千反田同学善后，但那只是因为特殊情况容易留下清晰记忆的缘故而已。实际上在平时的社团活动中，奉太郎经常麻烦到千反田同学和摩耶花。印象最深的是今年——不对，是去年暑假，那次我们通过摩耶花的介绍去了一趟温泉之旅，结果奉太郎泡温泉泡到头晕，只能一个人全身无力地躺在被窝里。

总之，奉太郎掉钱包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咦？之前那条手帕好像怀疑是千反田同学掉的吧？

“可是有点奇怪呀，你看。”

摩耶花打开了钱包。偷看别人的钱包实在是太没礼貌了！我目不转睛地端详起来。这……

摩耶花准确地说出了钱包里的状况。

“是空钱包。”

无论是放纸钞的地方，还是放零钱的地方，都是空荡荡的。真是货真价实的身无分文。

“很奇怪吧？折木是来初次参拜的。至少会带点香油钱吧？”

“不，这一点都不奇怪。说不定他把所有钱都当成香油钱丢出去了。”

“那家伙会这样做吗？”

虽然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不过说不定他有什么非常强烈的愿望呢。我指着钱包说道：

“要说奇怪的话，我觉得放卡的隔层才比较奇怪。就算是奉太郎，至少也应该有那么一两张积分卡或会员卡吧。然而这个钱包里却什么东西都没有。”

“啊，嗯，对哦。”

“该不会……这其实不是奉太郎的钱包吧？”

但是摩耶花坚决地否定了。

“不会，这绝对是那家伙的钱包。”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钱包链的环扣上绑着这个东西。”

摩耶花从怀中取出一团纸。那是皱皱的小纸条。

我接过来一看，是签纸。

“你看看上面的内容。”

我依言摊开皱成一团的签纸……然后笑出声来。

“凶！凶！哇，荒楠神社还真是不留情啊，居然把凶签放进去了。”

但是，摩耶花并不是想用凶签来逗我笑。她的嘴角浮现出苦笑，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是折木抽到的签。上面的内容也一样，是写着‘禽鸟啄食’之类的词句。折木把凶签绑在钱包上，然后弄掉了钱包啊。”

原来如此。

我不禁皱起了眉。看到我突然默不作声，摩耶花担心地问道：

“阿福？”

“……也就是说……”

我倒抽了一口气。

“奉太郎那家伙居然把这么不吉利的东西绑在钱包上，结果不仅弄掉了钱包，而且里面的东西还被洗劫一空！”

真可怜啊，奉太郎。正月伊始就遇上这么悲惨的事情。

话说回来，签的威力还真是可怕。居然完美预言了奉太郎的倒霉事。我也来求个签看看好了。

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一百日元。

“摩耶花，我也要抽签。”

6（side A）

“还是没有人来救我们啊……阿嚏！”

千反田打了个喷嚏。

因为她一直没有抱怨，所以我以为她一点都不冷，看来并非如此。我是男人，从来没有穿过和服。不过不管怎么看，那都不像是防寒功能特别好的衣服。

“你没事吧？”

听到我这么直白的询问，千反田有些伤脑筋地笑了笑。

“嗯……早知如此，我应该把道行穿出来的。”

“道行？”

“嗯，就是那件黑色的绉绸。”

哦哦，是那件大衣啊。原来名字是道行吗？真有日式风格呢。

“我也在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把风衣穿出来。”

“这里真的有点冷呢。”

才不是有点冷。老实说，我差不多要到极限了。要不是口袋里有怀炉的话，恐怕我早就举白旗投降，大声求救了。

现在，我的口袋里除了怀炉之外，还有很多东西。一千日元纸钞，零钱，CD店的积分卡。

将钱包丢出去可以说是彻底豁出去的做法。其实最佳方案是让千反田的钱包成为“失物”。只要把我的凶签绑在千反田的钱包上，伊原就会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吧。说不定就会察觉到我们所处的困境。

但是，我犹豫了。千反田今天的钱包并不是平时在学校小卖部买面包时用的那种。钱包可能也是正月装扮的配饰之一吧。刚才千反田丢香油钱时我瞄了一眼，那个钱包是真皮制的贵重物品。

因为丢出去之前会先将钱包掏空，所以就算“失物”被顺手牵羊，也不会太心疼。然而，我的想法太单纯了。千反田的钱包怎么看都是一头肥羊。如果不是被巡逻的居民代表捡到，那么不管里面有没有钱，都很有可能会被直接拿走。那样的话，我们的计划就会泡汤。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将自己的钱包掏空，在上面绑好凶签表示“这是折木奉太郎的钱包”。既然是纸条，我也很想在上面写下求救的信息，但是很遗憾，就算我绞尽脑汁，也找不出可以代替笔的工

具。我姑且用指甲划下了“救救我”……但如果要把纸条绑在钱包上，纸面会皱成一团，估计看不清到底写了什么字吧。虽然折叠好放进钱包的话，纸面就不会皱，但是这样一来，伊原很可能没办法一眼看出是我的钱包。究竟该赌哪个方法呢，实在是难以取舍啊。

从结果来看，我可能是赌错了。钱包毫无疑问交到伊原手中，却依旧没有人来救我们。先是千反田的手帕，之后是我的钱包，她应该会起疑心吧……但似乎还没有让她产生来一探究竟的念头。

“……抱歉，千反田。可能真的无计可施了。”

我似乎产生了一顾自我牺牲的冲动，想着要不要脱下衣服披到冷得打喷嚏的千反田身上。但是我也很冷。如果脱掉这件毛衣，很可能真的会失温倒下的。

千反田笑了笑。

“不不，我才应该道歉呢。勉强你配合我的任性，真的很抱歉。”

“那不是任性，应该说是责任才对吧。”

“……话虽如此，但也不能当作将折木同学你牵连进来的借口。还是求救吧，就算会产生一些流言蜚语，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忍耐了这么久的寒冷，就这样放弃实在很不甘心。但已经无计可施了，既然想不出有效的办法来，拖延时间也无济于事。我点了点头。

但是，就在最后的最后——

“啊啊，福部同学应该也来了吧。”

千反田的这声感叹唤醒了我的记忆。对哦，里志应该会过来。从时间上来说，估计已经来了。肯定来了才对。

我最开始思考的是从储物间脱困的物理手段，不可行才转而思索要怎样才能与伊原取得联系。但是，可以联系的人并不只有伊原，还有里志。如果是里志的话！

啊啊，可是没有道具！

“千反田，你有绳子吗！”

看到我突然变得气势汹汹，千反田不禁吓了一跳。

“绳、绳子吗？”

“大概这么长……只要有五十厘米就足够了。只要有那么长的绳子，就一定能将我们的困境传达过去。”

千反田一听，便开始搜寻身上有没有可用的绳子。

“木屐带……”

“太短了。”

“啊！束口袋有绳子！”

我摇了摇头。

“不行，等会要用到束口袋的。”

千反田歪着脑袋，似乎不明白我的意图。尽管如此，她还是将提问延后了。

“那么，折木同学你的鞋带呢？”

“……对哦，还有这招！”

精神振奋的我看向自己的脚下，不禁大失所望。如果是平时穿的运动鞋，那就有办法用这招。解开鞋带并不是多麻烦的事情。但我今天穿的是没有鞋带的靴子。当然，我不是为了耍帅，单纯是担心融雪后的神社境内会不会很不好走。没想到居然在这个时候出现恶果，我真是太不走运了。

“如果一定要用绳子的话……”

千反田白皙的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和服腰带。

“带缔也许能派上用场。”

“那是绳子吗？”

“是的。”

点头的千反田不知为何稍稍别过脸去。我没有在意这点细节，大大咧咧地问道：

“那个东西很难解下来吗？”

“嗯，算是吧。稍微有点麻烦。”

听到她这么说，我的心头突然闪过一阵不安。

“呐，千反田。我对和服不是很了解。”

“……”

“把那个叫带缔的东西解下来之后，和服没问题吗？”

千反田低着头，迟迟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她才小声说道：

“腰带部分会整个散掉吧。”

“笨蛋，那就不能拿来用啊！”

“果然是这样吗？要重新绑好的确很麻烦……”

问题不在这里。就算顺利将里志叫过来帮忙，如果那个时候千反田衣衫不整的话，该怎么说呢……很不好交代啊。我们之前的种种顾虑不就付诸流水了吗？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绳子呢？”

“我再想想看。”

储物间里有扫帚、铁铲、大扫除用的长棒、架太鼓的台子，挂旗子的长旗杆倒在地上。还有纸板箱，里面是大量纹样相同的茶碗。在只有这么多东西可用的状况下，我们走到了这一步，现在只需要一根绳子就好了……如果有刀子的话，还能把固定扫帚前端的麻绳割下来用。拿铁铲用力砍过去的话，能弄断吗？不行，不管能不能弄断，麻绳的长度都不够。

千反田似乎难以忍耐沉默了，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那个……为什么只要有绳子就能向福部同学求救呢？”

先不要问这个，现在重要的是绳子在哪里？我已经快冻死了。

7（side B）

摩耶花发出异常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也难怪她会大惊失色，又有失物被送过来了。这回是束口袋。不是我平时使用的便宜货，而是适合搭配女性和服的高雅物品。

摩耶花之所以会那么惊讶，是因为那是千反田同学的东西。在我来之前，她看过千反田从里面拿出钱包来，所以记得很清楚。手帕、钱包，然后是束口袋。连续三件失物。这也是奉太郎的“凶”带来的不幸吗？顺便一提，我是中吉。虽然有些遗憾，不过跟凶签比已经很不错了。

“这也是在储物间旁边捡到的。他们在搞什么啊。”

颜色是浅紫色，束口绳是编绳，布面是不规则的彩球图样。真是令人羡慕的高级品，不过这明显不是男性用品，所以我不会拿来和自己的比较。

“上面还绑了一条脏脏的绳子。”

这句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绳子？”

“嗯，你看。”

摩耶花将束口袋拎了起来，下面的确绑着一条绳子。这是一只底端被绑住的束口袋。我不禁瞪大了双眼。

这、这是……

坐在地板上的我一跃而起。吓了一大跳的摩耶花仰望着我问道：

“怎、怎么了啊，阿福？”

“摩耶花，储物间在哪里？”

“就在那边，稻荷神的附近。”

“我去去就回。”

我快步出了社务所，在星空下全力奔跑。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奉太郎、千反田同学，我这就来救你们！

7（side A）

“里志应该能看明白的。袋口、袋底都被绑住的束口袋代表了什么意思。”

做完了该做的事情，我从容不迫地向千反田进行说明。更正一下，是在强忍寒冷的极限状态下进行说明。

“那家伙知道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

千反田也冷得浑身颤抖，但好奇心似乎超越了肉体的痛苦。她逼近过来，催促我继续说下去。

“究竟怎么一回事？我听不明白啊。”

“束口袋是带子。绑住袋口和袋底，里面的东西就被封死了……也就是‘瓮中之鳖’的意思。”

黑暗中，千反田歪了歪白皙的脖子。

“原来如此？”

她明显没有理解其中意思。我笑了。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你知道姐川之战吧？”

一涉及到教科书上的内容，就难不倒成绩优秀的千反田。她流利地回答道：

“是1570年织田、德川联军与浅井、朝仓联军的会战吧。织田信长赢下了这场战争。”

“在这场会战之前有个有名的轶事……你没听过吗？金崎的撤退战。”

一碰到这种教科书上没有的内容，成绩优秀的千反田就没辙了。她困惑地歪着脑袋看着我。我简短地进行了说明：

“信长进攻朝仓的时候，信长的妹夫浅井背叛了他。于是，信长的妹妹给阵中的信长送去了一个小豆袋。那个袋子两端都被绳子绑了起来。信长看到那个，立刻领悟到妹妹是想告诉他再这样下去会陷入瓮中之鳖的境地……不过，这到底是否真有其事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我侃侃而谈，但其实我是看了里志借给我的漫画才知道了这段轶事。我在暑假的温泉合宿时看了那本漫画。那似乎是相当有名的故事，白天无所事事的我看了《 新春特别电视剧　风云急小谷城》，里面也有提到。虽然我之前觉得光靠一个袋子怎么可能会这么顺利，干吗不想办法写封信送过去呢……但如果这个方法无法成功的话，那就伤脑筋了。

不过，应该没问题吧。里志反正也很闲，想必也和我们一样来找伊原了。只要看到束口袋，那家伙一定能够领会其中含义的。那本漫画就是他借给我的，而且他今天也看了《 新春特别电视剧　风云急小谷城》 。另外，那家伙很容易被刚看过的东西所影响到。只要看到两端被绑起来的束口袋，肯定能够联想到那件历史轶事的。

“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啊……”

千反田用力地点了点头，似乎总算明白了我的计划。星光照在她的侧脸上。

我的钱包似乎确实送到了伊原手中。因此即使是比较值钱的东西，相信巡逻的居民代表也不会占 为己有，而是负责任地送到失物招领处。既然如此，那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束口袋扔出去。

不过，为了传达信息，就必须要有用来绑住束口袋底部的绳子。仅仅靠束口袋本身的话，无法保证信息的完整性。问题是储物间里面

找不到合适的绳子。没有工具的话，那就是纸上谈兵。想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思考盲点……绳子不一定要在储物间里面找呀。

这个储物间的墙壁很脆弱。我一边在心中默念“对不起”，一边用铁铲钻开角落的墙面。这样一来，我就弄出了两个小洞，不过也只刚够把手伸出去，千反田也默许了。

我爬到架太鼓的台子上去钻洞。目标是储物间的天花板附近，屋檐的正下方。

我把手伸进小洞寻找绳子……记得写有“荒楠神社”的白色旗子就紧紧挨着储物间。因为旗杆太短难以竖好，所以用塑料绳固定在屋檐上。那条绳子就是我的目标。把手伸到储物间外面还是有办法做到的。

这样一来，我就完成了“瓮中之鳖”的信息。剩下的就看里志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门那边传来“咯噔”一声，接着是非常熟悉的声音。

“奉太郎，你在吗？”

千反田注视着我。她像是难以置信一般，瞪大了原来就很大的眼睛。我耸了耸肩膀，回答里志：

“得救了，差点就冷死了。”

“社务所在提供热乎乎的甜酒酿哦。我这就帮你打开。”

甜酒酿吗？虽然那是让我们陷入苦境的罪魁祸首，但此刻的我非常渴望着能吃上。

咯噔，哐当。铝门缓缓地打开了。

在月光和篝火的照耀下，里志笑着说道：

“哟，恭贺新禧。”

“哟，恭贺开门。”

寒冬里的冷风吹过，千反田轻轻地打了个喷嚏。

---

[1]注：日本的一升相当于1.8公升，一升瓶是指1.8公升容量的酒瓶。

[2]注：稻荷神是日本神话中掌管农业、商业的神明，相传以狐狸为使者，神阶是正一位。

[3]注：在日语里与“小纹”发音相同。

手制巧克力事件

1

看待事物的角度并不唯一，如今这已是常识。在当今社会，如果无法从多个角度解释一两件事物的话，那么就连初中生都不如了。但如果想更深入地去思考其中的意义，那么我们会发现，对于自己肉身等熟悉的事物也都没办法完全做到这一点，而且还会对稳定心理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追求，而是不去深究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换句话说，我们要“有选择地去相信”。如此一来，我们才能摆脱相对性的深渊，度过平凡的日常。

但是，这与全盘接受周围的一切、彻底放弃探究完全是两码事。尽管“有选择地去相信”是避无可避的手段，不过盲目相信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常识。不可饶恕之事决不妥协，虽然我没有这样的底线，但也不会轻视拥有此等底线的人。

对于在关键时刻变得笨口拙舌的里志，我试着这样为他的窘迫找借口打圆场。这里是镝矢中学放学后的校门口。由于时间比较晚了，只能看见零星学生的身影。敞开的玻璃门外天色已黑，不时吹来二月的寒风。里志露出仿佛得救的表情，转头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哎呀，奉太郎你真是善解人意。没错，不可饶恕之事决不妥协，这句话说得真妙。你想想呀，就拿手制曲奇饼干来说好了。在外

面买回来的曲奇饼干，用鲜奶油之类的东西装点一下就宣称‘好了，这是我亲手制作的曲奇饼干’，根本就不会有人认可吧？总而言之，我是没有恶意的……”

里志如此语无伦次真的非常罕见。福部里志，我刚进入中学就和这家伙认识了，而且交情还不浅。别看他外表柔弱、身材矮小、从表情上感觉不出任何威严或强势，其实胆子可不小……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对手实在太强大。

埋伏好等着里志，并把他逼入绝境的，是一个就算说是小学生也有人相信的小个子女生，名字叫伊原摩耶花。这家伙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和我同班。要我说，九年来这家伙除了尺码之外几乎没什么变化。再补充一点，我和伊原虽然相识已久，但基本上没说过几句话。就算现在伊原也根本没在听我说话。她低着头，左手叉腰，右手拎着一个红色包装纸的礼物，低声说道：

“也就是说，阿福你是这个意思吧。要自称是手制巧克力，就从可可豆开始做。把巧克力片买来隔水煮化，然后重新塑形的巧克力根本不能算是手制的巧克力，所以我的情人节巧克力不是手制的。你就是这个意思吧？”

今天是公元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这一天是巧克力行业大扩张的日子，对于世人来说，如果自己能有实际利益的话，那么故意配合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事实上，不得不说将这个节日定在二月中旬是一着妙笔。离别的季节即将到来，人们可以将情人节当成最后的机会来进行爱的告白——怎么想都觉得这个节日是经过一番精心设计的。

不过，这并非伊原第一次向里志传达自己的心意，而且里志每次都是含糊其辞，敷衍了事。但今天是情人节，已经无路可退了。伊原是认真的，她对里志的烂借口咬紧不放，怒火冉冉升起。

尽管她的言行举止还保持着平静，但低垂的眼中大概饱含着连鬼神都会退避三舍的眼神吧，悠然自得的我事不关己般思考起这种事情。身为当事人的里志就没那么轻松了，他勉勉强强地回答道：

“我没有说到这地步啦……”

“但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唔，简单来说是的。”

伊原猛地抬起头来，怒火终于爆发了。

“你、你居然说得这么无情！我、我特意……明明是情人节啊！好吧，我明白了。既然阿福你是这样想的……”

还来不及阻止，她就动手撕掉了红色包装纸，里面是用保鲜膜包着的心型巧克力。伊原动作利索地把保鲜膜也撕掉，使劲张开樱桃小嘴，把在二月寒风中冻得硬梆梆的巧克力一口咬下，断开的地方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绝对不会给你了！”

如此突然的行为让我们都愣住了。刚好路过的男生好奇地看着我们，然后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迅速逃走。伊原亲手毁了好不容易做出来的情人节巧克力，恶狠狠地瞪着里志。那不是愤怒也不是

悲伤，而是燃烧着熊熊斗志的严肃表情。伊原将破破烂烂的心型巧克力递到里志面前。

“你给我记住了，阿福。不对，福部里志！”

“什、什么啊？”

被气势震慑住的里志不由自主地问道。伊原高声宣言：

“明年！公元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四日！我会做出让阿福满意的杰作砸到你脸上……你给我记住了！”

吼完后，伊原就一阵烟似的跑过走廊。背影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楼梯口，再也看不到了。我回头看向里志，即使是他，面对此情此景也觉得有些尴尬。不过他马上耸了耸肩，恢复了平时的神色。我说道：

“这样好吗？”

“有点不太好。”

“那家伙哭了吧。”

“摩耶花？应该没问题啦……”

里志一边说，一边从自己的鞋柜里取出鞋子。我也学里志耸了耸肩，然后不再去想伊原的事。那家伙说的话应该是出于伤心吧。不过反正是与我无关的事情。

话说，伊原似乎打算明年送里志手制巧克力，不过真的会这么顺利吗？距离高中应考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他们两人的志愿学校都是神山高中，只要其中一人马失前蹄，日后只会渐行渐远。至于我，既

然也要面对高中应考，自然没工夫担心这种事情。吹进来的二月寒风实在很冷。我猛地颤抖了一下。

2

……我回忆起去年的这段往事。

现在想来，去年的我似乎比今年还要冷淡。不过那时我跟伊原真的不算特别熟，所以也是没办法的事吧。

我们从镝矢中学毕业，三人都顺利考上了神山高中。而且在莫名其妙的因缘之下加入到同一个社团里。我和里志算是朋友，而伊原喜欢里志，但我们可不是连上个厕所都会一起去的死党三人组。之所以会先后加入这个社团——活动目的不明的谜之古籍研究社，说得诗化一点就是命运的恶作剧，散文一点的说法就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不过要谈论古籍研究社这个社团，只提及我们三人是远远不够的。古籍研究社借用地学教室作为社团活动室，社员有四人。最后一个人可谓最为棘手。

那人大喊一声，打破了我在回顾过往的安宁心情。

“欸，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很好奇！”

我转过头去，首先看到的是黑色长发。由于背对着我，所以看不见她的脸，不过不用看也知道那家伙现在是怎样的表情。既然出现了那句“我很好奇”，那双出卖了她大和抚子般气质的大眼睛应该瞪得特别大，脸颊说不定也微微泛红了吧。富农千反田家的独生女，千反

田爱瑠。她那强烈的好奇心使古籍研究社这一年展开了不算无聊的活动。对于喜欢无聊生活的我来说，这实在很伤脑筋。

刚开始，千反田就坐在教室中央和伊原面对面聊天。她们似乎把在旁边看文库本的我当成了空气，音量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不是沉浸在过去的话，完全可以将她们的对话内容听得一清二楚。虽然我并没打算偷听，但伊原接下来的回答传入了我的耳中。

“所以说，巧克力在四千年来一直被视作‘饮料’。这并不是因为南美人缺乏创意，而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那两人一直围绕着巧克力的话题聊个不停。不对，与其说是聊天，更准确来说应该是伊原在给千反田授课吧。这也是我会回想起去年情人节那件事的原因。去年……没错，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公元二〇〇一年也进入了二月。为了节能，学校配备的暖炉无法将温度设定在十六度以上，实在难以抗衡寒冷。我虽然喜欢节能，但很讨厌寒冷。

然而伊原的语气却越来越热烈，仿佛要将寒气彻底驱散掉一般。

“一开始是西班牙的征服者带回欧洲，据说过了很久才普及开来。这也难怪，毕竟将可可豆磨碎的话，得到的是脂肪成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黏稠液体。在已经有了咖啡的年代，没有人会想喝这种东西的。”

“我不喜欢咖啡因，所以喝不了咖啡……”

千反田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不过这种成分有一半是油的东西感觉对身体也不太好呢。”

嗯，就像直接喝蛋黄酱一样啊。

“据说当时的人喝了以后就会胃痛，总之相当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普及开来啊。”

“那是在加入了砂糖之后，才逐渐被大家接受。在英国似乎被当作比咖啡更高级的饮料。卡路里很高，还有药效，算是比较上流的饮品吧。”

“药效吗？”

“嗯，是saiinyaku。”

千反田困惑地歪了歪脑袋。

“欸？字应该怎么写啊？”

正准备回答的伊原突然僵住了，对话瞬间停止。我的视线离开文库本，抬起头偷看伊原的表情。她的脸明显红透了。说话不经大脑，别人问什么就回答什么，那当然会变成这样呀。

“催促的催……”

“然后呢？”

“总之！”

伊原强行转移话题。看到那么狼狈不堪的样子，我强忍住心中的笑意。那几个字大概是催情药吧。

“原本是饮料的巧克力要成为能够入口的食品，光是抽出油分还不够，必须加入碱才行。用于中和酸味，分解油分。”

这个技术问题似乎引起了千反田的兴趣，伊原成功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碱吗？我很少听说食物会加这种东西……对了，我知道的只有中华面条。”

看起来松了一口气的伊原继续说道：

“而且只加了碱的话，可可豆沙沙的口感还是不好吃，所以要把豆子磨得更碎。至于颗粒的大小……小千，你觉得有多大呢？”

巧克力的颗粒直径——从没想过这种问题。由于手中的文库本意外的无趣，所以我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到了伊原的问题上。不过，实在很难想象出来啊。

相对，千反田沉吟了一声，回答道：

“这个嘛。我曾听跟家里有来往的小麦销售商提过，面粉颗粒的直径是四十到五十微米。巧克力也差不多这么细吧？”

但伊原得意洋洋地摇了摇头，好像那是她自己的功劳一样。

“告诉你，居然只有二十微米哦！”

“……好惊人啊。”

这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吗？没有比较对象，我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好吃惊的。二十微米和五十微米差别有那么大吗？

……啊，相差了2.5倍哦。

千反田钦佩不已地频频点头。

“只用研钵和研杵很难达到这个数字啊。”

“就和做冰淇淋必须要有冰淇淋搅拌机一样，在家里要从可可豆开始制作巧克力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真遗憾。福部同学不是想要从可可豆开始制作的巧克力吗？”

听到这句话，伊原轻轻叹了口气。

“去年的我还不知道制作巧克力是这么困难的事情……不过阿福在这点上应该和我一样，所以没问题。”

“你说没问题是……”

千反田话音刚落，伊原就浮现出笑容。不对，并不是那么爽朗的表情。夸张点来说，就是“她的喉咙咕咕作响让我感到一阵战栗，背上忍不住冷汗直流。那个少女的嘴角流露出充满黑暗热情的扭曲喜悦”吧。伊原握紧拳头，视线瞄向斜上方，如此宣言道：

“我会做出最好的手制巧克力！如果阿福再啰哩啰唆的话，我就把他监禁起来，然后再用资料把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仔仔细细地给他讲一遍。万一还不行……我就直接塞进他的嘴巴里！”

……真的不能惹来女人的怨恨。如果说不能对女人一概而论的话，那么至少不要惹上伊原。虽然伊原的说法有些夸张，但并不是在

开玩笑吧。里志好可怜，去年用无聊的借口推掉了巧克力，结果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真是自作自受。

千反田似乎也被伊原的执念给吓倒了，拼命地在安抚她。然后，千反田试图让话题回归正轨：

“那、那么，你要做怎样的巧克力呢？使用巧克力制作的点心有很多种啊……”

伊原估计是早就决定好了，她马上给出了回答：

“我打算用模具做出心形的。”

“欸，可是那不就……”

“我知道那样做毫无新意，但去年被拒绝的就是那个。今年我一定要让他收下。”

伊原猛地探出上半身，像是在说接下来终于要进入正题了一样。千反田也跟着凑了过去，两人的额头几乎要碰到一起了。

“我想用最好的巧克力。就是糕饼店卖的那些……小千，你知道哪里有卖这类材料吗？”

千反田不知为何压低声音回答道：

“我想想……在批发市场旁边，有一家会卖专业级食材的店。去找找看说不定会有。”

伊原也压低了声音。

“你能带我去吗？”

“好的。这个星期天如何？”

“就这么定了……要对阿福保密哦。”

“当然。”

两位女生定下了牢不可摧的约定。

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我是男生，而且是里志的朋友……如果说她们非常信赖我的话，那感觉也挺不坏的，但其实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吧。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伊原像是突然发现我似的开口说道：

“啊，折木。”

“……嗯？”

我也用像是刚注意到伊原的声音回答道。伊原却毫不理会我的好心，表现出少见的温柔，微笑着说道：

“你也不要说出去哦。”

“哦。”

“……绝对哦。”

我不会说的啦。所以，能请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吗？我会感激不尽的。

次日放学后，伊原和千反田继续在地学教室里进行着巧克力的话题。为了不打扰到她们俩，我决定还是早点回家吧。

二月的寒风让我拉紧风衣的前襟，汇入到放学回家的人潮之中。说起来，去年的时候，也就是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每天都会一放学就踏上归途。我的每一天都没有目的。即使早点回家，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事实上，我曾试着回想去年放学后都做了些什么，结果却是一片空白。不过在没有目的这一点上，今天和去年倒是没有区别。

我随着人潮来到大马路，走过桥上的狭小人行道进入商店街。到了傍晚，冬天原本就很虚弱的太阳就更加不可靠了。同学们的身影在不知不觉间变得稀稀落落。并非因为讨厌寒冷而全都躲了起来，只是四周本就没什么人影。只有汽车依旧川流不息。

我走在铺着瓷砖的人行道上，路过了绸布店、精品店和理发店。呼呼的风声中夹杂着轻微的电子音。理发店旁边是游戏中心。路过店门口时，突然看到停在店门前的自行车当中有一辆相当眼熟。那是一辆用破布来修补左边车把手的山地车，一看就知道是里志的。

我看了一下手表。虽然不是很想玩游戏，但也没有赶紧回家的理由。那么根据我的信条“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这种时候应该采取的行动就只有一个……直接回家。

然而，眼前的玻璃自动门正好打开，里志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似乎是看到我才跑出来的，脸上依旧带着一如既往的微笑，举起一只手向我打招呼：

“哟。”

“哦。”

里志瞥了一眼我的表情，说道：

“嗬，看来应该没什么急事。”

干吗讲这种不言自明的事情啊。我还没回复，那家伙就用大拇指比了比游戏中心里面。

“你来得正好。怎么样，要不要来上一局久违的对战啊？我开发出了里志特别必杀技，光是打CPU实在是不过瘾啊。”

是邀请我玩对战游戏吗？我稍稍打了个哈欠。

“我好久没玩了呀。”

听到我这么说，里志露出了从容的表情。

“我也是。但是奉太郎，根据中央教育审议会（简称中教审）的报告，最近的小孩子都沉迷于电子游戏。那么，作为现代的小孩子却完全不碰电子游戏，这在教育上可不好哦。”

我耸了耸肩回应他的笑话，朝店内迈开了脚步。反正没有拒绝的理由。

游戏中心真是久违了。可能是有意而为吧，店内的灯光明亮到刺眼的程度。在我的记忆中，游戏中心是充满烟臭味的地方，但这里完全没这回事，反而几乎没什么顾客。小型机台全部挤到角落，映入眼帘的都是没见过的大型机台。

我回想了一下自己到底有多久没来游戏中心了。我基本上不会独自一人到这种地方来，应该都是和里志一起去的吧。去年……不对，应该是前年吧，那个时候还会经常来。

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尽是些我不认识的游戏。时隔两年，这也是难免的。里志瞄了一眼好像来到异国他乡一样徘徊着视线的我，动作利索地往里走，在某个机台前停下脚步转头看向我。

“怎么样，这个游戏你还记得吧？”

里志选了一个我还有印象的游戏，是我以前经常和里志玩这个操纵机器人来对战的模拟游戏，两台驾驶舱造型的黑色机台仍然并排摆在一起。这两年来，或是更早以前，这款游戏就一直摆在这里。里志张开双臂高声说道：

“四散的弹药，交错的光线！这是臭男人们的浪漫啊，我总不能约摩耶花过来一起玩吧。”

“就算是其他游戏，她也不会想玩吧。好，我就陪你玩玩。不过可能不太顺手。”

“小意思，很快就能回忆起来的。那么，请你手下留情哦。”

说完，里志小巧的身体就滑进了驾驶舱。不消一会，里面就传来了雄壮的电子音乐。

我放下挎包，脱掉风衣，让自己轻装上阵，坐进另一台驾驶舱。我朝投币口投入一百日元硬币，向里志发起对战。里志使用的机体和两年前一样，特点是擅长空中作战、注重机动性。躯体细长，右手内藏着机关炮，机体前还装了一门光束炮。我也老老实实地选了自己曾

经使用过的巨炮主义大舰机体。外表厚实，看起来重心很低，右手握着滑膛炮，双肩扛着激光炮。

屏幕上显示出两具机体，电脑自动选择战场，场地是空中航母的甲板。根据我朦胧的记忆，这里障碍物比较少，对于重视回避的里志机体来说有点不利。不过应该无法填平长达两年的技术空白吧。

合成语音说出“Get Ready”。面板上只有两根操纵杆和五个按钮。“Go”。

比赛是三局定胜负。第一局，贴心的里志将一半左右的对战时间用在让我熟悉操作上。剩余时间不到十秒的时候，我按照自己的记忆发射激光炮，结果刚好命中在我正面射程晃悠的里志机体。旁边传来了“唔啊”“咔啊”之类的怪叫。就算周围没有其他人，这小子也太丢脸了吧。装甲薄弱的里志机体一下子就无法动弹了。

在第二局开始之前，匆匆忙忙跑出来的里志把脑袋伸进我的驾驶舱问道：

“怎么样，可以正式开始了吧？”

“嗯，基本上回忆起来了。开始吧。”

“OK，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里志刚钻回去，比赛就开始了。顿时，里志的机体从我的射程内消失了，这表示他认真起来了吧。我也赶紧让机体跑起来，刚才自己机体所在的位置冒出了蓝色的火焰。我转动机体搜索敌机。在正后方发现身影之后，马上扣动扳机，右手的滑膛炮开火了。但是还没命

中，对方又从我的视野中跑掉了。移动速度完全不是我的机器可以相比的。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我一边回忆起过去的经验，一边尽可能地避开对方的攻击。说是避开，其实只是拼命奔跑而已。里志的机体在空中飞行。机关炮弹像是进行空中轰炸一样倾泻而下。不过，稍微被打中几下也不要紧。因为我的机体装甲很厚。

初中时，我们玩这个游戏分出胜负的方式只有两种。一个是我利用机体的强大火力在游戏一开始就把里志的机体破坏掉。另一个则是里志利用机体的机动性一直拖到时间结束，将我玩弄在股掌之间。里志获胜的几率要高出不少，他总是嘲笑我说“奉太郎你太急于分出胜负了”。

突然，我在正面空中发现了敌机。再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没有瞄准就发射了激光炮。但是，敌机急速下降，轻松地避开了攻击。里志朝着维持射击姿势无法动弹的我发射了最大火力的光束炮。无可奈何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机体被击中。结果形势被里志掌控住，在机关炮的连番轰炸下，分出了胜负。

第三局。

Go的声音刚落，我就向前方全力奔跑，缩短敌我的距离。面对出乎意料的袭击，里志的机体只能往后方逃去。这是好机会，只要连续发射滑膛炮，总有一发会直接命中。对于装甲薄弱的里志机体来说，那将会是严重的打击。

不过里志也不是省油的灯，我本以为他会暂时专心回避，却不想当场站稳脚步，向我发射了光束炮。由于距离太近，我根本来不及做

出反应。我的机体被击飞，倒在了地上。

配合我的起身，里志接连不断地用身上搭载的炮火猛攻。这是攻击性的战术。面对迎面而来的炮火，我时而以狂奔闪过，时而用装甲抵受。

“唔……”

我忙着操控摇杆，同时产生了一种别扭的感觉。以前和里志对战的时候，他也是这种风格吗？

不对，明显不同。

里志的作战模式并不是这种风格。双方的炮火不断削弱对方的装甲，时间也所剩不多了。我孤注一掷射出的滑膛炮被完美地闪开，里志的机体一下子逼近过来。屏幕上的细长机体在急速接近。

但是，直线奔跑使之恰好成为了激光炮的最佳目标。我的手指扣上扳机，同时想起来了。

对了，里志的作战风格应该是“胜利至上”才对。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如果对自己不利的话，就会到处逃窜等待良机。如果到时间结束就能获胜的话，就会一直拖延下去。相对的，攻击时则会彻底攻击。不仅如此，甚至还会利用系统中的漏洞。总之，里志对胜利充满了渴望。万一因为一些不走运的因素而输掉，他会表现得很不甘心，完全不会掩饰自己的烦躁。可以说相当不服输。我之所以会远离游戏中心，简单来说就是不怎么喜欢里志的执念。

那现在这个突击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打算引我上钩吗？

虽然我意识到事有蹊跷，但为时已晚。我已经扣动了扳机。我的机体进入了激光瞄准的姿势。里志只要来个急刹车，逃到空中发射光束炮就能结束战斗。

然而，里志并没有这样做。屏幕上出现里志机体右手的特写，光剑嗖地伸长。白刃战吗？太乱来了，居然打算在那么远的距离冲过来砍人。

剑尖砍中我的机体之前，激光炮就近距离命中了。被击飞出去的里志机体翻了好几个跟头。总比分是2:1。我赢了。

屏幕上的“You Win”还没消失，里志就突然把脑袋伸了进来。出乎意料的，他的脸上是一如既往的笑容。那家伙兴奋得连珠炮似的说道：

“哎呀，真是很棒的战斗啊！奉太郎，你真的有两年没玩了吗？摇杆的操作相当精湛呢。自行车、游泳、骑马只要学会了就不会忘记，看来操纵机器人也应该属于此类！”

玩笑话也出口成章，的确是我认识的里志，没有丝毫差错。对于获胜，我也并非不开心，于是冲他微微一笑。

“很久没玩，完全回到初学者的水平了。疯狗打法而已。”

取得胜利的我获得了继续和电脑作战的权利。我认为里志指着屏幕是在叫我继续玩下去，于是我随便玩玩，输了就算。

我瞄了一眼“GAME OVER”的画面，正准备离开驾驶舱，一听罐装咖啡递到了我的眼前。半弯着腰的我抬头一看，发现那只手的主人是

里志。他说：

“这是奖品，我请你喝。”

我接了过来，那是热的黑咖啡。既然他要请，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一边拉开拉环，一边问道：

“怎么了，相当大方嘛。”

“也包含了硬拉你过来陪我玩的歉意啦。”

“你真的这么想的？”

“怎么可能啊！”

咖啡就算是罐装的，也还是热的比较好。但说实话，我比较怕烫，不太能喝热饮。我靠在附近的机台上，轻轻地啜了一口咖啡。

里志的样子并没有不自然之处，心情看起来好得很，但与我记忆里的“平日的里志”大相径庭。这家伙明明输掉了游戏啊。这种样子实在让我难以释怀。

“里志啊，在第三局的最后。”

“嗯？哦，我结结实实地吃了你一炮啊。”

“你为什么不飞起来呢？只要飞到空中攻击的话，我就完蛋了……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白刃战？”

里志搞怪地耸了耸肩膀。

“既然是操纵巨大机器人，最大的浪漫当然就是白刃战了。一刀解决战斗的话那不是很爽吗？不过大刀阔斧地砍过去，结果被反击的主炮命中，这也是相当赞的场面。所以从结果上来说，我是很满足的。”

若无其事的语气。如果相信这个说法的话，里志追求的不是胜利，而是浪漫……或者说是为了追求乐趣，所以才输的。

这种输法非常适合里志。对于这位依从本能追求乐趣的冒牌雅士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输法。如果是我熟知的里志，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这样一来，我在那一瞬间产生的奇妙感觉又该如何解释呢？

“好了，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里志特别必杀技之二吧。为你献上传说中的役满‘一筒捞月’！”我依旧小口喝着咖啡，里志却投币玩麻将游戏去了。看着硬是想兜牌的里志，两个身影在我的脑海中来来去去。

输了游戏狠砸机台的里志。请胜者喝咖啡的里志。

3

制裁之日终将到来。无论有多少人真心诚意地希望阻止这一天的来临，时间也不会停止，日历也是如此。如果无法接受的话，那么就以光速奔跑吧，没有人会制止你的。

就这样到了二月十四日。今年正月在附近神社拿到的年历上，这一天被理所当然地写上了“情人节”。早上起来之后，我发现房间前面放着一个小礼盒。估计是老姐的无聊玩笑吧。我打开了盖子，里面是一块巧克力和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纸条上写着……“送你一块巧克力片。里面包含了折木供惠衷心的哀怜”。

我将整个礼盒踹进自己的房间，上学去了。

神山高中跟平时一样，并没什么变化。学校允许学生穿防寒服装，所以上学路上能看到大衣、皮夹克等装束，比冬天以外的季节要热闹多了。进入学校后也没有闻到甜美的香气在飘荡。命运之日的开幕显得非常平静。

午休，打算购买核桃面包的我前往小卖部，冲进了人海。顺利买到最后一个核桃面包的我从人群里挤出来，这时才发现千反田也在吵吵嚷嚷的学生当中买东西。先不说那家伙的性格，至少在外表上满足了千金大小姐的条件，所以这幅挤在人群中的景象让人觉得很滑稽。千反田似乎也发现了我，她推开水手服和学生服，好不容易从里面挤出来向我打招呼。

“你好，折木同学。”

“哦。”

在整理领巾的千反田手上只有一个纸盒饮料。虽然不关我的事，但我还是有点在意，于是问道：

“千反田，你的午饭就只有这个吗？”

千反田闻言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视线。

“不是，我有准备好便当的。这个……我最近很喜欢这个。”

她把手伸了过来，我看了一下她手上的东西，那是叫做抹茶牛奶的奇妙物品。先不说这个搭配有多稀奇古怪，抹茶里不是有千反田讨厌的咖啡因吗……算了，反正也有所谓的安慰剂作用。我就不要多嘴了。

杵在拥挤不堪的小卖部前会给大家添麻烦的，于是我们迈出了脚步。我的教室就在千反田教室的隔壁。

我们慢慢走着，聊起了伊原的事情。

“话说，伊原的巧克力怎么样了？”

千反田浮现出微笑，有些骄傲地回答道：

“她决定用科多尔。虽然我觉得用雀巢也挺不错的。”

我默不作声地走了一会儿。但千反田似乎不准备解说，于是我只好询问道：

“你在说什么啊？”

“……啊，抱歉。她决定用比利时产的巧克力。当时在比利时和瑞士两个产地之间犹豫了一下。”

她接着说道：

“真是相当辛苦啊。我们买了很多店里的巧克力，两个人一一品尝了。这应该是非常难得的经验。除了巧克力还是巧克力……老实说，我暂时不想再见到巧克力了。”

她一边说，一边嘻嘻地笑了。我想象了一下在地学教室里，这家伙和伊原面对面地把满桌子的巧克力一个接一个地咬过去，也忍不住笑了。堆到快有天花板那么高的巧克力山想必是慢慢地变矮了吧。

“吃了这么多巧克力，你们没长痘痘吗？”

“我没事。摩耶花同学的脸上长了一个很显眼的，就用创可贴遮起来了。”

然后千反田露出了仿佛在做梦一般的表情。

“心形的模具是摩耶花同学自己做的。我都不知道摩耶花能做出那么厉害的手工活。还有非常细致的雕刻……两个面对面的丘比特，真的很可爱呢。唯一的遗憾是木制模具似乎不太适合用来做巧克力，可能会不太平整。”

“怎么说她也是漫画研究会的人，使用美工刀应该是家常便饭。不过我也不知道她居然会用雕刻刀。”

“摩耶花同学的专注力非常高哦。所谓倾注心思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实在太美妙了。”

倾注心思吗？要我说，伊原的优点就是这份专注力了。如果说对于事物容易沉迷到忘我的是千反田，那么对于事物格外专注的则是伊原。顺便一提，里志能够同时享受到两者的乐趣。而我就不用多说了，对于大部分事物都不感兴趣。这次的巧克力对于伊原来说是雪耻战，自然会拼尽全力的。

“那么，巧克力已经送出去了吗？”

听到我的询问，千反田摇了摇头。她稍稍皱起眉头说道：

“这个有点遗憾。摩耶花同学希望能自己送出去……她原本打算放学后在社团活动室送的，但是漫画研究会那边有事，她实在难以脱身。”

“那她准备怎么做？”

“她会先把巧克力放在社团活动室，然后叫福部同学过去拿。其实用不着拘泥于放学后，只要是二月十四日这一天，情人节的仪式都能成立，所以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才对……”

嗯。虽然千反田频频表示遗憾，但以若无其事的态度将巧克力抛给对方也别有一番情趣。感觉这是里志比较喜欢的做法。

这时，千反田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猛地转头看向我。一脸严肃的千反田跟我正面相对。

“啊啊，对了，折木同学。今天是情人节。”

“……”

千反田轻轻地低下了头，重新抬起来后，脸上又恢复了原本的开朗表情。

“我家的规矩是，对于关系真正亲密的人，岁末中元节就不需要赠送礼物。因此，我没有准备情人节巧克力给你，还请不要介怀。”

……是这样啊。

不过我至今为止都不知道原来中元节岁末的礼物跟情人节巧克力是并列的。

可能是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吧，路过的二年级学生露出强忍笑意的表情快步超过了我们。我真想狠狠地往他的屁股踹过去。

放学后，我将教科书和其他书籍放进挎包。这时，里志来找我了。他总带在身边的束口袋不知放了什么，变成了鼓鼓的长方体。里志甩动了一下束口袋，向我问道：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奉太郎？”

由于知道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蠢事，所以我不打算去地学教室。我原本想回答“马上就回去”，但看了一眼窗外之后，发现刚开始下的雨雪越来越大了。虽然我的鞋子和大衣都具备防水功能，还带了伞……

“我想等雨雪停了，或者转为下雪再走。”

“在这里等吗？”

我思考了一下。教室里暖气关了，是很冷的。而且今天是情人节，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放学后还待在教室里等天气变好的话，可能会给其他使用者添麻烦的。我可没那么不识趣。至于社团活动室，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实在是太蠢了。

“这个嘛，就去图书室好了。”

闻言，里志迫不及待地点了点头，从束口袋里取出一本书递给我。那是四六型开本的精装本，一看标题就知道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内容是一对过着平凡生活的男女，因为小小的不协调感而遭遇大灾难，死亡的阴影席卷整个城镇！我不怎么喜欢看恐怖小说。

“你怎么看这种书啊……就算你大力推荐，我也不会看的。”

“我不是要推荐。不好意思，能帮我还掉吗？快到期了。”

我没有回答，而是将那本书和活页笔记本一同塞进包里。我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问道：

“你要去社团活动室吗？”

听到我这么问，他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是的”。我有些在意他为什么这么无精打采，说道：

“伊原好像不会过去哦。”

里志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似乎对于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感到意外。

“哟，你的消息真灵通啊……是千反田同学吗？”

他这样嘟囔道。

“说是无法从漫研脱身。”

“我是这样听说的。”

“千反田感到很遗憾呢，伊原……”

里志打断我的话，滔滔不绝地说道：

“现在漫研内部起了一点纷争。潜在的对立在文化祭之后具体化，分成印象派和理性派两个派别在争夺主导权。如果处理不得当，历史悠久的漫画研究会搞不好就无法避免分裂的下场了。从人数上来说，印象派和理性派是三比一，我对此感到有些心酸。摩耶花是理性派的领头人，今天恐怕也是因为这方面的事情吧。”

虽然他的话题转移得实在太生硬了，但我决定先不管这点，问起他刚刚提到的陌生词语：

“印象派和什么来着？”

“理性派。也可以称为重视角色派和重视剧情派。听说会像当堂对峙一样，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参加呢。”

他说得非常开心。感觉比起二月十四日的活动，他对这方面的传闻要更感兴趣。算了，这不重要。

“那两派的名字是你取的吧。”

里志一听，有些做作地耸了耸肩。

“我依旧怀有对倡导者的憧憬哦。”

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彻底瘪掉了的束口袋。我不陪里志继续闲扯，背好挎包，将风衣搭在手臂上，离开了教室。里志也跟着我走了出来。通往特别大楼的连接通道与图书室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在教室前面就分道扬镳了。

“那么再见啰，折木同学。”

我也用开玩笑的口气回复了装腔作势的里志。

“加油哦。”

“你在说什么啊，真是的。”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雪耻战的那一位呀。

图书室里出乎意料地空荡荡。一般来说，放学后如果天气不好的话这里都会有很多人。

我先把里志的书放进还书箱，然后把挎包放到附近的座位上。我到书架去寻找可以随便翻翻打发时间的书，发现了南美名胜古迹的摄影集，就拿过来了。书架上也有欧洲和中亚的摄影集，我会选择南美说不定是在向巧克力发源地致敬吧。

首先是著名的玛雅金字塔，以及遍布在圭亚那高地上、由数个奇特凹坑构成的奇景。翻到下一页，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奇妙的植物，树干上长着有人脸那么大的果实。图片下有说明“Theobroma cacao。Theobroma的意思是‘神的食物’”，没有说这是什么语言。

我望着这张照片，发觉自己尤其在意今天有多特殊。但如果在意情人节的话，就不会不在意圣诞节。然而，上上个月的二十四日我并没特别留意什么。于是我试着回想一下，究竟是什么造成我对情人节的印象特别深刻呢？伊原的雪耻战稍稍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最大的原因是今天一大早就收到巧克力作礼物吧，所以才会让我意识到今天是十四日。

不过我可以肯定，即使如此，我对巧克力的期待也并没有比去年高。

这么说好了，正在看马丘比丘下水道遗迹的我，假如突然有个人红着脸来到我身边——当然，那是一名女生——然后，她说着“请收下这个”同时把心形巧克力递过来。这种时候，我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当然，肯定是觉得很开心。

不过我可以预想到，那份开心与自己得到意外的认可时所感受到的开心是一样的。从本质上来说，就跟自己随便乱画也能在市美术竞赛获奖一样。换成更口语化的说法就是“虽然我完全不明白好在哪里，不过既然要表彰我，那我很乐意接受，真是非常感谢”。

至于会不会产生为恋爱的萌芽感到喜悦的心情，那就有待商榷了。我以节能主义作为自己的信条。“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这个信条总是让我保持懒惰。当同时也能让我通过稍微有些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际关系。

古籍研究社让我觉得就像俱乐部一样轻松，无论是里志、千反田还是伊原，我们彼此都不会纠缠对方。比如千反田，虽然那家伙的好奇心总会打破我的安宁，但对于我打从心底不想去碰的事情，她不会死缠烂打地把我拉过去。事实上，无论是去年的“冰菓”事件还是“女帝”事件，千反田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要求我的协助。那家伙确实很强势，但不代表她会强人所难。如果她对我说“这是你的义务。你理所当然要这么做”，或者泪流满面地拼命求我，说不定我会立马退出古籍研究社的。

但是，这个能适用于恋爱和感情中吗？我能向恋爱的对象做出这种期待或强求吗？

……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生物是为了留下自己的遗传因子，也就是传宗接代才存在的。恋爱就是被升华的繁殖欲求。从这个观点来看，作为生物的我还不够完整吧。但不管怎么说，好歹我也算是人类，不需要太把生物学上的欲求当回事。因此即使是不完整的生物，也没什么好在意的。

如果非要讨论欲求的话，对于巧克力的欲求要更有探讨的价值。我喜欢吃辣，但也不排斥甜食。

我一边看着栖息在密林中、一身鲜艳橙色的毒蛙，一边思考着这种事情。

“终于找到你了，折木同学。”

冷不防听到有人叫我，于是转头看了过去。千反田的脸近在眼前。视线与那双大眼睛刚好对在一起，我不由得别开了眼睛。

冬天的干燥空气让喉咙有些痛。我干咳了一声。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

千反田大致环视了一下没多少人的图书室，然后嘟囔道：

“我还以为只要找到折木同学，也就能找到福部同学了。”

她是来找里志的。

“我又不是总和那家伙混在一起。”

“话是这么说没错……你知道福部同学在哪里吗？”

正准备回答的我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里志应该去了地学教室。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千反田就不会出来找他。

“他还没有过去吗？”

千反田轻轻地点了点头。

“因为迟迟不来，我就出来看看情况。因为和摩耶花同学说好了的，我想福部同学应该不会忘记。只是怕他临时出了什么事。”

唔。我看了一下手表。虽然不记得精确的时间，不过距离里志跟我道别前往社团活动室，应该还不到三十分钟吧。现在离五点还差几分钟。太阳即将下山，我能理解千反田着急的心情。

然而，那可是里志啊。虽然让别人久等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但在路上耽搁三十分钟左右对于那家伙来说是家常便饭。

我翻了一页摄影集，望着墨西哥城的远景，说道：

“里志很没有时间观念的。他说了会去社团活动室，你就再稍微等等吧。”

“并没有规定好什么时候必须到，所以不能算是迟到。我知道了，就再等等吧。”

千反田的语气显得有些无精打采，流露出些许不安。说完之后，她就转身离开了，黑发随之舞动。里志这个该死的家伙，就是不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我看了一下窗外，在想是不是该回去了。但外面的雨雪还没有停下来，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重新坐到椅子上，继续翻看摄影集。

4

从墨西哥城到里约热内卢，在我经历了一遍南美大陆的虚拟体验之后，雨雪总算停歇。我将摄影集放回书架上，准备穿上白色风衣。这时，有人来了。

滑门哗啦一声被拉开了。

“折木同学！”

在必须寂静的图书室里，千反田无视规矩，气势汹汹地朝我逼了过来。我本想叫她安静下来，但环顾四周，图书室里只剩下我、图书委员和身为管理员的糸鱼川老师而已。

千反田的表情与刚才来的时候截然不同。她抿紧嘴唇，瞪大那双原本就很大的眼睛。看来是发生了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吧。拎着束口袋的里志也在千反田身后现身了。他神情疲惫，少了几分平时的高昂兴致。

“奉太郎，你还没走啊。”

“我不是说了要等雨雪停了再走吗？”

我依序打量两人，对千反田说道：

“看来你这次是真的找我有事，但我正准备回去了。”

千反田先是轻轻颔首，然后再朝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是的，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帮一下忙。”

“抱歉，等明天吧。不管会不会帮忙，你还是明天再拜托我吧。”

说完，我就准备离开图书室。

然而，千反田挡在了我的面前。看到我不禁皱起眉头，千反田垂下视线说道：

“对不起，请你听我说……事情都怪我，不应该随便让社团活动室空无一人。我实在对不起摩耶花同学。”

……看样子并不像往常那样出于单纯的好奇心。仔细一看，她双拳紧握，原本就很白的肌肤更是失去了血色。是因为慌忙跑过来吧，还是说有别的理由呢？她的脚也在颤抖。

我简单地向里志问了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时，千反田像是要盖过里志的话一般开口了，但声音非常微弱。

“巧克力……”

“巧克力？”

“摩耶花同学的手制巧克力被偷走了吧！她耗费了很多心血才做出来的啊！”

我看向里志。他有些伤脑筋地耸了耸肩，朝我点了点头。

伊原的巧克力被偷走了啊。

唔，是这样啊。

真是让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进入神山高中和古籍研究社已经快十个月了。期间因千反田而起的各种麻烦事，搞不好够得上我初中三年所遇上的所有事情，全都一下子向我涌来。

解决那些事件并没有撼动我的节能主义信条。但也无法忽略一个事实，这些经验似乎让我在该行动的时候变得更加干脆利落了。

所谓就像吃了黄连一样，指的就是我这时的表情吧。我穿上风衣说道：

“走吧，去找吧。”

啊啊，雨雪明明停了啊。不过这也算是为人处世的人情义理吧。毕竟我和伊原尽管缘分浅薄却很长久。如果知道自己好不容易做出来的巧克力被偷走了，那家伙会露出怎样的表情来呢？我可不想看到那种表情！

毕竟，我很讨厌恐怖片的。

穿过连接通道前往特别大楼。

地学教室在四楼。我正准备走上楼梯——

“等一下！”

里志叫住我，向我招了招手。

我没有心生困惑。因为正准备上去的那道楼梯被黄黑相间的塑料带子围了起来。这几天，校内正分区进行打蜡。带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刚打完蜡　楼梯禁止使用”。

楼梯有两条，于是我们绕到另一条去。走到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平台上时，一名卷发的一年级学生出声问我们：

“不好意思，请问能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歪掉吗？”

他正在公告栏上贴海报。海报内容是“工艺社毕业制作展　于通信制1-C教室”。我本来打算随便敷衍一下就直接走人，但身后的里志先开口了：

“移太低了。”

听到他这么说，我仔细看了一下，右侧的确偏低。接着，里志身后的千反田也开口了：

“这张海报是故意做成梯形的吗？”

谍报员[1]……不对，工艺社社员闻言往后退了一步，目不转睛地盯着海报看，然后轻声嘀咕了一句：“啊啊，我在搞什么啊。”

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美工刀和尺子，拆下海报，坐到楼梯上动作利落地开始修正。

我一边在心中默默祝福他工作顺利，一边前往地学教室。

门没有锁。走进室内停下脚步，迎面而来的寒冷让我全身颤抖了一下。我刚待在温度适宜的图书室里，不过相比起来这里还是太冷了。

千反田走到教室正中央的座位旁边，把手放到桌子上。

“就是放在这里的。”

原来如此，巧克力现在的确不在那张桌子上。

我还没说话，千反田就主动进行了说明。

“巧克力是用红色包装纸包装的。没有绑上缎带之类的东西。大小是……因为是心形，最宽的部分有……”

她伸出双手比划了一段距离，然后逐渐扩大。到了和自己的身宽差不多时，她歪着小脑袋思索了一下，又稍微缩小了一点，接着看向

我说道：

“差不多是这么大。”

看来除了五感、记忆能力和观察能力之外，千反田的空间认知能力也相当优秀。话说，那个巧克力还真是大啊。

“伊原呢？”

“还没有告诉她。虽然这样做有些不妥，但我希望先试试看能不能找回来，再决定要不要告诉她。”

千反田反复抚摸着桌子，仿佛这样做会让巧克力变回来一般。

“在我出去找福部同学之前，巧克力是在这里的。那时我的手表显示的时间是四点四十五分。回来时是五点多一点。都怪我出去时懒得上锁，结果整整十五分钟都是门户大开……”

说到最后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对于重情义的千反田来说，会感到如此自责也并不奇怪。看来她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里志开口对消沉的千反田说道：

“不过千反田同学，你又不是摩耶花的巧克力管理人，不需要太在意啦。”

“但是，这样太对不起福部同学了……”

“都说了，这不是千反田同学你的责任。如果说千反田同学有错的话，那么迟到的我更是罪无可恕了。”

真意外。我本来以为里志是某种意义上不懂得体恤别人的冷血之人。另一方面，虽然心肠火热的我不是冷血之人，但还是决定不要随便说出不恰当的安慰话语。

环视房间。地学教室没有什么特殊的设备。教室里只有讲坛、黑板、桌椅、放置打扫工具的柜子，仅此而已，放眼望去一览无遗。

不过，桌子有四十多张。我用拳头敲了一下旁边的桌子。

“确定不在这个房间里吗？桌子抽屉都检查过了吗？”

“是的，没有。我和千反田同学确认过了。不会有错的。”

哦，我想也是。

不对，等一下。

“不是只有千反田一个人发现巧克力不见了，然后在找的吗？”

对此，千反田回答道：

“是的。我在回来的途中碰到福部同学，是两个人一起进来的。”

“就是在那个楼梯，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平台上遇到千反田同学的。”

原来如此，在那边的楼梯啊。

……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丝灵光。我一甩风衣，转过身去。虽然我不喜欢动来动去，不过目的地就在附近。千反田对迈开脚步的我询问

道：

“你要去哪里？”

“那个谍报员在那里待了有多久？”

我一边说一边走出了社团活动室。两人也跟了上来。

“谍报员是谁啊？”

“就是那个卷发的家伙，在贴海报的。”

“……你是说工艺社的那个人哦。”

她稍微思索了一下。

“在我去找福部同学的时候，他刚好把海报摊开。”

“运气不错。”

听到这句话，里志应该领悟到是怎么一回事了吧，不过有时迟钝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千反田就不好说了。保险起见，我补充道：

“既然谍报员一直待在那里，那么说不定会记得有哪些人经过楼梯的。因为打蜡的关系，两条楼梯只有一条能使用。”

“哦哦……的确是这样啊！”

仿佛有了一线希望，千反田消沉的声音变得开朗一些。不过，里志对此保持慎重态度。

“有没有可能……那个谍报员就是巧克力小偷？”

“不可能。”

“欸？”

“哪有人偷了东西之后还有心情去管海报贴歪了没有啊。”

我们走过转角处的女生厕所，下了楼梯。谍报员仍在公告栏前用美工刀修正海报。发现我们之后，他摊开海报问道：

“现在怎么样呢？”

千反田看了一眼，果断地说道：

“变成了没有直角的平行四边形。”

“……”

“先不说这个，我们有事想请教你。从你在这里贴海报开始，记得有多少人经过这条楼梯吗？”

千反田认真的眼神似乎让谍报员感到有些困惑。他向背后的我们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正犹豫着该如何回答，里志就简单利落地进行了说明：

“出了点问题，我们怀疑从这条楼梯经过的人当中可能存在着犯人。”

“啊……”

尽管听得不甚明白，不过可能觉得也无所谓吧，谍报员回答道：

“我记得哦。”

“总、总共有几个人呢？”

谍报员笑着回答了激动的千反田。

“三个。”

三个人啊。所以，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分别是怎样的人呢？”

唔，千反田果然很迟钝啊。我从身后戳了戳她的肩膀。千金大小姐转过头来，我依序指了指自己和她——

“我们两个再加上里志，总共三个人。”

然后朝谍报员投去进行确认的视线。他点了点头。

“绝对不会错吗？”

面对千反田的追问，谍报员拍着胸脯保证：

“对于记认别人的面孔，我还是很擅长的。而且我贴海报也没忘我到连有人经过都察觉不到的地步。”

千反田转过头来，疑惑地看着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偷偷地瞄了里志一眼，回答道：

“不就是——偷巧克力的人原本就在四楼，而且还没有走吧……里志。”

“嗯，怎么了？”

“有哪些社团的活动室设在特别大楼四楼呢？”

里志得意洋洋地挺起了胸膛。

“真开心，你把我当成数据库来使用啊。我想想，古籍研究社，轻音乐社，阿卡贝拉社，天文社，还有……对了，思想研究会也在四楼，不过没有社员就是了。”

那家伙接着说道：

“你很有干劲嘛，真少见。”

虽然我有点想冲他大吼“我是为了你才这么积极啊”，不过真要这么做就太累了，还是算了吧。而且千反田就在我们身边，这种话也不能说得太明白。

“既然如此，说不定有办法拿回来吧……可是，那个人为什么要偷巧克力……”

得知有希望拿回巧克力之后，稍微恢复从容的千反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嗯，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不过，总之——

“总之先把这件事有效地解决掉，理由到时候再说。我们到还留在四楼的社团去看一下吧，搞不好很快就能顺利解决呢。”

“但愿如此。”

千反田点了点头，在上楼之前很有礼貌地向谍报员道了谢。

我们察看了一下剩余的社团，结果比想象中还要顺利。

轻音乐社租了一个音乐厅，正全力为演唱会做准备。阿卡贝拉社每天在中庭练习已经成了惯例。不过这么冷的天气，舌头估计都冻得不太好发声了，也有可能早早就回去。思想研究会无需多说。如此一来，特别大楼四楼只剩下古籍研究社和天文社而已。千反田皱起了眉头。

“是天文社的人吗……”

“先去看看情况吧。”

我一边说，一边朝天文社的活动室——第五选修教室走去。途中，里志轻声说道：

“天文社的话，说不定那个人会在吧。”

“福部同学你有认识的人在那里吗？”

听到千反田的询问，里志坦率地点了点头。

“其实千反田同学和奉太郎你们也都认识。泽木口学姐是天文社的人。”

“那个人啊。真是让人放心啊……可以这样说吗？”

有点微妙。泽木口美崎。我记得那个名字。去年暑假快结束时，因为“女帝”事件和她有过来往。之后，她在文化祭的烹饪比赛中试图阻止我们古籍研究社胜出，结果自取灭亡了。印象中她好像会用香蕉熬汤。

两个社团活动室之间隔了一间教室。如果天文社社员真想偷巧克力，不用二十秒就能得手。

站在教室前面，从里面传来了开朗的笑声。我们看了看彼此。千反田点了点头，然后敲门。

“嗯？来了。”

我对应门的声音有印象。

千反田拉开了门。

首先是一阵热气涌来。校规禁止学生擅自变更公共暖炉的温度设定，但这里仿佛不知道有这条规定一般，暖和到了豪放的地步。如果戴眼镜的话，视野肯定瞬间变得白茫茫一片。

围坐在室内的学生总共有五人。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散布着纸张之类的东西。而且不知为何还有十来个骰子。男女比例是三男两女。在甚至有些炎热的暖气之中，全部男生都穿学生服，有一名女生穿着水手服。

没有穿水手服的女生应该就是刚才应门的人，也就是里志提到的泽木口。她和之前一样，脑袋边上绑了团子一样的发型，可能是非常

喜欢这样吧。那个团子用有黑色蕾丝的黄褐色布条包起来，显得相当雅致。不过身上穿的则是朴素的学校运动服。

一和泽木口四目相对，千反田就立刻以十五度角低头行礼，微笑着说道：

“你好，泽木口学姐，请把巧克力还回来。”

我在想是要捂住她的嘴巴呢，还是给她的后脑勺狠狠来上一巴掌呢。好在泽木口没有完全听清楚她说了什么。

“巧克力怎么了？唔，你是千反田吗？”

“是的。我是千反田爱瑠。”

“找我有什么事吗？”

估计是为了不让千反田再次说出惊人之语吧，里志迅速插嘴。

“事情紧急，吾等前来拜访，希望学姐能助吾等一臂之力。”

虽然是很胡来的说法，不过泽木口闻言露出了孩子气的笑容。看来怪人跟怪人比较好沟通吧。

“哦，要很久吗？”

“只要三分钟就足够了。”

在他们交涉的时候，我再次环视了一下第五选修教室。天文社社员的书包和防寒衣物都很随便地摆放在并排起来的桌子旁边。种类各不相同，书包和防寒衣物的数量都是五个。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袋

子，根据以往的经验，那应该是泽木口的东西。天文社的社员们不明所以地朝我们投来了讶异的视线。可能是在兴头上被我们打扰了吧，有个男生甚至明显摆出了臭脸。

泽木口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对天文社的社员们高声说道：

“我离开一会。如果突入前的入手难度是三，加五成买下来也没关系哦。”

天文社的社员们对离席的泽木口报以嘘声。

“五成搞屁啊！”

“难度三根本没有东西能买……”

对此，泽木口挥了挥手说道：

“被逼到绝境还能允许进行补给，你们就该心怀感激了吧？如果敢浑水摸鱼的话，惩罚可会加倍的哦。”

然后，她来到走廊上。千反田再次很有礼貌地向她低头行礼。

“很抱歉在你忙的时候打扰你……请问那是在做什么呢？”

泽木口简单地回答道：

“哦，是SF。”

“Science Fantasy？”

我漫不经心地出声确认，里志也几乎同时开口询问。

“Space Fantasy？”

“是Star Fighter。话说……”泽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盘着手说道，“这件风衣很有品位嘛。”

里志随声附和：

“是吧，学姐。您的眼光真好！这是奉太郎冬天最好的衣服，感觉就算里面藏了汤普森机关枪也不奇怪，真是太可怕了。”

如果能藏的话，我也想啊。应该能在吐槽你的时候派上用场吧。

泽木口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风衣。千反田耐心地又叫了她一声：

“那个，学姐……”

“哦，对了对了。那么，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的。”

千反田点了点头，转头向我使了个眼色。

……懂得在关键时刻刹车，看来千反田这十个月来是成长了不少。她不擅长拐弯抹角地说事情。尽管直言不讳的性格至今也立下了不少功劳，不过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在怀疑天文社的社员偷了巧克力，所以过于直接的话恐怕只会误事。我领会了她的意思，向前迈出了半步。

“唔，泽木口学姐。”

“你是……对了，侦探折木同学。”

听到非常不合实际的称号，我感到有些不爽，不过还是忍了下来。我指着地学教室说道：“是这样的，原本摆在那里的情人节巧克力被偷走了。”

泽木口的视线变得严厉起来了。好了，接下来就要看我旁敲侧击的手段了。

“所以我们在寻找目击证人。在四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之间，你们这里有人出来吗？”

不知道将找嫌疑犯变成找目击证人的小把戏能不能奏效。泽木口露出饶有兴致的笑容，轻声嘟囔道：

“偷情人节巧克力啊。又不是恋爱小偷，居然还有人会做这么风雅的事情。”

哪里风雅了啊。真想让她看看刚才千反田咬紧嘴唇的懊悔表情。

接着，她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四十五分到五点之间吗？不好意思，我们玩得很投入，完全不记得时间了。不过，离席的人……中山、吉原还有小田都出去过。是我让他们出去的。”

五人中三人吗？我看见千反田沉下脸来。

不过，还有办法进一步缩小范围。

“请问有人做好回去的准备吗？”

“为什么这么问？没有呀。”

“啊，小田同学是那个女生吗？”

“女的是中山。”

面对接连不断的提问，泽木口也不禁板起了脸。她没有改变整体的气质，叉腰对我怒目而视：

“我把话说在前头，没有人把巧克力拿进来。你要是觉得我在说谎那也无所谓，但是侦探同学，被人怀疑让我有些不愉快呢。”

她甩下这番话，突然打开了教室的门，然后朝里面大声说道：

“你们这段时间有没有看到什么类似巧克力的东西啊？”

天文社社员的男生们发出了笑声。

“学姐，能不要说这么悲伤的事情吗？”

“我也很想说看到了啊。”

泽木口用手指了指他们，仿佛在说这就是证据。

“那么，这就是你们想问的事情吗？已经够了吗？”

果然称不上很友好。尽管用了迂回的做法，但说到底还是在怀疑对方，所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基于自身的信条，我养成了不喜欢纷争的性格……真是伤脑筋啊。

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很有礼貌，向泽木口低头行礼。

“谢谢您，学姐。很抱歉说了不礼貌的话。”

“哦，我是无所谓啦。”

说完，泽木口就头也不回地走进第五选修教室。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感觉关门的声音特别响。“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不一会，室内就传来了格外开朗的吆喝声。

千反田来回看了看眼前紧闭的门和我，神情有些忧伤。

“折木同学……泽木口学姐生气了吧？”

“当然会生气呀。”

“……可是！我们必须想办法拿回摩耶花同学的巧克力才行。”

我转过头去。即使是里志，此时也沉下了脸。平时的微笑几乎消失无踪，还浮现出类似自嘲的神色。

“奉太郎……”他似乎有话想说。

我没有放在心上，提议先回到地学教室去。外面相当暗了，差不多该做个了断了。

5

地学教室位于楼层的角落，三面墙壁都开了窗户，因此寒冷的空气也容易溜进来。面对逼人的寒气，我忍不住缩起了脖子。

“好冷啊。”

我情不自禁地嘟囔起来，结果得到了温暖的回应。

“是吗？我倒还好。”

“只有你一个人穿着严严实实的大衣，还抱怨什么啊。”

呃，但真的很冷呀。

窗外有白色的物体在飘落。雨雪停了之后，就改成下雪啦。白色圣诞是耳熟能详的名词，不知道有没有白色情人节这个说法呢。感觉听起来有点像白葡萄酒的品牌名称呢。

我坐到旁边的桌子上。千反田站在我面前，用有些疲惫的声音说道：

“要怎么办才好呢，折木同学……我不想怀疑是天文社的人拿走的。”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只能继续说：

“除了那条楼梯，还有别的方法进入四楼吗？”

与我同样坐在桌子上、将束口袋搁在大腿上的里志摇了摇头。

“不能说完全没有。还有逃生长梯和专用滑梯，但使用这种方法肯定会因动作太大而引起注意。另一侧打过蜡的楼梯并没有拆掉，非要使用的话也不是完全办不到吧……”

“那边没有留下痕迹。因为刚打过蜡，如果有人从上面走过的话，应该会留下痕迹才对。虽然还有通往屋顶的楼梯，但屋顶的门一直上着锁。必须要有教师在场，学生才有办法到屋顶去。”

如此一来，路线果然还是只有那条楼梯。当然，如果用直升飞机将吊索放下来也是方法之一，不过我可不认为伊原的巧克力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值得对方如此大费周章采取间谍一样的方式来盗取。

……不对，等一下。我记得伊原使用的是比利时产的巧克力。众所周知，比利时是EU总部所在的国家。莫非伊原的巧克力里藏着足以撼动欧洲和平的微晶片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管是吊索还是停在空中的直升飞机，都是很有可能的。

“折木同学？”

“不，什么也没有。”

今天没有听到过直升飞机的声音。

巧克力在哪里呢？我看着飘落的雪花，想到了另外的可能性。

“对了，你们找巧克力的时候有留意过下面吗？”

“下面吗？”

我用手指比划出一道抛物线。

“如果从窗户将巧克力扔出去的话，就会掉在地面上吧？”

千反田摇了摇头。

“那不可能，我已经找过了。”

真是无懈可击。那么这招如何呢？

“你有调查过女厕所吗？”

两人都傻眼了。

“什么？”

“你说什么？”

“女厕所呀。在那段十五分钟的时间里，特别大楼四楼可以进出的场所只有这里、第五选修教室和女厕所吧。而这房间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都找不到巧克力。那么，小偷有可能把巧克力藏在女厕所里吧。”

我话还没说完，千反田裙摆飘扬转身踏出一步。然后她发觉我不动如山，就催促似的说道：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一起去找找看吧！”

一起……她还真是强人所难。

“抱歉，你一个人去吧。”

“折木同学，人多力量……”

“我说你啊，如果这层楼的厕所是男厕所，你有办法冲进去吗？”

千反田似乎有些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听我这么一说，她才满脸通红地“啊”了一声，然后一再向我低头表达了歉意，一路小跑离开了教室。顺便一提，特别大楼的男厕所在一、三楼，女厕所在二、四楼。

里志笑着目送千反田离去，晃着脚询问道：

“你真的认为会在厕所吗？”

我懒散地回答道：

“不觉得，连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

“万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零点零一吧。连这么低的概率都没有吗？”

“里志。”

我叹了一口气。

“我大概猜到在哪里了。麻烦你安静一点。”

“……这样啊。”

听我这么说，里志闭上了嘴巴。平时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千反田回来为止，大约三分钟的时间，地学教室里一片寂静。

回来的千反田失望地耷拉着肩膀。

“没有……”

我点了点头，说道：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性。”

“欸。”

千反田抬起低垂的脑袋。就在这时，该来的一刻终于到来了。

地学教室的门被打开，那家伙进来了。身穿水手服，外面披了一件米色的夹克，头上戴着毛线帽子——是伊原摩耶花。左脸的创可贴是为了遮住试吃大量巧克力而长出来的痘痘。伊原看到我们，浮现出困惑的表情。

“咦，为什么你们都聚在一起啊？”

“摩耶花同学……”

千反田的嘟囔声听起来似乎有些颤抖。但伊原没有注意到千反田的神情，脱下帽子轻松地说道：

“对了，我的巧克力怎么了？”

一进来就直奔正题啊。也难怪，毕竟这是伊原最关心的事情。

我将视线扫向里志。不过那家伙面无表情，只是淡漠地看着伊原。似乎不打算说些什么。

那么就由我来说吧。正准备开口，千反田似乎察觉到我的用意，马上举手制止了我。她是想亲口告诉伊原吧。我只好沉默了。

千反田笔直地注视着伊原。

“摩耶花同学，对不起。”

她的声音不再颤抖，估计是做好了觉悟吧。而伊原则露出惊讶的表情。

“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必须向我道歉的事吗？”

“是的，其实……”

不过她还是稍微迟疑了一下。

“我没有锁门就离开了教室，结果摩耶花同学的巧克力在这段时间被偷走了……对不起。”

不再动摇的语气，堂堂正正的态度。但千反田的眼睛有些红了。

然而，得知此事的伊原却采取了与我预料中完全相反的态度。

她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哦，是这样啊。”

然后她停顿了一会，浮现出有些伤脑筋的苦笑。

“被偷走了啊。”

这个表情，这些话语。

我难以相信伊原居然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我以为伊原肯定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当场发飙。即使我再怎么不懂男女感情，也明白那

才是正常的反应。如果我是伊原的话，绝对不会原谅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伊原保持着平静。相反，千反田的情绪倒是快要崩溃了。

“摩耶花同学，我……”

伊原对内疚的千反田摇了摇头。

“不要露出这样的表情，小千。你很在意没锁门的事情吗？谁能想到居然会有人进来偷情人节巧克力啊。”

“可是！”

“千错万错，都绝对不会是小千你的错。而且，我不记得自己有拜托过小千帮忙看管巧克力……我才觉得过意不去呢。让你帮了那么多忙，结果白费力气了。”

说完，伊原重新戴好刚刚脱下来的毛线帽子。她将视线从千反田身上移开，轻声嘀咕道：

“嗯，但还是有点受打击啊。我今天就回去了。小千，你真的不需要放在心上哦。”

然后伊原转身，踏着平静的脚步离开了地学教室。我们注视着她的背影，没有人能够出声挽留。

我，千反田，里志。望着伊原的背影，我们三人心中的想法肯定各不相同。

过了一段时间，算准伊原应该不在四楼了，千反田毅然决然地迈出脚步。我看出了她的意图，于是从桌子上跳下来挡在她面前。千反田没有止步，一直到鼻子快碰到我的时候，她才总算停了下来。

“……请让开。”

“你想做什么？”

距离实在是太近了。我一边说，一边往后退了一步。但是，千反田也跟着我的动作向前踏出一步。

“即使采取有些强硬的手段，我也要找出摩耶花同学的巧克力。不然的话，今后我就没脸见摩耶花同学了。”

“大家都说这件事不能怪你啊。就算去问法律方面的专家，也一定是同样的意见，纯属意外。”

“我不管法律是怎么认为的。我无法原谅我自己。摩耶花今天应该是很开心的，结果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无法坐视不理！”

她想从我的旁边穿过去。

我反射性地伸出了手。我的右手抓住了千反田的右手腕。

是温暖的手。

因为握着手腕，所以通过肌腱感觉到千反田紧握的拳头正试图使劲。要不要放开呢？犹豫不决的我开口说道：

“我不敢说完全理解你的心情。毕竟我不像你那么感情丰富。不过，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今天我一定会将巧克力交到里志手

中。”

没想到身为节能主义者的折木奉太郎居然会有如此自告奋勇的一天。

千反田那双大眼睛瞪得更大了。但她并没有松开拳头。

“……我很高兴你能这么说。既然如此，我也想一起帮忙。”

我摇了摇头。

“不行。我心里大致有数了。但如果有你在场的话，就不太方便行事了。”

短暂的沉默。千反田轻声问道：

“你有线索了吗？”

我放开千反田的手。我可能不小心用力过度了吧，千反田抚着被抓住的手腕。

事到如今，不能再含糊其辞了。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是谁？”

“只有一个人有办法偷走巧克力。那就是——”

我叹了一口气。

“天文社的中山。”

传来了桌子晃动的咔嗒声响。是里志站起来了。现在先无视掉他。

“根据那个谍报员的证言，只有我们三个人从三楼上来的那条楼梯经过。再根据泽木口的证言，判断出有偷巧克力嫌疑的天文社社员一共三个人。”

“是小田同学、中山同学和吉原同学吧。”

“那么这三人当中是谁进来偷走了巧克力呢。如果换成你的话，会怎么做？伊原的巧克力应该非常大吧。”

千反田点了点头，用手比划出略小于自己身宽的距离。

“差不多这么大。”

“这么大的东西根本无法藏起来。既然没有藏在厕所里，也没有丢到外面，那么只能带回到第五选修教室里面了。但是，泽木口说没有人把巧克力带进来。社员们也都这么说。如果整个天文社都是同谋那就另当别论。若非如此，便能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我指了指自己和里志。

“学生服没办法将这种尺寸的巧克力藏起来。如果有书包的话，说不定能放进去。我的风衣也可能放得下。但是，离开教室的天文社社员并没有回家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书包和防寒衣物带出去。学生西裤的口袋太小了。尽管可以藏在衣服内侧，但巧克力这样硬邦邦的东西会让动作变得很不自然，绝对会非常显眼。”

接着，我指向千反田。

“但是，水手服就能做到。只要胶带之类的东西绑在腿上，就能用裙子遮盖起来……我不知道中山这位天文社社员为什么要偷伊原的巧克力。也许两人之间存有我们不知道的过节吧。不管怎样，既然只有中山能够不为人知地将巧克力偷走，那么就只能认为是她做的。”

停顿了一会，我再次重申：

“伊原的巧克力一定会在今天交到里志手中。我有绝对的自信。但如果你在场的话，事情就不太好办了。所以今天你就安下心来回去吧。”

千反田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不由得想马上别开视线。唉，我真是太不中用了。

不过，千反田还是稍微重拾笑容。

“折木同学很少会把话说到这份上呢。”

“是吗？”

其实我自己也这样觉得。太勉强自己了。

“我知道了。虽然不明白折木同学你要做什么，不过既然你说了这样做会比较好，那我就放心了。”

紧张感暂时撤离，我脸上的表情大概也放松下来了吧。

“好的，进展顺利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就拜托了。”千反田向我低头行了一礼。

千反田回去后，社团活动室里面只剩下我和里志。

我望向彻底暗下来的外面，雪还在下。我皱了皱眉头，将挎包背在肩上。

“好了，回去吧。”

听到我的这句话，里志也从桌子上跳了下来。

“是哦，回去吧。”

这次我们没有忘记将门牢牢地锁上。

6

夜晚的归途，眼前是车头灯、车尾灯，还有雪花。我拉紧风衣的衣襟。

寒风吹过，我将脖子缩在风衣里面。里志走在我的旁边。他拎着束口袋，背着后背包，只穿了一件羽绒背心来御寒。

“将情人节巧克力绑在自己的大腿上偷走吗？”

我嘟囔着自己刚才的话语，不禁一笑置之。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啊。”

“我觉得道理上讲得通呀。”

里志晃着手中的束口袋说道。对于他的这句话，我同样一笑置之。

“不，讲不通的。”

“嗬。”

“那个女生无从得知伊原会把巧克力放在社团活动室不管吧。退一步来讲，即使她有办法得知，也无法预料到千反田会留下来看管以及千反田中途会出去找你这些事情吧。”

“说不定有办法做到呢？”

“好吧，就当她能做到。里志啊，人的体温可是能够让巧克力融化的哦。而巧克力融化后的独特香气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掩藏的。另外，最重要的是——”

我们刚走到斑马线中间，绿灯就开始闪烁了。于是我小跑步过了马路，然后回头看向里志。

“正常人是不会去偷情人节巧克力的。”

里志苦笑着说道：

“你又无法保证中山同学肯定是个正常人。”

“脑袋不正常的人一开始就牵扯进来了。怀疑那位才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吧。”

人行道上积了薄薄的一层雪。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哧哧的声音。一阵强风吹过，我抱着肩膀忍受着等风停下，然后开口说道：

“我先把答应人家的事情解决掉吧。”

里志沉默不语。

“……那个束口袋给我一下。”

我的喉咙深处发出轻轻的笑声。里志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接过束口袋，我用力地纵向一甩。袋子里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那是碎片互相碰撞造成的。

我故意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恭恭敬敬地将束口袋还给了里志。

“在今天之内将伊原的巧克力交给你。这样就完成了。”

“佩服佩服，奉太郎。”

里志笑了。但在我的眼中，那只是习惯了挂在脸上的笑容，或者说是虚张声势。

偷走巧克力的人是里志。

千反田说巧克力被偷走的时候，我已经猜到只有里志这家伙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即使没有这样的预先判断，通过消除法也只剩里志了。既然排除了天文社全员，那么就只有从三楼上来的人有办法偷巧克力。根据谍报员的证言，只有三个人经过那条楼梯。千反田、我还有里志。我直接排除掉，千反田是“受害人”，所以也排除掉。那么就只剩里志了。当时我们问谍报员有几个人经过，所以他不会告诉我们总共有多少人经过了多少次。

估计里志一开始跟我道别说要去社团活动室之后，先是躲进了特别大楼三楼的男厕所。厕所在楼梯的旁边，三楼有男厕所。里志就一直在里面等着。想必他早就料到千反田迟早会出来找自己吧。

确认千反田下了楼梯之后，里志就前往四楼。于是，谍报员就记住了里志，说不定那时就问过他海报有没有歪。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在我们前往社团活动室的途中，里志对谍报员的回答应该是“移太低了”。只有之前说过“右边稍微移低一点”，才有可能作出这种回答。

来到空无一人的社团活动室，里志准备回收伊原的巧克力，可巧克力却出乎意料的大。他可能是打算将巧克力藏在束口袋里面吧，这下就有些不知所措了。里志的束口袋只能勉强放进四六型开本大小的东西。巧克力虽然比千反田的身宽要小，但还是比书要大一些。

如果直接拿在手里逃离现场的话，万一在楼梯附近碰到千反田，那么巧克力游戏就完蛋了。如此一来，里志采取的行动是？

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我们来到桥头。这是一条行人专用的窄桥。两人并排行走的话，边上就没法走人了。没有了障碍物，吹过来的风变得更加凛冽了。

“你把这玩意砸碎的时候，没有一丁点犹豫吗？”

里志没有回答。可能是因为我的声音很小，被风声盖过去了吧。

里志打碎了巧克力，或许是隔着包装纸直接用手肘敲下去的。如果稍微意识到里面是伊原亲手做的心型巧克力，说不定是小心翼翼地

掰断吧。不管怎样，结果都没区别。心型巧克力变得刚好能放在束口袋里面。

然后，里志离开了社团活动室。接下来，他只要装出在楼梯平台碰到千反田的样子，用“啊，千反田同学，抱歉抱歉，我遇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耽误了时间”之类的借口就能打发过去了吧。千反田和里志一起来到社团活动室。巧克力已经不在那里了。

在血色尽失的千反田旁边，里志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来到桥的中段，我停下了脚步。里志也停了下来。

为了不被风声盖过，这回我稍微提高了嗓门。

“这样我欠你的人情就还清了。”

“人情？”

里志回答的声音中含有一丝淡淡的笑意。

“是哪个人情呢。应该不是正月那个吧？我对于借贷方面没什么概念啦。”

“是去年四月的事情。那时，我为了逃离千反田而编了一出戏。”

里志好一会才想起来。

“哦哦。”他嘟囔道，“对哦，还有过这么一件事。”

“那时是你配合我演戏的吧？”

“是这样吗？真亏你能记得这么久远的事情。”

“我当然不会忘记。”我轻轻地咬紧牙关，“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做了蠢事。”

“是啊。当时我就这么认为的。”

今天我才真正领悟到这点。深切体会到用计谋欺骗别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上一次和这一次，被骗的人都是千反田。

然而，里志不怎么感兴趣地说道：

“不过，那是一件善事。节能主义的奉太郎不仅贯彻了自己的信条，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除了奉太郎你自己。”

一瞬间，风突然翻卷而来。飘舞的雪花在空中形成旋涡。我再次拉紧风衣的衣襟，低着头问道：

“你至少给我个解释吧。”

“解释吗？”

我不明白里志为什么会这么做。不过，我认为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我相信他，所以才想方设法说服千反田，用编造的推理来解决事情。因此，他之前调侃我说“你真有干劲啊”的时候，我差点一时火起吼出“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吧。不过他本人并没有拜托我，所以我只好保持沉默了。结果，我为了让千反田安心回去，不得不将无关的女生拉出来当替罪羔羊。也许还有更好的方

法，但我想不出来。今后那女生也将继续被千反田误解，一直在这种状况中度过校园生活吧。

我之所以会这样做，也是因为相信里志的行动是有理由的。万一——

“万一你说这只是在开玩笑……”

“如果我这样说的话？”

“那我就只能揍你了。用拳头，连千反田和伊原的份也一起。”

即使到了现在，里志的举止依然很夸张。他耸了耸肩说道：

“我可不想被揍。”

“顺便一提，如果你选择缄默的话，我会去向千反田道歉的，并把你也捅出来。”

“那就更糟糕了。我完全没打算要把千反田同学卷进去。”

里志仰头看向天空，然后长吁了一口气。

一段沉默之后，他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真不想说啊。不值得说给别人听的事情。不过，看来是不说不行吧。”

“我不管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但你并非只是想想而已，还付诸行动了。”

“是啊，奉太郎你说的没错。我没有后悔，虽然没有后悔……”

里志的视线从天空移到地上。可能是下定决心了吧，他开始娓娓道来。声音尽管不大，在风中却是清晰可闻。

“奉太郎，你认为我是有所坚持的人吗？”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回答道：

“这个嘛，我觉得你是兴趣至上的人。”

“这是决定性的误会。”

里志靠在积了薄薄一层雪的栏杆上。

“无论是兴趣至上的人还是有所坚持的人，都会全身心投入到某样事物当中。对于自己擅长的领域，他们不愿意输给任何一个人。所以每一天都处于新发现和钻研的状态中。”

“你不是这样吗？”

“不是。你已经忘记‘女帝’事件了吗？我说过自己无法成为最高权威的。广而浅……不过奉太郎，更正确来说，我放弃去成为那样的人。前不久，我们不是一起玩了对战游戏吗？”

他是说在游戏中心的那场对战吧。最后结果是2:1，我获胜了。

“嗯。”

“那个时候，奉太郎你也感到有些不对劲吧。对于胜利我并没有太大的坚持。两年前我和奉太郎经常玩那游戏。在现在的我看来，估

计会觉得那时的我是个很丢脸的家伙吧。争强好胜，为了胜利不择手段。输了的话，就会抱怨对手使诈，或者挑规则的漏洞。不仅是游戏，如果碰到熟悉武田信玄的人，就会去找相关书籍来阅读，让自己能够胜过对方。我还曾经试图拼赢铁道迷呢。我实在是太好胜了。我执着于各式各样的事情，现在都多得快记不起来了，比如服装的配色、汉字的正确笔画等。去吃回转寿司的时候，我坚持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吃，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好吃的东西从眼前溜走。”

仿佛觉得很可笑似的，里志自己也笑了起来。

“老实说，真是太无聊了。毕竟那么求胜心切，赢了却觉得很无聊，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才好。那时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想了很多都没想明白。真是大笨蛋啊，赢得那么丑陋当然不会觉得有趣。然后某一天，我对此感到厌倦了，放弃了继续执着。不，不对。应该是执着于‘不再去执着任何事物’。至于契机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奉太郎，在那之后，真的每一天都很开心呢。今天骑车远游，今天做手工艺。安保、简易保险、古典音乐。将不到执着程度的小小执着当成调味剂，涉足各个领域。忘了是什么时候，奉太郎你说我是鲜艳的粉红色，那真是巧妙的形容。”

里志基本上不是在和我说话。他的视线没有停留在我身上，继续自顾自地回想着过往。

“但是，如此轻松自在的日子却存在着一个问题。我执着于‘不执着任何事物’，得到了轻松的生活。我无从得知奉太郎的节能主义对于奉太郎自身来说究竟是多么重要的支柱。不过，我的不执着可是相当关键的原则哦。如果没有这个原则的话，说不定我会马上变回那个丢脸的执着派。然而，摩耶花却……”

我发现里志握紧了拳头。

“摩耶花是个好女孩。奉太郎你也许无法理解她的优点，但她真的是个好女孩。那么好的女孩子就算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那样的摩耶花说希望我能和她在一起，简直是做梦一般的事情啊。但是，但是啊，我可以把心思都放在摩耶花身上吗？

“我明明决定了不再执着于任何事物。唯独摩耶花可以例外吗？

“我曾经有想过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获得了现在轻松的生活。而我毫无疑问想和摩耶花在一起。那么，按照自己所想，放手去做不就好了。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啊，奉太郎，这是不行的，绝对不行。我如自己所愿，不再执着任何事物。我按自己所想，将自己的心思都放到摩耶花身上……我到底应该怎么对待摩耶花呢？如果最终没把摩耶花当作一回事，那么这就是不好的原则，必须修正才行。但是，我要怎么修正才好呢？还是说，想要找出答案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大错误？一直进行这种自问自答的我能够成为不会伤害摩耶花的人吗？

“我没能找出答案，去年的情人节就到了。奉太郎，你不觉得情人节巧克力是一种象征吗？我认为如果收下摩耶花的巧克力，就等于宣布自己对她有所执着。可是，我明明没有找出合适的答案啊。”

“所以，你没有收下来。”

“没错。然后又到了今天。你可以尽情地痛骂我是个蠢货。花了一年的时间，我还是没有找出答案！在那种状况下，要想不接受无法

接受的巧克力，就只有让巧克力消失这一个办法了吧。如果还有其他办法的话……嗯，就算需要被狠狠地揍一顿，我也没有关系。”

沉默降临。

但是，这应该是与千反田无关的事情。

“可是，你伤害了千反田。”

听到我这么说，里志轻轻一笑。

“……我没办法像奉太郎一样做得面面俱到。那不是我的本意。”

“你本来打算怎么做？”

“按照原定计划，摩耶花将巧克力放在社团活动室。如果我做好了接受的觉悟，就拿走。反之，就把东西留在原处。这是我们的约定，本来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并不是说摩耶花有错。但是，摩耶花没有料到，参加巧克力制作的千反田想成为送巧克力的见证人……”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伊原和这小子的共同计划吗？

“那么你有将刚才那些话告诉伊原吗？”

“当然说了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不然的话，我岂不是纯粹因为个人情况就把摩耶花耍得团团转吗！

“……不，其实也没太大的区别。

“去年，拒绝了摩耶花的巧克力之后，我们有谈过好几个小时，比起刚才我跟你说的还要详细很多。真令人怀念啊，都过去了一年呢。摩耶花对我说了相当重的话哦。最终，摩耶花没有认同我的想法。不过她说愿意等我。还将下一个情人节作为考验的日子。

“摩耶花即使听到巧克力被偷，也还是很平静吧？我认为她应该是明白了巧克力被偷也是我无法给出结论的信号。”

伊原明白是里志偷走了巧克力。到这里为止我是预料到了的。但是，我本来以为伊原会大发雷霆，毕竟不仅是去年，里志今年也拒绝了她的巧克力……我没想到其中还有这样的缘由。既然如此，伊原说漫研有事无法脱身也是编出来的吧。

里志张开双臂，学生服的衣袖随风舞动。

“好了，奉太郎，我交代完了。我的行动不是开玩笑的，也没有保持缄默。那么，奉太郎你准备怎么做？”

……雪越下越大。

我竖起风衣的衣领。桥上实在是太冷了。我重新迈出脚步，脚下的雪发出咻咻的声响。

里志跟了上来。

“刚才这些事情没办法告诉千反田吧。”

“不行，那还不如狠狠揍我一顿。”

我也这么觉得。就算里志曾经对伊原全盘托出，此时的对话毕竟算是男人之间的秘密。如果千反田和伊原也在进行女人之间的悄悄话，那么我也无法得知她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另外，对于里志来说，今天所说的内容也并非他的一切，而我也没有对里志展露出自己的全部。

不对，很难说。

我的信条是“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仅此而已。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展露的东西。我突然回想起刚才在图书室看摄影集时所思考的事情。节能主义无法处理男女感情问题。这其实与里志破坏手制巧克力的动机有一脉相通之处吧。不过那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存在着决定性的不同。那就是，里志的犹豫是为了伊原着想。

我带着烦恼，迎着呼啸的寒风走在河流上方。虽然归根究底都是这家伙的错，但我逼里志说出了他不想说的事情。我是不是应该对他进行补偿呢？我要不要对这家伙说“对不起，我太不了解福部里志了”呢？

幸好现在背对着里志，我露出了淡淡的苦笑。

算了，说不出口啊。

桥不长，在即将抵达对岸时，我询问道：

“那么，答案有了眉目吗？”

我转过头去，看到里志露出罕见的严肃表情，轻轻地点了点头。

“还差一点，只差一点了……我只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抱歉啊，大冷天还拖着你讲了这么久。我请你喝罐装咖啡。”

里志闻言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微笑。那家伙转动了一圈手中的束口袋，巧克力的碎片发出“咔嚓”的声响。

“好啊。不过难得奉太郎你请客，我就要红茶好了。”

回到家里，为了让冰冷的身体暖和起来，我泡了一杯热茶。喝了半杯左右，我给千反田打了电话。

我跟她说事情顺利解决了，巧克力交到里志手上，没有任何冲突，也没有结下任何梁子，事件圆满收场。千反田欣喜若狂，接连不断地向我道谢，逼得我只好使出有些强硬的态度才结束了永无止境的谢意，放下了话筒。

我撒谎了。但事到如今，反正破罐子破摔了，没有人会责怪我的。

回到自己房间，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

而且……并不能保证千反田没有对我撒谎。看待事物的角度并不唯一，如今这已是常识。毕竟我连老朋友里志都不甚了解。即使没有任何人撒谎，也很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误会而擅自曲解对方。

说到底，伊原不可能不知道千反田想见证送巧克力的过程。里志有发觉这点吗？伊原将千反田卷进来是为了让里志接受巧克力而采取

的策略。还是说，这也是我的曲解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脑子里一团浆糊。天文社的中山利用一些手段偷走了巧克力。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就不需要像这样望着天花板了。

巧克力片躺在地板上。那是我今年收到的唯一一块情人节巧克力。

我捡起那块似乎是国外产的巧克力，撕开包装和铝箔纸，朝着黑色巧克力一口咬下去。

巧克力的味道在嘴巴里扩散开来。那是强烈的甜味，还带有一点苦涩。然后理所当然的，味道逐渐淡去，最后彻底消失。只有那个印象还残留在脑海之中。

---

[1]注：谍报员的日语是“工作員”，工艺社社员的日语是“工作部員”。

绕远路的雏人偶

1

穿过神山市的市区，沿路往东北前进，不久就会遇到一条长长的缓坡。如果骑自行车的话，踩踏板的双脚会感到稍微有点沉重。虽然不至于要站起来骑，不过倒是可以恰到好处地热身一下。

骑了一会儿，道路两旁出现了稀疏的树林，还能看到些许残雪。四下突然变得杳无人烟，简直就像不同世界的分界线一样。实际上，从历史上来看，神山市东北部的丘陵地带曾是一处另有名称的独立村落。我是从福部里志那里听来的。在现在，那一带也有专门的地名——叫“阵出”。坡道逐渐陡峭起来。虽然春天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厚，但清晨依旧寒冷刺骨。我那急促的呼吸都化作了一团团白气。

我发现坡道顶端有一座小小的佛堂。这条路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一开始是里志带的路，第二次则是进行文化祭的庆功宴，古籍研究社四个人一起过来。不过，我一直没发现这里居然有座佛堂。大概是因为之前经过的时候总在吵吵闹闹吧。

今天我是独自一人。自诩节能主义者的折木奉太郎居然一大早就独自骑自行车来到遥远的邻村。要知道这在一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我忍不住露出一丝苦笑。佛堂中供奉的是地藏菩萨。我跳下自行车，单手拜了一下地藏菩萨，顺便当作休息喘口气。

地藏后面就是下坡路。

田地里到处可以看到斑驳的残雪。朝阳光芒四射，空气相当寒冷。

这条坡道并不算高，所以视野也很一般。尽管如此，还是能够看到在广阔平原的深处有一座与零散人家大不相同的宅邸。被白雪环绕的大宅颇为显眼，种植在庭院里的挺拔松树也能看得一清二楚。那里就是千反田的家。虽然从这里就能感觉到房子很大，不过像是能把人吓破胆的大厅、极为精致的楣窗等等，只有进去了才能体会其中奥妙。

不过，今天我并不是要到千反田家去办事情。我转头看往另一个方向。

在与千反田家隔了一条小河的对岸上，山的颜色比起新绿少了几分鲜艳，一座小小的神社就像是镶嵌其中一般建在山上。虽然看不到神社的正堂，不过那边立着社旗，应该没错了。

那里就是目的地，名字好像叫水梨神社吧。

起因是前天。

我百无聊赖地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看着怎么都看不完的超厚文库本。这时，电话响了。

“喂喂，很抱歉在你休息的时候打扰你。”

是千反田。千反田向来举止彬彬有礼，语气也很沉稳。不过当真人就在面前时，她的那双大眼睛，以及过去我所总结出来的经验都会时刻提醒我，那家伙并不是楚楚可怜的清秀少女。然而换成电话就看不到对方的脸了，所以有一瞬间我还纳闷是哪位富贵大小姐在给我打电话呢。

“我倒是没有在休息啦。”

“欸？折木同学，你在补习吗？”

“没有……”

在神山高中，我的成绩的确不算特别优秀，不过也没有沦落到会收到补习通知的地步。电话另一头的千反田平静地说道：

“那么，是在过春假吧。”

是的，我的确是在逍遥自在地过春假。

“很抱歉这么唐突……”

因为千反田的声音听起来确实显得相当过意不去，所以不知事情缘由的我也感到有些紧张。

“你后天有什么安排吗？”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日历。别说后天或大后天了，整个春假我都没有任何安排。如果老姐在的话，也许会指使我出去跑腿吧。还好她现在去南纪[1]旅游了。

“没有。”

“这样啊，太好了。”

电话另一头的千反田明显松了口气。然后她说道：

“那个，折木同学。我很清楚如此突然的请求会给你造成诸多困扰，但能否请你帮我撑伞呢？”

我握着听筒，不禁疑惑地歪了歪脑袋。

如果这是去年四月，我肯定会认真思考“是不是有‘撑伞’这种行话啊”。不过根据我和千反田相识一年的经验，我知道千反田求人帮忙时都会直接跳过说明部分。

“……麻烦从头说起。”

“从头说起吗？这个嘛，开端是在二战之后不久吧……”

“啊，不，从中途开始说就可以了，麻烦你说得浅显易懂一些。”

千反田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坏习惯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对不起，我不太擅长说明……”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低吟，千反田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路。

“简而言之，就是我家附近的神社要举行女儿节祭典，有天皇、皇后、左右大臣、三女官。以前好像连五乐师都有，但最近小孩子少了很多，就取消了。”

“嗬……”

为什么少了小孩子就要省略五乐师的人偶啊？真是无法理解。不过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现在是四月，而女儿节在三月。

“这不是晚了一个月吗？”

“啊，对，没错。因为是按照阴历来的。”

感觉她的意思是“就是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吗”。难道晚一个月的女儿节是如此普遍的现象吗？千反田没有在意满头问号的我，继续说道：

“所以，必须有人给天皇、皇后撑伞才行……可是，这几年担任这项职务的人突然受伤，手臂脱臼了。我不会强求，但我们人手本就不足，这一带能找的人都找过了，已经无计可施了。而且还有衣服尺码的关系，不是随便找个人就可以的。比如福部同学的身材就稍微小了点。根据我的判断，折木同学你应该刚刚好。”

说到这里，千反田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她试探似地问道：

“工作本身花不了一小时，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吗？”

我很清楚自己板起了脸。

简单来说，只要在人偶台旁边撑伞就可以了吧。但老实说，这真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就算有千反田帮忙介绍，让我去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地区参加祭典，实在是很不自在啊。

“没什么兴趣呢。”

“这样啊……”

尴尬的沉默。

不过仔细想想的话，既然只是撑伞的工作，应该不需要顾虑什么，也没有什么自在不自在吧。千反田应该知道我的节能主义。明知如此，她还是来拜托我。说明眼前的状况的确让她很伤脑筋吧。

如果能够简简单单地帮助有困难的千反田，倒也不是不可以啦。

“啊啊，好吧，我去。”

“欸？可以吗？”

听到我突然改口答应，千反田倒是大吃一惊。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很有礼貌地回应道：

“非常感谢，真是帮大忙了。”

“后天对吧。只要站在雏人偶旁边就可以了吧？”

“是的，一起走就行了。另外尽管不多，但还是有报酬的。”

哦，还有报酬啊。那就相当于简简单单的打工吧。

刚这么想，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不会吧……

“走是指和雏人偶一起走吗？”

“……是的。”

“雏人偶会走？”

“是啊。”

千反田理所当然似的回答道，不过她的声音渐渐变小了。我刚想说“为什么雏人偶会走路啊”，按捺不住的千反田开口说道：

“虽然的确是雏人偶，但请不要这样一直说个不停。我也会不好意思的。”

好像不太对劲啊。我思考了一下，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我只要给雏人偶撑伞就可以了。而千反田说雏人偶会走路，然后听到雏人偶这个词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看来结论只有一个。

“莫非雏人偶是……”

“……啊，难道折木同学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果然是这么回事啊。

停顿了足以将听筒换到另一只手的时间后，千反田耐心地解释道：

“水梨神社每年阴历的女儿节中，都会有女孩子打扮成‘活雏人偶’。‘活雏人偶’会领着一个队列在村中巡游。水梨神社的活雏人偶祭典还算比较有名，我还以为折木同学一定也知道……

“自从升上初中之后，皇后一职每年都由我来担当……福部同学说他会来看。”

不过里志要去补习，好像刚好赶不上巡游。昨天，他捶胸顿足地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听好了，奉太郎！好好给打扮成皇后人偶的千反田同学撑伞。千万一定绝对不能有任何疏忽！”

比起这个，我更担心在雏人偶背后撑伞的人是怎样的打扮。

虽然离约定还有一段时间，不过要是在陌生的路上迷路就不好了。我拉紧风衣的前襟，跨上自行车，一口气冲下了坡道。

2

仔细一看，发觉这里是个四面环山的村落。建筑物零星散布，可能是还没到播种的季节吧，田地里只有尚未融化的残雪和稀少的绿意。之前我听里志说过，在收割水稻之后，田里会种下莲花。千反田也曾经露出暧昧的笑容说是有地方会种。至于现在田里吐出新芽的是不是莲花，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沿着小河骑自行车。河岸边种了很多树。去年秋天落叶之后，还没有长出新芽。虽然我对风花雪月没有什么兴趣，不过这么常见的树种自然还是知道的。那是樱花。市区那边的梅花已经盛开，不久之后就会轮到这边吧。

说起来，植物并不是工业产品，因此偶尔会出现错季的现象。溯流而上，在我面前就有一棵独自绽放出鲜艳花朵的樱花树。尽管还没有彻底盛开，但其他树明明还在保持冬季的沉默，这棵树却已花开过

半。估计也是跟日照有关吧。独自绽放的樱花树还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我停下自行车。虽然独自绽放的樱花树确实让我感到很震撼，不过倒不是准备赏花。我从口袋中取出记事本，上面写着千反田告诉我的水梨神社路线。

“从平常的那条坡道沿着小河往上游走。你会看到一棵独自绽放的樱花树。穿过樱花树前面的长久桥，接下来顺着路走即可。”

从这棵樱花树往前走，再过第一座桥就可以了。我确认完路线，继续赶路。

我感觉到祭典的气息。玄关垂挂着印有家纹的门帘，孩子们在追逐打闹，远处可见的白色社旗。更重要的是，自己在这个不需要上学的早晨，居然从九点开始骑车来到郊外。

过了一会儿，拐过一个弯，就看到了一座小桥。那就是长久桥吧。这座桥的确很符合“长久”这个名字，看起来非常古老。桥面很窄，汽车应该无法通过。

但是——

我放慢了踩踏板的脚。

“……咦？”

桥头立着一个很常见的牌子。虽然很常见，但实在让人困扰。牌子上写着这样的内容——“禁止通行”。

桥正在施工中。我仔细看了一下牌子上的内容，好像是因为这座桥日益老化，所以要进行翻修工程。也对啦，颜色几乎发黑的木桥一看就不太稳妥，连沥青都没有铺就暴露在外的木板看起来也有好些年头了。

现在桥头只立着“禁止通行”的牌子，桥本身并没有封锁起来。所以，如果我想过去的话，还是有办法的。但是小河对面停着一辆轻型卡车，只见两个头戴黄色安全帽、身穿黄灰色连体工作服的男人，正在从车上往下搬铁制脚手架之类的器材。他们是土木公司的施工人员吧……擅自过桥的话，万一被骂就太不划算了。幸好这座桥只有数米长。我大声向对面的施工人员喊道：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施工人员转过头来，脸上的肤色黑得让人在这样的寒冷天气中都能联想到夏天。不知道是工作晒黑的，还是他们冬天喜欢滑雪呢。我运气似乎还不错，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很难说话的人。

“哦，什么事？”

“这里可以过吗？”

“可以可以。要过就趁现在。快过快过。”

施工人员招手让我过去。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推着自行车走过了长久桥。每踏出一步，脚下的木板都会弯曲，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看来的确是翻修一下会比较好。

等我过完桥，施工人员就两手叉腰，笑着说道：

“等下一辆卡车到了，我们就会开始施工。到时候就过不了了哦。”

“啊，谢谢。”

也就是说，回程要走下游的另一座桥了。也罢，反正应该不会迷路。

穿过长久桥之后，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千反田住在这个阵出地区，当然也该知道长久桥要施工才对吧。尽管如此，她却让我走这座桥，这未免有些奇怪吧。千反田又不可能故意恶作剧。

算了，既然都过来了，就没什么好抱怨了。接下来只要顺着路走就可以，于是我朝着小河上游骑行。

说起来，正月时我看过千反田的和服打扮。那天是初次参拜，今天则是祭典。我对于信仰方面并不是特别热衷，这还真是奇妙的缘分啊。

和远看时的印象相同，水梨神社就像镶嵌在山中间一样。规模与初次参拜时去的荒楠神社不同，水梨神社不仅鸟居很小，石阶也很狭窄。正堂与其说是历史悠久，不如说只是老旧而已。话说回来，和作为观光胜地的荒楠神社作比较未免有些太强人所难，这里也是相当尽力了。神社前面贴着仪式预定表，另外还立了一个用很大的字写着“活人偶巡游从十一点半开始”的招牌。

在我的人生当中，本来一次也没有进入过社务所这种地方。没想到今年却进了两次。毕竟是第二次，我有了一些莫名的自信，胆子也壮了不少。当然荒楠神社的社务所与水梨神社的社务所毫无关系，但

是怎么说呢，去过大阪的牛肉盖饭店，就能大摇大摆地掀开名古屋牛肉盖饭店的门帘而入，大概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吧。这便是所谓的“张三的仇报在李四身上”吗？还是说不一样呢？总之，即使身处穿着号衣的年长人士之中，我的确能够做到泰然处之，不再畏畏缩缩了。

虽然比荒楠神社的那个大厅要小很多，但是眼下这个房间也至少有二十张榻榻米那么大。我找到其中像是负责人的中年男子询问道：

“请问，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巡游是从十一点半开始，而集合时间是九点半。虽然我按时到了，但无事可做。那个鼻子红通通的男子一脸狐疑地打量着我，然后粗鲁地问道：

“……你是谁啊？”

“我叫折木，被人叫来撑伞的。”

“我没听过这个名字啊。”

“嗯，我不是这里的人。”

“哼……”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难道千反田没有事先打过招呼吗？大冷天一大早赶过来居然是这种待遇。就算是我，也不免感到有些恼火。

“你没有从千反田那里听说吗？撑伞的人受伤了，所以由我来代替他。”

可能是这句话证明了我的身份吧，男子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大改变。

“哦哦！你是替羽泽的啊。这件事我是听说了。怎么来得这么早啊？男孩子的换装很简单啦，晚点来也没关系的。”

……要是早知道晚点也没关系的话，我肯定会倾尽全力慢慢来的。出师不利的我不禁意志消沉，男子将我带到了煤油炉旁边。

“就在这个房间里准备。在轮到自己之前，就先待在暖和的地方吧。”

“哦。”

这真是求之不得。既然得到了许可，我就披上白色风衣，坐到煤油炉前面化成活雕像。这可是我最擅长的行动之一。话说回来，那个人说“男孩子的换装可以慢慢来”，意思是千反田从九点半开始就要换装吗？

除了我之外的人都各自在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好像都很急迫的样子。房间内基本会有四五个人守候着，时而有穿着号衣的男人急匆匆地跑进来，大声地交谈两三句后，人员就会进行交替。比如像这样——

“喂，酒是由谁负责啊？”

“酒的话交给中竹先生了。先不说这个，午饭要怎么搞啊？”

“已经让女人们去准备了，我现在去确认一下。”

或者——

“花井先生！电话，报社打来的！”

“报社？不是NHK吗？”

“说了是报社啊。”

通过这一连串 对话，我知道了刚才那名红鼻子男子叫花井。

在吵闹的和室中，我专心致志地进行着将热量融入体内的工作。偶尔会有人向我投来惊讶的视线，像是在说“那家伙是怎么回事，不来帮忙一直待在那里搞什么啊”。不过只要不对上视线，就没什么好怕的。

……我平时选择节能主义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理由。不过现在，我之所以待在暖炉前面一动也不动，是有正当理由的。

其一，我不了解这个村子。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祭典的步骤，我都一无所知。越俎代庖的话只会给大家添麻烦吧。

其二，暖炉前很暖和。

可能是因为我蹲下来让自己处于无声无息的状态，大部分人都直接无视了我。万一我一直被无视到雏人偶巡游开始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我正在烦恼的时候，刚才那个叫花井的男子来到我的面前，语速很快地说道：

“你是给千反田家的女儿撑伞的吧。”

“我是这么听说的。”

“这样啊。那我先跟你说一声好了。园家现在正在服丧中，所以巡游路线有所改变。”

“哦，请节哀。”

听到我这么回答，花井一脸平静地轻轻点头。

“别在意，是寿终正寝。话说，你已经听说巡游的路线了吗？”

“没有。”

“那么，你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了。会变得稍微近一些。”

花井似乎把该说的都说完了，就立刻快步离去……反正只要跟在千反田后面就好，有没有改变路线与我何关啊。如果不告诉我的话，我就不用知道园家的不幸，心无牵挂地走过去了。还好是寿终正寝，我在心中向那位不知道是他还是她的老人默哀。

手忙脚乱的准备工作永无止境。

“鞋的总数对不上！女用草鞋是怎么个情况？”

“缺一双还是两双？”

“缺一双。”

“那么请千反田小姐自己拿一双过来，”

我也要穿草鞋吗？那么是不是需要二趾袜？我现在穿的是能够保护脚不受寒冷的普通袜子。应该没问题吧。

……不好不好。被慌慌张张的气氛影响，连我都静不下心来了。没问题的，我已经向千反田确认过。我应该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才对。

可是现在看来，他们的联络似乎不是很周到。真是让人不安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冲进房间的人表情变得越来越紧张了。一位满头白发的纤瘦老人刚踏进房间，就用不知道从哪里发出来的巨大声音吼道：

“中竹！酒到底怎么了啊！”

在房间角落的人堆中，一名男子慢吞吞地站了起来。他长得很敦实，尽管显得比较迟钝，但看起来孔武有力。

“我已经订了。中午会送到。”

“中午中午，具体是几点啊。”

“一点吧。”

“混账东西！”

一声大吼，就连坐在房间另一侧的我也吓得颤抖了一下身体。

“巡游队伍是十二点半回来，一点送到的话就根本来不及啊！我再三强调万事都应该多留点余地，快去把时间提前点！”

负责酒的那个人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简短地回了一句“我马上去办”就出去了。白发老人再次目光锐利地扫视房间，我一不小心和他对上了视线。他轻轻地嘟囔一声，板着脸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老人稍稍弯下硬朗的身体，对我说道：

“你就是千反田小姐找来的人吗？”

他为什么要表现出如此强大的震撼力啊……虽然我的内心涌出了想回答“不是，您认错人了”的冲动，但很明显我不能这么做吧。

“是的。”

我只能这么回答。我原本还是半蹲半坐的随性姿势，却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规规矩矩的跪坐。

接着，老人向我低下头来：

“让您特意从大老远赶来，真是万分抱歉。这次我们人手非常不足，还要麻烦外面的人来帮忙，实在是过意不去。今天就有劳了。”

我反射性地脱掉风衣，站起身来。

“我才不好意思，身为外人还掺和进来。我会尽量不妨碍到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若有不当之处，还请尽管指出来。”

老人抬起头，眯起眼睛说道：

“真是稳妥可靠的好孩子啊。”

……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评价我。

出场之前就好好休息吧。说完，老人又行了一礼，就离开了房间。总觉得这样一来我就不需要提心吊胆，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休养生息了。

然而，事情总是不会那么称心如意。

我听见进进出出的男人们在聊这样的话题——

“长久桥那边没问题吧。”

说这话的是红鼻子花井。答话的是那些身穿号衣的健壮男子当中的一个瘦高个。

“已经拜托村井老师了。”

“交给村井先生去处理了吗？”

花井的语气中夹杂着一丝苦涩。高个子男人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点。

“这样做不好吗？”

“不，算了，就先这样吧。那么，已经让他们停止施工了吧？”

“他说包在他身上。说是就算会拖延工期，也会在活雏人偶祭这一天停止施工的。”

身为局外人，我只要默不作声，当做“哦，一切顺利啊”那就好了。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呢？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总之，我维持着用暖炉烘背的姿势，轻轻地插了一句话：

“长久桥的话，已经开始施工了哦。”

想不到这句话造成了巨大的反响。花井，还有和花井说话的男人。不仅如此，白发老人、因为筹备酒而被老人训斥的男子，总之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都一齐看向了我。

连我都能看出来事情似乎非常严重。花井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什么？！”

他大惊失色地喊道。接着他又对高个子男人吼道：

“阿茂！你不是确认了吗？！”

叫阿茂的男人变得语无伦次了。

“我叮嘱过村井老师好几次的。但他都说包在他身上了，我也不好直接去联系建筑公司嘛。”

“我问你。”

花井转向我问道。

“这个消息属实吗？”

看到他整个人仿佛都要扑上来了一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我来的时候已经立起了‘禁止通行’的牌子。我正好碰到现场施工人员，拜托了他们才放我过来的。”

“只是立起了告示牌吗？”

“是的……不过他们说等另外一辆卡车到达就开始施工，到时候就无法通行了。”

吵闹的房间一瞬间安静得让人感觉毛骨悚然。大概是厨房的方向吧，传来了一阵兴奋的尖叫。

白发老人说道：

“阿园，不好意思，麻烦你开轻卡去确认一下。谷本去找村井……算了，直接给中川建筑公司打电话。”

看来高个子男人好像是叫谷本茂，至于是单名一个“茂”，还是叫“茂次郎”之类的名字，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听到这个安排，花井点头表示赞同。

“嗯，那就拜托了。”

不知为何，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如果长久桥能够正常通行的话，我会不会被施以私刑啊？

……不过我是白担心了。

过了十分钟左右，那个胖得几乎要将号衣撑破的园姓男子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只听他大声报告：

“是真的！施工已经开始了。”

我大致能猜到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如此重要。简单来说，巡游的路线会经过长久桥吧。

花井不留情面地大吼道：

“阿茂！你是怎么做事的啊！”

谷本茂也有自己的主张。面对花井的震慑力，他战战兢兢地清楚说道：

“不对，这事情太奇怪了。村井老师应该有联系中川建筑公司，让他们在祭典当天停工。”

“那么……”

“不过他们说，前天又接到了让他们按照原定计划施工的指示。”

阿园对汗流浃背的谷本伸出了援手。

“阿茂说得没错。中川建筑公司的人正在往这边赶。他们说之前的确有接到联系。”

怎么会这样啊——有人轻声嘟囔道。

房间内气氛变得异常严肃，让我如坐针毡。我是不是应该也皱起眉头会比较好啊？但是很遗憾，我这个人没法装出不符合心境的表情来。还是静观其变吧。

这次又是白发老人做出了符合现实的判断。

“建筑公司那边就先别管了。应该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吧。现在最要紧的是路线该怎么办。”

冰冷的圆形时钟挂在门楣上面，时间即将到十点半。

原本的路线相当简单。

顺着神社前面的道路走，沿着小河往下。过了长久桥后改变方向，这回是往上游走。在神社附近有一座叫茅桥的桥，过了茅桥回到神社。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现在没办法走长久桥。

面对这个紧急事态，原来散在各处进行准备的男人们也都回到屋子里。宽敞的休息室转眼间就化作拥挤的会议室。因为不好继续待在暖炉前面发呆，我便脱掉风衣，默默地跪坐在房间的角落。其实我很想出去，毕竟他们是在讨论与我这个外人无关的事情。不过一不小心就错失了离席的时机。

有人先表态了：

“就不能让施工停一会吗？队伍只要有五分钟就能走过去了。”

如果能做到那就省事了。花井摇了摇头说道：

“队伍本身的确要不了多长时间，但是记者也会跟过来。要是在禁止通行的桥上出了什么事故，那么就是建筑公司的责任。既然他们已经开始施工，我们就别太为难人家了。之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才让人事先去和那边打好招呼的……”

花井一边说，一边瞄了旁边一眼。视线前方当然是谷本了吧。

“没办法了，要不就走到长久桥为止，然后返回吧？”

花井摸着下巴说道。话音一落，怒声就接踵而来——

“哪有这种做法啊！”

“原路返回吗？”

“西边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东边要怎么办？活雏人偶就不去了吗！”

我对于现状有了大致的掌握。祭典应该是小河东西两岸共同举办的。如果巡游队伍只去一边的话，另一边自然不会同意。

听到反对意见，花井提出了下一个方案：

“那么就先走到长久桥，然后返回。再从茅桥巡回东边，走到长久桥后再次返回。”

去了回来，再去再回来吗？虽然也算是个办法……

这回直接挺身反对的就只有一个人了。这名男子刚才不在房间里。

“那就要花上两倍的时间了，要走的距离也会翻倍吧。”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不要用一句没办法就把事情都打发掉。这样的话，接下来的行程都会被打乱的。电视台的人也会来啊，绝对不能草率行事。”

另一名男子从旁插嘴：

“而且扮活雏人偶可是个重体力活，让她们走两倍距离那也太残酷了吧。”

真是非常精彩的见解。虽然不知道伞有多重，不过我可不想走两倍的距离。

里外不是人的花井不仅是鼻头，连脸都红了起来。

“那么，到底该如何是好啊？还有其他方案吗？”

“还可以走远路桥。”

一名年轻男子说道。

“从远路桥走，再从茅桥回来的话，就花不了两倍的时间了。”

根据他们的对话可以判断出，比施工中的长久桥更下游的地方应该还有一座桥。我是沿着河边骑过来的，有桥吗？唔，应该有吧。因为我没有去留意，所以才没有印象吧。

然而这个提案一出，花井就露出奇怪的表情沉默了。不仅是花井，感觉整个房间的气氛都变得很尴尬。

距离巡游开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打破这个停滞的人究竟会是谁呢！

先不说停滞不前的状况，沉默倒是马上被打破了。拉门突然被拉开，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有些惊讶地问道：

“那个……很抱歉在你们忙的时候来打扰，请问折木先生在这里吗？”

“啊，是我。”

我支起腿站了起来。

“我就是折木。”

那名中年妇女一看到我，就露出了更加不可思议的表情。总觉得她在想对我很失礼的事情。

“有什么事吗？”

“哦……千反田家的女儿叫你，让你过去一下。”

千反田？

大概是在等闯入者离开吧，大家都紧闭嘴巴，气氛变得越发沉重。我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房间。虽然不知道千反田找我有什么事，不过在这个时候把我叫出去，真是让我感激不尽啊。

3

然而，我却不被允许与千反田见面。

我来到一个房间，面积和刚才挤了一堆男人的休息室差不多大。可能是煤油炉的数量比较多吧，这里要暖和不少。房间里用厚厚的窗帘布拉了一个帷帐。至于白色帷帐对面有谁、有几个人，从我这边是完全看不到的。估计也不能看吧。除了灯油燃烧的气味之外，这个房间里还弥漫着化妆用品的香气。

这时，帷帐对面传来了冷静沉着的声音：

“是折木同学吧。”

应该是千反田的声音。除了她之外，这里我也不认识别人了。

不过一瞬间我又困惑了。虽然千反田的沉稳语气很常见，我也听过类似的说话方式，但是与以往相比，从帷帐对面传过来的声音听起来要更加平稳冰冷……感觉非常郑重其事。

“非常抱歉以这种形式相见，因为我这边还在更衣。”

虽然我猜测过这道帷帐的存在意义，不过没想到还真是这样啊……这里是女性更衣室。我含糊地随便应了几声。与眼下的尴尬程度相比，刚才那个严肃的会议室简直轻松得让人能够倒头大睡。我将披在肩上的风衣折叠好放在一边。

“叫你过来不是为了别的，好像是出了什么麻烦吧。”

“……是的。”

“很严重吗？”

“好像是吧。”

“这样啊。”

声音停顿了片刻。对面只有千反田吗？应该不会吧。作为活雏人偶进行巡游的并不只有千反田一个人。再说了，虽然我不知道她要穿些什么，但一般来说这方面的更衣都是没办法一个人解决吧。总之，既然她不说话，那我也不好说些什么。

片刻之后，声音再度响起。

“那么，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正是如此。十一点半出发的话，那么我也差不多该去换衣服了。我明白必须抓紧时间，也理解千反田想要了解事态的心情。不找其他人，而专门把我叫过来，是因为同龄人比较好说话吧。

不过……

看不到脸的交谈，其实就跟平时打电话差不多。虽然想是这样想，但是我的舌头却有点不听使唤。大概是因为从寒冷的地方突然来到温暖的地方吧。

没问题。还没到无法说话的程度。我舔了舔嘴唇，开始说道：

“那座长久桥……”

施工已经开始了。

按照原本的计划，那个施工今天应该会停止才对。

然而，施工队好像收到了可以继续施工的指示。

于是，长久桥就无法通行了。现在正在讨论要怎么变更路线的严肃话题。

我简明扼要又不紧不慢地讲述了目前的情况。

帷帐对面安静得连一声咳嗽都听不到。就算随便应几声也好啊。不，说不定千反田其实有在附和。只是声音被厚厚的帷帐挡住，我没有听到而已。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听的。可能是跪坐着让别人帮自己梳头，搞不好甚至是倒立着……话说回来，她有在好好听我说话吗？

我突然不安起来，于是中途停下来询问道：

“虽然有提议改走远路桥……你有在听吗？”

她马上做出回答：

“我在听。”

说这个声音很冷漠似乎并不太贴切。大概是一种我从未体会过的低温感觉……不知不觉之间，在我脑海中的千反田变成了单手持扇遮住嘴角的形象。感觉她一只手放在矮几上，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在听我说话。我轻叹一声，讲到男人们之间的尴尬气氛为止，就结束了解说。

我闭上嘴之后，房间里只剩下了煤油灯火的吱吱声。

……不对。

竖起耳朵的话，还能听到其他声音。似乎是压得很低的窃窃私语声。有人在交谈，是千反田在说话吗？还是千反田周围那些还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的人呢？

然后，那边先是下了一个评价。

“总结得非常有条理。”

多谢。

不过接下来的话和之前有点不一样。她似乎吸了一口气，声音也变得稍微有点高亢。

“村井先生是神山市议会议员。虽然延迟工期听起来有些不妥，不过既然是他出面交涉，那么中川建筑公司应该很难拒绝。也就是说，那通‘今天可以施工’的电话应该是实际存在的。”

话语中混杂着熟悉的感觉。那是隐藏在清秀外表深处的火热激情。是我听到千反田会最先联想到的东西。是自从去年四月初次相识以来，无数次将我、里志还有伊原牵连进去的东西。那就是好奇心。

这样看来，千反田手上并没拿着扇子。她很想知道是谁做出这种事情，现在说不定是紧紧贴在帷帐上面吧。怎么可能会打哈欠呢。那双大眼睛毫无疑问寄宿着难以言喻的力量。那就是千反田。

“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呢……”

帷帐对面，千反田感到好奇了。

但是仅此而已。

这股热情刚露出苗头，就马上好像一开始就不存在一样被无视掉了。

千反田并没有对跪坐在榻榻米上的我说出“我很好奇”这句话。她说道：

“不过我安心了。看来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同时有两个疑问，所以没能马上做出回应。一个是：“就这样而已吗？”不过这当然不是这种时候应该问的问题。我清了清喉咙，询问道：

“是吗？但是那边的人好像很头痛呀。”

“或许如此，但他们并不是因为想不出解决方案。简单来说，我们犹豫的是‘祭神仪式能不能进入比长久桥更下游的地域’。”

那是循循善诱的语气。受到影响，没有太大兴趣的我差点就说出“请麻烦解释得更详细一些”这种话了。

她稍微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思考。

“折木同学，可以麻烦你给那边的大家带个话吗？”

“嗯，好的。”

“那么——”

千反田的声音多了份毅然决然的感觉。

“对方的宫司由我来打招呼，氏族代表那边我会拜托父亲去联系。你这样跟大家说就好了。”

一瞬间，我还以为千反田又犯老毛病了——内容不够具体。千反田在拜托别人时总会跳掉说明部分。不过只要提醒一下，她就会好好补充完整的。

然而这次不同，就算我再三确认“这样就可以了吗”，厚厚的帷帐对面也只会传来冰冷平板的回答：

“这样就够了，他们应该会明白的。”

事实上，那句话的确足够了。

我回到男人们聚集的房间，一边想着“这里真是冷啊”，一边转述千反田的话。还无法给出结论的花井听完之后，明显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嗯，那就这样吧……好了，大家，路线就绕到远路桥走。”

于是，在我还是一头雾水的状况下，路线就被决定下来了。

接下来是一连串 风风火火的行动，根本没空产生什么疑问。距离巡游开始，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4

我的换装可以说是急行军。

外面的阳光已经带上了春意。我脱掉毛衣，风衣当然就更不可能穿在身上了。我在内衣外面套上黑色和服外褂，穿上了裙裤。虽然袖子长短挺合适，但是下摆完全不够长。三分之一的小腿都露在外面了。

“这套衣服尺寸不对啊。”

我对帮忙换装的人说道。叫我来的时候明明说是身材比较合适，现在这个样子可不像话啊。然而，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二十岁的男人却笑着回答道：

“就是这样的哦。”

“就是这样吗？”

这样脚就太冷了啊。我想起正月时的事情。看来只要满足“千反田”和“和服”这两项条件，就会自动带来“寒冷”这个结果。

“这个长短刚刚好。如果裙摆再长一点的话，我就要被抓去撑伞了。”

男子说道。的确，他的个头比我还要高不少。他的头发染成了明亮的茶色，看起来是个相当潇洒的小哥。不过既然有年轻人，那么何必专门把我叫过来呢。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出场，我就突然紧张起来，真不像平时的自己。同时，还忍不住出口抱怨：

“只是裙摆这点小问题的话，改一下不就好了。”

男子把黑色二趾袜递给我，耸了耸肩说道：

“这是难得一见的巡游啊，我可是为此专程赶回老家的。如果我也参加的话，自己不就没办法欣赏全貌了吗？”

的确，我估计只能看到千反田的后背吧。

虽然服装无所谓，但是对于穿别人的旧袜子，我还是有点抵触的。不过事已至此，再怎么抵抗也是徒劳。好吧，谁怕谁，我就穿给你们看。

这样一来，我就算武装到脚趾，全身上下都是黑的。只有小腿露出来了，看上去果然很丢脸啊。

“好了，接下来是这个。”

男人递来了一套看起来像连身衣一样的白色衣物。

“套在外面，然后在腰上系紧。”

我按照他的吩咐，用腰带打了个蝴蝶结。

这身衣服裙摆部分有橡胶的成分，所以可以勒得很紧。袖子相当宽大，能够看到里面的黑衣。侧面从腰开叉到膝盖附近，显露出裙摆的褶子。前面算是比较规矩，衣襟没有敞开。只有脖子附近露出黑色的衣领，是很明显的黑衣外面套白衣。

原来如此，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啊。这么一来，我也有点祭典相关人员的样子了。

“剩下只要戴上这个就可以了。”

男性说着递来了一顶黑色帽子。这帽子形状就像是从两侧被压扁的圆筒一样，应该是一种乌帽吧。

总觉得有种讨厌的预感。到目前为止还像那么回事，但是，如果戴上这顶帽子……

我试着戴了上去。

然后到镜子前面看了看全身像。男人仔仔细细地端详了片刻，轻声嘟囔道：

“……不搭啊。”

我也这么觉得。

但是不管折木奉太郎适不适合穿和服，祭典都会开始。

虽然桥的问题好像解决了，但是时间还是出现了偏差。我被告知出发时间延迟了十五分钟。

我要先从后门出去。活雏人偶们好像是从社务所的玄关出去，然后到拜殿前集合。此时还没轮到我出场。我只要在她们排好队的时候很自然地加入其中，然后站到千反田身后就行了。

好了，步骤万无一失。

我忍受着陌生二趾袜子的不适感，沿着社务所的走廊朝后门走去，然后穿上事先预备好的草鞋。我要穿着它走一个小时左右的路，不过因为路线变更，步行距离稍微变长了一些。我在玄关里面来回走动了几下，鞋子并不怎么挤脚。虽然算不上有多舒服，但应该能坚持住吧。

走出社务所，那个快把号衣撑破的男人——我记得应该是姓园，正拿着伞在等我。伞面是红紫色的纸，比想象中要大不少。与西洋伞相比，这把伞打得更开，几乎成了一个T字形。这也让它看起来更大了吧。像是鼓励畏畏缩缩的我一般，阿园说道：

“哎呀，活雏人偶祭不是需要这么紧张的活动啦，放轻松就好。”

“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祭典活动吗？”

“是啊。春祭是分开办的。”

这样啊。我一边心想这里的人还真是辛苦，一边接过了伞……虽然看起来很大，不过重量并没有多离谱，只比普通的伞稍微重上一点。因为可以双手拿伞，所以要坚持一个小时还是很轻松的。

呼——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阿园问道：

“你很紧张吗？”

……有一点吧。

活雏人偶集合了。

首先是天皇。天皇戴着装饰有长长帽尾的乌帽，与我脑袋上的大不相同。服装是一身黑，只有脚上能看到一点白色。要说是贵族装束倒也可以，总之就是雏人偶中天皇人偶的打扮。话说回来，黑色并不等于浑身一片漆黑。衣服上用不同色差的黑色绣了各种纹样。在远处的我看得不是太真切，不过乍看之下，应该是有条纹花样吧。扮作天皇的是一个正气凛然、貌若潘安的美男子。

不对不对，完全搞错了。我不禁怀疑自己的眼睛。那个人并不是男子，活雏人偶全体都是女性。而且那位天皇是一个熟面孔。锐利的目光，纤细的下巴轮廓。仅仅束起头发是瞒不过我的眼睛的。她是神山高中二年级学生，入须冬实！

因为文化祭的诸般事宜，我和入须算是有点缘分。我帮过她的忙，也仰仗过她的帮忙。我虽然对她不是太了解，但我至少知道入须家并不在这一带。她也和我一样是从外面召集过来的吗？入须笔直地看着前方，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怯。由于她的视线一动不动，所以并没注意到我。

接下来是皇后。

拜殿之前的神社境内人山人海，不禁让人怀疑这么多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该不会神山市外面也有游客跑过来观赏吧？看来活雏人偶祭似乎超乎我的想象，是揽客能力相当出色的观光资源。原来如此，难怪千反田会感觉“还算挺有名的”。

境内人声鼎沸，还架设了好几台摄影机。如果不是在春光明媚的环境之中，闪光灯肯定会闪个不停吧。

雏人偶中天皇穿的是黑色贵族服饰，所以入须穿的也是贵族的黑色服饰。那么，皇后又是怎样的服饰呢？

千反田身穿十二单走了出来。

那身十二单最外层是橙色，里面一层是桃红色，然后是淡青、沉稳淡雅的黄色、白色，纹样是车轮。千反田轻柔交握的手中拿着一把扇子。扇子上系着五色细绳。化了妆的千反田双目微垂，在神社境内静静地迈出脚步。仅仅数步的距离，我就能看出千反田非常擅长这种场合的优美姿势。

啊啊，我不由得想道——

这下可不妙。这身衣服很不妙。糟糕。或许，这里无论如何都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总而言之就是——

也就是说……

折木奉太郎一向对日语还算有点自信。

尽管还没有到理论派的高度，不过我认为自己应该算是能够有条不紊地整理思路的类型。

但是在这一天，在神山市水梨神社境内，春季某日的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看到身穿十二单的千反田现身时——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觉得“糟糕”。

尽管绞尽脑汁，我还是难以解释。如果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我的节能主义信条遭到了致命的威胁。大脑中产生了这样的预感，但没办法用话语说清楚原因。

只是，我的大脑里充满了“这下糟糕了”“这样可不妙”之类的念头。

千反田的十二单后面垂着一条长肩巾。两名和服侍女各执一边，抬起肩巾以免着地。长长的乌黑秀发垂在背后，被金色和纸扎成一束。陌生人如果看到此情此景，大概会认为这个穿十二单的女孩头发很长吧。不过我知道千反田的头发并没有那么长。她戴了假发。

在她身后应该还有左右大臣和三女官。不过很遗憾，我没办法去看她们。

回过神来时，我已经给千反田撑着红紫色的伞，大大方方地加入到队伍之中。队伍的顺序依次是入须、千反田、手持千反田肩巾的两位女性，然后是我。

我迈着小小的步子前进，心里觉得那条肩巾实在是太碍事了……都看不见千反田了。

不仅观光客很多，记者似乎也来了不少。我注意到有大型镜头夹在气派的三脚架上转向了这边。又往前走了几步，连电视台摄像机都在前面等待。“如果哪天不小心有机会上电视的话，想必会很紧张吧”——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然而实际面对摄像机时，却没有任何感觉。甚至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原因显而易见，我只是个附属品，并非主角。

巡游队伍比我想象中还要长。身着整齐服饰的男性们吹着横笛跟在后面。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不过还能听到有“咚咚”的声音传过来，想必队伍中是有太鼓吧。

队伍沿着我骑车走过的河边道路，朝下游走去。早上我穿着风衣还嫌太冷，现在温暖的阳光则让人觉得非常舒服。尽管那是一条小河，河面上偶尔还是会有风吹过。四月的风果然还很冰冷，不过这种冷冽的感觉并不难受。

狭窄的道路左右是成排的观光客。有生以来，我还从未如此被人注目过。不过说到底，根本没有人会留意在皇后雏人偶身后撑伞的男生吧。而我则一心一意地看着前方。

队伍很快就路过给大家造成不少麻烦的长久桥。甚至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已经走过了远路桥。队伍转而向上游前进，我注意到——

视野中出现了粉红色。我猛地抬起头来。

千反田现在正走在独自绽放的樱花树下面。我们慢慢地从花开五成但是朵朵饱满的樱花树旁边经过。在准备尽情盛开的樱花树下面，一袭十二单的千反田在静静地前行。温暖柔和的阳光，刚好建在此处的老旧瓦屋，田里的残雪，冰雪融化的清澈河流，潺潺的水声……我甚至突然觉得，在这里不存在任何丑陋的东西。

然而，我只能看着垂下长发、侍女在身后抬着肩巾的千反田的后背。

对于千反田时常抱有的“好奇心”，我过去并没有什么亲近感。然而此刻，我不禁在想千反田平时是不是就是这种心情呢。我现在很想看千反田的表情。此时此地，如果能正面欣赏、垂下双眼的千反田，那该是多么……

“奉太郎。”

听到这声招呼，我顿时回过神来。

我定睛一看，发现里志身处观众之中，旁边还站着伊原。

我面不改色地把视线默默转回前方。

5

酒水最后好像还是送晚了。不过因为变更路线而延迟了时间，从结果来说算是勉强赶上了。回到神社后，有热乎乎的食物以及温好的酒水在等待我们。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总算是顺利结束了。接下来

就是类似后夜祭一样的活动。午饭时的气氛非常和睦，饭桌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千反田等活雏人偶则没有吃饭直接进到拜殿里面。听说好像是要进行除秽的仪式。

雏人偶原本就是代替人类承受污秽的道具，所以必须将积累的污秽清除掉才行。虽然我不知道水梨神社的活雏人偶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既然是让人类来承担人偶的职责，那么应该算是相当奇怪的祭祀吧。如果认为是咒术的一种，甚至会让人觉得很危险。因此，活雏人偶们间不容发地直接去除秽，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告诉我这些的，正是那位通晓天下无用之事的福部里志……其实不是他，而是伊原。穿回便服裹着风衣的我再加上伊原和里志，三人在神社境内角落吃着酱油团子。话说回来，我完全不知道伊原居然这么了解咒术。

里志告诉我的则是另外一件事。

“奉太郎，简直就是奇迹啊！”

“你是指自己赶上祭典这件事吗？”

“啊，对哦，这也是个奇迹。没想到祭典的行程居然整个推迟了。”

听说他一结束补习就骑自行车全速飞驰而来，正好在祭典后半——走过远路桥时赶上了队伍。只见里志那家伙把手伸进束口袋，拿出了一次性相机。

“虽然对道具不是很满意，不过总比没拍到要好。考虑到说不定万一能赶上，我就把这家伙带在身上了。能派上用场真是太好了。如果明明赶上却没拍到那个场景的话，我一定会后悔终生的。”

“拍到了吗？”

“樱花也没落下，全部拍进去了。”

看到我陷入沉默，里志嬉皮笑脸地说道：

“以奉太郎你的性格来说，想必是说不出‘帮我洗一张留作纪念’这种话吧。不过不用担心，你不说我也会给的。”

“但是老实说，你跟那个场景完全不搭啊。”

伊原补充了一句不言自明的话。

直到最后，我都没能和千反田在水梨神社碰上面。不知道祭神仪式什么时候才算结束，随着观光客纷纷散去，里志他们也不好意思再逗留下去了。“那你帮我们向千反田同学问好”——留下这句话之后，那两人就走了。

至于我，由于不清楚自己这个相关人员要当到什么时候为止，吃过午饭之后，我又积极地帮忙收拾碗盘。虽然有事的男人们都早早离开了，不过还留下来十人左右，就着奈良酱瓜、腌肉之类的小菜喝得正起劲。

直到太阳西落，我才和千反田见上面。受邀来到千反田家的我在套廊处与她不期而遇。

我被带到客厅之后，就一直乖乖地待在那里。不过突然尿急，就起身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走过来的千反田。

“啊，折木同学。我正准备过去跟你打个招呼呢。”

已经卸掉妆的千反田微笑着说道。是一如既往的千反田。虽然从来没有仔仔细细地打量过她，不过此时我心中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果然还是更熟悉这样的她。那身十二单早就脱下，换上了开襟衬衫和素色的短裙。不过这身打扮说是居家服则有点太好了一些，估计等一会还要去参加宴席之类的活动吧。

就在我观察她的时候，千反田突然鼓起了脸颊。

“怎、怎么了？”

只见她长出一口气，然后兴冲冲地叫道：

“折木同学！”

“……”

“今天真是太辛苦了，我一直一直都在忍耐。唯有今天，我都想称赞自己了！”

“哦，你说活雏人偶啊。”

然而我错了。千反田摇摇头，朝我逼近了一步。套廊的光滑地板发出了吱的声音。

“并不是那个。我忍耐的当然是……”

千反田将双手握在胸前，倾吐出内心的想法：

“究竟是谁给中川建筑公司打了电话呢？我一直都在好奇这件事！”

……那个啊。

“在那间屋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折木同学知道了一些什么。可在那时我没办法问你。一想到这里，我甚至觉得折木同学你在帷帐对面朝我吐舌头做鬼脸了呢。”

“我没有吐舌头。”

“那你吐了什么？”

我没料到她居然会这么问……

“我想了很多。如果长久桥禁止通行的话，究竟谁能获得好处呢？但是我今天有要职在身，既不能一直思考这件事情，又没办法询问其他人……”

虽然她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但是能从语气中体会到她的不甘心。套廊上没有帷帐，所以象征千反田好奇心的那双大眼睛就近在眼前。

“折木同学。你一直待在社务所，有发觉什么吗？”

虽然我很想说“没有”……

但是，实际上的确是有的。如果是平常的我，肯定不会去在意一座桥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不过考虑到今天的特殊性，我一直在想千反

田会不会很好奇。因此，我无意识间对别人的对话也听得比较仔细。

在那个房间里，千反田并没有说“我很好奇”，所以我还以为这件事会就这样过去。没想到只是延迟到傍晚，在千反田家的我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我后退半步，回答道：

“这个嘛……我今天见到了好多人。大多数还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我应该全部认识。”

“你有觉得谁比较可疑吗？”

我试着反问。千反田那双绽放出好奇心光芒的眼睛因为惊讶而瞪得老大。

“咦，我吗？”

她指了指自己。话说，最近似乎经常能看到这个动作。千反田歪着小脑袋思考了一下。

“……这个嘛，虽然并没有什么证据，不过我是觉得有个人比较可疑。”

“我也有一个怀疑对象。那个人说不定一开始就知道全部情况了。”

千反田扑哧一笑。

“那要怎么办？写下来一起亮出来吗？”

要怎么写啊，这里没有纸也没有笔。

不过千反田不会随便开玩笑，她伸进裙子的口袋里，拿出了签名笔。

“这里有笔。”

“为什么你会随身携带笔？”

“因为我刚才在写收信人的名字。这种细节无所谓啦。”

“要写在哪里？”

一瞬间，千反田有些困惑地皱起眉头，不过马上就给出了结论：

“就写在手上吧。”

……我是无所谓，但你等会不是还要参加宴席吗？

拔下笔帽后，千反田毫不犹豫地用签名笔在自己白皙的手上写了起来。一写完，她就立刻将笔转递给我。

“轮到你了，折木同学。”

没办法，我也只好写了下来。左手好痒。我拼命忍耐，让自己不要发出奇怪的笑声。不过说不定反而因此露出了奇怪的表情吧。

我们两人都握紧了拳头。套廊的防雨板打开了，也许有办法从外面偷窥到里面。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千反田家的庭院很大，围

墙也很高。

“我数一、二、三哦……一、二、三！”

千反田的左手上写着“小成先生的儿子”。

我左手上写的是“茶发”。

千反田目不转睛地比较两只手上的文字，然后满意地轻轻点头，说道：

“小成先生的儿子头发就是茶色的。”

“最开始我觉得那个姓园的男人有点可疑。明明家里还在服丧，他却来帮忙祭典。”

“哦，园先生啊……他家婆婆应该接近一百岁了。”

“不过，这并非绝对性的疑点。如果这个村子有两家姓园的话，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千反田点点头。

“虽然有亲戚关系，不过的确有两个园家。村子里同姓的人家还是蛮多的。”

“是吧。因此，就可以把园排除掉。接下来是负责准备酒水的中竹。他订的酒水是一点到，结果被白发老爷爷骂了。由于长久桥走不了，巡游队伍绕了远路，从结果来说在一点送到的酒还是赶上了。

“但是，为了让酒赶上而叫人开始施工，这种事情未免也太荒谬了。而且，建筑公司是在前天接到的电话。因此认为酒水方面单纯是做事不靠谱要更为妥当吧。”

“中竹先生……他人并不坏哦。”

她说这话时有点吞吞吐吐。我大致能领悟其中的意思。

“然后还有中川建筑公司、村井市议员和去拜托村井帮忙的谷本。我也想过这中间会不会有人在说谎。建筑公司会不会将工期当成最优先事项，一天都不肯浪费呢？村井会不会一方面对谷本拍胸脯保证，一方面又对中川施工队说‘就编造这样这样的理由，你们照常施工就好’呢？

“但是，施工其实还没有开始。长久桥今天早上还能正常通行。也就是说，工期才刚刚开始。一般来说，工期都会预留几天给下雨之类的特殊情况，因此建筑公司完全没必要急于一时。至于市议员那条线，作为推论有些太可疑了。”

千反田扑哧一声轻轻地笑出声来。我说的话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吗？

“的确，村井先生这个人是蛮可疑的。”

是这样吗？我是一个市议员都不认识。

“总的来说，大家的嫌疑都不是特别大。然而，只有一个人是以无法经过长久桥为前提在行动。”

“那就是小成先生的儿子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直站着说话也有点奇怪，于是我们就坐到了套廊边上。夕阳很耀眼。如果这时候能有三色猫和日本茶的话，那就一应俱全了。

“那个男人说是为了看‘难得一见的巡游’才‘专程回老家’。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从初中开始就每年都有扮活雏人偶吧。也就是说，祭典每年都会举办。一年一次的确算不上频繁，但是既然每年都有举办，那么‘难得一见’这个说法就很值得商榷了。”

“……的确有点奇怪呢。”

千反田慎重地点了点头。我瞄了一眼她的侧脸，夕阳将她的脸颊映照得格外红润。我把视线移回到空中，继续说道：

“然而，今年的确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巡游’。”

“欸？”

千反田愣了一下。

我想起了里志的那句话——“简直就是奇迹”。

“河岸边上有一棵樱花提早绽放了。然后，长久桥因为翻修工程而无法通过。我不知道小成离开家乡去了哪里，但是既然老家在这里，得到这种情报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如果巡游队伍改成走远路桥的路线，那么今年就能看到‘活雏人偶队伍从樱花树下通过’这个奇迹般的场景。这就是‘难得一见的巡游’，是值得‘专程回老家’来观赏的景象。”

“居……”

千反田惊讶地捂住嘴巴。

“居然只是为了这种事！”

她惊呼道。虽然我也觉得这种做法有些儿戏，但是……

石川五右卫门在我的脑海里跳舞。绝景啊，绝景！用春宵一刻值千金来形容都未免太小家子气，小家子气！

樱花和扮成皇后雏人偶的千反田，即使只是从背后看，这个搭配都美到令我屏气凝神。如此美景的确有仔细观赏的价值。或者说，值得让人为此做一些小手脚。

不过我不会说出来。

我别开脸，现在换我提问了：

“那么，你为什么会觉得是那家伙呢？”

闻言，千反田低下头说道：

“那个，我一开始就说了没有证据吧？”

“说是说过。反正我又不会笑你。”

即使我这么说，千反田还是再三犹豫，最后才下定决心似的这样说道：

“我觉得，要说有谁能满不在乎地给村井先生的面子抹黑，那也就只有小成先生的儿子了吧。”

原来如此。

不过按照这个思路，福部里志也成重要嫌疑人了。

不过，我并不打算拿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发言作为证据来告发那位小成某某。如果想找出真相的话，那么我必须在这里住下来仔细调查才行。

但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尽管的确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过祭典已经顺利结束。我们只是看着彼此的手心，开心地笑一笑而已。幸好千反田似乎也对此感到满足了。

夕阳西下，气温变得越来越低。我正要开口说“天气变冷了，我们到屋子里去吧”，千反田说话了：

“折木同学。我在那个房间说了要联系宫司吧。”

我点了点头。千反田去联系宫司，千反田的父亲去联系氏族代表。我仅仅传达了这句话，长久桥禁止通行造成的混乱就像是施了魔法一样迅速平息。

“也许有点无聊，不过还是请听我说。”

换作里志倒是毫不稀奇，但我从未听过千反田会用这种开场白。因此，我就把“天气很冷”这句话吞回去了。

千反田的视线越过自家庭院，越过围墙，投向了在夕阳中环抱村落的山峦。

“因为土壤改良的关系，现在可能已经看不出来了。不过在很久以前，这一带被一片湿地隔成南北两个部分。据说，当时长久桥那一块正好是沼泽地，以北是我们村子，以南是另一个村子。现在两个村子合并在一起，也就是神山市阵出地区。”

我不明白她要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下去。

“我们村有个水梨神社，而南边的村子也有个酒押神社。现在虽然不存在土地或者水源方面的纷争，但是祭祀仪式如果越过长久桥进入对方的村子，总觉得像是踏入了他人的地盘一样，双方都不太舒服。

“由于这次情况特殊，酒押神社的居民代表们应该也会予以通融。花井先生和其他男丁也都明白这一点。但是未经许可就擅自越境的话，搞不好会成为日后冲突的导火线。所以希望能在事前通知一下对方。然而，具备这种沟通渠道的人并不多。

“我当时说了‘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对吧。那是因为我很清楚，只要我说会去联系酒押神社，大家就能安心地踏入长久桥以南的土地了。”

“……原来如此。”

我坦率地感到佩服。

“难怪里志会称你家为‘名门’。”

然而，千反田却有些激动地问道：

“是这样吗？”

“……”

“这只是个很小的世界吧？神山市北部，行政区名是阵出。我只是对这个小小地区的北阵出和南阵出进行了协调而已。折木同学，我并不认为这是不足挂齿的事情，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太阳渐渐隐入山后，夕阳余辉映照的周围开始染上了夜色。

“小成先生的儿子似乎有个成为摄影师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现在在大阪 的专科学校上学。折木同学你认为他的动机是想看到罕见的美景，这个推论应该是合理的。如此一来，他应该不是单纯在做观众，估计还拍摄下来了。另一方面，在高中毕业后，我肯定会去上大学的……也许小成先生的儿子和我不一样，但是不管怎样，我都会回来的。无论是经过怎样的路线，我的终点都是这里。终归是这里。”

然后，千反田对我微微一笑。

“折木同学，文理分科你是怎么选的？”

突然被问到文理分科，我一时间没明白她在说什么。察觉到她是在说高一升高二要选择文理科的事情之后，我这才回答道：

“哦，我选了文科。”

“为什么？”

“因为理科那四门我最喜欢化学，文科那四门我最喜欢日本史。然后两者相比较的话，我更喜欢日本史。”

千反田用拳头轻轻地抵着嘴角，笑着说道：

“相当合理呢。”

“包在我身上好了。”

“……我选了理科。”

千反田的成绩似乎能进入年级前五名。她本人并没提起过，成绩排名也没有贴出来，这只是我基于所知信息得出的推论。总之对于这家伙来说，选择范围应该非常广吧。

不过千反田考虑的并不是这种事情。

“我并不觉得回到这里有多么讨厌或是悲哀。而且千反田家在北阵出具有一定的领导地位，作为这个家的女儿，我想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因此，我在学校思考自己为此应该怎么做。

“一种方法是率先栽培商品价值很高的农作物，让大家都富起来。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经营层面的战略眼光让生产变得更加有效率，使大家摆脱贫困。

“最终，我选择了前者。所以决定选理科。”

对于一句话也没说的我，千反田再次询问道：

“你知道让我下定决心的最重要理由是什么吗？”

“不……”

话音未落，我想到了一点。

“我只是觉得后一种不太适合你。”

千反田轻轻地点了点头。

“回答正确……最直接的原因是文化祭和围绕文集的那场骚动。我给折木同学你添了很多麻烦，并从中得出了一个教训——我大概不适合经营公司。”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

千反田坐在套廊边上，向空中张开双臂。天空基本上已经被夜幕所笼罩，还能看到好几颗星星在闪烁。

“请看，折木同学。这里就是我的归属之地。如何？只有水和土地，人们也日渐衰老疲惫。虽然山上有整齐树木，但是从商品价值的角度来看又是怎样呢？我并不认为这里是最美的地方，也不认为这里充满了可能性。但是……”

千反田放下手，垂下视线，然后轻声嘟囔道：

“我想向折木同学介绍这里。”

此时，我长久以来一直心怀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解答。

于是我打算这么说——“话说，如果我愿意弥补你放弃的宏观经营战略部分，你意下如何呢？”

可是不知为何，我明明是这么想，却完全不觉得自己能够说出来。

这种状况还是第一次发生。正是这个初次体验，成为了帮我解开长久以来心中疑问的最大关键。

我明白了。

福部里志为什么要弄碎伊原的巧克力。

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现在，在暮色降临的千反田家中，我没有说出真心话，而是换成了毫不相干的话语，这应该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吧。

我竭尽全力装出冷淡的样子，这么说道：

“天气变冷了啊。”

但是，千反田有些惊讶地瞪大眼睛，然后浮现出柔和的微笑，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已经开春了。”

---

[1]注：日本的地名。

后记

大家好，我是米泽穗信。

在此为您献上本系列的第四集。这次采用短篇集的形式。

回顾我的学生时代，当时觉得今天之后就是明天，第三学期之后就是第一学期，这样的循环会无限继续下去。虽然我完全不认为学生生活有多好，但说不定只是我害怕给自己的生活加上期限，所以故意对现实视而不见吧。也就是说，这是对时间的不宽容。

即使在故事里，我也不太喜欢固定好时间循此渐进，导致原先构建好的关系发生变化。我希望三藏法师一行人永远处于被妖怪袭击的取经路途中，希望弥次喜多傻傻的开心之旅永远继续下去。我不想看到他们到达天竺或者伊势。

但是，本书的主角们永远处在时间变化之中。第一学期、暑假、第二学期、寒假、第三学期、春假，每个时期都有相关的故事。如果详细讲述我的心境变化，那就会变成作者解说，而不是后记了。简单来说，就是与时间和解了吧。既然相处了一年之久，登场人物之间的距离感不可能一直不变。希望现在的我能好好地把变化叙写出来。

不过比起剧变，他们的距离感变化算是比较和缓的。因此，我才会把这一集的书名定为《 绕远路的雏人偶》 。

另外，由于这次是短篇集，所以我用上了各种各样的场景。而且还尝试了多种悬疑的表现手法，如果有读者对本系列和悬疑作品都很了解，说不定会发现“手制巧克力事件”可以算是一种倒叙悬疑吧。

如果有读者在看了本书之后想更进一步了解悬疑作品的话，那么衷心希望《心里有数之人》和《恭贺开门》能够分别成为大家接触哈瑞•凯莫曼（Harry Kemelman）的《九英里的步行（*The Nine Mile Walk*）》和杰克•福翠尔（Jacques Futrelle）的《逃出十三号牢房（*The Problem of Cell 13*）》的契机。

2010年6月

米泽穗信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国杰/译
“冰菓”系列⑤
两人距离的概算
It walks by past





国杰/译

两人距离的概算

目　录

序章　若只是跑步实在太远了

1. 现在：零公里处

没有下雨。亏我那么诚心地祈祷。

去年也未能如愿，也就是说求雨是没用的。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来年大概会从容地等待这个时刻到来吧。不必做的事不做，必须做的事尽快做。今天，折木奉太郎领悟到求雨是不必做的事情。

刚才聚集在操场上的上千名神山高中学生，如今已经消失了三分之一。尽管明白自己只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苦工，他们还是启程前往那遥远的地方。但我不会同情他们，因为接下来我也要走上同样的道路。

从刺耳的啸声可以得知扩音器的开关已经打开。然后听到指示：

“高三组结束。高二A班，请上起跑线。”

我的同班同学像被什么东西拉着似的一个接一个走向指定的位置。其中有人满脸斗志，但大部分人的脸上都只有圣人般的达观。我大概也差不多。

有一条用石灰画出的起跑线。旁边站着手拿发令枪的总务委员，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作为将要做出残酷决断的执行者的严肃。从那张依然带有浓重初中生气的脸来看，他大概还刚进高一。他就像不允许有一秒的误差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秒表看。他终究只是听命于人，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就算想过，最多只会说：

“不是我干的。有人命令我这样做，把这个任务分派给我，我才做的。我不是故意的，责任不在我身上。”

所以他才能面无表情地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他慢慢举起发令枪。

就在这个瞬间，会不会发生气象学史上划时代的奇怪现象而天降暴雨呢？可是五月晴空万里，空气也清新得叫人恼火。既然如此，会不会干脆下起太阳雨呢？

“预备。”

啊，对了。我不是才领悟到吗，上天是不会回应人们的祈祷的，我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结果总务委员直到最后都没有抬起头来。他把纤细的手指放在扳机上。

火药炸裂，枪口冒出白烟。

神山高中星谷杯。高二A班终于等到了起跑的枪声。

神山高中以学艺类社团繁盛闻名。学艺类社团多得让人懒得去数，应该已经超过了五十个。秋季的文化祭会持续三天，气氛热烈得让人怀疑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而体育类的活动也有不少。虽然去年没有出现能在全国高中运动会上取得名次的选手，但听说武艺类社团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文化祭后会举办一场小规模的运动会，新学年初又有球类大赛。这些活动

都不算很辛苦。虽然我不会主动参加，但如果只是在排球比赛中负责接发球，两百米接力跑等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有必要，我也可以笑着说：“出了一身汗，好舒服啊！”

当他们让我跑更长的距离时，我就笑不出来了。

具体来说，就是让我跑两万米的时候。

神山高中的长跑大会在每年的五月底举行。正式名称好像是“星谷杯”。据说这里的毕业生里有人曾经在长距离径赛项目中创下了日本纪录，所以就用了他的名字来命名，可是大家都不用这个称呼。文化祭没有正式名称却被叫做“KANYA祭”，而星谷杯正好相反，大部分人都会管它叫“马拉松大赛”。因为我的朋友福部里志每次都会管它叫星谷杯，所以我也就跟着这样叫了。

以马拉松大赛来说距离比全程马拉松短，也许是应该庆幸的，但心里还是希望下雨。听里志说，由于使用公路要申报，所以如果下雨的话大赛不会延期而是中止。

但同时，他还提到：

“但奇怪的是，根据记录，星谷杯从未中止过。”

一定是星谷选手在保佑着我们。

那家伙肯定不是好人。

男生穿白色短袖T恤和短裤。短裤的颜色介于红色和紫色之间，好像叫胭脂色。女生穿同色的紧身裤。T恤的胸口绣着校徽，校徽下方缝

着一小块写有班级姓名的号码布。这块进入本年度而改成“2-A折木”的号码布在刚开跑时就已经有点松了。就不该怕麻烦随便缝上去。

现在是五月底，雨水并没有梅雨时节那么多。礼拜五大赛结束后，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大概是校方唯一的关怀。由于比赛是在上午九点开始，所以还有一点寒意。随着太阳升起，后面会热得出汗吧。

除了校门，操场上还有个出入口，高二A班的人都从那里跑出学校。别了，神山高中。二十公里的前方再见。

星谷杯的路线简单地说就是“绕学校后山一圈”。但是，神山高中后面的山地一直延绵至万年积雪的神垣内山脉，所以假如真的要绕着它跑一圈的话，那就不是长跑而是要贯穿整个山脉了。

我知道比赛的路线。

先沿着流经学校前的河跑一小段路，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坡。最初一段坡很平缓，之后坡度会逐渐变大，靠近山丘顶部的坡十分陡峭。

跑上山顶后便是下坡。这段下坡路不只陡，还比想象的长，跑得太快的话会弄伤膝盖。

下坡后是一片开阔的田园。应该可以看到稀稀落落的民房。虽然几乎没有坡度，可是看不到头的直路，给人精神上的煎熬是最大的。

跑到平地的尽头后又要翻过一个山丘，但这次的坡度没上一个那么陡。不过，由于山路蜿蜒曲折，要经过好几个V字弯，所以步调会被打乱。

再前方就是神山市东北部，叫阵出的地区。千反田的家就在那里。这段路是要沿着一条小河下坡。

就这样穿过山沟，回到市区。但是因为不能在车辆往来的马路中间跑，所以要穿过小巷。经过荒楠神社的前方，就可以看到能代表医院的纯白色，那是恋合医院。然后，它的后方就是神山高中。

因为我已经跑过一次了，所以记得整条路线。可是理解并不会缩短距离。我认为既然已经知道结论就应该省略掉过程，就算不行也应该选择最佳的方法。具体来说，我提议必须移动的二十公里，应该骑自行车或者搭乘公交车。但遗憾的是，看来不会有人采纳这个合理的想法。

最初的一段沿着河流的路就是块硬骨头。大部分赛道都在车流量极少的山区，唯独这段沿着河的路是环绕整个市区的马路的一部分，所以车流量不小。而且把人行道和车道分开的只有一条白线，中间没有铺设石头。之所以以班级为单位间隔出发就是为了不在这里造成拥堵。

高二A班的同学排成一条细长的队列跑在白线内侧。无论你是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在二十公里赛道中，唯独这一段你得用和别人相同的速度去跑，否则就会跑到车道上去。去年是可以占用一点车道的，但今年学校严令必须排成一列。皆因前几天有高三学生在路上被车撞了，才会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因此前后都是人，很难迈开步子。

这段路大约有一公里。速度就相当于慢跑，很轻松。前方的路还很长。当成是热身的话正好。

不一会儿就跑完了这一公里，然后赛道大幅转向右边，偏离了通往市区的马路，通向学校的后方。接下来是上坡路。

队列乱了。仿佛因为不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跑而感到欲求不满般，班里隶属于体育类社团的人一口气冲到了前头。也许说好了要一起跑，立刻就出现了几个女学生的小集团。

然后我放慢速度。

速度不断降下来。

尽管几乎跟走路没什么区别，我还是装出正在跑的样子。

星谷选手对不起了，我现在可没时间悠闲地跑步。在这二十公里的过程中，我有些事情要去想。余下的路程只剩下十九公里了。

在坡上跑了一百米左右，身后有人叫我。

“找到你了，奉太郎！”

我没回头。声音的主人擅自冲了上来。

然后那小子，福部里志从自行车上下来。

我一直觉得他是个远看分不出是男是女的柔弱男子，可是前阵子偶然翻开初中毕业相簿，惊讶地发现他的表情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五官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这一年来他的表情似乎变得严肃了。因为三天两头会见到他，所以没有察觉到。

这学期里志当上了总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星谷杯由总务委员全权管理，所以委员们不需要跑。他们应该在起跑前就被部署在了赛道

的各个位置。他戴着黄色的头盔，推着喜欢骑的山地车。我斜着眼睛看着他说：

“在这偷懒，不怕被说吗？”

“没关系。反正已经确认了各班级的起跑进行得很顺利，而且我可以等到最后一个人通过终点再回去。”

“辛苦啦。”

之所以慰劳不用跑的总务副委员长，是因为我知道他必须监督位于赛道各处的总务委员。接下来这小子要骑着山地自行车奔跑于二十公里上的各个点，听取总务委员的报告，看有没有发生意外。里志耸了耸肩。

“哎……因为我喜欢骑车，所以也不会觉得辛苦，但如果能用手机的话，就不需要这个职务了。”

“听你这么一说。”

“不能以全部学生都有手机为前提。可是实际有人受伤了，不管怎样还是要用手机来求救。需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通啊，真是的。”

为总务委员会的组织僵化而叹息后，里志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那，有头绪了吗？”

我一边缓慢地挪动步子，一边谨慎地回答：

“还没。”

“摩耶花……”

他刚要说，又憋了回去。我料到他要说什么，于是替他说出来：

“她怀疑我是合情合理的。”

“不，她好像不认为是你做的。虽然不中听，但她说，‘我不认为是他的错。因为他不会主动做任何事。’”

我不禁苦笑。这种话只有伊原说得出口。实话说，她说得也没错。昨天，我什么都没有做。

可是这样一来，她大概很为难吧。

“如果不是我的话。”

“是啊。”

里志深深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我的话，那就只有一个人了。我回忆起昨天的事情。

2. 过去：一天前

放学后，我在活动室里读着袖珍本。那是一本讲述日后将成为一名大特务的男人其青年时代的历史小说，小说的内容十分引人入胜，让我一反常态，读得很认真。

在学艺类社团众多的神山高中，每年都会有几个社团消失，又有几个社团建立，所以在新旧学年交替之时，活动室经常会有所调整。可是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还是在地学教室。虽然没有特殊的感情，但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就会形成“固定的位置”。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从后数第三排，从面向操场的窗户数第三个的座位上。

小说的一个章节结束，正好告一段落。我舒了口气，刚抬起头，侧拉门就被人拉开。伊原皱着眉头，神情有点困惑地走进来。

进入高二后，伊原摩耶花有了点改变。我明确知道的是她退出了同时参加的漫画研究会。本人表示是“累了”，可是从里志好像有话想说的表情来看，似乎还有其他原因，但我没问。

外观看上去并没有改变。把她放到一群新生里面，让人从中找出高二的学生，能选出她的百人里恐怕也没有一个。最近她开始使用发夹了。不过是直到他们提起这个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活动室里只有我和另一个人。刚才还是三个人。

伊原说：

“喂，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

千反田支支吾吾地说。

千反田爱瑠继续担任古籍研究社的社长。她应该没有剪头发，所以头发大概长长了一点儿。

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伊原回头看了走廊一眼，压低声音说：

“我刚才在那里见到小日，她和我说不会加入社团。”

“咦？”

“她的眼睛有点红。是不是哭过？”

千反田说不出话来。她没有回答伊原的问题，只是静静地低喃。

“……是吗？”

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一年过去了，我们成为了高二生，有新生加入。古籍研究社也去招过新社员。几经周折，最终招到了一个社员。

大日向友子提出了临时加入申请，之后只需再提交正式加入申请就可以了。她很喜欢伊原，也经常和千反田说笑。虽然人有点吵，但没有得罪过我。所有人都相信大日向会顺利成为正式的社员。不对，实话说，我们甚至都忘了临时加入后还有正式加入这一个手续。

她却突然表示不会加入社团。就在我看书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都改变了吗？

千反田看着伊原。颤抖着嘴唇重复了一遍。

“是吗？”

光是重复这一句话就已经用尽了全力。伊原可能是想了解情况，但她把到嘴边的话又吞了下去。

“小千，你没事吧？怎么了？”

“果然……都怪我。”

“什么？如果你是说她不加入社团这件事的话，那不是你的错。她是这么说的。”

“不。对不起，我先回去了。”

千反田强行中止了对话，抓起书包冲出了地学教室。我只能默默地望着她离去。

用眼睛追着千反田的伊原回过头来。她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声音也没有抑扬顿挫。她问：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能呆呆地张大嘴巴，对着她摇头。

3. 现在：一点二公里处

虽然社团很多，但新生数量是有限的。四月，神山高中的招新活动极为激烈。去年我不打算加入任何社团，所以全都无视了，可是今年就身在漩涡当中。真是要经历过才知道，那堪称是激战。

因为各社团就像在抢夺一片茫然的新生般地招人，所以多少会出点乱子。虽说该拒绝的没拒绝主要是自己的责任，但有些社团为了凑够人数好像会强逼新生加入。这种事情不能强迫。据说之所以要经过

临时加入和正式加入这两个阶段，就是要为了确认本人是否真的自愿加入。假如不提交正式加入申请，会视作自动退出。

而提交申请的最后期限在本周末。也就是今天。

姑且确认一下。

“不提交正式加入申请，不代表以后不能再次加入同一个社团吧。”

“那当然。神山高中的社团随时可以加入，随时可以退出。进出都是自由的。”

说完，里志仿佛难以启齿似的补充：

“但是，社团的预算会以临时加入期结束时的人数来决定，所以过后无论是加入还是退出都没有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懂。”

问题不在于手续。

按理说，昨天，当意识到似乎发生了什么纠纷的时候就应该立刻去处理。虽说作为当事人的大日向、千反田都已经回去了，根本无从应对，可是等到第二天再去处理就已经晚了。如果中间再隔着个双休日的话，大日向的离开就会彻底变成“过去”，绝对不可能改变。

今天，星谷杯结束后没有课。虽然应该要开班会，但开完就放学了。

换句话说只有今天能够挽留大日向，而且能与她接触的机会和时间都不多。

“我也是听人说的。”

里志稍微放低声音。

“昨天放学后，好像有人惹大日向同学生气了，或者让她很失落。但原因还不清楚吧？”

“因为当时我只顾着看书。”

“这么说，原因就是千反田同学了。可是这样一来，又和摩耶花听到的有出入。”

上坡路还没到陡的地方。路两旁是两排民房，前面是一段很长的缓坡。有人轻快地从身旁超过慢跑的我。大概是在我们后面出发的高二B班中，对跑步很有信心的人。

我回答：

“伊原说了什么？”

我瞅了里志一眼，看到他露出很失望的表情。

“哎，她没和你说吗？”

“她什么都没跟我说。”

“可能是没时间说。但我也是听她说的，所以不是很确定。”

里志的目光游移了一下，不太确定地说：

“大日向好像说了千反田同学是‘像菩萨一样的人’之类的话。摩耶花记得这句话听上去不像是讽刺。”

我完全没听说过。我只知道大日向说了不会加入。

“那确实是昨天说的话吗？”

“措辞可能不一样，不过确实是昨天说的。”

就是说，大日向说了“不会加入”和“千反田是像菩萨一样的人”这两句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可能是“虽然不会加入，但不是千反田的错”的意思。

这样一来，让大日向决定退出的人就是我了。可是昨天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如果说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听到是骗人的。进入活动室前我和她聊了几句，看书的时候也听到了她们的对话。可是真的就只是这样而已。

“……看来这事果然不简单啊。”

但是里志嘟囔了一声：“是吗？”

“我觉得很简单啊。新社员加入，改变心意，退出了。仅此而已。”

里志推着自行车跟着算是在跑的我。不愧是骑行爱好者，腿脚很强健。

里志无奈地接着说：

“喂，奉太郎。我这么说可能很无情，我觉得如果大日向同学要退出的话只能由得她去了。她的确很有趣，摩耶花好像也很喜欢她。但既然本人已经决定了，我们就不应该再去说三道四。”

他看着我补充道：

“我反而觉得你会这样说，奉太郎。”

他这样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昨天伊原困惑地走进教室时，我也没当回事。

大日向大概有自己的理由吧。在神山高中最多只可以同时参加两个社团，如果她有三个社团想加入的话，推掉古籍研究社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我们的社团活动目的不明。有想参加的运动、委员会活动开始了、还是想集中精力学习……退出的理由有很多，可是古籍研究社没有理由留住她。很可惜，我们没有缘分。我只有这点感想。

大日向变卦有几个理由。但是，我不打算一边跑一边和里志逐一说明。里志等会可以骑车，但我得跑完全程。边说话边跑步很累，所以我不想说太多的话。

也许明白我不会回答，里志换成轻松的口吻。

“不过。既然你决定要挽留她，我也不阻止你。那么，你是打算去找大日向，央求她留下来吗？”

他的话出乎了我的预料。

“央求？”

“对。像这样低下头，对她说：‘您一定很生气，还请多担待。’”

里志还配上动作演示。但越说他的表情就越发地诧异。

“你不是打算这样做吗？”

想都没想过。这的确也是个办法。但是——

“大日向也是有理由才提出退出的吧？连理由都没搞清楚就去求她，能解决问题吗？”

里志发出呻吟。

“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吧。可能不符合你的个性，但第一时间道歉，再诚心诚意地去拜托对方是最省事的。成功率意外地高。”

是吗？总觉得很不可信。至少，我实在不认为我去央求大日向就能完美解决所有问题。

第一，我并不想挽留大日向。我能够把所有问题都搁到一边，让她写下入社申请，然后就什么都不管吗？那样做只是把麻烦事往后拖而已。我喜欢回避，也喜欢省略，但不喜欢拖延。对麻烦事熟视无睹，只会让日后的处理变得更加麻烦……

“我不打算央求她。”

“你想直接说服她？”

“那也很麻烦。而且，你觉得我口才好吗？”

“说得也是啊。比起呶呶不休地劝说，你是用一句深奥的话一口气解决问题的那类人。”

里志说完闭上嘴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

“你刚才说过，这件事不简单对吧？莫非，你是想查明大日向退出社团的原因？”

说查明就太夸张了。

“我只是想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而已。只是回忆的话并不费事。”

“……回想啊。我懂了。就是说，你不认为令大日向愤怒或悲伤的原因只存在于昨天的放学后。你相信在其他地方还存在着原因，或者说是间接原因。”

很敏锐。

我很清楚自己昨天什么都没做。但是千反田呢？撇开伊原那句“像菩萨一样”的证言，和千反田说话，会突然被她深深地伤害，或是激怒吗？

这样说可能很没有礼貌，如果是伊原的话还可以理解。她很可能会在无意中伤害到人，用简短刻薄的话去讽刺人。可如果是千反田的话就让人想不通了。

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就是原因并不只是昨天的事。在大日向临时加入的期间，她一直感到很压抑，在昨天到达了极限。

“我说过我不会阻止你……但这件事很难啊。”

“是啊。”

“你再怎么样回想，也不能保证那样就能收集到所有所需的信息。”

“嗯，没错。”

古籍研究社的社员并不总是聚在一起，我也不是每天都去活动室。应该有很多事情是我所没看到，没听到的。如果一切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结束的话，我再怎么想也是白费力气。

可是，虽然现在还不能对里志说，但我有一点头绪。自从大日向临时入社后，有几件事情我觉得很不解。调查一下这几件事，说不定能得到一点线索。可能是我误会了，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毕竟有20公里，若只是跑步实在是太长了。

我说：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会问的。”

里志惊讶地皱起眉头。

“问？问谁？先声明，我该走了。”

“我知道，但等会还会遇见的吧。再说了。”

我笑了笑。

“伊原和千反田也会从后面追上来。”

里志愣了一下，然后表情转为惊讶。

“有没搞错！原来你在打这种主意！你把总务委员会努力筹办的星谷杯当什么了！”

“不是马拉松大赛吗？”

还是得问一下伊原和千反田。

另一方面，必须在今天之内与大日向接触。

同时完成这两件事的方法只有一个。

星谷杯上为了避免造成拥堵，班与班的出发时间有一定间隔。我是高二A班。伊原好像是C班，千反田应该是高二最后的H班。只要我跑慢点的话，伊原很快就会追上来。再慢点的话，千反田也会追上来。

“大日向是哪个班的？”

“B班。怪不得你跑得这么慢。哎，我放心了。我反而放心了。对啊，你怎么可能认真地跑完全程嘛！”

里志笑了。他太没礼貌了。虽然中间有几公里，也许十几公里是用走的，但我去年还是跑完了全程。

“明白了你的企图，我也该去干活了。不能老在这偷懒。”

他跨上山地车。

他把脚放在脚蹬上。还以为他要走了，但他突然好像犹豫了。他停下来，回头看我。

“但是，我还是友情提醒你一句吧。奉太郎，别把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因为你平常都不管其他人的事，所以不要忘了，在大日向这件事上你完全没有责任。”

说的什么话。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无论我在打什么主意，察觉到什么，最后还得由大日向决定。人能把驴子带到饮水站，但不能强迫它喝水。的确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那我走了。在赛道的某个地方再见。”

“哦。”

里志终于用力踩下脚蹬。虽然是在斜坡上发车，但是山地车没有摇晃，立刻加速。他没有站着踩。他坐在鞍座上，保持前倾姿势渐渐远去。

我用很小的步伐慢腾腾地跑着，目送他的背影。

虽说要向伊原和千反田询问情况，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就算她们赶了上来，也不可能跟她们长谈。尤其是伊原可能都不会停下来。大概最多只能在要被超过的瞬间问一两个问题。

没有时间提出所有问题。必须在被她们追上前整理好该问的问题，否则会白白浪费掉机会。

为了准确地提问就必须有准确的理解。我现在必须理解的是高一学生，大日向友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回忆起昨天千反田离开后，伊原问留在地学教室的我。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见我什么也回答不上，伊原补充道：

“不知道吗？说得也是。因为你根本不把其他人放眼里。”

她不经意地说。

我却觉得心脏仿佛被刺了一下。

但昨天放学后发生的事不只是因为我完全在看书。我对大日向不怎么感兴趣。里志经常说我好像很讨厌人一样，恐怕就是因为这种态度吧。虽然不全对，但也没错。也许在旁人看来，我可能就像在故意疏远大日向一样。

我对大日向过去因何高兴因何受伤基本不感兴趣。那是对人的轻视。在这二十公里的路上，我还能挽回过失吗？若只是跑步实在太远了。但我不知道这段距离是否足够让我去了解一个人。

无论如何都需要去思考。

坡度越来越陡，不知不觉间道路两旁的景色已变成了杉林。又有人超过慢跑的我。

我是在四月，招募新生周认识她的。

第一章　这里受理入社申请

1．现在：一点四公里处：剩余十八点六公里

道路宽阔，路面也是新铺上的，但完全见不到车通行。跑在前面和后面的都只有身穿体操服的神山高中学生。学校后山上的这条路，就像专门为星谷杯量身定做的。

伊原应该正从后方接近。我必须在她追上前，清楚地回忆起招募新生周发生的事情。

还有多少时间呢？我试着计算。

从上一个班级起跑到下一个班级起跑，中间大概有三分钟间隔。我是A班，伊原是C班，所以我比她早六分钟出发。

头一公里是配合其他人的速度跑的。进入上坡路被里志追上后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平均起来，我应该是以偏慢的慢跑速度在跑。

据说人类缓慢步行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四公里。正常跑步的速度是这个的两倍。前阵子看的小说里驳斥是每小时四英里。可惜我记不清一公里等于多少英里，所以没有参考价值。总之，就当是正好介于慢跑和奔跑之间吧。时速六公里。假设伊原跑得更加认真一点，那么她的速度就是每小时七公里。那么，我会在几公里的地点被她追上呢？

是多少公里呢？

乘除法在我的脑海中打转。我的数学成绩并不是特别差，而且计算也没有那么高级，只是普通的算术题。但如果全部都要用心算来计算的话，跟用纸笔计算完全不一样。补充一点，我正在跑步，大脑不能像平常一样运作。花上一点时间求解是没有办法的。我一边辩解一边捣鼓着距离、时间和速度的公式。

呃。平均每分钟距离缩短约十七米，会在四点一公里处被追上。估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哎，也没多远吧。

时间和距离已经不够用了，为了计算差多少又花费了时间和距离。太愚蠢了。挽回浪费掉的时间和距离的方法有两个。一就是我更加认真地跑。

另一个方法，就是尽可能快地回想起那天发生的事情。

那一天……记得跟今天一样，是个大晴天。

但是，肯定比今天冷。

2. 过去：四十二天前

招募新生周的最后一天，即礼拜五被特别称呼为“新劝祭”。据说这个名称不是谁给取的，只是因为方便所以大家都这样叫。

特别周本身会持续一周。

从礼拜一开始，每天放学后学生都会被召集到体育馆进行入学教育。礼拜一是学生会及各委员会。从礼拜二开始终于轮到各社团上台

展示自己社团活动的魅力。总之因为团体数量多，所以入学教育会开四天。

去年应该也开了，但是因为我对招新不感兴趣，所以很早就回去了。今年我成了招募的一方，所以必须去视察一下敌情。礼拜二我被千反田拉到体育馆看了一下。

每一个团体有五分钟时间。戏剧社利用这段时间表演了一出短剧，服装研究会举行了一场时装秀，合唱社跟阿卡贝拉社如实展现出性质的不同，至于属于体育类社团的田径社则是带来了垫子表演跳高。

也有个别社团的形势很不利。占卜 研究会的成员只有一个人，而且那个人也不喜欢卖弄。她用平静的声音简略介绍了卡巴拉的历史后，马上就放下了话筒。御烹饪研究会也算不上有利。总不能跑到体育馆的台上做菜，所以他们只说了会在周末的新劝祭上提供用野菜做的料理，请大家一定要去捧场，然后就下去了。围棋社在台上下棋，可这种展示方式不管怎么看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大棋盘，所以谁都不知道他们把棋子下在了什么地方。至少应该找个人读棋，但围棋社似乎只有两个人。气氛冷得让人难以忍受。

但现在不是同情围棋社的时候，因为五分钟意外地长。

古籍研究社的展示被分在了礼拜四。新学年开始后里志和伊原好像都很忙，几乎没有到活动室露过面。但唯独礼拜三全部人都到了。

“怎么办？”

我这样问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那五分钟要做什么；二是能做什么。

“先加油吧。”

伊原懒洋洋地说。

“说得对，加油吧。”

我随声附和。

“加油做什么？”

被骂了。不是你开的头吗？

“我是社长。按理说，应该由我上台展示古籍研究社的魅力……”

千反田吞吞吐吐地说。她犹豫该不该说的一定是“但我想不到有什么可以表现的魅力”。而且——

“就算让千反田上台招募，我也不觉得会有人来。”

“你自己不也一样，有资格说人家吗？”

“不，算了。”

千反田制止反唇相讥的伊原。

“我明白自己不善于求人。”

千反田有毅力也有诚意，但只有毅力，没有小技巧。我们的资料足够多的话，她的方法也许行得通，但很不巧我们完全没有手牌。

但伊原说得没错，我光顾着说别人了。如果把我拉到一群高一新生面前，我肯定只说得出“我们社团什么都不做，但是有地方，想来就来吧，我们很欢迎。”这样的话。

可是交给伊原也让人不放心。

“我倒不认为小千水平不行。如果让我去说，会把不该说的也说出来……”

看来她也有自知之明。

这样一来就只有一个人选了。

虽然里志表现出为难的表情，但他的眼睛在笑。

“随便说点就可以了吧？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就交给我吧，消磨时间我想我还是做得来的。”

于是就决定由里志上台了。

“礼拜四就这样决定了，你们定好礼拜五要做什么。如果要用火或电的话，必须在明天前提交申请。”

以总务委员的口吻说完后，里志就匆匆忙忙走了。后来才得知他被选为副委员长，事务繁忙。

然后礼拜四放学后，福部里志作为古籍研究社的代表一个人站在体育馆的台上，很机敏地说出“在来的途中，工艺社的铁锤发出的声

音听上去就像是‘夺得天下、夺得天下’。我认为那一定是将有很多新生加入古籍研究社的前兆。我们是古籍研究社。”等笑话。夹杂着适度幽默的演讲逗得高一学生发出阵阵笑声，滔滔不绝的演讲正好用了四分三十秒。在零星的掌声中，里志下了台。排在后面的珠算社立刻上台。

老朋友伟大的才能再次让我折服。

因为他的演讲结果跟古籍研究社完全没有关系。即使没东西说也能讲够规定的时间。这也是一种伟大的才能，是怎么也模仿不来的。

然后到了礼拜五。晴空万里。

在神山高中校舍正面，有个不知该叫车辆调头处还是前院，设有几个花坛的空间。各社团和总务委员会的人利用午休时间在那里摆好桌子。因为有花丛，所以摆不成笔直的一排，有几处必须将桌子摆在花丛的左右两边。

古籍研究社派出了我。里志有总务委员的工作，虽说我的信条是“不必做的事不做，必须做的事尽快做”，但我实在不忍心把力气活推给伊原和千反田。午休听从指示在搬桌子和叠椅子中结束了。

在下午的课上，我从教室的窗户俯视刚布置好的会场。摆了几十张桌子的前院有点像迷宫，甚至有点儿意味深长。

放学的铃声还没响，我所在的高二A班课室就已经笼罩在骚动不安的气氛中。到处传来诸如——

“准备好没？”

“第一个冲出去！”

这样的私语声。心急的家伙们还在课室就已经戴上写着“必胜”的袖章了。还有人在书桌上摆上熊的娃娃。猜不出他们都属于什么社团。他们焦急的心情可以理解。如果去晚了，高一学生都回去了，那么招募新成员的准备就都白费了。起跑很关键。

铃声响起，下课了。同班同学一窝蜂似的冲出课室。高二高三的课室大概都是同样的景象。尽管不是很情愿，我还是跑在了队伍的最后。

原本只摆着桌子的前院顿时立起各色旗帜，被贴上各种海报，立式广告牌和手持广告牌一个接一个冒出来。粗略一看就能看到“快来化学社　你和我的焰色反应”“如果你要赌上青春的话　啊　当然要选篮球”“制作的喜悦　穿衣的乐趣　服装研究会”“苍天已死　历史研当入”“再来一个就十一人了！足球社”等字样。应援团拿出团旗，啦啦队组成圆阵，那边糕点研究会开始飘来红茶的香气，这边茶道社在地上铺开毛毯，认真地为露天茶会做准备。还以为系上统一的缠头布正在大喊的是哪里的人，原来是广播社。放学铃声响起不到十分钟工夫，又是笛声又是太鼓圣，闹翻了天。

活动在三点半开始，六点钟撤场完毕。这种至多只会出现两个小时左右的疯狂俗称“新劝祭”。但并不是“欢迎新生”，而是“劝说新生”的缩写。[1]这点很像这间学校的作风。

大部分社团只有一张长桌，但也许因为成员数量、人气，还有看不到的政治因素，有些社团分到了仅有几张的大桌子。哪个社团坐在

哪里自然是早就决定了的。据说古籍研究社是在17号桌，所以我四下张望寻找。

“折木同学，这边。”

传来千反田的呼喊声。

虽然没抱什么期待，但十七号桌果然被放在了会场的角落。桌子上立着一张方形纸笺，上面用毛笔字写着“古籍研究社”。笔风流丽而豁达。不放个招牌的话确实不知是什么社团在招人，但也没说过要准备这种东西。也许读懂了我的表情，千反田有点困惑地笑了。

“这是我午休的时候临时做的。我觉得用可爱一点的字体写会更好，但又想不到怎么写。”

这么说这是千反田的字吗？我记得她平常写的字要更加方正，但一旦让她握住毛笔，写出的字意外地流丽。但如同她本人说的那样，不可爱。也许应该让伊原给画点卡通图案的，但现在说已经晚了。

坐在叠椅上的千反田披着黑色的外套，前面的扣子没扣，露出白色的水手服和领带。我也穿着白色的风衣。虽然新劝祭被热烈的气氛包围，但是今年的四月还是很冷。环视了周围一圈，无论是招人的一方还是被招的一方，大部分学生都穿着防寒服。

被放到古籍研究社旁边的是水墨画社跟百人一首社。每张桌子都只有一个人。我和他们打了声招呼让他们拉开条缝隙，然后走进桌子内侧。写着“古籍研究社”的纸笺放在正中间，我和千反田并排坐着。

里志来不了。因为委员会的工作很忙，所以没有办法。而且——

“摩耶花同学果然也来不了。”

“她要去漫研吗？”

“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去那边帮忙。”

我默默地点头。听说伊原在漫画研究会的处境变得更微妙了。她大概是不想在会场遇见漫研社的人吧。不过，如果她来了就麻烦了。搬长桌的时候觉得蛮大的，可是坐下一看，又发现其实没多大。

应该说很小。

两个人并排坐着，就已经挤得让人呼吸困难。要是千反田机灵一点，把椅子挪开一点的话会轻松很多。但很不巧，那家伙测量与他人距离的方法很独特，即使近得肩碰肩也不会在意。

我轻叹了口气。算了，挨挤的人又不只是我们。例如在可以看见的范围内，摄影社和全球行动社就摆了太多的图示板，在自己的作品堆里拉人。

总之必须积极地开始捕捉路过的新生的工作。

依然带有浓重初中生气质的一年级学生露出既害怕又好奇的表情，陆陆续续地走来。我好像听到有人舔着嘴唇说“猎物来了”。新劝祭的会场顿时充满了虚伪的笑容。

古籍研究社也不能输给他们。来来来，公子小姐快过来。没有急事的都来看看。我们是非常愉快的古籍研究社，这边受理入社申请。

五分钟就腻了。

因为没有人停下来看。

“说是要抓人，可到底要怎么抓呢？”

我看着径直从眼前走过的新生，嘟囔了一声。千反田保持着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的姿势，看着前方说。

“如果有黏鸟胶就方便多了。”

我知道有黏鸟胶这个词，但没有见过黏鸟胶。至少也要用捕虫网吧。可是，比起这个——

“用细网更有效率吧。”

“话是这么说，但那是违法的。”

“不会被发现吧。”

“你是深夜过马路不看红灯那类人吗？”

“我不在深夜出门。”

我们的对话太没有建设性了，甚至觉得有点凄凉。

“你应该会遵守交通规则。”

“我深夜不会往马路上跑。”

太没有建设性了。

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在外套的口袋里放了本袖珍本。那是一本短篇集，我看到一半。我对作为接待员面向前方的千反田说：

“反正也没事做。我看会书。”

千反田终于把头转向我，面带微笑地说：

“不行。”

“可是又没人来。”

“不行。请老实地坐着。”

好吧。我把刚掏出来的袖珍本放回口袋。不过，仔细想想，如果其中一个人正懒洋洋地看书，新生也不好开声吧。但是继续在这干坐，随着黄昏渐近，气温只会越来越低。我双手抱在脑后。

千反田也很闲。不管责任感有多强，她也是个有感情的人，没有事情发生的话也会觉得无聊的吧。她好像把原本对着正面的脸转向旁边，看向正在热闹地招新的社团。

看着人从面前经过，我小声嘟囔：

“看来被诅咒的位置是存在的。”

“嗯，是啊。”

她立即回答。我反而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千反田转过头来，侧着头。

“不是那样的吗？”

是哪样？我没去多想，靠在叠椅的靠背。

“我的意思是，在商业街或大马路旁，有些位置的地理条件看上去不比其他铺位差，可是不管开什么店很快就会关门。在不知不觉中又开了间新的店铺，但不管是什么店都没有客人。这样的地方是存在的。”

“啊……对。有些地方总是新店开张。很奇怪，换了块招牌后就想不起之前是什么样的店了。”

“是啊。拆了平整后，就连那块地上以前有没有建筑物都不记得了。”

千反田点了下头，然后用眼神催促我继续往下说。为了避开她的眼睛，我稍微把脸别过去，就像在敷衍似的，我用手背敲了下长桌。

“这里也有那种感觉。”

“这里，你指的是这个位置吗？”

“嗯。”

一排桌子中有一部分桌子被沿着圆形花丛的边缘摆放。根据总务委员会派发的计划书，古籍研究社的位置被定在了其中的一张。可是从人们的移动线路来看，这实在不是个好位置。

高一学生的出入口在我们的背后。对这场骚动不感兴趣径直走向校门的新生根本不会看到古籍研究社的桌子。但如果新生想看看有什么社团的话，就会从我们面前通过。单以人流量来说，这个位置应该没那么差。

但不知为什么，新生们不要说停下来看，甚至连速度都没有放慢。他们看都不看千反田亲笔写的古籍研究社招牌。

“这里是不是有种令人难以驻足的气氛。”

凝视了从眼前经过的人好一会儿，千反田平静地回答：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开声叫住他们……”

前院里所有社团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哦，你好像很喜欢猜谜的样子。我看得出来，你在找猜谜研对吧。那么第一条问题。”“我们还会举办英语辩论赛。当然能提升英语成绩，能提升很多。”“不不，我们会先教你规则。记住规则就很简单了。只要记住金和银的动作就可以了。”“不擅长做菜？没关系，我们会帮你提升厨艺的，因为我们是御烹饪研究会啊。来我们的活动室，我们会给你做吃的。”“天文社，天文社在这边！喜欢星星吗？爱的星球！但我们基本上不会观察天空。”不知不觉中，两旁的水墨画社跟百人一首社也在积极地叫住往来的学生。

自己不开口，却抱怨“谁都不停下来”，的确很没有道理。

但另一方面，千反田又说：

“可是，正对着那个也许有点不利。”

说着，她用目光指给我看。

那个东西大大地展开在沿路行进的学生正面。

旗子上写着“有茶”两个字。除了写上今年是公历多少年外，还用串 珠绣上了猫和熊猫的吉祥物。很精致的旗子。阵阵红茶的香气飘来。桌子上放着两个保温瓶、纸杯和受理入社申请的纸张和笔。桌子的一头还有一个台式炉，上面放着体育类社团的人在比赛中喝水用的金色大水壶。那个金光闪闪的水壶目测能装上足足10公升的水。目前台式炉没有点火。

最引人注目的是放在桌子另一头的南瓜。一搂粗的橙色南瓜被挖出了眼睛和嘴巴，做成了万圣节上的南瓜头。万圣节是在四月吗?

桌子里面有两个女性社员。她们只在水手服上披了条围裙。可是她们的干劲高到让寒冷的空气无法靠近。她们两个站在炉子和南瓜的中间，使劲地挥舞胳膊。

“吃吧。你喜欢吃曲奇饼干吧！好，给你！”

“但是里面放了奇怪的药。哦，你吃了，吃了你就输了。你会变得很想加入我们社团。看，你现在很想加入。想加入想得不得了。申请表格在这里。”

“没错，这个曲奇饼干有那样的功效。喝点红茶，小心别噎着了。”

她们一边说一边拿起保温瓶，往纸杯里倒入红茶。

“啊，你好，你看上去很喜欢曲奇饼干。”

“啊，真的耶。长得就像块曲奇饼干。吃吧。不，别问为什么。你就吃吧。”

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两个人。但很奇怪，我对那两个人的脸没有印象。

她们好像准备了很多曲奇饼干，见人就派。虽然不知道她们招募得顺不顺利，但有很多学生停下来。

“是糕点研究会吗？”

“嗯。目光被那边吸引了，很容易会看漏古籍研究社。”

可恶。卑鄙小人，居然用食物引诱人。不过被曲奇饼干引诱的人终究是些轻佻之徒。那样的人没资格加入古籍研究社。就在我抱着不服输的心态，毫无根据地像个选民似的想着这种事情的时候，千反田的样子有点奇怪。她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气氛热闹的糕点研究会的桌子看。

莫非……我小心翼翼地叫她：

“千反田。”

“欸，啊，请问有什么事？”

千反田惊讶地转过头来。我问：

“莫非。”

“是。”

“你想要曲奇饼干？”

千反田想了一会儿，神色严肃地回答：

“如果说不想要是骗人的。”

“那就去要呗。”

“谢谢。但是，我有更感兴趣的事情。”

她又转过头去，把目光放回到糕点研究会。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我也跟着再次望向那边。干劲十足的两个人。保温瓶、纸杯和纸张。台式炉、水壶、南瓜和饼干。

……哎，说奇怪，是有点奇怪。最明显的是糕点研究会社员的干劲。

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两个奇怪的地方。

“是啊，很奇怪。”

大意了，不该这样说的。千反田突然把头转过来。因为桌子很小，如果把头扭过来，距离会近得让人忍不住向后缩。

“咦，请问到底是哪里奇怪？”

“你还问我，是你先说奇怪的吧。”

还是她想跟我玩“很奇怪，因为是糕点研究会，所以有糕点”这种高度的智力游戏？[2]

千反田斜着眼看着派曲奇饼干的热闹景象，嘟囔道：

“是的，但实话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奇怪。虽然觉得奇怪，但就是不明白……”

“哦，大概是——”

“请等一下！”

她打断了我的话。我把要说出口的话吞回去。

“请你先别说出来。我正在想。嗯，我已经隐隐约约猜到了。”

她经常让我说，但很少让我不要说。我一边想着明天太阳是要打西边升起吗，一边在近处看着注视着糕点研的千反田的侧脸。

不一会儿，她的视线固定在一点上。

“是南瓜。我觉得那个南瓜有点奇怪。”

橙色的皮、三角形的眼睛和锯齿形的嘴巴。不管怎么看都是正统派的杰克南瓜灯，但她会注意到那里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但接下来关注的点偏了。

“那个品种在日本没有得到认可……不，那是很常见的美洲南瓜。”

“是吗？”

“虽然收获季节在秋季，但如果保存得当的话，可以保持不会腐坏。”

“哦。”

“作为商品作物普及度还不高。在神山市应该没有农户在种植。”

“居然是这样。”

“但是，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呢……”

“为什么要把它当作农作物来看！”

问题不在那里吧。看到别人错得如此彻底，会让人觉得不能袖手旁观。

虽然千反田又嘀咕了几句，最后还是叹了口气。

“不知道，想不到其他的了。我投降。为什么我会那么在意那个南瓜呢……”

她有点难为情似的红着脸说：

“我，很好奇。”

如果是平常的话，我会认为麻烦来了。

千反田那无尽的好奇心曾给古籍研究社，给奉行节能主义的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事。静下心来想，其中的大部分即使不解决我也不会有损失。尽管如此，为什么我还是几乎每一次都陪她到最后呢。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想大概是因为千反田的那双大眼睛。

然而今天千反田在这个地方说出我很好奇，并不是麻烦事。因为我被迫坐在桌子的内侧，既不可以看书，也不可以提早走。反正只是坐着的话，有点东西聊聊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事情很简单，千反田所说的“奇怪感觉”的真面目很明显。感觉这个话题不会持续很久。我说：

“那个南瓜很大吧？”

千反田侧着头。

“以美洲南瓜来说，并不算大……”

表达方法有误。

“有一搂粗吧？至少，比用作古籍研究社招牌的这张纸笺要大。”

我用眼睛指了下纸笺。她点了下头，仿佛这才听明白。

“是啊，是很大。”

“它被放在桌子的一头，另一头放着台式炉。可是糕点研的那两个人却在这两样东西中间挥舞着手脚派饼干。可是我们的桌子，两个人并排坐着就已经挤得不行。”

“咦，很挤吗？”

她果然不觉得挤。

先不说这个。大概因为被潮水般的人流分成一段一段，以及是斜着望过去的，所以找不到距离感吧。千反田的疑问的答案非常简单。

“糕点研使用的桌子比我们的大。因为我午休来布置会场了，所以我知道有几个社团使用的是大型桌子。你不知道有不同尺寸的桌子，所以才会觉得奇怪吧。”

“哦……”

她发出那样的声音。

但千反田依然皱着眉头。

“桌子很大，这个可以从南瓜和炉子的距离看出来。我的确没有察觉到。但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她们为什么要放个南瓜在那里？”

为什么呀。这可难倒我了。

“摆放装饰需要理由吗？在派发曲奇饼干的地方摆放万圣节的摆设也没有问题吧。”

但没有季节感。

千反田望向糕点研。

“我换个说法。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南瓜的话会怎么样呢？”

听她这样一说，我试着想象那个景象。如果从那张放着台式炉和水壶的桌子上拿走南瓜的话。

“……会很简洁。”

“是啊。”

然后她转过身来面向我，叮嘱似的一字一句地说：

“你不觉得如果没有那个南瓜的话，糕点研可使用的空间应该会更大吗？”

我好像听懂了她的意思。

放了个南瓜作为装饰，压缩了自己的空间。可是她们并不觉得挤。

就是说，糕点研的空间多得用不完……尽管她们分到了大型桌子。

“你是想说，把大型桌子分给糕点研太浪费了吗？”

她摇了下头。

“我没有这样说。只是，对糕点研来说跟我们一样大的桌子似乎也够用。那她们为什么会分到大型桌子呢？”

位置是总务委员会分配的，决定哪个社团使用大型桌子的自然也是他们。如果是像管乐队 那样的人特别多的，使用大型桌子不会显得不自然。但糕点研的人数不多，现在正在拉人的只有两个人。

然而除此之外我还能想到几个理由。

“可能性一：大型桌子的数量很多。分给所有需要的社团后还有多。于是糕点研也拿到了。”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只是先列出可能性，可是她直率地提出疑问，搞得我不知怎么回答。

“不是……”

“就是说啊。如果是那样的话，摄影社和花道社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摄影社被自己的作品给埋住的景象我已经见到了，但千反田指出的花道社的情况要更糟糕。桌上摆了一排华丽的插花作品，结果与其说是插花更像是密林，把最重要的花道社成员的脸都遮住了。他们可能没有多想，一个人准备了一个作品，一旦摆上才发现地方不够了。而且我知道大型桌子只有几张。

把大型桌子分配给展示物多的社团，让糕点研用普通尺寸的将就一下。一般来说运营方会这样做。那么？

“可能性二：糕点研在总务委员会有门路。通过行贿之类的方法抢到了大型桌子。”

招新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准备对策漫不经心地等待那一刻到来的都是蠢货。也许看透了世间的冷漠，千反田的眼中带有一丝悲伤。不一会儿，她说：

“那两个人用那种方法抢到了大型桌子……”

“却在上面放上南瓜。”

不行，存在根本的矛盾。既然不能有效利用那么就白抢了。

仔细想想，糕点研用了大桌子，可能会导致本应获得大桌子的社团陷入不利。也就是说，糕点研确保大桌子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刁难人。这也不是说不通。可是说得通不等于是真相。我向来不信这种听上去特别合理的事情。千反田大概也一样。

“刚才的不算。可能性三。”

老实说我内心更偏向于这个可能性。先列举两个可能性，哎，就是想打发下时间。

我酝酿了一下。

“糕点研提交了使用特殊设备的申请，所以为了安全，委员会把空间更大的大桌子分给了她们。”

“那是什么？”

按照规定，使用那些东西需要在事前提出申请。

“是火。台式炉。”

听见我这样说，千反田转过头去，再次看向糕点研。

“因为要使用那个，所以糕点研分到了大桌子。毕竟在狭小的空间用火很危险。但如果只放一个炉子的话，大桌子就太大了。所以她们又放了个南瓜，看上去平衡一点。我是这样猜测的。”

这样就能说明为什么那里有个南瓜。虽然花费的时间比想象的多，但千反田应该也会接受这个理由。

我太天真了。千反田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糕点研的桌子以及正在派发饼干和红茶的糕点研社员。

经过一段长得让人有点不安的时间后，千反田慢慢回过头来。

“原来是这样，很精彩的推理……我很想这样说——”

我也看到了千反田在看的东西。保温瓶、纸杯、台式炉和水壶。

“她们没有使用那个炉子。”

现在确实没有点火。一看就知道了。

但这并不能支持千反田的主张。

“你在胡说什么呢。现在没用，不代表等会不会用。”

她们正在把保温瓶里的红茶倒进纸杯。但是继续派下去的话总是会派完的。到时候，她们大概会用那个炉子烧开水吧……这道理幼儿园小孩都懂！

千反田突然把脸凑过来。抬起眼睛盯着我双眼。那双大眼好像看穿了我的内心。

“折木同学，你刚才是不是把我当成了笨蛋？”

“没有的事。”

“那你是不是当我是蠢货？”

我认为那是幼儿园小孩都懂的道理。

她把探出来的身体缩回去，绷着脸说：

“我不是随口乱说的。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然后让我发现了。”

千反田的视觉和听觉都很敏锐。味觉好像也很厉害。莫非她用过人的五感发现了什么我没有发现的东西吗？

“你看到了什么？”

“你正在看的东西。”

她大概不是在闹别扭吧。那就是在挑战我。被激怒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里看。

确实有几个让人在意的地方。

“……那个水壶很新。与其说新，可能从来没有放在火上烧过。”

但不能因为这个，就断定接下来不会被用来烧水。我瞟了千反田一眼，发现她笑而不语。果然没那么简单。

“糕点研正在派发红茶。纸杯里的红茶是从保温瓶里倒出来的。如果红茶用完了，当然要去煮红茶。”

不对。红茶不是用煮的。

啊啊，对了。就算糕点研究会在那里烧开水，也做不出红茶。

“我懂了。你在说茶叶吗？”

“是的。”

千反田好像挺起了胸膛。

“糕点研派发的是曲奇饼干和红茶。只把水烧开也没有用，必须做成红茶。可是在那张桌子上见不到茶叶。是事前在其他地方冲好红茶，再转移到保温瓶里的吗？”

我承认千反田的五感敏锐，但我几乎从未觉得她的洞察力优秀。虽然我不会因为被她抢先而感到不甘，但我还是要挑下毛病。

“茶叶可能就放在保温瓶里面，只要往里面注入热水就能立刻变成红茶。否则就是放在水壶里。”

我还没说完，千反田就瞪圆了眼睛。

“折木同学……难道你没有冲过红茶吗？”

我无言以对。

她说得没错。我相当喜欢喝咖啡，但说到红茶，只会偶尔去自动售卖机买罐装红茶喝，更没有冲过红茶。这就像在坦白自己缺乏人生经验一样，所以说不出口。

“那样子茶会越来越苦。所以要用带滤网的茶壶，或者用茶壶只冲一次的分量。就算是用茶包，过一段时间也要拿出来。”

“是吗？”

“是的。”

是那样的吗？我不是很清楚，所以不好说，但我知道糕点研的桌子上既没有茶叶也没有用来冲红茶的工具。

那就是说，保温瓶里的红茶就是全部的红茶，她们不打算在那里冲追加的红茶。

事情越来越离奇了。

“那么会是这样一回事吗？虽然准备了炉子，但她们打一开始就不打算拿来用。既然不用，那个炉子就和南瓜一样，只是装饰。”

我想了一下。

“可是既然那里放着炉子，就表示‘因为糕点研提出使用火炉的申请，所以为了安全分给了她们大桌子’这个推理是正确的。奇怪的是那个炉子似乎没有用的地方。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呢？”

没料到事情会变得这么麻烦。本打算是在新劝祭上消磨下时间，所以才陪她玩的，这该不会要花很长时间吧。怀着不安的心情，我突然将视线从千反田身上移开。千反田也同时移开视线。

然后我发现眼前站着个人。

现在是春天，那个人的皮肤却被晒成了浅黑色。一头短发。看上去很活泼，相貌和打扮可以说很有威严。要不是臃肿的夹克衫的拉链

没拉，露出了里面的水手服，大概都看不出是男是女。我和千反田几乎同时看到了她。我们并不是不知道现在是新劝祭，但我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不会有人问津。她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

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双手插在防寒夹克的口袋里，对我们低下头。

“你们好。”

然后咧着嘴笑了。

先回过神的是千反田。

“啊，请问，你是希望入社吗？我是社长，叫千反田。”

穿夹克衫的女孩笑着回答。

“不是，刚才我在四处乱逛的时候听见你们在讨论很有意思的话题，所以就不知不觉停下来听了。我叫大日向，是高一学生。”

没有听过这个姓。虽然比不上“千反田”，但是这个姓也很少见，所以如果听过的话大概不会忘记。但是我的记忆力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因为我不会积极地去记住其他人的样貌和姓名。

但是，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如果觉得高一新生面熟，那只有一个理由。

“你是镝矢初中的吗？”

大日向看向我，高兴地笑了。

“是的。”

她点了下头。她的表情很清晰。

“是吗。”

她是我的学妹。本想着是否应该说点和镝矢初中有关的话题，但我既没有想问的也没有想说的，所以就没出声。

千反田在一旁说：

“我们正在招募新成员，你要加入吗？我们是古籍研究社，呃，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这句话很棒。

“但是总觉得很难。要读汉文吧？我比较喜欢日文。”[3]

“不，那种事情我们很少做。当然，如果想的话也可以做。”

“嗯……可是。”

大日向正心不在焉地听着，但她突然弯下身子，把脸凑到千反田面前。

“我的朋友经常说，应该把做到一半的事情做完。我说学姐，那个南瓜到底是怎么回事？”

“咦？”

哎呀，她在偷听我们的对话吗？

“你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听的？”

“呃……”

她抿着嘴唇想了一下。

“……从你们说‘想要曲奇饼干的话就去要吧’那里开始。”

“你全都听到啦！”

千反田发出一声惨叫。我吓了一跳，往那一看，她的脸变得红彤彤的。

“你都听到了啊。丢死人了。”

我们说的话很丢人吗?

也许没料到会有这种反应，大日向有点畏缩。

“那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我停下来想听听南瓜怎么了，然后你就不断地往下说。我很好奇你们可以通过一个南瓜推理出多少东西，所以就……”

她低下头。

“对不起。”

“没事……算了。”

千反田说着，像干咳似的把手放在嘴边。虽然大日向的表情也有点尴尬，但爽朗的表情很快又回到了脸上。

“那，那个南瓜到底是什么？”

千反田就算了，为什么这个高一学生也会对那种事情那么好奇？话是这么说，反正已经在想了。我回忆刚才说到什么地方。

“刚才好像讲到‘炉子好像没有用的地方’。她们之所以有地方摆南瓜装饰，是因为她们在使用大桌子。她们之所以分到了大桌子，是因为她们提出了使用台式炉的申请。可实际上他们没有用炉子，这有点不对劲。大概是这样吧。”

我看向千反田，她低着头没有回答。她好像真的觉得很难为情。入社后千反田给我们找了不少麻烦，但我从来没有见她变成这样。有什么好介意的?

“这样想怎么样？”

大日向用不输给周围嘈杂声的音量大声说：

“她们本来是打算用炉子的，但不是用来冲茶。可是后来计划改变了，用不着了。但既然说要用，还是得暂时放在那里。”

“原来如此。”

从马上就说出推论这一点来看，她似乎真的很认真地在听我们说。但不能算对。

“但是她们应该很早就决定要派曲奇饼干和红茶了，至少不是今天突然决定的。她们在新劝祭才决定要出红茶和糕点，但炉子不是用在那里的。这种说法我不能接受。”

“那种事谁知道呢。只要常备材料和茶叶，就算是今天决定的也来得及做吧？早上准备好，午休的时候就可以烤了吧？”

糕点研确实有可能常备饼干的材料。但问题不在那里。我举起手，指着一点：

“曲奇饼干可以。但是那面旗子可不是今天决定马上就能做出来的。”

写着“有茶”的旗子上有串 珠做成的刺绣，只用课间时间很难做出那么精致的东西。

“因为她们老早决定要在新劝祭上搞‘喝茶时间〼’，所以才能花时间做出那种东西。”

“哦——”

大日向似乎很不满意。

“嗯，可是，这么一说也是。做那个东西很困难。”

看见她的表情，我心想糟了。我没有义务为大日向查明真相。只要说“也许吧”就省事多了。我作为节能主义者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那么，我再想想。”

她陷入了沉思。觉得南瓜奇怪的又不是她，她却非常积极。她刚才说应该把做到一半的事情做完，那也许真的是她的信条。

大概什么也想不到，大日向不甘地瞪着糕点研。

“说起来，那种人肯定是坏人。”

她说。

“这话有点过了。别看她们那样，她们做的糕点味道还不错。”

“她们来派过吗？”

“文化祭的时候来卖过。那么，为什么说她们是坏人？”

大日向又目不转睛地盯着糕点研看，然后挺起胸膛说：

“我的朋友说，不挂名牌的人肯定都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是吗？我也不愿意挂着“折木奉太郎”的名牌到处走。还是说这是种比喻？

就在我犹豫该如何回答的时候，千反田突然抬起头。

“就是那个！”

“咦，哪、哪个？”

“你是大日向同学对吧？太厉害了，问题就在那里！”

大日向吓得后退了一步。千反田，拜托你不要那样吓唬可爱的新生好吗？

“你在说什么啊？”

听见我这样问，千反田横眉竖眼瞪着我。

“很奇怪，他们居然在那里放了南瓜。”

“我们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不，没有。我说的是这个。”

千反田指着我们桌上唯一和招新有关的东西，写着“古籍研究社”的纸笺。

“我一直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总觉得糕点研少了点什么。”

千反田激动地说。大日向战战兢兢地问：

“请问……你们一直在说的‘高点盐’是什么的简称？”

“你看！”

她这么一说，我终于意识到了。原来是这样啊。糕点研少了一样应该有的东西。

怎么会这样。因为我习惯了神山高中，反而没有察觉到。我一看见那两个情绪高昂的人就认出她们是糕点研。然而——

“原来是这样。她们没有招牌。无论是那张桌子还是旗子上都没有‘糕点研究会’这几个字。”

“是的。对招新而言最为重要，显示这里是什么社团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却放了个南瓜，所以我才会那么好奇！”

“原来她们是糕点研究会啊。”大日向点了点头。我没有理她，开动脑筋。

是失误吗？不，不可能吧。她们对新劝祭那么积极，甚至做出了那么精致的旗帜，却没有写出社团的名字，那太愚蠢了。

既然如此，就如同大日向所说的那样吗？就是说，因为糕点研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不写出自己的名字。见不得人的事是什么事？说来，她们对谁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这和提出了使用火炉的申请却没有使用这件事有关吗？

无数的吆喝声传入耳中。猜谜研、辩论社、摄影社、花道社、御烹饪研、天文社，当然还有糕点研究会。

“折木同学……”

千反田的叫声让我回过神来。

我好像明白了。

“那里之所以会有个南瓜，是因为那张桌子不是糕点研的位置。”

我突兀地说。

当然，因为我省略了太多，千反田整个人愣住了。

“不是她们的位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还是依次说明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整理好语言。

“换句话说，是这样。

“因为有社团申请使用台式炉，所以分到了大桌子。可是当天来到那张桌子的糕点研不需要用台式炉。为什么？

“因为申请使用火炉的社团不是糕点研。”

“你的意思是？”

千反田用手捂着嘴巴。

“她们抢了那张桌子？”

糕点研那两个大大咧咧的姑娘抢了别人的东西？不，不对。

“是交换。糕点研，和申请使用炉子的是社团交换了地方。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虽然提出了使用火炉的申请却没有要使用的样子’的情况。糕点研本来就不打算使用火炉，所以就拿来南瓜填补空位，没有拿出招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估计，因为她们无视了安排，为了不被总务委员会发现，所以没有摆出招牌。”

“但、但是。”

也许一时半会儿无法相信，千反田摇了摇头。

“那么，原本预定要用那张桌子的社团岂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吗？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用手一划，指向聚集了超过五十个社团的前院。

“这些社团里有个社团本应要用火炉，却没有使用。”

“请不要那样绕圈子。”

大日向从旁插嘴。

“再怎么说，要用火的社团也没几个吧？”

新生，你小看神山高中社团的多样性了。你不会知道什么社团要做什么。在这所学校里，搞不好古籍研究社会请大家吃炸杂锦盖饭和猪肉蔬菜酱味汤。

不过，确实可以把范围大幅缩小。

千反田嘟囔：

“啊……对了，我怎么给忘了呢？”

千反田也去看了在体育馆举行的入学教育。她的记忆力比我强，所以记得很正常。

“是御烹饪研。他们说会在新劝祭上提供野菜做的菜肴。”

我点头。

那个御烹饪研有给新生们提供菜肴吗？不，他们什么也没有提供。他们正在我眼前和新生说：“去活动室，我们会给你们做东西吃。”邀请他们过去。

“是不是野菜不够用？”

“野菜吗？与其因为这个原因将大桌子让给糕点研，他们会随便做点其他东西吧。”

“怎么可以说是随便呢。请说，他们应该会用现有的食材做其他菜肴吧。”

“他们应该会用现有的食材做其他菜肴吧。”

千反田瞪着我。你让我说我才说的。

“不是，是更大的失误，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为新生提供菜肴。”

“是不是因为没有完全去掉涩味呢？所以无法食用。”

“那也不算严重吧。只要扔了，用现有的食材重新做就是了。就算所有材料都用完了，那也不能成为放弃大桌子的理由。

“御烹饪研犯下了就算要和糕点研交换桌子也必须隐瞒的失误。如果按照原先的安排使用大桌子，在上面放上火炉，被经过的人怀疑‘为什么料理研火炉都带来了却不做菜呢’的话就麻烦了。我敢跟你打赌。御烹饪研也和糕点研一样没有摆出招牌。”

大日向也说了，不挂名牌的人肯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我的声音不知不觉地变小了。也许在嘈杂的环境中很难听见，千反田把脸凑过来。大日向也探出身子，把晒黑的脸凑过来。她小声问：

“会犯下那么严重的失误吗？这样说可能不礼貌，那充其量就是社团的人亲手做的菜肴吧？不会成为那种无论如何也要隐瞒的失误吧……”

如果你认为不会，你还是太天真了。

“那可是食物啊。有一种失误，如果是餐厅的话，一次就足以受到停业处分。”

“……难不成。”

我点头，把声音压得更低。

“是食物中毒。”

3. 现在：四点一公里处：剩余十五点九公里

结果我那天的主张某种程度上猜对了，千反田认为可能野菜不够的主张也有一部分说对了。

御烹饪研在野菜的准备上出错了。据说他们原本打算做蕨菜的酱汤，可是午休时试吃的社员说肚子疼。

既然他们打算隐瞒食物中毒的事实，很可能连卫生室都没有去。我一说完，千反田就冲了出去。那个时候，千反田似乎想到了食用野菜中毒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能轻视。

虽然她说“可能需要人手”，但是总得留个人在新劝祭。就在她犹豫的时候，大日向提出：“啊，那么，我来帮忙。”然后就跟着千反田去了。后来事情的经过我是从大日向那里听说的。

“千反田学姐果断走进了烹饪实习室。御烹饪研的人一开始都装糊涂，可是学姐摆出一副已经知道一切的样子，把吃坏肚子的学生拉了出来。她好像在御烹饪研有熟人，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到处都有千反田的熟人。那个人的情况怎样？”

“不是很严重。虽然很想让他回去休息，但是感觉得先让情况稳定下来。大体上了解了症状后，学姐出去了一次，然后带回一个像未来的大夫一样的人。听说那个人家里是开医院 的，是个很有威严的人，但她看上去好像很为难的样子。”

那个人大概是入须学姐吧。虽然大日向说她看上去很为难，但我觉得那大概就是她平常的表情。

“她让那个学生用盐水将胃里的东西吐出来，然后说：‘稍微观察一下情况，如果情况恶化的话就带他去我们那儿。’去医院 的话就穿帮了吧。”

“一旦发生食物中毒，医生会向保健站通报。”

“那是义务吗？不是有保密义务吗？”

“不清楚。”

“还好，那个人吐完后就好了。”

太好了。

御京饪研的失误被隐瞒了。据大日向说，作为不告发御京饪研隐瞒事实的条件，千反田用很严厉的语气教了料理研的人处理野菜的方法。

那个时候，我在无人问津的古籍研究社的桌子前读着短篇集。

事情告一段落后，大日向就像刚来的时候那样，咧着嘴笑着说：

“我要加入你们的社团。你们的社团叫什么来着？”

千反田应该问了她。

“可以吗？我们还什么都没有说明。”

“没关系。”

然后她依次看了我和千反田，又笑了。

“总觉得你们的气氛很融洽。对我来说，看着关系好的人是最幸福的事情。”

我不记得自己对此说了什么。

坡度在不知不觉中变陡，超过我的同班同学里大口喘气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但我也不知不觉地转为了步行。我好像太专心于思考了。

高一与我同班的男学生从我身旁跑了过去。那小子应该是高二C班。C班的人已经追上来了。而且我是现在才发现，所以可能在很久之前就被追上了。

我回头寻找伊原的身影，神山高中的学生排成一列爬坡的样子就像勤劳的蚂蚁一样。如果我总是走的话，最后很可能会像蝈蝈儿那样落得死在路边的下场。我转过头来仰望前方，斜坡的顶端就在眼前。结果这个山丘的上坡路我好像几乎都是用走的。虽说和我预料的一样，但算不出和伊原之间的距离是失误。仿佛要弥补之前偷的懒一般，我跑完了山顶前最后一小段上坡路。视野开阔了。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吹来了清凉的风。虽然我记得到顶后马上就是下坡路，但是我记错了。前面是一百米左右的平路。路边有个小祠堂。虽然不知里面供奉的是什么，但我姑且在心里合十双掌。前面的路还很长，未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有困难的时候就该那什么。

路两旁的草木被砍去，有几间民房，从墙壁的颜色就能看出很古老。一台崭新的自动售卖机孤零零地摆在那里，显得很不协调。

我决定慢慢走完这段平坦的路。也许因为刚跑上一段陡坡，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人在走。一个大个子从底部一口气冲上来后，啊的一声吐出一口气，然后撑着膝盖停了下来。他也许决定唯独这个斜坡要全力跑完，但是以那种状态撑得到终点吗？这还是赛道最初的一段啊。

虽然没有任何根据，但我相信伊原还在后方。如果要被她超过，最好是在这段短暂的平路上。在前面的下坡路一边被她超过一边和她说话感觉会很辛苦。为了被她在这段路上超过，我慢吞吞地向前迈步。

伊原啊。

得知大日向加入的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记得里志的反应。那家伙应该就像平常一样用很夸张的措辞，对有一个人加入表达了祝贺。说什么“哎呀，我想象不到奉太郎劝人加入的情景。这简直就是奇迹啊”，然后他问了大日向各种问题，例如镝矢初中有什么变化，谁被调走了等。

但对于伊原我却没有那样的印象。意识到的时候，她们已经变得很亲密了。但伊原和千反田也是不知什么时候就成为了朋友。虽然伊原给人的印象很不友好，但她可能并不怕生。论身高大日向要高得多，但奇怪的是她们两个站在一起说话，伊原确实更像长辈。

忘了是什么时候。

“小日，你看上去很像是搞运动的人。皮肤也晒得很黑。”

伊原说完的时候，大日向有点难为情。

“虽然滑雪时晒黑了，但我的皮肤本来就有点黑。”

“哦，原来你会滑雪啊。在这附近？”

“是的。今年还去了岩手。”

“不是单滑雪板？”

“是双板。你是用单板的吗？”

“我都不会。”

我回忆这样一段无聊的对话。

我记得她们两个一直在笑。

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回头看。

我猜对了。当我走到平路中间的时候，伊原从斜坡出现了。

她夹紧双腋，眼睛看着脚下。刘海挡住了她低垂下来的脸。她也许是认真跑上那段陡坡的，可以看出她的呼吸很急促。尽管步幅很小，但一进入平路双臂摆动的幅度就稍微变大了。她很有节奏地跑来。

我配合她的速度，和她保持一个人的距离并排跑。

“伊原。”

我叫她。她斜着眼看了我一眼。

然后如同我预料的那样，她默默地加快了速度。因为我已经猜到她会这样做，所以我也追了上去。

“一句话。伊原，就一句话。关于大日向的。”

伊原还是没有看我。不过我听到她用呼气的嘴巴说了一声“说”。

我已经想好要问什么了。

“昨天，你遇见从活动室出去的大日向吧。你听到她说不会入社。”

她点了下头。

“当时，大日向是怎么说千反田的？我问了里志。他说大日向说千反田‘是像菩萨一样的人’。真的一字不差吗？”

伊原这才把头转过来。我看见她痛苦的眼神中一瞬间流露出了困惑。

她的视线很快回到脚下。也许是想利用这段没有坡度调匀呼吸，她的呼吸很长。

本以为她会反感，所以我故意和她保持一段距离。可她突然主动缩短跟我的距离。我和她并排跑了几米。在这段时间，她不带停顿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然后我放慢速度。伊原保持原来的速度，消失在了下坡路。

她的话留在我的耳中。伊原是这样说的：

“不对。小日是说‘千反田学姐看上去像菩萨一样’。”

---

[1]注：日语中，“欢迎新生”（新欢）和“劝说新生”（新劝）都可以用同一个读音。

[2]注：“奇怪”和“糕点”的发音相近。

[3]注：汉文，是指日本人模仿中国的文言文写的纯汉字文章。

第二章　朋友必须庆祝

1. 现在：五点二公里处：剩余：十四点八公里

下坡的时候我没法思考。

辛辛苦苦地跑上来，又要一口气消耗掉辛苦积累的高度跑下去。如果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一定会认真反省，反正要下去，为何又要浪费能量爬上来。

上坡路大部分是缓坡，可下坡突然就变成像鹎越那样的陡坡。路两旁再次被杉林遮挡，看不到远方的景色。还有很急的弯道，如果速度太快的话可能会掉下去。踏出的每一步脚步声都不一样。稍不留神，跑鞋就会用力撞击在沥青路面发出很大的声音。那样跑膝盖会吃不消的。我自然而然地缩小了步幅，跑得很小心。

这段路要用跑的。虽说跑得太快会伤到脚，但是在下坡路容易提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在二十公里的赛道各处设置让人能认真跑的地方，就没法在黄昏 前回到学校。

于是，我集中精神跑下坡路。

可是，伊原那句耐人寻味的话，伊原听见大日向说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像菩萨一样。像菩萨一样。

虽然觉得这个吉利的词语有点毛骨悚然，但因为坡度太陡，让我无法集中精神思考这句话的含义。

下坡路有个急弯。轻松超过我的男学生由于速度太快刹不住车，冲到了赛道外侧。我有点没刹住。不知从什么时候，不断地传来跑在前面和后面的神山高中学生零零星星的踩踏柏油路面的声音。

我以“外一内一外”的路线过了弯道后，正前方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可以看见远方依然覆盖着积雪的神垣内山脉。虽然并没有从那里吹来寒冬的风，我却忽然感到一阵寒意。

里志骑山地车跑到前面，伊原也走了。我想在千反田追上来前整理一下思路。

跑下山丘后就进入平路，我立刻放慢速度。

印象中，我没有面对面和大日向长谈过。可是，大概是因为大日向入社的缘故，发生了一件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如果问题不在我和大日向的关系中，而是存在于千反田和大日向的关系中的话，那说不定是一件大事。

我不太愿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情。怎么说呢，虽然不至于后背冒冷汗，但现在想起那件事还是会让我焦躁不安。

那天是几月几日礼拜几我都记得很清楚。

那天是礼拜六。

2. 过去：二十七天前

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晚。

因日历的关系今年的黄金周被取消了，但还是有三天的连休，所以前一天晚上我很晚才睡。也没什么要做的，只是因为明天开始就是连休了，所以就熬夜看书看电视。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磨磨蹭蹭地起了床，发现客厅没有人。老爸是去上班了，老姐在做什么就不清楚了。可能在家，也可能不在日本。我毫无顾虑地打着哈欠，咚地坐在沙发上。

电视遥控器放在矮脚茶几上。打开电视换了几个台，没发现特别有意思的节目。我本来就还有点困，所以觉得电视的声音有点吵。我把没读完的袖珍本从房间拿出来，靠在沙发上翻开了书页。

一行还没读完，我就从书里抬起头，自言自语地说：

“好暗。”

窗帘被拉上了。虽然拉开就是，可一旦坐下就懒得起来。我合上书，再次拿起电视遥控器。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招财猫。

这只招财猫很怪，不知道是做工差还是故意做成那样的，猫的嘴角看上去像在偷笑。虽然就和其他招财猫一样拿着小金币，但金币上写的不是“招福”“大吉”“千万两”这种让人精神振奋的词语，而是只有一个“吉”字。买这只一般吉利的猫的人自然就是我姐。我很好奇到底是在哪里买的。

内部中空，装有发条装置，让手会做出招手的动作。老姐有效利用了这个结构对它进行了改造，让它能够发射红外线。反正是不可见光，可是姐姐却特地改造了一番，让光束从它的眼睛射出。

“那只猫，会发射光束。”

听见她这样说的时候还以为是怎么回事，冷静地想想，电视遥控器也会发射红外线光束。总之她就是在招财猫里面装了个遥控器。

接收机安在天花板的日光灯上。只要让它的手做出招福的动作，招财猫的眼睛就会射出光束控制日光灯的开关。从日光灯上垂下来的绳子被拆掉后，房子变得简洁了。但是这样的喜悦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绳子是没了，但招财猫从此就赖着不走了，不管怎么看都是更碍事了。至少也应该放只更可爱的猫。

现在招财猫位于桌子的另一头，我的手够不着。我抓住电视遥控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要把这个当成棍子，按动招财猫的手。看上去够得着，但实际上不够长。虽然把屁股抬起来就能够到，但抬起屁股就等于站起来了。就在我伸长了手，坚持要坐着按动猫爪子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你是打算彻底钻研懒之道吗？”

节能之路没有尽头，仍然看不到顶点。回头一看是老姐。她好像刚洗了澡，头上盖着条毛巾。她走进厨房。

“喝咖啡吗？”

她问。

“喝。”

“那么，顺便帮我冲一杯。”

你不是要自己冲吗？那你去厨房干吗？

因为对咖啡的渴望被彻底勾起，所以先前为了不站起来而做出的努力全白费了。我拍了下膝盖，打起精神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烧水。姐姐背对着我看着冰箱，不一会儿找到一块三明治用嘴衔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冰箱里会有这种东西。我家的冰箱里经常会有佃煮蜜蜂幼虫和袋鼠 肉做的肉饼等奇怪的东西。和那些东西相比，三明治算是正常的。

“你是要擦头发还是吃东西。”

我批评头上依然放着毛巾的姐姐，但是她没理我。她拿出一个鸡蛋，把它放在水池里像陀螺一样旋转。鸡蛋立刻失去平衡，没有转起来。

“哎，是生的呀。”

从她说的话来看，她刚才似乎是在区分是生鸡蛋还是熟鸡蛋。我昨晚确实做了煮鸡蛋，可是半夜就吃掉了。奇怪的是为什么她知道我做了煮鸡蛋，哎，她大概是发现了什么痕迹吧。

她好像没找到其他像样的东西，于是用腰把冰箱门关上，在准备咖啡杯的我身后问到：

“对了，感冒好了吗？”

“感冒？”

“不是很严重吗？”

我想了一下回答：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

这个月我的确得过一次感冒。

有一天，千反田打电话来，说春祭的人手不够请我去帮忙。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帮忙，于是出了一趟门。那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一天。我有点不敢相信那些事情全都是在一天内发生的。但我依然清楚记得包含早开的樱花在内的景色十分美丽。

而且那天很冷。特别是太阳下山后。我说冷，千反田却坚称已经是春天了所以不冷，虽然也不一定是那个缘故，不过第二天我就病倒了。在深夜老姐回来前，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又是发冷又是发热又是肚子饿，真是倒了大霉。

老姐说的是那时的事。可是那时还是春假，我两天就痊愈了，最后正常出席了开学典礼。

“将近一个月前的事了。”

“咦？都过去那么久啦。小孩长得真快。”

她一边开玩笑，一边拍了下我的脑袋。然后乱抓我的头发。

“整理一下你的鸡窝头。”

还找我茬。

回头整理一下。

让人冲咖啡，结果自己就喝了几口。我还在厨房的时候，她走到客厅，说了声“啊，到点了”，然后又回到自己房间。我躺在沙发上看书，过了三十分钟左右她又回来了。

“喂，你今天也哪儿都不去吧？”

没有安排。可是“今天也”这种说法让我很不爽。我看着书回答：

“啥都没想。”

“不晓得你的生涯移动距离有多长。”

“姐弟的移动距离是此消彼长的。”

然后，她嘲笑似的说：

“你在弥补我移动了的量吗？你可真好人。”

我正通过窝在家里来补偿姐姐浪费的汽油、航空燃油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移动成本。我的节能主义是代替不懂事的姐姐对人类文明的赔罪。

“可怜的孩子。”

说话真是不留情。

“算了，拜托你保持这种状态到下午两点半。”

“是让我看家吗？”

“嗯。如果没人来的话，之后就随你便吧。”

我没有出门的打算，但被人要求不要出门总觉得不舒畅。我依旧看着书说：

“礼物。”

老姐好像已经开始穿鞋了。从玄关传来她的声音。

“那，我给你买蜡烛。你很喜欢吧？”

都多久以前的事了。

但听见她提到蜡烛，就知道她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过她好像不打算为我庆祝。

小时候，我的确很喜欢吹熄插在蛋糕上的蜡烛。

今天是我的生日。

让我看家到两点半是什么意思？读完袖珍本后，我趴在沙发上思考。以她的个性，肯定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既然她让我在家等，肯定有什么东西要来，会是什么东西呢？

一般会认为那个时候生日礼物会送到。因为一般，所以是错的。折木供惠不会那样做。而且就算会那样做，她也不会指定在两点半这

个不早不晚的时间送来。

老姐刚才说："如果没有人来，之后就随便你吧。"就是说来的与其说是货物，不如说是客人。在生日的时候到来的客人……不对，认为那和生日有关本来就是错误的。来的可能只是收费员或传阅板报。认为她一定会设陷阱是错误的吗？太怀疑自己的亲生姐姐也不好。

我这样告诉自己听，可还是抹不去不祥的预感。因为我老是看时钟，所以总觉得时钟的指针走得很慢。

因为没有食欲所以就没有吃中午饭。读到一半的书已经读完，剩下的时间又不够开始看下一本书。于是我打开电视，发现正在放旅游节目。看着完全不认识的人在高级旅店品尝美味佳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然后时间过了两点。

仔细想想，"到了两点半如果没有人来的话"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说两点半就会发生什么事。那指的是时间的限度。如果我对里志说："如果我两点半还没到的话你就自便吧。"意思就是说，"按理说我应该能更早去到，但可能会迟到。如果我三十分还没到的话就当我去不了了"。

所以当到了两点零五分门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那就是姐姐所暗示的客人。来的是鬼还是蛇呢？我怀着那样的心情站起来。

我穿着拖鞋走下玄关，从猫眼往外看。

站在外面的既不是鬼也不是蛇。既不是收费员也不是传阅板报。

“啊，可恶，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

门外有四个人。里志、千反田、伊原、大日向。

也许察觉到动静，里志透过猫眼往里面看，然后坏笑着举起一只手。先把各种问题放到一边，有一点我要感谢老姐的。

还好她刚才提醒我整理头发，我已经把睡乱的头发整理好了。

既然来了也没有办法，总不能赶他们走。

我先把他们带到客厅，让他们在桌子旁坐下。千反田和大日向坐沙发上。里志和伊原则坐在坐垫上。

里志穿一件POLO衬衫和工装裤。伊原披着白色的派克外套。千反田上身穿一件浅桃色针织衣，下面是一条过膝的裙子。大日向穿着印了图案的衬衫加牛仔裤。她们都穿着平时很少见的私服。我睥睨着他们，嘟囔道：

“诸位，这是什么鹅？”

“你在说什么？”

从坐姿端正的伊原口中冒出了很没礼貌的话。大日向说：“啊，是朔太郎。”里志没有理会她，笑着说：

“你是想问，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吗？”

我默默地点头。

他们肯定是来给我庆祝生日的。因为大日向带来了一个绑着缎带的盒子，盒子的侧面印着蛋糕店的店名，那间店连我也认识。里面是一整个蛋糕。所以我没问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但是，尽管我和里志初二就认识了，但从来没有想过要给对方庆祝生日。就算这家伙突然想起要给我过生日，也不可能把古籍研究社所有人都带来。因为古籍研究社不是那样的集体。

各人随自己的心情来到活动室，制作文集的时候互相协助。但我们的关系没有亲密到会做出聚集在谁的家中，把关系带出学校。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其他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今天彼此的距离仿佛突然缩短了，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

“突然拜访，给你添麻烦了……”

千反田不安地说。我不认为他们给我添麻烦了。

“我很吃惊。”

“我想也是。”

里志耸了耸肩。

“我也很吃惊。虽说正好谈到那里，但我没想到会实现。”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

“为什么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是谁提出要来的？”

“说来话长……”

仿佛在思考该从什么地方说起般，千反田侧着头。

“大日向同学问我们有没有组织过像派对那样的活动，我说举办过文化祭的庆功会，她又问除了那次以外还有没有，我说没有，然后……”

看来确实要说很久，伊原接过话茬：

“我说你的生日快到了，小日就提出要办一个生日会。”

她很快做出总结。

“你记得我的生日吗？”

“只记得在四月。做了那么多年同班同学，一般都会记住吧？”

“我不记得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礼貌。”

说来，伊原有很多机会得知我的生日所在月份。因为我和她小学初中一直同班，特别是小学时有像“本月生日的小伙伴”那样的布告。只要知道我是四月出生，再去调查一下以前的班级文集大概就能查明我的生日。

但要有动机才会去调查那种事情。就是说主犯是大日向。

“那，是你提起的？”

我盯着大日向。大日向在客厅四下乱望，和我对上视线后大大方方笑着说：

“朋友的生日必须庆祝。”

这个信条是否正确暂且不说，不是可以安静地一个人庆祝吗？

“况且，有人给自己庆祝，不会有人不高兴的。”

她说得很肯定。听见她这样断言，我也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耶。

但遗憾的是，还没有人和我说生日快乐。

“话说回来，你们居然全都到齐了。”

就算大日向提出要办派对，我也不相信全部人都会参加。千反田也许是重视新人的希望，但我实在想象不到要怎样做才能请到伊原。大概猜到我在想什么，伊原板着脸说：

“我们傍晚要去看电影，所以只是顺便给你办两个小时的生日会。”

是吗。

“我们买了饮料，你拿杯子出来。”

你应该把纸杯也买来的。里志拿着纸盒装的点心，但比起打开盒子直接吃，还是放在点心盘子上比较好。木制的盘子记得是放在橱柜里。如果大日向的盒子里装的是蛋糕的话，等会还要用到刀和盘子。不知道小盘子够不够。当然还要用到勺子。还是说叉子更好？

我离开座位。正当我在厨房里找东西的时候，我忽然有个疑问。

如果这是庆生会，主角就是我。

但是为什么只有我站着四处忙活。

我捧着餐具回到客厅，烟灰缸、看完的书和电视遥控器已经被收到餐具柜上。唯独招财猫依然坐在桌子的角落，露出那张难看的笑脸。

里志带来的糖果是很精致的饼干。因为千反田说“配上果酱应该很好吃”，所以我又准备了小盘子，从冰箱里找出酸橙的果酱。一看见那个瓶子，大日向立刻欢呼。

“哇，那不是‘蜜福露’的果酱吗？”

我看向标签，上面写着“Millefleur”。要不是她说出来，我可能就读成“麦福露”了。我没有让他们察觉到我的心情，挺起胸膛说：

“没错。”

“居然若无其事地拿出了‘蜜福露’，真不能小看你啊，学长。”

大日向高兴地说。她是个天真的好孩子，但在场也有人很狡猾。伊原怀疑地问：

“你认识这个品牌？”

“不，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装出一副认识的样子。”

“我在装门面。是我不对。”

我向她致歉，然后再次问大日向。

“那是什么？”

无谓的虚荣心被发现后，大日向用非常冷淡的目光看着我，但很快就转换好心情，拿起果酱的瓶子。

“那是一家专门销售果酱的店。非常有人气。我也买过，味道很好，对得起它的高价钱。”

“很贵吗？”

我看着瓶底，忍不住问。

“是啊。不过只是以果酱来说。”

我想象不到有着健康的小麦肤色的大日向穿着短袖，去专卖店买果酱的情景。但是不可以以貌取人。

“那么好的果酱，用来配饼干会不会有点浪费？”

里志有点担心，但千反田笑着说：

“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大日向说带来了打火机。她说的大概是用来点生日蜡烛的打火机。准备得很充分，但现在还没轮到蛋糕出场。

伊原带来的饮料是装在一个像香槟酒瓶一样的瓶子里，味道很像香槟的碳酸白葡萄汁。我一开始拿出了咖啡杯。

“哎，奉太郎，再怎么说这也太没情调了吧。”

因为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所以我就拿出了一直搁在橱柜里从来没用过的待客用玻璃杯。杯子很矮，没有脚，雕刻的花纹像水晶一样闪闪发光。

“这叫什么来着？”

伊原问。

“玻璃杯。”

我告诉她，但她不理我。

“不是平底大玻璃杯，也不是高脚杯。”

“是雕花玻璃杯吗？”

大日向说，但好像也不对。

“那是装饰的种类。我说的是，这种形状的玻璃杯叫什么来着？”

“箱子上写着威士忌杯。”

伊原的表情有点不甘。

虽然有脚的杯子更合适，但家里没有所以没有办法。可能有，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另外因为威士忌杯只有四只。

“哎，只有你用普通的杯子吗？”

所以只有这样。不管怎么看，主角的待遇都太差了。

所有人都拿到果汁后。

“那么，请说祝酒词。”

大日向说。里志和伊原互相使了个眼神，然后就跟算好了似的同时看向千反田。可能也料到会交给自己，千反田没有拒绝，拿起杯子。

她仿佛不知该怎么做似的露出一个暧昧的笑容，开始致辞。

“呃，今天是折木同学的生日，我们在此为他庆祝生日。按理说应该带上礼物的，但因为太急所以来不及准备，非常抱歉。”

“你们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插嘴的不是我，是里志。不要擅自捏造别人的心情。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请不要因为捏造出来的话而感到放心。

“你是我们当中最早进入十七岁的。那么，那个……祝你生日快乐。干杯。”

我们举起威士忌杯和杯子，轻轻碰了下杯。大日向看上去比过生日的我还要高兴。

这样就少了一件担心的事。

虽然我并不是很想有人跟自己说生日快乐，但我刚才很担心他们会吃饱喝足就拍拍屁股走人。到了干杯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那句话。

然而，我还有一件担心的事。

是那只招财猫。

为什么它留在了桌子上。我去拿餐具的时候，她们收拾了桌子。其他东西都被收到了餐具柜上，但唯独招财猫留在了那里。

是偶然吗？不，在桌子上的东西里它最占 地方的。接下来就要在桌上摆食物了，一般那应该是首先要清走的东西。就没有人问为什么那个东西还坐镇在桌上吗？

我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没想到那瓶酸橙果酱是那么昂贵的东西，没有多想就拿出来了。还好话题被岔开了……

今后得多加小心。

里志的饼干带有一点咸味，确实很适合沾果酱吃。虽然我觉得甜的果酱可能更合适，但那个叫什么爱福露的酸橙果酱的酸味也别有一

番风味。

“福部学长，你以前来过这里玩吧？”

被大日向这样问，里志看了我一眼。

“……没。”

“没有。”

“以前来过附近，但是在公园碰头。是想来借东西。”

我侧了侧头。我以前的确让里志在附近的公园等我，我再过去找他。可是——

“是吗？我怎么记得你是来还我什么东西。”

虽然只是两年前的事情，但已经记不起来了。虽说想不起来就表示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意见产生分歧总让人觉得不自在。正当我在思考的时候，大日向说：

“是不是来过两次，一次是来借东西，一次是来还东西？”

的确有道理。

“但是，没有来到家里吗？”

“我认为那种事情不用去到家里也能解决。”

大日向哼地嘟囔了一声，把威士忌杯放到嘴边。

“那还真是干脆。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顺便去到家里。是不是因为你们是男生？”

里志歪着头说：

“不能那样说吧。因为我们是只追求君子之交的那类人，所以不能当成普遍现象。”

“是哪一方？”

“双方都是。”

的确。

“是吗？原来还有这样的交往方式啊。”

她把一块饼干放入口中，然后抬起头再次问道：

大日向陷入了沉思。身为一个男人，我并不认为我和里志特别喜欢君子之交。这种情况很平常吧。虽然大日向有点男孩子气，但从她会说出这种话来看，她身边可能没有知心的男性朋友。

“我可以问一下吗？学长你的房间是什么样的？”

我的房间呀。我有点紧张。

“很普通。有床有书桌还有书架。”

“有摆什么装饰品吗？”

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以前有没有在墙上贴过什么呢？就在我闭上嘴巴开始回想的时候，摸着招财猫脑袋的伊原突然插嘴：

“别问了，小日。他也是有隐私的。”

然后瞟了我一眼，冷冰冰地笑了。

“男生的房间里有什么东西都可以想象得到吧？”

虽然不知道她想象到什么，但我可没有放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不要对我露出那种轻蔑的笑容……只有一点而已。

“我想象不到。”

大日向嘟囔了一声。里志笑着对她说：

“例如教材啦。”

我也接着说：

“参考书啦。”

“还有词典。”

“那当然。”

伊原冷眼看着我们。

“你们傻不傻。”

点心盘里的饼干以很快的速度减少，吃完大概就轮到蛋糕上场了。我就说怎么吃得特别多，那么一说我没吃中午饭。然后突然想到

——

“对了，你们吃中午饭了吗？”

四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

千反田回答：“吃了一点。”大日向回答：“吃了。”伊原说：“早上起得晚，所以还没吃。”里志回答：“没吃。”

身为主角又是主人的我应该关心一下客人。

“要不叫比萨吃吧？”

“咦？那怎么行，让你请客多不好意思。”

千反田很客气。可是那怎么可能——

“当然要AA制啊。”

“啊……说、说得也是。”

但是里志从旁插嘴：

“哎，我也想吃比萨。我原本是打算买比萨来的。因为那正适合很多人吃。但我给忘了。”

“比萨店休息吗？”

“礼拜六休息什么时候赚钱。不是，其实……”

他看了一眼伊原。与迟疑不决的里志相反，伊原就像平常一样直接。

“我不吃奶酪。不好意思。”

“……是吗？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我的好恶才奇怪。”

学校提供的伙食里面可能有奶酪，所以就算知道也不奇怪。可是我却不知道。她刚才也提过，我可能是有点没礼貌。

“你也不吃奶酪吗？”

把整块饼干插进果酱里，再整块扔进口中的大日向探出身子。

“嗯，不太喜欢。不是不能吃，但就是不喜欢。”

“不喜欢味道吗？”

“可能是气味。冷冻的薄奶酪没有气味，所以没有问题，但一加热就不行了……你也不吃吗？”

被伊原问到，大日向咧着嘴笑。

“我的朋友说，腐败的橘子和牛奶就应该扔掉。”

每次说到不便说的话时就拿朋友作为例子是大日向的习惯吗？伊原无奈地苦笑。

“如果我能做到那么决绝就好了，可是那就像是弱点一样，让我很不爽。我会在成年前改掉这习惯的。”

她一定会跑到比利牛斯山上修行，一天三餐都吃奶酪来克服对奶酪的恐惧。当她下山的时候也许已经顿悟了。这就是后来席卷世界奶酪界的伊原乳业的起点。也许吧。

不喜欢味道的话不吃就是了，但闻不得气味的话光是点了就够呛了。仔细看比萨店的菜单的话可能会找得到没有奶酪的比萨，但也不是非叫不可。而且饼干意外地多。

“话说回来，折木学长对伊原学姐真的是完全不了解。你们小学不也是同班同学吗？”

“是啊。”

“你干吗一脸得意。”

我没得意。

原本不停地把手伸向点心盘的大日向突然停住了。她惊讶地看向伊原。

“那么说，伊原学姐也没来过这里玩吗？”

“怎么可能。虽然学区一样，但我和他住得并不近。”

“咦？可是。”

依次望向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的千反田、里志和伊原，大日向侧了侧头。

“我们这一路上都没有迷路吧？我还以为有人来过呢。”

我觉得时间好像停顿了几秒。

还是提到了吗。

因为话题转移到我的房间，所以我就大意了，以为不会提到招财猫。万万没想到，话题居然会从叫比萨发展到那里。

我不知道伊原吃东西的喜好，表示我和伊原的关系的确不深，也就表示伊原没有来过我家。的确存在关联。或许是我自掘坟墓。

事到如今还能岔开话题吗?

不，恐怕已经晚了。话题已经被提起了。如果现在强行插话的话，很可能会让他们好奇为什么我要回避那个话题，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大日向的提问很危险，很可能会和招财猫的真相产生直接联系。不过现在还是擦弹的阶段，不是直击弹。

尽管很苦恼，但我只能一边祈祷他们快点转到其他话题上，一边在一旁等着。

希望那家伙也能理解现在的情况。

伊原看向里志。

“喏，是你带的路吧？”

里志的语气有点困惑。

“我只记得地图。虽然这一带的路有点错综复杂，但我很擅长背地图。地图是……”

“是我准备的。”

千反田接过话茬。

“嗯，是千反田同学给我的。”

“看，就是这个。”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地图的副本。那似乎不是记载着居民详细信息的高价的住宅地图，而是神山市制作的室内地图。我家的门牌号上被画了个红色的记号。

“啊，我懂了。因为小千以前来过。”

听见她这样说，千反田全身僵住。

“喏，就是去年那回。暑假里入须学姐请我们去看录像带电影的时候，你不是来叫折木了吗？”

“啊，不是的。”

我记得很清楚。的确发生过那样的事，料到我会偷懒的千反田亲自过来接我。可是那个时候——

“我按照福部同学的指示来到附近，但没有找到折木同学的家。”

她打来电话跟我说：“我过来接你了。可是我现在迷路了，所以请你过来接我。”虽然已经来到很近的地方了，但并没有来到玄关前。

“不过，既然已经知道地址，只要有这个市的地图。”

“哎，是这样啊。”

似乎已经明白了，大日向笑着说：

“这里的地址可以查到。比如，呃……通过什么方法。”

自己的话让她的表情变得阴沉起来。

“什么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

这个高一学生总是在一些奇怪的问题上纠结。像现在这样并排坐在沙发上，完全没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大日向和千反田的本质可能很相似。

“啊，贺年卡！”

大日向露出满面笑容。但里志又多嘴说：

“但奉太郎不会做那种麻烦的事情。”

不，我有想过寄。只是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大家的住址。

“是吗？”

大日向不禁忘记了敬语，并且用怀疑的目光看向我。

“给朋友寄贺年卡是理所当然的啊。”

“不用，反正新年的时候已经见过面了。贺年卡是寄给不能直接见面的人的吧。”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能和你拜年不是因为我打电话叫你出来吗？”

千反田扑哧一笑。里志也把吃了一半的饼干放下，笑着说：

“啊，今天的正月可有意思了。因为摩耶花——”

他刚开口，被伊原冷冰冰地瞪了一眼后又不敢说了。虽然不是强制参加，但伊原对自己在神社做兼职巫女一事感到很难为情。大日向当然是一头雾水。

“伊原学姐怎么了？”

“别说那个了。刚才不是在说折木的住址吗？”

她硬是把话题拉了回来。如果继续追问正月的事，说不定可以彻底结束住址的话题。可是那样做会招致伊原的怨恨。那也不是件好玩的事。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伊原就好像在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察觉不到似的没好气地说：

“是从毕业文集上找到的吧。我记得上面有写。”

“原来是这样啊。说得也是。”

她点点头，但马上又侧起头。

“但我听说千反田学姐不是镝矢初中的。”

“不，她说对了。”

千反田本人终于开口了。

“折木同学在初中时代的朋友里，有一位叫愡多的人。因为家里面的事情，我和他见过几次面，所以我请他把毕业文集借我看。”

听见她这样说，伊原和里志同时大喊：

“哎，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是吗？为什么不跟我们说？”

被她们两个人责备，千反田很少有地蜷缩起肩膀。

“我本想拜托你们的，但最近总是见不到面，在活动室见到又给忘了……而且我碰巧有事要去愡多同学的家，所以就……”

“那么说来，当年班里是有个叫愡多的人。不过和折木好像没有什么交集。”

的确没有什么交集……虽然他总是发呆，但足球踢得很好。我和他互相借过几次书。

“他的父母很有来头来着？”

“是市议会议员。但完全没有架子。”

里志装模作样地鼓起腮帮，夸张地摇头。

“哎，毕竟是千反田同学。我知道你的人脉很广，但没想到连奉太郎初中时代的朋友你都认识，佩服佩服。”

“不，真的只是碰巧而已。”

“莫非你也听说过我以前的传闻？”

也许是想报复不听她解释的里志，千反田优雅地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面带微笑地说：

“我想想……像以为麦克风已经关了就在广播室里唱歌这样的传闻，我没有听说过。”

过了一会儿。

“啊哈哈，对，是有那么回事。”

伊原大声笑了起来。事情发生在我们初中三年级那年的秋天。那是一起有趣而悲痛的事件。

“小千，你居然连那种事情都知道。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自找麻烦的里志脸上挂着嘲弄的笑容僵住了。里志对大部分事情都能一笑带过，但唯独对那件事情他没法笑出来。

我在内心向他道歉。因为把这段逸闻告诉千反田的人正是我。

顺便一提出于武士对弱者的同情，我没有告诉千反田里志当时唱的是蹩脚的HIP-HOP。

千反田谦虚地说："过奖了。"但大日向的反应却很奇怪，只见她惊讶地睁大眼睛，张开嘴巴。

终于要开蛋糕了。我把点心盘和装果酱的小盘子收拾好。往返于客厅和厨房将餐具收拾好后，桌上只剩下招财猫。无论吃得多小心，还是会有饼干的粉掉落，所以我拿来了抹布。擦的时候——

"真碍事。"

我若无其事地说完，把招财猫挪到餐具柜上。

我很想长叹一口气。只要把这玩意儿从桌子上挪开就可以放心了。危机终于解除了。

我拿来吃蛋糕用的盘子、刀、叉子。葡萄汁跟甜的蛋糕可能会不搭，于是我就问大家需不需要咖啡或法式咖啡，他们都同意了，所以我就待在厨房等水煮开。

我看不到自己的脸。所以不清楚自己擅不擅长摆扑克脸。我的表情会不会很容易被人看懂。不知道里志、伊原、大日向有没有察觉到在谈论住址问题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像在薄冰上行走一样。

咖啡杯已经准备好。虽然用速溶咖啡招待客人不太合适，但谁让他们来之前不说一声。我凝视着依然沉默不语的鸣笛水壶。根据经验，人类的视线必然会妨碍水温上升。只要我盯着水壶看，水就绝对不会烧开。水必然是在稍微移开视线的瞬间沸腾的。所以从节能的角度来说，我还是看其他东西比较好，但除此以外也没什么好看。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身后有人叫我。

“折木同学，抹布。”

回头一看，千反田正拿着抹布。

“啊，放到水槽边吧。”

我把目光放回到水壶上。

我确信千反田还站在那里，于是说：

“你没跟她们说吧。”

短暂的沉默后，传来几乎要被排气扇的声音盖过的回答。

“是的……一直没有机会说。”

刚才，千反田说通过初中的毕业文集查过我的住址。说是我的一个叫惣多的朋友告诉她的。我的确有个叫惣多的同班同学。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间高中，但肯定不是神山高中。千反田让惣多给她看文集这件事大概是事实吧。以当场编的来说编得实在是太神了。千反田不是会随机应变的人。

可是，那不是事实的全部。

里志没有来过我家，伊原也没有。

去年暑假千反田确实来到我家附近，但没有来我家。

但我并没有说她从来没有来过。

千反田曾经来过我家一回。听说千反田把地图交给了里志，但就算不那样做，她自己也认识路。

这时，传来略带不满的声音。

“但是，你也没说吧。”

“没找到机会说。”

那件事发生在这个月的月初。

由于千反田要参加的祭典人手不够，加上服装尺寸的问题，我被叫去帮忙。虽然祭典最终顺利落幕，但那天很冷。我感冒了。

自己请来的帮手第二天病倒了，千反田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她上午打电话来，接电话的是我姐。从我姐那得知我的事情后，她问出了住址，带着酸橙的果酱前来探病。听她说放在红茶里喝对感冒有好处。我不怎么喝红茶，所以后来用勺子取出一点放在小碗里直接舔着吃。

我不想让她去我房间，于是就顶着高烧和她在客厅见面。在身体不适的时候接待客人实在不轻松。千反田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放下慰问的酸橙果酱后坐了几分钟就回去了。虽然只是很短暂的访问，但她确实来过。

“麻烦了……虽然对不住摩耶花同学她们，但只要不说的话她们就不会知道。”

我看着水壶，没有回答。

因为不是那样，所以我才那么紧张。

虽说只要不说就不会知道，但是千反田已经用比言语更雄辩的方式，表明了自己曾经去过那个客厅。

派对即将进入高潮，蛋糕要登场了。蛋糕上被插上了蜡烛，并点着了。打火机是大日向带来的。

千反田也许是想到了那个时候的步骤。她也许觉得点完蜡烛后关上灯会更有气氛。

所以才把招财猫留在了桌上。

烟灰缸、书、电视遥控器都被收到了餐具柜里，唯独招财猫被留在了桌上。只有知道那是内置了红外线发射装置的灯光遥控器的人才会那样做。那就表示那四个人当中有人来过这个家。事实上，千反田来到这个客厅的时候光线很暗，所以我用那只招财猫打开了灯。千反田不可能忘了。

如果她实际用桌上的招财猫把灯关了的话会怎么样？伊原，或大日向大概会这么说：

“哎呀，那只招财猫居然是遥控装置啊，怪不得一直放在桌上。不对，等等，为什么你会知道那是遥控器。这么说，你一定是来过这个家，进了客厅，还见到有人开关灯对不对！”

既然带路的时候没说，千反田就应该把那只招财猫也移到餐具柜上。

但是，现在我不会说出来。接下来蜡烛要出场了，招财猫也要出场了。如果指出千反田的失误，让她的举动变得可疑就麻烦了……思考着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没有机会说出”千反田来过探病的事情。我们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真是可笑。

想到那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也许是察觉到我的笑声，千反田问：

“怎么了？”

“没……”

我本想说没什么，但忽然想到一件事，于是说了出来：

“大日向说不定并不相信你刚才说的话。”

“咦？”

我转过头去，尽可能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但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脸，所以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

“你不觉得‘从惣多那听说的’这句话听上去很假吗？”

千反田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鸣笛水壶发出尖锐的声音。

3. 现在：六点九公里处：剩余十三点一公里

几乎没有坡度的直路一直延伸。远方可以看见一座小山，记得赛道的我知道自己将要去爬那座山。知道了这条平路比上坡路还要长后，可能会感到心烦。

下坡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想。本打算跑完下坡路后，再边走边回想。但实践过才发现，直路的视野太好了。前面和后面的神山高中学生都在跑，一眼就能看出只有我在慢腾腾地走。因为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装出跑步的样子，让大脑可以冷静地思考。

但是因为视野开阔，我很快就发现了一样东西。在前方有辆熟悉的山地自行车。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身为总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福部里志站在那里。

我夹紧腋下。为了赶在里志离开前叫住他，我加快了步伐。

站在路边的里志似乎已经办完事，正在和像是总务委员的学生说笑。当我们的距离还剩数十米的时候，我看见他跨上了山地车。正当我以为要追不上的时候，他回过头。看来他没有急事，正在那里等我。

“嗨，奉太郎。虽说边跑边想事情，跑得慢是理所当然的，但你也太慢了。”

虽然我已经跑得那么慢了，但跑了那么长距离，还是有点气喘。我在里志身旁停下，做了两三次深呼吸。然后和他并排走。等离开路旁的总务委员有一定距离后我说：

“还以为你在更前方。”

里志推着山地车耸了耸肩。

“如果我认真骑，这会儿早就到终点了。”

“有那么快吗？”

“抱歉，我在装门面。大概能骑到阵出吧。”

虽然我觉得他举出的地名还是在装门面，但我没有戳穿。里志回头看了一眼，轻轻叹了口气。

“我早就料到不会圆满落幕。”

“出事故了？”

“广义上的事故。有个人脚受伤，动不了了。已经叫来老师把他接走了。”

接着他歪着头，压低声音。

“到底有没有受伤，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我有点惊讶。

“哎呀，难道你是希望全校学生都不要小把戏认真跑完全程？”

我挖苦他。里志很少有地吊起眉梢。

“我怎么可能那么想。”

“别堂堂正正地说出来。”

“要是有学生背着总务委员会找捷径，我反而会为他们喝彩。但那个人很明显地在偷笑，好像以为自己很聪明似的。可是等老师的车

来了又好像感到剧痛。可能是真痛，但如果是在演戏的话就太没意思了，我可不赞赏这种做法。”

神山高中有上千名学生。事故肯定不止那一起。只能期待下一起了。

里志看了一眼手表。

“说实话，现在已经比预定计划晚了很多。我要出发了，奉太郎，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刚才一直在整理要问千反田的事情。但是我运气很好，能在这里遇到里志。里志的知识量在大部分领域都超过了我，就算不是，能听听其他人的观点也是很好的。

我想说……我想问两个问题。

“嗯。我只是打个比方。”

“开场白吗？行，说吧。”

我一边走一边组织语言。我想想，例如——

“如果我跟你说，‘我的朋友说总务委员不用在星谷杯上跑，这件事不管怎么想都很不公平。’你会有何感想？”

里志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然后一反常态，神情严肃地回答：

“我会想，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啊，太遗憾了。”

“我理解你的工作。因为我想不到其他的例子。”

“我当然知道你理解。打个比方而已。”

也许见我没说话就以为没有其他问题了，里志跨上山地车，配合着步行速度十分缓慢地踏下脚蹬。

“为了慎重起见，我事先声明，奉太郎，我喜欢像大日向那样的女孩。不是被摩耶花听见会闹别扭的那种喜欢。”

“我懂。”

似乎该说的都说完了，他想要提升速度。

我对着他的背后说。

“里志。”

“嗯？”

他按住刹闸转过头来。

“还有什么事吗？”

“没……”

我说不出来。

有件事想向里志确认的。可是，我又不太想问。

但也不能继续阻碍繁忙的里志。我叹了口气，问：

“是关于日语的，如果一个人貌似像菩萨，那内心是什么样？”

听了我的问题，里志嘟囔了几句。虽然听得不是很清楚，但多半是“摩耶花和我不是那样说的”之类的话。不能怪伊原。她不需要将大日向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里志。

里志果然记得那句话。比模糊记得的我更准确。

“如果外表貌似菩萨，那么内心……当然就如夜叉。”

然后那家伙开玩笑似的补充说：

“但我不清楚千反田同学喜不喜欢吃石榴。”

第三章　非常漂亮的店

1. 现在：八公里处：剩余十二公里

是非观是通过教育和经验后天养成的。行善会得到表扬，作恶会受到谴责，由此人渐渐学会区分善恶。但是喜恶正好相反，并不是学来的。如果说那是先天的，那就等于说一个人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注定日后会讨厌奶酪，听上去有点像宿命论。喜恶反而可以说是成长后从自己的内在涌上来的冲动。究其根源，一定和一个人最重视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也有关。

某个下雨天。我在回家的路上和里志说出了这番理论。然后里志瞧不起人似的笑着说：

“假如摩耶花在场的话肯定会说，没有喜恶的奉太郎没有资格说内在的冲动。我倒不会说得那么直接。”

“如果是摩耶花的话，大概会说，‘阿福会那样说，但我不会那样说。’”

“不，摩耶花不会那样说。她会更直接，用词更毒辣。”

他说得没错。我错了。

和里志一起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像这样漫无边际地闲聊。有时还会谈论“世界末日”等更无聊的话题。偶尔也会谈“B5和A4的笔记本哪个更好用”这种有建设性的话题。但那天有点特殊，因为多了大日向这个听众。

雨不大不小，下个没完。因为我们走在拱廊街，所以把伞收了起来。大日向把拿伞的手交叠在身后，做出一个与中性的外表不相符的动作。她笑着说：

“伊原学姐说话有那么刻薄吗？”

我们并没有约好，只是在出校门的时候碰巧对上了眼。大日向苦笑着说：“还没交到朋友。”不知怎么的就和我们一起走了。因为我们都曾经就读同一所初中，回去的方向大致上相同。

听见大日向的疑问——

“很刻薄。”

我立即回答。但里志歪着头说：

“她不是对谁都那么刻薄的。事实上，我没见过她批评千反田同学。”

那么说来，的确是那样。她对人的态度的差别有时候很没有道理。

大日向仿佛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压低声音说：

“那是否和千反田学姐认识很多人有关？”

“呃，你的意思是千反田同学抓住了摩耶花的把柄？”

里志笑着摇头。他似乎觉得太荒谬了，懒得去反驳。大日向转换的速度果然快。她立刻笑着说：

“我知道折木学长对任何事物都不关心。”

“喂。”

“那福部学长呢？”

虽然我很不同意她的说法并要求订正，可她根本不听我的。里志耸了下肩，很干脆地回答：

“自己的风格吧。”

大日向“哦”了一声，好像很失望。在她说出下一句话前，里志反问她：

“你这样问我，那你又怎么样？”

“我呀。”

她顽皮地笑了。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必须说是恋爱。”

面对着谈论恋爱的学妹，我觉得自己看到了考拉。很有名，对它的外形也很清楚，但没有见过实物。

“哦。”

里志就像刚才的大日向那样毫无生气地回答，然后礼节性地问：

“有目标了吗？”

问完后，不知为何大日向高兴地摇头。

“没，暂时还没。嗯，所以现在最重视的是……”

她忽然低头看向脚下，用爽朗的声音回答。

“朋友。”

里志失望地“哦”了一声。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虽说这个话题并不怎么有趣，但还是期待着能听到稍微独特点的回答。“恋爱”这个答案不坏，但太平庸了。

我也明白为何大日向只是哦了一声。虽说才刚入学不久，但高中生听到“重视的东西是自己的风格”这样的话并不会赞同。

但是，我隐约听懂了里志的意思。虽然福部里志总是面带笑容，仿佛世上完全没有令人难过的事一样，但是他也会思考各种复杂的问题来纠正、陶冶愚拙的自己。我有时会想，和他相比，我要大大咧咧得多。虽然听上去很陈腐，但里志的回答里包含了自己的意志。

基于那件事，我思考着。

最重视的是恋爱，暂时没有目标，所以现在最重视的是朋友。大日向是这样说的。这本身确实不是一个巧妙的回答。但是应该这样想，就像里志有里志的想法和情况那样，大日向也有大日向的想法和情况。她那样说仅仅因为憧憬吗？不是吧。

因为她说恋爱时是笑着说的，但说出朋友的时候却低着头。

当时我察觉到她的举止，却没有思考其中的含义。

我之所以会认为自己多少了解里志的内心，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去年冬天，在经历了一个意外和几段波折后，有几分钟，里志和我说出了心里话。

但我和比自己低一级的女孩大日向之间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毕竟认识还不到两个月。尽管这样，我能揣摩到她的心思吗？

可能行。但是，我的确没有想过去做。

我要通过边跑边思考来偿还以前从不正视眼前的人所欠下的债。太愚蠢了。这就好比平常不好好听课，考试前才去买参考书，见到小偷才去捻绳子。虽然都算不上是节能，但已经别无他法了。

貌似菩萨，心如夜叉。夜叉，就是鬼。

我有三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伊原记错了，大日向的原话不是那样。但我觉得这个观点带有强烈的主观意愿色彩。怎么样才能把“看上去像菩萨一样”记错了。

第二个看法是大日向的确那样说过，但那单纯是因为她认为千反田像个菩萨，并没有别的意思。这个解释也很牵强。我从没有见过有人用“像菩萨一样”这种话来夸人，也不能说不存在语感特殊的人。但我还是和她交谈过几次，所以我可以肯定大日向不是那种人。

如此一来，还是第三个看法比较妥当。即大日向是想婉转地说千反田像鬼。虽然这个语感也很特殊，但大日向这样做的理由我懂。她大概很想指责千反田，但不想当着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伊原的面直接骂千反田。她可能根本不指望伊原理解她话中的意思。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大日向是否知道“貌似菩萨，心如夜叉”这个不太常用的谚语。但里志知道这个谚语，我也记得。新劝祭那天大日向说过：“汉文好像很难，但很喜欢日文。”我在生日那天开玩笑说的一段诗，她立刻就看穿是萩原朔太郎的诗。

虽然看上去不像，但她可能语文不错。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我从来没想过，千反田和大日会处得不好。

昨天放学后发生的事是起决定作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了。可是，在那以前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不安定的苗头呢？我并不这么认为。发生过一件怪事，那应该是礼拜六。

稍微有点跑过头了。头很沉。只出了薄薄的一层汗。

又快要上坡了。前后的距离拉得很长，感觉就像一个人在跑似的。

2. 过去：十三天前

虽然请求来得很突然，但大日向当然是早就在等待机会了。

那个礼拜五，我原本并不打算去活动室。因为囊中羞涩所以午饭只吃了奶油卷喝了牛奶，结果到了放学肚子就开始饿了。虽然我平时几乎不吃零食，但当时我想快点回家找点东西填肚子。

然而正当我要走向出入口的时候，一群不知是做什么的女生横向排开，像牛一样缓慢行进。我懒得分开她们走到前面，于是就转过身。回过神的时候人已经在走廊上了。心想既然都来到这里了，还是去露个脸吧，于是我就走向活动室。

从结果来看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一走进活动室，正围着一张桌子向下看的三个女生，千反田、伊原、大日向一起看向我。伊原说：

“来得真是时候。”

“啊？”

大日向开玩笑似的回答我。

“我们正要打开点心的盒子。”

哎呀。我顺从欲望说：

“我快饿晕了，请分我一点。”

伊原嘟囔：“太坦率了，感觉有内幕。”我没有理会她，走到桌子旁。

所谓的点心指的是盒装的炸薯片。上面写着“番薯片”，所以用的大概是番薯，而不是马铃薯。这并不是第一次放学后在地学教室里吃点心。千反田经常将家里吃不完的中元节礼品和岁末礼品带来。但这次带来的炸薯片的风格和那些不太一样。

“这是谁带来的？”

“是我。”

大日向举起手。

“怎么，我的炸薯片就不能吃吗？”

为什么她会这样说。

我打开盒子。我不客气了。

薯片很厚。本以为咬下去会是喀嚓喀嚓响，没想到是嘎嘣脆。味道有点甜。

“真爽。”

我说完，大日向笑了。

“哪有那么夸张，就像洗完澡后喝啤酒的大叔似的。”

我很想问问她是否亲眼见过洗完澡喝酒后会说好爽的中年男性。

“啊，好好吃。”

伊原不由得赞叹。听见她那样说，大日向咧着嘴笑了。

“太好了。因为家里人都说好吃，所以我就订购了。”

“哦，是从哪里寄来的？”

千反田看着盒子的盖子说：

“上面写着鹿儿岛名牌糕点。JAkagosima……虽然不是当季，但的确很好吃。原来还有这种销售方法啊。”

她眯起眼睛，仿佛看到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我不知道千反田家有没有种番薯，也许就在刚才JAkagosima成为了她的假想敌。

“原来是从鹿儿岛寄来的啊。你有亲戚住在那里吗？”

还说为什么她会知道鹿儿岛的糕点，原来如此，如果那边有亲戚的话，她可能去过。我草率地断定，但大日向摇了摇头。

“不是。前阵子我去了那里看演唱会。”

“演唱会？去鹿儿岛？”

“呃……”

她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是福冈。这个糕点，是在福冈的小卖店买的。”

福冈卖鹿儿岛的名牌糕点，卖得真够远的。但是对千反田而言，销路广也许是件值得羡慕的事。伊原一边两片三片地将薯片塞进嘴里，一边说：

“福冈的演唱会，是什么的演唱会？”

然后大日向闭上一只眼睛，用食指抵着嘴唇。

“……是秘密。”

“哦。”

不管是什么歌手，哪怕是热情歌唱恶魔崇拜的歌手，我们也不会对大日向有什么想法。不过，既然本人不想说也不会强迫她说。

“但是福冈很远吧。只在那里表演吗？”

“不是，是全国巡演。我们一路跟着。但实在没法跟着去每一站……”

“在全国吗？”

千反田问。

“是从北海道到冲绳吗？”

大日向略带困惑地回答：

“呃，是从仙台到福冈。”

然后有点不甘地补充道：

“唯独最重要的东京公演的票没买到。”

我并不是完全不听音乐。但追随喜欢的组合全国巡演那种事情我做不到。我衷心佩服她。

“真有毅力。”

然后不知为何大日向的表情有点严肃。

“我的朋友说，爱要慷慨地给予。”

“不会用完吗？”

大日向侧着头，露出苦笑。

“听了前阵子出的专辑，存货快用完了。”

在说话之余，四个人的手不停地往盒子里伸。也许是因为淡淡的甜味和绝佳的口感的缘故，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吃着吃着连饥饿都忘记了。

回过神的时候，盒子里只剩下一片了。我和伊原同时出手。在仅剩的一片上方，我和伊原的手碰在一起，停了下来。虽然称得上是一幕浪漫的场面，但我们看向对方的眼神中没有半点温度，只有冰冷的杀意。

“你们能喜欢，我很高兴。”

大日向轻松地说。我和伊原没有理她，同时收回伸出去的手。我以为她会让我，于是又伸出手，但伊原似乎也打着相同的主意，我们的手指又碰到一起。我也不是说什么也想要拿到最后一片……

沉默让人很尴尬。我既不敢乱动伸出去的手，也不敢去看伊原的表情。揣测出事态的千反田谨慎地开口说：“那个……”就在那时，一个声音响起拯救了我。地学教室的门被打开了。

四个人同时把头转过去。里志站在那里，面带无忧无虑的笑容，仿佛要哼起小曲似的。

伊原说：

“来得真是时候。”

里志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他不知所措。

“啊？”

大日向开玩笑似的回答他。

“我们正在关上糖果的盒子。”

古籍研究社的成员出乎意料地全都到齐了，等最后的炸番薯片收入里志的胃后，大日向环视了众人后说：

“既然已经吃了我的点心，我有一件事想请学长学姐们帮忙。”

这原来是贿赂。我终于察觉到她的企图，但为时已晚。我们就这样被炸番薯片收买，将下个礼拜六留给了大日向。

根据天气预报，当天的天气不怎么样，所以我一直担心会下雨。所幸出门的时候云还是白色，看样子暂时不会下。可是，不知道几点才能回来，所以为了慎重起见，我在手提袋里放了把折叠伞。我平常出门一般只会带上钱包，手里不会拿东西。

我们约好在镝矢初中正门前等。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地方。足球队、田径队，还有网球队 正在操场上练习。看了一眼，没有认识的人。

我们约定三点集合。如果有人迟到，那人肯定是里志，但我猜错了。在约定时间五分钟前，我、里志、伊原和大日向都到齐了。虽说是牛仔布，但伊原穿着裙子让我觉得有点意外。因为夏天快到了，所以大日向穿上了短袖衬衫。

“非常抱歉，向大家提出奇怪的请求。”

大日向嬉皮笑脸地说，看上去不像在道歉。伊原和里志也很是雀跃。

“这种机会可不多。好期待啊。”

“我有点小激动，但不要有过高的期待。”

他们笑着说。虽然我没有说什么，但还是挺感兴趣的。

“很近的。我给你们带路。”

大日向走在前面带路。

目的地是一间还没有开张的咖啡馆。不是因为还没有到开店时间，而是还没有开业。

“那个人是你的伯父？”

里志说完，大日向转过头来，苦笑着说：

“我不是解释过吗？是我的堂兄。不过年龄差得有点多。”

我也以为是伯父。不过好像是堂兄，这次要记住了。

总之根据她昨天的说明，她的亲戚新开了一家咖啡馆，想请我们去当体验员。如同里志所说的那样，进入开业前的店铺的机会不多。据说我们还是第一批客人，感觉十分荣幸。

如果千反田在场的话，大概会表现出更强的好奇心。但是，她现在不在。听说她有事抽不出身，不知要用多少时间所以没能答应。昨天放学后，千反田很遗憾地说：“我也很想去……但傍晚就太晚了。”

另外我个人也很期待有新的咖啡馆开业。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馆“Pineapple Sand”搬走后，附近就没有适合高中生一个人进入的咖啡馆了。对我来说，如果那间店的格局够平易近人的话，今后也就方便了。

“那么，那间店叫什么名字？”

我一边走一边问，但大日向好像在跟伊原聊天，没听到我说话。算了，反正很快就会知道。

我和里志并排走。

里志说出了我现在的心情。

“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了。”

“是啊。”

这条路曾经是我们的上学路。虽然频率没现在高，但是以前因为其他人把保健委员的工作推给了我，所以我有时会跟里志一起回家。当上高中生后，在假日穿着便服走在同样的路上，不知怎么的有点不自在。

“有种在做坏事的感觉。”

我说完，里志也神情严肃地点头。

“是啊。有种罪恶感。”

我们在这里上了三年学，事实上这里就是我们所能触及的范围的全部。人际关系基本上也仅止于此。曾经是那么熟悉的镝矢初中，现在却出奇地陌生。我觉得靠近已经毕业的学校是一种不合时宜、不符合立场的行为。

“那么一说，我记得进入初中的时候也是没能靠近小学。”

“是不是因为校服。”

当然我只是开个玩笑。里志也露出苦笑。

“要把初中的校服拿出来穿吗？”

我完全不能想象那样就能像两年前那样适应这个地方。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镝矢初中已经不是我们的地方了。如果无论如何也想要回来的话，就只有以后来这里工作。

等我们离开了镝矢初中，听不见操场上的声音的时候，大日向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

那间店位于荞麦面店和民房中间，正对着车流量大的马路。建筑物不是新盖的，抬头望向白铁皮屋顶，从油漆的褪色程度可以看出已经相当古老。但如果不去挑毛病的话，入口的玻璃一尘不染，门把手也擦得光亮。

“啊。感觉很不错啊。”

伊原望着奶油色的外墙说。我看着窗户。一家店铺容不容易进，窗户很重要。如果没有窗或者窗很小，进到里面就像进入到秘密基地一样让人感觉很舒适，可是进去前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如果窗户太大的话问题就简单了，坐在里面好像会被路人看个光似的，会让人很不自在。这间店似乎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大小合适的凸窗边放着一个小小的盆栽，开着一朵红花。那种花很常见，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因为里志也望着这边，所以我问他：

“里志，那是什么？”

“是花。”

他的回答就像在愚弄人似的。我瞪了他一眼，然后他耸了耸肩。

“植物不属于我的拿手范畴。千反田同学可能知道。”

“啊，对了！”

伊原大叫一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听到小千的名字我想起来了。她说手头上的事可能会提早结束。”

她一边操作自己的手机一边说。

“她说事情结束了，如果能来的话会给我电话。”

“是吗？真希望学姐能来。”

小声嘟囔完，大日向把手放在门把上。

“总之，先进去吧。”

她推开了玻璃门，但门并没有发出声音。门上似乎没有装铃铛。

一走进去，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内部装饰并不差。崭新的木头的气味、像药品一样的气味，还有新鲜磨好的咖啡豆的气味。全部气味碰撞在一起，让人几乎要窒息。我很怀疑这是否属于恶臭，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但也没有办法，毕竟刚装修完。如果注意开窗换气的话，开张前也许能除掉这种味道。我如此告诉自己，让呼吸变得浅促。

“呦，来啦。欢迎。”

听见这个声音，我终于注意到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

虽说是亲戚，但那个人和大日向长得不怎么像。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和我姐也长得不像。不过话说回来，那个人很没有精神。不只声音小，和人对上目光还会把视线移开。我有点怀疑那样的人能否经营店铺，但“Pineapple Sand”的老板也没什么笑容。而且仔细想想，高中生不可能是这间店的客人，虽然看在堂妹的面子上让我们进来，但他也许并不欢迎我们。

“很亮堂，我很喜欢。”

伊原环视了一眼和外部装潢一样多采用奶油色的店内说。里志看向挂在墙上的画。

“啊，是劳特雷克。”

他自言自语说。我也环视了一周。

柜台前有七个座位，有四张桌子。地方宽敞是不错，可惜桌子是圆桌。圆形的桌子，总让人感觉东西会从边缘掉下去。

柜台的内侧，老板背对的墙上装饰着浮雕。形状像一个很宽的心形，但周围装饰着蔓草，所以那也许不是心而是芜菁。里面有两只兔子面对着面站着。虽然老板的态度冷淡，他背后的浮雕却很可爱。

“现在还没有音乐，所以会有点冷清。不过，请随意。”

他用很难听清的声音说完，我明白了。等店铺正式开张后，他似乎打算用有线广播之类的来播放音乐。我更喜欢安静……我好像对这间店很挑剔。附近有新的店铺开张，我应该更加高兴才是。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再加把劲！”

大日向用比在学校听到的更亲切的声音对老板说。说是亲戚，距离感也是各不相同的。既有与外人无异的亲兄弟，也有一起长大的堂兄弟。虽然她们两个人年龄差了很多，但大日向和老板好像很亲密。她踮着脚往厨房里看。

“今天步不在吗？我还以为可以让她练习一下呢。”

而老板和大日向交谈的时候也没什么表情。与其说是故意表现得冷淡，不如说个性就是那样。

“要到政府部门办理各种手续。她过去了，下次再拜托你吧。”

“要好好练习才行。可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叫她小坡。”

我们来了可以练习，就表示正式开业后“步”将负责大堂。可能是老板的妻子，至少也是恋人级别的。如果只是请来的侍应的话，肯定不会让她去政府办理手续。

大日向回过头来，就像要给客人带路似的问：

“请问是坐桌子，还是？”

里志再次环视了店内一周，回答说：

“桌子总共可以坐四人。看上去正好，但千反田同学等会可能会来。”

“啊，说得也是。”

大日向点了点头，带头拉开柜台的椅子。从里头开始，大日向、伊原、里志和我依次坐下。椅子很高，脚够不到地面。不过因为不是转椅，所以不会有不稳的感觉。虽然说不出是什么地方，但坐得很舒服。伊原不胜感慨地抚摩崭新的柜台。

“我好像是第一次坐柜台椅子。仿佛走上了大人的台阶。”

她说出了与个性不相符的话。这个大人的台阶还真够矮的。

老板一边将装了水的杯子放在柜台上，一边和大日向说：

“还残留着一股天那水的气味。不过听说很快就散去。”

“那必须的。进来的时候，我还想着这该怎么办呀。”

觉得气味刺鼻的人果然不只我一个。可是奇怪的是，我很快就习惯了这个气味。已经不会在意了。

“好像是墙纸的粘着剂发出的气味……啊，对了。菜单还没印好。”

“完全没有准备好啊！”

大日向笑着说完，老板终于露出了微笑。

“唉，慢慢来吧。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各位品尝一下调和咖啡。”

“可以吗？”

大日向再次询问我们。全部人都点头。

“还有……”

她向柜台里探出身子。

“有什么吃的吗？”

“四杯调和咖啡是吗？小吃方面我们打算提供几种三明治。”

“那个也想试一下。”

那不行吧。我忍不住从旁插嘴：

“食材还不齐吧？”

“……啊，也是。是吗？”

老板小声地说：“是啊。”他看向我，点了下头。可能是在和我打招呼。

“但是有司康饼。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大家尝尝。”

既然老板一番好意，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知是在其他店里学来的，还是自己有一套流程手法，老板的动作很娴熟。不会有匆忙的感觉，每个动作都很从容。

但是大日向似乎在想其他事情。

“我说，步的肚子不是会越来越大吗？到时你一个人应付得来吗？”

这下就知道“步”是女性了。我这才发现那个名字也适合男性。

老板一边摆上茶托，一边回答：

“客人少的话大概没有问题，但不能老是侥幸寄托于那种情况。”

“那当然。得人山人海才行。”

“哪有那样的咖啡馆。”

说得很对。

“是啊，如果你来做兼职的话我就轻松多了。”

“兼职呀。”

大日向叹了口气。

“如果他允许我做就好了。我从来没有做过兼职。”

“谁都有第一次啊。”

“不是那个问题。我爸那人你也知道吧？他不会允许我做的。最近零花钱也少了。”

“还贷很辛苦的，你要多体谅他。”

“谁让他买那么贵的车，害得我也得遭罪。但是又不准我自己去挣钱。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

抱怨了一阵子后，她似乎才想起这里不只有堂哥，还有学长学姐在。大日向难为情地笑了。

“唉，情况很复杂。”

她如此敷衍。

对话一中断，店外就传来汽车经过的声音。伊原看着店内的角落，慢慢地开口：

“好别致的书架。不会有全是塞满一百元图书的廉价感……”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发现有个书架。

低矮的书架不是组合柜那种没有情调的货色，而是封面向外摆放的类型。虽然很别致，但收纳能力似乎不高。书架上摆着几本书，全是三十二开大小，既有国内的作品也有国外的作品。

“老板喜欢读书吗？”

里志没有问老板，而是问大日向。大日向歪起脖子，好像在说她也不知道。然后，老板停下手上的活回答他：

“不算喜欢。摆在那里的书都是我觉得装订漂亮的书。”

“不是希望客人阅读的书吗……”

“那个我没怎么想过。”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装饰，但我总觉得他在谦虚。

在柜台的尽头还有个杂志架，但架子上插着的都是普通的杂志和报纸。循着我的目光，里志也注意到杂志架。

“啊，有《深层》。”

他指着一本周刊。我也知道《深层》。虽然不像历史悠久的报刊，但也不会用裸照和丑闻来吸引读者，给人一种半吊子的感觉。里志居然会关注那种随处可见的杂志。我觉得有点奇怪。

“大日向同学，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拿下那本杂志吗？”

“啊，可以。”

大日向距离柜台的尽头最近。也许是将订购的报纸和杂志全都插上去了，杂志架被塞得满满当当，大日向用一只手压着抽出《深层》，递给里志。伊原对翻看杂志的里志说：

“怎么了？有什么想看的报道吗？”

“嗯。因为这种杂志很少会报道这个城市的事情。”

“哦，上面登了什么新闻。”

“当然是水筒社案啊。”

伊原只是啊了一声，点了下头。大日向也没有露出惊奇的神色。从现场气氛来看，所有人都明白水筒社案。

换句话说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事。

“那是什么？”

我一说完，里志故意似的，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

“你问那是什么？奉太郎。你是开玩笑的吧？”

“我听过。记得……因为水壶，所以说的郊游。”[1]

里志没有理我，翻开杂志给我看。

“就是这个。”

那是一段很短的报道。只有半页纸的篇幅，就像国内轶事专栏一样。但是，标题很吸引人。标题是“著名股东会混子为赚零花钱惹大祸临头”。[2]虽然可以读一下报道的内容，但在咖啡上来前的这段时间，里志跟我说：

“这个市有个叫水筒社的公司，前段时间在招人。然后，应聘者中的几个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他们参加了培训，然后被告知录用了，

并让他们四月开始正式上班。可是到了四月，那些新员工去到公司却没有人认识他们。根本没有人录用过他们。”

该怎么说呢，太明显了。

“等等，先听我说。莫非他们被迫支付了制服费或资料费？”

“说中了。应该说，只有那种可能。”

伊原也露出吃惊的表情。

“新闻节目也说过很多次，你真不知道吗？你到底有没有在关注人类社会。”

我就是不知道一起案件，没有理由被说到这个份上。但如果我反驳，可能会被她从其他方面讽刺，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很单纯的诈骗案啊。那么，抓到犯人了吗？”

“只有掌握着参加面试者名单的人才能作案，所以犯人很快就被捕了。但有意思的是，这个犯人的父亲好像是著名的股东会混子。上面写了可能会顺藤摸瓜查出许多人。”

很令人怀疑。

“父母会因为孩子被捕而跟着被捕吗？”

里志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耸了耸肩膀。

“所以这篇报道只刊登在《深层》的角落。”

原来如此。

里志从我的手上抽回《深层》，开始看上面的内容。

“印象中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会被诈骗，这很值得深思。如果去年收到写着‘您的分数达到了神山高中的录取线。请先缴纳入学费’的信，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轻易地上当。”

“啊，这点我懂。”

伊原说。

“假如突然收到中了展销会上的大奖之类的通知，我也会怀疑……”

“展销会？你说的是跳蚤市场吗？”

我插嘴说。不知为何伊原不做声了。

就在那个时候，老板正好将调和咖啡放在我们面前。里志把《深层》还给大日向，然后大家一起品尝咖啡。

我好像明白为什么老板要摆上兔子的浮雕了。咖啡杯的把儿和勺子上都有垂着耳朵兔子的花纹。老板可能是兔年出生，只是图个吉利。

遗憾的是，自认为钟爱咖啡的我的舌头和鼻子，判别不出一杯调和咖啡到底有多么美妙。只能说“很好喝”，但如果问我比什么好喝，哪里好喝的话，我就完全回答不上来了。不过老板好像也不需要

那么专业的评价。听了我们发散性的赞美后，仿佛根本不在乎那些评价似的问：

“司康饼上会涂果酱和奶油，有几个种类。果酱有草莓果酱和橘子酱。奶油有普通的鲜奶油和马斯卡朋奶油。你们喜欢哪一种？”

虽然各人只是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喜好，但却很麻烦。

我选的是草莓果酱和鲜奶油。

里志选的是橘子酱和马斯卡朋奶油。

伊原选的是橘子酱和鲜奶油。

大日向选的是草莓果酱和马斯卡朋奶油。

所有组合都齐了。我没有看漏，当听见每个人的要求时，老板平静的脸上闪过一丝困惑。

果酱和奶油，每人两份司康饼。里志皱着眉头看着那些司康饼。

“奉太郎，我自负对无用的事情十分精通。”

“你不用自己说，我来帮你说。对无用的事情，你十分精通。”

“被人这样说真的很受伤。算了，不说那个了。其实我知道正确的英式食用司康饼的方法。应该先加果酱……”

“要先涂果酱吗？”

“不对，是先涂奶油……”

“到底先涂哪个？”

里志没有回答，只是盯着装着司康饼的盘子。总之，他好像只记得要先涂一样，但是忘了到底要先哪一样。

不等苦思冥想的里志给出结论，老板很爽快地告诉了我们答案。

“应该先涂果酱。因为将奶油涂在热的司康饼上会融化。不过，我觉得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

的确有道理。虽然他说按照自己的喜好，但听了他的说明，不会有人先涂奶油。正当我们准备开动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是手机在震动。

“啊，是小千打来的。”

伊原拿起手机立刻站起来，径直地走出店外。我没有手机所以不明白，在全是熟人的空间里，接到电话也要离席吗？这个道具真不方便。

伊原很快就回来了。

“她说马上过来。”

“千反田同学知道这个地方吗？”

“我和她说从镝矢初中沿路走，面店旁边就是。虽然没说店名，但应该没问题吧。”

面店的门帘很显眼，肯定没问题。

之后我们聊了一会天气打发时间。

“据说傍晚开始有雨。”

我不经意地这么一说，里志和伊原一起反驳我。

“是明天吧？”

“天气预报说是明天凌晨左右。”

大日向没有表明立场，只是默默地笑着。

“看来有一个是比较旧的预报。”

我不敢确定说的是最新的预报。不过，如果我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天气预报，大概是在那个地方。

“我是在早间新闻看到的……”

“我也是在早间新闻看到的。”

“我也是。”

二对一。一直作壁上观的大日向做出裁决。

“少数服从多数，裁定是折木学长记错了。”

我并不是一定要反驳。你们就等着傍晚被雨淋湿，然后哭着反省：“啊，折木奉太郎当时说的是对的。”

我们四个就像说好了似的依次去上洗手间，当最后去的我回来后，千反田已经来了并坐在了柜台的座位上。从刚才的电话到现在还

不到十分钟。来得真快。我一边用手帕擦着手一边说：

“你来啦。”

千反田嫣然一笑。

“因为我就在附近。”

因为大日向坐在了最里面的椅子，所以千反田只能坐我旁边。因为圆桌只有四个座位，所以我们才坐在柜台前，可一旦五个人横着坐成一排的话又有点不自在。我这才意识到，反正也没有其他客人，早知就从其他桌子借一张椅子，五个人围着圆桌坐了。

“那么，你今天有什么事？”

伊原问。

“是亲戚的喜寿。说是亲戚，只是不熟的远房亲戚，但是还是要去祝寿。祝完寿后就是酒宴，去到厨房互相都很客气，所以我原本打算先走的。”

“发生了什么事吗？”

“嗯，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

千反田脸上浮现出困惑的笑容。

“正当我准备借用电话的时候，电话响了。当时周围没有那个家的人，所以我就拿起了话筒，可这下麻烦了。电话那头好像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奶奶，不仅乡音很重，声音也很小，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

什么。也不知道是让我找人来听，还是有事让我转告……用了很长时间才问出她的名字。要不是那通电话，我就能更早地过来。”

“咦？”

大日向叫了一声。因为中间隔着三个人，所以她向前探出身子问千反田。

“你刚才说要借用电话吧？就是说，那通电话是从那里打来的吗？那里收不到信号吗？”

“信号？那个……”

千反田有点不知所措。她大概没听懂大日向在说什么吧。在事情变得复杂前我先插嘴：

“千反田没有手机。”

“……咦？”

看见她张口结舌，总觉得自己好像说了谎似的，心里有点内疚。大日向把身子探得更前了。

“可是……要和朋友联系的时候，怎么办？不能和朋友聊天，不是很不方便吗？”

“那个嘛。”

她平和地笑了。

“还是有很多方法解决的。”

我也没有手机，在这种场合不能不感受到社会的压力。不知道我和千反田，谁会先用上手机呢？

“话说回来，去给人庆祝喜寿，千反田同学的应酬还真是多啊。”

里志开玩笑似的说。

“没有，那样的宴会一年也未必有一次。”

“居然要去给远房亲戚祝喜寿，如果是我的话，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一次。”

大日向在柜台一头小声嘟囔。

话说，喜寿是指多少岁生日呢。好像是和七有关的，但不清楚是多少。就在我放弃思考的同时，千反田在与老板交谈。

“这位客人也是调和咖啡吗？如果不介意的话，还有司康饼。”

“实话说，我不能摄入咖啡因，难得您邀请我来，真的很抱歉。不过，这家店很漂亮。”

那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如果千反田喝了含大量咖啡因的东西，会有很严重的不良反应。听说首先会睡不着觉。

“谢谢你。嗯，这样啊。”

老板思考了片刻，说：

“看来还是要加入一些不含咖啡因的产品。”

千反田算是特殊的客人，所以没有参考价值。

“总之，这样一来，今天就没有可以拿来款待的了。”

“请不要放在心上。我本来就来得晚，给您添麻烦了。”

于是，千反田只要了一杯水。可是她喝了一口，立刻抬起头来。

“这是……这不是自来水吧？”

她又喝了一口。

“是井水，而且不是这一带的井水。是在更上游的地方，山脚涌出的中硬水。是吗？”

老板噗地一笑，点了下头。

“不能让像您一样的行家品尝本店的调和咖啡实在是可惜。”

我也有一杯水。我再次喝了一口。

“的确很醇厚。”

“啊，您那杯是加了柠檬的自来水。”

是吗。

千反田单手握着杯子，环视了店内一周。

“如果我也能喝咖啡就好了。希望这间店能顺利步上轨道。”

“谢谢。”

“请问，这间店叫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很普通。

但是，却出乎了我的预料。那么一说，虽然提到了几次，但还没有听说。我看向里志，里志看向大日向，大日向又问了一次。

“叫什么名字？”

可是就连老板也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大日向再次追问。

“该不会还没有决定吧。”

“不是。不过……”

老板绷着脸看着大日向。

“因为怕被你笑，所以先不告诉你。”

“是会被我取笑的名字吗？”

老板侧着头。

“我倒觉得是个好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咖啡馆。”

日后店铺开张了，非但不能隐藏店名，反而要大肆宣传。老板隐藏店名的举动让我觉有点奇怪。

千反田不可能放过这种“奇怪的感觉”。

“那个……那么，这间店没有挂招牌也是因为不想被大日向同学看见吗？”

听她这样一说，店外似乎也没有写店名。有的话应该早就看到了。但再怎么说，也不会因为害怕被堂妹取笑而推迟店铺的施工吧。果不其然，老板摇了摇头。

“因为在选取字体上用了很多时间。”

“说到字体，用的是拉丁字母吗？”

“不，只有汉字。”

听见他这么说，大日向发出一声怪叫：

“原来是汉字呀，怪不得怕我笑。你汉字的品位太差了。”

然后她笑着对我们说：

“这个人会用爱染明王的‘爱’和恶鬼罗刹的‘罗’来表示‘I Love You’。”

是不是爱罗武游？姑且不说那个，这个例子很过分。伊原的表情很复杂，仿佛不知道该不该笑。

“为什么会举出那个例子。你们家是开寺院的吗？”

高一学生一般不认识爱染明王和恶鬼罗刹那样的词吧。也许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大日向那张晒得微黑的脸红了。

“只是小小的工薪族。我也没有办法呀，因为我一下子想不到其他例子！学姐你会怎么说？”

伊原立刻回答：

“爱知县的爱，甲罗的罗。”

哦哦，看不出来呀。我发出感叹。

另一方面，我听见老板小声嘟囔：“没那么差。”

“汉字呀。”

里志一边说，一边抱起胳膊。

“如果是用汉字给咖啡馆命名的话，常见的是用‘待’和‘梦’组成‘咖啡待梦（time）’。”

“啊，对对。”

大日向点点头，老板也说：

“就是那种感觉。”

是“待梦”的感觉，就是说用的是音译字吗？我是这样想的，可是伊原理解成完全不同的意思。

“说到常见……是不是用了玉字旁的字，例如‘珈琲馆’？”

“玉字旁？那不是王字吗？”

我不确定地说。

“那个写作王，叫玉字旁。”

被自己的学妹教育了。她是在什么地方学到这种知识的。我不由得看向里志，但里志也摇摇头，好像在说“我怎么知道”。

虽然部首的知识是正确的，但伊原的答案是错的。

“不是那种。”

老板就像在安慰她似的补充：

“不过你猜对了，是三个字。”

“那——”

里志刚要开口，大日向突然举手制止他。

“不行，学长。要想好再说。”

“不，要用数量取胜。”

但大日向意外地认真。

“我的朋友说，猜名字自古只有三次机会。”

是吗。既然自古就有那种规定那就没辙了。虽然里志侧着头说：“‘三天内’的典故我倒是知道。”但据说规则就是那样，所以只有请他放弃。

“给点提示！提示！”

我看见老板有很短的一瞬间用温暖的目光看向大声嚷嚷的大日向。只凭这一个小举动就判定可能有点草率，但我猜从大日向还是小孩的时候开始，他就经常陪她玩这种无聊的游戏。他不是真的不想告诉她店名，可是也许是为了大日向可以继续玩猜名字的游戏，他没有回答，而是给出了提示。

“我想想。和招牌的名字一模一样。”

“招牌……咦？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既然第三次是最后一次机会，就得想清楚再说。猜中了就送你一样好东西。”

“真的吗？”

大日向露出满面笑容。

“我明白了。你等一下，我一定会猜出来的。”

然后她竖起食指叮嘱我们。

“就是这样，由我来猜，学长学姐请不要多嘴。”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活泼的高一学生很幼稚。

不过，那并不是令人不快的幼稚。大概是讨人喜欢的幼稚。我的嘴角可能翘了起来。

墙上挂着时钟，那里也有兔子。指针不知不觉指向了五点。没想到居然待了那么长时间。

也许一直在思考，大日向的话少了很多。咖啡已经喝完，杯子也已经撤了。我坚信傍晚开始会下雨，所以从刚才就在等待离开的时机。话题似乎也已经说完了。是时候撤了。

“那么，我们该走了。”

但有个人对我的这句话很敏感。那个人就是大日向。她抬头看了一眼时钟，一瞬间露出焦急的神色。但马上又换回平常的笑容。

“呃，对了！”

她大声说：

“可以等一下吗？我有一件事想请教。”

她多半有事想说，但不知不觉地沉浸在猜名字的游戏中。察觉到刚才大日向表现出的焦躁的人似乎只有我，另外三个人好像都没有发现大日向是在强行转移话题。

“什么事？”

伊原问道。大日向没有看她，而是看着千反田。

“千反田学姐的交际很广[3]吧？”

“脸很大……”

千反田小声嘟囔。伊原肯定地说：

“没关系，她不是那个意思。你是瓜子脸。”

“不是，我知道。虽然知道，但还是被吓了一跳。”

她把手放在胸前。

“呃，我并不认为自己交际很广。不过有时会像今天这样因为家里的事见到不少的人。”

“那——”

大日向把到嘴边的话吞下去，然后一反常态很谨慎地问：

“那么，请问你认识一个叫阿川的人吗？”

“阿川？”

千反田稍微侧了侧头。

“你说的是高一A班的阿川佐知同学吗？”

“啊，是的。没错。”

不知为什么大日向有气无力地说，把身体收回去。由于中间隔着里志和伊原，所以我看不到大日向的表情。

“阿川同学怎么了？”

“没事……我就问问。”

另一方面在我身旁，千反田一脸惊奇。但也许觉得大日向的样子有点不对劲，她并没有说出“阿川同学怎么了？我很好奇”这句话。由于大日向没有出声，尴尬沉默的气氛笼罩着我们。

“呃，那么——”

稍微窥视了众人的样子后，我再次说：

“我们走吧。”

听说今天由老板请客。他今后还要做生意的，这样好像不太好，但老板说："收银机还没开始使用。等开业后再收钱，税金更好计算。"我认为那只是表面话。

里志、伊原、大日向已经站在店门前。我、老板和千反田站在收银台旁。

"有违您的盛情厚意，不能品尝到咖啡，实在是抱歉。"

面对低下头的千反田，店主大方地笑了笑。本以为是个没有表情的男人，但似乎并不是那样。虽说是体验员，但也是第一次接客，他可能有点紧张。

"没关系。咖啡也不是非喝不可的。"

"祝这间……"

千反田刚一开口，忽然说不下去了。看样子她似乎想说这间店的店名。但店名自然还没有揭晓。没有办法。

"祝、祝这间店成功。"

她如此掩饰，然后忽然转过头来看我。

虽然她什么也没说，但我没有理由非得等她先开口不可。虽然我对大日向刚才不自然的言行没有头绪，但对于另外一个疑问就不是了。幸好，收银机旁有便条本和圆珠笔。

"可以借我用一下吗？"

"啊，请。"

“谢谢。”

然后我用圆珠笔刷刷地在便条上写。千反田看着我的手。

“咦？”

上面写着三个汉字。

第一个字是“步”。

第二个字是“连”。

第三个字是“兔”。

这个店的名称有几个提示：

“被大日向知道很可能会被她取笑的名字”。

“一看就知道是咖啡馆”。

“感觉和‘咖啡待梦’一样”。

“与‘珈琲馆’不同”。

“只有三个汉字”。

还有被迫给出的最后提示是“跟招牌的名字一模一样”。

这间店的招牌是什么。实体的招牌还没有设置。那么招牌是什么呢？有两个可能性：

一是“负责接待的招牌”，也就是“步”小姐。用三个汉字来标明“ayumi”[4]是可能的。然而无论用什么汉字标明“ayumi”，也不能让人马上就明白是咖啡馆。如果我在街头看见一间叫“亚由美”的店，多半会当成是和身为高中生的自己无缘的小酒吧。

另一个就是“招牌饮品”。这间店的招牌饮品自然就是咖啡了。老板对小吃似乎也不怎么热心，而且司康饼和三明治也做不了咖啡馆的名字。并且好像也没有用到“珈琲”这两个字。由此推断——

“您刚才说过店的名字跟招牌的名字一样吧。而且这间店的招牌饮品是调和咖啡（blend）吧？”

“啊，对。”

千反田小声叫了一声。

“老板刚才跟我说的是，‘不能让你品尝本店的调和咖啡实在是可惜’，而不是“本店的咖啡”。”

我点了点头。老板似乎对综合咖啡（house blend）有种十分特殊的感情。

假设那就是店的名字，那么要用什么汉字来标明“blend”呢？类型与“咖啡待梦”接近。果然就如同我听到时所想的那样，大概是音译字。如果是“blend”，那么几乎可以确定是分割成“b”“len”“d”这三个部分。如果按照其他方法来分的话就会出现以“n”开头的字。[5]

最初确定的字是“兔”。这间店无论是杯子、勺子还是时钟到处都充满了兔子图案。而且关键是老板背后的墙上装饰着兔子的浮雕。所以我怀疑这间店之所以那么强调兔子，也许是因为跟店名有关。

接下来我想到的是“步”。读音中有“b”，又适合用来做店名的汉字并不多。肯定不会用“不”和“侮”。“抚”和“怃”就太难了。“舞”也有可能，但作为咖啡馆来说这个字太高调了。就在那时，我再次想起了“ayumi”小姐。[6]

好像已经怀孕了的“ayumi”小姐的汉字，大概能推断出。大日向曾对老板说：“可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叫她小坡[7]。”名字叫“ayumi”，称呼是“po-chan”的话，汉字大概就是“步”。虽然不知道是单一个“步”字，还是后面跟着其他字，但不管怎样都很适合用来标“b”的音，容易读，给人的印象也不差。

最后是“len”。这个字我苦恼了很久。

老板他认为大日向听了会取笑他，所以不愿说出来。大日向会仅仅因为店名里包含了代表恋人或妻子名字的“步”字而取笑他吗？可能会笑，但我不认为那有多难为情。这样看来那就是用来表示“len”的字，会非常地难为情。

墙壁的浮雕上，“心”的里面有两只兔子。

与“步”心“连”心的“兔”。如果店名是“步连兔”的话，也难怪老板会难以启齿。

看了便条本，老板稍微睁大眼睛，然后对我一笑。

“不错。”

“有奖品吗？”

可是，老板笑着摇摇头。

“很可惜。”

猜错了吗？

我并没有沮丧，因为我本来就没什么信心。我相信“步”和“兔”是对的，但唯独“连”字到最后都不敢确定。如同我所想的那样，老板拿起圆珠笔，用两条线画掉了“连”。

然后在旁边写了个字。看到那个字，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觉得难为情了。

在镝矢初中隔壁，即将有一间叫“步恋兔”的咖啡馆开张。恋上步的兔子。本以为老板是个冷漠的人，没想到居然是个浪漫主义者。

然而千反田却侧着头。

“我很好奇，为什么会用‘步’字？”

啊对，我们谈到“ayumi”小姐的时候，她还没来。不过因为也不好让里志他们等太久，我简要地说：

“回去的路上跟你说。”

千反田小声地说：“请务必。”

我望向柜台，确认有没有落下东西。柜台上只有杯子、盘子和勺子。在走出店门前，我突然发现，插在杂志架上的报纸是晚报。我想到一个主意，用食指和中指把晚报轻轻捏起来。我看向天气预报栏，上面写着傍晚开始有雨。我对里志招了招手，得意地说：

“你看，上面写着傍晚开始下雨。”

“哎呀，你还在介意那件事啊。我都不知道你居然那么爱记仇。”

我并不那么认为。已经站在门前的伊原转过头来。

“不看那个也能知道天气吧，你看。”

雨滴开始打在玻璃门上。

明明知道预报却不能在雨下之前回去，实在是愚蠢。不过，折叠伞大概能派上用场。

3. 现在：十一点五公里处：剩余八点五公里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还是至少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个东西进门时还不是那样，离开时却不一样了。我不认为那是偶然。打个比方说，这个问题和在我生日那天该如何处理那只招财猫的问题很相似。

通过追溯记忆，我的猜测正在转变为确信。可是，现在还只是模糊的想法。还是要听听她的说法。

我爬上了山顶，一个小村落展现在眼前。那里是阵出，千反田的家就在那里。

与千反田之间距离的估算已经彻底被打乱了。我时走时跑，速度很不平均。

但我总觉得跑完这段下坡就能和千反田说上话。

---

[1]注：日文水筒的意思是水壶。

[2]注：股东会混子，主要指那种持有公司一定股份，通过出席股东会进行捣乱或以不正当方式从公司收受金钱的人。

[3]注：在日文中，“交际很广”按字面来看就是“脸很大”的意思。

[4]注：ayumi即步的日文发音。

[5]注：“blend”在日语中的假名写作“ブレンド”。只有按上述方法分开，才不会出现单独的“ン”即“n”，“ン”在日语中不能成为单独的词或词首。

[6]注：上述汉字的读音均为日文。

[7]注：日文原文这里用的“po-chan”。

第四章　放手会更轻松

1. 现在：十四点三公里处：剩余五点七公里

记得大约在十年前，我曾经和我姐走了很远的路。听说老旧的文化宫要被拆除了，我姐兴奋地说："不知是不是用炸药拆除呢？"于是就带着我去看。啊，我当时好像也很兴奋。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真想从后面轻轻把手搁在自己肩膀上，微笑着对自己说："怎么可能。"不管怎样，当时我们不停地走。每次快要哭出来的时候，都会因为老姐说的"一定很厉害"而强忍住。真是一个顽强的小朋友。

拆除工作自然是用重型机械进行而不是用爆破，可我记得看到那个我并没有失望。我想一定是因为巨大的建筑物被哗啦哗啦地拆毁的景象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

我依然记得回程时有多么痛苦。前往时激动的情绪已成过去，被老姐带来，完全不认识路的我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肚子又饿，天也开始黑了。因为我走得慢，老姐多次提醒我。

"走走停停腿会发疼的，跟紧点。"

那天，我是否是自己走回去的，已经不记得了。

之所以会回忆起这段往事，自然是因为我时走时停改变速度，结果腿开始疼了。准确地说是右腿根部很疼。如果说是脚底、腿肚子、脾脏疼，还可以理解。可为什么是那个地方？

下坡路快到头了。

我有意识地抬起有点低垂的头，插完秧苗一片绿油油的田，零星的宅邸立刻映入眼帘。不知是节日还没结束，还是像桃花节[1]那样，这一带的端午节也是过的旧历，远处的民房前依然挂着鲤鱼旗。看着随风飘扬的鲤鱼旗和被风吹得泛起阵阵波纹的秧苗，我才发现自己也在被凉风吹拂。虽然太阳已经升高，却感觉不到令人烦心的暑热。从神山高中的操场出发到现在，我才有点认真去跑的冲动。偏偏在我想跑的时候腿疼，实在让人受不了。

虽然没有大碍，但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放慢速度停下。路边开着白色的花，对风花雪月一窍不通的我也知道那是铃兰。我望着那朵不起眼的白花，用手掌按摩右腿根。我按了按，又顺带拍了拍。

“唉，这样的话……”

虽然疼痛并没有消除，但按下去也不会特别疼。好像也没有发硬。正当我判断没有问题，准备重新出发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怒叱。

“喂，混蛋，认真点跑！”

我惊讶地抬头一看，高一时的同班同学某某刚跑了过去。

我和他不是很熟。我们只是同班，并没有怎么说过话。只不过，说起来，他以前也那样说过我。记得那是在放寒假前，全校学生打扫校舍的时候。当时垃圾桶满了，我正要拿去倒，他突然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不许去。”我以为他早就打算自己去倒垃圾的缘故，于是我什么都没说就走开了。

如果他知道我是A班的，那他大概会奇怪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但以“只是觉得奇怪”来说，他的语气很粗暴。就连我也听得出他对我怀有敌意。虽然我不记得对他做过什么，但可能是做了什么让他不愉快的事情。而且……他可能是累了，所以有点激动。

如果现在追上他的话，不管怎样还是有点尴尬。虽然腿已经没事了，但我决定再走一会。

在被数人超过的那段时间，我思考起讨厌一个人这个问题。

我自认不是爱出风头四处树敌的人，但也不是被所有人爱戴的那类人。和几百人打过交道，其中肯定有人受不了折木奉太郎。毕竟再怎么偏着心眼看，我也不是热心参加集体活动的人。在班级活动中也经常偷懒。而且怎么说呢，对于旁人投来的仿佛在说“那家伙在搞什么鬼啊，认真点帮忙呀”般冰冷的视线，我是不怎么介意的。那也许称得上是超然。

然而，我并不会刻意去接近讨厌自己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正在走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我和里志很不一样。

那小子不讨厌和人打交道，所以会参加各种活动，对各种事情出手，干预各种事情。但他并不是要显摆自己。他去不是希望别人“交给他来办”，只是想“掺一脚”。既然主动要求承担一部分，他就不会敷衍了事，但有时也会被人误会是在到处闲逛。就是说，他可能比我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这或许也是种超然吧。

但也有人离超然还差得很远。多亏某某骂我让我回忆起来。昨天我好像听到那样的对话，但只有直接进行那段对话的当事人能讲出对

话的内容。

路旁有个公车站。

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个带屋顶的候车区。墙壁是用白铁皮做的，上面布满斑斑锈迹。从钉在上面的牌子来看就很古老，虽然布满灰尘但大概是搪瓷的。长椅是塑料做的，尽管位于能遮风挡雨的候车区，但那里风化得很厉害，好像随时都会塌了。事实上，在长椅的一头有一道很大的裂缝。截面已经发白，地上也没有碎片。恐怕不是这一两天破的。

这个地方用来观察跑过的神山高中学生正合适。我像要躲藏起来似的若无其事地走进去，在被阴影遮住的角落坐下。只要在这里等着，千反田过一会儿就会追上来。

某某刚才让我认真跑，现在我却连走路都不走了。但我是有理由的。今早，刚从操场出发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昨天在地学教室里的有我、千反田和大日向。后来伊原来了，告诉我们大日向和她说不会加入古籍研究社。这就是事情的主要经过。

但是，回忆到这里，又听了伊原和里志说的话，我开始隐隐约约意识到昨天放学后的几十分钟有多重要。不能用“我在看书所以什么都不记得”来敷衍过去。做好心理准备后，本以为没有价值而被扔到一旁的记忆又浮现起来。

……姑且不说是不是事实，千反田认为大日向的离开是自己的错，并打算承担起责任。就算我恬不知耻地跑过去跟她说“我可能有方法解决，拜托你停下来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她可能只会摇头。她那个人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妥协让步。

我必须让千反田停下来。

为此，我必须回想起昨天放学后的几十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将一个推理摆在她面前。也就是说，要说出千反田认为大日向退出的原因是什么。

2. 过去：约十九小时三十分前

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时间了，但距离黄昏应该还早。我走出位于三楼的高二A班教室，慢悠悠地前往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地学教室。因为看了一半的小说快结束了，所以我想把它看完。

准备回家的学生在走廊上往来，不知什么社团的学生正在往布告牌上贴海报。一个捧着巨大箱子的人和我擦肩而过，也许是看不到前面的缘故，他正不停地从箱子左右探头看路。和平常的放学一样，到处传来尖笑声和细微杂声。我把一只手伸进口袋，里面放着买午饭时找回的零钱。我摆弄着口袋里的硬币。

要前往活动室所在的专用大楼就必须通过中间的走廊。走廊有两层，没下雨的时候可以从走廊的屋顶过去。一走出大风的屋顶，就传来棒球社的人用金属球棒击打棒球发出的尖锐声响。

神山高中放学后，一般可以听到铜管乐社和阿卡贝拉社练习时发出的音乐，但昨天很安静。只见一个不认识的女学生无精打采地靠在栏杆上，仿佛世上没有一点开心事般。如果天色再暗一点的话大概会更美。

我走上通往四楼的楼梯。楼梯中间的宽平台上有个布告牌。招新时期已经结束，布告牌绿色的底色很显眼。唯一的海报上漂亮的女演员笑着，并写着这样一段宣传语“等一下你可以活得更快乐”，不明白它想表达什么。

从这个学年开始，使用专用大楼四楼的只有古籍研究社和天文社两个社团。天文社的活动室经常很吵，昨天却静悄悄的。就在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前往地学教室的途中，我突然停下来。

有个人悬在空教室拉门的上门框上。

虽然这样说很吓人，但我确实一瞬间以为有人在上吊。明明可以活得更快乐，为何要自寻短见呢。

但我很快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人双手正抓着上门框。

悬在那里的是一名穿着水手服的女孩。她的脸对着关着的门，所以只能看到她的侧脸。但这足以让我认出她是谁。我看向她的脚下，穿着深蓝色袜子的脚完全离开了地面。我本想叫她，但我犹豫了。她说不定不想被人看见这个样子。出于同情，我是否应当作没看见？

然而我的关怀都白费了。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发出声音，但她还是发现了我。

“哇！”

她看见我后大叫一声，立刻放开手，由于用力过猛撞在门上，一屁股摔在地上，然后像被吓了一跳似的蹦了起来，装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你好。”

还很有礼貌地和我打招呼。

“啊，你好。”

“天气好好啊。”

“是啊。”

大日向友子为何在放学后的专用大楼里悬在上门框上呢？这是个深奥的谜题。如果千反田在场的话肯定立刻想弄明白。大日向笑嘻嘻地把手放在身后，很自然地拍打裙子。

既然她已经知道我看到了，就应该干脆地承认看到了。我绞尽脑汁去想如何问出原因而又不伤害到她。

“呃……”

我没有目的地转动食指，然后突然想到。

“对了，你是不是在拉伸身体？”

我委婉而蹩脚地问。大日向露出苦笑。

“不能拉长自己的身体吧？就算能拉长，那也是拉长胳膊。”

“那你是想拉长胳膊吗？”

“嗯，差不多吧。”

大日向婉转地把目光转向窗外，如此搪塞。然后她斜眼望着我，反过来问我：

“你要去活动室吗？”

“嗯。”

“这样啊。”

虽然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但我听得出她很失望。她大概没想到我会来吧。古籍研究社的人并不是总聚在一起。大家都是想来就来，这一点过了一年也没有改变。

我望向位于走廊尽头的地学教室，发现拉门被拉开了。是在通风吗？

“好像有人在。”

我望着开着的门说。

“社长在。”

“千反田啊。”

“福部学长好像在委员会。他来了一会，很快就回去了。”

里志还要为明天的星谷杯做准备。我反而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来。

“他还是那么忙啊。”

大日向干笑着点了点头。

“好像是啊。最近连双休日也……”

她刚开口，又不说了。然后突然像要提及什么机密似的神情严肃地问我：

“你是福部学长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吧？”

我发现虽然没有千反田那么严重，但大日向经常也会省略说明。千反田是说得太急，把中间的部分漏掉了。而大日向好像觉得省略掉内容对方也明白的话，是亲密的对话方式。

我说里志很忙，大日向听了我这么说后说“连双休日也是”。我虽然不清楚里志周末有什么安排，但想必也很忙。关于这件事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但我不方便讲明白。

“我说你啊——”

“我是从班里的熟人那听说的。”

“熟人？”

再怎么说那个传闻也没有著名到高一的班级那里都知道了。

“啊，福部学长的妹妹和我在同一个班。”

原来是这样。那么一说里志的妹妹好像也进了这所学校。那样一来，大日向听过那个传闻也不是不能理解。

“你和里志的妹妹关系很好吗？”

“还行，会一块吃便当。”

“虽然我只见过她几次，但她好像是个相当古怪的人。”

大日向歪着头说：

“我觉得她有点特别，但不算古怪。我觉得福部学长要古怪多了。”

她稍作暂停。

那么，从那个稍微有点特别的福部小姐那里，大日向到底听说了什么？

我和她互相打量对方。同时在心中猜测对方知道多少事情，可以告诉对方多少。令人窒息的沉默笼罩着我们……

我很快就厌烦了互相试探。为什么我非得小心翼翼地谈论里志不可。我笼统地说：

“是里志和伊原的事吧？”

大日向立刻放心似的放松了表情。

“啊，对。你果然已经知道了。”

“我只知道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

虽然在别人面前没有做出那样的言行，但伊原已经说喜欢里志很久了。我虽迟钝，也在初三的冬天得知了这件事。尽管里志一直在逃避问题，但我既不打算支持伊原也不打算帮助里志，所以我并不怎么关注事情的发展。

但在今年的春假，我听说里志结束了那闹剧般的逃避。自那以后，他双休日的日程似乎就被安排得满满的了。

“那个熟人说……”

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女生闲聊。她们是不是都那么眉飞色舞，仿佛沉浸在不为人知的喜悦中一样。

“她说既然他们两个开始交往了，那么福部学长应该会变成三天里只会说‘对不起’的可怜生物，不停跟伊原学姐道歉。以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

哎，里志的所作所为居然被妹妹发现了，甚至传到了学妹那里，实在是可悲。还好她好像不是很清楚详情。如果把一个答复拖了一年以上，里志的确有句话要对伊原说。

不过，老实说，我对那件事不怎么感兴趣。面对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的大日向，我简要地回答。

“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却要别人等那么久。我想他大概在为这件事道歉。”

连我自己都觉得说得不清不楚。大日向听了一瞬间愣住了。

还以为她会继续追问，没想到她只是笑了笑，这样说道：

“真羡慕。从你的说法可以感受到你们关系很好，我很喜欢。”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大日向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淡淡地笑着。正当我要继续向前走，准备结束对话的时候，她说了声“那个，

学长”叫住了我。

“嗯？”

我停下来回过头去。

“呃，那个……”

大日向叫住我后吞吞吐吐了好一会儿，但她马上就下定决心似的说：

“请等一下。”

然后，她再次对着刚才悬着的那扇门跃起。

我很惊讶。但也懒得去问她到底在做什么，于是照她说的等她。

我望着悬在半空的大日向的背后。刚才她屁股着地摔在地上，裙子上沾上了白灰。校舍没有被仔细地打扫干净，实在令人遗憾。

“话说回来……悬在半空真的很累啊。”

我也觉得会很累。

“是你自己要悬在那里的吧？”

“哈，嗯。好像是啊。”

她敷衍地说。

我问她：

“还是被人吊在那里的？”

“好像是啊。”

我想了一下。如果是被人吊在那里的就太可怜了。我以前也经常被老姐提着，所以很明白那种心情。

“那么，不能爬上去吗？”

大日向只把头转过来。

“我的臂力没那么强。话说——”

我觉得只持续了几十秒。大日向放开了手。这次是双脚着地，然后她回过头来。

“放手会更轻松。让你久等了。”

她难为情地笑了。

当时我确实察觉到有点反常。新劝祭那天，大日向加入社团的时候，我觉得以高一学生来说她有点高。看见那在雪地晒黑的皮肤和爱笑的嘴巴，我甚至担心过这个活泼的新生可能会很麻烦。

然而昨天放学后，在专用大楼四楼的走廊上，大日向就像一个高一新生，不，不如说像即将毕业的初中生一样，看上去很小。

“那么，我们走吧。”

她发出的呐喊声听上去像在虚张声势，我想并不是我的错觉。

还以为千反田一个人在做什么，她正在做一个学生应该做的事情，用教科书和词典预习。一发现我们进来，她马上抬起头，笑着合上了书本。

“你们在聊什么？”

她问。但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地学教室的门敞开着，千反田的听力也很好。就算听不清对话的内容，也知道我们在聊天。我没有要骗她的意思，所以老实地回答：

“我们在说里志好像很忙。”

虽然不是对话的全部内容，但也不是虚言。千反田没有怀疑，点了下头。

“啊，因为明天有星谷杯。”

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听见里志以外的人管马拉松大会叫星谷杯。

“大日向同学，三天没有见到你了。”

“啊……是吗？”

大日向心不在焉地回答，环视了地学教室一周。然后慢慢靠近千反田。

“请问，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

千反田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

“可以，请坐。”

门开着似乎果然是为了通风。面向操场的窗户有几扇被打开，捆成一束的窗帘微微晃动。现在是五月末，吹来的已经不是清凉的风。

从后数第三排，对着操场的窗户数起第三个座位已经成为我的固定座位。我坐下，从学校指定的挎包里拿出袖珍本。

传来拉椅子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大日向坐在了千反田的前一个位置上。当我找出上次读到的那一页，眼睛开始追逐文字的时候，传来了千反田和大日向对话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是。”

这样的一句话打断了我的集中力。

书是很有意思，但也有列出详细数字的乏味场景。正当我要跳过那部分的时候，突然传来这样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一抬起头就看见千反田的背影，她并没有要回头的样子。

是不是我听错了。不，的确突然传来一声“是”。那应该是千反田的声音。就在我思考其他可能性的时候，我发现，大日向不知在什么时候不见了。不过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她大概是回去了吧。

我姑且对着千反田的背后喊了一声：

“怎么了？”

虽然声音不大，也没小到听不见。可是千反田一动也不动。本以为她睡着了，但我没见过有人能灵巧到挺直腰板坐着睡觉。我又喊了

她一声，为了慎重起见，这次提高了音量去喊。

“怎么了？”

千反田哆嗦了一下。

她慢慢回过头来。我几乎没有见过她露出那种表情。她的嘴角僵硬，双眼无神。她好像很害怕似的摇了摇头，然后立刻把头转回去。虽然有点不放心，但在只有两个人的教室里，很难想象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如果又有问题，她应该会毫不犹豫地和我说“我很好奇”，所以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外面不知不觉开始起风了。大风穿过地学教室。虽然还没到傍晚，但气温已经开始下降。我走去关窗，千反田依然背对着我一动也不动。

我回到座位上，重新开始读书。

我跳过数字多的部分再次沉浸在书中的世界，等到一个章节结束后我才再次抬起头来。我觉得并没有过去多长时间。

我本打算全部看完的，但天色不早了。我放下书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伊原打开门走进来。

伊原神情困惑，有点担心地问：

“喂，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千反田支支吾吾地回答：“没有。”接着伊原回头望向走廊，压低声音说：

“我刚才在那里见到小日，她和我说不会加入社团。”

3．现在：十四点五公里处：剩余五点五公里

我躲在候车区的暗处，看见好多个神山高中的学生从我的面前跑过去。既有人像从操场刚出发时那种状态似的依然保持轻快的步伐，也有人可能在陡坡上耗尽体力，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还有人可能已经厌烦了星谷杯，正慢悠悠地走着。

其实我很想低下头思考，可那样很可能会看漏了千反田。我坐在不太牢固的塑料长椅上，抬起头思考。

我认为大日向退出的原因就在从新劝祭到昨天的这几十天里。带着这样的怀疑去回忆过去的事，确实找到了几个奇怪的地方。我觉得伊原和里志的回答证实了那些疑问。

但千反田又是怎么想的呢？从她昨天的样子来看，她对大日向退社的理由有头绪。她认为退出的理由是这几十天郁积的不满吗？还是认为理由只存在于昨天放学后的那几十分钟里呢？

如果她认为理由在这几十天里的话，那么就是这么回事。

千反田认识到自己在逼大日向。虽然不能断言她那样做带有明确的敌意、恶意，但至少昨天大日向提出要退出的时候，她立刻就明白：“啊，因为我一直在做那样的事，所以大日向才会离开。”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千反田欺负大日向，把她赶走了。

如果她认为理由在几十分钟里面的话，那么就这样。

昨天就在我读着袖珍本，为书中特工大显神通而激动不已的时候，千反田彻底地激怒了大日向。比如说正要吃炸鸡，千反田却自作主张淋上了柠檬汁。大日向一怒之下退出了社团，就好像在说："我没法和这种人一起活动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日向退社的理由就是一时情绪激动。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大日向在这几十天里，心里肯定是郁积了很多不满。所以她才会用"像菩萨一样"这种极为婉转绕圈的说法来指责千反田。

可是，那么，千反田是夜叉吗？是她持续对大日向施加心理压力，逼迫她退出吗？

我逐渐明白自己应该考虑的是什么了。

等待的感觉很难熬。虽然比不上昨天的大日向，但悬在半空实在是很累。

最糟糕的情况自然就是千反田已经跑到前面去了，而我却没有察觉。那样的话，我将在这个公车站等待一个不会来的人，一直等，白白地等，直到一个严冬的早上被人发现身体已冰凉，被后人改编成名为《等待千反田》的舞台剧。因为我已经推算不出我们之间的距离了。

我思索。

如果不从这里回到神山高中，星谷杯就不会结束。可是我不想跑。应该说，我累了。而我现在在公车站。公交车是移动工具。

既然如此，索性坐公交车去学校好了。没问题，我兜里揣着零钱。为了在中途口渴的时候到自动售卖机买点东西喝，我身上一直藏着零钱。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吗？我从一开始就明白，不擅长计算的话用计算器就是了，不擅长英语的话用翻译软件就是了，不想跑的话适当采用其他交通工具就是了。这不就是所谓的生存能力吗。哎呀，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

正当我在想着那种事情的时候，千反田从我的面前跑了过去。

我一刹那间不能肯定是她。还没有看惯白色短袖和胭脂色紧身裤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她把头发扎了起来，给人的感觉和平常完全不同。千反田不是第一次扎起头发，比如新年首次参拜时我就见过她扎头发。那次是为了搭配身上穿的和服。但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见她把头发扎在较高的位置。正因为很熟悉她平常的言谈举止，我差点就没认出微微张开双唇跑步的千反田。

我站起来，跑出去。因为犹豫了一下起步晚了，所以我加快了速度。

星谷杯的路程已经过半，而且刚刚才翻越了一个险要的山岭，可是从千反田的步伐看不到疲劳感。她夹紧双臂小幅摆动，踏着沥青路面，规规矩矩地，有节奏地跑在地面画的白线内侧。

一条笔直的马路穿过茂密的森林和插着秧苗的农田中间。也许近年刚重新铺设过，路面的沥青很黑，看上去很新。虽然还没到正午，

但高挂的太阳映入眼帘，晃得我眯上眼睛。我一边测量着和千反田的距离一边跑。

我觉得突然冲过去不太合适。虽说现在不是赛事的初期阶段，已经不能在跑的同时顾及其他人，前后还是有很多同班同学。然而就这样尾随着她也不好看。我必须尽可能快，并自然地追上她。

于是我把距离缩短到虽然够不着她人，但能让她听见我的叫唤声的程度。

但是接下来却遇到了麻烦。

声音堵在了喉咙深处。双脚很沉。双腿的疼痛似乎也复发了。我立刻大口地喘气。

“糟了。”

我嘟囔了一声。

我觉得自己要追不上她了。

因为我不想追上她。如果追上，我就要说出自己的推理。一想到那个，速度就明显降下来。我觉得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我还是下不了决心。

是50米，100米，还是更长？我和千反田保持着一定距离，既追不上她，也不能离开她。我不能就这样一直望着千反田左右摆动的辫子跑在她后面。

我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冲上去。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千反田跑着跑着，忽然将上半身转了过来。

我和她对上了眼。

只能上了。我提升速度。虽然千反田转过头来，但大概没想到我会在她身后吧。她惊得目瞪口呆，立刻把头转回去。不管怎么说，看着后方跑始终是很危险的。对于作为学校教育一环的星谷杯，千反田拿出了十二分的干劲。她虽然没有放慢速度，但也没有要甩下我。

只要下定决心去追，很快就能追上。在五月底的风中，我和千反田并排跑着。

千反田的节奏没有乱。她斜着眼睛看向我。我故作镇静地说：

“不好意思，我本想叫你的，那个……”

明明觉得尾随着她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可还是那样做了。

虽然她对我的辩解好像不感兴趣，但她因为运动而紧绷的脸上浮现出了不解的神色。也许是不想打乱呼吸，她的问题很短。

“为什么在这里？”

她也许已经察觉到我理应领先她很多。事已至此，不能犹豫了。

“我想和大日向谈谈。”

“……”

“为此，我想先和你谈谈。”

有一段时间，千反田的嘴巴只是不停地短促呼气。她的速度完全没有变化。我保持着几十厘米的距离与她并排跑着，等待她答复。

不一会儿，千反田神色悲伤地说：

“那件事是我不对。”

“是昨天的事吧？”

“那是我和大日向同学之间的问题。”

她停顿了一会儿，调整好呼吸后继续说：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给你添麻烦。”

也许因为干燥，千反田的双眼有点湿润，但依然注视着正前方。她没有继续往下说。我早就预料到她会把责任都揽上身。也明白只凭“回答我的问题”这样一句话不能让她停下来。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使用最后的王牌，所以我重复了一次。

“我想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大日向说不定是误会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是真的，可是——”

她把头转过来，对我露出微笑。

“这不关其他人的事。”

如果现在不是在跑步的话，我可能会想叹气。我早就猜到她一定会这样说。不过这也让我弄清楚一件事……

我很想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让她停下，可我不能那样做。我祈祷着千反田能清楚地听见我说的话，对她说：

“你错了。”

我对着她的侧脸说：

“不是那样的……大日向不是气你偷看她的手机。”

一直很有节奏的千反田的呼吸第一次紊乱了。

赛道顺着森林外围延伸，那片森林好像是守护当地的森林。马路在水梨神社前转向河边。

神社内没有人。只有不知是什么品种的鸟在叽叽喳喳地鸣叫。除了厕所旁的洗手池，还有一处有泉水涌出的地方。千反田用勺子接住从斜着劈开的竹子流出的水，慢慢倒入口中。

“我很擅长长距离跑。”

她一边整理体操服一边说：

“我本想着一路跑到终点的。”

“不好意思啊。”

“这里的水很清凉可口。你也来点吧。”

她让开位置，于是我洗干净手后用手接住水。涌出来的水冰凉刺骨，一口气喝下去可能会肚子疼。我先把水含在口中，让水慢慢通过喉咙。

可以看见神山高中的学生从神社鸟居外跑过。我们之所以进入水梨神社是因为千反田建议：“我们换个地方谈吧。”这里确实很安静，可以静下心来谈话。

千反田用右手抱着自己的左胳膊，微微低着头站着。确认我喝完水后，她用平静的声音问：

“我所做的事，你都看到了吧？”

“不，我没看见。所以我不清楚详细的情况。”

“没看见？”

虽然如此嘟囔了一声，但千反田没有催促我继续往下说。我再次用泉水淋湿手。虽然冷，但很舒服。

“我只看见你的后背。以及听见你说了声‘是’，但是，我明白了。”

“我说过那样的话吗？”

“果然是无意识的行为啊。”

我露出苦笑。

我追寻昨天那几十分钟的记忆，回忆起那一声“是”。虽然当时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但她没有说什么，所以我以

为不是重要的事，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可是，那个声音把我从小说的世界拉回来的时候，地学教室里就只有我和千反田两个人。而且如果千反田误以为我在叫她才回了一句“是”的话，那么后来我问她“怎么了”的时候，她应该会回应我。

那么，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算她是把风声误听成有人叫她，后来我叫她的时候她应该会应答。事实上我第一次喊她的时候她连头都没回，第二次叫她的时候，也只是转过头来。

当时我就应该察觉到那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千反田当时不想和我说话。为什么呢？

她并不是突然讨厌我到不想和我说话。

“那一声‘是’，是接电话时的声音。”

“是那样……吗？”

“你当时接了电话，对吧？”

“是的。我的确接了电话。但我不记得说的是‘是’还是‘喂’。”

这很正常。应答的话语都是在无意识中说出来的。不过，要是她当时说的是“喂”的话，那么我当场就知道她在做什么了。

“我叫了你一声，可你只是摇头，什么都没说。”

“这个我记得。因为……”

“因为正在通话，所以你不希望混入不必要的声音。”

千反田点了点头。

不用说，那通电话不是千反田打出去的，而是对面打来的。否则第一句话就不会是“是”。

但是，千反田没有手机。理由不明，总之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手机是谁的呢？

可能是在地学教室上课的学生落下的，然后在放学后收到电话。我想过这个可能性。

但我研究了一下，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如果那是陌生人的手机，来电的时候应该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可是我什么都没听见。”

按理说应该会响起来电铃声，或者在振动模式碰撞到硬物，发出就连没有手机的我也经常听见的“嗡嗡”的声音。如果那个声音传到我所在的位置，看书的集中力暂时中断了的我应该会觉察到。事实上，我听到了后来的那一声“是”。

也就是说，要么没有声音，要么就是声音非常小。那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发出响声的是大日向的手机，那么就解释得通了。”

“大日向同学的手机不会响吗？”

“怎么会。不是那个意思。你回想一下，当时大日向的手机在什么地方。”

千反田立刻回答：

“在桌上。大日向同学坐下时把它放在了那里。”

那么一说，我们曾经在放学后品尝鹿儿岛名牌糕点。那时大日向也把手机放在桌上。我不记得她穿便服的时候那样做过，所以恐怕是穿水手服时的习惯。

“而且，昨天你的桌上摆着教科书和笔记本。如果手机被放在那种柔软的物体上，振动发出的声音会被吸收，变小，传不到我那里。”

千反田接了电话。可是我没有听见电话发出的响声。根据这两点，我推断响的是大日向的手机。

如果到别人家拜访的时候电话响了，而主人不在的话应该怎么做？不去理会等待铃声停止是一种选择。但是，先接电话，告诉对方“主人现在不在”也是一种选择。事实上，不久前在“步恋兔”当体验员的时候，千反田就因为接了拜访的那家人的电话而来迟了。昨天发现手机收到来电后，她大概是想转告口信，于是接了电话。

但是，在别人看来那不是单纯的善意。

“昨天，你接通电话的时候，大日向当然没有在教室里。但她不是回家了，她只是碰巧离开教室去上洗手间或是做其他事情，所以她马上就回来了。然后她看见你在用她的手机。”

千反田轻轻地点头。

昨天，听见那一声“是”后，我觉得风很大吹得人很冷，于是就把窗户关上。有风就表示那个时候地学教室的门也许还开着，可是我记得后来伊原来的时候是打开门进来的。

也就是说，必须有人先把门关上。

那个人恐怕就是大日向。她中途离开，回来了，然后真的回去了。离开的时候，她把门关上了，在路上遇见伊原，告诉她不会加入。

“大日向同学放在字典上的手机突然震了起来。”

千反田说：

“大日向同学去了洗手间，没在教室。虽然我也觉得擅自接人家的电话不好，但一想到对方可能有要紧事……总之我拿起了手机，可能是我按了什么按钮，震动停止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如果我说了‘是’，那是因为我以为电话接通了。但我听不见对方的声音。

“因为是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不敢放在耳边听，于是就用手掌托着手机，集中精神看能不能听见什么声音。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绝对不能弄坏……我记得你叫了我一声。现在回想起来，要是当时和你商量一下就好了。”

她以为电话已经接通了，所以没有办法。

“你把手机放在手掌上。然后，对方一声不吭。”

“是的。”

那么千反田可能没有使用那台手机。

因为用过里志的手机几次，所以就连我也能猜出是怎么回事。大日向的手机之所以会震动，不是因为收到来电，大概只是收到邮件而已。千反田没有按下奇怪的按钮，震动一定时间后就会自动停止震动。也许真的收到来电，但在一定秒数后就切换到了留言录音。不管怎样，千反田只是把手机放在手上，并没有接电话。

可是大日向没能看出这一点。

“大日向同学回来了。因为我没想到她会用那种眼神看我，所以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把手机从我手中捏起来，用几乎听不见，却很冰冷的声音说了声‘再见’，然后就走了。我真笨，我那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不就是手机吗。”

“对我而言，只是一台手机。可是……”

千反田强作笑容。

“谁都有珍爱的东西。”

她轻声说：

“因为自己没有，所以我不明白对大日向同学而言手机有多么重要。后来才知道，那对持有者来说就像日记一样。不，可能更重要。

随便偷看朋友的日记，光是这样就有可能让友情决裂。谁都有秘密，这些道理我都懂……所以大日向同学生我的气是合情合理的。”

她说的话不是不能理解。有时候确实会有那样的事情。我也没有手机，所以不清楚那种行为有没有可能会触怒对方。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回到学校后，就去找大日向同学道歉。因为昨天连句道歉的话都没能说。”

按照她的理解，她当然会这样打算。竭尽诚意地道歉也许能取得对方的原谅。前提是问题真的只是手机。

但昨天发生的事情，千反田和大日向之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那样。看见千反田动了自己的手机，大日向大概很生气吧。当然，那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不是全部。我说：

“我劝你别那样做，没用的。”

“是的。”

千反田点了下头。

“你刚才说了不是手机的错对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大概是徒劳的。可是，既然如此。”

她没有作声，想了一下。

平时总是反应迟钝，这种时候却很敏锐。她忽然抬头看我，悲伤地说：

“我可能，在无意中伤害了她……”

她这样说。

昨天，进入活动室前，大日向做了很奇怪的举动。她吊在门框上到底想做什么呢？我想她并不是想做什么。地学教室的门开着，可以看到里面。看见里面只有千反田一个人，大日向犹豫了。就像刚才我追着千反田，不敢叫她一样。

被叫去学生指导室的时候，茫然地站在门口，为了下定决心而拍打自己的脸。收到老姐寄来的信的时候，估计里面又没写什么好事，仰天长叹一声后拆开信。她“悬在空中”的行为恐怕就是那种为了下定决心的仪式。

就是说，大日向是抱着与人决一胜负的觉悟前往活动室的。她从一开始就打算和千反田对决。也难怪在我出现后她会表现出失望的神色。

千反田双手抱在胸前，低垂着头，眼神中带着痛苦。然后，她叹着气说：

“我不奢求你相信我。”

“什么？”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对大日向同学而言，我似乎不是一个好学姐。可是，我不是有意那样做的。我现在都还没有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不奢求你相信我。”

这家伙在胡说什么，为什么她会这样想。千反田说的话有时让人听得一头雾水。

“晚了。”

“是的，已经晚了。”

“如果我认为你在刁难大日向，不可能会在跑着马拉松的时候叫住你。不会特地选择在这累死人的日子里。”

千反田忽然抬起头。我反而把视线移开。

这里是最大的赌博。千反田是不是故意的？她是否表面上装作和蔼亲切，背地里却伤害大日向，逼她退出？

我的根据只有“我觉得不是”。

如果在去年，我可能会怀疑是千反田做的。各种信息显示，千反田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意地对大日向施加压力。没有证据明确地否定这个说法。

可是这一年，虽说不是全部，只是一小部分，但我对千反田有了一点了解。听了她舅舅的故事。被她带去录像带电影试映会。一起去了温泉旅馆。在文化祭上卖文集。放学后闲聊。一起被关在仓库里。为雏人偶撑伞。

所以，我觉得不是。

虽然比一般高中生更稳重的措辞会让人觉得难以接近，但我不相信是千反田赶走了新生。

我把一切都赌在了“我觉得”这个称不上合理的判断上，结果让我看到了“虽然大日向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从千反田身上感受到了压力，但千反田并没有那个意思。她相信是昨天的那几十分钟里发生的事情激怒了大日向”这样一个全貌，于是我又把一切押在了这上面。看来我赌赢了。

水梨神社被巨大的杉树环绕，鸟的鸣叫声不绝于耳。我斜眼看了千反田一眼，在透过树叶间隙照进来的阳光中，她的表情就像一个终于等到人来接的迷路孩童一样。

“折木同学，我——”

但很不巧，我现在没时间听她继续说。千反田是高二里最后出发的。我必须在大日向追上来前查清楚一切。

“那么，昨天你们都聊了什么？”

虽然千反田好像有话想说，她还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我都告诉你。”

但是，我听到她用很小的声音说：

“但是……应该和平常没什么不同才是。”

4. 现在：十四点六公里处：剩余五点四公里

昨天我在做英语作业。

我知道走廊上有人。因为昨天很安静，脚步声很清晰。可是，那个人来到附近却一直不进来。你来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人是谁。和你交谈的声音是大日向同学的声音。

老实说，我早就觉察到大日向同学对我有一点隔阂。我曾怀疑是不是我的态度太恭敬了。所以昨天大日向同学主动找我说话，我很高兴。

最初，我们聊了桌上的教科书。比如，不擅长英语，不明白学数学到底有什么用，我擅长的科目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聊的话题都很普通。

然后我们又聊了天气。大日向同学说第二天是星谷杯，希望下雨。我本以为她喜欢运动，所以表示很惊讶。大日向同学笑着说："作为自己的爱好参加越野赛跑和被学校强迫长跑，感觉完全不一样。"

可是，这些话似乎只是开场白。现在回想起来，大日向同学也许从一开始就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说。话语一中断，她就好像有什么想要说似的。虽然我并没有催促她说出来，但应该也没有阻止她。可是大日向同学轻声叹了口气后，像平常一样用快活的声音说：

"伊原学姐今天没有来啊。"

虽然还不知道摩耶花同学会不会来，但我还是附和道：

"是啊。她可能去了漫画研究会了。"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于是马上订正：

“啊，不，她已经退会了。”

我记得大日向同学好像很感兴趣，稍微向前探出了身子。

“伊原学姐以前是漫研的吗？”

“是的。她很会画画。虽然她在漫研里也有几个关系很好的伙伴，但我觉得她离开是正确的。”

然后大日向同学的表情有点僵硬。

“学姐，是喜欢漫画才加入漫研的吧。既然朋友也在那里，为什么要辞退呢？”

我有点犹豫。因为我知道摩耶花同学在漫画研究会里一直过得很不开心。摩耶花同学绝对不会把自己痛苦的经历告诉大日向同学。我不知该不该擅自说出来。

所以，我说得很笼统。

“是啊。她似乎也对那里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漫研里似乎有很多与她观点不同的人。当然可以选择让步。事实上，她去年似乎一直在忍耐。

但是，认为对方的观点不对却要一直让步是很一件辛苦的事。虽然很遗憾，但我认为她离开漫研是英明的决断。”

大日向同学听得很认真，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的眼睛。我觉得有点困惑，低下了头。然后她说：

“可是，那也不用弃而不顾吧？”

弃而不顾这个词很不留情面。我想你也知道，摩耶花只是对漫研的多数派做出让步。但换个角度来看，摩耶花等于是丢下了仰慕她的少数派不管。于是我说：

“虽然那是个痛苦的决定，但摩耶花同学应该保护自己。她在斗争中受伤了，但漫研的人并没有支持她。

“按理说，摩耶花同学没必要加入到漫研的党派斗争当中。她应该更加超然，专注于自己喜欢的漫画。但已经晚了。而且摩耶花同学也不是那种人。

“既然早晚都要离开，你不觉得在新学年开始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大日向同学陷入了沉思。看到大日向同学那么担心摩耶花同学，我感到有点高兴。

过了一会儿，大日向同学做出一个连我都看得出是假笑的笑容，说：“的确是个好机会。”然后离开了座位。

“失陪一下。”

说完，她走出了教室。

折木同学，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昨天放学后，我们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题。

5. 现在：十四点六公里处：剩余五点四公里

也难怪千反田会那么说。只听她刚才那番话，确实只能得出“千反田担心伊原，并支持她的行动”这个结论。先不说是否奇怪，那件事和大日向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还听到了几个情报。也知道了大日向有什么习惯。基于这些再去听千反田说的那番话，我好像明白了昨天放学后大日向的心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大日向认定千反田是个可怕的学姐。千反田被当成让大日向退出的元凶。从星谷杯开始前，我就察觉到这里头存在什么误会。

最初里志说没想到我会去挽留新社员。说实话，我并不在乎。反正我们社团什么也不做。不管大日向是加入还是退出，我都无所谓。

但我不希望留下不该有的误会。如果被误会的人是我，我大概并不会太介意。但事实并不是那样。

“还有什么是我能做的？”

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已经问了。但是，那同时也是我从星谷杯开始前就决定要问的事。

让记忆回到这个水梨神社，我察觉到有一个问题只能问千反田。听到那件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那个问题很奇怪，但现在意思就不一样了。

“有。我想问一下。”

“请说。”

“上次，我们去大日向亲戚开的咖啡馆那天，回去的时候，大日向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什么的高一生，对吧？”

不愧是千反田，她立刻回忆起来。

“是的。是阿川佐知同学。”

“她是谁？”

记得那天，大日向问了她认不认识后，她立刻就回答了。我以为那一定是她的熟人。

可没料到，千反田侧着头，不安地说：

“不……我不认识她。”

“是吗？”

“我只知道她在高一A班。”

“你不认识那个人，却知道她在哪个班？”

“你应该也知道。”

我？

千反田记忆人脸和姓名的能力很强。去年，我和她在同一个教室上过一次音乐课后，她就记住了我的名字。因此千反田在什么地方见

过阿川佐知的名字并不奇怪。可我不行。

我应该没什么机会见到低年级学生的名字。我低下头思考。

高一，A班，阿川佐知。

“我应该也知道……阿川，阿川……”

“喏。”

可能不打算吊我的胃口，千反田开口说。但同时我也灵光一闪。

A班的阿川（agawa）。

她的学号在女生中排第一的可能性很高。在大家成绩差距不明显的入学初期，那是很明显的特征。

“入学典礼的时候，她被选为了学生代表？”

“没错。”

千反田点了下头。

“A班学号在男生中排最前的相仓直也同学，和同为A班学号在女生中排最前的阿川佐知同学负责读入学宣誓词。大日向同学的提问确实很唐突，很奇怪，我还以为她是在测试我的记忆力。”

不对。那应该不是单纯的测试。

“除此以外，你还知道什么？”

“她留着长发。因为我只见过她的背影，所以只知道这么多。”

但大日向恐怕并不这样认为。

该问的都问了。余下的只是与大日向交涉。

不安还是有的。我很想像昨天的大日向那样，悬在棍子上做好觉悟。

“我明白了。可以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你先回去吧。”

说完，我抬起头来。

千反田那双大眼就在我眼前。

我吓得身体向后仰。千反田对我说：

“对不起，折木同学。后面的事就交给你了，大日向同学也许听不进我说的话。但是……

“如果大日向同学有什么烦恼的话，你可以帮一帮她吗？如果存在误会的话，你可以帮忙解开吗？就算大日向同学不会再来古籍研究社，至少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也这么认为。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我点了点头，说了声“知道了”。千反田对我鞠了一躬，然后就转身跑开了。

---

[1]注：旧历里，三月初三是桃花绽放的日子，在日本被看做传统的桃花节或女儿节。

第五章　两人距离的概算

1. 现在：十七公里处：剩余三公里

我放空大脑跑了一会。

因为我让千反田早我几分钟出发，所以没那么快会追上她。现在只能等大日向追上来。虽然可以站着等，但我决定边跑边等。虽然大腿根部仍然隐隐作痛，但我还是跑过了吹来五月风的河边，翻越了位于杉树林间，空气潮湿阴冷的山路，以及汽车尾气扑面而来的旁路。

眼前出现了一个信号灯，行人信号灯开始闪烁。信号灯前站着一个总务委员，似乎是高一的总务委员正犹豫着是否要阻止学生通行。我一溜烟地从他身旁溜走，一口气穿过人行横道。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市区。私家车和货车在旁路上往来，抬头可以看到许多低矮的公寓。

跑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会让大脑一片空白。感觉无论是之前回忆起来的事实，还是构筑起来的想法都在逐渐从大脑溶解流出。我理解享受没有杂念的境界，但我现在必须记住这全部。但我还是跑了。我会不会如覆水难收般，把什么事给忘了？我知道应该停下，但奔跑中的双腿就是停不下来。我就像在长跑一样，短促地呼气，小幅摆动双臂。

很奇怪，去年也经历过几次一对一的对峙。暑假帮助高年级学生制作录像带电影时和入须学姐。文化祭那时也在停车场与人面对面地交涉。除此以外应该还有几次，但气息一急就想不起来了。

但，我觉得，无论是哪一次，心情都没有现在这么沉重。

也许是为了避开前方的十字路口，原本沿着郊外的旁路笔直延伸的赛道转向了狭窄的住宅区。这里是神山市中特别古老的一个角落，随处可见米黄色的柱子和生锈的白铁皮。我从油漆开始剥落的红色邮筒和黄色的反光贴开始褪色的电线杆旁穿过，来到一座横跨一条小河，全长几米的小桥前。

就这里吧。这里靠近河边很凉快，而且桥头有一小块空地，就算站在那里也不会挡着路。拿定主意后我停下脚步。好像在说鞋带松了一样，我蹲了下来，装作要绑紧沾了泥的运动鞋的鞋带，但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在卖弄小聪明。

传来潺潺流水声。穿着白色上衣和胭脂色裤子的学生从我旁边跑过。

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很难再保持笑容。

有个男生精疲力竭，跑得比正常走路都慢，但依然保持着摆臂跑步的姿势。有两个女生可能说好要一块儿跑，尽管都低着头，但还是并排跑着。有人步履维艰，也有人可能弄伤了脚，痛苦地皱着眉头。看不到一个面带笑容的人。

高二的基本都在前面，现在看到的都是高一的。一群可怜的孩子，连前面还有多长的路都不知道。我很想给他们加油，告诉他们来到这里离终点已不远了……说起来，无论我想不想，我似乎已经成为别人的“学长”了。

绑完右边的鞋带绑左边，绑完左边的鞋带又去绑右边的，像这样争取时间。

目送几十张疲惫的面孔离去。不知等了几分钟。

大日向出现了。

不出我所料，她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跑。她一个人夹紧双臂，微微张开嘴巴，用难以说是轻快的步伐跑来。

原本还担心她可能会不理我。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是那样的话也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了。

然而大日向睁大眼睛，放下胳膊慢慢降低速度，在我跟前停了下来。调匀有点急促的呼吸后，她抬起头说：

“学长，你怎么在这里？”

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很难再保持笑容。

可是大日向她，就像招新那时那样，咧着嘴笑了。

“怎么了，友子？那是谁呀！”

有人开玩笑似的叫了停下来的友子一声。大日向对着那人的侧脸回答：

“社团的学长！”

那人敷衍似的应了一声“哦哦”，然后就走了。可能是她的同班同学吧。

“真八卦。”

大日向发了一句牢骚，稍微皱起眉头。

“对了，学长，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记得你很早就出发了。”

“啊……”

“等等！”

大日向大声喝止我，然后用手抵着下巴。

“让我自己想。站在各处的是总务委员。你不是总务委员，但福部学长是总务委员，你们两个很要好。我懂了。”

她抬起头来。

“你猜我明白了什么？”

她没意识到自己把脑子里想的东西都说出来了吗？

“你认为我是受里志所托，代替他做总务委员。”

“说中了！”

她顿时笑开了颜。笑得很自然，和昨天放学后不一样。这就是跑步者的愉悦吗？还是因为决定退出后，放下肩上的重担？

“那么，我说得对吗？”

我指着自己脚下。

“我的鞋子沾了泥巴。总务委员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不会变成这样。因为我是跑来的，所以鞋子才会脏。”

大日向看了我的运动鞋，不满地撅起嘴巴。

“那可能只是因为你是个鞋子脏了也不洗的人。”

“我都说了是跑来的，你有什么不满的。”

“那你在做什么？”

“在等人，有件事想和那个人说。”

“等谁？”

问完后，大日向惊讶地指着自己。

“等我？哇！”

她好像并不是讨厌被人伏击。听她的语气，她好像已经料到会这样了。

“耽误了你不少时间。”

她低下头，然后摆动着短发说：

“实话说，我已经猜到会有人来劝我。但没想到会是你，而且还是在马拉松大会的时候。”

然后她定眼看着我，笑着说：

“但是，抱歉，我已经决定了。你们的社团很有意思，肯定很快就会有其他人加入。”

那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不打算挽留大日向了。

“我想和你说的，不是那件事。”

我轻轻吸了口气。

“我只想告诉你。”

“那个，你在大庭广众下说，我很为难。”

我没有理会她的玩笑话，将组织好的语言说出来。

“千反田对你的朋友一无所知。”

“咦？”

“她什么都不知道。”

大日向那张晒黑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表情。

千反田什么都不知道。可是那就等于承认我知道。大日向立刻察觉到这层意思。

不知沉默了多久。依然保有体力的跑步者掀起一阵风从身旁跑过去。仿佛因此回过神般，大日向说：

“如果千反田学姐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

“没人告诉我。”

“我不想在这长谈。”

我也同意。站在路旁太显眼了。我已经想到一个方法。我用眼睛指向旧民房与旧民房间，被板壁夹着的小巷。

“走其他的路就是了。”

“哈？”

她说不出话来。

“那样做可以吗？这是马拉松大赛吧？”

“是星谷杯。当然，如果你是想留下记录的话，我也不勉强你。”

大日向看了下我指示的小巷，看了下经过小桥的赛道，又看了下跑过去的学生，然后似乎想了一下。不一会儿，她得出了结论：

“行，走吧……我稍微有点紧张。”

如果被人发现我们公然偏离赛道就麻烦了。我和大日向趁着神山高中学生的队列中断的瞬间，很自然地溜到了小巷里。

2. 现在：十八点六公里处：剩余一点四公里

“那么，这条路能回到学校吧？”

被带到陌生的路上，她自然会不放心。

“能够在荒楠神社前和大队会合。这条路要近很多。”

“捷径啊……”

我听见她如此嘟囔。她好像还是很介意偏离赛道这件事。

“折木学长，你还真是我行我素啊。”

没有吧。如非必要，我也会沿着赛道认真地跑。因为我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所以只能这样了。

我们在步行。已经不用跑了。

就连这条两个人并排走就已经没有空隙的小巷子也铺着沥青。阳光照射不进来。水在路沟里流淌。

“啊，有只猫。”

大日向小声说。我一看，板壁上确实有只猫。身上有着褐色的虎纹，很瘦，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那只猫一转身，消失在围墙另一头。

“你不喜欢动物吧。”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动物很麻烦。你不是很怕麻烦吗？”

她说对了。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讨厌动物，也没觉得喜欢。

“别擅自断言。”

“……说得也是。”

她的声音变小了。

“我就是那种人。我还要断言其他事情。”

“比如说？”

“我认为千反田学姐什么都不知道，是你为了袒护她而说的谎言。如果谁都不知道，那么你不可能知道。”

关于大日向，在星谷杯上我想了很多。我不敢说自己对她有多了解。但这个我可以说。如同她本人刚才说的那样，这个学妹有点固执。

“不，仔细想想，其实还是能找到很多线索的。”

“真的吗？”

随声附和了一声后，大日向嘟囔了一句。

“我应该没有说是因为千反田学姐才退出的。”

“你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口，但你对伊原说她‘像菩萨一样’吧。”

“那不是在赞美吗？”

如果真是那样，你大可不必低着头说。

“你是想说她貌似菩萨，心如夜叉吧。”

大日向有气无力地抬起头，露出苦笑。

“我就是怕你们听懂才那样说的，请你当做没听懂。”

“不要小看高二学生的知识量。如果不希望别人听懂，最好还是说得更难懂一点。”

“例如用俄语说？”

“用俄语说……”

脚下有块石子。大日向把石子踢飞，轻叹了一口气。

“原来你都知道啦。如果真的不是千反田学姐告诉你的，那么学长，请告诉我。我到底是哪里做得不对？”

“你没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吧？”

“那是一种措辞。”

我不是从千反田那里说的，而是通过回忆大日向的言行推理出来的。不说明推理的过程，她大概不会听我说吧。我早就猜到了。但是，要有条理地向她说明有点困难。

“该从何说起呢？”

“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说不就好了？”

那确实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样的话得说很久。我觉得可以更简短地说明。”

“说得久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露出犹如自嘲般复杂的笑容。

“已经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说得真难听。都说了等会儿会和大队 会合。

不过，我们确实从学校的活动中逃了出来。上午的小巷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刚才那只猫应该就在这附近，却没有半点动静。唯独两个人的脚步声和对话声在板壁间回荡。

“那么我先从最开始讲起。也就是新劝祭那天。”

我一说完，大日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侧脸看。我有点不解，继续往下说：

“招新祭那天……你听见了我和千反田聊的无关紧要的话题。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很惊讶，你居然会在那么不起眼的地方停下脚步。”

“怎么会是无关紧要呢。那说不定拯救了一条生命啊。”

听她这么一说，那个食物中毒的学生当时情况好像很严重，所以我们在前院 的对话似乎是前所未有的有意义的。不过，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在那件事中，最大的提示是你的一句话。”

“咦？我？”

她指着自己。

“我说了什么吗？”

“原话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好像是‘做了亏心事的人不会自报姓名’。然后我意识到糕点研没有放招牌。”

大日向的目光中带有一丝喜悦。

“那么一说，是有那么一回事。”

的确，那感觉就像很久以前的事，其实也就是两个月前的事。当时千反田和大日向都无忧无虑地笑着。在思维快要被记忆束缚住的时候，我勉强把思维拉回来。

“但更让我在意的是那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那句话应该是这样的。”

我停顿了一下。

“我的朋友说。”

“……你居然还记得。”

“因为一听到那句话，我就认为后面的是你自己的观点。”

在星谷杯的途中，我问过里志，如果我跟他说“我的朋友说，总务委员不用在星谷杯上跑，这事不管怎么想都很不公平”他会有何感想。里志回答我说：“我会想，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啊，太遗憾了。”他说得很有道理。

“有话想说却难以启齿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说‘听人说’‘传闻说’‘碰巧听到’，先以虚构的第三者作为缓冲，再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不是自己说的，自己并不是那种观点，但好像也有这种观点……这种说话技巧感觉就像是攻其不备。”

“攻其不备，说得还真是婉转。”

大日向苦笑着说。

“直接说我卑鄙就好了。”

“我自己也不是什么伟人，没有资格指责其他人。”

小巷依然看不到头。有什么东西浮现在视野的角落，原来是晾晒的衣物，在木屋的阳台上随风摆动。

大日向使用了攻其不备的说话技巧吗？

“可是，你不一样。”

她没有说话。

“‘我的朋友说’里的这个‘朋友’不是虚构的第三者，是实际存在的人。不能说你用朋友作为例子的话都是那样，但至少有一些，是实际的‘朋友’说过的话。”

大日向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用非常冷静的目光看着我。

“为什么你能断定。”

“因为你的行动和‘朋友’的言行存在矛盾。如果你是假托‘朋友’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的话，是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的。”

“我做过……那种事吗？”

她低下头，有气无力地说。

“四月最后一个礼拜六，下午两点以后。”

“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你说得那么明确，那天你的生日吧？”

“对。再次感谢你们为我庆祝。”

“太没有诚意了。”

尽管在互相开玩笑，但互相试探的紧张气氛没有要缓和的样子。虽然没有冰冷到冻结的程度，但是下一句话我说得很谨慎。

“那天，我好像说过早知就叫比萨了。正适合五个人吃。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叫比萨。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是的，我记得。”

大日向抬起头，立刻回答：

“因为伊原学姐讨厌奶酪。”

我点了下头。

“没错……说起来，那家伙好像说过完全不吃奶酪，但奶酪蛋糕却没问题。”

“哦。”

大日向嬉皮笑脸地说：

“原来你们一起吃过啊。”

我不回答无聊的问题。虽然关系不亲密，但我们认识了十年以上，有过各种经历。学校的伙食里可能有过奶酪蛋糕。

“还记得那时你说了什么吗？”

我问。大日向点了下头。

“得知伊原学姐也不吃后，我就说‘腐败的橘子和牛奶就应该扔掉’。”

即便喜好不同，那也是好好的食物。我觉得那种说法太过激了，所以就记住了。但大日向的发言并不只这一句话。

“在说那句话前，你应该说了一句‘我的朋友说’。”

“是吗？”

她大概已经想起来了，但故意跟我装糊涂。

“你居然还记得。没想到你心挺细的，学长。”

“你不也记得伊原不吃奶酪吗？我也会去记住别人不能吃的东西。如果以前已经说过不吃，还去劝人吃的话就太失礼了。”

“……说得也是。”

大日向抓了抓脸颊，腼腆地笑了。

我们走到小巷尽头，绕过白铁皮墙的民房继续走。路沟的流水很急。涓涓的流水声听着很舒服。

“所以我以为你不吃奶酪。因为我以为你所说的‘朋友说’就是你自己的观点。所以，在那个未开张的咖啡店里，我觉得很奇怪。”

讲到这里，大日向似乎也想到了原因。

“我懂了。原来是因为那种事情。我真笨。”

“我以为你一定会点鲜奶油。可是我猜错了，所以有点诧异。”

在大日向的堂兄即将开业的咖啡馆里，准备了材料的食物只有司康饼。用来涂司康饼的有果酱和奶油。果酱有两种，奶油有普通的鲜奶油和马斯卡朋奶油。

具体的组合已经忘了。我只记得当时每个人点的都不一样，我心想要给老板添麻烦了，以及说过“腐败的橘子和牛奶就应该扔掉”的大日向居然点了奶酪味的奶油。

“那时我就意识到了。不，只要按字面去理解别人说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去意识。”

大日向从一开始就表示是“我的朋友说”。既然如此，就理解为是她朋友说的就好了。因为自作聪明，反而误会了。

“你有一个‘朋友’。和你不同，你的‘朋友’讨厌奶酪。”

大日向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说：“我当然有朋友，那又怎么样？”可是就连这个她也没说。

沉默就是比什么都要雄辩的证据。大日向不想被人知道她的朋友。

小巷内部纵横交错，有一段路窄得只能让一个人通过。令人惊讶的是墙壁上贴着写着街道名称的牌子。那么说，这么窄的路也算是市道吗？正当我感觉吃惊的时候，身后的大日向说：

“真的能走出大路吗？总觉得很可疑。”

开玩笑的声音也没了往常的快活。

“骗你做什么。”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没骗你，所以不知道。”

总之在这么窄的地方也没法交谈。我们走出小巷，跨过摆在路上的盆栽，走出一条比较宽敞的路后，总算松了口气。

这里是一条平缓的坡。大日向左右张望了一下，小声问：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不知该怎么和她说明地图上的位置关系，所以敷衍了她一句。

“马上就知道了。”

开始下坡后，大日向与我并排走着。

刚才的那番话仅仅表明大日向有个朋友，她有时会套用那个朋友的话而已。但我还知道其他关于那个朋友的事情。

“对了，那个朋友是你初中时代的朋友吧。而且你们的关系很特殊。要么在补习班认识的，要么那个朋友就是初三才转入镝矢初中，并且没有进入神山高中。”

听到我突然开口，大日向皱紧眉头。眼神中带有明确的疑惑。我不得不重申一遍。

“这可不是从千反田那听说的。”

“可是，再怎么说也不可能知道得那么多。”

“在高中还没交到朋友，这句话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和我还有里志三个一起回家那天，你确实是这么说的。既然在高中没有朋友，那么我当然会认为那是从初中时代开始交往的‘朋友’。”

一个下雨天，我和里志准备回家，我们刚走出校门就和大日向对上了视线。因为大日向说：“我还没有交到朋友。”于是我们就一块

儿走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心里想："是吗？你看上去很善于社交啊。"

"那是——"

我打断了她的话。

"但是，那并不是说你没有可以亲密交谈的人。你在班上有关系很亲密的同学，但是你不把他们称作'朋友'。"

我等了一会儿，看她有什么反应。但她依然一声不吭。

但如果我也跟着不作声的话，再次开口可能就需要花上很大的力气。事实上，光是这样和她对话，就让我的心情很沉重。

深入分析到昨天为止仍作为社团的学妹一起亲切交谈的人的想法和感受。也就是一直和她说："你是这样的人。"静下心来一想，我有那么了不起吗？心中涌起了这样的疑问，让我停下脚步。现在必须继续往下说。

"接下来要讲的是昨天的事情，所以我想你和我都记得很清楚。在走廊上相遇的时候，前往活动室前，我们聊了几句吧。虽然对话的内容似乎带有别的意思，但我更在意的里志的妹妹和你同班那件事。"

大日向知道里志和伊原的事。虽说不清楚详细情况，但她知道里志欠伊原的人情。这好像是从里志的妹妹那里听说的。

"我觉得里志的妹妹是个怪人，但你好像并不那么认为。可是，会和一个不怎么熟的人讲自己兄弟姐妹绯闻的人，不管怎么看都很奇

怪。

“如果你是从她那里听到里志的绯闻，就表示你们的关系好到可以谈论那么隐私的话题。再加上，你说过你们会一起吃便当吧？但是里志的妹妹和你关系那么好，你也没把她叫做朋友。那时我就察觉到你始终称她为‘熟人’。”

一辆轻型卡车驶上斜坡。虽然路很宽，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走到了大日向的前面，排成一列让卡车过去。阳光迎面照射而来。虽然我经常走这条捷径，但我不知道这条斜坡是向南的。

我闻着尾气，再次与大日向并排走。我平静地说：

“机缘凑巧，去年我被卷入几件麻烦事中。每次我都会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现一些东西，也接过让事情圆满落幕的差事。那时里志管我叫‘侦探’，但我不喜欢那个称呼。总觉得很难为情，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想用那个词语。

“在因个人成见而不敢用某个词这一点上，你也是一样的吧。你不会轻易使用‘朋友’这个词。哪怕入学不到两个月，关系就已经亲密到会谈论非常深入的话题，一起吃中午饭，要把那个单词赋予里志的妹妹，对你来说也还不是时候。难道我说错了吗？”

我早就应该察觉到，对大日向而言那是一个特别的词语。在那个雨天，她都已经明确地说出那是她所珍视的东西。正因为没有相信她说的话，才会走了弯路。

大日向张开嘴巴，说：“我……”

可是结果她还是没有说下去。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叹气。接下来才是关键。

“那么，你称为‘朋友’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不过有一点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不在神山高中。

“唉，这也没办法。从初中升入高中的时候，我也和几个关系好的人分开了。还在交往的也就只有里志了。”

虽然我这么说，但若是问我除了里志还有谁，我一下子也说不出名字。人真是一种无情的生物。

这就是所谓的去者日益疏远吗？还是说我果然有点冷漠。

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酱汤的味道。沥青上的水渍，可能是附近的居民洒水时留下的。在初夏阳光的照射下，几乎已经干了。我都不知道原来上午的行人是这么少的。亏我还做好被街坊发现的精神准备，连借口都想好了，结果一个人都没见到。只看到生活的痕迹却看不到人的身影，总觉得很奇妙。因为要不是遇到这种事，平日都要上课，根本没机会在街上走。

“我从千反田那听说的，只有你们昨天在活动室里说了什么。”

我半自言自语地说：

“听说你们在说伊原，说她退出漫研的事。千反田支持她退出社团，可能还鼓励过她。我不太清楚前后的情况，所以不敢说赞成还是反对。但我知道伊原轻松多了。也许这样就足够了。

“先不说那个，昨天放学后，你显然是去解决什么事情的。你做好精神准备，为了解除悬在半空的状态，你想要向千反田确认什么事。你是想确认伊原的事吗？你是因为希望伊原留在漫研，所以才和支持她退社的千反田诀别的吗？”

这当然是反问句。大日向自己也马上回答：

“不是。”

“……既然要做那么久的精神准备才敢说，很难想象你是昨天放学后突然决定要和她一决胜负的。我怀疑你曾经套过话，或者有过前兆。

“然后，我回想起来，你曾经问过千反田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吧？在你堂兄还没有开张的咖啡馆里，你好像是这么问的，千反田的交际很广，认不认识一个叫阿川的人。千反田回答那个人是神山高中高一的学生。”

“是阿川。阿川佐知。高一A班的。”

“虽然我不认识那个人。不过，你是想弄清千反田的交际圈有多广，对不对？”

然后大日向神情悲伤地看了我一会儿。

“你应该也认识阿川。”

“千反田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她在今年的入学典礼上，作为女生代表进行了入学宣言吧。我只知道这么多，算不上认识。”

“不只吧。”

大日向停下，把头转过来。

“如果说我应该还知道其他事情，她是镝矢初中毕业的吗？”

“是的。”

大日向认识她，所以她很可能是镝矢初中的毕业生。但我和千反田不同，我不会记住每个不认识的低年级生。虽然我是这么想的，但大日向用责备似的口吻说：

“她是保健委员长。你真的不记得了？”

“……是吗？”

初三后半学期，我的确败给了多数表决，被迫当上了保健委员。不过即将面临考试的初三学生不会有实质性的工作，委员长是由二年级生担任。当时的委员长是叫这个名字吗？

但这样一来，我又明白了一样事情。

“是吗？既然如此，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这样。你想弄清楚的是印地初中毕业的千反田的交友圈有没有大到连镝矢初中毕业的学生都认识。我还记得，千反田很痛快地回答认识后，你很受打击。”

那个时候，大日向一定以为她会回答“不认识”。但是结果出乎预料，她惊讶得说不出第二句话来。不，那可能不是预料，只是她的期望。她期望着就算是千反田，也并不会认识所有人。

“是里志的表达方式不正确。都怪他说得好像千反田认识这个城市的所有居民一样。”

那小子的夸夸其谈我已经习惯了。所以听的时候会打一点折扣。但是大日向今年才接触到福部里志的说法方式，所以也难怪她会信以为真。

但是大日向摇了下头。

“不关福部学长的事。千反田学姐不是认识你的朋友吗？她说拜托那个人给她看了镝矢初中的毕业文集。而且，她连福部学长初中的时候在广播室里唱歌的事都知道。”

“所以你很担心，千反田会不会连你的‘朋友’都认识，对吧？”

她没有回答。

就是说，大日向还不打算说出一切。

很特别的“朋友”。她受那个“朋友”的影响很深，甚至经常引用“朋友”说过的话，却不希望别人知道那个“朋友”的存在。但就在那时，千反田出现了。一个说中我和里志的过去，人脉被里志夸大，来历不明的高年级学生。

“那时我就该察觉到你在害怕千反田。”

“那时？”

“不记得了吗？”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也忘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清楚记得的是：

“我们说到伊原说话很刻薄，却不会骂千反田的时候，你问是不是因为千反田抓住了伊原的把柄。因为太荒唐了所以没有人否定。但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会那么想。”

因为她所害怕的不是伊原被抓住把柄，而是自己被抓住了把柄。

“你唯独对千反田保持戒心。按理说，可能认识你的朋友的应该是我们，而不是千反田。因为我们是一间初中毕业的。”

“啊，是因为这个缘故啊。”

大日向带有一丝绝望的声音说：

“所以你才说我和她是在补习班认识的，或者是初三才转学来的。”

“对。你们是在和镝矢初中无关的地方认识的，或者是在我们毕业后才转学来的，总之你乐观地认定我们肯定不认识她。但唯独对千反田不能放松警惕。”

我并不是有意的。我在不知不觉中轻叹了口气。好像在害怕我的叹息似的，大日向把身体缩成一团。她的身上已经没有了那个要强的低年级学生的影子。

“基于上面的结论再去听昨天放学后的事情，我马上就猜到了。千反田谈到了伊原的事。既没有背后的意图也没有本意。她谈到了伊原的事。

但在你听来并不是那样。你不知道千反田到底知道多少事情，心一直悬着，所以你很婉转地试探她，结果从她的反应来看好像知道些什么。你下定决心走进活动室，准备质问她。她的话听着像是某种暗喻。”

疑心，会让人看起来像鬼。

成见，大概让千反田看上去像夜叉吧。

那就是误会的真面目。

“昨天，千反田说的那番话的大意是这样。对伊原来说漫研已经是有害无益。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说，她选择离开是正确的。对此，你好像是这么说的，‘那也不用弃而不顾’。弃而不顾这个词用得很奇怪。伊原可以说是被赶出漫研的。可是为什么会冒出这个词呢？”

我吐出一口气。

“如果我说错了请指出。”

我如此开场。

“在你听来，千反田的那番话就像在说让你丢下那个‘朋友’不顾吧？”

大日向虚弱地抬头看我。

“为什么你能断言千反田学姐不是那个意思？”

虽然嘴上那样说，但她自己都对自己的话没有信心。嘶哑的声音让我联想到她的心情。

“……喂，千反田认为你为何退出。你想象得到吗？”

看她的眼神，她似乎有话想说，但没有回答。

“她以为是因为自己擅自动了你的手机，你才会气得退出社团的。”

“咦？”

“你信吗？都高二的人了，还哭着鼻子，认真地说着那样的话。她原本打算到终点后就去找你，为昨天擅自动了你手机的事向你道歉。”

大日向睁大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可是从喉咙发出的，却是呜咽似的声音。

大日向把脸背过去。肩膀微微颤抖。

希望她是笑得颤抖。

3. 现在：十八点九公里处：剩余一点一公里

视野变得开阔。

我们穿过道路狭窄的住宅区，来到通向荒楠神社的参道。路面很宽，两旁的商店鳞次栉比。虽然正月和春秋两季会很热闹，但现在寂静无声。唯独旗帜看上去很鲜艳。

“原来是通向这里啊。”

大日向小声地说。她似乎终于明白了。

“两条路是平行的，能够回到原来的赛道上。放心了吧？”

“讨厌。我又没怀疑你。”

是吗？

接近正午的太阳照射着大地。落在沥青路上的影子颜色很浓。夏天快到了。

“学长。”

她举起胳膊，指着其中一间店。房檐前摆着一把巨大的纸伞和榻榻米。

“我想吃丸子。”

“怎么突然想要吃。”

“我累了，所以决定吃丸子。”

她单方面地宣布后，走向那边。我急忙追上去。

“等一下。还在上课呢。”

她没有停下。

“都已经离开赛道那么久了，还装什么好学生呢。一不做，二不休！”

“你有钱吗？”

听见我的问题，大日向终于把头转过来。

“你有啊。”

说完，她笑了。

“口袋里传来硬币碰撞的声音。”

我确实带了点钱来，准备在路上买点东西喝。

“你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停下来。如果钱不够该怎么办？”

“啊，这我倒没考虑。不够吗？”

我把手伸进口袋。张开握着的手，上面有几枚百元硬币和十元硬币，一共二百四十日元。

大日向指的那间丸子是家良心店铺。哪怕是游览胜地的价格也有人买，可是贴在墙上的日本纸上写着“一根八十日元”。

“……还真够。”

“就这么定了。”

她轻快地跑过去，在店头大喊。

“不好意思，给我三根丸子。”

她打算用光我的钱吗？话说，为什么会是我请客？虽然大脑中不断地冒出问号，唉，既然点了，也没有办法。拿出点学长的样子请她

吧。一根八十日元也算是优惠价了。

经营这家店的是一个面容和蔼的老婆婆。我们身上穿着体操服，不管怎么看都是翘课的学生。但她只是看了我们一眼，什么都没问。她说：“有御手洗和艾蒿。”

“三根艾蒿。”

“我更喜欢御手洗。”

“衣服沾到豆馅的话不好蒙混过去。”

听她这么一说也有道理。聪明劲尽用在歪门邪道上。

不知怎么的，我们坐在长板凳上吃起了艾蒿丸子。因为我不喜欢那股生菜味，所以说更喜欢御手洗，但艾蒿的香味让人很是痛快。甜味逐渐渗透到身体。

“活过来了……”

大日向小声感叹。我不由得表示赞同。就是那种感觉。虽然是一次极其不正规的长跑，但还是会累的。

一根竹签插着五个丸子。吃了两个后，大日向仰望天空，长叹了一口气。

“啊，爽快。很久没有这么爽过了。”

然后，她冷不丁地说：

“学长，你故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没说吧？”

“你说丸子？”

“怎么可能。”

嗯，是没可能。刚才的话的确缺失了很大一部分。虽然我并不打算说，但大日向主动说了出来。

“我有一个想要隐瞒的‘朋友’，我怀疑千反田学姐知道了我和她的事。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想要隐瞒那个‘朋友’呢？”

“我猜不到。”

“骗人……如果是善意的谎言，请你说得更巧妙一点。”

我什么都没说，望着手中的丸子。

被她看穿了。我大体上猜到了。不如说，正因为猜到了，才得出了刚才的结论。

然而对此我并不想说什么。因为大日向不想被人知道。我没有必要特意告诉她我都知道了。

“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大日向嘟哝了一声，又咬下一个丸子。

然后她开始说：

“我本以为她是个乖孩子。如同你所说的那样，那孩子……她是初三才转学来的。人很怪，该说是融入不到班里，还是不想融入呢。

总之是个个性很强的人。

“我想我是她的第一个朋友，大概也是她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朋友。她是这样说的。于是我们就说好永远不分开。”

“很难啊。”

“当时可不是那样认为的。我很笨。”

她咧着嘴笑了。

“毕竟只是初中生。初中生真的很天真。”

自己两个月前也是初中生，她真敢这样说。

“我们在学校里并没有那么亲密。搞得很神秘。所以我想，就连同班同学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的事。在校外，她很会玩。看演唱会，教我打台球，还和别人组乐队 。在学长生日那天看到的果酱，告诉我这叫‘蜜福露’的也是她。我说过晒黑是因为滑雪，第一次带我去滑雪的也是她。那次玩得好高兴。”

“不是用单板吗？”

“都说了是双板。”

因为我一直标榜节能，所以对消遣方式不太了解。

但我知道，消遣需要资金。

大日向滑雪去的是岩手。演唱会是从仙台追到了福冈 。每次听到她说那样的经历，都很好奇她的钱是哪来的。

虽然我姐会随心所欲地满世界转，但她是挣到了足够的钱才能那样做的。很难想象只是初中生的大日向做得到。本以为大日向是富家女不缺零花钱，可是听了她在“步恋兔”发的牢骚，好像又不是。

“然后……我的钱用完了。”

大日向只有嘴巴保持着笑容。

“我记得，你们家好像是禁止做兼职的吧？”

“是啊，管得很严。”

“他们怎么会允许你去旅行？”

“和别人一起去就没问题。总之，他们就是不信任我。”

然后，大日向就像刚刚才意识到似的嘟囔道：

“不过，就算他们允许我去做兼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把钱拿去那样玩……”

刚才大日向说：“玩得很开心。”那大概不是假话。可她似乎也不是打心眼里享受自己所承担不起的挥霍。

“我和她说：‘对不起，我现在没钱。’可是她根本不听。她说朋友是特别的，所以应该想办法排除万难在一起。可是我实在是没钱了，还要备考。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她和我说，‘包在我身上’，又说‘咱俩谁跟谁啊’。”

哪怕是初中生，也有各种方法搞到钱。关键在乎你敢不敢去做。

讲到这里，大日向说不下去了。她好像在犹豫该不该继续往下说。看来最好还是帮她一下。

“……有不愿提及的话，让人联想到那个话题的东西就在眼前的时候，实在很难决定该怎么做。”

好像不懂我的意思，大日向歪着脖子。

“如果放着不管，很可能会有人提及。但如果藏起来，因为少了样东西，所以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比如我生日的那天，我就为了如何处置会暴露千反田曾经来过我家的招财猫犯难。如果继续摆在那里，不知什么时候话题会转向那里。可是又不能挪开，因为特地挪开会很不自然。

“千反田来的时候，有件东西突然消失了。于是我就察觉到了。”

“千反田学姐？什么时候的事？”

“去咖啡馆的那天。”

那大概是大日向下意识的行为吧。所以她一下子没想到是什么事。但她很快就睁大眼睛盯着我。

“啊！那么一说……学长，那你也察觉到啦。”

在那个咖啡馆，大日向隐藏了一样东西。

杂志《深层》。

我记得是里志，他发现了插在杂志架上的《 深层》，拜托大日向帮他拿。大日向抽那本杂志出来时费了很大的劲。架子上塞满了报纸和杂志，必须用一只手按住架子才能把《 深层》抽出来。

在千反田到来不久前，我们聊到了天气预报。具体的论点已经忘了，但临走的时候我从杂志架上抽出了报纸看了天气预报栏，想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那时我很轻易地就把报纸抽了出来……因为多出了《 深层》的那份空隙。

《 深层》从杂志架上消失了，当然也不是留在了柜台上。我不关心它去哪儿了。大概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它藏起来吧。但我很好奇它为什么不见了。很难想象是偶然，肯定是有人故意为之。当时我在思考，如果是有人故意收起来的，那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水筒社案……也就是欺诈案。里志提起诈骗钱财的话题，是因为《 深层》在那里。可是千反田来的时候，《 深层》就不见了。”

“是我干的。上洗手间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拿走了。不过，没想到居然会从那里露出破绽。”

大日向故意似的叹了口气。

“原来应该警惕的人不是千反田学姐，而是折木学长你啊。”

“说得真难听。我不是请你吃丸子了吗？”

“这个真好吃。”

她又咬下一个，竹签上只剩一个艾蒿丸子了。

“我真笨。冷静想想，就算有杂志，话题也不一定会转到那里。”

“是啊。”

“我到底在做什么啊。当时我可能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了……”

大日向如此嘟囔，然后对着我点了下头。

“看来你大体上都猜到了，那我就直说了。她的祖父家很有钱。如果千反田学姐只是交际广的话，我也不会害怕。可是，她和旧时的名门不是有来往吗？她很可能会笑着说：‘我前几天刚去拜候过。’”

确实很有可能。

“没错。我的‘朋友’骗了自己的祖父的钱。”

“很多钱吗？”

“很多钱。”

大日向盯着最后一个丸子说：

“我很怕……我不是怕警察。就算事情败露，警察来了，被抓的也是她，而不是我。和我无关。但我很怕她，她为了和‘朋友’会不择手段，犯了罪也可以跟没事似的笑。而且她的‘朋友’就是我，我一直很害怕。我计算错了和她的距离。我一直是那样想的。”

阳光那么猛烈，大日向却打了个寒战。

“得知我要考神山高中时，她说了很多讥讽的话。比如‘哦，原来你是那种人啊。’‘你打算骗我吗？’。因为她的分数离神高的分数线还差了一点。但最后我们再次约定，就算去了不同的学校也还是朋友，然后就毕业了。进入高中后我才明确意识到。我放下了心头大石。”

大日向的声音一点一点地变大。

“可那还是很过分吧。虽然形式扭曲，但她把我当成唯一的‘朋友’。如果她做错了什么，我也应该去纠正她不是吗？我不能扔下她，不可以扔下她。那不是一个人该做的事。我如此告诉自己。

“但是我很怕她的罪行败露，怕被人知道我和她是‘朋友’。一想到千反田学姐不知什么时候会说出：‘你和她是朋友吧？’我就无法正视学姐的脸。”

她低下头，对着脚下的沥青粗暴地说：

“我……我真笨！”

丸子店的老板娘说了声“请用”，上了茶。我说了声谢谢，接过茶水，但我们该离开了。休息了很长时间，还顺便来了这里，但我们早晚是要跑回终点的。

我站起来，对坐着的大日向说：

“如果你肯加入我们社团，千反田会很高兴的。伊原和里志也是。”

但是大日向抬起头，淡淡一笑，摇了下头。

“自己吓自己，却归咎于千反田学姐，还说了很过分的话。你觉得我还有脸去见她们吗？”

“不安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忘了。千反田肯定不会介意的，而且也许还能帮上你。”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是不可能的。大日向的误会也许解开了，可是，那只不过是证明了她的问题与千反田无关而已。我只是告诉了她：“你可能受伤了，但不是我们的错。”

然后不出我所料，大日向再次摇了摇头。

“我会去向千反田学姐赔罪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和你们待在一起。”

“哦。那，我走了。”

我刚转过身就被她叫住。

“学长。”

“嗯？”

“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在前院招新的时候，我加入前说了什么？”

我背对着她回答：

“不记得。”

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知道她在笑。

“骗人。”

她是怎么知道的。我把心里的想法都表现出来了吗？

“看着关系好的人是最幸福的事。我说的是真的。所以，学长。这两个月，你们带给了我很大的宽慰。”

我也许应该回过头去和她说：“想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可是，我没能说出来。因为大日向先开口了。

“丸子，很好吃……谢谢你。”

终章　手应该能伸到任何地方

1．现在：十九点一公里处：剩余零点九公里

鞋带已绑紧，大腿根部也不疼了。该做的事都在星谷杯上完成了。虽然离终点已经不远，但我也提不起劲继续跑了。我漫不经心地走在空无一人的进道[1]上。平缓的下坡路笔直地延伸着。

穿过位于进道入口的大鸟居就能回到赛道。因为是一条直路，所以大日向应该不会迷路。虽然忽然有点担心，但没有回头去看。我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再睁开眼睛，发现路旁停着一辆熟悉的山地自行车。我四下张望，发现里志正抱着胳膊靠在旁边的灯笼上。

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先对我说了声“嗨”。

“正所谓隔墙有耳啊。听说有两个人离开了赛道，于是总务副委员长亲自来找人了。”

被人看到了啊。而且对方还特地向上级报告了。

“居然知道我们在这里。”

“废话。那两个人进入的小巷，那条路不就是我告诉你的吗？”

是吗？不记得了。我不可能自己去找捷径，所以也许是那么回事。

“那么，我们会有麻烦吗？”

我问。里志耸了下肩。

“我不是来抓人的。”

“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去当警察。”

“那么我就去做税务官。还是说你想受到正式的处罚？”

他神情严肃地说完后，不等我回答接着问：

“那么，怎么样了？”

我回想这二十公里路上发生的事。分别询问了他们几人，结果呢？结论是这样的。

“她不会加入。”

“是吗。”

虽然里志好像已经预料到了，但还是轻叹了一口气。

“可惜啊。”

他说。

然后他望向我的后方。大日向在上坡路的前方，虽然坡度很缓，但应该看不到她人。

“不过，你好像已经明白她不加入的理由了。”

“为什么那么想？”

“不然的话，你和大日向的直接交涉就没有意义了……可以告诉我吗？”

但我没有答应他。说出大日向的“理由”，就等于要说出大日向极力想要隐瞒，以至于把千反田当成检举人并为此担惊受怕的事实。即使是福部里志，我也不知该不该告诉他。也许是从我的犹豫推测到我的忧虑，里志先迈出脚步。

“我也不勉强你。边走边说吧。你不快点到达终点我就没法收工。”

我和推着山地自行车的里志并排走在铺着石板的参道上，就像刚从神山高中出发的时候那样。

就如他说的那样，他没有再催我说。所以我认为我之所以发了句牢骚是因为我忍不住想说。

“是外部的问题。”

大日向所畏惧的是过去的罪过，她的“朋友”现在在其他高中。她和“朋友”的问题是神山高中外的问题。

“……说不清为什么。”

里志说：

“说不清为什么，我也怀疑是那样。虽然我对你的评价很高，可即便你在星谷杯的期间看穿了一切，能否挽回也值得怀疑。因为如果是校外的事情，你也无能为力。”

那么说来，刚出发后，这小子说过，别把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没有责任。

“为什么那么认为。”

里志把手搭在车把手上，灵巧地耸了耸肩。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她才刚进高中，就算有什么问题大概也和学校没有关系。而且，我们也经常在校外和大日向同学见面。”

然后，他看着前方说：

“我们的手终究伸不到学校外。奉太郎，从一开始，我们就无能为力。”

是吗？

从切身感受来讲，里志说得没错。初中的时候，镝矢初中就是我能看到的一切。现在也管不了神山高中外的事。

可是，真的是那样吗？如果不出什么事，一帆风顺的话，两年后我们就会离开神山高中。如果继续升学，顺利的话六年后就会离开学校这个地方。如果一直相信在那以前我们的手伸不到校外的话，到时可能会如同突然被扔到荒野一样手足无措。

那种想法大概是不对的。就像千反田参与各种社交活动，老姐环游世界一样，我们的手应该可以伸到任何地方。关键是你想不想去做。

标榜节能主义的我自然没有那种意向。可是现在，如同残渣般的感情沉淀在我心底。

千反田说，如果大日向有什么烦恼的话，希望我帮帮她。我答应了她，却什么忙也没帮上。

借口有很多。我没有理由去管大日向的事。既然已经解开她对千反田的误解，余下的就是大日向自身的问题，再去插手就是多管闲事……

可是我真正的想法也许是“外部的问题很麻烦懒得去管”，而不是“那是别人的问题所以最好别管”。姑且不说实际能否做到什么，在心情上，我也许是扔下了大日向不管。

……我累了。我的想法还不成熟。对想要安慰我的里志，我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只是将浮现在意识中的话说出来。

“里志。你听过‘soda sonoko’这个名字吗？”

但我的声音太小了。

“咦，你说什么？”

“……没什么，算了。”

不管大日向有多害怕“朋友”被人发现，她开始怀疑千反田应该也是有一个契机的。比方说千反田说出了她的“朋友”的名字。

说来，千反田在大日向面前明确地说出的名字，好像只有在寻找我的住址时借给她毕业文集看的那位——“惣多（souda）”。我怀疑

大日向是在得知千反田认识惣多后开始害怕她的。

我猜想那个“朋友”的名字很可能是“sonoko”，或是读音相近的名字。刚才和我说话的时候，大日向先用“那孩子（sonoko）”来称呼那个“朋友”，后来又改成了“她（anoko）”。她可能害怕那个读音会暴露“朋友”的名字。[2]

但只是怀疑，算不上是确信。去问千反田就可以弄清楚。可是既然不是真心想帮助大日向，也就没有那个必要。

来到进道的入口，里志在大鸟居下跨上山地自行车。

“余下的只是学校的活动。要认真跑哦。”

我点了下头，目送踩下脚踏的里志。然后先是慢跑，再一点一点地提升速度，回到星谷杯的赛道上。高二的也许基本上都到终点了。跑在我前面和后面的都是一年级学生。我抬起头来，雪白的恋合医院映入眼帘。校舍应该很快就会出现在它后方。

一阵风吹来，我回过头去，在痛苦地跑着的一群一年级学生中，我没找到那张晒黑的笑脸。

我已经算不出，她在我后方多少米了。

---

[1]注：指游客造访寺庙的行进道路，连接入口。

[2]注：日语中的sonoko和anoko都可以表示“她”的意思。这里为了区分，中文版将前面一个“她”翻译为“那孩子”。

后记

大家好，我是米泽穗信。

我写这本书的契机，是迈克尔• Z• 卢因所写的《 一个少女的提问》。

更准确地说，是那本书原本的书名*Ask the Right Question*。看到那个书名后，我构思了一个推理故事，那就是这本书的原型。（顺便说一下，《 一个少女的提问》的内容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本书也很有趣。）

另外，在构思阶段，我也想到了斯蒂芬• 金的*The Long Walk*。以前读的时候，这本书给予了我很强烈的冲击，吓得我都不敢放在书架上，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它。

可是一开始写这本书，我就发现两者存在决定性的差异。*The Long Walk*的主人公有个同伴陪着他一起走。

但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人前行。

这是没有办法的。在马拉松大会上，不可能会有人陪他一起步行。

那么，希望再有机会为大家献上《 冰菓》的故事。

非常感谢大家。

2012年4月

米泽穗信


迟来的翅膀
『冰菓』系列⑥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枯山水/译



[日]米泽穗信/著
Honobu Yonezawa
枯山水/译

迟来的翅膀

IMASARA TSUBASA TO IWARETEM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6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目　录

箱内的缺失

1

我常常记不得过去的事。每当有人提及小学或初中时代的往事时，我时常会有“还有这回事吗”的困惑。尽管如此，偶尔也会出现在场的其他人已经淡忘，唯有我还保有鲜明记忆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什么事会逐渐淡忘，什么事会永远记着。

回溯记忆时脑海里一片晦暗，不知自己在何处做了什么，但时不时有鲜明的瞬间在闪烁，通常是运动会、远足或夏令营的片段。当初我对这类活动兴味索然，甚至觉得百无聊赖。可这些瞬间成为往事后，不知为何偏偏能在记忆中占 有一席之地，这让我感到诧异。还有，明明是平淡无奇、毫无特色的一天，我却清晰地记得当天的个别片段。记忆非常零碎、没头没尾的，不像杂志上的活动报道，倒像是古旧的照片，让人难以忘却，难以割舍。比如，夏日的某一天，我不知疲倦地凝视着水渠中的漩涡；冬日的某一天，我望着图书馆书架上够不着的某本书，看着那可怕的书名胡思乱想；秋日的某一天，我和同学经过书店时，为了库存仅剩一本的小说你争我夺，之后又相互谦让。这些记忆和无数被遗忘了的经历，又有何不同呢？

只是直觉有时会告诉我，当下的经历或许永生难忘。六月的某个夜晚，我迎着温热的风漫步在街道上。多年以后，我是不是也会记得

这样微不足道的场景呢？当然，这得等到十年甚至二十年后才能确认了。

事情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2

当天的晚餐是我自制的炒面。

白天天气晴好，傍晚却晴转多云，热气似乎因此无从散去，导致晚上依旧闷热非常。出于种种原因，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特意下厨未免太麻烦了，于是我打开冰箱，想看看有什么能随便应付一下的食材。收获就是可以用来做炒面的蒸面条。

我还找到一些蔫了的卷心菜、干巴巴的金针菇和发皱的培根。将食材随手切碎后，我往加热后的平底锅里倒了油，先将面条放了进去。干等片刻后，看到锅里冒起白烟，我才意识到这是在干烧，不禁有些不安，但还是镇定下来，时不时拨动几下面条。几分钟后，等到面条变得有些焦脆，我就盛出来放在碟子里，然后炒起菜来。大致炒熟后，我用长筷子将菜扒到平底锅边上，倒了一点辣酱油煮沸，厨房里瞬间弥漫香味，仿佛连空气都染上了炒面的颜色。最后只要将面条倒进锅里拌一拌，就大功告成了。

我端着碟子从厨房走到客厅，拿来筷子倒好麦茶后开始享用。桌子上放着一封寄给老姐的“三年I班同学会通知函”。要是酱汁溅上去就解释不清了，所以我赶紧把它挪到信夹子里，这才安心地大快朵颐起来。就在我合掌准备开动时，电话响了。

我瞅了瞅墙上的时钟，现在正好七点半。怎么说也正值晚饭时间，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着实不太礼貌。而且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就算我去听电话，对方多半也不是要找我。我本想无视电话铃声，将筷子伸向热气腾腾的炒面。可气的是铃声响个不停，一直装成无人在家的话，心里不免有些罪恶感。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我叹了一口气，放下筷子，走到电话前拿起听筒。

“喂？”

“您好，我是折木同学的……”

我以为是打给老爸或老姐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却很熟悉。对方似乎也注意到接电话的是我，顿时恢复成平时的语气：

“奉太郎？”

“嗯。”

“哎呀，太好了。没想到接电话的会是你。我还在想，如果是你的姐姐，我该怎么应付才好。”

对福部里志来说，这或许是挺好的，但对我来说则不然。

“抱歉，和你多说一秒，我的炒面就会冷上几分。”

“什么，炒面？这可真是悲剧！”

没错，就是悲剧。

“既然你懂了，有什么事就赶紧说。”

对方似乎在强忍笑意。

“要是你有手机，我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啦。啊，抱歉，我打电话过来不是为了说这个。我想邀请你出来散步，接下来有其他安排吗？”

我很少在晚上出去，一般吃完晚饭就窝在家里，不过凡事总有例外。仔细想想，之前也有一次我和里志在大晚上出门散步。我又看了看时钟，吃完炒面需要十五分钟，出门前还要换衣服什么的。

“没什么安排，八点我就能出来。”

“那再好不过了。我去找你吧？”

我在脑海中比划着自己家和里志家的相对位置。这是他提出的邀请，让他专门跑过来也无可厚非。不过，我也没必要摆架子，便想到一个距离两家差不多远、两人也都知道的地方。

“我们在赤桥见吧。”

“好呀。你的炒面再不吃就真的冷了。我们稍后见吧，拜拜。”

他倒也爽快，草草道别后便挂断了电话。多半是察觉到通话时间过长的话，我会感到为难。挂电话时不拖泥带水倒是很符合里志的性格。

我回到桌子前，发现表层的炒面果然冷掉了。不过也没必要重新加热，上下拌一拌又会冒起热气来。

月光穿过薄薄的云层投射下来，带着湿气的夜风从巷弄之间穿透而过。我套了一件羊毛衬衣出了门。迎面有风吹来，但依旧有些闷热，于是我回家换了一件纯棉衬衫。

休闲裤的口袋装不下我的对折钱包，带上书包又太麻烦，但我也不好身无分文地出门，这样很可能要让里志请客。思前想后，我最终从钱包里抽出两张一千日元的钞票，塞进胸前的口袋里，然后双手插在裤兜里，于八点准时出门。神山市的夜晚来得早，住宅区的小路此刻已经分外寂静。

我不紧不慢地走着，走到约好碰面的地点——赤桥不过十分钟的路程。其实“赤桥”只是习惯叫法，这座桥另有正式的名称。只是因为通体涂着朱漆，大家图方便才叫成“赤桥”，本名反倒没人记得。赤桥附近有银行、信用金库[1]和邮局，白天相当热闹。没想到一到晚上，这一带会变得如此冷清。路灯映照下的赤桥不见半个人影。真是奇怪，我还以为里志会先到达这里。我环顾四周，这时有人从后方伸手搭上了我的肩膀。

“晚间好。”[2]

要说一点也不吃惊，那是假话，不过我也没有被吓着。当我看到附近四下无人时，潜意识里已经做好被里志偷袭的准备。

我头也不回地说道：

“哦。”

仅此而已。

“真没劲，你从来都不知道配合一下。”

里志绕到我的面前，脸上带着笑意，却像在苦笑。我们没有对上视线，他看向桥的方向问道：

“那么，去哪里呢？”

“你来决定。”

我可没什么半夜散步的经验，自然也想不到可推荐的路线。

里志歪着头说：

“再往市中心那边走几步的话，路上会热闹不少……可我们又不能进酒吧街，要是被巡警发现就麻烦了。”

“可不是，您毕竟是总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嘛。”

“沿着小路一直走出去，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家庭餐厅。”

不过挺远的，得开车才能到那里，至少要骑自行车去。他多半只是随口一说，但还是迈开了步子。

“随便走走也好。”

我倒是无所谓。

里志穿过赤桥，沿着河边的小路朝上游走去。或许是因为梅雨季节雨水丰沛，河流的水位颇高，湍急的流水声响彻耳际。这附近没有路灯，唯有住家窗户透出的灯光和时明时暗的月光聊以照明。好在我的眼睛早已适应了黑暗。老旧的板壁上生了节孔，酿酒厂的屋檐下少

见地按旧时习惯吊着杉叶球，倒闭的澡堂大门口贴着关店的告示——我看着两侧的风景，缓缓地漫步在夜晚的街道上。

河流两岸正在进行护岸施工，坡面看起来有点像石围墙，边沿种着成排成排的行道树。或许是极度渴求阳光吧，其中有几棵树向着河面的方向生长，恨不得挤出去一般。我突然停下脚步，将手搭在一棵树上。树皮相当粗糙，起伏不平。叶子很大，有点像紫苏。这是一株樱花树。这一带以赏樱出名，这条小路又便于走动，想必到了开花的季节会人满为患吧。此刻小路上却只有我和里志，不注意看的话，都不知道这些过了花期的植物正是樱花树。毕竟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自然会冷清一些。

我将手从树干上拿开，开口问道：

“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

大晚上邀请我出门，他肯定不只是想散步吧。

我们认识很久了，但其实谈不上深交，几乎没有在休息日碰过面。上下学时也只是偶尔时间对上了，我们才会一起走。既然如此，里志突然邀请我在夜间散步，必定是有什么严肃的事。要么是非常紧急，以至于无法等到明天；要么是非常私密，不方便在学校里提起，怕被旁人偷听。

里志平时说话喜欢拐弯抹角，今晚却不一样。

他一边走一边说道：

“我遇上麻烦事了。”

“我可不想被麻烦事缠上。”

“嗯……该怎么说呢，其实我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妙。不过麻烦归麻烦，更糟糕的是，目前我遇上的问题和你完全无关。”

我听得莫名其妙，不由得皱起眉头。

他耸了耸肩说：

“说白了，麻烦的是，我不得不向没有利害关系的你求助。”

“原来如此，你想谈的事情……”

“有违你‘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的原则。”

原则上说，里志的顾虑不无道理，但我既然匆匆吃完炒面后在大晚上跑出来闲逛，要是不听他讲讲那件与我无关的事，倒不如打从一开始就在家里清洗那个烧糊了酱汁的平底锅。

“没关系，说来听听。”

里志点了点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今天举行了学生会主席选举吧？”

“……嗯。”

其实那不过是几个小时前的事，可他不说的话，我还真忘了。由于上一届学生会主席陆山宗芳的任期已满，当天的课程和班会结束后，学校进行了新主席的投票选举。

神山高中的学生会主席选举活动会持续一周，期间候选人会在校内张贴海报，在学校集会时陈述自己的履职方针，参加午休的校内广播节目大谈特谈。这样的选举活动到昨天已经全部结束，今天只是进行了投票。

“你还记得候选人是谁吗？”

听里志这么一问，我在脑海中回想着。

“两人……不对，好像有三名候选人。”

里志苦笑着说道：

“我是问你记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没想到你居然说出人数。只有两个候选人啦。不过你记不住也不奇怪，毕竟我们学校里的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学生会反倒不那么引人瞩目。”

“可不是？候选人好像都是高二的吧。”

“这一点你倒是记住了。当然是高二的啊，高一生今年四月才刚刚入学，高三的接下来就得准备考试了，都不可能参选。”

也是，这其实很合理。

“这次选举是D班的小幡春人和E班的常光清一郎的对决。对于你来说，投票结束后就没什么事了，可我还得参与开箱点票的工作。”

我对神山高中学生会选举的运营工作并无太大兴趣，但听里志这么一说，还是暗暗感到吃惊。里志这个人多才多艺，闹着玩似的参加了不少社团，具体说来有古籍研究社、手工艺社，以及从高一开始就

加入的总务委员会。人不可貌相的是，他现在已经是副委员长了。我就算再怎么不关心社团，也知道神山高中有选举管理委员会这么一个组织。

“选举管理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

里志笑了，看来这个问题正合他的心意。

“管理投票箱和开箱点票自然都由选举管理委员会负责，我只是公证人。根据校规，选举开箱点票时要有两名学生在场担任公证人，公证人必须是神山高中的学生，不得由选举管理委员会成员或候选人担任，条件仅此而已。据说以前是学生志愿者来当公证人，不过从我入学开始，正副总务委员长担任公证人已经成为惯例。毕竟每次都去找志愿者也挺麻烦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起来，但说得越顺畅，我就越觉得可疑，毕竟里志这个人……他仿佛读出了我的心声，向我强调道：

“我是说真的！里志我可是实在人，从不撒谎。”

“好吧，好吧。所以呢？”

“开箱点票时遇到了问题。”

这样啊。

“目前神山高中的总人数，也就是有投票资格的人数，是一千零四十九人。”

我入学的时候，高一有八个班，共计三百五十名学生。这样算来，三个年级的总人数差不多就是那样吧。

里志有些做作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们统计后，发现总共有一千零八十六票。”

“怎么回事？”

我忍不住问道。票数不足的话，我倒还能理解，反正就是有人弃权了。可票数比总人数多是什么情况？

里志严肃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考虑到早退、缺席和弃权的人，票数比实际人数少一些倒也无所谓，可要是比具有投票资格的人数多，这恐怕无法说是失误或意外吧。”

他顿了顿，又继续说道：

“我觉得是有人从中捣鬼。”

我一言不发。

正如里志所说，从目前获得的信息来看，很难想象这只是单纯的失误。“从中捣鬼”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很可能真的是什么人故意做了手脚，导致票数掺了水分。

“其实从投票的结果来看，两位候选人相差了近一百票。如果多出来的黑票是空白票，那结果自不必说；如果投给了两位候选人中的一方，那么选举结果也不会改变。选举管理委员会认为，选举中出现

猫腻是不争的事实，只能重新进行投票。到底是谁将黑票放进了投票箱呢？当然我们可以称其为犯人，不过我对揪出犯人兴趣不大。我们无法掌握选举各方的利害关系，多半是找不到犯人的。现在有必要知道的是，那人是怎么把黑票放进去的。”

“……”

“麻烦的是投票用纸的管理不太规范，任何人都能自行制作有效的票券，只需裁张纸盖个章就行。而公章就放在会议室里，谁都能取用，但这依然不能解释犯人是怎么将黑票混在投票箱里的。神山高中的学生会主席选举流程肯定出现了漏洞，如果不堵上，恐怕这种事今后还会重演。即便我们当作没这回事，重新进行投票，届时说不定也会有黑票混进来。”

“这倒也是。”

“我想了很久，但始终找不到头绪，才在大晚上打电话给你。”

里志陷入了沉默。

话说到这里，我也大致清楚了事态。

我挠了挠头，抬头看向云影间若隐若现的月亮，然后垂下视线，对里志说道：

“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我们已经沿着河边的小路走了很久，路过了两座桥。如果一直朝上游走去，不知道会抵达哪里。不过现在时候已晚，不适合进行这种

寻找河流源头的探险。

里志似乎不觉得意外，开口说道：

“那就回去吧。我还是太依赖他人了吗？”

这倒不算过度依赖他人，但我觉得他找错人了。想必里志自己也清楚，只是不肯说出来罢了。

“好吧。和别人说说事情，你也能整理一下思绪嘛。我倒是无所谓，不过还是明天再说吧，我还得回去洗碗碟，不然家里会有一股酱汁味。”

“已经太迟了吧？”

或许吧。回去后，我得把家里的窗户通通打开。

前方有一道光线逼近而来，那是自行车的车前灯。自行车呼啸而过时，我和里志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里志才说道：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需要在明天早上之前得出结论。”

“选举结果最迟是在放学前公布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这应该是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吧？”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当初知道你加入手工艺社和总务委员会的时候，我以为你也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只是和我的情况有点不一样而已，没想到你能当上副委员长。我本以为你去委员会是闹着玩的，不料你还胜任了要职。你是不是心态上发生了变化？”

“嗯——算是吧。”

“这样啊，我是不是应该为你感到高兴呢？虽说如今你身负委员会活动的相关责任，可遇上麻烦来找我帮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还是说，你觉得我身为神山高中的学生，有义务维护学校的选举制度呢？”

里志回以苦笑。

“我可没有集体主义的倾向。硬要说的话，还是官僚制度更适合我。”

“很好。我可以陪福部里志在夜间散步，但副委员长的委托就去找委员会解决吧。”

里志不以为意，但似乎有些落寞，看上去不像是装出来的。

“哎呀呀，真过分啊。”

他说道。

或许我说得有些直接了，但里志也怨不得别人。是他自顾自地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不能怪我不讲情面地谈论原则。

场面话告一段落后，我突然看向身边的里志，问道：

“那么，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瞒着你？你指什么？”

里志所说的话中，除了票数莫名增加这一点之外，还有两个疑点。其一正如我刚才指出的，他没有理由找我商量。而最为关键的是第二个疑点——

“别装傻了。不管选举遇上什么情况，应该头疼的都是选举管理委员会。也就是说，福部副委员长阁下，按理说这件事应该与你无关才对。”

按照里志的说法，正副总务委员长不过是在开箱点票时担任公证人而已。选举出现黑票确实成问题，但也用不着他出面解决。这家伙对此一直避而不谈。

里志说官僚制度更适合他，我很难想象他仅仅为了让选举正当化便越俎代庖。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总务委员会为了制约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权力，有意介入此事……行了，这种胡思乱想还是打包后当成可燃垃圾扔掉吧。刚才里志也承认，升上高二后，他的心态有了些许不同，但我觉得他的本性不变。平时吊儿郎当、从不示弱的他居然在大晚上打电话找我商量，必定是有什么隐情。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想解开这个谜团。”

里志轻轻地苦笑了一下。

“奉太郎，真是敌不过你。”

我也笑了。

“我当然看得出来，你的说辞太不自然了。”

“或许吧。我的确想隐瞒什么，但看来是藏不住了。”

里志有节奏地向前走了几步，仿佛踏着舞步。接着他转过身，倒着走起路来。

“抱歉，明明是我主动找你商量的，却没有说出全部情况，也难怪你会生气。倒不是什么需要刻意隐瞒的事，主要是有点那什么……”

我本想问清楚究竟是有点什么，不过认识他这么久了，随即便理解到他多半是想说“麻烦”。

“怎么说呢，我对选举管理的委员长不怎么有好感呀。”里志将双手交叉在脑后，继续说道，“总之，那个人太自以为是了。他不过加入了高中的委员会而已，别人正好好做事的时候，他非要从旁来一句‘别磨磨蹭蹭的’。他的口头禅是‘别自作主张’和‘你自己不会判断吗’，光是今天开箱点票的时候，我就听了不下五遍。”

我也不是没见过这种性格的人，但还是头一回听说同龄人中也有这样的人。要是里志的描述无误，那个人应该相当不好打交道。

里志却继续说道：

“虽然如此，但正如奉太郎所说，那和我并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还有一名出场人物。”

“你真敏锐。”里志竖起大拇指，“我要说的是高一E班的选举管理委员，名字倒是不知道。我应该听过他的名字，但没记住。那个人挺一本正经的，说话彬彬有礼，虽然和我不太投缘，但交给他的任务

都能好好完成，至少是尽力而为了。哦，我忘记说了，他是一个小个子的男生，看起来像初中生。”

“我大概明白你要说什么了。”

“是吗？不过还是听我说完吧。也不知道是这位高一生的工作能力很强，还是他班上的同学非常配合，总之他第一个抵达了进行开箱点票的会议室。要说的话，委员长那边的通知工作也不到位，以至于这位高一E班的同学弄错了顺序。”

里志假装手里捧着投票箱，继续说道：

“你也投过票，应该知道神山高中的选举是先在班上将票投进专用的投票箱，再由该班的选举管理委员将箱子带到会议室。最重要的一环是，开箱时必须当着我们公证人的面。然而，E班的这位同学不等我们到场便开了箱，将里面的票撒在了桌上。”

我思考了片刻，然后说道：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公证人的工作主要是见证投票箱在派发给各班级前和回收开箱后都是空的，仅此而已。我后来确认了E班的箱子，里面没有余票，所以其实谈不上违规。委员长却说，既然E班开箱的时候公证人不在场，那肯定是那位同学动的手脚。”

这样啊。

“无视流程上的疏漏，不经调查就一口咬定是E班的同学做的，这样未免太想当然了。”

“其他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也一样，除了委员长。他觉得其他流程都是按照规章进行的，断然不会有疏漏，所以肯定是E班这位同学的问题，便把完全无法反驳的高一生骂了个狗血淋头。”

里志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

“高一生就哭了。”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里志觉得这件事并非全是那名高一生的责任。他想证明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这既不是受人所托，也不是他的职责所在，只是为了那位他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学弟。

我愣住了，只能这样说道：

“你还是老样子，总想暗地里成为正义的使者。”

里志苦笑着说：

“别这么说，我可没有那么伟大，只是看不过去。非要说的话，一开始我没想到必须借用你的智慧。我本以为光靠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却失败了。没想到我们学校的选举流程还挺严密的。”

“上次和你在夜里出来散步时，我们好像也聊了类似的话题。”

“啊……那还是读初三时的事了，时间过得好快。”

我看向福部里志。这个人身形纤细，看起来不那么可靠，却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他不算很温柔，待人也不亲切，甚至有点油滑，对于不正义或不合理之事的憎恶却比普通人更甚，不过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就是了。有些事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却会眉头直皱，尽自己所能去纠正。仿佛在说只有万事循规蹈矩了，他才能安安心心地开玩笑似的。

总之，我大致清楚情况了。里志拖我下水不是为了委员会的工作能顺利开展，也不是为了神山高中的选举能正常进行，仅仅是想帮助那名哭泣的高一生，给委员长一点颜色看看。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把话说明白呢？我不由得有些恼火。

一阵夜风悄然吹过。

3

我们被一户民宅的木制围墙挡住了去路，只得直角转弯，顺着路走到一个丁字路口前。朝左右两边延伸的道路不同于我们刚刚走过的散步小径，是有着中央线的两车道马路，两侧的路灯将四周照得通透。平时我很少来这一带，不过根据本地人的直觉，往右走的话，穿过住宅区应该就能抵达我们的母校镝矢初中，往左走的话多半能抵达市中心吧。

里志停下脚步，用眼神问我要往哪边走。往市中心走的话，我们可能会被巡警以“大晚上四处游荡”的罪名辅导，可要是朝学校的方向走去，我又不太愿意。还是左拐吧，大不了快到市中心的时候换其他路走就是了。我迈开步子，里志也一言不发地跟上来。

“那么，”我们再次聊了起来，“根据你目前的调查结果，整个流程并没有可以钻空子混进黑票的时机，是吗？”

里志微微一笑，先是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道了歉。接着，他才像平时那样若无其事地说道：

“没错！我前前后后想了很多，可学校多年传承下来的投票系统就是没什么漏洞。硬要说的话……虽然并非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但连我自己都觉得牵强。”

即使那很牵强，我也想听听看。我不清楚学生会主席选举的流程，就算听里志说了，也不见得能明白。最好还是听他从头说起吧。

“从头开始说吧。”

“OK。那么从哪里开始说呢？”里志抱着胳膊，刻意歪了歪脑袋，“好吧，先说这件事吧。这件事有个前提，投票箱是上了锁的。正如我刚才所说，投票前和开箱点票时，都会由第三方确认箱子是不是空的。”

“就算箱子上了锁，还是能往里面放进票吧。”

“这个自然。你投票的时候，箱子应该也是锁着的。”

我想也是，只是为保险起见确认一下。

“昨天放学后，选举管理委员从一楼的仓库里取出投票箱，拿到了会议室。你也知道那里吧，就是专用大楼一楼的那间仓库，存放着拖把和蜜蜡之类的杂物。投票用纸昨天已经按班级用橡皮筋扎成一捆分配下去。放学后，全体选举管理委员和公证人到会议室集中，由相

关人员将投票箱和投票用纸分配给各班的选举管理委员。我想你应该知道，每个班级各有一男一女两名选举管理委员，每个年级有八个班，八乘以三再乘以二，总计四十八人。再加上两名公证人，当时会议室里足足挤了五十个人。”

“真够拥挤的。”

“可不是。委员拿到箱子后，先让公证人见证箱子是空的，再请保管钥匙的委员上锁，并在会议室里等待口令。等到全部箱子分配完毕后，大家再听从委员长的号令回到各自教室。”

我当然见过投票箱和投票用纸。木制的投票箱是古旧的米黄色，看上去十分牢固，侧面用毛笔写着“投票箱”三个大字，看起来刚劲有力。投票用纸似乎只是将普通的复印纸裁开来，我拿到的那张还有一边裁歪了。虽然盖着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公章，但没有编号之类的东西。

“你应该知道选举管理委员在班里是怎么操作的吧？”

“嗯。”

选举管理委员将投票箱放在讲台上，然后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候选人的名字，并分发投票用纸。之后无论你写了哪个候选人的名字，还是投了空白票，都需要将投票用纸放进投票箱内。每投进一张票，委员都会往手边的纸上画正字，记录总投票数。

我不想打断里志的话，但保险起见还是插嘴问道：

“确认出席人数也是选举管理委员的工作吧？”

里志摇了摇头。

“他们说不用算那个，最重要的似乎是学生总数和投票总数。”

嗯，这倒也是。具体缺席了多少人，似乎和选举管理委员的工作无关。

“按规定，三十分钟的投票时间过后，委员再将自己的那一票投进去，然后将投票箱带回会议室。不过，很多委员其实会提前回来，毕竟只要确认班上的同学都已经投票，就没必要等上三十分钟了。虽然这样有些不合规矩，但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也没多说什么。”

嗯，要是所有人同时回来，几十个投票箱反倒挤得慌吧。

“各班委员三三两两返回会议室后，先在名单上标注是哪个班的投票箱回来了。接着，管钥匙的委员打开锁，再由选举管理委员将箱中的票倒在桌上。开箱点票的工作台由多张课桌拼成，盖着大桌布。公证人确认箱子已经空了后，投票箱就暂且堆放在会议室一角，等到次日再送回仓库，时间上倒是不急。等桌上的票累积到一定数量后，会先将所有票混在一起，再分给十名点票员，这样就看不出各班的投票倾向了。点票员将手头的票分为‘小幡春人’‘常光清一郎’和‘无效票’三种，放入对应的文件盒中。数量不算太多，所以很快就点完了。接着，三种票分别以二十张为一束捆在一起，点票员之间相互确认数量，而公证人也会在旁边监督这个过程。”

“的确是滴水不漏。”

“对吧？”

为什么这个人的语气听起来还挺骄傲的？刚刚不是还一直强调选举和总务委员会无关吗？

“之后，负责统计的委员在白板上写下票数，整个开箱点票的过程大概用了四十分钟。我本以为当选者已经尘埃落定，没想到突然有人说投票总数不对劲，接下来现场一片混乱。”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引擎声，一辆跑车飞速驶过冷清的街道。伴随着轮胎的摩擦声，跑车转弯远去。里志冷眼看着这一幕，叹了一口气。

“我从旁见证了刚才所说的整个流程，而桌上的票一直有好几个人盯着，很难想象有谁能趁机动手脚。也就是说，黑票不是在点票的过程中混进去的……这样的话，就只有点票前已经混进黑票这种可能了。”

“应该吧，不过……”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众所周知，神山高中每个班基本是四十三到四十四名学生。多出的黑票大约有四十张，如果全部来自一个班，那个班的票数就比正常情况多出近一倍。然而，将票从箱子里倒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可疑的情况。毕竟要是票的数量多出一倍，总有人会注意到吧。”

如果不是一倍呢？

里志毕竟从放学后就开始思考，也想到了这种可能性——

“将黑票全部放进一个投票箱里显然不太现实，那么分别放入两个班级的箱子里呢？咦，总觉得还是会露出马脚。分成三份又如何

呢？要不干脆分成十份算了，这样平均下来每个班只有四张黑票，或许就不会败露了。”

“也许吧，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谁在什么时间点将黑票偷偷放进了那十个投票箱。”

“嗯。”里志点了点头，接着平静地说道，“老实说，我怀疑犯人就在选举管理委员会当中。”

他说得相当直接。

“喂，你不是打算帮高一E班那小子吗？”

“这件事当然不是那个高一生做的，但怎么想都是内鬼吧？毕竟只有选举管理委员才有机会接触到投票箱。”

他说得对。选举管理委员负责搬运投票箱，往里面加票是轻而易举的事。

“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好几名选举管理委员事先串通好，分别往各自的投票箱里混进了几张黑票。虽然理论上这是可行的，但实际上有可能发生吗？”

“所以我才说很牵强啊。一两个人也就罢了，九、十个人合谋这种事也太不现实了。”里志说到这里，拍了一下手，“我实在没办法了。如果黑票真的事先放进了投票箱，那我只能认为选举管理委员会内部有一个地下组织，不然根本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动的手脚。虽然期限是明早，为保险起见，最好今晚就找到头绪，弄清行事过程。我已经束手无策了，只好求助于你。”

4

我们走在夜晚的街道上，前方突然出现红色的光芒。我和里志同时停下脚步，被那暖色调的光吸引住，暂时忘了我们的谈话。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风中似乎也夹杂着不一样的气味。里志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光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开口问道：

“你肚子饿不饿？”

红灯笼上写着“拉面”。我盯着那两个黑字，没有回答。

这里离市中心还远，没想到会遇上这种陷阱。夜晚的神山市可是很危险的，好孩子就该早早躺在床上做个好梦。

“别做坏事。”

“……也是，别做坏事。”

三分钟后，我们并肩坐在店里狭窄的柜台前。菜单很简单，拉面、叉烧面和云吞面，除此之外就是饺子、米饭和啤酒。我点了一碗拉面，里志则表示他没来得及吃晚饭就出来了，所以点了云吞面和米饭。老板的头上缠着白毛巾，身板厚实，脸庞酱红。等我们点完餐后，他气沉丹田回了一句“好嘞”。

店里的白墙纸已经被油烟熏得微黄，陈旧归陈旧，倒也不脏。我们进店的时候，其他客人正好吃完离开，现在坐在店里的只有我们。将杯中的冷水一饮而尽后，我短短地吁了一口气。这个季节湿度很大，我们又在潮湿的地方走了很久，没想到喉咙还是有些干渴。

“奉太郎，你来过这家店吗？”

里志似乎闲得无聊，把玩着装胡椒的小瓶子，如此问道。

“没有，你呢？”

“呃，我也是头一次来，之前甚至不知道这里有一家拉面店。因为你非常自然地走了进来，我还以为你是这里的常客。”

“提议进这家店的可是你，我还以为你常来这里呢。”

老板似乎听到了我们的对话，粗声粗气地说道：

“放心，你们不会后悔的。”

我将胳膊肘支在柜台上，一边听着换气扇的嗡嗡声，一边发呆，里志则发牢骚似的呢喃道：

“我倒不关心那是谁做的，可他为什么那么做呢？”

“谁知道呢。”

“当上学生会主席其实也做不了什么，无非就是举办活动时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而已。如果学校正在修订校规，我倒还能理解。这种时候妨碍选举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只有当事人知道了，不过——

“我倒是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你说说看。”

“或许那个人非常喜欢选举，希望再来一次。”

“呵。”

“或许他非常讨厌选举，想从中作梗。”

“原来如此。”

“或许他觉得学生自治完全是胡闹，想让全校师生明白学生会主席选举是多么没意义的事。”

“这完全是恐怖主义了。”

“或许其他候选人没来得及做好准备，便想利用重新选举拖延时间。”

“候选人报名早已截止，所以这个不可能。”

“或许有人对选举管理的委员长有意见，想毁了选举，让委员长难看。”

里志扑哧一笑。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真是可怕……不过，动机还不能确定。恐怖主义的设想倒是挺棒的。”

“说不定是某种爱情的魔咒。”

这里店面狭窄，冰箱却相当大。老板从里面取出用绳子捆着的叉烧，一边切一边说：

“犒劳一下你们这些学生。”

看来他准备给我们的面加叉烧，真让人期待。

我突然想到什么，向里志确认道：

“你之前说选举管理委员会一共有四十八人，对吧？”

里志将胡椒瓶放回架子上，托着脸颊答道：

“没错，三个年级各有八个班，每班有两名委员。”

“但点票员只有十个人。”

里志转动身下的旋转椅，整个人朝向我这边。

“十个人的话，平均每个人才分到一百张票左右，不会耽搁时间。而且点票很占 地方，要是每个人都上阵，我们需要体育馆那么大的空间。”

“你们是怎么分配内部岗 位的？”

“呃，我想想……”里志抱着胳膊呢喃道，“四十八个人里面，有一半人负责管理投票箱，也就是将投票箱带去教室，投票结束后再带回来。因为只是点票前的工作，所以任务完成后，这些人基本都离开了会议室。”

“他们不用待到点票结束吗？”

“当然也有人留了下来，高一E班的那位同学就是其中之一，去留与否并没有强制规定。”

“你之前说，还有负责分配投票箱和管理钥匙的人，对吧？”

“负责分配投票箱的有两个人。刚才我也说了，他们还负责分配投票用纸。”

“每班使用的投票箱是固定的吗？”

“并不是。委员只是随机将手头的箱子一个个分派出去，但投票用纸就不一样了，需要每个班的委员报上年级和班级，然后领取对应的投票用纸。”

正如刚才里志所说，神山高中一个班有四十三四名学生，人数不尽相同。要是投票用纸的数量不足，麻烦可就大了，所以他们肯定事先确认过总数。当然也有学生缺席和早退的情况，不过多出来的票和本次的黑票事件关系不大。

“投票用纸也是负责分配投票箱的人制作的？”

里志歪着头说：

“我只担任了那天的公证人……不过，由一个人制作一千张投票用纸的话，工作量未免太大，应该是多人合作完成的吧。其实那项工作主要是裁纸，然后盖上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公章。”

“公章就是问题所在。黑票也盖了公章吧？”

“没错，我之前就说了，伪造投票用纸很容易。”

正因为所有投票用纸都盖了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公章，这次事件才会那么麻烦。要是黑票没有盖章，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剔除出去。

往投票箱里放入黑票的话，需要事先伪造一定数量的投票用纸。如果想指认作案者，或许这便是突破口。

然而，为了替高一E班的这位无名小弟洗刷冤屈，里志想知道的并不是犯人的名字，而是作案手法。当然，如果能查出犯人是谁最好，可我们现在既没有名册也没有人手，更没有权限。比较合理的选项是别掺和这种在能力范围之外的事。

“管钥匙的人呢？”

我换了个问题。里志马上回答道：

“钥匙只有一把，所以只有一名管钥匙的人。投票之前，那人会把二十四个班级的投票箱都锁上，投票结束后再一一打开。”

“听上去好像很轻松……”

“确实很轻松，这种工作或许很适合你。”

是吗？虽然工作量不大，但需要等很长时间，责任还挺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工作也挺累的，我可敬谢不敏。

“四十八人中有二十四人管投票箱，两个人负责分配投票箱，一个人管钥匙，十个人负责点票。”

“此外还有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两人，以及两名在白板上记录票数的统计员。”

“还有六个人没事干啊。”

“有几个人负责杂务和打扫会议室，算起来总数差不多吧。”里志探出身子问道，“如此一来，这四十八人当天的工作你都清楚了，能找到什么突破口吗？”

“这个嘛……现在我还不清楚，不过你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

“咦，为什么？”

一碗冒着酱油香味的拉面搁在了我的面前。面条很细，汤是澄澈的酱油色，上边摆着两块叉烧、两片干笋，中间还有一团鲜绿的煮菠菜。

“来，你点的拉面！”

我拿了一双一次性筷子，掰开时发出“啪”的一声，筷子精准地从中缝分成两根。我将筷子举到眼睛的高度，说道：

“感觉没等多久嘛。”

“面泡涨就不好了，你先吃吧。”

“好啊。”

我开动了。

正如老板所说，面的味道不会令人失望。尽管只是一碗偏咸了一点的普通酱油拉面，却能给我带来享受拉面滋味时应有的满足感。我不曾吃过加入菠菜的拉面，现在吃起来却觉得分外地搭，不由得疑惑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这么吃。还有，不知为何汤非常烫口，这一点我说不清是好是坏。很快，里志的云吞面也端了上来。

“好烫。”

“真的好烫呀——”

我们一边嘟哝着，一边吃着面，不知不觉已经半碗下肚。里志似乎觉得吃到一半可以缓一下，就这样握着筷子，扫了我一眼后说道：

“话说，虽然关系不大——”

拉面真好吃。我从未觉得拉面这么好吃。或许这与味道无关，应该是口感的问题吧？

“你在听吗？”

“在听。”

“云吞很好吃哦。”

“让我尝尝。”

“不要。听说之前千反田同学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你知道吗？”

我停下筷子，片刻后又继续吃了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里志对着云吞吹了吹气，然后一口咽下。

“她读印地初中时已经很出名，又是阵出那一带货真价实的大小姐，成绩优秀，人缘也不赖，据说教导主任曾动员她参加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她在学校里的知名度原本就不低，经历文化祭的一连串骚动

后，再加上生雏祭的相关报道，更是人气飙升。唯一的不足是，她缺乏部门管理的实战成绩。”

区区一个古籍研究社的部长，这种履历确实算不上全校级别的实绩。

“我谈不上多了解那家伙……”我用筷子从热汤里捞起面条，让它自行冷却，“但不觉得她在实务方面很有能力。”

“毕竟文集的制作也是摩耶花主导的。不过这样也好，学生会主席只要有声望就够了，具体事务让手下的人去做也好。”

也就是说，她只要当装饰性的花瓶就好？堂堂一所高中的学生会主席居然只是装饰品，这听起来实在好笑，不过鉴于选举管理的委员长是那副德行，这似乎也不奇怪。

“可是，千反田并没有参加选举。”

“是呀，正如你所说，她似乎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学生会主席，只是很在意这样的履历是否对将来有帮助。”

“有帮助……是指保送的事吗？”

我曾听说，担任过学生会主席的人比较容易拿到大学的保送名额，不过很难想象千反田会为了跳过考试环节而考虑参加选举。

里志苦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

“也是。”

“总有一天她得继承家业，所以在神山高中担任学生会主席的经历或许能派上用场吧……她似乎是这个意思。”

拉面已经吃完了。我端起碗凑到嘴边，可汤依旧很烫。我便心不在焉地看着正在洗餐具的老板和热汤沸腾的大锅。

继承家业啊。千反田生活的环境和常人大相径庭，即使我曾目睹过她身边的种种状况，也依然没有真实感。我总会想，如今这个时代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对于千反田来说，继承家业却是相当现实的话题。

“哎呀呀，”里志一边吃着云吞，一边用有些茫然又没什么兴致的语气呢喃着，“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再次将手放到碗边，发现这碗面还是又烫又沉。正要放下的时候，我注意到小胡椒瓶的边上有供客人使用的调羹，赶紧拿过来舀了一勺汤。

“成为律师怎么样？”

“律师？”里志的声音突然高了八度，活像听见了什么珍禽异兽的名字，“哈哈，你这想的是哪一出呀！”

我对这家店的拉面挺满意的，下次打算试试云吞面，里志好像吃得很香。

我的那勺汤舀得太满，为了避免泼出来，只得小心翼翼地往嘴里送。

“因为你是正义的使者啊。”

“呃，会这么说的只有你吧？”

“因为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律师嘛。要说其他可能性……办事人[3]如何？月黑风高之夜，将恶人一刀斩断。”

“哈哈……”

里志干笑了两声，继续吃起云吞面。我们吃面的速度差不多，但他多点了一碗米饭，似乎还要花上一段时间。

两名身着西装、满脸通红的客人走进店里，看来已经有几分醉意。老板说了一句“欢迎光临”，两人便醉醺醺地说道：

“来两碗拉面。”

“还有中杯的啤酒。老板，有没有什么下酒菜？”

两人点餐的声音比老板还洪亮，店里顿时热闹起来。

我突然注意到里志的呢喃声：

“我还真没考虑过……听起来挺不错的。”

难不成我造就了一名未来的杀手？

5

我们走出拉面店，六月的湿热夜风吹得灯笼不住地摇晃。里志抢着结账，说是当成付给我的咨询费，但被我断然拒绝了。居然说咨询

费！真是太失礼了，里志就是这一点不好。还好我早料到会出现这种事，事先揣了两张一千日元的钞票在兜里。

走路的时候，胸前口袋里的零钱叮当作响。里志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表确认时间。

“居然这么晚了，再不回去就不太妙了。抱歉，这么晚了还把你叫出来。”

“我倒是无所谓，反正除了洗碗和打扫浴室以外也无事可做。”

“你该不会真的生气了吧？”

“完全没有。要回去的话，你送我一程吧，一个人挺害怕的。”

后半句只是玩笑话，不过里志似乎当真了。

今年四月因为种种原因，里志到我家走了一趟。他就来过这么一次，多半不记得具体位置了，不过大致方位应该还有印象。

“OK，那走吧。”

他说完，迈开了步子。

从拉面店到我家，只要沿着一条设有人行道的大路走下去就行。路灯十分昏暗，让我想起冬日清冷的月光，同时我也意识到夏日将至。一辆迷你巡逻车驶过冷清的道路，我的心头一紧，但巡逻车没有停下来诘问我们为何大半夜还在街上闲逛。

“我想了一下，”我开口说道，“我们不要将思路局限在‘黑票是何时放进投票箱的’。既然投票前箱子已经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

犯人肯定无法事先将黑票放进去。再说了，往一个箱子里塞四十张黑票实在太显眼了，如果是往十个箱子里分别塞入四张票，那个人就需要很多名共犯。”

我只是重复刚才里志所说的话，但他还是认真地点着头说：

“没错，我的思考就卡在这里。”

“那么，我们只能换一种思路了。”

实际票数甚至超过了拥有投票资格的人数，多出来的票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在什么地方混进去的？

里志突然大声说道：

“对了！我突然想到，那些黑票是不是一开始就在桌上呢？”

“可能吗？”

听到我简短的质疑后，他顿时丧失了锐气。

“不，完全不可能。毕竟当时大家都围在桌子边上看着，除非那些票是隐形的。”

“怎么会有隐形的票呢？不过，隐形的委员倒是有可能。”

里志皱起眉头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说吗？”

“当然可以。”

我们从路边一家已经倒闭的加油站前横穿而过。由混凝土建造而成的这个空间此刻空荡荡的，让人莫名地感到不安。

我开口说道：

“你所说的选举流程，有两个大漏洞。只要利用这两个漏洞，就算是我也有办法从中做手脚。”

我以为里志会说点什么，他却一言不发，或许是不想打断我吧。

于是，我继续说道：

“首先，选举管理委员从教室带回箱子后，你们没有进行检查。在其他环节中，你们会确认箱子是不是空的，票是不是准确地按照二十张一捆整理好，却没有确认搬回来的箱子是几年几班的。如果你说得没错，这个环节是由委员自行汇报的。”

里志说过，各班委员三三两两返回会议室后，会先在名单上标注是哪个班的投票箱回来了。

“那些委员应该只是在班级列表上打个圈或画个叉吧？虽然大家都隶属于选举管理委员会，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记住全员的长相吧。打个比方，如果我搬着高二A班的箱子走进会议室并在名单上登记，应该也不会遭人怀疑吧。”

里志从喉咙深处发出低低的呢喃声：

“或许真的如你所说吧。我们确实没有严格检查拿着箱子离开的学生和回来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毕竟重要的是票而不是人嘛。说得极端一点，拿箱子的人是谁完全不影响选举。登记名单也是等到箱子都回来后才确认吧。”

“没错。”里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最重要的是票。你指出的漏洞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无法说明黑票是何时放进去的。”

“所以，另一个漏洞才尤为重要。”

我在脑中想象今天放学后选举管理委员在投票前拿到本班投票箱时的情景。米黄色的箱子略显古旧，看起来很牢固。

“你之前说，每个班级拿到的木箱并不是固定的。”

“啊，的确如此。”

里志刚才说，委员只是随机将手头的箱子一个个分派出去。

“有什么问题吗？”

“箱子随机分配本身没有问题。箱子拿回来时由委员自行汇报班级这一点，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当这两点结合起来，事情又会怎样呢？”

里志抱着胳膊，仰望阴云密布的夜空，沉默地向前走去。我看他差点撞上电线杆，赶忙伸手扯住他的袖子。

“你是在暗示，将箱子带回会议室的学生可能不是选举管理委员，对吧？可这和箱子随机分配有什么关系？”

“你说得不太对，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不是在出题考里志，没必要继续吊他的胃口。我和他一问一答，完全是为了不打乱自己的思路，才慢慢地将话题向前推进，“我想说的是，如果有选举管理委员会以外的人将不属于任何班级的投票箱带进会议室，你们也无从察觉。”

里志先是一脸困惑，随即睁大了双眼。

“怎么可能，奉太郎，这可不是能轻易办到的！”

据里志所说，神山高中的学生会主席选举为了避免出现漏票、错票，已经做了相当严密的应对措施，但完全没想过要提防冒牌委员带着假投票箱混进会议室的情况。

“不对，你先等等。”里志亮出手掌阻止道，“这样不是很奇怪吗？没错，选举管理委员没有戴袖章，很容易冒充，可投票箱怎么办？我不知道那些投票箱用了多久，但肯定有一些年头了，绝不是短时间内能仿造出来的。而且，要是哪个学生带着原木箱来上学，那也太显眼了。”

里志顿了顿，继续说道：

“再说了，作案者也不可能将会议室里已经清空的投票箱偷偷拿出去，放入黑票后再若无其事地搬回来。投票箱清空后马上会被回收，堆放在会议室里。既然没有箱子，这个说法就不成立。”

“是呀……也就是说，除了本次投票使用的二十四个箱子外，还有一个写有‘投票箱’三个字，并且上了锁的米黄色木箱。”

“哪里能找到那种箱子呢？”

你问哪里？那当然是在——

“专用大楼一楼的仓库啊。”

毕竟投票箱平时就存放在仓库里面。

里志有些焦急，差点用力跺起脚来。

“仓库里存放着本次投票使用的投票箱，没有你所说的黑票箱。”

我也感到心烦。仓库里肯定不止二十四个木箱，我该怎么向他证明呢……我突然想到一种解释。对呀，难怪里志不知道，毕竟那是我们家族的秘密。

“我之前收到一张寄给老姐的明信片。”

“咦。”话题突变，里志不由得有些发懵，“呃，啊，嗯。你姐姐还好吗？”

“托你的福。她回去念大学了，现在不在家。可寄给她的明信片居然送到了家里，真是麻烦。在她回家之前，我都得替她保管。”

“你为什么不转寄给她？”

我整个人受到了冲击。对哦，还有这一手。转寄给她不就好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奉太郎？”

“啊，抱歉，我只是有点吃惊。回到正题，那张明信片是同学会的通知函。”

“这怎么算是正题了？”里志不满地说道，“我说啊……”

“那是高三I班的同学会。”

一辆休闲车放着欢快的嘻哈音乐，粗鲁地呼啸而过。里志伸出十个手指数了起来，A、B、C、D……

“这样啊，有九个班。”

我点了点头。

“神山高中现在每个年级是八个班，以前是九个班，或许某个时期还有十个班吧。明年或许只剩下七个班了，今后没准还会变成六个班。”

“没错，这很正常。学生……孩子的数量发生了变化，但学校会一直办下去。”

没错，我们认识到的只是现在的神山高中，但神山高中的延续和我们是否在校就读无关。以前一个年级九个班的时候，也会进行学生会主席的选举。从老旧的程度来看，现在的投票箱应该从那个时期开始就投入使用了。

就算班级数量少了，多余的箱子也没必要扔掉。说不定今后每个年级又会变成九个班了。

“专用大楼一楼的仓库里沉睡着为数众多的投票箱，犯人知道这一点，并偷偷地拿出了箱子，将黑票放进去后，假装成选举管理委员混进会议室。

“他没有在登记表上写下什么，就算箱子上了锁，管钥匙的人也会打开它。

“因为钥匙只有一把，所有投票箱都得靠它才能打开。你明天早点去会议室，数数投票箱的数量就知道了。如果是二十五个，那就证据确凿了。毕竟犯人没有时间将箱子放回仓库，如果你去得够早，说不定可以碰上打算消灭证据的犯人呢。”

只要想到学校里或许存放着多余的旧投票箱，就不难看穿犯人的伎俩了。因为老姐也是神山高中的毕业生，我才能意识到学校的一切并非一成不变。而里志只有一个妹妹，自然无法很快反应过来。虽然只是如此，但不知为何我会心生不快。明知道这不过是时间流逝引发的认知落差，却总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不，其实你并不明白这个中含意吧”。

“我太在意箱子里面了……总觉得还缺失了什么。”

里志呢喃道，他的话似乎意有所指。我不由得耸了耸肩，口袋中的零钱随之叮当作响。

6

之后听里志说，那天晚上他将我们得出的假说告诉了总务委员长，再由委员长传达给了选举管理的委员长。选举管理的委员长坚持认为高一E班的那位同学很可疑，但确认到会议室里有二十五个投票箱后，还是收回了自己的主张。

他们补上系统的漏洞，重新进行投票，结果常光清一郎成为新一任学生会主席。午休时，他通过校内广播发表了就职演说，但没有提及选举过程中出现的风波。

那天早上去会议室的时候，他们将正准备拿走多余投票箱的犯人逮个正着。我没有过问那个学生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人的犯案动机。正如里志所说：

“接下来就是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了，不关我的事。”

对此我完全赞同。

---

[1]注：日本金融机构，以中小企业为对象，从事存款、放款、贴现等业务。

[2]注：原文用的是日本北海道地区的方言。

[3]注：指日剧《 必杀办事人》 系列中的办事人，表面上有正当的职业，实际上是替天行道的杀手。

镜中不得见

1

契机是某个周日。

那天我出门购物去了。之前勉强能使用的G笔[1]终于寿命已尽，而且网点纸也不够用，云形尺[2]又不知道丢哪里了，我就想重新买一把。我在经常光顾的杂货店随手买齐了物品，顺路去了一趟电器行。我一直想尝试用电脑绘画，所以打算去看看价格。家里有一台父亲换给我的主机，但内存太小，没法用来画画。

现在的电脑已经便宜不少，但光靠我的零花钱还是买不起，算上数位板后的价格更是让我望而却步。小福应该知道一些省钱的办法，不过就算降到半价我也买不起。看来对我而言，投身于数码世界依旧只是未来的梦想。

我走出电器行，正好遇到熟面孔。

“这不是伊原吗？好久不见——”

对方一眼就认出了我，我却花了一点时间才想起她是谁。那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池平。她染了头发，还化了妆，所以我一时没认出来。

初中时，池平一直努力地融入班级，对太花哨的东西并没有多大兴趣。现在她整个人都不太一样了，不仅仅是因为发色和化妆。

“啊，好久不见。”

我挥了挥手。我们的关系谈不上亲密，但不算交恶，初中有一年还走得比较近。和同班同学久别重逢，倒也让人感怀。

“你在干吗呢？”

“我在考虑要不要买电脑。”

“这样啊——你要买怎样的？”

“嗯，我觉得太贵了，还是以后再说吧。”

“也是——电脑好贵呀。”

池平有些夸张地回应道，接着看向了我的购物袋。

“你买了什么？”

“啊，嗯。”

突然被这么一问，我不由得语塞。除了小福和折木几个人外，我不曾告诉其他初中同学自己在画漫画的事。虽说不是什么坏事，但别人知道后多半会让我拿出作品看看。这样太丢人了，搞不好他们还会把我当成怪胎。

“文具。”

我并没有撒谎。

明明我回答得很淡漠，池平却莫名地感佩，连连点头。

“啊——对呢，伊原脑子挺好使的。”

换作初中时期，这句话不免有些阴阳怪气，明显是成绩不好的人基于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情绪在对优等生冷嘲热讽。

可现在池平的这句话倒像是发自内心，所以我也没有多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她的赞美。我倒不觉得自己的脑子好使，但目前就读的高中确实比她的学校优秀，太谦虚的话反倒显得虚情假意。初中毕业已经一年多了，我们能像这样自然地交谈，或许正说明彼此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长吧。

只是，购物袋里装着的不是普通的学习用品，而是比较特殊的文具。这多少让我觉得自己在欺骗池平。

“你也来买东西吗？”

“嗯，我在找便宜的摄像机，不过看中的款式比预算贵了一千日元。”

“摄像机？”

“嗯！”她的声音突然高了八度，“我在玩乐队，但乐队里只有我的水平不够，我就想用摄像机拍下视频，以便做参考练习。我可是很努力的！”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见过太多自称想画漫画却完全不练习的人。和他们相比，池平的确很努力了。

“嗯，好棒呀。你负责什么乐器？”

“贝斯，不过乐队还缺一个主唱……”说到这里，池平的表情突然变得明朗，“对了，伊原，你挺会唱歌吧？现在加入了什么社团吗？”

话题转换得太快了吧！

她怎么会产生这种误会呢？我只记得自己在合唱团里担任过声部主唱，那还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意，才落到我头上的。

我赶忙解释道：

“嗯，我参加了社团，放学后很忙，回家也不能休息。而且，我其实不太会唱歌。”

“这样啊，是体育社团吗？”

“不是，文化类的，社团里还有其他你认识的人。”

“咦，谁呀？”

“福部……还有折木。”

我没多想就说了出来。

池平却突然扬起眉毛。我顿时后悔自己说错了话，但已经来不及了。

“折木！那家伙吗？”

她鄙夷地说道。

也不知道她误会了什么，突然用关切的语气说道：

“这样啊，折木和你是同一社团啊，肯定很糟糕吧？”

“啊，嗯。”

池平压低声音说道：

“我不知道你参加了什么社团……不过，要是那家伙做得过分了，你别和他客气。虽然我帮不上忙，但总有人会帮你吧。”

我将差点脱口而出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在那之后，我们又随便聊了两句，然后相互告别。回家的路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关于折木的事。

池平的反应不算过分，当年镝矢初中初三五班的同学都有理由鄙视折木奉太郎。不对，严格来说，当年的所有毕业生都有理由鄙视他。

我也不是忘了那件事，只是……

我感受着河岸的凉风，缓缓地行走着。那件事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才发酵，但应该不是一、二月份发生的。我记不太清了，多半是十一月下旬吧。

2

镝矢初中有一项传统，每一届毕业生都要全员参与毕业制作。

毕业制作的形式年年不尽相同。建校几十年以来，能想到的创意基本已经用尽。上一届的毕业制作居然是“植树”。近两百位毕业生一个接一个传递着树苗，再由最后一个人种进土里。这种所谓的“全员参与的毕业制作”简直是笑话。

我不清楚毕业制作定下来的流程，既然涉及钱的问题，多半是教职员工开会决定的吧。总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这一届打算做出更像“作品”的东西。

“我们打算制作一面巨大的镜子。”

班长细岛同学刚说完，全班就陷入一头雾水的状态。没有人想到要亲手制作镜子，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参与其中。

担任班长的细岛同学自然不是腼腆的人，但天生容易脸红。当时，他应该也涨红着脸说道：

“呃——准确地说，是制作大镜子的镜框。”

总之，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要为纵高接近两米的大镜子制作木质装饰框。每个班会分到一部分雕刻木框的任务。完成之后，这面以浮雕镶边的镜子将永远映照着镝矢初中的学生。

镜子这个选择是好是坏难以评价。校园里有这么一面镜子或许挺便利的，但说不定几年后就会变成怪谈的一部分。

实际流程的操作从整体的设计开始。

“负责设计的是二班的鹰栖同学。”

我听到后并不觉得意外。鹰栖亚美同学曾在本市举办的绘画比赛中获得银奖，还为学校的运动会绘制了吉祥物。她是我们这一届中屈指可数的绘画高手。

鹰栖同学的设计被分成几十个部件，平均分配给五个班级。各班内部再分组进行雕刻，最后拼接起来就完成了。

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工作。当时我们正面临高中入学考试，十二月正是需要潜心备考的时候。要是分派下来的任务很麻烦，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为难吧。于是，我们都没有异议，毕业制作就这么开始了。

鹰栖同学的设计中规中矩，镜框上缠绕着长长的葡萄藤，四处点缀着繁密的树叶，一串串 葡萄压弯了枝头，有些部件上还有瓢虫、蝴蝶和飞翔的小鸟。我也是等到制作完成后，才知道整体的设计是怎样的。一开始分配给我们班的只有一些边长十厘米的正方形木板块，以及分成几部分的设计原稿。

我们组负责镜子左侧的装饰浮雕。细岛 同学说，镜框上下部分的设计要比左右两侧精细。经讨论决定，负责上下部分的小组各雕刻一块浮雕，负责左右部分的每组雕刻两块。

我们拿到两幅设计原稿，一幅由微卷的藤蔓和充满朝气的树叶构成，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另一幅却是小鸟正在啄食藤蔓上长出的葡萄。

组里的男生抱怨道：

“为什么只有我们要雕刻小鸟啊？”

“那些家伙只需雕刻藤蔓吧？凭什么？”

话糙理不糙。分配给我们小组的设计原稿明显比其他小组复杂，所以男生们才会觉得工作量不均衡。

但是——

“一开始也没有人说分配是绝对均等的吧？”

我的反驳同样成立。

之后我又多说了一句：

“反正你们也不会帮忙吧，别说那么多废话。”

听我这么一说，男生们马上老实了，内心大概在为不用干活而欢呼雀跃吧。我有点恼火，不过考虑到设计比较复杂，制作周期很短，而且考试将至，让那些笨手笨脚的男生负责雕刻实在太冒险。

小福说过，我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因为我向来不喜欢谈论自己，所以当时装作没听到他的评价，不过之后想想，他果然很懂我。毕业制作的任务分配没有做到绝对公平，我却毫无异议地接受了。

所幸我比较擅长木雕，而且组里还有一名美术部的女生，名叫三岛。她最擅长的是蚀刻画，不过雕刻刀用得比我娴熟。区区两块边长十厘米的正方形木板，对我们来说根本是小菜一碟。当然，这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备考。

我和三岛关系不算亲密，没有怎么说过话。虽然我没资格说别人，但三岛是那种不爱和人打交道的类型。不过，一起进行毕业制作的那十多天里，我们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秘密，至少我对三岛坦白了想成为漫画家的梦想。三岛并没有嘲笑我，但也没有随口肯定，只是微笑着说：

“那肯定会很辛苦吧。”

小鸟基本是由三岛完成的。话说回来，那到底是什么鸟呢？

“应该是麻雀吧？”

“麻雀啊。”

“那就当它是麻雀吧。”

经过简单的讨论后，我们直接称之为麻雀。现在想来，那应该是蜂鸟才对。

至少对我而言，毕业制作是一段不错的回忆。

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也遇到了不值一提的问题。就在即将完成的时候，一个之前从未接近过我们的男生突然跑来发牢骚：

“这种东西不该只交给擅长的人来做吧？既然意在制造回忆，也应该让不擅长的人参与进来，这样才有意义嘛。”

那你怎么不早说？还是说，你只是想分享完工的喜悦？我有一肚子想反击的话，那时的我说话比现在还冲。

“你是笨蛋吗？”

我只回了这么一句。

我们顺利完成了两块部件的雕刻。尽管我和三岛的作品在效果上有一定落差，但还算和设计原稿相符，我对此很满意。

其他小组也各自完成了任务，微微弯曲的藤蔓和占了大半块正方形木板的葡萄基本都准备好了。

很快就到了截止日期。

问题也在那天出现了。最后一个提交的小组，交出来的作品惨不忍睹。

那个小组负责的是镜子下部的装饰部件。在鹰栖同学的设计原稿中，横向延伸的藤蔓先是大幅度下垂，接着以一个弧度向上攀升。不知为何，下垂的藤蔓底部呈现出一个锐角。想自然地再现藤蔓下垂后往上延伸的感觉并非易事，但和我们雕刻的“麻雀”相比，还是简单得多。

然而，提交上来的作品仅有一条藤蔓横亘其中。不，那甚至称不上是藤蔓，木板中央仅有一根毫无雕琢痕迹的木棒。

这件作品完全无视设计原稿，明显是敷衍了事。细岛同学接过手后，顿时涨红了脸，高声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谈雕刻得好不好，你怎么可以无视设计原稿呢？”

提交作品的那名男生百无聊赖地说道：

“因为要雕成弯曲的太麻烦了。”

那名男生正是折木。

装饰框的组装工作必须在购入镜子前完成。我们已经没时间重新雕刻了，只好硬着头皮用了折木提交的部件。

我也参与了浮雕的组装工作，地点就在体育馆。大家先在地上铺满报纸，然后在报纸上将各班提交的部件拼接起来。每个部件上都有编号，只需按照顺序组装即可。

大致拼好后，我们往接缝处涂上黏合剂。因为使用的强力胶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项工作是由老师完成的。老师戴着手套，弓着腰用毛刷给部件的接缝处涂胶，包括我在内的学生则站在一旁观看。时值冬日，昼短夜长。我记得天色马上就暗了，好像还下起了小雪。

涂黏合剂的任务总算告一段落。老师舒展着腰背，说道：

“好了，完成了。”

在黏合剂变干前不能乱动框架，我们就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渐渐觉得，或许组装镜框并不需要这么多人手。

不过，在场的学生想必都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成就感。隔壁班的几个男生交头接耳：

“不错嘛。”

“是啊。”

对于初中生来说，作品的完成度的确很高了。

整体看来，成品之中我和三岛制作的部分尤其值得称赞，我对此分外满意。和其他人制作的部件相比，我们的部件相当显眼，堪称优秀。

相对的，几十个部件当中也有一些制作得很粗糙，甚至可说是拙劣。明明是浮雕，有的藤蔓却雕刻得太浅，和其他部件连在一起时显得格格不入；有的葡萄只呈现出网格的图案；还有的藤蔓甚至没和树叶连在一起，让人不禁疑惑叶子是怎么浮在半空中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折木雕刻的那根木棒最偷工减料。

不过，当时我多少感到安心。带有强烈新艺术运动[3]风格的曲线群中，只有折木雕刻的藤蔓是笔直的、缺乏雕琢的，但一眼望去也不算太大的瑕疵。所幸他的那块部件位于镜子下方，并不是什么特别显眼的位置。至少那根藤蔓和左右两边连接得上。如此一来，大家也不会说只有五班偷懒了吧。

听说黏合剂要两三天后才能全部干透，所以当天已经没有别的事可做。我们收拾好多余的报纸，就在大家准备解散的时候，鹰栖同学走进了体育馆。

我早就听说过鹰栖同学的大名，但初中三年从未和她同班，那天是第一次将她的脸和名字对上号。我本以为她会像典型的艺术家那般长相纤细，没想到真人的五官很立体。要不是身边的同学说了一句“啊，鹰栖同学”，我还不知道来人是谁。

她不是独自一人，身旁还跟着三名女生，大概是她的朋友吧。此时，她朝负责组装的人喊道：

“怎么样，完成了吗？”

她的声音听上去很轻佻。我感到不对劲，怎么也无法将那以葡萄为主体的厚重设计和她的笑声联系起来。

鹰栖同学和那三名女生有说有笑地走到镜框前。

我以为她也会对成品感到满意，虽说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但这毕竟是集体作业，肯定无法十全十美。成品没能完美地再现她的设计，不过倒也差强人意。其他参与组装的人也友好地迎接着她的到来。

然而，看清地上的浮雕后，鹰栖同学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咦……”

我还记得，当时她表情上的变化令人毛骨悚然。看到她铁青的脸后，我瞬间理解到什么叫“面无血色”。

鹰栖同学脚下一个踉跄，抬起胳膊指向一处浮雕，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她指着的正是折木那块偷工减料的部件。她的惨叫声响彻冬日的体育馆：

“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太过分了，开什么玩笑，太过分了！”

三名女生见她有些混乱，赶忙上前安慰。

“怎么回事？”

“你冷静一点。”

她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没想到鹰栖同学开始哭了。她捂着脸，泣不成声。三名女生束手无策，就把矛头转向我们：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这么雕刻的？”

“这可是初中生活最后的回忆，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

“快道歉，向亚美道歉！”

话虽如此，但雕刻那块部件的人并不在场。大家只能面面相觑，看着鹰栖同学哭个不停。老师也上前劝说，却不管用。

最后，老师看了一圈负责组装的人员，问道：

“这块部件是哪个班负责的？”

除了鹰栖同学，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花了一点时间准备，应该不到十秒吧，这才鼓起勇气说道：

“是五班。”

话音刚落，三人组马上将矛头对准我：

“宰了你。”

“以死谢罪吧。”

她们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难，要不是老师从旁说了一句“又不是伊原负责的”，辱骂声恐怕还会继续。

初三五班的毕业制作敷衍了事，惹哭了设计者鹰栖亚美。

次日，这则新闻传遍了整个年级。五班丢尽了脸面，而大家都知道“犯人”正是折木。

班上有几个人对折木大加指责：

“你要对此负责。”

“去道歉啊。”

“五班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然而，那家伙对一切责难置若罔闻。

没有人站出来为折木辩护，午休时间越来越难在班上看见他的身影。我是图书委员，所以知道那家伙中午总是跑来图书室。不过，他

不借阅那里的图书，而是找个地方看自己的书。

我觉得错不全在折木身上，毕竟那块部件不是他一个人负责的，而是分派给整个五班的任务。初三五班以六个人为一小组进行毕业制作。除折木之外的五个人也应该对此负责，只指责他一个人显然是不对的。我看到连那个小组的人都对他群起而攻之，顿时有种近乎反胃的不快感。

虽是这么说，但折木自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坐在图书室里看书的时候，我从不敢和他对上视线。

不过，忍受责难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事情发生后没过几天，镝矢初中就放寒假了。寒假结束后就是第三学期[4]了，没有人会花费精力再纠结于毕业制作的事了。

毕竟高中入学考试已经近在眼前。

遇见池平后，那天晚上我坐在自己房间的书桌前，陷入了思考。

进入高中后，我加入了古籍研究社，和折木时常有说话的机会，但毕业制作事件始终是扎在我心中的一根刺。我一直不认为那都是折木的错，但也觉得他仅仅因为嫌麻烦就消极怠工，未免太缺乏责任感了。

在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

我当初加入古籍研究社只是为了接近小福，折木对我来说无足轻重。不过，我见证了他解决好几起事件的经过，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那家伙。当然，我也从没想过要去了解他。

他帮小千解开了一直困扰着她的谜题：到底是什么让幼年的她那么悲伤呢？

尽管彼此非亲非故，他还是协助学长学姐们完成了一度停滞的自制电影。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老实说，看到折木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我挺惊讶的，甚至觉得区区一个折木也太嚣张了。现在回想起来，最让人吃惊的另有其事。

“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我自言自语，在书架上寻觅着什么。平时应该经常整理，这样需要的时候才能第一时间找到。

《冰菓》是一本没有明确写作目标的古怪文集，是我在去年独自编辑而成的。由于提交印量需求的时候出了大的纰漏，我不太愿意面对成书，故而一直封存在书架之中。

我记得大致内容，其实不必翻开来看。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折木为了这本文集认认真真地写了稿件。

对特殊事件格外上心并非难事，在运动会上全力拼搏，或是在亲戚的婚礼上特别起劲都是常有的事。“有人死在密室里！”“什么，怎么回事？！”遇到这种情况，正常人都会激动地跑去看个究竟吧。

但沉下心写文集的稿件就不一样了。和发生什么事就去看热闹不同，光靠一腔热血是无法完成的。

以小福为例，给《冰菓》写稿可耗费了他不少心力。因为我喜欢他，才让他在社团活动室里正坐，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小福，我一开始就说过吧？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啊？我早说过了，光写有趣的东西是不够的。这样根本毫无计划性可言。有趣当然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写作的时候，哪怕是不太有趣的东西，也得咬紧牙关认认真真地写，不然根本无法完成。你总是不认真听别人说话，才一直拖到现在。给我好好反省。反省了吗？反省了吧？那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了，坐到我身边来！”

小福这个人也不算特别没用，倒不如说他的资质很普通。漫画研究会的文集更加……算了，别再回忆那件事了。

折木将《冰菓》的稿件交给我的时候，脸上依旧是那副百无聊赖的表情。当时我还在和印刷厂沟通，甚至连截稿日期都没确定下来。我也冷淡地接过稿件，但心里其实吃了一惊。那家伙好像总把“非做不可的事就尽快解决”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而我总以为那是他为了偷懒找的借口。那时我觉得折木这个人还真是说到做到。对于必须做的事，他似乎从不怠慢。

这一年来，我在古籍研究社目睹了折木的所作所为，不禁重新思考：折木真的是一个会在大家共同完成毕业制作时公然偷懒、无可救药的懒鬼吗？

我躺倒在床上，呢喃道：

“总觉得很可疑。”

他似乎隐瞒了什么。当初他会那么做，是不是有什么意图？肯定是这样的。如今我敢确定，折木肯定是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才上交了那么粗糙的浮雕作品。

我倒不是在意那家伙，但如果事关鹰栖同学的眼泪以及初三五班的名誉……

即便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还是想知道真相。

3

我打算就此事略做调查，可气的是第一天就碰了壁。

周一放学后，我来到地学教室。因为这件事和折木有关，所以直接问他本人应该就能知道一切内情了。

教室里只有折木一个人。换作平时，我会觉得运气不佳，不过今天倒是正好。他像往常那样坐在倒数第三排的桌子前，单手捧着文库本，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我走进教室时，他也只是抬眼看了看，随即又看向手中的书。这种反应也一如往常。

我连书包都没有放下，就快步朝他走了过去。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着呆。说起来，他到底在看什么书呢？我歪着脑袋，想看清那本书的封面，折木却像齿轮联动似的放下书来，挡住了书名。等到我站直身子后，他也重新拿起了书。折木应该不会带什么见不得人的书来学校，那他干吗遮遮掩掩的？我如此想着，不知不觉中语气也变得尖刻起来：

“我有话要问你。”

这句话像是警察在质问嫌疑犯，折木却不以为意，只是茫然地指了指自己，回了一句：

“问我？”

即便对方是折木，我这样的态度也太恶劣了。

“啊，抱歉，我不是要向你抱怨什么，只是想问一下以前的事。”

“以前的事？”

折木说着，放下了手中的书，但还是谨慎地将封面朝下。

“谈历史的话，里志比较在行吧。”

我并不打算迎合他的俏皮话，就近拉了一把椅子，在他的面前坐下。

“是初中时候的事。”

“这方面里志比较清楚吧。”

“是关于毕业制作的事。”

折木顿时用认真的眼神看向我，这才慢悠悠地答道：

“这种事也是里志比较清楚吧？”

小福的确参与了毕业制作的管理工作，所以折木会提到小福也不奇怪，但我总觉得他是想敷衍什么，便伸手指了指他，说道：

“我要问的事与你有关，总不至于还是小福比较清楚吧。”

“谁知道呢，我对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行了，听我说。”我收回指向他的手，握成拳头放在桌上，“你还记得那面大镜子吧？镜框上有浮雕的那面。当时你偷懒了吧？”

折木别开视线，叹息般说道：

“那件事啊，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昨天遇上池平了，聊天的时候提到了你。”

考虑到这家伙真的会忘掉同班同学的名字，我又补充了一句：

“是初三五班的女生。”

“啊，我还记得。”

“真的吗？”

折木的视线游移不定。

“我真的记得，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眼睛和头发都是黑色的。”

“你在耍我吗？”

折木微微皱着眉，将手放在封面朝下的文库本上。

“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呢。”

“呃，啊，抱歉！那之后再说吧。”

“没事。”他将文库本推到桌角，接着双手搭在桌上，继续说道，“那时我确实给班上添了麻烦，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看来并非如此。我再次道歉。”

他向我低下了头。

他的态度可嘉，但我反而有些失望。他居然想用这种小把戏蒙混过去？真是太小看我了。不知不觉间，我和折木打交道的时日也算久了，我对他的这些小心思清楚得很。折木显然是想摆出低姿态，尽快结束和我的对话。

“我不是来向你兴师问罪的。回答我，当初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你问为什么……”折木有些语塞，但还是说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样心灵手巧啊。”

“我知道你动手能力差，但只是因为手脚笨，就会雕刻成那种样子吗？”

如果折木回答“是”，我绝不会接受这个答案。他负责的那块浮雕不是品相不佳的问题，而是完全无视了设计，明显是敷衍了事。

可折木只是轻轻地挠着头说道：

“还有其他原因吧，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就没放在心上。”

“你不记得了？”

“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备考的事。毕业制作这种东西，就算做得再好，毕业之后也没人看了吧？干吗要那么认真呢……虽然我记不太清了，但多半是因为这个吧。”

“这样啊。”我微微探出身子，紧紧地盯着折木，“你是说，你因为忙于备考才敷衍了事，没有其他原因了？”

很遗憾，虽然我无法做到仅凭眼神就判断对方是否在撒谎，但还是能注意到表情的变化。始终板着脸的折木，看起来还是动摇了。

“……”

没错，他的表情变了。

无论是谁，被人正面盯久了都会觉得不适，或许还会害羞吧。

此刻，折木甚至有点脸红。

“折木。”

“干吗？”

我其实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的脸变红了？为什么会脸红？他生气了吗？

我又试着套他的话，但他只是不断用“忘了”“记不清了”之类的说辞搪塞我，就是不肯松口。

转为迂回作战吧。

我先调查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等到事实全部摆在面前，折木就会老实承认了吧。不过，要怎么做呢？晚上，我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左思右想，觉得最好还是去问当时和折木一组的同学。

不过到了现在，我也不记得和折木同组的是哪些人了，这种时候就轮到毕业相册登场了。除了各班的集体照外，相册里还有学生们三五成群拍摄的照片。我不清楚其他班的情况，反正五班是按小组进行合照的，真没想到现在能派上用场。

我从书架上取下相册，在桌子上摊开，翻到五班那一页。相片上是折木和同组的五个人。大概是出于摄影师的要求，平日里总是板着脸的折木扯出笑容，脸都僵住了。如果这几个人中有人也考进了神山高中，那就好办了。

“嗯……很好。”

找到了！我用食指敲了敲照片中的某个同学。

那是芝野惠，为人有些轻率，但还挺热心肠的。她的口头禅是“我一定要减肥成功”，虽说体态是有点丰腴，但远远没有她自己说的那么夸张。

我在神山高中时常碰到她，去年的体育大课还是一起上的。太好了，芝野比较好说话。虽然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几班，但应该很容易打听。不过，这都是明天的任务了，我暂且将折木的事抛在脑后。

难得翻开毕业相册，没理由不看看过去的小福。我翻动页面，找到初三时的福部里志后，不由得笑出声来。

“哇……完全是一个小鬼头！”

现在小福的长相依旧很中性，看不出他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不过看了以前的照片后，我才发现他多少还是有所变化，想必我也是一样。

好了，眼部保养结束，接下来是作业时间。

果不其然，次日我没费多少功夫就打听到了芝野所在的班级。我接连问了两个朋友，从第二个人的口中打听到她是高二E班的学生。那时已经过了第三节课，我便等到午休再去找她。

说到午休时间，首先就是吃便当了。不过每到中午，我都不觉得饿。小福说是早餐吃太多了，我则一边暗想着“原来如此”，一边踩了一下他的脚。总之，我快速解决了午饭，来到E班一瞧，发现芝野还没有吃完，只好在走廊上消磨时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走进E班的教室。按理说我也当了好多年学生，可不知为何，一走进别班的教室就会变得紧张。

芝野正和朋友谈笑风生，看来减肥依旧没什么效果。她看到我走过来后，微笑着问道：

“哎呀，伊原，好久不见。怎么了，你有什么事要找谁吗？”

“嗯，有点事。”

“找谁？我帮你叫一下吧？”

“呃，其实我是有点事想问你，现在方便吗？”

芝野似乎不觉得吃惊，爽快地答道：

“行呀，我们去那边吧。”

我们来到E班教室的窗边，站着聊了起来。窗户敞开着，习习凉风吹入室内。记忆中，初中时我们好像也曾这么聊过天，这种奇怪的感觉惹人发笑。

“什么事呢？”

“上周日我碰见池平了。”

“咦，池平啊。好怀念啊，听说她在玩音乐。”

我有些讶异。

“你居然知道呀，她说现在缺主唱，正着急呢。”

“哦——”芝野的表情阴沉下来，“你打算去她的乐队唱歌吗？啊，还是说，你在帮她找主唱？”

芝野似乎想说她很想帮忙，但唱歌的事就算了。

我赶忙摆了摆手说：

“不是的，我想问的不是这个，是关于毕业制作的事，就是那面大镜子的浮雕——”

“啊……你说那件事啊。”芝野似乎有些释然，微微别开视线，“没想到过去这么久了，还有人提起这事。好吧，这也不奇怪。”

我之前考虑过要如何开口，最后还是觉得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最合适。要是提问的时候遮遮掩掩，事后被人追究“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可就麻烦了，更何况我向来喜欢光明正大。于是，我直接说道：

“我现在加入了古籍研究社，和折木是同一个社团。我和池平提起这件事后，她马上一脸嫌恶。好吧，这也没办法。”

“啊——折木呀。嗯，还有人一直记恨着他呢。”

“可现在想来，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不知不觉中，我的声音越来越高，“折木这个人成天发着呆，而且很怕麻烦，对不对？”

“我没怎么和他说过话，不过印象中好像是这样。”

“但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会轻易偷懒的人……你还记得运动会的时候，长田还是谁说自己肚子疼，没有参加接力赛跑的事吗？”

芝野有些不快地点了点头：

“我当然记得，当时顶替她的人可是我呀。”

“是这样吗？长田她们几个任性得很，参加合唱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

哎呀，这样下去就变成往事闲聊了。午休时间很短暂，我赶紧打住，回到一开始的话题。

“总而言之，”我顿了顿，这才问道，“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块浮雕是折木一个人完成的？当时应该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制作吧？我没记错的话，最终的成品是折木一个人提交的，结果大家都怪罪他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折木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差，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雕刻的任务会落到他的身上。我们小组的任务是我和三岛两人共同完成的。要是折木是我们组的成员，甚至用不着碰到雕刻刀。

果不其然，这个问题似乎触及芝野的痛处。她一时语塞，表情也变得有些冷漠。我并不打算指责包括芝野在内的其他组员，但在她听来，肯定还是有种被责难的感觉。

不过，她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

“那是折木自己要求的。”

“咦……”

“他说反正会有人帮忙，那就是小菜一碟，然后拿着设计原稿和木板就走了。我们相信了他的说法……这么说好像有点冠冕堂皇，其实我们巴不得有人出来承担任务，大家就把麻烦事推给他了。”

想必他们的情况和我们小组如出一辙吧。一说男生不用动手，那些人便求之不得，各做各自的事去了。

“所以啊——”

她叹了一口气。

我突然想到一件不相干的事：初中时的芝野多半不会像现在这样叹气吧。

“或许我们真的要向折木赔不是。”

“嗯……”

我点了点头，却不觉得她必须道歉。也不知道她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光凭表情无从判断。

前年冬天，折木独自承担了他们小组的毕业制作，而且是他一个人难以完成的浮雕任务。我的直觉没有错，他肯定有什么意图。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折木口中那个‘会来帮忙的人’是谁？”

我也只是随口问问，并不指望得到答案。毕竟芝野和折木的关系不算亲密，她应该也不知道吧。

说到这位谜之帮手，我的脑中倒是有一个人选。毕竟称得上是折木朋友的只有一名男生——小福。可就算有小福帮忙，折木也没必要独自承担下来吧？

我如此思考着，芝野却显得有些犹豫。我已经做好听她说“不知道”的心理准备，她却突然回答道：

“鸟羽麻美。”

“咦？”

“折木找到的帮手是一个叫鸟羽麻美的女生。”

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看来初中三年里我和那个女生并没有交集。等等，还是说我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好像是他的女友。”

咦，我还是没有印象。虽说镝矢初中的学生人数比不上神山高中，但一个年级也有两百多人，就算其中有我不认识的人也不奇怪。

我想到这里，总算听清了芝野那句话的真正含意。

“呃，你说什么？”

“女友。”[5]

我向来不喜欢自说自话，但此时此刻，我对自己的性格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听到让人难以置信的话后，我的惊叫声居然响彻教室。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种表现。

留在教室里的E班学生都向我投来视线，我赶忙用手捂住了嘴。糟糕，我刚才太吵了。可是，没想到折木居然有女友！

陷入混乱的我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

芝野压低声音说道：

“我曾问过他毕业制作什么时候能完成，然后那家伙说‘这就要看麻美了’。我当时顺口问了一句‘麻美，是说鸟羽麻美吗’，结果

他整个人都慌了，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是没料到我认识麻美吧，多半觉得自己说漏嘴了。”

“呃，但是……你记得可真清楚呢。”

这当然不是重点。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提到麻美，也不知道他居然有女友。当然，”芝野苦笑道，“我不像你这么惊讶就是了。”

这时，芝野稍微向后退去，看样子是打算结束和我的这场交谈。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午休时间只剩不到五分钟了。

“想见麻美的话，你直接去摄影部就行了。其实升上高中后，我都没和她说过话，只在KANYA祭上看过她的照片。”

说到这里，芝野又调侃似的多说了一句：

“啊，不过折木应该知道麻美在哪里吧。”

想弄清毕业制作的谜题，鸟羽麻美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线索人物。

尽管我有这种直觉，放学后还是没有急着去摄影部的活动室，而是来到了地学教室。我踏着响亮的脚步声爬着楼梯。折木这混蛋，看我不好好教训你。我无视脑中不断响起的“折木现在不一定在活动室吧”“而且你干吗要教训他啊”之类的理性言论，一路爬到专用大楼的四楼，猛地拉开地学教室的门。

折木在教室里，依旧坐在老位子上。

要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我早就冲上前去扯住他的衣领使劲摇晃了。我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小千正笑容满面地坐在折木的斜对面。她察觉到我走了进来，便抬起小手示意。

“啊，摩耶花同学，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听有趣的故事呢。”

小千，你先听我说，这家伙啊……

好在我还没有混乱到胡乱开口的境地。我用力做了一下深呼吸。伊原摩耶花，冷静下来，事情还没有核实清楚呢。

“咦，什么故事啊？”

这次是折木开口说道：

“是我姐姐的奇闻趣事。该说是英雄事迹还是什么呢，反正是傻里傻气的故事。”

他平时都板着脸，现在倒是挺和善的样子。

小千像是想到了什么好点子，双手一拍说道：

“折木同学，请你也说给摩耶花同学听听吧。从头开始讲。”

“从头开始？”

折木嫌麻烦似的说道。小千接着开口，听起来似乎心情不错：

“没错，从头开始讲。故事的开头不是很有趣吗？而且……”

“而且什么？”

“其实故事里有个地方，我有点在意。”

折木整个人仿佛虚脱了。

“从头开始啊？该怎么讲呢——”

“可不能因为讲第二遍就省略细节啊。”

折木狠狠地瞪了小千一眼，看来他的确想跳着讲故事。

小千能恢复笑容倒也是好事。升上高二后发生了不少事，她此刻的笑容尤其珍贵。

当着小千的面，我实在无法开口提起折木那位“女友”的事。

更何况，这件事十有八九是芝野搞错了。以折木的个性，就算有女生站在他的面前认认真真地说“我喜欢你”，像他那么腐朽的人应该也听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吧。这种人怎么可能背着大家谈恋爱呢？

4

当晚我给小福打了电话。

可气的是，折木的故事的确很有趣，听着听着，时间就过去了。当天下午小福一直没有出现，我上次见到他还是上周六的事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三天没有碰过面。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按下手机最新的一条通话记录。电话一拨通，小福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嗨。”

“啊……你接电话可真快啊。”

总觉得小福正忍着笑意。

“其实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都已经拿起手机准备按下通话键了。正巧你就打了过来。”

“这样呀。”我扑到床上，将脸埋进枕头里，“话说，我今天听说了一件怪事。”

“咦，什么事啊？”

我舔了舔嘴唇。

“你认识鸟羽麻美吗？”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我能想象到小福那困惑的表情。

“嗯，我听说过。她是摄影部的吧。听摄影部的部长说，那个女生似乎很固执，不肯参加摄影展，让人很头疼。”

“小福，你还认识摄影部的部长？”

“通过委员会的工作认识的。”

“这样啊……”

得知小福居然和我不认识的人打过交道，我顿时觉得胸口发沉。哎呀，真是讨厌，我这是怎么了？我赶紧深呼吸，排解沉重的心情，

然后开口说道：

“而且啊，那位鸟羽同学好像也是镝矢初中毕业的。”

“好像是这样。”

“你很了解她吗？”

有人说她是折木的女友。若真的如此，小福多半会感到震惊吧？

老实说，像这样套小福的话还挺有趣的，从不痛不痒的问题开始，一步步慢慢试探，就像在玩游戏一样。

小福的回答却总是不按节奏来。换作别人，恐怕不会注意到他的语气隐约有些阴沉吧。

“我对她也算有所了解。摩耶花，你有事要找鸟羽同学吗？”

“嗯，算是吧，被你发现了。”

“这个嘛……如果你要见她，最好留点神。”

小福的语气不像在开玩笑，于是我也爬起身来，端正了坐姿。

“鸟羽同学对镝矢初中的同级生不太友好。你要是想和她顺利沟通，最好别提初中时候的事。”

我很想问这是为什么。

小福却生怕我如此发问一般，语气顿时明快起来：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和你说啊，周日我遇到一件麻烦事……”

他一打开话匣子，就没有我插嘴的余地了。总觉得被他带了节奏，不过我很快就放弃抵抗了。

有些话不适合在电话里细聊，毕竟我也希望能和小福愉快地交谈。

来神山高中读书已经一年多了，我还不知道学校里有暗室。摄影部将化学准备室当成活动室，并在那里增设了一间暗室。

昨晚和小福通了电话后，我查找毕业相册，认清了鸟羽麻美的长相。除了戴着一副眼镜外，她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硬要说的话，就是有点瘦吧。虽说她本人看起来没什么特点，但翻看其他合照后，我发现她还是有一点与众不同——她几乎不会笑。

总之，知道她的长相后，事情就好办了。放学后我来到化学准备室，发现活动室里的女生并非鸟羽麻美。那里还有一名天然卷的男生。从领口的徽章来看，他是高三的学生。于是，我向他打听鸟羽麻美的去处。

“鸟羽同学啊——”他摸了摸下巴，反问道，“你有急事吗？”

倒也不算是急事，毕竟“折木毕业制作偷懒事件”都是前年冬天的事了。我当然想尽快弄清其中隐藏的秘密，但也不至于着急到想在今天或明天之内得到答案。

“也不是很急。如果会打扰到她，我就改天再来吧。”

我以为鸟羽同学在暗室里，那名高三男生却呢喃了一句“应该也无所谓”，接着若无其事地答道：

“她在楼顶上。”

“楼顶？”

我鹦鹉学舌般问道。

虽然我不知道学校里有暗室，但至少知道校内并没有楼梯通往楼顶，毕竟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就在最高一层楼里。想去楼顶的话，只能攀着墙上的铁梯爬上去，而且梯子的顶部有一扇沉重的铁门，想也知道门肯定上着锁。

“没错，她就在楼顶。我们有那扇铁门的备用钥匙，你可要保密。”

我很好奇这备用钥匙是摄影部代代相传的“宝物”，还是鸟羽麻美的个人收藏，不过这并不是重点。我道过谢后便离开化学准备室，驾轻就熟地走上专用大楼的楼梯。我并不急着和鸟羽同学见面，不过平时可没什么机会能到楼顶去。伊原摩耶花虽不至于和傻瓜、烟尘一样喜欢高的地方，但还是想去楼顶见识见识。

来到四楼后，我发现地学教室的门关上了，不知道现在谁在里面。折木已经连续两天过来了，或许今天不在这里。小福要来的话也差不多是时候了。待会儿我再过去看看吧。

很快我便来到那架安设在白墙上的铁梯前。我之前就知道有这么一架梯子，却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爬上去。我往上一瞧，随即发现上方的铁门微微开了一条缝。的确有人在楼顶上。

“好吧。”

我轻轻握拳，鼓起干劲，然后伸手扶住梯子。

附近没有“禁止进入”的警告牌，但一般来说，学生到楼顶上去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没记错的话，神山高中的教学楼楼顶并没有护栏之类的东西。老师要是发现了，绝对会大发雷霆，摄影部的备用钥匙也会被没收吧。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攀爬垂直的梯子意外地需要臂力，纤细的横杆勒得手生疼。铁梯上没有残留着上一位攀爬者的体温。每向上爬一级，我便感觉身体的热量被夺走了一些，心里十分不快。

嘿咻，嘿咻。我默默在心中喊着拍子，一步一步向上爬。铁梯的横杆其实还不到十根，爬起来很吃力，但也没花多少时间。没过多久，我便伸手够到了通往楼顶的铁门。门轻易就推开了。我颇感意外，本来还以为楼顶上风大，得多花几分气力呢。

我站到了楼顶上。

这里没有人打扫，四下脏兮兮的。一名女生正站在三脚架前。她没有盯着取景器，也没有调整镜头的方向，只是站在原地。

“鸟羽同学？”

我推开铁门时没有发出声音，也难怪她没有意识到我的到来。女生缓缓地回过头来，漆黑的瞳孔紧紧地盯着我。

“谁啊？”

我还是头一次见识到这种一句话就能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场。

她肯定是鸟羽麻美，长相和毕业相册上的一模一样。

可我还是不免自问，这个人真的是鸟羽同学吗？相册中的她，总的来说就是缺乏个性，混在人群里就找不着了。即便曾经在走廊上擦肩而过，也难以对她留下印象。

此刻站在楼顶上的她却不一样，全身心地排斥我这名闯入者。这样的她哪里缺乏个性了，都快让我做噩梦了。我也是稍后才注意到，她现在并没有戴着眼镜。

我后悔不该抱着好奇的心态闯入她的私人空间，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我开口说道：

“我是高二C班的伊原摩耶花，你是鸟羽麻美同学吧？”

听到自己的名字后，她不快地别开了视线。

“是部长告诉你的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部长，是一名天然卷的男生说你在这里的。”

“是那家伙啊……”她嫌恶地说道，“也就是说，你认识我？有事吗？”

“嗯。”

露天之下，两人相距太远。于是我上前几步，靠近鸟羽同学。

“我有点事想问你，现在方便吗？”

她的嘴角浮现出讽刺的笑意。

“你都找到这里来了，还问‘现在方便吗’？”

好吧，这倒也是。

“行呀，什么事？”

我回忆起小福的忠告。他说最好不要提及初中的事，可这不太现实。

“我想问问毕业制作的事。”

“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镝矢初中的毕业制作，就是那面大镜子的镜框。”

总觉得她瞬间就僵住了，明显对“毕业制作”四个字有了反应。我没指望仅凭表情的变化就能看穿她的内心，但现在她明显有些抗拒。在她彻底拒绝之前，我必须先把全部手牌打出去。

我抬高音量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情，当初毕业制作的时候，有一名男生被大家记恨了，就是当时五班的折木奉太郎。那家伙提交的浮雕偷工减料，结果惹哭了负责设计的鹰栖同学。

“可我现在觉得不对劲。折木这个人挺懒的，但还没有自我中心到会去糟蹋全员参与的毕业制作。我觉得他会偷工减料肯定是有原因的。经过一番调查，我发现你也和这件事有关。毕业制作的时候，你和折木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还是说，你与此事完全无关？”

听我这么一问，鸟羽同学居然笑了。那是彻头彻尾的冷笑，不带半分亲切和暖意，仿佛在说“你什么都不懂，也难怪会说出这么奇怪的问题”。楼顶上没有风，晴空万里，温暖宜人，我却感到丝丝寒意。

鸟羽同学问道：

“你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她的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一切早就结束了。

不对，一切还没有结束。

“我要道歉。”

她听到后眉头一皱，重复我的话：

“道歉？”

“没错，道歉。”

“向谁？”

“当然是折木啊……”

班上的同学都责备折木的怠工行为，认为他仅仅因为嫌麻烦便毁掉了初中的最后回忆。一直到毕业，除了上课时间外，折木都很少待在教室里。

那家伙总是躲在图书室里独自看书。我在图书室的时候，也很少与他对上视线。

毕业后我们都升学了。在神山高中的图书室里遇上他时，我的心中依旧有疙瘩。折木这个人信不过，做事靠不住，不配当小福的朋友——这种意识模模糊糊，但的确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

这都要归咎于浮雕上那根直直的葡萄藤蔓。如果那只是因为偷懒，那一届毕业生的确有充分的理由鄙视他。

可如果不只是那样呢？

鸟羽同学继续揶揄道：

“谁知道呢？你觉得他会原谅你吗？我可不清楚啊。”

看来她果然知道什么。我猛地抬起头来，接着她又补充道：

“事到如今，这么做还有意义吗？不过，折木同学一直遭人记恨也是一个问题。”

提到折木的名字时，鸟羽同学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喜悦，似乎还有些感怀。我突然想起“女友”这个难以置信的词。

“鸟羽同学，折木是你的……”

“是我的英雄吧，诸如此类。”

英雄？折木是英雄？

此刻，鸟羽同学甚至面带微笑。

详情还是之后再了解吧，我得趁她不那么抗拒的时候多套几句话，便继续问道：

“那么毕业制作的事……”

“这个嘛，就像是被消除的诅咒吧。”

“折木在毕业制作的时候做了什么？”

鸟羽同学咧嘴一笑，说道：

“谁知道呢？我没有必要都告诉你。不过，要是前年冬天你这么问，或许我会开开心心地说出一切吧。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你们居然会记恨折木同学，实在是蠢得不可救药。”

她的意思是事到如今已经不愿细讲吗？

微风吹过。在没有护栏的楼顶上，些许微风也能让人心生恐惧。此刻的我看上去只是在逞强吧。鸟羽同学则意兴阑珊地耸了耸肩，说道：

“你要是这么好奇，就去看看那面镜子吧。不过，不倒过来想的话，你多半还是不会懂的。好了，别妨碍我的社团活动了，能请你下楼去吗？”

她说罢，便想转过身去。

我突然想起小千的笑容。昨天听折木讲故事的时候，她笑得那么开心。

“等等，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好烦呀。”

鸟羽同学皱起眉头，我赶忙问了一个今后不会问第二遍的问题：

“升上高中后，你和折木见过面吗？”

所幸鸟羽同学没有多想就答道：

“我把折木同学当成英雄。”

“……”

“我若去见他、和他说话，反而会毁了这份敬重吧？”

说完，她整个人背过身去，缩在相机的取景器前，显然不打算继续回答问题了。

5

问题果然出在那面镜子上。

从楼顶下来后，我没有前往地学教室。虽然我不太甘心，但鸟羽同学说得没错，事到如今一切都太迟了。要是我提起鸟羽麻美然后软

磨硬泡，或许能撬开折木的嘴巴，可掐着对方的脖子问出原因再向他道歉，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要是小福在那里，我倒是想去见他，可毕业制作这件事和他关系不大，毕竟当时他和折木、鸟羽同学都不同班。总觉得找他打听的话有点不厚道，还是先忍忍吧。

我朝教学楼走去，拿上放在教室里的书包，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现在还不算太晚，还没到镝矢初中的闭校时间。

高中生有很多不能涉足的场所，像是法律禁止入内的场所，条例禁止入内的场所，校规禁止入内的场所，禁区相当多。

也有无人禁止但本人完全不想进入的场所，初中母校便是其中之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我站在镝矢初中的正门前，看着教学楼出入口处花坛中盛开的万寿菊和洋兰，不由得双颊发烫。田径社和棒球社的学生正在操场上训练，铜管乐的演奏声传入耳中。各种细节和神山高中相差无几，为什么我会这么望而却步呢？

原因很简单，我已经哭着笑着从这里毕业了。一旦毕业，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也不可以回去了。

我检视自己的装扮，身上穿着的是本市众所周知的神山高中校服。要不先回一趟家，换上镝矢初中的校服吧？幸运的是——又或者说遗憾的是——初中毕业后我基本没长个子。虽然以后还有机会，但当下只能认命。就算穿上以前的初中校服，也不会不合适吧。

想到这里，我摇了摇头，试图消除杂念。我在想什么啊，是打算玩角色扮演吗？别想这些有的没的，光明正大地走进去就是了。再怎么纠结，我也不过是走进自己的母校，并不需要太大的勇气。

好的，走吧。

穿过校门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自己同手同脚了。

教学楼的入口分为学生专用、教职员工专用和来宾专用。我自然不算来宾，所以打算老老实实地从学生专用入口进去。可仔细一想，学生入口那边没有那种给外部人员准备的室内拖鞋。那样的话，我就没办法在教学楼里走动了。我只好抱着冒犯的心态重新绕回来宾入口。

要是那里有前台，我的心里或许会好过一点。“我是这里的毕业生伊原，能进去一下吗？”“可以的。”如此这般得到口头许可的话，我的行为就名正言顺了。然而，镝矢初中的来宾专用入口此刻空无一人，仿佛在说“唯有问心无愧者方可入得此门”。不过我来都来了，也不能一直畏畏缩缩的。我钻进入口脱去鞋子，擅自从鞋柜里取出写着“镝矢初中”四个金字的茶色拖鞋。

那面镜子名为“回忆之镜”。这个名字简单直接，不过分矫揉造作，倒也不错。我们还没毕业的时候，镜子就挂在墙上了，所以我知道具体位置。这栋教学楼两侧都有楼梯，而镜子就挂在其中一侧楼梯对面的墙上。我倒不怕被人发现，但还是快步朝着目标走去。

离闭校时间还有半小时，校内还不至于空无一人，但我在走廊上没有遇到一个人。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有些惆怅。要是能遇上身穿水手服的女生，我的心中多半会涌现一股温暖的情愫：直到去年的三

月之前，我也是这样的啊。然而，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鸟羽同学的话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被消除的诅咒”啊。

这是什么意思？受诅咒的镜子？是白雪公主的故事吗？哦，那是魔法镜。难道是一到午夜镜面相对后就会产生诅咒的双子镜？可“回忆之镜”只有一面呀，而且要是有什么诅咒，“消除”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左思右想着，不知不觉中已经站在“回忆之镜”前。

“镜子原来这么小吗？”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要是我回到小学的校园，惊叹面积之小，那多半是因为我长高了不少。然而，与最后一次看见“回忆之镜”时相比，我的个子并无多大变化。看着墙上的那面镜子，我却觉得小得可怜。

不对，这面镜子足以映照出我的全身，至少也有两米高吧。应该说，它已经相当大了。难道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这面镜子在我心中的形象愈发高大了？

“还真是令人怀念呀。”

我伸出手指。

至少从形式上说，镜子是全体毕业生共同完成的作品，这一点毋庸置疑。拼接镜框的时候我也在场。黏合工作主要是由老师完成的，所以我没什么亲自动手的真实感，但镜框左侧那只啄食果实的小鸟无

疑是我和三岛的劳动成果。现在看来，当初我们嘴里的麻雀果然是一只蜂鸟。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就该尽力把它雕刻得更像蜂鸟一些。

镜子的旁边贴着一张塑料名牌，上边写着“回忆之镜（设计：鹰栖亚美）”几个字，还标注了我们毕业的年份。

“鹰栖同学的名字倒是留在了这里。”

毕业时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能将自己的名字永久铭刻在母校之中固然让人艳羡，但同时我又觉得，还好上面不是自己的名字。

除了大小感觉不同外，还有一点与我印象中的不大相同——镜框上的藤蔓太纤细了。我记得那些藤蔓相当粗，缠绕在一块块边长十厘米的正方形木板上。成品上的藤蔓最粗不过两厘米左右，弯弯曲曲地缠绕在镜框之上。

我不由得呢喃道：

“六十分吧。”

初中时我满心觉得这个设计很完美。

可现在看来，藤蔓弯曲的地方过多，略显冗赘，镜子下方更是矫揉造作，藤蔓和树叶、果实纠缠在一起，来来去去，上上下下，看得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树干和昆虫这些装饰，愈发不成章法。

话虽如此，将设计重心放在下方倒也不是坏事，总比上方繁复、下方单调好。

那么——

我后退一步，整面镜子便进入我的视野里。

之前我只顾着看镜框，此时才看到镜中的自己正皱着眉，环抱双手站立着。

“诅咒之镜……”

镜面本身只是老师或其他什么人订购的普通镜子，要是小福在场，他应该会向我讲述镜面的成像原理吧。很难想象这面镜子上附着什么诅咒。

真要说的话，被诅咒的也应该是我们雕刻的镜框吧。

“不过，诅咒已经消除了吧。”

这恐怕是折木的功劳。

就在这时，我被镜子上众多曲线中唯一的直线吸引了。那是折木雕刻的部分。

诅咒。

“咦——”

鸟羽同学还说了什么来着？折木是英雄，要是见面的话，就会毁了这份敬重，所以选择不再见面。要是不倒过来想的话，我多半还是不会懂。

“啊，难道说——”

不对劲。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很奇怪。

难道说，鸟羽同学所谓的“倒过来想”，指的是倒立吗？

倒立。

“可我今天穿着裙子呀……”

要是小福在身边，倒立时我就可以让他帮忙按住裙摆了。

倒立，倒过来。

“啊，难道说……”

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相机功能后，将镜头朝向镜子。镜中的我也朝着这边举起手机。

我设定的快门声是简简单单的一声“乒”。

我调出刚拍下的照片，然后将手机屏幕倒过来看。

“原来……是这样。”

夕阳之下，我独自在校园中呢喃道。

6

地学教室里只有折木、小福和我，今天小千不在。

小福在一旁听着也无妨。我来到坐在老位子上的折木面前，默默地摆出几张打印好的照片。

折木着实吃了一惊。这也不奇怪，要是突然有人在我的面前摆照片，我肯定也会感到讶异。可他也没说什么，静静地看着我将最后一张照片放下。小福也是一样。

照片上是“回忆之镜”镜框的下半部分，包括折木偷工减料的那块在内，总共有十五张。打印这些耗尽了我那台打印机的油墨，下周日再拉上小福一起去补货吧。

看到我停下手来，折木才问道：

“这是什么？”

事到如今，这家伙还想装糊涂。

“这是毕业制作啊。”

“啊，对啊。”

“你也太不会撒谎了，语气那么不自然。”

折木挠了挠脸颊。

“昨天我见到鸟羽麻美了。折木，你知道鸟羽同学也在神山高中吗？”

我只是姑且一问，其实没必要这么问。毕竟已经同校一年多了，他们总能在哪里碰上才对。

然而，折木的回答总是那么出人意料：

“不知道，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呃。”

“她还好吗？”

她的状态算“还好”吗？完全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不过，那倒不算浑浑噩噩。

“我觉得还行。”

“这样啊，那就好。”

“她让我在镜子前倒立。”

我将十五张照片倒过来。小福一言不发地坐在折木的身旁，这种态度表明了一件事：福部里志对折木、鸟羽麻美、毕业制作之间的“三角关系”心知肚明。

正面看来，照片上只是布满了繁冗的曲线，可倒过来看，图案就大为不同了。

绕圈的藤蔓倒过来看是“I”。

上上下下的藤蔓倒过来看很像“W”。

然后是“H”“A”，都是有点印象但没有系统学过的手写体，辨认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十五张照片上的字母构成一句话：

“WE HATE A AMI T.”

“讨厌亚美[6]……真是过分，居然在毕业制作上玩这种把戏。”

折木不再拙劣地掩饰什么，点了点头说道：

“对，我也这么觉得。”

“可是语法错了。”

“是啊。”

“专有名词前面不加不定冠词。”

“可不是。”

“说起来，你负责的是这块部件，对吧？”

我指向两个“A”之间那块部件的照片，折木沉默地点了点头。

剩下的我已经不用和他确认了，想必他也充分意识到我已经知道了真相。

利用弯弯曲曲的藤蔓隐藏在毕业制作中的文字，原本是“WE HATE ASAMI T[7]”。不过，折木故意去掉一个字母，改变了句子的意思。

原本针对鸟羽麻美的诅咒被消除了。

我看向小福。

“喂，小福，我昨天去了一趟镝矢初中。”

“咦，大家还好吗？”

“不知道，我没有遇到别人。不过，我看到镜框边上有一个名牌，上面写着鹰栖亚美的名字。”

“这样啊。”

“那个名牌是小福让人制作的吧？”

小福和折木面面相觑。

这两个人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知道后也能帮上什么忙吧。这些男生真是不够义气，不对，应该说他们想太多了？

鹰栖亚美和她的跟班合伙欺负鸟羽麻美。公然欺负同学的话，其他班肯定也会有传闻。既然我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想必这种欺凌是暗地里发生的，多半是在补习班之类的校外地点进行。

接到毕业制作的设计任务后，鹰栖亚美打算最后再找个乐子。她要以镝矢初中全体学生的名义送给鸟羽麻美一句话，而且这句话会在镝矢初中保留很久——“我们讨厌鸟羽麻美。”

遗憾的是，折木注意到了她们的把戏。他负责的那块部件上隐藏着一个倒立的“S”，光看这一个字母，即便是他也难以把握全貌，毕竟每个小组拿到手的只是本组部件的设计原稿。他多半是觉得可疑，就和小福沟通了一下。小福当时负责毕业制作进程的管理工作，手头肯定有整体的设计图。

两人看过设计图后辨识出了整句话，但叫停整个制作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倒是可以改变文字的内容。

也难怪组装镜框的那天，鹰栖亚美会在寒冷的体育馆里哭泣，因为用来中伤“ASAMI T”的文字居然变成了“AMI T”。

我对折木说道：

“鸟羽同学说你是英雄。”

我仔细观察着折木的表情。

他果然脸红了。发现镜框中的隐藏信息后，我同时明白了折木为什么要隐瞒此事。他拯救了鸟羽同学，为此感到害羞。身为节能主义者，居然心念一动凭借“偷懒”这一手段拯救了女生，想必他不愿让别人知晓此事吧。

真是一个傻瓜。

“没想到事到如今这个秘密还是暴露了。我越来越不能小看摩耶花了。”

小福若无其事地说道。

折木叹了一口气，对小福说：

“当时我们还犹豫，是直接把藤蔓雕刻成直的，还是改为‘T’比较好呢。”

“没错，我当时觉得改成‘T’也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折木那块部件上的字母是“T”，整句话就会变成“WE HATE ATAMI T”。

“不过嘛，我对热海[8]倒也没什么怨念。”

没想到他们还想用这种小伎俩敷衍我。我也算认识他们很久了，很清楚他们心中在盘算什么。折木和小福无非是想用这类玩笑话尽快结束目前的话题，太明显了。

我可不会让他们如愿，于是斩钉截铁地说道：

“折木，抱歉。我完全不知道当时你的良苦用心，还那么鄙视你，真的非常抱歉。”

折木的视线游移不定，最后看向放在桌角的文库本，这才松了一口气似的伸手拿过来。他像捧着符咒般将文库本握在手中，别开视线说道：

“行了，你赶紧把照片收起来吧……我刚好看到精彩的地方。”

要是手上有一面镜子就好了，我真想让他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

[1]注：蘸水笔的一种，因笔尖镂空处呈“G”字而得名，描线有弹性。

[2]注：绘图工具，用来绘制曲率半径不同的非圆自由曲线。

[3]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掀起的装饰艺术运动，在装饰上突出表现曲线和有机形态。

[4]注：日本中小学大多实行每学年分三个学期的制度，四到七月为第一学期，九到十二月为第二学期，次年的一到三月为第三学期。

[5]注：日语中“女友”和“她”都能用“彼女”表示，芝野的那句“好像是他的女友”，乍听之下也可以理解为“好像是她”。

[6]注：在日语里，鹰栖亚美的罗马字是“AMI　TAKASU”，“AMI　T”可理解为鹰栖亚美的简称。

[7]注：在日语里，鸟羽麻美的罗马字是“ASAMI　TOBA”，“ASAMI　T”可理解为鸟羽麻美的简称。

[8]注：“热海”的日文发音为“ATAMI ”。

群山可已放晴？

放学后，一架直升机陡然造访。

“啪啦啪啦”的螺旋桨声越来越近，朝我们逼近而来，迟迟不肯退去。由于声音在我们头顶上方停留许久，我开始怀疑直升机是否要降落在校园里。就在这时，声音却逐渐远去了。

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地学教室中有四名学生。我在看书，里志居然在做作业，坐在不远处的千反田和伊原则有说有笑。

巨大的螺旋桨声并未打乱我们的节奏。声音远去后，我们却怅然若失，陷入了沉默。这种感觉可真奇妙。我无意打破这份沉默，但还是率先开口说道：

“是直升机啊。”

我已经听过好几次直升机的螺旋桨声了，今天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一件事。

“小木挺喜欢直升机呢。”

我本来是冲着里志和伊原说的，做出反应的却是千反田。

“你是说小木同学？高二D班的小木高广同学吗？”

“那是谁啊？”

“就是高二D班的那位。”

除了古籍研究社外，我不曾参加其他社团活动，又怎么可能知道其他班学生的名字呢？我合上手中的书。

“这个小木你并不认识。他是我们初中时的英语老师。里志，你认识他吧？”

里志听到我的问题后，将自动铅笔放在桌上，抬头看向我。不过，他的表情有些发懵，似乎没明白我到底想说什么。

“我当然认识小木老师，初三时他可是我的班主任。不过，我从没听说过他喜欢直升机呀。”

他的回答让我无法释然。按道理说，这种无关紧要的事，里志应该比我清楚才对。

“我还以为，小木喜欢直升机这件事应该人尽皆 知呢。”

我一边说一边瞥了瞥伊原。她应该知道这件事吧。

里志、伊原和我都是从镝矢初中毕业后升入神山高中的，只有千反田是例外。然而，伊原明明注意到了我的视线，却目光茫然，只是随便应了一声。

好奇怪，为什么里志和伊原都不知道？连我这种向来不关心学校老师动向的人都知道，他们却闻所未闻。这着实不太合理。况且伊原一直和我同班，没理由不知道啊。

“伊原，你不记得了吗？以前镝矢初中上空会有直升机飞过来。”

“好几十次吧？”

她的反应很冷淡，不过话说回来，她对我的态度一贯如此。

“其中有一次，小木突然停止讲课，冲到窗前抬头看天空。他盯着直升机飞近后又远去，这才一边笑着解释说‘我很喜欢直升机’，一边回到讲台前。”

“嗯……”伊原的表情看似有些不甘心，“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当时那位老师是小木吗？”

“是小木啊。”

还好，你这不是记得吗？

里志依然有节奏地晃着脑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难不成他是在做消除肩部疲劳的体操吗？他很快就停下动作，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不对劲呀。”

“有什么不对劲的，确实发生过那种事嘛。”

“可是，自卫队 的直升机组成Squadron飞过时，明明是难得一见的景象，我却不记得小木老师有所反应。”

这句话里有几个地方我不明白。

“什么是Squadron？”

“编队。”

“为什么你知道那是自卫队的直升机？”

“除此之外，我没听说过哪里的直升机中队会排成箭镞形编队飞行。”

原来如此，那么还剩最后一个疑问。

“当时小木确实在场，是吗？”

里志皱了皱眉头。

“应该是吧。看到直升机后，我想起了‘ATM’，还找词典查了这个词。也就是说，当时我在上英语课，那么站在讲台上的就只能是小木老师了，毕竟我初中三年的英语一直是他教的。”

伊原和千反田应该无法理解直升机和自动取款机之间有什么关联，然而里志说的“ATM”其实是“反坦克导弹”的英文缩写，是军用直升机的常规配置武器。这个先不谈了。

“没错。要是空中出现了那种景象，小木应该会跑到操场上，兴奋得手舞足蹈才对。”

“他应该不会手舞足蹈吧。”

我说的只是比喻。

伊原的记忆似乎也在逐步苏醒。

“嗯，看到直升机出现后很开心的人确实是小木老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才升上初中没多久吧。”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当时我还想，初中学校里居然有这种奇怪的老师。”

“但正如小福所说，之后小木老师对直升机再也没有什么反应。”

那是刚入学的时候吗？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不过仔细想想，除了那次，小木的确没有做过类似的事了。

里志似乎也回忆起了不少事情。

“提到小木老师的话，比起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是还有更具冲击性的传说吗？那可是令人震惊的小木传说。”

“别胡编乱造。”

我以为里志又打算故作夸张地说一些琐碎小事，没想到他却显得有些不满。

“才不是，我可没有胡编乱造，是他自己这么说的。”

好吧，那个人的确很喜欢闲扯。见我陷入沉默后，里志满意地笑了笑，接着装模作样地说道：

“小木老师他呀……其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就算说给你们听，估计你们也会觉得我在胡扯吧。”

“别绕弯子了，快说。”

“据他本人所说，他这辈子遭过三次雷击。”

对千反田来说，小木喜欢直升机也好，和ATM有什么关联也好，都不过是陌生人的往事罢了。虽然她的好奇心胜于常人，但多半不会对这些旧闻感兴趣吧。她在一旁沉默了许久后，终于还是插嘴道：

“咦，雷击？你是说雷击？”

她用食指指了指上方。里志点头说道：

“没错，我说的就是雷(thunder)。”

这种事我倒是没听说过。我沉默着看向伊原，她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微微摇了摇头，看来她对此也一无所知。

尽管千反田和小木素昧平生，她还是一脸沉痛地皱起了眉头。

“三次？居然还能安然无恙？”

“一共三次[1]。”

这个冷笑话一点也不好笑，装作没听见或许是最佳的选择。

里志对自己说出的话完全不以为意，继续说道：

“虽说不是每次都直接被击中，但也不算安然无恙。据说有一次他直接失去了意识，身上还留有烧伤的痕迹。”

“这样呀……不过人还活着，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雷击的确足以致命。小木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的伤痕，虽然个子矮小，但给人身体强健的印象。被雷击中三次还没什么大毛病，或许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可我有点好奇。雷击？还是三次？这种事可能吗？

神山市并不经常出现打雷的天气，小木却被雷击中过三次。里志应该没有撒谎，虽然他时不时会杜撰一些莫须有的故事，但一旦强调“我没撒谎”，那断然是实话实说了。

那么，就是小木撒谎了？这样也很奇怪。不少人会拿自己的不幸作为谈资，可拿“我被雷击中过三次哦”这种事骗人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想着想着，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某个念头，而且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念头。

我问道：

“里志，图书馆里有旧报纸吧？”

听到我突然转变话题后，里志有些不满，但还是答道：

“有啊，我们学校的图书室也有收藏，不过数量不多。”

说起来，伊原还是图书委员啊。我偶尔会去图书室，总能看到她坐在前台那里。

这件事与神山高中无关，光靠图书室的剪报还不够。我拿起自己的书包，开口说道：

“我回去了，路上顺便去一趟图书馆。你要一起来吗？”

里志听到后觉得有些奇怪。

“怎么回事？你看起来很有干劲啊。”

干劲？应该不是吧。只是那种念头太过强烈，促使我行动起来。

“我很好奇。”

话一说出口，我顿时觉得室内的空气发生了变化，不对，应该说整个气氛变了样。里志用手捂着嘴，伊原的表情则像吃到什么酸东西似的。

里志做出夸张的肢体动作，有些慌张地问道：

“奉太郎？你是奉太郎吧？你是折木奉太郎吧？没被外星人附身吧？还是说，你被千反田同学附身了？”

“我就在这里呀。”

“折木，你还是先回去吧。现在赶紧回家，早点休息。睡暖和一点，等到明天，你肯定就会清醒了。”

我主动想做点什么，是多么不正常的事吗？就算是我，也一直基于自主意识呼吸着。我不知道图书馆什么时候关门，可以肯定的是，那里并非二十四小时营业，要是到达后发现已经闭馆了，那就不好玩了。还是别邀请这些没礼貌的家伙了，动作麻利一点吧。

我这么想着，便站起身来，千反田也站了起来。

“折木同学，你很好奇，对吧？”

“嗯，算是吧。”

“你要去调查吗？”

“虽然不见得能查到什么，但还是试试看吧。”

“我很好奇！”

怎，怎么回事？千反田穿过地学教室的桌椅，朝我逼近而来。她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下脚步，漆黑的瞳孔紧紧地盯着我看。

“没想到这世上居然有事物能激起折木同学的好奇心……到底是什么呢？我对此非常好奇！”

啊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家伙也很没礼貌。

里志似乎还在为作业头疼，所以不能和我同行。这倒没什么，我本来也没有特别希望他能奉陪。老实说，要是身为图书委员的伊原一起过来，倒是能帮上我，但我和她的关系还没有亲密到可以这样互帮互助。

结果我只能在校门口等着唯一的同伴——千反田。

现在正好是学生离校的高峰期，毕竟神山高中盛行文化社团，不断有身着校服的学生踏上归途。操场上依旧能看到体育社团活跃的身

影，不过也快到收拾东西的时间了，可以看到将成束栏架扛在肩上的田径部女生，以及在内场收拾上垒板的男生。

我平时都是走路上学，千反田则是骑车。没等多久，她便悠闲地踩着自行车，从学校后方的停车场骑了过来。

“我们走吧。”

听她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此刻神山高中附近到处是放学回家的学生，如果我和千反田一同前往图书馆，她势必得推着自行车穿过人潮。

我想到这里，觉得这样不太合适。

“你先过去吧。”

千反田猛地看向我，说道：

“你可以坐我的车一起走呀。”

我的脑中浮现出千反田踩着脚踏板，而我坐在后座上的画面。

怎么想都不合适吧。

仔细想来，我根本没必要在这里等她。如果她只是想看我调查的过程，两人在图书馆碰头就是了。我不再出声催促她先走，而是指了指道路的前方。千反田回了一句“稍后见”，正打算离开时——

我突然又想起什么，对着她的背影说道：

“啊，千反田。”

“什么？”

她用脚踩住地面，然后回过头来。

“你到了图书馆后，如果那边能检索过去的新闻报道，就先帮我查查小木正清这个人吧。大小的小，木头的木，正确的正，清爽的清。”

“明白了，待会儿见。”

我目送着她离去，心想她还真不适合骑自行车。她的身上有一股浓厚的旧时代女学生范儿，当然我并没有觉得她更适合坐马车或人力车。

我随后也融入放学回家的学生浪潮中，要是动作太慢，就会让千反田久等了，可跑起步来又违反节能主义的原则。好吧，只是快步走的话倒还好。

我盯着脚下，快步走了起来。前往市立图书馆并不需要绕很多远路，抄一下路就到了。我走在上下学必经的河边小路上。下雨天我会绕道走那条有拱廊的商业街，但多数时候还是走这边。沿途能看到三五成群的神高学生，有的似乎要回家，有的应该要去补习班，还有一些人或许另有目的地。没过多久，小路上的神高学生就剩下我一人了。

我走得有些累了，微微抬起头来，随即意识到身后有辆车开过来，便踱到路边避让。我抬头远望，峰顶白雪皑皑的神垣内群山[2]一如既往地耸立云端。

神山市就位于神垣内群山的山脚下，之前我因修学旅行之类的事情离开过神山市，意识到屏风般层峦叠嶂的群山不再居高临下地睥睨着我时，心里觉得既放松又不安。海拔超过三千米的群峰遮蔽了气流，会出现山峰两侧气候截然不同的情况。据说是这样。我本人从未去过山的那边，只是地理教科书上这么写着，老姐也说情况的确如此。

别说日本了，就算是世界各地，老姐也是说去就去。近在眼前的神垣内群山她已经走过几个来回。尽管折木供惠经历丰富，但似乎还称不上登山家，仅仅征服过几座据说比较适合新手攀爬的、海拔在一千五百米到两千米之间的山峰。

读小学的时候，我也跟着大人去过一次。毫无疑问，登山是极度违背节能主义的行为，所以我多半不会再踏足高山。

离傍晚还有些许时间。我没有忘记千反田还在等我，但还是眺望着早已司空见惯的群山好一会儿。

我时常会这样眺望神垣内群山。

刚到图书馆，千反田就悄无声息地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复印纸。

“我找到有关小木先生的情报了。”

那也用不着专门打印出来吧。我记得打印一页纸要花十日元，便从钱包中掏出一枚硬币递给千反田。她也没多说什么就收下了。

她找到的是去年报纸上的报道——

登山道美化活动在神垣内群山举行

二十六日，神山山岳会举办的镫岳登山道美化活动拉开了序幕。十一名志愿者参加了本次活动，在登山道的附近一带清理垃圾。神山山岳会会长小木正清先生（三十九岁）表示：“如今登山活动十分流行，然而不懂登山行为规范的登山者也多了起来。希望大家明白，在高山之中，行为规范很多时候关乎身家性命。”

“看来小木老师经常登山啊。”

或许是我的表情变得有些阴沉，千反田看着我的脸问道：

“请问……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你已经搜索了过去的全部报道吗？”

“我只搜索了近五年的报道，不过可以请那边的柜台人员帮忙检索更早的新闻。”

她说着说着，似乎注意到我的态度并不对劲。

听说小木曾三次遭到雷击后，我当时马上想到，这种事在平地上可能发生吗？

或许有这种可能。我曾听说这世上有人被雷击中过几十次，不过这不是我思考的重点，事实上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老实说，我并不希望这种预感成真，但还是走向柜台，对坐在电脑前、戴着银框眼镜的年轻女子说道：

“不好意思，我想检索报刊报道。”

“好的，您要查什么？”

我拜托她检索了升上初中那年四月到五月之间的报道。

敲击键盘的声音不断传来。女子没有看着键盘，也没有看显示器，而是一边看着我一边问道：

“有什么关键词吗？”

我稍作思考后答道：

“请搜‘遇难’。”

女子没问原因，面不改色地继续操作着电脑。

这个人是不是司书[3]呢？我之前以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是司书，有一次说起这件事时还遭到了伊原的嘲弄。无论是不是司书，这名女子的手脚都相当麻利，很快就帮我查到了符合条件的报道。

“一共有十二条，要追加关键词吗？”

“只有这么多的话，麻烦都给我看一下。”

女子将显示器转向我。

早前的新闻资料看来并未整理成数据库，只是能检索出来而已。屏幕上显示的只有标题，但我还是找到了预想中的文字——

“神垣内群山遇难，搜索行动遭瓶颈。”

就在我一言不发地看着显示器时，千反田在我的身后说道：

“这是五月九日的新闻。旧报纸就放在这一块，我们找找看吧。”

她的语气相当严肃。

千反田的观察力不太敏锐，有时我注意到了，伊原注意到了，甚至里志都注意到了，她却依旧处于状况之外。可听她刚才的语气，显然已经有所察觉。我沉默地转过身子，跟着千反田向前走去。

只要知道日期，想找当天的报纸便花不了多少功夫。不到一分钟，我们就找到了五月九日星期五的早报。镝矢初中的英语老师小木，应该也是在这天向大家表达了自己对直升机的喜爱。

新闻报道如下：

神山山岳会会员两人遇难

五月八日，神山市警察局获悉，俵田幸一先生（四十三岁）与村治勋先生（四十岁）超过预计下山时间依旧未归。二人均为神山山岳会会员，之前共同前往神垣内群山的錣岳进行登山。

山岳救援队出发后，因錣岳一带天气恶化，搜寻工作遭遇困难。县警视厅派出直升机前往神山市警察局，计划等到天气好转后从空中展开搜救工作。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千反田已经大致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只是不愿诉诸言语罢了。这件事是我回忆起来的，一切因我而起，自然该由我归纳答案。

我决定先说结论：

“也就是说，小木并不喜欢直升机。”

傍晚的图书馆里，人意外地多，有带着孩子的成年人，还有几个和我们穿一样校服的神高学生，也能看到其他学校的学生。图书馆内不能喧哗，我便压低声音说道：

“小木或许真的遭遇过三次雷击吧，然而城市里的一介英语教师会那么容易被雷击中吗？于是，我突然想到，他应该经常去那种容易遇上落雷的地方吧。”

“也就是山里吗？”

“没错。我当时就想，小木不只是一名教师，兴许还是登山家吧。如此一来，我顿时明白为什么他只说过一次自己喜欢直升机了。为保险起见，我决定还是来图书馆确认一下。”

现在摊在我们面前的是过去的报纸，上面报道了小木所属的山岳会有会员遇难的事。

“为什么小木只在那天对直升机表现出了兴趣？那是因为那些直升机有特别的意义。我猜想他应该是一直等待着直升机的到来吧。

“进一步说，他当时很在意直升机会不会来，所以一听到声音就忍不住去确认。”

英语老师在意直升机这种事只会让人觉得不明所以。

但如果是登山家，一切就说得通了。尤其是在神山市这种周围遍布三千米高峰的地方，要说一名登山家会在意是否有直升机飞过，从逆向思考的角度不难猜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和登山扯上关系的直升机，要么负责运送物资，要么就是——救援。

千反田的声音细如蚊呐，好在这里是图书馆，我总算能听清她在说什么。

“报道上写着，因为那天天气恶劣，直升机没能前往。”

“是啊。”

我没有说什么。既然千反田已经明白，我就无需多费口舌。

想必小木当时注意到在神山市警察局待机的直升机出动了。他一边从ABC开始教初一的学生们英语，一边关注着神垣内群山的天气情况。一旦放晴，直升机便会前往，受困者获救的可能性便会提高。

“不知小木老师当时心情如何。”

千反田呢喃道。听到这句话后，我又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直升机的声音很快远去，小木也从窗边回到讲台上，并且扯出“我喜欢直升机”这样的理由。我还记得小木当时的表情，还是说，那是我记错了？

“心情如何我也不知道，不过当时他好像笑了。”

或许是因为有学生在场，他才故意笑了出来吧？

我翻阅了后续几天的报纸，得知神山山岳会两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被找到。

找到遗体的正是县警视厅的直升机。

离开图书馆时已是日暮时分。虽说绕了远路，我和千反田回家的方向并不相同。我走出大门，正准备告别时，她突然说道：

“话说……”

“嗯？”

此刻她背对着我，似乎还低垂着头。

“我能问一件事吗？”

“问吧。”

“刚才你为什么会感到好奇呢？”

我忍不住苦笑。

“我主动展开调查真的那么奇怪吗？”

千反田笑了，仿佛在说“可不是吗”。

“嗯，我觉得这不太像你的作风。”

“那倒也是，毕竟我的原则向来是‘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

“不，我说的不是这一点。”

她不假思索地否定道。比起惊讶，她似乎更觉得困惑。

千反田继续说道：

“折木同学向来乐于助人，之前就帮过我好几次。但对于自己的事，你往往是不在乎的，今天为什么会主动解开自己的疑问呢……对不起，可我真的非常好奇。”

总觉得她的这番话不太对劲，似乎对我有什么严重的误解。

要修正这种误解恐怕要花上更多的时间，于是我决定只回答她的疑问：

“听到被雷击中的事后，我产生了不好的联想。”

“你之前也这么说过。”

“如果我的联想无误，这件事就一定要放在心上，也必须展开调查。”

如果是需要花上一周的复杂调查也就罢了，只是翻翻旧报纸的话倒无所谓，况且还有人帮忙。

不过，千反田似乎还没明白过来。

“你是说放在心上？”

“如果这种惨剧真的发生过，我就不该若无其事地说出‘小木好像很喜欢直升机’这种话，这样未免太神经大条了，所以我才那么在

意。”

我回答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

但不知为何，千反田顿时瞪大了双眼，似乎大感讶异。看到她的反应如此夸张，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赶忙又补充一句：

“与其说是神经大条，倒不如说是无法体会他人的感受吧。不过，今后我应该不会见到小木了，也没办法体会他的感受。”

“折木同学，你实在是……”

千反田似乎想说什么。

后半句话却在她的嘴里磨蹭了半天，始终没能说出口来，表情也变得怅然若失。许久之后，她才挤出一句话来：

“我也说不清楚。”

我实在猜不透她到底想说什么。既然她说不清楚，我多半也听不明白吧。

“这样啊，那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你的帮忙。”

“别客气，那回头见。”

我们简短地告了别。千反田的家很远，就算她骑着自行车，回到家也是晚上了吧。虽说是她主动提出要跟过来的，但我的内心还是过意不去。如此一来，我算欠了她一个人情。

回家的路上，我无意中望向远方。

神垣内的峰峦叠嶂，此刻已经完全融入夜空之中。

---

[1]注：在日语里，此处的发音是“SANDODA”，和“thunder”接近。

[2]注：即上高地群山，位于日本长野县西部的飞**驒**山脉南部梓川上游。

[3]注：图书馆里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图书的职员。在日本，需通过专业考试才能获得司书资格证。

我们的传说之书

1

我看过的第一本漫画是什么？虽然我很想回忆起来，但那已经是太过久远的往事了。脑海里浮现出好几个备选项，我无法判断到底是其中的哪一本。唯有沉迷于阅读的温暖记忆，如今依旧留存在脑中。

家里只有客厅里放着一座书架，上面摆放着布满尘埃的百科全书，以及从来无人问津的文学全集，并没有漫画的踪迹。我和漫画结缘主要是在姨妈家。姨妈家有一个简陋的铁制书架，虽然皮相不佳，却相当大，让人不由得抬头仰视。而且每一层都堆满了书，其中有一半都是漫画。读小学时，放学后我总是把书包往家里一放，跑去姨妈家看漫画，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姨妈和母亲不太一样，每次看到我过来都会笑着摸摸我的头，说着“漫画小摩耶又来啦”，然后随我看个痛快。现在想来，当时她应该把挑逗画面较多的漫画都挪到了书架上方。放在那里的话，还是小学生的我伸手也够不到。

转机出现在小学三年级，当时我正拿着《火鸟》[1]看得入迷……我记得是这样，还是说当时拿的是《Wild 7》[2]或者《奔向地球》[3]来着？没想到姨妈突然要请我吃点心。我小时候饭量不大，为了不影响到晚餐的食欲，便请姨妈不必为我准备食物。不过，当天好像有人送来高级的西瓜，姨妈便想让我也尝尝味道。

“小摩耶也去吃点西瓜吧。”

当时她是这么说的。然而，我已经不记得西瓜的味道了，这一点实在有愧于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反倒是她闲聊时说出的一句无关紧要的话：

“书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谁都可以写。”

我已经记不得她为什么说这句话了。或许是说到开车需要驾照，写书却不需要资格认证吧？不过，这句话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启发。

对啊，我自己也可以画漫画呀。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迫不及待，当天晚上就画起了漫画。我从小就不讨厌画图，美术课的成绩向来名列前茅，所以坚信自己一定能画出像样的漫画。然而，十几分钟过去后，我的信心被碾得粉碎。看着自己画出的那些拙劣图，我潸然泪下。不甘心，我不甘心，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咬牙切齿地责备着自己，任由眼泪滴落在笔记本上，同时激起了不服输的斗志。

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停下手中的画笔。

《 月刊Comic La Scene》 本来是《 月刊Comic Thin Saw》 的增刊，虽然Scene和Thin发音接近[4]，但杂志的内容大相径庭。与少年向的《 Thin Saw》 相比，《 La Scene》 要中性许多，给人一种不问年龄性别、欢迎任何喜欢漫画的人来阅读的感觉。不少杂志会打出“献给所有喜欢漫画的人”这类宣传语，但或许是考虑到漫画这种亚文化的特色，一般也不会连载什么太晦涩的作品。我没有太多买漫画杂志

的闲钱，也没有自己的房间，但每月十八日还是一期不落地购入《 La Scene》 。

和其他很多杂志一样，《 La Scene》 也接受漫画投稿，还设置了名为“新大陆奖”的漫画新人奖，每年举行四次。除获奖作品外，一些佳作同样有机会在杂志上露脸，还设有鼓励奖。鼓励奖大概有二十部作品，杂志会列出作品名，并配上简单的评语。

二月十八日是一个寒冷的周日。雪一直下，仿佛永不止息，将街道染成一片雪白。我裹着围巾，戴着耳罩，脚下蹬着橡胶雨鞋，全副武装前往国道边上的光文堂书店。我也不想在有遇难危险的周日外出，可那天毕竟是《 La Scene》 的发售日。虽然我每期必买，但也没有痴迷到新刊发售后一天都等不了的地步，只是今天发售的三月号情况较为特殊。

我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缓步前行，足足比平时多花了四倍的时间才抵达光文堂书店。我先站在门口小心地掸掉身上的雪花，以防弄湿图书，确认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后，这才走进书店。我吸了一口空调吹出的暖风，朝漫画区走去。

从结果上说，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La Scene》 还没进货。听书店的店员说，正式发售日是周日的时候，书店可能会提前或推迟发售。总之没货就是没货，我只能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

第二天是周一，放学后我请朋友代劳处理图书委员会的工作，也不去古籍研究社和漫画研究会露脸，径直奔出神山高中，沿着总算除过雪的道路一路小跑，钻进光文堂书店。我将用塑料绳捆扎着的《 La

Scene》抱在怀中，一边深呼吸一边走向收银台。站在收银台里面的是那位有过几面之缘的女店员，她用一如往常的甜美声音问道：

“要帮您装进袋子里吗？”

“麻烦你了。”我回答道，接着咽了咽口水说，“能帮我剪了绳子吗？”

对方听到这种要求会作何感想呢？我不禁感到害羞，但女店员似乎不觉得奇怪，应了一声后便剪断了塑料绳。

我抱着纸袋走出书店，飞快地取出杂志。我很少会站在书店前打开刚买的漫画杂志，要是被熟人看到了，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想？我一边想着，一边翻动着书页。

第十四届新大陆奖获奖作品《 反击的砰砰砰》，作者是狸穴守。

我不认识他，但愿这部作品有意思。

我看向佳作列表。如果被选为佳作，除名字外还会有一格图画，然而我没看到熟悉的画面。也就是说，我的作品并不在列。

我抬头望向澄澈的冬日天空，呼出一口白气。

鼓励奖呢？田坂市太郎、MILULU、正田金助、佐治亚• 佐藤、矢岛薰、地衣句叶伊瑠、井原花鹤、春阎魔……

“呃，咦？”

我不由得发出怪声。一名正要走进书店的男子瞟了我一眼，我却顾不上害羞。

“啊，啊。”

井原花鹤！《 塔之岛》！

上榜了！我的笔名和作品名出现在了《 月刊Comic La Scene》三月号上！

我合上《 La Scene》，又战战兢兢地打开来。我担心刚才看见的只是错觉，生怕合上书后再打开，一切就会截然不同。

当然不会有这种事。

2

五月的某个周一，天气晴朗，班会结束后我先去了一趟图书室。我同时加入了漫研、古籍研究社和图书委员会。我担任图书委员的值班日期是每周五，但周一值班的是一名今年四月才入学的新生，我便觉得至少要帮忙整理一下返还图书。顺利整理好图书后，离傍晚还有些许时间。虽然心里觉得偶尔还是去漫研露个脸比较好，但我的脚不自觉地往专用大楼四楼的角落——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走去。

我拉开地学教室的门，迎接我的是一如往常的欢快声音。

“哎呀，摩耶花，你来得正好！快来，快来。”

小福正在教室中央朝我招手，我顿时也露出笑容。

教室里净是高二的学生，看来今天高一生没来。福部里志和千反田爱瑠——小福和小千正并排坐着，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什么小册子。

折木则坐在稍远的地方，板着脸看向窗外。

“咦，怎么了？”

我将书包放在一旁的课桌上，朝他们走去。小千微笑着翻到册子的封面。

那是《 神山市读后感比赛汇总》 。

“这是四年前的东西了，昨天我打扫房间时无意中发现的。我便随手翻开瞧了瞧，结果看到某个出乎意料的名字。”

小千用她那纤细的手指翻动着纸页。金奖是“读《 青鸟》[5]有感，作者小岛 亚美”，银奖是“读《 山椒鱼》[6]有感，作者三山次郎”和“读《 圣诞颂歌》[7]有感，作者清水纪子”。接着是五名铜奖获得者，其中出现了“读《 快跑，梅洛斯！》[8]有感，作者折木奉太郎”。既然是四年前，那时我们还是初一新生吧。

“摩耶花同学以前和折木同学是一个班的，对吧？”

没错。很遗憾，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和折木同班，所以记得那家伙在读后感比赛中获过奖，但并未读过他的获奖作品，也不知道那届的获奖作品集结成册了。

“没想到是《 梅洛斯》 呀，总觉得不太像折木的风格。”

“瞧你说的，摩耶花，你觉得奉太郎自己会选这种歌颂友情的故事吗？多半是因为这本是指定读物吧。”

“要是这样，我应该有印象才对呀。《 梅洛斯》 是指定读物吗？”

小千不解地说道：

“我读初一的时候，暑假的指定读物好像是阿克赛尔• 哈克的《 小国王》 。”

说来好像是这样的。

三人不约而同地看着折木。折木没有看向我们，但显然已经意识到突然降临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只得叹了一口气，转过头来说：

“当时这本书是图书室里的读后感推荐读物，毕竟比较短嘛。”

啊，这个理由倒是比较容易接受。

小福笑得格外开心。

“然后啊，摩耶花，这篇读后感写得相当不错，让人深刻体会到初一那时的奉太郎已经形成他的风格了。”

小千也点了点头。

“我也津津有味地读完了。我可写不出这样的读后感。”

听他们俩这么一说，我也有了几分兴趣，不过还是先和折木确认一下为好。

“能让我也读读看吗？”

折木有点生闷气，但还是回应道：

“反正已经公开发表了。”

言下之意是，虽然他很不情愿，但既然已经发表了，就算他不让别人看也是徒然。这的确很像折木会给出的回答。于是我恭敬不如从命，从小千手中接过了册子。

原文应该是手写的，不过册子上的文章印成了铅字。

读《快跑，梅洛斯！》有感[9]

折木奉太郎

最近我读了《快跑，梅洛斯！》，真的非常精彩。还好最后梅洛斯和赛里俅蒂斯都得救了，迪奥尼斯也能回心转意，但愿他从此不再犯以前的错误。

梅洛斯原本无需奔跑。他的村子离王城有十里[10]地，也就是四十千米，就算用走的也只需花上十个小时。刚离开村子时，梅洛斯为了斩断犹豫才不断奔跑。离开村子一段距离后，他开始走起来。

他之所以在最后关头必须全力奔跑，有两个原因：其一，前日的一场暴雨冲断了桥；其二，更重要的是他遭到了山贼的袭击。尽管被山贼包围着，梅洛斯还是打倒了至少四名敌人，成功逃脱。他真的很强大，很了不起，但也因此筋疲力尽，以至于睡着了，所以最后才不得不全力奔跑。

梅洛斯的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开始就说自己“除了这条命什么也没有”，这一点光看他的打扮也能知道吧。这样的话，那些山贼为什么要袭击他？其实他们已经说明了缘由。梅洛斯说自己“除了这条命什么也没有”，山贼们则说“我们要的就是你的命”。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不是山贼，而是刺客，不过实力挺弱的。刺客是谁派来的呢？梅洛斯说“原来你们是奉国王之命在这里埋伏我的”，但刺客们没有回答。确实，还是不要暴露自己的委托人比较好。

不过，梅洛斯真的猜对了吗？刺客真的是国王派来的吗？

我觉得并非如此。或许还有其他人想除掉梅洛斯，唯独国王不会这么做。

迪奥尼斯国王不信任他人，所以完全不相信梅洛斯会老实地回来。正因如此，看见梅洛斯真的回来后，他才会那么震惊，进而回心转意。既然他不认为梅洛斯会回来，自然也不会派刺客去暗杀。

那么刺客是谁安排的？要是梅洛斯死了，谁会开心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暗杀成功，日落时分梅洛斯没有现身，赛里侬蒂斯就会被处死，国王则会悲叹：“正因为如此，人心才不可靠。”

如果梅洛斯的尸体之后被发现了，大家就会知道，他是遇袭身亡才没能赶回来，但国王依旧处死了身为人质的赛里侬蒂斯。一方面，大家会越来越害怕国王；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觉得国王很愚蠢。如果梅洛斯的尸体被藏了起来，一直没有被发现，国王便会坚信梅洛斯是逃跑了，从而错过了信任他人的契机，不断处死别人，国家就会日渐衰败。

也就是说，如果刺客杀了梅洛斯，等待着这个王国的必将是不好的结局。如此想来，派出刺客的人应该不愿意看到梅洛斯按时归来，给国王带来改过自新、重获民众支持的机会。这人看到梅洛斯回来后，多半会狠狠地咂一下舌吧。

在梅洛斯离王城还有少许距离的时候，他遇上了赛里侬蒂斯的徒弟菲罗斯特拉忒斯。当时死刑还未执行，菲罗斯特拉忒斯却对梅洛斯说“已经来不及了”“请不要再跑了”。更何况，之后梅洛斯解救赛里侬蒂斯的时候，菲罗斯特拉忒斯并没有出现，所以他多半不是赛里侬蒂斯的徒弟。派出刺客的人很可能就是菲罗斯特拉忒斯，由于刺客没能杀死梅洛斯，他才出现在王城外，试图用花言巧语阻止梅洛斯继续前进。

迪奥尼斯说“人心不可靠”，我觉得他的这种疑虑是正确的。国王有敌人，经历了梅洛斯事件后，他更无法分清谁才是敌人。试图除掉梅洛斯的人今后肯定也会采取各种手段，煽动迪奥尼斯国王的疑心吧。

读完《快跑，梅洛斯！》后，我既为迪奥尼斯国王能回心转意而开心，又觉得这种回心转意不会持续太久。

我用一只手扶着额头。

“折木……”

我完全不知道他写过这种读后感。此时他又别开脸去，四年多前的旧作被这么多人传阅，他多半觉得尴尬吧。

小福不知什么时候靠了过来，愉悦地说道：

“我特别佩服他，这篇读后感代表镝矢初中参加了市级比赛。虽然铜奖是末奖，但好歹奉太郎还是获奖了。老实说，读后感这种东西，与其说是记录自己的读书感想，倒不如说是应付老师交差的作业吧？这次我当真长了见识，没想到读后感还可以这样写呀。”

“通常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初一时教我们语文的是花岛老师，那位老师比较特立独行。”

我至今还记得花岛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没必要去揣摩作者的想法。”

我记得他接下来是这么说的：

“反正作者多半也没想着什么要紧事。语文就是这样，哪怕是作者一边想着‘赶紧喝个酒睡觉吧’，一边写下的文章，我们也得分析字里行间到底有什么深层的含意。以松尾芭蕉[11]的那句‘日月乃百代之过客，流年亦为旅人’为例，如果认真分析这句话，你们会发现，对芭蕉来说，时间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不断往复的，也就是说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芭蕉是一位时空旅行者。如果觉得不可能，你们可以自己查查看，这样很有趣。”

现在想来，那位老师还挺奇怪的。多半就是他推荐了折木的读后感吧。

“迪奥尼斯国王后来怎么样了？折木同学你是怎么想的？”

小千问道。折木不由得涨红了脸，简短地答道：

“不知道。”

翻阅册子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件事。

“喂，折木，你的这篇文章好长呀。”

这个问题似乎出乎他的意料，他快速瞥了我一眼。

“其他文章都比较短。这个比赛没有篇幅限制吗？”

“啊，你说这件事啊。”一直板着脸的折木露出苦笑，“因为当时我以为要写满稿纸，就扎扎实实地写了五页，但其实不用写这么多。得知做了无用功后，我很懊恼，甚至想删减文章。”

“你都写好了，再删减不是更费功夫吗……”

我有些哭笑不得，小福也连连点头。

“不过我能体会他的感受，换作是我，肯定真的会删掉一些。”

为了能偷懒，反倒花了更多功夫——你能理解他们的逻辑吗？我看向小千，用眼神向她发问。小千歪着脑袋，看来多半也无法理解。社团里的男生一个个都好奇怪呀，我和小千相视而笑。

那么，耽搁久了也不太好。我看了看表，站起身来。

“哎呀，摩耶花，你要回去了吗？”

“不是，我得去一趟漫研，最近都没怎么去。”

听我这么一说，小福的表情笼上了一层阴影。我拿起书包，朝他用力地点了点头，示意他无须担心。

神山高中漫画研究会从去年文化祭开始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文化祭时发生的种种事由，以“画得不好也没关系，总之就是想画”为主旨 的小团体和以“本来就不打算画，只想开开心心看漫画”为主旨 的小团体开始相互敌视。我觉得想画漫画的人就让他画，想看漫画的人就让他看好了，但两边逐渐陷入了意气之争。渐渐地，这种对立不再只是关乎漫画态度的问题了，紧张的气氛丝毫没有缓解。

漫研内部会出现这种对立，我也有一定责任。以前阅读派压倒性地占 了多数，绘画派只能低调地夹着尾巴做人。然而，文化祭时发生了一起事件，阅读派的人往绘画派的我身上泼脏水，阅读派意识到自己玩过头了，绘画派则当真愤怒了。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对方多少有些恶意，但那起事件始终只是个意外。然而，对绘画派和阅读派来说，真相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每年漫研都会招募新生。招新活动结束后，漫研便多了几名高一新生，而对立状况也迎来了改变的契机。阅读派实质上的领袖——明明漫画画得很好却对此绝口不提的河内亚也子学姐比其他高三学生先一步退出了。绘画派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但很快就发现，河内学姐如同刹车阀，一旦她不在，情况只会更加糟糕。学姐在的时候，两边的冲突还停留在相互使绊和讥讽的层面，但进入五月后，互爆粗口已经见怪不怪。而且争吵的发端往往不再是论点上的争议，只是一句“你好吵”或“少得意忘形了”也能点燃战火。

漫研的活动室是第一准备室，阅读派主要集中在教室前方，绘画派则占 据了后方，甚至出入教室时各自使用不同的门。如今我已经被

当成绘画派的代表人物，因为觉得分门而入实在太蠢，所以从来都是哪边门方便就走哪边，不过这种行为偶尔会被视作一种挑衅。

在古籍研究社和大家一起拿折木的读后感开涮后，我来到漫研的活动室，在窗边的老位子前坐下，翻开Campus[12]笔记本开始构思之后的漫画。最近我的漫画舞台基本设在现代日本，这次想试着改变视角，例如“蒸汽电脑”呀，“（超级大的）大钟”呀，“需要动用整座城市的自动煎蛋器”呀……我随意写着脑中想到的关键词。

一道阴影落在笔记本上。我抬头一瞧，站在我面前的是浅沼同学，她和我一样是高二生。

“现在方便吗？”

虽说在漫研活动室里构思漫画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但我的手还是条件反射地合上了笔记本。

“方便呀，怎么了？”

浅沼同学拖来一把椅子坐下，隔着课桌看向我。

“话说，我想咨询你一件事。”

她微微压低了声音。

浅沼同学有一张长脸，眼角微微上挑，平时说话声音相当大。她画漫画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下笔熟练果断。手脚不太麻利的我有些羡慕她，但内心深处又觉得漫画这东西还是一笔一笔精雕细琢比较好。其实我和她说过几次，但她总是笑嘻嘻地将话题带过，后来她听到我说这种话都会有些不耐烦，我也就不再招人烦了。

虽然文化祭时和河内学姐起冲突的是我，但之后浅沼同学似乎觉得自己也是绘画派的一员，非常积极地想夺取漫研的主导权。她是想改变一度弥漫于漫研内部、那种只要拿起画笔就会招致白眼的氛围，为今后加入漫研的低年级生打造一个能安心画漫画的环境吧。因此，我很尊重浅沼同学，甚至可以说是尊敬。毕竟我只想避开复杂的人际关系，安心画自己的画，不像她那么精力旺盛。

浅沼同学唐突地说道：

“这次我们要出同人志，也想刊载你的作品。”

我忍不住看了看周围，似乎没人注意到我们。她的请求来得突然，虽说之前我也画过同人志，但还没有和她合作过。

“是什么样的同人志？”

浅沼同学和我一样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才有些苦涩地说道：

“再这样下去，今年文化祭也只有书评吧。明明进了漫研，我们却不能画漫画，怎么想都很奇怪吧？既然如此，我们自己出一本不就好了？”

“你是说建立一个和漫研没有关系的社团？”

浅沼同学摇了摇头。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打算拉上其他人一起出一本同人志，然后以神山高中漫研的名义在暑假的漫展上推出。借着这本同人志，我们也能告诉大家漫研也在画漫画。”

我顿时像吞了苍蝇一般。趁人不备让事情变成定局，从而占 据有利的地位，这种行为简直和政变无异。虽说现在漫研的派阀 斗争非常激烈，但我没想到自己笔下的漫画也会变成攻击阅读派的先锋武器。不过仔细想想，如今在漫研内部画漫画肯定会被当成别有用心，像在刻意彰显什么吧。或许是我太单纯了。

“还有其他人参与吗？”

听我这么一问，浅沼同学掰着指头数了起来。

“我、田井、西山、针谷，然后是你。接下来我就去和她们说这件事。”

她说的都是绘画派的人员，不过据我所知，这些人中能画出像样作品的只有浅沼同学。田井是一名新生，我不怎么了解她，但她说过自己没有画漫画的经验，所以想在漫研学习。西山同学和针谷同学是高二生，应该只画过单幅作品。

“你打算画有一定篇幅的故事吗？”

浅沼同学微微一笑。

“应该不行吧，而且也没必要画太长的故事。四五页就行了，又或者两张跨页也行。重点是让尽量多的人参与进来。”

仅仅因为西山同学和针谷同学以前只画过单幅作品就断定她们画不了同人志，这样未免有些失礼，所以我希望听到浅沼同学说“她们俩也会画”。然而，她的回答仿佛在说“能不能画都无所谓”。既然她的目标是“业绩”本身，或许这也不奇怪吧。

浅沼同学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疑虑，微微撇起嘴角。

“你不需要从头到尾操心，主题已经定了，你只需随便画几笔就行。”

虽说我的漫画还远远不到足以自傲的程度，但也不是“随便几笔”就能画好的。浅沼同学恐怕也清楚这一点，看来她这次真的很努力，才会如此口不择言。

我姑且还是问道：

“主题是什么？”

“我打算以‘漫研’作为主题。”

咦——我对此不置可否。

浅沼同学加强语气说道：

“如果不用这个主题，我们根本弄不出一整本同人志。虽然主要目的是创造‘业绩’，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能以神山高中漫研的名义让他人阅读到自己的作品。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对不对，伊原？”

虽说“神山高中漫研的名义”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但如果能让他人阅读自己的作品……还是挺让人开心的。

“怎么样？”

我有点动心。虽然不希望看到漫画成为派阀争斗的工具，但我真的很想画漫画，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他人阅读。至于以怎样的形式

阅读，老实说倒是无所谓。

浅沼同学似乎觉得说服我大有希望，声音也变得轻快：

“要是你愿意，就先告诉我页数吧。”

“呃，我先确定好页数，再告诉你参不参加吗？”

这还真是意外。我很少和他人合作，但多人参与的联合创作一般会先确定好参加人数，再决定页数。另一种情况是，先不敲定页数，大家想画多少页就画多少页，等到全部作品汇总后再统计页数。我从未听说过必须先确定页数再表态的先例。

“嗯，先把页数定下来，才可以确定预算。”

“预算？到时不是大家一起凑钱吗？”

“自费的话就不算是漫研的活动了。我会和总务委员会沟通，无论如何都要用社团经费来出这本同人志，所以首先要知道的是预算的准确数字。”

这样没问题吗？社团经费属于全体社团成员，如果要使用，应该得到全体成员——至少要得到汤浅部长的同意才行，而且总务那边应该不会给钱吧。

“你会和部长说这件事吧？”

汤浅部长基本不管漫研的内部对立，一如既往地做着招募新人、申请经费之类的常规工作。虽然有些靠不住，但她无论倾向于哪一方，都等于是火上浇油。或许事不关己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吧。

浅沼同学说：

“嗯，也是，得和她说一声……”

她说这句话时咬牙切齿，看起来有点可怕。算了，预算的事就交给她吧，我只需考虑怎么画漫画就好。

“现在我还没办法确定页数。虽说我喜欢画漫画，但‘漫研’这一主题该怎么表现，我还没有头绪，也不知道到底该画多少页。等到画分镜的时候，页数应该就能确定了。你就先等等吧。”

浅沼同学微微嘟起嘴。

“好吧，也没别的办法了。大概要等多久？”

今天是十四日，首先我要整理构思，归纳成情节，如果只是为了确定页数，分镜就不用太精细……

“周五左右吧。”

“好的，在那之前我先找找其他能画画的人。”

最后，浅沼同学没忘记多叮嘱一句：

“这件事要保密哦。”

3

父母对我画漫画一事并没有特别表态，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不耽误功课，学习以外的时间我可以自由支配。

“不耽误功课”就意味着只有假日我才能在家里随心所欲地画漫画。要是平时也画的话，父母会露出担心的表情，所以周六日是我为数不多的创作时间。如果周末遇上其他安排，我便会相当忙碌。

浅沼同学和我聊到同人志是周一的时候，而我必须在周五答复她是否参加。虽说还不是正经画画的阶段，但基于“工作日不在家画漫画”这一不成文的规定，我打算在学校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

问题是我要在哪里准备呢？既然浅沼同学的计划需要保密，那我肯定不能在漫研活动室里动笔。其实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地学教室是最佳的选择，但我实在不想把漫研那些让人头疼的纠纷带过去。身为图书委员，我也不好在图书室里做不相干的事。如此一来，我只好在自己班上——高二C班里画漫画了。

其他人我不清楚，但我个人很抵触在众目睽睽之下画漫画，更不用说同班同学在场的情况了。不过，目前我需要做的只是将构思变成故事。就算别人看到了，也只会觉得我正对着笔记本认真学习。要是再装模作样地摊开教科书，就无懈可击了。如此一来，即便是神仙或折木，也无法看出我其实是在构思漫画的故事情节。

周二放学后，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摊开了世界史的教科书，开始构思故事。

这还是头一次由别人给我提供主题。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感觉问题应该不大。浅沼同学给出主题时只提到“漫研”，并没有将舞台设

定在神山高中漫画研究会。研究漫画的组织……对了，将舞台设定在未来如何？文明衰退之后，人们在地球的遗迹中发现漫画，然后展开了研究。这样是不是有点牵强？

我任凭自动铅笔在笔记本上游走，总觉得注意力很难集中。原因出在教室里的一名女生身上。她叫羽仁真纪，名字的发音有种独特的韵律感，我总想称呼她的全名。[13]她看起来十分柔弱，文化祭时却做了相当大胆的角色扮演，不过脑子好使这一点倒是表里如一。这位羽仁同学同样加入了漫研，此刻正和其他女生大谈特谈暑假的话题。

我没有特别关注漫研派阀斗争的具体细节，但从平日里的观察便可得知，羽仁同学属于阅读派。显然她不是那种激进人士，当两派起冲突的时候，她会站在阅读派那边，但很少开口说什么。如此说来，她的立场或许和我有几分相似。虽然我被归到绘画派，但对争权夺利之事毫无兴趣。我们在漫研活动室里绝少交流，回到自己的班上后倒是能正常交谈。

就算羽仁同学知道了浅沼同学的计划，她也不会向其他人告密吧。不过，她要是看到我笔记本上的内容，应该会意识到这是漫画的剧情构思和大纲，那就太羞人了。正因如此，我才一直下意识地提防着她那边的动静。

也许我只是自我意识过剩，也许并非如此。我心不在焉地动着笔，偶尔抬头一瞧，总会发现羽仁同学看起来也漫不经心的。

“咦——可我们学校的棒球部不是超级弱吗？”

我断断续续听到她的发言，可见她确实在和其他女生交谈，但总觉得她在暗中观察我。就算她注意到我在构思漫画的剧情，距离这么

远也偷窥不了吧。

我对羽仁同学还有一点很在意。

她和之前退出漫研的河内学姐私交甚笃。我时常看到她们像朋友一样亲密交谈，绝不只是社团里的学姐学妹那么简单。河内学姐拥有不少女性粉丝，我知道她们私下里也讨论过河内学姐和羽仁同学的关系。听说她们两家住得近，两人从小玩到大。羽仁同学是河内学姐的死党，一直在暗中监视我这个绘画派日后政变的潜在领袖……虽然并非没有这种可能，但这样太像漫画的发展了。可除了以上假设，她似乎也没有别的理由一直监视我。

就在我左思右想的时候，羽仁同学看了看自己的手机，接着站起身来离开了教室。我顿时为自己的多疑感到羞愧。

次日，也就是周三，放学后羽仁同学依旧留在教室里，总觉得她就是在暗中观察我。此时教室里只剩下我、羽仁同学和三名在聊足球话题的男生。我正对着笔记本用功，羽仁同学在安静地看书。现在的环境不太妙，但不早点整理好分镜的话就来不及了。

和常规做法不同，我画漫画时会先列出台词表。哪个人物会以怎样的口吻说话，这个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什么——我会写好全部台词，先确定这些内容。我也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有效率，其实一开始写好的台词在放入对话框的时候经常需要缩减，想必这并不是高效的做法吧。我也是出于无奈，毕竟在学校画分镜实在太羞人了。先把台词写好的话，多少可以减少画分镜的时间。

我开始在笔记本上书写从前天开始构思的故事。虽说不是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主题，一旦捋顺了情节，脑中的画面便呼之欲出，没想到还挺顺利的。我想起《 月刊Comic La Scene》上的点评，新大陆奖的评委中有职业漫画家，哪怕是鼓励奖也会得到一句话的点评。本次的评委是新纳丰老师，他对我的漫画做出了如下评价：

“◎热情的感觉△画面（加油）× 台词过长。画得越来越好了，坚持就是胜利！”

其实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看过新纳老师的漫画。获得点评的次日，我倾尽零花钱买了好多他的作品。其实台词过长这个毛病我也心里有数，因此在笔记本上写台词时，我一直注意着删减字句，只保留真正有用的内容。

就在我埋头苦干的时候，突然有人向我搭话：

“小摩耶。”

那是羽仁同学的声音。我抬起头，发现刚才还在这里的三名男生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放学后的教室里只剩下我和她两个人。羽仁同学没有看着我，而是盯着自己的手机。我合上笔记本，问道：

“怎么了？”

她抬头看向我，面无表情地说道：

“浅沼的计划败露了。”

我不必装傻，也并不觉得很惊讶。浅沼同学说这件事要保密，可她大剌剌地和每个能画漫画的社团成员都通了气，其他人总会发现端

倪。也就是说，羽仁同学真的在监视我吗？

“这样啊。”

既然败露了，那就没办法使用漫研的预算来制作同人志了。不过跳过社团这一环直接向总务申请预算本来就不可行，最后肯定还是要由参与者自行集资，或许从一开始就这么做会比较好。

就在我如此作想的时候，羽仁同学有些无奈地说道：

“小摩耶，你怎么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现在事态有点严重啊。”

我看向她的手机，刚才应该收到了邮件吧。她说事态严重……其实我大致能猜到发生了什么。

“漫研出什么事了？”

羽仁同学点了点头，线条纤柔的五官仿佛拧在了一起。

“浅沼被众人围攻了。好吧，这并不奇怪。”

也不知道她的这句“并不奇怪”是在责难浅沼同学要阴招呢，还是表示自己虽然尊重浅沼同学的行为，但阅读派会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一边在心里问道，一边回答：

“是啊。”

我开始收拾桌面上的东西，羽仁同学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要去吗？何必主动往火坑里跳呢？”

平时我和她并不会聊这么多。我很感谢她的关心，但是——

“虽然我还没确定要参与浅沼同学的计划，但还是不能装作没看见。”

羽仁同学微笑着说：

“这样啊……抱歉，我也得过去。”

羽仁同学属于阅读派，一旦去到活动室，势必要加入责难浅沼同学和我的那一边，想必她是在为这件事道歉吧。

“小摩耶，我们交换一下邮箱地址吧。今后有什么事方便联络。”

我点了点头，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手机。

漫画研究会的活动室是普通大楼二楼的第一准备室，高二C班的教室则位于同一栋教学楼的三楼。距离不远，我也没有走太快。反正去了也是挨骂，何必那么着急呢？而羽仁同学就跟在我的身后。

抵达活动室后，我拉开门来，顿时后悔自己没有早来片刻。一眼望去，双方明显胜负已分。浅沼同学、针谷同学和田井三人被半圆形的人墙包围着，可怜巴巴的田井正在痛苦地抽泣，浅沼同学也低垂着头，似乎在硬撑着。二年级的筱原同学正抱着胳膊站在她们面前，见我走进活动室后，冷笑一声说道：

“这不是伊原吗？你是故意等到现在才来吗？挺聪明的嘛。”

“才不是，我只是刚知道而已。”

“是吗？”

筱原同学嫌恶地说道，接着指了指她面前的三人。

“丑话说在前头，你们的如意算盘已经泡汤啦。”她得意洋洋地说道，“你们的计划无非是盗用经费出本子，然后把不会画漫画的人都赶出漫研，对吧？真是肮脏的手段。”

河内学姐退出后，筱原同学就成了阅读派的领袖。在她看来，浅沼同学的计划或许就是这样，但还是说得太过分了。

“话不能这么说。浅沼同学只是希望大家在漫研里画漫画时不会遭白眼，才想做出一点‘业绩’来。至于经费方面，她自己也说了，之后会和汤浅部长协商，请你不要用‘盗用’的字眼。”

“汤浅部长啊，”听到这个名字后，筱原同学的脸上顿时浮现出笑意，“学姐已经不干了，说是要潜心备考。你还不知道吗？”

“咦？”

我环顾室内，寻找汤浅部长的身影，却没能找到。不止是部长，活动室里一个高三生也没有。

“啊……原来如此。”

我自言自语道。

就好像浅沼同学试图通过同人志掌握漫研的主导权一样，筱原同学她们也瞅准了中立的汤浅部长退出漫研这一时机，打算一举扩大势力。每年到这个时候，高三的学生差不多就引退了。部长想必是在昨

天或今天，总之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卸任了……真是的，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成天在漫研里纠结该不该画漫画这种无聊事呢？

见我的表情有些不对劲，筱原同学乘胜追击：

“而且什么叫‘遭白眼’？只有你们这么认为吧？你们平时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仿佛在耻笑我们这些不画漫画还赖在漫研不走的人，被人说两句就犯了被害妄想症吗？真是够了，我们只希望享受看漫画的乐趣。平时因为看漫画被父母和老师鄙视不说，凭什么在社团里还得被人看不起？”

围在浅沼同学身边的成员们此刻都看着我，我不禁觉得发寒。

我并没有看不起你们。画漫画是我的个人兴趣，并不是用来炫耀的筹码，我也绝不会鄙视那些不会画画的人。

真的吗？

难道说，我在字里行间无意中表露了某种令人不快的优越感，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吗？

不对，我得振作一点。我并没有那么想。会画漫画不过是一种技能，和单杠大回环或记住日本全部年号之类的“特技”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尽管画漫画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但绝不值得向他人炫耀——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要相信自己！

我不能因为那些冷漠的目光而慌神，还有些事需要确认。

“那么，新任部长是谁？”

筱原同学诧异地睁大了双眼。

“哎呀，你不知道吗？”

她的语气仿佛在说“你早该知道了吧”，会是谁呢？总不至于是浅沼同学吧？筱原同学抬起胳膊指了指我。

“我？”

“怎么可能？是你后面那位。”

我回过头去。

站在我身后的是晚我一步走进活动室的同班同学——外表柔弱实则并非如此的羽仁同学。她见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便合掌说道：

“抱歉，小摩耶，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和你说。”

接着，她走到筱原同学和浅沼同学之间，向筱原同学问道：

“关于条件，她怎么说？”

“全部接受了。”

“那就好，也告诉小摩耶一声吧。”

她们是在说和谈条件吧。筱原同学的语气比刚才冷静得多：

“这件事是你不在场的时候决定的。”

她先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才切入正题。

“你们无非就是不让我们画漫画吧？”

“我们不会限制你们，想画就画啊。”

我大感意外，便看了看浅沼同学，但她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完全没有笑意。筱原同学的话还没说完：

“反正这家伙策划的本子肯定会失败。说白了，能画出像样东西的也只有伊原而已。随便你们好了，我们甚至可以帮你们申请社团经费，要是到时你们拿不出成品来，就等着被我们耻笑吧。然后，你们得为浪费经费负责，全体退出。”

接着她收回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万一你们拿出了像样的东西，那真是太棒了，恭喜恭喜。这个漫研就算送给你们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们会创立新社团，做我们想做的事。”

原来如此，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

其实我早就察觉到两派之间的裂痕无法修复。浅沼同学的同人志是导火索，将漫研彻底一分为二。

就在我感到茫然的时候，身边的羽仁同学拍了拍手。

“好了，小摩耶也明白了吧？抱歉，接下来得做该做的事了。”

她从筱原同学的手上接过一张纸，对着浅沼同学等人挥了挥。

“我已经准备好社团经费的申请书，也签了名，还联系了顾问老师。金额和使用目的就由浅沼你来填写。”

听到自己的名字后，浅沼同学总算抬起头来，神情恍惚地看向申请书，但很快便无力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现在总页数还不确定……”

“什么啊，你在纠结这个呀？没问题！要是到时候不够，我会帮你们追加申请。总之先申请一万日元吧，凡事总得开个好头嘛。”

羽仁同学的话语声十分明快。在她的鼓动下，浅沼同学迈着虚浮的步子走了过去，接过她手中的申请书。筱原同学更是周到地准备了圆珠笔递过去。浅沼同学难以置信般看着圆珠笔，似乎想在申请书上写字，又像在下意识地抑制自己的行动。

“怎么了？你还是觉得害怕吗？”

被对方这么一激，浅沼同学的眼中浮现出怒意，立刻在纸上写了起来。

我只能呆然地旁观着事态的发展。明知道哪里不对劲，脑子却因为震惊而无法正常运作。疑问很快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为什么羽仁同学要催促浅沼同学申请经费呢？一旦填好申请书，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能制作同人志了？不，问题不在于此……

刚才筱原同学是怎么说来着？我拼命在脑中回忆那句话，当时她是这么说的：

“……然后，你们得为浪费经费负责，全体退出——”

“啊！等等！”

我喊出声时，浅沼同学已经被诱导着填完了申请书，手中的圆珠笔也放下了。就在她回头看向我的时候，羽仁同学快速从她的手中抽走了申请书。

防止漫研分裂的方法只有一个：放弃目前仅仅处于计划阶段的同人志，保证不随便乱出本子，以寻求两边重归于好的契机。一旦申请了经费，我们就无法声称“什么都没做”，哪怕一分钱都不动用，只要经费批准了，就逃不过“胡乱使用经费”的责难。

我不恨阅读派，毕竟自己从未以绘画派自诩，但这次对方的手段太卑鄙了。她们想将漫研一分为二，大可自行退出，或是让我和浅沼同学几个人卷铺盖走人，可她们摆明了是要羞辱我们。我沉默地盯着羽仁同学，但她看都不看我一眼，小心翼翼地将申请书装进自己的书包。

“那你们就加油吧，申请书我会拿去请老师盖章。”

她说完，便离开了活动室。

就算我现在追上去理论，将申请书从她的书包里抢回来，漫研就能避免分裂的命运吗？

恐怕事态只会更混乱吧。教室里安静下来，田井的抽泣声响起。而抽泣声也很快变成了模糊的话语：

“对不起，学姐，对不起……”

4

画漫画到底是为了什么？

周三放学被筱原同学等人责骂了一顿后，我问浅沼同学是否要放弃同人志的制作，但她表示还会继续下去。

“要是我们制作出像样的同人志，筱原同学她们就要退出漫研了。即使这样，你也要继续吗？”

这番话其实毫无意义。要是制作不出来，退出漫研的命运就会落到我们头上。无论哪种情况，事态都不会好转。然而听了我的话后，浅沼同学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我还求之不得呢。想让我们退出？那就要看谁会笑到最后了。”

我画同人志可不是为了将筱原同学她们赶出漫研，那么是为了什么呢？渐渐地，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了。

好奇怪呀，明明昨天我还了然于心。

于是，我继续做着漫画的准备工作。

故事已经基本成型，台词也写得差不多了。我反复读了很多遍，总觉得就当前的阶段而言，效果也不算太好。故事有点刻意不说，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那是因为我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但画这种故事委实让人不快。可如果半途而废，这本同人志怕是永远无法完成了。我只能尽力打好手中的几张牌。

周四放学后，我终于开始画分镜了。预算的事也大致解决了。要制作同人志，一万日元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的方针依旧是先确定页数。应该说，浅沼同学不想因羽仁同学而改变方针。

画分镜其实是一件相当繁琐的工作，必须在纸上画出分格和对话框，并简单地画上人物和背景。在教室或图书室里不方便做分镜的工作，在家的话父母又会不高兴，在漫研里做这种事则无异于挑衅，所以能去的地方只有古籍研究社的活动室——地学教室了。我向来避免将漫研的麻烦带过来，不过也不是第一次在这里画漫画了。

当天活动室里除了我之外，只有小福一人。换作平时，我当然会很开心，但今天我得埋头干活，而他也在写什么文件。

“嗨。”

“嗨。”

我笑着和他简单打了一声招呼，便在稍远处的位子上坐下，摊开笔记本来。画分镜的话，肯定是在漫画原稿用纸上进行最合适，这样后续操作比较方便，但原稿用纸实在太大了，带到学校来太引人注目不说，价格还有点贵，因此我通常是画在Campus笔记本上。

接下来才是关键。

我带着祈祷的心情画下第一个分格，拜托了，故事一定要有趣。虽然我水平有限，但一直非常努力，而且读过的漫画都特别有意思，所以你也一定会很有趣吧。拜托了，一定要变得有趣……

时值春夏交接之际，窗外吹来舒爽的微风。虽然没用到直尺，但线条依旧笔直；虽然没用到圆规，但圆圈依旧标准。一个个简单的角

色跃然纸上，像晴天娃娃般只画着一对圆眼睛。这些角色决定着故事今后的走向。

可有一点我失算了。这次我是在写有台词的笔记本上绘制分镜。因为嫌麻烦，关于漫画的全部内容我都汇总在一本笔记本上。画前几页的分镜时，因为还有印象，所以挺顺利的。画到三四页之后，我开始不断翻回之前的页面确认台词，这实在有些繁琐。下次画漫画的时候，还是台词和大纲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分镜则单独用一个笔记本吧。

虽然准备不够充分，但分镜还是一格一格画了出来。遗憾的是，浅沼同学提供的“漫研”这一主题原本就带着挥之不去的不协调感，而且这种不协调感随着进度不断膨胀。不过，我没有过多地思考笔下的漫画可能会将筱原同学等人赶出社团这一事实。事已至此，除了漫画之外，我不想考虑其他。不过一停下笔，那种阴霾的情绪便会重新降临吧。

我不停地画着，翻动页面确认台词和剧情的走向。我就这么一直画着，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直到我听到某种震动声，才停下手中的笔。

有人发来邮件。我打开书包取出手机，没想到发件人是羽仁同学。邮件的内容很简短——

“赶紧过来。”

既然是羽仁同学发来的，那应该是漫研又出了什么事，让我赶紧到活动室去吧。我想到几种可能性，每一种都不是好事。难道说两派又起了冲突，导致有人受伤了？想到这里，我猛地站起身来。

“哇，吓我一跳！”

有人突然说道。

我也吃了一惊，差点忘记小福在场了。

“啊，抱歉，我刚刚收到一封邮件。”

我给了一个称不上解释的解释，“啪”的一声合上笔记本。为保险起见，我又对小福说道：

“你看着这个！”

听我这么一说，小福有些纳闷。

“看着这个……你是让我翻开来看吗？”

怎么可能！

“不对，我是让你守着这个！”

“守着？”

突然让别人守着笔记本的确有点莫名其妙。我的表达方式确实有问题，但现在已经没时间解释了。

我快步冲出地学教室。

我跑到第一准备室，看起来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事。

阅读派一如既往地聚集在教室前方，绘画派则盘踞在教室后方。有的在看漫画，有的在交谈。气氛虽然谈不上融洽，但也感觉不到紧张的气息。

筱原同学坐在阅读派的中心位置，和她的朋友谈笑风生。然而，绘画派当中却没有浅沼同学的身影，不知她是因为昨天太受打击以至于今天也没有缓过来，还是说正好有其他事情所以没来呢？绘画派的其他人看上去也没有悲怆的情绪，如此看来，浅沼同学应该不是在我来之前被赶了出去。

总之先找羽仁同学吧。我环顾室内，这才注意到她也不在。筱原同学见我左顾右盼，便问道：

“你在找人吗？”

“啊，嗯。”

“浅沼今天没来。”

她身边的一名高二生多说了一句“多半是在哪里哭鼻子吧”，但她没有理会。虽说我是在找羽仁同学，但现在提起她的名字没准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让她们以为我是在找浅沼同学吧。

“这样啊，谢谢。”

我扭头就走，身后随即传来讥笑声。如果我没听错，筱原同学并没有跟着大家一同发笑。

既然羽仁同学不在漫研活动室，那么“赶紧过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我去高二C班的教室了。毕竟我和她是同班同学，按理说应该会

先想到教室才对。不过我不想再扑空，就先回了她的邮件。

“我到漫研了。该去哪里找你？”

我站在离第一准备室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等待回信，但两三分钟过去后，羽仁同学依旧没有回复，还是直接过去确认吧。我一边想一边走上楼梯，前往高二C班的教室。

然而，羽仁同学也不在这里。教室里只剩下五名学生，其中还有一两名不是C班的。他们坐得很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我上前问道：

“请问你们见到羽仁同学了吗？”

“Honey？我们一直都在教室里，没看见她。”

我还是头一次知道她们管羽仁同学叫“Honey”[14]。这个昵称和那张柔弱的脸完全对不上。

先不谈这个了，情况有些不对劲。羽仁同学既不在漫研也不在教室，那么她会把我叫去哪里呢？我对此毫无头绪，总不会是图书室吧。

“你在找Honey吗？”

“嗯。与其说是找她，不如说是她叫我过来的。”

“她叫你来这里？”

“我不清楚。嗯，行吧。谢谢啦，我去其他地方看看。”

我走出教室看向自己的手机，羽仁同学依旧没有回邮件。我十分在意，但她不主动联络的话，我也一筹莫展。早知道就问她要电话号码了。

“回去继续画分镜吧。”

我一头雾水地往回走去。

刚走进地学教室，我就发出惨叫。

“笔记本不见了！”

我离开时放在桌上的Campus笔记本居然不翼而飞了。怎么可能，之前明明还在桌上的！

小福还在活动室里写文件。听到我的惨叫后，他吓得笔都掉了。

“吓……吓死我了，又怎么了？”

刚才我拜托小福看着笔记本，但因为表述不当，他误解为“看笔记本里面的内容”。当时我没来得及解释，难道小福出于误会把笔记本收起来了？

“喂，小福，我之前放在这里的笔记本是不是在你那里？”

“不，没有啊。”

“那去哪里了？好奇怪呀。”

我翻找着书包。小福用有些不安的语气问道：

“咦……难道说拜托人来拿走笔记本的不是你？”

我顿时大脑一片空白。猛地抬头一瞧，小福的脸上并没有平时那种戏谑的神情。

“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

“这样啊……”

小福突然低下头来。

“抱歉，都是我的错。刚才有个女生过来，说是受你所托来取笔记本。你都让我看着笔记本了，我当时居然没觉得可疑。”

被偷了？

“大概是什么时候？”

“不清楚，当时我在写文件……不过你刚走开不久才对。”

“是谁干的！”

“一个不认识的女生，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当时她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问我‘伊原同学的笔记本在哪里’。”

毫无疑问那是羽仁同学干的。她用邮件把我引开，然后乘虚而入。我完全没想到她是冲着笔记本来的，结果被这种单纯的手段摆了一道。

“那个女生看起来挺柔弱的，我还在想是不是遇上了什么麻烦，就告诉她你的座位在哪里。我真是笨蛋。”

这也怪不得小福，毕竟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呢？虽说之前也发生过巧克力被盗事件，但当时马上就知道是谁干的，动机是什么了，所以我们并没有太过惊讶，最后还狠狠地教训了对方一顿。可这次情况不同。我用力地摇了摇头。

“这不怪小福，倒不如说我应该感谢你，这样我就知道犯人是谁了。抱歉，刚才我叫那么大声，吓着你了。”

我顺手拉过一把椅子，摇摇晃晃地坐下。

羽仁同学属于阅读派，在漫研中的立场和我不同，但平时在班上的时候，我们能正常交流。当然我也谈不上信任她，毕竟我和她的关系还没亲密到能使用“信任”这个词的程度。既然她之前都不告诉我自己当上了部长，显然也没打算和我走得太近，但我还是没想到她会打这种如意算盘。

想用邮件把我引开，首先得知道我的邮箱地址。邮箱地址我是昨天告诉她的。羽仁同学告诉我浅沼同学在漫研被人围攻，之后我和她交换了邮箱地址。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甚至可能从前天她在教室里监视我开始，她就已经盯上了我的笔记本。

为什么？

为什么她必须偷走我的笔记本？

原因只可能是——

羽仁同学想破坏浅沼同学的同人志计划。她给我下了套，甚至还骗了小福。她就这么不愿意我画漫画吗？

阅读派和绘画派之间漫长的斗争，被当成斗争工具的同人志，部长宝座的火速易手以及此次的盗窃事件——这一切在我的脑中乱成一锅粥。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会被卷进来？失去笔记本并没有让我太痛心，重新画就行了，但偷盗这件事本身让我极其难受。我倒不是觉得难以置信，毕竟我和羽仁同学并没有那么亲近。

可我还是希望这是一场误会！

“摩耶花，摩耶花！”

听到某人的大声呼唤后，我回过神来，小福正弯着腰站在我的面前。

“你还好吧？”

我好想哭出来，好想号啕大哭，好想让小福安慰我“不要紧的”。但不可以，还没到时候！

我用力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地吐出来。我的大脑几乎要冒烟了，想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假象，是梦境，是误会，但很遗憾，我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本笔记本很重要吧？”

小福一本正经地问道。

“笔记本的话倒还好……我在上面画了漫画，不想被他人看见罢了。”

“漫画被盗了吗？”

被盗的不止是漫画，还有台词和大纲，以及少量刚画好的分镜，但我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小福见我沉默不语，便向后退去，单手撑住课桌说道：

“我帮你拿回来。那个女生是谁，你有头绪吗？”

“那肯定是我认识的人，但是……算了。”

“我不会再说这是自己的责任，但还是觉得愧疚，而且也不能就这么放过对方。那个女生是谁？”

我微微摇头。

“又不是你的错，这件事要是传开了反而更麻烦。你就不怕被卷进来吗？”

我果然不该在地学教室里画漫画，结果还是弄得一团糟。见我依旧低垂着头，小福继续说道：

“摩耶花，可能的话，我倒是希望被卷进来。”

“咦……”

小福的目光变得恍惚，但很快便缓缓地说道：

“或许我不是那么靠得住，但还是把来龙去脉说给我听听吧。我知道一旦自己出面，情况可能会更糟，但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拿回笔记本呀。”

听他这么一说，我苦笑了一下。

“小福，你果然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对吧？”

“算是吧……毕竟我早就知道漫研的情况很混乱，但还是轻易上当了。”

我不打算将自己目前的处境告诉小福，毕竟这么做只会让他更加担心。可事已至此，能和小福聊上几句，我就感到安心了，真是不可思议。

5

我向小福讲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周一，浅沼同学邀请我共同制作同人志，这本同人志将成为绘画派在漫研派阀斗争中的武器。我让浅沼同学稍等一段时间，以确定好页数。

周二，我在教室里摊开笔记本开工，注意到羽仁同学似乎在监视我。

周三，羽仁同学告诉我浅沼同学的计划已经败露，而这位羽仁同学接任了部长之位。

今天，羽仁同学发来邮件把我引开，然后趁机偷走了笔记本……

我说完后，小福一直在默默思考，其实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在脑中整理了一下。没过多久，小福低声说道：

“你多半是被跟踪了。”

我也这么觉得。到昨天为止，我都在高二C班的教室里准备漫画，今天却是在地学教室，为什么羽仁同学依旧能准确地找上门来？只有一种可能——她在跟踪我。

“如果我是在教室里干活，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这个嘛……”小福抱着胳膊稍作思考，“你刚才说，周三那天也是羽仁同学‘诱导’你去了漫研，对吧？”

“嗯，她说浅沼同学被人围攻了，我才去了漫研，不过她没有撒谎。”

“当时你应该也把笔记本留在教室里吧？”

这个嘛，待我回忆一下。

虽然还没有绘图，但当时的笔记本上已经写有漫画的故事大纲，我肯定不会将笔记本留在课桌上直接离开。印象中，当时我将笔记本塞进了书包，不过去漫研的时候我带上书包了吗？

不对，那时我打算完事后再回一趟教室，应该没带书包。

“当时我把笔记本放在书包里，但离开的时候没带书包。”

“也就是说，羽仁同学昨天就有机会偷你的笔记本了。”

对哦，我怎么没想到？没错，昨天教室里只有我和羽仁同学，她比我晚一点离开教室，想偷笔记本的话应该很容易才对。

“为什么……”

我不由得呢喃道。小福用力地点了点头，说：

“没错，为什么她非得选今天下手呢？”

“为了毁掉浅沼同学的同人志计划。还能有其他原因吗？”

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小福却歪了歪脑袋，呢喃道：

“是吗……听你讲述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这件事和之前奉太郎的那个有点相似。”

折木的“那个”？

“之前”是多久以前？

小福和小千……对了，之前我们传阅了折木写的读后感。当时好开心，总觉得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记得折木写的是《快跑，梅洛斯！》的读后感，而文章的主题思想是“到底是谁想阻碍梅洛斯”。那篇读后感和当前的事态有什么相似之处？我完全一头雾水。

“哪里……相似了？”

“狄俄尼索斯和山贼那段。”

“狄俄尼索斯是酒神。”

“哎呀，对哦。迪纳米斯……啊，这是天使的名字。”

“真的吗？”

“我记得迪纳米斯是力天使。行了，直接说‘国王’就好了。听你讲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国王和山贼的那段故事。”

折木在读后感中推断，阻止梅洛斯前往王城的山贼其实是受雇前来暗杀他的刺客，而山贼们的雇主并非梅洛斯认定的国王。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你还记得吗？奉太郎说，既然国王满心相信梅洛斯不会回来，自然不会特意安排人去阻止他。这的确很符合奉太郎的推理逻辑，当时我都忍不住笑出来了。”

我当时也笑了。

“看了他的读后感，我个人的感想是这样的：就算梅洛斯真的回来了，对国王来说也没什么损失。虽然国王认为梅洛斯不会回来，但他要是真的回来了，国王也觉得无所谓吧。从这个观点上来说，刺客确实不是受雇于国王吧。”

小福说得很有道理。国王坚持“人心不可靠”，除非他觉得梅洛斯构成威胁，会动摇到他的信念，但在故事中，国王应该没有这种顾虑。

“据你所说，羽仁同学坚信浅沼同学的同人志不会成功吧。就算弄出像样的成品，对羽仁同学来说也毫无影响。”

“为什么？要是同人志成功了，羽仁同学她们就得退出漫研了。”

“可提出这个条件的本来就是羽仁同学吧？”

话虽如此……

小福沉着脸说：

“漫研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不少，再结合你的说法，看来一分为二的命运是无法避免了。虽说神山高中的社团活动比较特立独行，但跟踪、‘政变’什么的未免太夸张了。据我所知，包括新人在内，漫研是拥有三十多名成员的大社团，就算一分为二，任何一边的规模也超过绝大多数文化社团。那位羽仁部长的目的无非是想把社团分开，正常地开展活动……你觉得呢，摩耶花？有没有哪里不对？”

小福向来兴趣广泛，拥有近乎贪婪的求知欲。进入高中成为总务委员后，他尤其熟悉手续、组织这类形式主义的东西。举例来说，折木不擅长和他人合作，即便认识某个人，对那个人加入的组织、在群体中的位置什么的都不甚了了，小福却信手拈来。好在即便如此，小福的内在还是没有大的改变。

既然小福说漫研已经没救了，那可能就是真的吧。漫研的分裂已经无可挽回，我不觉得分裂有多好，但羽仁同学又是怎么想的呢？难道说……

不对，这依旧说不通。

“要真是这样，她们直接退出漫研不就好了？何必让我们担上胡乱花钱的罪名，逼我们退出呢？”

“这个嘛，要是她们自己退了，不就像被人欺负后夹着尾巴逃跑吗？面子上挂不住嘛。而且，她们若真想把你们赶出去，光靠‘几个

人制作同人志’这个理由是不够的，到时你们去顾问老师那边哭诉，挨骂的可是羽仁同学她们。”

对哦，这个理由确实不充分。

“我对漫画不太了解，但不拘泥于形式的话，只是出一本同人志应该不难吧？”

“应该吧……要是复印本也算的话，确实挺容易的。”

“如果同人志顺利完成，她们大可恭维本次受辱的浅沼同学等人，然后大家和平分手；如果无法完成，那就是浅沼同学等人的不是了，谁让你们没能把握住机会呢？如此一来，她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你们赶出去了。”

话说得没错，但我越来越不明白小福到底想表达什么了。我加强语气回应道：

“如果是这样，如果羽仁同学和《梅洛斯》里的国王一样，她更不需要偷走我的笔记本吧？她这么做，难不成只是想惹怒我？”

倒也不是说有理由的偷窃就是合理的，可如果只是出于单纯的恶意，我反而更难接受。

小福看向脚下，自言自语般说道：

“没错，这件事确实有点奇怪……真不甘心呀，如果是奉太郎，马上就能察觉到什么吧。到底是为什么呢？对于羽仁同学来说，拿走摩耶花的笔记本应该没有好处才对。”

小福时常会嘟囔“数据库是无法得出结论的”，虽然杂学丰富、消息灵通，但他不擅长从诸多信息中探明真相。这样就和从一开始便放弃没区别吧？

不过，小福正在苦苦思索。换作平时，他早该说出“我也不明白呀”“我认输了”之类的话了，现在他却一动不动地苦想着。

我当然也陪着他思考，但忍不住看向沉默的他。

少见的是，小福很快便皱起眉头说道：

“你的笔记本说什么我也得拿回来，不过呢——虽然我也说不清楚，但要不要先等等看？”

即便小福再怎么想办法，即便我是如何怒发冲冠，羽仁同学也已经回家了吧，今天肯定没办法拿回笔记本了。如果羽仁同学只是为了让我不快，没准现在笔记本已经化成灰，或者在河水中随波逐流奔向大海，甚至可能被当成可燃垃圾处理掉了。如果笔记本没有迎来以上几种命运，那倒是还有机会夺回来，可小福说先等等看。

“听到你这么说，我很开心，不过为什么要等？”

小福有些口齿不清地答道：

“我见识过你画漫画的方式，就算没有那个笔记本，你也不至于完全无法画画吧？我当然清楚你很生气，也无法原谅对方，但只考虑损失的话，无非就是再花一些时间重画笔记本里的内容而已。”

的确如此，笔记本里只有漫画的前期内容，只花了我三天的时间。只要情绪平复下来，再花上三天的时间，我就能重新整理出来。

“这样一来，说不定羽仁同学的目的只是拖延时间呢？她们或许想争取时间谋划什么。你想呀，在涉及绑架的电视剧或小说里，收到犯人的联络后都会拖延时间吧？这是一样的道理，先看看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再做决定也不迟。”

“可如果对方的目的很恶劣，与其等待，我们还不如主动出击加以阻止吧？”

“嗯，要是这样的话，我会保护你。”

我很怀疑小福到底能怎样保护我，但既然他都这么说了，不妨相信他看看吧。于是，我点了点头。

“好吧，那我就先等等。明天先不要和羽仁同学接触比较好吧？”

“该怎么做才好呢？总之，对方要是有什么要求，应该会主动接触你才对。真是的，好想听听奉太郎的意见啊。”

确实，如果是折木，应该能提出更有见地的看法吧。

但我不觉得咨询折木会更好……谢谢你，小福。

6

五月十八日，周五。明明应该是一个开心的日子，让我心情沉重的事却接踵而至。

出门的时候我忘记带手帕了，结果到达学校的时间比平时迟了不少。走进教室的时候，羽仁同学已经到班上了。即使我们对上视线，她也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虽说我也可以冲上前去猛撞她的肩膀，逼她把笔记本还回来，但我已经决定相信小福，而且要是弄伤了羽仁同学也不好办，便只能暂时保持沉默。

比起面对羽仁同学，向浅沼同学告知进度不顺这件事更让我心生畏惧。之前我说好周五要告诉她总页数以及参加的意愿，这下赶不及了。我之前和浅沼同学交换过邮箱地址，但这种比较重要的事还是当面说为好。午休时我快速吃完午饭，朝浅沼同学所在的高二A班走去。

A班的教室里只有两三个人还在慢悠悠地吃着便当，其他人已经各干各的事了。一想到要偷偷摸摸地踏足其他班的领地，我就有些犹豫。我在教室门口徘徊，这时一名漂亮女生注意到了我。

“你要找谁吗？”

她问道。

“啊，嗯，我找浅沼同学。”

“浅沼啊，不知道在不在。”

女生朝教室里瞥了一眼，马上发现了坐在窗边的浅沼同学，于是上前和她说了几句话。女生指了指我这边，大概是在告诉浅沼同学有人找她吧。看见我之后，浅沼同学微微皱眉，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过来。

“怎么了？”

她无精打采地问道。浅沼同学看来也是情绪不佳，之前漫研的那次冲突似乎让她大受打击。我想到盗走笔记本的人，心中顿时又浮起怒意。

“之前我不是说周五给你答复吗？”

“哦，那件事啊。”

浅沼同学左顾右盼，或许是因为在教室里谈论同人志让她感到紧张。之前消息败露多半也是因为被偷听了，此时她才如此警觉。我也配合着她，压低声音说道：

“抱歉，能请你再等等吗？”

浅沼同学听到后扬起了眉。

“什么？什么意思？之前你自己说今天的吧？”

我很清楚这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话题，但对方的语气比想象中的更不客气。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隐瞒笔记本可能被羽仁同学偷走了一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证据，更重要的是，这种事一旦拿到台面上说，对漫研内部那难以消弭的对立局面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最后还是拿不回笔记本，我的确会和对方撕破脸皮，不过现在还是先忍忍吧。

我朝着浅沼同学低下头去，说道：

“真的很抱歉，我本以为时间来得及，但分镜还没画完。”

对方明显长叹了一口气。

“是吗，你应该不是打算当逃兵吧？”

这话我可不能当作没听见。

“‘逃兵’是什么意思？”

“田井可是哭哭啼啼地当了逃兵，西山那个叛徒更是全盘托出，所以你说要多等几天，我当然会怀疑你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这么说来，她也有点可怜。要不是浅沼同学提出同人志的企划，也不会发生后面这一串 事件，但我没能遵守约定的日期也是事实。既然理亏，我只能再次垂下头说道：

“对不起。”

“喂，你真的打算退出吗？”

虽然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我都专门来道歉了，你还怀疑我吗？”

浅沼同学又叹了一口气，不过这次显得有些做作。

“抱歉，我有点神经过敏。”

“我才该道歉。”

“那么，还得等多久？”

之前分镜画了大概一半，如果周一能拿回笔记本，周二应该就能完成。可如果拿不回笔记本，我就得从台词表重来，那就要等到周末

了。

“周二……不，下周三吧。”

浅沼同学点了点头，看向自己的脚下。

“知道了……抱歉，伊原，事情变得有点麻烦。”

虽说策划本次同人志的是浅沼同学，但得知有画画的机会时，我也很愉快地答应了，所以她没必要向我道歉。

不过，我也没多说什么。

“那回头见。”

留下这句话后，我便离开了A班的教室。

我回到自己班上，午休已经快结束了，学生们几乎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第五节是体育课，这种状态下能活动身体真是谢天谢地。我站起身来，耳边却传来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瞧，站在身后的居然是羽仁同学。她的表情没有半点慌乱，声音里甚至带着几分笑意。

“小摩耶，今天放学后有空吗？”

要不是早做好了心理准备，真不知道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是破口怒骂吗？还是觉得她在威胁自己，所以心生畏惧？实际上两者皆非。我反倒有些开心，因为小福的猜测是正确的。如此一来，我表现得非常冷静。

“五点前我得在图书室值班，之后就没什么事了。怎么了？”

我回答道。

羽仁同学看了我一眼，或许是以为我会有些动摇吧。她很快便重新露出笑容。

“放学后你能陪我一下吗？”

我故意歪着脑袋说：

“嗯，好像不是什么趣事。陪你的话，会怎样呢？”

“把之前我借的东西还给你。这种事肯定越快越好，对吧？”

果然装腔作势不适合我。听她说得这么直白，我顿时头脑发热，好不容易才按捺住想爆粗口的冲动。

“是呀，越快越好。我需要做什么？”

羽仁同学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知道一家叫‘拜伦’的店吗？”

“你是说文化会馆旁边的蛋糕店？”

“对，你知道就好办了。那家店里有一处咖啡角，只要点一杯茶就能坐好久。五点半约在那里见面，可以吗？”

也许是我多心了，难道羽仁同学把笔记本当成了“人质”？还装出一副和我公平谈判的架势，这演的是哪一出戏啊？我抑制住想和她当场撕破脸皮的冲动，笑着答道：

“没问题，好期待呀。”

“好呀，那就五点半见。”

今天应该是一个开心的日子，让我心情沉重的事却接踵而至。预备铃响起后，班上的女生便三五成群地朝更衣室走去。

五点五分过后，我走出校门，一边快步前进一边想了很多事。

首先正如小福所说，羽仁同学主动来找我了。虽然他让我再等等，但其实才过了一天，事情就有进展了。羽仁同学到底有什么企图？难道是为了把我引出来才故意偷走了笔记本？应该不至于这样。虽说我和她不算特别亲密，但就算是正常的邀请，我多半也会赴约。她用不着特意去偷笔记本。

还是说，她想看我的笔记本？想确认浅沼同学打算放进同人志里的漫画是什么样的内容？如果羽仁同学当面向我提出想看笔记本里的内容，我应该会东拉西扯，找借口拒绝她吧……毕竟太羞人了。如果她想看我的笔记本，那就只能偷走它了。

不对，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我当然知道自己会拒绝，但从羽仁同学的角度出发，她至少也该先问问看，没必要一开始就采取偷窃这种强硬的手段。

我渐渐觉得这样大伤脑筋地思考羽仁同学的目的，反而正中了对方的下怀，于是决定想想别的事情。在拜伦和羽仁同学面对面交谈，肯定会很窘迫吧。

啊，仔细想想，到时在场的未必只有我们两个，对方说不定会带着好几个人。怎么办？要是我到了拜伦一瞧，发现阅读派的成员们已经摆好了阵仗，个个拿着插着钉子的棒球棍，一边嚷嚷着“你还真敢来啊，胆量值得赞赏，下地狱去吧”，一边冲向我，那可如何是好？

好吧，要是真想对付我，还是在学校里会比较顺利吧，看来羽仁同学意不在此。不过，她应该不会独自前往，我该和谁一起去呢？小福吗？小千吗？浅沼同学吗？嗯，这是我自己的事，应该要自己尽力解决才是。

约定时间是图书室值班工作结束半个小时后，我来不及去书店了。我已经期待了好久，好不容易等到今天，结果只能推后，实在是太过分了。

虽说的确是越早越好，但下午五点半这个时间多少有点尴尬。要是我耽误了回家吃晚饭的时间，母亲虽然不会多说什么，但脸上的表情恐怕会有些落寞。我给她发了一封邮件——“因为图书室值班和社团活动的讨论，今天我可能会晚点回去”。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能赶上晚饭。

我不太喜欢拜伦这个碰面地点。神山市不大，市区里除了拜伦以外基本没什么西式点心店，而拜伦的蛋糕是我求之不得的美味。小学时每逢生日，父母都会在拜伦给我买生日蛋糕。之前去小千家的时候，我带过去的礼物也是拜伦出品的烤点心。除了拜伦以外，我一时想不起有什么店是我和羽仁同学都知道，而且适合高中生放学后逗留的。那家店对我来说承载着各种美好的回忆，我真心不想在那里和别人聊奇怪的话题。

既然对方指定要在那里，我也别无他法。不知不觉中，白墙青瓦的西式点心店拜伦已经近在眼前。我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五点二十七分，时间刚刚好。我过来的时候步子很快，现在呼吸有些急促，还有点出汗。做了一两下深呼吸后，我用手帕擦了擦额头和脖颈。

好吧，来都来了，再想那些有的没的也是徒然。不管前方是什么妖魔鬼怪，我都要打倒敌人，拿回笔记本。我拍了拍脸颊，走进店里。

冷藏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蛋糕。现在还没到桃子的季节，正是吃樱桃的时候。不过，即便看到草莓酥饼和巧克力蛋糕，今天的我也完全不动心。拜伦店员的制服是黑色的连衣裙，唯有领口处是白色的，帽子也是黑色的，看上去颇像修女。

一名店员面带微笑，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欢迎光临。”

“你好，我想坐下喝点东西。”

“好的，里边请。”

我还没去过这家店的深处。按照店员的指引，我往内走去，穿过狭窄而昏暗的走廊后豁然开朗。

高高的天花板搭配木质地板，玻璃窗呈细长状，墙边还有一座硕大的摆钟。羽仁同学口中的“咖啡角”其实是一个如大厅般宽敞的空间。现在早过了喝下午茶的时间，所以店里没什么客人。唯一一位客人穿着神山高中的校服，正背对着我。注意到我的脚步声后，她缓缓地回过头来。

“你来了，伊原。”

我顿时呆若木鸡，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早就做好面对妖魔鬼怪的心理准备，可没想到会遇到这个人。她是神山高中的高三生，前漫画研究会成员河内亚也子。

河内学姐苦笑道：

“别那么吃惊，羽仁什么都没告诉你吗？别担心，今天我请客……谁叫我是学姐呢！”

漫研里，绘画派和阅读派矛盾激化的契机正是去年的文化祭。矛盾之所以愈演愈烈，以致社团的机能几近瘫痪，正是因为阅读派的前领袖——河内学姐比其他高三生先一步退出了。失去了领袖，失去了如刹车阀般的河内学姐后，漫研彻底陷入了分裂的状态中。

我居然会在这里碰见河内学姐，而且她还提到了羽仁同学。我越来越纳闷，越来越疑惑，甚至有种转头就跑的冲动，河内学姐却对我招了招手。

“好啦，别发呆了，赶紧坐下吧。”

她平静地说道，但紧张感始终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我也不知道这种紧张感从何而来，只知道那不同于敌意。我谨慎地走上前去，隔着圆桌和学姐面对面坐下。

学姐的面前是一个装着红茶的杯子、盖子上绘有花纹的茶壶和一本Campus笔记本。她身边的空椅子上放着一个纸袋，里边装着一本和

漫画杂志差不多厚的书。圆桌上没有菜单，刚才那名修女般的店员说了一句“打扰了”之后便走进大厅，将一本对折好的菜单递给我。

我没什么食欲，就点了一杯红茶。

店员离开后，大厅里只剩下我和河内学姐两人。我突然想起小福说过的话。折木的读后感里说，袭击梅洛斯的山贼肯定是国王以外的人派来的，而我的现状就和那篇读后感类似。难道说羽仁同学的背后还有幕后黑手？我也知道羽仁同学和河内学姐私交甚笃……

河内学姐啜了一口红茶，然后将茶杯放回茶托上，发出轻微的撞击声。

“那么，漫研最近怎么样呀？”

“非常糟糕。”

她打算在说正事前拉拉家常吧，但我实在按捺不住，直接问道：

“大家无时无刻不在相互使绊相互嘲讽，哪里像一群喜欢漫画的人。学姐……你为什么要退出漫研？”

如果河内学姐迟些时候再退出漫研，说不定还能找到让两边重归于好的办法。我并不记恨她退出的事，毕竟进进出出是她的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人的离开直接导致事态的恶化。

“啊，这个嘛……”

学姐有些支吾，将手放在茶杯上，开始倒起茶来，明显想绕开这个话题。

没过多久，店员就把我的红茶端过来了。

“再等两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您要加糖吗？”

平时我喝咖啡和红茶都要加糖，但今天想喝点苦的。

“不用了。”

待到大厅里又只剩下我们俩后，我终于无法忍受沉默，主动质问道：

“我的笔记本是你偷的吗？”

河内学姐盯着自己的茶杯，回答道：

“这个嘛，算是吧。”

我正要问为什么，但在此之前最关键的是——

“请还给我。”

不拿回笔记本，一切无从谈起。学姐露出有些勉强的笑容，回答道：

“这个自然。”

她将手放在笔记本上。

“不过，你可别一拿回笔记本就跑掉啊。”

“你想拿笔记本来威胁我吗？”

“你果然生气了，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学姐面对着我，微微低下头去。

“抱歉，都是我不好，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无法原谅她，事实上我根本无从判断是否应该原谅她。

我用生硬的语气答道：

“好吧，虽然我很生气，但会听你说完。”

“谢谢你。”

学姐将笔记本推到我的面前。

“我没看里面的内容。”

她说道。

我拿起笔记本，下意识地抱在胸前。虽然我想翻开确认，但这样做摆明是在怀疑学姐那句“我没看里面的内容”，便忍住了。虽说笔记本里不过是一些笔记，重新整理一份并不难，但我将它放进自己的书包时，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回家后我要赶紧给小福打电话，告诉他笔记本已经拿回来了，不用再为我操心。

我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上红茶，抿了一口后慢慢咽下。待到温暖的液体进入腹中，我才看向河内学姐。

“那么，你想说什么？”

“嗯。”学姐那原本就尖锐的眼神此刻锁定在我的身上，“伊原。”

“在。”

“你还是退出漫研吧。”

她居然说这种话。

三秒钟后，我才问道：

“你是为了威胁我才偷走笔记本吗？”

“你觉得这是威胁吗？不过错的确在我，我也不好反驳什么。”

河内学姐短促地叹了一口气，微笑着低下了头。

“你想多了，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回答。学姐抬起头，接着说道：

“我听说浅沼的事了。被她拉入伙的人里，有一个感到害怕，向羽仁告了密。羽仁之前来找我谈过，所以大致情况我是知道的……当然我也知道浅沼找过你，看来你干劲挺足的。”

倒也谈不上干劲十足。

“只要能画漫画……”

“在哪里画都无所谓吗？你还是该选选地方。”

她用力打断我的话，我不由得陷入沉默。学姐将右手肘撑在圆桌上，朝我微微探出身来。

“你不应该在那种无聊的地方浪费时间。浅沼不过是想争权夺利罢了，明白吗？”

我很想反驳说“浅沼同学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漫画”，却说不出口。因为我从未看过她画的漫画，也不知道她喜欢哪种漫画。仔细一想，我甚至都没和她聊过漫画，可要说这是在浪费时间——

“那你说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河内学姐马上回答道：

“当然是能让你画得更好的地方。接受浅沼的邀请画那种无聊的主题，和小孩子过家家酒有什么区别？”

我顿时吓了一跳，内心的动摇应该没有表露出来，但河内学姐似乎看透了一切。

“你现在应该画的不是那种东西。”

“……”

“漫研只会成为你的绊脚石。”

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漫研内部没有像现在这样伤痕累累，或许社团活动能更加丰富。不，应该说每次去漫研的时候，我都痛彻地领悟到这一点。即便如此，我也不曾觉得漫研是自己的绊脚石。

然而，我的反驳微弱得不成样子：

“才没有那回事。”

学姐毫不留情地说道：

“那是同伴意识在作祟？还是说，你觉得退出社团有点半途而废的意思？那我这么说好了，就好像漫研不是为了你而运转，你也不是为了漫研而活着。虽说漫研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不全是因为你，但至少你也是原因之一。”

她是在说文化祭时和我起冲突，导致我被泼脏水的事吗？那件事的确激化了漫研内部的对立，但毕竟只是一个意外，我对此也无能为力。

“你似乎还没想明白。我们学校的棒球部很弱，是不是？”

学姐突然转换了话题，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倒是听说过。”

“我们学校姑且算是升学高中，升学高中的弱小棒球部——是不是很常见的设定呢？如果我们的学校出现一名十年不遇的天才，即便在棒球强校里，他的实力也名列前茅，那又会如何呢？”

学姐并没有给我思考的时间，继续说道：

“他身边的人会受到刺激，刻苦练习，然后大家会越来越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漫画里。大家十有八九会觉得一直以来量力而为，玩得很开心，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郁闷。”

她是在暗喻现在的神山高中漫研吗？

“我——”我生硬地反驳道，“并不是什么十年不遇的天才。”

“是呢，你没那么了不起。”学姐爽快地点点头，继续说道，“但你多少有些才能，至少水平和我差不多。”

我看过河内学姐画的漫画。

《身体语言》那部作品非常好看。

“学姐你比较厉害。”

“这个嘛，谁叫我是学姐呢。我说你啊，谦虚是好事，但也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

学姐抿了一口茶，喉咙发出轻微的吞咽声。她摇晃着手中悬空的茶杯，呢喃道：

“我想成为职业漫画家。虽然现在画得很烂，但我希望今后能越画越好。”

河内学姐居然说自己画得烂，这让我有些无法接受。虽说我和她有不少过节，但从不觉得她的漫画没意思。她的幽默感很好，心情不佳时看她的漫画依旧能很快地笑出声来；开心时看一下，又会从心底涌上一股哀愁。

“我没能中途离开漫研，也没能像你一样宁可被讨厌也要在漫研里继续画漫画。因为莫名被不少人仰慕着，我反倒有些束手束脚。”

学姐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仿佛这番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我现在很后悔。三年高中生活中的两年居然就那样浪费掉了。”

她的言下之意想必是，你也在不知不觉间浪费了一年的时光。

学姐用力握紧双手。

“我应该多画一些才对。现在已经有点晚了，但为了画漫画，我还是离开了漫研。我是有才能的，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才能，但我还是要让它有用武之地。”

让才能有用武之地。

学姐，这可是很辛苦的。这意味着你得放弃朋友和伙伴，尽可能地发挥自己那不知是否靠谱的才能。这让人心生恐惧。学姐的意思是你今后会这么做吗？而且希望我也这么做？

河内学姐的语气突然变得明快：

“伊原，你也退出漫研吧。”

“但是——”

“离开漫研，和我联手吧。”

我顿时说不出话来，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但学姐没有重复那句话。

“你还记得《 黄昏 己成骸》吧？”

我当然不会忘记，那是初中参观神山高中文化祭时买到的珍贵漫画。当时我震惊于高中生居然能画出如此优秀的漫画，所以进入神山高中后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漫研。我本不该这么断然行事，在那之后，我才知道，《黄昏已成骸》的作者并不是漫研的成员。

提到那本漫画的时候，河内学姐显得有些无奈。

“那可是传说。我没能读到，你却为之触动。接下来就轮到我了，轮到我和你了。”

我感到脊背发寒。

学姐竖起一根手指。

“这样有两点好处：其一，比起浅沼，我的经验丰富得多。我之前看过你的漫画，台词有些冗赘，想表达的内容太多。而我呢，该怎么说呢，对于漫画还是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应该说看漫画的角度比较刁钻吧。我们应该能互相学习。”

她竖起第二根手指。

“其二，我希望像《黄昏已成骸》那样，给之后进来的学弟学妹指一条明路。虽然漫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我们还是有必要继承传统。”

难道说——

“你打算在文化祭上出售吗？”

学姐爽快地点了点头。

“没错。”

这应该违反了校规，不过重点不在于此。

“这么做岂不是会被漫研的人记恨？”

《黄昏已成骸》的作者并非漫研的人，当时似乎没有引发什么麻烦。可我们要是退出漫研后在文化祭上出售自己的漫画，那简直是在挑衅漫研。

学姐的表情有些隐忍。

“所以啊，我是让你不要再因顾及漫研而放弃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当然这样会被讨厌，被记恨，可那又怎么样？她们总不至于打我们吧？不对，没准还真会挨打……不过一拳头的话应该还能忍。”

“我明明只是想画漫画而已……”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只要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你就是一个怪人，就会被其他人鄙视。想改变这一点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不再画漫画，要么画得足够好，让其他人都闭嘴。”

其实我隐约也意识到了，但听别人说得如此直白还是有些难受。

“我就直说吧，漫研里没有一个人认真看过你的漫画。你别担心，到时拜托别人帮忙卖就是了。”

这么说来，漫研画的大都是所谓的“二次创作”，也就是类似临摹的东西。现在距离文化祭还有四个月，如果我和河内学姐合作，画风肯定会有变化，应该没问题吧？

我喝了一口红茶，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让我拒绝浅沼同学，实在有点……”

“说不出口？你可别嫌我多嘴，那家伙拉拢其他画手的时候，对外的说辞可是‘伊原会负责编辑’。”

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整个人顿时愣住了。

“你从头到尾被人利用了。即便如此，你还是觉得义气上过不去吗？”

其实河内学姐说的道理我都懂，但回想起今天中午的事……

“我之前拜托浅沼同学再多等等，可让人家等了半天却要退出，这种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学姐长叹一口气。

“真拿你没办法。去年你不是为文化祭画了四页漫画吗？后来因为文集方针变动，那些没用上。”

这么一说，我的确画过。那是用来介绍神山高中漫研的四格漫画，因为当初并未说好一定会刊载，所以我画得很随性，之后因为文集只收录评论文章，那四页漫画就搁置了。

“你把那四页漫画给浅沼不就好了？就算是去年画的，她应该也不会有怨言。”

原来如此，她的记性真好，连我自己都差点忘记了。

不过在答复学姐之前，有件事我必须确认一下。

河内学姐或许是想拯救在漫研中受到排挤的我，又或者只是想找一个画技尚可的学妹一起创作。无论她是出于哪种心态，我都心存感激，但我还找不到原谅她的理由。

我朝空了的茶杯里倒入第二杯红茶，稍等片刻后喝了一口。

我长吁一口气，抬起头来。

“你说的我都明白了。学姐，有件事想请教一下。”

“什么？”

“为什么你要偷走我的笔记本？”

拜她所赐，昨天放学后，我很不得体地大呼小叫了一番。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太愿意信任她，更不用谈合作了。

河内学姐皱了皱眉。

“我听说你对浅沼的同人志计划迟迟没有表态，顿时觉得有点糟糕。如果你答应了对方的邀请，以你的性格肯定不惜勉强自己也要画下去。如此一来，你就不可能退出漫研，也不可能和我合作了。因此，我才拜托羽仁，想办法让你在周五晚上前都无法给对方明确的答复。”

她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希望你不要怪羽仁，她只是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唯一想解释的是，就连我也没想到她会采取那种手段。如果一开始我就和羽仁说清

楚，她就不会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了，只是有些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学姐应该没有告诉羽仁同学打算和我联手在文化祭上出漫画的事吧，毕竟这种事近乎于地下任务，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听她这么一说，我大致清楚了，但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是周五晚上之前？”

我本来打算在周五放学后给浅沼同学答复，所以想阻止我的话，也只能打分镜的主意了。先不谈情绪上是否得到了安抚，道理我确实是明白了。可为什么不是昨天或前天来和我说这件事呢？干吗非得像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呢？

“这个嘛……”

河内学姐眨了眨眼睛，仿佛我问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她随即说了一句“对了”，伸手取出空椅子上那个纸袋里的东西。

看到那东西后，我顿时浑身僵硬。她怎么会有这东西？

学姐拿在手上的是由新纳丰老师绘制封面的《 月刊Comic La Scene》六月号。

“因为今天是这本杂志的发售日。”

没错，今天是五月十八日，《 La Scene》 的发售日。而且，六月号会刊载每年四次的新大陆奖的获奖结果。上次大赛获奖后我再接再

厉，这次也投稿参赛了，所以才满心期待着今天的到来。可为什么《 La Scene》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呢？

河内学姐似乎觉得我慌乱的样子很有趣，露出恶作剧般的笑容。

“恭喜你上次获得鼓励奖，井原花鹤。”

“啊。”

我发出一声毫无意义的呻吟。学姐有些无奈地笑道：

“有必要那么吃惊吗？好几次活动你都用了这个笔名吧？之前大须的那次活动也是。我也一直在追《 La Scene》，当然会注意到那是你。”

居然被这个人发现了。

河内学姐看向《 La Scene》的封面。

“在三月号上看见你的笔名后，我痛苦地思索着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没错，我离开后漫研便开始纷争不断，我也清楚自己能让漫研内部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但我意识到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所以才离开了漫研。”

学姐将手放在杂志上。

“点评里有‘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想必你一直坚持投稿吧。好吧，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万一这次你获得了更高的奖项，那就用不着和我合作了。赶紧加油，朝着职业漫画家的道路迈进才是正确的。正因如此，我才想等到杂志发售后再和你说这件事。要是先和你

说了合作的事，之后如果你真的获奖了，多半也会出于义气坚持和我合作吧。”

我死死盯着《 La Scene》六月号，基本听不进学姐的话。学姐面露苦笑，将杂志推到我的面前。

“瞧你那心不在焉的样子，想看是吧？”

“啊，是的。”

“我已经先看过了。”

“怎，怎么样？”

学姐笑而不语。我捧起《 La Scene》，确认了末页的目录后，直接翻开新大陆奖的那一页。我甚至无法装得更镇定一些。

第十五届新大陆奖获奖作品是《 极寒之海的奇妙物语》，作者是春阎魔。

佳作中没有我的名字。

鼓励奖呢？

我沉默地合上杂志。河内学姐仿佛感同身受，温柔地说道：

“你很不甘心，对吧？我能理解。所以，你愿意和我合作吗？”

“……我愿意。”

“很好。”河内亚也子学姐用力地点了点头，“伊原，让我们一起创造传说吧，创作能留存在神山高中的传说之书。然后……”

“我们会越画越好，对吧？”

学姐笑了。自我认识她以来，她的笑容不曾如此灿烂。

我退出了漫画研究会。

---

[1]注：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的经典作品。

[2]注：日本漫画家望月三起也的警匪题材作品。

[3]注：日本漫画家竹宫惠子的经典科幻作品。

[4]注：日语中仅有长短音的区别。

[5]注：比利时文学家莫里斯• 梅特林克创作的象征童话剧。

[6]注：日本作家井伏鳟二创作的小说。

[7]注：又译《 小气财神》，是英国文学家查尔斯• 狄更斯创作的小说。

[8]注：日本文学家太宰治创作的小说。

[9]注：文中涉及的《 快跑，梅洛斯！》的译文均以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 斜阳（太宰治作品精选集）》为准。

[10]注：此处为日本距离单位“里”，1891年日本规定1里约等于3.927千米。

[11]注：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俳句家。

[12]注：日本知名办公文具用品生产巨头国誉推出的笔记本系列。

[13]注：日语里，羽仁真纪的发音为“HANIMAKI”，正好是四个音节，在日语的语境中很像一个词，读起来十分顺口。

[14]注：日文中“羽仁”的发音和“Honey”接近。

悠长假期

1

当天从早上开始就有点不对劲。

我醒了过来，看向枕边的时钟，时间是周日早上七点。

不同于从浅眠中陡然惊醒，我依稀还有几分睡意，但也不打算睡回笼觉了。我在被窝里翻了身俯卧着，然后像在做俯卧撑般撑起身子。

我正打算下床，突然意识到不太对劲。我注视着从窗帘的缝隙间照进来的朝阳，茫然地呢喃道：

“状态真好。”

总觉得整个人身心充实。

倒不是说平时身体多有不适，但此刻岂止是状态好，都说得上精力充沛了。我甚至在想，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做点没意义的事，消耗掉多余的体力呢？这种感觉还真是少有。

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瞧了瞧，里面还有培根、灰树花和小松菜。我将它们混在一起切碎，趁烤面包机工作的空当，往小碗里打了一个鸡蛋，随便加了一些再制奶酪和牛奶。看到家里有咖喱粉后，我

也加了一些进去。两边的炉灶一边拿来煎培根，一边拿来煎蛋。糟糕，我忘记烧热水了，咖啡只能延后准备了。

我将早餐端到客厅，也不往吐司上涂什么便大嚼起来。下楼梯的脚步声随后传来。老爸出差了，来人肯定是老姐。接着，发出脚步声的人径直走向了厨房。

“啊，有早餐呀！”

一大清早就这么精神。

“奉太郎，这些是你做的吗？”

“谁知道呢，没准是小偷半夜做的。”

“要真是这样，既然早餐还热着，就说明小偷还没走远吧。别突然讲这种无聊的笑话。”

我没答话，而是将煎培根铺在吐司上。她继续问道：

“我能吃吗？”

由于嘴里塞满食物，我只能点点头。老姐在厨房里，应该看不到我的动作，但就算我说不可以，她肯定还是会拿去吃，何况我本来就准备了她的份。

没过多久，她冒出一句很没礼貌的话：

“没想到还挺好吃的。”

“你可别用手抓着吃。”

“这是什么呀，你加了什么进去？”

她似乎是在说煎蛋。我用完咖喱粉后还没有收起来，她应该很快就会发现了，所以我没有回话，继续吃着早餐，果不其然——

“啊，这个呀。”老姐说道，“虽然谈不上厨艺精湛……但也费了一番心思。怎么了，奉太郎，发生什么好事了？”

她还是莫名地敏锐。我喝了一口牛奶，回答道：

“今天状态不错。”

这句话未免有些怪诞，她不由得发出疑惑的声音。

早起吃完早饭后，我便开始打扫卫生和洗衣服，清洁浴缸，擦拭灶台的边边角角。中午我煮了乌冬面，吃完看了看时间，才下午一点，真是漫长的一天。

我坐在自己的床上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房里的窗帘没有拉上，我透过窗户看了看外边，天气格外晴朗。最近锋面停滞，阴雨绵绵，已经很久没见到大晴天了。

“……出门吧。”

我换上工装裤，往侧兜里放了一本文库本。穿上Polo衫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窗外，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居然会觉得晴天不出门太浪费啊。”

换作别人也就罢了，折木奉太郎居然会觉得晴天不出门很可惜。要是福部里志知道了，多半会说“你是不是烧坏脑子了”。我拿起钱包，想了想后，只抽出一张一千日元揣进另一侧裤兜里。

说是外出，其实我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是散散步而已。话虽如此，还是定个方向比较好。

“去哪里好呢？”

我本来打算去书店，可这个月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手头有些紧张，更何况已经带了文库本在身上，今天一整天都有书看。

那就找个能看书的地方吧。我首先想到的是河边，然而这个季节已经有蚊子出没，待在水边不太合适。而且河边很开阔，容易被人看见。我不是很在意他人的视线，但还是有极限的。

附近有一座八幡宫[1]，比较安静，刚好有一些石头可以坐。去那里怎么样？我心里觉得不错，便迈开步子朝八幡宫的方向走去，却又突然犹豫起来。八幡宫太近了，今天我的状态不错，如果不去远一点的地方，总觉得体力会满溢而出。

“要不去那里吧。”

我掉头走去。荒楠神社的话距离刚刚好，我倒不是对神社特别执着，只是因为一开始想到了八幡宫，就想去一个类似的地方。

我开始走起路来。因为只穿着一件Polo衫，我还担心会有些凉，但走路时觉得既不冷也不热，舒爽得很。我尽量避开平时上下学时会走的道路，专门往那些鲜少踏足的小巷子里钻。尽管两侧都是木制围

墙，巷弄内的通风却很不错。走着走着，我看到围墙上有一只虎斑猫，不知为何它板着一张脸。

“嗨。”

我抬起手，对着那只猫打招呼。它似乎受到了惊吓，飞也似的逃掉了。真是不好意思。

走着走着，一座桥出现在我的面前。连日的降雨让河川的水位上涨了不少。我停下脚步，注视着脚下湍急的浊流。

“齐集夏时雨，汹汹最上川。”[2]

当然眼前的河并非最上川，之前的雨也不是夏时雨。如果学识再丰富一些，兴许我能吟出更为贴切的诗句。然而肚子里墨水不够也没有办法，毕竟在这方面，我不如里志见多识广。不对，千反田应该更精通这类知识吧。

我经过一家章鱼烧店，香味扑鼻而来。虽然已经吃过早餐和午饭，可肚子里的馋虫还是被勾了起来。我手上有一千日元，用来买章鱼烧绰绰有余，冲动诱惑着我。等等，先冷静下来。现在买的话，我要在哪里吃？我忍住食欲，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我走了差不多十分钟，陌生的小道越来越多。自出生以来，我就没怎么离开过这座城市，可离开家才走上十分钟，我就觉得景致变得陌生。看来我活得还真是挺“节制”的。我觉得自己的方向感还好，所以自信地选择了各种未知线路。走这边，再走这边，然后差不多在这里拐弯——

我来到一块开阔的区域，看来自己的方向感真的不错，荒楠神社就在眼前。

“那么——”

我呢喃着，抬头仰视鸟居。我忘了荒楠神社位于山腰地带，也就是说，我得爬上长长的阶梯才能抵达神社境内。就算今天我的状态再好，甚至莫名想出门散步，爬阶梯也太过头了。

短暂的犹豫过后——

“反正来都来了。”

我迈开步子。

我一边数着台阶一边往上爬，没过多久便进入茂密杉树的阴影之下，周围温度骤降。爬到第三十级台阶的时候，我已经数不太清楚了。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以及更多。虽然之前没怎么想过今后的职业发展，但需要数数的工作多半不适合我。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看书也是一件辛苦事，要不现在就在台阶上坐下开始看书吧？不不不，我已经爬了一半之多，再加把劲，再努力一点。我前倾身子，继续往上走去。

我爬了将近一百级台阶吧，到后面就没数数了。呼，终于到了。我喘了一口气，看向手水舍[3]。虽然我想喝杯水，但手水舍可不是喝水的地方。自动售货机的话……好吧，这附近应该没有。

就在我左顾右盼的时候，有人从社务所里走了出来。那是一个戴着窄框眼镜的长发女生，身着T恤和短裤，一派居家休闲打扮。

“啊。”

我这才注意到那是十文字香穗。这里的确是她的家，所以打扮得如此休闲也理所当然。十文字也注意到我，慢慢地走了过来。

“欢迎前来参拜。”

她双手合掌，朝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面对这意料之外的欢迎仪式，我不由得感到诧异，同时想起之前似乎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总之，我回答道：

“打扰了。”

十文字见我如此镇定，似乎略有不满，微微嘟起嘴来，但很快便笑着说道：

“你是来参拜的吗？”

“倒也不是……啊，当然我也会参拜啦。”

十文字好歹是神社的工作人员。当着她的面，我总不好说“参不参拜都无所谓”吧。

她回头看了看社务所，说道：

“爱瑠也来了。”

“咦？”

“爱瑠来了。”

摩擦起电机[4]？平贺源内发明的那玩意儿吗……

啊，她是说“爱瑠来了”吗？

“呃，为什么？”

十文字扑哧一笑，回答道：

“她只是过来玩。方便的话进屋里说话吧，好歹请你喝杯茶。”

“啊，我就不用了。”

“我们刚好聊到你呢。”

聊到我？什么情况？

“我也不勉强你，不过相逢即是缘，对吧？”

“这不是佛教谚语吗？”

“我向来对宗教一视同仁。”

“可是——”

“更何况……算了，还是让你直接看看比较好。来，请进。”

我就这么不明就里地被请进了社务所。

事后回想起来，我完全是中了对方的圈套。

社务所一角有一间约十平方米的日式房间，拉门和其他房间无异，进去后才发现里面放满了各种私人物品，有柜橱、闹钟、放着小说和杂志的书架、水壶以及矮桌。十文字家在别处另有住宅，这里应该是她在社务所内的私人房间。

此外——

“啊，哎呀，折木同学，你怎么来了？”

千反田有点惊慌。她先是左顾右盼，理了理自己的头发，这才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微微站起身来，想将矮桌上的东西收拢起来。十文字笑着说道：

“你用不着藏起来。”

“啊，呃，是呀。听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样。”

她点了点头，似乎多少镇静下来，重新端正坐姿。

“午安，折木同学。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是啊，我也有点惊讶。”

“啊，不过你已经知道我在这里吧？”

她在说什么呢？

“呃，是这样的吗？”

十文字看向我，我则摇了摇头。

“我之前说过呀，周日约了香穗同学。”

“你是什么时候和谁说的？”

“周五放学后，我对摩耶花同学说了。”

既然她只和伊原说了，又为何认为我会知道呢？我正要如此答话时，千反田继续说道：

“当时你不是在附近吗？”

周五放学后，我也在社团活动室里，确实离她们不远。

“我没听见。”

我没多想就做了回答，但随后意识到可能会被人误解成“我偷听了千反田和伊原的对话，所以一路跟踪过来”，便加强语气说道：

“我什么都没听见。”

千反田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也是，折木同学当时在看书。”

十文字在旁边应答了一声，也不知是否相信了我的说法。

她帮我准备了坐垫和绿茶，千反田则将刚才想藏起来的东西重新摆在矮桌上。

“我过来是为了给香穗同学看这些。”

那是一些照片，都是四月千反田家附近举办生雏祭[5]时拍摄的。

“啊，不过还是太羞人了。”

她又想把照片遮挡起来。

生雏祭的时候，千反田负责扮演雏人偶，穿上了华丽的十二单[6]。我则受千反田所托，担任给雏人偶打伞的工作。里志在祭典上拍了照片，之前也给我看过，但不是矮桌上摆着的这些。

要说觉得羞人，我也感同身受。其中一张照片上，扮作雏人偶的千反田微微低着头，一本正经地走着，而戴着黑漆帽子[7]的我就走在她的身后，脸上的表情蠢透了！半张着嘴不说，眼神还很蒙眬。

我忍不住背过脸去。

“这照片拍得真糟糕。”

“啊，你说这张吗？”

千反田将那张照片拖到手边。

“确实不算拍得好啊。”

十文字将绿茶放在矮桌上，在坐垫上坐下后说道：

“你当时是不是在打哈欠？这可说是奇迹了。”

“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噩梦。”

何况当时我不是在打哈欠，多半是那一瞬间看呆了。里志镜头里的我，形象就正常多了。我应该不至于一路上都是这种表情吧。我内心如此希望。

十文字有些抱歉地说道：

“强行把你拖进来真是不好意思，刚才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后都笑了……既然你来了，如果不让你本人也看看，总觉得我们好像在背后说人坏话，内心会有些不安。”

虽然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千反田拿这么多照片过来，肯定不是为了看笑话。十文字还真是一板一眼的。

“顺便一提，这张照片上的爱瑠也拍得很糟糕。”

“香穗同学！不可以！”

千反田和十文字围绕着照片的话题你一言我一语，我则在一旁静静地喝着茶。虽然是十文字主动邀请我的，但总觉得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甚至有点如坐针毡。不过，口渴的时候能喝到茶，我倒是很感激她。

我想趁她们对话告一段落时出声告辞，但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不知不觉中茶已经喝完了，就在我心想怎么也该走了的时候，十文字突然看了看时钟。

“啊，已经这个时间了。爱瑠，差不多了吧？”

千反田微微一笑。

“嗯，我知道的。东西买好了吗？”

十文字顿时愣住了。

“糟糕，我出去的时候遇到折木同学，结果就……”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听起来似乎是我的责任？十文字皱起眉头，低垂着头说道：

“太失败了，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怎么了？”

千反田代她回答道：

“今天我来这里，一是给香穗同学看照片，二是要帮忙做点事。”

十文字接过话头说道：

“家里还拜托我去买东西。因为花不了多少时间，所以我等到刚刚才动身，结果在外面遇上你，惊讶之余就忘了购物的事。”

原来那是惊讶吗？完全看不出来啊。

千反田安慰她：

“这样的话，事情我来做就好，你先去购物吧。”

“这样行吗？”

“可以的，之前我也做过嘛。”

“感激不尽。”

十文字闭上双眼，双手合掌向千反田致谢。

“南无。”

“这不是佛教用语吗？”

我忍不住插嘴吐槽。十文字睁开双眼说道：

“我向来对宗教一视同仁……你打算怎么办？留下来帮忙看家也是可以的。”

“不了，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茶。”

“这样啊，不用客气。”

我正要起身，却突然想到一件事。

“顺便问一句，帮忙是帮什么忙呢？”

千反田像在跳舞一般挥动双手。

“打扫卫生。”

看来她是在模仿扫地的动作。十文字又补充一句：

“再往上走几步有一座稻荷神的祠堂，不过也不是非得今天去打扫。”

“没关系啦，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个嘛。”

也就是说，这两位本来打算一起打扫，但现在只剩下千反田一人了……早知道我就不问了。

话已经问出口，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只能顺着话头说道：

“我来帮忙吧。”

常。

千反田先是客气了几句，但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好意。

2

听说稻荷神的祠堂位于前殿侧边那条小道的尽头。

如此说来，刚刚进入神社的时候，我的确看到某个角落有一面写着“正一位”[8]字样的幡旗。不走近看的话，很难发现幡旗旁边还有一条小道。

“这个位置也太隐蔽了，会有人前来参拜吗？”

“不清楚，不过修建这座祠堂应该不是为了吸引香客。”

我的肩上扛着两把扫帚，千反田则拎着水桶，桶里装着打湿的抹布、簸箕、垃圾袋以及劳动手套。

“走吧。”

我们沿着倾斜的小径向上走去，没过多久就变成了阶梯路。要是我走在前边，扫帚可能会刺到千反田，我便和她换了位置。爬坡的过程中，我无意间回头看去，发现整座神社笼罩在树荫之中。

四下还真是寂静啊。

我刚这么想，就注意到各种声音，有树叶的摩擦声，鸟叫声，我自己的脚步声，千反田的脚步声。普普通通的散步突然变得不同寻常。

“真是不好意思，折木同学，莫名其妙就把你牵扯进来。”

我愣了一下，还以为千反田读出了我内心的想法。[9]

“没事啦，反正今天休息。”

对话戛然而止，我们沉默地继续向上走去。石阶比看上去陡峭，我只能盯紧自己的脚下。

就在我快忘记刚才聊了什么的时候——

“真少见啊。”

千反田说道。

总觉得我们走了许久，但其实还不到五分钟吧。眼前是半山腰的一块小平地，红色的鸟居和小小的祠堂伫立前方。祠堂前有一张石头搭成的平台，上面放着白色的酒壶。按理说，这地方平时应该少有人来，地上却有一些空啤酒罐和香烟盒。

我递给千反田一把扫帚。

“打扫的话，具体是要干吗？”

“祠堂会由神主亲自打扫，我们只需扫扫落叶就好。”

“那抹布是干吗的？”

“狛狐[10]和鸟居要是黏着鸟粪就不雅观了，得用抹布擦干净，不过……”

她在一对狛狐之间绕了个“8”字，笑着说道：

“这些还挺干净的，我们擦擦酒壶就行。”

那个酒壶是用来干吗的？该不会是有人落下的吧？

“好啦，干活吧。”

千反田微微一笑。

“我们先去打个招呼吧。”

也对。我们将扫帚靠在狛狐上，并排站在祠堂前，然后合掌，鞠躬。

我之前在哪里看过，稻荷神原本是丰收之神，后来逐渐演化成保佑生意兴隆的神明。还是说，这是听里志说的？丰收也好，生意兴隆也好，都和现在的我无关。哦，对了，打扫时我会尽可能速战速决，这点还望海涵。

“来，我们开始吧。”

千反田似乎打算先擦拭酒壶。既然都搬着一堆重物上来了，我便先从扫落叶开始。明明现在并非秋季，不知为何地上却有不少落叶，看来打扫起来得费一番功夫。

我单手拿着扫帚，先从鸟居内部开始打扫。

“沙沙”声响起，不知为何听起来格外悦耳。

仔细想想，上午我也在搞卫生。难得的晴天出门一趟，我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做这种事呢？

“哼哼哼”，我扫着地。

“折木同学好像心情挺不错呀。”

听千反田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自己居然哼起歌来。实在是太丢人了，我的体温都高了几度。事已至此，我也不好表现出心里的慌乱。

“倒也不是。”

我回答道。

千反田用手掩着嘴，轻轻地笑了起来。

擦拭完酒壶后，她戴上劳动手套，将地上的空罐一一拾进桶里，接着和我一样扫起地来。我们没有事先商量好，却默契地分成左右两侧，一起打扫祠堂。

我沉默地扫着地，确保自己没有下意识地哼着歌。唯有扫地声伴随着时光，一同缓缓地流逝。

“我觉得有点意外。”

千反田突然出声，打破了沉寂。我头也不抬地问道：

“什么？”

“折木同学居然会帮忙打扫。”

“我的房间可是很整洁的。”

“是吗？”

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备考期间或是有事要忙的时候除外。”

千反田笑着回应道：

“我也一样。若是在备考期间，我也不能保证房间的整洁。”

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传来。

“你不是常说‘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吗？所以我才觉得意外，还以为你会直接回家呢。”

打扫神社算不上什么重体力劳动，但既然与我无关，说一句“加油”然后直接离开也没什么不对。换作平时，我恐怕早就这么做了。

我继续干着手头的活，回答道：

“今天我的状态不太对劲。”

“咦，你哪里不舒服吗？”

“不是的。该怎么说呢，总觉得和平时的状态不太一样，很想活动身子。不帮你打扫的话，我或许就去慢跑了，还好找到了有价值的事来消耗体力。”

我看向千反田，她正左右来回歪着脑袋，这才说道：

“太感谢你了。”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道谢。

劳动了这么长时间，身体也微微冒出汗来。森林里沉寂无风，连日的降雨让泥土有些湿润。虽然扫地时不会带起浮灰，但相对的，落叶也很难扫在一块。我只能像在摩擦地面一般扫着地。如此一来，扫帚应该会磨损得厉害吧。

“折木同学。”

“嗯？”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她要问什么？现在聊文化祭上要用到的文集还为时尚早。

虽然话题是千反田抛出的，但她似乎有些犹豫，半天也没问出口来，只有扫地声不绝于耳。我抬头看向千反田，发现她正心不在焉地扫着同一个地方。

就在我打算出声催促的时候，千反田总算开口了：

“但愿我的问题不会太冒昧——”

“如果你是要问成绩，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你的成绩应该比我好吧。”

“不，我想问的不是那个。”她吞了一口气，又说道，“你为什么总喜欢说那句话呢？”

“哪句话？”

“就是那句话，‘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

啊。

我停下手中的活，有节奏的扫地声戛然而止。

千反田似乎误解了什么，慌忙摆了摆手说：

“抱歉，你不想说也没关系。不对，要是你觉得不想说也没关系。哎呀，我表达清楚了吗？”

我不由得苦笑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

“我只是在考虑该从何说起。这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故事，而且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因。简而言之，我只是怕麻烦而已。”

“这样吗？”

我回溯记忆，透过枝叶的缝隙看着万里无云的晴空。我居然打算回应这种问题，看来今天的状态果然不对劲。

“那么……”

我呢喃着，再次扫起地来。

3

这倒不是全部的来由，也算不上什么谈资，不过总比哼歌让你听到强。

那应该是小学六年级时的事了。我就读的小学里，班上的每名同学都有职务。什么，你的学校也是这样？看来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我自然也有职务。班里会先提出候选人，确定不下来时就投票。我也不记得具体流程了，总之我当上了校环专员，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过去电话局里的那种工作呢？咦，你不知道吗？以前不是有所谓的接线员[11]吗？算了，下次你问问里志就知道了。

“校环专员”是“校内环境专员”的简称，你可能会以为这个职务主要负责扫地，但扫地实际上是美化委员的工作。校环专员不过是为了让全班同学都有事做而强行设置的岗位。你可别笑话我，主要职责是……给花坛浇水。

不，我并没有因此熟知花草，也只记得住三色堇之类的花名。不过，这份工作还挺麻烦的，可不是每天随便浇浇水就行了。你应该很清楚吧，浇水之前得先观察土壤的干燥程度，很干的话才需要浇水。我们有三个班，每周一个班轮流进行。也就是说，每隔两周就轮到我。整个星期里，我每天去观察花坛的情况，有必要的话就给花浇浇

水。其实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比起按部就班地做某件事，每天判断需不需要去做某件事反而麻烦得多。

专员不止一名。全部职务都是两人一组，而我的搭档……就不说真名了，姑且叫她田中好了。咦，田中是女生哦，所有搭档都是男女组合。

田中这名女生在班上并不起眼，要知道我向来不太注意存在感这种事，既然我都这么觉得了，想必她真的不引人注意。她有些畏畏缩缩，就算向她搭话，往往也是三言两语就陷入沉默。应该说，她的个性的确有点阴沉。头发？我记得她好像是长发，不过不像你这么长……这很重要吗？

总而言之，我和田中的职责就是给花坛浇水。一开始的几周没有遇上什么问题。一到值班的那周，我和田中放学后就会去教学楼后面的花坛那里，观察土壤的情况。情况往往是我觉得应该浇水了，田中却说还不要紧。按她的说法是水浇多了反而不太好。因为她平时很少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一开始她坚决反对的时候，我还挺吃惊的。

不过，这种争执只在第一周出现过。一旦确定了需要浇水的标准，这项工作甚至不需要两个人共同完成。我们都是隔天轮班，总的来说还挺顺利的。

然而，也不记得过了多久，情况出现了变化。田中找我商量：

“我家正在重建，暂时得住在较远的地方。在车站坐市营公车回去需要一个小时，而且班次很少，要是没赶上就麻烦了，所以我希望放学后能早点回家。”

这倒不算什么不愉快的回忆，不过，后来班主任也来找我谈话：

“你就体谅一下田中的难处吧。反正你住得近，回去晚一点也没关系吧。”

他说得没错。小学离我家挺近的，初中也相当近，高中倒是一下子远了许多。这个暂且不提。

班主任是一名年轻男子，当老师差不多三年了。那个人挺热血的，似乎觉得班上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什么事都喜欢出面管一管。

“折木，你在地板上贴一下胶带，以便确认课桌的摆放位置。”

比如说——

“折木，我想把墙报的版面再弄大一圈，帮我裁纸。”

还有——

“折木，我觉得天花板的日光灯有点暗，你要留点神。”

诸如此类。

你觉得很意外吗？也是，那个班主任经常给我派任务。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觉得这也是教育的一环吧。总之，每次我从花坛那里回来后，班主任总会在冷清的教室里等我，然后吩咐我做事。他说什么，我当然就做什么，听话得很。其实在升上六年级前，这种事并不少见，不过给我下命令的人不尽相同。

那位班主任让我体谅田中，替她照顾花坛，我满口答应了。之后值班的那一周，我每天放学后都一个人去花坛转悠。一开始田中还会

对我说：

“对不起，拜托你了。”

渐渐地，她似乎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什么也没说就直接回家了。不过我并不记恨田中，毕竟她每天得走到车站坐公车，花上一个小时回家，真的很不容易。

以上是铺垫。到目前为止，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毕竟我不是很擅长讲故事。

好，那我就继续了。

某天午休，班主任让我们在花坛的角落里播种，我和田中便一起前往那里。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种子了，当时好像临近暑假，所以那些可能是牵牛花吧？不，我真的记不清了。

此外，班主任还让我们将写着花名的牌子插在花坛里。现在想想，那或许也是他拍脑瓜的点子吧，毕竟改善教育环境的运动不能止步于自己的班级嘛。牌子的数量很多，我们分担后腾不出手来，而且还得带上种子，实在拿不过来。我便把种子放进口袋，因为用纸包着，也不用担心会散落出来，双手拿着牌子的田中却打算用指缝夹着种子。

“你放在口袋里呀。”

我自然会这样说，因为自己就是这么干的。田中却摇了摇头。

“我没有口袋。”

她如此答道。这导致我有一段时间一直以为女孩子的衣服就是没有口袋的，毕竟我很少有机会盯着别人的衣服仔细看。

我们没怎么交谈，虽然同为校环专员，但田中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参与其中，两人之间并没有共同话题。我们先播下种子，等到该插牌子的时候，两人都懵了。我和田中都不记得花名，毕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如此一来，我们就没办法安插牌子了，总觉得浪费了一整个午休的时间。

放学之后——

那周轮到我们班照看花坛，不过午休播种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过土壤的情况，当天并不需要浇水。我本来可以直接回家，却磨蹭了好久都没有离开学校，好像在教室里和朋友聊着天吧。这时，田中走了过来，露出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

“我的书包不见了。”

她如此说道。

那可是书包哦，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就不见了？我这么想着，可不见了的东西也不会自己冒出来，便赶紧在教室里找起来。确定书包真的不见了后，我提议把这件事告诉班主任。当时我们已经读小学六年级了，部分早熟的孩子会抗拒出事后去找老师，但田中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我们三个人将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你问是哪三个人？当然是田中、班主任还有我。呃，你问和我聊天的朋友去哪了？我记不清楚了，印象中那家伙当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多半是先跑了。

班主任找得很认真。当时我没意识到，现在回想起来，他多半是在怀疑吧。你问怀疑什么？很明显吧。还是不知道？好吧，他怀疑有人欺负田中，故意把她的书包藏了起来。我当时也有自己的考量，急急忙忙地四处找着。

别露出那种表情。从结果上说，田中的书包并没有被人藏起来，只是放在架空层里……你知道架空层是什么吗？那是一种多功能的空地，和广场有点类似，总之小学里就有那样的地方。田中把书包放在那里，然后跑去玩了。不知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学生路过那里，好心地把书包送到了教职员办公室，仅此而已。不幸的是，负责收取失物的学年主任当时正好不在，所以一时谁都不知道书包在失物认领处。

得知这件事后，我松了一口气。我和田中并没有太深的交情，只是同为校环专员而已，但要是找不到她的书包，我也会非常焦急。

学年主任回来后告诉我们：

“有人将失物送了过来。”

他冷淡地说着，拿出了书包。我看到后非常开心。

学年主任没忘记说教一番，尽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管才行”之类的话。在我看来，放学后将书包放在一边跑去玩很正常，反倒是随便就把书包当成失物的低年级学生有问题。当然，这话我没有说出口。

被学年主任说教的那段时间里，田中显得有些焦躁。我能理解她的感受。毕竟书包是找到了，但里面的东西是不是都在呢？她肯定想

尽早确认吧。我们的班主任倒也机智，看准空当插嘴道：

“主任，您说得对。不过，我们先确认一下书包里的东西吧。”

拿到书包后，田中一扫往日的老实做派，急不可耐地一把扯开书包，从里面拿出笔盒。那个笔盒挺小的，图案也比较朴素。

她发现笔盒中的自动铅笔还在，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

“太好了……”

我瞟了一眼，那支自动铅笔上的图案似乎是某个角色。事后我问起这件事，才知道那支笔其实是杂志的奖品。价值谈不上多高，但对田中来说，那应该是弥足珍贵的，所以当时她真的很开心。

然后，我问道：

“里面没少什么吗？”

田中紧握着自动铅笔，回答道：

“这个还在就够了，其他东西回家后再确认。”

“真的不要紧吗？”

“不要紧，谢谢你。”

小学生带自动铅笔到学校来当然没问题，在那之前，学校也从未禁止学生使用印着角色图案的文具。然而田中运气不佳，学年主任正好看到了她的自动铅笔，便发起火来：

“不可以带这种丢了会很麻烦的重要东西来学校！”

仔细想想，教科书不也是“丢了会很麻烦”的东西吗？按照学年主任的说法，岂不是只能带“丢了也无所谓”的东西来学校？这是在找茬吧。

从那天开始，学校就禁止学生在校使用印着角色图案的文具了。这条禁令对学生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笔记本、橡皮、垫板……印有角色图案的文具为数众多，全部重新买一遍可是相当麻烦。不过，知道这条禁令是因田中的自动铅笔而起的学生，恐怕只有我和田中本人吧。

事情就是这样。

当时我也大受打击，从此便开始将“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挂在嘴边，这起事件应该就是原因所在。

4

“……咦？”

千反田整个人僵住了，一动也不动。

她是在脑海里重现事件的来龙去脉吗？此刻，她整个人活像一尊塑像，感觉碰一下便会向后倒去。我如此想着，继续扫起地来。在讲述往事的过程中，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接下来只需将落叶扫进簸箕里，最后用垃圾袋装起来就可以了。按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却突然想到一件麻烦事。

簸箕在千反田带过来的那个桶里。我正要上前去拿的时候，她总算再次出声：

“咦？”

“你还在疑惑什么啊？”

“哎呀，我刚才听你讲完了故事吧？”

“大概吧。”

“可结尾好像有点奇怪呀。”

或许吧。

“当时你帮田中同学找到了书包，对吧？在那之后，她从书包里拿出重要的自动铅笔，导致学校从此禁止学生使用印着角色图案的文具。”

没错。我开始往簸箕里扫落叶。

她突然拍了一下手。

“啊，我明白了！”

“哦？”

“折木同学，你当时应该也有很多印着角色图案的文具吧？所以遭到禁止后，你才会大受打击……哎呀，可这件事到底和‘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有什么关系呢？”

千反田左右摇晃着脑袋，像是突然想到什么，手里继续动着扫帚，小心翼翼地问道：

“难道说，因为你帮助了田中同学，学校才禁止携带印有角色图案的文具，你便觉得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帮她吗？”

我觉得自己帮了倒忙，便决定从此什么都不做吗？这似乎也说得通。

不过呢——

“不是的。”

“可是……”

“我们继续打扫吧。”

“好，好的。”

千反田负责的区域基本扫完了，脚下的落叶堆成小小的山包。

我一边往簸箕里扫落叶，一边说：

“你总是喜欢从结论开始说事情吧？我偶尔这么做也无妨吧。”

“啊，你好过分，中间果然省略了什么。”

“省略！”

这个词真是太动听了。

我今天的状态的确不太对劲。直接把话说清楚不就好了？怎么突然想讲往事了？不过，看见千反田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我觉得偶尔这么做也不坏，就当是消磨时间吧。如此一来，打扫工作也显得没那么漫长了。

千反田用手指抵着嘴角，陷入了思考。

“对了……”我觉得继续保持沉默有点不厚道，便开口说道，“禁止使用角色图案的文具不过是事后的谈资，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千反田抬起头来，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我看。

“你该不会是在敷衍我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折，折木同学！”

我将扫拢的落叶装进垃圾袋里。明明清扫的面积不小，落叶归拢到一起后，体积却小得可怜。我甚至想装一些尘土进去，来扩充垃圾袋的体积。

“别发火嘛。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马上意识到这件事有点奇怪。应该说，事情并没有很复杂。”

“就算你这么说……”千反田垂头丧气地说道，“你和我不一样。我这个人缺乏分析能力，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她自己居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也不是故意惹她生气，可能是讲述方式不当吧。

“一开始我就说过，我和田中是交替值班的。”

“对。”

千反田点了点头，整个人几乎要探过身来，脸上的表情极度认真。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很糟糕的事。

“没过多久，田中因为家里的情况，放学后不能在学校待太久。结果就是，轮到我们值班的那一周，每天放学后我都得去花坛。”

“是的。”千反田将之前听到的信息重复了一遍，“她因为家里在重建，暂时得住在较远的地方，每天回去都要花一个小时。”

“就是这一点。”

千反田的记性挺好。刚才我说的那番话，她应该都记得吧。

“我好像也说过为什么她得花上一个小时吧？”

“是的，从车站坐公车要花一个小时。”

“公车，准确地说是……”

“你说的是市营公车。”

“要怎样才能坐公车呢？”

话说到这里，千反田终于明白了。她用双手捂住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同时还用腋下抵住扫帚柄，真是机智。

“啊，啊，我明白了。没错，这样一来，田中同学就没办法回家了，毕竟当天她穿的衣服没有口袋。”

“对呀。”

“坐公车要用到钱、月票或套票，如果没带在身上，那肯定是装在书包里。”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没错。田中将照看花坛的工作委托给我，是因为担心放学后赶不上公车。得知她放学后跑去玩导致书包丢了后，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不过，她可能算好了时间，打算在公车到站前小玩一番，所以我才会那么着急地帮她找书包。

“然而，找回书包后，田中唯一在意的是那支珍贵的自动铅笔。我还故意问她其他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在，可她似乎没什么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千反田的思路又卡住了。

或许我太难为她了，毕竟当时我自己也不愿相信。

“我只能认为，田中并没有搭乘公车上下学。”

“怎么会……”

千反田睁大双眼，说不出话来。

“应该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至少她把工作推给我的第一个星期，甚至下一次值班的时候，她都搭乘公车上下学吧。可以肯定的是，丢书包的那天，她已经无需搭乘公车了，因为比起回家的交通方式，她更在意自动铅笔。也就是说，当时她已经可以步行回家了。”

“她家已经重建好了，没有告诉你是因为……”

“原因不是明摆着吗？”我顿了顿后说道，“她想偷懒，继续把工作推给我。”

千反田一边往簸箕里扫落叶，一边说：

“居然有这种事。也就是说，你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才开始把‘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挂在嘴边吗？”

也不是这样。

看来我的讲述方式果然有问题。并不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的故事可就不那么愉快了，甚至不足为外人道。话虽如此，我已经对千反田说了这么多，不说到最后反倒会招致误解，我要保持沉默吗？

如此一来，我就等于在撒谎吧？即便接下来的内容有些不愉快，我还是得说出来。

“不。”我开口说道，“当天我注意到田中没有检查贵重物品后，条件反射地看了看班主任的表情。他之前让我体谅田中的难处，

为她代劳，所以很了解情况，理应注意到哪里不对劲才是。要是注意到了，他应该会责骂田中。然而，他并没有那么做。”

千反田有些诧异地问道：

“班主任是不是没注意到呢？”

真是那样的话倒还好。

“不，他的表情明显有些慌乱，心里估计觉得完蛋了吧。我马上猜到，他其实知道田中家已经重建完毕了。”

“……”

“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没有让我们像之前那样交替值班呢？

“或许我有被害妄想症吧。他可能只是忘记告诉我了。不过那天看到他的表情后，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向来是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相当好差遣，所以就算我多承担一些工作，他也不以为意吧。”

我用扫帚抵住地面，继续说道：

“当时我还想，田中家重建的事其实和我毫无关系吧？我没有义务因为田中家的情况而多承担责任。这是不对的，田中的事是她自己的事，和我无关。

“但我又想，毕竟我们是同班同学，又都是校环专员，互帮互助一下也没什么。而且只是放学后照看一下花坛，费不了多少功夫。毕竟我住得的确很近，帮帮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发现别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田中的事不过是一个契机。

从那以后，我才注意到，班上有些人很擅长把麻烦事推给其他人，有些人则会不计较地接受那些事。当时我们已经读六年级了，多少懂得人情世故。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属于后者。一旦注意到这一点，我才发现这类事还为数不少。

夏令营的时候不是有人让我带上足足一升的调味汁吗？流感爆发前，挨家挨户发传单的学生除了我还有谁？全体男生玩足垒球[12]，打破窗玻璃后，班主任让我作为代表去向校长道歉，是因为当时我是带头的吗？不，只是因为我从不抱怨。

其实也没什么，每件事都谈不上多麻烦。我不是觉得承担这些事让自己蒙受了多大的损失，也没有因为其他人能免除麻烦而忿忿不已。

我只是注意到，自己还挺好使唤的。

我想起来了。

那时的我注意到这件事后相当难受，便去找老姐聊了聊。

——就算我主动帮助别人，对方也未必会领情。我并不指望别人感谢自己，但也不想被当成傻瓜。放学后我不要待在学校了，只要和别人在一起，肯定就会被拜托做什么。他们无非是觉得我这个人挺傻的，别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傻就傻吧，但我不想被人利用。

当然非做不可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做，而且不会抱怨什么。如果不是非我不可，而是该由其他人负责，我就绝对不会去做。

老姐听我说完后，将手放在我的头上，如此说道：

——这样呀。你一向傻乎乎的，现在也想变机灵了吗？明明脑子不那么灵光，有些事情倒是想得挺明白的，所以才会注意到一些不愉快的事实。行吧，就这么办吧。这样也好，毕竟你说的都没错。

在那之后，她好像还说了什么。对了，她是这么说的：

——今后你会迎来悠长的假期。这样也好，你就好好休假吧。没问题，身体休息的时候，内心必须有所改变……

“……同学。”

我沉浸在回忆之中，甚至没注意到千反田在喊我的名字，这可不像我的作风。

“啊，抱歉，怎么了？”

千反田就站在我的面前，睁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折木同学，这种事还真是伤感啊。”

我别开视线，笑着说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小孩子闹别扭罢了。闹着闹着就变成习惯了。”

一旦变成习惯，这句话就像座右铭似的常伴左右——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

我瞥了一眼千反田，发现她的双手紧握着扫帚，眼睛依旧牢牢地看着我，嘴里却冒出一句不相干的话来：

“可是折木同学，我觉得……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其实并没有很大变化。”

我很想笑，假装没听见。

然而，我做不到。

千反田后退一步，弯腰拾起装着落叶的垃圾袋。

“谢谢你。多亏你帮忙打扫，这里干净多了。”

“别客气。”

“香穗同学回来后，肯定会请我们喝茶吃点心。去休息一下吧？”

我苦笑着摆了摆手。坐在两个女生中间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不用了，把扫帚给我吧，我帮你放回去。”

我将两把扫帚扛在肩上，和千反田拉开一段距离后才转过身去，生怕扫帚划到她。

我头也不回地对她说道：

“帮我和十文字说一声吧，我就先回去了。”

我走在树荫密布的石阶之上，杉树枝叶随风摇曳的声音传入耳中。这难得的晴天分外持久，回家后我应该还来得及晾晒衣物。

突然间，千反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折木同学，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我很开心！”

我扛着沉重的扫帚，想回头实在太艰难了，便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如果可以不去做，那就不做。今天我的状态一直很奇怪，不过来到这里后，似乎有所恢复。

我挠了挠头，突然想到什么。当时老姐将手放在我的头上，一边乱揉我的头发，一边补充了一句话。

——总会有人来结束你这悠长的假期。

---

[1]注：日本供奉武士信奉的武运之神“弓矢八幡”的神社。

[2]注：引自松尾芭蕉的著名俳句《最上川》。

[3]注：指安设于日本神社、寺庙里的流水设施，供参拜者洗手、漱口。

[4]注：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发明家平贺源内改良的静电产生装置，日语为“エレキテル（EREKITERU）”，与“爱瑠来了”的日语“えるきてる（ERUKITERU）”发音接近。

[5]注：生雏祭的相关故事详见本系列小说第四集《绕远路的雏人偶》。

[6]注：又称女房装束或五衣唐衣，是日本公家女子传统服饰中最正式的一种。

[7]注：日本明治时代以前成年男子戴的礼帽，现在仅有神职人员会在仪式上佩戴。

[8]注：日本神阶制度中的最高位，由于稻荷神的总本社是正一位，后世常以“正一位”指代稻荷神社。

[9]注：原文中，“不同寻常”和“莫名其妙”用的是同一个词。

[10]注：这里指稻荷神社中的狐狸石像，狐狸被视为稻荷神的使者，其雕塑在稻荷神社里随处可见。

[11]注：日语中“校环”和“接线”的发音是一样的。

[12]注：一种儿童运动，规则和棒球、垒球相似，使用足球等较大的球代替棒球，使用脚踢而非球棒击打。

迟来的翅膀

1

漫长的梅雨季节终于结束，一弯新月悬挂在夜空之中，只见些许云彩微微浮动着。尽管天已经黑了，吹进房间里的风依旧十分温暖，让人感觉夏天的确来了。远方星星点点的民宅灯火若隐若现，我看着乐谱，开始弹奏风琴。

乐声流淌，我先用耳朵大致记住，再缓缓地吟唱出来。在如此静谧的夜里，“啦啦啦”的歌声不知会飘向何方。要是被其他人听见了，未免太羞人，所以我尽可能压低了声音。

为了将音乐铭刻在心，我重复吟唱着同一首旋律。音准达到大致满意的程度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将歌词唱出来。就在这时，拉门另一侧传来了声音：

“爱瑠。”

那是父亲。

父亲很少到这个房间来找我。难道说是风琴或唱歌的声音太吵了吗？

我有些惶恐地答道：

“在。”

“到佛堂来一趟。”

父亲的声音和往常一样浑厚，但不像是动怒了。我抚了抚胸口，又很好奇他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家里通常会在佛堂里商量要紧的事，此刻我却毫无头绪。

“我马上就来。”

父亲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看来今天的试音只能到此为止了。我合上风琴盖，关上窗户。

走出房间时，我突然有些犹豫。父亲找我有什么事？我没来由地感到恐惧，甚至害怕知道答案。

难道今后我无法再这样唱歌了？

还是说，我永远只能唱同一首歌？

我的脑中涌现出这样的想法。

不行。越到关键时刻，我似乎就越神经质。我嘲笑自己的胆怯，然后关掉房间的灯。

窗帘还没拉上。我看向窗外，薄薄的云层刚好遮住了那弯新月。

2

期末考试过后，学生们就等着放暑假了，神山高中洋溢着松弛的气氛，就连地学教室也是如此。不过说起来，古籍研究社平日里的氛围也不怎么紧张。不管怎么说，四个人似乎有段日子没有齐聚一堂了。

地学教室足以容纳一个班的学生。我们随性地坐在自己喜欢的座位上。不过四人的位置也不算太分散，集中在教室的中间一带。

我和千反田安静地看着书。我看的是忍者、公主以及皇族私生子的故事。毫无征兆的重大事件此起彼伏，基本上每一章都有某个角色陷入危机的情节，读来倒也痛快。对于因考试而变得麻木的大脑来说，这种读物实在非常合适。我不知道千反田在看什么书，看起来照片很多而且开本不小，多半是旅行指南什么的吧。从我这边看不清具体是什么书，伸长脖子凑过去看的话又不太礼貌。千反田一直面无表情地翻着页面，看来书的内容并不是很有趣。

伊原和里志正在A4尺寸的Campus笔记本上乱涂乱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对，看完一章小说后，我抬头观察了一下，发现大多时候在涂写和说话的都是伊原。她一手拿着自动铅笔，皱着眉说道：

“手，还是手有问题啊。”

“原来如此，是手呀。”

里志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

“这个人用不了右手……应该说是心理上的障碍。如果把这个地方画出来，就成了伏笔啊。”

“原来如此，是伏笔呀。”

他们似乎在讨论漫画的企划。

伊原退出漫画研究会后，就不再对自己画漫画的事遮遮掩掩了。或许她是觉得我和千反田早就知道她在搞创作的事，就算害羞得想遮掩也没意义。还是说，离开漫研之后，那家伙在心态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千反田一直很清楚自己今后要走继承家业的路，而伊原也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对比之下，我和里志未免显得不上进。不对，应该说我们才是正常的，奇怪的是她们。明明现在还是高二生，这两个人却一个一门心思地决定继承家业，一个为了成为漫画家而奋斗着。

“要是有人问一句‘你的右手是怎么回事’就好了，可这个场景里只有他一个人。让他看着自己的手自嘲又显得太刻意，该怎么办才好呢……”

“原来如此，他是一个人呀。”里志一直笑眯眯地聆听着，这时突然多问了一句，“你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干吗？”

“这个嘛……”

伊原没有看向里志，抱着胳膊望向天花板，突然眼睛发亮，高声说道：

“对哦！小福真棒！没错，不用想得那么复杂。我干吗那么纠结，让角色喝咖啡不就好了？右手正要去拿杯子，结果下一格分镜中，拿起杯子的却是左手。嗯，这样就不会显得刻意了。”

虽然我听不太明白，但她似乎想到了点子。伊原在线圈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几个大字，坚定有力地说了一句“OK”，然后合上笔记

本。

“事情告一段落了？”

“算是吧。虽然我还没开始画，但脑子里已经有了雏形。”

“那就好。”里志接着说道，“不过，下次至少告诉我那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吧。”

也就是说，他在不知道故事内容的情况下，从头到尾耐心地听着伊原絮絮叨叨。也不知道该对他说“辛苦了”，还是“用得着这样吗”。

解决了一个难题后，伊原似乎安心下来，悠闲地说道：

“说到咖啡，之前我遇上一件怪事。”

“咦？”

“当时我去了一趟雾生的画材店……”

“雾生？你干吗去那边？”

里志打断伊原的话，插嘴问道。我能理解他的疑惑，雾生在神山市的北边，从神山高中骑自行车过去也要花上二十分钟，如果从伊原家出发，差不多要用一个小时吧。市区明明有画材店，她为什么特意跑去雾生呢？

伊原有些不耐烦地答道：

“哦，这个嘛，因为只有那家店才有老式网点纸呀。虽然用得不多，但我还是想买点备用。”

“哦，原来如此。”

画材店出售的“乐音”[1]是什么呢？听起来应该是画漫画时会用到的东西吧。我没兴趣一直偷听他们的对话，正打算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小说上时，看了看手表才发现已经快五点了。要是现在开始看新的一章，我应该无法在离校时限前看完，还是回家之后再慢慢享受吧。于是，我合上了书。伊原马上注意到这个小动作，开口说道：

“啊，折木你也听我说嘛。”

“我能听见。”

“是吗？总之，我买好东西后有点口渴，心想考试也结束了，就打算犒劳一下自己，便走进了附近的咖啡店。听店员说他们家的咖啡是招牌产品，我就点了一杯，喝起来却觉得味道怪怪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里志抿着嘴笑了。

“摩耶花居然会在咖啡店里品咖啡，这完全是奉太郎的作风嘛。”

伊原不开心地鼓起脸颊。

“我是去取材啦。要不是这样，我刚刚怎么能想到好点子呢？”

“是，您说得是。那么，味道怎么怪了？”

被里志这么一说，我深感惶恐。我的确时不时会光顾咖啡店，虽然品不出不同咖啡的口感差异，但好喝不好喝还是能判断出来的。不过，“味道怪怪的咖啡”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实在想象不出来。

伊原摆了摆手说道：

“啊，我忘记说了，是糖的味道很奇怪。”

我愈发一头雾水，糖的味道肯定是甜的吧？里志也感到纳闷，随后笑着说道：

“我知道了，糖是不是咸的？”

“小福，你在开玩笑吗？”

“我在开心地和你聊天啊。”

里志笑容满面，明显是在胡说八道。伊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不是啦，糖是甜的。”

我和里志不约而同地回应道：

“那不是很正常吗？”

伊原猛地拍了拍桌子。

“要是味道正常，我还和你们说什么啊！”

您说得是。

伊原狠狠地盯着我们，仿佛在确认我们还说不说废话，这才继续说道：

“糖不只是甜的，是非常、非常甜。通常只有罐装咖啡才会那么甜，所以当时我吓了一跳。”

“你只是加了太多糖吧？”

我问道。伊原似乎觉得自己没有讲清楚，点了一下头说：

“呃，我从头说起吧。我点的是咖啡和蛋糕的套餐。蛋糕是柠檬味的，倒不是特别甜。店员问我咖啡需不需要加牛奶和糖，我说需要，所以后来咖啡端过来时已经加了牛奶，托盘上还放了两块方糖。我喝了一口咖啡，觉得味道平淡，就加了一块方糖。结果喝第二口的时候，甜得舌头都快化了。”

里志难以置信地点着头。

“居然是方糖。若是用勺子从壶里舀的糖，倒有可能是加多了——”

“对呀，只是加了一块方糖，居然会变得那么甜。我差点怀疑自己的味觉是不是有毛病。在那之后，我一直留意着。不过吃其他东西时，我感觉味道都很正常。”

“这样啊，过甜的方糖吗？”

“是不是很奇怪？”

“是呀，不过这件事也不难想象。”

“真的吗？”

伊原探过身去，里志则用力地点了点头。

“有些甜味剂比砂糖甜上数百倍甚至数千倍，如果按照平时加糖的量加入这类甜味剂，自然会变得非常甜。”

“嗯——”伊原略加思考，谨慎地说道，“虽然口感很甜，但就像我刚才说的，也不过是罐装咖啡那种程度的甜，还不至于无法下咽。而且，你听说过哪家店会拿甜味剂当方糖用吗？”

“呃……这倒是没听说过，总觉得不会有这种店啊。”

那你刚才那番话不是白说了？

“不过也可能是某种甜度极高的砂糖吧。要么是炼制方式不同，要么是原材料不同。”

里志抱着胳膊，转头看向千反田。

“喂，千反田同学，你听说过吗？”

“咦。”

千反田一直呆滞地看着书，听到里志叫她后，整个身体抖动了一下，这才抬起头来。

“请，请问，你说的是什么事？”

我们说话的声音不小，可她似乎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里志和气地说道：

“摩耶花说她之前去了一家咖啡店，尝到特别甜的方糖。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原料的甜度特别高，所以制成的糖才那么奇怪。千反田同学对此有了解吗？”

“啊……是说这个呀。”

千反田合上手头的书，微微一笑，我却觉得她的笑容有些不自然。她平时很会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会大笑也不会表现出怒意。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她脸上的微笑有些做作，显得很僵硬。

千反田平静地答道：

“很遗憾，我也不清楚。毕竟我们家没有种甘蔗或甜菜……”

“这样啊，不知道今后会不会种呢？”

这时，千反田微微垂下视线。

“我也不知道，抱歉。”

“这样啊，没事没事，我不该突然问你奇怪的问题。过甜的砂糖到底是什么呢？没想到还挺难解答的，我有点在意呢。”

“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说话的语气确实有几分恍惚，明显心不在焉。

伊原看向我，眼神意味深长，显然是在说“小千的状态不太对，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摇了摇头，表示什么都不知道。

一时间大家陷入沉默。里志突然转头看向我，像是要缓解尴尬的气氛一般，开口问道：

“奉太郎怎么看呢？难道那块方糖真的非常甜？”

听了刚才的谈话后，我确实有一种推测。别人不问的话，我自然没必要说，但既然问了，也没必要保持沉默。

“我觉得这件事并不复杂。”

我回答道。

“呃，是吗？”

里志顿时目瞪口呆，伊原的眼神也有了变化。

“什么意思？那块方糖看起来真的很普通啊。”

“那应该就是普通的方糖吧。”

“难道我的味觉真的出问题了？”

“肯定不是这样。”我挠了挠头，“刚才你自己也说了吧？店员端来咖啡的时候，咖啡是怎么样的？”

里志立刻接过话头：

“摩耶花说托盘上放了两块方糖。”

“对，不过我要说的不是方糖的事。”

伊原和里志感到不解，都陷入了沉默。我瞥了一眼千反田。虽然她在听，但因为中途才加入对话，所以还不太清楚状况。

“伊原，点咖啡的时候，店员是怎么问你的？”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问我需不需要牛奶和糖。”

“具体是怎么问的？”

伊原沉默了片刻，回忆当时的场景，然后摇了摇头。

“我记不清了。”

“抱歉，我有点强人所难，通常不会有人刻意记住这种细节吧。不过，对方多半是这么问的：‘要帮您加糖和牛奶吗？’”

里志还没反应过来，质疑道：

“一般来说，店员都会这么问吧？有什么奇怪的？”

“并不是说这句话奇怪……伊原刚才说，咖啡端上来时，里面已经加了牛奶吧？”

伊原眨巴眨巴眼睛，似乎感到意外。

“没错，是这样。”

“那就对了。”

里志夸张地摆了摆手。

“奉太郎！什么叫‘那就对了’！不要话说到一半又开始贯彻你的原则啊！”

我可不是有意的……不对，或许那样也不坏吧？省略掉最后的结论似乎也挺好的。

伊原皱起眉头，一边思考着，一边说道：

“我好像明白折木的意思了。既然我说了‘需要牛奶和糖’，而咖啡端上来时已经加了牛奶，那么是不是一开始也加了糖呢？”

我点了点头。

“可我喝第一口的时候觉得苦，所以才放入方糖。要是一开始就加了糖，我应该不会觉得咖啡很苦才对。”

“说得也是。话说加了方糖后，你又做了什么？”

“喝了。”

“不，在这之前呢？”

“我吃了一口柠檬蛋糕。”

“我不是说这个。”

此时，一直在旁边聆听的千反田怯生生地插嘴道：

“难道说……折木同学想问的是喝咖啡之前你有没有搅拌？”

里志听到后，大声说道：

“啊，对啊！”

他激动地朝伊原说道：

“没错，摩耶花喝的那杯咖啡一开始就加了糖！不过糖沉在杯底，所以喝第一口的时候，你才觉得没有甜味。等你加了方糖并搅拌后……”

伊原也恍然大悟。

“对哦，这样甜味就增加了一倍。”

“嗯，应该就是这样，奉太郎猜得肯定没错。”里志满意地点了点头，对着我露出笑容，“哎呀呀，不愧是我们的安乐椅侦探[2]。”

我倒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精妙的推理，不过对当事人伊原来说，或许那正是意识上的盲点吧。

伊原却含糊地说道：

“嗯，或许是这样，但是……我的记忆有些模糊，总觉得不能就此下定论。我还是再去确认一次吧。”

既然那家咖啡店就在画材店的旁边，今后她应该还有机会去那里吧。现在没必要继续纠结这个问题，我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就在我准备将文库本放进书包的时候——

里志突然说道：

“那我们就去确认吧。”

你打算陪她去啊，真是辛苦了。

“而且我们也差不多该商量一下文集的事了。”

他接着说道。

“对啊，差不多到时候了……”

“对吧？”

商量文化祭的事当然没必要专门跑到市外去，在学校的活动室里就能解决了。不过呢，坐在咖啡店里商量要事，顺便解决方糖之谜也不是不可以，所以我没怎么反对。

然而——

“现在去太晚了吧。”

墙上的时钟告诉我们，现在已经五点四十分了。

“也是，那明天……啊，明天我没空，还有委员会的工作要做。”

明天就是本学期的结业典礼了。里志身为总务委员，肯定要处理很多杂事。

“后天如何？”

我倒是无所谓，不过在暑假的第一天商量工作是不是太勤快了？伊原看来也没有异议，我本以为事情就这么定了，没想到千反田突然小声说道：

“对不起，后天我有安排了。”

伊原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啊，这样啊，也对。”

我和里志没说什么，看得出我们都充满疑惑。

伊原对我们说道：

“小千要参加合唱祭。”

“这样啊，那就不行喽。”

里志点头表示理解，我却不太明白。神山高中课外活动丰富，文化祭就是典例，但我从未听说过合唱祭这种活动。

“学校要在暑假组织合唱吗？在体育馆里吗？”

两人同时白了我一眼。

“怎么可能？”

“那是市里举办的活动啦。”

原来不是学校的活动啊。也对，就算我平时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还是知道学校举办过什么活动吧……还好还好。

“就是纪念神山市出身的歌曲创作者——江岛椙堂的‘江岛合唱祭’，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举行。不只是神山市，附近地区的合唱团也会前来参加。曲目不限于椙堂的作品，选择多样。”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一聊到这种话题就会变成里志的独角戏。他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些骄傲地说道：

“他是大正时代活跃于儿童杂志《红蜡烛》上的童谣作家，和北原白秋、西条八十、野口雨情并称为童谣四天王。”

所谓的“童谣四天王”无疑是里志自创的。

“之前在小千的邀请下，我去练习过一次，但现在忙着画漫画……”

伊原充满歉意地说道。她既是在向我说明情况，也是在对千反田道歉。不过，千反田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做出回应。

古籍研究社当然也是神山高中的一个社团。我们几个人同年级不同班，交集基本上只有社团活动。至于大家在校外的生活，我既不知情，也不觉得有知情的必要。因此，得知千反田和伊原曾一起参加合唱活动后，我感到有些惊讶。

里志将双手交叉在脑后，若无其事地说道：

“嗯，之后再决定碰头的时间，通过电话联系你们也可以吧。”

他同时暗示了自己将负责联络结果的汇总。我一直挺佩服他，他总是很主动、很勤勉，即便将一大堆事揽在身上，表面上也故作轻松。

“好的，没问题。”

千反田回答道，言下之意是大家今天可以解散了。一到夏天的这个时候，白天就变得漫长。现在已经快六点了，看着外面却不觉得黄昏已至。我将小说放进书包里，然后站起身来。

“那就先这样吧。”

“嗯，回头见。”

走出教室时，我无意中瞥了一眼千反田在看的那本书，当然我并没有偷窥的意思。

如果没看错，那应该是一本升学就业指导的书籍。

3

暑假的第一天，我给自己做了一碗中式冷面。

今天上午天空阴沉沉的，总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即便到了中午，天气也很凉爽，让人很难想象现在正值盛夏。这种天气其实不太适合吃冷面，不过今天就到保质期了，也不好换成别的。

我将醋、酱油、糖、芝麻油以及甜料酒按大致的比例调成酱汁，煮好面后过冷水，配菜则是西红柿、火腿和煎蛋。途中我走开了一下，导致鸡蛋有点焦了。我把西红柿切片，火腿和煎蛋切丝。因为是自己吃的，也不怎么在意卖相。待到面不再冒热气后，我便盛到盘子里，随手将配菜加上去，倒上酱汁拌匀，一碗冷面就做好了。最后，我又在盘子边上加了一点芥末。

我将冷面从厨房端到客厅，摆好筷子，倒好麦茶，然后合掌说了一句“我开动了”。我正准备开吃，电话就响了。

我没有马上起身接电话，而是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我心想着怎么在午餐时间打过来，真是没礼貌，但一看时间才发现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午后出了太阳，我便把衣物晾晒出去，没想到就到了这个时候。如此一来，我也没有立场指责打电话的人缺乏常识，只好盯着眼前的中式冷面发呆……我安慰自己冷面不容易泡涨，然后慢慢地站起身来，拿起听筒。

“喂。”

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愉快，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您好，我姓伊原，请问是折木同学家吗？”

我很想说“您打错了”，但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紧迫，还是不开玩笑为妙。

“伊原吗？”

“啊，折木。太好了。刚才你的声音怎么那么低沉？”

“我正准备吃中饭呢。”

“这样啊，抱歉，那……”

伊原会给我打电话，想必是有什么非常要紧的事。我只能将中式冷面搁置一会儿了。

“没关系，有什么事吗？”

“我问你啊——”电话那边的人明显有些犹豫，顿了顿后才继续说道，“你知道小千可能会去什么地方吗？”

我换了一只手拿听筒。

“为什么来问我？”

伊原回话的声音有些尖锐：

“我问了所有可能知道的人，你是最后一个。”

“原来如此。”

虽然想问问到底怎么了，但我多少听得出她实在走投无路才会来找我，便没有多说什么。

“首先是学校喽。”

“嗯。”

“然后是市立图书馆，以及镝矢初中附近的咖啡店，叫什么来着，之前和大日向一起去过那里。还有另一家咖啡店，叫菠萝三明治，已经换了店址。”

我尽可能列举出和千反田一起去过的地方。不过，图书馆姑且不论，咖啡店的话，千反田真的会一个人进去吗？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知道了，谢谢。我没想到还有图书馆这种可能。至于学校，今天小福正好有事过去，我便拜托他留意一下，他说没看到小千的鞋子。”

“这样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话说出口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今天不是合唱祭吗？千反田没到场吗？”

“嗯。”

所以她才这么焦急啊。

“她是六点出场，现在还有时间，可我找不到人。”

听到是六点出场后，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会不会是睡过头了？”

“她又不是你。”

“我可没有因睡过头而迟到过。好吧，这不重要，她会不会只是花时间在准备吧？”

伊原急不可耐地说道：

“不是的，文化会馆里有一个老太太，是和小千一起坐公车从阵出过来的。”

看来合唱祭就在市里的文化会馆举行。从我家骑自行车过去只要十分钟。

“也就是说，她到了文化会馆后才不见了？你会给我打电话，想必已经里里外外都找过了吧？”

“我找了好久，到处都找不到她。”

我又换了一只手拿听筒。

“情况会很严重吗？”

“我也不知道。我想之后她应该会出现吧，但合唱团的人很担心，让我问问熟人。”

“现在问或许太迟了，不过你为什么也在那里？”

“我不是说之前参加过练习吗？所以过来帮帮手，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这样啊。总而言之，她没有来我家。”

我觉得伊原有点慌乱，便开玩笑般多说了一句，但她只是冷冷地回应道：

“我并不认为她会去你家。”

“您圣明。”

“嗯，不过还是谢谢你。那我挂了。”

“嗯。”

通话结束。我放下听筒，回头看了看中式冷面。

比起汤面，冷面有个极大的优势——

吃的时候不用担心会被烫伤，只要劲头足，面很快就能吃完。

神山市民文化会馆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铺设着仿红砖墙的瓷砖，拥有大小两个主厅，气势恢宏。我原本不知道这里能容纳多少人，看了指示板后才了解到，大厅可以容纳一千二百人，小厅则是四百人。铺陈着黑色大理石的门厅处立着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江岛合唱祭”几个字。门厅里人头攒动。

合唱祭似乎是两点开场，既然千反田是四个小时后才出场，想必参加活动的合唱团为数众多，不过也可能是分成了白天和晚上两场。门口的广告牌上并没有写得很详细。

我来到咨询台前，向那名身着水蓝色制服的职员搭话道：

“请问——”

那名女职员似乎看出了我是学生，但还是很亲切地回应道：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千反田所属的合唱团叫什么。要是可以去到那个合唱团的准备室，我就能和伊原碰头了，问题是我该怎么询问这件事呢？

“请问……啊，对不起。”

我略作思考，在脑海里加工了一下问题。

对啊，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麻烦您告诉我六点上台演出的合唱团是在哪间准备室。”

女职员微微一笑，翻了翻手头的几页文件。

“六点的话，那就是神山混声合唱团吧？在二楼的A7准备室。”

合唱团的名字比想象中的直截了当，我道谢之后前往二楼。

我很快便找到了A7准备室。从走廊上门与门的间距来看，这间准备室恐怕有一二十平方米，算是相当大了。灰白色的铁门上贴着一张复印纸，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神山混声合唱团准备室”。我敲了敲铁门，铜锣般的声响随之传来。

我就势推开门，房间里有一个人顿时投来视线。那是伊原。她注意到来者是我后，睁大了双眼，似乎感到意外。

“嗨。”

我抬起一只手打招呼，走了进去。

脚却被门旁的伞架绊了一下。明明冲击力不算大，脆弱的伞架还是倒了下去。插立在里面的伞跌了出来，散在铺着毯子的地板上。

“哎呀！”

“你在干什么啊！”

我本想扮演隆重登场的援军角色，结果第一步就出糗了。旁边一名坐在折叠椅上的老太太顿时说道：

“哎呀呀。”

她想站起身来，看来是伞的主人。

“对不起。”

我一边道歉，一边扶起伞架，把伞插进去，然后从口袋里取出手帕擦拭弄湿了的手。

“没事，我才该道歉。”

老太太说道，重新坐回椅子上。她穿着黑色的上衣和长裙，像要去参加葬礼一般，笔挺的坐姿让人印象深刻。

正如在走廊上看到的那样，A7准备室内部宽敞，又没有什么摆设，显得愈发空旷。摆出来的折叠椅有将近十把，除此之外只有几张桌子，排列在靠近走廊的墙边。桌子用来放行李，众人的随身包集中放在上面。其他几面墙边上靠着一些没有摊开的折叠椅。或许是因为离上场还有时间，现在房间里只有伊原和老太太两人。伊原小跑着来到我的面前，似乎已经忘了刚才由伞架引发的糗事，第一句话就是：

“你来了啊，谢谢。”

她特地打电话求助于我，但毕竟是在校外发生的麻烦，强出头的话未免太多管闲事。不过，得知附近有人遇到麻烦后还优哉游哉地吃着冷面，这样实在不近人情，于是我才过来看看。被伊原这么一谢，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有意地移开了视线，环视起整间准备室来。

“看来千反田还没有出现。”

“是啊，小千又没有手机……”

“她本来应该几点过来呢？”

我说着，看向自己的手表，马上就到三点半了。

“一点半。”

“那可真够早的。”

“两点时演出就开始了，几名合唱团的代表会上台向观众打招呼，小千就是其中之一。”

“那算是热场吗？正式上台演出的时间还是六点吧？其他成员过来了吗？”

“白天要过来的人都到了，正在大厅里听其他合唱团的演出。预计傍晚才来汇合的人大概从五点钟开始陆续抵达。”

也就是说，即使千反田五点多才到场，也不会影响到合唱团的正式演出。这倒是一个好消息，但她到达会场后无故失踪，又联系不上，想必事情并不简单。

我犹豫着该不该发问。伊原看起来格外焦虑，我便忍不住问道：

“少了千反田，演出就无法进行吗？”

“呃。”

“合唱是很多人一起唱歌吧？她要是在，当然最好；就算不在，应该也影响不大吧？”

伊原摇了摇头。

“不行。”

“为什么？千反田的亲戚也过来看演出吗？”

“或许吧，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小千有一段独唱。”

我看向天花板。这算什么事啊。

虽然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歌，但独唱歌手至关重要。要是人不见了，麻烦可就大了。伊原应该只是担忧千反田的安危，而其他合唱团成员恐怕还担心自己能否登上舞台吧。

我转换了一下思路，又问道：

“你找了一圈后，有什么收获吗？”

伊原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记事本，一边翻页一边说道：

“十文字同学说小千没有去找她，不过建议我去学校以及城址公园、光文堂书店找找看。入须学姐则建议我去一家叫伯耆屋的服装店看看，还有荒楠神社。”

我挠了挠头。

“我不清楚伯耆屋在哪里，不过其他地方都太远了。既然千反田是坐公车过来的，她肯定没骑自行车。那几个地方不是随便走两步就能到达的。”

“可我觉得想去的话也不成问题啊。这不太可能吗？”

“公交站倒是在步行范围之内。难道说她在车站前的公交站那里搭乘了其他线路的公车吗？”

“她会这么做吗？”

正常来说，应该不会吧。

最关键的问题是——

“千反田真的是自愿去了什么地方吗？还是说，虽然我很不想这么说，但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故了？”

“这种事……”伊原的声音几不可闻，“你问我也没用啊，我怎么可能知道？”

的确如此。我挠了挠头。

“咔嚓”一声响起，伴随着转动门把手的金属声响，准备室的门被推开了。我和伊原看向门口，然而走进来的不是千反田，而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穿着米色的短外套，戴着闪闪发亮的发饰，不知那是宝石还是玻璃工艺品。她应该也是合唱团的成员吧。

“段林女士。”

伊原打了一声招呼。

叫作段林的女人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问道：

“怎么样，她来了吗？”

“还没有。”

“这样啊，真让人头疼。”

她皱着眉头呢喃道，突然注意到我在这里，又向伊原问道：

“这位是……”

“啊，这是折木同学，和我同一个社团，过来这边帮忙找人……”

被这家伙叫成“折木同学”，总觉得怪恶心的。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伊原回头看向我，问道：

“是这样吧？”

就算现在是暑假，我也不至于来这种地方玩吧。我点了点头，段林女士冷不防地问道：

“有什么发现吗？”

我慌张地答道：

“呃，目前还没有。”

她听到后长叹了一口气，显得有些刻意。

“这样啊……”

紧接着，她的表情和声音都透着几分怒意。

“之前我就觉得她似乎有很大压力，可没想到她居然在演出当天玩失踪，真是难以置信。”

“或许她只是在调整情绪吧？”

“那样的话，至少要和谁说一声吧？哪怕情绪再紧张，她也不能说失踪就失踪，甚至还联系不上吧！”

现在离六点正式出场还有些时间，也不必那么焦急吧。不过，负责独唱的歌手居然在演出当日失踪了，他们会慌张倒也正常。

老实说，我很难想象千反田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失联。倒不是说那家伙从来不会紧张，毕竟为校内广播录节目的时候，她也表现得很僵硬。不过紧张归紧张，该做的事她还是会认真对待，因此我才不认为偏偏这一次她扛不住压力。就算千反田是主动离开的，肯定也另有原因，才不是因为负责独唱的压力过大。

“要不还是联系一下她的家人吧。”

段林女士扶着下巴，自言自语道。就在这时，坐在折叠椅上的老太太插嘴道：

“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出现了。”

“就算横手女士您这么说，我也觉得心里没底呀。”

段林女士如此回应道，叫作横手的老太太却依旧泰然自若。

“年轻人总有他们自己的情况。好在现在还有时间，再等上一小时应该也没问题。”

“您又说这种话，刚才不也说再等一个小时吗？”

“哈，对啊，我是这么说过。”

看到横手女士这么淡然处之，段林女士或许是觉得自己如此慌乱反而显得丢人，于是别开视线说道：

“的确还有时间。我知道了，再等等吧。”

她说完后，看也不看我和伊原，径直走出了准备室。门“啪”的一声关上了，片刻之后我才问道：

“刚才那位是……”

“是段林女士，合唱团的……该怎么说呢，事务负责人吗？”

“管事的吗？”

“其实她不是团长也不是分组负责人，呃，总之就是经常出面的那种人。”

我大概理解了，时常会遇到这种人。

“她刚才提到‘又说这种话’，也就是说，段林女士一直是这种态度吗？”

伊原皱了皱眉头，只说了一句：

“嗯，一直都是。”

我看向横手女士。合唱团的其他人都去大厅看演出了，她一个人留在准备室里是不是意味着什么？说不定她能提供一些线索吧？我试探道：

“伊原，你之前说有位老太太和千反田一起从阵出坐公车过来，该不会就是这位女士吧？”

“没错，就是横手女士。”

果然如此。虽说阵出一带范围挺大的，但这位横手女士说不定和千反田住得挺近，甚至可能从以前就认识了，所以面对段林女士时，她才会那么护着千反田。

伊原似乎待不下去了。

“我再去馆内找一圈。”

她扭头就走。

“我稍后就来。”

“拜托你了。”

伊原快步离开后，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横手女士。

既然千反田一到文化会馆便失踪了，那么最后见到她的人恐怕就是这位横手女士了。现在我们不清楚千反田的行踪，与其没头苍蝇般四处乱找，倒不如多打听打听情报。

“请问——”

我开口说道。横手女士将双手放在腿上，歪着头问道：

“什么事？”

“听说您和千反田……同学一起坐公车过来。为了找到她，我能向您打听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哎呀，你——”横手女士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看着我的脸笑了，“我说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原来是今年生雏祭上的那位同学呀。你当时表现得真好。”

确实有这么回事。既然横手女士住在阵出，当时肯定去看了祭典。不过，记得我的脸也是好事，这样更方便打听情况。

“多谢夸奖，那么千反田同学当时的情况如何呢？”

被我这么一催促，横手女士呢喃了一句“这个嘛……”，随后陷入了沉思。

没过多久，她便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

“我当时一个人站在阵出的公交站等车，正好碰上千反田家的那位开车送大小姐过来。对方还特意摇下车窗，和我打了招呼。”

她口中的“千反田家的那位”多半是千反田的父亲或母亲吧，不过现在用不着确认这件事。

“大小姐下车后也和我打了招呼，然后我们就撑着伞在那里等车。”

我感到不解，都开车将女儿送到公交站了，干吗不直接送到文化会馆呢？姑且认为家里人之后还有其他安排，时间上只能送到那里吧。

不过想找人的话，我有必要打听一些基本信息。

“您还记得千反田……同学当时穿的是什么衣服吗？”

横手女士又呢喃了一句“这个嘛……”，接着说道：

“她穿的是合唱团统一的表演服，白衬衣配黑裙子。鞋子也是黑色的，袜子是白的，包包是奶油色的。对了，她的伞是暗红色的。我当时觉得她的这身打扮挺好看的。”

合唱团的成员是统一着装，那么刚才段林女士身上的米色外套又是怎么回事？或许她是等到上台时再换衣服吧。

也就是说，除了随身物品外，千反田今天的装扮是单一的黑白配色，在文化会馆里姑且不论，去到外面应该很显眼才对。

“你们搭乘了同一班公车吧？”

“是的，我们一起走的。”

“是几点钟的公车呢？”

“正好一点整。”

“到达这里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一点半吧。”

千反田原本需要一点半到这里，而她搭乘的公车正好对上时间。如果来早了，她应该没多少时间吃午饭，而且来太早也没意义。应该说，这个时间安排很合理。

“到了文化会馆这一站后，千反田也下车了，对吧？”

“是的。”横手女士点了点头，“我当时和她一起走到了这间准备室，但回过神来时，她已经不在了。”

明明同行的人失踪了，横手女士却毫不慌张，只是心平气和地等着对方的归来……她为什么能保持这种心态呢？

“您觉得千反田可能去了什么地方？”

我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横手女士平静地笑了。

“她多半是为了放松心情，找个地方去吹吹风吧。我并不担心。”

4

我走出准备室，远远就能听到大厅那边传来喧闹声。此时，伊原正好从走廊那头走回来。

“你还在这里啊，”她也不等我回答，继续说道，“不过正好。刚刚小福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就要离开学校了，问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我说先问问你，再答复他。”

这是一个好消息。里志这人很机灵，要是能将调查工作交给他，我也就放心了。

“那么……”

刚才提到图书馆和城址公园，前往这些地方进行调查固然是一种手段。不过老实说，这是一场没什么胜算的赌局。我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接近下午四点。时间所剩无几，我不能将宝贵的机动力量浪费在这上面。

我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虽然还无法清晰地整理成语言，但与其为了那种比纸还薄的可能性在神山市内奔走，还不如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

“你让他到车站去。”

“神山站吗？”伊原突然发狂似的提高了音量，“让他去那里干什么？”

我又不是让里志搭乘电车踏上旅途。

“准确地说，他要去的地方不是车站，而是车站旁边的公交车中心。我想让他去那里，把公车路线图和经过阵出站的公车时刻表带回来。”

伊原张嘴欲言，应该是希望我解释一下吧，但似乎改变了主意，表情严肃地把疑问咽了回去。

“路线图和时刻表，对吧？”

我点了点头。

“怎么交给你呢？”

“我会在入口处等他。现在那里人流拥挤，不过应该能碰到面。”

“好的。”

伊原一边说一边取出手机，拨打了电话。几秒过后，电话接通了，伊原便将我的委托一一转告。

通话结束后，伊原拿着手机说道：

“他说十五分钟后到。”

从神山高中直接过来这里，都得花上十五分钟吧。如果中途还绕路去一趟车站，十五分钟肯定是来不及的。虽然时间紧急，但里志要是因此遇上什么交通事故，我今后可就寝食难安了。

“你给他发邮件，让他别乱来。”

“好的，我给他发一封邮件。”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刚刚半路折回来了，所以打算再去馆内找一圈。要是还找不到，我就去附近的公园看看。你不用管我，各自行动吧。”

也只能这样了。我没有手机，没办法和伊原一边协调一边展开行动。

“好，那回头见。”

我不等伊原发完邮件，就独自往一楼走去。

江岛合唱祭明明两点就开始了，门厅处却依旧人来人往。大概是因为参加活动的合唱团为数众多，不少人等到熟人参加的合唱团登场时才过来，所以门厅那里一直有人进出。

我站在铺陈着黑色大理石的门厅里，为保险起见先确认了千反田在不在这里。

听说千反田今天穿着白衬衣和黑裙子。门厅里可以看到几个如此打扮的人，但显然不是她。要是她真的在这儿，想必之后会主动回准备室去，我也没什么好担心了。

我看到咨询台那里堆放着江岛合唱祭的宣传册，之前倒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反正我在这里等里志，闲着也是闲着，便拿了一本权当消磨时间。门斗[3]正前方有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江岛合唱祭”几个大字。我就站在广告牌下，打开了手中的宣传册。

宣传册使用的是奶油色的柔软纸张。上面写明江岛合唱祭从下午两点开始，却没有说几点钟结束。我漫不经心地想着，这是考虑到活动可能会因突发事件延误或提前结束吗？还是说另有原因呢？如此一来，观众就无法确定晚上的用餐时间吧。

上面还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参加活动的合唱团，字很小，整个页面基本被江岛椙堂所写的歌词挤满了。在听里志提起前，我根本不知道有江岛椙堂这个人。从他的遣词用句来看，多半是有一定年代的人物了。宣传册上写着每个合唱团出演的曲目，我便在其中寻找神山混声合唱团演唱的曲目。

“是这首啊……”

千反田所属的合唱团演唱的是《 放生之月》 。没有人告诉这首歌的作者，泷廉太郎[4]也有类似的作品吗？

反正里志还没来，我就先看看歌词吧。

《放生之月》

笼中的囚鸟　你或许会唱出动听的歌谣

放生之德　浮上心头

浮世之间　诸事无常

呜呼　唯愿我也

能在空中自由地翱翔

将这笼中的囚鸟解放

篓中的囚鱼　你翻动得那么的欢畅

放生之德　浮上心头

浮世之间　诸事无常

呜呼　唯愿我也

能在海中自由地死亡

“我看不太懂。”

很遗憾，我没有诗情画意，无法判断这歌词的好坏，只是大致理解到字面上的意思。千反田的合唱团似乎还有一首演唱曲目，但只写了歌名。不过那首通俗歌曲很有名，连我都知道，歌词的大意是让大家好好相处什么的。

我将宣传册裹成筒状，握在右手上，轻轻地敲打左手，一边打着节拍，一边心不在焉地看向连接着室外与门厅的门斗。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空中的云层已经消散，阳光非常强烈。一个老太太打着阳伞，擦着汗走了进来，脸上突然露出微笑。我先是愣了愣，随即想到那是因为室内有空调，她觉得很舒爽吧。门厅是复式挑空结构，三层楼高的广大空间里，空调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几乎感受不到冷气。不过比起外面，这里应该好得多。

“咦？”

我突然看向那名老太太。

她穿着白衬衣和黑裙子，外边还套着一件藏青色的外套，挎着一个小小的挎包。既然是白衬衣和黑裙子的装束，想必这位老人并不是观众，很可能是千反田所在合唱团的成员。我不知道这种猜测准不准确，但莫名地有些在意。

裙子，衬衣，外套，挎包，遮阳伞。空调和笑容——

“啊。”

对呀。

“遮阳伞。”

这座文化会馆的门斗中摆着成排的伞架。或许是因为这些承受不了一千六百人的人流量，就连门厅的墙边也摆了不少伞架。可那位老太太直接拿着遮阳伞就上楼了。

我顿时想到什么，朝着咨询台走去。见我走过来，那位亲切的女职员问道：

“您要找什么吗？”

“打扰一下，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不相干的事。”

“您随便问，请别客气。”

我反而想说，她不必对区区一名高中生如此客气。这位女职员可真敬业。

于是，我开口问道：

“难道说上台演出的合唱团成员都不能用门厅里的伞架吗？”

这个问题的确很奇怪，女职员却毫不迟疑地答道：

“是的。为了满足尽可能多的客人，我们要求用到准备室的演出者一律使用房间里的伞架。”

“明白了，谢谢您。”

“不用客气。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请尽管问。”

对方如此客气，我反而觉得过意不去，赶忙离开了咨询台。

不过，我倒是明白为何准备室里的老太太没有把伞放在这里了。

“……”

如此一来，关于千反田到底去了哪里，我也大致有了眉目。至少可以肯定，她并没有去那个地方……

我低着头，又回到“江岛合唱祭”的广告牌下方，打算再思考片刻。就在这时——

“我不指望你会朝上看，但走路至少要看着前边吧，奉太郎！”

有人朝我如此喊道。

我回头看去，满头大汗的里志就站在我刚刚待过的地方。我看了看表，发现才四点十四分。也就是说，从我和伊原交谈的时候算起，真的只过去了十五分钟左右。但愿他没有太勉强自己。

“你还真快啊。”

“是吗？来，这是你要的东西。”

公车时刻表和路线图都用具有光泽的纸印刷而成，折叠成了方便携带的大小。

“麻烦你了。”

“别客气，小事而已。”里志突然皱起眉头，“我听摩耶花说了，千反田同学失踪了？”

“似乎是这样。”

“她也不在学校，至少我在教学楼入口那里没有看到她的鞋子。这就有点麻烦了。”

“是啊。”

我含含糊糊地回应道，打开手中的时刻表。

“千反田同学去了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而且身上没有手机。虽然我能想到一两个她可能会去的地方，但没时间一一前往确认了。奉太郎，我觉得这次的舞台有点大，让人束手无策。”

里志拿来的时刻表没什么信息量，经过阵出站的公车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少，白天一小时才一班。我点了点头，将时刻表重新叠好。

里志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说：

“很遗憾，我这边还有其他事要做，马上就得走了。我觉得应该用不着担心……怎么样，奉太郎，你大致有头绪了吗？”

“算是吧。”

听我这么一说，里志瞪大了双眼，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回答。

“呃，等等。难道说，你已经知道千反田同学在哪里了？”

“‘已经知道’这种说法不太准确，不过我有头绪了。我会把她找出来的。”

恐怕找到她后该怎么做才是问题所在。

我看了看手表，距离千反田上台演出还有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里志说得没错。如果采取地毯搜索的方式寻找千反田，恐怕花上一周的时间都不够。既然如此，我们也只能采取更省力有效的办法了。那应该没有里志想象的那么困难。

但是——

“要怎么做呢？”

被他这么一问，我反倒有些语塞。我不是很在意他人的看法，可如果胸有成竹地说“只要这样做就好”，最后却失败了，多少还是会觉得丢人。

“嗯，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想法。”

我搪塞道。

正好我有事要问里志，便强行转移了话题：

“对了……这位江岛椙堂，真的是足以称为某某四天王之一的重要童谣作家吗？”

里志多半也知道我在转移话题，却装出不以为意的样子，答道：

“我可能说得夸张了一点。不管本地人对他如何偏爱，比起白秋和雨情还是有些距离吧。”

“也就是说，你所谓的‘夸张了一点’其实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对吗？”

里志耸了耸肩，无言以对。

我打开刚刚从咨询台那边拿到的宣传册。

“千反田他们演唱的，好像是这首《 放生之月》 。”

“这样啊。”里志瞥了一眼歌词，点了点头，莫名地释然，“是的。虽然我也不算在行，不过江岛椙堂就是这样的。”

“什么‘这样啊’‘是的’，到底是怎样？”

“简而言之，他有点喜欢说教。”

原来如此，我忍不住也点了点头。里志的说法完美地诠释了我阅读歌词那一瞬间的感受，我的心里顿时莫名地感到爽快。

“他特别喜欢在歌词里颂扬诸如孝道、勤奋、正直等价值观，完全不觉得难为情。书里说他原来是一个和尚，好像是在庙里沾染了这种喜欢说教的习气。尽管如此，他依旧没能成为大家，充其量只是小有名气。”

“这样都有人给他举办纪念活动啊。”

里志歪嘴一笑，回答道：

“合唱团都会定期举办演奏会，反正都要办，取个好听的名字何乐而不为呢？这一点我很能理解。”

我不太明白，但里志或许真的感同身受吧。

他扫了一眼手表，微微皱起眉来。

“我差不多得走了。真是的，还有一大堆无聊的事要做。”

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没有那些无聊事，他就能留下来帮我了。

“没关系……你要忙什么事呢？”

“这个嘛……”

里志在赶时间，但还是收回了已经迈出的脚步。看来他挺想找人倾诉。

“我表哥和表嫂来我们家，照顾侄子真是麻烦透了。”

“表哥的孩子也称作侄子吗？”

“准确来说，应该叫‘表侄’吧，不过我总是直接叫侄子。那孩子喜欢下将棋，老是缠着我陪他下。”

里志这人什么都会一点，将棋多半也难不倒他……不对，他下将棋好像还挺厉害的。初中修学旅行的时候，他曾经和市将棋大赛的季军——一个高傲的同班同学对战过一局，而且赢了。

“你陪他下不就好了？”

“我要是赢了，他会哭的。他非得下到赢为止，甚至连饭都不吃了。”

“这还真讨厌。”

里志摇了摇头。

“这种情况其实还好，我只要让他赢就行了。”

我从初中开始就认识这家伙了。当年他对胜负相当执着，为了胜利，哪怕去钻规则的漏洞，让比赛变得无趣也在所不惜。不过，如今他早就不像之前那么执着了。这一点我很清楚。

“那还有什么问题？”

“要是我不说出‘我输给您了’这句话，小家伙就会大吵大闹，像捅了马蜂窝似的，说我卑鄙。”

将棋的规则是——如果一方的王将被吃掉了就算输，但也可以在那之前认输。认输的时候，败者一般要说“我输给您了”。

“虽然那只是陪小孩子玩玩，可到了认输的时候，如果我只说‘你赢了’或‘我输了’，他就会不依不饶。而且，我都是让着他的，所以说话的语气里可能缺乏了情感。”

“你不愿意说‘我输给您了’吗？”

里志的表情有些苦涩。

“因为我觉得，参与者应该凭真本事让对方说出这句台词。我不想说违心的话，虽然只是一句话而已。或许是我不够成熟吧。”

现在可不是悠闲地说这些话的时候，但我还是忍不住苦笑道：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之前我也在亲戚的婚礼上……”

当时是西式婚礼。我穿着立领的校服走进教堂，听到了神父的说教。

咦……

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我无法清晰地诉诸语言，但思维的确猛地跳跃了一下，紧接着便像水波一样消失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将棋和婚礼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总之我先走啦，奉太郎。”

里志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

“啊，好。”

“希望你能找到千反田同学。很抱歉，这种时候我却帮不上忙。”

“没事。”我一时无法整理思绪，只能简单地答道，“之后就交给我吧。”

里志听到后颇感惊讶，微微一笑。

“好的，那就交给你了……恐怕也只有你能找到藏起来的千反田同学了。”

5

我回到二楼的A7准备室，但没有看到伊原的身影。她应该还在四下寻找吧。

偌大的准备室中，横手女士坐在正中央的折叠椅上，段林女士则站在窗边。见我进来后，段林女士有些丧气地耷拉着肩膀。

“我还以为是她回来了。”

我朝着她微微低头行礼，但她看也不看我一眼，激动地对横手女士说：

“好了，横手女士，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我们还是联系她的家人吧。虽然现在可能来不及了，可独唱的部分还是要找其他人来顶替吧，不然就——”

之前她的语气里净是“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像话了”的暗讽味道，但现在她已经没有时间说这个了，似乎只是感到焦急。毕竟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这也理所当然吧。

横手女士却一如既往的冷静。

“是啊，不过我觉得她会来的。快了吧，只要再过一小时……”

她如此答道。

“您怎么还说这种话……现在不是说您闲话的时候。横手女士，我来打电话好了，请告诉我她家的电话号码。”

啊，怪不得她在联系千反田家之前，还征询了横手女士的同意。原来她不知道电话号码啊。千反田这个姓可不常见，在电话簿里查一下不就行了……不对，等一下，如果段林女士缠着横手女士的目的是要电话号码，那我岂不是也很危险?

我想到这里，便准备转头离开，但已经太迟了。段林女士猛地看向我，接着皱起眉头朝我走来，表情看起来很可怕。

“你和她是同学吧？”

我姑且纠正道:

“我们只是同校，并不同班。”

“这种事无关紧要！”

“呃，算是吧。”

确实无关紧要。

“你知道千反田家的电话号码吧？”

这就难办了。出于社团活动相互联系的需要，古籍研究社的成员都知道其他人的电话号码，但没有记在脑中。我找不到装傻的理由，只能实话实说:

“知道是知道，不过我得回家查查。”

“你没带手机吗？”

“我没有手机。”

段林女士的声音顿时高了八度：

“骗人！”

我可没骗人……差不多该想点对策应付她了。

我没有时间和她一问一答，便刻意露出极为认真的表情。该做的事，我还是做得到的。

“我已经知道千反田同学在哪里了。她说因为紧张而犯了腹痛，正在休息。”

我突然这么说道。段林女士听到后瞠目结舌。

“晚些时候她会自己过来，但时间不多了，你们也挺担心吧？我现在就去接她。”

仔细想想，既然我没有手机，千反田又是怎么联系我的呢？不过，段林女士并没有怀疑，表情也缓和了许多。多少安心下来后，她似乎觉得自己刚才失态了，口齿也变得不利索。

“啊，这样啊，那就拜托你了。”

说罢，她便想离开准备室。

考虑到之后的事，她愿意主动离开倒是好事。不过我还有话问她，于是出声说道：

“请留步……”

段林女士多半没想到我会叫住她，忍不住发出“呃”的一声。

“你叫我？还有什么事吗？”

“是的，还有一点小事。”

我说着，摊开从咨询台那里拿来的宣传册，指了指《放生之月》的歌词。

“千反田同学的独唱部分是哪段歌词呢？”

段林女士再次皱起眉头。

“哪段？为什么问这个？”

我原本指望这样若无其事地提出问题后，对方会爽快地回答我，没想到她会反过来问我。

“这个嘛……”

我支吾着，希望能争取时间思考一下。该怎么说好呢？三秒钟后，我想出了一个理由。

“独唱的时候，我想给她拍一些照片，放在社团的记录里，所以需要知道具体的时间点。我本来打算直接问她本人，但可能来不及了。”

这个理由略显牵强，但似乎行得通——

“啊，这样呀。行啊。”段林女士用手指在页面上划动，找着歌词，“是这里。”

呜呼　唯愿我也

能在空中自由地翱翔

“这一段是这首歌的高潮部分，唱起来朗朗上口。比起拍照，录视频会比较好吧。”

段林女士亲切地说道，然后瞥了我一眼。我自然没有相机也没有录像机。她的表情随即变得生硬，我意识到她可能起了疑心，于是抢先说道：

“谢谢您，我会告诉伊原的。”

伊原当然也没有相机，但段林女士不会想那么多。

“挺好的啊。”她接受了我的说法，“我先回大厅，告诉大家已经找到那孩子了。那就拜托你了。”

段林女士走出房间，随即传来铁门关上时发出的厚重声音。A7准备室里只剩下我和横手女士两人。这个房间可以容纳十几人，此刻显得过于空旷，让人有些不自在。

横手女士端坐在折叠椅上，双手交叠着。这个姿势和一小时前我刚见到她时一模一样，甚至让我怀疑她是不是一直没有动弹过。但是，不同于先前那优雅而温柔的眼神，此刻她直勾勾地盯着我，一言不发，似乎在责问我有何企图。

我走到横手女士的面前，低头行礼后说道：

“我还没来得及报上名字。我叫折木奉太郎，和千反田是同一年级，加入了同一个社团。”

横手女士的视线游移不定，但马上露出似有若无的笑容，对我点了点头，说道：

“你这孩子真懂礼貌。我是横手笃子，因为膝盖不太方便，就不站起来了。”

“好的，您随意。”

“谢谢。”

两人客套了一番，但气氛随后突变。横手女士眯缝着双眼，用略强硬的语气说道：

“折木同学，你说你知道千反田家的大小姐在哪里，这是真的吗？”

我爽快地答道：

“不，我撒谎了。”

横手女士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她闭上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许久才呢喃道：

“撒谎，你……”

“我只是想支开段林女士，才撒了谎。”

“为什么要这么做？”

横手女士感到不解，但没有加以责备的意思。当然，她也没有立场批评我。

“因为我有点事想问您。”

“问我吗？”

我看了看手表，马上就到四点二十分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不能继续打哑谜了。况且我的原则是“实在非做不可的话，那就尽快解决”，所以单刀直入是最合适的做法。

“您说您和千反田同学一起坐公车来到这座文化会馆，对吧？”

“没错，我是这么说过。”

否定别人是需要勇气的。我不是很有勇气，只能别开视线说道：

“您在撒谎。”

横手女士的表情变得僵硬。

里志说得没错，依次去每个地方找千反田没有意义，需要其他办法。毫无疑问，最简单的办法是询问知情的人。

错不了。关于千反田的去向，横手女士撒谎了。她肯定知道什么，比起去神山市的咖啡店或书店寻人，找她打听要省力得多。

我看到横手女士暗自握紧了放在大腿上的双手。如果她能坦率地承认，一切就好办了，但事情恐怕不会那么顺利，毕竟我目前的行为举止还不足以得到她的信任。

她果然露出了不明就里的神情，反问道：

“你指的是什么？”

我抱着一丝希望，继续试着套话：

“时间有限，总之能请您撤回‘和千反田同学一起坐公车过来’的说法吗？”

“可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样多少有点没礼貌。”

她直接回绝了，我顿时有些动摇。我本来就不擅长说服别人，也不懂得与人交涉。在学校的时候，我尽可能将这些事推给里志和千反田去做。可现在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帮我。而且，“时间有限”的确是事实。我握紧拳头，鼓起勇气说道：

“不，我再说一遍，您不可能和千反田同学一起来到这个房间。”

“你有什么根据吗？”

“当然有，而且是非常简单的细节。”

我指向准备室的房门。

“就是那个。”

“门？”

“不，当然是在说伞啊。”

门旁边有一个不太稳固的伞架，里面插着一把黑色的伞。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时，我被伞架绊到了，慌张扶起的时候还弄湿了手。

“我家附近没有下雨。既然那把伞是湿的，想必阵出下了雨吧。”

“我之前也说过了。”

“是的，我听到了。您还说，一起坐公车的千反田同学拿着一把暗红色的伞……可这里并没有她的伞。这一带从早上开始就是阴天，但是到了下午一点半，也就是您所说的和千反田同学一起抵达的时间，天气已经放晴了。要是千反田同学来过准备室，再次离开时不太可能带上伞。也就是说，她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您撒谎了。”

横手女士用手抵着脸。

“只是因为这里没有她的伞，你就能如此断言吗？其他地方也有伞架吧。”

“当然，一楼的门斗那里也有。根据工作人员的说法，他们要求演出者尽可能使用准备室里的伞架。”

“只是‘尽可能’嘛。”

毕竟这种要求很难保证所有人都会遵守，而且也不太可能一一通知到位。我很清楚这一点，但还是确信千反田没有来过这里。

“没错，如果千反田是一个人过来的，的确有可能因为不知道会馆的要求而使用准备室外面的伞架。但按照您的说法，这是不可能的。既然两人一起到了准备室，怎么可能只有您遵守了会馆的要求，

千反田却无视了？她是循规蹈矩的人，必然会注意到同行的人有何举动。”

横手女士没有回答，看来还不打算说实话。我顿了顿，继续说道：

“话虽如此，想证明千反田没来这里，光靠这一点，证据还不充分。或许她来过这里，但出于某种原因必须回家，而且确定自己不会再回到准备室，才把伞带走了。要找到证据证明一个人来过某地很简单，但要是想证明某人没有来过，那可就难了。”

“没错，是这样的。”

我注意到横手女士暗暗松了一口气。

“顺带一提，您一直待在房间里，对吧？”我突然转换了话题，“可其他成员都在大厅里。”

她有些不快地皱起眉头。

“这是我的自由。”

“当然。还有，明明段林女士已经那么慌张了，您却一直给出奇怪的回答，说千反田马上就会回来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摇了摇头。

“不，这种话本身并不奇怪。”

“那么……”

“但您在说这话的时候，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就快了。只要再过一个小时’。为什么是一个小时？为什么您说的不是‘快了’‘要不了多久’‘来得及’之类的话，而是‘只要再过一个小时’呢？我已经听您这么说了两次，而且之前您似乎也说过一次，因为段林女士就是这么抱怨的。为什么不是半小时也不是两个小时，非得是一个小时呢？”

或许横手女士的口头禅就是“再过一个小时”，但我觉得此事另有蹊跷。拿到里志送来的资料后，我对自己的推测更有信心了。

为什么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是公车吧？”

横手女士的表情依旧平静，但我觉得她的肩膀抽搐了一下。

我摊开里志带过来的时刻表。

“这是公车的时刻表。为了弄到这个，我的朋友可是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呢，还好他没出什么事。根据时刻表上的安排，阵出到文化会馆的公车班次很少，一小时只有一班，所以您才会说‘一个小时’，对吗？”

横手女士别开了视线，我马上明白到自己并没有猜错。

“也就是说，‘再过一个小时’其实是‘等下一班公车’的意思。您期待的是千反田会搭上下一班公车，所以才不断安抚段林女士，防止她把事情闹大。”

然而三个小时过去了，千反田还是没有过来。横手女士看起来依然那么泰然自若，这一点固然值得佩服，但内心多半有些慌张了。

根据上述推断，千反田只可能在一个地方。

“千反田还在阵出，对吧？”

最后的这句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横手女士的视线一度不安地游移着，但很快便轻叹了一口气，嘴角重新浮现出微笑。

她说道：

“你说得没错。千反田家的大小姐没有过来。我撒谎了。”

“正如你所说，今天上午阵出那边下雨了。”

横手女士开始讲述。

“我的确和她一起等了车。当时我撑着那把黑伞，她则是暗红色的伞。我们确实一起上了公车。公车上没什么乘客，我和她坐得很近。

“等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孩子的脸色不太好。上了公车后，她的脸色愈发的差，回头一看发现白得像纸一样。我问她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可她只是说不要紧。我担心得不得了，有些束手无策。就在那时，她突然按了下车按钮。”

我按捺住焦急的心情，静静地听着。一方面是怕听漏了什么线索；另一方面，横手女士毕竟是在我的要求下开口的，不插嘴是基本

礼节。但听到她提及千反田的异常状况时，我还是非常在意，毕竟我从没见过那家伙面色惨白的样子。

“我见她想下车，赶忙叫住她。那孩子似乎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小跑着下了公车。我本来打算去追她，可那样的话未免太多管闲事，就坐着公车来到了这里。”

横手女士似乎快讲完了，于是我先发问道：

“当时千反田看上去不太舒服吗？”

横手女士只是回答道：

“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

我的问题太傻了，如果真的因为身体不适无法独唱，她可以先来一趟文化会馆，向合唱团其他成员说明情况；也可以先回一趟家，在有限的时间内休养一下。她完全没必要逃也似的跑下车啊。

千反田之所以下车，之所以会面色惨白，多半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我一边如此推测，一边切入正题：

“她是在哪一站下车的？下车后她去了哪里，您有头绪吗？”

听我这么一问，横手女士投来冷淡的视线。

“知道了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当然是去找她。”

“多此一举。”横手女士挺直腰杆，斩钉截铁地说道，“那孩子可是千反田家的继承人，自己的事会自己负起责任来。就算一时间想不通下了公车，到时她肯定还是会按时赶过来。你用不着操多余的心，相信她就好。”

我挠了挠头。

“好吧，我觉得她会来的。”

横手女士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表情略显呆滞。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找她？”

这是明知故问。

“因为她恐怕会很辛苦。”

“辛苦？”

“您不明白吗？”

虽然我对“继承家业”没有一个比较立体的认知，但至少知道那家伙的责任感相当强。千反田之所以会临时下车，而且行踪不明，多半是有什么不容小觑的原因，而我不想将之表述为“迷茫”。

正如横手女士所说，上场前那家伙肯定会现身，但那不过是她出于强烈的责任感，不断和“让她面色惨白甚至临时逃避”的原因抗争的结果。想逃避，可又不断对自己说“必须去”——这样不是很辛苦吗？

进行这种艰难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去接她，想必她会非常开心吧。去接她并不是“没必要做的事”。

不过，我无法和横手女士一一解释，这一长串 的想法归纳成一句话就是：

“这是身为朋友应该做的。”

“……”

横手女士看向我，眼神有些黯淡，似乎在思忖我的话到底有几分可信度。不过，我和她之间并没有针锋相对的必要。

“您之所以会在这里等千反田，也是希望迎接她的到来吧？”

横手女士听到后一惊。

“您在这里迎接她，我们则主动前去接她。两者其实是一样的。如何，您能告诉我千反田在哪一站下了车吗？”

“你刚才说的是‘我们’？”

咦？没错。

“因为伊原也很担心，要去的话，我们肯定一起去。如果让她一个人去，我反倒乐得轻松。不过她正四处寻找千反田，我不见得能碰上她。现在时间有限，实在不行的话，我可能得一个人去……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横手女士不知为何掩着嘴，垂下了视线，接着又将双手交叠在大腿上，快活地说道：

“我明白了。虽然有点耍小聪明，不过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就算她最后会来，都这个时间了，也不免让人担心。我就告诉你吧。”

我点了点头。

“那孩子在阵出南公交站下了车。从这边过去的话，在公车前进方向的右手边有座山，山脚下有一间孤零零的泥灰墙仓库。如果要藏身，她多半是躲在那里面。”

横手女士目送着千反田下车，而公车的停站时间不会太久。

我不知道仓库离公交站有多远，不过既然位于山脚，应该还是有些距离吧。短暂的停站时间足够她看着千反田一路走进仓库吗？我并不怀疑横手女士的说法，但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您是亲眼见到的吗？”

横手女士摇了摇头。

“没有，但不看我也知道。”

她的表情变得柔和，仿佛回忆起了什么幸福的往事。

“那是我们家的仓库，现在已经无人使用了，不过，小时候那孩子经常会藏在里面。”

我本以为横手女士只是和千反田家住得比较近，但她既然知道千反田小时候喜欢躲在仓库里，想必和千反田家的关系比我想象中的更

亲密。

“您是千反田家的亲戚吗？”

“我是她的伯母，今天本来打算先去一趟千反田家再过来的。你可别直接往仓库里钻，当心被其他人看见。你先走到仓库附近那户有矮树篱笆的人家，门口挂着‘横手’门牌的那家。进到篱笆内侧后，你就能绕到仓库后面了。家里没人，不过要是有人问到，你就说参加合唱的横手忘了东西，你是来帮她取的……好了，快去吧。”

横手女士抬了抬手，指向铁门的方向。

6

阵出位于神山市的东北部，被连绵的丘陵包围着。虽然行政区划上隶属于神山市，但从神山市区去阵出要走狭窄的山间公路，两地的住宅区域其实没有挨着。

总觉得阵出距离市区很远，不过千反田每天上下学都要往返两地，实际距离其实还能接受。山间公路起伏得厉害，但狂踩自行车的话，也就是半小时的事。我看了看表，马上就到四点半了，时间不是很宽裕。

我也只能骑自行车去了。我一边想着一边走出文化会馆，发现正巧有一辆公车如接送明星的专车般停在前方的公交站前，车门还是开着的。我瞬间愣了一下，这未免也太巧了吧？不过坐公车肯定比骑车

快，而且这样一来还能省下寻找公交站的时间。一小时只有一班的公车居然被我撞上了，这得有多幸运啊。难道说是什么陷阱不成？

啊，对啊，方向肯定不对。要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上了这辆公车，我就和阵出背道而驰了。我如此想道，无意间看到公车侧身的站点指示牌，上面清楚地写着“途经阵出”几个字。

“啊，我要上车。”

因为犹豫不决，我耽误了些许时间，慌慌张张地对着即将发车的公车喊了起来。我小跑着上了车，就近找了个位置坐下后，这才喘了一口气。车门关上时发出声响，听起来像游泳圈里的空气被挤出来的声音。

“好的，开车了。”

车内广播响起的同时，公车缓缓地动了起来。这趟公车采用的是下车时再付车费的方式。

我本想着去阵出之前找一下伊原，既然公车已经来了，那就没办法了。某位评论家在电视节目上说过，“不要错过公车”。不过，我带钱了吗？应该带了钱包吧？我翻找着口袋，确认里面有一张一千日元的钞票。如此一来，我总算不用靠洗碗打工赚车费，但计划要买的文库本只能今后再说了。太可恶了，不过这也没办法。

公车上乘客不多，包括我在内也不足十人。离开文化会馆后，公车先来到老市区中心。明明道路狭窄，车流量却不小，自然有点堵。我心不在焉地看向窗外。艾草丸子很好吃的日式点心店，店主上了年纪够不着高处后书架最高层就一直空着的书店，在我还小的时候就从

和服店转型而来的洗衣店，烟草店倒闭后改建而成的便利店……熟悉的风景不断在我的眼前流动着。

车内广播说下一站快到了，随后有人按了下车按钮，下去两人后又上来一人。下一站也有人下车，我本想确认一下时间，但还是强迫自己不去看手表。在诸多交通方式中，我最终选择了公车，即便看着手表干着急，也没有比老老实实坐在公车里继续前进更快的方法了。

没过多久，公车离开了市区，穿过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两侧有可以同时为八辆车加油的大型加油站和提供开车外带服务的汉堡店。公车进入辅道后，速度明显加快了。

我用手肘抵着窗边，一边看向窗外的风景一边思考。

横手女士一开始称呼千反田为“千反田家的大小姐”，但和我聊了一会儿后，又称她为“那孩子”。虽然没有明说，但横手女士似乎不愿在段林女士面前称呼千反田为“那孩子”。或许这只是她对外客气的说法，但我总觉得这种称呼上的差别还包含着更复杂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她先称呼千反田为“千反田家的大小姐”，之后又说成“千反田家的继承人”，到最后，她才坦承自己是千反田的伯母。我不清楚她们之间的具体关系，也没兴趣打听，可一想到自己熟悉的千反田——神山高中古籍研究社的部长千反田爱瑠被人这么称呼，不知为何就觉得不太愉快。

为什么呢？在公车抵达目的地之前，我没有什么需要做的，只能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

连接阵出和神山的山间公路有好几条，我之前骑车经过的那条路和现在公车行走的不同。一开始我还以为公车的前进方向不对，不由得有些慌张，但意识到走这条路也能到那里后，我便瘫在座位上，等待着公车到站。

很快公车便驶进山中。凿开山壁而成的公路左弯右拐，我的身体也随之左右摇摆，不由得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在伊原的安排下参加温泉旅行，结果严重晕车的不快体验。虽然不知真实与否，但我曾听说晕车其实更多是精神上的原因，于是公车爬坡的时候，我不断在心中吟唱歌词为“晕车没什么可怕的”的歌曲。

刺耳的引擎声总算收敛了一些。绕过最后一个弯道后，公车重新走直线，随后在久违的红绿灯前停下来。车内广播传来一个女声：

“下一站，阵出南，阵出南。”

我按了下车按钮。转绿灯后，公车重新开动，没开多远就又放慢速度，最后完全停稳。车门打开来，司机沙哑的声音响起：

“阵出——南……到了。”

他说话的节奏挺奇怪的。

我付了车费后走下公车，先做了一下深呼吸。大体上感觉还好，但还是有点晕车。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后，我顿时舒服多了。阵出之前下过雨，地面却没有淋湿的痕迹。毕竟现在是七月，只要出一会儿太阳，积水马上就会蒸发。我下意识地仰望天空，发现刚才还一片晴朗的蓝天已经笼上一层薄云，空气中弥漫着即将下雨的气息。这可不太妙，我并没有带伞。

我环视四周，注意到公车来时的路是沿着山壁修建而成的。右手边是倾斜的山壁，左手边则是悬崖。时值盛夏，下方寸土寸金的田地绿意盎然，人们的住家反倒如配角一般星星点点。我一时无法明确地目测距离，但能看出离我越远的地方地势越高，绿色丘陵的后面是覆盖着万年积雪的神垣内群山。

“仓库在……”

我呢喃着，再次看向四周。横手女士说仓库就在公车前进方向的右手边，也就是靠山这边吧。

我很快找到了仓库。我原本担心万一有好几间仓库该怎么办，不过阵出南公交站右手边只有一间仓库，而且也不算太远。从这边望去，仓库的下半部分被木制围墙挡着，我无法看清楚，只能看见三角形的房顶、白色的泥灰墙壁以及二楼的双开门。仓库独自耸立在山壁上，旁边没有其他建筑物。

我小跑着穿过几乎没有车辆通行的狭窄公路，径直朝仓库走去。横手女士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尽量避免被他人看见。”我觉得这种叮嘱多此一举，但好歹对方好心地告诉我千反田的下落，我也只能谨遵嘱咐，先找那户有篱笆的民宅。

民宅离仓库几十米远，是一间瓦顶平房，篱笆之间立着粗大的木门柱。虽然没有千反田家那么壮观，倒也算气派。

“我得先去那里……”

虽然获得了居住者的许可，但我还是惴惴不安。万一这一切都是横手女士的阴谋呢？没准我一闯进去，就会被人以不法入侵的罪名抓

起来呢？

我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四点五十分了，而我正好是四点二十分坐上公车的。我确认了一下，下一班前往文化会馆的公车抵达时间是五点十分。横手女士说得没错，一点坐上公车的话，一点半就能抵达文化会馆。

“我们还赶得上。”

公车还要二十分钟才到站，我只要在那之前把千反田从仓库里带出来就行了。如果她不在仓库里……没关系，我已经尽自己所能了，伊原应该也不会责备我。

我感觉脸颊有些发凉，用手一摸，居然是水。伴随着稀里哗啦的声音，路上出现了无数黑点。下雨了。

“开玩笑吧，真是的。”

傍晚时分似乎经常下暴雨，今天我明明如此努力了，老天却不给我半点犹豫的时间。我吸了一口气，朝篱笆后的那户民宅跑去。

7

我进了横手家的庭院，绕到了仓库后方。

雨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烈，只能算是小雨。眼前的景色因为降雨蒙上了一层雾霭。仓库的屋檐很窄，基本起不到避雨的功效，好在此时四下无风，还不至于打湿衣服。加上木制围墙的遮蔽，从外面应

该看不到有个高中生正突兀地站在仓库边上。不必担心其他人看见固然很好，但这间仓库是不是太缺乏防范措施了？不过横手女士说这里不再使用了，多半没人会在意吧。

我本以为仓库会有一扇涂着泥灰的厚重防火门，结果发现居然是木制的双开门。双开门自上而下钉着一颗颗婴儿拳头般大小的铁质铆钉，看起来就很牢固 。门上还有用来挂锁的铁环，却没有看到锁。还好没上锁。我轻抚着铆钉，呢喃道：

“那么，我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必须确认千反田在不在里面。我抬起手，打算先敲敲门。

就在这时，一个清亮的声音传来，混杂在雨声之中。我将耳朵贴在门上。

——啊，啊，啊。

这是发声练习，看来千反田正在为登台演出调整嗓子。明白了这一点后，我下意识地敲了敲门。

仓库里的声音戛然而止。也是，对仓库里的人来说，这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未免有点恐怖。我赶忙出声说道：

“千反田，你在里面吗？”

我再次将耳朵贴在门上，但什么都听不见，于是就这么贴着门继续说道：

“你在里面吗？”

里面总算有了回应，声音有些颤抖：

“……折木同学？”

她果然在这里。横手女士只是猜测她会在仓库里，所以我做好了扑空的思想准备。现在看来，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千反田的声音继续传来。这扇双开门看似厚重，其实挺薄的，所以她的声音听起来近在咫尺。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是问我为什么来，还是问我怎么来的呢？保险起见，我决定两方面都回答一下：

“伊原一直在找你，而我是来帮忙的。横手女士告诉我你可能会在这里。”

“这样啊……”片刻之后，疲软的声音再度响起，“对不起。”

她没有必要向我道歉，所以我装作没听见。

“我听不太清楚，你能把门打开吗？”

她的回答仿佛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

“……好的。”

“抱歉，你不用勉强。”

据横手女士所说，这间仓库原本是千反田的秘密基地。虽然现在情况特殊，但我还是犹豫着要不要闯进去。现在雨不算大，就算隔着门说话也没问题。正当我纠结的时候，千反田有些慌张地说道：

“怎么会！我只是……没脸见人。”

短暂的沉默降临，随后她自嘲地说道：

“折木同学一定很看不起我吧，明明身负责任却中途逃避，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我真是……糟糕透顶。”

我确实觉得她这次的行为模式难得一见，但不会因此看不起她。

“虽然你没赶上两点的开场，但六点前肯定会赶过去吧？正因如此，你才在练习发声吧。”

千反田立马问道：

“你听见了吗？”

“好吧，我只听见最后那几声。”

“……”

“与其说是我听见了，倒不如说是你的声音传了出来。”

一时间只有雨声传入耳中。我站在狭窄的屋檐下，对着门站立着。这样有些辛苦，于是我将身体靠在门上，清了清嗓子后缓缓开口：

“怎么样，你能出发了吗？”

千反田用细如蚊呐的声音回答道：

“你不催我赶紧动身吗？”

我耸了耸肩，不过千反田看不到就是了。

“不想去的话，我不会勉强你。段林女士已经忙着找人顶替你了，团里总有一两个人能负责独唱吧。”

“我做不到。”

千反田的声音不曾这么虚弱。

不知何时有只蜗牛爬上了我身边的木制围墙。我瞅着它那舒缓的动作，开口说道：

“但是，你唱不了吧？”

千反田一时没有回答，随后才战战兢兢地试探道：

“折木同学，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不，很抱歉，我不应该套你的话。我什么都不知道。”

千反田忍俊不禁。

“也是，我今天真的有点奇怪。”

脚边的杂草已经被雨水濡湿，因为承受不住雨滴的重量而微微倾倒。围墙上的蜗牛看来攀登得不顺利，从刚才开始就没怎么前进。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呢，我多少有所察觉。”

千反田为什么会下车？

不知道现在她的脸上是什么表情。她像一个催促大人讲故事的孩子般说道：

“请说给我听听。”

就算说了又能怎么样？即便我真的知道千反田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后就能帮到她吗？更何况我都无法保证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真是太傻了，我应该保持沉默才对。

门的另一边此刻一片寂静，千反田似乎正屏息等待着。

我看了看手表，距离公车到站还有些许时间。

总觉得某些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景。我在扮演谁？智者？强者？还是像傻瓜一样跳着舞、试图打开门的舞者？无所谓了，既然对方想听，那我就说吧，哪怕会让她失望。

“我在想啊，难道说——”我顿了顿，抬头望向雨水不断滴落的昏暗天空，“有人告诉你可以不用继承家业了？”

四下只剩雨声作响。“*沙沙沙*”，温和的雨声充盈了整个天地。

“之前伊原不是说起一个奇怪的话题吗？就是咖啡甜得过分那件事。当时你就心不在焉的，状态不太对劲。一开始我也没多想，觉得你可能只是偶尔状态不好。不过离开的时候，我无意中瞥见了你当时在看的书，印象非常深刻。那是一本关于升学就业指导的书，总之就是指导你毕业后是该升学还是就业，抑或是干其他什么事之类的书。”

明明没有淋到雨，我的鞋子却微微濡湿了。可我不觉得冷，毕竟时值盛夏，雨水也很温暖。

“我们已经高二了，会看这种书倒也正常。我感到奇怪的是，若是伊原和里志在考虑今后该如何发展，那倒正常，可你不一样。无论是正月初次参拜的时候，还是四月生雏祭的时候，你都是一副即将继承家业的态度。也就是说，你早已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心不在焉地看升学就业指导书呢？”

一开始我猜测她只是突然对自己无法选择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兴趣。但今天发生这件事后，我顿时考虑到某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

“今天的合唱祭也是。听伊原说你不见了之后，我最初只是猜想你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后来我看到你独唱的那段歌词，这才想到会不会有其他可能。”

文化会馆里的宣传册上写着歌词，而我还向段林女士打听了千反田负责独唱的是哪一段。

“里志说了，江岛椙堂喜欢大肆颂扬某些常规的正确价值观，因此作品的说教味道太重，难称一流。”

——呜呼，唯愿我也能在空中自由地翱翔。

“你要独唱的那段歌词，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自由的憧憬。”

因为有里志在，我才能把看到这段歌词时产生的不协调感与千反田失踪的原因联系起来。当时里志说他不介意下将棋输给亲戚家的小孩，但讨厌说“我输给您了”这句话。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之前参加亲戚婚礼的时候，现场正在唱赞歌。赞歌什么的不过是一种形式，只要高呼耶稣万岁，玛利亚至大什么的就行了，可我当时怎么也唱不出口。明明心中不信这些，我却还要这么唱出来，这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不是很失礼吗？”

谎言会增加心中的负担。

“别的姑且不论，现在的你应该无法吟唱憧憬自由的歌词吧。”

千反田是否还在这扇铆钉门的后面呢？她没有半点动静，仓库里安静得可怕。我自言自语般继续说道：

“到目前为止，你的未来恐怕都不算自由。就算多少有些变动，继承家业这一事实应该不会改变。如果是这样，你反倒能唱出那段歌词吧。事实上，以前练习的时候你似乎没什么问题，也没有拒绝独唱的任务，所以肯定是最近几天才出了状况。”

应该就发生在伊原聊咖啡话题的前几天吧。

“这几天你之所以唱不出来……难道是因为获得了自由？”

千反田依旧不置可否。

“一直以来，家人对你的教诲都是现在想做什么都可以，但要慢慢做好继承家业的准备。可要是情况突变呢？万一你的父母或其他人对你说不用继承家业了，可以自己决定今后的生活呢？”

横手女士说千反田拥有身为继承人的责任感，一定会按时赶来。可要是千反田不再需要承担这份责任呢？

“你肯定会不知所措吧。”

我从未承担过什么重要的责任，秉承着节能主义悠闲度日。按理说，这样的我无法窥探千反田内心的真实想法。尽管如此，我还是自顾自地说着，如同一个小丑一般。

“在这种状态下，你还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唱出憧憬自由的歌词吗？当然，既然你身负独唱的重要责任，肯定会想办法完成。‘不能给其他成员添麻烦’‘应该先将私人的情绪放一边，努力完成任务’‘不要自怨自怜’……肯定会有人义正词严地对你说这些话吧。”

不过，真的会有人这样说吗？伊原是不会说的，里志也绝对不会说，但总有人会这么说吧。

“可我……即便这番胡思乱想全部是事实，我也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

梅雨季节明明早已过去，这场温和的小雨却依旧没有停止的迹象，但似乎也不会越下越大。围墙上的蜗牛不见了，难道它终于翻过围墙了？还是说落在草地上了？我没有留意。

紧闭的门后终于传来无比平静的话语声：

“折木同学。”

“我在听。”

“事到如今，即便有人告诉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即便有人告诉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即便有人告诉我不用操心家业……”

她说最后一句话时，语气中带着几分自嘲的意思：

“这迟来的翅膀，让我不知所措。”

仓库中重归寂静。

我回想着千反田一直以来背负的东西，再想想如今她无需背负这一切的事实，内心突然有一种想用力殴打什么的冲动。我想用力地挥拳，想弄伤手，想流血。

我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是五点零六分了，开往文化会馆的公车即将在四分钟后到站。

我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我已经束手无策，接下来只能看千反田自己了。

雨势没有变强，也没有变弱，依旧“沙沙”地下个不停。

仓库里再也没有传来歌声。

---

[1]注：在日本，网点纸叫作“screentone”，简称“tone”，和“乐音（tone)”是一个词。

[2]注：侦探小说里塑造的一种侦探角色。通常他们无须奔波劳碌，只需坐在舒适的安乐椅上，听闻命案的线索，就能凭借推理指出真凶。

[3]注：设置在建筑物出入口的过渡空间，起分隔、挡风、御寒等作用。

[4]注：日本明治时代著名音乐家。这里指的是他的代表作《荒城之月》，日语发音和“放生之月”接近。